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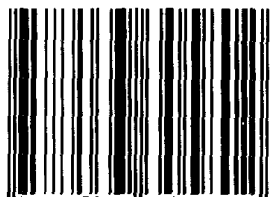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七一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ECU/03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七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9.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七一冊目次

經部·詩類

詩經副墨不分卷

〔明〕陳組綬纂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明末光啓堂刻本

.....一

詩志二十六卷(一)

〔明〕范王孫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三四四

詩經副墨不分卷

〔明〕陳組綬纂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明末光啓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經副墨

八卷》提要

乃言



詩難言也。聲歌暢於性情，義蘊通於傳序。猶蓀飛濤，辯于博物；風謠正變，合於春秋。頌其詩，知其人，論其

本一

世，言詩之難以不慧解之，難註以慧解之，難也。泥體失意，泥聲失志，託興比物，唱和流連，有聲無影，每有端人訪士，寓於懷人弃婦。

之什風雨蕩州之音淵以
未聞死於句下加以義顯
宏深傷見側出何以入宣
聖之存而塗譎里罕者譜
為經何以遭秦火之劫而

序二

承學端門如按之燧詩易
言乎哉趙氏序子輿通五
經尤長於詩書然於書則
曰盡信多書是千古讀書
法子詩則曰以意逆志是

千古說詩法私嘗謂學
如參禪中有宿物雖萌智
果隨處見聞妙義現前不
相聞對豈知屠沽兒立地
作佛只緣空靈頓得了義

序三

續它故序三百奚為去詩
後有序、沒有傳、後有
註、後有箋、後有疏、後
有正義、後有集注各自
以其意言詩而詩人性靈

噫。籟自以其所習之訓。知
所便之務。調以易索之字。
句。歸之墨守。喪其自照。後
人兩字推敲。百字鉅鍊。古
體近體。絕樣安排。作三百

序四

篇。當又何如。不暇求其一
字。詩。賜子年如話。而以此之
他。經百子一例。字。空。解。說。
詩。安。得。不。已。古。今。人。情。性。
以。同。曠。照。雪。合。極。英。武。人。

乃極騷豔。夢好怪人。而體
慨。煉。煥。下。重。瞳。郭。中。父。子。
非。三。百。篇。後。身。調。絕。倫。者。
乎。必。按。律。以。徵。聲。詎。鑄。舟。
而。得。劍。人。君。有。三。百。篇。於。

序五

胞中人。盡有三百篇。於舌
端。眼。底。余。自。愛。經。來。高。疑。
有。韻。之。言。若。與。帖。括。詩。一。
言。而。已。演。之。千。百。言。則。支。
詩。一。字。而。已。幻。之。以。偶。屬。

類則淺詩永言永志反之
填詞以悅人目則詩成
聲合調限之格律行數則
富且滿強然神而明之存
乎其人、試以詩說詩先

序六

去一制義死法嘿矣詩人
活法、譬善射者貫蠲洞甲
非不巧力也而實堅射中
能令不中一矢拂脊一矢
磨腹聚魚落毛上下如一

其必中死法也不必中死
法也三百篇中一事之激
越一聲之轉爰一字之損
挫生活自出眼光靜中尋
澤恍然對其人懽然同其

序七

聲居有無限靈竅浮出
上、家數引舞如泣如訴而
後乃公悲或以喜為憂或
以懷焉躁或以釋焉懷或
以平焉則說詩而詩在矣

非然而幸會其文原謬其
說詰辨訂改鉛不勝擔又
何如尊朱二字足了明經
公案乎率天下之慧人而
學定之也則詩難言也

序八

東吳菰蘆中人陳組綬
書於棠湖之漪閣



戶例

一尊經 詩無達詁江都大儒斷言云
自諸說汗牛與紫陽出入其言約理
長且發明詩旨者存為經翼信傳疑後則
吾豈敢

一緯傳 齊魯韓三家註言詩毛傳最後

序十

出亦猶公穀並主春秋而左氏家後立學
官歷時逾久致接逾換紫陽宗之曰聖詩
存焉切于經之曰定
制在焉諸說雖精或於制義未當者多從
宋

一存序 序說去存諸儒鼓譟祖詳小底

或謂後人傳會。今攷其詞。時失之聲。若序。則國史所定。聖人不能舍之。以刪詩。而一際抹殺。遂乃太僭。今用方駕法。書於傳說之後。用資參訂。其小序。亦間存什一云。

一章句 讀詩無字法。只詠詠以昌之一。

佈二

語已盡。試將本文玩誦。數用。分爲先入之見。則全詩血脉。空。呈露。其尋行數墨者。天淵矣。是編直書白文。間標一二句。此國史之有提綱也。

一章意 從見坊說。每詩一篇。章句句截。零細後援。一片婆心。爲學人初地印記。久

而習之。沿成套。去臆解。一噴。不可復解。今但附存大意。於篇端。註不敢割裂。分截。以礫通解。

一節釋 承序入門。六有頓挫。兩空。一往。超會解妙。全言頓教也。於理釋文。旁通。暢漸教也。此詩人之言。有必不可廢釋者。

佈三

或一章而賦以並存。或一句而此與互見。雖極頓挫。才易頓。然故須分疏各節之下。其承接大意。亦附載焉。

一博物 鳥獸草木。詩人興以者。有名有義。宣尼多識之。訓。妙照萬古。今經堂制。果。何暇廣摭異門。取其有關詩旨者。存之以補。

傳注所未及。
 一。致。古。六。義。然。三。禮。相。表。裏。其。間。朝。廟。
 官。室。燕。饗。祭。祀。征。伐。畝。耒。蒐。狩。水。經。月。令。
 賦。紀。詳。明。凡。諸。家。之。引。經。有。據。不。為。穿。鑿。
 傳。會。之。說。者。生。加。攷。訂。庶。於。文。屬。詞。無。貽。
 杜。撰。之。誚。

一。集。解。馮。留。仙。叙。古。今。說。詩。者。多。慮。數。
 百。家。強。半。皆。耳。目。所。未。經。今。編。中。稱。引。者。
 或。見。之。他。書。或。得。之。鈔。本。僅。標。其。說。不。
 能。臚。傳。姓。氏。且。隨。文。分。注。於。章。節。句。蓋。有。
 之。矣。雖。云。第。說。竊。仕。笑。繁。
 一。說。義。釋。名。曰。經。徑。也。夷。綦。得。途。利。有。

攸。從。未。憑。以。杖。者。何。之。六。義。四。始。三。經。
 三。緯。五。際。六。情。詳。而。說。之。斯。可。說。約。爰。是。
 銘。述。古。今。人。要。旨。於。端。披。諷。一。過。得。功。廟。
 賦。或。亦。後。學。之。以。杖。焉。耳。

伊。廣。湯。識



參定友人

吳需稱鐘

張韋玉璋

劉端甫憲

蔣羽公煜

李小有長

管幼承紹

魏子冲

王晏修永

徐元修時

周伯升士

孫公聚美

劉鄴光

李仙植之

賀公調昂

孫公樹滋

姜觀若玉

韓雨公森

唐名必昌

韓不挾鍾

陳賓之陽

錢素心棟

楊升芝兆

沈如吉元

蕭丹陵美

王漢臣章

孫與偕鐵

卓大采日

倪撲臣慶

龔君端可

莊春侯應

杜仁趾麟

周廷俞詩

孫騰茂駿

關庭綿引

吳無康職

萬君祚侯

蔡訥卿廷

岳舜牧虞

王升之春

侯子誦世

楊澹仙官

胡羽明士

楊贊皇允

顧太復貞

陳希原憲

李心水清

唐孔明昭

錢伯鳴廣

蔡仲先登

楊商玉球

項爾雅光

侯伯遠宗

劉仲緝熙

吳無外位

劉毓吉鍾

孫念先日

徐侯采延

陶康叔元

吳懷英佩

馬元呂望

俞隆吉坤

崔去茹士

吳以直勛

江汝尚文

周君建之

白白生吉

須如卿用

龔晉之秉

鈕誠所國

陸伯調賢

劉非末主

吳方之思

沈苞先象

劉君楷廷

吳無輕任

姚文台起

楊政孺醇

唐虞臣扶

劉君開瑞

張掌霖文

卜坤儀乾

孫大滌滌

陸仲顯瑞

薛諧孟采

王得之象

卓公旦日

侯彥哲瑞

唐茂弘宇

孫遜雪梅

劉愚公賢

鄒庭若嘉

王震伯剛

左仲聖之

馮元起奇

駱弋青翹

朱元王懋

周世茂融

弟闇如琛

王汝冕

訂閱門人

王期昌爾

楊國均仲

吳初蟾敬

蔡鵬仲

姚玄機度

周昌言仲

錢國瑞先

程起鳳信

丁湛梅

史以傳聖

蔣取斯子

陳所守赤

方見可行

李日滋盤

張官明嬰

史以愚際

宋日顯生

李逢春院

吳璽義

劉翰聖

徐法 <small>之式</small>	顏良璧 <small>生荆</small>	陸濟儒 <small>聖師</small>	陸合昭 <small>昭若</small>	錢祖肅 <small>卿長</small>	張官藝 <small>餘聖</small>	徐二溥 <small>庚求</small>	吳敬修 <small>求正</small>	汪濟奎 <small>協光</small>	沈益繻 <small>求我</small>	吳士駒 <small>仲開</small>	蔣演生 <small>伯寅</small>	賀聖時 <small>駕得</small>	徐常 <small>儒經</small>	張六翼 <small>伯羽</small>	李日昌 <small>根立</small>
唐咸正 <small>森汝</small>	孫亮楚 <small>君白</small>	張贊賢 <small>祥夢</small>	馮杰 <small>達羣</small>	江楫 <small>舟汝</small>	王文斗 <small>伯聯</small>	王際昌 <small>明啓</small>	龔名 <small>顯卿</small>	徐大行 <small>之性</small>	李淮 <small>幼立</small>	張守紀 <small>愚若</small>	王明達 <small>銘鑑</small>	張繼仲 <small>侯燕</small>	張光被 <small>未孩</small>	王之垣 <small>君燕</small>	史以傳 <small>求若</small>
趙輦 <small>輔南</small>	陸斌 <small>南憲</small>	張師仲 <small>吉友</small>	錢桂森 <small>生蟾</small>	錢掄 <small>錢青</small>	楊植 <small>生培</small>	王之佐 <small>卿上</small>	楊維春 <small>甫和</small>	周北京 <small>之振</small>	俞都 <small>卿明</small>	湯鼎 <small>甫調</small>	沈瑜 <small>環無</small>	陸具瞻 <small>自若</small>	何芳華 <small>顯伯</small>	惲紳士 <small>仲蜚</small>	蔣賓墀 <small>楊穎</small>
劉以寬 <small>敷濟</small>	蔡鶯 <small>叔玄</small>	惲鵬士 <small>騰季</small>	吳南岱 <small>甫龜</small>	李丹 <small>白元</small>	楊楨 <small>卿春</small>	龔坦 <small>先岸</small>	張書紳 <small>甫行</small>	周兆甲 <small>之元</small>	王明選 <small>士古</small>	陸陽 <small>龍孟</small>	李涪 <small>仲均</small>	吳中驥 <small>良幼</small>	史以察 <small>何佑</small>	居貞度 <small>貞維</small>	蔣賓圻 <small>封穎</small>

士稷 <small>育子</small>	馮閔道 <small>裕仲</small>	甥何應龍 <small>卿聚</small>	杭都 <small>玉輝</small>	楊世美 <small>先象</small>	張殘 <small>生弱</small>	范棟 <small>古隆</small>
男震生 <small>孺長</small>	馮達道 <small>羽叔</small>	馮斐道 <small>符伯</small>	王元錫 <small>卿中</small>	吳守魯 <small>一唯</small>	張戴 <small>生魯</small>	陸自嶽 <small>曉導</small>
校	何翔龍 <small>雲雅</small>	顧明翰 <small>宜仲</small>	王從誼 <small>求敏</small>	楊初延 <small>若廷</small>	顧昂鉉 <small>臣耳</small>	史良弼 <small>告君</small>
	丁朝升 <small>達路</small>	王之翰 <small>伯申</small>	時玄兆 <small>九夢</small>	毛斌然 <small>儒均</small>	周胤誅 <small>南道</small>	曹鼎新 <small>卿直</small>

讀詩二十四觀

謝太傅因子弟集問毛詩何句最佳。過稱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公曰。討談定命。遠猷辰告。謂此句偏有雅人深致。說詩者當作是觀。
王仲任言口則務在明言。筆則務在露文。讀之者。曉然若育之開目。聆然若聾之通耳。說詩者。當作是觀。
劉彥和言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詩之爲訓。有符焉耳。說詩者。當作是觀。

詩觀
作是觀

歐陽永叔言六經焚於秦。自漢以來收拾口逸。發明遺義。傳於今者。豈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若徒抱焚餘殘脫之經。俛俛於去聖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然則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恆悟賢於聖人。及背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必徒爲異論。以相訾也。說詩者。當作是觀。

蘇老泉詩論曰。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於叛。患生於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彼將反。不至於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說詩者。當作是觀。
蘇子瞻言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論詩。卽此詩定知非詩人。說詩者。當作是觀。
謝上蔡常言明道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只轉却一兩字。點撥他念過。便教人醒悟。說詩者。當作是觀。

詩觀

朱晦菴論讀詩。只將做今人詩看。或令人誦讀。却從旁聽之。有未通者。畧檢注解看。却時時誦其本文。便見其語脉所在。說詩者。當作是觀。

晦菴又言詩中頭項多。一項是音韻。一項是訓詁名件。一項是文體。若逐一根究。然后討得些道理。說詩者。當作此觀。

章子厚言九歌取諸國風。九章取諸二雅。離騷經取諸誦。黃庭堅嘆息此人。妙解文章之味。說詩者。當作此觀。

是觀

王伯厚言子擊好晨風素離而慈父感悟則鑒誦次
墳卒章而爲親從仕王哀讀蓼莪而三復涕洟安
祖講鹿鳴而兄弟同食李栢和伯亦言吾于甫曰悟
進學衡門識處世說詩者當作是觀

陶主敬言古韻自諧何用協序文有本未全非說詩
者當作是觀

章本清言法語之言小雅之謂也與興之言二南之

詩觀

謂也一部論語其周南召南之體乎說詩者當作是

觀

徐文長言解書惟有虛者活者可以吾心體度而發
明之至於有事迹而事迹已亡有典考而典故無考
則彼之注既爲臆說我之訓豈爲身經彼此誼訛后
先懸異不如姑闕其疑無煩一一自爲一說也說詩
者當作是觀

張君一言詩原本性情如孩咲谷音自然成節而筆

疏師承諸事訓什集傳一繩諸理余不識散止景屬
助語素絢無關禮教否也篇什之外吟咲有徐字句
之間尋索彌遠詩之難言視他解倍說詩者當作是
觀

君一又言詩於他經別居一種比於弇州所云草木
之有竹鳥獸之有魚而學者亦無定適子瞻云讀史
作三分求庶幾近之然則漢儒以訓詁詩之眉目也
唐人以聲律詩之氣韻也考亭鈐理鑿鑿乎可以克

詩觀

四

腹而療饑即謂詩之腸胃亦可也說詩者當作是觀
徐傲弦言讀詩非如讀他經只以風咏爲要蓋六經
皆記聖人之言而詩獨記聖人之聲而今只將古人
詩從容三復便自有手舞足蹈之意說詩者當作是
觀

鍾伯敬言詩之爲教和平冲淡使人有一唱三嘆深
永不盡之趣而奇與工博之詞或當別論焉然駟職
小戎諸篇典而核曲而精有長楊校獵諸賦所不能

贊一詞者以是知四詩中自有此一種奇與工慎致學者不肯好學深思畏難就易桀托於和平冲淡以文其短此古學之所以廢也說詩者當作是觀徐子先言音韻相傳終古不變古人止用其方言稱情而作並無窒碍今以南人之音讀北人之文自然齟齬乃動稱古叶不敢致問果爾則古又當另有一種韻書出於方言諸俗之外而當時婦人女子田夫牧豎皆能脂誦用以作詩必無此理說詩者當作是

五

觀

蔡敬夫言詩樂致一也三百篇何刪哉有其可以樂者而已詩而不可樂非真詩也音曰清音感曰幽感思以音通音以感慧而詩樂之理盡矣說詩者當作是觀

李愚公言說處不是詩詩在不說處說詩者當作是觀

陸羽明言紫陽氏說詩說道理處絕少比他經集註

特長其微不滿人意者變風刺淫之語桀認爲淫雅近美之刺卽指爲美耳要其差亦正在詩柄而於詞義無碍說詩者當作是觀

范香令言詩有義類包廣而舉微列國君臣見志寓物各有陳諷趙衰之賦河水子駟之賦河清祭公之賦祈招宋公之賦新宮秦伯之賦鳩飛包舉甚明也乃若關雎鵲巢后妃之詩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芣夫人主祭之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樊遏渠

六

詩觀

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兩君相見歌之考其義類非有專指說詩者當作是觀

香令又言論語於時凡十二舉孝經十八章及於詩者十皆包舉深長克肅廣勸維岳降神生甫及申宣王詩也夫子以爲文武之德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仲山甫詩也左氏以爲孟明之功宛幽之詩也祭父以爲文王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僖公詩也孟子以爲周公故一詩而經緯互變可三四舉也夫不能三四舉

詩者猶之乎弗能詩也。說詩者當作是觀。

伊巷主人纂

震生不敏。少從家夫子愛詩。章句之外。時有發明。
蒐討藏書。旦旦抽演。積而成帖。承學之津梁。制業
之衡庫。備存此編。其解出紫陽之右者。別爲筆錄。
間亦附考什一。以需通解。不能臆載。宗傳註也。信
功令也。纂輯之旨。畧具二十四觀。敢認同志。

男震生識

詩觀

七

詩經副墨通考

鄭康成曰。詩之興也。諒不于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于高辛。其
時有亡。我籍亦廢之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
聲。然則詩之道。放于此乎。有憂承之。篇章以集。靡有于遺。適
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利過譏失。
所以直救其惡。各于其堂。則爲法者。顯彰爲戒者。著明。周自
后稷播種百谷。黎民阻饑。茲時乃粒。自傳于此。名也。陶唐之
末。中葉公劉。亦世修其業。以明民共財。至于大王。王季克岐。
顧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于厥身。遂爲天下父母。
通考

詩經副墨

通考

乙

使天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
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
之由此風雅。而未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後王稍更陵遲。
懿王始受譖烹齊襄公。夷身失禮之後。雖不尊賢。自是而下。
厲也。幽也。政教必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勅爾俱
作。衆國紛然。判惡相尋。五伯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
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于陳
靈公。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以爲勸民。恤功。昭事上帝。則
受頌聲。私福如彼。君遠而勿用。則被勅殺大禍如此。古凶之

之。不。解。子。

於由。愛。如。之。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子。是。此。矣。焉。
以上。歲。數。不。明。太。史。年。表。自。具。在。於。歷。宣。幽。平。王。而。得。大。
次第。以。立。斯。譜。欲。知。源。流。清。濁。之。所。則。猶。其。上。下。而。省。之。
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
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子。力。則。鮮。于。思。則。寡。其。

諸。名。子。亦。有。樂。于。斯。與。
文中。子。曰。詩。有。天。下。之。作。焉。有。一。國。之。作。焉。有。神。明。之。作。焉。吳。
季。札。曰。小。雅。其。周。之。衰。乎。幽。其。案。而。不。淫。乎。執。謂。季。子。知。樂。
小。雅。烏。乎。衰。其。周。之。衰。乎。幽。其。案。而。不。淫。乎。執。謂。季。子。知。樂。

呂。和。叔。曰。詩。中。皆。有。六。義。得。風。之。體。多。者。為。風。得。雅。之。體。多。者。
為。雅。得。頌。之。體。多。者。為。頌。風。非。無。雅。也。非。無。頌。也。
王。元。美。曰。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其。惟。風。乎。頌。則。純。也。
則。成。雅。義。之。矣。

孔。仲。達。曰。風。見。優。劣。之。差。故。周。南。先。于。召。南。雅。見。漸。積。之。義。故。
小。雅。先。于。大。雅。
又。曰。文。王。之。風。終。于。騶。虞。序。以。為。王。道。成。則。迄。于。雅。矣。文。武。之。
雅。終。于。蕤。序。以。為。可。告。神。明。則。迄。于。頌。矣。又。曰。衰。風。衰。雅。
必。王。道。衰。乃。作。者。何。也。常。人。之。情。太。平。則。無。所。見。美。通。絕。則。

無。所。復。讓。故。初。變。惡。俗。則。民。歌。之。風。雅。正。經。是。也。始。終。
則。民。頌。之。周。頌。諸。篇。是。也。若。王。綱。解。紐。禮。義。消。亡。民。皆。絕。死。
政。盡。紛。亂。所。謂。天。地。閉。賢。人。隱。時。也。雖。有。智。者。無。復。讓。制。成。
王。太。平。之。後。其。美。不。異。于。前。故。頌。聲。止。也。陳。靈。淫。亂。之。後。其。
惡。不。復。可。言。故。變。風。息。也。然。則。變。風。變。雅。之。作。皆。王。道。始。衰。
政。教。初。失。尚。可。匡。而。革。之。追。而。復。之。故。執。於。舊。章。絕。此。新。失。
親。望。自。悔。其。心。更。遼。正。道。所。以。變。詩。作。也。季。札。見。歌。小。雅。曰。
美。哉。思。而。不。二。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
可。見。王。澤。雖。竭。餘。義。猶。存。故。曰。衰。詩。王。道。衰。乃。作。也。

又。曰。變。風。變。雅。之。讓。刺。與。刑。未。亡。親。可。追。改。則。歲。規。之。意。切。鶴。
鳴。汚。水。鼓。動。而。貢。王。也。溫。風。大。行。莫。之。能。採。則。匡。諫。之。意。微。
涼。消。桑。中。所。以。皆。嘆。嘆。息。而。閔。世。譬。之。疾。病。尚。輕。有。可。生。之。
道。則。賢。之。治。也。用。心。急。扁。鵲。之。察。號。太。子。知。其。必。可。生。也。疾。
病。已。重。有。將。死。之。勢。則。賢。之。治。也。用。心。緩。秦。和。之。視。晉。平。公。
知。其。不。可。為。也。詩。人。採。世。亦。猶。是。矣。
瞿。仲。危。曰。風。變。于。幽。斯。人。龍。之。可。極。乎。頌。反。于。商。斯。文。弊。之。後。
賢。子。易。終。于。未。濟。春。秋。終。于。獲。麟。皆。亂。極。衰。治。之。意。也。
戴。坦。叔。曰。國。風。小。雅。多。寓。意。于。言。外。或。意。雖。形。于。言。而。優。柔。舒。

然讀者不覺也。有言古不言時。而意在刻時者。如書曰。有言乙不言甲。而意在判甲者。如叔子曰。全述叔之事。而實言其有首章。便見意餘。章末韻成。歌者有前數章皆含畜。而末章乃見意者。如截髮有首尾。全不露本意。但中間冷下一二語。使人默會者。如項人。有言輕而意重者。如書曰。言勞。有先從輕處說起。漸。說得重者。如四月。愛世。而先。而先說不。讀詩與他書別。唯誦泳浸漬乃得之。

蘧子瞻曰。夫詩者不可以言語求。必將深觀其意焉。故其諷刺。是人也不言其所為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車服之美。而民。

詩經訓義

通考

疾之以見其不堪也。君子情老。則算六功。赫。師尹民具爾。瞻是也。其頌美是人。也不言其所為之善。而言其冠佩之華。容貌之盛。而民安之以見其無愧也。縞衣之宜。故子又改。為。今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是也。

王元美曰。凡詩判謀。直而厲。美聖人之戒。故存之。

刪詩總論

孔子世家曰。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可施于禮義者。三百五篇。孔疏曰。書經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夫子所錄。不應十分去九。馬遷之言。未可信也。歐陽子曰。逸說是也。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也。以鄭玄諸國雅之。有五十篇。而取一篇者。又有二十餘篇。而取一篇者。以此推之。何啻二下。朱子曰。三百五篇。亦未必皆可施于禮義。但存其實。以為鑒戒耳。是朱子以詩元未嘗刪也。使詩果未嘗刪。今何以有諸逸詩乎。馬氏曰。詩之見錄者。必其序說之明白。而肯意之可。

詩經訓義

經義

五

改者也。其軼而不錄者。必其序說之無傳。音意之難改。而不欲臆說者也。錄之者。夫子述而不作之意也。其不錄者。夫子多聞闕疑之意也。是以于其可知者。雖詞旨深遠者。亦所不廢。如采芣。鵲鳴。蓼莪之類。是也。其不可知者。雖事文明白者。亦不果錄。如趙。車桑。報載。以于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之類。是也。其可知者。雖詞意深遠者。亦所不刪。如桑中。漆園。野有。采芣。出其東門之類。是也。其不可知者。雖詞意深遠者。亦不果錄。如周道。提。我之心。荷。禮義不愆。何恤人言之類。是也。其不可知者。則必無是理。若夫歐陽氏。謂或篇刪其繁。或平明。

賦比興總論

李仲蒙曰。叙事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也。索。物。以。托。情。謂。之。比。情。附。物。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蘇。子。瞻。曰。今。之。詩。傳。曰。發。其。情。在。南。山。之。陽。出。自。北。門。愛。心。殷。之。楊。之。水。白。石。鑿。之。終。朝。采。綠。不。盈。一。掬。瞻。彼。洛。矣。淮。水。泱。泱。若。此。者。皆。興。也。而。至。于。閨。中。雕。鴛。在。河。之。洲。南。有。樛。木。葛。藟。荒。之。南。有。喬。木。不。可。休。息。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嘒。嘒。草。蟲。趯。趯。阜。螽。若。此。者。又。皆。興。也。有。意。以。為。興。者。有。所。象。乎。天。下。之。物。以。自。見。其。事。故。允。詩。之。為。此。事。而。作。其。言。有。及。于。是。物。者。則。必。強。為。是。

詩經訓義

總論

六

物之說以求各其事。蓋其為學亦已勞矣。彼且不知夫詩之體固有自。此也。而皆合之以為興。夫興之為言。猶曰其意云。爾。意有所觸。乎。當時之已去。而不可知其類。可以意推。而不可以言解。也。故其當在南山之陽。此非有所致乎。雷也。蓋必其當時之所見。而有動乎其意。故後之人不可以求得其說。此其所以為興也。若夫閨中雕鴛。在河之洲。是誠有取于擊而有別。是以謂之比。而非興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觀于詩。其必先知夫興之不可與比。同而無強為之說。以求合其當時之事。則夫詩之意。庶乎可以意曉。而無勞矣。

徐文長曰。詩之興。辭。起。句。絕。無。意。味。自。古。樂。府。亦。已。然。樂。府。蓋諸民俗之謠。正與古國風一類。今之南北。東西。雖殊。方。而。婦

女。兒。童。耕。夫。舟。子。塞。曲。征。吟。市。歌。巷。引。若。所。謂。竹。枝。詞。無。不皆。然。此。其。天。機。自。動。觸。物。發。聲。以。於。其。下。段。歌。寫。之。情。默。會。亦。自。有。妙。處。決。不。可。以。意。義。說。者。

詩經訓義

總論

七

大小序總論

釋文曰。大序是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毛公更足成之。范曄漢書曰。衛宏作毛詩序。隋書曰。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宏仲。更加潤色。又鄭氏曰。詩序本一篇。毛公必以實諸詩之首。合觀諸說。雖不能定為何人作。要之自漢以前。註脚傳授。去作詩之時。蓋未遠也。至鄭樵作夾漈辨妄。始專抵毛序。其言曰。今人專信毛氏。而不旁採三家。是以事無兩造之詞。則微有偏聽之惑。朱子因之。遂以為定焉。瑞臨曰。詩書之序。朱子皆所不信。而于國風諸篇。詆斥尤多。愚

詩經別要

多論

八

謂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就詩而論之。雅頌之序可廢。而國風之序不可廢。蓋風之為體。比興之詩。多于敘述。風諭之意。浮于指斥。蓋有反覆咏嘆。聯章累句。而無一言敘作之。意者。序以言蔽之。曰。為某事也。苟非傳授之有源。孰能臆料當時之意指。以示千載乎。而朱子深詆之。以為合明白可見之詩詞。而信臆度難憑之序說。若是。則詩之難讀者多矣。如采芣苢序。婦人樂有子。為后妃之美也。而其詩語。不過形容采芣苢之情狀而已。秦離序。開周室宗廟之類。遷也。而其詩語。不過慨嘆未泰之苗穗而已。若舍序以求。則求根者為何。

和古

聖賢詩

詩經別要

多論

九

事而慨嘆者。為何物乎。叔于田序。刺鄭莊公也。而其詩語。鄭人愛既之詞耳。楊之水。椒聊序。刺晉昭公也。而其詩語。晉人愛桓叔之詞耳。若舍序以求。則此四詩也。非子雲美新之論。則哀宏九錫之文耳。豈可以訓。而夫子不刪乎。鴉羽賦。姑序。以為征修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薇序。以為勞使臣勞戍役而作也。今讀四詩之詞。則歎行役之勞苦。叙饑渴之情。狀憂勞養之不遂。悼休歸之無期。風雅之詞。一耳若舍序以求。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不待為正雅矣。蓋當論之。均一勞苦之詞也。出于閭閻勞苦者之口。則為正雅。出于國侯者之口。則為變風也。均一饑餓之詞也。出于奔一之口。則可刪。出于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士之詞也。出于堂叔段桓叔者之口。則可刪。出于刺鄭莊公昭者之口。則可錄也。即是數端。而知序之不可廢也。又何疑于桑中溱洧諸篇乎。又曰。愚之所以不滿于朱子者。以其惡序之意太過。而所引揚摛摘亦未能盡出于公平。而足以當人心也。夫閨睚實之初。道韓詩。皆與毛序反者也。朱子獨于齊楚則詆毛。而從韓。天一韓詩也。豈實定之序可信。而閨睚之序。獨不可信乎。抑相

此引劉向列女傳以為婦人之詩。非臆說。蓋明堂上
 繪恭顯頌。隨正人引。憂心惻惻。惻于群小。結之曰。小人成
 亦是溫也。正與序合。而朱不悟之。夫一劉向也。豈別女傳可
 信。而封事不可信乎。子故曰。惠序之大過。而朱盡當乎人心
 也。
 夕曰。或云。如子所云。序明出于女子之前乎。曰。其說雖自毛衛
 而始有其意。則自有詩而已有之矣。鳴鶴見于尚書。碩人載
 馳。清人見于左傳。所紀皆與作詩同時。非後人之臆說也。若
 序不本于當時作者之意。則鳴鶴諸事。讀之了不知其為何
 物矣。又不然。而使畫出于後人臆度之說。則比興諷喻之說
 微與與者。殆數聲。聲高之隱。好黃綃。幼婦之度。詞使後人
 各出其智。以為猜料之工。拙非聖經誨人之意也。或曰。小序
 固多舛。然將畫信之乎。曰。序非一人之言也。或出于國史之
 採錄。或出于講師之傳授。如渭陽之首尾。異說。綠衣之兩義
 並存。舛駁。固時有之。得善而從之可矣。
 范氏曰。王介甫以序為詩人所自製。按韓序。末言曰。傷也。還
 唐曰。悅人也。若果詩人所自製。毛詩猶韓詩也。不應不同。若
 其說文繁意極。其味出于一人。明甚。不知介甫何如言之。殆

應說耳。
 崔仲昂曰。去序而言詩。皆左氏而言春秋。蓋危謬矣。蓋道可以
 知窮事。必以實者。既千載之下。乎大序淵粹。非卜子莫不能
 作。當丘明時。諸家並興。非臆聖道。信卿不如是之篤。非見國
 史。本末不如是之詳。但所采太博。妄評議。爾未可訾之。為誣
 也。
 馬貴與曰。夫子嘗刪詩矣。所取閨雅。謂其樂而不淫耳。則詩之
 可刪。既有大于淫者。今以文公詩傳考之。其指為男女淫佚
 之詩。凡二十四。如桑中。東門之墀。漆洧。東方之日。東門之池。
 詩經副墨
 東門之楊。月出。則序以為刺淫。而文公以為為淫者所自作。如
 靜女。木瓜。采芣。丘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
 蘇。采芣。依童。采芣。子之丰。風雨。子孫。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
 蔓草。則序本別指他事。而文公亦以為為淫者所自作。夫以淫
 斥不檢之人。發而為放蕩無耻之詞。而其詩篇之繁多如此。
 夫子猶存之。則不知所刪何等一篇也。文公謂序者之于詩。
 不得其說。則一舉而婦之誹謗。如靜女。木瓜。以下諸篇是也。
 其說則一舉而婦之誹謗。如靜女。木瓜。以下諸篇是也。

樂終結

愚按疏云二種唯正經用諸樂。夏者雖亦指諸樂。或無并之。皆用或謂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又按禮經。遂歌卿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則知正經正雅為樂歌之正。而變風變雅皆非正也。又說者以二南為房中之樂。雅為燕饗之樂。頌為郊廟之樂。其實燕饗皆用之。又漢禮注云。卿樂者。風也。既云風。用之天下。故序云。小雅為諸侯之樂。大雅頌為天子之樂。此亦言其大較耳。其實天子併用風小雅而諸侯亦未嘗不用風雅頌也。何者。凡合樂必降於升歌。一升故鄭

身經制樂

十二

云。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天子諸侯燕群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卿樂。明天子得兼用風雅頌。諸侯亦得用風與大雅也。又如詩注云。賓入門而奏肆夏。示易以發。註云。賓朝聘者。也。明諸侯亦得用頌也。故鄭云。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樂實或上取燕或下就通論。其長也。但大夫而階用頌。則已甚。故鄭特註云。大夫之用肆夏。自趙文子始也。禮記云。下下。樂與祭聲俱作也。朱子曰。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作也。夫子於鄭衛。既棄絕其聲。便又從而奏之。宗廟之中。

樂終結

朝廷之上。未如將以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馬氏曰。不然。左傳季子來時。詩。視周樂而卻鄭。鄭詩在左。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為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將何有之。而魯之樂工。又安得歌與。國和。濟之詩。子。魯。因。是。而。思。古。人。歌。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閨。世。鸛。巢。后。妃。夫。人。之。詩。也。而。卿。飲。酒。燕。禮。歌。之。采。芣。采。芣。夫。人。夫。妻。之。詩。也。而。射。禮。歌。之。律。夏。繁。通。渠。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天。子。奉。元。產。歌。之。文。王。大。明。綿。文。王。興。周。之。詩。也。而。而。君。相。見。歌。之。以。是。視。之。其。歌。詩。之。用。與。作。詩。之。本。意。蓋。有。判。然。其。不。合。者。不。可。強。通。也。

身經制樂

十三

則鳥知鄭衛之詩。不可用之燕饗祭祀乎。左傳所載。聘享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其本不倫者。亦以未識如鄭伯有賦。鷄奔。楚子圍賦。大明。穆叔不拜。肆夏。齊武子不拜。彤弓之類是也。然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大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饗。韓宣子。子孫。賦。蔓草。子大叔。賦。采芣。子游賦。風。兩子。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詩。此六詩。皆朱子所謂淫詩也。然所賦皆善於叔向。趙武。韓起。不聞被謗。如鄭衛之說。未嘗不施於燕享。而此六詩之奇。當如序者之說。不當如朱子之說也。

諸家總論

按孔子世家云古詩三千餘，孔子刪而為三百五篇。其常言為卜子夏，今詩序一篇，梁服虔以為子夏作序，或曰國之所題，或曰毛公傳，子夏意作，或曰衛宏之所潤益也。漢之業詩者，其師門有四家：魯人申公受詩于浮丘伯，作訓詁為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為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為韓詩；趙人毛萇，自言子夏傳大毛公，大毛公傳其學為毛詩。是時四家並鳴于世。高祖曾祖父嘉父客及包咸，就惠帝習魯詩，仗然任宋景憲習齊詩，薛漢召馴揚仁趙勝私置習韓詩。三詩經制基。

家皆立博士，獨毛氏未立。河間獻王好毛氏之學，至平帝時請于朝，始得立博士。毛公以其學授同國貢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徐敖授九江陳俠，俠授同國謝曼卿，東海衛公，往學于曼卿，或言其潤益大小序者，即宏也。有徐氏王達之學，不詳其系。中興後，鄭眾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鄭氏出而諸家稍廢矣。魏明帝更述毛詩，鄭王基又教王肅以仲鄭義，晉孫毓為詩評，毛鄭王肅三家異同，而實于王基。陳統又難孫由鄭紛，幾訟焉。宋梁泰陳之間，有宋劉請業，其所注詩，自號業詩，意義多異世。

鄭玄

所不行，又有全緩何胤舒瓌劉瓛劉勰劉焯之徒，並為義疏。唐孔穎達為博士王德祐齊威等，因法焯疏本，則項增畧為正義四十卷，今行世。註疏是也。又明劉宗詩序表，歐陽脩本義，王安石新經詩義，程頤詩說，陳可南詩解，董道詩故，鄭樵夾際辨妄，李榕詳解呂祖謙詩紀，戴溪續詩紀，王景文詩聞，王應麟詩攷，嚴粲詩緝，趙時與考亭集傳辨說，並行于世。

或曰子夏傳申公，申公傳李杲，李杲傳孟仲子，孟仲子小序中往見之，仲子傳孫卿，孫卿傳大毛公，大毛公傳小毛公。

詩經制基

張子厚曰：古之善說詩者，荀子曰：善為詩者，不說程子之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也。董子曰：詩無達詁，孟子之不以文害詞，不以詞害志也。

隋經籍志曰：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于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按隋所存韓詩，止外傳耳，內傳亡之已久矣。呂東萊曰：魯齊韓之義，尚可見者，較之獨毛詩，率與經傳合。關雎正風之首三家者，乃以為刺，餘可知矣。

宋閻維朴世榮石林曰：詩有四家，毛詩最後出，而獨傳者，何也？曰：豈惟毛詩左氏是後立，而世之盛行者，獨左氏小戴最也。

後出而今之古禮者以小戴為宗此無他六經始出諸侯
習未精且無他書以資考證故難偽之說可入趙賓之易張
霸之書是也歷時既久議論漸精而古人之遺書又時出于
山崖屋壁之間學者得以考異同而見長短長者出而短者
廢自然之理也毛氏之出也自以源流得于子夏而其書實
穿先秦古書其什鴉也與金縢合什北山豈氏也與孟子
合什吳天有成命與國語合什顧人黃鳥與左傳
合序南庚等六章與儀禮合帶毛氏時左氏未出孟子國語
儀禮未甚行而毛氏先與之合不謂源流于子夏可乎

詩經訓義

卷六

十六

傳

林氏曰鄭康成以三禮之學箋傳古詩故往往難與言外之
奇論鄭氏箋
周亮卿曰孔子一言以蔽孟子以意逆志為學詩之法曰毛之
傳欲簡或寡于義非一言以蔽之也鄭之箋欲詳或遠于性
情非以意逆志也論毛鄭
晁氏曰晉室東遷學有南北之異南學簡約得其英華北學深
博窮其枝葉至魏達義疏始混南北之異雖未必盡得聖人
之意而刊名度數亦已詳矣自茲以後大而郊社宗廟細而
冠婚喪祭其議法莫不本此元豐以來廢而不行無謂也

論孔經

晁氏曰永叔平日不信符命嘗以周易河圖洛書為妖妄今
以生民玄鳥之詩為怪說竊于臆曰帝王受命之符卓然見
于詩書者多矣河圖洛書生民玄鳥之詩豈可謂誣也哉恨
學者推之太詳流入纖緯而後世君子矯枉過正舉而廢之
以為王莽公孫述之流緣此作亂使漢不失德莽述何有起
而歸罪三代受命之符亦過矣論歐陽氏本義
何仲然曰宋人尚不解唐人詩以之解三百篇直是枉事不若
直從毛鄭可也

詩經訓義

卷七

十七

傳

沈無回曰六經之解莫難于詩余所見勒成一家言者不少要
皆詩之一班非古今人之聰明不能舉詩之全也詩固不于
人以全也何以言之作者一人采者一人解者又一人以五
方之音更千載之舌聲牙者或以聽易之况冊代竹隸代篆
千繆百結承五換率漢三百篇之舊乎一也關雎養老騶
虞節射養章采芣賁行各饗雖云雅頌有所天子或下取之
郊大夫或上擬古人作有指而用無常也至今迄無定說二
也詩有聲前之肯焉有意表之象焉有饗休之韻焉有神過
而不可述求也可彷彿見之不可以筆墨書也三也有淺言

之老深解之而索然有約畧言之者詳解之而索然有不倫
不次者乙之而索然四也大抵訓詁之家以博詩非不博也
寓自衡口詎必博乎沉為之儒以理詩非無理也勞神康公
詎析理乎辨難之立以義詩非義也作非一人世非一業
詎尋義乎凡此皆解詩之沉疴也猶其小者其大者在序直
序者曰非子夏不能作排序者曰修人附會之詞耳兩者皆
該余謂後序可去而首序必不可去首序難讀略與詩等或
一字撮要或即言舍就或詞切而明或旨近而遠神明之用
生不窮即紫微嚴序其解多多押入首序中而不能渾合

者鄭衛十餘什耳余有以信首序之必不可輕廢也

又曰詩之微妙須人自會出口落筆便成筌蹄正如宣尼提梅
三千忽欲無言釋此說法四十九年未曾有字妙得詩旨方
可言詩若株守陳編翻成毒藥

馮留仙曰詩之有序也自子夏助也其別為小序也自衛宏助
也其疏之為傳也自魯齊韓毛助也魯得詩之約者也齊得
詩之直者也韓得詩之文者也毛得詩之大者也其盡廢三
家而取行毛也康成梓而顯遺技也其并廢大小序而并然
興毛蔽也夫添持而晦前用也嗟乎胸箭之說行世不識毛

氏詩矣况三家乎予嘗繼彼家說而自其古今說詩
一一數也自魯申培公受詩浮丘伯始為詩傳其後詩經
載魯故二十五卷說二十八卷其後有張唐許晏之學若凡
子游卿以詩授元帝常賢事許生及大江公傳子玄成兄子
實以詩授哀帝由是魯詩有韋氏學又有韋氏學又后漢武
禁治魯詩常君章向為式字學先吳楚元王亦受詩浮丘伯
次詩齊劉向為元王孫列女傳所述皆魯詩也齊人轅固生
為傳號齊詩漢志載齊后氏故二十卷傳三十九卷孫氏故
二十七卷傳二十八卷雜志十八卷翼奉學齊詩聞五際之

要其說以郊而午次亥為五際天保為郊祈父為酉牙為
午大明為亥而詩緯泥歷指又云大明在亥為水始四壯在
寅為木始嘉魚在巳為火始鴻雁在申為金始即顏固之有
四始缺五際危之說其後有匡衡蕭望之學至伏臘改定
軍句作解說九篇午恭省之定為二十萬言故北州又有伏
氏學景雲因之作詩解此齊詩之凡也燕人韓嬰傳詩號韓
詩漢志載韓故三十六卷內傳四卷外傳六卷說四十一卷
爾志韓詩二十一卷薛漢章句又韓詩翼要十卷漢侯苞撰
梁志韓詩譜二卷唐志韓詩二十二卷又外傳十卷薛漢父

詩經

卷一

二十

子杜撫夏恭皆習之鄭康成從張恭祖受韓詩註禮之時未
得毛傳所述皆韓詩也毛氏之學自謂子夏所傳子夏授高
行子高行子授薛舍子薛舍子授常妙子常妙子授河間大
毛公一云子夏傳曹申曹申傳魏人李克李克傳魯人孟仲
子孟仲傳張牟子張牟子傳孫卿子孫卿子傳魯國毛亨作
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是謂大小毛公漢志載毛詩二十九
卷詁訓傳三十卷九江謝曼卿為之訓東海衛宏為之序三
傳而為孫叔苴長卿鄭眾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玄作毛
詩箋陸璣作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周續之與雷次宗同受

慧遠法師詩義皆本鄭氏其後通元許者多出子魏朝劉歆
之賦之傳李周仁周仁傳董今度程歸則歸則傳張思伯劉
執思又有全緩何胤舒瓊劉琨劉焯劉焯至孔穎達遂本韓
詁化毛詩正義四十卷長孫無思諸儒協成之端拱初孔淮
漢點定之而毛氏學乃大振矣回家外又有翟詩為翟籍四
世所傳又業詩為不朝諸業所注世皆不行其合四家之
成者漢賈逵文徽有齊魯韓詩與毛氏同異梁崔靈思采三
家本為集註宋董道有唐川詩說四十卷劉平有詩折衷二
十卷其傳采諸家以歸一說者有李樛解經三十六卷呂祖

詩經

卷一

十一

講讀詩記三十二卷又戴溪續讀詩記三卷其力辨毛鄭
失者為歐陽修詩本義六十卷又補鄭氏語一卷其以詩序
非孔子之舊止存其首一言者為蘇轍詩解二十卷其專詆
詩序排擊不少置者為鄭樵詩傳辨妄二十六卷王晦翁
從其說盡削去之以為詩集傳詩序辨說則今士子所誦習
也其各以其說行者成伯璵有毛詩指要毛詩新章王安石
有新經詩義程頤有伊川詩說楊時有毛詩辨疑蔡卞有詩
學名物解陸佃有詩物性門類吳棫有毛詩補音鄭厚有古
詩音辨項安世有毛詩前說王景文有詩提問錢文子有白
石詩傳王應麟有詩攷王相亦有詩攷王應麟又有詩地理
攷詩辨說詩草木鳥獸蟲魚宋咸有正紀外義陳少南有詩解
陳鵬飛亦有詩解吳駿陳傳良皆稱詩解王巖老有詩傳
世選亦有詩傳黃度有詩說曹粹中亦有詩說王宋道有讀
書應說王居正有詩辨學教第如微有周詩義陽明凌有詩
學發微湯建康有詩衍義嚴粲有詩緝許實有毛詩說高斯得
有詩膚說胡一桂有詩傳附錄纂高順有集解傳陳經有詩
經講義柴中行高執中皆有詩義嚴粲有詩經講解劉綸有
東宮詩解趙汝談有詩註李心傳有誦詩訓錢時有詩學

見魯世達有章句疏義載有朱公詩解方迫叙有詩說余
 瑞禮有說畧時少章有詩大義詩說則應慈有訓註陳煥
 有詩傳縱緯有詩義解呂椿有宜詳調枋得有詩傳註疏
 元則有許讓之詩名物抄詩集傳朱公遷之詩傳疏義宣
 祖之國風小雅說劉瑾之通釋吳師道之標說蕭山之讀詩
 傳王都中之詩集吳微之序錄陳標之詩記顏達之講說丘
 蔡之口義楊舟之詩經解雷先庭之詩義指南熊凱之風
 雅遺音國朝最著者則有朱善之解顧楊文恪之選註風
 雅源流楊用修之指要梁寅之演義何英之詳釋陳謨之演
 疏潘文定之輯說陳濟之詩傳通証其他紛々不可勝記蓋
 于漢志得四百一十六卷焉于隋志得三十九部四百四十
 二卷焉于唐志得二十五家三十一部三百三十二卷焉于
 宋三朝志得十三部而朝志得一部四朝志得二十一部合
 得四百七十卷焉于宋中興志得五十三家六十四部八百
 七十一卷焉於勝國得十四家焉于國朝則未能觀縷也
 徐文長曰余嘗閱孟德所解孫子十三篇及李衛公與唐太宗
 之所談說者其言多非孫子本意至論二人用兵隨其平月
 之所說解而以施之于戰爭營守之間其功反出孫子上以

知九書之所載有不可盡知者不必正為之解其要在乎取
 吾心之所通以求適於用而已用吾心之所通以求書之所
 未通雖未盡釋也辟諸養者指摩以為極未為不詳也用吾
 心之所未通以必求書之通雖盡釋也辟諸與者指極以為
 極未為濟也夫詩多至三百篇孔子約其旨乃曰興而已矣
 曰思無邪而已矣此則未嘗解之也而其所以寓勸戒使人
 感善端而懲逸志者自藹然溢于言外至其所解見于魯論
 鄒書者有若淇澳豈民裁數語耳他若棠棣志懷也而以警
 遺巧嘆美質也而以訂禮維維思君子也而以激門人之進
 善是皆非正解者矣
 馮文所曰詩有理語而不腐則蒸民仰戒之篇也有事語而不
 理則七月甫田之篇也有情語而不淫則卷耳喬木之篇也
 陳仲醇曰余之疑于詩者多矣詩三千什尼刪之得五百五篇
 今存者僅三百五篇耳其逸詩之重複而不可施于禮義者
 抑何多也一疑也紫陽子說詩指擊漢儒不遺力是矣然論
 易則二五爻必歸之君臣論詩則國風半婦之男女然乎又
 一疑也昔者詩之古文皆作簡漆書蝌斗為跡垂東漢後而
 篆隸更為正楷點畫小龍顧肯大度又一疑也詩者五方音

聲之文字今且謂一入之舌而約束囊時十五國之韻其口者有師愴父以里語代之甚則以不前之韻不叶不能揣情之不得不能知人論世况陰陽禮樂草木虫魚之款乎宜其崎嶇于文墨而附會于訓詁也文墨訓詁多而可解不可解之趣索然矣又一疑也

陳通學曰風雅頌一變為離騷再變為西漢五言三變為歌行四變為律詩近世體操其初擬一三有源流也約畧舉之振鷺非三言之祖乎誰謂崔無角何以穿我屋非五言之祖乎哉姑酌彼金罍非六言之祖乎交黃鳥止于桑非七言之祖乎乃知五言不必起于李陵蘇軾七言不必起于漢武柏梁四言不必起于漢楚五言不必起于漢司馬相承而三言亦不必起于晉夏侯湛也明矣

鍾伯敬曰詩活物也游夏以後自漢至宋無不說詩者不必皆有當于詩而皆可以說詩其皆可以說詩者即在必不必皆有當于詩之中非說詩者之能如是而詩之為物不能不如是也何以明之孔子親刪詩者也而七十之徒親受詩于孔子而學之者也以至春秋列國大夫與孔子刪詩之時不甚先後而聞且見之者也以至韓嬰漢儒之能為詩者也今讀孔

下白藤

子及其弟子之所引詩列國盟會聘享之所賦詩與韓氏之所引詩者其事其文其義不有與詩之本事本文本義絕不相蒙而引之賦之傳之者乎既引之既賦之既傳之又覺與詩之事之文之義未嘗不合也其故何也夫詩取新事者也斷之于彼而無損于此無所予而彼取之說詩者益天下達于后世屢屢變而詩不知而詩固已明矣而詩固已行矣然而詩之為詩自如也此詩之所以為經也今或是漢儒而非宋是宋而非漢非漢與宋而是已說則是其意以為詩之指歸盡于漢與宋與已說也豈不隘且固哉漢儒說詩據

詩經訓義

經論

廿五

小序每一詩必欲指一人一事實之考亭儒者虛而慎卑無其人無其事而不敢傳疑故盡廢小序不用然考亭所開指為一人一事者又未必信也考亭註有這滯者這迂者這疎者這庸者考亭之意非以為詩盡于吾之註即考亭自為說詩恐亦不盡于考亭之註也凡以為最下者先分其章句明其訓詁若曰有進于是者神而明之引而伸之而吾不敢以吾之註盡天下之為詩者也故古之制禮者從樞不肖立想而賢者聽之解經者從樞愚立想而明者聽之今以其立想之屬遂擬為究極之地可乎國家立詩于學宮以考其註為

主其亦曰有雖于是者神而明之引而伸之云爾

詩經副星

風

廿六

國風副星

蕢子由曰予聞周之盛時千八百國。雖後世陵遲。強相吞而春秋所見猶百七十餘國。變風之作。先于春秋數世矣。而詩之載于太師者。獨十三國。何也。意者列國不皆有詩。其有詩者。雖魯衛之小。卽邠魏之亡。而有不能已。其無詩者。雖燕蔡之大。國宋魯之禮樂。而有不能作。且非獨此也。齊桓晉文。伯者之盛也。而皆不得有詩。桓附于衛。文附于秦。皆止于一。凡衛莊姜。齊襄。鄭昭。事至微矣。然其詩屢作。而不止。蓋事有造。然而無足疑者。若夫吳楚之國。雖大。而用夷備周。則雖其無

詩經副星

經

廿七

詩亦學者之所不道也。

又曰。詩止于陳。重何也。古之說者曰。王澤竭而詩不作。是不然。予以為陳靈之沒。天下未嘗無詩。而仲尼有所不取也。蓋原詩之所為作。發于思慮。之不能自己。而無與乎王澤之存亡也。是以當其盛時。其人心和樂。而不流。于是發而為詩。無有不善。今之正詩是也。及其衰也。有所憂愁憤怒。不得其平。臨流放蕩。不合于禮者。而猶知流反于正。故其為詩。此紀而不傷。今之變詩是也。及其大亡也。怨君而思叛。越禮而忘遠。則其詩遠義。而無所歸。嚮由是觀之。天下未嘗一自無詩。而仲

尼又所不取也。故曰：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出乎禮，義先王之澤也。先王之澤，當存而民之邪心未發，則猶省取焉，以為變詩。及其邪心大行，而禮義日遠，則詩滿而無度，不可凌取。故詩止于陳靈，非天下之無詩也，有詩而不可為訓焉耳。

歸季思曰：舊讀風為諷，非也。風者，上以之化，下以之刺。上主文而誦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此之謂下。以風刺上，上不覺古人格君之事，忠愛之心也。而或以刺為直切譏之，然

詩季思曰：舊讀風為諷，非也。風者，上以之化，下以之刺。上主文而誦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此之謂下。以風刺上，上不覺古人格君之事，忠愛之心也。而或以刺為直切譏之，然

詩季思曰：舊讀風為諷，非也。風者，上以之化，下以之刺。上主文而誦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此之謂下。以風刺上，上不覺古人格君之事，忠愛之心也。而或以刺為直切譏之，然

詩季思曰：舊讀風為諷，非也。風者，上以之化，下以之刺。上主文而誦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此之謂下。以風刺上，上不覺古人格君之事，忠愛之心也。而或以刺為直切譏之，然

十五國風次

說曰：周召風之正經，固當居首。自衛以下，十有餘國，約比先後，舊無明說。欲以先後為次，則齊哀先于衛，而武後于衛，而衛在齊先，檜處鄭後，是不由作之先後也。欲以國地為序，則鄭小于齊，魏缺于晉，而齊后于鄭，魏先于唐，是不由國之大小也。欲以采得為次，則鷄鳴之作遠在緇衣之前，鄭國之風必處檜詩之後，何當後作先采先作後采乎？是不由采得先後也。二三辯議，悉皆不可。則諸國所次，別有意焉。蓋述其先封善惡，參其詩之美惡，驗其時政得失，詳其國之大小，斟酌

詩季思曰：舊讀風為諷，非也。風者，上以之化，下以之刺。上主文而誦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此之謂下。以風刺上，上不覺古人格君之事，忠愛之心也。而或以刺為直切譏之，然

詩季思曰：舊讀風為諷，非也。風者，上以之化，下以之刺。上主文而誦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此之謂下。以風刺上，上不覺古人格君之事，忠愛之心也。而或以刺為直切譏之，然

詩季思曰：舊讀風為諷，非也。風者，上以之化，下以之刺。上主文而誦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此之謂下。以風刺上，上不覺古人格君之事，忠愛之心也。而或以刺為直切譏之，然

所宜以為其次。即鄭衛者，高紉畿內千里之地，相舟之作，當夷王之時，有康叔之遺烈，武公之盛德，賢母弟之戚，咸入相之勳，文公滅而後興，從而當土地既廣，詩又早作，故為變風之首。既以為衛首，則鄭衛之所滅，風俗雖異，美刺則同。休其作之先後，故即鄭先衛也。平王東遷，政教微弱，化之所被，僅及畿內，詩浚于衛，頃地狹于千里，統以步玉未改，不可遇後諸侯，故次衛也。鄭以史伯之謀，列為大國，桓許周魯，武夷平王有厲堂之親，緇衣之美，其地雖狹，且勳且親，故次王也。齊吳越諸侯，世有哀德，東有滄荒之風，棄有鳥獸之行，故

詩經副墨

總論

三十

以太師之後國土仍大故次鄭也魏雖小國儉而能動有齊
 而之適化故季札美其大而不妬儉而易行以德輔之則明主
 也故次于齊唐叔虞之後雖為大國昭公則五世交半獻後
 則衰龍公多故次于魏秦以秦仲始大襄公始命穆公遂伯
 西戎卒為強國故次于唐也陳雖三恪世食侯封但氏多淫
 昏固無令主故次于秦也檜則其君淫恣曹則小人多寵國
 小君奢民勞政僻季札所不識次之于末宜哉幽者周公之
 事欲尊周公使專一國故次于魯國之次小雅之前非諸國
 例也鄭譜列王于幽之後者下接雅頌併言五世故耳季札

詩經副墨

總論

三十一

為之都唐帝堯之胄而風亦變矣故次魏唐中國微則唐
 盛矣故次秦夷狄之風行則先王之流風遺俗盡矣故次陳
 陳舜之後也夷道行人倫絕則危亡至矣人精進于危亡則
 思治故思治者亂之極也檜曹俱危亡而思思治者亂之
 終亂之極治還生焉幽風趙時勤生美政善俗三業之所以
 興也故次以幽

燕子由曰二南為首正風也邶鄘衛王鄭齊魏唐之相次亡之
 先後也秦列于八國之後是八國而亡也陳之後秦將亡
 之國也檜曹之後陳已亡之國也幽之列于十四國之後非
 十四國之類也嘗試考其世次而論其亡之先後亡者詩
 之所先而先亡者詩之所後也魏唐晉也諸侯之亡者莫先于
 晉周安王之十六年而田氏滅齊二十六年而韓魏趙滅晉
 齊之亡也先晉十年而齊詩先晉者何也晉之失國自定公
 始自定公以來者韓魏趙之晉也齊之失國自平公始自平
 公以來者田氏之齊也定公之立先平公三十年矣孔子因
 其失國之君而以為亡焉故諸侯之先亡者晉其次齊也鄭
 之亡也在安王之季烈王之元年則齊晉之亡也久矣周之
 亡也盡于烈王之曾孫赧王之五十九年則鄭之亡也亦久

詩經副墨

卷之三

三十三

矣。衛之亡也。當秦昭王之二十七年。則周之亡也。亦以春秋
 亡者。常先秦最。後亡。而列于八國之流。以為非特。後之而又
 無八國而有之也。春秋書諸侯之會。王之大。夫必列于上。王
 之世子必列于後。秦之所以後于八國者。猶至世子之後。諸
 侯也。蓋以為異耳。陳之亡也。當周敬王之四十一年。孔子卒
 之歲。而陳亡。然則孔子之編詩也。陳將亡矣。故其將亡而不
 列于未亡之國。蓋以亡國視焉。此陳之所以後秦也。檜之亡
 也。當周幽王之世。鄭桓公滅之。曹之亡也。當周敬王之三十
 三年。宋景公滅之。檜先而曹後。固其亡之先後。而為之先後
 焉。以為已亡矣。無所事先。而故後亡也。此檜之所以後陳而
 曹之所以後檜也。此之非十四國之類。何也。此周公與周大
 夫之所作也。非幽人之詩。而言幽之風。故係之幽。雖係之幽
 而非幽人之詩。故不列于其國。而處之其下。此風之特異者
 也。以其特異而別之。亦理之當然也。

二

詩經副墨

卷之三

三十三

序曰。閨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
 故用之鄉人。為用之邦國焉。風。上之教也。風。以化
 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
 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
 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
 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
 以思。其民困。故政得失。勸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
 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
 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以
 風刺上。主文而諷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
 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詩情性。以
 風其上。達于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
 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
 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者。
 正也。言主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
 焉。邶。者。美盛德之形容。此其歲時。告于神明者也。是謂四始。

詩之至也。然則開明靡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而古
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
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鄭譜曰。文王作邑于豐。乃分岐周之地。為周公召公之采地。施
先公之教于已所職之國。武王伐紂。定天下。巡狩述職。陳諸
國之詩。以觀民俗。六州得二公之德教。尤深。故獨錄之。屬之
太師。分而國之。曰周南。曰召南。

按譜曰。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古扶風美陽縣。
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難。自豳始

詩經制義

結論

三十四

遷焉。而備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物。命其子王季為西伯。至
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于時三分天下有
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其
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
之德教。自岐而行于南國也。乃棄其餘。謂此為風之正經。初
古公重父。率來胥宇。爰及姜女。其後大任思媚。周姜太妃。嗣
微音。歷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
以御于家。邦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為首。終以韓
趾。騶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于獲

如瑞風之始。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焉。故周公作樂用之。
卿人馬用之。邦國焉。武王紹之。房中之樂者。后妃夫人。傳御于
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故耳聞者曰周南召南。詩為
風之正經。則然矣。自此之後。南國諸侯。政之興衰。何以無
風。答曰。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教。為烈。時
徐及吳楚。僭號稱王。不承天子之風。今棄其詩。夷狄之也。其
餘江黃大麥之屬。既驅墮于彼。又亦小國。就邦。靡經書之
等。夷其詩。茂而不得列于此。

崔仲兔曰。文之詩。謂之雅。則非天下之故。文王末王也。謂之風。

詩經制義

結論

三十五

則夷于列國。王業所由基也。夷之則卑也。尊之非實也。故異
其稱。曰南。小雅曰。以雅以南。皆治世之音乎。

朱靜儀曰。詩六義有風雅頌。而無南。此何以稱南。入風。寒慎異
德。降殊情。不為振掉。則為懷戾。唯南風。祥和。當遠長。養焉。
物有豈弟。而無佛。豈。大主岐周之化。實象之。故不稱風。而稱
南。

卓去病曰。國風惟二南。可入於歌。以合於武。其餘十三國。備
覽。示勸戒耳。鵲巢騶虞。言目而足。何必入於絲竹乎。故十三國
名風。而獨名南。為千風。謂之景風。是風以南為正也。

知得此
則公言

又曰二南有江沱漢汝而無卽卽衛晉言化日北而南也

無極然隘矣

按南海王佐曰南樂章名鼓鐘曰以雅以南李札見舞而答者

之王世子有胥鼓南之為樂古矣當以二公詩被之耳

蘇子由曰二南皆出于文王而有內外之異曰內得之深外得

之淺故召南之詩不如周南之深召南有召公之詩而周南

集周公之詩者周公在內近于文王雖有德而不見故其詩

不作召公在外遠于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作于下此理之最

明者也

詩經訓義

卷六

三六

程子曰二南之詩為教于衽席之上閨門之內上下貴賤之所

用故用之鄉人邦國而謂之正風

朱子曰詩言文王之德者繫之周公以周公主內治故也言諸

侯之國波文王之化以成德者繫之召公以召公長諸侯故

也

風之有二南此周未有天下時詩也而其詩又多難於民間之

味故不為雅而為風乃周既省天下即不得與群侯將故不

曰周而曰南文王之化起自宮庭而後夫人之德俾乎天地

故以閨雅為風始而陰教之理莫先婦職故次之以葛藟風

俗之端首于貞正故次之以卷耳乃已德脩明思遠續御

洋洋乎化止編中宮矣故次之以樛木森斯家齊而漸及于國

故次之以桃夭化被于國之女子則男子可知故次之以兔

且民人樂業風移俗美舉國遊于太和故次之以采芣由國

而推宜及天下而岐則東有紂西有昆夷北有獯狁化遂自

北而南錄漢廣汝墳二詩以見天下有可平之漸此其大都

也周自太王迄文其興隆之勢已自勃如而文王以服事殷

竟終其身不王然而不王于其身必王于其子孫去以麟趾

終焉而序以為閨雅之應也自天子以至庶人歌情身正家

以成化天下者周南之義詎可少哉

詩經訓義

卷六

三七

夫南方諸侯非一國也然鵲巢朱繁則君夫人有令德章末

類則大夫妻有賢行觀之朝而燕位挺羔羊之節觀之野而

閨巷懷其棠之思為嫡妻者薄小星之思為勝妾者安江沱

之分雖其僻遠之地燕燕之家而猶有殷其雷之婦人標有

梅之子女至如野有死麋則雖結之而不熟而采芣行露則

雖訟之而不逞推其風化之所自從來遠矣故經之何彼穠

矣者見後世之王姬猶其德化所漸被焉即當時可知也况

積而至于仁如鴛鴦則草木群生之物皆得以茂對成若而

積而至于仁如鴛鴦則草木群生之物皆得以茂對成若而

積而至于仁如鴛鴦則草木群生之物皆得以茂對成若而

文王之化流被于南國者其有充塞宇宙之象序以駟虞為
鵲巢之應而見王通之成信哉

周公居東為洛陽召公居西即雍縣召亭雍與洛皆周之中土
其化行于南國

右召南說

橫渠策問云湖州學興竊意遺聲寓之墳篇因釋取二南小雅
數十篇使學者朝夕咏歌今其聲無傳而朱子儀禮通解有
風雅十二詩譜乃趙彥肅所傳云即開元遺聲也
此無而曰二南之詩賦性極平緯情極淡觸景而興傳事而止
意中之語不露語中之意躍如蓋其時上有德教下有風俗

詩經副墨

雜論

三十八

禮義爛熳自鳴非若變風變雅世華俗薄該惟嘆孟語
怨泣惜而后歸止乎禮義之易見也讀者吟咏之不足又送
而吟咏上得其意于無詩無字之先而不拘于語言精粕
之末乃善解二南者也不然隔之千里矣

邶鄘衛風副墨

按譜曰邶鄘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
大行之東北踰衛漳東及襄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
京師封紂子武庚為後廢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
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
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
弟見周公將擅政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避
之居東都二年秋大熟未獲有雷電疾風之異乃後成王悅
而迎之反而遂居攝三監尊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

詩經副墨

雜論

三十九

漢成三監更于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于衛使為
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居之七世至頃襄當周夷
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故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
之為邶鄘衛之詩焉

按疏曰世家頃公卒子武公和立卒莊公楊立卒子完立是為
桓公弟州吁弑之州吁諫宣公晉立卒惠公朔立卒懿公赤
立為狄所滅立昭伯頑之子申為戴公卒弟文公燬立三國
詩俱以之為次

序論俱以世家為序其推不則曰竹簡編
牘大都率集或宜別世系而不歸其詩於
餘世

嚴坦叔曰。夫婦之經。萬化之原。閨雉鵲巢。為二南綱領。風之正也。反乎此者。變也。邶鄘衛皆衛詩也。衛禍基於莊席。置及宋社。故居變風之首。二南之變也。必著其名者。不與衛之滅國也。

崔仲危曰。夫子存錄衣以下四詩于首。變以驗二南之化。非為錄怨女而已。是訪周得后妃而致二南。衛失莊姜而召狄禍。故詩首國風。本性命而正人倫也。禮始冠昏。明基兆而防未變也。

車去病曰。詩表裏乎春秋者也。周召之後。首康叔矣。先邶鄘者。詩經訓義。四十一。

尊天王也。檀滅人之國。春秋不許也。或曰。鄭并十邑而不分者。何也。曰。惡衛之先也。邶鄘無考。而皆衛詩。先可知矣。故著之著之以示罰也。

朱爵儀曰。邶鄘三監之故墟也。卒并于衛。皆衛詩也。仲尼錄詩。宜若可沒邶鄘矣。必存之存三監也。存三監所以存殷也。武庚之妹。仲尼所不予。故存邶鄘以致意焉。

崔仲危曰。衛自莊姜不答。宣公不父。宣姜不母。真成衛之淫風。鴉奔先火中。著其所以亡。木瓜為嚴著其所以存。齊桓之功也。載馳曰。慙于大邦。其真甚。之良策乎。又曰。易與詩皆全。

書易以下。詩以口詠。王相欲刪鄭衛諸篇。為其淫也。然以序求之。則各有指歸。桑中。可以知衛之亂。錄漆有。可以知鄭之衰。彼男女贈答之狎。夫子不必錄也。春秋壞君臣兄弟之倫。鄭先之。壞父子夫婦之倫。衛先之。衛錄錄衣而驗于定中。鄭錄叔田而驗于東門。春秋其綱。詩其目。耶。

嚴坦叔曰。泉水竹竿。一人而分屬邶鄘衛者。采者。隨所得之地而係之也。

或曰。載馳。身為宋配。作非衛地。而入衛者。何也。曰。為衛作也。曰。木瓜不入于齊。猶嗟不入于魯。其義何居。曰。宋國無風。故列之。又一例也。

邶鄘為衛所併。而詩猶繫其故國之名。夫子存之。弗削也。倘亦著衛檀滅之罪。與春秋昭八年。楚既滅陳。而災年書陳災者。存陳也。亦此意也。然而邶鄘皆首相舟者。何。閨門為萬化之原。而相舟皆慶夫嬖之變。乃莊姜不以死生易心。迹其操行。樂。蓋猶有閨雉之遺焉。而使皆責志以沒衛之時事。可知矣。

程子曰。二南之風行。則人倫正。朝廷治。二南之風衰。則禮義廢。風俗壞。天下治亂在風而已。及乎周道衰。政教失。于是諸侯。

檀相侵伐。衛首并邯鄲之地。故為變風之首。一國之詩而三其篇。得于衛地者為衛。得于邯鄲者為邯鄲。所以見其首亂也。

張氏曰。周之興也。商民後革。及其衰也。衛風先變。

鄧潛谷曰。周公定禮樂。首二南。明前所從興也。次邯鄲。衛明周所沒代也。所謂殷監不遠者也。

劉安成曰。衛三十九篇。而邯鄲才十有九。然觀綠衣。則妾僮媼

矣。燕。則臣弑君矣。谷風。則夫婦之道乖。新臺。則男女之倫滅。二子乘舟。則父子之恩絕。施丘。則無恤鄭之義。簡兮。則無

詩經副卷

總論

四十二

尊賢之心。北門。則失勸士之道。亂常敗政。莫甚于此。所以居變風之首。與吁。渡河野處。已兆矣。不待讀定之方中。而後知也。

王風副卷

按。詩曰。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

于鎬京。謂之宗周。是為西都。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堂。設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為東都。今河南是也。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于成周。凌還歸處。西都至于夷厲。政教尤衰。十一世幽

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太子宜咎奔申。侯與犬戎改宗。周殺幽王于戲。青文侯鄭武公迎宣答于申。而立之。是為平

詩經副卷

總論

四十三

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凌雅。故莊之。謂之王國之變風。

疏曰。按本紀。平王宣王崩。太子泄父早死。其子林立。是為桓王。桓王崩。莊王他立。今所載皆三王詩。

詩經曰。周之所以王。積風而為雅。周之所以東。雅降而為風。疏曰。平王微發降而為風。屬王流彘。幽王城戲。友得列于雅者

何也。曰。幽厲暴虐。及于諸侯。故為雅。平王政教。亡及于諸侯。故為風。

東去病曰。王王矣。國史不默定一尊。而歸之曰。王偽其有不王。

者也。文武之時。王盛矣。而臣主之曰。周召孔疏云。王身名無二繫。二公為王行化。是故繫之二公。天子嫁女于諸侯。使諸侯為之主。亦此意也。平王以流。王哀矣。而君主之曰。王陳為楚威。美于縣公。陳已亡矣。而春秋書曰。陳災存。陳以見亡陳也。故立言之。或微而遠。或顯而隱。或稱而護。士沐梁不嫌也。稱陽月。嫌也。天子不書葬。不必也。公在乾侯。必也。皆此志也。

王既降為列國。而後係之以兵。所以尊周。亦以愧周也。

呂氏曰。成周乃東都極名。河南成周之王城也。洛陽成周之下

都也。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所謂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所謂東周者。洛陽也。

鄭潛答曰。二南。西都。即鄭衛都。王東都。各以其重地為次。經

尊二南。為王正風。王城。次。即鄭衛。為王震風。亦以著王城。非

王都人。傷王于此乎。都也。云尔。是春秋之志也。

鄭月訓墨

按諸曰。初宣王封母弟友于宗周畿內。成林之地。是為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又為幽王太司徒。甚得周眾與東土之人。問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閒乎。是其子男之國。饒卻為大。饒叔時勢。卻仲時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幣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王以成周之眾。奉討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鄭蕞補丹。依時歷華君之士也。修典刑以守之。惟是。可以少固桓公。後之。后三年。幽王

將經訓墨

經論

四十五

為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于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陳隋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又作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又作。

疏曰。世家武公生莊公。寤生。莊有子四人。一曰忽。是為昭公。一曰實。是為厲公。又公子疊。公子儀。昭公立。未踰年。奔衛。厲公立。厲公立四年。奔蔡。昭公入。又立二年。而弑子疊。立子。疊殺子儀。立。已又殺子儀。而納厲公。厲公入。七年而卒。子文公。建立。詩以之為次。

朱熹曰：鄭詩二十一篇，始武終忽，實皆國事也。其他亦多。
 以人君子之詞而宋世之儒誤釋故鄭聲一語遂去小存大。
 管絃音律是為聲，鄭聲好溫而溫志故仲尼放之。堂繡衣作
 子諸詩乎。
 程子曰：廢法失道，則王畿之內亦不能保。鄭本畿內之封，因周
 之東，遂自為列國，故次以鄭。
 或問鄭風，鄭潛谷曰：淫匪直淫者，淫即美者，亦淫氣肆而聲揚。
 上風也，夫然何不剛曰：鄭王之休也，庸得而忽諸。

齊風

齊風

按譜曰：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公
 望于齊，是謂齊大公。地方百里，都營丘。周公致太平，致定九
 畿，渡夏禹之舊制，成王用周公之法，制廣大邦國之境，而齊
 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其封域東至于海，而至于河南至
 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其子丁公嗣位于王宮，後五世哀公政
 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于周，懿王使烹焉。齊人受風始作
 號曰：世家。周懿王烹哀公，立其弟靜，是為胡公。哀公之同母弟
 山弑，胡公是為獻公。獻公卒，子武公壽立。卒，子厲公無忌立。

齊風

卒子文公赤立。卒子成公說立。卒子莊公購立。卒子釐公祿
 父立。卒太子諸兒立，是為襄公。詩以之為次。
 詩經曰：此立僅及于畿內，而畿內之鄭亦自為列國，則王室之
 微甚矣。于是乎齊始伯，故王鄭之後，次以齊。子夏言鄭音好
 淫，淫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教辟喬志，皆淫于色而害于德。
 齊亦二南之末也。
 鄭潛谷曰：齊其有逸詩乎？三代之遺音未滅也。味大風索之
 廢，獲也。使非進太公之風下矣。

魏風別墨

按詩曰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其封城南枕河曲北陟汾水昔舜耕于歷山詢于河濱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恩衣服而致美乎飯兄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于時猶存及今魏君裔且褊急不務廣脩德于民教以義方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至春秋晉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自爾而後晉有魏氏

詩經別墨

詩故曰此詩者皆未滅時作

水經注曰故魏國城西南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晉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叔之詩也

魏無世家不可考詩中多言侵削之事按周桓王十二年秦人圍魏此侵削之始也豎桓而能而僂而患王十六年是為魯閔之元年晉獻滅魏詩作于未滅前知桓莊僖三王時也譜云魏風變于平桓之世原其始也

詩經曰齊始舊也晉代興也齊之次在晉而魏晉之所滅也魏之先唐猶叩廊先衛也

又或以公行公孫公族皆晉官而汾水又出于晉疑魏風皆魏詩猶叩廊皆衛詩非也季子觀葉叩廊衛經謂衛風魏唐

異誤如魏風非也程子曰魏奔禹之都唐帝堯之國久被聖人之化漸成美厚之俗歷二叔世而遺風尚存今之變矣

晉氏曰魏晉皆有儉嗇之風然其詩若獻公并吞以浸則其風漸已荒侈此詩每刺動儉如其在未并晉以前也

詩經別墨

魏風

四十九

唐風副墨

按語曰唐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于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襄。改為晉侯矣。封域在焉。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至魯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為晉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皆萬國不粒。于時叔虞以救艱厄。其流可被于今。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喜愛物。餘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喪風始作。其孫穆侯又徙往絳云。

疏曰唐世遷徙之次。自叔虞始封于晉陽。三世至成侯。自晉陽

詩經副墨

總論

五十

徙曲沃成侯生厲侯。厲侯生清侯。宜曰宜曰生僖侯。司徒司徒生獻侯。藉生穆侯。貴王自曲沃徙絳。穆侯卒弟瑒叔立為穆侯。太子仇所殺。仇立是為文侯。文侯卒子昭侯立。年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自絳徙其七年。為太臣滿父所弒。子考侯立。為曲沃莊伯所弒。子鄂侯立。卒子哀侯立。立為曲沃武公。所虜子小子戾立。曲沃武公誘而殺之。哀侯弟緡立。為晉侯。武公伐緡。緡之潰。自曲沃徙絳。周僖王命曲沃武公為晉侯。時武公已自立三十七年矣。又二年卒。子獻公詭誦立。今詩以之為次。

穆子由曰。唐風實晉詩。而猶謂之唐。以為此堯之舊。而非晉之舊也。

車去病曰。晉風稱唐何也。夫子不與曲沃武公之成。冀以晉侯爵。周武王封少子叔虞于唐。叔子襄父嗣封。改為晉。則晉之為唐也。文武茅土之舊。無成侯徙曲沃。穆侯徙絳。昭侯徙冀。襄父至鄂。十一世十二君而入春秋。晉昭侯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是為桓叔。子莊伯。十一年十一月而入春秋。鄂侯入春秋。而鄂侯子哀侯。哀侯子小子侯。及王所命號叔立哀侯之弟緡于晉者。春秋總謂之翼。自莊伯入春秋。而與

詩經副墨

總論

五十一

其子武公。春秋總謂之曲沃。自翼與曲沃之國分。而晉之名遂沒。自魯莊公十六年。王使歸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而晉之名沒。見翼侯失地。曲沃篡國。是向之翼侯也。非晉舊也。今之晉侯也。非晉實也。故夫子傷之。痛之。惡之。不稱翼。亦不稱晉。按周之曰。而稱唐。然則魯僖公二年春秋書虞師晉師滅下陽。何居乎言晉也。曰春秋國史也。詩禮明述也。筆削仍國史之舊。夫子之隱也。刪述與斯文之任其子之類也。治春秋以周文王之治。夫子之位卑。故不敢顯也。治詩以先王之風教。夫子之通尊。故不敢隱也。

康華谷曰成王封弟叔虞于光之故墟曰唐侯其子變以晉水所出改為晉侯晉之遷徙不一有叔虞始封晉陽其有三世至成侯徙曲沃八世至穆侯徙澤十世至昭侯徙翼及武公并晉又都澤馬

柳子厚曰三河古帝王更都焉而平陽克之研理也有茅茨未緣上型之度故其人至今極備有允恭克讓之德故其人至今和而不怨有畧言儆戒之訓故其人至今憂思而畏禍有無為不言垂衣之化故其人至今恬以愉此克之遺風也漢書曰河東本唐克所都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嗇

詩經副墨

經論

五十二

劉安成曰武公能滅晉之宗而不能滅唐之歸能冒晉之歸而不能繼唐之統君子欲絕武公于晉故提名其詩為唐見曲沃武公滅宗國之罪而魏詩晉又見曲沃獻公滅同姓之惡世變如此春秋於不作不可也

秦風副墨

按譜曰秦者隴西谷名于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堯時有伯翳者實皋陶之子佐禹治水土既平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賜姓曰嬴歷夏商興衰亦世有人焉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孝王為伯翳能知禽獸之言子孫不絕故封非子為附庸也之于秦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作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尊周平王東遷王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為諸侯遂擅有周西都宗周畿

詩經副墨

經論

五十三

內八百里之地其封城東至岐山在荆岐休南博物之野至古孫德公又徙于豳云

疏曰非子之曾孫為秦仲仲生莊公莊公生襄公襄公生文公文公生靖公靖公生寧公寧公生武公武公卒立其弟德公德公立二年卒子宣公立宣公卒弟成公立成公卒弟共公在好立卒子營立是為哀公詩以之為次

詩傳曰魏唐堯舜禹之故都至是而風亦變則帝王風教中國禮義蕩然而夷狄乘之故次以秦中國將變于夷矣又曰秦反周之政者也秦興而帝王之影響盡矣車鄰其馭

也。世道興衰升降之機在是歟。

米亮井曰王道衰國異政于是有伯者而桓文秦穆相繼以起齊魏唐秦上屬王鄭或以此也。

昔康節論夫子定書以秦誓繼周魯之後謂其知周之必為秦也然豈獨定書即其刪詩亦然齊桓晉文更伯以來列國皆已不振而惟秦獨駸乎始大夫子知周之必亡也諸侯必折而入于秦故齊晉之后次以秦風今現列國之詩大都流蕩淫昏有日趨于亡之勢而秦始有車馬礼樂其氣奮厲激昂已有超八洲而舉六王之樂周亡而秦興夫子已早見其

持經訓墨

結論

五十四

兆矣不然十五國風皆中國之詩也秦始僻遠諸蠻貊之比于戎翟實與吳楚僭王等乃吳楚之詩無傳而秦詩卒不聞以此知康節之言益信

陳風訓墨

按譜曰陳者大皞虞戲氏之墟帝舜之胃有虞閼文者為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列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滿于陳都于宛丘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妻以元女太姬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奇孟諸大姬無子好巫現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憚化而為之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為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

魏曰胡公滿五世至幽公寧幽公卒子僖公孝立卒子武公

持經訓墨

經論

五十五

重立卒子夷公說立卒弟平公說立卒子文公圍立卒長子桓公鮑立其弟佗母蔡女也蔡人為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兒而立佗是為厲公厲公娶蔡女數如蔡淫七年太子兒之三弟長曰雍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人以好女誘殺厲公雍立是為利公卒弟林立是為莊公卒弟杵臼立是為宣公卒子穆公款立卒子共公朔立卒子靈公平國立詩訖于此燕子曰列國之風皆有所自起周德既衰諸侯各國其舊俗而增之善者曰善以入于惡不善者曰惡以甚故晉以唐之遺風為儉不中礼陳以大姬之餘俗為遊蕩無度亦理勢然

也

嚴華父曰陳詩十而七為淫夫公之時世變已極詩託于此下于秦夷之也

陳詩多淫遊無章而聖人存之弗削以見神明之宵而亦蕩然無凌先王之遺風蓋傷之也然以二王之後若祀宋者而卒淫賊不傳何歟或云以先代之後別于列國故大師不陳其風其然乎其不然乎

徐徽弦曰陳在今開府封陳州然謂大姐好至現歌舞之事民俗化之豈鄭請曰詩而附會耶大姐蓋武王之女親振太姬

詩經訓墨

總論

五十六

之化必不如此意者春秋時陳服于楚之微兒尚也而漸其俗非由大姐歟唐武曰陳靈公弑而楚子入陳則王迹絕矣此詩所以亡也

詩經訓墨

按譜曰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檜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崇波之南居漆浦之間祝融氏名黎其波八姓唯姒姓

檜者處其地焉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潔衣服大夫去之于是檜之變風始作其國比鄰于魏

詩譜曰檜世次莫考曰夷厲之間者鄭譜也平王初鄭武滅

檜前乎平何以知其非幽也當幽之時仲為檜君言不刺仲也前年幽又何以知其非宣也周道復興之時不獨有匪風之思也非幽非宣莫屬當之矣

詩經訓墨

總論

五十七

伊

詩故曰史伯謂鄭桓公曰濟洛河頽之間子男之國號檜為大號叔時執檜仲時險皆有驕倨怠慢之心因之以貪冒皆可滅也檜之為檜可知矣

檜者蓋爾小國即季子觀樂猶自檜以下無談焉而夫子何存乎其風也孟曰道惟制盡則滅亂極則治而大亂之餘小國多疲于奔命不克保其社稷民間尤哀思煩促視其生不啻如白駒之過隙也故其思治為獨深今觀檜之風僅四篇而蓋哀苦道遠之君素冠哀純孝之子其楚嘆不聊生之民時事至此又安得無匪風之思歟變風之終檜實殆有餘意

曹風訓

按譜曰曹者高平兗州陶丘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平叔振鐸于曹今日濟陰宛陶是也其封域在曹夏商澤之野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于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富積來于魯衛之間又寡于患難未時富而無教乃更驕倭曹之沒世雖為宋所滅宋亦不數伐曹故得蒙于患難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衰風始作

魏曰叔鐸十一世為昭公班立九乘子共公襄立譜以為正此

二公時詩

曹風之錄何其有似于詩也緯緯之楚蒙香生之須臾猶甚楚之緯緯猶有庄之不棄侯人之赤帝徒索鳴鳩之君子未棄其視孟東之夷衣服素冠之思棘人者又如出一轍則宜下泉之賦繼曹風而作也陳氏曰捨亡東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終也

曹風訓

按譜曰曹者后援之曹孫公劉者有御而也所徙或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拘邑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寓于此地猶備后稷之業勤恤災民成歸之而國成焉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至商之末世大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于岐陽民又歸之公劉之出大王之入雖有其異由有事變之故皆能守后援之教不失其德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千思公劉太王居燕之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此序已志漢成王迎之反之攝政鼓太平其

詩經訓

魏

子

出人也一德不四絕似于公劉太王之所為大師太述其志主意於曹公之事故則其詩以為曹國曹風焉魏曰燕詩七篇七月鴉鵲出居時作是也又曰餘俱在入攝政後非也按金縢先攝政後居東魯在風當以後耳又曰為公為諸侯之政不得入周召之正風非也為公劉則非諸侯事又曰非美刺成王不得入成王之正風又非也夫既作而陳之上矣與耳耳納誰何異而云不可雅也又曰上陳曹公故為曹之曹風也非也鴉鵲為武庚而作詩為武庚手然則安居曹之不得列南雅者成王雅終惜而始則疑較之文武

矣。更以事非以詞也。其系之幽者。幽公之采地也。公不之國。故不可系魯而系之幽也。其特為一國者。尊之也。親之也。疏之云。言公德高于諸侯。事司于王。政慶諸國之。不與諸國為序。次之小雅之前。言其近。堪為雅使。周公尊有此美也。范氏曰。幽居風雅之中者。何也。風之所為終。雅之所為始也。變風終于曹思明君賢相之不可得。于是次以幽及之于周公。而後至于鹿鳴言周之所以盛者。由周公也。詩緝曰。變風訖幽。反周之物。世道不終窮也。齊幽秦魏陳捨曹季札觀樂之次第也。降秦于唐。挈幽以終之。蓋一經聖人之手。而旨趣深矣。

詩經副墨

經論

六十

崔仲危曰。夫子序詩有二南。若曰。始基之矣。終幽若曰。既成而昌之矣。是故反十二國之變。慰曾楨之思。開小雅之治。非周公其孰能之。朱克升曰。周公之詩。不入于雅風。雅不同俗也。不入于魯。周公未嘗治魯也。不自為國。王朝卿士不得專名一國也。公之詩。無所可係。特以七月之故。而為邶。破公以下。又以公之故。而為邶。且公所食邑在邶岐之間。邶者公采邑也。邶與二南相為終始。則尊周公與文王等矣。

常讀左氏。季子觀樂。鄭之后。次以邶。而夫子以係變風之末。何也。文中子有言。夷王以來。變風不凌正矣。非周公其誰能正之。故邶風之紀。思周公也。先之以二南。見非文王不能正。其終之以邶風。見非周公不能正。其終蓋風之變而極。則將凌正而為雅。故以邶居風雅之間。云然。七月公劉言。陳先世之迹。以諷王。而一入風。一入雅。何歟。曰。公劉言。陳先世風俗。風雅之體。同殊。而周公又自托于邶民之咏。則邶非風而何。

詩經副墨

經論

六十一

二雅副墨

按譜曰。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郡豐鎬之時。詩也。始祖后稷由神氣而生。有播種之功。于民公劉。至于大王王季。歷及于載。越異代而別世。載其功業。為天下所歸。文王受命。武王遂定天下。盛德之隆。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至于文王有聲。獲盛隆而推原天命。上述祖考之美。小雅自鹿鳴。至于魚麗。先其文。所以治內。後其武。所以治外。此二雅逆順之次。要于極賢聖之情。著天道之助。如此而已矣。又大雅生民。下及奉阿。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者。歲。周公成王之時。詩也。傳曰。文王基

詩經副墨

經論

六十二

之。武王肇之。周公內之。謂其道同。終始相成。比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為正經。其用于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等。小雅為一等。風既為定。卿樂次差之。而上。明小雅為諸侯之樂。大雅為天子之樂矣。且卿飲酒。卿大夫賓。賢能之禮也。言賓用敵禮。是平等之事。合已樂而上。歌小雅。為用諸侯樂。然則諸侯以小雅為已樂。而穆叔云。文王兩君相見之樂。歌則兩君亦敵。明歌大雅。為用天子樂。故知諸侯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矣。卿射之禮云。乃合樂。周南召南等。註云。不歌。不笙。不間。志在射。略于樂。不略

合樂者。風。卿樂也。不可略其正大。射諸侯之禮。所歌者。明

諸侯之正樂也。其經曰。乃歌鹿鳴之終。乃正管新宮之終。亦不笙。不間。又不言合。明亦略樂。不略其正。是小雅為諸侯之樂。于是明矣。自然。子雅為天子之樂。可知。若然。小雅之為天子之政。所以諸侯詩用之者。以詩本緣政而作。巨無慶賞威刑之政。故不得有詩。而詩為樂章。善惡所以為勸戒。尤美者。可以為典法。故雖無詩者。今得進而用之。所以風化天下。故曰。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因其節文。使之有等。風為夫婦之道。生民之本。王政所重。欲天下攝化之。故風為卿樂。風本

詩經副墨

經論

六十三

伊慶

諸侯之詩。鄉人所用。故諸侯進用小雅。諸侯既用小雅。自然天子用大雅矣。故卿飲酒燕。禮註云。卿樂者。風也。小雅為諸侯之樂。大雅頌為天子之樂。是也。彼註頌亦為天子之樂。此不言頌者。此因風與二雅為尊卑等級。以見其差降。故其言不及次耳。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舉其正所當用者。然而至于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天子不純以大雅。諸侯不純以小雅。故下鄭分別說之。向者。天子饗元侯。款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于鄰國之君。與天子于諸侯。同天子諸侯並群。且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卿樂。此其著略。大雅

詩經

卷之四

六十四

伊盧

見在書籍。禮樂崩壞。不可得詳。大雅民勞。小雅六月之後。皆謂之變雅。爰惡各以其時。亦顯善惡。正之次也。問者曰。常據閭閻。秦之失道。何故列于文王之詩。曰。閭閻之者。閭閻其失兄弟相承。順之道。至于被誅。若。在成王周公之詩。則是彰其罪。亦閭閻之故。為隱雅而上之。因文王有親兄弟之義。詩經曰。二雅之別。先儒皆未有至當之論。竊謂雅之大小。特以其體之不同耳。蓋優柔委曲。意在言外。吳手風之體者。為雅之大。雖手風之體者。為雅之小。今考小雅正經。存者十六篇。大抵寂寥短簡。其首篇多寄興之詩。次章以下。則申發咏之。詩經則星。

似為不盡之意。蓋其有風之體。大雅正經十八篇。皆春容大篇。詞者正大氣象。開闢不惟與國風。雖然不同。而比之小雅。亦自不作矣。其重小雅中。固有雅體多而風體少者。然終有風體不泯。為大雅也。雖發出于國風。而世以風雅至。稱謂不體之多同也。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譏而不亂。吾雖難者。可謂無之言。雖難。然國風小雅。而不言無大雅。見小雅與風雅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雅並言也。咏物王虎。鳴文王在上。則大雅小雅之氣象自見矣。

疏曰。三王變雅。善者不純。雅大雅。惡者不純。為小雅。則雅詩自

詩經

卷之四

六十五

有伶之大小。不在于善惡多少也。試觀其嘆美譏刺。大雅則宏遠而疏朗。弘大體以明貴小雅。則躁急而局促。多愛傷而怨譏。司馬遷作史記。詞多慷慨。班固曰。述其情。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惟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又淮南子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譏而不亂。是古人明以二雅為異也。幽王小雅四十四。而大雅惟二。自大雅者。少也。屬王。大雅有五。而小雅惟四。自小雅者。少也。是小大不相由也。原其作者之初。自定其體。作既有體。達者識之。則容得有小雅。無大雅。有大雅。無小雅者。矣。諸儒以屬王無小雅。準此故也。

疏曰。文王至靈臺八篇。是文王之正大雅。下武王存華三篇。是武王之正大雅。虎鳴六篇。譜云。先其文以治內。采薇三篇。詩云。後其武以治外。是文王之正小雅。魚麗序並言文武。是武王之正小雅。生民至卷阿。是成王之正大雅。嘉魚至菁莪。是成王之正小雅。

按左傳。為吳季札歌小雅。服虔云。自鹿鳴至菁莪。通文武修小政。定大亂。致太平。望南。譜云。詩人歌武王之德。今小雅自魚麗至菁莪七篇。是已。是度。譜以小雅無成王詩也。又左

傳為之歌大雅。服虔云：陳文王之德，武王之功，有文王以下至危，驚是已。是虔又以生民四篇為武王詩也。孔疏：付鄭說，故皆不取。今按小序，無成王明文，未知孰是。

釋文曰：從六月至無羊十四篇，宣王之變小雅。節南山至何草不黃十四篇，中篇，申公毛公皆以為幽王之變小雅。民勞至桑柔五篇，厲王之變大雅。雲漢至常武六篇，宣王之變大雅。瞻卬召旻二篇，幽王之變大雅。○按鄭云：厲王無小雅，何也？曰：有馬十月之交，而無正小雅。小宛之詩是也。漢興之初，師移其次第耳。孔疏曰：師謂毛公也。毛公移之者，以宣王征

詩經

卷六

六十六

伐四夷，興渡小雅，而不結小雅正經之後，頗為不次。故移之見小雅廢而更興，中國衰而後盛，亦大儒所示法也。又曰：改厲為幽者，言幽王亦有厲王過惡故也。故次正月之下，以惡相從也。鄭孔之說如此。按孫毓曰：毛公明於訓詁，為義誠自刺厲王，無緣橫移其第為幽王。孫毓曰：鄭氏以十月之交皆厲王詩也。毛公作傳而遷其第，因改之耳。其言所以非幽王者曰：師尹皇甫不得並政，褒姒艷妻不得偕寵，番與鄭桓不得同位，此其所挾以為厲王者也。使幽王之世，師尹皇甫番與鄭桓先後在世，褒姒以色居位，謂之艷妻，其誰曰不可？且

漢之諸儒，異師相攻，甚于仇讐。毛公誠改詩第，他師將不肯信，何以轉詩之次，道與毛合？此足以明其非厲公也。合斯以序為正。

朱子曰：舊說虎鳴至魚麗，文武之世，燕勞樂歌之辭。周公所刪定也。南陔至菁莪，周公相成王所制之樂歌也。蓋國之常政，每事為詩以寫其至誠和樂而被之音聲，舉是事則奏是詩焉。

疏曰：大序宣王之美詩多是二十年前事，箴規之篇當在三十年之後。大雅六篇，小雅自六月至鴻雁及斯干，無羊七篇皆

詩經

卷六

六十七

其初年作庭燎以下，則多三十九年敗績，姜戎先後間之作也。斯干無羊皆初年事，而錄之于末者，以宣王中興之君成其始終之美也。

朱子曰：小雅施之君臣之間，大雅則止人君可歌。孔氏曰：王政既衰，衰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之衰者，謂之變大雅。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變雅皆由音律有大小，不復由政事之有大小也。

小雅副墨

詩大序曰雅者正也。王政所由廢興也。故有大小。故曰小雅焉。有大雅焉。蓋謂宴享嘉賓。親睦九族。事非隆重。故曰小雅。皆聖人之跡。故曰正。其后非周公制作時所定。而各以其聲附焉。故以為變云。然秦苗崧高。咏召伯之營謝。鴻雁雲漢。皆咏先王之中興。而一入小雅。一入大雅。豈以其体有辨耶。則其故蓋難言之矣。

黃氏佐曰。風雅之正變。其言不出于孔子。而出于序。未可信也。蓋詩以先后為次序。故二雅首文武成康。而以厲宣幽平繼。詩經副墨。從論。六十八。

其后風亦然。

御潛谷曰。古后王會朝受釐。若燕享皆有樂。尚矣。會朝政所自出。燕享政所自行。故曰雅者正也。小雅王事。大雅天道。小雅親臣。大雅格君。此小大所以別也。其小先大何也。曰君先。連下則下忠報上。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

大雅副墨

嚴華谷曰。咏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使識得小雅與大雅。論交王在上。於昭于天。便識得大雅氣象。小大雅之別。昭然矣。程子曰。雅者陳其正理。如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之懿德是也。

章本清曰。朱子曰。小雅燕饗之樂也。大雅朝會之樂。受釐陳戒之詞也。論雅之義。協是也。然以政之小大。燕饗朝會分屬。其亦未識小大雅之体乎。彼鹿鳴。天保。召南。上下之交。享索。棣伐。才。象。義。白華。乃父子夫婦朋友兄弟之恩義。倫。孰有大于斯者。手湛露彤弓之燕享。采芣出車之兵戎。楚茨信南山之田事。政。孰有大于斯者。手謂小雅為政之小。與燕享之樂。果足以該小雅否也。危。既醉之燕饗。未必大于魚。嘉魚。江漢。常武之征伐。未必大于六月。采芣。安見其為政之大于又安見其為朝會受釐陳戒。與小雅異也。不知雅体較之于風。則整肅而顯明較之于頌。則昌大而暢達。惟。彛。倫。政。事。之。間。尚有諷諭之意。皆小雅之体也。天人應感之際。無非性。存。道。德。之精。皆大雅之体也。其中或迫于風。與頌者。則又為小大雅之變体也。小雅未嘗無朝會。大雅未嘗無燕享。小大雅之

詩經副墨

總論

李九

正義俱不待言矣。正變無所與于時世之盛衰。要在辨其作而小大雅正。

三頌別置

按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疏曰此詩解周頌耳。魯商之頌則異于是。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生時之功。正是死後功。非以成功告神。其體異于周頌也。魯頌主詠僖公功德。終如變風之義者耳。又與商頌異也。

疏曰清廟祀文王。執競祀武王。非文武之頌。而祀成湯烈祖。祀中宗。玄鳥祀高宗。即為所祀之王。頌者頌既治平而興文。武雖有盛德。時未太平。不可為頌。成王致太平。乃有頌。故雖

詩經別義

總論

七十一

祀文武皆歌當時成功。告其父祖之神明而已。若殷之三王既中興受命。身致太平。明生時自有頌聲。故死作頌。係于所歌之王。由此而談。祖父未太平。而子孫太平。頌聲之興。係于子孫。周頌是也。祖父已太平。則所頌之詩。係其祖父。商頌是也。又頌者述盛德之容。至美之名。因此渡有借其美名。指所頌者。顯頌僖公是也。止頌德政之容。無凌告神之事。以位在諸侯。不敢微作。雖非告神。又非風。故曰季孫析父觀詩。會于周。而史克作是頌也。然魯頌之文。尤類小雅。比于商頌。體制又異。明三頌之名雖同。其體各別也。

却仲與曰頌者天子宗廟之樂歌古文頌與容通王者太平功

成美其盛德形容以告于神明其詞澁容悠遠故曰容如清廟等篇無詞則乏响以其言太永而聲遠也故曰清廟之樂一唱三嘆有餘音者此也凡頌皆樂歌如訪落敬之詩篇既

不為祭祀作而皆以絃頌告于廟故同為頌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而告于神明之謂頌乃其後臣子或用之

以頌禱故魯頌亦得附焉然周詩存之郊廟為天子之樂而禘祫存魯何也曰魯晉夫子之宗國也夫子刪詩于列國魯魯風而次于周後有魯頌亦以見思周公之心也是後存商何

詩經副墨

經論

七十三

也曰夫子般人也吾學般禮有宋存焉夫子之心見矣乃商之不得先魯夫亦尊時王之意歟而周頌之肅正魯頌之誇張商頌之簡古其体亦有辨

周頌副墨

按譜曰周頌者周室成功鼓太平德治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

成王即位之初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獲情無不持載此之謂容于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禮運曰政也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于天親以降命

命降於社之謂地利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于山川之謂興作降于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祖廟所以奉神山川所以備鬼神五祀所以

詩經副墨

經論

七十三

本事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于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禮之藏也功大如此可不美振

手故人君必繫其牛羊繫其黍稷齊明而薦之歌之舞之所

以顯神明昭至德也燕氏曰周頌皆有所施于礼樂蓋即礼而作頌非如風雅之詩

有徒作而不用者也疏曰清廟諸篇皆是既祭之後然祭時之事明非祭時即歌也但既作之後常用之又曰頌之作也主于顯神明多由祭祀而為故頌序稱祀告渚及廟廟于廟之事亦多矣唯敬之小

張。不言廟祀。而承廟祀之下。當是于廟中。建。成廟中。成。助。然。天下太平。歌誦。君德。亦有非祭祀。巨工。有容。烈文。報。闕。予。小子。小。崇。等。許。皆。不。論。神明之事。是。頌。作。一。要。是。和。樂之。歌。而已。不必。是。顯。神明也。

又曰。周頌。所。頌。之事。多在成王即位之前。皆太平之。歌。所。論。告。神之事。篇多。而。事。相。類。所。以。意。不。似。風。雅。觀。其。大。歸。清。廟。之。什。陳。文。武。盛。德。郊。宗。崇。望。配。禮。之。大。者。臣。工。之。什。言。助。祭。所。報。合。樂。朝。見。事。劣。于。清。廟。閔。予。之。什。傷。家。道。之。未。成。創。往。時。之。禍。難。又。陳。緡。告。之。未。祭。類。禡。之。小。禮。比。臣。工。又。差。劣。焉。大。

詩經副墨

經論

七十四

率用頌之次。雖其中有曲而變。要以盛者為先。殷興時。適。同。為。巡。守。般。非。祭。告。之。文。無。明。昭。震。疊。之。威。故。同。時。而。不。次。也。且。社。稷。以。祈。報。次。篇。嗣。王。緣。事。義。相。類。郊。宗。由。大。禮。類。聚。緡。禡。為。未。祭。群。分。觀。此。則。次。有。義。矣。可。明。論。難。以。精。悉。也。孔。氏。曰。雖。不。言。周。頌。言。周。者。以。別。商。象。也。周。蓋。孔。子。所。加。也。

朱子曰。周公相武王成王。天下太平。作為樂章。存之郊廟。所謂周頌也。然其篇第之先后。則不可究矣。又其間多闕文。疑義。

黃氏佐曰。頌各有所主。如清廟。主文王。執競。主武王。思文。主后。

綴。不得。而。易。非。如。雅。詩。可。以。通。用。也。

鄧潛谷曰。古廟祀受釐。具有歌。廟歌。頌。受釐歌。雅。頌。其。應。乎。文。王。受。命。作。周。故。頌。先。清。廟。先。維。天。之。命。先。維。清。緡。熙。雅。先。文。王。大。明。文。王。之。興。本。于。太。王。故。頌。次。天。作。雅。有。緡。天。皇。代。終。莫。如。周。故。頌。次。昊。天。裁。將。時。應。雅。有。皇。矣。早。麓。文。王。有。明。德。故。天。凌。命。武。王。廣。文。王。之。聲。率。其。功。伐。故。頌。有。烈。文。執。競。雅。有。下。武。文。王。有。聲。文。王。之。功。本。于。后。稷。推。以。配。天。故。頌。次。思。文。雅。有。生。民。乃。頌。有。臣。工。噫。嘻。豐。年。雅。有。郊。雅。推。斯。類。言。之。雅。頌。真。得。所。矣。

詩經副墨

經論

七十五

魯頌副聖

按譜曰：魯者，必吳肇之墟也。國中有大庭氏之庫，則大庭氏亦居焉乎？在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于魯，其封域在禹貢徐州犬野蒙羽之野。自後政棄，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王襄王時，而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于桐野，尊賢祿士，修泮宮，禮教，僖十六年冬，魯諸侯于泮上，謀東萊公，遂伐淮夷，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又修姜嫄之廟，至于懷魯，魯制未偏而盡，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作其頌，文公十三年，大室屋棟，初成，王以周公有大平制典，洪之敷。

詩經副聖

卷六

七十六

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錄其詩之頌，同于王者之詩，問者曰：列國作詩，未有請于周者，行父請之，何也？曰：周尊魯，巡守述職，不陳其詩，至于臣頌君功，樂周室之闡，是以行父請而周之不陳其詩者，為優禮耳，其有大渠侯伯豎之什人書之，亦示覺焉。

嚴氏司馬以魯頌作于僖公，亮後，非也。今觀閔宮曰：俾爾孝聞，艾黃髮，見齒等詞，皆生前頌禱之詞耳。豈生前作之，而後乃聞之天子，以文通欽，抑未必得請而後作也。存此以備攷。朱子曰：或問魯無風，何也？先儒以為時王褒周公之後，比于先

卷六

詩經副聖

卷六

七十七

代說巡守不陳其詩，其為第不列于太師之職，是以風理或然，或謂夫子有所諱而制之，則當時列國大夫，詩相屬，及其季親周，舉于魯，皆無魯風，其說不通矣。詩經曰：魯頌之變也，周之王也，積累漸久，由風而雅，而頌，及其衰也，至懿風始變，至厲雅始變，至平雅始變，至思前乎風雅之變矣，越桓莊傷惠，至襄而魯乃有頌，雅頌天子之詩也，頌非所施于魯，既頌其郊，亦考其時，則非據其禮則殊，汰其克也，不如林放矣，聖筆不刪其以著魯之體，而傷周之衰，故是故雅變而亡，頌亡而變雅之亡，甚于變頌之變，甚于亡也，軻突風耳，謂之變頌可也。崔仲危曰：魯其頌之變乎？頌歌諸廟，魯奏諸朝，頌詞恭其先，魯臣詩其君，頌美其成德，魯頌其問治，頌以燕，魯以燕是故魯頌氣溢而詞孝，周文之極弊也，不繼以商，義滅質矣，夫槍曹無曲，則人望絕，春秋不書獲麟，則天道道一，神化大職妙矣，謝矣。舒頌曰：魯不當有頌，序每篇古頌者，名生于不足故也。補傳曰：商頌皆以世祀，而魯獨用以善禱，後世文人獻頌，祇動魯耳。

蘇頌曰春秋之際大國皆有風宋魯獨無詩有頌
鄭氏曰宋王者之後魯聖人之後是以天子巡狩不陳其詩所
以禮之也

朱氏曰秦有誓而詩亡魯有頌而詩絕

徐玄扈曰按小序有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之說
故嚴氏凱克之昧禮以為不如林放也然以春秋傳考之二
人未必迷事信公小序之言未足為據恐久講師贅說耳
問魯頌非三百篇之類夫子姑附于此耳朱子曰思無邪一句
正出魯頌

詩經副墨

經論

七十八

劉潛谷曰魯頌詞比雅而休惟風南山猗嗟桓莊之內政俱失
蓋三桓始茅而魯馴不競以亡魯雖無風而風之正變具矣
郝仲興曰禮天子作樂賞諸侯德盛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以
樂諸侯自作樂頌功德也故夫子刪詩削魯風魯不以諸
侯自處也正崇存魯頌魯以天子自居也非天子而有頌本
諸侯而無頌詩之志春秋之義一也
又曰魯升而為頌王降而為風文武衰而思周公舍魯吾何適
夫夏商亡有祀宋存其或繼周者魯不亦為祀宋乎故以魯
頌與商周并存也

楊用修曰信魯頌之文則信公乃魯之賢者伯禽以下無其匹
者也以春秋所書考之則信公葬柩衛靈之流焉魯頌乃臣
子頌禱之詞例多溢美如今人之親知賀壽軸文也春秋所
書則實錄素行如今官府之考語也今稱人之賢可例信實
軸而略考語哉觀其滅項伐邾取須句取營菴取濟西以
楚伐齊皆惡之大者也至其閨門不肅及夫人姜氏會齊侯
于陽穀夫人會齊侯于下其女季姬始遇鄆子于防而公不
制中使鄆子來而公不耻終歸于鄆而公不拒淫風流行如
此桑中大車不作于魯而駟駟猶以為頌吾誰欺天乎夫

詩經副墨

經論

七十九

子存魯頌見當時上下相歡好使悅諂而非以為美也
郭有樸曰魯非無風刪其風為魯詩也亦非獨有頌存其頌為
魯章也孟子曰王迹熄而詩亡詩亡而後春秋作故詩存到
魯頌以章之詩亡作魯史以續之其以章續之功寄之魯也
愛魯也
郝仲興曰春秋諸國無風微獨魯八方雖殊而後壤可旁通國
大無風者魯與宋與楚魯無風而南山諸詩可以現魯春秋
盡舉也宋無風而河廣可以現宋商頌亦宋也楚無風而江
漢汝墳可以現楚南國居楚也以十五國繫方內大略可見

商頌副墨

按譜曰商者契所封之地有城氏之女名簡狄者吞龍卵而生契堯之末年非譽為司徒有五教之功乃賜姓而封之世有官守十四世至湯則受命伐夏桀定天下後世有中宗者殷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社稷不致荒寧後有高宗者撫勞于外爰泊小人作其師位乃成諒闇三年不言乃能不敢荒寧嘉靜殷邦至于大小無時或怨此二主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詩頌之者商德之懷武王伐紂乃以陶唐氏火正聞伯之墟封紂兄微子於宋公代武庚為商後其封域在禹

詩經副墨

卷八

十

賁徐州泗水西及豫州盟諸之野自從政衰散亡商之禮樂七世至戴公時當宣王大夫正考父者較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以那為首端以祀其先王孔子錄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署為後王之義蓋三代之成功法莫大于是矣問者曰列國政衰則東風作宋何獨然乎曰有焉乃不歸之王若之族時王所容也巡守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客之義也又問曰周太師何由得商頌周用六代之樂故有

太史公云宋襄情行仁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甫賢之故追

述契湯高宗之所以興作商頌此本韓詩說今觀頌皆天子之事非宋所得有且其詞古奧不似周時之文又國語閭馬父之言亦與譜合韓詩太史公之說謬矣崔仲龜曰夫子定書終于秦定詩終于商之質度周之文秦之伯也王之煙

朱子曰周頌雖簡文自平易商頌之詞自是與古非宋襄可作陳正齋曰別以尊卑之札故魯頌以諸侯而后于周間以親疎之義故商頌以先代而后于魯

却仲與曰杞宋無微夫子傷之嘗曰丘殺人也聖人每事不忘

詩經副墨

卷八

十

先而况禮樂乎故詩以商頌終蓋詩至魯頌而詩誕備踰極矣存商頌志逆先進樂其所自生也

卷之四

古吳陳組綬伯玉父墓

周南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芣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周之文王生有聖德人得聖女似氏以爲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閑貞靜之德故作此詩

詩經訓義

周南

乙

序曰后妃之德也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矣窈窕思賢才而無傷淫之心焉若則雅之義也
一章正美后妃之德二三章則時人自吉其思樂之常態此全是宮人寫其一二見后妃欣喜不能自己之詞蓋平日見君子之德已真而求配適得此淑女一時思慕如此若子真頭得如此人配他而如此人豈容易得使我宮中人何何慶去不除非是夢想今幸得之豈能不愛且樂而無可抒寫有托之思於詩雖而已一意而情詞曲折政是風人妙境若如後人說詩認定未得而憂既得而樂則淑女之窈窕見之

且雖形容未見其意然想憂從何生况大邦有子文定其未已非一日亦何事隱憂勞此寤寐爲哉朱註于求之之樂之俱下則當字最識此意

首節關雎雌雄相匹于河洲君子淑女敬德而成嘉耦此興意也從關雎想相和聲以起下窈窕意從河洲上看出

窈窕並指以起下好逑意關雎一句已起得窈窕二句在河之洲不過以足上句而洲字與逑字韻叶窈窕則幽閒之意便見非幽閒可盡添出貞靜又屬窈窕源頭未出者淺露之反開貴輕躁之反不可指爲德亦不宜直指爲容

大約就窈窕動靜閒柔寫其德性若此淑女爲一章之主不可見于窈窕上形容之淑亦是渾成字不須預着窈窕

德之文字及君子字俱不可不提得淑女字則知大似許多盛德俱全其中而全無形迹認得君子如何而自知道當配匹爲恰好凡所謂和樂恭敬及宗廟內治等語與窈窕好

述全不相干女上加一淑字述上加一好字使雖有喜樂意好述以母儀天下言重窈窕淑女句華味嘆可見

下二章註似重君子耳此章承好逑來惟淑女爲君子之嘉耦是以未得不勝其

二章此章承好逑來惟淑女爲君子之嘉耦是以未得不勝其

二章此章承好逑來惟淑女爲君子之嘉耦是以未得不勝其

二章此章承好逑來惟淑女爲君子之嘉耦是以未得不勝其

既得而不勝其喜。所謂愛之喜之者。不必泥定文。只不必泥定字。只是愛之重之形容。無已之詞耳。苒菜柔順勞望。可嘉神明。故以興淑女之當求。左右流之。只是沿流去求。未有定於。且未見有苒菜可採。故以興未得而求。寤寐求之。振括下來之。不得四句。服與服膺義同。思樂項重樂字連。思字亦從樂慶聲。思字切不可添。七愛字未。寤寐中如何求。不過是想像其得之意。轉之留聲。欲轉而不轉也。悠哉悠哉。寢寐思服。起下輾轉反側。俱從寤寐求之句。一直說下。以形起既得之喜。興只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

之說則引起下文。冠矣更不必問其興至某句止也。此詩或云興至求之。或云興至反側皆說詩之興。三節興意各開。要得他疊咏之趣。蓋葍菜則采之而又采。而女則友之而又樂。喜樂之意有加無已如此。左右采芣無所不用。其采與烹芣也。故亦曰無方。采擇非一端。烹煮非一道。故亦曰無方。友之樂之。是自家友樂淑女之情。借琴瑟以寓之也。琴瑟絲絃。有婉婉婦順意。則曰親愛。鍾鼓金革。聲有宣揚薦厲意。則云娛樂。不分淺深。亦非所說。事奉無已。只是心上惟忻。務躍不能自己。而如此疊咏耳。樂則和平之

極乃朱子想像詩人意思計此時已和平之極了非正辭也
字意也琴瑟鐘鼓房中之樂自所不廢必曰友之樂之奇
處極而屬之思亦思極而慰之詞也漢書曰易基乾坤詩
有閑雅書美聲降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可不慨歎
葛之軍文施于中谷維葉莫莫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共鳴喈
賦也葛之軍文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長蕋為緯為紵服之
無執賦也言告師曰言告言顯薄汚我衣薄澣我衣害軒害否
歸寧父母賦也

序司馬遷後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于女工之事。躬
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嚴師傅。則可以睹容父母也。天下以
婦道也。
章意此詩本為沒勢而作。肯二章已竟其事。若無末章則意盡。
淺短。集家笑他。却以治葛上提。到字。家婦家。以仍帶說。
衣服今而渡離遠而復近。氣脉悠長。真調家之祖也。精神
在服之無數句。俱要体想。后妃自家口氣。三章總是已然。
事頭都作追叙。說為治葛始終有這三段情景。可想不節見。
治葛一完。那時又曾峰去。還着不須着根。○此該說者多。以

身馬
不列
馬

治葛為玉奉朱語解却以為將婦事而追叙葛之生或與
之事如此蓋后妃以親執女工為常何知其久具勞其走
一日未畢一日不得停寧未竟臨關情則雖覽其成可
幸耳如於春方見渾然語而後美飾偏其中若依時說則
視葛反似大難則於下語寧政似贅麗且幾于自誇孝矣
黃鳥三句如今人作詩點景一般飛而集而鳴棲止無
定原其為之真景若以見解則精神不活矣黃鳥飛
鳴之間點綴當時光景非必以此動女工之思也注中
鳴于其上亦不必泥后妃女工無日不在也黃鳥始

詩經
國風

興感乎 或謂葛正於淮水和聲直達于宮中皆不免誤解

傳註

二節是則二句正而謂親執其勞然須看詳注若後地身到
各中手自執一絲一絲皆親為之則是矣當作親其其事
如三縑之類者則者新之以新床簾者之類蓋面只不
混所許度之為家主縑絲蓋就緒既成之後別其情者
為縑粗者為縑非葛先作此兩字而擇之以為本已為字
若十分說得辛勞便其縑縑服之無款其縑縑其心之所
期如此非誇飾語也注意不須入滿大約如身愛惜意

衣履
不
必
多
言

思俱在言外 念物之成于遠者已非一日之然而上
執于吾人者又為手澤之在此所以服之而無辭也
三節古者婦必有饋以學事人之道所謂婦也告師氏是以歸
與告之告言婦則師氏轉告于也 因婦而治服本與婦
絲無開非服既成而游離之也但其游離亦非有上面服一
無教意 周禮王后禮服有六文王未嘗稱王則太妃亦未
必備此六服但此言禮服而已秋只是近休之禮服衣只是
蒙休之常服只就見父母上說 言辭客至車馬禮服只
是自然料理非乞跪乞商議 謹發商詞與楚詞寒露一側

詩經
國風

不必泥是薄施其工無取過隆 注中且曰字并休會后妃

有微聲而將安宜玩未要緊收聲得奇成意

朱朱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賦也 陟彼崔嵬我馬
馳驅我好的彼金縢維以不永懷 賦也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
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懷 賦也 陟彼蛆矣我馬瘠矣我僕痡矣
云何吁矣 賦也
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賦此詩
月曰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夫未賢密宣知且下之勸勞
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波詭譎之心朝夕思念至于憂勤也

四時不
可不知
之

四時不
可不知
之

持經別墨

四時

七

米。卷耳。而米。滿。頃。正。也。米。也。而。心。忽。念。其。子。便。爾。都。
無。意。緒。生。之。所。行。者。仍。實。之。所。行。矣。若。謂。子。為。情。牽。便。米。之。
不。便。是。米。話。既。曰。米。知。又。曰。不。知。既。不。知。矣。又。即。其。之。可。
見。原。不。曾。米。也。
三。首。章。不。是。已。米。物。方。嗟。懷。人。此。一。章。亦。不。是。因。登。高。不。得。
方。思。酌。酒。以。解。愁。為。懷。人。在。念。則。米。物。登。高。飲。酒。無。其。緒。
耳。意。言。在。外。二。三。章。樂。不。滿。之。所。行。廣。澤。高。以。望。乎。如。
古。樂。府。遠。望。可。以。當。峰。意。勿。說。往。從。之。楊。用。修。云。米。子。解。
是。也。但。崔。嵩。三。章。即。為。托。言。亦。有。婦。人。思。夫。而。封。陟。同。歎。

四時不
可不知
之

四時不
可不知
之

持經別墨

四時

七

南。有。樛。櫨。之。樂。只。若。子。福。履。綏。之。興。也。南。有。樛。櫨。之。樂。只。若。子。
福。履。成。之。興。也。
后。妃。能。遠。下。而。無。嫌。妒。之。心。故。衆。妻。樂。其。德。而。稱。頌。之。
序。曰。后。妃。遠。下。也。言。能。遠。下。而。無。嫌。妒。之。心。焉。
三。章。提。以。果。順。免。為。與。樛。櫨。木。下。也。以。引。首。后。妃。遠。下。
以。迎。福。履。舊。一。類。而。非。一。物。膝。妻。一。休。而。非。一。人。皆。與。意。
也。若。此。時。而。不。不。于。樛。櫨。不。不。其。福。泰。難。之。難。者。也。
樂。即。指。遠。下。之。德。言。明。在。能。遠。下。而。不。出。諸。口。中。
樛。櫨。即。指。遠。下。之。德。言。明。在。能。遠。下。而。不。出。諸。口。中。
也。是。係。于。其。上。後。有。保。定。孔。同。意。與。維。繫。相。似。是。係。係。
樛。櫨。有。陰。扶。助。與。與。偏。覆。相。似。是。係。係。之。周。成。有。其。
福。履。成。之。興。也。有。陰。扶。助。與。與。偏。覆。相。似。是。係。係。之。周。成。有。其。

意得者如猶云天有來安全之佑助之成就之也 高而能
御天之遊心與天合德故福祿及之 通篇意無從隱而
疊歌歌而然見無已之德 榮陽公曰南有樛木葛藟荒之
但取其下曲則葛藟得蒙之而不取其木亦得以自蔽也
吻鹿鳴食野之苹但取其食則相喻非取其群居則喻其自
外向也

蘇斯朋說：宜宜爾子孫振：亦比也 蘇斯朋說：宜宜爾子
孫振：亦比也 蘇斯朋說：宜宜爾子孫振：亦比也

蘇斯朋說：宜宜爾子孫振：亦比也 蘇斯朋說：宜宜爾子
孫振：亦比也 蘇斯朋說：宜宜爾子孫振：亦比也

蘇斯朋說：宜宜爾子孫振：亦比也

序曰：后妃子孫衆多也 言蘇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
幸意此詩提是喻和氣之致極而厚登言之極蘇斯即是說后
妃不須另點正意 蘇斯感敬之懷實不能形如而姑借蘇
斯以喻之 蘇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 蘇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
時朋族之微取開口便說 后妃恩眷衆要君邪而翼之者
故取蘇斯而說 蘇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 蘇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
人也要知此：蘇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 蘇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
則蘇斯而說 蘇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 蘇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

意必如也 說：群聚之和也既化而飛飛則和聞千聲
故曰薨曰既飛而飲翼則和見于秋故曰群曰振：以壯盛
訂：以生育不絕 薨：以群聚無盡 字義有別 和
氣致祥 自是實理故曰宜爾味一宜字乃知子孫衆多是后
妃已如也 蘇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 蘇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
言其所以然使人自思其所以宜者何為俱由不妬忌而致
此也

桃之夭：灼：其葉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有黃
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其葉慕之之子于歸

蘇斯朋說：宜宜爾子孫振：亦比也

蘇斯朋說：宜宜爾子孫振：亦比也

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睦故詩人因所見以
起興
序曰：后妃之所致也 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睦國無蘇
民也
章意男女以正婚姻以睦詩人重此二意然不得顯言以傷王
氏離之之憂只說：似之子于歸宜其室家宜其室家而
以正以睦思過半矣使不正不睦而何以宜乎 婚姻以睦
男三女二言及處年也 桃夭詩興之子于歸宜其室家也非

許經副墨

調風

十一

第 10 頁

看二南之是網君網奉目張之象哉讀之極極極入地張置其
三節南之是網君網奉目張之象哉讀之極極極入地張置其
特往則墨 國風 十二

酒風

十二

天口入戶好
 青口惠口快
 口口口口

類, 110
千, 110
或, 110

可好佛可腰心耳然非為國家惜人亦非為與人
起與不可講像賦休丁干城止韻叶中林腹心便相聞矣
施豈不一其處與干城好仇腹心不可一端窺測亦後相
泰得破時則堪受干城之奇者豈不即是好仇腹心武夫
為周之干城好仇腹心固是凡心變和亦是古人看人才將
遠統細處具此心腹有才何患不知之何患不用之何
患不盡

三節二南是綱若綱舉目張之象哉讀之極極極入地張置其
詩經訓義

國風

十二

上也赴非贊詞只大概摹他武勇之狀亦不必謂是推賞
少文公侯二字亦要標蓋才只堪對付別人的猶無奇耳
公侯何等襟猷蘊藉猶足為其倚重與之匹休甚至精神契
合是何等樣不干城是借用字大約執壯猷碩貌足以折
衝禦侮說亦不必用武意以彼其才即今便可為公侯之保
障非擬他日為公侯之用也杆外衛收一串看仇不應作
匹耦說即元首明時朕良有是君有是臣意嘉耦曰耦恭
耦曰仇反其絳而曰好仇此持家範弄履腹心若但言公
侯此心武夫亦此心則與好仇何異乃是情投意合信任公

得之不可不... 知之所... 此之謂也

傷心... 不可謂不足... 憐心... 憐心... 憐心...

朱朱... 朱朱... 朱朱... 朱朱... 朱朱...

化行... 相樂... 序曰... 朱朱... 朱朱...

章意... 天下... 始樂... 却平... 又作...

結焉... 之謂... 憐字... 憐字... 憐字...

憐字... 憐字... 憐字... 憐字... 憐字...

憐字... 憐字... 憐字... 憐字... 憐字...

也優... 也優... 也優... 也優... 也優...

江之... 江之... 江之... 江之... 江之...

江之... 江之... 江之... 江之... 江之...

序曰... 序曰... 序曰... 序曰... 序曰...

一之... 一之... 一之... 一之... 一之...

若認... 若認... 若認... 若認... 若認...

也父... 也父... 也父... 也父... 也父...

韓詩曰
漢廣
人也
附二
周詩

此二章即上不可求意而反覆嘆之者銷薪中而獨得利
蔡刈蒿以之予子于懷而獨得秣馬秣駒皆唯得可喜之事也

秣馬秣駒。是愛德之深。猶猶忻慕。執鞭之詞。若司誰不可求。
 而廣賤得進之則。敢請子佩。猶然情欲之感矣。劉楚有愛。
 其駒然于薪中而忻然從事。意之子于歸二句。是預擬之詞。
 從來秣馬作預為執鞭。亦所忻慕一例。迴護經工。終屬未妥。
 遂先此桂。適人馬脫御。如然而不可先求。意在其中。
 季思云。劉薪刈長娶婦。娶長薪長先外婦。良先娶。題三。四句。
 言男女之匹。有先之者。失不可得而求也。亦有見。江漢之
 咏。不異首章。只誤估乎。其不可泳。不可方也。則疊咏之意。窮
 然須停塔而不講之法。若說之至。歎之深。正在疊咏上見得。

遵彼汝墳，廢其條枝。未見君子，惄如調飢。賦也。遵彼汝墳，伐其條棘。既見君子，不我遐棄。賦也。魴魚賴尾，王室如毀。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比也。

功勞之國亦先被文王之化者故婦人喜其君子行役而噪

因記其未歸之時而述賦之序曰。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聞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章意。此詩曲盡久後初歸款。慰藉情狀。註中追賦。只指首章言。通章亦不專重父母孔邇。此德。是慰藉。極勞之深情耳。應權。離人之常情。惟在久別之後。而絕無怨望之語。反以恩義相勉。所以為難。

首二。未見君子。以供役也。既見君子。以畢役也。各首二句。不重。明絲然上。伐條枚條肄。非為紀時。而時序自見。增刻大。

防羞防以禦水其狀如墳也。未見阮見皆欲喜然亦不絕。慙訓飢寒秦小弁訓思而義方條蓋人飢而思食其意顯然思君子之域如重飢而思食也便有恐避棄棄不先地。概照下玉室如燦真有品類係相見無期之慶此以自慰。下節遂慰君子避棄然而多為四教過非忘哉當知之。感條猶能優生既見君子當不避棄哉待君子之不避棄者所以寬其思也。送棄淡如燦字表王政恭虔其有不才測者首章之詞飢寒恨于此。取喻魴魚見君子筋力之強頓見見形容之憔悴蓋二年

卷之四

國風

十七

之利。賞顏色有大異。去時者如機就役事不息。父母本意。群像保。孔只就父母上見。即有姑有恃。可瞻可依。意蓋民望仁君在上。近周旋也。遠亦追也。不信地說。亦不須說到忘勞。還是慰以身雖已。後雖尚繁。猶有父母可恃。賴取父母乳。只是慰。如勞意。大說。湯湯思洗。切便非常。牛閨中語氣。時說俱難。頌德不像婦人喜時。非也。此句正不我。避棄根。因若不孔。便避棄。知危幾。幸與。直稱父母。便是相。思正不必云。文王德如父母。此方是王民。歸之。趾振。公于嗟麟兮。與心。麟之穴振。公姓于嗟麟兮。

興也 麟二角據之公族子嗟辭重 興也
文王后妃德脩于身而子孫宗族皆化于善故詩人以麟之
趾興公之子

序以開睢之應也。開睢之化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冥世之
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祥也。

章彙 全詩以親疎為次第。麟性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是上一層話頭。只重在以麟趾定角。與子孫宗族上。如言仁厚之化。得於家庭。便是居于嗟麟。知是直以子孫公族為麟。非嘆其同於麟也。玉若之瑞。亦自麟而言之。文王方服事神。作詩敬。豈知

特刊

陶瓦

十

後人解說符年預朝以興玉頤說得渾融明說公何必用后妃字公畢竟美故說瑞不要說王族有吳振之公子公姓公族將三代之長太和王允常并天四姓天子之詩人特借麟以寓一仁字吁嗟麟文即是咏嘆上之王者之瑞非常日口中語亦非當日意中數一說以麟屬公以詛雋子吁嗟麟文都在公身上再三咏嘆下一章做此右周南之國十一篇

國風關雎

召南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與也。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與也。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與也。

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修身。以齊其家。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而有靜純一之德。故嫁于諸侯。而其人美之。序曰。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鳴鳩乃可以配焉。

詩經關雎

國風

十九

意婦人之德。非無儀故。取與于鳩性之拙。通詩未嘗說出。德字。而其宜有此。蓋此者。則德也。原只後言。婦人其德之稱。在言外。須想得與意出。楊性拙二句。是解。鳩不能為巢。處非謂其拙。便宜得巢也。若作拙。正是好處。只爭奪。鵲巢亦豈是好處。為詩人。不過言百兩御之。子宜之。鵲巢。其同。鳩得居之。而已。勿泥。婦道。要。非。要。像。何。以。正。位。子。中。宮。非。德。言。容。功。何。以。稱。有。夫。人。之。位。居。之。方。之。誠。未。易。矣。成。而。代。有。林。恭。妻。道。也。婦。居。巢。亦。無。成。有。終。之。義。居。之。謂。始。未。據。之。方。是。居。之。定。至。是。居。之。滿。詩。未。以。為。言。註。言。眾。

勝。德。婦。之。美。則。以。詩。之。需。意。言。也。方。之。即。橫。挺。并。然。就。逐。避。之。意。亦。無。之。矣。所。謂。惡。知。非。有。居。之。不。疑。也。亦。見。也。此。拙。處。御。是。夫。家。將。是。女。家。成。字。無。送。迎。而。成。婦。之。禮。言。彼。以。百。兩。來。此。以。百。兩。往。衆。將。婦。嬖。嬖。其。盈。門。而。二。姓。之。好。成。矣。見。得。無。嫌。儀。無。缺。典。非。止。成。送。迎。之。禮。也。百。兩。是。諸。侯。常。禮。必。有。德。恭。始。送。必。當。之。耳。

子。以。采。芣。于。汜。于。以。用。之。公。侯。之。事。賦。也。子。以。采。芣。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宴。賦。也。被。之。僅。一。風。夜。在。公。被。之。祁。薄。言。旂。縣。賦。也。

詩經關雎

國風

二十

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而其家人。極其事以美之。序曰。采芣。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意註云。能盡誠敬。前則舍于采。字用字中。後則在僅。祁。上。見。得。秘。要。見。也。後。知。然。夫。人。相。之。心。意。肯。二。章。傳。集。時。事。僅。二。句。存。案。時。事。祁。二。句。微。案。時。事。若。二。章。傳。集。時。人。有。應。豆。之。禮。故。曰。用。之。公。侯。之。事。若。若。作。陪。夫。人。有。東。房。之。故。曰。用。之。公。侯。之。宴。事。在。宮。中。先。事。後。宮。恭。先。成。其。素。而。後。入。宮。入。宮。而。後。慶。而。後。飲。禮。之。序。也。亦。以。為。主。言。之。

補更口凡
一不口說
語口口被

節有

詩經副墨

國風

二十一

三節

節被之二句各一直說下不得添一轉語。作果何在。便成兩截。言如此其鍊熟。乃風夜在公以薦紫也。抑之不然。只重儻。抑之風夜旋驟。不須多說。儻者。步維移而被不動之狀。抑之者。行有節而被無急遽之意也。俱要點與公侯之我相協意。儻者。有所以儻之也。抑者。有所以番之也。皆借被以形容其人。而意態精神自可想見。舉其被正以見其人。不必說薰被之人。雖晦未分為夜。天光尚最。為風是一時事。非自風而夜也。允孫必晦入羣。以察其所謂賢明行事。

).

嘍

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或持物之齊而思君子如此

思君子如此

國風

114

特經別異

序曰：大夫妻能以謹自防也。意全讀以未見而憂作土草蟲草螽蟴。是一時所感皆若子去時所未有者而今忽見之。故曰變。陸氏云：草虫鳴則草螽蟴而從之。朱子亦曰：似有陰陽之義。故以為感。米爾不。動。動於情。說。夫婦居則志別則思久。別則感時而思情之正也。何必感物乎。草蟲草螽蟴諸說俱不定。何時。張衡云：大火流。草虫鳴。草螽蟴。斯也。草虫鳴。草螽蟴。深秋候也。采薇采薇。暮春候也。秋深而往。春暮未還。道里悠遠。古凶未卜。故不能不憂耳。亦一見。見。見其顏色。觀則有接。遇。家。通。意。義。

神者悲而放不下降則放字新聲相呼應微而悲傷
悲而悲皆然亦既三句是擬議之詞則字最重必既見既
我心始降而今猶未見也使我如何不憂乎說既見方纔
樂正說未見則憂不能已也未見之憂一節一節既見之
喜亦一節一節陟山只是起下承物言此時而陟彼南
山則辭可承矣不重望君子意與平也心傷悲則失其平不
傷悲則平矣須知盛時獨居之憂其詞氣與東世迥別
于以采蘋南澗之瀕于以承瀨于彼行潦也于以盛之維
及簋于以湖之維錡及金賦也于以奠之宗室牖下雖其尸之

有齊李女賦也

圖風

二十三

南國被文王之化大夫妻能奉祭祀而其家人叙其事以美
之序曰大夫妻能備法度也能備法度則可以奉先祖祭祀矣
章意此當以加齊一句倒提以三章承而盡之而明是備序
皆歸登各一器不相混是有常嚴整敬即此意也蘋藻
二物故盛之謂之各以二器此舊說也看來亦不必然蘋藻
皆食然不一而足提見競之勝俗最崇拈之意人知
大知小知知者諸侯不水皆為君子故子故為人夫

元來之
意之也
指在

繼別天之嫡子世為大夫則主廟以祀之是為宗室者諸侯
則祭於祫宮大夫之孫子則祭於祫廟之小宗不得祀于宗
室矣室制南向而主皆東南室西南隅為與神靈所棲之
地也所尊者居此故所奠亦在東莫是陳設此蘋藻尸之祭
頂奠字來宗室之祭牲體之薦主之者大夫也婦炎之薦
相之者賓客也而薦豆則大宗之婦亦只叙其陳設於此
非直原其祖宗之所從來齊國所以貴于承魯湘莫之中
而瞻其明堂者也曰季女見非歷練之世嫡女為難耳本之
則家訓推之則婦順于此可想焉主婦主存豆特引以証

圖風

二十四

尸字之義非即以真為薦而粘著主其解也看五子以字見
末句不單指真時言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憩賦也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
所憩賦也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說賦也
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令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
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
序曰美召伯召伯之幾明於南國
章意此詩為召伯之德而終不遺出思德字并愛樹亦不知
何以愛至此說詩須會此意其人故及知樹者不見樹

美召伯
其人故

惡人則樹亡而思止矣非詩意也 斧新曰我手新曰
屈之使不得遂其生曰拜字義愈愛愈深勿非禁止
詞詞若相戒非謂南人中猶有剪伐之者而云然統是不忌
意是上召何句是直指此樹之當愛護非推原所以當愛也
其下說

厭過行露豈不風夜謂行露露也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
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 誰謂我獄室家不足與也 誰謂隰
禾何以穿我墻 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 誰謂我訟亦不女從
許經訓星 國風 二十五

南國之人遵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有以華其前日淫亂之
俗故女子有能以礼自守而不為強暴所汚者自述已志作
詩以絕之
序曰召伯聽訟也東龍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強暴之思不能
便凌貞女也
章意此皆貞女自誓之詞蓋義禮初明人心猛厲幽獨自思
不汚染故自詠我之守身防禮不敢逾越若此豈猶有強
暴不諒積以相加雖雀有角牙疑似難辨而我必白之不容

此詩
全篇
辭方

句不
無二

此詩
全篇

此詩
全篇

從也甚言以自固非其常情姑居伯也 總是女
其守禮遠嫌之意不必認作絕人語下章亦非是絕人語
殆是有求而不得遂起訟欲雖其貪淫之索亦女子之
有以致之故平日固以禮自改即人以此非禮誣成亦只以
禮自實行露風夜俱是寓書速獄速訟亦未然重名而觀之
則畏多露者則是在角最牙一語心不長於從者即多露沾
濡無奈哉之不出何也 不自取辱則訟從自可聽之
若節人若違禮而行必有汗辱故特借多露言也 絕人之意維
嚴而絕人之詞則隱然若說出強暴與此體何異豈不風夜
許經訓星 國風 二十六
亦只假設之詞其意只要見平日守禮如此其嚴以自暴
白之端耳 風夜只是清早不分風與夜 風夜可畏不
此作露然只此一端正為女子所當避知
三 誰謂二宋不是就他人言當時召伯聽訟何至使貞女被
誣猶云那個說道雀無角他將甚麼來穿我之屋明謂雀之
穿屋不待有角也 雀無角之遠人于彼豈待有家哉 勿云彼
子我無家無如我何此等橫暴禮外意外何所不有在
角而穿屋無牙而穿墻何必加家而後適我乎故自處
不可不快也 誰謂四句猶云雀無角故不能穿我屋今雀

一不弄亦
語及一不
流為必

羔羊之皮素絲五純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國風
羔羊之革素絲
二十六

五賊妻蛇妻賊自公退食賊也羔羊之維素絲五賊妻蛇妻蛇

南國被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立政，詩人美之。
序曰：「歸美之功，歟？」君前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立，德如羔羊也。

只詠大夫之服與客其德在言外。許復正宜。說詩者推此。
羔裘大夫居朝之服。朝朝與燕居不同。千金之裘非
一裘之服。則其絀必多。故五純亦見節儉。古訓曰。素絲以
異。裘則一異五純。其義實同。非三異極其華。五純極其朴。

純真委統也可想見胸次矣
委統兼一身舉動言談必公
持經制墨
周鳳
二十八

此是大夫常服然惟安于常而無所加亦可以想見其檢矣
縫中突兀為蛇有界限謂之蟠合二為一謂之蟠蛇是以
緣縫窺目以爲蟠委蛇義取委曲如蛇九朝服自有常制
在朝自然整齊惟蛇脫服也物也居不暇飾而有常自
得所以爲蟠服有常服是節儉若正正則在委蛇上一層差
惟正直方能從容自得也韓詩所謂心志既定舉無不中神
氣自若故能委蛇而自保說此詩只須順本文體貼自然見
得節儉正直不須推原在公之委蛇不可信也退食之委
蛇真委蛇也可想見胸次矣委蛇無一身舉動言就出公
持經訓墨

周風

二十八

門行步時見之此皆就尋常易忽處看出人不自然賢者
將甚苟着一節儉於胸中縱不露于大體必不能渾忘於私
室所謂無而益謙與傲同醉而益恭與亂同也故羔裘不難
退食委蛇難稍有意味是公探弘之布被○羔裘毛毯而車
存也縫紵羊敬而縫見也晏子一狐裘三十年必希而縫
見亦是一証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遠斯莫敢或遠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遠斯莫敢或遠振振君子歸哉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遠斯莫敢或遠振振君子

經 71-68

南國夫人永后妃之化能不妬忌以惠其下故泉妻美之也

序曰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性惠及賤妻退御于后知其

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幸意詩意重感夫人使侍進御而語中絕不露夫人之妬與

己之感恩只以勤勞辭之於命而以安命正其感恩深處一

道破使無蘊藉語命亦得得心和氣平心樂為必欲切便

似怨命要認而實字有婉然奉養無毫毫怨意非引違物

以自寬也

詩經刺星 周風 三十一

首節后為太陰之象妾侍得其餘先以自推故賦興於小星以

稀星三五之以與風夜往來之類原有取義見星而淫是夜

而物象見星而還星夜而將與往來在暗中雖風亦是夜

故曰宵征此兩句似是若若而承恩此際但視夫人

專以之選則不同耳 實命不同是象妻自安其分非與夫

人相較若十分說夫人不妬而已如何感恩使屬不義

二節 前章言在東而參鼎舉而方二宿是東西對舉以參鼎二

宿與參鼎二宿亦有取義象上在公言 按內則所謂妻不

在妾街莫敢當外是不敢當后在君前之夕也后在君前正

內治五日一休婦始與其御進雖進后之不侮而身御身整

故當之非以通宵進御為當久也元星往還仍是通宵但進

於女君五日休沐之期又必女使授環致露漸濯熱慎自衣

服以及恭儉進則承恩寵于貴魚掌即叙于燕寢退則候鷄

鳴奉于階下夫人鳴呼王于房中告之此女君多如許敬慎

勤勞抱余典綱即掌御叙于燕寢事也余綱是君新寢大被

女御或抱余或抱綱以進于君是其敬亦但使值女君之妬

忌則雖欲猶其分以故其妾亦不勝矣故為可幸 曰寢命

不同不備隨于怨矣朱子云怨的亦通也然此語最妙

詩經刺星 周風 三十二

但怨之情不勝感之情便是怨而不侮此風之正也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其後也處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其後也

不我其後也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其後也

其痛也歌 興也

是時汜水之愛勝有待于周雅補正其之備行恭其後嬌

被后妃夫人之化乃能自悔而進之故作此詩

序曰美勝也勤而無怨猶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汜之間有

婦不以其勝備教勝過勞而無怨猶亦自悔也

意此詩作于聖時全其慶幸之意不其過也其勝德三和哉

不江不水
勝記盛

詩經刺墓

周風

三十三

廣辭氣和香與各止三句江快疑于長橋到末猶然渡入酒
流似不能容二水而有此則清亦以成江之水似不能放及
別處而流長亦有別派提見不能衡行及與嫡之偏然衡行
也 不裁以等句只輕駕過而思得錄來作標極悔者
善惡之實而教化之妙也在婦人尤難在姑婦尤難之難
悔而相安而相樂似有次第然亦勝行時大喜過望而適
相假議之諱非必實有此事也然既悔之則亦人情之所必
然矣 悔處嘯歌皆是勝行時遙想正猶如此于禮未安故
悔幸與礼合故處未安則憤故嘯已合則樂故歌嘯歌一順
詩經刺墓 周風 三十三

野有死麋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其也林有樸檉野有
芣苢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其也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
靡也 賦也

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有貞潔自守不為強暴所污故詩
人因所見以其其事而美之

序曰惡無礼也天下大乱強暴相凌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

詩經刺墓

如王下

如王下

如王下

詩經刺墓

周風

三十三

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章此詩三章語意只作一章起伏當以末節為主上二章
過言人之誘女子而下則言女子之自守也
野有死麋賸藥之物也欲取之者必用白茅見物必而
藉也 有女當嫁姻之正吉士福不思以礼將之而誘之乎
春者天地交感萬物孳生之時聖人順天地萬物之情令
婦人以仲春會男女過此則標有梅矣是以當春有懷
此此以三句與一句是詩之變格如王作如德臨貞者承上
起下覺有情依註以色言亦有不假粉飾不浸點染意思
以撲微藉死麋而束以白茅見之而惡以女而如玉則係
人之欲善與而誘之則豈礼哉便起下意
舒而脫脫兮四字妙甚此是屬詞非教他以礼來分明教他
莫如猶云爾且度礼嘉而無急遽也 淫欲之人輕狂暴虎
細付室安想自息 無感我帨是不涉而果無使危也此不
得近家無字猶言不得如此 此章訓以漸而嚴能如如
緝自問之詞非必有其人也與行露同意 蘇子由曰奔走
失節則佩帨非礼相陵則御吹之優小序惡無禮則此章
是詩人托為女子之言

蘇豈不能敬且和而無從見王姬何由見其知敬但見車之

思。只有以乃千厥類。故詩人述其事以美之。

經 71—72

亦有兄弟手足
心平氣和
如石如木
不可動搖
情盡
慘矣

詩氣矣。耿々四句一氣直下愛而曰隱有未易語人字。大令云人有折愛則其心恥。然惟知羞之如此。如耶。其他固不及此。婦人之羞最隱。何必如此。加一。字。接。語。更。深。如有隱愛者。從。處。之。人。不。知。所。愛。何。素。但。覺。胸。中。有。物。耳。故。曰。耿々。微。我。無。謂。二。句。較。全。當。語。能。之。愛。更。婉。更。安。不。婉。不。苦。以。只。說。微。我。無。謂。而。不。說。非。謂。能。能。意。未。甚。長。

非人之心法不如鑒而可以知物者以我之心爲知我知

新經別集

國風

三十一

然則時起此下章作必怒以取事人原無以兄弟為據之理
 怒而見憐庶無放鍊棄之嫌猶可稍紓果怒則情薄是為正
 義神貴不可把兄弟說壞一逢字最妙正是適逢其窮之
 意于言外想其無聊之致可也怒于兄弟亦托言也不得
 於人則無他非佛述之鄉故言是彼之然無非形容其困厄
 無聊之此此等處皆意在言外者
 吾兄愛我其終易也故而不律也意者心有跡矣匪石匪
 腐則非心也意者儀而然矣成儀樣也則非儀也
 則曰如石此言不可轉而曰匪石更帶一不可轉是安

我：此亦人之常情，不
壯：尤當却，樣是
我：「吾得此婦，宜」

靜者思
之當行
自之意

更不必自強，
代不，是刻
也，更不

貞不屈撓意不可卷是正真然語隨意 全係為雷人
從容中禮為閑習無二意總是健心 威儀不止容貌以整
止中規中矩言 婦人以心事夫者也 以容事夫者也此六
語是展陽亦所以無依之於此揚已也與上節匪鑒相應
苟憂心四句皆失意人常歷之言 憂心悄 根自反無跌
而不得所依來此雖群小懼然相得亦難自寬矣而見我無
依方且以恨遇我反為得適乎彼者然由此媒孽如像是指
黷陵由此而竟慢慢處是拙愛侮其加于我者甚矣其心於
彼者不必且不止而辨心一忘心事如此豈情所能堪

持經訓

國風

1 +

所以思之而耐心也。因從前數其見愠之狀曰。龍閣既知。愛悔不失。夫我師人而見愠。如群小何人而敢于愠也。靜言思之。云龍思對人前愆惡。豈有取究於衆。因一齊撒到心頭之熱。絲毫便悟。其心已為師知也。操落也。如有遺落也。恍然驚悸之狀。

綠兮衣黃，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此也 綠兮衣黃，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此也 綠兮衣黃，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此也

詩經別墨

調風

四十一

俾無訛考此也 歸考此也 綏考此也 婁其以風此也 我思古人此也 實獲我心此也

莊公惑于嬖妾夫人莊姜賢而失位故作此詩

序曰衛莊姜傷已，要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

幸幸
 此情比
 百斛
 豈于
 詳小
 不同
 全
 是
 憂
 夫
 婦
 之
 疾
 而
 思
 善
 報

[illegible]

之。道。應。是。所。始。變。易。位。於。人。倫。之。外。涉。非。易。已。之。義。棄。也。

亦不必強作大話首以表襄此幽顯之失序所以上下比

早之失厥心腹不須推其流禍觀下兩章只思處亦則憂亦

紫頂各章上六兩變雜庫為具幽微是安置廢棄之意既已

勢必至變居其上。不必拘泥所產是。

科復比
一意要於
野分明

二郝仲與云婦人夫者也。夫人位中宮黃帝中央土之正

色雜以青則為綠青木氣也木刻於中宮所以見通于旁葉

也。沈平齋云：其綠皆自然之色，不可相無，貴于各得其所。

用之道耳最游作者婉約至意

三四
柔佳為柔
以台
之安
佳以
心
所
以
髮
之
此
人
青
之
自
然

師

莊子已帝舜到山不用註中法一二字至食以于樂廟之終

紛蓋怨已諒人之極不得取法古人已能泰然安之矣

無就安失意之人不求其缺止求立身無過之處以免于罪

而己猶有畏心實獲我心若以為固然和安之矣
前思古

國風
四十二

十
是
妻
之
上
妻
女
妻
疾
臣
月
年
所
生
未
惡
憂
夫
其
宜
一
先
有

人。林。安。之。具。聖。表。茲。始。妙。曰。此。心。不。生。於。外。而。自。足。於。中。

過故思古有箴焉此等事者庶法大而不過以免也後思古

報己之過時來蓋自揣冷淡光景原無爭寵之心故思古

善處此者若我有此意而為古人先得也

相子應下一實
竟覺有欣然會意
詩可以怨非一

思
亦
非
一
千
不
思
思
自
而
愛
思
之
道
我
思
方
早
愛
思
之
道

然亦非一二不烈之徒所能爲也

文贈鄧林柏子予懷情仙人之外
嘉熙照白頭吟古來

如此非君獨撫膺正實獲我心之肯

于莊左也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為其
不設
其
其
其

與也。燕：于飛頤之頤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與也。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與也。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賦也。

莊姜無子。以陳女戴嬀之子完為己子。莊公卒。完即位。嬀人之子州吁弑之。故戴嬀夫婦于陳而莊姜送之作此詩也。

序曰。衛莊姜送歸妾也。

章意。通詩以于歸而字為主。之子于歸。以夫亡也。以子歸也。歸極苦矣。而送其歸者。遭際同之。危疑方迫。悲人亦還自悲。此

詩經

國風

四十三

望弗及。意皆雙關。不敢說出。而末章言任只。言先君之思。首尾與自己開切。深情厚意。但詞若思仲氏之賢耳。莊姜送陳女。是何等事。何等時。原不是尋常離別之情。曰泣涕如雨。曰佇立以泣。曰實勞我心。而人胸中各有一段說不出之苦。春吐言外。仲氏一章。似只說其作人之好。而不及其他。尤為苦心。先君一語。其意微露。然其隱痛益深矣。戴嬀之歸。別為非常之別。其痛當非常之痛。但當時國危于喪。所不忍言。而州吁阻兵安忍。亦有不敵明言者。故只叙別離之感。而

音字
下上

思
其
其
其
其

言外之痛。隱然矣。

三節。雖鳩逐隊而飛。鴛鴦相向而宿。惟燕則相向而飛。故取為離別之興。每章首言燕。便影着已與嬀相永。差池者。一先一後。相隨而飛。喻嬀往而己留也。頭頭燕相上下也。下上其音。其音相應和也。皆取其若不忍離大婦者。一往而不返于樹也。作文說不出此意。而却要會此意。婦人送不出門。別有深情。是以遠送。此別堪為憫哭。而州吁方阻兵安忍。則有泣而已。佇立有去者已去。送者未回。躊躇收路。情景初則泣涕如雨。繼則佇立以泣。及望之不見。而茫然以

詩經

國風

四十四

失此時。目斯行。應無淚可揮矣。所謂實勞我心也。實字絕有味。故見無限苦楚。都在心上。而口說不出。亦微逗下思其賢意矣。此亦從別離。楚中想像他許多好處出來。任是以思意相孚。契在平日。嫡妻相與上單。撰此字便見感念。因而念其立心如此。特身如此。淑慎謂善能謹守其身。溫惠即其事也。心之塞淵。又溫惠淑慎所從出。終字亦要認。先君二句。是追憶其平時相敬。此意的是所見者。大斯期于莊姜者。遠而又深。念莊姜本懷故最可念。講此要有斟酌。若說

使其定也。寧終棄我而不顧乎。觀終風云。惠然肯來。意自可

不敢斥言口氣背言狂暴次言狂惑皆一句為此三言狂惑

前二句
與下句
相照應

一節

二句
與下句
相照應

從一終字已含微意愈添意矣狂風不及今終風其甚矣然猶見日也霞則晦露于下體則掩于上不見月矣又積而成之雷殊無霽期矣以此之狂風有加無已也

首節顧我則笑此句最是難堪只消看一則字便見厚無笑意不過是戲謔浮浪尖莫之教而已語而浪焉非常語也笑而傲焉非誠笑也曲盡狂夫之形態矣語笑于彼心忤于此正相照應此段既意又不好說破他只得不敢言而心獨傷之

國風

四十七

一節狂風驟雨土爾雅所謂大風揚塵自上而下也蒙蒙是蔽塞不開之意意然肯來即顧我則笑一側道是狂夫以未通是來又忽往是謂莫往莫來此語寫得寂態靜肖勿泥注但又有三字悲思非止其其來也憂其狂風之何時已也

三節狂風驟雨在不旋日內看出開者暫而蔽者常則陰晦如故矣憂能傷人故感傷氣開而成竟不須帶風霧說宿言二句不平各盡下句言提超不策結而病則心結而不能忘也總是憂之悲恨之也顧言則實猶非心肯疾之謂也

四節

擊鼓其鏜鏜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也憂居憂處憂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也死生契闊子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子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序曰悲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

國風

四十八

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礼也

章意通詩皆若悲嘆之詞以南行為主東門之役五日而還非久役也詳味詩旨乃是伐鄭之令初下而行者素惡決絕之詞乃如此矣曰不我以歸不我活不我信皆痛恨州吁之詞

首節首二句側下鼓聲鏜鏜正用兵所聽也擊鼓用兵非戰時事只言從軍之所為如此擊鼓揚雄狀州吁喜兵生事之態見非得已之師也凡輕挑者無謀易師之象曰師貞丈人吉以兵為戲未有不亡者州吁所以死也土國城漕非獨

安也。以南行較之則安矣。亦見無一人之不伐矣。上同二句不重役使不均只言彼雖勞苦而無鋒鏑之憂見已之危苦也。說者俱謂不應說死予則謂兵凶器戰危事王為中人所甚憐所以只說個南行而意已畢露何妨就此摘破若憂心以下更點一死字語即節：失神矣。

二節此章露出代鄭本其南行之故也。即左氏所載州吁將先君之怨而求寵于諸侯事時陳子衛相睦宋與鄭有仇故合二國之兵与之伐鄭是役也有主帥有與國國鄭又止五日而以死亡為憂者人不樂為州吁用也。大將而時之以字

詩經

國風

四十九

輕之也。知是喜功樂戰之人乎。陳與宋見有子國以助之必起兵聯禍結之事觀此氣象大約不我以時兵能不憂哉。故下文云。

三節居坐所安也。指宿食也。住言處行所止也。指坐作進止言。居常處暫德不是行伍中常居當處之所與長馬分三項。蒙上憂心來所謂無閑志者是說詩者之詞非軍士口中語。末

二章亦總是此離次時開思過慮只疊：說下。四節契合也。離離也。重瀾遙故註單解云。隔遠之意。死生各離俱不忘棄是約誓成語不必為下文不言死生苦：將四

詩經

國風

五十

字中。執手二句即成說時。總結叮嚀語。不作兩開。不我俾亦原執不我活脫下頤會其憂危之神。詞愈急心愈悲。若不知兵之未必敗而身之未必亡者其龍困之風也。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天：母氏劬勞也。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與也。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與也。視瞻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與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其子作此詩。

序曰美孝子也。此詩之不顯親惡人皆能言之而謂語中有意于隱亦傷孝子之心。總是自責之詞幾諫是後人解詩意也。若當日以自責為發諫則傷矣。非孝子也。母不以淫不安其室而曰母氏勞苦曰莫慰母心不獨引為己非亦寬為母比其孝子之古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然說得出凱風親之過小者也。然說不出所以主言益苦。首節凱風二句比親之養子棘心句比子之未成末句只就初時說。二三以母子應凱風棘薪故屬興。凱風長養而成棘薪是風美

婦人以共君子從役于外故作此詩
序曰剗衛宣公也海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
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章意全詩以懷字為主末章正是善懷處首言阻隅只是遠
行次言實勞我心又次言愁思俱含恐其不能自善意
直至知德而減則伊阻者不遠不來者能來而懷思可少寬
耳註從役該得廣不止說從軍此不是夫婦從常離別之
詩蓋其君子在外而又或憂憂其宜家非惟思之且愛之
非惟憂之且為之求善處之策觀自貽伊阻一語可見實勞

我心悠々，我思惻惻。自始伊阻，生來有爾。君子四句，又從心
生來所謂善處之策也。道之云遠，曷云能來？着婦人自言方
妙有深情，念其久役而不得歸，但得保全，亦幸矣。此正思之
最深切處。王風苟無飢渴，亦此意。

首二言雄雉者，雖性妬鷖，獲釋而不越域，舉雄而此雌，彼應不
待言矣。自始伊阻，反照道之其明者，以君子急于公庭，盡
瘁事國，說自貽二字，最有味。多是負氣矜持，時功名之人，
故以不使求望之。展矣二句，聯結作一句者，猶云：域哉君
子之實勞我心耳。振上伊阻，舍下保身。

詩經制義 國風 五十二

三節 瞻彼二句，是言已之思隨日月之往來而俱長。瞻字緊閉，
思字蓋眼見日月之升而沉，而復升明而晦，而復明而
不見。君子此際千端萬緒，上心來而不能自遣，我思豈不
悠々不止思從役之久。道之云遠，二句正是其思中想望
迫切之情，非是不來已久，又恐遠道為阻也。

四節 有爾，非一人之訓，望其夫而為非一人之詞者。凡人我不
使而人使，我不求人而人求，亦不能兩全而善終。故不備以德
行勉其夫，而冀望之共事之君子。詩人之思，而用矣。不
知德行，猶云：適箇好道理，意君子所必知也。不使不求，正所

謂德什本是心學而于處世用之行後為事功中條之也尤
宜曉此明望夫而曰百爾君子詞不迫切若此要之於中
相聚不止一身人各自善自然相及亦是至理漢書云為
里之外以身為本此只是無已之思如苟無飢渴之意不
作送學

飽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此有彌濟盈有駕雞鳴
濟盈不濡軌雞鳴求其壯此也難鳴雞旭日始旦士如歸要
迨冰未泮賦也招招舟子人涉印否人涉印否印頃我友此也
此刺淫亂之詩

詩經副卷

國風

五十三

序曰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
幸意此詩刺淫之意見于次章而不指其人前章止托喻立案
後言古禮不可悖非類不可從顯示以禮義之當度苟度禮
義而行自無非配而相從者矣訓刺意在言外四章止濟
盈不濡軌二句帶刺餘皆說正理而其自見此立言深至
處也
首節首二句只將來引起下意不得以正意說說尚未有此喻
在飽有苦葉喻婦嫺之約未定也濟有深涉喻先王之防
甚嚴也此時而猶托以於是深厲淺揭之常道也此時而極

深則厲
淺則涉
此深涉
可謂之
深涉也

不必將
此義不
度此偶
相說也
焉多矣

詩經副卷

國風

五十四

飲以伴是濟盈雞鳴之邪說也凡飽必經霜落葉方可佩
以渡水深涉又必須用飽此時豈得為急于求濟以自試不
測之淵乎濟有深涉是水之深而不可涉若下則就可涉
之中又有淺深孔疏云深涉不可涉則深于厲為言深者
對揭之淺耳蓋可厲則亦不必用飽也水自帶至腰曰厲
由膝以下曰揭渡水不露膝故著裡衣而渡謂之厲裹衣袴
也由膝以下不須如此但褰裳而已二則字甚後便有景度
意則厲則揭此非實語標見濟深巨則不可誰涉意
二即濟之盈雞之鳴只立此兩高以為需執求壯之案非即以
此為常理也雞而求壯義取反常不嫌取類之遠或曰周書
有牝雞晨鳴雞亦可稱牝牝不知此意只以非偶相求為反
常其男女雌雄不必一一相合若以雞鳴比女之懷春則長
詩無亦刺女失意必不然車輪廣狹高下皆于執者一軌字
正見禮義之度濟盈喻淫欲之溢雞鳴喻春心之動欲勝
則必害理而今曰無害懷春則當求偶而從非其偶也見其
無後顧忌盡反人道之常而已
三四用雁取其和亦貴其偶旭日取其明亦貴其始際旭日之
始升而莫雁此是納來請期常禮米之未泮尚未是婦妻睦

此乃陰陽之理也

而預先行此所謂不暴而野以礼也如守道安樂相呼應
註納採用該請期在內以納米為六礼之始也此納米清
期之人方具配偶故應相從若不待此礼而以急欲從人先
涉者不謂其友之得而後從舟子之招矣其可哉須字最清
味末期此只重渡水者之當斟酌不重舟人之不當招
以舟子之招比男之誘女則刺女意反重矣正意全在印須
戒友上牢不應招而其須戒友者非獨守淺深厲揭之常
亦以避濡執求壯之標

習習各風以除以兩龜勉同心不宜有怨米對米菲無以下體

德音莫遠及爾同死也行道遲遲中心有遠不遠伊邇薄送

我幾誰謂茶苦其甘如露安爾新婚如兄弟也
清濁混其止安爾新婚不我屑以毋道我果毋發我苟我躬
不問虛恒我後也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旂之
何有亡題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與也
我為難既阻我德既用不替昔育恩育綢之爾顯顯既生既育
比予于毒也我有言言亦以御冬安爾新婚以我報爾有既
有濟既貽我肆不念昔者伊余來暨與也
婦人為夫所棄故作此詩

此乃陰陽之理也

序司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流于新婦而棄其舊妻
婦離絕國人傷敗焉
章意通篇全自反其德不其猶棄之意篇中以德色為求
重色所以棄已有德所以悲首言夫婦之常道在德不在色
夫之棄舊德新室其色也而已之治家勤勞德色不虧則謂
德音之莫遠有如此德而不一物其念故棄米動以念已為
新婦時則悽愴極矣
首言夫婦宜和采其德而暮其色正所以和也下四句意
實承上說以陰以雨申者言陰雨也陰陽之和氣

則為風濡則為雨之非風所致然谷風至陰陽和故言以陰

以雨是勉同心有要之乎久意勉而相忘告之詞欲成
家不得不如是耳如欲見棄則有洗有清矣菲菲以下始露
德色意凡言德色慶俱相形互見相離不濟德音泛就婦
人身上說亦不外下語家勤勞意莫遠者不改其初也言苟
如是亦足以附老矣無夫婦而論色之道也對顏色之遠
說同死二字有許多悽愴知為生之難則不可拋之于死
矣
三行行道四句一見棄時事有違者心與足遠也薄送我錢亦

是忠厚語。然則不處之矣。誰謂二句。可以渡。此與平常。凡能異語。意若云。如我今日。所遇乃。形。新。始。之。樂。正。以。形。已。之。大。苦。不。要。補。不。見。也。三。節。徑。以。四。句。正。見。夫。為。顏。色。之。哀。并。棄。德。音。之。美。故。此。者。從。意。不。忘。其。家。之。心。也。淫。之。獨。以。各。流。形。之。而。念。于。其。淫。之。未。始。不。清。也。色。之。哀。以。新。婚。形。之。而。略。色。而。求。之。未。始。無。可。稱。也。下。四。句。蓋。身。所。經。理。願。又。自。嘆。自。絕。情。事。低。而。不。堪。多。情。我。梁。比。閨。中。我。皆。比。閨。中。事。我。躬。二。句。不。必。說。某。只。是。無。聊。而。自。嘆。之。詞。是。每。遊。新。經。訓。墨。五。十。七。

五。節。既。阻。成。德。二。句。是。惟。不。我。能。惜。之。故。重。其。心。排。之。上。首。于。子。家。事。之。難。易。乎。同。當。免。勉。以。悅。前。親。也。如。此。解。似。于。婦。德。更。切。四。節。治。家。性。邪。皆。就。相。夫。說。以。治。家。為。主。但。邪。德。元。治。家。中。事。不。厭。其。事。盡。古。之。東。漢。書。古。妻。與。夫。人。壽。曰。衣。不。厭。新。人。不。厭。故。披。擲。何。人。而。居。我。處。即。此。意。也。手。足。並。行。不。是。實。事。特。形。容。其。急。遽。如。此。受。六。句。旬。款。之。言。盡。力。九。于。氏。有。出。禍。之。事。降。里。尚。盡。力。往。救。之。現。我。于。子。家。事。之。難。易。乎。同。當。免。勉。以。悅。前。親。也。如。此。解。似。于。婦。德。更。切。

是忠厚語。然則不處之矣。誰謂二句。可以渡。此與平常。凡能異語。意若云。如我今日。所遇乃。形。新。始。之。樂。正。以。形。已。之。大。苦。不。要。補。不。見。也。

六。節。我。有。昔。當。二。句。是。自。陳。其。事。以。起。興。似。賦。而。實。興。也。人。之。於。物。皆。新。可。以。稍。放。然。厚。者。猶。有。所。不。忍。夫。婦。燕。諧。先。乃。始。以。禦。寒。而。已。其。薄。惡。可。知。項。氏。云。洗。水。浴。也。其。身。如。水。涌。水。之。清。若。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盛。者。為。洗。洗。清。吳。形。容。他。暴。灰。剛。很。氣。象。拾。碑。非。上。俗。家。勤。勞。事。乃。故。責。以。公。外。難。任。之。事。慕。欲。何。其。不。及。以。為。難。瑞。也。此。自。其。將。棄。時。說。五。十。八。未。堅。來。據。止。息。時。也。念。之。則。不。須。論。到。德。音。豈。可。謂。無。如。弟。情。態。然。絕。意。絕。以。物。取。憐。之。事。終。之。見。夫。之。所。重。快。在。色。而。不。在。德。也。夫。色。豈。能。常。勝。而。不。衰。於。不。獨。情。深。懷。絕。亦。有。危。動。新。意。物。極。來。時。其。接。北。之。厚。不。言。可。知。故。但。言。念。其。未。堅。而。培。意。念。昔。有。無。限。不。樂。意。在。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霞。也。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賦。也。黎。侯。失。國。而。寓。于。衛。其。臣。勸。之。故。作。此。詩。序。曰。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之。故。作。此。詩。

其意一
其意一
其意一
其意一
其意一
其意一
其意一
其意一
其意一
其意一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萬舞有力如虎執鸞如組也
公言錫爵也山有榛櫟有苓云誰之思乃方美人彼美人兮
西方之人兮與也

賢者不得志而仕於官有經世濟民之心焉故其言如此
序曰制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于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
幸意者他重言簡兮而曰方將陸沉全馬之意見乎詞矣日
之方中蓋晦與而不易見乎在前上處其珠連而不御乎我
如是力如是多才如是天下有如是之伶人者予無論其他

詩經訓義

國風

卷二

即同在前上處求習之列其聲色氣樂迥然獨異而公但錫以
一辭與解袍圖等無殊焉所以勸西方之思也然詩人却不
露意中事簡兮詩人固是慢世而意思沉遠不可過作傲
脫放之言此人以極暢快之語寫極鬱結之情真所謂以
長歌為痛哭者此詩開口說一簡字詞意直貫到錫爵而
意則伏在末章蓋所以脫畧形迹不拘絕矣為當世不可
人意者遇西方明主先不家我傲此事也安得任其簡哉
末章意即在前三章中一時俱有無兩層意也此作怨憤
語前三章發發舒舒若無人末章忽動美人之思綿綿

其意一
其意一
其意一
其意一
其意一
其意一
其意一
其意一
其意一
其意一

情

詩經訓義

國風

卷二

二節侯侯執彤體魁吾言亦帶儀度不拘說才德重在御馬一
邊萬舞直其本公庭正是前上處有力二句一
連說言出其勇力以執鸞而聲控無不如意也
節執鸞以通中戶東翟以歸德宏皆舞中事赫如展諸以
扶養得逞無所愧怍而見於顏色如此工告樂備則主人獻
工二人奉大也然必錫之於君故曰公言錫爵公言重親命
也
四節精神注嚮全在六誰上生色適當暗昧之際而每一念王
思若有祈屬果何所思云誰之思二句從公言錫爵落

下現有公在而思乃在西方之美人此是何意彼美人兮二句正寫其思中點出欲往之勢不事嘆其遠也云誰二句已完末二句有嗟嘆羨綈綈低四情不離已處亦嘆其遠而不謂見之謂西方以地言而時自在其中碩人未忽到此方自家說出有美以感慨西方之人若遠若近有無限深指若人生不逢時等語便非口氣
與也出宿于沛飲饒于福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處及伯姊賦也出宿于千戲于言載脂載膏還車言遠還歸于
六十三
衛不瑕有害賦也我思肥泉煎之永歎思須與情我心悠焉言出遊以爲憂憂賦也
衛女嫁于諸侯父母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此詩
序曰衛女思歸也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意全詩總是欲歸而不得歸之意非真欲歸而謀之入因人以爲不可而始不歸也若不一段計議猜疑便覺情淺到末章尚是有嫌于衛神味未嘗絕望通詩都是意中語出而欲歸肥泉煎之永歎思須與情我心悠焉詩音固非真謀之入但共

真如指
實是情
言是情
言是情

言是情
言是情
言是情

言是情
言是情
言是情

謀是謀其歸謀其不歸也通詩不可歸之意衛女思歸不說出一章其謀之端二三章連謀之曰昔我來嫁也宿于沛飲饒于福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是以札緣人情使不得歸寧非無謂也我思是以情問我諸姑以及伯姊豈爲犯札也哉而止我思也如果行也當宿于千戲于言脂膏其車駕而之衛耳豈于義有瑕乎無也思是以思肥泉而永嘆思須與情而悠不知何日出遊其地以慰我靡日不思之憂也哉只如此叙過而不可歸之意自在
二亦字聊字俱堪尋味亦字應連聊字與卷耳章姑字意同
六十四
聊興之謀蓋知終不得遂而聊以寬其思念也下云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曰不瑕有害宛是謀度之詞婦人內夫家故曰遠父母兄弟曰遠者外之也
三節于言是由本國歸衛所經地不是衛地脂膏平者載脂是以前以脂塗車載脂是設車在車上還車猶云回轅不必泥嫁時所乘要知不瑕有害非到此處看出來聊興之謀聊字內已了然矣○胡云不瑕有害非恐其害也且婦人之人其指偏屬于婦故云亦不至于有害云耳只不自怨之詞大足四節不說人只說地意更深思肥泉須與情係心宗國即一

聖賢之
 德已不
 能上之
 於天矣
 况於人
 乎

事意。通詩一艱字足以盡之。北門是情比不須補正意。詩中暗比甚多大畧属于忌諱便宜含蓄不可以為此而明言之也。此詩是詩人托為賢者口氣。有節北門。附昏亂之朝。昏亂是臣子所諱。故借北門興嘆。不必貼出正意。北門背陽日光所不到。猶君恩所不及也。天實為之。是詩人微詞。呼天叩呼君也。終者無計可免之詞也。馬戩即然字之意。寔者無財以為札。貧則無財以自給。貧甚于寔故下一止字。是不章室謫狼因。莫知指上人說。艱頂寔貧者。已馬戩古固不見知于人。亦無望于人矣。謂之。

[illegible]

詩經訓義 國風 卷之六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望只且
北風其喑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望
只且 比也 莫亦雁鴒莫黑匪鳥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
既望只且 比也

言國家危亂特至而氣象悲慘故作此詩
序曰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携持而去
意與此詩只重見幾而作不必以責戕分淺深風雪喻慘酷
鴒鴒喻不祥之徵只是氣象悲慘去不可不速便見
既將至不必明言謂是欲速去之妙 風疾而有聲則不

此詩之義
亦見於此
亦見於此

此詩之義
亦見於此
亦見於此

秋涼露霜。而露則不止於露。見其亂之愈急如也。絲鳥
之類。為不祥。非一而用。人行。之類。為不祥者。亦非一。莫匪
即註無非二字。猶云。亦者。皆是。然者。皆是。鳥也。見微而
作者。哲人也。見著而作者。凡民也。衛事如此。而猶不去。則是
不辨。狐赤而為黑也。賢人愛友而忘國事。亦不可為矣。
靜女其妹。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靜女其妻。貽
我彤管。彤管有輝。說懌大莫也。有收歸美。向美且其匪女之
為美。美人之貽也。賦也。
此篇奔期會之詩。

詩經

國風

六十七

序曰。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意曰。侯于城隅。不止。法于家矣。曰。自收。且。遂于野矣。搔首
踟躕。其引頰長望。且前且却之狀。羞思其或至而難決耳。
古者筆與針。皆有管形。則管之色也。一傳以為古者右夫人
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內則婦事。舅姑。左佩刀。右佩
箴。管形管。即所佩之箴管耳。
新堂有洧河水。瀕之。燕婉之求。遂條不鮮。賦也。新堂有洧河水
流。燕婉之求。遂條不鮮。賦也。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
得。以底施。賦也。

此詩之義
亦見於此
亦見於此

衛宣公為其子伋娶於齊。而聞其美。欲日娶之。國人惡之。而
作此詩。
序曰。刺衛宣公也。
意曰。此詩。是為齊女古。所得。非所求。止言齊女之失配。而不
言宣公之壞。俗自是。詩人溫厚之旨。此酒。皆從水義。輯錄
謂鮮明高峻。皆水中。慶影。臺在河上。故也。遂條。成。非。宣
公。真有此。此。只。國人惡之。而以惡。狀。之。耳。蓋。既。無。人。道。即
不成。人。形。不。鮮。猶。古。量。不。鮮。也。是。少。有。的。人。不。能。俯。不。能
仰。極。醜。之。上。詞。以。其。俯。仰。有。醜。也。
此篇奔期會之詩。

詩經

國風

六十八

二子乘舟。汎汎其。其。碩。碩。言。思。子。中。心。養。之。賦也。二子乘舟。汎汎
其道。碩言。思子。不。瑕。有。害。賦也。
宣公納之。其。是。為。宜。美。生。壽。及。期。與。宣。姜。惡。於。公。公
今。仇。之。齊。使。戚。先。待。子。臨。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侯。侯。曰。君。命
也。不。可。以。逃。壽。窮。其。節。而。先。赴。賊。殺。之。侯。三。曰。君。命。殺。戚。壽
有。何。罪。賊。又。殺。之。因。人。傷。之。而。作。是。詩。
序曰。思。侯。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人。傷。而。思。之。作
是。詩。也。
意曰。此詩。須。會。詩。人。明。知。二。子。被。害。而。不。忍。言。之。為。憂。殺。之。害。

未成
君廷木
精窮此
要知

詩經訓義

御風

泥彼栢舟在彼中河髡彼兩髦實維歲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
 只不諒人只與也此彼栢舟在彼河洲髡彼兩髦實維歲時之
 死矢靡違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與也

詩

序曰：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

傳曰：有君必有臣，有父必有子。此理之當然者也。

تجدید

— 七 —

1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韋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也
宣公辛惠公幼其廢兄頑。聚于宣姜。其作此詩以刺也。
序曰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
中韋共聞內隱與之虜。不可掃。不可道。云無所容其
惡惡之深也。言之長也不欲道之。今人于所不欲言則曰
其說甚長。上韋曰悉下韋曰報。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
云如之何。賦也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鬢髮如雲不屑也。玉之瑱也。

也勞之極也。揚且之替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賦也。璫兮
璫兮其之展也。蒙彼絢繡。是絺繻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類也。展
之人芳邦之媛也。賦也。

宜姜不稱其服。故作此詩。

序曰。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

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章意通詩。只予之不淑一語。而餘不及刺。如碩人不見。蒼子莊

公。而但言大夫風。退無使君旁。倚嗟不言。不能開母。而但言

展我甥兮。三詩之體一也。

詩經

首節。通以不淑二字為主。開口下借老二字。是詩人史筆。副

編他人髮。假作髮形。加于首上。笄簪也。其端刻鷄形。橫于簪

頭。玼頭所懸玉。其垂有六。副旁有笄。上加玉作三件。一

串看。象服。即副笄也。服以章德。故曰象服。如山句。形容

委蛇之狀。宜象服。即品俗老宜之。委蛇二句。不遇鋪張盛服。

居尊嚴象耳。不淑是無備老之德也。有德斯有容。以稱其

服。否則雖有象服。亦祇見其不表矣。故曰云如之何。

二節。批芳二句。言服髮。髮二句。言容貌。玉璫句。言服。揚且句。言

容貌。其字。皆宜姜言。見與他人之翟不同。故曰胡天胡帝也。

不淑也
詩經

二章
三章
四章
五章
六章
七章
八章
九章
十章
十一章
十二章
十三章
十四章
十五章
十六章
十七章
十八章
十九章
二十章
二十一章
二十二章
二十三章
二十四章
二十五章
二十六章
二十七章
二十八章
二十九章
三十章

楊訓上廣。上即高字。廣即長字。意占人以肩為春。廣

黛以此。天與帝俱。以神言見。驚怪意猶子虛賦所謂渺

忽。若神仙之勢。後二章刺之詞。氣愈深。愈緩。然以

君夫人而曰胡天胡帝。曰邦之媛。輕忽。蔡慢。甚焉。

三節。翟是祭服。屨是禮服。以禮見君。及賓客之服。故曰邦之媛

也。與上副笄六珈。皆所謂象服。揚類作三件。雙。象。重。衣

色。而粘服上說。此詩只為有子之不淑。二句。故此二章詞愈

寬。和然咏婦人。而但言服。歸家貌之。美則其人可知矣。

爰采唐矣。味之御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

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賦也。爰采唐矣。味之北矣。云誰之思。美

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賦也。爰采

薪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

送我乎淇之上矣。賦也。

衛俗。俗亂。世族在位。相親甚。妻相期會。與送之詩。

序曰。刺奔也。衛之公宣姜。北男女相奔。至世族在位。相宿

妻。期于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章意。皆言其心思得如此。歷稱貴族。以誦女之美。非必其有此

三姓之女也。正義曰。言沫鄉唐所生。衛都淇所主故也。

唐也。麥也。薊也。皆易求之物。喻孟姜孟弋孟庸求之易得也。桑中奔妻之所。聚上宮樓閣之通名。始通好于桑中。終成禮于上宮耳。蘇氏曰。刺世。禮則稱李曰有齊季女。言雖幼而知好禮也。美有

鵲之奔奔。鵲之疆疆。人之無良。我以為死。與也。鵲之疆疆。鵲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死。與也。

衛人刺宣姜與頑非匹。耦而相從也。故為惠公之言。以刺之。序曰。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鵲之不若也。

詩經制義 國風 七十三 鵲與鵲奔。鵲與鵲疆。鵲性妬。溪兩雄相見。必盛氣。

相聞。惡其亂世也。鵲傳枝而孕。不以形接。故曰鵲性不淫。按左傳。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伯于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許穆夫人惠公。即期。臨伯。即頑宣公之長庶。而仍之。死也。衛風至此。人道盡矣。不再造。不可以國故。繼以定之。方中。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機之樛。桑柘梓漆。爰伐琴瑟。賦也。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崇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九臝。賦也。靈雨既零。命使信人。星言風雨。曉于桑田。匪直也。人東心塞。淵隰北三升。賦也。

詩為伏所賦。文公徙居楚丘。營立宮室。國人悅之。故作是詩以美之。

序曰。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謂邑孫桓公。據我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築城郭。而營宮室。得其時。刺百姓悅之。

章意。定中一篇。以營建為主。而歸重東心上。蓋其建時不忘。民樹木。又取有用。非遠慮而營建以前。德地詳審。經營建。了又德地動。民皆是東心。塞淵。慶故舉。驟北以驗。當廣見。清。操心之效如此。此詩具見文公經綸開解之手。精明果銳。

詩經制義 國風 七十四 之氣。而不知其心痛。積習之非。雪亡國之耻。有一種刻厲沉。僻精神。在。以故。蝦蟇相鼠。干旌之詩。人心俱洒然。變易詩人。以塞淵二字。募出最可味。

首節。營建不荷。種種不荷。即此是東心。塞淵了。何也。春夏桑田。交作。此非力役之時。必定星方中。則農夫暇矣。始作宮室。而。又候月以審地勢。其明天時。虞即下。稅桑田之心。其候日。慶。即下。望景。觀卜。以期安阜之心。且因以樹植。而計及禮樂。即。期富康。以與大物之心。何等誠篤。何等深遠。定之四句。文。平而意實。實。如云。審此時。可作室。而必辨方。以作室也。更星。

平而意實。實。如云。審此時。可作室。而必辨方。以作室也。更星。

庚子年
庚子年
庚子年
庚子年
庚子年

庚子年
庚子年
庚子年
庚子年
庚子年

中。正。是。營。室。時。候。此。時。民。事。已。退。故。曰。定。國。景。在。室。基
中。則。日。出。則。影。西。倒。日。入。則。影。東。倒。以。繩。正。之。而。東。西。向。定。
矣。午。則。日。行。正。南。而。景。影。北。倒。以。繩。正。之。而。南。北。向。定。矣。此
皆。作。楚。宮。時。事。種。植。亦。營。建。中。所。不。可。廢。者。但。其。所。樹。必
取。可。以。充。遠。豆。伐。琴。瑟。隱。然。禮。樂。大。用。耳。若。謂。禮。樂。必。待
此。興。便。是。未。話。樹。之。三。句。是。美。其。經。理。之。周。委。成。琴。瑟。言
異。日。可。伐。以。為。琴。瑟。耳。非。曰。琴。瑟。必。有。待。于。此。也。今。人。因。伐
琴。瑟。遂。增。出。實。遠。豆。又。以。為。作。禮。樂。玩。詩。書。只。開。一。說。過。未
嘗。有。此。意。也。

詩經列卷

國風

七十五

二。節。升。彼。三。句。重。一。楚。字。不。必。對。者。要。知。楚。丘。可。興。禮。樂。之
大。邦。振。富。庶。之。大。效。畢。竟。從。虛。以。望。而。因。及。于。堂。也。望。是
望。一。國。之。勢。看。道。可。立。國。否。國。已。定。在。此。又。不。知。山。之。向。背
何。似。故。又。用。景。之。是。以。心。度。日。之。影。不。用。樹。景。蓋。樹。景。止。正
宮。室。方。面。此。先。正。一。國。之。方。面。也。望。楚。又。望。堂。者。恐。大。勢
有。完。不。完。也。景。山。又。景。京。者。恐。方。面。有。正。不。正。也。降。就。下
廣。言。非。涉。山。上。下。來。觀。森。是。觀。上。之。宜。森。否。宜。于。森。必。宜。于
田。故。以。桑。駘。上。宜。謂。民。之。所。資。也。望。景。觀。卜。止。求。浚。未。好
故。後。求。果。然。好。名。賊。隱。之。指。民。安。物。阜。但。不。必。與。下。章。粘。合

庚子年
庚子年
庚子年
庚子年
庚子年

庚子年
庚子年
庚子年
庚子年
庚子年

三。節。上。既。言。城。市。宮。室。于。是。言。其。政。事。養。人。君。辨。方。正。位。體。國
經。野。然。後。可。以。施。政。事。云。雨。而。曰。靈。即。杜。詩。所。謂。好。雨。知
時。節。也。匪。直。二。句。承。上。起。下。人。即。指。農。桑。之。人。言。東。心
不。是。空。口。東。此。一。心。謂。經。畫。此。事。心。即。東。于。此。事。也。分。明。說
文。公。如。此。操。心。所。以。能。光。復。舊。業。而。却。在。敗。處。輕。點。出。此
詩。旨。所。以。為。妙。塞。淵。指。農。桑。說。者。來。宜。無。通。意。為。長。人
君。辨。方。正。位。體。國。經。野。皆。國。家。大。事。言。驟。此。而。本。之。塞。淵
明。富。庶。之。有。道。也。若。乃。內。多。欲。而。勞。師。大。究。之。求。德。多。慚。而
招。來。骨。利。之。驥。何。足。語。此。舉。一。馬。見。無。事。之。不。塞。淵。也。三

詩經列卷

國風

七十六

千。作。實。事。不。作。頌。擬。玩。註。元。年。三。十。乘。季。年。三。百。乘。便。見
綴。鍊。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比。也。朝。隣。于。西。崇
朝。其。兩。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比。也。乃。如。之。人。也。懷。春。姻。也。大
無。信。也。不。知。命。也。財。也
此。刺。淫。奔。之。詩
序。曰。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耻。國。人。不。齒。也
章。章。一。章。曉。之。二。章。惡。之。三。章。切。責。之。紅。之。為。質。不。映。日。不
未。蓋。雲。薄。濟。日。映。而。氣。則。生。以。水。譬。日。亦。未。青。紅。之。暈
陽。臨。于。上。陰。蒸。于。下。二。氣。交。構。而。為。雨。陽。臨。已。解。陰。蒸。未。已

子子

子子

則得而為紅鏡朝謂之隋棄謂之假嫌是地氣之淫也冥漠
 若無朕兆倏忽成形人皆得而指之以喻男女媾昧之事終
 不可掩也莫之敢指非畏之也賤之也女子有行言女子
 子婦終當遠其父母兄弟而成婚姻之禮矣何為如此冒行
 也乎正與懷嫁相向相照女子有行三句信婦姻正始之
 禮也註不顧冒行正不顧此正禮大無信二句一直叠說
 在人曰信在天曰命矣負信之節即昧天理之正矣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與也相鼠有齒人而
 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與也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
 詩經刺星 國風 七十七

胡不遇死
 序曰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群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
 禮儀也
 章意 鼠有見人則交其前足而拱者謂之禮鼠見爾雅翼儀指
 身容之可象者言禮以及為文曰止者是謹抑是避之意礼
 則舉全體而言春秋時朝會聘享執玉俯仰諸般議論决
 人生死吉凶皆從此看出
 子子于旄在浚之郊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界之
 賦也子子于旄在浚之郊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

予之也子子于旄在浚之郊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
 何以告之賦也

序曰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章意 三章只一意詩人得於初見慶幸無已故言之不足又疊
 言之車馬旌旗不過大夫常儀周禮旅卿建旗大夫建旌
 首皆注旄為見賢而出故徑道其盛如此禮意之勤只就
 見賢上着不重在儀衛精神俱藏在第二句內蓋車馬旌
 旗自尋常禮節惟忽見于郊原之間所以可美耳何以二
 字是詩人擬議之詞反不重姝子身上有踴躍贊嘆矜持不
 詩經刺星 國風 七十八

畫之意 曰郊曰都曰城雖是變文叶韻亦有漸進賢者之
 意意懸望其有以界之又深幸其必有以界之又預想其
 不知何以界之是深喜不禁之詞見一時人心願治光景
 車後所建為鳥隼之旗華象其尊鳥象其捷旗有干之首
 注旄曰旄曰繆者蓋旂之正幅為繆旗則末垂者也 提是
 一旗以其注旄于干首謂之干旄以其析夏翟之羽以為綴
 謂之干旄 建于車之旄素絲以繫之載夫旄之車良馬以
 駕之二之字俱指干旄言○漢制太守四馬其加轡中二千
 石乃蓋石驂故太守稱五馬書曰若朽索之馭六馬五之六

之原有此制但一出無辱更備衛之理只是極誇其虛耳
嚴大云言乘夜馬而來者已四軍五軍六軍矣言下賁者之
多也

載馳驅驅歸言衛侯驅馬怒言至於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賦也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
旋視視爾不臧我思不遠賦也跋涉阿丘言米其諒女子喜懷
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稱且狂賦也我行其野荒其來控于
大邦誰困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賦
宣姜之女為許穆公夫人聞衛之亡馳驅而歸將以唁衛侯
詩集訓

于漕已未至而許之大夫以不可歸之義來者乃作此詩
序曰許穆夫人聞其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
意據序思婦言其兄又義不得而賦此詩則望人救衛之心
由于婦言以控于大邦二語雖之良是凡言驅馬登丘行野
皆非實事蓋大夫之來慰大夫之阻俱非實情不過曲寫其
頌德難言之意耳言下却若歷歷其履其事此是
詩之妙境許為穆公之國不能惠告大邦以救衛于許之
大夫不能無馬詩意直注控于大邦二句
音節歸音內有控大邦以共圖興漢意云未說出詩作于盛禮

時故曰至漕人情相急欲列每覺其緩故曰悠之賦
復然非真驅矣跋涉是未得忙迫不避水草與悠言至
俱在意中摹出虛景

二不我嘉不我臧指跋涉之大夫也不遠者此心休之只你
于衛言不能使我思遠衛也不聞言不能使我止而不思也
而改止一意而意言之以見思之迫切人見我之熱情
以為女子多思是其常耳不知女子雖多思亦各有適不
藥以為不足問活者善懷方有含蓄不必泥定歸時亦
各字可見下百爾所思正對善懷看我憂思如此迫切而
詩集訓

許人尤我之婦意者皆稱手皆狂乎何其不相休恤不識緩
急若此也婦則少不更事不識人情任則執拘自是不近
人情正與有行相反
四節婦述夢亦其設言隱然見宗國丘墟盡委草莽矣
按秋入律以閏公二年十二月冬迄于見夢荒則為今年
夏歷歷三時而四隣諸侯未聞救恤以從簡書者所以欲控
大邦此是真情但非女子事下因猶云因某大達于某人
也極指大邦言百爾所思只是多方為我擊重云說如
云憑你千方有計便是不必出或款如何如何也如致書

卷之四
詩經
卷之四

這人子義不悖而情得以達者不必言請教果有此意正
所懷何以云不如哉所之哉上云衆解其狂其詞恨此云
無哉有九其詞悲

右鄰國十篇

瞻彼淇與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兮
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與也瞻彼淇與綠竹青青有
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僖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
不可諼兮與也瞻彼淇與綠竹如箒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
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與也

詩經

國風

八十二

衛人美武公一德而以綠竹始生之美盛其學問自脩之
進益也
序曰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又能
入相於周美而作是詩也
章老孔叢子曰于淇澳見學之可以為君子也與各止五句各
開說雖有進處尊嚴成就之別然章奇互見得力全在切磋
琢磨有此工夫自然成此德惟德成故與服稱特列末方說
出耳瑟爾赫咺與末章下四句亦各就其德之發見靈味嘆
一番非有淺深也

詩經
國風
卷之四

竹處中獨節清脩有文植物中之君子也故以為與
斐只呼過之詞饒氏謂君子所以斐然者其物自切琢琢
中來似倒骨角有文理可見理欲之相判也似之故曰切
磋玉石無文理可見理欲之相混也似之故曰琢磨如切
是剖析事理一看得分曉則研窮到精微融貫地位如
琢是過絕人欲不遺餘力磨則磨礪到光明瑩淨地位不
必知行此與大學不同彼重精察此重進益瑟是端莊嚴
密意個是可畏可象意瑟爾赫咺正是有斐處與大學說瑟
個不同赫是氣象充盛意咺是光輝赫越抑之而愈揚意此

詩經

國風

八十二

二節充耳用右會弁用玉會猶合會之會縫中也皮弁縫中結
玉為飾謂之素諸侯玉用朱白蒼三采教以七亦不與當飾
而德足以稱之自然尊嚴可畏美其服飾即美其德也詩人
口中無德稱字若云服飾非重以德而重即似增出言下有
瞻望丰儀肅然贊嘆之意瑟爾四句繫頂上尊嚴與首章
別詩從成德後敘述連切磋等亦就現成說德客亦是德
故重贊嘆之

此詩之妙處在字句之虛實與聲氣之抑揚也

三節 德之無渣滓似曾經鍛鍊之金錫德之無圭角似生成溫潤之圭璧非德有生成鍛鍊之分也上句形容不盡故着下句其實武公之金錫圭璧俱自工夫來鍛鍊固由人力得之即生質亦由工夫熟後有以復其本體之自然也然就切瑳瑳磨工夫底于渾化而言寬綽四句寫有道德氣象此從心不循矩之妙也寬廣與赫莊反赫莊而又寬廣是寬而有制也和易與威嚴反威嚴而又和易是嚴而能恭也較與執皆車上橫木較在執之上致執則俯而愚執無事則但依較有自如氣象倚重較者言優然在重較之上非必真在重較

詩經訓義 也戲是戲動詛是詛言不為虛者不至任情而後物也寬綽就是自如了故即重較以嘆之戲詛者一善字已有不謹意了下句只是上句此是動容周旋中禮處當教而教則差闊赫莊當和而和則寬綽善謹不必謂寬綽善謹時更不處個赫莊也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賦也 考槃在阿碩人之適獨寐寤言永矢弗過 賦也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言永矢弗告 賦也 美賢者隱處之時

此詩之妙處在字句之虛實與聲氣之抑揚也

庫曰利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章意通詩以寬字適字軸字作帶而重在獨字永字 考槃之樂亦自人觀之耳樂者不知也之寬之適之軸亦非樂考槃也弗援真也弗過意也弗告遊世而無悶也 潤之旁有阿阿之旁有陸只是一處想其地面山夾水其上有陸為高平空曠處其旁有阿為宅幽勢阻處中有流水故碩人得隱處其間非荒涼寂寞之境也世固有隱而弗成者名曰考槃言其成乎隱也 寬道軸以胸次言不離考槃亦不粘考槃挂此字各就此三字言 適從草從過有草過得之意軸訓

此詩之妙處在字句之虛實與聲氣之抑揚也

詩經訓義 盤桓不行亦見從容自如意 獨寐三句是詩人想像碩人如此耳獨寐而寤獨寤而言而又歌而又宿見其無性而不獨亦無往而不樂 獨寐寤言無酬對也獨寐寤言無應和也獨寐寤言並無驚破其夢者矣永字有終身焉之意弗過者一丘一壑足了平生滋味枕石無波他碩 弗告非但不以告人亦自形容不出之寬之適之軸非樂考槃也樂者不知亦自有人看出耳 孔叢子曰吾子考槃見於世之士無悶于世 記云事君者量而後入碩人列於佛儒之流邦樂事于執受之賤考槃君子其量之矣

碩人其頤衣錦裝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

碩人其頤衣錦裝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
譯公維私賦也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蛴齒如犀犀素齒
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賦也碩人教教說于農郊四牡有騶
失憤鑣鑣翟翟以朝大夫風退無使君勞賦也河水洋洋北流
活活施施眾穢穢黷發發發發發發發發發發發發發發發發
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為之賦此詩
序曰閔莊姜也莊公惑于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終
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意國君立后以正陰陽以供祭祀族類所不重也齊貌孟祈
詩經訓義
國風
八十五
不重也推而至于來歸之儀衛通國之人情抑末矣又推而
至于生國之形勢土產之繁饒抑更未矣詩人修譽之者蓋
欲指莊公以嬖奪請之故而不忍明言故就世情易見者言
意謂人雖昏惑何至并此亦不曉得雖鋪張贊美之詞言外
有缺憾皆堪之味見即以此論而莊姜已無可議矣况其美
又不止此乎
節二碩人二句不斷如云此頤然而長衣錦裝衣之碩人其族
類之貴如此曰衛侯之妻見聘以嫡也曰齊侯之子見與
得臣同母非孽子也邢周公之後據近齊子爵其言侯者

碩人其頤衣錦裝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

碩人其頤衣錦裝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
通稱也情正足笑之巧巧即日之美前五句猶狀其形
醉之妙後二句則并其性情生動慶寫出矣
三節來嫁重輕還重在人情惟喜上四壯二句是馬翟第是
車朱字翟字要緊來續擬人君之貴翟第極小君之儀朝謂
入君之朝也以朝者只叙來嫁之時如此不若誇車馬之盛
未二句亦見通國樂以為母也分明畫出舉朝洵為人
主嚴重大禮光景說出相親却似呢
四節重末二句禮儀盛備即在士女嫁好上看見下賤之妾如
此則宮中之貴人更何如也卒不見答所以不可解也世
情之言愈翻愈妙三復此詩皆以常情望其君深得告厲主
之法語愈翻而愈妙然及常則亦怪矣庸到極處亦能反常
張之蜜蜜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
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子無怨秋以為期賦也乘彼墮垣以望
復闕不見復闕泣涕漣漣既見復闕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
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賦也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
與食桑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
不可說也此而興也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
淇水湯湯漸裳女也不與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子一夫
其以
人指
一維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風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遠矣
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及爾偕老
老使君怨其則有岸隄則有津梁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
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賦而興也

此篇婦為人所棄自道其悔恨之詞
序曰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風風大行男女無別遠相
奔誘華落色衰從相背棄故叙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滿快
也

章意首二章追叙奔時事後四章詳述棄時事詩雖作于悔恨
詩經圖章

然悔所托之非人不悔始奔之非正此之謂滿人之詩也
詳味此詩其立言最有章法是悔之辭及真可扼腕苟文若
之失身曹瞞柳州之滿足叙文其是類也夫責之以良
謀是欲謀之人也而不知人之不吾與也要之以卜筮是欲
謀之神也而不知神之不吾告也及見棄而歸兄弟是欲依
其親也而不知親之不見恤也女之苟舍者色衰而愛弛士
之苟合者利盡而交絕合之不可苟也如此
此二章叙其托而謀之而從之而還之而期之至而思其
來之而遂其欲曲折如畫大約見今日之棄由在彼之失德

此篇婦為人所棄自道其悔恨之詞

序曰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風風大行男女無別遠相奔誘華落色衰從相背棄故叙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滿快也

非在哉之有怨註中云非婦人口中語却是意中事
奔安得有媒故註曰言所無以離其事
子孫其媒也
并秋以為期亦詭之詞蓋指布質絲此春時事也此事
身許之矣故人以戲之此戲之也此卜之休卦是筮之休
三章桑之未落二句是比呼嘆鳩之二句是興呼嗟二字寫出
事後追悔之情曰未落隱然見有黃蔭可慮士猶可說極形
寡女之不可也婦人到狼狽時偏看許多正理說出許
多正論與烈女貞婦只爭事前後之別耳三歲食貧是
言相從後貧勞之歲月非只三歲相聚便見棄也臨末章老

使我怨可見淇水二句叙致悲涼見與以車還聘時光
大別惟士周旋故使我至此耳不與終終一心言二行
便始終相背矣周旋二句緊承士二其行再敘其過是通篇之
主詞極反覆無窮也谷風見棄以色此云三歲為婦意未
衰其輕其人耳兄弟之笑不必明說使意味索然
六節止言三歲食貧三歲為婦何以還言老使君怨不情老
則他月老之境皆怨之境也非目下以老而見棄也洪則
有并二句與至不思其反有并言事皆有到頭處言
惜老而今見棄此所謂反也但要且時不思及耳

詩經
卷之七
衛風
淇水

語可見若思及則此婦人當早為之計矣復曰反是不思耶
已焉哉同已類然自反于人歎之成而後竟無辭之悔
又一賀絲者不將寒裳就之乎

覽翟竹年以釣于淇堂不爾思遠莫致之賦也泉源在左淇水

在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賦也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之巧風

玉之難賦也淇水悠悠檣檣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憂憂也

衛女嫁於諸侯思歸寧而不可得故作此詩

序曰衛女思歸也遠莫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

章竹竿釣淇美托言淇亦不遠只為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詩經刺衛 國風 八十九

耳下二章俱根遠莫致之來遠非其遠也殆不忍明言耳

泉源本發于衛之西北而曰在左者其委也淇水本東流與

泉源合而曰在右者其源也 在左在右正與遠莫致父母兄弟

相照者 巧笑二句是懸想淇上遊女風景故下節雖然作

自己出遊之想自恨不得笑語遊戲意在言外說詩者多以

篤言二句無思歸之意不知詩人非必新然說定不歸絲見

其絕意也 巧笑篤言各二句皆思中之境如總履其事者

當說如安得二字便失詩義

荒蘭之夫童子佩鵲雖則佩鵲能不哉如客兮遙兮垂涕兮

詩經 卷之七 衛風 淇水 八十九

序曰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章意本不勝衣服不稱表此與意也至二句止 草木未有無

文葉者荒蘭特弱不能勝耳 荒蘭之短弱而有蔓生之枝

本不勝衣故以與童子之佩鵲能不哉知猶云其能非哉所

知也 童子非真說舞象時也只是形容他無知無能猶俗

謂人云孩子氣耳 客兮二句言此外無可見鄙之也耻之

也 客乃客與之客遂如直遂之遂末句即反上文與倚重

詩經刺衛 國風 九十九

較方一例亦有惜他不自知其無能意 甲是甲子天下之

甲不哉甲以不敢要為雅崇言方澤厚 悻字是痴傲之貌

蓋無知而以為有知無甲而以為可甲其狀如此○能治煩

决亂者方佩鵲能射仰者佩鵲見說苑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賦也 誰謂河廣曾不

刀 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賦也

宜乎之夫為宋桓公夫人生宋公而出歸于衛宋公即位夫

人思之而義不可往蓋謂君承父之重與祖為終年出與

絕下可以報反故作此詩

此詩見
卷之四

此詩見
卷之四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此相贈答之詩
序曰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賊出處于潛齊桓公被而
封之適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章意此詩似賦而作比者蓋以木瓜之微比薄施瓊瑤之實比
厚報也匪報二句即承此情景說不必另以正意講歸李
思云投者平居分義無往來之道出于望外者也千古交

詩經訓義

風

九十三

此詩見
卷之四

情○及○此○數○語○覺○報○施○兩○字○淺○俗○不○能○出○口○矣○匪○報○一○語○最○宜○
三○覆○○夫○子○刪○詩○不○列○之○齊○而○以○毀○衛○者○于○衛○見○亂○極○反○治○
之○機○于○齊○見○救○災○恤○隣○之○義○非○經○聖○手○不○能○
右○衛○國○十○篇○

王風

彼○秦○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
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
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秦○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
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
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詩經訓義

風

九十四

此詩見
卷之四

靡○靡○中○心○如○噓○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
天○此○何○人○哉○
周○既○東○遷○大○夫○行○後○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畫○為○禾○黍○開○
則○室○之○顛○覆○慘○惶○不○忍○去○故○作○是○詩○
序○曰○閔○宗○周○也○
章○意○詩○為○閔○宗○周○過○故○宗○廟○宮○室○作○而○詩○中○不○見○一○字○直○將○彼○
字○暗○指○而○已○此○是○感○慨○最○深○處○二○彼○字○有○到○處○盡○為○禾○黍○之○
意○只○還○他○彼○字○不○說○出○何○地○更○深○
會○興○意○兩○謂○我○指○靡○情○收○言○也○搖○即○是○心○憂○細○味○風○指○

人與竹不啻
一物下三

九十五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雖棹子墾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君
子于役如之何勿思賦也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佖雖棹

史記
子思
得生
以爲
與
師
不
信

四

明見有出即有入有旦即有暮而欲付萍踪飄泊杳無歸期
之人于不思非人情矣 日之夕矣猶唐人云月明花落又
黃昏有無恨感嘆 夫難棲于樹則日之夕日已夕則牛羊
下來矣蓋中一句開上下句也 擊畜產者非是思他不歸
只是思他無休息耳非以牛羊形君子也 不且不月是往
事曷其有信是將來事寔直述上句以起下句幸無飢渴則
後歸有期苟字最下得悽惋有無可奈何之意此思之極也
首章云知之何勿思沈思綿邈不能已然尚有思也曰首
無飢渴則知思之無可奈何而但冀其生還思益深矣 各

子所知但覺其意象如此耳。程子云：陽不任憂責，全身自樂而已。君子居亂世之狀如是。君子自有樂，不重相樂。上樂不可以忘憂，形知憂可忘，非真樂也。此中真趣，有非婦人女子所知者。弟見其執黃執紉，如斯與其招我如斯，而襟懷之洒落，然不可得而形容之已。大夫東房西室作樂，即在房中人出入處也。舞位非別設，即所舞之地便是。由房由教意輕，只是招已同樂末句，紫頂咏嘆又不重在同樂上。安貧忘勞等意，孟不須說，即掃興。

中谷有蕓穞其乾矣有女仳離嘸其嘆矣嘸其嘆矣遇人之艱
難矣興也中谷有蕓穞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嘯矣條其嘯矣
遇人之不淑矣興也中谷有蕓穞其濕矣有女仳離嘖其泣矣
嘖其泣矣何嗟及矣興也

離也

之者
知者
得已
之者
之者

之者

山月帆樸室家相乘此作此詩

序曰問周也

章意以歲早草枯與亂世飢年之氣象憔悴無潤澤也曰嘆其

乾貧者先瘁也嘆其倚則粗浴者亦乏絕矣嘆其濕則需者

亦不免矣通詩皆世亂感傷之詞即曰過人艱難過人不淑

亦悼世之意重悼人之意輕也以推之乾燥無潤與已之

拋棄無依通是悲詞不作怨詞推耐早草也歲旱則物生

高地者先萎倚訓長益長茂者亦不免乾燥也仇謙是相

拋棄不淑以幽荒為不善事也即艱難意何嗟及矣卒之

詩經副墨 國風 九十九

憂生之人計無從之是困極無可奈何之詞不必強作安命

語爾二章末二句亦皆是悲其窮厄無有相原意

有見爰爰離于羅成生之初尚無為成生之後逢其百罹尚

寐無吶也 有見爰爰離于羅成生之初尚無為成生之後

逢此百罹尚寐無覺也 有見爰爰離于羅成生之初尚無

庸哉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聽也

周室衰微諸侯背叛君子不樂其生而作此詩

序曰問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將恐連禍王師傷敗君子

不樂其生焉

不樂其生焉

此意此憂生之詩其詞老拳動視聽懼觸世網却必不保無

此無覺無聽所以憂也註庶幾寂而不動以死無餘味三

章無淺深情微之深言之不足又從而長言之也 周禮六

贊士執雉蓋取其守介而死不失節也 我生之初王室未

東時也此時邪正尚不甚混清濁尚不甚顛倒故曰無為

今刑罰本倫小人而反加君子則則小得志而天下始多事

矣生此時者為忠臣既不容為巧詐又不可則惟有寐而不

動或可付之不知也不必泥定作死說有憂百凶所聞者大

不止禍之及已

詩經副墨 國風 一百

絲絲葛藟在河之汧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與也 絲絲葛藟在河之汧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

我有與也 絲絲葛藟在河之汧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

亦莫我聞與也

世東民散有去其鄉里家族而流離失所者故作此詩

序曰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通衰葉共九族焉

葛藟宜山谷而在河汧河汧失所依矣此與意也

與以絲絲終遠字相應蓋綿綿是長而不絕如絲遠則不得

長相聚矣三章俱是極嘆其窮無其實依人之意莫我有視

此詩以畏字作主上二章見其荷光而無恥

此詩以畏字作主上二章見其荷光而無恥

此詩以畏字作主上二章見其荷光而無恥

之若無也。即人之流離失所而民間之不能睦族可知。民間之不能睦族而上之所風可知。序說良是。彼來蕭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賦也。彼來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賦也。彼來蕭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賦也。此所奔者所記以行之詩。序曰懼也。蓋諱口中人朝不保暮是以替別如久別。章意彼來蕭兮彼來蕭之人也。蓋托言以指其人猶恨之稱後。聞也思念之情以漸而深。葛為締結蕭供祭祀艾療疾痛。以特言三物來取之由不於此取義也。葛生于初夏聚于盛。詩經副墨 國風 百一 夏故下承三月蕭來于秋故下承三秋艾必三年之久為佳。故下承三歲。大車檻檻衣如薨豈不爾思畏子不敢。大車呼噓衣如薨豈不爾思畏子不奔。賦也。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周衰大夫猶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故諸奔者畏而敬之如此。序曰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此詩以畏字作主上二章見其荷光而無恥

此詩以畏字作主上二章見其荷光而無恥

此詩以畏字作主上二章見其荷光而無恥

之鋼藏而不開。大車二句是仰其車服聲容之盛以見氣勢之不可玩如此非畏其車服畏其平日之刑政也。但不可摘破刑政字面。龜衣子男之衣也。天子之大夫四命服視子男。畏而不敗其敢者國在也。所以刺也。噓子就車行之安重上說。謂予不信謂予此言不出于中心之誠信也。信對聲音笑貌說。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賦也。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賦也。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賦也。婦人望其所與私者而不來故賦此詩。序曰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章意此詩願望之意以漸而深將其來三字正是望詞不必作疑說。之子不即來而又非不來者猶疑留連可以意通。貽我佩玖是實詞蓋思之不見而之子又牽于兩情故貽之佩玖以結旋動若作異詞便無餘致且上二章有將其字而此章直以佩玖終之有睹物思人之意。據序說或云留是大夫氏子嗟子國其字也。麻麥李樹是其數民農桑所致存。

以備考

右王國十篇

鄭風

緇衣之宜。今散予又改為今適子之館。今還予授子之繁。今也。緇衣之好。今散予又改造今適子之館。今還予授子之繁。今也。緇衣之幕。今散予又改作今適子之館。今還予授子之繁。今也。鄭桓公武公相繼為周司徒善其職。周人愛之。故作是詩。序曰。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詩經

國風

百三

章意。詩人寄托無窮。一篇而三致咏焉。若每節入深。便失咏嘆之旨。故言微中。是以為難。此詩言好德。却不說出德字。止首一語。微露之。說詩者不添出德字為妙。詩專為武公作。雅本桓公者。見世德深入人心。為無已之愛。所從來也。作詩者。至未嘗言感德。亦不自言用愛。但望此緇衣。自覺其服之恰稱。而情之不能自已。若此耳。不須泥定前句為致愛根源。試味他說個宜字。好字。希字。便躍然見愛之意矣。改衣適館。授繁。皆尋常事。尋常語。反覆周旋之意。即在其中。既欲改衣。又欲適館。又欲授繁。効之而若不能効。即効矣。猶若

詩經

國風

百四

未効者。故曰好賢如緇衣。每章各上下二句。相連自為一意。而文義不斷。宜雖是說德。稱其服。亦是人意中見得如此。不必說教化繩武。及衣袂等語。好有美盛意。思華是借用字眼。試看人到幕上。何等寬舒。何等相宜。則大義安舒。義俱在其中。緇衣居私朝之服也。天子之卿。既朝而退。解皮弁服。緇衣以聽政。不曰衣之新。而曰衣之故。可想見其一段意中。模擬之情。適館授繁。亦同此意。都非實事。有說改衣是欲久于其職。詩中未嘗無此意。但如此說。反覺易盡。館是司徒治事處。即私朝也。凡諸侯入為卿士。皆授館于王室。還是周人達館而還也。繁是野人所自授。不是卿士之常祿。玩散字。又字有惟恐不得改衣之意。謂既達館而又思授繁。則可謂改衣不已。又思適館。則不可。此三件。總是未然事。乃心欲如此耳。周之東也。鄭馬是依武公以藩服而入佐王室。則公之館。周人所當伺候者也。公之繁。周人所當供億者也。大戎之度。父死其君東鄰之遷子。定其當時列侯之德。國未有出祖武右者。至莊公不取周人界號。公改其後。取采中肩而緇衣之好賢矣。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

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杄。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杄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賦也。

此淫奔者之詞。

序曰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仲諫而公弗聽。下不忍以致大亂焉。章意以此詩以畏字為之以懷字相形此女子以仲之可懷遂不敢自愛鍾情之極矣。特若有所畏耳。

詩經訓義

四風

百五

憂假托之詞也。詞雖拒而意則與之。杞是里域之杞桑即墻下之桑。懼即園內之懼。由父母而諸兄而眾人。原無淺深。只立言之序如此。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知叔也。洵美且仁。賦也。叔于村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知叔也。洵美且好。賦也。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知叔也。洵美且武。賦也。

陵不義而得羣國人愛之故作此詩。序曰刺莊公也。叔屬于京錫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

此詩要會國人喜陵之與已。已謂治。詩美之意而陵歸。浮蕩意態亦即于所美處見之。詩故曰里塗曰巷里巷細民所居。陵都京既有人民社稷之寄宜求良士以輔弼之。何乃為里巷小人所好是速亡之道耳。飲酒服馬豈佳公子所為左傳所為多行不義也。此詩當是狎臣媚子稱頌以蓋其疾者耳。未必是悅之詞。莫還以態度言方有著落。但須各照居人飲酒服馬看出耳。仁者相周相恤。相親也。好者獻酬款洽情意交通也。武者聲控馳騁力能使馬也。以其與眾混處故見其仁以其與眾飲酒故見其好。以其與眾

詩經訓義

四風

百六

服馬故見其武。○按左傳莊公即位。姜氏為政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完聚饒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公伐京。京大。叔段。出奔。可見所謂國人非通國之人止是私黨而贊美如此亦全為叔段要譽故然。故始易合而終離也。

叔于田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大烈具舉禮揚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徂戒其傷女。賦也。叔于田乘黃兩服上

裏兩驂馬行叔在藪大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罄牲忌抑緝忌忌。賦也。叔于田乘黃兩服奔首兩驂如雷叔在藪大

此詩之
意也

烈其車叔馬慢忌叔繁罕忌抑抑忌抑也

序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眾也

車意前叔于田叔自出田也叔于田叔在鄭從公子田也

獻于公所可見通詩以于田為主每章重下四句肯二

章極是皆時事九道他好勇俱是才力過人而又好勇所為

不要折開多才好勇者大異其舉其揚其卑所謂其林而田

也者未叔既無大志一馳馬試劍公子耳其徒作有魯義亦不

通媚子狎客縱設遊戲者不然且為曲沃武公矣看將叔無

詩經副卷國風百七

狂戒其傷女及戕間有命不敢以告人氣象大小淺深相去

多首

首節執轡如組二句是往田在道時其御馬光景如此在教以

下則至其所而田矣在教者因田而在教也正行狩時釋火

禽獸居之曰教善御是才而非勇不能持虎是勇而非才

不克傷汝頂暴虎說君田事則習俗所尚豈肯以為非而

戒之戒之正愛之也

二節來黃三句言馬以起良御意在教二句起善射意

者駉馬從禽隨其所使馬即從之曲折如磬也此即所謂逐

逐也

逐也

逐也

此詩之
意也

禽左也控者止馬待執馬隨而止節制在手如控也此正以

他良御後是矢尾着弦者滿則放手以任其去故曰縱橫

稍頭也覆倒也子滿時子稍向內既覆失則顛倒其稍並指

于前如送矢遠去也此正見他善射要知磬時未始不控縱

持即為之送不是二事

三節齊首如手是兩服不退而後兩駉不進而前便有閑整氣

象此只氣度形象如此無御之善意馬行雖疾亦不納矢

于桶而釋其棚以覆之子則舉也而發之攝見從容整暇而

得意可掬不重在善其無傷上玩註亦字是從戒其傷女者

詩經副卷國風百八

來詩意實各開說馬遲然罕覆矢也子言其從容得意如

庖丁解牛操刀而立為之四顧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也亦

可想見叔陟洋之之意矣

清人在彭駒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子綏綏也清人在峭駒

介應應二矛重焉河上子綏也清人在駒駒介陶陶左旋

右袖中軍作好賦也

鄭次公惡高克使將清邑之兵禦狄于河上久而不召師散

而歸鄭人為之賦此詩

序曰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逐之不

非戰也
是戰也

能使高克將矣。而樂飲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亦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竟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章。責文公不善將。上詩作于既散之後。而實叙未散時。河上之長。氣如此。見其所以散也。然不必補師散只隨文描。寫而其失自見。

首二清人傷無紀也。更不必說到師潰。在彭有爰居爰處。無敵可禦。意馬以駕車。而不以御突。旁自如。矛以御車。而不以刺敵。重其自如。馬既不用。而曰馳驅不怠者。言不得歸。

詩經訓義

國風

百九

而但馳驅于河上也。皆虛設故事。無聊賴景。象馬以不戰。剛而武。英以久懸而散。翱翔逍遙。其將卒言之。

三節。陶只就駟介言。勿指人說。左無宛緩之志。右無奮擊之思。中軍無帷幄運籌之略。此當獨將之過。哉則將之罪也。

左族二句。只舉將帥一車。而古上卒之車。則左持弓。右持矛。中人御。春秋閏公二年。狄入衛。鄭思其渡河。又惡高克。好利而不顧君。故令將兵禦之。後師潰。高克奔陳。

高克如濡洵直。且侯。其之子舍命不渝。也。蓋我約飾孔武。有力。被其之子邦之司直。也。蓋我約飾孔武。有力。被其之子邦之司直。也。蓋我約飾孔武。有力。被其之子邦之司直。也。

邦之責分賦也

此美大夫之辭。

序曰。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

章意。三章各自為說。首是德之貞。次是德之剛。末是德之著。提是即其服之義。而嘆其德之稱意。

首節。如濡如字。非衍言如是乎。潤澤也。舍命不渝。安憂于天。理之正而不變也。如宅舍之舍。曰舍。則自不降。喻矣。人惟假寓其中。便有變遷。彼直愚之為舍。便是安身住足之所。而非得喪利害所能奪也。

詩經訓義

國風

百十

二節。孔武有力。指豹飾言。司直以直為主。非一邦以為主。不專指諫君及斷國人之是非。乃中立不倚。不避權貴。不避寵利。進不知遠。退不知黨。懷危言危行。主持直道之義。

三節。古訓云。素絲以黃裳。則五純三英。其義實同。無奢儉之別。廣以德言。充養既粹。人文宣朗。足以潤色。呈獻有稱。中形外光。輝數潤意。故謂之黃。勿因註說到毛。舉上去。以鄭之廉而斯人據之以鄭之陋。而斯人新土。因應接然。然如此。

二邦字要。看。遵大路兮。揅執子之祛兮。無戒惡兮。不震故也。賦也。遵大路兮。遵大路兮。揅執子之祛兮。無戒惡兮。不震故也。賦也。遵大路兮。遵大路兮。揅執子之祛兮。無戒惡兮。不震故也。賦也。

遵大路兮。揅執子之祛兮。無戒惡兮。不震故也。賦也。遵大路兮。遵大路兮。揅執子之祛兮。無戒惡兮。不震故也。賦也。遵大路兮。遵大路兮。揅執子之祛兮。無戒惡兮。不震故也。賦也。

抄執子之手兮無我觀兮不實好也

潘婦為人所棄故於其去而留之

序曰思君子也非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其焉

全詩留戀深情在不實二字二章一意故舊便是情好之

人。不以義與情立說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與親夜明星有爛將翔將翔弋鳥與雁

靜好賦也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

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賦也

詩經刺風

此詩人比賢夫婦相警戒之詞

序曰刺不悅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悅德而好色也

章意此詩是一日聞警戒之言俱雞鳴時語往弋鳥調交際皆

居常門內門外所有事也泥定脩成脩德便是大帽子語

首節雞鳴昧旦俱認為真不伴想像許多德業生此二語然據

其一時警惕光景真有聽于無聲視于無形意在通詩精

神在女曰二字內德職俱屬意中情事不作已然說則星

俗所謂曉星也此句是因夫有昧旦之言故想像其光景如

此對翔有急速爭時意弋鳥與雁正是男子勤業廣不為

此

下文飲酒作計淮南子曰非爭其先也而爭其得時也治

生之事非一典亦托鳥雁一事而餘可意會

一弋鳥亦是男子一事然即此一事不如人則他事之廢墜

可知弋言加之緊頂上文來與子宜之有鼓舞其弋加之

意飲酒以期前老亦其意也要知此二句不是以樂為樂正

見憂勤中樂處如此則夫婦兩心先安靜和好了琴瑟亦爾

安靜和好由人心生也註亦不三言宜玩御以博指意凡

物在手曰御與靜是不躁急不煩戾意好而不靜則謫矣

三箭此總是激勵他去親賢見婦人女子也汲汲要欣附賢

詩經刺風

豪況有大夫氣者安可不思所以招致英雄觀數個字來

之等之字可見主張全在己不可當吾甘而失賢人也三

知字要認婦人汲汲本念賢士所砥礪者諒不以繪繒相

陳馳騁弋獵相娛樂則不可不思所以求之求之是意氣

所感有以致同類之應也既致其來故思贈其往字義相應

順好是我去順好他順是志同道合莊子所謂莫逆于心

也順則不忍其疎濶故思問之此遺人物謂之問左傳衛侯

使人以子問子貢好之者好其善也我好彼善是彼以善

施我故有報下字俱有別須知此是三樣朋友不是指定三

此亦潘奔之詩
序曰刺忽之不昏於齊也太子忽嘗有功於齊侯請妻之

鍾元
美人也

人時問報只形容好德之誠無所不至雖服飾之玩華
愛惜非實事也雄雉之詩離居則勉以知德鷄鳴之詩和
聚則集以取友如此婦人良師友也
有女同車類如奔車將翔將翔佩玉瓊瑤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有女同行類如奔車將翔將翔佩玉將：彼美孟姜德音
不忘賦也
此亦潘奔之詩
序曰刺忽之不昏於齊也太子忽嘗有功於齊侯請妻之
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執國人刺之
詩經副卷 國風 百十三
兩章美處俱根上類字來 翔翔是車中衣服迎風輕舉
之狀瓊瑤即佩玉也都就儀容閑雅上說 德音是性情之
和厚播為美譽也 不忘久而不渝也 千瓊瑤見德之容于將
將見德之音各以其類 楊用修曰孟姜世族貴女也美賢
之佳麗也都飾之閑雅也蓋治容艷質多出于齊族中族黨
衆含浸之下彼山姬野婦雖美而不都雖有奔車之類瓊瑤
之佩所謂婢作夫人麗彼荷葉非止羞燕鳥能閑雅乎 據
序說看詩中孟姜明是齊姓傳曰親迎同車也則此非潘詩
山有扶藿隱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吳也山有楊柳隱有

鍾元
美人也

漸龍不見子充乃見從堂賦
潘女戲其所私之詞
序曰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章意此以宜有者有之與不宜見者反見之也 子都子充是
古美男子狂以情之蕩言彼以情之詐言非真同為仁與
也不過欲見已相狎之意耳 林森已得而欲未厭之詞
兮未得而憂欲得之詞 鍾童已絕而又刺國此詞案案未絕
而傷其欲絕之詞
薛兮薛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薛兮薛兮風其
詩經副卷 國風 百十四
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吳也
以潘女之詞
序曰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
章意以葉薛而風飄興彼唱而此和蓋取相應相求之意下要
字對和字着和者和其始要者要其終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予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賦也 彼狡童
今不與我食兮維予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賦也
此亦潘女見絕而戲其人之詞
序曰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子思我寒裳涉漆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賦也
 子思我寒裳涉漆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賦也
 淫女語其所私者

序曰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周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我思與不我思是詩兩端以要其必從漆浦未必寒裳可
 涉時明甚至之易耳○歐陽氏曰彼大國為我討正之者但
 寒其裳涉漆水而來則至矣諸侯暴爾不我思豈無他國

詩經

國風

可十五

思我者乎朱子舊注曰狂童之狂已甚而不可緩也鄭六
 卿傳范宣子大叔賦寒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動乎望于他
 人乎

子之非兮侯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賦也子之昌兮侯我乎堂
 兮悔予不將兮賦也衣錦聚衣裳錦聚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婦人前期之男子已侯乎巷而婦人以有異志不從既則悔
 之而作是詩也

序曰利亂也婚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順

東門之墀若慮在阪其室則近其人甚遠賦也東門之乘有綫
 索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賦也

序曰利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我思上章思其人而嘆其遠下則結其所居而美其乘墀墀
 若慮歷在在目此思中之境其人之遠乃心遠耳難懷之詞

詩經

國風

百十六

傳曰男女之際迫而易則如東門之墀遠而難則如慮在
 坂

風雨凄凄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賦也風雨瀟瀟雞鳴
 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賦也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

序曰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更深一層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讀之者有天地晦冥異喙
 爭曉之意○依序說則首二句是亂世光景

此亦淫奔之詩。

序曰刺學校廢也。亂世此學校不脩焉。

意。青衿以青緣其領也。縱我不往二語不必拘。往來常奔也。与木瓜同意。佩。三也。士佩端珪。而以青組纓帶之。故曰青。子佩思其服。想見其人。縱我不往。有知怒如責之意。箋曰。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思之甚。

壽全堂

同

五十一

楊之水不流東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窮送女
與也楊之水不流東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
不信與也

法者相謂。

序曰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

水力之微弱。與女兩人之寡薄。見不償。更相棄意。如之黨為姊兄弟。婿之黨為姻兄弟。不信。則平日。是無信之人。能人妻矣。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貧
賦也 出其閭闔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蘆聊可
賦也 與侯賦也

人見淫奔之女而作此詩

序曰閭閻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

詩意只重不慕非礼之色其言自樂于己者正見不動心於彼也。匪我思存句卓然見砥柱中流念頭不可說我自。有妻子在何以思此也。如雲沈其綺麗可觀如秦沈其輕。

詩經副卷

國風

百十八

白可處。縞衣在身。縞巾在前。縞衣白色。下茹蘆則絳色之
衣也。縞衣縞巾。雖不比衣錦。繫衣佩玉。將者而戎之。樂
聊寄之。戎之思尚不專存于此。而況如雲者哉。聊樂者自
樂也。與娛則與之同樂矣。聊字有自足之意。○吳王夫差黃
池之會。素甲白羽之增望之如紫。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逌我願兮
賦而興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
興子偕臧賦而興也

男女相遇于野田草露之間。故賦其所在以起興。

即此也
即此也

序曰思澤林也居之澤不下流民有作其華男女夫時思
期而會焉

此詩即所在以起興單蔓行淫之地露澤行淫之時故曰
賦而興婉如清揚猶言清揚婉如清揚以眉目之間言者
猶楚詞目來之意但不顯言耳有美一人見無端一安男
子也邂逅即得所欲何其易也淫可知矣重相過二
字造頌以一人之欲言借賦以兩人之欲言○左傳昭公十
六年晉范宣子聘鄭六卿餞宣子宣子請賦于鄭賦野有蔓
草子太叔賦寥廓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若皆淫奔

詩經

國語

百九

之說何以不諱于客乎

泰與南方漢漢兮士與女方東簡兮女曰親乎士曰既且且往
觀乎消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親贈之以芍藥賦而
泰與南漸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親乎士曰既且且往
觀乎消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親贈之以芍藥賦而
此詩淫奔者自叙之詞

序曰刺亂也其華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
為注首四句叙其時事如此方字未已之意不敗與之言

下三句
馬

也女曰以下見人往而已亦欲往也士曰既且後曰且往
觀乎頃遠女意也婉轉流連不自為主動于欲也為藥一
名可離故人相別者以此相贈淫始于觀遊礼禁婦女無
親慎微也鄭士女淫于觀矣鄭國土地寬平人物繁麗情
意馳蕩風俗淫佚于此可見

右鄭國二十一篇

齊風

鷓鴣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鷓鴣則鳴蒼繩之聲賦也東方明矣朝既
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賦也蟲飛薨薨其與子同夢會且

詩經

國風

百十

歸矣無廢于子惜賦也

賢妃當風興之時心常恐晚故聞其似者而以為真是以持
人叙其事而美之

序曰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急慢故陳賢妃貞女風夜警戒相
成之道焉

章意一二章欲君發起末章述其欲發起之意也首二章頌
辭會其任席上亦有一段無聞自聞無見自見意思故一觸
其以聞似見者而慨然起覺然告矣蟋蟀月先皆極形容之
詞非必以似也不作誤聞誤見說詩人美賢妃意只在叙

古者大師奏鶴鳴則君起群臣之朝別邑始入朝既盈

只盈于朝門之下。所謂會亦只是會于朝門外。非會于殿階也。匪鷄匪東方二句。是風人形容。警畏妙處。而口氣中未嘗露警畏字。顯文體貼。令人可思。下章想其會婦。即是此法。

但作賢妃口吻耳非實有此語也

三節人將曉則更倦而思睡蟲飛曉正其寢之時也故云然

待經刻書

國風

百二十一

藏·所·惜·深·味·悟·
作·五·明·情·說·字·
可·見·其·利·可·

憎在會。上見。非有兩層。不曰君之荒于內。而言已并國。
 夢不曰以君之故。憎我。而言以己之故。及君言最微婉。
 若未視朝。臣固不得遽入。君雖不出。臣亦豈敢自散。故朝盛朝。
 昌語極虛活。而會且歸矣。特其言自警切如此。

此詩以
北朝詩
為名

悲 唯 不 亦
擊 有 自
情 惜 情

此詩只就田獵上說。像字應連字前。茂林。指藝圃而言。此詩只就田獵上說。像字應連字前。茂林。指藝圃而言。者才能之富也。德不出便徒。像。利意。通重。在。譽人一邊。並驅逸。默有何揖。據其交相誇譽。慶正是未知鹿死誰手之意。爭之至也。齊以遊獵成俗。詩人感其相遇也。意氣飛動。傳見于屈賈之間。染其神者深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俟哉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賦也。俟哉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賦也。俟哉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賦也。時齊俗不親遊。故作此詩。

詩經列卷

國風

萬三十二

序曰刺時也。時不親迎也。章意諷為新婦始見婿而誇述之詞使人讀之而不親迎自見矣。此是刺者代為女子之言。故詩中連與刺不親迎意而俟戒二字已全亂刺矣。問問之詩曰觀爾此詩曰俟戒。俟刺宛然。俟戒于著正俟于門外之禮。只不知前面親迎一截事何在。由著而庭而堂俟之次也。充耳俟時之飾也。充耳必有膚。用離朱。故有素青黃。華章朱一色言之。華堂英一璵而異其名。非果至此處便用此飾。璵璠華等只是一物。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謂之秀。榮而不實謂之英。則凡

一、
 二、
 三、

為歸未歸未有日之光氣也 別色為未別色為未

100

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意則以襄為主所以者何

魯桓弑兄自立有危心焉結婚于齊歸田于鄆成亂于宋樹

三強以自固尤屬望者齊耳齊襄恃強以行淫文姜妄行

縱欲桓之不能制妻以齊之勢重也襄之放於淫其妹以桓

之中怯也故義歸于刺襄也
詩是齊風刺魯正是深刺齊

不待分前後各利。此全是刺齊策。以不欲斥言其君是也。

於於於於於
 僂有僂有僂有

五兩伍々相兩非五兩之說也冠之下結為纓々之

者為續此必雙方可對結
兩言魯道有蕩見齊子之婦

句正見車馬僕從不俟莊公命而惟文姜號令也

載驅薄薄魯道有蕩齊子豈弟也賦四驪濟濟魯道有蕩齊子豈弟也賦

子期翔賦也汶水涵涵行人儼儼魯道有蕩齊子豈弟也賦

齊人刺文姜乘此車而來會葬公也

序曰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于通道大都

與文姜淫穢其更于萬民焉

此莊公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時事也大都為目之地驅

詩經

國風

卷八

車策馬由魯道涉汶水而為其所不忍為又志得意滿略無

羞惡之心焉詩人惡之醜之而反覆刺之也然止言其往而

不言其所往之何事所謂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此言文姜

乘車馬之美統彼御之衆來會于齊提是一個了無顧忌之

意魯道猶夕言猶在此明日已往矣詩故云急于赴

齊即夕啓行不俟待旦言急欲也豈弟好字爾却入此處

妙不可解明行人以從行憊從言車聲之疾駭群聽也

車馬之美係象觀也道路坦夷非隱憂也曰發及莊弟等皆

極其頌頌無耻之狀

稱嗟嗟兮頌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兮今射則滅

場兮嗟嗟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

以禦亂兮嗟也

齊人極道魯莊公威儀技藝之美如此不能以礼巧問其手

所以刺之

序曰刺魯莊公也

通詩讀刺微意全在開口三個嗟字諸則字亦是微詞

句稱美句是嘆思不宣展通極言其容貌威儀技

詩經

國風

卷八

藝之美而以嘆息之詞發之則其所不足者必在容貌威儀

技藝之美矣

首句各表威儀技藝說無端發出嗟詞之意已全托

出長以體貌言揚以容止言抑者貶損收斂之意而反若

有揚之者則揚之更當何如目之動精神之流動也故以為

美論衡云人心慧而目多朱札記註行而張足曰趨礼

有疾趨徐趨為之有巧拙踏正狀其趨走之巧射兼大射賓

射言滅美巧力言

美目二句言其威儀可名目與儀原兩開說儀既成有

詩經

應接愈煩儀文愈密之意必到終日無違方見其成

射侯二句言其徒藝可名末句總承上還是贊嘆之詞

只主賓射說諸侯求朝與之射于朝曰賓射將祭擇士射于

序宮為大射無賓客射于寢曰燕射齊人所見于魯君則賓

射也凡射皆三耦而止終日射侯莫其公射而諸中

展我甥兮非匪其不為齊侯之子也若云是甥我者矣非此

我者也詩之微詞也

清揚婉兮淑儀之婁也下四句枝節之婁也 舞兼文武

言選謂于倫等最上紀言聲音必及于戚羽旋然淑清之樂

詩經訓義

故樂必舞而後成雖國君之子教于成均亦必成童舞象既

則則舞大夏 四夕反句就在貫字內了帶上言不必巧

樂也亦即粘上二句說作未然事者○金僕姑矢名而宮長

蕭宋人莊公十一年與宋戰公射長萬獲之

右齊國十一篇

魏風

糾糾葛藟可以履霜棲于女子可以縫裳要之襟之婦人服之

好人提之宛然左辟佩其象緯結是福心是以為訓賦也

魏地狹隘其俗尚武而偏患故作詩以刺之

詩經

序曰刺褻也魏地狹隘其民技巧是刺其君險惡也

德以將之

玩小序則魏之禍患不止一人即此人之禍亦不止使女

縫裳一事而舉一事可以見其人舉一人可以見其係乃詩

指也詩只以刺褻為主儉蓄是禍急恨固

荷荷葛藟履霜不遇借此起興非以險惡對禍急也二可以字

婉約可味見此猶可以何不可之有冬用履屨一似可以履

霜者政與宜非宜微一例 女字重看裳男下服之賤

者使女縫裳則衣可知 要之襟之非成衣也略成大概即

詩經訓義

服之矣裳統于要使治其要衣統于襟使治其襟正是縫裳

之事此二句已括于可以縫裳中朱子要形容他急促故下

又使遂字余以為只依文平；叙下諷刺意音雖然 蘇子

由云君子之為國也致隆而極厚焉故其降也猶可以不隨

今葛藟而履霜及其著也將安用之矣婦之未顧見也而使

之縫裳及其成婦也將安使之矣

二 好人提之二句美其家象緯句美其歸左辟者古人以右

為尊故謀者許右就左賓主相接主階階西階則左乃主

位也傳曰婦士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變同婦

詩經

新至慎于威儀如是使之非禮此解于女字更為闕切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磨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彼汾一曲言采其蕒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此亦刺儉不中禮之詩

序曰刺儉也

此詩所刺實指貴人但不必實為公路等官重殊異一字

二彼字相呼為興公儀子為魯相故其園葵以卿大夫而

與民爭利難乎為下故但采莫采桑采蕒言其意非真有其

詩經刺儉

事故以為興耳沮洳見卑下之虞一方一曲見壤地無多不

宜與民爭也彼其鄙薄之詞美無磨美無度上說如英言俊逸

閑雅如華可愛如玉謂其潔潤如玉無瑕殊異乎公路

正所謂殊不似貴人是貴人而殊不似貴人轉其語以刺

也公行公族提是貴人通稱非三人也

爾有桃其實之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

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也爾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

也爾有柞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

亦勿思興也

詩人憂其國小而無政故作是詩

序曰刺時也

此詩以經理國家莫安生民內國無政外杜侵伐魏以河

汾小國彈丸沮洳近于強晉君相所宜為目而憂而徒以怡

堂屠火之見偷安旦夕喪已無長慮却顧秦晉之患而

憂也此詩重一憂字憂根思來國小無政則有亡死故憂

之興意止四句以核充報典以憂度曲也○沈云此亦樂之

無賦者也所云國小無政者上只是安于儉嗇國陋而不

詩經刺儉

經制之大振起之謀如園桃以為報國棘以為食是也故以

為興耳心之憂矣以下凡六轉總是反覆述已之憂而美

人情之開悟也我歌且謠如作宵衣旰食那模獻三十字之

類故下正以子曰二字應他不然只有家國此人何為知

此以什憂也宜驕是據侮憚現橫于胸臆而於歌謠發洩

之彼人是哉二句寫出泄之狀斯彼當國之人其安常

而無所憂更者乃小國之辭應如是也國之無政正坐此

出游似縱恣不羈者故曰罔恤行罔帶環不足說矣蘇

上
先
人
不
能
此
詩

行告人以不可也。不是空行去。無政以維國勢可愛也。
用匪人以亂國。是可憂也。國小無政。亦只說詩者意其然。
詩只言心愛而無人知。無人思耳。所以心愛所以歌謠。所以
宜思皆在言外。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後風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孝子行役不忘其親故作此詩

詩經

國風

卷五

序曰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風而數候制後乎大國父母
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不直言己之念父母而言父母之念己。猶唐人云遙知兄
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也。詞音深婉矣。詩意以瞻望
為主。父曰以下俱從望中想像出來。想像親念己。正是他念
親。慶吉親之欲其慎則其自慎可知。孝子不登高不臨深正
是此意。不得指何事為慎也。猶來無已。氣新語連。提見情
之迫切。猶來者不敢必之詞。慎心所然也。止謂止彼而不思
歸也。棄謂棄此而不復返也。尚未說到死。夙夜必偕。言吾

儻方作吾何秋。不作吾儻。未息吾何敢獨息。重不得自加。
見離我同胞。而與我同儻為侶也。望是亦足帶向至情不
得云因其欲養父母而反之。

十畝之閒。今桑者閭閻。今行與子還。今賦也。十畝之外。今桑者
池池。今行與子遊。今賦也。

此亂國危賢者不樂仕于其朝。故作此詩。

序曰刺時也。言其國朝小民無所為焉。
章意。美在畝畝。則厭在朝廷。可知。桑畝之人。安則朝廷之人。
危可知矣。故序云刺時也。閭閻有無業自適之意。池有

詩經

國風

卷五

舒而不迫之意。桑者即如所識。農老固不論其為植桑。採
桑也行字可味。蓋雖不能遽。此意已不可挽矣。仕者思
還畝。畝國事可知。詩人口中毫不言所以欲還之故。只說得
還畝畝之樂便是。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今河本諸且。漣漣不稼。不穡。胡取禾
三百廩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輅兮。寘之河之側。今河水清且直。漣漣不稼。不穡。胡
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
餐兮。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今河水清且淪。漣漣不稼。不

橋胡取未三百園兮不付不開胡瞻爾庭有縣鵲兮故君子不素餐兮

此自食其力甘心窮賤而不悔者詩人述其事而歎之

序曰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意詩重君子勵志他堅忍一念求以無負於世若止說非力

不食只可謂之不輕餐不可謂之不素餐此詩所美正所

謂志士困窮寧為其事而無其功必不肯不為其事而有其

功者也用力指微行自食其力指用世若謂吃攻苦止為

口腹之計則所謂非力不食者亦細矣通篇只重勵志代糧

詩經刺貪

何干稼穡狩獵皆寓言一側看非以伐檀作實事為主而以

一事比之也各章首七句言其事如此其過如此其志只

如此非必為其事時慢思求售固其不售而失此志也坎

坎二字是募擬攻苦意象河水句是寫懷涼光景不稼四

句非君子口中語亦不是將來作伐檀比例只詩人指其志

願如此募其寧其窮約決不苟得念頭無益勵意註中其志

以為字可味而胡字即是休想的口氣若以不可字代之反

不得語正其志堅不可奪處稼穡而得未也吾安之稼穡

而不得未也吾井之若不稼不穡何以得未即有之不願也

大序為
小序為
為詩注

一居曰屋古者一夫受田百畝三百屋則一夫無三

夫之獲也末二句繫承上文嘆美不必推到仕而不素祿

上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今已為其事而不得食其食乃

為君子之不素餐風勵衰世責備賢者不得不深一步也

無色無味謂之素食者高爵厚祿都皆得當多却像平淡愛

用的君子致不素伐穡伐輪雖泛言實家也伐穡穡不

遇盤錯不顯英雄君子一生操守正在艱苦之虞最為通其

河干之遇不為苟且則無處可苟矣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

樂土樂土爰得我黍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

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碩鼠碩鼠

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

誰之永號

民困于貧殘之政故託言大鼠害已而去之

序曰刺重賦也國人刺其君重賦隳食于民不恤其政貪而

畏人若大鼠也

中意此是托言之比不欲直斥與有依絃一側借鼠以指在

位掃之也只依本文說不說泥鼠亦不必補出在位之人

食泰不足而食麥食麥不足而食苽以此食之甚也

食泰不足而食麥食麥不足而食苽以此食之甚也 三歲
賁女言受其貧殘之久也 一說始以國家多故暫重其賦
已遂仍而不改今三歲矣已習為常法矣以是終身望我力
之所能任乎亦妙 曰將去亦尚有徘徊故去之思 遂獲
樂土爰得哉所亦意思料望之詞耳非甚有所指也 爰得
我直遂其生無屈伸也直訓宜者久困于此得遂其生予彼
與相宜之謂

右魏國七篇

唐風

詩經訓義

國風

卷之七

蟋蟀在堂歲事其矣今歲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太康職思其居
好樂無荒良士瞿瞿也 蟋蟀在堂歲事其逝今歲不樂日月
其逝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烝烝也 蟋蟀在堂
役車其休今歲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愛好樂無荒
良士休休也

唐風勸儉故其民間終歲勞苦不敢少休及其歲晚務閒之
時乃敢相與燕飲為樂

序曰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刺之

章意通詩以思字為主三相戒嚴以漸而深然思憂畢竟足

樂業無
難上

金過大
於

思之不
已所以
樂業

思之不
已所以
樂業

最急外與居對而憂則即為妨居之憂矣三職字宜體悟
字外字憂字與下翟、泚、休、照、養、望、正是思慮情思
職思其外則趨此又思失彼所以振、思憂乃能無憂休
休也末二句都是足上語全在自己思緒抽動處想像發揮
而特將良士作証非必待就彼取法也

二句二句言物不能安其常時不能挽其去已有限際際
日月其除只就現在務閒之歲自當過此則歲事將興矣
當是閒時既過忙時又來口氣 職思見思皆存職也屬正
指農事言不必算狩獵養桑 無已太康與荒字相應康則

詩經訓義

國風

卷之八

荒矣 由農推之家常應酬之事甚多提謂之外、餘也
居中之機事如卿黨往來宗族親睦之類皆是舊說水旱疾
疫則是憂矣未說到事變朱註蓋其事變三句是起下語、詐
頭若認思慮所不及為外則是意外非所治之餘也者思外
不宜迂遠說思憂亦不須十分危迫從舊著思說來自然有

味

三節役車方篇可載任器以供役亦用以納禾稼役車休是農
事畢也 休、不是安樂乃是知止知足底意思人惟貪只
一不斷絕便妄想安想便安為 詩詞發其娛樂而又曰無

此詩蓋亦答前篇之意而解其憂

已大康好樂無荒意殊不類蓋九人解其拘者或失于鯢魚其儉者或流于奢故疾未已而新疾復生者多矣信乎唐風之思深慮遠也 出其東門以樂止思結輝以思止樂極善居心人也

山有樛隈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裳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山有栲隈有杞子有庭內弗洒弗掃子有鍾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山有漆隈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此詩蓋亦答前篇之意而解其憂

序曰刺晉昭公也

百十九

百十九

序曰刺晉昭公也 此詩只說及時非升職業都廢而一味為樂也要知是前章一輩人一時語一樣肚腸但各自一番話頭耳切忌作晉人曠達語 地皆有所有與人當與所樂人有財而不能用人如山樛不能自用其材故取為與 衣裳等物俱勤勞所得者弗曳等只為思居思憂不暇安享也 酒掃不止是安居亦有延接燕飲慶 酒食四句一串看日子即歲時之日二且字有味言所治事務勿深思且乘時為樂也來日苦短及今為樂可以延引此日故曰永日 人憂憂則覺日短又曰

愁多知夜長蓋居幽獨怨慕遠則雖短而似長 業乾夢生則雖長而似短憂則一各寔有二義 前漢書地理志總緯山有樛隈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

揚之水白石鑿素衣朱襦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揚之水白石鑿素衣朱襦從子于鵲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揚之水白石鑿素衣朱襦從子于鵲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揚之水白石鑿素衣朱襦從子于鵲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是為桓叔其後沃盛強而晉微弱國人將叛而歸之故作此詩

序曰刺晉昭公也

百二十

百二十

序曰刺晉昭公也 此詩以從字為主下開命即隱根從字來惟欲從之故為之隱 作此詩者乃曲沃之黨如鄭人歸段之意非舉國人也 觀不敢告人句可見不然沃之傾晉豈待武公哉 晉二石生于水水弱而後強以此沃本于晉弱而沃強素衣者素絲也素絲為中衣諸侯朝祭服之裏衣本丹朱而白素即純字意也傳曰諸侯繡黼丹朱中衣素曰繡黼為繡黼丹朱中衣以繡黼為領丹朱為純也以從桓叔見於平為諸侯既見正成其代晉之謀慶飲為之隱故但以見為言 從子于沃從子于鵲何為者有密謀矣晉危矣哉

三節
水清石見比晉封而沃之強盛頭也命字作謀字者事不

末章意從此生
密則害成故不敢告人謀有命不要露出傾晉字○按晉遠
父執昭侯而迎成師國人敗成師而立孝侯後六十年而武
公始城晉則此詩于滿父之徒國人固勿與也國能高有
叔段不能畜一武叔此任城所以有東帶之毒陳思所以有
漢豆之泣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
持經訓卷
國風

序亦以為沃也

序曰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強能脩其政知其蕃衍盛
太子孫將有晉國焉

此與前詩不同此詩不過頌功樂成前詩自是一種共謀
之人國策未實繁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
卑其主正此詩之旨以物之蕃興國之盛下連以所興之
物點出遠條二字比其將來當盛也椒之收芬香而少
實今一椒之實蕃衍盈升非其常也喻桓叔晉君之別支耳
今日盛于桓叔兩手為胡而胡為升碩大與蕃字一意只

見第一句
上句見

就人心氣勢上說為是盤根深厚不可拔意只無朋且篤便
是遠條之勢既曰蕃衍盈升又曰遠條且見今日之盛
盛而他日之沃更不可言也其後果以桓叔之孫武公滅晉
侯繆而代晉遠條之言驗矣

網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
何與也網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離迨子兮子兮如
此離迨何與也網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離迨子兮
子兮如此離迨者何與也

國風民貧男女有失其時而後詩述其婚姻之禮者故作此
詩

持經訓卷

序曰刺晉亂也房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

幸意通作詩人叙詞須會夫婦喜不自勝意網繆二字暗照
男女清好薪析而散于地必用物以網繆之乃得合而成束
男女異姓不相知者亦必用禮以網繆之乃得合而成束故
借以起興周禮仲春嫁娶必宿之象三星鼎立故謂之三
星然三星非止心與則心星也今春而在天則月令建辰季
春之候也此亦策不得過時所謂過時者過其婚嫁之年也
今夕何夕正是過時之意四字甚甚甚見二字從何字

漢馬休
天人也
得之
張特
市

有狀之杜其葉滑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哉同父嗟行之
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依焉興也有狀之杜其葉菁菁獨

行策策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生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
胡不比焉終小

此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而求助于人之詞

序曰：刺時也。

此詩以獨字為主。全重自傷意。以獨生之杜。則甚茂。與獨行之人。則無與。此反興也。興上三句。行道有人。而何以云獨行。踽之下。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止解得獨行二字。即下云人無兄弟也。因遂以獨行而告哀求庇。非以他人與同父。深較厚薄。若有較量。便非求人語。踽之策之。就情義上擇。

手負傳
晉大夫
贊國人
美之賦
雲東

羔裘豹袂自我人居宜無他人維予之故賦也羔裘豹袂自我人完完完無他人維予之好賦也

序曰刺時也晉人刺甚在位不恤其民也

詩經副墨

此詩應依小序。刺大夫不恤民說。居之覆庇寃之疾苦。若從好淹說。則居之以寃民之居。言是身與之相依寃之以寃民之病。言是心與之相幹。鄭氏以居之為狼惡不相親比之貌。寃之當是米鹽瑣屑不能寬大之意。則責數大夫甚矣。說詩不妨含蓄。箋曰此民卿大夫來色之民也。故云普無他人可歸往者乎。末二句形容仰望之切而不恤其民意在言外。

蕭蕭總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執殳秦父母何怙愆比也蒼
天曷其有所比也蕭蕭鵲翼也亦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執殳

父母何食悠悠登天蜀其有極也此也肅肅行集于苞桑王事

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當悠悠登天蜀其有常也此也

序曰判時也然公之役大亂五世君子久從征伐不得養其

父母而作是詩也

章意通詩重不得養父母上以遺物之性明比違民之情是比

體之似與者凡樹叢生者皆謂之苞王事靡盬言王事

不可鹽壞也有所未敢言得所也要者見征伐正未有息

期不知至何光景也極以王事得休息言極其常謂優其子

詩經

卷八

百十五

職之常耳不敢他望也

登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賦也豈曰無衣六兮不

如子之衣安且燠兮賦也

史記曲沃桓叔之孫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歸周釐王

王以武公為晉君別于諸侯此詩蓋述其請命之意

序曰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乎天子

之使而作是詩也

章意此請命之詞都微然有不必請之意分明要之以不得不

從之勢此春秋所以結詩亡也通只自陳其所以請命而

低微自勉無自誇意亦未嘗即撫武公自立三十七年始

以寶器請命于釐王其目中豈常有王哉詩人惡之痛之代

為請命之詞故為微意者蓋其意非必武公有其言也

安還以命有所受不可動搖言次自桓叔秉諸父之難入晉

為晉人敗歸莊伯執孝侯又為晉人所攻又秉鄂侯之卒伐

晉晉人立襄侯以拒之屢得屢失亦知不為王命之不安矣

吉有尊榮交集意煥訓煖服久則煖也命出天子無更易

之患故可以久武公之初弑小子侯也桓王猶能命晉

立緡于晉又命魏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則周雖微

詩經

卷八

百十六

而名分猶存也至僖王受武公之賂而命之為諸侯則紀綱

蕩然矣哀世天子反為亂人之資此言操所以終身不廢

操獻帝也五代劉仁恭謂使者曰旌節吾自有之但要長安

本色耳

有秋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嗟肯通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此也有秋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嗟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

食之此也

此人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故作此詩

序曰判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補焉

未風
第廿四
或意相
標與標

詩經
卷之四
序曰

清意賢者之去留亦不以勢好賢之心如此耳。通左則僻。周則迂。寡以人民言。弱以勢力言。此心惟恐賢人棄他大。允望之。即至者其心猶未切。惟驚疑顧慮。正是中心為好。處。即據天府四塞。而自視猶歎然不。在勢力。勢弱上論也。嗟肯句。要本君子行道之心。說蓋恐道不可以大行。則若。子或不屑就也。不要死。然說是不肯。嗟字。即易噬嗑之噬。也。嗟肯。遠我。猶世人云。咬定不肯隨我。也。思慮多方。展轉。屬望之意。正是其好之切。處。若做飲食。無由。看便。說然了。

詩經

國風

百十七

蕩生蒙楚。蒙于野。于美亡。此誰與獨處。興也。蕩生蒙。棘。蒙。于。成。子。美。亡。此。誰。與。獨。息。興也。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于。美。亡。此。誰。與。獨。旦。興也。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室。興也。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興也。婦人以夫久從征。役而不歸。故作此詩。

序曰

章意。三章。思而自傷。後二章。思而望之。詞也。此詩。曲盡。閨怨。錦。衾。角。枕。抱之。獨旦。夏。日。冬。夜。夢。寐。無。聊。游。子。不。歸。空。房。難。守。忽。一。百。年。提。成。虛。度。情。深。恨。極。如。何。可。言。思。到。生。

詩經

卷之四

序曰

甜死合皆因久出不歸來。三。誰。字。獨。字。緊。相。呼。應。言。子。美。既。不。在。此。誰。與。乎。惟。獨。處。耳。誰。與。獨。處。僅。四。字。而。意。則。兩。轉。詩。有。一。句。二。韻。者。此。類。是。也。易。亦。有。之。匪。冠。婚。婦。交。野。言。城。即。此。蕩。生。之。城。楚。有。永。畢。之。志。矣。悽。愴。之。情。隱。然。沈。余。蒙。爛。將。旦。方。見。其。然。故。云。誰。與。獨。旦。四。詩。人。只。言。冬。夜。夏。日。而。已。未。嘗。露。出。思。守。最。為。悽。惻。可。思。日。夜。紫。頂。獨。旦。字。來。百。歲。紫。頂。日。夜。字。來。夏。日。冬。夜。非。夏。但。思。于。日。冬。但。思。于。夜。也。但。日。因。夏。而。永。則。日。之。思。比。夜。

詩經

卷之四

序曰

之。數。為。多。夜。因。冬。而。永。則。夜。之。思。比。日。之。數。為。多。提。為。出。之。久。耳。承。前。章。獨。字。來。空。閑。懸。想。則。頃。刻。為。長。羈。旅。淹。獨。則。百。歲。為。短。婦。人。見。獻。公。之。攻。戰。不。休。知。死。亡。之。無。日。矣。故。不。敢。遽。望。其。歸。而。但。言。百。歲。之。後。得。同。歸。首。正。足。矣。傷。極。之。詞。也。東。來。承。首。陽。之。蕩。人。之。為。言。苟。亦。無。信。含。情。含。情。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此。也。來。苦。來。苦。首。陽。之。下。人。之。為。言。苟。亦。無。與。含。情。含。情。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此。也。來。對。來。對。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含。情。含。情。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

馬此也

此刺聽之詩

序曰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諂馬。

聽諂則明有所指而不欲斥其事。故借一物言之。秦采于

歷可指喻諂口之善狀。首二句不必保諱。得子欲字。唯

只依本文平。說采此物乃在此處。直接下人。為苦方得

題旨。信字即然字意。中間含諷最重。蓋信之則不台矣。

無信只就其言。不其信上說。無然方屬聽諂者。身上有人。惟

所當信者。信理之然耳。諂口言然。而情未必然。情然而理未

必然。正須徐察。審聽。諂人不畏人之不聽。而畏人之能審

已。雖不聽彼時。漫潤而入之。則亦不能不聽矣。惟能審察而

真見情偽。之於然則不惟不聽。而亦無自進矣。此止諂

之法也。胡得是哉。使他不待其言。不重諂人。自止。陸

曰。諂人無所不至。其害人也。必因其微。而譖焉。采則因人

所甘。采苦則因人所苦。

右唐國十二篇

詩經

國風

秦風

秦風

秦風

秦風

秦風

秦風

秦風

秦風

有車鄰鄰有馬白頭。未見君子。寺人之令。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遊者其堂。與。既有桑陰。有楊

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遊者其堂。與。既有桑陰。有楊

是時秦君始有車馬。及此寺人之言。將見者必先使寺人通

之故。國人創見而誇美之也。

序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孔崇侍御之好焉。

此詩作於秦襄公始為諸侯時。須要會註中創見。誇美。意

下章樂字已含于誇美中。未見而傳聞之。森羅即他日聞

聲。稱服之氣象也。既見而略其名。分與中國。雄禁之士。慨慷

悲歌。勉其及時以就功名。即安能邑。待數千百年之意也。

讀車隣一章。秦之規模宛矣。車馬寺人俱重。親見意車馬

侍從如此。政觀矣。及其既見。又樂易相親。如此詩人既誇美

之又感激之也。

昔車馬以千乘言。車多則聲必盛。馬多則色必奇。前此百乘

時。安得有此故。開口就下。兩有字。見其長駕遠馭。凌駕一時

氣。聚。車或有之。安得衆聲。馬或有之。安得奇種。得未曾有

故時誇其有。未見未字。作時字看。齊有寺人。紹晉有寺

人。紹晉有寺

人。紹晉有寺

人。紹晉有寺

人。紹晉有寺

人。紹晉有寺

人。紹晉有寺

人。紹晉有寺

人。紹晉有寺

卷之四

人披是諸侯有寺人也
三 既見因寺人通之而得見也與未見相應既見君子下
繁補氣象新而國勢赫此非獨一人之幸亦吾人之幸也

古人席地鼓瑟必須坐君坐臣亦坐便是坐坐不必比肩亦
見有簡易相親之意 拊解彈華擊缶而鳴 秦人之舊
習今亦宜改弦易轡進于中國優柔之趣 不須指出所樂
何事大約是樂國勢之隆君恩之盛便見有人心勸進之意
思 遊者其畫言吾人逢此盛會而不樂則過時而老矣矣
非指若說就國人身上說即扶杖杜觀與須臾無死以觀德

詩全副景 國風 百五十一

化之成意 暴富之家其僕多狎狎立之國其臣多野此天
子之尊必假叔孫通也 夫子刪書以秦誓為殿知伐周者
秦也則秦風以寺人之令為冠知亡秦者寺人也聖人前知
特以近怪而不言耳

馴駢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奉時辰壯辰壯
孔碩公曰左之令板則獲 遊于北園四馬既調輔車備德
載餘歌駢賦也

此亦前篇之意
序曰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周圖之樂焉

卷之四

此詩以狩為主蓋大蒐為諸侯之禮襄公首舉此禮其威
儀節度自與昔者不同首言往狩事次言力狩事終言畢狩
事 獵非先秦之所無也威儀氣象之改觀則今所初見耳
徐云古者狩以講武未嘗以大從為戲大者仍秦之陋非先
王之道也
首節 六轡在手尚不見御之善意只言馬以駕車也則駢鐵孔
阜轡以御馬也則六轡在手如此間之說為是一媚子乃便
駛使令之人非單指田獵之官也 田獵從公者衆抽出媚
子以見其盛

詩全副景 國風 百五十二

二節 奉時二句要見公豈有岐豐故禽獸之多昔為天子之所
今為掩群之地意獸之供食各有時節故曰辰壯翼者驅也
及時之獸團聚一處以待君射也翼獸見偏官亦見預備此
意最重碩只帶言 公曰左之就公所乘一車而言命左即
左御之範其馳驅也而舍矢即中則射之善矣舍矢是公親
射

三節 既閑是閑暇不必泥調習人將而馬閑輕車有和驚之聲
而大載其上提是駕一畢狩光景 狩以講武主謂射擊
刺以驚車而載田大所尚可知

西戎者秦之臣子所與不共戴天之仇也襄公上承天字之命率其國人往而征之故其從役者之家人先誇車甲之盛知此而後及其私情益以養與師則雖婦人亦知勇于赴敵

詩經別義

國風

百五十二

而無所怨矣。

序曰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強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中婦人。能閱其君子焉。

章意 谷章上六句誇車馬之盛下因及私

意各章上六句誇車馬之盛下固及私情重報君父之仇上
看詩故云周之出師路車有與八萬鎊今則易以小我
僕駟不務持重惟便利是求用秦俗以變周制王政其不可
優矣

有節 兵車在前故行者元戎其吹小戎六月言元戎十乘此天子之車也故夏鉤車鼓實車周元戎然則諸侯之戎車謂之

所以
費解

教訓度
震震山
當時人
人說得
車制雖
婦人女
子，雖目
街口皆
能電車
車制不

請經訓事

嘔氣

第五十回

小戎宜也。小戎六句是車。駟衆句是馬。析言之。小戎句也。軫之制也。五禁句。車衡之制也。游環句。御驂馬內外之制也。陰鞵句。使驂馬引車之制也。文齒句。車上用物之制也。小戎對大車言。後收對大車之深收言。軛是轅端之軛。鈎衡以駕馬者。其制從軛前稍曲而上。至末為頭當轅端就下以鈎衡。當服馬項上有缺處。以扼馬頸。謂之軛。形上曲者恐碍馬體。膚也。束之以皮。恐曲處多是斷成。不隨本理。不堅固耳。禁字即在束上看。游環。背驅制驂之具也。是二件。陰鞵。繫驂之飾也。實一件。環是一皮圈。把驂馬兩外轡併服馬內外四轡。貫在圈中。而手執之。是活動的。故曰游。脊驅是係定的。兩條皮。隔驂在服之外。如驅馬然。故曰驅。陰鞵重在鞵上。驂馬不當衡。使無用力處。故別註二制係兩驂之頭。繫在陰板一環。即續也。較形圖。鑿空其中以貫軸。而周圍持三十六輻。兵車要馳驅險阻。而較短則脫輻。故比大車長些。曰駟衆者。見齊足而不齊。毛意看一駕字。重在車上。溫大駟就其做人和厚言。見秦俗強悍。人習暴戾。不馴之氣象。有怵慨激烈之風。而彼其德性。獨純良也。如王只形容溫字。在其板屋。用除克靈。耻意。亂我心曲。就別

此句與前句
相照應

此句與前句
相照應

離情緒言然方欲其勇于赴敵不得說凄凉光景

二節西壯四句是馬龍盾二句是車然亦車上之物耳

駟驪駟服之色也盾狹而車廣一盾不足為衛故合載之

非止防其破毀也與二矛重弓意同龍盾以衛車不重蓋龍

重合載尚其備也駟驪以御馬不重駟重蓋字尚其文

也不可當陰荆之刺故是引車之制以是駟驪之制也

所主在駟所重在蓋不重制駟上盾如今遮箭牌制乃駟

馬之內轡駟馬通于脅驪不得內入其內轡不用牽挽但係

于駟前轡上非前之制也方何句只是罪人未得意胡然

句言情上亦放不下

三節後四句是馬中五句只錢屬馬極悉車上之用耳

駟孔群言被輕甲之馬諧和中節也其矛以敵人蒙伐以

自衛蓋之畫之俱尚文采之意于大者為櫓中者為伐中

鼓不畫龍而畫馬羽也駟以歲方虎皮為之盾以駟馬錢

金飾之方體欲正故必以竹為開象方之形納于方之裡

用絕約之而後入于駟也駟以德之安靜言即前章溫

字意然則有序者言自內及外自近及遠並非開之言也

此兩句宛然摹出一意中人素依雖悍然行師事大非恐

雖者所能辨曰溫曰厭：見君子今日人眾所推故扶義而

西又曰扶：德音耳

兼護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迴洄從之道阻且長

迴遊從之宛在水中央也兼護蒼：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

水之涘迴洄從之道阻且躋迴游從之宛在水中央也兼護

未未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迴洄從之道阻且右迴游

從之宛在水中沚也

序曰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國其國焉

章意通詩反覆咏嘆無非想像其人在而形容得見之難耳

一篇俱就才說故以兼護二句為敘秋水盛時景色而兼索

凄涼增人感傷之意亦恍然見矣無可想素人悲秋意氣所

謂二字有味正是意中之人難向人說便是可望而不可即

可想而不可言意態虛說個一方故照下求之不得若果

有一定之方即是人跡可至何以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哉

會得此意則連水亦是借語思在境先兼護白露特其借

慨耳若說觸境思便覺情短矣兼護白露自是詩人佳

話時文樓擬踏紮如秦川渭水網景橫秋等語最為可厭至

所謂伊人四字不言姓名不言人品無限深情千古莫測既

此詩見於
卷一
詩經
卷一
詩經

非桑間濮上之妖淫又非同澤同袍之悍戾秋水既清
塵外意者岐豐故地有奇人而世運已成回天無計徒付
之水遠一望而已耳彈指之機感慨之深豈凡心可識
二句語所見而嘆之非必感時物也在水一方想像樹蘭之
詞迴瀉四句正所謂在水一方也若遠若近各可得而聞人
不可得而見所謂懷思之不能已也四句是佳語宛在
水中央正從一方想山是意愈道他如此非果可見也點出
中央分明說所謂一方者不在上不在下亦不在中間
阻且長俱在波濤之洶湧上着曰且躋者水勢高注而難上

詩經訓義
白且右者水勢激湍而難值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興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敝衣綈裳佩玉將將壽考
不忘興也

此秦人美其君之詞亦車鄰駒鐵之意

序曰我秦公也龍取則地始為諸侯受顯明大夫美之故作

是詩以戒勸之

章意秦公奄有岐豐八百里之地則終南秦鎮也此不比遊觀
覽勝者興各止五句至止要重看自西郡而來正是遠成

此詩見於
卷一
詩經
卷一
詩經

之後註封之物錦衣狐裘諸侯在朝之服言衣狐白之裘
而加錦于其上也難衣繡裳猶言衣裳而繡以難也其實
難在裳不在衣也二句總見非服緇衣之舊矣佩玉將將
亦見非後三命惠珩之舊矣渥丹花名色正赤顏如渥丹
顏之積也佩玉將將佩之改也上章言能稱其位是難詞
下章言久于其位是視詞常在此位則今日之創見者又為
後日之常見矣故曰不忘只就君身說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從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時
其允惴惴其栗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與也

詩經訓義

國風

百零八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從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
其允惴惴其栗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與也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從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
其允惴惴其栗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與也
素稷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
之賦此詩

序曰秦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章意此詩以殲我良人為主題從字極重暗指康公奉父配命
迫之使從也詩作於已殉之後故稱穆公又曰如可贖兮

曹德三
百里香
六月四
地別時
黑使推
秋有香
今富貴
慈航為

青經副墨

國風

百五十九

疏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
實多興也
山有苞櫟隰有樹檉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
忘我實多興也

婦人以夫不在而言。

序曰刺康公也。

章意 三章詞氣漸深興只取晨風有歸而君子不歸不必牽合
程子曰以晨風興君子取其往來之義末二句是直言不

要爲此
油一種
壯根親
播之義
便有年
六國之
在

詩經列卷

國服

百六十一

當忘非疑詞也。久而不忘便是忘之曰。積一日便以爲一日。根憂心說。木皮書曰。駁遠望似駁焉。故謂之駁。之言六據所見而言。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賦也。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脩我矛戟。與子偕作。賦也。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賦也。

秦俗強悍。樂于戰鬪。故其人平居相謂如此。

序曰。刺用兵也。

章意。此詩以王字爲重。每章上兩句與下兩句一呼一應。一呼

著秦俗也。秦人勇公戰怯私闘。即平居相要其好勇輕生尚功負氣如此。蘇子所謂秦人好戰之心。薰然而未有已者是也。曰王于興師。猶知有王也。更數世而民。雖知有其主。脩戈矛以問之。而東周之呂後矣。夫子錄之。傷周俗之盡變也。袍訓襦是錦衣。興師泛言將來事。喪同仇以敵為仇。而同赴之也。是欲以相死。非求相恤。作有鼓舞之意。行有直前之意。俱靠一王字說。秦以雍州之固。河山百二。而加以小戎之利器。無衣之練卒。世有勝兵。非幸也。讀其詩。有市恩結死意。然要者與子同三字共赴一王共操一死。奮不顧身。

恒能薄於賦此詩

詩意以刺蕩為主一章無儀下二章無節湯馬於屯丘

新入遊
華雲而
一呼而
萬計而
流而而
君子之
人可

東門之汾宛丘之榭子仲之子嬰安其下賦也載旦于差南方

之原不隨其府市也婆娑賦也穀旦于旂越以酸逆覩爾如薇

此男女聚會歌舞而賦其事以相樂也
序曰疾風也

章意一章言歌舞之盛聚而相談二章言往會之所講而相期
三章言相贈之厚期而飲成不必相求者陳靜寃丘之例
東門宛丘其國之友會處也枌相之陰人所走集也其下
枌枌祠之下市即南方之原之市也因赴南方之約而結遇
于市也禮士大夫女不得過市今曰婆娑戲愧耻矣子仲

中子曰：衡門有士，
在軍正。

祝得樂
云正祝
亡和字

此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
序曰：誘傷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若也。
此詩：頌會隱者自家口氣。居處食色皆切近事，意實廣遠。

不須黏合分析。通是寡欲無求之詞，可以豈必等字俱極有味。可以有者，無不可也；非必欲如是也，豈其必者不必也。非必不也下語，皆古體是恬淡無求而已。上為下濕，恨不急去之為快。唯棲而達則可久矣。故曰：遯息人惟飢餓切身未免愁煩，惟樂而飢雖飢亦樂矣。樂飢二字連看，首章可以二字正典下章，豈其二字緊相呼應？可字不看樹泌，亦不外樹泌。齊姜宋子，是言狹類之貴，非言色之美也。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興也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興也

可與晤言也

此亦男女會遇之詞

序曰刺時也。疾若之潘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章意

三章只是一個愛慕之意。而反覆道之。曰東門見公。共之地也。可以見人。可往無禁止也。渥者漸漬之詞。見可以

僕溪而無害也。彼美淑之貴女。同世族之英國。房之秀也。而可與晤言。可與晤言。可與晤言。無不可焉。是謂深願。晤

歌。晤言。晤語。兩人意會。所謂知音者。芳心自惟也。晤訓解。猶今所謂知趣。隨其歌咏。言語。報能會其情也。

詩經

國風

卷六

東門之楊。其葉湲湲。以為期星。煌煌。東門之楊。其葉

肺。肺會以為期明星。昔興也。

此亦男女期會而有約不至者。設國其所見以起興。

序曰。刺時也。昏姻大時。男女多違。輒迎女。猶有不至者也。

此詩。揆慮之意。反覆道之。楊葉如此。向春之末。迎夏之陽矣。期而負約。豈男疑女之詞。語不相應。義不相因。所

見以起興。

東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當然矣。興也。東門有梅。有鴉。幸止。夫也不良。我以詛之。詛予不顧。顧爾

思子興也

序曰。刺陳也。陳無良師。傳以至于不義。惡加于萬民焉。

章意。此詩。全是誨之。非絕之也。首言其積惡不悛。故追其始。

以言其悔過。無及。故慮其終。提醒。全在勸。思子一句。重一已字。慮悔之無及。正欲其今日之速改也。誰肯已

然傷之也。顛倒思子危之也。激之也。望之也。防有鴉。果即有肯。若誰。子美心焉。切切。興也。中唐有覽。即有

肯。誰。誰。子美心焉。馬揚。湯。興也。此男女之有私。而憂或聞之之詞。

詩經

國風

卷六

序曰。憂。謂賊也。宜公多信。君子。反。懼焉。

帝。唐。須知。誰。子美。却。從。切。惕。中。生。出。當。是。期。而。不。至。而

疑。慮。之。詞。只。看。誰。字。原。無。指。實。以。宜。有。之。物。與。不。當。有。之

事。巢。在。防。之。本。上。非。在。防。也。中。唐。是。廟。中。堂。下。至。門。之

從。覽。磚。瓦。砌。于。徑。上。者。鵲。善。相。地。安。則。為。巢。若。其。荒。地。不

成。則。肯。中。唐。有。覽。人。罕。殘。之。則。成。其。美。即。有。肯。鵲。入。莫。成。之

則。成。其。文。傳。報。謂。以。虛。誕。之。詞。貽。感。其。心。使。之。無。定。也。其

心。正。朱。以。說。但。謂。之。曰。誰。則。尚。在。疑。之。間。

月。出。彼。今。佼。人。僚。今。舒。窈。糾。今。勞。心。惜。今。興。也。月。出。時。今。佼。人

如小
詩
如小
詩

章意 蓋白狐裘皆諸侯之服。若服之非過也。但魯國之儀
迫于強國之間。正當深思遠慮。求為自強之計。乃服其羔裘
道遠而已。限其依裘視朝而已。此外不能有所為。是偷安處
月坐以待亡也。大夫愛之而作此詩。允人愛勞。恐懼則不
暇計其衣。而思衣之玉。平服。而大夫之衣。是也。今魯君衣
之鮮明如此。則志慮允遠可知。已。羔裘不以親朝。而以
私居旅。裏不以朝君。而以朝臣。其好自脩飾。不容心于治。可
見却不重在違制。在堂。慨然在堂耳。切。思之也。愛傷
危之也。悼則悼其不可復收。充耳瑋瑋二句。不言所以而

詩經

國風

卷九

卷九

遂曰終不可護。如膏二句。不言所以而遂曰中心是悼。所以
然之故。俱在言外。
廣見素冠。今棘人樂。今勞心惻。今賦也。廣見素衣。今我心
傷悲。今聊與子同歸。今賦也。廣見素韜。今我心結。今聊與子
加一兮賦也。

序曰刺不能三年也

幸意 行三年喪。方有祥。有祥。祥有祥。服素冠。素衣。素韜。是也。不
行則一服。齊衰。已從吉矣。安得此服見之。廣見二字。一氣直
貫到底。廣者。見于不可得見之詞。棘人樂。是困服而

如小
詩
如小
詩

想其人困人而想其心也。蓋情與服稱。衰幾骨立之狀。如此
即此是天理民彝。良心發見。嚴勞心上不宜添一不得見
來。聊與子上不得添一若得見之。來。同歸者。趨向期與之
同。如一者。享契之極。心志與一也。同歸如一。謂凡可遵先王
之典禮。而立于無過之地者。皆與之同。非苟同其服也。
讓有是楚。猶憐其枝夫之佚。樂子之無知。賦也。隱有是楚。猶
憐其華大之汰。汰樂子之無家。賦也。隱有是楚。猶憐其實夫之
汰。汰樂子之無室。賦也。
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故作此詩以嘆之。

詩經

卷九

卷九

如小
詩
如小
詩

章意 此詩並不自說。出自己苦。求只是見無知之物。如此。榮茂
而樂之。其苦趣。雖于言表。只是其楚。便有無限情。裏不得
十分。以已與其楚。較量。苦樂。時文且有使子而有知有家等
語。更可笑。無知。則無賦役之憂。無家。無室。則無賦役之累。
然本文却無處下賦役字。要說得含蓄。有生之樂。人親無
之。更莫草木之無知。則不聊生。長矣。與若華知。如此。不知
無生。皆痛極之詞也。
隱風。然今能車。倘今傾。暗周道。中心也。賦也。隱風。飄兮。能車

周室其微賢人憂嘆而作此詩

序曰思周道也。因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章彥詩之神全在顧瞻周旋中含無限感慨其由來全為周旋

其政而天下亦遂若忘之所以可為恒且事也

形容龍世危迫之象猶云不寒而栗也周道西周朝聘之款

王金陵夷無後西歸者故顧之而憚且弔之北方魚少

魚西歸皆可喜可欣之事故欲致其佐助之情耳 西歸來

卷一百一十五

[illegible]

味
康
子
懷
抱
開
物
性
觀
見
人
可
現
可
愛
也
不
非
甚
最
最
可

好音動之以名也。脩遠舟而主。壯矣。匪風下衆。公

周之詩獨作于曹情何也曰政出天子則強不陵弱各得其

所政出諸侯則微繁之煩供億之苦侵伐之暴惟小國偏當

其害所以悲懷宗周德獨切也戰國時方喜謂韓王曰大國

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以此二詩驗之其理並清。

右檀閣四齋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虛也 蜉蝣之翼采采

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也浮游擗闔府者如雲心之憂矣

於我歸說

時人有玩細娛而忘遠慮者故以蜉蝣爲比而刺之

序曰判者也昭公閔小而直無法以自守好柔而任小人

新所依照

功無遠討人林微獲之故無告在也不曰能發告病而

日與息壤以與言益益棄久中與持客門論多往夕與息壤

舍其舊而新是國也。即所謂與正人居之意。不言其

死而反美其生是比意妙處說詩宜會此意
衣裳終日朝

生久死意。領在言外。而以下句緊接為妙。與歸零者。將撰

容曉諭以細娛不可玩逸慮不可忘庶幾得免于禍也

廖鼎徒然也有孫國其政悔意歸處者猶全言這裡說不

得到家裡與爾說時息婦說者猶言急忙說不得歇一會

兩說。心變在從心之憂矣一句出來。據此說。以為

角。其如生時也。或云。臨與公通。惟。與。松。陰。得。王。是。也。

彼何人兮何戈與綬彼其之子三百赤芾也
 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也 雖鶴在梁不濡其味彼其之子
 不遂其情也 曹兮南朝贈妓兮樂兮季女斯饋也
 此刺其君遠君子而進小人之詞
 序曰刺進小人也其公遠君子而進小人焉
 此詩以刺君之用小人為主小人之進君子所以遠也
 每章彼其之子履看實發一段信用意思
 詩人掌其方之道路與其禁令以迎候賓客有士有史有
 徒何戈與綬者其徒也曹小國大夫止應九人本不當有三
 百赤芾也
 自况又皆小人乎則君子之失其職可知矣 末句已足服
 之矣而寵之至故下曰不稱不遂 服冕服則必用嚴膝故
 詩云冕服之糾
 重婚糾就三百赤芾來鶴在梁則翼不濡矣服在小人則
 服不稱矣 沈仲容曰鶴子魚動矣出入泥塗而後得魚今
 乃集于梁因人以飽曾翼之不濡猶之子無功受祿也 端
 則見雲龍上臨小人處而得若寵則見氣燄可畏 婉要象

美季女采芣斯貌象若故為摘落即六見勢缺美手妙象布
 獲何異于南山之香蔚也官人猶若植木明主善于樹人故
 梗楠松柏正真不阿南山以之止色更難難根支交附惡
 氣因而襲人小人待志則君子何由而見用
 鴉鵂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伊騏與也 鴉鵂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
 正是西國與也 鴉鵂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
 國人胡不萬年與也
 詩人美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故作此詩
 序曰刺不一也 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一也
 此詩只重美君子之用心儀則心之運用處也故首章得
 一心字而各章只以儀言化人得天雖承儀一實本心一來
 四章從原到委從遠到應應說去意極貫串無出身得人
 得天之節 惟君子之心一故儀一而迄以彰著于一身遠
 以感通於四國皆此物此志也詩中或先儀而反心不可
 見而儀可見也或言儀而不言心儀之一處即心之一處也
 其子七兮均平意即在此四字看出 儀一者燕居有燕

此如伯
事道不
後更不
說不

此如伯
事道不
後更不
說不

此如伯
事道不
後更不
說不

居之儼朝朝有朝朝之儼守其常則而無背表同適之象便
是非終始一節之謂儼即是心不必進一少說不作占外知
內者如此則及重在儼上矣 儼包一身之所形意謂其常
度則動容周旋千變而歸于一矣儼之一與心之結不用推
原九人除却身別無處心其儀之參差而存一非即其心
之渙散而不收也如此儀之貞一不忒豈非是心之固結不
散 結者掩而不含凝聚不放逸之謂心之收歟如物結作
一塊然不能解而為二也 淮南子曰賈多端則貧工多技
則窮心不一也其儀一心如結君子也夫

詩經

國風

卷五

蘇氏曰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居
一以佚之無不及者 帶弁是就儀中指兩端以見其餘若
于絲駢上着意反覺錯了 儀絲若書無他飾伊騏者言無
他色帶與弁各如其常度自然相稱即此豈不可見儼之一
二節不難心字者為妙 儼不忒則已之儼冠以正人非
人來取正也正故不忒不忒便是正履不忒須臾說帶弁在
其中 四國不可一日不正則不可一日無我乎 只這正
是國人更不悅心說儀快帶甚妙 胡不萬年理在垂法之
久不說祝壽在我無還從之德在彼自無煩謹之儀雖以萬

年可也自有是實理

則彼下泉浸彼苞檇檇寤嘆念彼周京 此而與也 則彼下泉
浸彼苞檇檇寤嘆念彼周京 此而與也 則彼下泉浸彼苞檇
檇寤嘆念彼周京 此而與也 苑 秦蒯陰雨膏之四國有王
邠伯勞之 此而與也

王宣凌夷而小國國樂故作此詩

序曰思治也

意前三章首二句中即具比興之意末章則須于此下貼明
正意方起興意念彼周京念其有王而若無王也 前三章

詩經

國風

卷五

此如伯
事道不
後更不
說不

萊微相似而語又相呼末章與盛相似而語又相呼故皆為
比而與 重四國有王句念周京者念王室也 此詩憫王
室之衰正思桓文一輩人誰將而歸亦此意前三章悼今末
章思古也 王宣盛則大國修方伯連帥之職而小國倍安
王宣衰則大國辟安物棄棄之謀而小國倍困下泉所以露
嘆于周京也 重數念字供虛含不露即末章亦從有王慶
說使感嘆有餘情說破則索然矣 東萊則不能謂物下流
則不能及物浸漬則害物此東周之比也周京諸夏之根本
臨其隳夷所以小國失所君子何日得置于懷惟寐則稍忘

耳。一寐則慨然終身矣。末帝比而又興比者其意興者其
辭氣也。若比後更申興替明似頭上安頭矣。泰苗比大國
之得所陰雨比王朝之隆盛有王者紀綱法度出于朝廷大
不得凌小強不得凌弱也。勞則又有堪忍戰澤而弱小受其
庇矣。要須今日既無天子之威令而大國遂相凌逼意有
王而又有入旁之盛世之法象如此來卻伯以當其人不可
美卻伯。有王有字作實字服看確佳。聖名之有合周宗者
正念今之有王若無王也。

五十六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肅將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
卒歲三之日于祁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者日裁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
微行采芣苢春日遲遲來紫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淩月條桑取彼斧斯以伐遠揚猗猗
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女載黃載朱乳陽為公子裳
四月秀萼五月鳴蜩八月其獲十月隕穽一之日于貉取彼狐
狸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績武公言私其陂獻珪于公賦也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
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墜戶嗟哉婦子曰為汝歲
入此室處賦也六月食噉及黃七月亨葵及藿八月割臺十月
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禾八月斷雪九月禾熟黍稷
薿薿令我農夫賦也九月鰲蜃圖十月始冰雉鳴玄鴈來燕
戴勝嗟我農夫穡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書爾于茅茨當云詢與
其采芻其始播百穀賦也二之日鑿氷沖泮三之日納子凌陰
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漚場彫洒蜩蟪曰殺羔
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中乙

風雨

百五十八

月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
使詩陳朝夕訓誦以教之
序曰陳王業也
章意七月之詩一言以蔽之曰豫而已春而耕秋而獲冬而狩
亦為衣之恒也春而耕秋而獲亦為食之恒也乃其事未起
而先謀時未至而先脩日星霜露之塵其束草木昆虫之驚
其度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中其則無不備如此則外風之
厚也
通章以陳邠俗之厚為主節節要見先公風化慈而
衣食兩字又是一篇骨子首章累言衣食之預中西章詳言

書
卷
四
下
第
一
十
一
章
第
一
節

詩
經
卷
四
下
第
一
十
一
章
第
一
節

國
風

卷
四
下

樂之預本三章詩言食之預絕不出有章意
此節倫一篇大義大義在冬而樂之始於秋收成在
秋而務農之事首于春所謂預也 大星陽六月正在南
方七月而晚是寒退暑來之兆 火出中天而寒退暑中天
而暑退大火者寒暑之候也故詩言寒先存火所在 授衣
家長樂衣褐以授家衆也 一之曰四句正原所以授衣之
故條條以原而寒寒則則無風而氣亦寒矣顧東江諸家
云無風猶可言也果烈云有風不待言也 何以卒歲為民
言而帶君說又見二之曰為歲之終也 于報往中田之廬

以修田器也 實月未便服耕而先為之修外月耕猶可緩而
已趨田功故為治田早 田暖雖為民喜而亦乘君要衣必
先為衣弟言耕尚未盡為食故云言衣食之始 卒歲中非
特念小民之衣褐亦念及公上之裘裳至喜中非但為福入
之有供亦喜士女之有穀 七月以後陰漸長故以月言十
一月以後陽漸長故以日言月陰而日陽想見扶陽抑陰之
意 說文云膚羗人吹角也其聲悲慄故為膚裳冬日寒風
慄其聲似也
再提流火二句見日月如流欲授衣於九月不可不乘麻

詩
經
卷
四
下
第
一
十
一
章
第
一
節

詩
經
卷
四
下
第
一
十
一
章
第
一
節

國
風

卷
四
下

於及時耳 春日載陽五句對遲二句一是未桑以供始
生之漿一是未桑以飼未齊之蠶總是一時事載陽遲
前盛發栗烈看有當春而念及于寒意 我聽管籥微行可
想見其旁求時采之勤 祈中便該得女無貴賤皆力于
治禾所以同歸公子之女感時傷悲也味末二句有無窮情
景還重在孝思與下章搭截命運乃以力于桑桑為重耳
女心傷悲言目下又適有此事見蓋不可不急于起事耳無
感時意貴家大族無不儲桑亦說請補意詩語中俱無之
還他女字不宜似婦還他心字不宜似情傷悲在心要知是
說不中之苦 范氏曰男莫不耕女莫不桑則衣食之本主

矣
王
節
七
月
流
火
與
秋
章
不
同
前
以
將
來
言
引
起
今
歲
諸
事
此
就
已
然
言
以
外
預
備
來
歲
事
也
要
提
禦
寒
之
備
已
成
意
提
出
七
月
流
火
八
月
在
舊
見
博
時
而
八
月
在
舊
堅
可
代
又
是
來
歲
工
之
始
事
矣
况
當
春
月
而
可
不
汲
乎
薄
如
今
虞
唐
可
以
接
系
春
月
四
句
已
在
上
節
桑
桑
內
了
只
為
言
機
桑
之
條
故
重
叙
同
桑
之
事
見
得
春
而
衣
之
而
再
展
廣
後
一
篇
如
環
無
端
所
謂
終
而
復
始
者
也
重
在
舉
取
不
重
受
養
意
春
月
當

難終云
之未也
使下不
第為之

難終云
之未也
使下不
第為之

養長之月也計歲氣之早晚不可指定歲月 桑桑乃桑
之嫩者去桑乃桑樹之小者 非桑之月并續其種則一月
而兩事也 伯勞以五月一陰生而鳴至七月則三陰而將
去其舉七月者要其終也 鳴以夏至鳴蓋應陰氣之動三
陰用事其鳴聲尤多則聚芳於而所以時成矣故可續 未
三句極承要結言玄黃朱紫色之正者故樂以獻大曰公而
曰公子有上下家人一體之意言樂則未在其中不必穿鑿
只會其親上大意為得 為公子樂無系續說 此與上章
是為本之事大樂見桑而畢而厥又與今歲未逢而未獲已

預不知其小民寒凍固不從收而公子無愛甚可慮也
昔四句言陰之由萌而盛而極見于物者知此以起狩獵
非獵物而知時也 欲言一之月二之月狩獵而宜自四月
起者四月純陽之月微陰胎萌過此則一陰四陰克陰而大
寒至矣郊民早計如此蓋不止獲霜而知堅冰矣 凡物生
于陽成于陰蓋得陰氣之最先者則亦陰類 說文草木
皮葉植地為種 結是秋為出則為秋之導使秋收秋貴
武功是即下結之事各之有說當武于獵先王法誠有之然
亦不識不知之用耳辨民知狩獵耳不知其為武功也蓋言

不傳終

不傳終

不傳終

者狩以訓武乃君率其民此只民自相率則意在為武
在其中也一之日止是正卒往二之日則正卒與卒俱往
其同 幽悅苦樂故其民詳于賓賓之事其國近或故其民
動于武備之修 松雖猷研周禮所為小禽執之大禽公之
是也 縱研皆取其皮為亦可樂樂也古者士坐犬豕 豕
續必獻一犬之勤不敢忘也猶獵必獻一男之作不敢忘
若也
五節 茲既有衣有褐矣後及室房者郊地寒即有衣裘而無
莽猶不免于凍也故因衣而及之德矣樂樂事 凡五皆陰

五節 五月陰氣漸止故應之 斯為理屬莎鷄促織也蟋蟀
蛩也 不必泥作一物亦不必言應陰氣只見自著而漸寒物
亦致動于始而收斂于寒可見出而田者不得不入而室也
窰以自七月在野至入我牀下皆謂蟋蟀是蓋古人重
法多用倒押類此 際能生寒而最又係生障故室寒之使
寒不得內出室屋之使寒不得外入 室二節半在邑之居
也自田獵而上之故曰入屋春夏不居故治之必詳○月令
孟冬之月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閉塞而成冬則凡
十月為塞向墜戶之候

詩經
卷之二

卷之二

而壽以上。是豐于養。老下。是薄于自奉。亦要者所法。蓋老
者生長。養家。不盡。茶何嘗不食。但鄉民之養其老。則將有
菜蔬。春酒。以介眉壽。而不取以爲常食耳。詩與老。是果。蔡
穀。足蔬。東實。未熟。非擊不落。故曰。刺。靈。松。蔓。生。拔。蔓。折。之。故
曰。斷。蔡。其。實。食。原。是。農。夫。之。常。心。靈。莊。菜。不。足。鄉。民。儉。虐
幾。指。爲。酒。是。一。聯。事。釀。于。冬。而。用。于。春。故。曰。春。酒。介。訓。助。如
調。其。血。氣。培。養。其。精。神。與。別。處。作。頌。禱。不。同。薪。樗。以。博。爲
薪。也。食。水。新。臺。亦。要。理。會。去。兩。爲。場。之。漸。意。爲。食。之。事。不
過。力。農。六。章。之。別。品。類。八。章。之。採。大。典。皆。食。中。事。也。
國風

詩經
卷之二
七
節
注
言
終
始
農
事
春
納
稼
爲
農
之
終
而
思
及
播
種
則
農
之
始
也
論
常
日
相
或
語
意
原
重
治
室
特
說
詩
者
于
古
下
看
出
勤
農
意
耳
詳
農
事
之
始
終
正
爲
食
之
本
也
春
夏
爲
潤
秋
冬
爲
場
泰
自
以
五
月
夏
自
以
四
月
至
十
月
而
一
歲
所
種
先
後
大
小
皆
舉
之
矣
故
提
之
曰
我
稼
既
同
春
種
二
句
備
言
約
于
場
者
即
所
謂
我
稼
之
同
也
非
謂
必
以
是
月
登
陽
也
如
泰
自
以
五
月
夏
自
以
四
月
也
自
野
入
都
邑
故
曰
上
入
取
第
將
以
益
屋
索
綯
將
以
縛
茅
即
是
宮
功
其
字
與
其
始
相
應
見
稍
後
之
即
欲
來
屋
而
不
可
待
矣
稼
既
同
而
始
來
屋
爲
農
也
稼
既
同
而
始
來
屋
爲
農
也
稼
既
同
而
始
來
屋
爲
農
也

詩經
卷之二

而。聖。來。屋。亦。爲。農。也。上。重。一。納。空。下。重。一。播。字。要。形。客。他。閑。
問。皇。惟。恐。後。時。之。意。
八
節
終。及。歲。水。猷。壽。者。蓋。祭。祀。燕。享。亦。爲。食。之。餘。也。此。見。二
之。日。不。獨。續。武。功。又。有。歲。水。猷。祭。一。事。九。月。十。月。不。獨。築。場
納。稼。又。有。宴。享。稱。觴。一。節。祭。進。以。上。是。相。勸。歲。水。以。待。君
啟。冰。之。禮。下。是。相。戒。滌。場。以。行。已。祝。君。之。禮。四。之。日。二。句。正
言。所。以。至。趙。冰。後。之。故。朋。酒。五。句。正。言。所。以。速。早。場。功。之。故。
周。禮。禮。人。十。二。月。新。米。即。以。其。月。納。之。非。必。俟。正。月。藏。之
也。十。二。月。陽。氣。甚。微。于。是。鑿。冰。以。達。之。至。二。月。四。陽。大。壯。恐

其。太。過。則。微。陽。幾。于。息。藏。于。是。開。水。而。頒。之。速。火。出。而。畢。賦。
所。以。節。其。過。也。聖。人。裁。成。天。地。之。道。在。此。而。宿。食。喪。祭。因。以
致。其。用。焉。耳。中。有。速。趙。意。獻。羔。祭。非。祭。司。冰。之。禮。也
祭。而。飲。冰。重。節。陽。氣。上。九。月。句。不。宜。氣。肅。霜。降。爲。賓。客。成
祭。場。之。候。也。滌。場。不。是。止。掃。場。地。凡。農。功。所。未。畢。者。以
飲。完。事。也。一。朋。酒。羔。羊。對。者。朋。酒。斯。樂。只。重。享。居。註。中。解
飲。云。特。引。以。解。朋。酒。耳。不。必。拘。斯。字。却。宜。玩。有。不。容。少。緩
旦。夕。意。思。想。其。時。堂。陛。簡。易。君。臣。不。甚。乖。隔。歲。晚。當。有。飲
食。之。獻。理。或。然。耳。禮。竟。也。無。疆。竟。則。無。限。止。見。衣。食。香。氏

周王
成王
周王
成王
周王
成王

者述詩中之美無所不備皆說詩推詳之詞周公只開

敘過而卻俗之厚自見所謂王業之本也

鳴鶴鳴鶴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思斯斯斯斯之問斯也

天之未除爾微彼桑土綢繆繆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也

予拊据予所將予所當租予口卒瘁曰予未有室家也

羽撫撫予尾條條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嘒嘒也

武王克商使弟叔鮮蔡叔處監于紂子武庚之國武王崩

成王立周公相之而二叔以武庚叛且流言于國曰周公將

不利予孺子故周公東征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而

王猶未知周公之意也公乃作此詩以貽王

序曰周公故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貽王

曰鳴鶴鳴

作詩貽王正欲其悟而召己竟其拊据可終無患耳若

止因不利孺子一言而暴其勞于王室說辛道苦是一篇辨

說矣通詩重王室上蓋此時罪人已得而王心未釋則王

室之亂猶未可知故推原其故而言以新造之家應張

之禍多少微繁多少風波夫子之室家王之室家也王實有

此室家而不什然于綢繆室家之人予不足惜而王不可念

其其照時于垂身可也付深睡于主上不可言也此公

曉意也首言鳴鶴既取我子末言爾微彼桑土皆暗指流言倡

說只照本文疊說下三章亦自與鳴鶴無涉不必粘帶

世道人心愈降愈下伊尹放君民尚大悅周公攝政二叔

流言由周而下可勝道也哉

首節鳴鶴者武庚也取字作君子以貨取字看取我子

者二叔墮其術中也語意若不解二叔思斯二句杜言

愛子以明取子之毒而見室之必不可毀詩意原重在毀

我室末二語只說愛子一字不及愛室蓋動之以至情也

二節以言深愛室而預防其毀正承不可毀室末只寫得自家

謀國的意思還不曾說到勤勞上吃緊在一通字或敢侮予

亦庶幾如是非新無人侮也照下三章詞語自見清戶是

巢之通隙隙處正蕭牆肘腋之間宜有枕衛之交意至親

骨肉未隙隙處使綢繆不足恃也或莊子言當日為巢

之意云君我之早計如此今此下民庶其無侮于我乎

三節此章承上說蓋既思以未雨綢繆免下民之侮則一身勤

勞自不暇恤矣拊据言手卒瘁言口五文也惟予口並作

六字口俱病微土綢繆與拊据茶當租不必辨其孰先孰後

卷之八 子思子 卷之八 子思子 卷之八 子思子

總是危苦之詞一章自為一意之相承味五十字字
者惟予病者惟予之無可讀者正為予室故也上四十字匪
躬之善下一子字體面之忠曰予未有室家極有味常物
不利孺子之謗必以周公止為身謀今將未出此語見平日
吐哺深心正為玉室何嘗一及身謀而顧云不利也
節予羽二句繫承上章來照雨二句與陰雨相應而下民之
悔在其中維音曉全為愛室苦心不容自己蓋一身勞
瘁不足惜而室家未安深可哀也勿以此為作詩之由風
雨未除恐見東千數室之為漂搖莫定乃示際于下土之民
維音曉在鵲鵲四字上見之不呼玉而呼鵲鵲無
可奈何之詞也
我祖東山惻惻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
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蠲蠲者蠲蒸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我祖東山惻惻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之實亦施
于宇伊威在室蠲蠲在戶町疇庭場增耀宵行亦可畏也伊可
憐也我祖東山惻惋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鵲鳴于垓
婦嘆于室酒掃考室我征事至有教爪苦在東薪自裁不見
于今三年賦也我祖東山惻惻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

子思子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綯九十其儀其新
孔嘉其舊如之何賦而興也
或王既得鵲鵲之詩又感風雷之變始悟而此周公於是同
公東征已三年矣既得鵲鵲之詩以勞歸士為之述其意
而古
序曰周公東征也
章意通作歸士口氣四章各有欣慰意而各從勞苦說起
要得歸途自吉意東山猶秋杜也然秋杜之詞簡東山之
詞詳蓋周公與歸士居東三年志難同之情之結結言之重
後宜與秋杜不同也
我祖二句在外之久也我東二句歸途之勞也似往迷勞
已有無窮懷膝驟雨猶可立待濛濛微雨其苦不堪曰
歸而心反悲從凡不得歸生來曰歸者將歸未歸之時心悲
正在于此該一篇之意西悲無專指即杜詩言心斷到極
嗚咽泣沾中之意制彼裳衣二句是收格作歸計而亦見
完師堂矣裳衣對素裳白鳥鍊衣常弁者謝却行枚與得
嚴車下亦無兩層但從在東時意料漸說到在途時光景耳
前二句在途之景見群物俱有生意而在宇相照有

此字

此字

此字

此字

此字

幸其生全意。數字亦字俱詳。味若直說。車下之安。則意便索然。古之用車。止則為營。衛故士率爾于車下。

此皆途中意思。詞果。六句作五件看。望盧相。迫則家事。纖悉一一上心。此人情也。故縷析形容之。亦可畏也。驟思而卒。驚悸可懷也。轉念之而釋然喜也。伊威亦名委。

泰似白魚。多生在下。濕處。常意看。此皆說曰。盧相。今能作婦。鹿性喜驚。盧舍無人。故任其游處。宵行無定。在故不著。地言。蓋空虛荒廢。則其飛行亦無定在矣。亦可畏也。二句。只以畏字。通出。懷字。言吾想家中。此景如此。難道便是。而不。

詩經

國風

百十九

歸但出外已久。種。妻。涼。在。倉。排。遣。不。開。亦。可。保。我。之。懷。想。而已。不要泥柱中。然。豈。可。畏。一。轉。畏。此。妻。涼。先。景。懷。亦。政。懷。此。妻。涼。地。面。也。若。說。為。家。人。聚。此。而。不。得。不。懷。便。無。味。三。節。重。婦。嘆。于。室。我。征。車。至。二。句。見。居。者。方。思。行。者。之。勞。而。行。者。遠。慰。思。者。之。望。先。景。宛。然。鴻。是。水。鳥。知。天。將。雨。故。長。鳴。不必作食。蟻。柱。脚。鵲。鳴。是在途。事。婦。在。家。安。得。聞。之。只。想。他。見。零。雨。而。悲。征。夫。之。遠。兩。耳。幸。至。西。亭。重。見。他。劉。別。三。年。一旦。相。會。恍。然。若。夢。倏。然。若。期。有。數。四。句。舍。夫。婦。之。相。見。而。言。見。夫。妻。又。不。言。見。之。可。喜。而。只。言。不。見。之。已。久。無。限。

此字

雖合感慨。夫子言。列。善。者。不。足。以。盡。之。見。不。善。而。備。厥。況。其。室。家。子。此。即。未。者。所。謂。舊。者。也。

此。雖。極。鋪。張。新。奇。之。樂。而。無。窮。意。趣。却。在。其。舊。句。舍。無。謂。耀。以。為。一。典。女。之。歸。興。至。其。儀。止。註。中。移。者。皆。偶。帶。先。說。佩。巾。也。即。縞。也。結。之。者。欲。其。愛。感。命。則。結。而。不。能。也。親。結。句。是。成。命。之。禮。九。十。句。是。往。送。之。禮。不。以。九。十。為。數。為。嘉。嘉。時。有。別。復。軍。之。時。靡。人。不。矜。以。為。門。閭。無。未。始。之。期。庶。士。物。標。梅。之。概。而。不。責。今。日。之。遠。別。相。逢。久。離。忽。今。子。今。子。今。如。聚。者。何。此。孔。嘉。之。意。如。也。何。有。不。能。形。容。意。即。指。上。章。

詩經。此。章。即。以。是。前。章。所。未。了。既。破。戎。斧。又。缺。戎。折。周。公。東。征。四。國。是。皇。矣。我。人。斯。亦。孔。之。將。賦。也。既。破。戎。斧。又。缺。戎。折。周。公。東。征。四。國。是。皇。矣。我。人。斯。亦。孔。之。將。嘉。也。既。破。戎。斧。又。缺。戎。折。周。公。東。征。四。國。是。皇。矣。我。人。斯。亦。孔。之。休。賦。也。

詩經

國風

百十九

從軍之士。以前篇周公勞已之勤。故言此以答其意。卒曰。多。周。公。也。意。三。章。各。上。二。句。是。行。師。之。勞。且。以。下。原。周。公。征。伐。之。心。也。是。時。四。國。成。于。武。成。營。幕。之。流。言。習。約。不。正。化。為。反。側。為。

秋齊飲
一表字
下下用
此亦人
此亦人
此亦人
此亦人

揭二者有之矣公之東注乃所以正之也國之也此也
是家藏人之大無而魯意破於狄斯正三年從征內事亦
舉勞若而極吉之也周公二句從周公以上看衣裁人
斯紫頂四國看大其東于四國人心之不正而公直欲盡匡
而正之真若包西國于覆載之中而無一毫身家之念非哀
哉人之大而何皇若匪其反側使歸正此者化其惡薄
使安于善道者然其廢散使歸于一善三監流言則四國歸
感周公止征一方而四國者所謂戮一人而千萬人懼也
此與通俱蒙是皇來將字嘉字休字各根皇字此字通字嘉

說化而為善則皆不累于秋豈不是嘉華漢合離則無不
蒙其惠豈不是休朱子物說云管蔡流言以誘公而公一
之不知者以為公之為以是據其身耳此詩發明其心如此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此伐柯伐柯其則
不遠我遠之子豈豈有幾此

序曰美周公也
章意此詩作於既見之後只重在下章得見上思前之難正所
以至今之幸也平叙未見之難得見之易而東人之情可

以之類
章意此

知已說詩勿露避東等語若然則是東人幸有管蔡之禍
矣首章比意不重斧與媒重不克不得上不克則無以親
不待禮無以成至于柯之則已現在手中則斧何事求之于
已進而成禮則媒亦無所待矣媒利用時家夫婦各一半
合升于鼎俎所謂同牢而食也
九爨之魚鱉鮓我饗之子哀衣繡裳與也鴻飛遵渚公歸無所
於汝信處與也鴻飛遵陸公歸不從於女信宿與也是以有哀
來今無以戒公歸乎無使我心悲乎賦也
此亦周公居東之時東人喜得見之故作此詩

序曰美周公也

章意此詩作于將歸之時首叙得見之喜下三章切頌番之情
皆一時事以公之忠聖而辭之避居東土故東人不勝懷
憤而曰或親之子哀來繡裳見公不優游于端然而顧周旋
於下國隱然若有惜公之去者其同于女信處信宿見番相
為公之常居東為公之誓又隱然若有顧公之迎者雖番公
之意倦於終非其本心也當知風人意在言外首章以不
易得與不易見東人喜見周公既為其服而所以喜見公
者說不盡亦寫不出故只舉服言之看他說個哀衣繡裳與

此可以見其
之可以見其
之可以見其

其胡公孫碩膚德意不致與也
周公維寬頌詩然所以處之不失其常故詩人美之

衛克耳綉瑩一例說服儼嚴即是說德不必又添出便宛然
有齊元聚觀相顧贊嘆之狀 二三章以物之有所循與公
之有所歸 譯雅鴻之為物其性有漸其能有序其朋可用
為儀君子之道也 公歸無所不歸不復是則知晉相王室
為公之所無後未理而心不思捨則到信處信者已見悲
端末章直寫自己一片悲之無已之意而公之當歸彼不暇
恤矣 親信于西京則必謀則于東土養望于瑞機則未免
失望于民情

狼跋其胡載震其尾公孫碩膚亦為凡凡也 狼震其尾載跋

其胡公孫碩膚德意不致與也
周公維寬頌詩然所以處之不失其常故詩人美之
序曰美周公也
章意 全詩要者註不失其常四字動之安重音之完美皆公之
常也俱本心之光明正大來而未離詩人說出 係美公之
愛變而不失其常度令居此不容強者也由其心正大光
明故著之儀而儀如故問之人而人無間耳 碩膚臨朝上
為宗社下為生靈大臣之苦心所謂大美也竟以是為難誇
舍曰不辨而居東以避之所謂避也 與意以維之進退皆

狼跋其胡載震其尾
公孫碩膚亦為凡凡也

病見公之常度自如 孫碩膚有違張謗之美名也公則
當有意于孫 凡人之所惡以為安故凡為安亦易凡
有進止不失尺寸之意 凡人處利害之變則舉趾不
常懼者或至于喪獲喜者或至于失殺亦為凡凡可謂善
德者不重人譽公重在公可譽上聖人不貴名然天下為
世莫有得而議之者故不暇 文王三分有二周公負康
朝俱是尤龍有悔故文王孫於美里周公孫於東山後世
奸只緣地位相通騎虎不下所以有箚箠之禍乃知非聖人
不能然也

右臨園七篇

詩經訓義 國風 百字

小雅副墨

鹿鳴

方吳陳組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與也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德音
孔昭視民不佞君子是則先德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與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鼓琴瑟琴和樂且湛
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與也
此燕饗賓客之詩

小雅

序

山

伊

序曰燕群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宴幣幣當謹以將其厚意
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然意燕其本以洽上下之情各末句一例看若歸重乞言便似
認客作主平看此詩首章先言燕札而望賓以忠告次
章先言賓之可法而後又燕會末章只傳述已之所以樂賓
語意參差互相開照總見其為親賢愛善不拘形迹如此都
未嘗節制將示教訓蓋一經提醒不須更說矣不敢望
示周行只新嘉賓好我不敢必嘉賓好我只析嘉賓樂筵
賓琴瑟旨酒承筐傳揚稱頌曲勤其心

鹿鳴

鹿鳴

小雅

序

山

伊

有鹿鳴相招呼以成禮鹿生于山草蒿茶生于澤食
中有山澤交之義易所謂成者威也君子以虛受人是為明
主求教之象嘉賓包另請見道德淵含忠愛素者
堂上之樂笙堂下之樂鼓瑟對吹笙鼓瑟帶吹笙內鼓
瑟工歌鹿鳴之三吹笙奏南陔以下承筐是將燕酌幣幣
幣即行于鼓樂時若末二句是真望之詞說者多謂應
重一好字不知必待幣幣而後好既非忠愛本懷欲其好我
而始與之遊遊杯酒平時上下之交安在哉九人所近多是
愛人之言所以先說好我引起示我取周行彈瑟說非偏
伯小康之機示我不可作賓感札意而然
二節德音三句總是稱賓之賢處德音指平日之全聞所謂嘉
賓也重德音不重音容德亦在淳厚一德視民不佞是德
音足以如此非已恍而反之乃維持于未恍也此正是周行
人主轉移世道人心全在厚薄處見風也故天保以此頌
君子從指在位則德為主而帶民在位則德為次
二足字俱重正見平日有許多德行形為德範則有不
皆今德之吐也然亦不必執說示我故遊有從容和順之

重不在式燕外獨言酒者樂帶在其一以字可求
鼓瑟吹笙正是飲酒時事絲竹具而爵位已陳非耳樂
也臺下鼓瑟一境亦有一而足意照湛字可見和樂且
湛然樂說事在湛字安樂其心最重意世所以以天
無不隔而絕無忌諱者正為君心與臣心合而為一上
式燕以款正合此意而特于章末點破似與好我相應
待心先安樂而始好也○鹿鳴賓臣也傳曰賓臣者帝師臣
者王九經先尊賢尊之故賓之賓之故樂之
四壯騄騄周道倬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賦也四壯
騄騄騄騄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將父賦也騄騄者騄
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與也翩翩者騄載飛
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父與也翩翩者騄載飛
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未歸賦也
此勞使臣之詩也
序曰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悅矣
章意允勞詩重私情道詩重公義此勞詩也重私情上通是
人正代官須會使臣口氣非如北山感慨不平之例日育
至是皆回顧翩翩兩章但王事都將來做個話頭不重前

章懷歸泛泛以遠離父母言來不懷味紫頂不為將父母
四壯使臣之乘馬也馬行地無疆坤道也臣道也
壯也出河東解池引池水灌畦自結成者不任久而易敗故
訓不堅固為強王事是宜德達情之義傷悲而求澤
見心徒自苦不敢言歸也
節騄馬最耐勞苦古者席地跪而後起跪而後步右則坐
也膝履且不遑則歸亦宜有懷矣
三不遑將父不遑將母正是傷悲處物猶停所止而人子
乃缺乎孝養其感深矣若謂翩翩不如恐詩人未有意此
詩經則豈小雅
亦是代計不可作懷歸之故我
五節四騄騄騄只再提出使事以起下文非嘆使事不已
作歌來驗不是欲君令我速歸就養亦非是欲君存恤其家
只是欲知我御命遠近有如許悲懷東曲耳要知此是勞
作歌就使平復矣君門萬里路勿用當云若誠恤存私者
詩未肯以此言告耳原是設言以勞之勿用註中着相語
周禮大小行人之職有嘉物以和諸侯之好有六物以周知
天下之故疏義曰皇華遣使風以義四壯勞使閱其情是
以出則盡職歸則忘勞也

此處有誤

皇皇者華乎彼原隰馳驅以征夫馬維駒六轡
如雷載馳載驅周爰咨諏賦也我馬維駒六轡如雷載馳載驅
周爰咨諏賦也我馬維駒六轡如雷載馳載驅周爰咨諏賦也
我馬維駒六轡如雷載馳載驅周爰咨諏賦也

此遣使臣之詩
序曰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章意通重每懷靡及句總括下四章意每章我馬二句即
是賦二字光景錄不已而謀度不已而詢謀度詢又必
要周又各蒙載馳載驅說宛然是個每懷靡及若謂廣詢情

詩經刺羣
訪可以補其不及即每懷及矣
首節遠而有光華是皇華取義也給命寵被君以華其臣奉使
不辱法以華其茂傳曰忠臣奉使能光君命此遠無近如
花不以高下見其色最有味賦與皇相應雖遠言征
夫突重使臣王者君臨萬國所處必非一使則衆多並行將
同時出使之臣耳宣德達情是一意須融會說每章每事
每念之每以字亦不可忘庶及君恩未及望未及達此
在賦上起重念不置故曰每懷字只形容他日足之
念

此處有誤

三四四平我馬曰馳策馬曰驅有奔走急疾之意
謀度詢正古使臣問者老求遠達惟恐不獲本職宣德
達情正在此內聚錄曰詢計畫曰謀酌量曰度究問曰詢
四者必合於周字重看是無人不同然處不同事不同
也○國語叔孫穆子對晉行人曰君使使臣曰詢謀度詢必
害于周故不拜教臣問懷和為每懷才為謀害事為謀害
為度害親為詢忠信為周君則使臣以札重之以六德敢不
重拜○左傳訪問于善為咨事為諏李維為謀害禮為度
害親為詢○古云使臣如今天行七街命而往來風俗歸報

詩經刺羣
天子使知輕重布政焉時俗俱作與則除害如后世繡衣持
斧者誤矣四壯皇華皆出一懷宗然勞之則曰堂不懷嘆
曲辭其情也遠之則曰每懷靡及深作其勸也
當標之華鄂不韡韡允今之人莫如兄弟與也死喪之戚兄弟
孔懷原隰哀哀兄弟求矣賦也眷今在原兄弟嘉難每有良朋
賦也永歎與也兄弟閑于牆外樂其務每有良朋亦賦也
也與此既平既安且樂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賦也
酒之飲兄弟既具和樂且豫賦也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兄弟既
和樂且湛賦也宜不宜家樂爾要娶是實是圖實其財也

此無兄弟之樂哉

序曰：無兄弟也。問答蔡之失道，故作棠樣焉。
通以莫如兄弟為主。由死喪到急難，由急難到外
侮，患難之事倍矣。然一之不頃，兄弟亦足以明今人之莫如
矣。而無蔡人之喪，則明而安寧，亦安寧至此一項，又開
其說于安樂，即使以安樂言之，而飲酒不可無兄弟，妻子不
可無兄弟，是實是則所謂莫如兄弟者，然乎否也。語意曲
至。實圖二字，正示人重兄弟的間，缺一完國之便，見兄全
之人莫如兄弟了。

詩經

小雅

七

伊

而棠樣花以覆郭，以承華。郭相澤而光明，猶兄弟相順
一樹生而華而：相澤郭是得華之光明，則鮮：然盛以為
與者亦取兄弟同生之義也。註外見無據。凡今之人只就
眼前說，即以朋友妻子照看自見，莫如兄弟。輝合下七節
意只平：以情親義重而語氣不勝感傷。莫如兄弟
只為一本而生，所以同休之類，他人自比下。其
節死喪而棠樣猶白在內，到積尸相求，其變尤慘。懷若其未金
飾棺槨之類。求則未若積尸之中，不忌其暴露也。由字可

詩經

詩經

小雅

八

伊

味他人且其惡死也，其不肯求材兒可知矣。既明矣，亦
見至情所迫，是不得不求。
前卷今尾方首應亦有手比相排護意。小宛取義于飛，此詩
取義于行，故獨言在原。箋云：脊令水鳥，而今在原，失其常
處，則飛則鳴，以哀其類。天性也。猶兄弟之于急難，急是急
人之急，即是相救。存和傳：急病護喪，國策以公子高義能急
人之困，即此急字而平：相救不足盡之。言良朋則非
淺矣。曰：永歎亦非無情。越說得好朋友熱腸，然可如何益見
兄弟妙處。每有字有味，不得以難有代之。朋友自有朋友
之道，如父母在不許友以死，理勢自然。與兄弟不同。
良朋正相對者，人于殊途，則恩情易見。至親則責望最深。
故兄弟之間，小有嫌隙，便不勝憤：以為骨肉之待我，反不
如外人。此其心見謂實然。故其怨每不可解。試問：外侮
時，幸離之兄弟與莫逆之朋友，相比較，其真情定自有
五節。此是上下逆脈，不如二字正與莫如二字相呼應。又以起
下而求圖竟。喪乎則無死喪哀尸之責。亂乎則無急難求

陳、陳、
動、平、
人、品、

許經訓

小雅

九

安華閣定本

辭經別集

1
2
3

十

C

辭經別集

1
2
3

十

—155

神之靈
五神

和
五神

首句只與止第二句伐木非一人鳥鳴亦相應故以爲

之明主求賢如爲室求木故言伐木語曰良禽擇木而

擇主明則士附林茂則鳥歸故言鳥鳴山谷還禽亦有

向於高明意人求進于高明舍友其何賴焉鳥之求友

慕聲呼群之謂求友生只人道當然未便說到酒以成德

聽字即聲字義神之聽之二句只是人心和平通于鬼神

終無怨悵而已推測治平上是文家執法如曰終有嘉年

一日意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二句以伐木盡其力與篤友盡其情與主末釀酒五句對下

六句釀酒肥醑酒場陳蓋是五文連字只顧其早臨之

意中適不來非任其失于人也只是見我之意無一時不

到耳字適是就使之長非字可之詞微我弗顧言無使

我不顧舍朋友也微我有餘言無使我于朋友有疏薄之

也不足使朋友不得貴我微我二句得意最難解旋若講

以見客客貴話頭是失本肯之失德亦然一說字適不

來二句言字適然有故而不得手與其弗顧我也篤于諸

父惟恐失其情故其行望之時所自懷如此亦哉天子謂

同姓諸侯曰父異姓曰舅傳曰天子八耋愛司樂然已

酒傳失其養復矣謂爲食禮

三句以伐木必于所生之地與燕飲必於所親之人此止四句

兄弟異同姓異姓上皆尊行與不敬必其未此同輩必

飲無差遠矣不必執勢而驕分是即情意稍不貫徹如下

文燕必拘禮節會心俟今期皆是民之二句是北方之語

蓋即常情之小失以喚起居上當篤友也失德以懲亦只就

句處說與弗顧有伴一例有酒六句杜詩禮意之真平友

情之親厚如此不出上三段說燕意而寫情更爲親切

十

曰酒前之也謂用第果之而去其糟也曰釀以穀曰

酒非必無酒設言之見不有無爲許耳連用五義字

正與上文微我相應求其在我所謂先施之也追字有

味直是追字無時不在心上意此以及今日言非追將

來也暇作國家開殿之暇者楊璞山云常期則不定如陰

傳明不來也深得追字之奇

天保定爾亦孔之周俾爾單厚何福不降俾爾多益以莫不威

威也天保定爾俾爾戰戰兢兢無不宜受天百福降爾遐福維日

不足威也天保定爾以莫不與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

至以莫不增賦也。吉嗣為體是用孝享。禘祫燕享于公先王。其
曰卜爾萬壽無疆也。神之弔矣。始爾多福。民之實矣。小用休
食群黎百姓。徧為爾德。賦也。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
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賦也。

人君以虎鳴以下三詩。燕其民。臣受賜者。故歌此詩以答之。
序曰。下報上也。君能下。以成其政。臣能上。以報其德。
章。通以天神為主。前二章言天福。後四章言神福。君三
章。六章各形容其盛如此。人臣得以福祿祝其君。不敢自
為之詞。必稱天保定之。先公施之。以賤之。壽歌之。義也。福一

也。既稱天又稱神者。忠愛無已。廣其詞言之不足。又詳言
之耳。固是稱頌之詞。而賡敘編德二詩。則頌中有規。
首節。前二句。非天之壽。君如此。未便說到福及。保字。照命不
于常。定字。照位。惟君者。俱以君身。國祚。孔同。常。保
定也。下四句。正保定而使之如此。造化無全。能有厚。必有
薄。有益。必有損。此正泰相尋之理。盛衰倚伏之幾。厚而除
多。益而廢。何孔固如之。俾爾等句。法各次句。俱足上句。無
時不福。積之。則厚矣。無事不福。積之。則多矣。通解云。俾爾
厚何福不厚。俾爾多益何福不益。意也。

二節。單厚多益。雖皆是福。然俱以虛字形容。此即逐樣保庇之
最切實處。言之。俾爾既終。宜如俾爾單厚。下句。宜如何福。
不除。着上虛而下實也。截有一聯。意善。有一個源頭。一善
即無不善矣。宜者。恰當之謂。只在字上說。有以截枝作
聲。宜作心者。非是。截枝聲宜。正是受天百福。受字。頂截枝
末。避福又頂受字。有以受之。其福乃受者。受于天。降
者。天降于我。惟日不足。日。降之而不見其止。足。極其
不倦之意。非福多日少之說。本非不足也。但以福之無窮
若見日之不足耳。

三節。以莫不與承上二章福來。蘇氏曰。興作也。萬物無不作
而盛者。五如字。金。說下。只是可大可久。翻覆言之。川
是活的。只看方至二字。便見盛意。山是塊然一物。必曰山阜
曰岡陵。方見積之高。大。此文法也。方至。便是盛。非待莫不
增。而後為進盛也。莫不增。正與莫不興相應。要得形容不盡
之意。
四節。首四句。只輕。一直連下。為下錫福引子。不甚重。註詳
日。亦日也。揮士。進與祭之士。齊戒。饗祭于內也。餘。惟洗滌
裁沐浴。其具之類。致饗于外也。其。蓋志。其。蓋志。其。蓋志。其。蓋志。

德也
德也

德也
德也

詩經

食也。輪。新。美。也。書。新。也。然。物。品。也。孝。子。知。此。則。萬。壽。可。卜。矣。卜。字。不。作。期。期。解。居。曰。二。句。是。尸。傳。先。公。先。王。之。意。無。損。見。常。為。天。地。山。川。鬼。神。之。主。此。以。壽。為。福。非。下。文。始。言。福。也。
五。節。人。君。以。天。下。為。福。天。下。之。福。皆。君。之。福。也。時。乃。同。不。變。先。升。于。大。猷。而。王。自。謂。應。受。多。福。道。洽。政。浹。潤。生。民。靡。王。自。謂。應。受。多。福。民。荷。德。化。非。人。若。受。福。之。實。而。何。民。之。實。無。四。句。分。明。聲。望。聖。歌。某。某。只。將。虛。說。之。世。其。民。巧。偽。智。故。為。主。德。之。累。何。如。則。有。之。即。德。為。德。之。即。為。主。德。自。見。如。竟。之。

小雅

十五

詩經

曰。進。盛。曰。久。長。曰。代。新。宜。先。講。正。意。而。以。喻。意。配。之。者。勢。頭。四。如。字。說。起。為。正。意。已。在。上。耳。恒。升。不。得。頭。以。解。要。相。明。第。云。既。盈。之。月。中。天。之。日。未。足。形。容。其。盛。也。便。渾。然。就。盈。就。明。只。日。就。月。將。之。就。非。漸。亦。非。取。益。發。上。進。之。意。不。意。無。缺。損。指。山。之。一。處。不。崩。無。傾。覆。指。山。之。全。條。或。者。不。知。誰。何。之。詞。不。知。不。覺。已。自。有。在。也。
○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薇。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旄。不。遑。啓。居。玁。狁。之。故。曰。采。薇。采。薇。薇。亦。采。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成。成。未。定。靡。使。歸。聘。其。也。采。薇。采。薇。詩。經。小。雅。十。六。
薇。亦。剛。止。曰。歸。曰。歸。薇。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居。憂。心。孔。疚。戎。行。不。來。其。也。彼。爾。靡。何。維。常。之。事。彼。珍。斯。何。子。之。來。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朞。其。也。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其。裝。解。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也。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然。也。
此。道。成。使。之。詩。
序。曰。道。成。使。之。文。王。之。時。兩。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類。以。天。子。之。命。將。帥。道。成。役。以。中。衛。中。國。玁。狁。來。薇。以。道。之。出。

摩什二
年正月

勞身下特抽出言之家典見此下二章總貫而言權統之
 故見非清己之願權統乃侵中國義不可以偏全故舍義
 室家義不可以獨安故不遷於居北狄畏著嗣寒而又秋
 氣折肱則弓弩可用故秋冬易為侵襲每番以此防之
 二節承靡室靡家來采薇自作而乘自乖而剛情詩人立言
 之序其實一時重憂止憂歸期之遠也憂心烈之緊頃憂
 止謀飢渴之苦從靡家來戍事未已就今往者言以方在
 途也提之不至畢戍安有定時程限未及而并分番未及而
 代正戮力同仇時候靡使句上人在遠言無好使人一

一月三
日

明錄或主于守而此章言戰蓋以戰為守則守可固未有不能戰而能守者也彼爾常華以典將帥車馬服飾之盛特帥車天子命車故得脩飾典戎車有別路車之制革鞅而漆色上建太皞龍勒而條緇中旂五就撰出君子之車見輪轉執道功天子已望吾拔音之至矣戎車二自東上起下一連說不敢定後只為欲克敵其內有二夫如空則運籌行則決戰退則堅壁進則攻取是也豈敢唯在心上着要有養武奮銳意不直就攻戰說見得朝廷當將萬姓憂勤不敢負朝廷項百姓則豈敢始情乎一月三捷亦東則樂

之意勿說到戰不勝無以報天子當云我行不來
也而敢畏戰乎○車制對敵有乘車馳敵有往來
求負重有備車此必將帥命與諸侯等故諸侯車
樂處必用車戰故戰人為之助則足以衛受止
則足以營衛故諸侯車此必將帥命與諸侯等故
五節二句言中駕于馬而不可恃以事上依者德之
以運籌以策勝者德之可以止戰而無言君子特用
車而及之勿以將率平說惟此壯也易之成其取象於
勝以著其隨物而動翼以車之行則言其利無服以車
上器據言○費不二句○車武備節○說未日成日○存此義
心也○方曰三捷而即曰日成○孔轉○戰之詞一呼一應詞氣
亦散之以聚成之略也○孔轉○戰之詞一呼一應詞氣
其紫○四五章教之奮揚教之成也○不其身家語然為身家
計亦不出此○同承上二章身家語然為身家
則按本矣
六節要認預道意○人懷敵愾之心○公事可畢○時家有期故
預道之○此四句與出車不同此是成人○是兩到畢成之
常出車是將帥○又是應安寺征之事故此當教馳驅之必

當感成功之難也○楊柳依依○即首節乘車之時○雨雪霏
即首節乘車亦暮止之時○此不止叙光景○昔之所見○景則木而
心則情○今之所見○心雖樂而景深悲○見往來各有開情處
因來此往○重在兩雪之勞上○行道二句○根兩雪來○遇雪行路
而又微渴也○莫知指君言○莫知歸時○有雨途之苦也
君勞其臣而曰莫知我哀○其知之也○不亦深乎○味此一言○真
足使人肝腦塗中原○膏血潤草野而不悔也○此章固預
道不必于今昔字面○整出今已為昔來反為今等語○蓋四
乘戰或亦未嘗不是預道○俱是代言者○今人皆于成士口中
自言其為預道○恐無情味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有天子所誦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
王事多難○維其棘矣○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語○矣建彼
往矣○波海旌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况瘼○也○王命南來
往于方○出車彭彭○旆旆於央○天子命我○彼劉方赫赫○南來
繼統于我○我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歲來思○雨雪霏霏○王事
多難○不遑將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嗟嗟草蟲○越疆阜
木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而戎
賦也○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新新○執訊獲醜○薄言

遂新赫，南仲，猗猗于野，則也。

此勞運平之詩。

序曰：勞運平也。

章意：今詩重義成功，上以猗猗于野，作去而憂心，補之，二句。

其本領：前三章，叙出師之重，先戒懼而後奮揚，后三章叙

班師之威，先勞苦而後脫樂。

看節：上四句，是以詩人叙詞，述大將語氣，關以外將軍制之

故：一則曰：我出我車，再則曰：我出我車，將受命于君，故曰：自

天子所，曰：天子命我，自天子二句，只言承命之重，非師出

有名也。然天子命我二句，不同，此是在郊而自述出師之自

彼其至，則方而對士卒申簡命之重也。召僕夫內，就有棘

不遺，則處防可固，緩則處警可虞，所以君言不宿于家，王事

不遺于境。

解：山車在郊，視前在收之車，為後軍，則所見止是後旗，建

而設旗，建旗已在彼收，故緊項曰：彼旗旒旒，謂云：以此前

軍國有旗，失而此則設之以旗，建之于旗，則有旒旒，而此名

建之以旗，蓋因言表棄而棄，棄前右軍言之也。兵家先陽

取棄，猶火為畢，曰：旗示勇健也。兵家后陰取棄，猶甲龜，曰：

取棄，猶火為畢，曰：旗示勇健也。兵家后陰取棄，猶甲龜，曰：

此示威也。周禮司常曰：諸侯載旗，軍吏載旗，野戰載旗。

開官載旗，師，飛揚，重在統率上，不專取其義。憂心二

句，重大將上，猶言主憂臣懼也。情，不是是敵，真是憂不

免乎敵，以謂君命耳，古之御者，實與大將比肩，此僕夫，非將

車者，況將重在將有以威之。

三：舊提意，謂於章戒懼，求其實，戒懼與奮揚，非兩時，憂者只

感僕夫而威震，遂已揭萬衆矣。肯二句，輕只以自來，接占

遇下，此四句，皆詩人叙詞，以為天子二句，張本。傳王命重

作士氣上。城方之命，將士非不知之也。公渡申之，張大將

專問自當有此番，揮利耳。城非築城，以扼險，制禦天

子之命，而在於城，朔方也。固當恪守，而護務，既陰以守，固天

子之命，而在於城，朔方也。尤當稟成王畧，勿生事，以開邊

赫，本意揭未，非呼過之詞，要玩赫，于以于，于彼正見

其成望，廢棄，訓除，棄棄，我憐，伺我棄，不得為除，此則不候

攻代，而注渠者，息也。律本赫，上威名，亦見守備有道。

此三章，只以景物點綴情事，而憂事之，情自見，言表憂，觀

于方，草載，而道遠，之風物，可想現于，理，而問問之

憂思，可想現于，春日，遂上，而斧，載之，精，載之，可想，若我四

代為羽紳生家言
 蕭二句是春時景物即將在首
 感慨兩重截處時也
 約著筆至此與春日臨一將
 看見詩家之意如此而觀起之樂如欲更覺情業相闡
 末二句望家思念無所不至故作此意外之想須知上章

言往來之情。觸于簡牘。將帥語意。與成人迥別。此章想此成之餘。感擬所征之新命。將帥委持意。與成人室家亦有別。篇首四句。鋪叙光景。不盡時可樂意。片水之流。急鳥之飛。樞是春日。中光景。而朱紫之盛。又即春暮而有事者。當以春日作美。見春和景明。中亦雍熙。皆南仲所造也。批訊優禮。是歸功南仲。前古于襄。是在朔方時。不敢憑陵。此言于襄。以去朔方後言。使有一世平定意。于夷謀將。則見其功在天下也。

方秋之杜有晚其實王事靡盬註謂我日可月陽止云心焉止

序曰勢遠使也
章意通是王者膝成人室家之情而代言之不言其已歸之非
而言其未歸之恩蓋舉人情中之最篤至處以慰勞之耳
首念其當暇是方畢成時尚未至於春也次念其當歲偷是

春將暮時未過期也三則期已過故以車馬逐度之四則過期而不至故以卜筮決之一節

秋杜晚實是去年十月秋冬之交畢成之時其葉萎

實薄而又止葉為今正月春暮之時至家之日矣
二句承上文而衍其詞與陽止二句例齊時亦木代伏杜二
實恰是女子口中悲念語

三節涉山園是望君子然重托可食則春已暮意是成父母
不以缺養言即下多撫意父母征夫之父母也及期而望曰
女心傷悲過期而望曰憂我父母其愛有通焉者矣
二句以兩期之久知之征夫不遠又于車馬知之金帛料想
德慶遠車敵馬罷正以在遠之久當歸非以此見不歸不歸
也此與下章皆時歸而望之極而疑忽信之詞情意中

往來之情頃刻間事也
即承上紫說來非又一時事匪截四句作進語輕看
重在卜筮上匪截離來情陽止后妻止時言期過就來已
時言多慨不必指出所忙何事有事可忙便不多與
大事先築后卜小東毫無不相繫相繫俱作以心中惶惑思
怪而靡所不為也會字從情字生卜有光詞並有占詞
皆謂之誠曰不遠其詞曰過止則決矣
向汝此豈詩也亦有聲也

序曰向陳孝子相戒以春也

鹿鳴之什

白華

序曰孝子之樂白也

華黍

序曰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魚麗于罍鱉君子有酒旨且多與也魚麗于罍鱉君子有

酒多且旨與也魚麗于罍鱉君子有酒旨且有與也物其多

矣維其嘉矣賦也物其旨矣維其偕矣賦也物其有矣維其時

矣賦也

詩經

此燕饗通用之樂歌

序曰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下治內未廣以

下治外始于憂勤終于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于神明

也

章意以註中優賓二字為主首二節極道其盛已合曲全意

下三節時抽出以替其曲全耳言酒已無物言物亦無酒

多時有即上多有字意嘉音時即上音字意以下三篇朱

子謂燕才通用之樂世解處謂不可入君臣字而不知雅詩

時王有節謂所謂通用亦不通通用于在上位在下位者耳

詩王有節謂所謂通用亦不通通用于在上位在下位者耳

三以二與肯多取二者之無係曲周而後入其

中者無得而脫後世魚麗之陣取義于此於不主言魚

借之為起語若子自工歌而指主人有酒猶今人之送酒

此看一旦字下着一維字想見詩人意中所重序

即五六多或情取以求充故惠不嘉肯或盡美而難繼故惠不

情有或拂能以取盈故惠不時嘉則者而珍異其情則肯而

齊一矣時則有而新美矣嘉情時三字重者皆自其所難者

美之三首句各以次頂前三章末一字其體皆是以彼中

前益酒是宴名原可以該物也曲全者物也所以曲全者

詩經訓義

禮意也物倫于燕飲之中同見有加無已之愛意隆于品物

之外又想見有餘不盡之情

由庚劉詩

序曰萬物得由其道也

南有嘉魚然然草草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南有嘉魚

然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南有膠木甘飴累之

若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也酬酬者雖燕燕求思若子有酒

嘉賓式燕又思也

此亦樂費通用之樂

序曰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里城樂與賢者共之也

章全以樂賓為主言之不足又從而言之也曰樂曰行曰

綏曰又皆自我燕賓者言之非賓樂我之酒也緩者以樂

行而安又則欲常如是樂行且後也由外而內由暫而久有

無窮之思焉

二言取物必以其道與燕賓必以其誠周都西北以南

方之魚為美取曰南有嘉魚式燕以樂連說樂行俱以心

言樂是情意淡洽形神舒暢至于行則勢分而忘形連都付

矣行即樂之甚也易曰君子以飲食燕樂又曰飲食行

詩經訓義

三四節標木下要使甘飴得以繁其上主人親賢使賓得以安

其心亦重主入去安賓上結與樂應取情意綢繆之義

卿飲酒曰賓以我安離之飛而漢末燕之卑而又舉此與

意也大全又燕作頻與之燕極是若說一席之中獻酬無

美恐古人飲有定禮正亦必然

樂丘劉詩

序曰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南山有臺北山有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南山有臺北山有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無疆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
德音不已 南山有栲北山有榲樂只君子遐不作樂只
君子德音是茂 南山有栲北山有榲樂只君子遐不作
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與也

此亦無事通用之樂

序曰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章各章美德祝壽德是尊賓意 德與壽雖各開說畢竟以
德為本各章集只統就其形于晉侯時者言之不其重之在
邦家之基等語 首三章曰基曰先曰父母是美其已然之

詩經

小雅

二十九

德也曰無期曰無疆曰不已祝其得然之壽也見有是德且
將壽是壽也或曰德音不已非壽也曰不已則壽亦可知矣
下二章曰遐不作樂其然之壽也曰是茂曰保艾
又美其修德以保其壽也或曰保艾爾後非德也曰保艾亦
有引翼之通焉亦德也雖通是贊之詞而未嘗不調之
以惠迪厥君之理是謂盛世之雅也 國之有賢人猶山之
有草木以自覆蓋也君子之長育人才如山之長育草木多
而不厭外則能為邦家之基內則身享壽考之報矣且那獨
此而已至于德音洽于眾聽餘慶及於後人亦大有不由此

詩經

小雅

三十

者也故終篇歷言之 興取草木各有倫類臺葉是附地
且多根以興基桑楊連條沃若以興先杞李多子以興父
栲栲榲是耐艾皆以興眉壽黃荷
二節 邦家之基與先直指其德非言德足以基之顯之也
之基所謂治生于君子賢者為國之柏幹也之先所謂儒者
在朝則美政在野則美俗也 禮記註云人生以百年為期
萬壽則無期矣
三 不已以時言是無窮意是茂以地言是日盛意 保合
太和曰保順養元氣曰艾爾後就本月說與無有後難後字

詩經

小雅

三十

同保艾爾後雖是祝壽隱以修德規之
由儀 序曰華揚之生各附其正也 卿飲酒禮間 歌魚鹿笙由庚
歌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
蒙彼蕭斯零露漙漙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
處于時也 蒙彼蕭斯零露漙漙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
壽考不忘 蒙彼蕭斯零露漙漙見君子孔燕喜弟宜光
宜弟令德壽考 蒙彼蕭斯零露漙漙見君子懷華沖
和聲雖萬福攸同 與也

諸侯朝于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故歌此詩。
序曰：家蕭澤及四海也。美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明之四海。
周在九州之外。

章意：王者有燕有饗。在廟燕。在寢燕。必升殿于祖與之共食。
以示慈惠。與饗訓其倫者不同。蒙蕭澤露皆燕詩也。不嫌重。
援形于饗詩也。故曰一朝。各章重既見二字。蓋天子與諸
侯。屬一脈。只在來朝。否則非與燕。柳之應印重。重風之嘆。
夫既見安。清不心。寓即其德。處原不離。既見到末章。遂舉
舉來朝之儀。以結之。全詩說德。處只根既見者。不偏重。

詩經

小雅

三十一

青節以蕭之能受露。與臣之能獲福。心寓澤。在朕遠想望。
得以慰解上說。亦微含觀德意。燕是設燕。嘆語是燕時怡
悅之情。承心寓來重君忘分與之嘆語上。諸侯朝于天子。
各分森嚴。惟既饗而燕。天子若降色溫語以逮下。是以諸侯
如海有譽。慶天子鼓動接下之意。庶幾少慰也。舉處就燕
時說。不必推開天子稱其美曰。譽諸侯。其情曰。慶
二節。此合下二章。皆以物感而被天澤。與德盛而獲天休也。
為我增重曰。龍為我生色曰。光。諸侯承流宣化。正所為光。
化霖雨天下者。猶龍也。故曰。為龍見能膏澤下民。曰。為光見。

能照臨下國。龍字不必作龍字看。龍光即是德不義。即此
德之有常。要說得自然。勿泥勸成意。不忌猶言不已。是祝
其長。享滿封而永作龍光也。三朝建侯。本意不過欲其光
臨。令德翼戴。王室亦要有已。享國長久。方能永世。同休。故此
言龍光不其下。遂言宜兄弟。頌中有規。

三節。孔燕堂弟。孔字帶堂弟。說言甚大。燕會。開如此。手堂弟也。
宜兄弟。則則因其德之形。燕而知其必愛于家。○傳曰。宜
兄弟。為兄弟。亦宜為弟。亦宜解亦妙。宜兄弟。即令德而足
以獲壽。世者。壽豈不平。前天休而具優游。順通也。

詩經

小雅

三十二

四節。降車以歸。馬和駕以歸。車皆是禮侯度。處。○詩曰。便
是其德。處萬福。就得天說。與壽考。壽堂一例。看其即首章之
譽。處而寬言之。說萬福。却徑接上二語。有意。
○湛。露斯。匪陽不勝。厥。夜飲不醉。無歸。與也。湛。湛。露斯。在彼
堂草。厥。夜飲。在宗。載考。與也。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
莫不令德。與也。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與也。
○亦。亦。天子燕諸侯之詩。
序曰。天子燕諸侯也。
章意。公詩以君之燕。臣為主。令德令儀。德就燕。止。鬼之同。其。

特牲制

晉是燕也。諸侯未朝以吊則致之。至天子燕之及夜則愛之。故家蕭蕭皆以露起。左氏稱酒以成禮不健以。漢同王有焉以君成禮不納于諸侯有焉。齊以天澤厚被于物與君恩厚及于臣。念安久足三字。解是厥。安者無事久者夜深足者情意周決也。無歸非禁之只是心上必致其醉情之厚也。燕禮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曰諾故不醉。二節露在豐草則膏澤深與燕在宗室則恩意厚而在字重。雲云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于庶姓其讓之則。

三十三

此儀禮疏云受賓聘享則于太廟享食則于廟燕而在。靈獨相親也。此只指出宗字以見其情之親非別有所謂。祀練異物而無不得露與君子皆有所主而不喪德。梓異物而無不垂與君子皆有所檢而不喪儀。祀練中定故以與德桐梓外文故以此儀。顯者其心明白洞達也。先者其心忠信誠懇也。顯者其弟雖時呼過之然以顯先為德以並弟為儀自覺有別。今字照上野字看。此二字自是良歲更不須監史之按當觀其用意深厚。白華之什十篇五篇無辭。

小雅制

彤弓

彤弓。天子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悅之。鍾鼓既設一朝饗之。彤弓。天子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鍾鼓既設一朝右之。彤弓。天子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鍾鼓既設一朝饗之。賦也。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序曰天子錫有功諸侯也。章意此是王者自道其錫弓以報功之意最重我有嘉賓一句。

特牲制

三十四

蓋敵懷之功。關係社稷生靈則悅之自不容已而不覺饗之。為建其註或字。速字入不得王者口氣中。弓者五材之用。八柄之一。專征伐之重任者。方得受焉。嚴器以待有功而不放輕故得之者以為重。惟誠以錫有功而不敢惜故受之者以為恩。首二句是追原語。嚴器以待正不敢輕用此典也。王者之賜必彤弓一彤矢百。林弓矢千。獨言弓者。舉重以見輕耳。則人尚亦故重彤弓。賜弓不張故云。中心四句相承。說中心句最重。正見功報相當而無一毫偏爽勉強之意。

樂雖指燕言却要人照字意蓋于正燕上所用以酬賓備賓者錫必先樂必用樂周禮王饗有伴薦燕有折俎公當樂神嘗燕燕氏曰凡賜子矢以樂禮行之樂燕太師設凡而不倚爵重而不飲如命數獻數終而止不得終日故曰一朝一朝舉之亦重與得其人意無吝情是說詩折俎若入講吳重王者不重嘉賓矣司馬法曰賓不踰時飲其速得為善之利也

二三節 載訓抗謂抗形于于禁使其律常正也素訓編謂編形于于囊使其色常新也古者勅以酒而以賓禮尊

詩經

小雅

三十五

之酌者情之厚而頻勸以酒也古人以右為尊右字只宜訓尊曰勸者固饗而帶言之酌之為言報也謂報其功也按禮獻數如其命數原無獻酬酢之礼註飲酒之禮至勸也畢什酌字之義耳非釋木文也潘勗九錫文以君龍腹虎視旁眺八維掩討逆節折樹四海是用錫君形于一形失百錄方十錄失十

青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興也青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則喜興也青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則休也

此亦燕飲賓客之詩

序曰樂有子也君子長言人未則天下喜樂之無徒來

章意通詩惟有儀二字屬燕其林皆燕其喜之思之情乃其所以燕之也各既見君子句着眼蓋此君子非等閒人物此見非尋常校遇故不勝其樂此詩不言成之樂賓人之好我而但言既見便樂使喜便知得賓便休然有深情

首二節 以物生樂得其地興見賢樂盡其情儀指燕飲言正是樂之所實樂且有儀情發于外也成心則喜愛恨于中也

詩經

雅

三十六

者一旦字言既愛而又敬之也儀即指今日獻酬之禮承替之將說首章且勿露出心字次章重點出心字

三四節 首有五木頁壯貝公貝小貝不成貝二枚為朋價各有差非結五貝為一朋也錫戒百朋只就喜上極擬其情不

是將財重貨形容得賢伴字正對此浮沉者浮沉柳楊之勢非淺溺也休亦即莊中

六月棲棲戎車既饒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玼玼載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賦也此物四騤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載服既成于三十里三于出征以佐天子賦也四牡騤騤

中庸
卷之
三

其大有顯薄伐獫狁以奏膚公有最其武之服其武之服以定王國賦也獫狁匪茹居焦獲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獫狁鳥章白旆夾夾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賦也或車既安如輕如軒回壯既信既信且開薄伐獫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為雲賦也言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戎行永久飲御諸友魚麗贈經侯誰在矣張仲孝友賦也

咸康既沒周室寢衰八世而厲王胡燕虛周人逐之出居于燕獵執內使通遼京邑王崩子宣王靖即位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歌以叙其事如此

詩經

小雅

三十七

序曰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康缺矣而杜康則若臣缺矣宣華廢則志信缺矣常華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芣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杜康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燕喜缺矣采芣廢則當積缺矣由庚廢則除陽缺矣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利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墜矣南極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蒙著廢則恩澤幸矣湛露廢則萬國歸矣形弓廢則耕耨衰矣菁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

四夷交使中國微矣

此詳叙北伐之始終命將出師句上并天子氣象前二章叙王命北伐之由中三章叙其所以成功末章叙班師之慶雖美言而宣王能將已包括在內首章我其用命次章之從容三章之繁盛河一氣滾下境愛心不更行安心不更不畏敵不輕敵不以臻進喪功不以從悲取敗武之善經也

前章一急字最重六月紀時也樓下紀事也此時此景而車攻馬良師監以嚴時嚴以真王國之定不待出師而知之矣

詩經

小雅

三十八

樓下是倉卒興師人情極惶急或車三句正出師時事或車有五楨陣之車曰廣車捕闢之車曰闢車自蔽之車曰單車乾散之車曰輕車王在軍所乘則曰戎路既歸則俱備矣我其常服對用字看我服當歸陳刀用之在道故戰之也我武勦建言急字從首四句來正王國與定王國以別也者正華夷之分定者棄中外之疆也即此物已在上終上內或服即上所載者又抽出言之一閱之是人去開馬前舉平日所教者一統之也知目前程程耳聽金鼓之類雖則謂駕車而行隨人馳騁自奉親度也

有聲有光
以彰其
本義也

白虎通
上之義

詩經

維此四句一其說下註中分疏甚明但講中宜標會此
宜拘以分貼重在連與故而曰維此曰既成則常度之不
在其中哉服我字就軍氣說王于山征天子命之也則選
以佐天子耳佐天子就折衝禦侮以共成機亂反正之治言
三節上四句輕馬為克敵之具故鋪張以起下文耳有顯正
形有修廣宜一直看層功謂據其安要之功奏膚功即成
王國也嚴謂約束士眾如就令明賞罰信之類翼就自心
成慎言此二字最重進必應銳去不窮追都是嚴翼之心運
行其間嚴翼處便是武事此二句言甫成功之本二以字

曰元戎先良也馬牛之類選鋒之乘皆言其前軍此先鋒
程下武車四牡則大隊健之矣
此連上章俱敘車馬武車既安非指元戎即首章所勝
者輕軒分前後不詳車必覆于前而不倚于前却于後而不
側于後方纔是安如輕如軒猶云輕如軒如也蓋如其制耳
非如以之如合上元戎則彼為逆鋒此為後援開非如前
以人問焉乃馬之自閑于此四句語見其威之盛是以掃
蕩餘氛以起下薄伐二句自稱王遷我于太原而太原為
戎狄之居夷王東弱是服不朝乃伊尹公率六師伐太原而
成至于俞泉王僅能驅之出境而已其後科民太原而或
患益深鄰山之禍已兆于此文武二句是因其成功替其
為將之賢不必談定上文文武維后天子神聖之德也文
武並用國家長之策也而又有文武言甫則所以佐天子
匡玉國端有賴矣為憲是法其文武以治內靖外非借仲
介冑之說
六節燕喜燕喜主私遂說為我作永以飲卿諸友如古亦意
中語耳不知此乃作詩者代為王作其意而立言此轉如此
還主於王說方見名臣將相開會慶受祉即燕喜說須

得曰使
文式之
與老之
之月

說得大中外泰寧。理場無事。天子安。王國安。一人之福。天下之福。亦大臣之福也。若只以此說。言便小了。來歸二句。恐說言今日自遠而歸。在外久矣。曰飲御諸友。則不獨一張仲舉張仲若。正見與燕。得人之吉。而之賢。益可知矣。相臣調護。意是說詩者。看此詩。只道其一時之盛耳。獨說既平而有孝友之士。雍容序。祖綏責人。文所謂矣。其文德洽此。回國也。

薄言采芣于新田。于此當畝。方叔止其車三千師于之。說方叔止其車。其回駟駟翼。王路車有與。第服鉤膺。律華。

詩經

卷十一

四十一

興。薄言采芣于新田。于此中鄉。方叔准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止約。轡錯衡。八鸞瑋瑋。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瑳意。其也。駟彼飛車。其飛戾天。亦集止。方叔准止其車三千。師于之。試方叔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興也。轟爾蠻荆。大邦為禦。方叔元老。克壯其猷。方叔止執。凱旋醜戎。車聲隆隆。如雷。如雷。顯允方叔。征伐備。執。制。未。成。賦也。

宣王之時。密荆背。王命方叔南征。軍行采芣。而作故賦。其

山月
庚午二
月可
美面
身已
二月

序曰。宣王南征也。章意。通以元老壯猷。為主。資美方叔之意。一。步進。一。步先。言。容。次。及。軍。律。又。次。乃。及。謀。款。而。歸。于。以。望。收。功。蓋。凡。詩。作。于。承。命。格。行。時。故。訓。且。眾。家。如。此。

昔節以所采之芣。新田有之。言畝亦有之。與所統之兵。不惟。而且練也。詩。邑有三。薄言采芣。也。豈。水。有。芣。草。也。維。芣。采。也。田。一。歲。曰。芣。始。反。草。也。二。歲。曰。新。新。和。采。也。新。田。舊。田。除。艸。未。遠。故。芣。猶。存。宣。王。中。興。田。野。墾。闢。于。彼。于。此。王。師。所。過。足。食。無。轉。運。齋。持。勞。頓。之。苦。于。此。亦。可。想。見。

詩經

小雅

四十二

其車二句。雖以車徒對言。其寔徒即車之徒也。師于之試。司。索。習。言。謂。杆。龍。之。師。衆。皆。平。昔。訓。練。者。未。便。說。到。師。律。之。嚴。准。者。臨。此。車。徒。衆。旅。以。撫。之。也。率。者。督。率。此。車。徒。以。行。也。乘。其。四。駟。句。回。駟。雖。言。馬。而。乘。則。又。無。屬。車。只。統。言。引。起。回。駟。翼。之。說。到。路。車。有。戰。者。路。車。是。方。叔。所。乘。之。車。非。三。千。之。車。策。蹄。以。歸。車。而。載。之。車。者。又。有。魚。皮。之。矢。服。頗。有。鈎。臂。有。獎。屬。以。飾。馬。而。馭。夫。馬。者。又。有。倅。車。之。下。垂。皆。執。方。叔。所。乘。車。言。之。○。路。車。是。象。路。其。色。朱。或。車。是。革。車。其。色。黑。不。兼。革。路。者。此。時。尚。未。臨。陣。也。與。下。韋。服。命。服。意。同。

二節上六句輕只蒙上章之文以起下意其車三千即車之數也交龍之旗是龍之旗即左以該右即後以該前車之數也以皮束之車前之衡離之以飾之此兵車也和肅則非戎馬所有錯衡以養目和肅之聲以養耳服朱色之帶于膝則豈然佩蔥色之珪于策則給然皆命朕也想見方叔精神策矯形于車馬服之閒不必或服而威靈已震矣服臨戎殊有孔明羽扇羊枯輕裘之象然詩人鋪張之意亦不重此仁同為法國容不入軍家不入國未傳軍容字本諸此

詩經

小雅

四十三

三節上六句亦輕準飛而止有進而退意故以為典此章原非有時戰未戰之事言紀律如此紀律只在進退上註動靜又進退中事恭進退皆是動進而止退而其則靜矣試即練習其進退之節鉦人司代鉦鼓人司應鼓使其聞此聲以進退也周禮鼓人以金鉦節鼓以金鉦止鼓即無鉦名則獨鉦通謂之鉦而節止實用于鼓所以云然陳師而告亦使其守此聲以進退也其進方統無以治之則亂故鼓聲平和而不暴怒其退方無以治之則亂故鼓聲聞之而靜治謂之戰而若不欲戰也聞之退而

詩經

戰

詩經

小雅

四十四

獨居對敵也獨言鼓者春以治兵振旅言則皆動也若治兵振旅之止則必代鉦可推頭九句雖輕却與他處利要括軍事說頭是說分明先是費賈信四節春爾重刺二句只引起下文非解其原之意與下末威首尾相應言攝其始若散終大邦為仇而方叔何以使之畏蓋以方叔元老云云或云意方叔之已老語費不賈費無倚楚何謂之荆狄之也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元老尊之上詞易曰田有命利執言无咎長子則師是也歷事五朝而精練國俗即起兵開戰無憂是情此曰元老竟壯其狀言方叔之謀畧出於家常法之外不與兵威對說說統出奇制勝上獨寫他一段神王氣到處此見方叔老成以謀為壯不以力為壯非如少年輕俊之士徒以勇力求勝而無深謀遠慮者也轉到執訊獲醜四句謂云而况其兵威之盛云云執訊四句俱作實事執訊獲醜而兵威不解如此所以能寒敵人之心而來成耳執訊四句在師之武勇上見成車三句通指車言言其數言其勢如雲句即自聚散而狀其雄也左為壯敵之方叔率之所以聲勢如此聞望原成于謀而未成不專恃此元老之與人正以此

也。提之在軍行時說非限定不戰而服也。方叔一駕而為北伐之勤。天名以功成也。再駕而為南征之績。是功以名致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賦也。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賦也。之子于南。選扶驚。驚建旆。旆旆。旆于教。賦也。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賦也。矢拾既攸。子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賦也。四黃既駕。兩騶不倚。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賦也。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御不騶。大庖不盈。賦也。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賦也。

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為東都。以朝諸侯。周室既衰。久廢其禮。至于宣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獲文武之境土。修車馬。修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故詩人作此以美之。序曰。宣王。漢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獲文武之境土。修車馬。修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意。周先王以天下有事。則錫京。可以利。故建都于西。錫者。天下之大勢也。天下無事。則洛邑可以利。人。故故都于東。洛者。天下之大慮也。東都之行。本為會同。而此詩之作。

却重。在田獵節。要認中興漢古意。篇內數既字。俱見漢度。修防有風。構之意。

既攻。進作中。度而車堅。駿也。既同。差擇得精。而馬齊。疾也。兩既字。就平日已如此。言天子中興田賦。漢馬政。修非。知。日車馬之。凋。以駕車。充。滿于。衡。軔之間。故曰充。實。天子欲往。東都。當有王命。布告。期會。故曰駕言。徂東。只言往。東都。不言往。作何事。下章指出。行狩。故遂以田車為言。還未至東都。只是將欲如此。

二節。好草。不必牽上。攻同。宜另請。傳曰。田事。齊足。尚疾也。而謂同者。同是也。然曰四牡。則不獨齊足。而齊力矣。曰四黃。又不獨齊足。而齊豪矣。甫草。註曰。甫。田。傳曰。甫。大也。田。大。美。艸。以為防。洗。無。回。曰。即下章。故也。以其為畜。牧之地。故曰甫。草。周語。所。謂。藪。有。圃。草。圃。有。林。池。是也。行狩。分明。是大蒐。以。收。文。武。之。舊。業。以。實。得。守。內。之。人。心。不。止。為。區。獲。禽。也。節。之。子。于。苗。之。子。于。征。皆。不。敢。斥。王。而。以。有。司。言。之。與。王。之。蓋。臣。一。例。從。以。之。子。還。他。便。是。驚。只。重。車。徒。聲。容。盛。意。而。靜。治。在。內。只。此。二。字。想。見。王。賦。之。復。紀。律。之。嚴。田。獵。之。徒。有。麓。人。以。或。遠。獵。人。以。辨。物。司。常。掌。辨。虞。人。預。旌。故。選。之。

不來公
行獵

以方
以方

可以也。建旋即以就旋皆有司預除如此。教山之下平曠。可以也。兵關者可以設伏。所謂市州也。周禮大司徒仲夏。教養合逐以苗仲冬散大閑逐以野。此詩苗與狩只用其若。不必按其時也。下用會同字亦未朝之通稱。不是一時朝見。有此兩起。

四節 駕彼四牡二句是諸侯在道時事。亦帶二句是諸侯入覲時事。宜依文五下重會同上。奕者前後進退。彼此錯出也。諸侯宜來帝而亦帝者會同為臣故也。天官籥人註曰。籥有三等。赤為上。冕服之屬也。有繹者九折有序。五

詩經

小雅

四十七

等。有班陳列于兩階而兩階相續也。此節只形容中興氣象。人心畏罪如此。所謂今日漢官威儀意。五節 映着于指拾着于臂。翻左臂拾其衣袖以利往曰拾。映與拾相比。曰映。少強而得矢之重。子弱而得矢之輕。故曰調。射矢既同二句一申去金為而用決拾。舍赤帶而持弓矢。故曰射矢。此見人心嚮慕意同者同心同力也。不是比耦。舉鼎以射而獲者言。諸侯舉之則其左右自共舉之矣。舉如來事之舉。助我指天子言。六節 四黃二句。見馬有餘而數有素意。不倚只言麟習未親到。

射也。人之心也。射也。人之心也。

射也。人之心也。射也。人之心也。

射也。人之心也。射也。人之心也。

御之善。獨言驂者。驂在服外。易于出入也。不失二句相連。謂御者守法而射者又命中。技之精也。箋曰。御者之良。得疾徐之中。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推破物也。五御之法。一鳴和。二逐水曲。三過君表。四舞交衢。五逐禽左。五射之法。一白矢。二參連。三剡注。四剡注。五非儀。

七節 行事提容。取軍趨。肅肅已。徐約。待人周備。俱于此章見之。蕭三句。言所聞所見。皆如此。而御則無喧譁。是形容肅肅意。御枝疾夫。按轡徐行。在幽閑中。自有肅肅氣象。三等之敘。惟下敘入君庖。其餘以碩士大夫之習射者。

詩經

小雅

四十八

故君庖未嘗盈也。八節 于征通就田獵。往還言。故註云。總叙始終。有開輕說。開其有此行耳。無聲云者。猶所謂事已立而達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也。此意比注更進一層。可春。師行清肅。全是一陵精明之氣。貫徹群心。整齊百度。有始有卒。在心則無懈怠。成始成終。在事則無虧損。故以君子大成嘆美之。展也大成。須帶屬望。後宗諸氣。固是頌不忘規。亦是遙窺未路。九美展也。對平日稱君為子。期以大成說。古曰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車。從其群醜。

賦也。吉日庚午既。是哉馬獸之所同。應虞虞虞。漆沮之從天子。之所賦也。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德。供。或群或友。患。率左右。以燕天子。賦也。既張既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豝。以御賓客。且以酌醴。賦也。

此亦宣王之詩

序曰。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表其上焉。從末章意。田獵之事。古人所記。如岐。于有洛。五子作歌。順于道。收伊尹。作訓。然宣王之田。乃因此見其車馬之盛。紀律之嚴。所以為中興之勢者。在此。固與尋常之田異矣。前章狩于東都。

此即狩于西都。市重木二章。人心鼓舞。上而悉率二句。又管。得末章。要見中興復古。意觀一之人。如此奉上。則所以致。此者。昭然言外矣。若一直歸重宣王身上。反覺索然。前節。外事以剛日。故於用戊。重在精上。不重詠日。房四星。為天駟。主車駕。春祭馬祖。此常祭也。將用馬力。則又祭之。車馬既與祭。精各開。說不必泥。是神。力者一既字。似重馬。一遠。歷險從禽。只言車馬足用。與下章俱未。然事。二節。此只平上。指出將狩之地。焉馬不過于孔阜中。取其足。之有力。乘之耳。玩一既字。不重馬上。獸之所同。四句。只是。

此亦宣王之詩

此亦宣王之詩

此亦宣王之詩

一句言禽獸眾多。其地何在。其漆沮之從乎。彼其禽獸之盛。誠為天子之所也。蓋猶東都之甫田。為天子田獵之所。舊矣。非。既田而始擇也。有謂漆沮為王氣所鍾。先擇所存。今日中興應運。百物咸熙。故伏澤之盛。不異于昔日。亦臨文小景。孔。駿。謂漆沮在涇水之東。與古公自土漆沮者。別則不可謂是。其王之地矣。三節。上四句。從其地。有兩字。以應上章。獸之所同。不甚重。只重末二句。人心齊。格上。中原蒙上。漆沮。未其祁。以地。吉。孔。有。指。數。言。德。疾。行。也。相。待。而。緩。行。曰。侯。或。二。為。群。其。群。不。可。數。也。或。二。為。友。其。友。不。可。計。也。左。石。派。王。之。人。悲。率。或。射。或。御。左。右。自。相。率。也。燕。天。子。不。必。拘。定。獲。禽。蒐。狩。之。禮。天。子。親。執。路。鼓。下。大。紼。要。想。見。天。子。合。群。心。振。武。烈。興。囑。與。狄。共。成。其。盛。上。四。節。既。張。二。句。即。蒙。上。文。悲。率。意。說。張。子。拱。矢。中。小。殪。大。俱。具。意。率。中。事。此。與。前。篇。射。夫。既。同。助。我。舉。崇。同。意。而。御。賓。客。見。天。子。遠。下。之。典。亦。有。收。拾。人。心。君。臣。喜。赴。之。意。與。眾。蕭。湛。露。之。燕。同。非。但。酬。勞。于。田。事。之。臣。也。曰。且。以。酌。醴。者。接。饗。為。盛。禮。順。王。享。諸。侯。則。設。醴。示。不。忘。古。禮。之。意。也。玩。且。以。二。

字見田獵獲多如此不但可以樂常宴即以此酌亦不倫也

鴻雁于飛肅其羽之子于征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興也鴻雁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
安宅也鴻雁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雖披惡人
謂我宣驕此也

周室中葉萬民離散宣王能勞來還定安集之流民喜之故
作此詩

序曰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

詩經卷之五

五十一

至千鰥寡無不得其所焉

意詩作于安宅之日痛定思痛其志則喜其情則哀故劬勞

九三見之首之劬勞以離散言中之劬勞以築室言終之劬

勞各離散與築室言喜幸意只見于中章而仍以感慨氣脉

通之此詩之作所謂沐浴膏澤而歌咏勞苦者也首二節

便舍謂我劬勞意末章時以知者志感耳詩中若而得樂

樂而思苦與黃鳥並觀可謂極哀樂之變

節鴻雁春則避陽暑而北秋則避陰寒而南此以所避與避

虎蛇安不止云時徒無定鰥寡不專指老若凡墮家相樂

詩經卷之五

者皆是鰥寡即矜人也世亂民散則無人而非鰥寡者矣

○荆川說詩于鰥寡處云彼一時也當悲哉及弱矣敢望

今日之及此乎于安宅處云此一時也固可室家齊慶矣寧

渡詞目之可哀乎正得追叙之實

二首陽鳥居諸民懷之土性也故以集澤既還安焉百堵皆

作句突然見國阨中興民生再聚光景註一木為板言高

也板高二尺廣六尺五升其板為一堵則高一丈矣百堵非

一家也寔者慶祠也已安集而曰完者時尚有版築之勞

故也安宅則鰥寡至得完聚矣照前於人看

五十二

三節鴻雁之鳴哀故以為作歌之凡劬勞已往不須作此歌

而追悲感慨自有不容嘿者維此哲人四句與王風知

我者四句別彼重不知一處此則深感哲人意言哲人洞悉

民隱故謂我劬勞彼愚人者處不同民隱且謂我宣驕矣欲

如哲人之知我謂手哲人指指宣王愚人是相形語不必

追論鴈玉欣幸之中情深感則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鸛鳴嘒嘒也夜如何

其夜未艾庭燎晰晰君子至止鸛聲嘒嘒也夜如何其夜中

晨庭燎有輝君子至止言觀其旂賦也

王將起視朝不安于寢故作此詩

序曰美宣王也周以歲之

章意夜如何其是臣下叙吹王者問夜之詞一節深一節重在

不安上三問同時意重末章何者正入朝之時也問夜

中有早晚二意重晚一遠宣王意中全是汲汲恐晚之意

節意又未安紫姑何其說若曰夜堂猶未共半未共是結問

之詞庭燎之光其料想之詞交接處委曲圓轉着一離字便

非玄解庭燎為君子而設不該以見聞平看庭燎已先

則君子亦至而驚乎可補結不止未共矣作一氣說或疑

詩至則

小雅

五十三

既曰未共安得庭燎不知道篇俱屬想像供不必求其相合

疏曰庭燎者樹之于庭燎之為明釋文曰在地為燎執之

曰燭朝禮別色始入自足辨天色非旂色也旂旗開所

見不過是懸度而據其說皇之心則儼乎信以為然者若寄

為料想億度之詞便非勵精之肯○宣王其志雖勤然雖然

有喜事之心焉斯其所以不能常也如武丁之武出于恭嘿

則中興又寧矣

河彼流水朝宗于海駢飛飛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
莫肯舍亂誰無父母興也河彼流水其流湯湯駢飛飛載飛

此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謂忘興也駢飛飛集
率彼中陵民之詭言寧莫之懲哉文發矣謹言其興興也

此憂亂之詩

序曰規宣王也後宋

章意憂亂即以憂謬無兩層意本旨伏在篇末首言莫肯舍

亂即是我友之不淑故拙言諱之可憂而以敬告之

首節以水猶端其聖非猶得其止與人不反其本亂即指謬

古煩與陷人罪皆言念有恐懼倚者意非徒然念之而已

親則兄弟遠則邦人近則諸友殆盡乎人矣故曰莫肯曰誰

詩至則

小雅

五十四

無誰無父母舉人情所最切者動之念也語未及卒意自

悚然二節以水方濶而未艾華方揚而未止與憂方深而未息此皆

理勢之不可遏者故用彼字相呼為興不蹟即指詭言之

人無故構禍拂天下之公心常理言載起載行即生卧不

安之謂不能忘承上二句順說蓋不為一已憂而為父母憂

何能釋然

節集不自縱人乃縱終以人不知物起興率莫之懲猶曰

豈遂一興而不可止乎且接下文中于世則為詭言中于

人則為諱言。敬是我。就。臨深履薄意。敬字。此。念亂之災也。不止為一身。須于世道上。說得關係。其與此。不與別。亦不能保其不誤也。第盡其在我而已。敢而諱上。幸也。諱而不教。自修之理。謂何。實。用功。正是真念。正是。不。父母處。

鵲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魚潛于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禱他山之石。可以為錯。也。鵲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于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禱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此也。

詩經

小雅

五十五

疏陳善納悔之詞

序曰。悔宜王也。

章意。花。賦之。皆。俱。在。言。表。耐。人。深。思。詩。皆。指。實。持。虛。之。詞。霍。鳴。一。詩。可。以。類。萬。物。之。情。可。以。悉。天。下。之。理。誠。明。好。惡。皆。字。皆。指。詩。者。之。詞。非。正。解。也。究。而。言。之。只。一。成。心。之。不。可。就。而已。二。章。一。意。而。次。章。下。字。比。前。章。每。進。一。步。首。二。句。要。急。次。二。句。要。活。下。四。句。要。反。次。章。要。推。深。全。要。就。本。文。指。寫。鵲。鳴。句。欲。人。勿。知。莫。若。勿。為。也。魚。潛。句。防。之。於。此。又。見。於。彼。也。淮。南。子。云。鵲。知。時。且。鵲。知。夜。半。其。出。而。

亮曰。或在白魚在。字對潛字。講在字。有。暗。得。亮。對。在。淵。在。字。講。前。自。隱。而。顯。後。自。顯。而。微。周。字。有。近。習。意。他。山。有。疏。遠。意。白。樹。檀。見。容。悅。可。近。曰。山。石。見。難。有。可。憎。檀。何。幸。而。在。園。石。何。不。幸。而。在。他。山。朱。傳。殺。言。惡。木。檀。不。言。美。材。自。有。妙。解。薛。只。是。敗。葉。還。是。自。己。點。染。若。較。則。有。比。匪。意。在。攻。玉。言。山。林。蘊。澤。之。人。皆。王。之。利。器。祈。父。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祈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喪。賦。也。

詩經

小雅

五十六

之尸喪賦也

軍士怨于久後。故呼祈父而告之。

序曰。刺宣王也。

章意。通。重。胡。轉。句。前。二。章。言。不。當。以。王。之。近。衛。而。遠。征。見。後。之。非。職。末。章。言。不。當。以。國。之。孤。子。而。徒。征。見。後。之。非。法。重。久。後。上。禁。兵。徒。戎。獨。子。徒。軍。初。或。許。以。為。一。將。權。宜。之。計。而。竟。久。于。後。此。所。以。怨。也。首。一。節。虎。賁。常。先。後。王。趙。以。率。伍。旅。賁。掌。執。戈。盾。矣。王。車。此。所。謂。爪。牙。者。也。六。軍。之。士。出。自。六。卿。法。不。取。于。王。之。爪。牙。之。

士。廉所底止。言遠從無已時也。貴新父即以貴王
三。三時新父已見其不聽矣。曰有母之尸。饗以足陳已不
當獨後情亦大可哀耳。曰有母則不惟獨子且未有軍中
未必皆獨子只甚而母之尸饗者亦有之有字可味。○序又
以為此與姜戎戰于千畝而敗之詩。○宣王料民太原民不
足用乃出禁衛以從軍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賦也。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
嘉客賦也。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
特作副臺

勉爾適思賦也。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母金
王爾音而有遐心賦也。
為此詩者以賢者之去而不可留也

序曰大夫刺宣王也。
此詩應作于賢者欲去之日或即是留別什也。明知其不
可得而只此宛轉悲歌以動之耳。思字心字正為此筆心如
鐵石而盛以閨情之語如此。通詩意。相承顯繫維公侯
金玉等字無非託言。要活看。末章似為去後之言。其寔是將
去一時話耳。

三節

言人俱要得託言意此四句一氣說着不碍一通接語。欲
雨其人而計及其駒欲留其駒而計及于維繫維繫之而僅
曰永今朝永今朝今夕皆愛戀而不能自己之意。一朝一夕非
可言永但欲去時希得一朝一夕亦已永矣。嘉客對主人
而他說通遠不去便有嘉客故註曰猶通遠也。通遠見不
敢以机務擾之嘉客見不敢以臣禮待之也。看他說今朝
說於焉是已無淺望番之意但欲其暫駐名大幸矣。猶九或
之信廣信宿語氣也用不將來教誨益昔語若教點嘉客如

三節

鹿鳴嘉賓便非格氣
三。公侯遠豫當就斯道大行身名俱顯上說通遠得聞其忠
奉職得行其志朝廷之上自有樂地不必山林也。若廢之以
好爵款之以樂樂此賢者之所以去也。無期不是以長是
無限量意。優游以隱處之樂言通思以高蹈之懷言。今
而廟之優游而就若父便有一番操擇進退的念頭不成其
為優游矣。故曰惟爾優游今市朝之大隄而求山林便有一
番勉強念頭。故曰勉爾適思想見南賢之甚非飛同也。只此
一字便可想繞曲柱苦

生窮二句曰極行極德也。其人在望。其人如玉。以純粹言。從高潔上進想。爾音只是音同。相聞并音聞。而之則有避心。其從來粹潔長往之夫。每。愆。故。吓。呼。之。是。春。意。之。極。若。云。莫。開。經。國。之。言。則。賢。者。何。不。而。作。公。侯。乃。為此。出。位。之。思。乎。金玉當重字。看非謂重其言如金玉也。但期聲問相通。謝我離索。猶勝波沉雨霽耳。心即遠心。也不。必。作。遠。我。之。心。讀。其。實。則。過。其。人。甚。遠。及。潮。洞。港。之。西。句。雖。心。二。字。不。勞。注。脚。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綮。言歸。持經刺。小雅。五十九。

後我邦族。此也。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桑。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後我諸兄。此也。黃鳥黃鳥無集于柎。無啄我柎。此邦之人不可與慶言。旋言歸。後我諸父。此也。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作此詩。

序曰刺宣王也。章意此意與碩鼠一例。呼黃鳥。還是即呼他邦之人。桑。穀。承。粟。以。喻。人。之。害。已。無。集。二。句。疏。註。而。字。連。下。看。不。知。其。所。即。害。已。之。意。此。是。類。比。不。敢。肯。綮。言。其。薄。謂。不。相。同。也。不可與明言。其。薄。者。必。是。休。戚。不。相。知。之。意。不可與。

虞強復弱。眾暴寡也。始言邦族。次言諸兄。終言諸父。同告。愈甚。而思則愈親。穀。木。不。穀。然。未。穀。善。之。穀。然。未。

我行其野。蔽其樛。爾居爾。不我奮。彼邦家。賦也。我行其野。言采其蓬。爾。言就爾。爾。不。我。奮。言。歸。思。復。賦也。我行其野。言采其蒿。不思舊。求。我。新。特。成。不。以。當。亦。杜。以。異。賦也。

民適異國。依其婦。而不見收。故作此詩。序曰刺宣王也。

章意前二章言居食甚困。而不相。末章則原其不收。怕之故。持經刺。小雅。六十。

趙需。其失大。故。喜。新。其失小。詩詞之厚也。首二。依。樛。自。蔽。言。無。所。居。來。蓬。采。蒿。言。無。所。食。各。不。我。奮。皆。無。居。食。言。婦。姻。之。故。句。極。重。正。見。以。親。望。使。也。言。就。爾。宿。則。托。而。已。非。就。之。居。也。

三。求。我。新。時。我。字。作。彼。字。看。末二語。似為薄者。隔一生。路。然。詞。想。而。意。則。刻。成。不。以。當。反。語。也。薄。責。之。以。新。故。正。是。言。語。毒。刺。非。真。謂。為。新。故。而。不。為。貧。富。也。成。不。同。如。云。怎。得。應。地。惡。薄。亦。極。句。如。云。或者。脫。不。得。世。情。其。實。是。恨。其。狀。貪。耳。秋。秋。斯。千。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

附錄
卷之四
家範
二
四
五

維相猶矣。賦也。似續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憂。爰笑。納之閨闈。挾之橐囊。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寧。賦也。如鼓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濟。賦也。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啍啍其正。噤噤其東。君子攸寧。賦也。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何維。維熊維罴。維蛇。賦也。大人占之。維熊維罴。男子之祥。維蛇。女子之祥。賦也。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嚶嚶。朱芾斯皇。室家君王。賦也。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褐。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與父母始。惟。賦也。

詩經

小雅

六十一

此築室既成而燕飲以落之。同歡共事。序曰。室王考廟也。章意。自言築室之美。而願兄弟之好。下詳築室之美。而願男女之賢。凡八。築室。蓋將取諸族于斯。故是帝之言。以已然者。祝之。男女之祥。以未然者。祝之。大意。悲似續祖。上。前。述。之。業。至。為。似。續。計。而。兄弟。相。好。生。男。以。繼。宗。室。所。以。似。續。子。不。替。也。人。君。結。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祖。宗。所。造。之。祿。豈。能。于。子。孫。則。此。二。者。實。人。君。莫。大。之。福。通。詩。南。山。四。句。總。形。容。其。外。景。約。之。以。下。三。章。細。形。容。其。內。美。備。皆。稱。頌。之。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斯于南山。皆形勢之在前者。斯于近而旋繞。如之。南山。遠而朝拱。故望之。當。根。基。之。堅。固。喻。如。竹。苞。結。構。之。牢。密。喻。如。松。茂。此。四。句。要。合。似。續。意。緒。先。弟。三。句。須。根。居。室。意。義。之。相。好。然。相。好。一。正。一。反。有。無。相。稱。只。不。相。計。較。之。前。兄。弟。要。說。得。遠。不。止。今。日。猶。舍。後。面。室。家。召。美。二。句。似。續。祖。推。築。室。之。由。興。作。非。國。家。細。事。惟。祖。宗。舊。業。廣。漢。舉。欲。盡。我。堂。構。之。責。有。必。不。得。已。昔。作。室。場。坦。回。周。曰。百。堵。則。室。以。內。規。制。皆。舉。之。矣。古。云。作。岐。百。堵。皆。舉。此。

詩經

小雅

六十二

亦有堵不。欲。後。故。曰。似。續。祖。西南其戶。百堵以內。之。制。也。古。西。南。則。該。東。北。矣。不。可。謂。西。南。為。真。宜。通。明。而。戶。偏。之。也。居。就。朝。廷。方。處。故。言。偏。方。以。語。則。通。內。外。百。堵。廣。似。祖。此。之。上。下。階。降。以。語。似。祖。此。之。津。其。後。得。以。事。築。室。便。得。起。下。垣。牆。宮。室。居。處。嘆。語。便。得。起。下。攸。半。攸。隣。攸。寧。但。以。絲。堂。以。構。室。之。序。也。故。三。章。以。下。通。及。之。一。章。古。者。作。室。以。始。為。先。舉。後。築。之。工。見。室。中。之。中。密。也。經。均。板。直。則。牆。端。正。動。力。而。築。則。牆。牢。固。風。雨。除。焉。飛。去。有。天。清。地。寧。飛。潛。各。得。氣。象。堂。室。有。甚。尊。大。只。為。王。者。居。

考定之
收索自
購清故
教為上
到世宗
自是主
定

占者相陰陽以為宮室故其止為陽以冥為陰夫陰陰抱陽以安其神所以寧也故寧是明聖躬泰大和之謂也前而嗣續一段憂動而理使而生男女的族本安字正照此室未築以前其方經畫言築室而男女生明本夫婦男從此間矣故設為夢以祝頌之乃占二字與下占字不同了覺而自記其夢如此四保朕兆只好說是耳目所不及且勿露陰陽字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相通而故夢各以其類至七王置宮觀天地之會辨陰陽氣以日月星辰占六爻之吉凶獻吉夢知此可以言性命之

子之與父
其與之

則望之意便說到宜君宜王處亦無害末句在本節宜機
出看而君處較輕重福王雖然亦須玩註皆將二字括氣又
須句上提解集室意

之費人之泉。是實事故托夢言之。豐年家室內要獲實。
王中興非渡向之民靡有黎。穰穰卒病。陰陽不和。魚何以
育。故其衆而魚則為豈。年止聚不繁。換何所統。故夢施而極
則為人衆。非獨以少致多而已也。

鄧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惓。不敢戲談。
國既卒斬。何用不監。節彼南山。有實其積。赫赫師尹。不平
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辜。憫莫憫也。尹氏天師
維周之改。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
不宜空我師。賦也。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恤。勿罔君子。式

詩經

小雅

六十七

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則無職仕。賦也。昊天不弔。降此鞠
訥。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闕。君子如夷。惡怒是
逢。賦也。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醉。誰
東園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賦也。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
方。憂慮靡所。賦也。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憚。如相酬矣。
賦也。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憂怨其正。賦也。家父作誦。
以究王訕。式詆爾心。以畜萬邦。賦也。
此詩家父所作。刺王用尹氏以致亂。
序曰。家父刺幽王也。

不平謂何。是前九章綱領。其目在用人。作政詞。俱刺尹氏。
不尹氏得行其不平。由王用之。所以卒歸亂。本于王心。后言
天言民俱以悸動。尹氏之心。即以能王心也。何以不平。專
寵媚。亞序。遠君子。是不平也。用人行政。不平。重用人。而行政
在其中矣。曰。不平。曰。國均。曰。式夷。曰。不備。曰。國成。詩中九
言之。惟其不平。致其流禍。必至於空。我師。勞百姓。禍君子。而
及君身。其時威懷。諫必至於天。天震不足畏。人言不足懼。然
所以得肆其奸者。實若心之邪。怨之前九章。刺尹氏之罪。末
以一言歸之于王。則本末輕重自見。

詩經

小雅

六十八

此隱言其不平。而以國禍戒之。民具爾瞻。即是仰其用
人行政之善。下五章皆有民字。正與此相應。其瞻意尚虛。
註所為不善。是訓誥法。本文且未說到。此只把使人二字通
承。而以憂字。畏字。反應。瞻字。講。一說。民之視師。尹如視南
山之無不見也。民畏其威。無敢言之徒。吳瞻而已。說亦可。泰
白。不敢談。談見當時防川。監口。道終以目。蒙蒙。蓋小人欲
行其不平之政。未有不先作威。後以法人之議。論者也。獨如
國家何哉。曰。卒斬。此時未斬也。以若所為。略無變計。終必至
于斬。卒斬。卒字可味。小人見目前未便斬。每以忽之。

二節 此誦言其不平而以天變入怨戒之。山谷木石而草木
之長茂定之可見山嶺均平。草木滿于山谷其平可知。師
尹則專是為峻耳。不平在用人行政上見。即第四章也。此
只以心言且未可盡露。薦薦曰方見天變方典而未已也。
喪亂弘多。上句。懋指心言。懋指聲言。
三節 前既云師尹而後云尹氏太師列其名位職分見皆不當
不平者也。曰尹氏見世臣也。曰太師見朝望也。曰周氏見安
危存亡之所保也。曰國均見為平正直之所當遵也。政事
手平故不曰國政曰國均。秉國均則必順秉以平心矣。維
以安民言此。以君德言。當時民言無藉人心不相維係相維
偏頗天子幾于狄立故須維係而輔之維此二意。事者照後
式說二句便見。伴民不迷使民曉然知有所係屬而不亂
也。此三句責其必如此乃為盡職而人望未副與具瞻相應
下庶民弗信以其不自為政無以州其瞻而疑之也。正與伴
民不迷相反。空如宜人聞望人知之類。若曰入之類將成
矣。甚言之也。
四節 適重用人而行政在其中。言不躬親便是委政。綱亞了

弗問是不由于咨訪弗任是不由于歷試以此等人而委
之政。便是周上。弗問弗仕者人推不知其不可用但可欺
因其若耳故獨下一勿字。此全是心之不乎故紫。放他
平心不要用這等人以誤國也。項。姻亞未嘗若之與論
未嘗試之諸難徒以親肥。遞登臨仕安得不同若子而至于
殆乎。臨者厚而仕之只極其尊寵之謂。須味則無口氣
五節 吳天四句以不平之禍歸之天。君子四句以回天之責歸
之人。天方存廢斯甯極矣故曰鞠而此正是不均民言無
嘉則及常矣故曰大戾此正是不惠。如屬四句言持危
傾易于反手所謂為政不難人自不為耳。如屬以行政之
勤言如夷以用人之公言俱根心上說。屬極也如無遠弗
届之属是盡心竭力意。政有常為者而不為如平途而廢
步也。關如樂之一成而謝也。息之意。民無懸望之心
不平之禍若其遠矣耳。而如字有不厭期望之意。
六節 惟不能為良夷故天不事。即指尹氏說。亂靡有定
宋鞠而大戾言。文月斯生言不備而降誥不惠而降戾者
日甚一日也。前云如候如炎威之作。熾言亂之始也。此
云如醒如宿酒之未醒言亂之天生也。屬或即國均紀綱

法度一成而不可變故曰國成不自為政應弟弗弗百姓應伴民不字卒字有終不改之意應弟弗弗亦非身為小人者也如是則或自足不貴乎心以親賢奸雅用其所昵好以致亂耳現詩人曰弗弗弗弗不自為政可見八節相承說下意云昔者舉世皆亂若見天之孫也氏在位小人布列君即欲引身求退讀責隨之傳及之是以瞻四方而靡騁耳須知詩人非真欲去國侶以見致亂者之罪故下此撫言尹氏與其仇反處致亂見國事都被九節他掩壞了天下安得不亂形容其怨易轉喜就見喜易轉怒京小人中傷善類只在眼前所謂腹中鱗甲口中刀也安寧乎二語平說見天心君心相闢通廢無輕重無先後而己不懲其心與前胡惜莫應相應慶其正與前不放戲按相應上言不平則亂生于既往者已昭惠于王下言不懲則亂長于將來者又無時而已十節完王始只提括上仇章言猶完王政之命既由于尹氏且

未完列王呂柱亂本單指尹氏窮其亂本指上一句而王心焉指下二句致亂者雖尹氏云云是轉語王心之不正尹氏之所由以不平也王心一化則不渡為尹氏所惑而用人行政皆得其平所以萬邦可富也富未便是昇平少故卒斬空我師光景耳久病之民元氣卒難渡必欲從容漸漬以養之凡善畜者與其所欲屏其所不欲畜萬邦亦然○此篇全為告王而作後二章不用過文徑接王身上甚有本領可見從前說尹氏字是說王也篇內言天甘五言民者六見得入君所倚者天所托者民王獨信尹氏將不畏天與
民乎正偉動王心廣言甫作誦美詩以名者也家父作誦寺人孟子刺詩以名者也為言甫易為家父孟子難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時念我獨于憂心京
哀哉小心痛憂以痒又母生我胡俾我痛不自戕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愛心愈愈是以有悔狀也憂也憐也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弄其江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曠焉愛止
于誰之屋賦也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王既克有定靡入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惜與也謂山蓋早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臺具曰予聖誰知為之

此詩亦大夫所作

唯雖也。謂天蓋高不敢不周。地蓋厚不敢不載。雖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蜥。虺蜥。蛇也。雖彼既田。有獲其時。天之抗我。如不戢。克彼求我。則如不戢。得執我仇。仇亦不戢。力與也。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為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賦也。終其永懷。又害陰雨。其車既敗。我乃棄爾。爾載輸爾載。將伯助予。日也。無棄爾輔。員于爾幅。憂願爾僕。不輸爾載。終始絕險。曾是不意。日也。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維伏矣。亦孔之悲。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日也。彼有旨酒。又有嘉饌。洽比其隣。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慙慙。賦也。他他彼有屋。

詩經訓義

卷之七

蘇蘇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矢是報。舒矣。雷入哀此。憐獨賦也。

此詩亦大夫所作

序曰大夫刺幽王也

意以憂為主。說言小人所托以傾君子也。而本在王為內。亂。亂。不用君子。而用小人。致此。說言故欲止亂。以救亂。惟有一用君子。而當時不可望矣。君子所以憂之深也。

首詩四月繁霜。蕭殺來苦之象也。現下文胡為厲矣。念國之為虐。幽王不獨。而且暴矣。孔氏謂昭公十七年六月日食。太史謂之正月。周六月。是夏四月。曰正月者。以乾用事。純陽。

此詩亦大夫所作

之月也。繁霜雖言天變。此言雖言人亂。然天變時。言下皆承此言。說。說言如飄風之卒。驟莫知所起。此世亂之心。回惑是非。恍惚方有此景象。獨對衆。此一字是古今亂亡通患。若憂之者。氣則亦不至亂亡矣。京字從將字。生禍大憂亦大也。謂不徒為一身憂。而為社稷生民憂。此即是他寵愛而小心之可哀處。寵從寵。病而憂在于穴內。人所不知。故隱憂為寵憂。二。即不先不後。即胡伴。疲瘠之意。此何不出我之。前居我之後。劣苦之情。苟欲免身。此言安得好言好。就說惡言也。秀。

詩經訓義

卷之七

害苗之草。秀言即害正之言。兩自口可味。言不出于心。而出于口。則候而好候。而秀皆不可知。正說言之象也。愈。日甚一日之詞。有侮如以獨憂為矯。小心為迂。一國之人皆任。反以不狂為狂也。一說指說言中傷者。故以為是。而我以為非。彼以為樂。而我以為憂。動與衆違。使侮自不免矣。二。言己之見侮不足言。而國之將亡深可慮。前四句一氣。從自家說起。而哀舉國之人。重憂國上。任于公曰。任于子家曰。僕臣僕。從後說。皆亡國之憂也。受祿乃脫災禍之苦。事生全之。樂意不要說。然了。禽。云。鳥向啼。背。而。指。集。說。

亡稱鳥合之衆以鳥易合亦易散也故借鳥言
四節 中林四句以人之視物大小甚明與天之工人善惡無別
方殆正詠言所為天非贊也以其時事視之若夢者然
夢重無意別惡上註不曰不能而曰無意便伏下終有定
時未定既定以氣運言靡人弗勝善而側焉禍遠
既免有定要見民心危困上帝豈不憫之其禍福人而降
之對必矣靡人亦者憑他奸說天決勝邪他伊誰云惜
紫根上說不必慈福善本文原只有惜字正見造惡之不可
救也知后日之禍非惜惡則知今日之未禍非曲庇也后
特訓事 李五
定而全不定耳第不知米何時定乎○蘇氏曰侯惟也中
林之木莫不摧毀即維薪燕在焉其殘之也甚矣幽王播其
虐于天下大家世族皆為其隸亦猶是也○林中太木之慶
而惟有薪燕薪燕則宜有賢者而但聚小人二說皆有意
五節 謂山二句不其比體是影借說見詭言之不實大抵如此
亦見其易辨○至寔而可據者莫如山今謂山巒卑而其實
則岡陵之崇則其無實可據者又可知已○莫之懲指君
言召彼四句自臣言而臣莫能辨正由君不能懲也言至如
此詭妄不斷然懲止而反召人訊之所謂執袂執之心來時

言○不○可○不○信○也
言○不○可○不○信○也

言○不○可○不○信○也
言○不○可○不○信○也

其曰予聖人自是其是○詠言者以其是之說為是
詠言者以其非之說為非是詠言亦是非詠言者又以其而
是之說為是各異而各不相下則不能知辨詠言之是非而
何以知詠言之是非乎○平日勸以聖人自負而于詠言實不
知待意只如此不必深求○為之雖難未是借言○見辨非
難辨也○寔曰君臣在朝悔悟尤甚○不謂致書但問占
夢不尚道德而信機祥之書此又一說
言者卷曲而立身之機也則不見天為高者累立而行
特訓事 李五
步之張也則不見地為厚德矣憂亂之甚不敢自適意
是事而有是理故曰有倫有脊○倫謂合于事理非事未至
而妄言之脊謂底于道理非無此理而謾言之也○全在禍亂
難容上此衍○今之人即詭言之人鴟鵂是借字指詭言之
禍此只大槩言世道如此不專指自己○寔曰鴟鵂之性見
人則走京今之人胡為如是傷時政也
七節 此作詩者即已一身所處以見遭際之苦而嘆王之不用
即終其永懷章意也○地力雖薄且能生物天心至任乃不
愛人皆理之難明者故以為○君子仕于亂世而困于群

小臂如博苗之六子既而如恐弗勝者 枕我而不克謂坐折
而困頓之無所不至 求我則猶云求我彼今賢人之傍獲
也不求為修己治人之則 如不我得必欲得之不患其
不得也 執我仇之是若束縛使不得展布意也 不
言之見無一事不與我牽掣也 力謂力于用也 執之如此
則不必退用之如此又何必進正是天之抗我如不我克
士居亂世拚一退而不仕耳讀此詩乃知我而可退德非亂
之至也
八 胡為屬美言必有以致此便照著末句 燎之句是反
詩經列卷 小雅 七
言以起下言火盛則難滅國盛反易亡也 文武之鍾簫備
存洛鎬之山河如故而以一女子替而移之在席之間女色
之傾人國如此 前七章皆憂說言此章直指憂如城周見
王之棄賢信說皆由于此城周是未然事周未滅也 知其必
滅也但詩人却似已滅者方是口氣
九 終其永懷句接上潘盧說正見雖未滅亡終是滅亡之道
如車行絕險雖陰雨已惡載之必輸矣况又通以陰雨乎
永懷句貫下二章正教之以深思遠慮也 害陰雨正所
謂難至也行險是已然事陰雨是後來事永懷者思其終之

少以視駕也此句是一轉語一遇陰雨則必有所害此
轉語曰懷曰害皆自君子言王周不知也 其車四句一氣
說下喻意總繼 既輸爾載將伯助予如唐太宗敗于高麗
乃思郭元振去宗蒙塵入蜀乃思張九齡不用而思之亦晚
矣 此害陰雨而輸載下願輔僕而輸險一正一反永懷
中所當取舍者也
十 與上節句互相反 幅以同較輔以益幅僕以將車二者
皆倫然後不輸爾載 輔不與僕平對之與上葉輔將伯文
勢相似 輔是喻已用之賢故曰無棄僕是喻繼用之賢故
詩經列卷 小雅 七
曰履願 國家事已不可為而曉 曰無棄曰履願曰終輸
絕險皆說言之以深致痛悼之意 終字與上終字相應不
意與上永懷相應
十一 倪仰時事而後嘆之見履今日之世如無舍江湖而處
池沼其我安得而不憂 心句總前許多意來 魚在四句
喻身處亂世狀猶睡自免而不能也 念國句是念國之信
批以為處政者階此至此正應上今茲之政者
十二 管叔有回句看注以字是一串意比曰洽比有聯合依附
之意 云胡旋是周族總總意 念族獨字連下說猶云請

言思之獨裁有隱憂也如一句則當作獨裁念字看 憂心

憂國憂民也

三節此句是卑小者而豐大款之句是寡陋者而富足

味一方字見王正龍用之乃小入得意之日 無福與有較

對者天地止財止有此數小入富則民必貧小人有屋有穀

盡民之財力為之此與念我無殊不同 未二句非係來

憚獨是于可哀中較其尤痛者從在困苦一邊善政不施窮

民固無時而解虐政不改富人亦有時而哀 解矣二字非

寬富人也猶言土國城漕我獨南行云耳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

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賦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

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賦 賦也 燁：震電

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

胡惜莫懲 賦也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家宰仲允膳夫樂子

內史職維趣馬編維師氏豎妻嬭方處 賦也 抑此皇父豈曰不

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生田卒汙萊曰予不戢禮則空

矣 賦也 皇父孔聖作都于何擇三有市望侯多藏不慈遺一老

俾守我王暉有車馬以居祖何 賦也 免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

如事操口置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賦也

怨：我里亦孔之瘁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送我獨不收

休天命不徵我不收徵我友自送 賦也

序曰大夫刺幽王也 皇父時罷諸城上木繁與徙世家巨

族以實之人情懷土重遷傷其獨見搜括故賦是詩

章意全詩專刺幽王用皇父而作故第四章推致變之人以皇

父為首而下四章述極言皇父之為害者不用其良句及鮑

妻字明：指著幽王 篇中紀災異以日食為主而雷電山

崩川溢只帶言以甚之

持經副卷 小雅 八十

首二句是將言日食而紀其日月之詳十月為純陰之月

辛卯為重陰之日交者日月交會在晦朔之際而此則正在

朔也天于庚辛屬金而重光之辛為陰金地寅卯屬木而

單端之卯為陰木 箋曰日為君辰為臣辛金也卯木也又以

卯侵辛故甚惡也 日月以常度將一歲而交當而食而春

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度二百九十年食有餘者此

所謂維交而不食或頻交而食者在乎天者行事所感居

耳 天象人情若不相干天象我于上而思下民之可哀

人之隱憂 此日而食則群陰覆令微陽不能獨存故

事以告
日食不
陰陽之
陰陽之
陰陽之

詩經副卷

可。就。當。食。字。看。
二。節。告。凶。告。天。下。以。凶。亡。之。微。也。月。食。月。食。皆。是。月。不。避。日。
其。道。即。月。當。避。日。之。道。也。雖。燕。日。月。實。紫。頂。上。日。食。說。月。
掩。日。而。日。為。之。食。即。所。為。日。月。告。凶。矣。不。須。燕。月。食。說。禮。
白。男。教。不。作。陽。教。不。得。請。見。於。天。日。為。之。食。書。云。厥。罰。常。
陰。小。人。有。陰。晦。而。無。陽。明。不。用。其。長。正。與。扶。陽。抑。陰。用。左。故。
宜。日。月。告。凶。四。國。二。句。不。平。四。國。指。王。國。也。日。月。告。凶。而。
四。國。無。政。郭。林。宗。所。謂。夜。觀。乾。象。畫。象。人。事。天。之。所。壞。不。可。
走。也。不。用。其。長。已。指。指。用。星。父。了。下。豈。曰。不。時。正。四。國。無。
政。之。事。此。日。而。食。與。此。日。而。微。稍。別。前。以。陰。陽。之。本。休。較。
此。以。陰。陽。之。勝。負。較。則。惟。其。常。亦。是。變。中。之。常。也。陰。甚。
勝。陽。必。有。大。不。善。事。為。之。感。召。但。不。知。應。在。何。事。何。人。耳。予。
何。二。字。最。有。味。不。咸。正。打。着。告。凶。二。字。
三。節。三。單。指。電。言。電。光。一。發。雷。即。繼。之。此。不。足。為。異。在。時。
當。十。月。耳。十。月。雷。伏。地。中。陽。之。已。伏。者。由。陰。之。轉。其。外。是。以。
後。出。董。仲。舒。曰。太。平。之。世。雷。不。驚。人。號。今。起。雷。而。已。電。不。
眩。目。宣。示。先。懼。而。已。國。語。陽。伏。而。不。能。出。陰。道。而。不。能。蒸。

大。分。和。
大。分。和。
大。分。和。

詩經副卷

于是有地震。不。窮。暴。氣。備。興。而。靜。若。亂。也。不。令。修。矣。因。作。
而。順。者。通。也。俱。以。非。時。言。為。谷。為。陵。因。沸。揚。華。前。未。有。
註。非。但。日。食。而。已。此。數。語。亦。是。常。言。頃。以。兩。為。主。滿。兩。之。后。
山。河。失。常。陵。谷。易。處。俱。本。陰。盛。陽。微。說。人。暗。指。幽。王。真。恐。
謂。不。能。懲。其。用。人。之。失。即。不。求。所。以。用。良。意。心。驚。惕。曰。惜。
創。改。為。懲。易。曰。悔。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正。惜。懲。之。謂。也。惜。
字。似。不。宜。作。雷。字。解。幽。王。六。年。十。月。辛。丑。日。食。三。年。三。川。
震。岐。山。崩。註。十。月。震。電。似。是。應。新。
四。節。此。即。不。用。其。良。詳。言。之。國。有。六。卿。以。分。庶。政。而。故。卿。士。
以。經。六。官。不。是。太。宰。之。屬。周。禮。天。官。太。宰。卿。一。人。地。官。大。
司。徒。卿。一。人。天。官。膳。夫。上。士。二。人。春。官。內。史。中。大。夫。一。人。掌。
王。八。柄。之。法。趣。馮。夏。官。馮。地。官。師。氏。中。大。夫。一。人。居。虎。門。之。
左。司。王。朝。掌。國。計。失。之。事。卿。士。為。權。之。首。皇。父。為。奸。之。首。
諸。臣。皆。吳。其。引。進。而。豈。妻。嬖。惑。王。心。則。皇。父。所。以。得。志。其。費。
植。之。奸。也。奸。臣。母。后。勢。常。相。倚。故。並。言。之。方。字。見。靈。主。心。
若。正。未。有。失。而。群。奸。之。事。患。安。有。極。哉。詩。人。稱。太。極。則。曰。
淑。女。新。張。如。則。曰。豳。其。
五。節。承。上。言。王。用。小。人。皇。父。為。甚。皇。父。之。罪。擢。髮。難。言。謂。以。金。

人馬以欺
天以欺

詩經

小雅

八

豈向一事言之而其虐民不仁貪利不忠亦可見矣
 父是個豪暴自大之人故曰豈曰不時曰予不戢曰孔聖夫
 惟有自聖之心故謂天交不足畏人言不足恤君子未必勝
 已小人未必害事而然欲妄行有不可言者矣抑此六句
 相連說豈曰不時是度皇父之心胡為二句緊跟上來三
 代之君不敢辭災其民以從己之欲每有與作謀及廢民如
 盤庚遷殷登進厥民而告之三代世守此道故曰刻為我作
 云微我牆屋正是動民以徙田卒汙萊又是徙居后事
 恭惟不時徙居故不得有事于田疇也禮曰汙其宮而瀾
 焉曰廢生章謂之萊末二句是責民以徙之詞酷是昏暴
 人口角
 六節孔聖二字分明指出皇父實美聰明剛愎自用情狀欺君
 害民皆由于此左傳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則何在
 東都去西鎬千里而遷皇父以親寵得封東都畿內禮載
 內諸侯二卿置三有事恭儕比于列國之諸侯矣不慈遺
 一老非是收為私用只是顧了自家便不思為國把舊日昔
 德之臣盡皆斥去不留以衛王也曰慈非惟不能誠心以
 圖之亦不肯委曲以圖之也末二句與皇侯句相應三卿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詩經

小雅

八

多藏指責者言蓋富民之以賄進者皇父即以之為卿耳
 擇有車馬指眾之富者言曰有非一人之詞也此合上章
 總是作都一事雖有不仁不義不忠不孝不義不順不悖對
 十節皇父剛愎自用必有群小依托附和以肆其諂媚故被
 從者傷感而為此言免貽從事即從前遷徙之後只借以
 起彼謗意諛諛即諛之于皇父無罪遭謗即下民之孽也匪
 降自天即叫起由人句相聚而言曰噂再三申說曰皆皆陽
 為相說情狀而轉背便相抵毀諛人之反覆如此由皇父
 所用之小人而好諛者實由皇父
 八節我里孔膺室說曰我里曰四方皆從者對不從者言之
 耳四方二句財盡不勝其求民莫二句力疲不勝其役正
 見其孔癡也曰民莫不遠且美者自傷之至視天下之苦
 無甚于我耳不是真遠且美如四月之章民莫不載我獨何
 害亦此意不微指貧富勞逸之不均言不敢做我友自遠
 有怨天閼人尚冀王心一悟意不止是無可奈何而安之
 這曰自遠明是無望也故曰不敢做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新伐四國文天疾威弗戢弗圖
 舍彼有罪既伏其事若此無罪淪胥以鋪也周宗既滅靡所

止矣正大夫離居莫如我勳三事大夫莫肯風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滅覆出為惡賦也如何異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賦也或成不遂饑或不遂曾我誓御惜日月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諧言則退賦也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胥矣辭言巧言如流伴躬履休賦也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悲及朋友賦也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賦也此時微鐘之後群臣離散其不去者作詩以責去者故雅本

詩經訓義 小雅 八十五

而古序曰兩無正大夫刺幽王也兩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也章意此詩韓御所作故曰魯是替御云云通詩責離散而詞首嗟嘆體諒不正責之至末章姑窮其情而猶有屬望之意蓋世亂君昏去者諒非不得已作詩者亦絕意于其君而厚望于其臣之詞以各敬爾身一語為主首姑為怨天之詞以發責人之端元氣廣大為昊天仁覆閣下為昊天各以義類歸怨之耳曰新伐四國則有罪無

詩經訓義 小雅 八十六

罪皆受其福矣故怪天非虐爾而使禍之并及吾人也合謂置之于饑饉伏則明正其罪二節周宗既滅以兆言是詩人故危其詞靡所止戾未知天之所命民之所定也離居群官也舉正大夫見群臣皆散三事大夫內臣也邦君諸侯外臣也朝見曰朝暮見曰夕曰莫肯風夜朝夕則雖未拋棄官守其心已不在朝廷矣廢曰二句意輕為惡即後節好佞惡直意此節猶未深責諸臣只偽言人離以見王宜改過三節如何異天紫頂覆出為惡來呼天即指王也法度之主

詩經訓義 小雅 八十六

曰辟故法度之言曰辟言此章有四句不重只以起臣之責自盡耳故爾身者反離居之身而風夜朝夕以肅官常供職業也者曰自請人自獻于先王臣寮以自展其職所當為而已非為人也夫事出為人而可諉之于己苟其出于自為將誰諉乎末二句語氣抑揚正見身之當敬去者以離散為優游居者以挽回非吾能事故曰不相畏各敬便是相畏相畏便是畏天言胡不相畏乎豈其不畏天乎臣之事君天之制也故以天為言直從天來警戒他無然人已天人兩層

四節我成二句。總括上天與人離。履出為惡之意。然王之玩
 就樂禍。以起下當以此訊王也。其肯用訊。應上辟言不信
 見王雖不信。而辟臣不可以不言。惜。日。辟即上文所謂
 我動日。辟有言。苦不信。去。又不敢。勉。自。效。焉。之。意。也。是
 言不煩說王欲听其言。而寵君必听之。言始。答之也。或是聞
 王問及耳。答亦是據事而言。但不肯盡言。極諫。非面從也。
 諸言。上有可措之機。者。也。不必說到禍及于已。此二句。由
 其現望。保守。念頭。與。敵。身。相。反。二。則。字。可。味。則。重。在。下。句。
 聽言則答。措言則退。凡百君子。何其愛身之周。而謀國之薄。

也。雖然。未。可。厚。非。也。方。今。言。之。雖。甚。矣。仕。之。雖。難。且。殆。矣。哀
 哉。不。能。言。云。云。
 五節。侯。責。之。而。不。知。時。勢。之。難。處。不。諱。其。情。之。痛。切。則。似。乎。不
 近。人。情。者。而。彼。得。以。有。辭。矣。惟。休。貼。至。此。而。君。臣。之。義。亦。正
 有。不。可。忍。者。彼。將。何。辭。以。解。我。乎。匪。舌。是。出。二。句。猶。言。不
 以。口。舌。用。事。而。但。鞠。躬。及。拜。也。匪。舌。是。出。即。是。不。能。言。拜。字
 即。上。月。拜。字。由。表。之。言。而。不。敢。出。諸。口。恰。似。用。力。以
 出其言。甚。難。甚。為。憂。危。之。詞。不。得。不。難。耳。巧。言。如。流。行
 無。遠。碍。之。意。忠。言。可。索。以。其。義。原。侯。古。辭。矣。為。其。慶。林。其

堪嘆惜。臣為憂時感事之言。而責者之意。在言外。愈切。此節重上三句。見直道之難容。下三句。雖一正一反。正以見其可哀。不可與上平重。
 六節。維曰。于仕二句。承維躬是瘁說。練是不得從容殆。是不
 得寧。屬。不可使。即上不能言之人。可使即上巧言之人。但直
 道狂道。所聞者大。不專在進言上說。看兩云字。總是慈然
 維群之時。費商登諸氣。天下是非。榮辱之全。親常之則。不俱
 怕。遠度之。則生疑。畏只是不肯。實試于所使。大率如。合
 上期得。君下。願公議。方見仕之難。且殆。語意只重。通久一

邊。此二章。似是出者代他與解。亮之詞。先替他說。實開不
 得口矣。巧言如流。惟曰。伴躬。履休。不責其失。口于人。也。亦
 云。可使。惟曰。怨在朋友。不責其失。足于人。也。詩人。之。為。厚。知
 此。言下。見得。我。非。不。休。汝。若。情。但。所。謂。致。身。者。不。知。此。耳
 七節。選字。正對出居字。看謂。爾。還于王都。正挽其。厥。在。朝。外。教
 身。以。事。王。也。不。曰。難。仕。而。曰。無。家。此。特。其。言。則。然。而。出。言
 時。思。慮。極。其。苦。楚。情。狀。如。此。是。他。要。得。的。真。情。只。以。無。家
 為。詞。耳。果。為。無。家。則。出。居。時。誰。從。誰。供。出。以。作。室。者。乎。古。原
 是。自。作。之。也。出。可以。作。室。則。還。何。患。無。家。凡。思。慮。多。是。故

似之。孔氏謂人必由悲聲而出。無聲而得此。如血之出故。
曰泣血。○讀此詩使人不敢言明哲二字。然君子處世身
在事外。乃可用此二字。若身在中。正用得一字耳。除此
皆苟免矣。故我友發矣。各散爾身。各散爾儀。散而隨之。詩人
屢言之也。

小異

吳天疾威。敷于下土。謀備而適。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
我視。猶亦孔之。○諭。諭。諭。此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
遠。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猶。猶。伊。于。胡。底。○我。施。既。厥。不。

詩經

小雅

八十九

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薄。
謀是用。不得于道。○哀。裁。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備。是。經。維。
通。言。是。聽。維。通。言。是。爭。如。彼。簪。室。于。通。謀。是。用。不。滑。于。成。○
國。維。靡。止。或。聖。或。否。民。維。靡。臆。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流。泉。
無。倫。齊。以。敗。○不。敢。暴。虎。不。敢。鳴。河。人。知。其。一。莫。如。其。他。戰。
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大夫以王戒于那謀。不能新。以從。故。作。此。詩。

序曰。大夫刺幽王也。
章意。通。詩。刺。王。而。不。露。一。王。字。即。成。威。之。亦。不。極。之。事。天。此。其。

張曰。此詩由是。見之施。為曰。施。

宜言渾厚。嚴以謀。備。回。適。作。主。而。歸。咎。于。王。之。不。新。不。勤。
則。猶。倒。而。喪。亡。至。矣。中。問。杜。陳。亂。世。謀。夫。之。魯。論。○
小人。喜。同。而。惡。異。我。危。章。言。小。人。爭。智。而。讓。過。棄。義。章。言。小。
人。忽。大。而。爭。細。正。所。謂。謀。猶。回。適。
○節。數。字。是。好。字。而。用。在。疾。威。上。最。苦。○
言。臧。不。從。以。成。事。敗。事。說。下。文。具。吾。事。之。善。而。合。於。先。民。
大。敵。者。即。是。臧。爭。淺。末。之。言。而。盡。政。害。民。者。即。是。不。臧。印。
言。其。壞。國。是。基。禍。敗。謀。猶。甚。為。可。病。非。憂。之。而。甚。病。之。說。
孔。印。舍。下。隱。禍。意。

詩經

小雅

九十

○節。此。工。陽。興。而。陰。排。之。深。為。自。全。之。計。也。從。來。小。人。情。
狀。如。此。就。是。自。家。夥。裡。也。原。有。相。知。相。識。不。必。是。黨。同。伐。正。
孔。東。即。孔。印。意。而。其。字。全。從。論。批。生。來。眾。口。一。詞。已。成。
一。雷。同。世。界。○
言。此。自。小。人。喻。感。王。言。惟。上。有。如。是。之。君。故。小。人。敢。於。收。同。
已。而。排。異。已。耳。王。之。不。從。覆。用。正。由。小。人。先。立。一。從。違。之。
藏。以。發。鼓。於。君。側。也。我。視。謀。備。即。頂。小。人。者。臧。否。不。口。
則。折。衷。無。定。故。曰。伊。于。胡。底。
三。節。服。字。多。字。俱。含。王。心。不。以。意。我。危。二。句。是。極。世。謀。說。頭。

實之。非真屢卜也。以起下句。孫言盈庭正謀夫孔多。誰敢執其咎。正是用不集。執其咎者任其成敗之責。而其是非之端也。凡謀必引成敗為己功罪。如所謂謀人之國。國危則死之。然後謀定而市。若口倡游言。心營脫禍。徒作一瑣語說而已。蓋議論下。則利害則人得各進一說。事後論成敗。則人皆互相推諉。小人誤國。往往持兩端如此。如匪二句。是却行求道之喻。只引來擬不任事而議事者。無所當作。固是與下成字稍別。此宜用正意說。方是賦佳。四節上只說得謀之真定。尚未及其所以為謀者。此漢承上而

傷其為謀之謬也。東哉句承上貫下。而匪字與西經字口氣極緊。而是字正及二匪字。先民是善謀所出。如文獻皆是。程先民即是大猷。凡仁義禮樂之常皆是。通言是。相與鄙瑣。無閑社稷生靈之計者。莫敢執咎。即先民大猷亦無所成。况通言乎。聽其上人聽之。事則辨以成其聽矣。聽字爭字固是不斷。亦見相持之意。而却重在通言上。聰則感事則不決。即盈庭不集意。通言即不滅之謀。而是字則小人同謀之中。亦有鱗角矣。一通言也。猶是聰是爭。則是道是依之故智也。不濟于成。與不濟于道。一例就嘉言。

五節。靡止靡興。亦本君臣相親。則來六或字。見未必遂無。將王不用之。遂至論有以敗耳。要知靡止靡興。只是引起話頭。若因國論之不定。而并求民之所以不多。誤也。聖哲謀肅。受米可便認作善謀。但有此等入其謀。必善聖賢。下四德故特言之。或聖或否。要看得國治言否。之。永常無聖也。重在聖上洪範五事。思之德。睿而作聖。視之德。明而作哲。聽之德。聰而作謀。貌之德。恭而作肅。言之德。從而作文。文訓治。謂有條理也。如彼流泉。言善人為群。亦消沮。

六節。不敵三句。呼真知一句。暴虎馮河。只借以言害之近。而易見者。人知其一二。頂上二句。來却不可泥。虎馮河。說喪亡之禍。在他字中。亦須含著。只以隱禍言之。乃得人情。見已。然不能見。未。然。故暴虎馮河之外。猶執。執。者。更。悔。者。誰。

子不遇
事以道
則知

則知之暴興焉為二而曰知其一者謂明于此一類而昧于彼一也也人知其一二句言君臣智短智短他即指時
事言之也夫入者有回亂之責者也君知之方能救之人皆
莫知則禍不可支矣故已懼之而曰我之統云云如臨
謂將值其禍也如履謂現在將禍也君子之戰兢也匹夫匹
婦或勝于焉無安社席或及于焉九族有謀皆以暴虎馮河
之心將之謀慮其速乎

宛彼鳴鳩輪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聖人之奔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牧爾儀天命

特經制卷 小雅 九十三

不又賦也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
式穀似之 興也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徂風興
夜寐無爾爾所生興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哉鳴鵒鳴鵒
獄攝栗山卜有何能較興也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
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興也

外大夫遭時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持
序曰大夫刺幽王也
意只重求無辱於親以謹儀教子作服與燕在一歌字情到
末路更洗發出教字精神 禮曰身也者親之至也教不敢

子也者
身也者
夫也者

子也者身之夫也敢不敬
鳴鳩小物以起而飛搖樹枋時則不至控於地而已矣今
飛鳴戾天勉豫故也以多聲故曰鳴鳩 念昔先人只望
說前人之可念下二句正言于此時念之 曰明發不寐
見無時不懷即四章之風夜也 明發二字見一日間營為
之始思慮之始將旦而天光開察人之良心亦與俱開故懷
二人於此時獨切 有懷二人中有努力求進不如先人不
已意在

特經制卷 小雅 九十四

齊聖四句是就儀上指出當法典當戒本意重戒違
之恭曰齊思之肅曰聖總以德言不必分而人 溫克以儀
言先訓勝不止勝乎酒是足以自勝意溫而曰克有定力在
內非象恭已也 一醉日富形容沉湎之人漸 沉湎意基
其物僅一濡足而日甚一日遂不可回也與溫克正相反
曰齊聖曰儀言不言儀而儀可知 儀雖在外教則由象勿
淺做外面工夫 謹儀非親即修身也其外如此其中可知
天抵履亂世者儀最緊要觀南容以言行免刑戮可見 教
儀說得廣不必杜飲酒天命猶自家身上說舍下時更意

三節
正任念子
在二孫
此人有

四節
自為
自能
自時

在。須。知。子。氣。國。運。盛。衰。治。亂。一。休。者。此。以。大。氣。數。吉。之。禍。福。
在。其。中。矣。天。命。去。來。只。就。數。不。就。上。決。之。一。不。就。便。去。一。
去。便。不。來。矣。此。是。驚。惕。使。教。之。訓。
三。節。教。可。公。共。而。非。私。莫。收。也。物。可。變。化。而。非。負。其。得。也。以。物。
類。之。易。與。數。子。之。急。變。云。滿。虛。取。泰。之。子。負。持。而。去。照。
姬。養。之。以。成。其。子。注。云。以。休。曰。姬。以。氣。曰。照。謂。負。而。氣。休。相。
切。令。變。為。已。子。也。教。所。以。終。來。殺。之。典。以。所。以。終。與。終。之。
典。所。謂。殺。者。不。離。殺。字。似。之。直。是。在。我。身。上。使。之。克。肖。不。
止。求。其。肖。代。

詩經

九十五

四。節。以。物。之。飛。鳴。不。得。休。息。與。兄。弟。之。進。脩。不。得。廢。逆。而。戴。
字。與。兩。斯。字。相。應。通。字。有。勇。性。意。奮。云。舉。陶。通。種。德。征。
訓。行。之。吉。也。有。進。趨。意。易。云。振。芳。茹。以。其。震。征。我。日。而。月。
須。看。得。圖。治。見。交。相。勉。勵。時。至。而。功。俱。至。之。意。○。月。月。二。句。
只。開。一。說。爾。我。之。日。月。如。此。矣。朱。子。所。謂。解。不。得。的。意。思。却。
在。說。不。得。的。裡。面。是。也。通。征。二。字。當。用。功。字。不。得。勉。強。為。
善。意。在。言。外。此。更。可。泰。風。與。夜。寐。上。二。句。以。起。下。句。言。
日。言。月。言。風。言。夜。言。不。停。一。息。未。句。正。應。肯。肯。有。懷。二。人。
意。

此前三章念親之意盡矣然憂危之意既切警戒之心

此。前。三。章。念。親。之。意。盡。矣。然。憂。危。之。意。既。切。警。戒。之。心。
為。故。天。提。出。世。網。可。畏。尋。常。工。夫。未。必。能。自。免。而。更。思。自。
苦。之。道。以。起。下。章。以。物。性。之。反。常。與。刑。辟。之。非。宜。二。宜。
字。可。憐。有。舉。手。挂。網。難。動。早。觸。刑。罰。意。握。粟。二。句。不。待。讀。
履。水。結。而。局。俱。畏。懼。情。形。可。掬。矣。握。粟。者。因。貧。故。說。得。貧。
相。非。以。此。自。見。其。貧。也。不。可。另。作。會。語。出。卜。非。真。欲。問。之。
神。只。是。憂。疑。之。意。見。人。之。意。想。已。窮。而。求。之。神。如。屈。原。卜。居。
心。緒。含。皇。莫。知。解。免。如。是。如。是。前。云。式。較。似。之。此。云。自。何。
能。較。堪。上。進。善。以。求。似。先。天。

詩經

九十六

六。節。提。提。受。受。危。意。思。非。必。逐。謂。此。足。以。自。救。也。恭。人。小。心。是。
當。世。賢。者。恭。人。是。個。謙。和。的。人。小。心。是。個。謹。畏。的。人。集。本。
臨。谷。各。形。容。上。句。集。本。雖。危。猶。有。木。可。倚。臨。谷。雖。危。猶。有。地。
可。藉。若。冰。利。全。無。倚。借。其。恐。懼。意。甚。非。至。此。始。知。敬。慎。也。
上。交。昔。多。工。夫。提。此。一。念。作。進。步。語。者。非。也。通。詩。念。不。
忘。父。母。情。甚。正。謂。其。苦。然。不。外。一。敬。字。蓋。守。身。事。親。自。是。人。
主。日。用。學。問。不。得。廢。亂。世。為。然。而。亂。世。為。甚。德。亦。可。見。危。狂。
世。無。他。苟。免。之。道。亦。只。尋。常。守。身。事。親。之。事。而。已。本。一。章。恭。
出。一。敬。字。則。守。身。事。親。之。本。也。易。後。之。六。四。履。履。利。之。六。

三別之無杜蘇慶祥除之中而獨能從善混制陽之黨初獨
能應善小究大夫可謂善之矣

升彼鸞斯飛提提民莫不載我獨于惟何事于天哉罪伊何
心之憂矣云如之何興也淑淑周道鞠為茂章我心憂傷怒為
如假寐永嘆維愛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興也維桑與梓必
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哉
辰安在興也就彼柳斯嗚咽意悲有淮昔謂往常澤；雖彼舟
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興也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雖
之朝雖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率藥之知興也

持經訓

小雅

九十七

相彼投老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墮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
心之憂矣涕既隕興也君子信諄如或時之君子不惠不舒
寃之伐木椅采析薪地矣舍彼有罪予之仇矣興而興也興高
匪山莫後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逃我梁無發我笱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賦而此也

幽王太子宜臼被廢而作此詩

序曰刺幽王也太子之傳作焉

此詩哀怨本古伏在末二章蓋忍成於信諄；起于易言
此是被廢根因而非有罪可廢也憂字一篇綱領篇內凡七

見之

見之。廢家人父子之愛。更無別路。但有哀傷痛劇而已。
幽。喻。軍。孽。狡。調。微。規。動。之。以。至。情。觸。之。以。天。性。雖。波。頓。龍。永。
結。金。珠。長。許。猶。悵。興。居。之。一。悟。也。
首。節。興。意。取。歸。飛。字。為。得。所。歸。而。飛。不。若。子。之。無。所。歸。也。宜。
曰。被。廢。如。窮。人。無。所。歸。從。上。著。一。歸。字。可。味。變。云。穀。養。
也。天下之人無不父子相養者。而何字望致其審以攝被。
廢之。由。微。有。自。反。無。缺。意。何。事。於。天。仰。親。也。不。敢。斥。言。
之。二。何。字。猶。云。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云。如。之。何。註。安。之。
而已。非。也。若。云。將。何。處。置。也。無。聊。賴。之。詞。非。忍。絕。之。也。

持經訓

小雅

九十八

二節。興止四句。周道之歎也。一棄置則標無矣。父子之親也。一
陽。絕。則。憂。傷。矣。此。興。意。也。鞠。之。為。窮。以。道。路。窮。盡。而。言。
盡。為。茂。草。也。雖。是。興。意。而。恍。見。果。時。泰。離。景。象。如。橋。者。謂。
此。心。悲。傷。感。激。如。有。物。觸。其。心。也。事。關。心。者。夢。中。亦。長。吁。故。
曰。永。嘆。憂。愁。多。者。年。少。而。白。髮。故。曰。用。老。疾。如。疾。首。不。病。
而。似。病。也。

二節。桑梓四句。以情愛輕重相對為興。恭。敬。是。思。親。養。雖。不。
敢。輕。職。新。代。意。桑。梓。且。恭。敬。則。無。一。時。不。恭。敬。矣。故。曰。靡。
瞻。匪。父。云。瞻。者。仰。望。敬。事。之。誠。依。者。願。恐。違。隨。之。意。靡。

推身五

推身五

匪二字謂家庭執久所購只有一父所依只有一母也
於父母以天性至情言非謂我購依父母父母亦當愛我也
不屬毛外不連其氣體不離束而不盡其心腹是驚怪不
自信之詞 末二句說轉語曰然則我辰之故耶何其不祥
也

四首以首四句與中二句 柳之覺淵之濯物之盛也父子恩
之盛也柳之視淵之視常皆異類而各得所輝父子之性
而反如舟流之無所局是以憂也 屈到至言一被棄逐有
不知其所終者 不遑假寐言莫說假寐亦嘆雖假寐猶將

詩經

小雅

九十九

不暇矣註今昔字可刪○一說以柳依茂柳在舊依深淵與
意方順若說柳與淵猶能容便多一轉
五節處性易驚猶恐其群雖性耿介亦求其匹以物類尚能相
顧興已反見逐而不蒙親顧也 壞木無枝即殷仲文所謂
生意盡矣恭見葉子親無後生人之樂 牢莫之知牢字是
怪嘆聲口玩字字似言親不知也註人莫之知非也 四
五章與意之下又以譬喻為正意易是一辭
六節毛之於人之死非與我有連也只因其惜有以動我之不
忍耳 埋路塚也左氏道埋相望 兩或字與隸字相應

推身五

尚或則鄰未必盡然而亦未必盡無 忍是不憐恤之意對
不忍看非殘忍之忍 秉心字看得底法備云存心處心也
涕出無聲見悲之極處

節君子信諒四句一順說言惟其忍故信諒如酬而有情不
能舒寃也幽王之遜宜曰本由惑溺而曰不舒寃幽王豈尚
有理可察而曰伐木持矣云云皆孝子之言也 九節酒一
獻一酢往而必反至酢爵則受而不返不舒寃正足表其愛
意不究根不患末苟加惠愛必不遽受諒言而究寃寃寃
不患不舒只足上語正見秉心之忍處 持如持角經持三

詩經

小雅

一百

方持之恐木顛而本傷也 枕木之文理也隨其文理而折
之則迎刃而解全重不妄挫折意罪人不當則是棄也 伐
木四句不是說他刑罰之失宜亦非望他罪諒言而不罪已
總是嘆君子之不惠而不舒寃之也他無可望惟有哀寃而
已 舍彼有罪亦非欲其移罪於彼猶言不問我之有罪無
罪而惟以相加正所謂不舒寃也
節或王不謹言推原致諒之本也葉以信諒見廢尚作戒勉
語是詩人委婉處 山猶陟其巔則不得為高象備入其底
則不得為深 宮闈非有山泉之高深也王當日自不當易

其言使屬垣之耳得以顛倒其詞致有今日之事也
王有以致之而歸於屬垣者亦小弁之言也
由言本使
昇麻主之言只意向得有所左右便令小人得以潛伺而竊
聽也 此詩作於信之役而云無易由言尚作誠懇語正
見他妻懷憂 末四句設為戒伯服之詞而轉語即自絕夫
人情奮于自決中不決者在也使視其至親如婦人不知何
必為此言哉 母遊我梁言東宮我居也汝不得居之母
我寄言視膳問安我事也汝不得行之蓋身雖廢遂終不
親之意 末言事已至此我雖欲善其後而非吾力之所能

亦將如之何哉 首二句蓋云以為莫高矣却不是山以為
莫深矣却不是泉見宮垣無甚高深言不可易註解其上一
層意泥之便于詩語多所添入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事亂如此 昊天已威予慎無
辜 昊天素撫予慎無辜 亂之初生僭始既誣亂之又生君子
信許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君子屢盟
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耳亂是用健爾其止其
惟王之印 賊也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
有心于時度之躍 竟免過大獲之 典而此也 莊樂素木君子

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 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
厚矣 興也 彼何人斯居何之虞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既傲且地
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賦也
大夫傷于埤無所控告而訴之于天也
序曰刺幽王也大夫傷于埤故作是詩也
事意通是刺王之聽諛以致亂篇內有用賢一意而關鍵在去
諛蛇 碩言正言之可者 詩人辨自己之罪猶輕而實
憂天下之亂 借始既誣王之病根也 若以諛人則其心何
難知 言何難辨人何難除 只若王之惡容不察耳

首飾 亂如此 撫者善惡混淆是非顛倒而已 被其害也 亂字
非即諛字信諛固所以生亂也 已威謂諛言之肆虐太熾
謂諛人之罔極 已字太字猶今人言句了也不容凌加之
詞 無罪無辜者予慎而字蓋身惟其毒反復敗害之詞非
其其獲免也
二章 亂如濁亂朝綱之亂不必推開說 初以始生之兆言又
以既成之勢言 借始既誣一句中諛者諛人之猜賊微巧
與聽諛者之惑欲然兩般情狀誣之一字是全篇中主要字
處也 小人以不根之言搖動君子人主不聽之別白遂致

並蓄于胸次而涵之於信之則日月之明也人心之起疑也猶居
之心不能不生猜忌既久則以所疑者往以爲有驗則居
然可信矣此即含有下四句意蓋疑之猶疑者操言也一言
足以廢千百言者謬言也故誣即是不能恕此不能恕則彼
不能善矣便是不如社如恕如社口氣頂上文極急正與
始塗相反恕則誠疑去疾社則累肉養生沮如築堤壅水
已如斬草除根兩廣字與兩如字相應造字亦極其形容
見只在正心一轉移間

三 屢盟與賢者盟也人有疑乃盟君與臣訓心折肝相信何
小雅 百三

盟之有况於屢乎賢者而其與盟分明情疑在心牢不可破
示人以可乘矣亂安得而不長哉屢盟二句正承如社
二句而反之信盜二句承如恕二句而反之而孔耳二句又
承信盜二句而申之奸奸忠大佞似信故其情類盜而
聽其言若津有味故曰孔耳長字自屢字意來暴字自
盜字意來鑽字自耳字意來無淺深鍊者嚴鉄之意操人
耳言以致亂莫適口以勝毒正之耳言是鍊也止共
謂止於共賊無出位之思也與清共清字同匪其止共正
說出小人心事若只就賊事說小人之曲諂殆過于君子但

不義之利

不義之利

不是止於共耳唯王之印見信者王也受禍者亦
節言小人之不能逃君子之明以他人二句為主
廟大猷以難與易之詞爲之相制掄其易也前曰廟後
曰竊君子不忠祖考恒存孝敬故能作也莫是品節裁成
曰秩王即是莫字他人有心即孔之心排隔善良偷弄
國柄令人不可測識故下文以狡兔影之竟免遇犬明獲
比諱人遇智則明遇字着力只緣未遇君子故得以爲其奸
苟一遇之情僞立見矣

五 柔木均之可用故君子樹之人言有諄信之不同諄必以
小雅 百四

心辨之以履置事理不同爲典行言者好醜操出焉無所
準也言獻于君邪正易見如往來之人過于前未有目
而不見者也豈有以心而不能數之者乎下四句正所謂心
爲數之也數之重巧言一遞演說將彈駁蛇正形容
頑古出口之度如此據理數詞自然有序而口頭絕無回互
故曰自口挂下宜也二字是斷章語句呢此兩句只以起來
兩句意頑古心如其口故曰自口巧言口履其心故常頑
厚

六 邦及履其詞以賊惡之非真居何處古其地早地非真有

微。言。其。醜。惡。甚。也。爾。居。徒。幾。何。總。覺。興。也。皆。賤。之。詞。
李。訓。力。為。勇。邊。勿。悞。作。權。勢。者。取。為。亂。階。二。語。又。怪。之。也。
諱。人。之。使。何。如。此。而。王。不。能。去。其。罪。不。獨。諱。人。也。大。
抵。亂。世。小。人。多。有。乘。機。操。勢。愚。藉。寵。靈。扶。室。扶。柱。監。結。根。據。
人。主。縱。欲。難。遣。莫。可。誰。何。者。此。甚。言。其。易。去。見。王。任。用。之。過。
也。亂。如。此。無。誠。非。降。自。天。矣。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適。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賦。也。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適。我。梁。不。入。我。始。者。不。如。今。云。
不。我。可。賦。也。彼。何。人。斯。胡。適。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

詩經訓義

小雅

百五

人。不。畏。于。天。賦。也。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
適。我。梁。祇。攪。我。心。賦。也。爾。之。安。行。亦。不。違。舍。爾。之。並。行。違。爾。
車。堂。者。之。來。云。何。其。肝。賦。也。爾。違。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
難。知。也。堂。者。之。來。俾。我。祇。也。賦。也。伯。氏。吹。埙。仲。氏。吹。篳。及。爾。如。
雷。鼓。不。戢。知。此。三。物。以。詛。爾。斯。賦。也。為。光。為。城。則。不。可。得。有。
覲。面。目。親。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賦。也。
暴。公。為。卿。士。而。諧。蘇。公。故。蘇。公。作。詩。以。絕。之。
序。曰。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諧。蘇。公。焉。故。蘇。公。作。是。
詩。而。絕。之。

章意

通。詩。只。言。其。不。見。而。不。言。其。諧。即。六。章。之。祖。爾。斯。而。不。損。
斯。之。何。事。末。言。其。反。側。而。亦。不。言。其。諧。之。反。側。使。之。聞。言。而。
婉。不。欲。言。甚。於。言。矣。篇。中。俱。言。其。可。以。見。而。不。來。惟。欲。以。
一。來。為。快。則。彼。愧。汗。難。前。之。態。宛。然。在。目。而。諱。構。之。罪。亦。不。
待。言。而。顯。矣。故。曰。極。反。側。然。語。意。然。不。可。說。出。只。言。始。厚。今。
薄。便。見。暴。公。是。蕪。公。故。交。故。此。詩。猶。以。交。情。責。之。不。然。入。
門。還。入。等。語。為。不。情。矣。然。彼。何。人。斯。數。之。呼。之。若。不。識。姓。名。
者。其。妙。在。此。

詩經訓義

小雅

百六

與。胡。適。我。梁。相。應。言。其。用。心。太。過。耳。一。胡。字。緊。接。上。孔。艱。
意。怪。其。與。已。疎。也。伊。誰。云。從。因。其。不。入。我。門。而。問。所。從。行。
也。自。是。設。詞。以。相。呼。應。註。似。多。看。一。問。字。明。是。暴。公。而。
特。設。為。一。人。以。寬。暴。之。罪。而。又。以。從。暴。之。不。微。諷。之。若。信。若。
疑。可。解。不。可。解。雖。不。說。暴。公。而。暴。公。之。心。如。芒。刺。矣。
二。節。既。諧。之。使。失。位。寧。有。後。咎。之。理。不。我。可。根。不。入。咥。來。登。
遊。梁。而。不。入。咥。其。意。全。不。以。我。為。可。矣。始。者。親。厚。時。何。嘗。
如。今。以。我。為。不。可。即。一。咥。而。有。所。不。屑。乎。此。意。當。與。伯。氏。吹。
埙。二。句。照。看。見。一。人。之。身。不。賢。作。不。肖。豈。我。之。罪。也。哉。

古人言
天

風之
不

非
可

二句一氣說不知其到可字

三節不入其門便是不見其身非別有躲閃處 不規正言其

可規也側重下句○此二句註作直刺之於持氣似早蓋謂

嘗不見我者豈爾之有愧于入乎爾固不愧于今者也豈爾

之有畏於天乎爾固不畏于天者也制氣極肯勝於註解

自此至五章皆寫小人詭秘呈遞之狀

節欲如飄風能扶開其聲看出 有北有南則影響絕不相

開我心反得以自如今相值而不相入則意其疎我而又若

近喜其親我而又實遠適足以撥我心矣胡不二乎與攪心

得經制墨 小雅 百七

相應不是惡其相值 爲暴公百千閃爍逃避之狀着骨着

髓只是個負友內慙生出許多醜態耳微詞緩調無可藏

五節脂車是進梁遊陳之托詞出行是不入門不見身之托詞

一字宜玩見得一來便了原無深求之意

六節此又就他進行而言謂之往而不入也既云出行矣顧豈

有往而進行還亦與行者倘還而入則業者不入之疑可獲

夷易往而不入則云不我之可轉難測度 俾我抵也句

有意蓋謂我心以一思爲安爾之不一來也予心寧獨安乎

公言二
如實處

○上章望其一來就性時說此章望其一來就還時說上

章彼未嘗托言無暇而窮其非不暇此章知彼必不來而願

望其來皆故爲依違之詞使小人不待持論耳

七節此復提平素相與以窮之 伯仲是同字寔話堪驚則是

借字吹噓吹噓指謀國議論不相乖忤言 不可以心相親

貼伯仲以聲相和貼堪驚亦不可以已與蔡公分貼伯仲只

約畧言兩人迭相倡和意非定名也如貫者心手意契若相

連而不解也 信其非不相知則今日之事必有所爲而非

不知我也如曰不然則請詛之 斯字正指相知意看凡遇

詩經制墨 小雅 百八

是盟將來相是相過往暴公借已在前故獨言相也 說文

以禍福之言相要曰詛 盟姓所用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

以大鹿人以鷄詩以三物皆詛所用故並言之非並用也

相如何待於今日相信何待於詛盟若此云者正謂面是背

非 協恭和衷之誼耳

八節遊梁不入情狀宛是鬼域而面目則是猶人少不得與人

相見則清安所此極者正使反側之情無所逃也反側以知

我而又措我說究竟勿露譖字 此二句見非惟天不可欺

即人亦不可終欺之意 好歌之云蓋使之情窮而性見

幾悔悟改圖也

皇子變考成是貝錦被譖人者亦已太甚此也嗟乎後子成是南英彼譖人者雖適與謀也緝一嗣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也換提情情欲譖言豈不爾愛既其女還賦也

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吳賦也楊園之南倚于畝丘寺人孟也作為此詩

時有遺諫而被害刑為巷伯者作此詩

小雅

百九

序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諛故作此詩也

詩被痛而作故反覆哀傷或怨或訴皆深惡諛人之詞玩為巷伯者四字此諛已在言刑之先而作詩又在為巷伯之後則皆追叙其遭諛之由以見諛之可恨全重首二節而成字正是諛人深狀為下投畀有吳之象篇終一數字總是發明憂諛畏仇傷小心之旨亦未敢謂諛足以克諛也

首二節兩節比意俱是諛小過以成大罪之意善諛非物也後非星只形容如星之貌耳提一無點影之謂言譖人者

必說成一片

必說成一片方得動得人必做成一個萬方竊弄得人如劈空造出的莫斐小文原無所指錦文如月謂之貝錦成字有潤色組織之意亦喻詩言難值文采可聽也後不足星只擬其微張傳曰言有因也斯人自謂其避嫌之不密也故有味成是南英有極克展布意太甚言其所為之惡也雖適與謀言譖人為他畫這計較詭秘一至于此惟深文以巧故之故見其甚惟除謀以驅張之故見其詭三四節緝字從絲緝者如績之繼續不已謂字從羽翻者如鳥之往來不定俱自言語上說此二句有似非一人意

小雅

百十

緝有羅織之義入人罪名翻是往來跟跡之狀同人過失故接之曰謀欲譖人慎爾言也是將後日致人之疑者勸其不為諛非教人慎為諛也不信虛而不實也非聽信之信投是謂于應答情是巧於更換不自言上說所謂樂人以口給也故接之曰謀欲譖言諛言者諛人之言也輕信之門既於則反中之禍不測且駕妄鑿空猶使忠誠之臣憤難其毒而况罪惡積能保諛佞之輩不仕其事故曰既其女還既字作終字看惡惡如巷伯其制已露甚此二章亦是以常理謂之休之深莫其并及正所謂忠告也慎爾言

戰而勝
七節
戰而勝

豈不受俱是詩家公語備今人曰也須仔細亦有時輪着

五節 好猶揚有有志意滿意草猶勝有俱福不測意
視者鑒觀而別白之鑒別驗人正以情性勞人也視彼視

六節 再說個誰適與謀比前自覺恨投之有吳即視彼驕人
之意直說到投界有吳還其受生之慶不言死而死之

七節 楊宜下濕故揚園為下地故丘隴也丘如田隴故曰前丘
詩經訓義 小雅 百十一

從楊園升飲丘其道自下而上若加之者然敬而聽之當
警惕此心如事息皆可指誇而取此草之言以自防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時恐將懼維予與女時安時樂女轉棄予
如道也習習谷風維風及雨時恐將懼維予與女時安時樂女轉棄予
思我小怨此也

此朋友相惡之詩

東山各
五節

序曰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通絕焉
意通是怨詞以念大德為主相親片患難而棄於安樂只為
患難時不能無過而大德終不可忘所以怨也將恐將懼
二句即是大德安樂棄予即是念大德棄予內便含有思怨
意首二章且慢露怨字只含其意祭之明是患難相
依而安樂棄之而詩人若不忍直言猶以小怨大德分任其
事亦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之意也

朋友相須以成恩義也維予與女重予字女轉棄予重女
詩經訓義 小雅 百十二

三節 風烟從上而下曰頽風力薄不能上升谷風并力相
扶而上特朋友相須引則德義相高也實予予懷以心之
思念言古詩云棄我如遺跡加一跡字發明為多猶云進
則加諸膝退則墜諸淵也

三節 谷風為甚養之風山頽之草木猶能及之猶且有萎死之
草木然發生之德大傷殘之心小也以與朋友雖有相戰之

不列

事此下

大德而色不能無念詞不能無然是小怨也女可忘故而記此手大德不可即指也相恤惟忘大德故思小怨非以思小怨為忘大德之由也

蒙蒙者我匪我伊蔚哀父母生我勞非此也餅之整矣維疊之耻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樹恤入則靡至此也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哉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興也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興也

詩經

小雅

百十三

人民勞苦孝子不得終養而作此詩

序曰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通詩是傷已不得終養意以哀二句為主一生字最重

我賴父母之劬勞以生而父母不得我之養以死豈不堪為痛絕

昔二節匪我伊蔚非我駿而為蒿也只是終之所成不能如始

之所望耳我蒿蔚是一種漸長則漸無用詩人引喻甚切

不得終養即伊蒿伊蔚失於是摧感痛疾而呼曰哀父

母生我是如何之劬勞是如何之勞瘁而乃若此乎

母生我是如何之劬勞是如何之勞瘁而乃若此乎

三節

此父母疊此子取相資之義不重大小鮮民無父母之民也猶今云孤子影下兩個我獨為鮮怙勝仰也恃依賴也既入矣而云靡至正如窮人無所歸耳抱苦在心靜不自得神魂不安悵悵無所之樹恤靡至四字形容真切

四節

此即劬勞之瘁之意而痛切言之疊疊我字見我之為我非父母無以至今日而求之情益無所自解生氣本於父也鞠形成於母也拊我下都自孩提時看提承父母不可分屬拊防其驚畏也當時其乳哺也鞠畜皆訓養

詩經

小雅

百十四

鞠是胎養言是乳養長是自夜調護以俟其長育是起居必謹以保其和願謂父母行而不隨則旋視之復顧之又顧反視視之也腹者懷抱於腹間也德就人子

所欲千親者言以德報德必求其稱至天之覆育生成則無德可稱矣君之恩指軀足報以身為吾有也至於親則身

亦親之有也雖指軀莫報也而况身之外乎而况身之外且不能致之親手哀痛可勝通哉

五六節山高天則風必疾此以物理之齊與人事之不齊民

莫不穀以終養者言孝子既抱樹恤靡至之情觸目生哀

莫不穀以終養者言孝子既抱樹恤靡至之情觸目生哀

莫不穀以終養者言孝子既抱樹恤靡至之情觸目生哀

莫不穀以終養者言孝子既抱樹恤靡至之情觸目生哀

莫不穀以終養者言孝子既抱樹恤靡至之情觸目生哀

瞻南山感飄風。倪仰悲傷而不能已也。故曰民莫不穀。我獨何害。我獨不卒。痛極之詞也。

有榛藎。有棘棘。七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顧之。潛焉涕。興也。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葛。可以履霜。桃桃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疾。賦也。有別流泉。無浸穫薪。其。瞻嘆。哀憐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憐人亦可息也。興也。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祭粢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賦也。或以其酒。不以其漿。翰翰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被綴女。終日七襄。

詩經

小雅

百十五

賦也。雖則七襄。不成報章。脫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有挾天畢。載施之行。賦也。雖南有箕。不可以簸揚。雖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雖南有箕。載俞其古。雖北有斗。西柄之揭。賦也。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序曰。刺亂也。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章意。通詩。統是哀憐人亦可息也之意。以因役傷財作眼目。維天有漢。以下。只將下土。件。空。虛。而。西。人。為。虛。未。已。極。其。形。容。把。一。個。天。說。來。說。去。直。望。天。虛。說。到。怨。天。虛。從。不。

景。助。東。人。嚴。說。到。反。助。西。人。嚴。似。景。似。金。在。空。中。想。出。其。滿。則。必。有。棘。七。以。載。馬。而。抹。然。其。曲。像。滿。則。不。平。抹。曲。則。不。直。蓋。反。興。也。如。砥。以。平。原。四。遠。言。如。矢。以。馳。道。千。里。言。所。履。是。履。周。道。以。朝。會。所。視。是。視。君。子。為。往。來。要。見。賦。役。均。平。時。令。人。自。然。遵。道。氣。象。王。子。晉。曰。古。者。委。積。施。閭。道。路。無。限。百。姓。悅。之。相。將。遠。來。視。道。如。矢。砥。之。謂。也。恐。其。加。砥。有。不。砥。者。矣。思。其。如。矢。有。不。矢。者。矣。周。道。依。然。履。視。頓。

首。興。意。以。像。與。抹。字。起。砥。與。矢。字。有。其。以。盛。泰。稷。而。陳。其。滿。則。必。有。棘。七。以。載。馬。而。抹。然。其。曲。像。滿。則。不。平。抹。曲。則。不。直。蓋。反。興。也。如。砥。以。平。原。四。遠。言。如。矢。以。馳。道。千。里。言。所。履。是。履。周。道。以。朝。會。所。視。是。視。君。子。為。往。來。要。見。賦。役。均。平。時。令。人。自。然。遵。道。氣。象。王。子。晉。曰。古。者。委。積。施。閭。道。路。無。限。百。姓。悅。之。相。將。遠。來。視。道。如。矢。砥。之。謂。也。恐。其。加。砥。有。不。砥。者。矣。思。其。如。矢。有。不。矢。者。矣。周。道。依。然。履。視。頓。

詩經

小雅

百十六

異。所。以。涕。也。潛。然。所。謂。望。城。欲。哭。之。狀。○舊。疏。泰。稷。也。練。七。為。食。之。用。原。二。物。樣。樣。皆。富。足。之。象。○疏。曰。禮。宜。盛。泰。稷。衰。祭。七。用。黍。言。祭。及。賓。客。之。七。則。用。練。古。之。祭。祀。事。食。必。伴。解。其。肉。之。腍。用。七。載。之。出。于。馬。而。升。之。于。俎。二。節。杼。柚。非。無。杼。柚。也。杼。柚。上。無。經。緯。也。既。往。既。來。往。來。之。不。一。也。因。役。傷。財。參。差。互。見。不。必。分。析。配。合。葛。屨。屨。屨。已。蕪。道。路。凄。涼。之。狀。而。公。子。往。來。提。為。轉。輸。財。盡。則。力。亦。疲。矣。觀。下。文。專。言。憐。人。亦。可。見。三。首。四。句。已。括。下。四。句。但。歡。歡。之。詞。水。之。層。疊。耳。作。兩。截。便。

人心
取狀
取西。

詩經別集

百十七

人中舉其賤者以例貴者。繫衣服何如紆袖其空能。是衆必非葛屨履霜百僚是試豈比行彼周行東人則舉其青蒿人則舉其賤此際迴環不知正有如許期望百僚是試不是私人居百僚之位言得百僚之寵倖任用以見其安逸也。東人卒無生不必致身通顯而始賤之也。五節或以其酒四句是極言西人之暴殄不必實指酒罍之供漿卽酒也。周禮酒正辨四飲之物三曰漿。瑞刻瑞佩。璽者以瑞玉假於佩紱也。要知酒與璽亦在供億之外。固西人需索不已出於無可奈何不然東人且褻璽不始何有乎。

男婦
女
牛
明
天
南
斤

詩經訓義

百十八

其有害則見似害者而寔然悲憂懷困苦之人大抵情事如此其實自織女至箕斗絕無望助于天之意不過云只聽說天上有此物於人則何所濟所以盛言下土之空虛也諸星修古在天有周歲時亦常見之悲煩之人物皆悲失望之時屢呼咎耳

謂南升
不常見
見則其
病必指
風故云

庚辰集也庚續也皆金星之說本於此提言不能助日
使長使裁管作非照裁被作之謂天文志云畢三星如且

七節雖南有箕上四句與前所舉諸星一例下四句則更下一

轉與前所舉諸星一例下四句則更下一

詞俞舌而柄亦是經言畏西人驚懼痛疾意能特寓言

於箕斗耳未嘗然天箕雖缺而舌廣故曰俞斗四星為牛

三星為柄垂而下揭故曰揭其實末四句即中上意絕望

之詞非又添一層也提不宜認其箕斗之象原自如此但

傷于盛者畏見夫盛之似困于取者畏見夫取之似故以為

居有所吞噬挹取耳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與也秋日嘒々百卉

具腓亂離瘼矣美其邁歸與也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

我獨何害與也山有嘉卉侯栗侯梅靡為發賊莫知其尤與也

相仿泉水載清載濁載日掛漏曷云能穀與也滔滔江漢南國

之紀畫瘁以仕卒莫我有與也匪鸛匪鵲翰飛戾天匪鱣匪魴

時眺于淵與也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與也

此亦遭亂自傷之詩

序曰大夫刺幽王也在亡食殘下國排禍怨苦與焉

章意此詩自傷之意在戒日排禍一句而廢為殘賊二句是排

禍根因通篇想見四時悲慘山川寥落飛走動植彫零天

札之象禍亂日進只借時序以見之若其以時序過下又

不似與卦

首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之時也至六月而暑始將退暑之久也

炎蒸困人天亦有似乎忍故以興已之遭禍宜為先祖所不

忍也徂往也往而進則退之漸也先祖二句人窮反本

之詞大意云先祖其匪以戒為人乎何忍使我至于此極也

如註則太直矣

二節百卉具腓俱變而黃也秋日既嘒必無完卉四海既亂

必無安象外興意也瘼矣二字言亂離來病人也其聲憂

然夏既徂矣則秋風至而百草病先王既沒民被其患有

亂離之病矣勿未知其終所適歸者故經之曰冬日烈烈飄

風發々言其必至于此也

三節以日寒則風疾其氣相似與民被而戒害其情相懸曰

莫不穀者身處害中見人皆勝已也秋日冬日二字作時看

四節興意以山有美材則人知其美位多思德乃不知其惡也

莫知

此即

升是草木之通稱。殘賊就霸國。殃民說人之敢為殘賊者。皆王有以致之。而云莫知其尤不敢斥言也。楚辭云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何昔日之芳華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乎。莫好修之害也。蓋亂世暗朝。事多相類如此。

五節 即水之清濁有時。與已之遭亂無已。構禍謂禍亂叢集。所謂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机。非日正照上文。看非遭酷暴。即逢凌烈。欲解脫而不能也。亦木上殘賊。釀禍未。

詩經

小雅

百二十一

有以興已之竭。誠盡力不蒙蕃顧。益反興也。要我有所說。有這小人在心上。殘賊之人。用則盡瘁之人。語語正相應。七節 匪鶴二句。舉上。我未有來。有所逃。於天地之間。意正言已之所。處只索盡瘁。不足亂無所逃。淵明詩。望雲慚高鳥。臨水愧遊魚。意頗相似。八節 當夏則苦煩暑。當秋則感傷入。冬則又苦風寒。至于歲歲。之生是芳華矣。人皆然。於艷陽我獨作歌。以告哀。是終歲四序。卒無須臾之惟矣。惟以告哀。無他及也。有時事。令人不敢盡言之意。一說作詩。告哀。憐天下之志。非以為。

其月也

北山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借借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賦也。薄天之下。莫非王土。率上之遺。莫非王臣。大夫不封。我從事獨賢。賦也。四壯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戒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賦也。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權在。非或不已。于行賦也。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栖遲偃仰。或王事鞅掌。賦也。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賦也。大夫行役而作此詩。

詩經

小雅

百二十一

序曰。刺幽王也。使使不均。已勞于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意通詩重不均。意獨賢是不均。好名曰首章。朝夕從事。是作詩本旨。末三章。兩言之。以見勞逸之不同。亦使人之相察。有告勞之意。無怨怒之詞。北山之所以為厚也。首節二句。要知其賦。只覽物興思。言借。強壯便伏下。末老方將。意言朝夕從事。便伏下盡瘁。勸勞。意王事靡盬。與他處不同。憂我父母。只是念子勸勞。非以秋養也。二節。薄天四句。詞平而意事關重。在王臣一邊。作者言王道之求。傷世境之削。則云。憂我下里。感。靡所。聘。此。恨。其人。家。

此詩之義

此詩之義

而不使即以廣大言之所悲情異故設詞不同大夫不

亦只言不均勞而已莫說太深

三齊傍字供旁有旁年之意未老方將方剛正所謂

曰嘉我曰鮮我若以之為知已者然言外要見未老方將

戒一人之意經營四方打轉四非二句只係經營四方之

事說不是征伐莫誤認

五六燕二句以安充分息候二句以行止分呼二句以

動靜分樓遲二句以勤惰分湛樂二句以憂樂分山人二句

以親疎分每二句相形須重下句燕重言之見安之甚

息候之雁作卧字看雁仰之雁作俯字看雁仰從容閒暇之

意鞅以控馬而執在手一脫手則馬奔而不可御矣總覽

國事亦然故曰鞅牽風操是立身事外談論人之是非此

指點勞逸供極其相友看教或字未盡粘着自已而已隱

然在其中大夫之不均亦不言自見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底兮無將大車雖塵

實無無思百憂不出于類與也無將大車雖塵雖苦亦思百憂

祇自重兮與也

此亦行役勞苦而憂思者之作

此詩之義

此詩之義

序曰大夫悔將小人也

意通詩只一意而反覆道之要玩無思二字戒以無思

云索性去開憂至於不欲思正其憂之深也自塵執時車

者言九大車所過塵必障天特車之人不耕而自不耕

類者人在憂中然自知之而不能自遣之也九人有

一事關心則此心全在此一要介辭只見有此事也以類

言憂已妙矣又曰不出于類更妙更苦類者沉憂之入胸中

若有一物而又無可指名不出二字即沉字之意微風如有

隱憂細玩如有字可得不出之義重讀也則全自憤懣

一者多憂損志多思損神故曰自累

明明上天照臨下上我公徂西至于北野二月初言載

心之憂矣其毒太甚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

賊也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事云莫念我獨守

孔厥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惓惓懷顧豈不懷歸畏此

謹怨賊也昔我往矣日月方與曷云其還政事愈急歲事云

未蕭獲我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與言出諸豈不懷歸

畏此反覆也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衣冠與神

聽之式穀以女也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正衣冠

聽之式穀以女也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正衣冠

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大夫以二月而征至于戲養而未得時故呼天而訴之

序曰大夫悔於亂世也
意西征大夫因己之勞思共人之說而以立朝大義規之
末二章詞和義正則前而心之憂矣等語勿露十分怨
數其字分明自己亦有怨思請共意要知亂世之末流居
者行者皆不得其所以罪皆歸於我視之則僚友之虞者
亦豈有樂事哉所以思之而涕零也末章以自勉之道戒之
蓋亂世事暗君惟請共正直庶幾得免耳方悲乙而忽念

人憂傷之轉境多如此
無端之廢墜故一則曰政事無成事孔慶一則曰靖共爾
位繩圖之勞臣獨力固無以自勝所願之重臣孫忠其何以
自勉故一則曰我獨考一則曰正其是與悲已念人大半
為國家憂耳己之勞則訴之于天僚友之福則微之于神
俱有樂不能自保之意
節呼天意輕離者經歷之意離寒暑則歲暮矣君子奉
事尚早故以朝為吉共人言在朝共事相得之素者不曰
友人而曰共人見位在當共亦微詞也明是德忌卿而

又含悲在心莫可申說故念及共人非有涕零固非久仰
思而真其情亦不明言我勞彼逸而致忿憾不平也
如以吾取物不使知也詩人同有和平然詞氣亦悲涼憂
變如畏此罪咎非彼其此尚書字法矣
一有言云者難定之詞歲事云暮須記得不承還字况懷
顧謂懷思而顧念之是內顧深切非顧念朋友也身獨而
事最正我離寒暑之由玩獨字便見非眾之所共而邪者反
親正者孤立自古傷之矣謹想本後事未畢說見恭獲
妄加也

三節承前獲我正見歲暮收拾光景自始伊威與衛風自語
伊阻一側是以分義自安非自咎不能見我之說也興言
水宿言既卧矣渡起而宿于外憂念之甚也古詩云出戶
獨徬徨悲思當告誰引煩遷入房渡下露衣裳正與言出宿
之旨反寢言朝廷之法度不測謹想及愛明指小人致
人於罪言言是謀進之臣其功服有難於自明者矣
五節無恒安處句喚起下意請共云者自請以共共我
蓋共共是處共爾位之共請共云者自請以共共我
與者我助正直不是求賢自助曰正直是與則平日之惡

其心也
其德也
其志也
其行也

正。醜。直。可。知。正。亦。指。自。已。一。人。說。不。無。望。其。德。也。
至。意。照。上。三。章。末。句。似。謂。萬。里。外。臣。民。伏。良。友。永。保。祿。正。
正。得。安。慶。之。常。也。曰。神。之。聽。之。亦。以。見。君。春。政。就。君。子。永。保。
自。保。惟。真。神。之。鑒。之。耳。二。章。不。獨。忠。告。于。友。持。危。共。濟。正。
從。一。念。愛。國。之。心。出。之。

未。要。繼。轉。而。成。則。不。能。獲。福。方。是。戒。意。

鼓。鐘。將。得。昨。水。湯。湯。憂。心。非。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賦。也。鼓。鐘。伐。瑟。

惟。有。三。洲。憂。心。且。恐。淑。人。君。子。其。德。不。猶。賦。也。鼓。鐘。飲。鼓。瑟。

鼓。瑟。望。登。同。音。以。雅。以。南。以。箏。不。階。賦。也。

幽。王。鼓。鐘。惟。水。之。上。為。流。連。之。樂。久。而。忘。反。聞。者。憂。傷。而。思。

古。之。君。子。不。能。忘。也。

序。曰。刺。幽。王。也。

章。意。鼓。鐘。伐。瑟。宜。其。樂。也。而。聽。之。者。反。憂。作。樂。者。今。之。人。也。而。

懷。思。者。古。之。淑。人。君。子。也。是。所。以。刺。幽。王。主。意。藏。於。其。

德。不。回。一。句。中。知。所。以。不。回。則。此。之。回。自。是。末。節。只。說。不。樂。

非。不。古。便。是。刺。其。德。之。回。慶。不。必。言。樂。非。人。非。言。懷。古。不。

忘。而。不。明。其。德。言。德。不。猶。今。而。不。直。斥。其。荒。其。詞。愈。隱。託。

記。

記。

記。

記。

記。

記。

記。

記。

記。

其心也
其德也
其志也
其行也

刺。之。意。在。言。外。
首。節。嘉。樂。不。野。合。儀。象。不。出。門。今。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
失。禮。先。甚。淑。人。君。子。泛。指。周。之。德。王。懷。加。先。字。言。懷。之。
信。有。不。能。忘。者。而。懷。之。所。在。含。蓄。隱。然。到。下。二。章。終。露。出。德。
字。

二。三。湯。三。潛。三。洲。雖。只。要。文。叶。韻。亦。有。因。水。落。而。見。作。樂。之。

久。意。非。謂。淮。中。自。有。三。洲。直。賦。當。時。所。見。也。德。之。不。回。如。

周。湯。于。樂。罔。遊。於。逸。是。也。各。章。鼓。字。只。作。擊。字。伐。瑟。總。真。

是。鼓。抽。訓。動。憂。結。於。心。為。之。如。動。而。不。寧。也。其。德。不。猶。

鼓。瑟。望。登。同。音。以。雅。以。南。以。箏。不。階。賦。也。

空。言。其。德。與。今。人。不。相。似。微。王。即。到。王。身。上。而。荒。亂。意。未。

嘗。說。出。

四。節。琴。瑟。堂。上。之。樂。笙。磬。堂。下。之。樂。堂。上。下。相。比。故。曰。同。音。

升。歌。字。一。皆。金。和。玉。節。以。瑟。為。主。眾。皆。並。作。以。笙。為。主。瑟。止。

則。笙。亦。止。先。之。以。雅。終。以。南。東。明。火。南。當。而。舞。之。舞。必。

依。樂。音。以。為。節。以。雅。以。南。而。奏。夫。雅。也。以。南。以。音。而。奏。夫。

南。也。以。音。以。節。而。奏。夫。音。也。樂。之。章。有。詩。樂。之。容。有。舞。以。詩。

歌。則。音。律。分。明。以。舞。則。疾。徐。有。節。是。謂。不。備。戒。之。憂。傷。

者。非。樂。之。故。也。如。以。樂。則。以。雅。以。南。以。箏。不。階。不。當。矣。公。則。

公。則。

公。則。

公。則。

公。則。

公。則。

公。則。

公。則。

見即古也。人君子被之律呂著之聲容亦不違如景而已。

莊楚者。庚言抽其棘。有昔何為我。我獲黍稷。我黍與我。我稷與我。我倉既盈。我廩維億。以為酒食。以饗以祀。以妥以備。以介眉福。賦也。濟濟澹澹。絜絜牛羊。以社以蒸。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祀祭于祈。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賦也。執爨踣踣。為其孔碩。或燔或炙。若婦莫為。且孔庶為賓。為客獻酬。交錯禮儀。卒慶笑語。卒獲神保。是報報以介福。萬壽無疆。賦也。我孔熒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祖賁孝孫。苾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程。既稌既豐。既載永錫。

詩經

小雅

百二十九

爾極時萬時億。賦也。禮儀既備。鍾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室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嘏。諸宰君婦。靡盬不遑。諸父兄弟。備言燕私。賦也。其具其矣。以饒後福。爾報既明。其慶既降。既胞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孝考孔惠。孔時維其。宜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賦也。

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于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序曰。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棄荒。飢饉降喪。民卒流亡。終紀不獲。此君子思古焉。章句通詩以奉祭為主。而推本於力農。首章為一篇之冠。如言。

仲季食

詩經

小雅

百二十九

之富于是乎。卜農夫之慶于是乎。師三獲詩詞。可想見其有焉。此詩相沿以祭方社田祖為主。其說終未免牽合。予以為不遇。遂節敘述公卿為農。如此耳。一章各舉一事。各叙一時。不必推時。謂月惟此重農。一合則敘散。有勞析報。慶祝官此意也。首節是從公卿敘散。之法。說到周品之仁。視之。帝初相之勤。文義疊。相承。梓者公私之界限分明也。十千是一成之數。九夫為井。一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為通。一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為成。一稅百夫。其田萬畝。每畝一鍾。十千只。是田數。歲取十千。舉收數之多。以見豐登之氣象。勿以制民之產。取民之制。立說。二年餘一九年餘三。故取陳以食之。倉廩有餘。民得賒賈。取食之所以舒官之畜。澤亦使民愛存新穀。自古有年。推明所以得食。農人之意。而以起今之有年也。今遠南詠。亦是本省耕之初言。之不是就作詩之時而言。凡禾之惠。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為末。後生者為祖。是故其耨也。長其見。而去其弟。只說一時所見者。如此。以春獲之盛。根柢新者。非介止。是甫田開。望地可止息者。永鬻士是進。而得其春。獲之盛。慰其耘耨之勞也。豈

五。禮記。卷之四。禮記。卷之四。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禮記。卷之四。禮記。卷之四。

享祀妥備已引起迎牲至燕私等事介福已引起薦饗後
等事。應繼不遲以上事神受福之事以下則燕私薦饗
然燕亦祭中事也。此詩次第與禮相合祝祭于初初入
祭求神之時特牲索祭於初是也。祭爾牛羊則神將是既
灌迎牲之時特牲用牲于庭非首于室是也。妥備者是迎尸
以入拜坐之時特牲尸始入祝謂主人拜安尸使安是也
肝從者主人初獻之時特牲主人洗爵獻尸是也。膳從者主
婦亞獻之時特牲主婦獻尸是也。獻酬交錯是賓三獻以後
獻酬之時特牲賓三獻畢主人遂酬以醑賓是也。孔熒不愆
是三獻後之時少牢與尸命工祝致嘏福于汝孝孫是也。禮
儀既備鐘鼓既成是飲福以後而孝孫往降階聽祝致告成
時也。少牢主人出立於階階西面祝出而階東面而告利成
是也。應繼是送尸以後徹饌之時儀禮尸俎而佐食徹之是
也。燕私則徹饌以後歸賓饌之時儀禮主人降俎還豆及
祝尸兄弟之庶羞燕族人於堂是也。
昔。焚。四句直從農事初興時說來。四力。農。到。本。記。上
自是大類目農事之重可知已。舉。泰。稷。極。重。是。祭。之。酒。食
所。從。出。也。凡。祭。以。酒。食。為。主。而。牛。羊。組。豆。佐。之。四。哉。字。是。

為一事

祀事記

一粒皆我精神則皆我孝思也。言我泰及言我稷言
又言維億皆後言其盛耳。舍時之於室。庾積之於場。以
為酒食以享指泰稷言數以字疊。相承者。享祀祖考安
侑皇尸皆蒙酒食言獻尸即祭神更無兩操。要安坐也。侑
是恐尸未飽而祀以主人之辭酌之也。介景福作神降之
福。莫泥以字。
二。漸。有盛備之意。殆。有駿奔之意。與主祭與祭詞此句
直管到或將。自濟。至或時以為牲言祝祭于初以求神
言祀事句。頂上二項說。周禮司徒牛馬牛則二牲
各有司也。祭作者杜者省其色純角五之類也。燕嘗只
注言祭意。利全其辭。其味治牲也。周禮內饗凡宗
廟之祭祀掌割烹之事。夫人掌供爵饌。以給水火之齊。
肆以陳於俎。將是進於廟獻牲也。四或字以事言非以人
言。訪者神所栖乃其生時所出入處。然神或在焉故使工
祝致祭於此以求之。明者儀文甚備禮節昭著也。皇者
神來而慶尊位備若居臨也。神無形故曰皇尸有象故曰
饗。萬壽即福。即是慶。周禮大祝掌六祝之詞以事鬼
神。記曰置祭祀於主索祭祀於初不知神之所在於初。

此上
等即事
也記

於此乎或連諸人乎祭于初尚曰求諸遠者
三節前九句重合衆人之敬以為敬意 享神使飲尸旅酬
有次第 賤而執費內而主婦外而賓客無一不敬皆公卿
之敬也 執費賤費以養而厚費以飲米 賤下二句
此就執事言曰賤亦非一人之詞 莫言為豆句此
就交神言主婦之敬自合如此 由其能清靜為敬故能為
豆甚多若簡操不恭則不能也 為俎而牲體肥碩其物以
從獻而膳失畢陳為豆而穀物之內盡牲物之庶羞無不備
毋三項皆獻尸事 就變至莫 但言祭時獻尸無不敬獻

禮記

小雅

卷三

酬四句既言獻尸後飲酒無不敬 賓客已與祭不重整或
上 既獻尸而行旅酬之禮東西互對飲為交東西即行錯
綜互飲為錯交錯雖無少長亦須從賓客說下 要知此是
通飲非祭畢之燕 祭統曰尸飲五君洗玉爵飲卿尸飲七
以瑤爵飲大夫尸飲九以散爵飲士及群有司皆以齒 祭
統而云其詩者古者于旅也詩禮也笑語不敬故曰卒燕
二卒字妙無侵之意與上三平者德要推本到主人之敬
上 神保是於與下神保是事並如是而後可致神之來格
來享也語意通重在此下廣與福俱不重以此上三章皆一

禮記
卷二

禮記
卷二

禮記
卷二

禮記
卷二

時事但每章各發一義耳下章承此三章說
四節 我孔熯矣二句就主人身上說 自入祭至此時言之
曰久現下文則此為飲福受時也 式也謂恩也此
而行無過差也禮無禮文禮物言 但春共祖孝孫主祭時
肅尸之位 茲芬即前牛羊俎豆皆焚之類 齊稷豆穀即
前濟 踏 踏 奠 之類 如幾謂所飲即得如典與相
符契如式言條足不少欠如有一定之法以齊之此句上
意不可以為百福之實 勿誤認西如字為相似之如 齊
者整而不亂稷者敏而不緩臣者端正而無波崎故者或快

禮記

小雅

卷三

而無急也 至善之謂極萬條以事言事不一而得乎居之
極則一正所謂永錫爾極 不言錫福而言錫極者詩人祝
君以福多言致福之本人君能建其有極則五福備矣錫之
為言猶云天賜其來也
五節 祭畢而備禮之次蓋受祝告迄尸徹饌燕私四者皆
祭畢時禮第一句接一句極有次第 既饌者禮終二獻既
或者樂終三闋成則告謂告終也祭二既字 但位與上不
同上是孝孫主祭時肅尸之位此是階上而面後未祭時
小刻之位無事駿奔矣 致告安孝子之心也與上不同上

是得神意此是得尸意尸以神為度故神醉而尸不醉尸為依故送尸而神醉麻微皆半則微所獻之儀微所獻之豆也不尾是不留神之餘以麻為微有知見神之在上不敢緩廢之意麻私是不和神之餘以得為微麻私云者謂微而宜其私思也脩訓具與兄弟既止復同蓋小大具在之意

事祭與燕不同祭具入奏者聲樂維其樂器則同也緩安也安曰肯內散而為之福祿安對祭時所受之福為

特經制

小雅

百十五

後祿亦必指于祿為後然觀人心如此悲悅如此視頃則祿祿之祿亦可知矣爾教八句是詩人叙事之詞神祿六句叙與燕者之詞也奇考亦已然事神祿六句柳揚看正分祿前祿後祿惠以禮之不煩不簡言順其分也時以時之不殊不數言中其節也無所不盡者內古志外宜物也此意雖在上數節內却借慶詞點出上言福壽只少得說子孫所以此慶補完勿外引之就祀典說末二句是幸之之詞非戒之當如是也

成南山維禹甸之明昭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上天同雲雨重露零露之以露零既優既渥既霑既足我百穀也疆場翼翼黍稷或或曾孫之穡以為酒食并我尸賓壽考萬年賦中田有獲疆場有承是謂是莊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賦也然以清酒饗以鮮牡享于祖考執其鬯刀以格其毛取其血骨賦也是祭是享是茲茲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賦也

此詩大指與楚茨卷同序曰刺幽王也不能結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特經制

小雅

百十六

事此詩力表奉祭之意較楚茨尤重梁盛爪茲穡性俱田祿中所出俱一時奉祭之物每段各祭一義初無先後而以泰稷為重薦承獻牲要見與眾盛意為意曾孫之穡二句一章命脉全重在此

井也原隰主治百穀原隰之功於人最大疆理正田之事而東南甸又疆理中事也疆為我疆理為我疆理所謂

國理
通書
少儀

國理
通書
少儀

將經制

小雅

卷三

田之也。疆如方里為井十里為成千夫有論。上有道焉。夫有川。上有路是也。望如一大有遠。上有徑十夫有溝。上有畛百夫有洫。上有塗是也。疆理只是在外為疆。在內為理。以萬夫論則一川之外。川內為疆。中間論道。塗。溝。洫。遂。徑。皆為理矣。如就一夫論則遂。徑。為疆。中間畝。畝。為理。就十夫論則溝。洫。為疆。中間道。徑。又為理矣。南東其畝。自逐之達於溝。言之也。遂。是井中通水小道。畝。是沿遂的小岸。凡地勢東南下水必趨之。如其遂自西而東入溝。必由田之南而後無以障之。便滋在南。適田內故為畝于遂之南。

使水得直下就溝而不南流也。即過羊而東引溝水以均于遂。亦藉此畝以為之障。束其畝可例。南東二字要看得活。只當縱橫字樣看。或南或東或東南隅皆有畝以防水漲。不必定于此而方但看畝便知理之密相理有知疆之大。節。豐。歉。盛。而。漏。敗。言。雲。雨。而。微。而。潤。故。言。霽。霖。燠。則。雲。賜。而。異。寒。則。雲。陰。而。同。故。曰。同。雲。而。雲。雨。字。虛。冬。雪。春。雨。二。句。事。下。上。膏。潤。洽。承。天。澤。來。優。吳。餘。裕。滋。是。厚。清。富。吳。澤。足。是。充。滿。看。回。就。字。生。哉。百。穀。以。止。字。從。起。是。承。上。結。氣。

國理
通書
少儀

國理
通書
少儀

將經制

小雅

卷三

節。疆。場。二。句。重。在。泰。稷。不。必。分。頂。上。兩。重。若。單。說。疆。場。句。則。木。馬。句。泰。稷。句。則。本。天。澤。亦。可。疆。場。是。下。田。畔。與。下。虛。畔。不。同。酒。食。二。句。要。見。人。心。惟。悅。以。奉。祭。意。并。尸。是。要。佈。之。禮。卑。賓。即。却。特。牲。三。獻。尸。後。主。人。獻。賓。之。禮。不。是。指。尸。酌。酢。賓。獻。賓。亦。以。為。神。也。

節。是。因。泰。稷。而。及。取。蔬。取。即。祭。時。豆。盛。之。物。是。時。邊。值。本。無。故。制。以。為。道。而。并。獻。之。禮。所。謂。苟。可。以。薦。者。莫。不。咸。在。是。也。非。荐。新。之。謂。則。凡。傷。人。祭。祀。供。其。果。蔬。壽。考。即。是。天。祐。

五。節。祭。以。清。酒。先。行。灌。地。之。禮。以。求。神。而。後。迎。牲。也。濁。莫。如。五。齊。清。莫。如。三。酒。祭。祀。有。五。齊。以。神。事。之。有。三。酒。以。人。饗。之。也。曰。從。以。時。壯。則。主。以。泰。稷。可。知。執。薦。刀。以。下。皆。迎。牲。而。殺。之。事。特。牲。云。割。刀。之。用。而。薦。刀。之。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執。薦。刀。只。以。薦。毛。蓋。外。時。牲。已。殺。矣。取。血。在。薦。之。先。取。骨。在。割。之。後。皆。宰。夫。事。也。燒。骨。在。奠。熟。以。後。此。時。猶。未。以。骨。亦。是。後。牲。時。所。取。故。帶。言。之。古。人。于。祭。祀。極。重。其。是。要。求。而。得。之。商。人。求。諸。陽。使。先。作。樂。祭。散。即。陽。氣。以。求。之。以。人。求。諸。陰。使。焚。燔。靜。也。以。陰。氣。求。之。此。與。下。章。通。作。

一項是備牲以奉祭而獲福也血替以上是既灌迎社事

六節 祭是為于廟中享是獻之祖考正薦熟升與時事也身以

壯言不無酒說 茲以芬：酒入黍稷俱馨爪齒並潔之意

孔明者終始不遺節次不紊之謂 為齊即介福也

俾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穀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

或耘或耔黍稷薿薿使介使止茲我髦士 賦也以我齊明此我

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聚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

其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賦也 曾孫秉止以其婦子饁彼

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熟善且有曾孫

不怨農夫克敏 賦也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

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彙彙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

無疆 賦也

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于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

序曰制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大意主於報社章中多端美之詞所以未大田之祭也

惟其為勸於或耘或耔黍稷之時髦士於是乎聚社

乃田祖之祭於是乎舉左右旨否之味於是乎嘗茲梁倉廩

士是農之通稱 衆人不能偏乃故進其可與言者與

二節 是言公卿方社田祖之祭無非為民報祈只是一時事

詩云國穀成而知有賴于民者知此則又當祈年以為

方報成也 黍稷薿：所謂我田既臧也報者報此也非根

秋成也祈甘雨祈以大此藪之苗也非祈事也註引周

禮云：者訓結字義耳勿拘 我田既臧應黍稷之說

歸功于農即歸神之功澤惠于下即澤神之惠 方社止言

用禮田祖止言用樂方社報而不祈田祖祈而不報皆互文

耳 月令仲夏之月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

以祈穀實 我田二句是祭時語以祈三句一氣說大約此

章既欲承上省報又欲証以祭法便說不去要通融看 泰

稷非甘雨不生士女非黍稷不有要者三以字

二節 是將省報時上下情景說一番不必泥定祭畢而省報

以者曾孫以之也 攘字見得農夫不敢上獻而自強取之

左右見其取而當之者無方也此便是曾孫不怨農夫

易長畝重長畝上易即蕤之之意但此蕤而行文見其竟

曾孫心不
力有德
者何有
時者

此語為
聖夫之
訓，非
人所自
為者。

經 71—221

曾孫是若本較士女充國用說

此是倒叙體言苗生之盛如此由無以害之也要根苗

平日感格田祖意來望在除苗害上既方自身中始生而

將合者言既早自身中始合而將實者言方訓房謂米生于

中若人之房合曰身曰甲皆稟庚也甲在米外若鍾甲然

不稟不秀未擇之精耘之家稟極精苗之已碩者四既字

二不字俱有苗時而要其成功宜輕地通噴起苗當除

不重生成次第上去曰蟲對下田耕書耕乃米中之末碩

者即下文不獲擇之耕折田祖以除害者蓋曾孫曾孫

三節重奠天澤以成地利上皆承然事自古早雖雖

固然雨澤無時可少若說苗害既除所以望雨便多宜

有濟四句本上祈其雨來天時降雨則地氣上騰蒸為

潤濟滋萬物先公後私乃朱子推言農夫之心如此天

何嘗有先後本文還重雨澤以次均沾意二語不獨明于

最自是上下之情所出雖言天澤重疊君澤上蒸以其

井雨也故有雨燕之望天澤怡若德而降則私田之澤

君之澤也地利時天澤而盛則寡婦之利亦君之利也

解

是米低小刈獲所不及者一東曰橋束縛之所不及者全

曰束輦載之所不及者澤謂刈之散亂者一豎曰穗此皆

成狼戾之意彼此二字活看則到處皆有餘意及人亦

孫較士女意也故頌之坊記君子不畜利以道民詩云

有遺秉云云末句只總言農年之有餘如此

四節首四句與前田事同而意則各別前是耘耔之時曾

婦子以省耘君悅乎民也此則收穫之際農見曾孫之

而相告以往臨民悅乎君也一耕一穫皆來親視此方

知小民之休曾孫雖為省飲而來實為種祀四方而來

詩經刺聖

然說通以其婦子仍是曾孫以之若作農夫則獲者何

以者何人只言孫來止為農夫相告之詞以其二句又是

持語祀方者以收成之富雖田祖去苗害之功亦方神

樂力也文當作來種祀方此則說法壯各從其方也南

神北川黑與其素稷句重獲福固是農夫稱頌亦須承

神福來正是答前篇報以介福意

曉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棘路有樂以

家室曉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棘路有樂

以作六

保其家邦 賦也

此天子會諸侯於東都以講武事而諸侯美天子之詩

序曰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位諸侯皆慕焉

意此詩全重美天子講武上會諸侯于東都正欲講武也以

作六師一句為主三章意各互見車攻篇東都之行本為

朝會而詩之作則為田獵此洛水之至亦為朝會而作詩之

意則重講武作字是通詩闡建安不忘危安乃可以久看一條

字如漢字補現前治安之福也下為年家邦則久安長治之

通矣

小雅

百五十五

詩經

下之朝宗也自古都會必居大川之側以四方朝貢渭觀

為易如在渭之特豐水東注觀禹貢所列貢道此意可見

君子至止見鵠宗之上非不可以即居而必朝會東以布

德振威之意福祿就講武上說只在四海一王人心一統

上音船是數膝之衣不兼弁者而帶弁帶衣在其中鞋是

給之給色其色與然同而尚文其勢必趨于弱六師之作

得操之道矣作者久安之師必玩上音賜之不教之師必

弱音者吾奮之皆所以作其氣也作字訓練講習時大司

馬之法也重在天子親御戎服上有以身率之而

是以奮揚意看一作字便有萬年之精神惟有如漢之

福祿而又親戎服以臨戎安不忘危治之經也故下二章

美之以萬年焉

二君子至止下要補福祿意珠璣之上飾玉為珠璣之下

歸珠為之璣登甲也天子玉璣而珠璣謂侯璣而璣必

天子以天下為家故曰家邦一時之治安一時之福祿也為

世之治安萬世之福祿也俱就講武上見君子萬年是保

邦未危之實理不作祝頌萬年字連下只當一永字看亦不

作壽

棠棠者華其棠濟兮我觀之子我心為兮我心為兮是以有參

處兮棠棠者華其棠黃矣我觀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

章矣是以有慶矣棠棠者華其棠黃或白我觀之子乘其四

騶乘其四騶六轡沃若也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

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賦也

此天子美諸侯之詩

序曰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今小人在位則諱諂諛道棄

賢者之類紀功臣之世焉

此意

此意

此意

可美如此則其人可知矣三章俱就其可見處言之上章則曰可見以及其不可見也此詩要振起前章全在「可見」二字上才德上總見天子之心寫有自亦係美諸侯體我通就洛水言前三章各四句分一見便能使人聞樂必有所以感動乎人者此便合下章威儀才德在內

首節華葉相承而光顯君臣相澤而益章此典也洛邑一朝而河觀之子則制治保邦之長策有以慈求治之心故傾倒肺腑而無後滋恨也

二章以共黃興文章有章以光輝精義者於一身者言如湛露之晞晞蕭蕭之蕭蕭光采最之匪紆桑扈之屏翰是也

三章以花色之不同與馬色之同四馬六轡常飾手要想飾威儀而欲供度處馬齊色微其不惑繫乘從微其匪族與象蕭四章意同威儀即在御馬上見之曰沃君有使之沃若者矣至文章之本與所以稱其威儀者則明是才德了

四章見天生全材以佐明時意首四句說就說說古到維其有之方見才全德備來註先提在前乃倒解滿左右是惜

此意

用字照宜若大小常變慶之皆常有若千變萬化用之不竭宜有此互見其實無所不宜是為有起起一句只言宜後一句終言有起是言說施于外而將贈之妙如此才德非二件皆有內說所謂維其有之者有此也與上有平不同右北山之什十篇

此意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興也交交桑扈有鶯其頤君子樂胥萬邦之屏也之屏之喻百辟為憲不戰不難交福不邪也咒號其辭肯酒思柔族交匪教萬福來求賦也

此意

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

序曰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此詩頌禱中有規戒宜以彼交匪教作主匪其之念正是他一疏和易可愛慶只一不戰不邪以此居功即以此受福故曰樂胥而龍那即匪教之在平日者也首章受天之祜與末二章福字相照

首章興取桑扈之飛而有交與君子上交而獲福樂胥猶重弟樂易言是中之和順所格者此從燕飲看少重一愛字惟可樂則樂歌有本故曰受人之大福本出於君而曰天

補注云子之微詞。受禍重在君子有以愛之不愛之。

除禍于君子。二章。桑扈之飛。若諸侯之有德也。故以為興。此章有力。即所以愛前章之禍也。萬邦之屏亦重在有德。以屏萬邦是已。

三章。并諸捍衛之使無侵擾。翰者。旗主之使無煩擾。為憲重。我足以為憲。上指屏翰中脩己治人。附眾威敵。事非於其屏翰。我足收歛。而不敢忘。是畏懼而不散。所以心言。

四章。古之王者與群臣無飲無失禮者。其罰爵徒解。然陳設而。

已。肯酒非柔賓主燕飲以柔。故曰柔。文就燕時言。臣教重在心上。見其在國在朝。只此一燕。匪教之心。故功雖高。終不驕。情雖通。終不肆也。此篇言祐禍皆出于天。不作君恩說。上章末句。自我受若言。此是福。就我言。猶云。

雷貴通人耳。紀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故臣下竭。

力盡能以立功。是故國安而君寧。上下相和而不相忘也。

為于飛。卑之。雖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與也。驚禽在渠。戢其。

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雖福也。來馬在庭。推之。林之。君子萬年。

福祿之。也。乘馬在庭。推之。君子萬年福祿之。與也。

此諸侯所以答桑扈也。

亦曰。刺幽王也。思古明二文。於萬物有通。自奉養有節也。

第四章一意。皆祝頌之詞。首章不一。而足。二章。理有必然。此。

興意也。福祿。泛言之。即下二章。萬年之。養萬年之。安亦福祿。

也。屢嘆而不已者。愛之深。不敢損其德。以為都稱者。敬之。

上。通。四。平。看。福祿。是。已。然。者。只。重。萬。年。字。此。二。字。應。年。

之。長。下。世。之。遠。俱。在。其。中。

言。若。與。君。子。而。相。宜。者。然。故。曰。宜。之。儒。齊。水。為。非。維。未。嘗。

相。離。故。敢。其。在。翼。乃。君。子。以。萬。年。享。福。亦。有。相。維。不。舍。之。

意。在。兩。宜。字。皆。順。達。安。寧。之。意。但。上。以。福。祿。就。我。言。猶。云。

恰好。福。以。人。為。寄。故。曰。宜。之。與。德。無。不。宜。字。同。下。以。我。享。

福。祿。言。猶。云。應。該。德。以。福。為。配。故。曰。宜。其。與。宜。爾。子。孫。宜。將。

有類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肯爾散既嘉宜伊異人兄弟
焉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
賦而興又此也有類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肯爾散既時豈伊
異人兄弟具來焉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惻惻既見
君子庶幾有威賦而興又此也有類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肯
爾散既卑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震死喪無日
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安賦而興又此也

此亦燕兄弟親戚之詩

序曰判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燕樂同姓親睦九族孤特將

詩集

小雅

百五十一

亡故作是詩也既末章詞旨哀傷必非盛世之詩而末子
不從小序則幾于伐木竹筴之篇矣今姑從末

章此詩及實道自已說燕本意三章大牀相下而意相足宜
以喜見為主進言未見之憂預言無見之恐正以發其見
兩喜之意各既見俱要在與燕上說始為情至之語以款
之終為在迫之語以助之前重為謹二句後重死喪二句
天子之親散服蕭封不難于肯之肯之而難于見之故親之
意以見為重

首節王燕同姓服皮弁故肯以為言實維伊何與豈伊異人

是雙喝起在此燕者為兄弟時伊何豈伊聲相應似與體

不必泥兄弟匪他句正是點醒此燕非為他人為兄弟親
戚之故焉蘿松柏皆地所生故有相附之勢此兄弟是一
氣所分故有相依之情惟情之相依故以見不見為憂喜也
萬蘿附松柏以生猶兄弟親戚附天子以為親非惟情相
固結其勢亦與國同休戚者矣飄散無棲泊意未見既
見就燕飲說庶幾幸之之詞才四句要帶上此意說來詩
人親之意專在比上見得

二節伊何是問何人斯故下應以兄弟匪他何期是問何期約

詩集

小雅

百五十二

詩下應以兄弟具來時善也物得其時則善矣惻惻盛滿
不寬舒意賦對惻惻看形相隔而情相遠有無限猜忌嫌
疑何等不感此憂之所以盛滿今憤然聚天倫之樂則感矣
三節如彼二句是從以天道喻人生是先陰幾何駒隙易過之
意維要緊承此說言幸得與兄弟甥舅樂飲于此夕是人生
所難遇凡我君子亦惟為我盡今夕之歡而已矣維字有生
前之憂身後之慮俱置勿恤意如字即若字意與先字相
呼此是主人自比非謂兄弟甥舅也以震之知雪此老之
必死相會之始為此危語以相感動極極趣耳與山樞不同

大戴禮
卷之四
少微

卷之四
少微

大戴禮
卷之四
少微
為將重之候講而註中老至二句補在徽中方是此辭
二句主人何言當自盡其情非物也人也
雪霰二三兄弟不覺其醉相顧悽然說到一日無常錢下
數行共亦樂極之悲也

間開車之羣兮思嬰季女遊兮匪仇匪渴德音來恬雖無好友
式燕且喜賦也依彼平林有集維鵲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
且樂好爾無射興也雖無吉酒式飲庶幾雖無嘉餼式食庶幾
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賦也陟彼高岡折其柞薪折其柞薪其

葉兮鮮哉觀爾我心寫兮興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騤
騤六轡如琴觀爾新昏以慰我心興也

此燕樂其新昏之詩

序曰大夫刺幽王也葉如姬姬無適道進諫巧敗國德降不
加于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此詩不從

小序可以為風不可以為雅姑從朱說

章克通詩為燕樂新始作而所以燕樂意以德為主首章德首

聞其有是德也以章令德見其有是德也下皆根此而言

首此章是述述始事匪仇匪渴深於和渴矣大意非仇

大戴禮
卷之四
少微

卷之四
少微

卷之四
少微

也非渴也而若飢渴者莫賢女之以德音來恬耳果其來也
雖無好友亦式燕且喜矣模擬樂事之詞德音來恬則窮
窈淑女君子好逑固不在好友之下矣模擬樂事之詞要見
進叙意雖無好友二句還是未見而預道其欲以此燕
會有好友在最為可樂故以此狀出德音來恬之當相樂也
二節魏來集林女來教已皆可喜者而又以二彼字相應為興
辰是嫁之及時碩女以德故大來教來相助成內治也不
是言語燕指同牢之禮言無射亦只是一時情思不可
說到後日去

小雅

詩經

三節雖無字不重謙意重在相樂二節上蓋美新婚之極而無
以為情只覺物之輕德之薄耳庶幾是冀望之詞正與雖
字繁呼應上言雖無好友以己為主故云已無賢友此
言無德與女以彼為主故云已身無德自慚無德而獲今
德之教不覺樂意之形故曰式歌且舞非真歌舞也
四節析薪而其葉渭然所得制所求也故以鳥與鮮燕連爾
猶難得見清脫字指上來結束教言心寓其飢渴之懷
也本德來飲食歌舞無非心之所托以寫者
五節高山景行與新昏有令德仰止行止與慰我心註引表記

杜預注

詩經

卷之五

甚有意。有。意。而。不。即。有。景。行。而。不。行。情。必。有。所。不。可。有。賢。女。而。不。得。親。心。必。有。所。不。能。慰。蓋。自。叙。其。意。中。之。事。耳。此。章。只。是。見。好。德。之。情。不。能。自。已。幸。有。馬。服。卿。良。可。望。來。括。不。勝。欣。慰。之。意。正。小。雅。有。鹿。鳴。以。燕。群。臣。有。棠。棣。以。燕。兄弟。有。伐。木。以。燕。朋。友。而。獨。夫。婦。缺。焉。則。此。詩。亦。燕。禮。上。可。通。用。之。樂。歟。

營。營。青。蠅。止。于。樊。堂。弟。子。與。信。諒。言。比。也。營。營。青。蠅。止。于。棘。人。同。極。交。亂。四。國。與。也。營。營。青。蠅。止。于。榛。諒。人。同。極。構。我。二。人。與。也。

詩經

小雅

五十五

詩人以王好聽諛言故作此詩

序曰大夫刺幽王也。意。全。以。無。信。諛。言。為。主。要。其。然。極。於。亂。國。見。信。之。禍。大。而。使。王。知。警。原。其。始。起。于。交。構。見。信。之。端。微。而。欲。王。知。警。蓋。諛。之。始。必。構。于。二。人。而。漸。及。于。四。國。故。詩。人。窮。本。以。刺。惡。首。章。以。青。蠅。與。君。子。對。言。故。屬。比。下。二。章。以。青。蠅。對。諛。人。故。屬。興。變。曰。蠅。之。為。蟲。汗。白。使。黑。汗。黑。使。白。喻。諛。人。使。亂。善。惡。也。言。止。于。樊。欲。外。之。令。速。物。也。雖。其。營。營。往。來。尚。止。于。樊。行。且。入。乎。几。席。盤。盂。之。上。矣。言。不。可。不。慎。也。豈。樂。云。者。有。優。客。

不。覺。之。意。諛。言。所。以。得。入。未。必。不。由。此。榛。所以。為。藩。也。周。極。以。心。之。艱。險。反。側。言。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遂且有其載核維旅酒既和旨保酒孔備鐘鼓既設舉酬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餐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簋。舞。笙。鼓。樂。既。和。奏。瑟。拊。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曰。樂。登。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寡。爾。時。賔。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懣。懣。舍。其。坐。遷。屣。舞。僂。僂。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懣。懣。是。曰。既。醉。不知。其。秩。賔。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邊。豆。屢。舞。僂。僂。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僂。僂。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代。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饒。醉。不。臧。不。醉。反。耻。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伴。出。童。毀。三。爵。不。識。矧。敢。多。又。賦。也。

詩經

小雅

五十六

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此詩

序曰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媒。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沉。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發。酒。悔。過。朱。

子本韓詩也。今從之。

章意全肯只無憚大意一句足以該之射飲祭飲是飲之始終

皆善者若第三章物道滋恭則始末嘗不善而終繼以鴻矢

首章物道初字只對本章下面飲酒說不對第三章說

節先王將射必先行燕禮既安賓然後設政以射射既終

後張侯及子既饒然後拾發求勝禮辭詳明人心飽飭其飲

酒所以正威儀也孔借以上未射時事下是方射時事

此章言酒皆三曰射酒孔借未射之飲曰舉酬遠射時

之飲曰以折爾爵方射之飲皆為射也知得此意只全一說

下左右是賓之分列于進者賓如司馬司射三耦象耦皆

吳拱言其坐次凡般實于且核加于進有楚者別其器

也雖祭者陳其物也未射先行燕所以安賓也孔借重在

禽獸如一上古人造酒多為燕饗祭祀而設故此時從射

此章言酒皆三曰射酒孔借未射之飲曰舉酬遠射時之飲曰以折爾爵方射之飲皆為射也知得此意只全一說

此者曰此耦射夫兩人為一耦天子六耦諸侯四耦大夫

三耦皆為象耦後彼有之二句其射者必上旬期如此

惟勝者以此自期原不勝者之功臣亦未嘗不期乎此可

見其醴熟自待不流沉酒處不可作自伐之言看曰折爾爵

則非謂自飲矣

二章奉饗祀不甚重下面祭飲上錫爾純嘏以上主人獻

尸也各奏爾能以上子孫獻尸也以奏爾時以上賓客獻尸

也各段內俱有酬酢之辭即是祭飲來賓并以此武舞樂

笙磬以統八音洽者以樂之節奏合于禮之次序也孔樂

合一之者于此一字看出百禮自他往以主獻尸古

者現樣之大林者節目之詳以既至為主而以主林二字足

之非形容既至之實錫爾句總承禮樂說以奏爾能就

洗解獻尸酢以爵受而飲之古無執強以將事所謂能也

禮記集說卷之六

禮記集說卷之六

重尸酢而子孫賓客飲酒上所謂主意在與字處也賓

尸而尸飲乎三尸酢賓而賓飲乎一侍之祭也

二節莊子曰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賓之初建不粘

射飲祭飲酒源其恭即抑之反二其未相對者凡

人以恭敬為主而恭慎者反有拘迫之形反是又入于悞慢

而與節故必曰溫之其恭反之尚知顧禮情則欲顧而

不可得矣抑之猶自鎮密必則欲鎮而不可得矣唐其

坐二句即登情其未醉回句只叠上文以起末二句意

秩以飲酒之常禮言反之抑之是也惟為酒所困而不知

其常此所以情之悞也禮記云君子可以要可以酬不可

以況不可以酒也

四節我執載以口容之不謹也屢舞傲之身容之不正也側弁

之儀頭容之不直也不知其都心志迷惑不自知其言動

之肆永上屢舞起下側弁既醉而出不獨有節飲中之趣

亦止此所謂無量不及亂也五受其福並字當玩孔嘉句

實見其不可不令儀耳且嘆而止戒之也今儀反之抑之

之謂也

五節監察其惡史書其過一察一書相為副貳故曰佐非謂監

監察其惡史書其過一察一書相為副貳故曰佐非謂監

所不及察史則書之也漢子兒說蘇威王曰賜酒大王之

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監即執法史即御史也一式勿以下

皆本上反耻來都是不醉者意中事數語一且說下欲持以

告之醉者而不可得分明寫出代他羞愧情狀自不能視

心不能安小不明心法足之態然在目此等皆非實話

全要稟想意見形容不醉之情正見醉之可耻伴出童觀

者人至于醉則監不足畏史不能糾凡諸禮義之言皆不能

入矣故後言其無之物以恐之亦不得已以慶醉者也王

藻曰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酒如也二爵而言斯禮已

三爵而油已也

魚在藻有頌其首王在鎬豈樂飲酒與也魚在藻有莘

其尾王在鎬飲酒樂豈與也魚在藻依于其蕭王在鎬

有那其居與也

此天子燕居侯而諸侯是天子之詩

序曰刺幽王也言為物失其性王居鎬京時不能以自樂此

君子思古之武王也

意此詩要得王若樂以天下之意訓雖褒美而保養之謨在

其中藻魚之所庇網罟所不加虞也故水靜止則魚藻

生馬。魚養于此。乘流游泳。數見其首。數掉其尾。言得所也。
 魚適其性。故大業不偏安。故樂在。在。以居重。取輕。言。豈
 樂以君臣同嗜。喜起一堂。言。豈樂飲酒。太平。無事。明。良。相
 遇。所謂樂以天下也。即指當日之燕。說。太平。景象。在那居
 上見。樂豈飲酒。那居。全要。樂。所以然之故。
 章末。要補與燕之。言。有以躬。定其。盛。而。同。樂。其。休。意。
 采菽。章。菽。簋。之。言。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然。車。來。馬
 又。何。予。之。玄。衮。及。黼。也。膏。沸。權。象。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視
 其。新。其。旂。淠。淠。聲。也。載。駟。駟。君子。所。屈。與。也。亦。帶。在。服。

詩經

小雅

百六十一

非。幅。在下。彼。交。匪。舒。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
 福。祿。中。之。賦。也。維。作。之。枝。其。葉。逢。之。樂。只。君子。天子。之。邦。樂
 只。君子。萬。福。攸。同。平。之。左右。亦。是。率。從。與。也。汎。汎。楊。舟。緇。纒。維
 之。樂。只。君子。天子。之。福。祿。之。優。哉。游。哉。亦。是。庚。矣。與。也。
 此。天子。所以。養。魚。藻。也。
 亦。曰。刺。幽。王。也。悔。慢。諸。侯。來。朝。不。能。錫。今。以。禮。數。微。會。之。而
 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章。金。詩。以。被。交。匪。舒。為。主。蓋。予。之。而。猶。以。為。薄。者。正。為。諸。侯
 上。友。以。敬。其。車。馬。服。飾。僕。御。侍。從。皆。歌。所。形。所以。欲。從。厚。錫。

詩經

小雅

予也。後三章福祿應推開說。照首章自見。
 首章以盛物有常器。與侍臣有常禮。君子與同姓異姓。錫與
 馬。以分氏族也。錫衣服。以別官階也。金路以賜同姓。繁纓以
 就衆路。以賜異姓。繁纓七執。玄衮惟上公有之。勳則五等
 皆有。然不必分。新。點。以為。薄。蓋。云。不。過。車。服。以。庸。之。常。與。耳。
 二章此章有喜其至止之意。膏沸七句。序其來朝之儀。而末
 一句。則驗其至也。其祈三句。作三件看。皆見其謹飭之度。
 寓于其中。車行則祈。建馬動則驚。鳴是一件事。緣服外而
 馬也。駟合服而言。末句。承上三句來。此處已想見其匪。

詩經

小雅

百六十二

三章亦帶三句。正是入觀之事。亦帶服于腰而垂於股。所以藏
 膝而謹拜跪。邪幅邪纒于膝之下。所以束脛而利趨。殆此雖
 是常度。亦見慎重不苟意。匪舒是從儀容上流露出中心
 歡。達。來。天子。所。予。一。敬。感。動。乎。君。心。而。君。嘉。予。也。予。字。匪
 看。命。如。一。命。再。命。之。命。天子。褒。嘉。錫。予。其。且。必。有。言。以。贈
 之。故。曰。命。應。首。章。錫。予。而。福。祿。則。放。開。一。步。說。與。下。萬。福。攸
 同一例。樂只承匪舒看。中者始終不替之意。斷宜從
 說。若專指錫予說。則首章方以為薄。又自為厚矣。亦非中意。

宇與夜
二半

君子行
微服張
吳昌碩

經 71—232

神何太

大德小

作為邊說

三節 綽綽有裕。形容天性敦睦。寬容。恩。愍。情。景。妙。絕。世。間。無。此。令。兄。弟。能。得。有。幾。維。不。能。令。兄。弟。則。不。當。教。之。相。處。矣。其。人。較。量。彼。此。過。相。責。望。意。思。迫。缺。豈。不。交。相。為。病。一。衛。叔。實。云。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道。況。兄。弟。之。間。乎。難。或。以。不。善。相。加。道。不。無。出。于。過。誤。吾。惟。以。慈。念。排。之。雅。量。家。之。則。私。忍。所。化。慈。毒。俱。消。矣。若。斤。斤。絕。墨。不。少。假。借。彼。以。逆。來。吾。以。逆。往。情。散。而。不。屬。露。構。而。日。深。惡。積。禍。積。何。時。已。乎。所。謂。景。星。處。雲。妖。孽。鬼。皆。自。一。念。之。寬。窄。始。

詩經

雅

卷六十五

四節

無。良。即。指。不。令。之。兄。弟。各。據。一。方。猶。云。無。自。道。不。是。的。亡。指。爵。位。言。以。不。義。得。之。亦。以。不。義。失。之。也。至。於。已。斯。亡。猶。云。至。於。亡。斯。已。是。例。語。法。兄。弟。相。遠。始。於。受。爵。不。讓。不。讓。則。爭。則。怨。則。怨。則。怨。乘。之。大。抵。小。人。之。性。不。可。一。日。無。官。又。不。肯。各。自。安。於。官。傾。危。權。冠。身。位。俱。喪。而。後。已。五節 老。馬。二。句。是。終。受。爵。不。讓。之。意。而。下。兩。句。說。論。以。或。其。足。一。章。應。作。一。氣。直。下。登。當。知。足。正。所。以。免。凌。之。復。敗。也。負。重。而。不。顧。必。至。於。敗。轉。既。飽。而。求。食。必。至。於。潰。腹。惡。醉。而。求。酒。必。至。於。濡。首。如。食。句。言。其。貪。賄。無。厭。如。酌。句。言。其。

六節

七節

不可平

六節

六節 此。章。申。前。爾。教。之。義。而。禁。止。之。正。無。得。遠。矣。之。意。四。句。一。反。一。正。如。金。句。蒙。母。字。來。數。獻。即。然。親。九。族。而。不。為。快。所。問。便。是。亂。世。之。末。流。薄。是。下。民。之。本。性。而。王。更。倡。之。如。教。條。塗。附。不。知。所。終。矣。雖。然。特。移。之。柄。不。在。他。人。也。使。君。子。一。旦。返。薄。為。厚。而。有。幾。獻。作。於。上。小。人。必。群。起。而。附。之。群。然。齊。從。之。不。爽。也。八節 二。章。總。是。感。既。諫。原。可。止。而。王。反。長。之。夫。薄。道。備。雨。堂。也。幾。獻。備。太。陽。也。喻。沮。抑。之。速。如。此。居。者。居。此。位。也。妻。

詩經

雅

卷六十六

七節

者。不。一。之。詞。式。居。處。不。肯。遺。棄。說。妻。驕。益。長。其。驕。諧。之。氣。也。式。居。妻。驕。使。安。慶。于。高。亢。放。情。之。域。失。中。國。相。親。相。愛。之。道。故。如。雲。雲。用。憂。世。變。之。日。下。也。聚。然。有。臣。以。相。投。確。然。有。恩。以。相。愛。中。國。之。道。也。中。國。道。失。則。如。雲。如。雲。是。大。亂。之。道。也。故。我。是。用。憂。有。亮。者。柳。不。尚。息。馬。上。帝。甚。踏。無。自。驕。馬。俾。不。靖。之。後。予。極。焉。此。也。有。亮。者。柳。不。尚。獨。焉。上。帝。甚。踏。無。自。驕。馬。俾。不。靖。之。後。予。適。焉。此。也。有。亮。高。飛。亦。傳。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驕。俾。不。靖。之。居。以。凶。矜。其。也。

下通也。上不通也。命之曰。下。

王若暴虐。諸侯不朝。而作此詩。

序曰。刺此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朝。王

者不可朝事也。

幸言。此詩。德道不可朝之故。全以母自。雖母自。為主。下波子

極焉。後子。適焉。所謂甚。也。伴使也。彼使也。曰。子靖之。則

正言何焉。而靖之乎。靖不必深言。只相。來朝。亦所以靖王

室也。靖之而更無他居。以凶。林而已。今何為而靖之乎。始

則慮其極。欲以求于我。繼則慮過。分以求于我。終則慮俞。欲

無服而加。揭於我。俱根甚。猶來。隨是喜怒。不可測。禍福不可

知。意。流亦至。天而止。王心。情。側。無常。人不知。其。所。止。彼

也。者。外。之。也。人。也。者。卑。之。也。玩。居。以。凶。林。持。意。自。前。即。不

能。堪。不。待。後。日。也。肯。責。不。已。人。自。難。堪。讀。者。當。原。其。不。得

已。之。情。若。君。臣。之。義。又。當。別。論。為。此。詩。者。蓋。猶。有。宗。周。之

意。嗣。是。以。降。則。天。子。有。下。堂。之。辱。而。諸。侯。但。聞。有。問。焉。者。射

王。者。甚。至。秋。泉。之。盟。依。倭。南。面。以。主。會。城。濮。之。役。魏。舒。易。位

以。燕。政。周。之。威。靈。何。在。蓋。始。于。長。周。過。臨。禁。於。王。於。滅。周。也

古。桑。扈。之。什。十。篇

都。人。士

都人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苦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為民所望。

賦也。彼都人士。臺望繡撮。彼君子之。綢直如髮。我不見兮。不

說。賦也。彼都人士。充耳琇瑋。彼君子之。謂之尹吉。我不見兮。

我心荒結。賦也。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之。卷髮如蠆。不

見兮。言從之。遠。賦也。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

美。賦也。不見兮。云何。肝。賦也。

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日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故作此

詩。

序曰。周人刺其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

示。則。明。德。峰。一。傷。今。不。復。見。古。人。也。

車。意。通。詩。以。彼。都。二。字。為。主。所。思。在。彼。所。傷。在。此。也。疊。看。不。必

分。玩。詩。詞。似。及。見。都。人。之。盛。者。各。章。以。彼。都。人。士。叫。起。感

慨。無。窮。句。要。在。想。見。上。條。出。都。雅。之。事。凄。苦。之。心。不

必。到。我。心。不。悅。等。語。而。情。境。難。堪。矣。

首。彼。都。人。士。原。非。極。盛。時。人。物。只是。未。經。離。亂。後。衰。句。是

都。人。之。服。飾。不。改。句。是。都。人。之。儀。表。有。章。句。是。都。人。之。聲。華

三。句。不。平。秋。葉。黃。只是。服。飾。之。盛。所以。可。思。者。全。在。不。改

有。章。上。蓋。世。道。人。心。於。是。乎。流。露。萬。各。章。即。不。正。言。此。而。美

都人

前集卷
此則夏
所也

此則夏
所也

詩經

三
先年秀實言士有禮服謂之尹言言女有禮法尹言甫

之先言顯父之先愛其人故借以貴姓目之此似有貴家

大族意總言言世之人貴賤皆使濃淡皆好也

此又就其容飾中抽出之意意在垂與卷不重在帶與髮

也見一帶之垂亦非夫人之帶一髮之垂亦非夫人之髮也

言得之適即聊與以同婦意欲共遊于禮法之中耳

五
區伊四句蒙上文又推出自然閒美一步垂服飾固欲其

此意也末二句結是慨慕意言當時而斯人最歸于
周豈不為萬民所望乎以恭而思見如昔出而乍歸也
都人子即周士也曰彼都見者不可追也即周也曰皆婦
如思自他出也下字俱有深意為民所望自是追想之詞
言望在彼則願在此可知望是快觀之意
二
莖莖句見其中淡網直句見其間雅此似有村庄下里意
莖莖者以夫須為莖戴之于首細撮者以編布為冠撮之于
髻調柔也偶直言髮多而不卷曲如髮者如髮之本然不
假髮也如髮與莖髮相似謂自然也

百六十九

詩經

詩經

上
薄言歸沐念其至也方當未歸而忽思之而曲而

婦沐之情最可想過五日即六日矣五日六日大約如

勿泥三四章乃預擬事報子綸德亦未嘗言從之獵釣无

非預擬得以隨事相親為樂非樂於樂也亦非是樂於相助

報為子室當是報以待用非謂射畢報之也觀魚則者

更相親而未歸時思想到此直是如目擊之却不在歸時之

與情也
尤荒泰蒹葭兩膏之悠々南行召伯之賦也我任我轡我車
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賦也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

曰帶則有餘不曰人之可美而曰髮則有餘當時之寵
想見其今日之迫促亦可想見矣云何肝矣猶云使我知
何其懸望乎言望之甚也
終朝采綠不盈一掬子髮曲局薄言歸沐賦也終朝采藍不盈
一擔五日為期六月不詹賦也之子于狩言報其子之于
言綸之繩賦也其釣維何維魴及鱖維魴及鱖言觀者賦也
婦人思其君子而言
序曰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章意通詩俱是托言如巷耳載駢一例而不盈字全在思君子

小雅

百七十

蓋云歸虞也。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賦也。
宣王封申伯于謝。命召伯公往營城邑。故將徒隸南行而行者作此。
序曰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修召伯之政。焉事此詩。出行者之口。重感德歸功。上只召伯勞之一語。便括盡通詩之旨。蓋說下要得預道。語意詩柄中。特字乃統率之謂。自古興大事動大衆行者。鮮不告勞。無不切懷。歸之想者。外詩言我行既集。蓋云歸我。若有欣然。後復之意。若當時中伯無功于國。而宣王封之。勞民動衆。能無嗟乎。吾以知宣王之能任賢也。
物生盛有天澤以濟之。遠行勞有仁人以慰之。此興意也。謝在周南。故曰南行。南行不專自莊。通言連營建功俱在內地。遠而時久。故曰悠。勞是勞其旋事之勤。赴工之久。如恤其飢寒。寄情。
二此二章言慶幸之詞。蓋既得召伯勞。則此行可保無虞。惟待土功告成。言旋言歸而已。任勞車牛。徒御師徒。作八件俱指入言。車本乘載。但指御車者言。牛本駕車。但並服牛者言。

下二句感德思奮。有欣然竣役之意。蓋者擬議之詞。此事既集。即與爾歸矣。
謝功包得廣。肅。周備整齊之意。以規模形勢言。營之經度。量治之有方也。征師。燕在道作邑。言烈。勇于難事之狀。成之以撫循。為激勵。有以成其烈也。四句不平。能營由其能成也。
原隰句。以張理言。平者。因地利之高下而治之也。泉流句。以溝洫言。清者。因水勢之流蓄而通之也。皆謝功中事。以而特重。故抽出言之。周禮。稻人掌稼下地。以溝瀆水。防止水。以溝瀆水。以遂均水。以列金水。以澮澮水。心寧。親待元舅之情。與式是南邦之令說。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興也。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興也。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據者孔膠。與也。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此喜見君子之詩。
序曰。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憂心以事之。章末此詩。並無未見而愛。既見而喜。兩層總是作無可奈何之詞。以忘其愁。喜耳。其樂如何。似欲言而又非言。語而能形容。

也便舍不謂意。葉者葉之深綠似黑也德青。生好轉之名說國嫌于近名但欲以音為賢者之青而孔勝又要在此與賢兩心孚契說中間文有兩轉不如仍舊為直截不謂其與中心藏之一正一反謂乎歲字正相應。庶詩胸中裝積千般話及到相逢一句無正造不謂其之意若說盡之所蓄者深言之所示者淺則有意不欲道又非詩有。何日忘之承歲字意來文勢甚緊要係註一氣轉下有欲道而不能道既不能道又不知所以然之意若謂悲感故不言便是有意非真愛了試看本不欲忘却云何時可忘是何奇拙

青翠則

小雅

王三

寫古梁府常恨言語淺不如人意深今願想見脉動人心

白華管分白華束分之子之遠得我獨分此。英英白雲露復管天黃艸之子不猶此。池北流浸彼縉國嘯歌傷遠念彼碩人此。然彼桑薪印拱于堪維彼碩人實勞我心此也。鍾子宮聲聞于外念子操操視我遠過此也。有馬在梁有龍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此也。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燕燕二三其德此也。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得我底兮此也。幽王娶申女以為后又得棄之而然也。故中后作此詩

詩經

序曰國人刺幽王也。幽王娶申女以為后又得棄之而幽中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終而王弗能治國人為之作是詩也。意通詩重一遠字而二三其德一句為遠之病根各節相承說各章首二句皆比体而四章入章為正比餘皆反比。此詩比類與他處不同有正有反有顯有隱其詞似與興典只照得說去不待增益各于比詞下後補正意便失詩人之旨。幽王以妾奪嫡以孽代宗而曰之子之遠得我獨兮言夫婦離隔非小小者此宋祖危亡所係而幽王步艱難之子

詩經

小雅

王三

不備其深恩而得之厚之至也。二白華束兮謂東野管而淫之也。獨字與束字相反。言三與已有相依之勢而王獨遠我言王與已有當被之澤而王常不齒心皆以人不加物為此。水氣夜升而為雲朝降而為露傳曰英之白雲貌露亦有雲箋曰白雲下露。故可以為當之華天步艱難暗指以孽代宗。社將危意不止自傷其命之窮。三四兩章傷懷所謂長歌之哀過於痛哭。念彼碩人與之不獨相應為下保。張本念字就人倫大變言非確據其理深

詩經
 鐘之句以感應之常理言正氣在言外
 勞心憂之即不猶意念子係積誠以感動之履程子
 謂自傷其誠意不能動王也驚鶴恐只須易位之常若
 以清涵言又似以德論此詩言天步言傷懷言心言念
 子似不獨言一身處立若預知有大戒之極者
 三其德也故以為此而石履之而早者即程子謂喪失節
 之婦者是道失節之意蓋言之子遠我不足恤也而子以
 尊貴自處于卑賤君身一失何以備至尊統萬國是不為已

憂而為天下憂矣
 綿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哉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
 命彼後車謂之載之也綿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
 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也綿蠻黃鳥
 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
 謂之載之也
 此微賤勞苦而思有所託者為鳥言以自也
 序曰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所以遺忘微賤不肯飲食載載
 之政作是詩

詩經
 丹已也然無英雄慨嘆乎士不遇時此詩比體與碩鼠
 本相似其初托言于鳥下遂直言已志順本夫說去而此意
 自在不必另補出正意須會感慨期望望氣止于丘阿
 倦而止也道遠以前途言飲之食之望人之同恤已也教之
 悔之望人之指示已也後車載之望人之振振已也
 既望人飲食望人教誨望人浚載而當時之窮迫可知矣
 韓詩外傳曰君子之告人也微其故人之意也姚詩曰
 敢憚行畏不能趨

情暢樂來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賦也
 燭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賦也
 酌言獻之賦也
 此亦燕飲之詩
 序曰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祀而不能行雖有饗中饗餼不肯
 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祀焉
 燕賓者饗樂是也易損之象曰二簋可用享饗樂免首只
 勉燕上持以一蔬一脩以見主人物薄情真之意非必謂事

經 71—239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詩人自以身處周室之末故以為此
序曰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旋其
國之以視維周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連之故作是詩
者更不同矣全詩總見國勢不久民命維全不計以末節
作推原說陳蔡之華紫赤而繁有黃紫有白紫及其將落
則全變為黃紫為極黃之貌以將落故也言羊以見陸物
言魚以見水物其六無羊魚鹿之世遠矣羊猶其前山無
草也三星在留水無魚也人食鮮飽飢饉甚也天下將亂必
先飢饉而後馬是生焉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興也何草不玄何人
矜哀哉征夫獨為匪民興也匪兕匪虎率彼騶野哀哉征夫朝
夕不暇賦也 有兕者欲率彼騶野有棧之車行彼周道興也
周室將亡征役不息行者苦之故作此詩
序曰下國刺幽王也西夷交侵中國皆叛用兵不息視民
會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
全詩總是傷久役之苦一章言當人之力次言當人之情
三四章承言如此是以欲待其民柳且歎之不知也風則

卷之四

時經寒熱物則草變死生日月長久征行不息所以怨也
何草不黃寫盡幽荒之景荒依之在幽草獨得自遠後車
之懷之周道密不步休此反興也士乘校車廢人乘役車
此有校乃是言車之狀也詩中往往以實字當虛字用如朱
憤懣之類若華言國家之衰微人物之源耗人之不
聊其生天運窮矣何草不黃言士民役使之繁數征行之勞
若上之人視之與禽獸無異人事極矣周室至此無可為矣
右都人士之什十篇
小雅副墨終

大雅訓詁卷之六

古吳陳組綬伯王父篋

男靈

文王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賦也 靈王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
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賦也 世之不
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禎濟濟多
士文王以寧賦也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倬哉天命有商孫子
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賦也 侯服于周天命

商之孫子

大雅文王

伊

康常股士膚敎裸將于京厥作裸特常服黼呼王之蓋臣無念
爾祖賦也 無念爾祖率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股之未衰
師克配上帝宜鑒于厥駿命不易賦也 命之不易無貳爾躬宜
昭義問有虞賦也 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周公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于此
以成文王

序曰文王受命作周也

意謂刑文王是通詩結脉處而第四章穆二句則文王之

德之靈也篇中讚唱嘆不過言周家惟有文之德
命亦必修其德文之德方能保命故憐之以念祖為
字鑒股正惕之以脩德也要知鑒股正是法祖處不待兩載
成王曰致近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蓋深得此諫
之旨

首節又是通詩讚頌語頭德受命詳見下四節中首四句以
德受命大意已露下四句以詠嘆足之於昭于天非真有
神可見只為盛德不磨故既沒而昭著于天如此且只就神
言勿露德字周命維新自後有天下至成王時而言不顯

大雅文王

伊

伊

正是昭不時正是新時者景運肇啓方興而未艾也生龍
為德死為神之昭即德之顯德若有愧于天其神必且
磨滅今曰於昭德豈不顯命不適當其時舊邦未必生色今
曰維新命豈不時陟降二句註作推原者今以贊嘆語氣
會之不過得文王在上二句再說一遍耳如云爾有現文
王何在直是一升一降無一息離著上帝左右此是何等昭
著已微通下章靈之精神矣陟降二字連看陟降左右
正是文德與天合一處
二章靈即勉勉自聖人言之則純亦不已之謂也暗合下篇

然○止○意○德○不○已○聞○亦○不○已○正○是○才○三○德○顯○此○山○
 說○即○四○章○敬○之○所○崇○皇○也○陳○錫○于○周○而○福○其○子○孫○以○及○臣○
 庶○而○謂○其○命○維○新○也○不○曰○錫○文○王○而○曰○錫○哉○周○正○指○後○之○有○
 天下○者○而○言○陳○錫○須○根○盤○上○來○蓋○周○公○告○王○欲○其○著○力○修○
 德○非○但○取○之○窮○其○悅○也○而○已○以○下○六○句○總○是○一○個○陳○錫○須○重○
 講○福○文○王○福○孫○子○正○以○報○文○王○也○照○後○命○不○于○常○如○何○保○
 得○百○世○只○就○文○王○以○不○已○之○德○流○不○已○之○開○理○當○如○此○非○是○
 隱○王○修○德○却○不○說○出○周○士○乃○文○王○四○友○之○傳○下○文○翼○
 敵○者○是○也○顯○世○要○提○輔○佐○木○支○來○

三

大雅文王

三

伊

三○節○通○節○足○九○周○之○士○兩○句○意○天○所○以○使○周○士○傳○世○之○顯○者○非○
 為○周○士○乃○所○以○為○周○也○不○顯○指○後○人○言○厥○敵○即○指○周○士○當○
 日○言○凡○謀○王○斷○國○內○顧○外○威○皆○敵○也○翼○之○勉○敬○謂○其○以○翼○之○
 之○心○去○謀○事○也○勉○即○登○之○敬○即○敬○止○分○明○是○君○臣○合○德○此○便○
 是○多○士○可○獎○虞○生○此○二○句○亦○見○天○命○之○有○在○聖○化○流○意○
 輕○惟○有○此○翼○之○之○以○生○此○王○國○則○國○祚○人○心○皆○賴○之○故○曰○
 周○士○以○率○作○宰○文○王○之○神○為○然○文○王○降○降○既○無○不○在○則○
 字○文○王○之○子○孫○雖○謂○即○字○文○王○可○也○文○王○得○人○之○盛○不○甚○
 宜○只○是○開○明○周○士○有○功○于○文○王○見○天○之○錫○以○世○顯○正○以○錫○文○

王○耳○須○知○文○王○與○周○士○不○分○兩○體○錫○子○孫○與○臣○庶○不○分○兩○
 下○章○呼○王○之○蓋○且○正○是○雙○關○語○
 節○榜○二○句○是○文○德○實○際○應○提○出○為○一○篇○綱○領○穆○非○德○
 容○也○正○指○其○德○也○凡○人○內○不○敬○外○不○莊○則○必○輕○躁○而○淺○露○深○
 遠○之○意○惟○不○顯○為○恭○者○有○之○緝○然○敬○止○謂○緝○緝○光○明○此○敬○
 也○教○休○本○明○有○怠○則○昏○緝○之○使○常○明○不○昏○渾○然○一○敬○即○所○謂○
 齊○是○也○總○只○一○敬○字○商○所○以○廣○周○所○以○興○文○王○以○之○開○
 天○後○王○以○之○永○命○皆○係○于○此○緝○以○法○天○之○健○應○以○配○天○之○
 明○業○意○方○得○受○命○開○宸○微○哉○之○命○即○維○新○之○命○至○有○商○孫○

三

大雅文王

四

伊

子○則○取○人○心○來○照○出○天○命○耳○既○哉○天○命○本○文○更○不○加○一○集○
 字○正○以○維○天○之○命○文○王○之○德○原○是○合○一○的○德○之○所○至○即○命○之○
 所○在○也○商○之○孫○子○四○句○正○見○命○集○于○周○之○大○如○此○不○重○在○
 商○家○命○去○壞○惻○上○億○字○侯○字○正○相○應○要○見○中○間○非○無○智○能○
 謀○勇○能○抗○者○而○上○帝○既○命○億○萬○一○心○維○有○歸○服○而○已○服○事○
 也○曲○禮○曰○艾○服○官○政○此○云○侯○于○周○服○重○在○周○下○云○侯○服○于○
 周○則○重○在○商○
 左○侯○服○于○周○句○疊○上○起○下○蓋○自○周○以○命○之○集○致○商○之○服○則○在○
 商○正○以○命○之○去○致○服○于○周○故○遂○揭○出○命○之○靡○常○語○極○感○慨○殷○

神地

伊虛

士四句正點。配命。合商孫而舉。殷士。論古。周。子也。得。以。氣。度。之。莫。言。數。以。應。接。之。疾。言。勸。榮。殷。周。同。冠。制。所。獨。周。之。祭。服。族。之。服。如。此。景。象。豈。不。可。惕。然。深。酌。故。呼。董。臣。而。動。以。念。祖。全。為。興。亡。之。机。頭。然。在。目。可。懼。而。不。可。恃。非。止。歎。王。知。周。之。何。以。致。此。也。蒙。上。嘆。息。殷。士。故。急。呼。周。臣。正。之。董。臣。四。字。一。一。可。味。

六。節。首。句。緊。承。祖。之。不。得。不。念。說。無。念。氣。脉。直。折。到。自。求。句。此。四。句。以。完。得。無。念。兩。句。一。句。但。上。文。虛。含。有。修。此。則。點。破。念。之。切。寃。處。耳。又。王。之。德。是。性。成。的。此。厥。德。還。有。事。修。一。段。

伊虛

工夫在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是也。註中兩句字最重。永言配命只是修德沒有間斷。即文王臺上緝熙心法。天付之為人受之為德。寔一理耳。永言是心口常念及之。謂所謂念茲在茲也。永福即在配命中。德曰有修命。曰有配。故稱亦曰有求。自求者明皇天無親。祖德無權。若乃祖可恃。則如商先配帝之德。子孫何緣至此。殷之配上帝。語意含蓄。不說到子孫覆亡。益見深。不易與離常相應。修首章之意。是文王即天此章是法文王即以法天。是文王即天此章是法文王即以法天。是文王即天此章是法文王即以法天。

伊虛

伊虛

昭義問。修德配命。度文王之令。聞不已。本莊。修。而。也。後。王。之。宣。昭。義。問。本。情。德。永。命。而。來。也。古。人。論。名。正。其。請。寔。處。有。虞。殷。自。天。不。屬。監。殷。上。說。語。意。連。下。非。遂。以。上。天。之。事。為。興。亡。之。事。也。若。只。以。廢。興。禍。福。言。則。又。何。難。度。之。有。益。殷。之。所。以。廢。所。以。興。天。之。載。也。度。殷。之。事。于。天。豈。有。舍。其。所。享。就。其。所。獻。之。理。只。怕。王。視。天。為。不。可。度。故。明。說。破。天。之。載。誰。云。有。聲。臭。以。示。人。但。使。一。法。文。王。則。萬。邦。起。而。信。我。亦。如。文。王。矣。據。刑。法。文。即。法。天。也。作。乎。人。心。即。天。命。也。若。謂。以。天。之。難。知。形。出。文。之。可。法。便。隔。千。里。儀。刑。二。句。不。是。另。起。

伊虛

一頭只歸結上文動態叮嚀之意。作字二字聯讀與作傷。反照前即莫敢不用情也。張子云存文王即存天載之神。極有見。

伊虛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賦也。挾。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太任有身。生此文王。賦也。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韋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賦也。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賦也。大邦有子。視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

伊虛

此也。也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續女維莘長子維伊生武王係右命爾獎伐大商誠也殷商之旅其會如休武王牧野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也

此亦周公成王之詩

序曰文王有明德故天授命武王也。意通章以明：赫：舉倒維正而以會朝清明與明：相：應見天之注意者在天下之清明而君德不可以穢濁承之也。文之昭事上帝武之上帝臨汝正與赫：之命相貫通處

詩經

大雅

文王

伊

首章已揭出本旨下文歷言周家父子祖孫夫婦：姑：以及君臣將士德以合德而天命之集應若响影與首二句恰相應受命結果在克商而文之昭事寔始基之故詩序云：首章明：者明而天明也。若非念頭上打疊純淨此靖世安民之心可以對上帝對四方何以會朝之間即真秉清之烈少有不明明便不得常赫矣念：悲明在：晉明世：常明是曰明：命之今教如其德之分教赫：與明：應：難忱以天命大留言非不可知只是不可倚以為信不易維王永難忱觀維字緊是明德為難非汎：在君位上說也。天位

此亦周公成王之詩

此亦周公成王之詩

此亦周公成王之詩

位字是處字言天位此殷之適也曰天位則非若分事以無以極天下之柄曰殷適則非若支庶人終無以極天下之心使者天使之也天有權而人主不得專其權則難忱不易可知矣

二節追奉王季太任之德者本其所生也何以先仲任而及王季上言天位殷適仲任自殷商來故承說之非就父家曰嫁就夫家曰嬪乃及：字作與字看惟德之行一唯德之行也只說太任而王季之有德自在其中乾健而不息坤順以相承物理自然形影相附不可無寔然取之也

詩經

大雅

文王

伊

李為君在坐文王后語頗斟酌不宜即以明類長君言三節正言文王之德小心非是慎之心是心休之欽敬細密震懼：是本休如此不著工夫昭事上帝說平常則以周旋言即顯明命意小心翼：即經教止上帝即以此昭事之不而之德亦不出此天與人歸是直下相承事提見聖德之感非必即以愛方國為受命也懷多福重在自我懷之愛方國亦重在我愛之懷字最妙常曰平懷父曰平懷天人之際交相與也有照：招徠：眷顧意觀其懷多福愛方國心量何等大觀其昭事殷無一念不奉

善天道不回處無一舍不允協人心上休仰乎小(一)准(一)下
曰先帝湯受武坦然天下而南而為可謂至貴矣然而
我懷一日慎一日由此觀之聖人之心小矣
四節天監在下監同家歷世之德也不專指文王 此在下二
字與首章明上在下二字相應 命集直須透末章伐商之
命來監商之命已將轉而周矣然脫不昌何以承命配不
何以昌胤是以于初我而作合于嘉止而有子也初我非初
生乃初時耳 合由天作最重而在字却輕然亦見天意有
在止以天意欲以地覆非偶然而已 天命必有厥歸後有
持經別義 大雅文王 伊
所集以六百年之商將革其命而新之非監視之久而恭頌
之深固不輕集也 為止為集有審定之意
五節觀天之妹不是與天相伯仲蓋文王之德與天為一譬則
天矣而太姒能以出閑貞靜之德譬則天之妹也 文定句
婚禮之始親迎句婚禮之終造舟句例叙法也三句在通下
言以納采之文定其祥至于親迎則造舟為攝以迎之卿氏
曰歌其臨承後世敬婚禮也 不顧其尤就此而德成此
嘉札自此義祥無窮上結
六節有帝三句即天監二句意而歸到文王身上此篇不重王

地只是文王在此故天子此命之耳 續女二句即
載至其光意先有太任而姒為之婦故曰續 萬字全是續
以君德意非既生文又生武之謂也 保者扶持安全右者
勝思聖行命者作之君作之師 兵者陰謀險道也而曰變
順天應人故也易曰行險而順 變訓和其文從三火耶和
光之象照章有明字及純然用介以綏萬邦意看方得其
解順天命猶未盡此三句正武王受命上之命廢下兩章只
完得變伐大商一句
七節矢于牧野顯商周之師說 侯與者兵之勢也牧野之師
持經別義 大雅文王 伊
形虛而氣實 典自人心言即三千一心意上帝臨汝二句
正象心典起之見平詞者 武王誓師曰商罪貫盈天命誅
之文曰朕夢協朕卜契于休祥可見原無貳心而人有贊決
如此其統制可見矣 上帝臨汝根有集之命來言天眷周
德而命已在彼矣 二心如碩名義量象應勝負肯足凡
此皆慕白心事皆詩人投為師衆之詞非寔語也
八節武王克十三年兩虎賁三十人詩言師衆之盛將師之強
俱在一人心上看出以開上叙伐商景象如此宜輕過
而歸重武王肆伐上 煌上彭上以氣勢言即侯與之意

揚要見義氣激烈至哉大難以快人心意 涼依漢子作
亮書曰寅亮天工 涼武王謂統率師眾以佐助之也故師
眾庶不可與將帥賢平者 肆字亦是人心用當非武王縱
之也 曰變伐獲曰排伐變以和言伐之德肆以威言伐之
功惟德順天惟功排世 去紂之穢濁字而便見清明故下
會新字此節是武王受命以統四方之結果

歸蘇本德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望父陶復陶穴未有室室
此也古公望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求
胥宇賦也周原膺膺童茶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
詩經別義 大雅文王 十一 伊廬

築室于茲賦也 廼慰廼止廼左廼右廼疆廼理廼宜廼祇自西
徂東周爰執事賦也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
縮版以載作廟翼翼賦也 棟之隳隳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則
馮馮百堵皆興赫鼓弗勝賦也 廼立皋門皋門有旌廼立應門
應門將將地立家土戎醜攸行賦也 肆不殄厥愍亦不隕厥
祿伐夷行道允矣視夷賦矣維其喙矣賦也 虞芮有厥成文
王蹶厥趾予曰有跪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奔予曰有采芣
賦也 此亦周公成王之時

序曰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

此章並無文王受命字樣亦絕不說起文王之德蓋此詩
只更王如周家初基業極微而卒開王業其為國為民積
功累仁歷歷可見者如此即此可以見創業之難可以見
謀之遠非如他詩言以德受命直推到精神感應處也至于
末章揭出文有四臣自是王者名世一体相成大業時說却
謂勿重四友恐妨文王地步詩意殊不然 全詩提起首句
總比次第疊上說下而于太王獨詳註謂文王因之受命是
也初生誕生正相應 民之初生自土沮漆由此而遷岐由
詩經別義 大雅文王 十二 伊廬

此而服昆夷由此而化虞芮有興起之勢矣故曰文王蹶厥
生以終厥德之比而篇末揭出四臣見興王非一世之事非
一人之為也
首節首句只渾一設喻發端重在承之太始于德比周之盛始
于微由文王上遡遷岐以及未遷時真有綿綿之意象不可依
先小後大註脚倒了文義初生以下正言其始生之微也
綿綿二字宜玩維綿不絕乃能如是深根固蒂中間不知
多少盤根錯節秋實春華致有此種光景全月華與一統天
命維新又孰非草昧之初莫不絕之所致哉 厥初生民

時維妻姬周民之始生也不虞失官公劉再造周民也由其中心微而復振若初生者然有土沮漆是太王前事對肅于戎狄時說故曰初生陶復穴是三件密之連者曰得土室連密寬者曰穴有民居言此審閭習俗如此地至太王猶相仍未改也公劉云于仰斯館夾皇邇過七月天入此室慶民間亦未必盡陶復穴只地近西戎穴慶者尚多耳家室燕民居下文廟社宮室等包在內此章古公有公劉推及之見風氣非一日而開也下文始正言古公之事二節末制走馬要見太王保國安民之心畧帶從意來朝者

伊慶

據其時而言平西水游二句最重以下五節皆遷岐中事遷岐全足為民徙馬胥宇不作倉皇周章氣象看胥宇是大緊說後章古立廟社背其事也不專主己之室家說爰及爰女不止此如同行還重左實其謀議所謂天主厥配也此兩章古公略地下字初風來雖開闢險阻之中無苟且圖存之意如此此章點內助與本章推功四友俱若開闢大開條

伊慶

葉之異者非如註所云鳥頂也茶是苦菜言土地饒沃不問菜之甘苦皆如飴也此土地之肥美能變物性說妙脉之爰潤于草木故莖茶之苦易其常性驗其為風氣之革而可都也爰謀之人便有民允意爰勢我龜謀之神便有神協意曰止句燕承土地美好人神協謀說來築室包下四章在內

伊慶

四節允言遷者繼事之詞慰止左右是居民撫理宣氣是授田未二句緊頂上說慰者慰其從遷之勞止者居以便安之慶左右是量度公室所定而列之即上慰止事要見都邑維改安堵如故宣者隨田而居以便田事也樹蔬不失厥土之宜則地可宜賦不夫厥地之勢則田原可宣故者隨居而田以服田業也要見舊業雖移丘甸如故執事執安舊之事也重在周字見民事無一之不經理也下章乃召乃立數乃字俱承此通去先民事而次宗廟又次及宮室門社此經綸之次第也五節乃召司空三句是下文作廟室門社總冒未便指定立廟其純以下文主作廟言量地以成邑度地以居民司空職也致泰庶令徒役司徒職也俾立室家司徒職也營繕之規畫

伊慶

此社稷以地書不用命戮于社與王往有辨或

此社稷以地書不用命戮于社與王往有辨或

亦有命以先治其急意 甚絕則直定廟之方位也 方位正而加以版築則東枝自下而上如承載然 易卦華渚皆以王假有廟為言蓋華渚因氏之聚立廟以堅其師向之心漢要民之散立廟以收其舊折之志太王知此義矣 以說作廟而堂藏昭穆俱在其中 須知引繩束版非特作廟為然故下文百堵遙授築牆說起前此節之不言棟度築制也

六節 陟上之人衆也 堯投土之聲衆也 百堵謂所治非一室而群力一集垣牆並舉也 興以與起言非以成功言 鼓鼓弗勝周禮地官鼓人以鼗役事注云鼗者緩也以

詩經

大雅文王

十五

伊

役事勞民故節之欲其緩也 古者上之使下常欲緩而不迫故名鼓以鼗所為節者如時可以食則擊鼓時可以息則擊鼓皆以止之也 今民自勤工故鼓鼗節之不止此句以就棟度築制時見得

七節 卑門宮室之郭門明最在外故曰卑門宮室之正門居中應治故曰應 卑門應門無說天子五門太王諸侯故作二門非也當時有度步制非必其守禮也 三立字俱有創始意見與始之未有室家不同耳 天子之宗社曰太社天子為羣姓立社也天子之社曰王社 一曰帝社命特出師必于

此社稷以地書不用命戮于社與王往有辨或 言他日有大事動衆則擊宜祭于此而後出此門社之總要見制度一新規模宏遠

八節 此前五章俱是歷代成之而習建岐下之鴻圖康阜生靈聲基王跡政所當修之定而開所由起也 肆字肇承上說但不墮厥問又重在太王修德上不應泥定營建大約如上文畫仁民孝祖之務立內順外成之規駢已有條開矣 柝械句似應生文王但有太王而後尚有王季其功一段德業在文之先選從太王荒以漸說到文王康岐時纔無漆

詩經

大雅文王

十六

伊

漏常時周公歷叙世業遺却王季此意含在木拔道通內持不明言耳 木拔道通是人心敬順國勢改觀此由世德薰以致如此 凡人畏服而奔往不傾衡突故曰九氣不待仰必張喙而息故曰喙維字見不暇他謀極其畏服之狀與不吝相應 而矣字是不期然而然之意 九節 虞為負成周之王德威最大不煩蒙昆夷既服說成者謂以其謀端求積以求其平也此正訟獄者不之商而之文三是何等氣勢 蹶生不車片房根先世積累來至虞尚肩成之日而氣象頓覺其改觀不煩與初生相懸方得詩人

此詩之
動山
動山
動山
動山

此詩之
動山
動山
動山
動山

之意見致此非一日一人之力也然予則曰疏附云有
有力焉正見有受命之君猶不可無佐命之臣成以如此之
不易也後王其可以不念乎 疏附者如弩斯張張不可禦也
疏附也引其其下以親止曰疏附 引君當道是與之于
先輔若進德是相之于後 傳喻君德于人也宣布其聞譽
若置却傳命然曰奔奏 敵未來而折其氣矣至而折其鋒
曰禦侮大納文正有此四等人也 疏附也 須遜件從文王
作主 予曰二字須貼出詩人揚厲語也
允允棧樸薪之類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興也濟濟辟王左右
詩經刺嚴 大雅文王 伊
奉璋奏璋我我髦士攸宜賦也 泮彼淫舟飛徒楫之周王于邁
六師及之興也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興也
近球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興也
此亦以誅教文王之德
序曰文王能官人也 疏附
帝意各開者勿得未二章作推原語脉 通詩重咏文德而所
云濟之勉之原不露出德之實相却是將人心歸附趨向真
實聖德之妙 文德在勉之上有出濟之正勉之所流露而
壽考則盛德中久道也

前節物盛為人所用與德盛為人所歸 薪用二字與左右二
字相應 薪用之今日順用之他日服虎上來濟之與是
相應 濟之以容言然即是盛德之容不必性出廟中 左
右趨之就就臣民附附者左右字宜合看言方也下二章
是左右趨之的影子見無住而不得人也下可便認得文王
者品有此兩項人
節濟之亦泛言非就祭時說左右則單指祭時之左右與上
不同 奉璋者者辟王既執圭瓚以行正探諸上各執璋登
以助之亞裸也義就奉璋時未冠俛俸體貌端莊上者宜
詩經刺嚴 大雅文王 伊
者宜此未璋之職也有與濟之相匹意 此重在文王能得
髦士以助祭不重贊美髦士
二節淫舟飛楫即胡越同舟意無勉強六師趨文亦是中心
悅而誠服也于邁不專指征伐凡君行則師從 追及是人
心爭先恐後之意
節以天象大而成其文者亦大與聖德以而成其化者亦大
融波乎泮水之泮泮向手東非之位著乎東方之其尾波
于南方之天覆此雲漢為章也 作人是文之正有以振作他
若說入化則是上文入歸矣但要知此德盛自然不十分著

力。壽考見德教人入深矣故曰。不
五節與意重至字追球便是文之至金玉便是質之至勉即
是綱紀之至勿務勉綱紀分作兩層即此純亦不已之本
休便有維係一世之精神無工夫亦不必兼行政金玉有
真文章在中故曰質之至朱子曰四方皆在緣索內帶着
便動○此二章類說得渾融文王之德不問隔于宇宙時
于此而作人于彼勉勉于此而綱紀于彼矣
睹彼早麓榛樛濟濟豈弟君子于祿豈弟與也瑟彼玉瓚流
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與也鸛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
詩經刺暴大雅文王十比伊
避不作人興也清酒既載駢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繁福賦也
瑟彼柞枝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興也莫莫葛藟施于
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與也
此亦以詠歌文王之德
存曰受祖也周之凡祖世傳后稷公劉之業太王季中
百福于祿焉從朱
中豈弟豈弟之妙化人格神提是借來形容如前章第六
師書教切為下一粘語時解因復四章言人言神連注二章
亦添出天子終是文節凡天地間福祿不過是和順之氣

所觀成聖人一身溫良易簡與和順之氣自相奏涌在
和風慶雲在人則心安休豫在家則雍穆修在國則祐
咸者在萬世則太和常在宇宙其為福祿所歸自是寔理第
三章言及作人正所謂以天下為福洪範所謂欬片五福用
敷錫厥庶民也總以味秋文德為主
首節早麓無意于榛樛君子無意于福祿以自然之理為興
培塿無松栢其氣薄也早麓不然而○榛樛可以供蔬樛可以為
矢文武之材以此重德草木望澤生于山足者得潤厚故
為君子于祿之比教訓之道與得祿相通豈弟二字合
詩經刺暴大雅文王二十伊
看無內外說倫和順之德自應致和順之祥是即干之以豈
弟也不必泥于字
二節以繼之莫者未必美與德之盛者福必盛註中必字要認
降者自天而下也
三節以天淵與君子以鸛魚與人以戾躍興作是倒興作
魚適其性于上下而各得其所聖人成其化于天下而莫測
其妙其批一也全重豈弟上帶建一發潛底震動此作
未免動手氣者也君子獨以天性相應發使之手緣是順而
不自知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此之謂也此作人王入

句意。與扶僕作人不同。

此章以下只是誦嘆不已之詞。無相承意。只緣無甚

事。故備曰承上章耳。定則伏在下章。杜酒不重當。德

說。古人奉牲以告。祈禱祭者無諱也。嘉業直酒。其有

嘉德也。此言祭必受福。自祭時。自下言仲芳。仁

上。惟德惟藝。則煥者實為典。君子惟聖。則勞者

字在介福上一層。春頌保愛。使澤為善之利。不虛作德之功

意。大戴記曰。德盛者神歆。

六節求福不回。典于祿。第例者。易曰。受祿介福。以中正也。不

特經制。大戴記。伊

身主神說。絕不重福上說。福正。美其德也。○則非邪也。正

直之操。一有四轉。即入于邪。不可復反。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宗室之婦。大姒嗣嬭。育則百斯

勞。賦。小惠于宗。公神罔時終。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

御千室。邦賦也。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賦也。

肆戎厥不。殄烈假不。暇不聞。亦式不。肆亦入。賦也。肆成人有德

小子有造。古之人無穀。譽髦斯士。賦也。

此詩亦歌文王之德。

原曰。此詩所以聖也。在末。

章意。全詩重德字。精神在第三。章古之人無教。一語。相盡。二

南之化。始于宮。婦。卒于祖。考。遠于家。邦。行。章。是。叙。起。決。勿。依

序。說。便。作。主。腦。看。

首節文王性生之聖。根本履自足。而非本所生。猶云。生。未。有。聖

德。如此。齊字。婦字。並重。即此。便。是。前。章。本。不。需。為。婦

婦。不。需。婦。道。先。盡。母。道。始。基。之。矣。言。男。乃。妻。所。謂。係。人

之。善。必。及。其。師。友。古。語。曰。祀。財。重。嗣。者。上。後。音。即。思。善。思

媚。之。音。善。言。有。男。以。驗。德。之。美。亦。不。說。到。母。道。左。氏。官

茶。鄰。翟。象。衛。毛。帥。鄭。雍。曹。滕。單。原。豈。鄭。文。之。胎。也。○首。章。畢

特經制。大戴記。伊

莫。大。任。以。為。文。王。之。聖。從。本。言。此。思。稱。之。太。任。乃。文。王。之。母

上。以。致。孝。于。姑。則。媚。愛。太。姜。以。盡。婦。道。下。示。洪。千。婦。能。使。嗣

其。美。聲。不。妬。忌。而。子。孫。多。以。見。文。德。之。所。由。起。也。與。序。意。甚

合。亦。是。一。解。

二節此尚未定。說山德字。而格神齊家。則皆主德言。惠是乎

日。得。行。繩。武。進。孝。順。宗。公。之。意。不。主。祭。時。說。子。孫。顯。覆。厥

德。祖。宗。德。之。為。然。子。孫。愚。昧。不。肯。相。宗。痛。惜。之。為。何。刑。于

三句不重有。序。重。無。人。不。化。意。閭。門。之。內。威。不。能。及。惟。以。身

儀。之。繼。毫。無。愧。隱。微。之。間。若。有。靡。則。在。側。者。然。太。姒。之。德

儀。之。繼。毫。無。愧。隱。微。之。間。若。有。靡。則。在。側。者。然。太。姒。之。德

儀。之。繼。毫。無。愧。隱。微。之。間。若。有。靡。則。在。側。者。然。太。姒。之。德

新嘉坡
新嘉坡
新嘉坡

伊廬

切切其
我念只
粗子附
二句勿
特上西
自筆合

19

經 71—252

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此于文王其德靡懈既受帝命
施于孫子成也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
人不恭朕距大邦侯既祖共王赫斯怒聖其旅以按祖旅以
萬國祐以對于天下賦也依其在京侯自既疆陟我高岡無矢
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
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賦也帝謂文王予懋明德不大禁以
色不長夏以韋不織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
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賦也臨衝闢闢崇墉言言
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言
伊廉

崇墉危危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賦也

此詩叙太王太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崇之事也
序曰武王也天紮伐殷莫如周周世世脩德莫如文王可春
章意叙三王各以德為主而歸重于天每二章連者每上章皆
在明下章詳其事大旨是簡來民之美而所謂莫氏者只
在明下章詳其事大旨是簡來民之美而所謂莫氏者只
克明叙文王說個子懷明德而中間稱上帝者之帝者其山
帝度其心帝謂文王提見上天求其深心必為人君者明
德于天下然後不負上天立君之意太王遷岐疑于畏狄

不知善西與宅天固與以委民之地也王季受讓疑于不友
不知萬慶順比天固授以安民之任也文王伐崇伐豳疑于
有私不知以對天下以順四方此就非求民之莫也
首節臨下有赫舍下面監字究度字顧字在內且虛說還未說
到禍善禍惡上求民莫是監觀本意此雖以民言就有個
立君意了維此八句項求民莫說大意言上天求莫之心
既不獲于二國又不得于四國徘徊審遲久其意而歸之
周如此夏商活者言商而以夏配之猶如高美申而及甫
也此時去桀已遠而紂猶未生以大桀言夏商失道耳不
伊廉

獲謂所行之政不得其莫氏之心寃是尋覓此人度者審擇
其孰稱也尚未着太王說舊字當得字者是上帝所歆得
之以莫氏者及履數語緣歸重末二句○增其式廓是公劉
自卸寬舒事乃恭西顧合下節是太王自邠遷岐事也
二節作昇降平是去其死而存其生格闢權別是去無用而存
有用非必太王自為之而一段皆岐精神亦見于其中此須
點出莫氏大意將作援後矣四句終則此可立接申夷
載路而又曰帝遷明德者推本與宅之意見太王之真能莫
民不負帝心也厥配句帶言與申夷句不平以太王之賢

卷之七

詩經

大雅

卷之七

無憂女亦受命但有之更見天意耳 殷配之立非特為之
字而然還重作對以生王季上又立配在荒岐前而此時寔
賴其助故又推本言之 既有明德以治外又有賢妃以治
內語意相承命即上與宅之命

三節帝省五句直起作對省之而水拔道通見與宅之命已自
不負只是承當的人要緊須于此時預定之 作邦即與宅
之命也本是為君作邦及似為邦作對 自太伯王季言自
初生此二賢時而續太王以當此邦者已屬之丑季矣太伯
王季兩人皆可繼世一此一詞有莫之為而為者詩人借此

詩經

大雅

卷之七

伊

一段形容天意耳 固心則友固是言平日愛兄出于天性
自然爽亦從事後推原當日受讓之意言兄讓亦讓此特友
之形跡而已惟可讓則讓不邀其名可愛則愛不避其跡乃
是此心絕無意必無爾我其于天顯之愛渾然流通真是因
心則友耳推而論之先舜禹之授受其意亦只如是則友
其兄即以受其讓為友也須知王季信得太伯心事過此是
兄弟間所難情德以萬慶王季亦非有意只盡我當國之事
而廣自然萬耳 受祿以維先言有四方以裕后言未句勿
粘文王字 詳言太伯王季讓位之事者使太伯不讓則世

卷之七

詩經

大雅

卷之七

伊

統不乃如王使伯讓而有以兄避弟之名季受而有以弟先
兄之迹太王必不肯奪嫡王季又豈肯亂宗亦必不讓以受
王惟太伯晦迹于承讓之行王季亦若知兄不逐不得已而
代主其宗祧者矣王季當日心事止有友兄一念更無世及
之思故能安履其位以開文王國家之慶于是乎為而后世
亦誦三讓于不棄耳不然王季庶子也受祿無喪以訪文武
奄有之業豈當日應得之分乎見莫非天也

節度其心者心有定衡今毫不差長短隨宜而能制義理之
要也此正全德所從出不與貊音對者德無玷缺入自無道
議與度心新音俱泛言不必粘受讓說 德音必本于明德
故承說其德克明 其德二字直管到克比以克明提起作
主 明以事言類以人言長以教言君以政言 明類長君
皆本諸身未乃微諸庶民也故又著王此大邦句言其君臨
岐周時為能慈和其人而人皆服我親其下而下皆親我耳
○左傳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真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
私曰顯嚴誨不悖曰長賞慶刑明曰君慈和楊服曰順擇善
而從之曰比經天緯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此注可泰
靡悔即無愆之意德如文王何等先大而六者之德昭

孫子兵法

孫子兵法

詩經

大雅

卷

伊

在人所以無可非問也。其德即作對之德。悔字乃照到太王心上字法之妙。孫子二字連說。受祖即受祿無幾。施孫子即奄有四方。但此處只歸重廉悔之德上。五節文王性與天合自然無私托之帝謂非有告戒之意無然字不著工夫須善看。畔援二字一意有畔必有援。故二字一意有欲必有美。四字要着入細。不必畔理援歌即畔歌援理猶未免理與歌對。故不必見歌而動即見理而動。猶未能與理為一。常人有意造道而道終不合者往。空此無畔援歌義便是岸其机。問甚捷。故曰先登。畔援歌義皆攻。

取之心也。然人心即道心無之即道听矣。雖赫怒振旅入人之都奪人之地。然以萬周祐也。以對天下也。即此是道听也。豈畔援乎。豈歌義乎。身先登于畔。然後能拯援生民之陷。周故下文云。文王為方伯而密散侵阮。即是距文王非周家之福。亦非天下所望于文王也。曰萬曰對。自是文王見理真而道心不動。一意奉若天道。嚴以對。字應節作對。此章下八句是方道兵以道家下章上七句。總是進兵以侵塞彼。我地而集之。曰遇我入彼地而伐之。曰侵。六節依字就心上說。應上怒字者。與不震不動同意。可怒而怒。

孫子兵法

詩經

大雅

卷

伊

鉅怒亦安。正是無畔援。故後光景。用兵必有根本之地。王駐兵于國都。以為三軍之鎮。故曰依其在京。陵阿在馬。尚上泉池在馬崗下。陵阿泉池。只作四平說。兵法左山陵。右水澤。故特言無矢無飲。我字不必泥。只是被無險阻。可恃。便看屬之我耳。不重在得密地。要重得密人之心。說絕。振對天下。未度地作邑。以安新附之衆。不是自京徙都于。此陽是邑在前。而岐山在後。將是邑在中。而渭水在側。此亦只因地以定制。非有意振其形便。萬邦言諸侯。曰方曰王。皆自臣民之心。言之。根作邑。來文王來為天子。下語頻有。斟酌只可說維翰之思有所注。孔通之懷有所依。勿露朝覲。版圖字而。七節因文王有德而眷念之。故上曰無然。此曰予懷。不大。四句即是明德。德一句。指而不用之意。開乃為章。穆乃為。照所以為明德。明德帝則初非兩物。聲色夏華。即是識。知勿泥注。不能二字。聲者威聲。色者氣焰。夏者後大華者。更更不大。不長。乃詩人潤活之詞。非謂尚有些子。只不大。不長也。知識正是大與長的根苗。與天則相。不若。帝則亦非必并聲色夏華而空之。只是知識不忘。則逆而之。人知識。

詩經

卷之五

伊

忘有順而之天耳。四不字直說下不須彙合亦不必泥。帝道變化不窮實有則而不過故稱帝則仇方要弄。大崇侯助桀為虐天下之仇也非仇其謂已也。同則非使。後亦見人心共謀之也此句較重。論爾二句伐國之援。鈎援二句伐國之具。節上段三句不降之事下段因豐以降之事凡此可謂色。夏華矣然奉天命因人情文王之不識不知自如此是。帝則即此是順。致附是仁所以則帝之春生。終成是義。所以則帝之秋肅。四方句最重正典莫民相維。設之而不。用故開言者任其高大不即攻也類表其罪于天馮昭。其罪于神致附全為崇民而其君若肯自新亦在赦則矣無。侮者服王師之不暴無敢應援也。非言必攻也乞之尚。負固也。忽即其已也忽馬之忽。無拂者以帝則順而人。心無不順也。

○鍾伯敬曰古公傳李歷以及文王經史中無如此詩說得。明倫婉至不露嫌疑形相大要歸之天意開口便把上帝求。莫提出綱領所謂莫民不獨指王季古公時言天預知有紂。之虐而以傳文王以安之不得不立王季况王季又復賢明。

詩經

卷之五

伊

帝省三章詳言之古公亦承上帝求莫之意以立王季乎。謂文王四章詳言大王以終古公上承天心立王季傳。周家王業機緣決于此矣言止文王不及武王者以為古公。綿剪商之遠猷于王季章以施于孫子一語暗帶之以當伐。人言當代難言之章無妙于此者始終歸重文王上○沈。無回曰此述文王伐商伐崇之事而推本其始以見天之薦。生也于何知之于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知之詩曰自太。伯以至王季耳作對即指文王且通詩以求莫為主而能。懌求莫之天心者文王為盛以承天安處為主而順天安民。者崇寧二事大小序之說是也二說極有意識諱者不可。不。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賦也王在靈園鹿鹿攸伏鹿濯濯白鳥鵲王在靈沼於板。魚躍賦也庶民維維實鼓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鼓鐘於樂辟靡靡鼓逢逢暎暎奏公賦也。舊說此賦民樂之詞也。序曰民始附也之三受命而民樂其有見堂以及鳥獸品為。事意藉以臺治鐘鼓各開說固是不第言文王隱憂而在圓在。

詩經

大雅

卷之三

伊

而觀之。觀之。而。見。而。歌。樂。之。更。有。其。要。認。詩。人。敘。述。詩。法。其。在。上。見。如。曰。堂。堂。子。來。曰。於。物。於。論。於。樂。皆。昭。然。樂。見。乎。詞。却。不。須。見。其。一。氣。說。攻。以。廣。民。便。來。了。成。以。不。日。成。便。至。了。勿。或。於。經。營。而。子。來。即。在。不。日。中。說。上。文。也。作。堂。主。于。望。氣。授。觀。民。俗。以。察。天。人。之。意。因。以。論。滄。情。神。節。宣。勞。供。蓋。一。他。一。張。無。非。事。也。○箋。曰。神。之。精。明。者。稱。靈。文。王。化。行。似。神。之。精。明。故。稱。靈。文。王。始。只。喚。起。語。此。就。已。成。後。推。本。始。而。言。重。始。字。經。是。度。地。以。為。堂。營。是。設。表。以。正。位。改。之。

勿。至。子。來。俱。一。時。事。如。謂。周。文。王。有。勿。至。之。令。而。動。子。來。之。訪。則。雖。雲。矣。

二。節。周。治。供。承。靈。臺。言。堂。成。則。堂。下。之。圖。中。之。治。皆。成。矣。兩。王。在。宇。重。有。欣。幸。萬。歲。清。晏。意。欲。從。澤。之。焉。於。叔。等。光。景。供。就。民。情。舉。出。鹿。之。在。圖。如。在。山。林。魚。之。在。池。如。在。江。湖。文。之。德。及。飛。走。各。安。其。處。如。此。鹿。鹿。魚。鳥。之。樂。即。王。之。樂。也。不。必。進。一。層。

三。節。植。木。為。虞。橫。者。為。拘。加。板。于。拘。為。索。而。索。上。刻。畫。其。采。色。縱。然。總。是。一。物。此。上。所。懸。鐘。磬。之。小。者。實。鼓。鐘。鐃。則。大。鼓。大。

卷之三

詩經

大雅

卷之三

伊

鍾。列。于。東。而。序。者。於。論。二。句。中。看。於。樂。是。樂。音。可。樂。亦。非。其。地。可。樂。品。渾。言。作。樂。于。辟。雍。之。可。樂。

四。節。於。倫。二。句。雖。以。起。下。節。亦。味。其。無。窮。樂。之。不。能。已。而。言。之。不。能。盡。故。又。疊。起。之。樂。之。更。端。曰。奏。凡。作。樂。必。先。擊。鼓。一。關。後。奏。必。自。鼓。始。故。開。首。而。加。方。奏。也。方。字。即。正。字。意。幸。其。未。艾。也。曠。曠。以。未。樂。為。公。事。故。曰。奏。公。即。一。游。息。中。未。必。無。暇。史。進。視。御。舞。幾。聲。之。意。三。代。人。主。與。上。大。夫。甚。親。游。宴。之。舞。御。行。之。危。從。無。所。性。而。不。與。後。世。俱。馬。樂。正。司。樂。父。師。司。成。則。樂。者。固。學。士。之。所。常。諫。也。夫。豈。有。二。事。哉。

叙。堂。池。苑。間。而。及。辟。雍。學。校。極。有。深。意。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賦。也。王。配。于。京。世。德。作。永。永。言。配。命。成。王。之。享。賦。也。成。王。之。享。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賦。也。媚。茲。一。人。應。侯。顧。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賦。也。昭。茲。來。許。純。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賦。也。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時。有。佐。賦。也。

此。章。美。武。王。能。繼。太。王。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也。平。曰。維。文。武。王。有。聖。德。後。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章。意。通。讀。以。世。德。作。永。二。句。為。主。維。先。格。後。不。得。弄。說。蓋。解。者。

15-19-00

應耳。註所謂緒以心言不專指繫。二節世德乃三后所以造周者。作求內有繫經。能通常變多方求合之意。親三后世德累積已久而醞釀虛尚多至武王之時如拘常守節不鼓起精神為之親揚則世德之銷沉久矣。作求之云以述而兼作者也。永言配命立是無一息不與先德相合。三后之德經只是個昭事上帝配命是作求契緊處。世德原是天理但據理去求合若理自合着德成五字者謂此求德一念與天下精神意氣相融洽而毫無所礙也。成字在武王身上說。親九國致祥可見王者之信異。

於伯者之湯
 三節式本信來就武王可以為式設
 永即配命之永但配命以理言考思思純以心言義偶義謀
 無非三后維則亦重在武王身上式典則正相應若思維
 則善謂下土之式維則專在未言二字上見立愛皆同
 良知不異道理到極至處人自不能出其範圍耳非必以武
 王之事為法
 節首二句以人應武王言然人之應之者以王之世德作求
 也故以嗣服咏嘆之媚即應也而求德配命之德至其感

故曰應侯順德孝便是德于先王不泥不拂便是順
言孝思語意與上章不同上是推原此是中贊
說須根孝來昭哉二字全是通先人之節濟天下之變光明
正大不止是光昭三后之服也此句止應轉王配于京意
五節昭哉來許四字兩截此重在武王有以昭之不重後人也
下文勾一緊項直下結到有佐尚不脫昭哉語意須提起昭
哉二字重疊萬世子孫所以受天祿而為人佐助者只取之
武王所以祠服而又但在能繩之耳繩昭武繩字不大著
力祖武原足為後世繩也只如武之來德永思便是能繩

受天之祐受之者孫子而所以受之者祖武也

六節紫根繩祖武來人心所歸即天命所在諸侯來朝則率由君公皆周屏翰故曰有佐萬年不替維則嗣服之休便是受天之祐萬年此武之媚之者便其有佐此兩節武王配京之業可以垂之無窮

文王有聲通曉有聲通曉厥寧通觀厥成文王燕哉賦也武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燕哉賦也樂成伊馭作豐伊匪匪棘其欲適追來孝王后燕哉賦也王公伊羅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燕哉賦也豐水東注維南之績

詩維翰王

大雅文王

三

伊

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燕哉賦也鎬京辟靡有西自東自南有北無思不服皇王燕哉賦也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燕哉賦也豐水有芭武王豈不仕治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燕哉賦也

此詩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

序曰維伐也謂武王伐崇之功而先大之也後朱

章通詩歸重安民首章遷豐之由下三章詳其事五章遷鎬之由下三章詳其事文之於豐德地忙迫武王作鎬德地鄭重凡以為民也各就本章詮克君意遷豐而稱武功

文王之武也遷鎬而稱辟難武王之文也此亦微顯聞幽

有節有聲以王豐丕振神武當揚言暗含伐崇作豐意二句一氣不斷橫西和民如傷之心非真有祈求且觀也求

寧康就款民之有依說成即安民之成此便含容民蓄衆意為下伐崇遷豐章本君者羣也羣天下之民而安之也

二節受命謂受伐崇之命于天即前九方之謂武功凡邦

者密須昆夷之屬皆是別言崇者以功最大伐最後特言之為作邑崇本伐崇即作豐也故云既伐于崇云云天意

在除殘而伐崇天意在容民而作豐奉若天道故曰克君

詩維翰王

大雅文王

三

伊

三節城固稱溝邑稱其城有井井制如此無規模狹小意為武功亦定土功遷興有似乎棘成已歎耳而寔非也

孝先世以來相傳之孝即其安民之心如公劉之思輯太王之慰止是也追是追而及之注意來致而字勿泥此節

安民即安此歸附之民非作豐之民也王王也追稱后君也本節

四節

王公即安民之功伊羅即順承天命先昭先緒言即首章詳之腹意作豐處尚未見民寧功成而為民求寧之計莫大于此王功所以著也四方二句根此說去四方統大

明人心言於同者心歸之也維翰即惠鮮懷保意勿入諸侯
字而此嚴講法不可云至此則安民之功成而文王之心慰
蓋文王三分有二倍守臣節安民之功終其身而未成不無
待于武王也

五節豐水東注二句特因豐水見禹功并不重下二句亦不重
在循水道以來同重在歸武王之德上似同與上別上只
同其歸附之心此是同其臣妾之戴上雖翰只倚賴意此維
辟便稟其政教就令了武王得人至此豈豈能容之

六節歸京乃詩中大頭腦處提起另講辟雍乃宅鎬中一事

詩經制義 大雅文王 三九 辟雍

以教化為立國首務故武王首舉之註講學行禮又辟雍中
寔事也記曰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敦學為先又曰君子如欲
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人知武王之得天下在于武功而
不知天下之服武王由于文德故根辟雍為言四自字皆
帶鎬京說服者服其教化思字重所謂中心悅而誠服也
凡節通見武王遷鎬之不苟四句一直說下言王考之于卜以
決宅鎬之謀而意兆以為可居遷成之也重考卜上蓋為安
民之計所以慎重爾卜茲之用必先斷于心曰考卜維
王則王志先定矣

首章章失發文王心事而後及遷豐末章則承上遷鎬而
出武王心事豐水猶以潤澤生芑武王豈不以澤及后人
為事貽謀即貽以安民之謀也所該者廣講學建都亦在
其中孫者無窮之稱翼子則指成王曰燕翼子不翼亦不
燕矣帝王視天下重而其自為也輕為萬世之子孫謀即
為萬世之天下謀也維翰正之見創業之不苟所以講其
始貽厥孫謀見垂裕之不輕所以慮其終

文王之什十章

詩經制義 大雅文王 一四一

大雅副墨卷之六

古吳陳組綬伯玉父墓

男震生後

生民

厥初生民時維其源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
歆波介攸止載震載風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賦也誕彌厥月先
生如達不折不副無萬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不稷祀居
然生于賦也誕寔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寔之平林會伐平林
誕寔之寒水鳥覆翼之鳥乃去矢后稷咏矣寔覃寔好厥孽載
路賦也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藝之荏菹荏菹蒹蒹未
特註副墨 大雅生民 伊

後經錄麻麥懷懷小似米味賦也誕后稷之穠有相之道弗厥
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植實懷實積實秀實堅實實好實穎
實栗即有仰家室賦也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恒之秬
秠是獲是畝恒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賦也誕我祀如何
或春或揄或飯或醑釋之叟更烝之泔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
取豕以鼓蕝燔載烈以興嗣歲賦也印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
始升上帝居歆胡其貺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賦也
周公制禮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詩
序曰傳祖也后稷生于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

天馬

幸意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郊配之義也。有相之道是通
詩綱領。本說配天宜以天字為主。天異其生。天啟其明。其
其通能相天而其功至足以配天。始終一天也。

有節厥初生民句喚起時維后稷且慢露出后稷來只云起初
生我周人者姜嫄也。不言生后稷而言生民章法奇絕。
生民如何設為發端之詞。禮記串說以弗無子古人常禮
非謂姜嫄心上必欲如此也。故震風是三項敬是感孕之
初震是孕成之後風是將產而避燕寢居側室以自敬慎也。
特註副墨 大雅生民 伊

介止即郊禘之地介訓大即上帝武敏也止即後也載
一二句猶言自此生育出來乃自后稷也止與生民如何相
應○生民肇有厥初何始巨跡之疑正得擇然郭景純所謂
宜領其玄致禘之冥會此類是也○詩書凡言天帝而般人
事言之者皆形容之詞不必執其跡也監觀四方不必天寔
有眼聞于上帝不必天寔有耳帝謂文王不必天寔有口也
○毛傳以乙鳥降為郊禘之候履帝武為從高辛之治嚴氏
以敏敬為感動之速謂上帝降格即有身耳不必言如有人
道之感皆有至理特與註具耳

二節不折斷即是無災害正所謂如連總形容生之易耳以清

厥實正以此上帝二句打轉上裡祀求子求曰求曰求曰求

見上帝安享其福耳此是追述之詞非姜嫄信得過也居

然只不曾經得生之字不必言無人道此詩即既生時驗

天意必定如此若在姜源時則在以為怪異耳

三節臨卷七句總見天之所生人不能死以見其異于常人意

實之者人也牛草平林鳥之偶然而值者即天也故曰莫

之為而為今人却似天厭厥布宜以待之至及祀實事觀

幻了肅字以身處此有字愛心也會伐言伐木者適至不

果實也覆防寒氣之下使發獲寒氣之上過去之使人

得以收獲也鳥不去后後不亦天也單許亦見氣靜之異

○傳曰天生后稷異之于人欲以顯其聖也帝不順天是不

明也故承天意而異之于天下

四節此言其初有稷播之志意在天上岐是容範賜格是

神來峻巖史記曰屹如巨人之志即新然見頭角之謂口

食又在簡留后稍長之時後字貫下四句此要全要識

得事出于無心天豈于有意哉後而節花禾佳而饒

就麻麥而饒就水饒而味味見非夫人之種植也況是洪荒

之物以就口食之日乎

五節猶是天下生人之輪后復救之則后復之也天地生

成所不及覆起而救成輔相之曰有相之道海不肖子銀

食方奏天下蓋為草之區而除之有天地初開人民始

粒之意黃土色色范曰土後稷補五穀生之貴方是享

中之生意初萌是甲內之微萌欲吐是甲已所而茂華

衰是芽附土而漸長則苦山土而特秀則禾成獲而止

華受氣是日堅形味好曰好德則繁而下垂粒則粟而不粒

此固苗生之序實亦人力致然豐草黃茂不同種而黃茂

之苗而秀而實皆天道也非后復不能精別其類實課其

功十實字皆着力之詞所謂有相之道也維復有功于民

如此有印之封正純酬其粒民之功說世祀姜嫄言信記

即字亦與實維維維維維而國統亦祭統之始也

六節重復降福案上即有印家室而言為華祀本有謂此章

總是款民者非也矩矩可以醴酒醴而和聲也樂也

供樂盛而實實實實實口嘉德要知酒醴不止用矩矩

矩矩者貴其樂盛不止用樂也獨言樂也者北方多農

此赤白案以少見貴也嘉種在黃茂中特指出言之恒

禮記集說卷一百一十五

詩經訓義

大雅生民

五

之四句皆民為之以供祭祀者 祀燕宗廟翠神不肖信美
 標肇祀自后稷時之祀七章之祀則今日以稷配天之祀也
 要認
 士節祀我祀句紫承肇祀來 或春田句皆為饒事祀以棟牆
 而肇此等致其精整水火相濟皆自稷作古故特詳之 月
 令乃命大商稱籍必齊饒燕必時湛湛必紫水泉必香陶器
 必良大齊必得龜用六物大商監之無有錯寶 哉惟而上
 其未祭時事取清而下是方祭時事 想是下奉祭之人惟
 是恭戒以清其神滋灌以紫其龜取蕭為求合指而奠之使

詩經訓義 大雅生民 五

芬芳旁達以永神于陽也主內神言取熟以教主外神言
 周禮夏官注竹山曰較蓋封土為山祭之以牲既祭乃舉卓
 練其山而去之所謂祀較五祀竹山小又最後舉竹祭則餘
 祭在其中矣 燔以備庶羞烈以宴薦且皆以獻神不必泥
 缺尸蓋后稷義起之禮不煩一一附會周制 典祠歲者與
 起將來使嗣茲歲所肇之祀也有無窮意 以來歲視今則
 今歲為往矣 亦歸本后稷所始上
 詩此詩當日郊祭既以后稷言 祀天用瓦豆陶器有也
 天官職人掌四豆之寔皆有菹醢 太羹清酒不和寔于登

詩經訓義

大雅生民

六

伊蘆

于豎于登非泰稷也要以泰稷為主一胡與豎時承上與下
 之詞言上帝居歆而不言后稷者此章重在推原上帝之所
 以享以稷之配之者當之也 上五句後自家格天端奉到
 祖德上無罪悔言教民之功克當天心於今為烈所以後人
 格上之速 后稷之德不止于今言于今者就祭之日言之
 也 此詩祀后稷配天而終以肇祀為言蓋仍借后稷之功
 德以格天故祀者不敢自居而歸之肇祀者郊社之禮神嘗
 之義合而一之矣

詩經訓義 大雅生民 六 伊蘆

郭彼竹竿牛耳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成威兄弟莫遠具
 爾或肆之筵或設之几與也肆是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
 洗爵奠斚醢醢以薦或醢或炙嘉穀脾臠或歌或嘏也歌于
 既堅四銀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既挾四銀四銀
 如樹序賓以不侮賦也序係維主酒醴維醑酌以大斗以祈賓
 者貴者皆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賦也
 此詩平而燕父兄若老之詩
 序曰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貴
 者尊也上言以成典福福焉
 章金以成威兄弟二句為主首章設燕之端下言燕禮之周

詩經

大雅

生民

伊耆

行射頌禱皆中事。未燕而陳設既燕而酬酢飲食燕
 粢馬射馬祝馬皆故事也。必鋪張言之者見燕有定而情無
 窮所謂於勤為孝也。作祭樂來子姓兄弟其物同先祖一
 人之身也。祭行于廟不忘其本矣。而燕不行于寢何以申此
 一本之情。今設行燕之燕先祖是應不有以悅憚乎。
 清節以行。第本有生意。但懼其害與兄弟不皆至親。但懼其遠
 與意重勿字正意重莫字。二方字有意言勿得如此方得
 如此也。威者天性出于自然而不容已也。就父兄若老
 中自有兄弟。非定是王者一行。莫遠其屬。一正一久一意。
 不遠便通也。肆筵使有所登授。凡使有所係。皆言情當如
 此。禮記仲秋養耆老授几杖。二或字宜玩。正于開燕之
 初。預擬何人當登之。幾何人當授之几也。
 二節肆筵二句待御之盛。或就二句酬酢之盛。酬酢三句飲食
 之盛。或就一句歌樂之盛。都要點綴餘意。如侍御在駿奔之
 后。獻酢沾旅酢之餘。飲食則自廟而徹為燕私之當。歌樂則
 自廟而入為後寢之奏。鋪陳品物曰。備。備曰。備。備曰。備。備曰。備。
 席而坐者。加几于席。使有所憑。設席授几。授一肆筵。非
 三件也。緝御是相續代而侍。即礼所謂更僕。或就二句。

詩經

大雅

生民

伊耆

重到主人身上去。蓋獻以致賓之酢。洗爵復酌以致賓之
 也。洗爵以示不棄。奠學以示有終。爵與學只是互文。舉
 脾肺二物以例其餘。此見物無不備。非加獻之外。更設祀饌
 人掌四豆之寔。此歌必和絃以和之。故曰比于琴瑟歌等
 亦是舉以該衆音。
 三節四銀既均。泛言射者。故于同中之中序其多寡。以較飲
 也。四銀如樹。專言勝者。故于多中之中又序其飲與否。以論
 德飲也。兩序賓皆是一射間事。序賢序不侮。非以賢愧不
 賢。德愧不德也。直藉此以洽賓主之惟耳。主意是勸賓以
 飲。皆中序賢却不定要賓賢皆多。中序不侮却不定要賓不
 侮。設方以盡惟。惟恐兄弟一人之不飲也。序賓以賢。机兩
 謂當飲者皆跪捧觴曰。賜。灌。勝者皆跪曰。敬。春。是也。序賓以
 不侮。机兩謂皆立。喻言者有常。爵若是者。淳是也。須知古人
 真愛正在常防其失儀。
 章曰。曾孫維主。見得與平時王燕以膳夫為獻主不同。以尊
 尊親也。孔氏曰。周之先王皆親。而歌老成王亦先王
 之法度。而為主。人言曾孫明先王亦然也。此不對蔡單說。
 燕特單而猶醕酒酌大斗者。情無已也。酌大斗。緊屬下文。

謂舉酒而祝之如此非謂因飲得壽也。人老則知易言之引行易情故言翼要見相與以交修意。壽祺壽而吉也。有德則日休故曰吉。景福即壽祺也。故好德然後壽終命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賦也。既醉以酒則既得君子萬年介爾景福賦也。昭明有融高朗全終全終有微公尸嘉告賦也。其告維何遠豆靜嘉朋友攸攝以威儀賦也。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賦也。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賦也。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賦也。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賦也。

此父兄所以恭行孝之詩。序曰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復來章意祝頌大意見于前三章。後雖微諸尸告其父兄意也。景福昭明中暗含祚胤萬年全終即永錫祚胤也。無兩層。節二醉酒二句須會前篇意讀之。既者盡其礼終其事。王祭宗廟旅降下飭舉位至于矢爵故曰既醉。父老雖不以進飲為恩而一進中形動委曲便是德意故曰飽德。前平只言其久不作詩說正下文全終意。景福自其可嘉和順言之昭明有其光明盛大言之昭復祿祚庶幾介爾與以

介不同以介自我致之介爾自彼錫之也。景福昭明是主而自有直致進之萬年耳。

三節有融高朗皆自昭明而極言之。無進盛意。昭明有融高朗而皆以福言者大抵不受福者亦整于六極中而受福之君為赫之命所屬是以安富尊榮身顯名著治世治子孫繁衍其光明俊偉氣象自然耳。融以大言橫說高朗以高言直說。昭明也高則其明麗朗字貼高字非兩同意。延之萬年即是全終現今有此便是有併始善則萬年可知矣。言全終而即言有微見無終日也。嘉告在前面祭時此詩經訓義。大雅生民。伊釐引以証已意。必曰公尸嘉告者見非醉飽之溢詞臣子之私願也。即向者尸傳神意亦以此告之矣。行常秉祭畢之盛故即舉近事以據之。

四節自遠豆靜嘉句至孝子不匱皆叙其事。見有所以致福非即福也。當重君子上朋友之敬亦君子之敬也。孝子之孝亦君子之孝也。只叙之以起下文勿重講。靜嘉自遠豆中所薦之品物言。特祭之先筮其臣之言者戒之使之助祭謂之賓客亦謂之朋友。揖佐者言相檢束以助祭也。此威儀以朋友言下威儀孔時以君言。

五節雖有先後節次如始而求神終而飲尸或像不一而盡其節故曰孔時祭義曰孝子之祭其立之心敬以出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歌進而立如特受命已嚴而進敬齊之色不絕于面此孔時之謂也 不置者誠心始終如一也 饌爵酌尸之後依然祝祭迎尸之始也 蓋祝為嗣子奠酒于神席在饌牲之前子之舉奠在饌酬告成之後其誠易竭惟不置為難耳 類訓華亦取其與君臣父子之義相類舍下祚胤意 國語叔向不忝前哲之謂也 永錫含萬壽六節室家之慶見於承之地潤而遠結而不可窺意如豐屋之

待經制義

大雅生

十一

伊

亦不可禮也高明之雖亦可惧也那能承得福祉 南都賦曰聖皇之所道遠靈祐之所保綏 言錫類而人言室家之堂已含有祚胤交互意故下章遂互言之祚胤原不可今之非所以為福也祚胤已然事實在永錫八言其能維何而下定言錫祚以祚非祚無所藉也言其祚維何而下定言錫祚以祚非祚無所藉也 祚即是天命萬年景命已屬孫子而孫子有祚止君子之福故仍歸重君子永命上 有數辭言之曰彼有祚附言之曰彼以一德凡僕御必附近于人故以僕為附 賡爾女士二句重于孫上孫

子無窮之稱直帶到後世當以嫡為天子者言方與景命相儀相應 鬼鸞在涖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醑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典也 鬼鸞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醑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為典也 鬼鸞在清公尸來燕來慶爾酒既清爾醑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典也 鬼鸞在懷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典也 鬼鸞在堂公尸來止重兼肯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典也 此祭之明旨釋而賓尸之樂

待經制義

大雅生

十二

伊

字曰字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依祖考安樂之也 祚取尋繹前祭之意既祭之明日煖其酒食以燕尸如後祭也賓尸以賓化燕尸也尊尸亦所以尊神 公尸祭時身神似勞此詩歌于祭之明日只是勸其燕飲便了 節意與意各止一句 鬼鸞水鳥居水是常故先言在涖下漸至于高不常慶也此以樂得其所為典 寧燕為尸時駢謹不安言 今日之酒有即前標特之餘滿樽桑之餘畢也方見饗祭之意 福祿就燕飲作賓渾一說時方燕尸豈同即歌其燕享為福祿 成者諸福畢至謂福來成就之也來

如量子兩謂福祿自來之來 宜是順造意不止以昨之
 尸宜為今日之賓也 為是扶持翼相意 下者自上而下
 易詞也謂福祿降于其躬也 尊以賓位曰宗 于宗之福
 祿就廟祭時安俯言是起下之詞重在久承燕飲之福上
 欣之酒之氣而可樂也 無后承只說言今日福祿之盛
 可保于永久非言其後日為尸也
 假樂君子頌頌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中之
 賦也于諸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
 舊章賦也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極無惡率由群臣受福無疆
 詩經別卷 大雅生民 十三 伊廬

四方之綱賦也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
 于位民之攸暨賦也
 此公尸之所以答免鷺也
 序曰嘉成王也從來
 章意顯令德二句通詩主賜下三章段與此相照應子孫
 世有令德世治安正王者之福也 盛世雖貴不忘規然
 只開教訓而其意自在如音帝言嘉樂君子以顯德受祿
 于天則意已足矣以下皆以君子之功德為之也保右命即
 已受之福也申之受祿無已也已該下文是所謂千祿百福

也。子孫又百福中最大者耳。子孫難其多而千為億為子孫
 難其賢而穆皇鳥宜君王為子孫忠其德忘以壞舊章而率
 由為威儀抑抑則藏者可知德齊秩則當者可知無怨惡
 以率羣匹則蕩平師濟之盛矣受無疆之福而長享四方之
 綱宜矣然且君總攬以燕其臣進規以勗其君即前之中
 不忘吁咈以太平極治之什也及至覆致意為全詩最君
 子重在君子多以君子與子孫對說其子之子孫重在子
 孫勿以子孫與臣庶對說然然以君子為主
 節假樂是喚起之詞德以光明為善即洞開重門以照入
 詩經別卷 大雅生民 十四 伊廬

荒意若疑聖疑神使人不可窺測即不得謂之令矣故令德
 曰顯宜民人正是顯之震宜民顯下綱紀四方者謂政
 教善也宜人顯下率由羣匹看謂舉措當也 人民咸宜即
 是天保而王之德有以受之以此中已該有保右命三字作已
 然之福者重在自天中之以起下子孫意中之只是常保右
 命耳
 其有下祿之道而得百福自求多福在我有以致之也根中
 字說下不愆不止就一世言故者德之聚則有出深玄
 遠之意故曰穆莫者德之充則盛大宣着之意故曰皇

詩經別裁

大雅生民

11

伊蘆

以安民及之也。頃知朋友之燕亦以無事廢事。非全不倚聽。

見當世之未安莫作幸今已安哉

詩經訓義

大和生民

十六

伊廬

六韜之印也

石康公以成王將蒞政當戒以民事故諫公劉之事以於上
序曰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蒞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
于民而缺是詩也

于民而敵是詩也

意章肯各冠以爲字類提出作領忍辭用尤句是一篇骨子止基逆理句是一篇莊脈周之有公劉言其時則甚微言其事則甚動稱時之甚微以戒其盛稱事之甚動以作其愈此名公志也。歷居三章是始事于京二章是終事末章止基以上總其始逆理以下總其終。

基本上總其始理以下總其終

首節公劉尊民全在思耕兩字 九人處患難而懷安甯無振

詩經訓義

大雅生民

十七

伊 廬

倉之理。公劉當不虞失官。窺身戎狄。民之瘡痍。驚擾皆無寧。
 日安所得解。公劉視之。有大不忍者矣。故匪居匪康。不獨在
 西戎時。為然。即遷邠作京。何非此念。乃場二句。是不敢安
 寧之實用。力。嚴。遷國之計。必先聚糧治兵。而兵食又有先
 後。故先言場獵餼糧。藁藁之事。而推其心事。下思辨用光一
 語。由是武備具。而示去遷為見。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場獵
 車民以治其田疇也。此時做法未定。不可預解。以大界游塗
 等語。預倉從場獵出藁糧。又從續倉出。思辨用光。遷國
 念頭如此。豈但避狄而已。思辨句。點在落竹之上。見此聚

閑像不小。弓矢三旬。形容還國時聲靈赫亮。防備森嚴。此意原不重足兵上。廼字爰方字俱透露萬民意。字見不如。此富足不敢輕吟也。

字見不如以富是不敢輕信也

節以相國都之大勢。於晉斯原猶言津梁。晉字見不遑寧。
處以真民也。晉原陟降原是一事。庶幾順宣皆相上時侯。
遷之民如此。正后輩于鄉斯館時也。得仁人而依歸焉則。
所存者大懷上固非其情常草昧而魅止之則所感者深負。
旣亦非所苦視旅順如其舊都尚何永嘆之有。甫晉原而。
即三曰既一曰延又曰無永嘆見從者如市遷者忌勞也此。

即三曰既一日延又曰無求嘆見從者如市遷者忌勞也此

詩經訓義

大雅

八

伊藤

定居以後事在岫谷原則相土時事也。陟則二句正所擇。晉原既遷高履相一替又就平履相一替。陟則復降口氣相。應見上下山原緩緩之勞。輶中有珠飾之容。刀皆相土時所佩者。重躬親上不重文事武備意。

二節此與上章相土不同。上是相大勢。此是定都也。潯原在百泉之側。潯百泉者通觀水之包絡以定原之形勢也。此自下審也。高丘在南岡之下。陟南岡者遠覽山之環拱以審之地勢也。此自上瞻也。如此則都邑之方向既定而宮室可作矣。曰京師之野則別之都。北岡而依京西衆而據左。

持經訓義

大雅生民

伊廬

伊廬

四曰于時。俱指京師之野言。見此為風雨之交。陰陽之會。此無一不宜也。亦見即于此時。來之不待。即也。慶。四項以安身。待賓。施教令。議政事。分。當時。降。多。于。而四方賓旅。不通于國。安民。定國。則大政當。而。多。利病紛錯。則庶事又當。其。所以。營室。如其。四節。是落成一燕。而下。以。之。儀。上。統。以。君宗之。禮。立國之物。名分秩然。亦。先。之。一。微。也。于。京。斯。依。對。上。相。土營度之。勞。說。勞。群。臣。者。勞。其。經。國。安。民。之。功。也。其。同。姓。與姓。當。此。草。昧。經。營。而。濟。之。給。之。俾。是。俾。凡。氣。象。肅。然。

曹者。群牧之所。宰者。曹之一處。執承用。飽。物。力。未。費。有。應。如。此。無。訓。儉。有。意。但。居。人。不。可。不。思。其。儉。而。耳。飲。之。食。之。有。惟。然。款。洽。意。註。此。際。即。其。君。之。宗。之。義。君。統。其。姓。宗。統。同。姓。自。後。人。制。之。國。常。家。統。于。是。子。始。其。寔。草。創。時。一。燕。飲。已。具。有。萬。年。風。俗。在。然。不。可。公。訓。借。此。以。立。君。宗。也。四之。字。皆。指。臣。言。以。公。訓。一。身。為。主。

五節。東西。為。清。南。北。為。長。公。訓。遷。郊。之。時。尺。土。皆。非。其。有。故。美其。能。禮。也。曰。既。清。且。長。則。寒。燠。向。背。不。同。水。泉。滌。既。有。利。不。利。自。不。容。不。詳。慎。矣。故。即。承。之。既。既。景。景。既。景。

曲禮大

持經訓義

大雅生民

伊廬

伊廬

三句。總是辨土。宜以授民。田事。相陰陽。之。向。背。以。識。寒。暑。之。宜。種。植。各。識。土。之。宜。承。景。米。觀。流。泉。之。高。下。以。定。溝。洫。使。灌。漑。以。足。食。皆。蒙。土。田。說。○小。司。徒。徒。徒。無。過。家。一。人。一。井。出。一。人。一。成。出。一。車。井。有。十。萬。則。人。亦。十。萬。成。既。十。千。則。車。亦。千。乘。大。國。三。軍。為。車。三。百。六。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其。飲。者。為。美。公。劉。適。仰。時。適。滿。三。軍。之。數。而。無。美。故。曰。三。軍。○此。徒單。字。起。義。然。于。公。劉。軍。制。無。關。通。融。之。當。是。重。本。息。民。不。盡民。以。為。兵。止。立。三。軍。而。不。起。家。之。訓。丁。如。後。世。耳。古。者。寓。兵。

于農亦即此意。山西曰夕陽。以至夕始得陽也。此二句推廣言之。有開荒義在。然亦不外上文意。度字。兼辨土。宜定賦稅說。

六節。通叙前邊田事。正以結思。解用。此一句之脈。于。伊。廬。追。其。始。也。涉。謂。款。取。村。以。作。宮。室。為。號。所以。涉。謂。非。取。材以。為。舟。也。涉。謂。所。取。者。多。屬。殺。皆。在。所。取。之。中。非。但。取。材。木也。雖。以。制。罷。厲。以。磨。磨。皆。作。室。所。必。資。者。止。基。是。落。成時。事。最。衆。則。止。基。之。終。事。也。理。第。四。章。候。田。事。是。有。則。理之。終。事。最。衆。觀。向。之。應。繁。者。為。甚。多。爰。有。此。向。之。積。倉。為。甚。

七言詩
七言古詩
七言律詩
七言絕句

七言詩
七言古詩
七言律詩
七言絕句

盛矣其皇潤二句正是愛衆而包有在其中 兩面相制而

居曰夾一面相連而居曰邇此備在既薄且長中詩謂之即

則度其夕陽矣 觀止旅乃密二句此時風氣月開臨既日

衆規模日廓有方與未艾之象周之王業肇于此矣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儲德豈弟君子民之攸歸典也洞酌

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漑豈弟君子民之攸歸典也洞酌

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漑豈弟君子民之攸歸典也洞酌

序曰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序曰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序曰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序曰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序曰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序曰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序曰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序曰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序曰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序曰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序曰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序曰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以相通如父母 豈弟自是近下愛民的意思余以詩

不必泥強教悅安注脚 為民父母重在我去父母乎民不

重民戴為父母 攸歸是依歸不是歸往乃寄料之意 攸

暨賴以安息非謂民已安息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賦也伴與

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伴爾爾爾性似先公首矣賦也

爾土宇既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伴爾爾爾性似先公首矣賦也

賦也爾受命長矣弟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伴爾爾爾性似先公首矣賦也

常矣賦也有焉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

序曰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序曰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序曰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序曰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序曰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序曰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序曰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序曰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序曰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序曰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其傍政府要地非得賢者相繼秉軸無以保治名須公極其
憂危故獻此歌。諷王求賢而詞興而有味讀之真足以興起
明良廟廟山林一時生色。大臣告君之作不可涉一塵僚
諫諍語氣。用賢保泰固是主意。而以作廢歌語氣發之前
四章三俾尔字已指得賢自輔。但彈劾不書及說到為明為
編則前而福祿所以可久者。唯然。然矣。由此說賢人原自効
忠。又說到待賢已自有其分明。見王何不以其待其人。脩
己之德。以享此無窮之福祿也。通篇語意俱引而不發。全王
自思。

詩經

大雅生民

二三

伊

首節首一句標時地之勝勿對遊歌亦帶看。來游而未因歌
而失音若無意于獻規者然。矢音與焉未遂歌相應中間
包許多意思而尚未露只云以欲言之意披露于王前而已
夫音要得盛時聲氣象下泮與優游要得天下太和氣
象如此則不必言盛衰倚伏之機而君臣交儆意已隱然言
外若人自己憂盛危明時語便是此意。
二節泮與二句標上遊狀來。泮與是遊遊間散意。泮與是
客閒暇意游即泰阿之游休乃休感之休非休息也。泮與
之泮即此優游優游即是休一照下。此爾之泮也亦之休

也。未必其似先公也。俾爾云云。猶爾性不其壽考亦不止
是終此生有保其天和意思。暗照降德有。錫命是天心。錫
性是人功。故不曰命而曰性。俾字甚有力。便合下修德用
賢意。首品是終似先公。簡則善終也。言外要王思先公所以
簡者。見若不能。猶非今日之所享。亦不可知。然言公不言也
此全是款動他口氣。如曰感通有道。便涉微戒。如曰永終
有日。又涉祝願。只平說。
一節版章者幾句。要荒俾然分明無或侵陵。紊亂也。孔厚承此
說是基圖不援意。此中就主有神意了。主非徒為祭主。乃
神之精實。依以為主也。
二節受命長只就成王踐祚以來歷年已久說。不必推及文武
看爾字可見。竹書紀年成王遊泰阿在周公治成之後。三
十三年也。第祿康謂撫盈成之運。無事經營而安享太平
也。此便是純殿下只重常字看。此上三章說禪一步進一
步。始言享安閒之福。次言享全盛之福。次又言享長久之福。
而俱不脫彌性意。所謂俾爾彌性者。得賢以自輔而已。故下
文反覆以賢之常用告之。
五節上帝說到此不必緊。推原少和平之氣。只說得賢自輔

詩經

大雅生民

二三

伊

之盛便是 馮翼孝德 誦性之資也 猶未用者言連下四有
字見無所不備此亦先公培養來 必言孝德者人主常
與慈祥萬民之人履其所以興起善端涵養德性日改月化
有不在言語之間者故宣王之相惟曰張仲孝友而蕭望之
亦謂張敞材非師傅之比皆此意也 引如引君當道之
引翼如汝為汝翼之翼重以字即后所謂使且命也如不以
則馮翼孝德將如大何亦言外意 為則以德言
大節起語云德之則四方者何如直從德說起不從經用賢蓋
即以是上章意也 顯印二句亦蒙上為則來顯印是德之

待制臣 大雅生民 二五 伊虛

外形如圭璋是德之內蘊今開德之音也今望德之賜也顯
印圭璋開望顯性之驗也 一人建極天下歸之正如衆紀
統于一綱 結之即所以則之也
八乘上言得賢固有自輔之益而賢才原有效忠之思 取
與乎鳳凰者以其為治世之休徵為天下所快睹也 吉士
古人即上馮翼諸賢王多意即上四有字 天生吉士以待
王用故曰王多 曰使曰命即以引以翼維字根多字來言
賢之可用者無不隨王用之便有益于君民言外就見王不
能使則無可奈何耳 媚天子者蘭之脩其德以為則為綱

也媚庶人者國民于德化而以君為則為綱也撫愛庶人則
以忠愛天子原非兩事 媚于庶人四字可解親民之義
鳳凰展鳴曰敷明書鳴曰保長飛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止翼
扶翼衆抱忠足履正尾繫武小聲令金大音合鼓厄頤奮翼
五光倫舉
小節鳳凰鳴高岡梧桐生朝陽各二句作一句讀 高岡鳴鳳
盛世之賢才也朝陽梧桐治世之明君也重鳴字生字有想
望之意不重在高岡朝陽上未二句只疊上言生朝陽者如
此其盛焉高岡者如此其和而感召自見不須下轉取喻來
伊虛

待制臣 大雅生民 二六 伊虛

美全在德上與下章各開說 恭養二句朱子因文似與下
不接而果皆轉韻可與下叶收杜作典意恐詩案無典作
此意與下自貫作者不必泥注
十節既字止字意在言外車馬而公之下賢駕取人才之悅物
也車馬而私之游歌長傲成德之虛福也曰庶多曰閑地無
非親王善用之耳 所謂止字即未見其用然非不用也
即不知何用然非不可用也詞若不可止而止意非不可
盡而不盡使王不能不動馬 須知此車馬不專指裝阿可
從而所望王之待賢亦不止在車馬只說一先景以待王自

喻而已。車馬而多，豈獨可以供宸遊馬開而馳，豈獨可以
痛法駕夫有所用之者，未明言其事而遽及于夫歌使悅
然得于意言之來，不多字，維字亦下可味，不多非謙詞
忠愛無已，所謂不啻若其口出也。王來歌而遂歌之，猶夫
君倡臣和之常而已。若中心所欲言，非歌所能盡也。古
大臣之戒君萬至而寬平如此，後世忠不足而言有餘如賈
誼之于漢，文陸贄之于唐，德言非不切直而無補于治，或反
為入主輕于是知古人之不可及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

大雅生民 二七 伊

式遏寇虐，不戢明柔，遠能通以完我王賦。民亦勞止，汔可
小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無俾
民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也。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京師
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無俾作慝，敢慎威儀
以近有德。也。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
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威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無良
武遺寇虐，無俾正及。王欲王女是用，大諫也。
此同利相成之訓。

章意全重相戒安民去小人是關鍵。詩人傷勞民之不可耐
小人之不可再縱，故各章提唱而言之，排側之意見乎言外
各未二句或正規之或誘之或責之皆此意也。小人乃無
良之人其言格啞其惡罔極其狀醜厲其用心醜惡先用詭
隨悅君以盜其權隨即暴虐其民無所不至。允居高位者
無不察秋毫而惡劓方從古小人未有上不媚主而下虐
民者故此言遏寇虐章以無縱詭隨冠之民勞國壞而棄
棄棄之皆詭隨之人為之也。此等机局極宜審透。

大雅生民 二八 伊

首節民勞而中國四方言小廉謂少蘇息之。賈生曰安民可
以行義而勞民易與為非民勞者危之漸也。亦字汔可字
緊相呼應曰可見惟此作為可也他日將不及矣曰汔曰小
肯不敢過望之詞。京師廣諸夏之中故曰中國。屢言中國
見小人濁亂在朝廷也。看惠字以綏字勿泥先后為治次
弟自如此箋曰王愛京師之人則天下邦國之君不為殘酷
妙解切時。無縱者見必思必遠明以燭之新以純之此
中有檢束而不敢恣沮抑而不散勸意無良之謹寇虐之遏
總見此意。不徒曰隨曰詭隨曲盡小人情態蓋心知其非

能通
意中
方即

不
以
民

之
休
其
之
以
之
休

可
也
子
之
休

而懷詐面從類如此小人為冠民財所以渴也小人為

民生所以新也情不畏明繫項上句說奸邪橫則有惡澤

而不降下完無縱詭隨而乘能之略可徐布也書言乘遠能

通而曰難主人詩言乘遠能通而曰謹無良言下禦

觀水之制火也以柔克異之舊乾也以柔亨故貴柔也如子

之習父則獎二親如手之習心則打格化故貴能也王室

言定者民惟邦本同邦寧

二節民述通中國四方之民說乃言利口榮惑主听曰惟奴

如幸事功起露造端皆是小人得志類然爾勞訛就平

詩經別義大雅生民三九

日動勞王室說非謂有去奸安民之前功也蓋小人之黨難

除亦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仇之者多或有夙夜朝夕

于王而于此一舉未幾多務調停者此即柔爾勞也重其

責故往來其詞以誘進之

三節周極有餘惡不悛意作惡播惡于衆也者惡字直窮其隱

惡敬慎二句有以去小人的禍柄全屬之身蓋小人非可

智取而力勝也與君子日親則彼自遠矣惟恐感像不慎則

君子先望而去之耳故須敬威像近有德而後我之營壘固

彼之窺覷也親下篇小子嘯則此人必悔慢自賢者君

子安肯為用故以慎像近德言之

四節憂泄見民情憤懣而不得泄則民憂盡寬解矣止以

紀綱法度言或雖二句直以禁奸之擔使不得地也

以一身之操縱開生靈之休戚責任豈不弘大

五節小人惟無縱之耳一縱將反為小人用太阿倒持而不可

收即明知之而莫延膠結莫可誰何如云去河北賊易去朝

中朋黨難是也故曰縱結正反甚于正敗止于殘廢及

則全無紀綱法度矣與之以位即與之以責任即望其為

國安民故曰王欲王汝見汝當有玉也我之不能已于言

詩經別義大雅生民三十

者非止為民亦以為汝之縱不愛國愛民豈不自愛迫切之

詞大諫指通詩言之不足詳規反覆言之故曰大諫

上帝板下民求瘼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聖管不實于宣

猶之未遠是用大諫也天之方難無然憲天之方蹶無然

泄之辭之輯矣民之治矣辭之憚矣民之莫矣賦也我雖其事

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言我言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

詢于芻蕘賦也天之方虐無然謏之老犬灌之小子嘯之匪我

言老爾用憂謂多將焉不可救藥賦也天之方虐無為夸批

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殷厥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莫

此亦與前篇相類

序曰凡伯刺厲王也

六那生民

三

伊蘆

變執起故末節亦以敬天結束

元 亨 利 貞

詩經

大雅生

4.

伊達

開切廟謨國計而下民係以休戚者轉謂調劑勝而不拂輿

一。雖圖豈是迂論而聽我言。故成之曰我言維服勿以
詢于芻蕘是先民一句成語引之以見不告猶詢芻
蕘聽況大諫乎

灌。即上我即爾謀也。知天命之可畏而嘉誠以相告直
歌入其耳而沃其心。播。舉足而競是。斯玩之意以喻
當灌。使老成深慮全洩氣力即伏下文載尸之案。多將
必然之詞也。此以聽言之禍。自移以
五。無為。是成詞而味通章語氣實是貴教之。自移以
同人曰。齊雷同以附和曰。此大言夸人必有誇張凌厲之態

誦言此人必有遠除厥施之狀耳。易而觀聽亂故曰。率迷
若人見他如此安所復矣。其謀直如尸之無言而已。夫今之
民怎樣困苦。若有人焉。廢度其所。以坐廢。亦可治之。莫之而今
使善人敢怒不敢言。則斯民徒有為亂之望。而竟孰有順
其生養之望者乎。故惠我師。必類善人。歎善人。用事如相。容
得夸此意極關切
薛。晉主。主于上。夸此。滿于下。惡俗成矣。有悖道之心。又有悖
散之勢。瞽民正。欺誑其源也。程子曰。瞽瞍通之。最宜時故
瞽以通明。人心之虛靈。雖昏于欲。而本體猶在。故雖昏蔽

之極而介然之頃。自有覺焉。即此空隙之中。而其體已洞然
矣。瞽民孔易。猶在天之開。民上說。以上化下之易。又只就
上看出。煩荒。以聲相應。圭璋。以形相合。疏。半圭為璋。合
二璋則成圭。取。無益。蓋賦于有生。其理既倫。瞽民予既
生之後。不過開其蔽。復其明而已。不必復益之也。四句皆易
之形似。多辟。困極之後。流而放僻。邪侈也。民僻。不可更教
之僻。則我不立僻。而民之不能。可知已。不然。不遠是。復立僻
以導之。

前。儲在垣外。所以為限也。垣在藩內。所以為衛也。屏設于門。
所以為蔽也。輪常。牆兩邊以障土。所以為幹也。介人。禮德
為大大師。合衆為大。邦足為外。重大宗。是為內。重。介人
德望既尊。使天下有所憚。而不敢發。非藩而何。大師居則比
閭族黨。出則行伍。軍師非垣而何。大邦。世守封疆。真居方岳
故維屏。大宗。勛閭之舊。支葉之蕃。足以明合衆心。故維翰
懷德。只念。不忘情德之意。德不外敬。天安民。然且虛說德
情而多助。自至禍亂。不生。故維字。宗子。義同休戚。可以寄心
臂而禦外侮。故維城。休。能六開。意重修德。無俾城壞。全。作
懷德來德。正主僻之反。兩無字。是着力字。可畏。即在獨字

伊.

伊藤

开曰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嘉其無道
章故作此詩

是意與榮刺王則不明爾德而字盡之允任小人廢此刑
 沉涵魚其皆是德之不明一似命之多辟而詩人望嘆為
 任小人居多
 首節此亦是慨嘆之意所謂幸自解之者特隱然在意言之表
 而後乃發明之耳意暗指厲王而托之燕氏亦詩人微詞
 燕二句原其意也燕威二句惟其意也天生二句故作疑
 詞靡不二句正解其意也各章皆中解解終之意疾威二
 字酷肖格剋殘暴無依之狀多辟即指疾威照下解終說人
 之辟若見其命之辟也蕩之帝轉為疾威之帝天亦有
 初解終矣遂解之曰天生燕氏云云並未嘗怨天只是委婉
 其判王之詞耳二命字但就人所受于天言其命匪說嘆
 下解竟句惟人之善道不克終故天之賦予亦似不可信也
 若得盡如其初則天何嘗不可信
 一節托言詩者厲王之惡略與詩同所謂與死人同病者不可
 生也曰文王亦以法祖之思動之非止以監謗故亦下四
 句是惟嘆之詞上二句是言何乃有英人下二句是言何乃
 用是人也曾英強與曾英語勉而使之在位在服乎曾英在

位曾是在服而用強與格也乎格勉者格擊民而勝之取
 其財也貪酷是一泰事強與格勉不是四保人恤德即
 指強與格勉人事實開氣化若天生此德以害民故云天
 降下句隨解則若身上去女典是力者好暴多欲為此第
 之偏也治世未嘗無小人亂世未嘗無君子厲王之世天
 非獨生崇夷衛風之徒也凡伯名於衛武王在焉亦不
 三節義類是愛君斯民之人止強與之友多怨德俱而強
 禦者欲得格勉在內暴可以濟貪也強與之人外盛氣以
 侵人故曰多怨內巧方以惑主故曰流言以對凡小人偏
 為害民之事必有一說不說辨博以濟其奸如商鞅王安石
 是也曰用以應對亦見王聽信意作說就王身上言豈民
 不堪命而怨王之用此人也呂正獻公言小人聚斂以佐
 入主之欲而不知其終為害也實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
 也蓋其任怨而不知其歸怨于上也小人一旦不去則怨
 謗一日不已故曰靡局靡定
 四節然終二句承上章說王說然終句意也然終句意也極
 形容也以假假作氣勢以恭虛作威聲如虎能之狀故曰然
 終飲怨即上咀咒句意即此便是德之不明廢韓詩外

國順之許謀定命遠播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賦也其在于
今典建就于政頗獲厥德荒落于酒女難堪集從弟舍厥終因
敦求北王克共明刑賦也肆皇天弗尚如彼流泉無倫膏以亡
風興夜寐洒掃庭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
用遏蠻方賦也須臾人民謹自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致爾
威儀無不柔嘉台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賦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讐無德不
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純嘏萬民靡不承賦也視爾友若
不辨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
許筆副數 大雅篇 伊廬

予去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則可射思賦也辟爾為德俾賦俾
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投我以桃報之以
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賦也荏染柔木言緇之絲滋之恭人維
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
各有心與也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而命
之官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盬誰風知而莫成賦
也吳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藩我心慘我離爾諄聽我藐
藐匪川為報覆用為虐借曰未知亦未既老賦也於乎小子告
爾勸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難難曰夜厥國取譬不遠吳

不咸而通其德俾成大材賦也
衛武公作此詩使人日誦于其側以自警
子曰衛武公刺厲王亦以有警也後
幸意通詩修德中雖有修已治人二項然不必拘對偶分析
修德謹儀慎言錯綜參互皆見意相貫通不必泥其
句應某句某句即某句便非詩肯 前八章俱是諫為人命
已脩德之言而楚自己作堂言致敗後四章及通德言
上提醒虛其心以聽言則德修而治人在其中矣 昔以威
儀為德賜終以不愆于儀為賦嘉則慎哉九德之定証廢也
許筆副數 大雅篇 伊廬

聽言緊關以在靡盬兩字
有節抑、是自然總室如此非如下文敬慎有工夫一邊
抑：者抑而又抑也既有節節退讓毫不放肆之意凡修德
之主必先磨去一段鋒利自賢之心使此中退然有下若拙
若陋乃可此二字與後邊溫、二字相照 底儀大學指
為至柔孟子指為盛德之至由來極重而該更廣故下詳言
之○此宮文子以聲氣可與言語有華謂成得可見也 曰
德之隅者謂德未詳詳而此有可畏可象如室之有角有枝
也 皆憑就儀之知慎與不知慎言世之為為勉者多而能

儀者少豈非聰明之人。都九情機。廉哲不意非以無成。
嚴為惡。乃以無成儀而見其為惡也。亦陽字意。人亦有言。
兩句未必真。有此言只痛恨其熱儀而後為之詞。耳疾字。
字根下得。則疏指其言。與指學問言。此四句。總是承人言。
而作嘆之。以發自強之端。或人二句。不重。
節首二句。誤言之。無競有堂。中有工夫。見四方之訓。四國之。
順非易致者。無競者。卓然莫加之謂。本自盡求。覺者。廓然。
直大之謂。本自脩求。道與德。原非二。自其德而由之。即道。
也。道德只在訂定。遠不從。慎數字上。見慎。政令謹威儀。印人。
道德。德。行。也。維民之則。即四訓。四國。順也。即。是。獻。
命。即。其。告。讓。是。紅。綸。國。家。之。本。命。是。鼓。舞。萬。民。之。指。計。
與。元。道。與。平。字。各。相。應。意。亦。相。成。此。俱。有。臨。民。臨。時。之。
敬。其。意。慎。防。其。昧。則。所。謂。訓。順。也。維。民。之。訓。重。在。上。可。
為。法。上。
有。其。在。于。今。見。上。帝。所。告。古。人。之。可。為。法。則。若。如。數。求。
此。王。告。而。止。意。可。想。矣。其。訓。而。後。曰。指。尊。尚。也。即。自。今。
日。起。之。意。此。一。字。當。下。三。句。一。氣。下。連。此。于。政。印。願。覆。
啟。德。正。典。上。文。許。讓。三。句。相。反。意。德。于。酒。即。連。此。願。覆。之。

病根也。汝雖湛樂從。即金比句。明刑指上。許讓。字。此。即。先。
王之道。而可恃。以承先人之緒者。非念周數。皆從上句。一。直。
通。下。蓋。貴。之。切。而。不。覺。氣。之。急。也。考。究。詞。問。曰。求。執。守。本。
行。曰。共。
節。肆。字。承。上。昏。迷。顛。覆。來。天。之。所。光。在。德。之。非。修。天。弗。尚。
也。如。彼。二。句。以。國。勢。言。此。三。句。危。詞。以。賜。其。伯。德。之。驗。風。
典。七。句。是。不。泄。通。不。忘。遠。之。意。正。上。所。謂。許。讓。遠。能。究。克。
將。兩。四。句。只。在。風。典。三。句。內。事。勿。平。看。寢。典。疏。掃。有。一。段。
勤。屬。精。神。貫。徹。其。中。崇。功。廣。業。皆。基。于。此。風。典。夜。寐。與。別。
慶。不。同。言。必。當。清。景。而。起。晚。夜。而。寢。也。維。民。之。事。使。民。曉。
然。在。屬。精。中。重。在。我。示。法。于。民。上。車。馬。牙。矢。戎。兵。是。三。項。
以。備。軍。實。用。戒。二。句。相。承。說。有。倫。可。以。無。患。戒。之。即。可。以。過。
之。也。
許。讓。定。命。遠。融。不。告。敬。慎。威。儀。有。人。民。市。也。風。典。夜。寐。兩。
得。庭。內。謹。侯。夜。市。也。戒。戎。作。戒。不。虞。也。以上。古。治。國。之。略。已。
條。故。下。婦。子。修。德。焉。質。無。成。與。定。二。義。成。即。所。以。定。也。
敬。來。其。之。一。說。看。即。民。之。有。美。類。字。慎。融。命。告。使。民。心。志。
定。而。風。教。成。故。有。朴。無。偽。亦。一。見。候。度。凡。制。有。五。朝。領。于。

侯國者皆其類之俱從自家身上做出戒不戒非其類也直是常防其離叛折光于禍遠之意人只曉得民易欺位易縱不知我者仇我有前解之虞焉至尊者至危有健責之恐焉民難御本固邦寧國有成憲慎乃無愆此皆從承平無事時討出一箇微杜漸的念頭來慎出話誠儀正所謂侯度山手身加乎民發乎通見乎遠不意臨至修已說不粗葉曰素不悖屬曰嘉兩字中看出一箇微杜漸的好與抑溫照看總承言與儀說白圭四句又特由山徑言一節以申戒之所謂慎言不獨是謹閉不出必如定命衣

伊虛

告方見能慎不可為者不可修為也乃不可復救之意白圭四句合下章申言慎出話之事七入章申言敬成儀之事而各以感應之理動之六節無易緊報結字來缺二句重看正所以惠慶凡言之端皆止放縱皆從易心始由言者山已言之也易之為言皆看言也故又云無曰為矣無言不讎就好處說此二句總說言感應報施必然之理以引起下四句惠顧也是以順理而順乎人心之意蓋朋友民言惠從無易無希承應上采嘉意總謂言為世法承者遵奉而不違也口得民善

後乎者此節雖不專主敬儀實從儀上見心而引到心微密工太上顏之輯系可以不魏君子而又曰不魏有德金是檢身不及的念頭不魏屋漏只把此念常存之耳將系前顏以友君子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可想見古人接夢古大夫精神不隨有德所謂且失色于堂寐傳笑于國是也屋漏會子問謂之當室之白蓋日光所漏入也雖以他言而不魏則以心之所存言無曰二句是上起下凡心上見謂不魏其觀即未免生狀射即魏于屋漏矣末句非說敬神就

伊虛

心上當敬說此總承上文而勸諭以必應修德之詞戒嘉總是盡善盡美至精至密意不必分析止與儀亦無大別淑慎不怨一正一反以繼維德之賜意淑慎從源說不怨從流說惟淑慎故能不怨也借是喻理是差紆處如德未至善客未中理賊是害理則如荒港之類至喪德損儀矣不借賊鮮是賊嘉地位鮮不為則終終往時用為德一句氣味通應第一一章維民之則句接挽教李是借言感應必然之理須知賦性不作喻說彼重二句則是感應之必不然及言以坎

其應也矣。紅小子亦不粘。彼童句說。紅侯忽變幻不可為。

九節才到則折。惟柔敦乃可為弓。端則損。惟溫恭乃可為德。

溫者。驕心浮氣收斂已盡。純是一團和順之象。基如

其址之基。日聽一善。從此積而上去。那得不高大起來。此句

且師。說所以基德尚在哲人三句內。明由產生恭。即哲

人也。言之善。即是德。順德之行。者順所告之言。而行之。與

違違也。順字。須從溫恭上。作貼出來。如善與人同。不作聰明

之意。舜之聞謠。見行若失。江河順之至也。愚人反以為不

十節于乎。二句。是說。來乎。勢四句。敬開其愚。而使之哲也。

未如厥否。猶未便是愚。之詳且切。而猶然不知。難道是

哲。此其病。全在自負。若哲一念失之于盈。所以迄抱子而不

如也。將望成于何日。靡盈則如前所云溫恭。即哲。即順

德之行矣。豈不知而早成乎。知則必成。風知則必風。成聽之

必能風知。不聽言以益之一千耳之人也。與哲字相應。帶順

德之行。言成字與基字相映。成嘉其成也。

十一此言。悔者之憂。危則聞者不洋不動。其天孔昭。應皇

天弗尚。以天道惡盈。好謙。恭且悅。說到極極上。我生靡

樂。謂我生無日。非恐得顯于天。之目不見。有可逸樂也。正與

孔昭相映。此托為誦詩者之言。勇。是不知為善去惡也。

如斯。去速。亂顛。覆有醉生夢死。慘。者憂其及禍。覆用

為虐。則其于哲人之棄。而為愚人之歸。亦事既覺。言汝忽

然已老矣。夫知待何時。

十二此述喪亂之無日。則聞者不得不悟。舊止即修德內事

聽用即款求共執之意。大悔即下天方二句。取辟即喪

國之警。之不遠。即天之不貳。蓋觀天所福。即是國所以與

親天所福。即是國所以喪何遠之有。正行轉吳天孔昭。四

適與威。嘉及大棘。即淪胥。意與廣前人民反。

死彼桑土。其下侯。自將來其割。瘼此下民。不珍心。憂倉兄。其今

王今為使賊也憂心慈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俾然自西
徂東靡所定處多戰亂孔棘我周賦也為謀為密允斯刑
告爾憂恤爾國序爵維能執熱斯不以濯其何能淑我介及湯
賦也如彼邇風亦孔之儀氏有肅心并云不處好是稼穡力民
代食稼穡維賢代食維好賦也天降喪亂賦我立王降北燕敗
稼穡卒瘁哀惻中國具賢卒荒廢有旅力以念寧蕃賦也維此
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爾俾服自有
肺腸俾民卒狂賦也瞻彼中林姓其鹿朋友已諧不背以穀
人亦有言進退維谷興也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履任
辭難制事

大雅蕩

十四

伊虛

以享匪言不能胡斯畏忌賦也維此良人弗求弗弗地維彼忍心
是殞是殞民之食就字為荼毒賦也大風有隧有室大谷維此
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治典也大風有隧貪人斯顯
隱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履伴我悖與也還爾朋友于堂
不知而作如彼流蟲特亦弋獲虎之陰女女子矣詠賦也民之
不寧皆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遘識說周力賦也
上東曰不可復背舊言雖四匪予既作爾歌

大雅蕩

意為伯世臣忠憤鬱發又值監榜之世歌抑則不能歌其則
不敢放情言纏綿不自知其懷惋文詞詳婉不自歌其重海
讀者當得其言外之感不可今章摘句以求之刺王之意
只一用小人以病民直之前四章皆歎人民之受病下皆言
王不用善使君子不所行其志而民受其病也吉爾憂恤悔
爾序爵一篇綱領
首節言漸有漸將乘立窮民歸罪于人也注得之
厥駮取此則之皆陰今皆有怨焉之意桑柔二字最妙周
詩集訓義

大雅蕩

十五

伊虛

宋忠厚培植所謂以柔道治天下也以下文照之當是征討
不形于四方而師濟諸賢相與憂養于下圖故曰其下侯句
將來其劉分明指下貪人剝民財戕民命莫楚忘其生而莫
且新其澤矣故曰廣此下民不珍心憂之不已也填滿
也積也是悲悶積滿于中之意我矜不但說自己寔望其開
人窮也民之病而可矜倚存下三章
二節承上云莫知我憂不親征從者之吉哀乎四壯騷二
句總見征役不息有耳聞目見無非厭苦之意亂生正根此
說不爽言無平定之期也蘇圖句對民蘇二句圖指諸侯

民猶百姓燼者遭禍而喪亡如火成而燼也 國民則崇維

三節國步獲寶四句連說國將珍或嗟我可惜恰似天欲困吾

我民使我居既無以自安往又無所歸也 儀禮注疑立

正立自定之貌蓋人有疑則徘徊而姑定也 亂世之禍亦

有自君子競心激成者今則不然君子曰句窮亂今不得

況作君子無爭話頭 曰東心則不持無其事已也曰寔維

見書時有有致之者矣 誰生厲階二句重言禍端不起于

此而起于彼也如下貪人忍心胥誣正所謂競君子安得有

此不須照后世黨禍立說 厲階指厲王用小人以釀亂

而向誰者始詞也 曰至今追其始以咎之也 梗水上浮木

東水之新 節憂心慙 承厲階來 上字征後者之家鄉也居邊陲之

若則思內地之安念旅寄之勞則有故鄉之望 自西徂東

者周在西而東征乃在東見無地非亂也 不夜言不幸生

于此時非生時不善也 觀瘡痍有訛焉勞動之苦孔棘謂

有鋒鏑死之憂曰多見非一事也 曰孔棘朝不保暮也土

字之念何能已已

此上三章俱作後役者口氣以形容民之受病其所以

之故已微露于誰生厲階中下文遂反覆言之

五節為謀為密非真謀密也謀不得其道則妄謀反足以禍明

如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此也慎不得其道則狂謀及足

以挽斯如見賢而不能舉見不肖而不能退是也 為謀為

密明是與小人謀之密也故適以長亂國且日削告以當發

憂在不得賢人任之也 存爵量材度德簡賢默不肯使稱

其爵之意 重在擇相上 說一序字見爵之高下與賢之

大小其序若天定不可與以私也如智者集于愚人賢士

諸節則數 大雅 伊 誰能四句言必用賢方可止亂若

程然于不肖可謂序乎 不用賢則有亂日削以至干亡而已 此時此爵至要至

切如斯然故以執熱喻之二句須以正意立講不可單說

執熱而後補正意近于比 此下兩章極言賢者之用以引起不能序爵之意

六節題風二句是詩人自形容其憂亂之情逆風而行其氣咆

而不得舒憂心抑鬱其氣隨之欲類此 氏指在野之賢說

肅心是傷時之亂欲出而撥亂意世亂已極欲忠莫救故曰

豫備可以代食故曰維實代食可以免禍故曰維好相承
看實字以貴賤相形好字以安危相形蓋于注維勞無患
一語

七節厲王末底而曰我王見其勢之必然也此二句特以
引起下二句豫備卒病不止是代食失望照下其字卒字
可見且贊則無復有地可以自安卒荒則無復有人得以
自給也無力念天禍固謂天禍之多亦是困憊無死為憐
雖歎念而不能之意末二句只是形容結非付之無可奈何
何也與上不連器

詩經列舉 大雅蕩蕩 伊

即上文賢者之不得志全為王之用故此章以賢君用人
之公較庸君役智之弊側重下段順民人之望曰惠不順
省與民情相成也不作義理解 二句從秉心直貫下
秉其虛心以周備謀度即是考慎考擇又即是慎慶君心
公者不為一己而為天下則萬民之休戚利病無不關切宜
即宣昭之宜其澤民矣邦一念就然宣布于天下與天下共
謀之考即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考歷試諸賢不敢輕任止
此是一樞字不特偏擇之義畢竟勝重用人用人歸于
擇相此深知亂本者也擇相是存爵之大者宜猶若慎丹

存爵貴繁嚴 自獨伴或是自善所見自有肺腸是有私所
見二句正不順病根獨字尤重得則中荷隔而外即堅矣
此所以不能存爵而使君子不敗進也上既顛倒是非使
人不解其何心而勃然憤憤故曰卒狂

九節以鹿之相從起友之相諧蓋反興也鹿性善得食則
相呼而共之慮患則環居以禦之朋友以在位之人言不
相信乃諧故諧訓不信進退維谷承朋友之諧說蓋進既
忘其進而排之使不得任用退又乘其退而排之使不得脫

詩經列舉 大雅蕩蕩 十九

身豈不兩難 谷山谷也宜微之意進退二字宜合看方見
無形不窮不必泥泥惡俗看此正為上無明君容此諒安在
朝耳
十節通詩語氣至此一頓倚仰時艱難懷抱後感憤更端而
嘆曰聖人云聖人通明之猶瞻主猶云據所見而言也
惟見之故信言之百里林言其遠謂未形之禍幾亦了然也
狂言正是全不見禍之伏隱言不能言字與瞻言相應
瞻言之言在禍患未形之前凡見之言也匪言之言在禍患
已見之後此時之言也末二句正為瞻言之人說蓋謂彼

既能見豈不能言。只無棄畏忌此用事之愚人何耳。非言句即道路以目意。此章舉聖愚正如小兒或聖或否不是以聖形愚。在我字不須泥。

十一此正情正不能存。而所謂不順而伴民年狂也。良人不用而用忍心。其是有肺腸。貪就以氣為貴也。猶云貪天禍亂如茶券而民不知起避之路乃反貪其氣安為之也。

九亂民之起天下必有受其茶券者。彼得其心焉。故曰寧為茶券此中有不得不然意。

十二以風竹有道與良人不順之不同。道見人原易辨而正自特。此則難。

不辨致素彼而取此也。作為與征字俱有制行上言式字。對以字看。穀字是行已高潔舉動光明之意。中則隱暗不明。始則污穢不潔。而其人專向此行。與良人行事豈不迥庭哉。凡所謂惡貪則粒善皆皆中垢之行也。

三以大風之有隱久與貪人之收類。謂貪人別是一路也。既非君子路上人。安得不敗善類。則對謂得此貪人之不可用。對王說也。言已在口頭。竟自言自語。如酒醉然。幾于情既矣。而寔因王不用善言。使我至此。匪用其良是通詩要語。結上緬爾序爵之意。

此下三章皆托為告僚友之詞。蓋斥其見用者必用者之失。有見也。

十四嗟爾朋友。伯王所用之人。言如彼二句中。明前二句意。言我之作此詩。如夢國運悲人。始原此禍之附離。則止亂之術。即不盡中于理。才必無一言中者。二句本是賦。作此意。即在如字上。除女言其可以易危為安。轉禍為福也。國有胥溺之禍。小人豈能獨存。君子為其言。固為國家憂恤之計。亦小人自全之策。險字影侯句。意來見國家憂恤之計不改其盛。則女亦托慶于陰慶之中。豈不是陰大。

詩經制義 大雅 卷一

六節末兩章。據小人之描惡于民而盡發其惡之情狀。蓋小如不克。一念勢窮情急。民亦相率做做而不自愛。所謂民之貪亂。寧為茶券是也。原曰三句極小人之情態。見亦不難知也。小人伎倆不過如是。背非陰陽反復。如鬼如蜮。上燕惑其主中交情。其下漁獵其民。以致天喪人怒。不可救藥。此致亂之本原。亦小人貪身之秘密。故事末切直言之。曰爾作爾歌。亦足能掩耳目。而不能逃桑桑之刺。即曰匪言不能胡斯。畏忌聽言。則對誦言如醉而已。原言外微矣。則極用通。

經 71-288

夫各則說小人及獲則民困極小人用力于邪僻則民困
小人為盜以害民則民未有平安之期提見民之禍無一不
由小人者然民不利帶其背向者如云不克句最重如不
克即是耗用力未二句是舊語諒曰不可謂與君子約
信時亦以貪暴為非也始既非小人既又毀君子正見他為
盜虐非子單指善言為欲推其惡以歸于入而謝其過
以媚君子耳

仲彼雲漢昭回于天子曰於乎何毒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
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主孽既阜寧莫我聽賦也早既太甚
詩經訓義 大雅 卷一

臨臨不殄穰祀有郊和宮上下真盛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
帝不臨耗斂下土寧丁我躬賦也早既太甚則不可推乾、業
業如寢如常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吳天上帝則不我道胡不相
畏先祖于推賦也早既太甚則不可謂績、矣、云我無所大
命近止靡瞻靡顧群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賦
也早既太甚、山川早魃為虐如焚我心靡暑憂心如
煎黝公先正則不我聞吳天上帝寧伴我遯賦也早既太甚
勉畏去胡寧與我以早猶不知其故祈年孔風方社不其吳天
上帝則不我虞敢恭祈神庥無悔怨賦也早既太甚散無友紀

其寧賦也
詩經訓義 大雅 卷一

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淫亂之志而側身修行欲消
去之天下喜於王化獲行百姓見之故仍作此詩以美之
序曰仍和吳宣王也餘見注

幸意全詩重為民憂卑側身自省之意肯二句詩人之詞以下
皆宣王口氣 何事今之人句是通篇大旨篇末易惠其寧

正就民安說應轉何事句意 述宣王敬畏德切之意詞肯
愛廣不倫不次不得過分文節 事早祈雨而通詩不露一
兩字殊有深旨說詩者須斟酌其周章皇恨慙然靡寧不
言及雨正其憂之深也篇中凡訴天慶俱要似號呼引咎之
意若詩有所以致之而然勿作怨望口氣
首節有二句須提出早魃為各章早既太甚後作 漢之在天
似雲非雲故曰雲漢、皆雨之精天將雨漢先有微云漢候
紫無雨可驗 王曰二句作一氣讀正憂民其切處 後佳
即是夜祀靡神不舉是康廢祀而修之也 牲與玉皆存之

神者如東西性用青白玉，用青圭白琥，南北性用辟柱玉，用亦璋玄璜是也。惟用不可盡故曰，願愛圭璧少而易竭，故言既事正固祀之備舉於然。寧與我據言不知正何故而竟其之聽焉，然有引罪號呼意在。

昔蘇者陽氣之蓄積陰者陽氣之竭元氣，是此氣重矣不解之狀。不珍言以次舉祀相繼不絕，有卻但言談社在其申上下又以天地相對說，與是方祭而置之于地，雖是祭畢而照之于土，凡社玉祝冊之類皆然，郊宮上下皆有之。靡神不宗，承上二句稍完說凡常祀之神皆在內。故說

人事故言后稷不克見，維親而力盡不遠也。瞻亦是神事故言上帝不臨見不尊而感格甚難也。寧丁或躬有婦，咎自責之意非無望也。

三節前祀索之樂，應常祀終之樂，應則早不可推而去矣。是以終業如此，以終業句作主如，竟句是形容終業愈下六句言不容不終業之故也。不我肅言身不見道則先祖之祀能此哉，正見其不得不也。君民一休此無遺君安得倚符祖孫一脈身既成，安得使祀係有相關意在。具字與乾祭字正相應。

四節此與下章相對，俱是憂懼之甚，無可奈何而呼父母，呼天之意，固無歸咎意思，亦無望於說話。赫々炎々，教語極見顯天無降望神無休其皇，望朕之情如此。云我無所履，瑤云宇宙雖廣無陰以慰。大命，還合天下人之命言。月令李冬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所謂大臣即祭羣公先正之常禮，仲夏大雩，帝用盛樂，以命百神，寧祀有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實。羣公四句語意，即指重父母一處，玩一胡字，字恰像親亦棄之者，然當有責躬意在此，是哀詞不是怨詞。

五節祭山川三句，一氣說，言山川已為焦土，而旱魃方且肆虐，如快如焚，其猛烈至此。如焚即易所謂焚如如熏即易所謂熏心也。雖去字活說不必泥去位當典不能奮飛意同。羣公先正人鬼也，其聽早於言聞上帝尊而有權，故言伴。瞻者欲自去以回賢若路也，或既去或者召喚之入不在而天灾可免矣，亦不可謂非望於神也。若說或去則灾不能及矣。陸聚國曰天既不使或得應，則今日之禍我道丁之有不得辭其責者，不知得若何而後可以求免也。

六節追述句，輕接前章言蓋云我之一身繫天下之重，故出祭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所之有龜勉畏母而不敢去者。初字以下總有之。詞情不
如其故。正有詰語氣。祈年句是新方杜句。是般得是常發
裴始畔而即新穀于帝。稼始納而即新來年于日月。是
謂孔風稼方登而即祭四方。樂始畢而即祭土神。是謂不
一祈一報。無不盡禮。是即共宜無二字。打轉惜不知其
故。宜無而不無。必有其故矣。此與孟子我竭力耕田數語
意界相似。

七節朝廷職事上下相鈞。鈞。相。市。故曰友紀。方者言相聯屬
也。惟憂早值德不能條。理。有整頓。震。以。乎。散。耳。其。大。綱。

如何亂得。要如此甚之。詞看下列。我云則友紀原在
鞠是精神之竭。是形容之瘁。正家幸其責尤重。故特下
鞠。哉。或。戰。下。則。平。叙。職。名。而。以。釐。人。二。句。提。之。注。不。抹。不
以。果。食。馬。也。其。兵。者。廢。地。所。掌。之。兵。微。膳。者。進。膳。不。供。太
牢。也。左右布而不脩。侍御諸臣布列于位而不修其職也。此
正所謂無友紀。常情多快于新畏阻。難。而。群。臣。則。盡
心竭力。必鞠躬盡瘁。而後已。祈。許。之。勞。所以。惠。天。之。察。也。
云如何聖言如何使我。我。之。而。有。所。聊。賴。也。
八節有豈甚星與章。首昭回于天。相應。兩。言。暗。仰。是。天。情。極。勢。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追想見宣王之勤懼。君臣皆以安民為責。早不止則民不
安。民不安則庶官亦不得定。庶官正根安民。說來長以缺其
餘也。易惠其寧。暗指而說。有不。容。絕。望。不。期。必。之。意。
語氣徘徊。既恐。然。有。畏。天。之。念。又。恐。然。有。恤。民。之。心。中
與之業于決矣。

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也。宣。宣。申。伯。王。繼。之。事。于。邑。于。謝。南。國
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此也。王命申
伯。或。是。南。邦。固。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傲。申。伯。土。田。王。命。

傳御遷其私入賦也。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假其城。廢廟既成
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騤騤。鈞膺濯濯。賦也。王遣申伯。路車
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
是保。賦也。申伯信邁。王饒于耶。申伯還南。謝于誠。賜王命召伯
飲申伯土疆。以峙其穀。式遏其行。賦也。申伯舊畜。既入于謝。徒
御。輝輝。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大武是憲。賦
也。申伯之德。柔惠且直。孫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詩孔
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賦也。
宣王之舅申伯出封於謝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

此為神
其先俱出四嶽且俱娶姓也

亦曰尹言甫與寅王也。下後平能建國親諸侯。寅寅中伯馬。意有章本申伯受封之。下六章言封謝之事。求車長已。賜行之意。通詩以世號其為主。維周之翰三句。正申伯之功。而未事乘惠且直。又立功之本也。標此為邦二句。正與維周之翰三句相應。篇中王命王錫王遣王餞字而見天子眷注殷勤之意。經見分封以贊王非以親也。有節祭萬四句。示其降生之異。下言其補世之功。重功上之神靈和氣物。益不足以當之也。發而為人文。其侯不足以盡之也。繼而為申伯。生甫及申。只重申伯。并未甫侯者。以其先俱出四嶽且俱娶姓也。申侯爵以其為方伯。故謂之甲伯。上及字下及也。以世言下及字上及也。以功言供以中伯作主要見與古人濟美意。翰以夾輔王室言。照下良翰濟美意。是維翰申事。國以諸侯言。方以百姓言。善者保而師之。仰無相侵也。宣者宣布王澤使無不被也。作已然看。蓋中伯入為卿士。出為方伯。故有此功業。正是封謝張本。二節。蓋齊惠勤不怠之意。然亦只是呼詞。王續三句。一直說下總領諸侯乃申伯先世事故。曰續于邑于謝置邑于謝也是式。蓋在申伯為南國法式上。王命二句。承于邑于謝。

大雅

大雅

二

伊

此為神
其先俱出四嶽且俱娶姓也

說來定與登不平。定以經營言。全以成就言。命之定宅。成則封之。而使世守其功也。有垂之不朽意。功即藉宣身翰之功。四章之功。方指營謝。世守其功。則世不續事于無窮矣。王續之事。與世就其功。承前啟后。兩意相屬。三節。式是南邦。即上南國。此式因是二句。即上于邑于謝。但上為續事。世功述王之意。此則經野遷居述王之命。升人因其民居。獨密可以為都也。中伯先封于申。宣王使紹封于謝。故云。作庸重建國。勿以作城。說下徹土兩段。正承作庸言之。箋曰。徹治也。正其井牧。定其賦稅。徹土田以供其深食。遷私人以舒其內。額是今封常制。但于王命上見其節重。制國以經野為先。徹土田王者之大法。故以命大且。制國以有家為先。遷私人王者之私恩。故以命傳御。申命本意。經為式是南邦。四節。申伯之功。與上定宅相應。謝故無城。今創立之。故曰有辟。非未就之說。寢廟既成。亦營建先宗廟之意。城以衛民。有以奉先。保民。華與國之先務。皆集謝功之大者。謝功既成。就封有日。故又錫之車馬。四杜以駕車。鈞膺以飾馬。按申車金路鈞膺九就。同姓以封申伯。異姓而四杜。鈞膺。

大雅

大雅

二

伊

之

五節路車乘馬即是上人所錫我國口句申說莫如向土非

徒以地美人聚有酌全才擇重地意錫主不得與分土平

既與之以國則當與之以守國之器介圭即諸侯之瑞

圭上可合瑞天下可布信文邦故曰爾寶近辭也箋意

謂是語辭非辭王而行也保字中有益樹屏翰蓋懲前

以式南邦非徒以守國而世執其功意

六節方竹之錢送在道之供億具見王者之情至履信邁就

岐周言自都至謝途不經邯鄲王在岐周故受命天王之命

以行觀中伯羅南謝于誠歸理或然也王饒于邯鄲親饒

上見其臨饒誠歸對謝邑言還南者又南還于錫然後適

謝也曰信曰誠見土不能舍伯亦不能去王惟其勢不

得已故勉勉去即照下崎嶇看亦見王自春戀不舍而南

和引領為之戒行矣上欲土田是定井田什一之法以

立永世之規此微土疆是取非田什一之賦以倍委積之用

總其帶謝時事此兩重在此二字蓋提出有伯伯微土疆

之時而已為頌其委積所德出非身親此委積事也○周禮

地官遺人掌道路之委積十里一有廩一有飲食三十里有宿

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宿一有候館候有積水曰季

多曰積

此儀耳入謝是自此而入于欽非已到謝也周邦指京

師一帶人言女是周邦人自相謂之辭即上維周之辭非謂

謝人言入謝而為有良辭之喜者以平日著宜維新卜之也

天下以京師為根本京師以列國為藩垣藩垣得人根本

所由固也故喜之周邦喜則南土之人喜可知矣不張

三句勿以親賢分看重文武全才為人所法上與南國是武

相應正見其為良翰庵

八節柔惠且直宜玩且字允柔順者多忠義隨惟直則柔相

濟天子以柔道致太平而中興之主撥亂反正必須剛德

若德尚剛而人臣漢以剛治之則有太剛則折之弊然一子

柔又有太柔則廢之弊柔而曰惠者順也即地道無成而

代有終之說柔者厚弄之使和調也強則治以剛弱則撫

以柔聞者懷惠而順仁厚直而順義也本德末末大德足

其為卿士時折宜如此不必指定謝邑上歌于工則為通

誦之詞則為詩之聲則為風孔碩輔張揚厲之大也肆好

意味醇氣之美也。必皆申伯德業所自致。非自誇其能。錄
其德也。詩既頌則風遂好也。以贈申伯。四字極重。有是人
而後有是詩。若曰所贈者申伯也。受者能無愧色。則作者之
非過情可知。因親建侯。親為王者之私恩。以親家龍亦非
中伯之休美。故特鋪張其賢。至簡注帝心。以藩衛王室。而元
男之親特一言見之。見錫之遠之。饒之以華其行者。非止一
外戚之榮而已。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
保茲天子生仲山甫賦也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今儀令色小

詩經列卷

大雅篇第

三二

伊康

心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賦如王命仲
山甫式是百辟緝戎相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難右賦疏
于外西方爰發賦也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
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風塵匪解以事一人賦也人亦有言
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知剛亦不吐不侮矜寡
不畏強禦賦也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戎儀圖之維
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哀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賦也仲山甫
出祖四牡業。征夫提提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翼翼。王命
仲山甫城彼東方賦也四牡騤騤八鸞翼翼仲山甫御之賦也

詩經列卷

大雅篇第

三三

意此詩之作止為城齊一出而其人降生不偶與德業

金德堪鋪張揚厲遂成大篇賦與德不並重還以能舉其德

為主而舉德之實在別宗維則正與章首有則相應

保茲天子下言保王躬補王闕則山甫身所保甚重不可

一日不在朝廷之上者誠微如吉甫安得不深致意哉

之語其旨深矣

首節首四句歌明天生山甫異于常人而先言天生常人原與

之常性如此物以形言則以理言與生俱生不可喻越故

謂之則人心之與此則符者即懿德也良之秉彜二句似應

作民所秉之常性無不好此美德為直捷而注依孟子引詩

作兩層推原尚須商量有周天子俱指宣王言王天監

而言明周德之昭昭在下保茲天子二句最重生山甫中

廣見貞元會合以陶其形光岳氣完以麗其性暗合物則意

在于均稟同賦之中而有賢者獨鍾粹氣是關于國家盛衰

之數非偶然也

二節君德以則為主而臣道以柔為先故曰柔嘉柔嘉只是柔得好不過其則所以為嘉柔而嘉其所謂德也豈不達中乎失生之則此句貫下二句形于身曰儀見于面曰色心又與儀色之主其儀色令而無祖其心小而真于自持所謂柔者不過如此則嘉可知矣像色德之符也故曰令教德之聚也故曰翼以古訓二句是修德工夫威儀是力不出令儀令色中只令字較力字為現成力者以志帥氣以神御官非着力矜持之謂是若即以柔德看之持順其美謀猷經畫皆與之契合也使字根若字來此二句要係

三節此節本德上來不可與德平看惟其有是德故以令職命之故章首不曰仲山甫之職而曰王命仲山甫王命貫到底式是百辟謂其忠順教不及為諸侯矜式也保王躬如慎起居則非僻之類保是保其身體而曰輔養君德者天子之身有德則安也出是保王命而布于庶職納是既布而拊命于王朕言只是撫愛之意非謂口代天言也與書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同李固云陛下之有南宮猶天之有北斗

行侯國之事也四方爰發歡其布政四國而皆蒙以應之也山東吏布詔令百姓皆扶杖往聽咸舉手加額傾少須臾無死思見德化之成四方爰發想當如此蓋王之期望如此未說到盡職下乃言之

四節奉王命察國政智以守身忠以事主四項總是盡職事不必多貼上章肅付託尊嚴責以必初之意將命渾說而敷政亦在其中法度之寬猛賞罰之得宜舉奉行之無廢格也與治同道為若與亂同事為否明之不止分別就有勸戒意在統言之曰明細訓之曰哲保身者不失身之謂也見得真故行得當行無過是便是保身保身亦謂之盡職者正功蓋天下而止不疑位極人臣而眾不替其後滿之有道也則哲保身正所以事一人非後世見幾之凡事一人誤得廣重匪解上

此上二章總見天厚山甫而昇之以德故能盡職如見而德之美處尚說不盡故下二章各以人言起之見常情如此而山甫不然蓋其美德之全異于凡民處以終首章之意

五節此就德之柔嘉維則廣抽出言之吐茹二字既于食

物而劉柔實以人言九看人做柔所以若看人做剛所以此
不茹不以者中德在我人不隨人分剛柔也大臣持衡天下其
道自當如此但此實德者不能耳不侮有扶弱濟危氣
象不畏有禁奸除暴氣象此二句不過舉一事以証其不茹
不以重上二句主意似宜解重不以不畏一處方見其為
柔嘉維則耳

六節德輶如毛一句是人言下只借之以義論德即其德
如毛者以衆人能知能行而言民鮮克舉以氣拘物移也
舉者以身体之有其德而不能作則物自物而則自則矣克

六節

六節

六節

六節

舉即前而求裡知竹等項蓋物共而則亦至也愛莫助之
不難字說莫助正愛之深處形容好德之誠句法如此本
非寬語非真語有以助之而不能亦非山甫無不而莫可
助也要看得活捕開句須回護天子比於離臣故心誠
心皆正所謂一人格君心之非全由自舉其德求此處
微轉保天子意
節每懷靡及正為彼東方也與下章永懷相應起大事
動大衆非旬月可以集事使調度少失其宜確審無盡是以
有靡及之懷此正山甫小心翼翼處說者多欲將永懷照

保王躬補王闕看以為看輕城齊不知時被韓城燕師所究
肅謝功古伯營之後來建侯定宅未有不屬當世第一流
人者王固非疎山甫而出之于外山甫亦不應重內輕外此
節四壯八萬凡三見不過疊咏成章非有始行在途至齊之
別式過其婦言當早卑事而婦也此不妨用注保王躬補
王闕意山甫永懷則只就靡及說穆如清風言其來有潮
而其入無肅也請所以美亦因山甫德業而然勿涉自誇
既曰補衰職之闕又曰每懷靡及式遏其歸殊有深意蓋城
齊雖重後堂無陪貳幹略之臣可以當此必撤金才重望之

六節

六節

六節

六節

山甫以夢之宣王此舉似失輕重即山甫之意亦無日不以
朝廷為急而封疆為緩故曰仲山甫永懷而以豈歸為慰其
心老成憂國所相照封疆屬之中微寓規規古前之誦真如
清風矣
美矣梁山繅為句之有悼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續我祖考
無廢朕命風塵匪解皮共爾位朕亦不易幹不庭方以佐戎辟
賦也此杜夷其仇倚其長嘯僕入觀以其命主入觀于王王
韓侯淑靜經章重弟錯衡玄衮赤舄鈎膺鏤錫鞞鞞漢懷倖革
金石此也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野父饒之清酒百壺其殷維何

魚鮐鮮魚其款維何維等及請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盛豆有且
侯氏燕胥賦也韓侯取妻汾王之甥厥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蹏
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侯任之祁祁如雲韓侯
頌之爛其盈門賦也厥父孔武靡國不列為韓姑相攸莫如韓
樂孔樂韓土川澤訐訐魴鱖甫甫應鹿虞虞有熊有羆有貓有
虎慶既令居韓姑燕譽賦也將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
因時百靈王錫韓侯其迨其額奄受北國國以其伯寔備寔
寔寔寔寔其貌皮亦豹黃龍賦也

韓侯初立來朝始受命而歸詩人作此以述之

韓侯

伊

序曰尹尹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章竟此詩因韓侯襲封而來故始終稱王命以顯之脩職以繼
戎祖考幹不庭方為主中間鋪張錫予餞贈嫁娶提是慶幸
韓侯之意以治愉然後遠人服首言幹不庭方是歌其正
遠矣言情職業是情內治也
前節更更三句雖不過言韓侯由此道以朝周耳有俾履亦
見中興氣象命與策命不同重其繼修之始也下皆親
命之詞受命者臣事君之忠親命者君待臣之厚繼或
祖考以命之繼世為諸侯繼以下俱命之情職風夜三

句相承說君之于臣任之不專信之不篤彼亦將無以自安
故書之以朕命不易不易與無廢相映幹不庭方是遠
中一節韓侯近雖步長蘆而則又職業中弊繁著故特舉之幹
者文告有詞征討有倫使懷德畏威轉而米庭也自穆王
以來荒服者不至天子歡振中興之烈則幹不庭以佐辟能
無望于韓侯鄭氏謂作楨幹而正之有先自正而后正人
之意

二節四壯更五句與上請命是一時事為歡言受錫故再提
言之非以上是士服入見此是侯服入見之說首一句是

韓侯

三九

伊

自肅即入王朝所乘之車馬周官典瑞玉華諸侯各執其
圭璧以朝親宗廟會同于王既覲則王旌而褒之乃以車馬
旂服錫之又諸侯執圭朝天子執瑁冒之冒與圭合則無
偽王錫句常下六句旂服車馬皆諸侯所以辨尊卑者初
用士服入見而受此錫予又與尋常諸侯受賜不同綏
羊所進以馬貴燕之米章故曰綏章韓侯侯爵不當服家
周禮巾車注云王子毋弟出封者雖為侯伯而車服皆如上
公以九為節金石以金按樂之首知毛公然據言提之
亦一嚴也

三 行而祖禮也。歸而亦祖則尊其性。為盛其禮矣。頭父之
 之承王命也。酒肴皆出自天府。此重王命不重品物。乘
 馬路車蓋常制之外。特有贈行之儀。亦殊典也。所重在此
 故以遷豆終之。魚鼈皆蒲菜。一以雜餘。非儉也。燕胥言
 韓侯與頭父相燕。燕也。重君恩上。
 四 節入親迎。事與時會。故詩人及之。歌父為周卿士而迎于
 潁里。則要娶似不具。及國後事。但此詩本因受命。以國作
 故不得不通叙始終。而以親迎言之。此也。詩人作詩。並不曾
 編年。敘事說者。不可牽強。汾王二句。言族類之貴。迎止九
 句。言婚禮之盛。而汾王句。是母族之貴。厥父句。是父族之貴。
 此二句。是杜迎之禮。諸婦四句。是來嫁之禮。不顯其先。雖
 永車馬。實重親迎上頭者。頭嫁之先也。抑以行動則
 徐以態度則親。矚者矚韓氏之門也。承諸婦有迎曰百
 兩。迎曰邪。君之禮。從曰諸婦。送以夫人之禮。亦關着始受命
 為諸侯。
 五 韓侯婦相敬。是月未使。廼假廟而用。為韓婦相之也。依
 字與下句相應。送者為川。諸者為澤。國語。川氣之祥也。
 渭水之鍾也。鈔鍾者。以水產言。鹿麋二句。以陸產言。燕

六 韓侯波八句。本其世業。而命以繼之。終首章。續我祖考。意未
 四句。是命以偷職。業終首章。無廢厥命。以下意。與首章互相
 贊。但前是述王命。此則詩人申廣王意。以規之也。韓侯之
 時。城邢城楚丘城。綠陵城。杞之類。皆合諸侯為之。伯今尚如
 此。則周之盛時。命燕城韓固。常政也。因者。因俗為政。羈縻
 則習之意。所謂撫以成。索是也。此中已有奄受北國。克侮職
 業。意了。故王復命韓侯。繼先而為之。伯也。百責。追勉北國
 提。是北邊荒服之地。實瑞四句。蒙王錫為伯。來所謂幹不在
 方也。肅望以同。繼而繼以。皆賦貢。故以處歲事。皆世
 職。兩當為亦見。韓侯遠。係望。觀望。此尤其所急。意四冥
 字。亦不輕下。稱襲。日。久。便有。名。而無。實。共。亦。勤。實。歷。以。反
 古。或謂。未。四。句。是。歌。韓。侯。如。此。經。理。北。國。恐。百。責。各有。土
 俗。其。不。可。以。瑞。望。故。終。今。尚。勉。惟。貢。欲。可。通。行。耳。即。曰。幹
 不。度。方。亦。必。務。此。遠。也。左。傳。云。邦。新。應。韓。武。之。穆。也。是
 韓侯之先。武王之子。其封當在成王時。

伊

介紹



慰民

心故下章言撤法之事

柱頭曰極是一味平易之說
在王心上者 疆理正微疆土之事 疆理作用已有在微字
中于疆句屬至于南海言耳 海在淮夷東南故曰至于南
海 侵地至南海行微亦至于南海侵 蓋歸居然大武之
舊矣召公所以承王命者在此

四節來句來宣是詩人叙詞來句謂編治經營疆理之事宣即

布此經營疆理之命 文武受命以下皆王命之詞蓋追叙
之為下面褒賞地也 召康公宣布政教矣宣日開國百里
是句所以為文武補幹而其績亦在江漢之間故云是似見

王旬宣之命固以續組召公許國之忠亦以承家

華始也 自召康公之後其風烈寂然無聞至穆公始復敏于從事以
繼其烈 華亦開也有擴大之意本似字來

五節虎功在宗社故舊爾云虎功在疆國故錫山土田

爾四句所謂用錫爾祉也連下二句提是得策命意 曠括成
文主贊非也之登特增其秩數寵之以禮故王自專之山川
王田受之先祖非後王所得秘故必告先王而錫之 諸人
掌和諸邑以定藝而陳之則當當在陳末終則在南 于周
受命亦只是錫典之具于策書者受于岐周也非并主贊等

到彼始受也自有台祖命全為敬揚其世功此曰祀與虎
拜稽首只作拜于文廟恭受策命于岐周時也第曰天子萬
幸有不知何以為報意

六節虎拜稽首是拜于康公之廟正用圭瓚以祀其先之時
召虎于岐周拜受策命奉之以告家廟後拜稽首以揚其命
于祖考之前也對是不墜君命揚是不墜君賜即揚便是對
極是張皇之義作廟祀而勒策命于上則宸章與焉益重
不朽故謂之考恭即考王命之成也 大抵事功有述可見
者謂之成勒策命于廟器則一時茂績盛典可述可傳故曰

考其成 天子萬壽名是勒之策命後者 明上二句重在
不已連下二句一串說 宣王方以武功褒虎而虎乃以文
德勉宣王恭不矜己之功而約君子德意度遠矣今聞不已
昇展矣其文德是定武節雖進一時之功也揚氣橫流萬年
之計也至于文教浹洽而治安之慶永世無報矣今聞不已
其在斯乎

赫上明上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暨我六師以將我戎
既既既戒思此南國賦也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
我師旅車彼淮浦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賦也赫上業上

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鮮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
徐方震驚賊之丁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闕如虎虎捕致
淮濱仍執厥虜獲淮浦王師之所賦也王旅嘒嘒如飛如翰
如紅如謀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絲絲翼翼不徐不克濯緇徐國
賦也王捕先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回方既早徐方
來復徐方不回王曰還歸賦也

宣王有時以戎維北之夷詩人作此以美之
序曰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主武事固以為成也
其意當以天子作主故命曰王命武曰平武旅曰王旅而備援

回王捕以明王道之服遠原不在于兵威無非歸功于天子
而已 鮮字義美中之現也
此是命大雅以治軍事 赫明通曉命上見此親命
也 位居卿士祖是南仲官無太師字曰皇父提一人耳
整六師以兵教言明簡嚴別部伍也脩戎戎以兵故言整車
馬稍遷城也二句雖分有以字不必板對 故首不敢急成
者不敢急是行師第一義亦見天子親征比尋常嚴翼自別
南國淮南諸國也徐州之夷南使則諸國為之不安故云
三節此是命司馬以副兵事 內史傅王策命左右以下皆東

命之詞 程圻內邑伯其爵休父其字 戒謂告戒陳師
旅是也 淮浦即光徐土以淮定環統于徐故必欲捕而省
之車有環視意省有無察意求其為亂者伐之不款隘及無
事也 留是宿兵以鎮之嚴是還延不還 高原下臨平地
為三農皆指淮浦之農也 孫子云兵聞拙速未觀巧久夫
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常武所以戒苗虞也 怨將驅而
慢辭則曰既敗既成恐其若而妨農則曰不留不處是為王
者之師

三節此言王師在道時事 赫威靈光顯業氣勢昌盛即

所謂有嚴為天子奮起于積衰之後所以動人若此便
是徐方畏服張本 王舒二句言師行有常期有止舍不失
之糾繫亦不失之進退也蓋威嚴之作自是如此疾則失之
輕遲緩則失之過慢便損威嚴矣 徐方緝騷四句反覆性
言騷是未戰言王師安徐而緝騷如此由于震驚之威如雷
霆一般此徐方所以震驚也
西節此言陳兵徐土時事 王靈積弱裔夷猾夏非大創之
不可 震天之怒也怒人之怒也如震如怒承奮武來震動
其聲動怒其色 進厥四句是將帥士卒皆以王之武為武

即武王
輯于
秦
之意

善此言征伐時事必要揆出天子自將兵出萬全意王旅
蹕上一句從胃矯捷如飛翰則可以覆其不及備之謀衆
多如江漢則可以處其不能支之力靜翁如山而堅不可撼
則敵何以攻動則如流而銳不可當則敵何以守部伍聯屬
如前後相襲則綿綿然竹隊整齊而左右相繚則翼翼然奇

大學書局

伊庫

正互發分合無常機深故不測戰則必勝攻則必取勢強故
不克王師之萬全如此 濯征徐國洗滌其穢汚而成與維
新有一舉而蕩平意

齊推開了前面自得一跌威靈而只於王猶上歸功王猶
本平日側身脩行內修外攘言宣王自特亦出中策而詩人
推本王猶若於舞于舞于舞格因墨崇降之律其意微矣宋
歸附之意同集合之意就心服上說皆信寔之歡享之使然
也即今卿士之敬戒左右之陳行皆天子精神所鼓舞故
曰天子之功四方三句就天子功成上鋪張一番緊接

瞻仰昊天則不我惠孔真不宰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
 茲賦茲疾靡有夷傷罪罟不戢靡有夷瘳賦也人有土田女反
 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
 說之賦也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象為鸛婦有長舌
 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言賦也陶

詩經訓義

大雅堂

四九

伊歷

人懷戒誥培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為慙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
無公事休其蠶織然也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番
忌不平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也天之降罔維
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
之悲矣賦也庸涕愴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戒
先不自我後藐々昊天無不克輦無忝皇祖式救爾後與也

此刺出玉璽囊如任老人以致亂之詩

序曰凡伯刺幽王

章意詩中雖並言婦寺當以罷棄為主蓋女謁惑故寺人相

婦寺近則正人疎女或興而外秋乘之此定勢也故詩人原
人之云云亦欲其用正人以承克華之天而已
首篇說幽王之亂形盡于彘賊罪焉邦是天子之邦民不樂
其生士不安其仁何察如之則不我惠詩人代其民自我
也彘賊四句此亂象也亂本則在第三章彘賊虛指其
入罪實指其事利而不當由于任用匪人原非兩事
二節形容政刑顛倒之狀即不外彘賊罪焉然不必分頭
貨淫刑皆以王言威討削熱之不當出入生死之失常所謂
士民其瘵也上四句取非其有其貪之本謀也下四句出入
人罪止所以行其貪重收無罪上言脫有罪者以見其獨
及無辜之人耳
節婦夫句提起形彘婦之奸亦所以甚幽王之昏亂也
即彘婦言此于彘賊惡之也長古正與匪教匪誨相應
上以彘賊斥小人已該在寺在內言婦而并指出寺謂倚
宮掖以為奸者莫寺若也直在婦一處孔氏曰妾人防守
門閭親近人主以其少小慣習頑訪無猜憚之心恩仰有可
親之色且其人久廢宮掖頗曉典章探知主意或乃色和貌
恭機術懷奸遂能迷罔視聽愚主信而任之闕之威亡必矣

之振而或即謂始竟背之根謂始竟背非謂所行皆其所
言也謂其語言至後日不驗與始相背也伊胡為應正是
肢武之常態使人小智奸人亂德皆自以為善如賈如
字作倣如之如看不作喻說休其委纖正以干與同事也
書所謂此難之晨
五辭何以刺言何為以災變責王何神不當言何為不以大業
富王也故為詰問今王自思不必指出其故註信川婦人
是解經扼要語然是詩人之肯却引而不發是時或狄之
變未發而曰舍爾介狄者蓋婦人夷狄皆陰類也中國用婦
人之言即或狄入中國之兆矣不釋即刺與不當言者恐
恩閑恤之意也月色而荒于內故威儀不類人之云亡根維
于芥思來珍如脉絕瘳如病危車承人亡說
節優者終至為緣之意我者我影獨迫之意兩言降罔
俱極上章末二句來問訓作若應首章罪畧人之所以去亡
也與下篇天降罪畧一例
上節肅清罪畧以治與久為典字句今矣言初應變如時心
已先要了不自我先二句依註下說自我先則亂已過

此上校
金之山
五十五

此上校
金之山
五十五

之四方老雅轉乎溝壑意。居以中國言圍以邊海言無一
廢而不空虛也。俱承飢饉來。此據便舍侵制意亦主卡童
始見。

節天降罪惡貫下說印指蘇賊昏採之人言九山管羅義其
良使手足無措真罪惡也。李由王用之而曰天降是惡行歸
往之詞。曰蘇賊曰昏採曰潰。曰適提是醜。此一派人
不煩以極表為奄。惟禾稼之有蘇賊其害在內國之有
小人其害亦在內故曰內江。訓潰如難疽之內壞也。昏
採蘇賊謂心志昏亂採獲不思共其職業請與伴子靖之意。

同夷與亂生不茂意同。寔靖夷我邦大學所謂小人之使
為國家也。有此句見亂非降有大之意。

二節舉錯顛倒亦正推致亂之因。阜：訓頑慢頑不知道悞
不共職也。婦寺親則賢良疎而執業不寧之君子坐此不
得安其位矣。

即而如彼對舉疊下以形容民生之憔悴。不遂民以陸草
言。以水草言蓋為蘇賊昏採傷其根本發其故葉故蕭
此。棘仲文頑庭槐而嘆曰此樹婆娑生意蓋矣歲早
正此意。民為邦本而民不聊生邦安得不潰。春秋

詩經
卷五
五二
伊慶

而可以更為自戕。后則亂未至而可以預為不先不後已無
可為矣。然惟天能為于不可為之時故曰無不克殫。無不
煩一及當日所為而遠也。為本式救爾後。燕幽王之將來
與其子孫說。

是天疾成天篤降喪靡我飢饉民卒流亡我居國率荒賦也天
降罪惡蘇賊內江昏採靡共潰潰四適實靖我邦賦也阜阜
訛訛曹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慎不寧我位孔貶賦也如彼歲
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莝我相此邦無不潰止賦也維昔之富不
如時維今之疲不如茲彼疏斯拜胡不自替職况斯引賦也

之竭矣不云自頽象之竭矣不云自中薄斯害矣職兄斯弘不
裁我躬賦也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
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勸賦也

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以致飢饉侵削也詩也
亦曰凡伯刺幽王大康也。要問也。問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
章意首章稱昊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異所以別小異也。

通詩總刺王之用小人以致感國主意伏在焉
末兩句前言饑饉。正暗指可用之舊人
有節飢饉即天所降之喪也。流是流徙亡是死亡即壯者散而

詩經
卷五
五二
伊慶

傳曰國亂曰潰邑亂曰叛 凡水之潰者其勢暴橫而四出

故亂之甚者為潰亂

五節維昔四句即四方有美我獨居憂之意 時以時言茲以

地言昔之習不若今時之病也而今之病又不若此處之甚

也○不○相○我○相○此○到○說○胡○不○自○替○從○王○不○知○其○玷○韓○一○語○

此語望其自替傷上之人不能替之也無聊之想 愴以憂

亂而無情緒之意

六節池之竭矣四句須體貼不云自三字○氣○正○見○人○味○于○亂

所由起所以亂愈甚耳不可僅說池竭有類泉竭自中

玩兩不云是不肯知非不能知不可知也○小○人○謀○國○其○罪○可

止其惡可鉅惟不以其為階亂此中便有不可勝言者故曰

溥斯害矣○四句須先把正意講明而后貼上影意○是賦

作○憂○之○弘○承○害○之○溥○來○其○害○既○溥○我○身○豈○能○獨○免○故○曰○不

災我躬此非粵為一已慮也○此嘆其害溥耳

七節辭國感國俱以國勢言○日○字○有○里○字○則○甚○言○之○也○說○個

名○公○便○見○用○賢○設○倘○今○也○日○感○便○見○不○用○賢○不○必○補○出○未○說

不○尚○有○其○意○顯○然○若○先○說○出○來○二○句○何○味○不○尚○有○舊○即

上○幾○業○不○寧○者○耳○古○有○之○而○不○用○意○在○寓○外○含○蓄○感○慨

無限

周南繫周公○召南繫召公○明○化○之○盛○者○必○有○關○于○二○公○也○風

之○終○繫○以○印○雅○之○終○繫○以○召○是○明○化○之○衰○者○必○有○思○于○二○公

也○

蕩之什十一篇

至列墨春之七終

大雅蕩

五五

三頌副墨

古吳陳組綏伯王父墓 男震生銘

周頌

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賦也

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諸侯因車之以紀文王之樂歌序曰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車以紀文王焉

章意成王六年營洛七年王朝祭于廟洛誥云王在新邑烝祭歲此即其樂歌也通以文德無射於人為主見今日之祭

詩經副墨

非以顯相多士紀文王而以文王紀文王也肅雍五句作一句者只重開文德肅雍奔走等慶俱宜略過

清廟提頌說所以安文王之靈而奉文王之主并主祭者一什精神舍臨于此下直接顯相云新車諸侯以祭

靈爽句是肅然肅雍秉德一意互言秉德即秉文王肅雍之德也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文王之德不可明言凡

一時在位之人所以能敬且和執行文王之德者即文德之所在也必于不可容言之中而見其不可掩之實則詩人之意得矣肅雍雖今訓和敬其實在廟品是一個敬肅而不

此是詩

雖強之敬也合看方見皇身之度對越駉奔俱心錢對即作對之對此心對着文王心無他念無他適也在天

者神之也駿奔走有周行趨踰如將非及意不必以奔走作事看蓋有神言之則心在傾仰自主言之則心在趨踰宛如

辟王在上而左右趨之耳肅雍五句已含有入人深意且即所謂顯承也此即所謂無射也

不顯二句箋曰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也是不承順文王之德與言其水順之也蓋不顯不承順頂上文言人心之見文德無射于人則順言文德之見于人心也

詩經副墨

射之詞緩而順無射即于顯承處見之入字說得廣周公之意舉廟中以見天下此無射即其德靡悔意全要將

文德說得精明文王維繼而天下人心崇奉如一日所以慰其靈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嘏也既以溢我

其其欲之駿惠我文王曾孫萬之此亦祭文王之詩序曰太平告文王也

事重贊文德上提是純亦不已之意首舉天命之不已大德

命也。此物不

11

是日

伊虛

士太平之基也。正見其當清靜。而字不必以。應。河。等形容此蓋即典為禎也。

烈大辟公錫。社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然也。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說維人。四方其訓之。

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克。此後於宗廟而獻助祭諸侯。樂歌。序曰。成王即政。諸侯助祭。儀禮賓三。釐月之後。主人酌。而獻。歌烈文。

章全重報功上愛之以德正所以不忘其功古人相報之章。詩經烈文。三。伊。如此。

首節烈文二字連看猶煥乎其有大也。為國君稱辟舉五等之貴。稍公。社福即今萬國往賁來助。清廟是亦福也。以是社福而衍之。即無疆保之之事。諸侯何能錫天子之福。乃祭則不可無助。保之人助而獲福。猶其錫也。講法須先提社福。無疆然後跌落到辟公身上。去方得要領。

二節無封是守九賦之法。而取民有制。無靡是遵九式之規。而費出有經。崇是尊禮。崇賞之意。此當字是應當之當。此二句只以平日在國之恪職引起助祭錫福之功。而常報耳。

三節無疆不顯。從勢力爵位相形得。乘人道是。要論日用之常。故泛言四方德。此臨民之德。之。本故專言百辟。與詩不同。彼重感入。而此重無競。與不顯也。前王不忘。即其祭時對越駿奔。如得見之意。就特人心思慕前王。未作証使其。暢然有感。動履而勸勉之意。自然言外。着於乎二字。一。昔來與令辟公想那不忘的緣故。有不吝不盡人不格德者。

詩經烈文。三。伊。若直說取法先王意味便短。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祖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賦也。

此祭太王之詩。序曰。祀先王先公也。柏。章。首尾重太王。人皆知之。然安頓文王。康之。不。太。露。高。山曰。天作而太王亦稱作太王之功。與天並美。遷岐。非。清。已而周乃以岐興。詩人以為是。非人所能為。歸之天作。云爾。治。荒。而曰。荒。猶。治。亂。而曰。亂。也。荒之。不但作。屏。修。平。九。一。

三節無疆不顯。從勢力爵位相形得。乘人道是。要論日用之常。故泛言四方德。此臨民之德。之。本故專言百辟。與詩不同。彼重感入。而此重無競。與不顯也。前王不忘。即其祭時對越駿奔。如得見之意。就特人心思慕前王。未作証使其。暢然有感。動履而勸勉之意。自然言外。着於乎二字。一。昔來與令辟公想那不忘的緣故。有不吝不盡人不格德者。

皇之只世繼。侯封國勢日益昌大。意非加地進律之說。錫福報功俱以及子孫為極。故自其極處言之。若說兩相報施。非王若口氣。

三節無疆不顯。從勢力爵位相形得。乘人道是。要論日用之常。故泛言四方德。此臨民之德。之。本故專言百辟。與詩不同。彼重感入。而此重無競。與不顯也。前王不忘。即其祭時對越駿奔。如得見之意。就特人心思慕前王。未作証使其。暢然有感。動履而勸勉之意。自然言外。着於乎二字。一。昔來與令辟公想那不忘的緣故。有不吝不盡人不格德者。

故泛言四方德。此臨民之德。之。本故專言百辟。與詩不同。彼重感入。而此重無競。與不顯也。前王不忘。即其祭時對越駿奔。如得見之意。就特人心思慕前王。未作証使其。暢然有感。動履而勸勉之意。自然言外。着於乎二字。一。昔來與令辟公想那不忘的緣故。有不吝不盡人不格德者。

彼重感入。而此重無競。與不顯也。前王不忘。即其祭時對越駿奔。如得見之意。就特人心思慕前王。未作証使其。暢然有感。動履而勸勉之意。自然言外。着於乎二字。一。昔來與令辟公想那不忘的緣故。有不吝不盡人不格德者。

暢然有感。動履而勸勉之意。自然言外。着於乎二字。一。昔來與令辟公想那不忘的緣故。有不吝不盡人不格德者。

昔來與令辟公想那不忘的緣故。有不吝不盡人不格德者。

若直說取法先王意味便短。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祖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賦也。

此祭太王之詩。序曰。祀先王先公也。柏。章。首尾重太王。人皆知之。然安頓文王。康之。不。太。露。高。山曰。天作而太王亦稱作太王之功。與天並美。遷岐。非。清。已而周乃以岐興。詩人以為是。非人所能為。歸之天作。云爾。治。荒。而曰。荒。猶。治。亂。而曰。亂。也。荒之。不但作。屏。修。平。九。一。

已而周乃以岐興。詩人以為是。非人所能為。歸之天作。云爾。治。荒。而曰。荒。猶。治。亂。而曰。亂。也。荒之。不但作。屏。修。平。九。一。

治。荒。而曰。荒。猶。治。亂。而曰。亂。也。荒之。不但作。屏。修。平。九。一。

功。數。養。已。草。車。一。者。了。所。謂。車。味。經。綸。也。彼。作。之。作。
先。字。說。此。句。重。講。原。之。不。作。矣。米。要。見。培。植。高。山。之。命。脈。非。
固。岐。周。之。洪。圖。意。彼。祖。二。句。要。入。大。王。上。承。天。命。下。啓。文。
謀。意。有。夷。之。行。不。止。有。道。路。也。八。物。處。而。都。會。歸。文。章。極。
而。天。造。畢。矣。子。孫。後。登。錫。之。洪。圖。則。此。岐。陽。之。啓。開。極。平。
之。大。業。則。澤。思。登。造。之。經。綸。所。謂。保。之。也。蘇。之。康。之。休。之。三。
之。字。俱。指。岐。山。言。保。謂。倚。德。以。世。其。業。此。重。太。王。開。闢。之。
艱。難。或。意。不。重。能。如。文。王。之。康。始。無。負。太。王。之。克。保。岐。
山。在。于。保。天。下。保。天。下。乃。以。保。岐。山。根。本。之。地。能。無。深。含。

詩經卷之四
三
中

吳。夫。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原。風。夜。基。命。有。密。於。靜。然。單。
此。詩。多。道。成。王。之。德。起。紀。成。王。之。詩。也。
序。曰。郊。祀。天。地。也。後。序。
中。通。以。不。敢。原。為。主。文。之。勢。止。武。之。敬。勝。皆。此。不。敢。原。之。心。
也。即。基。命。有。密。亦。不。敢。原。到。精。微。處。耳。只。一。心。字。從。經。二。
后。之。受。命。成。王。之。保。命。心。而。已。有。密。結。是。形。容。其。心。心。外。
無。德。德。外。無。命。成。命。者。已。定。之。命。也。肯。二。句。已。揭。受。命。之。
自。要。入。文。武。以。敬。止。敬。勝。之。德。受。命。說。為。下。不。敢。原。以。抵。

曰。成。日。二。后。受。俱。見。成。王。居。可。康。之。位。有。可。康。之。勢。而。不。敢。
原。此。為。積。德。基。命。之。本。德。立。于。此。命。承。于。彼。如。有。憑。藉。非。
然。故。曰。基。命。此。亦。是。后。人。追。誦。諸。君。成。王。當。日。但。見。天。命。靡。
常。不。知。何。以。祈。天。而。已。深。訓。有。茫。然。無。際。淵。然。不。測。也。靜。
寂。訓。密。機。戰。戰。然。毫。無。滲。漏。也。此。正。在。心。作。上。看。宏。深。靜。
寂。要。說。得。與。天。命。相。配。方。見。憑。藉。意。雖。續。光。明。已。在。有。密。中。
只。嘆。更。一。番。緝。熙。註。雖。屬。業。說。還。本。德。來。原。心。即。不。敢。原。
之。心。合。念。不。敢。原。即。是。單。原。心。單。字。作。完。滿。看。與。盡。性。之。盡。
一。般。此。二。句。蓋。覆。轉。上。二。句。意。而。嘆。美。之。故。註。曰。是。能。云。云。

詩經卷之四
三
中

緝。熙。羅。轉。基。命。單。心。羅。轉。不。敢。原。與。有。密。意。靖。之。謂。休。養。
安。靜。之。也。根。不。敢。原。來。夫。惟。人。主。不。自。安。而。后。可。以。安。天。下。
文。武。開。創。方。與。天。下。以。更。始。而。未。及。與。天。下。以。休。息。成。王。
之。靖。所。以。終。文。武。之。功。也。武。王。未。受。命。故。武。王。之。后。不。可。
無。成。王。歷。觀。三。代。以。至。今。日。繼。世。而。后。必。有。繼。更。天。心。人。事。
勢。自。應。耳。焉。其。所。以。殆。未。易。言。獨。周。家。不。然。可。以。知。成。王。之。
功。大。矣。
我。將。我。享。維。早。維。牛。維。天。其。右。之。也。儀。武。刑。文。王。之。典。日。靖。
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此亦知文王于明堂也。以觀上帝之象。亦知於宗廟有禮也。

序曰：祀文王于明堂也。

金○青○以○天○為○主○因○宗○祀○文○王○以○配○故○即○因○文○王○以○真○天○之○
享○說○文○王○右○尊○虞○可○指○出○天○米○君○與○天○及○畏○成○保○之○履○却○不○
必○強○補○文○王○呂○註○云○天○與○文○王○一○也○得○之○矣○不○敢○必○天○之○
有○而○必○之○于○文○王○不○敢○以○氣○類○之○接○必○文○王○而○以○禮○典○請○四○
方○必○文○王○然○且○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休○之○若○不○可○異○
俸○者○焉○

序○素○精○肉○飽○養○果○祭○天○于○南○郊○尊○之○也○牛○羊○豕○魚○羞○鼎○俎○登○帝○

于○明○堂○親○之○也○尊○故○配○以○始○祖○履○是○也○親○故○配○以○祖○文○王○是○
也○周○丘○之○祭○其○礼○至○簡○今○所○特○而○享○者○維○此○牛○羊○豕○未○盡○其○
舊○之○養○由○也○但○稍○近○于○修○便○非○對○天○之○語○以○宜○平○也○去○或○
以○我○為○躬○親○以○維○為○無○敬○加○以○牛○羊○為○越○于○廟○果○之○外○皆○所○
謂○求○其○說○者○也○上○帝○所○歆○以○誠○不○以○物○故○雖○牛○豕○牛○豕○途○可○
致○上○帝○之○來○歆○也○本○以○是○章○我○肅○誠○敬○以○尊○神○曰○右○神○登○
我○而○領○其○尊○奉○之○曰○右○不○必○泥○是○牛○豕○之○右○其○字○是○真○皇○
之○詞○不○可○露○出○不○敢○必○論○
前○文○王○燕○及○皇○天○法○典○安○民○正○是○格○天○根○本○肅○誠○法○典○以○格○

天○故○曰○既○右○享○之○則○象○肖○之○為○像○矩○像○稱○之○為○式○謂○像○
之○為○刑○古○人○用○字○不○舉○重○復○類○如○此○如○自○有○昔○此○民○之○
羅○氏○謂○法○之○不○已○劉○氏○謂○取○法○之○甚○新○氏○又○謂○登○言○之○見○云○

為○動○作○皆○不○敢○忘○文○王○俱○非○法○典○即○所○以○曰○時○無○所○
伊○殷○句○輕○乃○祭○特○稱○仰○之○詞○既○右○是○欣○幸○之○詞○不○可○露○必○
然○語○亦○不○可○添○文○王○既○享○即○天○之○享○可○知○等○語○
三○句○一○滾○說○下○天○威○泛○言○如○出○王○游○衍○之○類○是○無○敢○
歐○豫○馳○驅○之○意○即○儀○式○刑○是○畏○天○實○際○不○必○又○添○出○文○王○
來○文○節○威○字○從○畏○字○中○出○前○節○已○見○畏○意○時○保○時○字○從○風○

夜○生○來○保○之○亦○不○敢○特○為○可○保○只○是○心○上○思○想○如○此○
時○適○其○却○畏○天○其○子○之○賦○也○實○右○亦○有○周○薄○言○震○之○真○不○震○
像○柔○百○神○及○河○勢○位○允○王○維○后○明○昭○有○用○武○序○在○往○載○載○于○
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北○庭○神○而○刻○會○祭○告○之○樂○歌○
序○曰○此○序○告○祭○樂○也○祭○皇○者○增○崇○以○祀○天○望○族○以○祀○由○
月○出○清○之○屬○望○而○祭○之○同○也○
車○音○主○意○只○吳○天○子○之○一○句○作○結○在○允○王○保○之○句○次○節○以○人○降○
神○享○是○吳○天○子○之○作○過○脈○語○正○以○今○日○之○時○適○見○之○于○天○

為子于天下為君師政明教方能保子之命結
之頃中而煥然一新不負覆之四方之意首節各為故問
之詞次節應之曰天實右序周矣不見薄言震之云三節
於是後漢之曰明昭乎有周也云語氣如是
節時字只就武王說商之後初巡狩之時而言應天時行故
曰時適不可用周制十二年之說尚書歲二月東巡狩至
于岱宗柴望秋于山川肆觀東后其字雖是異詞然只發
瑞之語如此勿太疑疑說誠心之戒已見于牧野矢師之
日豈至此及疑而不自必耶故下即緊以定字填之

二節右以尊臨臣民言序以承受胙數言震之與式序不同時
尚未行慶讓點涉之典只是朝會舉而示以更始之意薄言
二字不必泥震則大畏小蓋非復昔之恍惚矣惟是我去
格他柔是我去安他河無汎汎岳無寧寧便是懷柔庶幾不
字及字俱重看朝會祭告皆自天使我說對天言則為子
對神人言則為后而惟為神人之后則必為天之子矣震
叠懷柔俱通已然事以起下保命意若說以此應天意子我
何如則時遂一舉非時周之命矣
與上節是一時事但山川百神禮之一一為四方所定

有政教及之而後能使之畏威懷德以保天所予我之命也
明昭有周克天其運以為政教更新之會意考其典章
之合否曰武王其功罪之等差曰序然重在序上不平此典
亦即行于諸侯震歷時與虞廷考績法不同載戰四句上
輕下重言解武以脩文也樂記曰武王克定天下其兵包
以虎皮示不復用更始之初人心易染于無又易即于新
惟懿德可以消人心不逞之念惟懿德可以開人心不泯之
理求非講求乃拔也如訪洪範于箕子陳冊書于太公
之類時夏為繼德所染不知自來故特求而布之允王

保之益政教乃天子大推能無舉則足以當上天子之之春
非保之于將來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賦也自彼成康奄有
四方斤斤其明鐘鼓喤々磬筦將々降福穰々降福穰々
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々
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
序曰祀武王也從朱
章意總是頌三后功德之盛及祭祀獲福之隆肯綮是主不
必將相功宗德分看蓋執競是德是皇何嘗非功祀樂一

五

揚先訓半猶天下也是不顯殿是皇紫根不顯說註本字可
味見淑業之君聞天闢地固是天心所屬至于守之之主類
多惡蕪蕪業乃成康以德凝命是亦天作之君與武之聰明
作后何異

二節自校三句一滾說下中不顯之意覺有四方不重坐享至
業品重德之無遠弗届上斤斤字法絕妙蓋武王克商而
會朝清明如撥雲霧睹青天此言其太紫昭明耳至成康制
禮作樂紀綱明條絃悲錄所必到矣故曰斤斤

三節集之大者難于和小者難于集要見三后功德脩于其內

序曰君親配天也。虞氏曰其郊祀獻后親先樂歌。
三項。十四。
章。稷以猶事間閭人。但知其功在養民而不知立民之命。即
立民之性。雖教敷在司徒而大明之靈。繁先自稷聞之。其特
大意。先就化養民功用形容到極處。以思文為主。思文正在
陳常于時憂民之。經天緯地之謂文。此一字便照陳常取
義。稷一有卻之。君耳。周人推以配天。恐人疑之。故特闡其
功曰克配天。能生人不能使人之有。止有稷始有人。有人始
有天生人之功。與天一也。立我之立。解如字。猶曰為天地
立心為生民立命之立。粒食意自在。貽我來牟。餅內。粒即
康衢所謂商極洪範所謂汝極也。故天下后世多謏曰極。

獨舉來年者月令麥為首種故舉以陳其餘
 二麥生易所謂復見天地之心者也乾為金麥金王則生廢
 則死歷四時而成謂之首種為百穀純純續之春秋無麥則
 書來年之係重如此重麥有不重帝命蓋穀既既新穀
 未升之際若非來年續食生養便有不備歲故此來年乃帝
 命之美利而自糧昭之則樹蔬之教于此乎倫主養之利子
 是乎偏天下始無阻饑之患矣若單記承天之命即不見重
 穀之意率字與黍字相急無此繼爾界聯合上下語承上
 車有吊下時夏陳常機竅只在粒食中此非稷陳之也但就

詩經訓義
 五倫中人相生相養慶看自見為民立命即為帝立心即
 為民立德開萬世文明之祖故曰思光

嗟嗟臣工歌爾在公王釐爾成來皆來茹賦也嗟嗟保介維
 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畀於皇來平將受厥明明昭上帝逴月
 康年命我衆人痔乃錢鏹奄觀鉉斐
 序曰諸侯助祭禮于廟也從來
 章意以駁公為主維維之春最緊緊周以農事開國書陳無
 逸使知稼穡之艱此詩之作真識先務故曰七月者臣工所
 自出也
 詩經訓義
 敬公以農事言而下仰歌公之事成法維即下及時脩
 事意所缺尚多須會王言費端大體釐爾云者此時始定為
 法以賜之非謂從來已有成法也二來字不重來於未茹並
 成法共其間土宜不同風氣不一有許多調停纖悉處務
 要講求之審度之而後可行不可視為文具也
 節戒保介即是戒農官維維句重下文反覆言歌其不失
 東作之時耳亦又何求曉以無他求意如何二字正其求也
 許多人事在內於皇七句一氣滾下只在將完三宇上形
 容時之易以見當出于乘時意皆飛之味以歌之也如何

詩經訓義
 敬公以農事言而下仰歌公之事成法維即下及時脩
 事意所缺尚多須會王言費端大體釐爾云者此時始定為
 法以賜之非謂從來已有成法也二來字不重來於未茹並
 成法共其間土宜不同風氣不一有許多調停纖悉處務
 要講求之審度之而後可行不可視為文具也
 節戒保介即是戒農官維維句重下文反覆言歌其不失
 東作之時耳亦又何求曉以無他求意如何二字正其求也
 許多人事在內於皇七句一氣滾下只在將完三宇上形
 容時之易以見當出于乘時意皆飛之味以歌之也如何

周禮
卷之四
大司馬
第十

新會問之也亦商之也奉將發而教維熟以天時而人事也
倏忽之間又見西成簡乃器協乃事以人事赴天時也是所
謂戒也新會雖治故首問之下皆言治新會之事來年
不必枯新會時即來年之將熟以驗康年之特賜見新會之
當至治五帝子曰一粟一事必有一粒一得一粒一後成
農錢以法上五耕用錢錢以去草五博用錢會觀句預
道秋成之在即紫打首迄川康年與維落之春
堯嚳成王以將散商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
亦服國則十千維耦賦也

此亦成農官之詩

三

十七

伊歷

序曰春夏新穀于上帝也
此詩勸農相成王而役以意嘉獎之可想見成王當日感
于九月之車有一德貞切作極農夫至意而農夫亦無不盡
力光景涉微之以為仍平時農夫非扶犁督之使耕也必
較二字極可生中簡以下一氣不斷重在一字字農夫各
有其田而必以其力耕之但謂為農官則田即爾之田而耕
即爾之事也率乃純率之率以先之三爾字乃看實實
成字眼樹必先耕不可延擱為耕率一川之衆耕一川

卷之四
大司馬
第十

之田非地自地人自人也卿遂之地田不井授則溝洫之內
官為私田十千兩耕即此三十里之私也萬夫比耦而耕
實五牛耦而并力齊心如一耦所以為駿駿末四句只駿
一句未句移家駿駿駿駿官儲義乃下句推明上句意
大約使官治農而王者治官所以舉里民可知川舉川遂可
知天下○疏義曰偶民力者莫如私所為出于天下之公則
視之為不給惟視為一己之私事則齊心并力不期然而然
振驚于氣于彼而雖我客疾止亦有斯容賦也在彼無惡在此
無教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詩經

三

十八

伊歷

此二王也后來助祭之詩

序曰二王之后來助祭也
幸意容之整舉之永都是德若說出德來便索然總之一見而
喜更喜其將來之永無間言無限春容嚳嚳之意在此無
數一語盡看
昔辟雖有水鷺所集也在西郊故曰西雝斯字指雝之潔白
言容就助祭時動容言尊之曰容說之曰我愛敬燕至也二
代之處順周室之羽儀故借雝之容以美之語意便含蓄
微庭下無敢意

三節彼謂披國無臣民說此謂王制無臣言媚之為君愛之故無惡許之為客敬之故無教皆已然事為勝國之遺見起猶城在革命之際易生款款無惡教惟我客為然在彼句情起不平而在字須以法法事之作君在彼久係一方之具瞻而作賓于此猶是也彼士得君不改百世之遺愛而此之遇賓猶是也底幾幸詞非期望意風夜者猶環無窮之意未譽寬說因他得人心上幸其能保譽耳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種為酒為醴蒸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賦也

樂記

三

十九

伊

此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

序曰秋冬報也

章意極陳豐年之利以見報賽之意年者禾稷非早則澇早不宜稼澇不宜黍多黍多稼所以為豐年也億秣秣邦歲之康穀非專主公家言講法宜法如云意者有萬年似不止于萬也意者有億年不止于億也意者有千手酒醴正此稷之所藏者為之也蒸畀二句承酒醴來者以洽字而別所謂百禮即是海將愛備求神獻尸之類而九農老尊賢皆舉之矣豐年之利如此之廣也可不曰降福孔皆乎

孔安言大家受福無異同也歸功意在一篇中不在此句有替有替在周之庭賦也鼓樂既廣崇牙樹羽將鼓執藝祝國既備乃奏簡管備樂○嗶嗶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寧矣止永觀厥成

此始作樂而合乎祖之詩

本口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知果否無時故奏之而合乎祖而觀其感格何如以聽樂之合否也

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大合諸樂而奏之

先祖是

樂記

三

二十

伊

聽一語見合樂于祖之意嗶嗶嗶聲二語盡合樂之旨

有替重言有替詞之複也周設上中下三替又有祗祗相之

周成不得把尚未形但係之以周亦可想昭代之新聲舉

有替便兼得考祀密聲舉周成亦無有先祖我客故註曰總

序其事

二節鼓樂三句詳縣鼓之制鼓樂二句以樂為主樂所用以

而樂下有肅則特拘以嚴樂者也樂上畫以崇牙樹以承羽

皆以飾樂也應是小解取相應以成樂因乃大鼓為衆音之

統率此皆縣之樂上者故曰縣鼓有夏商周之制自此

詩經

卷之四

詩經

三

三

伊

其○之○相○逐○不○須○和○致○也○但○未○可○以○和○致○指○名○耳○此○不○重○肅
 侯○之○相○逐○不○須○和○致○也○但○未○可○以○和○致○指○名○耳○此○不○重○肅
 難○辨○辨○只○重○辟○公○天○子○上○見○非○第○公○侯○執○也○是○士○奉○璋○之○舊
 也○未○節○右○字○全○在○辟○公○天○子○上○有○出○
 節○天○子○辨○辨○內○有○無○限○徘徊○之○感○焉○故○接○款○曰○於○薦○廣○壯○云
 云○薦○壯○特○在○助○祭○中○抽○出○一○事○言○說○云○于○天○子○壯○大○壯○之
 壯○辟○公○助○我○陳○其○祭○祀○也○非○惜○併○自○薦○壯○也○曰○于○肆○祀○則
 天○子○辨○辨○亦○在○此○時○彼○哉○是○呼○起○之○詞○尊○之○也○輕○看○緩
 于○孝○子○當○作○孝○詞○不○作○異○詞○以○微○祭○詩○故○也
 三○節○宣○哲○便○是○誰○人○文○武○便○是○誰○后○不○可○說○惟○宣○哲○斯○盡○人○道
 惟○文○武○斯○備○君○德○也○宣○訓○通○以○心○之○虛○言○哲○訓○知○以○心○之
 靈○言○英○華○發○外○為○文○有○威○可○畏○為○武○不○必○說○到○經○邦○戡○亂○處
 維○人○維○后○只○約○以○舉○后○字○而○後○揮○不○用○道○德○字○入○本○文
 以○言○然○然○天○而○辨○辨○又○字○着○山○安○民○其○天○以○安○民○為○心○民○安
 則○天○心○安○也○克○昌○就○文○王○得○天○眷○上○說○后○即○武○王○自○言○但○不
 須○指○出○此○以○重○后○之○昌○只○重○所○以○報○大○德○之○盛
 四○節○綏○哉○二○句○正○昌○后○之○實○武○王○未○受○命○故○說○安○我○以○眉○壽○樂

詩經

三

二

伊

此○以○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言○為○下○右○字○張○本○惟○肩○壽○而○后○致
 五○之○肩○受○茲○繁○祉○情○繁○祉○而○后○不○限○于○今○用○此○尊○典○性○得○以
 字○正○承○此○意○說○下○末○二○句○要○開○首○二○節○以○天○子○主○祭○諸○侯○助
 祭○意○烈○考○文○母○並○重○而○作○不○平○既○字○亦○字○宜○玩○烈○以○功○稱
 丈○從○夫○繼○丈○母○維○帶○言○其○實○圖○雕○落○化○鑽○女○開○祥○王○宣
 哲○文○武○之○德○其○贊○助○者○不○淺
 載○見○辟○王○曰○永○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儉○華○有○德○休○有○烈○光
 賦○也○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祐○烈
 文○辟○公○綏○以○多○福○俾○鮮○熙○于○純○嘏
 此○諸○侯○助○祭○于○武○王○廟○之○詩
 序○曰○諸○侯○始○見○于○武○王○廟○也
 章○意○以○第○二○節○為○主○而○從○從○入○觀○說○起○義○諸○侯○之○來○奉○為○求○朝
 而○是○詩○之○作○則○為○助○祭○也○章○首○便○提○起○祭○來○方○是○本○旨
 首○節○取○章○是○禮○樂○刑○政○之○屬○自○昭○考○時○已○頌○為○世○守○而○稟○承○于
 新○王○之○朝○若○其○巾○水○之○耳○要○見○奉○辟○王○之○命○印○以○欽○昭○考○之
 雲○隱○隱○含○着○下○意○龍○旂○分○對○和○鈴○二○句○今○開○見○升○交○龍○為
 旂○建○之○車○上○懸○鈴○于○竿○而○和○則○在○軼○前○者○也○條○章○有○金○以○瓦
 應○首○故○曰○有○錫○章○王○章○也○龍○旂○和○鈴○條○章○皆○王○者○用○以○彰

有德者故曰中央曰陽陽曰有錫曰烈光此非歲道之光即
踐天子之邦而朝廷與有榮施意

節車字以字俱重辟王身上王者以天下助祭為重蓋合天
下之尊享為一人之尊享也陽子雲曰孝莫大乎寧觀寧觀
莫大乎寧神寧神莫大乎得四表之惟心其同公之謂子

三節以介眉壽三句平平從上孝享諸下且不須說諸侯為我
格先而介之肩壽未然而多福已然事係之之字指今日言
長主一統之祭長主萬國之宗意此已是純敬了不過撰
出辟公以示歸功之意多福純敬多福純敬即保只

詩經訓義

要在緩字解字上說緩以自謂侯致之言俾緝熙自使我得
之言惟諸侯緩之是以使我得之照明也福本昭明不維則

晦矣

有容有容亦白其馬有美有美敦琢其旅賦也有容宿宿有容
信信言受之繫以繫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緩之既有福威降

福引夷

此微子來見則廟之詩

序曰微子來見則廟也

章意有容句掛起看當時萬國共臣而獨有子周為客者已見

禮遇之異矣是以篇中多道主人挽留及尊禮之意或二句
然有深情

節重客上因馬以見人因旅以見主有字亦字有然
則見之意馬與儀與旅勿果作三件亦勿以馬對人只從馬
開開落到人上見無非可愛為得馬極便白蓋望先朝
物色而即知其為神明之胃也莫其說旅言非選擇無以

得此故即謂之選擇全要得初至今人快睹光景
節三廟見既畢則歸國有期祭之又追之又左右無方以緩之
皆設言也微子尹蘇求夏本不可留留之只是愛之無已

詩經訓義

繫其馬只是欲其不止信宿意且慢說出留字既有福威
二句正是緩之之切車則大輅辭則大常用天子禮也朝拜

子日

以雅信廟以頌用天子樂也易者無所顧吝大者寵冠一時
推言平日得之如此以成其留非自多其兩與也用
天子禮樂則浸淫小子尋常等威之外故曰福威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大王克開厥後嗣武王之勝殷遇劉

者定爾功賦也

周公象武王之功為大武之樂

序曰奏大武也

此大武之首章武以止戈成文故曰先文王克開厥後

此大武之首章武以止戈成文故曰先文王克開厥後
曰勝殷過劉皆言用武之意非誦武功也無競維烈渾渾
含安民意思尚不說盡先文字可味全在視民如傷不忍發
天下之殺机上着克開以三今有二其命維新武王之
受即是以服事殷念頭欲守之不失但紂惡不悛不得因其
祀包之患而通以推承其聖明之念而達以變而一着戎衣
不事刑殺終不失其允丈丈王之文此無競之功所以定也
若非武王之武亦無以成大王之文過劉作止殷之殺
固為直截但于止戈之義欠切而舉克殷後及商一段精神
詩經訓義 三項 伊

示不復用耳 獨夫變伐會朝清明我本一解天下大定字

以殺機就此消歇通劉之義與會朝清明一般看 若字接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嫫嫫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賦也余
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維序思不忘
成王先喪始朝于先王之廟而作此詩
序曰嗣王朝于廟也
章意全詩本領在夙夜敬止句為維序根委 孝思維序的念
頭敬是克孝的功夫大武王之念茲皇祖念即敬也成王之夙
夜敬止敬即念也末思字即念字與孝字相應
首節發端三句便有俱維序之未能意遺家三句是任大責
重如此而達達變故又如此正叙其可閱以起舉者不可不
詩經訓義 三項 伊

法意 言下有無限悲愴故遂以嘆詞接下 永曾克孝即
續緒維述求德配命之事而謂之永便包下夙夜不忘皆在
心上有故以念茲承之 不言已之念皇考而但追想皇考
之生平正是念之真切處
二節念茲二句正見其孝之永念字最重陟降庭止即此念而
且露顯如念不是懸空思想乃思慕其所行者而法之故常
弟見其形容與之相換也 無時不念即無時不敬故以自
勉敬承之夙夜二字連說 記曰致愛則存致慈則著着存
不忘于心夫安得不敬乎 武曰陟降庭而夙夜念字敬字

正其心。精針芥。風夜敬止。亦有永的。意思在。

三節於乎皇王。只是仰嘆之詞。序首王業相傳之次第。也不忘。

指序言。正在思字上領出。言我思繼此序。而不敢以急荒失。

墜之也。不忘正說。思即上文永字。風夜字。凡子孫忘其。

祖父。未有不墜先業者。讀此詩。想見成王。當日痛勝依之不。

及而哀慕。不忘懷然。酸楚之意。故曰。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

化之本也。文武成康。相授惟此而已。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維猶判漢。

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以皇考。以保明。

其身。賦也。三城。二九。伊蘆。

成王既朝于廟。因作此詩。以道矩訪羣臣之意。

序曰。嗣王。謀于廟也。

中意。此詩重矩訪上。以率時昭考。句為主。方懷泮渙之憂。旋惕。

多難之惧。見昭考不易。率而又不容不率也。故以紹庭曰。句。

接之。要知德是求。昭考之道。絕無道難求而求之。於事意。

落何。以訓始。凡人初歷事。必先討求。个下落。故訓。訪落為。

謀之子。始訪落。乃泮之始。非即位之始。首一句。聯帶。意欲。

率。所必。先。答。訪。也。以下。句句。須。傳。矩。訪。口。氣。昭。考。之。道。即。其。

伊蘆

脩之身。而措之天下。國者。於乎。四句。一宜說。惟其悠哉。永。

下三句。正未艾。慶見道。休如此。而工夫。又易斷耳。維予對。

就之。之。初。念。言。與。將。字。呼。應。今。明。也。把。我。去。就。猶。云。吾。判。

漢。維。之。耳。只。將。予。就。三。字。便。自。率。強。便。自。判。漢。了。欲。勉。就。

之。猶。恐。不。合。乃。落。一。肩。語。判。漢。以。工。夫。不。能。歸。一。言。維。予。

小子。語。氣。一。頓。看。此。二。句。正。見。不。可。不。率。意。未。堪。家。多。難。則。

又。不。止。于。不。造。而。三。監。啓。蒙。都。在。其。中。維。予。應。上。率。字。貫。

至。厥。家。正。是。隨。厥。體。道。上。下。陟。降。字。法。錯。綜。活。變。不。宜。板。對。

要。見。率。之。就。之。不。以。判。漢。而。止。意。紹。庭。是。皇。考。昭。有。官。正。

伊蘆

萬民之道。紹家。是皇考。刑。寡。妻。至。兄弟。之。道。休。即。道。之。資。益。

後。人。處。道。之。所。在。即。身。之。所。在。道。有。虧。缺。即。身。之。虧。缺。道。有。

蒙。蔽。即。身。之。蒙。蔽。紹。皇。考。之。道。則。蒙。蔽。有。而。不。思。藉。心。志。有。所。

開。明。保。明。二。字。中。要。點。不。為。風。雨。所。傾。不。為。蜂。鳥。所。蔽。意。

此。亦。只。言。自。已。所。期。如。此。若。其。所。以。克。紹。者。正。有。待。于。羣。臣。

敬。之。歌。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

在。茲。賦。也。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

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成王受羣臣之戒。而述其言。下事。此乃節為作之。之。言。

序曰：序曰進成綱王也。意通用成王語，說以敬字為主，而歸重末二句，蓋幸得聖臣，其端尤終賴聖臣，竟其說廣可要敬之全功，而補天永命終必賴之也。敬者，卓然之謂，人心有敬，則亦無蔽則卓然矣。學者所由開其聰明而使之卓然者也。就將鮮明而至于光明，則本存昭昭即不言敬而敬在矣。然猶致望于人曰：示我顯德行，蓋示之不顯，非不聰之所能領，而所謂就將鮮明者，亦或有似是之訛，此成王意也。

三句：三句正是一顯字。轉到無一句合用，一及語入言天高而不吾察，無曰云。陸降仁句，一氣說不作兩層，凡言陸降者，如中庸上下察是無時不然意，該字正打上士字，立言亦意總見得不可不敬。

二句：二句不聽以庸言謂不能自知顯明之德行也。因念生怠如何，就教日就二句，皆其說學不必說是學，敬蓋學則自然敬也。就是這就將是精進是言學之進蓋如此，鮮字從日月推出，照字從就將得來，鮮照明也。先明顯德也，鮮感之至光明。

伊藤

復矣。心未至于光明，不可語敬。心地本自光明，只被私欲蔽了。今所以為學要令其光明，廣轉光明，所以以下个鮮明。

徐幹曰：民之初載，其昧昧也，如實在于室，有所未而不見。向日照焉，則事物斯辨矣。學者心之白日也。傳時二句，中說存肩與命，不易哉。照看顯德，正光明之語。故曰行德，行上著一顯字，凡德行皆從光明中發出。最昭著最顯明，不可抑遏者，舉此顯德行示我，將與我心之光明相觸發而肩任之。顯其可以克堪矣。此全賴聖臣承明，故曰佛時云。

顯德行只是一敬，但以心體驗則見其光明，以人指示則有可証據耳。

于其體而密按處，莫子茅蜂自來，幸聲聲允被，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子又集于夢賦也。

此亦訪諸之意。

序曰：綱王求助也。

章：此章兼既陳周公歸政之後，而不獲何處，語意歸重處。上天下事，未有不但于小者，故以小處名篇。子其二字，有悔悟有艾，彌與進良更始之意。註何兩字，只好在後惠下映出。莫子四句，為常禁而禁，但變生骨肉，不忍明言，故惜終。

伊藤

鳥為詞以寓補切之意此四句已然非禁止其未然之謂有
作一氣說莫要如前并蜂而自求幸整今始信挑出能為大
鳥看來還作兩截方婉曲有致言莫教子弄鋒也子自使之
而自求幸整也始則信挑出而不意其能為大鳥也講
中只就蜂鳥後揮而正意自見勿作喻論輕使輕信只緣
忽其小這忍界處只緣見得不明前存疑而不覺后有賊而
不知為人君者真是可危可恨此成王真切望羣臣防備意
莫肇二字正見懲戒之意要知魯蔡乃成王不幸之過
不能免之失懲之云者只從此致謹于后耳末堪又集乎

應甚緊猶云事既不堪更天叢集也多難就三監起蒙頑民
未服言集蒙集字有萃聚之意言不止一事為然王室新造
之下正有許多事推開看方得此後意勿即指魯蔡此二
句正要想出汲汲皇皇之意

我其勉之○揚厥百穀實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隸○朕服
其諸絲絲其庶○載獲濟濟有寔其積萬億及祿為酒為醴玉
昇祖妣以洽百禮○有似其香邦家之祀有嚴其饗明考之寧

正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此詩詩意與豐年相似其用應亦不殊
序曰春藉田而祈社稷也
章意此與良邦皆頌農功之有成而神既在言外首節五及
祿言稼穡之事為酒至其寧言豐年之慶末節德承二意而
推其由來之遠首節言耕次節言新三節中言耕而以耕
載句縮住四五六節中言耘而以耘縮句縮住七節三句則
言獲也大義如是叙次應用盡題法第三節合下三節不必
板對蓋侯主六句直貫到四五六節不特耕然耘亦然也四

節令下一節是耕以後耘以前苗生光景耕而播播而生
而盛正為耘之地漸次條理隨文順成可也
首節略言春耕 莫耕未即要耕蓋得耕而先除草也 莫
如難氏之芝草耕如難氏之攻木陳塗釋土膏動故解散然
頂上句來

二首略言夏耕 此言耕夫遍野無曠土也但隔但吟言自田
畔以至田中自田中以至田畔無地不耘
三首侯主三句是悲歡其耕之人未便說到耕上亦見得盛世
之民不敢淫心舍力不令內外親疎有貧句只帶在值上

詩經

思。二句。閒。閒。點。綴。耕。光。景。不。必。說。婦。何。以。休。夫。何。以。休。
 此。自。旁。人。看。出。婦。與。士。亦。不。知。也。有。略。二。句。正。應。澤。澤。
 六。四。五。播。厥。二。句。自。播。種。以。至。于。萌。芽。之。時。須。記。字。指。款。種。言。
 較。寔。全。氣。而。生。有。活。意。則。漸。達。矣。故。云。驛。驛。其。達。驛。驛。有。達。
 續。意。傑。即。在。達。中。見。之。要。看。一。有。字。二。句。結。是。長。而。未。齊。之。
 時。厥。厥。則。受。氣。皆。足。而。畫。長。矣。此。其。時。矣。無。絲。句。正。二。
 節。祖。祖。祖。珍。事。必。詳。密。恐。田。間。遺。芳。或。竊。苗。之。生。氣。也。
 七。節。載。獲。三。句。疊。過。重。在。為。酒。醴。上。齊。濟。以。上。文。主。伯。等。言。
 獲。在。野。穎。言。在。場。萬。億。句。與。豐。年。章。不。同。彼。言。萬。億。之。數。

詩經

三

三

伊

此。言。積。于。場。之。數。祭。有。十。倫。其。體。寔。繁。而。皆。以。酒。行。之。故。
 曰。以。洽。百。禮。收。入。之。多。雖。屬。民。間。而。祭。祀。莫。享。但。就。國。家。
 八。節。承。酒。醴。來。似。其。香。如。似。也。林。其。馨。馨。如。林。也。先。與。字。
 不。重。賓。客。者。老。重。豐。年。上。熟。出。荒。穀。禮。氣。象。便。自。蕭。然。但。使。
 英。賢。畢。集。便。是。光。顯。但。看。執。爵。而。饋。執。爵。而。饋。便。已。字。矣。
 九。節。匪。且。二。句。雖。農。事。豐。年。分。貼。却。是。一。套。事。互。見。之。古。字。打。
 合。今。字。慈。字。打。合。止。字。然。則。重。匪。今。斯。今。邊。以。起。振。古。意。
 振。古。自。周。家。開。國。時。言。前。半。焉。田。家。景。象。茅。茨。鷄。犬。歷。歷。
 在。目。有。讓。畔。爭。席。之。意。後。忽。說。向。宗。廟。朝。廷。上。共。作。大。氣。象。

何等章法

夏。良。耜。載。載。南。鄰。賦。也。播。厥。百。穀。定。禹。斯。治。或。來。時。女。載。
 僅。及。管。其。饒。伊。黍。其。笠。伊。糾。其。鑄。斯。趙。以。蕓。茶。藜。茶。藜。朽。
 止。黍。稷。茂。止。穫。之。後。極。積。之。聚。其。崇。如。壘。其。比。如。櫛。以。開。
 百。室。百。室。止。婦。子。寧。止。穀。時。將。壯。有。棟。其。角。以。似。以。續。
 續。古。之。人。
 序。曰。秋。報。社。稷。也。
 章。意。通。詩。疊。說。下。有。次。第。重。報。上。以。末。二。句。為。主。分。段。
 亦。與。前。篇。略。同。首。二。節。言。春。耕。而。函。活。次。二。節。言。夏。耘。而。茂。

詩經

三

三

伊

止。六。七。節。言。秋。收。而。寧。止。見。此。皆。神。力。所。致。故。末。節。遂。言。報。
 賽。之。典。記。曰。天。子。無。故。不。殺。牛。故。知。為。國。家。之。事。
 首。二。句。是。受。訓。嚴。利。只。極。其。鋒。利。之。意。是。形。容。良。字。播。穀。二。句。落。
 在。耕。上。說。
 三。節。叙。在。耕。之。後。耘。之。前。以。耕。與。耘。皆。有。鉤。也。只。說。鉤。而。為。是。
 儀。黍。非。儀。農。夫。自。合。當。如。此。
 四。節。玩。伊。斯。二。字。宜。中。皆。謂。單。之。狀。見。于。笠。鑄。之。間。者。如。此。見。
 其。鼓。動。也。
 五。節。止。二。句。皆。耘。以。后。事。黍。稷。既。去。黍。稷。既。得。以。事。其。盛。息。

有祭者
出於其
入於其
祭而祭
之祭

而祭者止黍稷益有以資其培塿此不重茶夢須報用力之勤來

六節積之粟粟與其比如櫛但以積之密言而意實有別凡祀穀多則穗頭撐起而不密粟則密矣此就一推而言如櫛是在場唯穀密比如此以衆推而言開有室者開以人穀也四間為族一族共計百室計畝均分故各開其室舉一族如此無族不然矣

七節盈止謂皆已入穀也寧止見豐成天氣象有含哺鼓腹意民富而安故是天下之福此王者之詩氣象勿說小了

詩經

三

三

伊

八節傳曰社稷之牛角亦周人尚赤牲用騂此祀方社各用其方也故用騂壯牲壯中有黍稷孟薦之意以似以續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一見神既之常獲一敬神休之永賴

經衣其紵弁使使自堂徂基自羊祖牛爵焉及爵兕觥其觶

肯酒思柔不共不款胡考之休賦也

此亦祭而飲酒之詩

序曰解賓尸也

樂歌可憐

重儀禮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還獻賓及衆人而衆人視濯視

禮記

牲實在祭之前夕蓋于獻酌時通徹其始終相視之敬而之也通要本王者主祭說凡士之敬皆王之敬而獲福亦是與王同休重祭說不與飲對 若二句形容出一個士來自堂三句未祭而行禮有淨祀純三句方祭而飲酒有儀未句顯之也 玄衣纁裳皆以絲為之故曰纁衣弁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其紵休休即衣冠以見其人重看 初省牲次省爵俱代主人省視一如主人躬親也三告皆告于基基者廟門內西夾室之基與西階相直廡也註所謂塾即是夾室祭禮盡設于東序遽立銅陳于東房几席及敦陳于西廡七則

詩經

三

三

伊

升自兩階至東序視壺濯也盥入東房視籩豆及西廡視几席畢則降自西階往于基以告主人曰濯具盥豆之類告其往與爵俱在門外鄭正當門居牲北牲居南少近西士往門外視牲畢乃反于基告其充肥又出門外舉爵舉而視之然後還入于基告之祭蓋此時主人立于基不動而自堂而下自外而內皆士代之往還也 有堂徂基但言所往之殿不言所為之事牛羊但言解視之物不言所往之殿互相足也爵焉及爵不言自和榮上文也 兕觥二句正詩柄所謂祭而飲酒蓋獻尸之後行旅酬之禮也龍以爵不致

者其神明不犯也不吳侯李獲也不執禮儀卒也維
旅時交錯之後猶若提濯省牲之功亦休王者泰林之忌也
胡考之休使與王者為壽相為無窮也純重在士之能致感
神不重在神錫福上

於錄王師遷葬時晦時純然矣是用大介我龍愛之踴躍王之
造藏用有嗣寔維爾公允師賦也

此亦頌武王之詩

齊曰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章意篇名酌以時遷葬時大介亦有酌意也須看踴躍王之

詩經制義 三 頌 二十九 伊 康

造句武王創業者也其無競之烈舉舒乎時而非周時為舉
舒者也時何以晦遷葬之而晦也非與時俱晦者也時何以
純然因武王用大介而純然也非與時俱顯者也一造字
最有意於錄四句側重在純然用介一邊而歆識武王心
事却在遷葬時晦處有錄以氣勢言照大介說遷葬遵守
常法以養全臣節苟天令人心稍可悅回必致委曲徐俟不
肯顯然屏卑也遷葬全不尋意使時常終晦則師亦終于不
用不惟天運無久晦而不川之理王者無坐視盤炭之心於
是正業昌明開于我東一着矣用介正用此於錄之師是

此

字正指時字遷葬孟律之事也大介牧野之事也此際有
主張造化持持乾坤焉王造豈易承受者龍受二句作一
句讀踴躍蒙大介來曰造者見此功自他初造起來的惟其
踴躍則後人受之者榮光莫加故曰龍愛有嗣不其嗣其
業爾公允師正所以昭之也武有武之造後人有後人也造
師其意不師其迹則時在我矣武王市何可拉法而時中
之理與時偕行即如成康繼武王一味緝熙對揚與時偕息
正是其善法處因單損益其小者也只重武王不在後人
當法上

詩經制義 三 頌 三十 伊 康

錄萬邦慶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服士于以四方克定
厥家於時于天皇以間之賦也
此亦頌武王之功
序曰武王勤恤也桓桓武志也從朱
章意此詩全重武王終言始終能安民以承天也錄定二字重
保士以定之正所以錄也大意只在求民之莫武王伐桀
指為萬邦而非富天下及克殷之後武王又不以萬邦為萬邦
而以為自已之家夫如是而後可以托天下也故曰皇以間
之錄萬邦二句是伐商時事用兵而曰錄則人心和于下

此詩已見卷之四

詩經

三

四

伊

天心應于上所以贊而且屢也屢便是天命所在而命之匪懈乃承上起下之詞即申命用休之意桓桓是呼遇語保有三句一直說下厥士乃同心同德之臣即前所用以綏萬邦者保有是愛護而信任之以金收其用意益從下分封四方上推原出來商周時尚無世為盡有藏薄德不必臆疑忘說保于以四方而謂到今止也王者以天下為家定四方所以定家也於昭于天此天命匪解相應蓋天方欲命其如此致治而此遂欲盡承之有之天為無負也皇字嘆美之詞問字方帶君天下說書曰建官惟賢任事惟能即保有

厥士于以四方之謂至治禁有德于神明即於昭于天之謂文王既動止我應受之與時繹思我祖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賦也

外頌文武之功而言其大封功臣之意序曰大封于廟也蓋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章章其大封于廟之詩以詩中並見文武之功故後世取其事而用以頌文武說詩者只就武王口氣漢之而文武之功自合見矣總以安天下為主二我字俱代武王說意中帝故問曰只說文武文武不平者勳字指其永寧觀成之心

此詩已見卷之四

詩經

三

四

伊

正是一個定字日晏不進脩和有暇是為民而然為封國而然我應受之不是受其封國是休其愛民的念頭而以其身當之即王配于京之意敷訓為布是廣布之意人各宜其勤人各底其績天下若太山而四維之矣不曰分茅土而曰敷輝恩然其知締造之艱勤勞即是功德未定天下即是勤勞心事前輝恩即指勤勞而言之土字後繹思正北土字所載之勤勞還他題中字面不必添出功德字往求安定勿泥作諸侯往安之乃後人推武王意欲如此時周之命正承上我字再一提醒以儆惕諸臣見非商之私昵惡德也於繹思有勉之效職意在惟可繹思者在文王則當繹思者在諸臣矣敷時繹思只代得分茅土字標我祖維求定只代得諸侯字標特命詞之意自妙耳兩言繹思今人神動大封之典其恐以土地人民視之哉故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言思也

於皇時周降其高山噶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寢時之對時月之命也

序曰此詩而祭四嶽河海也

事意重朝會上祭告所及諸侯畢朝敷天二句正讚朝會之意

登高以望也。樂祀上天，望祀山河。隨山喬嶽，即高山也。古者祀狩，必封泰山以告天，封其旁之小山以告地。望在下則見山之狹，而長故曰隨山。樂在上則見山之大，而高故曰喬嶽。此指一處而言。天下非一方四方非一岳。乞猶翁河則四岳皆徧矣。猶云：「天河水之安流也。」註意不用。數天二句正言巡狩本意。四方各朝于岳之下，非盡天下而朝于一方也。數天句中言武王新即位，天下諸侯皆想望其新政，以起下對字意。哀時之對如脩立禮輯五瑞，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之類，不作虔讓黜陟說。哀字以我聚諸侯言。末句表維

三

三

伊麗

新之命也。不必作命今說于時政令方新典章文物不相沿襲臣民宜知所更化矣。上篇數時繹思此篇哀時之對皆當時人心所共注者故不獨曰周之命曰時周之命再揭時周令人洒然易處奉法惟謹但意與上章稍異上以恩結天下此以威震天下

鍾伯敬曰孔子刪詩列彛于頌即春秋編年之意明以天子之禮與彛矣非大聖膽識不能

駟駟牡馬在厔之野薄言駟者有騶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
思無疆思馬斯臧賦也駟駟牡馬在厔之野薄言駟者有騶有
駟有騶有騶以車任任思無期思馬斯才○駟駟牡馬在厔之
野薄言駟者有騶有騶有騶有騶以車緡緡思無數思馬斯作
○駟駟牡馬在厔之野薄言駟者有騶有騶有騶有騶以車祛
祛思無邪思馬斯壯

哥拉利

॥३॥

4

伊虛

此詩言傳公牧馬之盛由其立心之應敬美之
亦曰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
農重穀松于垌野尊人尊之于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
克作是頌然朱

平意以思字為主詩人余美傳公之善思而舉一馬政以見之
無纒無胡無敦無邪亦無大分別勿混看考牧圖之大政
也詩故獨以牧事言之各章上思字耶必為馬也萬事通焉
下思字指馬政說思馬斯減人心之妙也餘做此
節在垌之野遊民居及民田也馬重馴馴言色特以臨其

下馬
正末

子
馬

盛耳。講言略。之訓略。舉而已。無不有言。盛也。以車。以是左右之意。言此車不可無此馬也。無體。凡君則子。蓋人與物。無不極其圖謀之遠。真有無疆域之可限者。思及于馬。而馬即馴良。可御。若隨所思。而俱。藏焉。甚言神速之效。如所謂緩之斯來也。思馬如所謂收之得其地。司之得其久。畜之不枉其性。用之不窮其力。策之必盡其道。為之必通其志。而馬斯善矣。非空空思也。
歷舉毛色上。凡說無期。待供要與未句相開。易曰。牝馬地類。行地無疆。馬之藏有其行無疆。故應上無疆字。雖不補力。而有材力者。能耐久。故應上無期字。易曰。卦傳于坎。曰。為鼎足。為作主。馬之作主者。其行無止息。故應上無期字。但往也。馬善但者。不失其馳。故應上無和字。疏云。諸侯六閑。馬四種。良馬或馬。馬為一。童良馬也。朝祀所乘。故曰彭彭有力有容也。二車戎馬也。新力尚強。故曰任任有力也。三章田馬也。齊先尚疾。故曰緹緹善從也。四章駕馬也。王給使費在肥壯。故曰祛祛強健也。

將此以爲
之

有駉有駉。彼乘黃。風夜在公。在公明。振。驚。于下。鼓咽。醉言舞。于胥樂。今興也。有駉有駉。彼乘壯。風夜在公。在公。飲酒。振。驚。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今興也。有駉有駉。彼乘弱。風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賁。孫子于胥樂。今興也。
此燕飲而頌禱之詞。
序曰。頌禱。公君臣之有道也。
章意。首二節。燕飲。三章。頌禱。于胥樂。今句。是主而歸。重句。今伊始。四句。在公明。而足以言舞。在公飲酒。則接以醉歸。立言。
有法。頌禱中。尤有交敬意。在此。明是臣之所作。重美其君上。首節。有駉。在公。皆以疊語。為興。初無取義。風夜。大樂言時之。久。不必是自風。而在公。是國家閒暇。政事少休之時。此處。須點出。燕飲。意。下。醉字。方有歸義。明明。只就君臣威儀上。說。辨。則不迷。治。則不亂。所謂酒以成禮。不繼以淫也。且提君作主。說到臣上去。方得。臣子口氣。上。當字。以舞。者。所執之。驚。羽。言。下。驚。字。狀其如驚。鳥之下。鼓。以節。舞。鼓。與。舞。不。平。振。驚。之。舞。伶。人。舞。也。醉。言。舞。飲。者。舞。也。情。懷。舒。暢。不。覺。手。之。舞。之。味。君。臣。之。今。而。飲。洽。如。此。故。曰。胥。樂。

三節在公飲酒依毛傳作臣有餘敬而君有餘歡說詳而後事
正是其情慶然言外亦有以禮節樂意與不醉無歸獨列
三節載然內入上樂樂識見君恩及于臣若淫矣故下大遠頌
壽之自今四句分是民善後看今字與歲字相應是歲歲
無窮之意有年是國家第一事故春秋謹壽之古詞篇亦
云自古有年有穀亦本禮教信義而推廣言之一國之善合
為君子之善善為孫子之善孫子而及于孫而又孫也年
以有所以致之鼓則君先自之皆是頌中需規于齊樂今
言如此則今日在公之燕不徒一時之樂而且永享雅樂之

詩經
三
伊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旗其旗後茂鸞鸞鸞
無小無大從公于邁賦其事以起興也思樂泮水薄采其藻
侯戾止其馬騶騶其馬騶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賦
其事以起興也思樂泮水薄采其節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
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賦其事以起興也
侯教明其德教慎厥德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穆祖考有不
孝自求伊祿賦也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維茂攸服
亮臣在泮賦賦問如魯陶在泮賦因賦也濟多士克廣

德心恒于征狄彼東南燕皇不吳不揚不告于師
默功也角弓其絛束矢其披戎車孔博徒御無斂克捷夷
孔淑不逆武國爾猶維夷卒獲賦也爾彼飛鵲集于泮林食我
桑椹懷我好音懷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此飲于泮宮而頌禱之詞
序曰頌禱公能脩泮宮也
章意魯侯本為泮學而行既泮學乃飲酒泮學為重飲酒為輕
但因飲酒致頌故朱註云詩之所頌甚有次第福以壽
為先故首難老君若衆所推戴而成其尊者也衆不服即不
能安其位故次服衆民心服矣不有以作新之末竟也故次
化民祖宗有德德貴于難述故次法祖如此則內治脩矣內
順治而外威嚴故以服遠終之文德固與講學教人是一
番事即出兵釋奠亦原是學宮之事也俱要照在泮上說
首節樂字在崇儒重道上說振大教于久廢之日中國臣民與
遠夷親望皆係于此故曰思樂泮水采芹觀新相呼應
止中要見曠典一節意事什則所建馬動則嘉鳴所備皆也
鸞鶴皆也以此止下泮頌覺其從焉為魯人見之
也其馬騶騶亦此從邊有踴躍意象即從魯侯講學

詩經
三
伊

能安其位故次服衆民心服矣不有以作新之末竟也故次
化民祖宗有德德貴于難述故次法祖如此則內治脩矣內
順治而外威嚴故以服遠終之文德固與講學教人是一
番事即出兵釋奠亦原是學宮之事也俱要照在泮上說
首節樂字在崇儒重道上說振大教于久廢之日中國臣民與
遠夷親望皆係于此故曰思樂泮水采芹觀新相呼應
止中要見曠典一節意事什則所建馬動則嘉鳴所備皆也
鸞鶴皆也以此止下泮頌覺其從焉為魯人見之
也其馬騶騶亦此從邊有踴躍意象即從魯侯講學

是下民

非止園橋門觀聽已也。節其馬二句不平焉之。即音之。昭昭也。臨幸津宮其。瞻故人人傳播尊賢有才之聲聞昭然大明也。色笑非必侯以色笑假之。只灰止于。平易親人便是。敬而匪怒。夫。民之不臧公寔昭昭。誘。以顏色。伊教即。此大。小之人而教之。三節飲酒是講學事。畢時事自首節至此皆當日事。慶幸贊美之詞。既飲酒以下皆頌詩之詞。難老服衆作一。說難老非藉酒以介壽也。大約是因飲而祝之以壽耳。難老者祝君以其所難也。又。德清明政治。脩整于。難字義始。長道是道之可久者。與大字不同。包下文明德文武固猶。字不為指信義。禮。順字須着力。屬象。使身上上文伊教以言化羣。醒耳。言。不如身。故言。順。屈。者是我去。屈他不。重。在民。原于我。有謂音酒四句平對者。非是大抵頌禱之詞。意其語短一事不足以盡其意。又取一事以致之。既飲肯酒。謂使。壽而又使。使通以服民也。即。章亦謂使。敬以則民而又。孝以格。相也。意。義如是。前。句。呼。詞。輕。敬。明。者。敬。以。明。之。也。下。威。儀。之。則。民。文。武。

是明

之格。祖。俱。本。明。德。說。二。致。空。重。看。維。民。之。則。昭。抑。詩。之。具。威。儀。說。重。在。我。有。以。師。表。乎。民。上。允。文。言。不。徒。為。粉。飾。之。具。允。武。言。不。徒。為。權。兵。之。觀。也。皆。主。德。言。文。武。不。平。煩。合。文。于。武。看。周。公。監。二。代。而。正。四。國。魯。公。守。東。訓。而。作。費。皆。是。有。文。武。之。烈。者。二。公。而。下。代。猶。守。文。而。武。烈。不。競。故。必。文。與。武。合。斯。有。先。于。烈。祖。即。此。是。昭。假。即。此。是。孝。靡。有。不。孝。只。一。無。遺。憾。之。意。伊。祐。只。有。在。多。福。意。此。章。德。儀。服。民。屬。上。文。內。治。一。邊。文。武。饒。祖。已。向。下。文。外。攘。一。邊。是。通。篇。開。鏡。五。節。明。德。乃。服。遠。之。本。故。特。根。此。說。下。上。文。曰。敬。就。又。夫。說。是。曰。克。就。現。成。說。脩。文。德。以。未。之。意。在。既。作。泮。宮。內。章。舊。有。泮。宮。而。曰。既。作。泮。創。造。也。蓋。因。魯。侯。臨。學。作。新。文。嚴。而。受。成。得。莫。又。皆。在。學。故。獻。頌。者。以。為。遠。人。不。服。惟。脩。文。德。可。以。米。之。如。我。侯。之。克。明。德。而。作。泮。宮。意。誰。夷。從。此。依。服。乎。得。獻。職。賦。因。皆。在。于。斯。矣。只。誇。張。之。便。謂。之。作。或。以。振。作。之。作。言。反。不。似。語。氣。誰。夷。與。魯。接。壤。世。為。魯。患。伯。禽。始。封。夷。及。于。戈。事。在。費。誓。左。傳。信。十。三。年。從。齊。桓。公。會。于。鹹。以。南。北。十。六。年。從。齊。桓。公。會。于。淮。以。病。節。則。淮。功。為。魯。人。所。深。頌。而。不。可。異。者。故。五。章。以。下。詳。言。之。竭。上。四。句。正。是。服。淮。夷。重。在。獻。

功不重得人縱其入割其耳獻敵也受其詞斬其渠也
王制注度成失其謀也釋菜奠幣禮先師也敵取左耳以
其無聞也

六節以克廣德心言之者見准之所以服先整暇而後于先勝
之于廊廟非勝之于疆場也德心句重勇以成功和以居功
俱本之使德心不廣則從事惟恐在前獻功惟恐在後又何
戰而能勝而不爭之有秋訓遇是機則使遠去之意悉
蒸皇皇不重師之衆盛重將兵者得人故多多益善不吳不
揚德是師律之嚴詰問之官也各相推讓略無爭端故無

詩經

三

五

可告于問訟之官下句即帶在此句上說
七節以力服之此一特之役也以心服之斯百世之業也故又
進之曰式固爾猶云云此節重在循上角子餘然持強急
也東矢搜然言勁疾也徒御句重正是克廣德心人心競勸
也孔淑不遠是一正一反語有順命無違命也周敵不事是
兵謀要本明德來周有堅不可破定不可搖亦不丁
卒獲言其畢竟獲也就唯日言方見是祝頌
八節典章意在懷我好齊而先曰集于泮林則取與亦不脫作
泮字提明德上感格來獻琛正見他懷德處此以以終

上章平獲二字之意非另一意也 淮夷之貢止瓊珠
服簪玄鵲鳴而元龜出九江象齒出南越南金出荆揚所獻
皆非雜所有而以爲琛 此詩曰順彼長道曰穆曰明
曰敬明其德曰允文允武曰克廣德心曰式固爾顯明道民
有路割勝有本亦非一千項者也

開言有恤實、枝枝赫赫、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
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穰惟穰黍稷垂有下國
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有秠有下土續禹之緒也后稷
之孫實維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續太王之緒致

詩經

三

五

天之居千牧之野無氛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成厥功王
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賦也乃命魯
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
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志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辟
穢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賦也秋而載嘗夏
而福衛白牡駉明穰穰將特毛魚鴈美蓬豆大房焉雖洋洋若
孫有慶俾爾爾而昌俾爾壽而威保彼東方邦邦是常不虧不
虞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周如陵賦也公車千乘來英綠騰二
牙重弓公徒三萬貝胄朱纁絜徒增上或秋是肅利舒止慈則

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考與試俾爾
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疆也泰山巖之泰
邦所啓者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其不率往來
侯之功賦也保有龜繆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來同其不率往來
夷莫不率往來夷莫不率往來若賦也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
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字非伏燕客令妻壽母宜大夫康士卯國
是有既多受社黃髮兒齒賦也但求之松新甫之柏是斯是度
是尋是尺松榆有歸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奕斯所作孔曼且碩
萬民是若賦也

詩經

卷三

五

魯侯作廟詩人歌詠其事以為頌禱之詞

序曰頌禱公能復周公之字也

意此詩以脩廟為主邇自后稷以及魯之封國見所由有廟
也周公之孫十三句含言致敬如廟而獲福哉當四句詳言
敬廟而獲福天錫一章詳言敬如而獲福末章正言脩廟之
事以終篇者二句首篇內雖分郊廟然本旨所重在廟而魯
之有郊為特異因並記之不得分對

首節諸侯五廟惟魯六廟公早傳曰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
魯公稱宮閭宮正尊廟也惟其深閭故清靜實言下之

此詩

詩經

卷三

五

句上講重稷說

恭罔也枚枚言上之結構容也廟始于有國國始有廟
周始于后稷始于姜嫄故從姜嫄之德說起
降生之事重昇生后稷降之六句受封之事重在下國
種植百穀以功胙土是天降百穀為后稷之福也黍稷句以
黍稷為主重即黍稷之先種者稷即黍稷之後種者種稷句
以黍稷為主植即黍稷之先種者稷即黍稷之後種者種稷句
拒已包在內有稷二句此黍稷二句不同上二句但含有
教民意此此既為農官典司稼穡故民皆有之奄有下土正
承此四有字來謂稼穡之教通天下也續禹之緒帶在奄有
二節周家之業盛于太王成于文武俱不甚重只引起周公夫
輔之功為下封者張本上段重一功字下段重一建字與
陸在周則凌替在商故云寔始爾爾言其勢非言其志也寔
始爾爾亦自後日觀之似見得天意如此耳故下即言致
天之屬下語極有謙力文武之繼緒即書稱大考大克
成厥數予小子其承厥志之謂天之屬以商命言豈紂之
自絕于天已無絲毫得餘而牧野一舉正是其盡頭廢也致
其居則周命之新有以對之無貳二句且本局字說來蓋天

命于彼一日未極人心于此一日有終今已窮極于...
意侯以列爵言伯子男皆在其下...
三帝乃命皋公四句即上章建爾元子四句事上止示其意此
則實以命也山如龜蒙魚澤川如汝沂河濟土田如常許讎
郭隆肅如顯史句頃山川使主其祭土田使其有賦附庸使
廣其封此見其所以有國而亦見郊廟特典與之俱錫意
周公之孫二句重得統于周公上必曰莊公之子者紀其世
也龍旗二句新主如祀禮禮記明堂位所云孟春東大路
載執轡旗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是也
春秋二句言素能敬廟下節載嘗福爵即匪懈之一也白牡
騂剛即不武之一也皇皇五句其郊而天神格周公二句
是廟而神鬼享饗來享也宜者無怨愾意亦重宣字降福
之多如天錫章而下一既字蓋推開郊祭以起廟祭之獲
福也上文尊稱后稷曰皇祖稱諸公亦曰皇祖亦與此
字相應

春秋而載嘗七句是終春秋匪懈兩句之意俱要見用...
秋嘗舉一時以該四時也福於于角使之不觶預飲其事
曰夙戒杜與剛正福衡所施者白牡祀周公則不宜用時王
之饗驛則祀魯公則不敢恃時王之制儀尊盛酒特將
益美也毛魚之膾切肉之肫太古不和銅器初奉之美作三
物皆有常品也饗供肴核豆供醴醢而大房饗牛牷之牲作
五鼎者有常款也萬壽無疆文武古文壽壽大壽象九德也
師掌之武舞舞大武象武功也師于嘗也嘗言容而舞在其
中孝孫有慶慶說併爾以下皆有慶也實也直常到魯侯
是若止併爾爾六句一直說下言使也享福壽以常保其
國也職是爾即所以保其國是壽即所以常保其壽合故
曰保其國方壽邦是常而無虧爾爾王常保之實也方
盛為盛無所不盛為萬有年為壽維維為盛各兩字相聯重
在下字不虧不腐以土地無侵割言不腐不勝以人心無
怨言保其國二句一氣說來此已是國隆國祚了而又有
三壽以輔之作所有同心一德之意兩謂義在資敬情同布
永國隆亦即象邦是常意

卷之四

卷之四

之可據者不必待後段方入廟祭有田則有事。祭有司牛之
 田則賦有千乘有車則有徒。車有千乘。應役有千焉。言用
 之。身樂固而行也。故曰。大國三軍而已。三萬是。實。千乘是
 誇詞。未英二句。承公事句。說蓋在車者。車右有千乘左
 有弓朱英飾。不結。勝約。此總歸千車之盛。貝冑二句。承公
 徒二句。說貝冑而承其綴。只一件是徒御所服者。此總歸千
 徒之盛。戎狄在界西北。荆舒在界東南。徒入寇而我奮之。
 謂齊我伐寇而彼畏之。謂懲我既直前而不避。彼又創艾而
 不來。此便是莫敢承。即齊桓公北伐山戎。莊與其謀。南伐荆
 楚。信列于會事也。伴爾八句。承上惟武功大故。福大武功
 之。書程遠故。福遠。昌熾至與。誠言既得福壽。又得有壽之佐
 昌大至有害。言既得福壽。又得有壽之吉。是。及覆極言。聽
 此合下章。總是保邦。服遠之意。然二章不平。下章所以盡
 上章之意。但重服未有上保。已有意。只帶起言之。大東海邦
 在東。淮夷在淮。而徐宅海邦。皆連屬于東者。雖夷蠻貊皆連
 屬于南者。遠荒荒宇。即處居允荒。太王荒之。荒言由此開
 荒。而日振之也。來同。即徐方既同之同。率經。相半。從于中

國也。荒宇中有綏懷。誠定在內。故曰。魯侯之功。
 其。謂者。遵。號。令。曉。約。束。也。是。若。言。此。先。魯。侯。之。心。而。今。得。公
 其。願。也。其。作。遠。人。順。服。侯。者。凡。此。皆。神。嘿。相。之。如此。則。成
 秋。懲。則。舒。荒。大。東。荒。徐。宅。至。海。邦。非。夷。蠻。貊。而。夷。蠻。貊。非。夷。蠻。事
 但。詩。人。口。中。如。有。其。事。者。耳。
 八。節。首。揭。一。天。字。中。却。發。百。萬。之。福。無。福。不。有。乃。補。維。般。人。惟
 壽。可以。享。福。故。以。壽。始。終。之。魯。人。之。意。重。在。恆。復。得。上。其。言
 眉。壽。保。魯。即。如。上。次。以。泰山。見。繹。引。起。服。遠。之。意。重。復。常
 許。眉。壽。引。其。端。與。末。句。相。應。燕。喜。四。句。蓋。言。開。疆。拓。土。之。後
 餘。事。家。邦。樂。事。而。壽。又。有。以。享。之。耳。眉。壽。七。句。逐。句。散。說
 而。重。中。居。常。與。許。若。平。說。則。眉。壽。得。黃。髮。句。保。魯。得。邦。國。是
 有。句。矣。常。許。魯。南。鄰。而。鄰。天子。有。事。于。明。堂。故。錫。若。以。朝
 宿。爵。也。而。之。常。邑。天子。有。事。于。東。都。故。錫。魯。以。朝。宿。之。許。田
 常。見。優。于。齊。許。見。優。于。鄭。故。以。復。之。為。額。居。字。正。見。恆。復。意
 曰。復。周。公。之。字。則。無。改。於。字。之。初。矣。燕。喜。句。在。點。過。承。上
 起。下。介。於。下。以。釋。齊。人。之。討。聲。矣。之。令。也。佛。于。廟。以。享。夫
 人。之。壽。成。服。之。壽。也。宜。有。相。得。一。序。之。意。主。我。去。五。之。言
 邦。國。是。有。帖。上。註。說。既。多。句。總。上。文。看。黃。髮。句。即。眉。壽。句

九節此與篇首開宮二字相應。松栢取之名山而新之斧斤
度之繩墨量之尋尺皆制作之所不可已者。松栢之有錫則
舉一以例其餘。寢以藏衣冠其制貴深嚴而敦密。廟以奉
祭祀其制貴宏敞而軒翬故一曰北碩一曰奕。新廟句
正與開宮實枝相應。系斯所作本祭君主之說。周公皇
初功德在民故廟特一新人心咸懋而若龍民者則倍公也
國家一工役與民心相宜協方是人君舉動

商頌副墨

猗與那與置我執鼓奏鼓簡簡折我烈祖也。湯孫奏候綏我
思成執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休我茲聲於赫湯孫嘒嘒
厥聲。庸鼓有嚴萬舞有奕我有嘉賓亦不夷憚。自古在昔
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願予垂嘗湯孫之特

此祀成湯之樂

序曰祀成湯也。○據子至于就公其間禮樂靡壞有正考父
者得商頌十二篇于周之太師以那為首

章意商人尚聲故盛稱其樂樂之盛即德之盛也恭敬意即在
詩經副墨

樂中第四節

三

六十

伊廬

只謂其由來以見不敢不勉耳不須分疏章合
一章其味成滌蕩先舉時也二章樂三闋乃出迎牲時也
三章九奏既終鍾鼓交作時也未二章復言祭義之遠以氣
類真之

前節那與之嘆總讀前三節意置與奏相承是一時事傳曰

繼鼓樂之所成也既曰禮記鼓無當于五聲五聲不得不和
是樂之所成在于鼓也執鼓之小者故連言之王制天子賜
諸侯樂則執以將之賜子男樂則祝以將之聖人作華以
為執鼓執以此奏鼓者也捕執而鼓從之衆聲以贊焉樂

奏鼓前
鼓無當
于五聲
五聲不
得不和
是樂之
所成在
于鼓也
執鼓之
小者故
連言之
王制天
子賜諸
侯樂則
執以將
之賜子
男樂則
祝以將
之聖人
作華以
為執鼓
執以此
奏鼓者
也捕執
而鼓從
之衆聲
以贊焉
樂

以迎來祭之前務鼓以主動樂之紀綱故以爲言
格言尚未說烈祖之來格也

二節奏假奏樂以假于烈祖奏者比聲成音比音成樂也思成
是未祭而思既祭而若有形聲可接如其人之成也重緩字
思而不成則不能安成則安矣要知奏假內入指功德說便
有思其咲語著意故祖考格而後之思成字可見古人之
祭全其精神結聚的執鼓四句正見其奏假者執鼓而深
遠管聲宜清亮彼此相濟故曰和高下適均故曰平聲非收
聲之聲乃堂上升歌之聲王聲清越以長聲有定準諸聲則

詩經訓義
三節
六二

可以人力高下故依聲則爲和平此四句便是穆之厥聲
下只提出湯孫來正與下湯孫應於赫要見歸美主祭意穆
穆之美盡在上文○功德則於赫聲則言穆穆聲音之通微
也朱子他處訓深遠此獨訓美應仍無訓

三節肅鼓二句乃九獻後事款以清濁高下言爽以繼明疾徐
言有暇雖鼓交作也有爽是文舞武舞陳列兩階次序不紊
而已不復舞矣要見九獻告成聲容猶盛意爽憚不專承
上二句通上文來亦字對衍烈祖綏思成看嘉賓亦悅先祖
可知正不必特假祖親出亦字自陽孫奏假直到嘉賓爽

憚此時惟祈流通神人晉悅全藉一段精誠感格故
自古在昔一條

三節疊言自古在昔先民只見前人有所傳授不指商先祖說
自三閔之初至九叔之後無時而不敬其事不分時與事言
四句一氣說下格即是恭雖說商人尚聲而所以感格
厥全在此心之誠敬故前云湯孫奏假下篇亦云駿假無言
而又曰於赫湯孫穆穆厥聲穆穆蓋言無聲之可聞也觀此
云溫恭云則所爲奏假者從可想矣
五節碩宇內有異望之意夫音樂雖盛溫恭維遠先祖維格而

詩經訓義
三節
六二

孝子之心猶若有不敢必者至以祖孫一體望之商人之駿
我思成即此可想見綏我思成已是碩子燕嘗了又因先
民作歌說到湯孫將覲見所以與烈祖之享者全在于此
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賦也既載清醕養我

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醴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
無疆○約軼錯衡八鸞鶴以假以享我受命清將自天降康
豐年豫來假來饗降福無疆○碩子燕嘗湯孫之得
此亦祀成湯之樂

卷之四

禮記

章意重有秋斯結句申錫意。起下不必把載。載而後
 作先祐只平叙去。見今日備物奉祭而蒙恩成之實。但
 健之孝子所致也。烈祖方命厥后之人。心之不善。約
 而來烈祖上帝。是祇承于無窮。故康年用錫。是我
 烈祖之遺也。三節得天得人。即在第二節推出言之。末節
 祖之事要照情世不改。天人如故意。
 有烈祖烈字與上章作呼詞不同。要見功德之隆。如日
 敬布昭聖武。是也。斯結全下天命人心。如方命厥后。有九
 有是也有秩。自然無疆。斯所只是說今王時節。皆所及也。
 伊
 重成業上脩祀。只帶言之。及爾斯所言。遠度無窮。今方
 千爾之所其。后猶未艾也。
 帝既義曰。清酒方載。而在尊。即灌獻之用也。至于羹定。則熟
 薦之時也。本文既字亦字。自有分曉。載清醑而貴思成求
 神而神至也。常行禮之時。和羹已備。味已均調。不至後時
 之失。故曰既既既平。和字只當調字。看勿得下平字。要說
 與清醑而俱奉意。泰般有說。進和羹說。看來。宜泛點。
 無言屬主祭。祭畢。屬助祭。但祭畢。又本無言來。無德承
 實屬屬寺二項。有因註脩其祭祀。遂以清醑和羹為先祐

所及如看先祐小下。不如只作斯所之志。物無靈。感神。惟
 平乎。通到下文。得人得天。自見。湯孫奉祭。氣象。
 三。既載節已完。祭則受禍。事失。然所謂斯結申錫者。未盡也。
 故又舉助祭之諸侯。受命降康之事。以見假饗。未必然。降福
 之無已。皆是烈祖。秩祐。所道有謂上是盡。誠敬以獲福。此是
 得天人以獲福。便非本旨。約祇二句。要想見四海來格。光
 景。降神曰假。神曰饗。即載清醑。進和羹之事。提天子作主
 但助之假享。故曰以薄特。承上揚人意。以起下豐年。豈特人
 與美乎者。玉帛來萬國。為薄。等威加辟。為特。豐年則民
 伊
 安故以豐年為降康。來饗來饗。德承天人。協應說。此有藉
 先祐以舉祀。曲又藉祀。曲以永先祐意。
 四。爾予二句。與前篇稍別。前只重湯孫二字。見一脈相承。此
 則并特字亦重。蓋所將之祭。即承烈祖有秩之祐。而將之者
 也。篇內言思成言假享。則先祖之願已不待言。而湯孫之意
 無窮。故末復丁寧如此。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賦
 也。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
 丁。孫子。武王。靡不勝。殷。十。求大。維。是。承。邦。維。千。里。維。民。所

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未假前○景負維河殷受命底寧

百餘是荷
此處祭祀宗廟之樂
序曰祀高宗也

平章宗廟之樂並祀群后而專以契湯武丁言者契正商湯世
業武丁中興故特重之寔皆天之命也首尾以受命為重○
詩詞起伏似重武丁蓋湯以武開天下武丁以武振中興其
受命與湯並宜也本之契者特明商人所由始不甚重沈無
回亦曰惟祀武丁故本之契以見商之所由生本之湯以見

詩經訓義
三
五

商之所由造而總承之曰商先后受命以歸重武丁曰在武
丁孫子若曰不在武丁命亦幾乎殆矣武丁孫子以下總承
此意此解可矣

昔節疏云月令仲春玄鳥至日以太牢祀高禘記其祈福之時
故言天命玄鳥非遺卵之說老泉升庵辨之詳矣生契即生
商如生民以生稷為生周人也宅殷言契以司徒受封而
居殷地也點數教意對下武字者古字一讀輕者不與奇
字相連是后人追言之故曰古帝書曰布昭聖武長發曰
武王受命故稱武王

封域正域言四域自我正之使人不得割裂而紛擾
要見作君作師意四方兼人士言

二
方命厥后隨其所在之方而命羣后也有以厥后指湯者
與註異未安方命句承正字來奄有句承域字來即此二句
身受命不殆先后與夏后之后同指湯說不殆即受命既
固意孫子即武丁非武丁之孫子也就孫子言故曰先后對
先后言故曰孫子此重湯受命之固垂裕之遠不重武丁賴
而上

三
武丁孫子是疊上語只在勝字上見其武靡不守宜開

詩經訓義
三
六
說中衷之後撥亂反正俱有一段精明果銳擔當而負荷之
不單自征伐上言在君心之行健上說恭嘿思道不敢怠遑
此中興之不易之自強書之智勇詩之執競皆是物也

詩上龍旂二句應方命厥后此三句應奄有九有見人心土
地無敢于背也王畿雖有制疆域則無限居中而能制外
如此肇域只是天下一統多以開闢言肇字亦有始字意在
再造之功與開創者等
五
節來假二句蒙上文承景負句蒙上文肇域疊言土地人

心以見武丁受命如此。言景山見足起四方之拱極言河見足率四海之朝宗山河不平咸宜全在武德上說。業威字須先提湯而說到武丁不必碎矣。重武丁上見武丁之受命非席前正之餘庇也。百祿紫帶受命說總不外人心土宇。濟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茫茫出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域方將帝立子生商也。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發不越遠視既發則烈烈海外有載賦也。帝命不遠至于湯齊湯降不庭聖教日濟昭饒遲遲上帶是祗帝命式于九圍賦也。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練不持經制暴。三項。伊。不乘敷政優優百祿是道賦也。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厯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難不陳百祿是繇賦也。武王載紂有虞東載如大烈烈則莫我敢曷。莒有三葉莫遠莫達九有有載常頌既伐昆吾夏桀賦也。皆在中葉有震且素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賦也。此宜為裕祭之詩。序曰大猷七。而時之裕不陳駿厯之主大裕則合群。群。唐已歷未歷之止而然之止及相上則為大裕之詩矣。章意大意臨重湯之受命上而始于玄王桓之相土以及于湯。

則發祥所為長也。要以玄王則桓撥相土則烈。日濟無非有濟哲之德者伊尹咸有一德故得配享而並。首節聰明以作元后。人君之聰明最患淺露故曰濟哲。即此字義從成湯逆推至契故曰長發。洪水四句不重只數明洪亮甫闢之曰有域氏已在幅員之內矣。敷下土方敷治水之功千下土之方也。水患既除則外大國與中國不相隔絕故曰外大國是疆有域正外大國之屬于幅員者。生商就開王業說與玄鳥帝不同彼言上帝此言帝舜彼言生商人此言造商室蓋契雖受一國之封而已開混一之基此所節前曰玄鳥此曰玄王尊之于天也。桓撥不是敷教在實。之用威之說當時混沌之靈未鑒頹蒙之性亦未開非撥之不可撥昏而使之明撥既而使之正皆撥也。桓有武教之意是勵精靡懈之念即敷教五教敬字。受小國大國皆敷教之地即所受之地也不重小大之國只重我之教無所不達皆由桓來此便是既發殷率既二句推一步亦他身教來正見所以達履履禮也。即所謂親親義序別信序之不越桓桓撥來視與視民不佻視字同發與四方爰發三字同應轉達。

宇達字既字紫相應有連化意所謂以身教者遠也
 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為王官之伯出長諸侯烈以德
 之光顯言有載只向化之意畏其威懷其德非為之臣也
 節帝命不違即于既茲有載上見三代之典皆積德數百年
 蓋受命若斯之難也即此章不為湯齊之意湯齊未便是王
 業成只是與天命會與致天之福字義同曰齊曰不違見
 天命人事適然會合之妙不違見生湯恰好只是不後即
 無不共一邊教曰聖教指見成地位言不必著相日跡
 聖教之德日升而不退也即日新又新意教字乃成湯心學

全在心上看下文敷政奏勇皆從此出此三句一連疊說
 胎假有與天心合一之意就跡字上便見胎假就日字上便
 見還上帝是祇只是上意耳若說以敬去事上帝便差
 帝命式圖是使作君師為臣民式以命之如此未便是有
 節意一其九圖之朝見其受帝命而推本于敷政之能敬一其
 九圖之貢見其受帝命而推本于用武之能發總是以聖敬
 受式圖之命也行政與奉勇俱在朝貢先事縱橫以一人而
 聯屬諸侯綱總攝得他來驗歷以一人而資荷贊候謂承載
 得他起此即天休天龍名百禄亦打掃此意不難解嗣承

不震動其球所謂教也人心敬則一不一則不入于此必入
 于彼無往非病矣
 四 月 小 球 如 子 穀 璧 男 蒲 壁 大 球 如 公 桓 圭 侯 信 圭 伯 躬 圭 即
 書所謂五瑞諸侯心繫天子如旌旗之旅綴着于縵就
 練剛柔不具失履天下事自有當緩當急當剛當柔時節但
 不可倚于一偏故云○為政急則操切緩則廢弛剛則喜于
 必為柔又安于不為皆非中道終云緩絀並用剛柔以施使
 已落絀練剛柔一處矣湯一無倚着而惟寬大優裕以敷之
 此敬德之中正處此說有妙會可參

此三句一連疊說
 胎假有與天心合一之意就跡字上便見胎假就日字上便
 見還上帝是祇只是上意耳若說以敬去事上帝便差
 帝命式圖是使作君師為臣民式以命之如此未便是有
 節意一其九圖之朝見其受帝命而推本于敷政之能敬一其
 九圖之貢見其受帝命而推本于用武之能發總是以聖敬
 受式圖之命也行政與奉勇俱在朝貢先事縱橫以一人而
 聯屬諸侯綱總攝得他來驗歷以一人而資荷贊候謂承載
 得他起此即天休天龍名百禄亦打掃此意不難解嗣承

五 節 震 動 有 張 皇 肆 驕 意 屬 過 一 邊 懸 珠 有 端 懼 畏 意 屬 不
 及 一 邊 聖 人 行 師 一 惟 代 天 行 事 而 反 之 于 心 固 非 有 所
 還 而 不 自 持 亦 非 有 所 疑 而 不 自 信 有 何 周 章 有 何 畏 縮 此
 敬德之鎮定處要如此泛言平日行師如此未說到伐桀
 六 節 有 虞 即 聖 教 也 恭 行 天 討 一 上 帝 是 祇 之 心 如 火 二 句 以
 戒 懼 為 奮 揚 理 直 氣 壯 故 威 震 如 此 莫 遂 不 得 肆 其 惡 也 莫
 遂 不 得 行 其 志 也 從 莫 敢 遂 一 氣 直 下 達 達 宇 在 苞 蔭 上 影
 借 出 來 三 葉 既 珍 則 小 國 懷 大 國 咸 維 苞 蔭 未 除 而 有 無
 敢 橫 行 者 矣 故 曰 有 載 不 必 說 到 朝 貢 西 伯 載 恭 祖 伊 尹

此三句一連疊說
 胎假有與天心合一之意就跡字上便見胎假就日字上便
 見還上帝是祇只是上意耳若說以敬去事上帝便差
 帝命式圖是使作君師為臣民式以命之如此未便是有
 節意一其九圖之朝見其受帝命而推本于敷政之能敬一其
 九圖之貢見其受帝命而推本于用武之能發總是以聖敬
 受式圖之命也行政與奉勇俱在朝貢先事縱橫以一人而
 聯屬諸侯綱總攝得他來驗歷以一人而資荷贊候謂承載
 得他起此即天休天龍名百禄亦打掃此意不難解嗣承

齊告于王止告以天命去商未嘗一言及西伯也。聖人之作
師如此即此想見湯伐常頑此吾之意。有謂緩攻徐戰不
忍遽伐其桀之悔悟自是為聖人周旋語。若以大計論之三
藥之惡皆由苞來豈有除其孽及留其苞者哉。行師次第自
應爾爾。

七節中葉只就成湯未興以前言。覆謂國勢不完業謂人情不
安即所謂華我邦于有夏小大戰戰罔不惧于非辜是也。
全為夏失其道令人危懼若此不是商之中衰。久也天子
只是應聖作之期如云真主一統敢足以格天勇足以除暴。

道之以興衰是也。降于卿士三句一直說下降者天為天
子降之也。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
左右簡王者左右以敷政奏勇伐夏殷民也。兩定字緊應着
降字上定維指其人下定維表其功見其宜配享宗廟。

捷彼虜武奮伐則楚宗入其阻衰則之榮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賦也。維女鞠楚居國南鄉皆有成湯自彼之寇莫敢不來享其
敢不來王曰爾是常賦也。天命多辟該加于商之續歲事來辟
勿予禍爾。惟解也。天命降監下民有惡不備不愆不敢
怠違命于下國封建厥福。賦也。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厥隼

罪。取費壽者且率以保我後生賦也。陟彼景山松柏有實
斷是遷方斷是遷松楠有挺旅楹有開發成孔安賦也。

此祀高宗之樂

本曰祀高宗也。帝乙之世武丁親盡當祀以其中興功高

存而不毀特新其廟稱為高宗而祀之故作此歌。

意意格要見得中興之盛所以特廟而世紀之意伐楚是中興

功業畏民是中興根本

節捷字重看奮字緊承捷字來要見奮于恭黑思道之時

者迅數于克紹乃辟之日有智不及謀勇不及逞意此時積

詩經

三

七

伊

東之後稍着一分因仍姑待之意便陳夷而不振矣。荆楚

左控江陵右握豫中南負荅梧北依漢塞險阻之國也。采入

三句正奮伐事楚人惟恃其阻征之則可服謂我不能致之

是以其地雖平今惟據其巢穴以聚致其醜類使之勢窮力

屈無所逃遁然後其地盡為我所有此三句一氣說。不曰

功而曰績見此舉上承祖宗下垂后裔不似后世大蹟武而

用兵凶戎者

二節商居河渭之間則荆楚在國之南勢敵可動所及者畢

獻方物曰享二世一見曰王威之所制者廣故曰莫敢底寇

非一國一君故曰莫不王莫不三字從自彼字說來
乃底義自言事商常禮帝如此正見其必享必王之意清楚
之義凜然可想

三節九遠近之人聲勢相應內不足而遠攻則近者伏而伺隙
內有餘而遠服則近者畏而銷萌劉楚平而諸侯朝勢使之
也說命云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則多辟維受于天子
寔天所命也陛下命于下國自見不奉禹績故抑亦不與
以盡多辟歲事如周禮春朝夏宗秋覲冬巡就一歲言之
故曰歲事有謂歲事所包者廣稼穡特其一端不知聖王建

新經訓義
三項
伊
侯之意全然是為民除却民事有何歲事除却稼穡之事亦無
民事匪解如土地辟田野治者耕省飲是也勿予禍適是多
辟心口自付語稼穡匪解即其底義可免禍適者二語有凜
凜不敢自保意勿作自信口氣

四節玩第三節天命二字氣脉直貫至東辟與命于下國二句
更無兩意故第四節推原中典之本直從天命說起天命有
云有時虛懸以待其監而監寬降而寄之民視民聽即是
天監不待以民之好惡分天之所留而見其嚴也有嚴只
說得民之可畏不備溫結是真能畏民不備溫結是不敢怠

皇極補一窮便借溫結不敗字正與龍字相關畏民即
畏天也命于下國打轉上天命來對上天言故云下國建福
要點內順外威常操賞罰之柄意

六節商邑獨故也百廢修舉此悅暢之時不同故翼然改觀耳
極不止為四方所歸往是環向取正意然亦就人心而見其
國勢如此賞一而天下稱仁刑一而天下稱武是赫之赫
赫處不賞而民勅不怒而民威是靈之靈處此皆自萬宗
捷然一奮時將此服中外之勢重新開闢出來而加之齊
考則此聲靈之盛與年俱長且獲康寧則其享年之日聲靈

新經訓義
三項
伊
無改矣延至后王猶此赫濯之造即皆高宗保之也以字
根聲靈一添說

六節陸彼二句言利之良其斯二句言上之錫補二句言廟
制之異哉之所生之地為斯錫之造作之虞為遷正以錫
為方制以斧斤為錫最其長短而裁之為度此與魯頌新
廟異彼更新此始作也虞成孔安就後人安高宗之神說
廟成而神有所依則安若以百世不遷為安則允從祀之內
皆不安矣此立廟升祔乃在親盡當祀之時非始為祔廟之
百一也之廟可以現德高宗有百世不滅之功其宜有可

世不聖之辭

詩經副墨卷之八 終

三

詩經副墨八卷

江蘇周厚堦家藏本

明陳組綬纂組綬字伯玉武進人崇禎甲戌進士官兵部主事是書前列讀書二十四觀次爲通考次爲總論每篇之前皆並列集傳小序之文而以集傳居小序前其每章詮解則循文敷衍而已卷首凡例有曰諸說雖精或於制義未當者吾從宋是其著書之大旨矣

詩志二十六卷(一)

〔明〕范王孫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叙

余治易應舉於詩僅
成誦而實未之學也
庚午歸田令子弟受

叙一

經定之刊

詩於范子日爲子弟
說而余肅聽我思古
人實獲我心余學不
覺日長而范子亦因

以進於道上下今古
集羣儒之成乃著爲
書命曰詩志實志焉
非徒說而已也范子
孝友慈諒出於天性
資慧絕人讀書學道
用心深至自結髮定
交以文相友者十餘

年壯而以道相切者
又十餘年僉 寇交
訏生民糜爛
聖明獨憂英賢盡瘁而
不孝尙以已事未明
坐縻歲月每一念之
背刺頭燃方力求師
友痛相鞭逼屈指同

志未獲多人而范子
無端忽爲仇家構陷
殞命淮陰矣天不祐
情人大禍洊加先君

敘四

方矍鑠一旦厭捐不
孝奄奄僅有氣死人
不暇伸友朋義病少
間兒子共諸生捧持

是書長跽哭告披見
范子手筆爛焉如生
仰天大息不禁泣焉
爲之誦黃鳥范子而

敘五

存也所欲屬范子有
爲者未止此不欲其
遽以書著今已矣何
忍不卽爲行世令其

精神與天下有志者

共見之范子名王孫

字士文儼廩浙之錢

塘休寧縣人

叙末

盟社第金聲識



詩志參閱社友門人姓氏

孫調元繩之

汪調鼎士燮

李廷獻公可

胡約原博

具侃懷英

金相以質

孫昌明元府

汪繼儒以醇

金斗耀北師

程開世伯名

程一桂子芳

具獻少游

朱貴吉白

具中驥李良

朱守成恒簡

張弘儀羽吉

衛志姓氏

程均望希呂

胡鳴從心甫

羅曜斗性亦

朱封越來春

程思聰謀伯

江天一文石

程信吉人

江世育日生

李廷對以正

具之駒子威

胡蜚英異雲

徐以通誠甫

汪文科不盈

金之琦奇玉

汪位

黃布德

黃光素

具宮花

汪時淶	洪天丙序旃	金 輅左車	王有聲德聞	王文炤于晉	金一獻幼上	金 維季張	具 恒不易	金 昆西有	時志姓氏	范國瑞輯五	汪甫生仲山	徐 介	孫希聖	王 環子如	黃金銘	金文煥	金敦溥	方 英
具 貞	黃 校子及	具 潔香林	夏三輔兼山	邵鵬程九萬	具德昭玄懋	程錫類不置	胡建勲自逢	范遠生元仁		黃一鉅叔度	程士初	胡 輯刻之	范應元	唐 鑄見龍	方德彰	朱 備	葉 沈	方漢家

金敦淳還旃	金 熙靜思								時志姓氏									
-------	-------	--	--	--	--	--	--	--	------	--	--	--	--	--	--	--	--	--

詩志目錄

卷之一

周南

卷之二

召南

卷之三

邶風

卷之四

鄘風

詩志目錄

卷之五

王風

卷之六

齊風

卷之七

唐風

卷之八

陳風

卷之九

檜風

曹風

豳風

卷之十

鹿鳴

以下五章

卷之十一

采芣

以下五章

白華之什

卷之十二

彤弓之什

卷之十三

祈父之什

詩志目錄

卷之十四

小旻之什

北山四章

卷之十五

楚茨

以下六章

桑扈以下五章

卷之十六

賓之初筵

至末

卷之十七

文王

以下六章

卷之十八

皇矣以下四章

卷之十九

生民以下五章

卷之二十

公劉以下五章

卷之二十一

蕩以下五章

卷之二十二

烝民以下五章

詩志目錄

卷之二十三

清廟之什

卷之二十四

臣工之什

卷之二十五

閔予小子之什

卷之二十六

魯頌 商頌

詩志國風卷之一

周南

關雎

海陽范王孫輯著

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又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濡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疏云。不言美后妃者。此詩之作。直是感其德澤。歌其性行。欲以發揚聖化。示語未知。非是褒賞后妃能爲此行也。正

詩志

卷之一

黃李迪刊

經例。不言美。皆此意也。其變詩。則政教已失。爲惡者多。苟能爲善。則賞其善事。征伐儆戒。始見憂國之心。瞻卬昊天。方知求雨之切。意與正經有異。故序每篇言美也。

關雎王者之風。雖備房中之樂。而其用則自天子達于邦國。鄉人寔一代聲教之所自出。夫風以動之。教以化之。可以風天下而正夫婦。樂而不滯。哀而不傷。有以和音律。以示子孫。逮其後。格神人。和上下。有清廟明堂之什。志大定。象功成。有大成桓酌之章。煌煌鉅典。皆出一代詞臣之手。後世莫京焉。而其始蓋本于宮人關雎之一詠也。惟德足

以成之故也。

陳大士曰：關雎，三百篇之始，又八百年之始也。其于內助也，文德基之矣。王業亦基之矣。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物之原，可不重歟？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信夫。

詩按曰：關雎，物類之和也，好述性情之和也。繇是采芣以薦，而天神格焉；宗廟饗焉，萬物理焉；以和召和，而琴瑟鍾鼓，焉之太和；在成周宇宙間者，實本一開門，猶意氣發于青蘋之末，而磅礴于域中，故爲風之始。

傳云：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慎固幽

詩志

卷之一

二

深若關雎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

詩弋曰：世頌后德，必尊稱曰鳳。夫鳳以儀者者也。女德無儀，與其學鳳不成，而爲鴟。爲泉不若去羽之儀，專取德之

故，雖鳩尚焉。

禽經云：雉鳩，魚鷹也。爾雅郭注云：亦名鷓，好食魚。陸農師云：交則雙用，別則立而異處，是謂鷓而有別也。變化論云：雉鳩不再匹。○詩故云：此鳥鷓而善漁，每得魚，隕

澤隈渚，輒盤飛雲際，哀鳴求類，而後下集焉。蓋狀其不

妒，非有別之謂也。

詩測曰：關之爲言通也。貫也。關關者，彼此相關，是聲中見意，未必是相應之和聲。

窈窕字皆從穴，宜指居處言。正義曰：淑女退在深宮之中，不襲資而相慢也。按說文：窈，深遠也。窕，深肆極也。

傳曰：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之好匹。疏云：美后妃有思賢之心，不妒忌，可共以事夫，故言宜也。○箋云：怨耦曰仇，言后妃之德和諧，則幽閒處深宮

詩志

卷之一

三

貞專之善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疾妒，謂三夫人以下。

詩闕曰：大抵君德亦以淑爲主，故曰淑人君子。又曰：西方美人，內外交淑，故胚胎令德，母儀天下。薰陶后人。

郝仲真曰：荇菜思服，言其內官備職，淑女同心，共承宗廟仁孝和敬之至也。恒情女入宮見妒，茲獨求賢備官，恐關

厥職，所謂憂在進賢，不淫其色者此也。故曰后妃之德，天人之故，後世以爲渺茫古之聖人，無不呼吸通而左右事者也。故祭祀一事，今人行之，似爲嬉戲，而古人之脩德

配命祈天永福以及脩齊治平之事無不積諸此且商周之時文王之遇艱矣天運將興國因初稗凡所以蒙難而正志小心而臨事以承先志以啓後人入廟思敬非細故也后妃之寤寐求賢以備內官誠有見於此區區不茹之說曷足以盡之

禮記祭統曰水草之苗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

詩

卷之一

四

天官九嬪職云凡祭祀贊后薦徹豆世婦職云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女御職云凡祭祀贊世婦天官序官注云夫人之于后猶三公之于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之事明祭時皆在

疏解毛意謂后妃思此淑女設琴瑟鍾鼓以友樂之○解鄭意謂后妃能化淑女共樂其事既得荇菜以祭宗廟上下樂作盛此淑女所共之禮也樂雖主神因共荇菜歸美淑女耳

楊雄云昔者神農造琴以定神齊滯僻去邪欲反其天

真者也舜彈五弦之琴而天下治堯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也風俗通云雅琴者樂之統也大聲不誼譁而流漫小聲不湮滅而不聞適足以和人意氣感發善心也故琴之爲言禁雅之爲言正也言君子守正以自禁也琴操云伏羲作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日也廣六寸象六合也又上曰池言其平下曰濱言其服前廣後狹象尊卑上圓下方法天地樂書云弦大者爲宮而居中央君也商張右旁其餘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則君臣之位正矣

詩

卷之一

五

呂氏春秋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風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故士達作爲五弦之瑟以來陰氣以定群生白虎通云瑟者書也開也所以懲忿窒欲正人之德也有君父之節臣子之法世本云庖羲氏作瑟潔也使人精潔于心淳于一行也蔡邕云瑟前其柱則清却其柱則濁

陳暘樂書云絲飾物以成聲其卦則離其方則南其時則夏其音尚宮其律蕤賓其風景其音哀夏至之氣也樂記云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

則思志義之臣。史記孺忌子曰：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醇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周官曰：雲和之琴瑟，于間丘奏之。空桑之琴瑟，于方丘奏之。龍門之琴瑟，于宗廟奏之。古又有雅琴、雅瑟、頌琴、頌瑟之名，豈以其聲之合雅頌耶？

白虎通云：鍾之爲言動也，陰氣用事，萬物動成。國語單穆公曰：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于是乎生。小大器用于是乎出。樂什圖徵云：君子鑠金

辭志

卷之一

六

爲鍾，四時九乳，是以撞鍾以知君。鍾調則君道得，禮記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鍾聲，則思武臣。樂書云：金生于土而別于土，其卦則兌，其方則西。其時則秋，其風闐闐，其聲尚羽，其音則鏗，立秋之氣也。世本云：垂作鍾。風俗通：鼓者，郭也，春分之音，萬物郭皮甲而出，故謂之鼓。白虎通：鼓震音煩氣，其本乃在萬物之始。五經要義曰：鼓所以前樂爲群音之長，禮記：鼓鼙之聲，謹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樂書云：

革去故以爲器，而群音首焉。其卦則坎，其方則北，其時則冬，其風廣莫，其律黃鍾，其聲一，其音謹，冬至之氣也。箋云：琴瑟在堂，鍾鼓在庭。

如朱傳：太姒始至時，宮人所作，則生情全在中章，從樂處反描一箇憂狀出來，轉從憂處照起一箇樂意出來，詩接云：若直頭說快活事，便無味。

雲窩曰：思服有服，其賢淑之意，悠是心上悠忽也。○剛柔之義，天下乎地，章別之道，男先乎女，求之義也。

韓詩曰：詩人言唯鳩貞潔慎匹，以聲相求，隱蔽乎無人

辭志

卷之一

七

之處，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燕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于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後漢書：康王晚朝，關雎作諷，魯詩：佩玉晏鳴，關雎嘆之。六帖云：關雎在詩則爲首篇，正始也，在樂則爲卒章，成終也。此夫子所以嘆也，說者以爲清商之律，惜也，其繁音促節，不可以考矣。

葛覃

序曰：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于女工之事。

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在家已然。出嫁不改。然後無父母遺。惟以后妃也。而且如此。則勤儉孝敬成風矣。

前篇后妃始至。仲春之日。非不有元。蚤可伺。然未及廟見。則攝撤女手。未執婦工。迨夏而葛事方興。婦工伊始。故關雎之後。賦葛覃焉。

張南軒曰。周自后稷以農為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重織紉之勤。相與服習。其艱難詠歌。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夫治常生于敬畏。而亂常起于

詩志

卷之一

人

驕肆。使為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又不忘織紉之事。則驕矜放恣。何自而生。故誦服之無斁之章。知周之所以興。誦作其蠶織之章。知周之所以衰。

陳云。國家公私之用。君子圖其重。后妃賴其成。朝有事而君先之。露冕青紱。教養于是乎立。天生財而婦化之。管收

深官無絲棼之想。則其人乏遠曠之神。不足以佐開成之事。而審人官物。曲之宜葛。其小者耳。婦人無君子之志。則其人少高大之思。不足以端一代之風。而綿卜世卜年之

緒。治葛歸寧。其一端耳。此詩于首章見其異。餘于末章見其規模宏遠。不然。徒斤斤一梭一杼。一杆一砧。村庄婦女之能事耳。何足為后妃詠哉。

后妃鞠衣告終。親蠶事。以為黼黻文章。治葛禮之所不載。周書云。葛。小人得其葉。以為裘。君子得其材。以為絺紵。以為為君子朝廷夏服。物既被于君子之身。后妃不敢辭其任。亦所以教也。亦以佐禮意之所不及也。

傳曰。古者王后織玄紵。公侯夫人絃紵。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正

詩志

卷之一

九

義曰。公侯夫人為紵。又為絃紵。士妻為祭服。又為朝服。皆下兼上也。貴者所為少。賤者所為多。

傳曰。葛所以為絺紵。女功之事。煩辱者。○周官。掌葛。掌以時徵絺紵之材。于山農。凡葛。征。徵。草貢之材。于澤農。則后妃未必親臨種植之所。而妻妾中谷。黃鳥飛鳴。或為女時所目擊。不忘于心。故處深宮治葛之際。亦依稀此景之在目前耳。即此亦足以徵后妃之精神。

曲禮曰。為天子制瓜。巾以絺。諸侯巾以絺。禮書云。燕禮。公尊。犀用絺若錫。大射。犀用錫若絺。士虞。犀用絺。士昏

鄉飲酒特往賓皆用綵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綵下絳又云根綵終不入公門

鄭肇敏曰証中親執其勞云云是朱子推原意不可當后妃自說作者若說得十分辛苦便是懶婦○古人之無教文王之君道后妃之無教見其盡后道無教其性也與爲不甚相干無教又其大性也于服亦其偶見此一念已足以服天下

陳云一有敢薄物力之志無以垂示子孫稍萌侮仰師儆之心何以對我父母

卷之二

卷之二

十

錫云爲婦爲終服之無教雖后妃之性乎然亦君子之志也父母之教也師氏之所日夕而叮嚀者也故若于志而後可爲君子告嫺于教而後可爲父母寧故尊之未成則不敢以告服之猶教亦不敢以歸

傳曰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祖廟祫毀教于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于宗室○國君則取大夫之妾或士之妻老無子而明于婦道者爲之

詩接曰婦人之服一着于體則汗必親而不貸手于人所以遠別嫌疑此而後之教也

衣禮服周禮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鄭云禕衣從王祭先王禕翟祭先公闕翟祭群小祀鞠衣以告桑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祿衣以御于王檀弓云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喪衣何爲陳于斯則見舅姑又與賓客同服○傳曰私燕服也疏云六服之外唯有纁笄緇衣

子貢傳大姒將歸寧而賦葛覃子曰貴而能勸富而能儉疏而能考可以觀化矣○季思云于葛覃見其爲后妃而不與焉

卷之二

卷之二

上

傳其職不貳其事忠臣之行也致其樸不散其文郁郁之基也

箋云興者葛延蔓于谷中喻女在父母之家形體浸浸日長大也葉萋萋然喻其容色美盛也飛集叢木與女有嫁于君子之道和聲之遠聞興女有才美之稱達于遠方

卷耳

序曰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

于憂勤也。○歸云婦人無外事故云志耳正義曰言又孝
繫前篇之辭。醜妻方媚。七子在朝。成湯謝過。婦謂盛歟。險
誠私謂是婦人之常態。聖人猶恐不免。后妃能無此心。
傳曰憂者之興也。頃筐易盈之器也。箋云器之易盈而不
盈者。志在輔佐君子。憂思深也。

爾雅卷耳。苓耳。或曰形如鼠耳。叢生如盤。陸疏云白葉
細莖。蔓生可煮爲茹。滑而少味。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
中瑱。或謂之耳瑱。廣雅以爲聚耳。本草經云聚耳實。味
苦。止溫。葉味苦辛。久服益氣耳日聰明。強志輕身。

詩志

卷之一

士

禮書云頃筐其淺者也。懿筐其深者也。

正義曰。襄十五年傳引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
也。王及公諸侯。伯子男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箋云。我。我使臣也。臣以兵役之事行。出離其列位。身勤勞
于山險。而馬又病。君子宜知其然也。我。我君也。臣出使功
成而反。君且當設饗燕之禮。與之飲酒以勞之。我則以是
不復長憂思也。疏云。恐君子不知耳。君子知之。故不復憂
也。
傳曰姑且也。箋云。言且者。若實功臣或多于此。

春秋考異郵云。地主月。月精爲馬。月數十二。故馬十二
月而生。人乘馬以理天下。王者駕馬。故其字以王爲馬
頭。馬援上銅馬式表云。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
兵甲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
濟遠近之難。○埤雅云。舊說相馬。望之大。就之小。筋馬
也。望之小。就之大。肉馬也。前視見目。旁視見肉。後視見
足。駿馬也。毛束皮。皮束筋。筋束肉。肉束骨。五者兼備。天
下之馬也。

疏云。疊者。取象雲雷。博施如人。君下及諸臣。

詩志

卷之一

士

說文云。疊。龜日酒樽也。木刻爲雲象。其施不窮。周禮六
尊皆有疊。諸臣之所酢。禮記廟堂之上。疊樽在阼。犧尊
在西。○按博古圖。錢爲題文。以其似雷字而名也。雷古
雷字。如論衡引禮云。刻尊爲雷形。一出一入。一屈一伸。
爲相較。較者。是也。圖今圖畫力士執推如雷公狀。鄙
俚可笑。

箋云。觥。爵也。饗燕所以有之者。禮自立司正之後。旅酬
必有醉。而失禮者。罰之。亦以爲樂。
燕禮立射人爲司正之後。乃云。北面命大夫。君曰。以我

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又曰賓及入及卿大夫皆脫履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又司正升受命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于此以後恐其失禮

禮器云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解卑者舉角觥是觥解角散之外別有此器○韓詩說云觥廓也所以皆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著明非所以餉不得名觥地官問齊掌北觥據爵之事春官小胥職亦云觥其不敬者○陸農師云老子曰兕無所投其角兕

詩志

卷之一

古

善觥故先王之制爵爵以兕角爲之酒陽物也而善發人之剛其過則在抵觸故先王制此以爲酒戒爾雅兕似牛犀似豕陳藏器云犀之雄者是兕而形不同

子貢傳曰文王遣使求賢而聞其役之艱也勞之以卷耳歸云關雎之樂美淑卷耳之念勤勞皆見其大者蓋上智之所爲詩揆云寫出戶妃經天下大慮直命曰房中奔走禦侮官可也

楊用修曰如朱子解可也但婦人思夫陟岡飲酒携僕望祖卽爲托言亦傷大義蓋后妃思文王行役而云也陟岡

文王陟之也馬玄黃文王之馬也僕肅文王之僕也金鑾兒觥翼文王酌以消憂也蓋身在閨門思在道途若後世云計程應說到涼州計程應說到常山耳

曲禮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于馬前已駕僕展軔效鵠奮衣繇右土取承綏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周禮大僕王出入自左馭而前驅大馭掌御玉路以祀戎僕掌御戎車齊僕掌馭金路以賓道僕掌

詩志

卷之一

主

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田僕掌御田路以田以鄙馭夫掌馭貳車從車使車禮書曰有以同等爲之僕者有以降等爲之僕者有以弟子爲師僕者有以貴爲賤僕者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馭之此貴者爲賤人僕也徐玄扈曰未滿傾筐正宜采也只動一個嗟我懷人念頭便爾都無意緒便欲登高酌酒而不勝其憂嘆于此體貼可以得詩人之性情以上二章詩從容玩味有無限意味人情天理本非二事夜久羅剎卽是菩提也如此一詩不通閨門情態而用之得正便足以美教化厚風俗稍一邪

僻。便有幾許傷義之事。便有幾許喪國忘家之禍。幾微之端。不可不審。故先王以此為教。而夫子言詩。則曰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思無邪者。如此詩其較著者也。

佛經云。能知大地皆屬想持。如是得成。初發心菩薩若人了得此義。方可讀詩。徐云。后妃何以異于匹婦之閨情乎哉。夫能盡乎匹婦之至情。之謂后妃也。夫。黃云。卷耳一詩。正所以端匹夫匹婦之懷。而規之正者也。

朱子章句傳。以為姜里拘幽之日而作。黃幼玄曰。文王之蒙難也。九侯之禍。延于外。邑考之憂。聞于內。此亦忠臣憤涕。貞婦標心之時也。陟彼阻矣。我馬瘠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斯言也。何其妻以窮也。其謂宜生閔天之徒。奔命四方。而無所出。魴魚賴尾之家。置之煨室。而無所止者乎。又曰。后妃之憂。君子猶文王之憂其君也。

樛木

序曰。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后妃德脩于已。而恩逮嬪御。洋洋乎化且徧中宮矣。故葛覃卷耳之後。受之以樛木螽斯。

碩人稱文王為美人。以其繫人思也。此詩稱后妃為君子。

所以載其德也。○詩揆云。凡物絕類而更名馬離類則有龍。后妃而稱君子。離乎陰之類也。

徐玄扈曰。高而能施。天之道也。故福履及之。

詩訓曰。詩中多言福祿。而此獨言福履者。易序卦云。物畜然后有禮。故受之以履。蓋履者禮也。爾雅注云。禮可以履。行。九卦又曰。履以和行。履和而至。惟福而履。以履為福。乃可以履。可以將。可以成。而與樂只亦類應矣。

詩弋曰。木性親上。獨抑而下。樛似君子。卑牧學問。于以接引群倫。令得攀附。此身之能為造物者。

詩志

卷之一

七

箋云。木枝以下垂之故。故葛也。葛也。得蒙而蔓之。而上下俱盛。喻后妃能以意下逮衆妾。使得其次序。則衆妾上附事之。而禮意亦俱盛。○可見德處便是福。福是相綏。將是相將。成是相成。

陸羽明云。人無絕盛之數。德以不專為大福。以不居為完天。亦無偏至之理。以善下而通其仁恩。遂以相成而見為泰盛。

說通曰。荒則不止于崇。而登覆之矣。榮則不止于荒。而旋繞之矣。此時而妾不嫌于掩嫡。嫡不怒其偏尊。難之難者。

也。

正義曰：蒿與葛異，亦葛類。陸機云：蒿一名巨爪，似燕薹，亦延蔓生，葉艾白色，其子赤，亦可食，酢而不美是也。嚴氏曰：讀此想見文王宮庭之醴，穆矣。

螽斯

序曰：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箋云：以色曰妬，以行曰忌。

詩緝云：風人意在言外，見后妃子孫衆多，而況其宜如此使人自思，其所以宜者何故，而不明言其辭，不妬忌而致。

詩志

卷之一

大

此也。較朱傳覺含蓄。

人情乖則無處見其宜，和則無處見其不宜。舉少足以觀多，因微可以致著者也。故宜子宜孫，其當身之事耳。推而至于宜兄宜弟，宜室宜家，宜大夫庶士，宜民宜人，宜君宜王，未必非此一宜有以基之也。太和在成，周字宙而端已見于此。

箋云：凡物有陰陽情慾者，無不妬忌。惟螽斯不耳，各得受氣而生子，故能訛訛然衆多。后妃之德能如是，則宜然。詩緝云：后妃恩養衆妾，若卵而翼之者，然故取義于羽云。

詩訓曰：羽者聚也。物聚藏，羽覆之。又五音羽爲北方水音，樂書云：聲出于腎，而齒開吻聚，謂之羽，則羽實聚之義也。

凡滋育之物，多則敗群。今則始化洗然比次而起，無相軋也。振羽之際，角距之智必形焉。今則已化齊飛，而其聲覺覺無相投也。離群之後，爾我之性必異焉。今則飲羽還聚，而其狀揖揖無相戕也。況物性離則已，今則寢食飲訖，未有不相角距者。同育而又同飛，同飛而又同聚，此物類之不多見者，故足詠也。

詩志

卷之一

尤

秦云：性情之感，會生皆有之。螽斯亦未必無尊卑上下之序，爲之倡率以導其和，未必無先後勞逸之別，爲之成訓以翕其聚，人不得而見之。咏螽斯之羽者，若或見之矣。傳曰：振振，仁厚也；繩繩，戒慎也；蠶蠶，和集也。○詩按云：螽斯已含多意，而振振繩繩蠶蠶，則多而賢也。

按：管蔡世家，武王共母兄弟十人，伯邑考、武王發、管叔鮮、周公旦、蔡叔度、曹叔振鐸、成叔武、霍叔度、康叔封、聃季載，而左氏傳云：管蔡邠霍，魯衛毛聃，鄧雍曹膝，畢原。

風郁文之昭也。邦晉應韓武之德也。凡蔣刑茅胙祭周公之胤也。思齊傳云。太姒十子。衆妾則宜百子。

桃夭

序曰。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鯀民也。○沈無回曰。道行于上。俗美于下矣。是所謂風也。

周禮。大宗伯以冠婚之禮親成男女。媒氏掌萬民之判。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曲禮三十曰壯有室。女子許嫁纓。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

詩志

卷之一

三

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

此樂指一時之風俗言。非着定一二女子說也。安得謂一時于歸者盡賢乎。詩中無賢字意。蓋紂之末年。昏姻之不得其正者多矣。自文王后妃之化行。而男女之合有時。昏姻之舉有候。而一時士女必敬慎重正。而後親之有以順天地之和協陰陽之序。從此而家道成。庶類昌。而風俗美矣。故曰宜也。大凡家之不齊。其顛倒錯亂。未有不繇男女之情始。故后妃之德。始于關雎。而共及人之化。亦始于桃。

天其義一也。

陳臥子曰。女子內夫家。外父家。歸者。允下震上。陽往陰來。之義也。地不歸天。則無以代終。而含坤道之光。女不歸男。則無以備官。而發諸生之質。一不得其時。則陰陽之氣。疑而天地之類。離男女之情。重而夫婦道苦矣。非細故也。

董子繁露曰。男子不堅壯。不家室。陰不盛。極不相接。是故身精明難衰。而堅固壽考無惑。此天地之道也。天氣先盛。往而後施精。故其精固。地氣盛。牝而後化。故其化良。是故陰陽之會。冬令北。方而物動于下。夏令南方。而物動于上。

詩志

卷之一

三

上下之大動。皆在日至之後。爲寒則凝。水烈。地爲熱則焦。沙爛。石氣之精。至于此。

陳云。先宜室而後家者。造端道盡。而吉祥之福斯衍也。先宜家而後室者。戶庭條也。而盛德之容斯美也。先宜室家而後家人者。氣盛神化。而群生之倫斯聚也。

箋云。灼灼其華。喻時婦人皆得以盛時行也。傳曰。黃實貌。非但有華色。又有婦德。蓁蓁至盛貌。有色有德。形體至盛也。○灼灼其華。非待華而始知也。含有宜字意。

韓外傳云。春植桃李。夏得蔭其下。秋得食其實。韓子仲。

尼曰果藏有六而桃爲下典術云桃者五木之精歷伏邪氣服其華令人好色蓋仙木也○詩弋云爲六果之下似婦道之純卑爲五木之精似女德之居正易卦家人利女貞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父父子子兄弟弟弟夫婦夫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初九閑有家悔亡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九三家人嗃嗃悔吝吉婦人嘻嘻終吝六四富家大吉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詩志

卷之一

主

觀此而宜其家人之意可思矣

陳氏五經讀曰桃夭化及女子也兔且化及野人也桃夭之女子待而後行兔且之野人漸而可託○后妃之化先及女子野人抱朴者易見也女子又先于野人同類者先應也

兔且

序曰兔且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才衆多也○關雎序云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此關雎之化也

國家氣運不興則人才不生風化不及則人才不成兩者合而蔚然起矣故武夫之超超其才具固然應運而興者也化行于上而後推魯之士皆知學問之故負氣之倫亦通心性之事不然輪困離奇不中繩墨者耳故于城好仇成心總歸之公侯

商周之季王室其如燬矣所賴以主持世運者全在公侯公侯無所事于戈矛需于城而已矣無意于尋仇所好仇而已矣天下多故英雄崛起者志多巨測求其腹心而已矣一時林莽之中盡能易其故以就陶冶可望而知也逮

詩志

卷之一

主

其後公子有事于牧野而鷹揚者又應信乎一代之志氣精神皆一人之所爲也

徐云三言兔且者先王之化言格于藝苑行至于雉兔然後爲博故序以爲莫不好德賢才衆多也

沈云執策而戰誦踴步而規翔不足以騁逸倫之才夫骨以鍊習始堅神以遐上日遠自昔名賢寧隱身椎埋寄迹屠酤而不屑意裂衣韋帶綴文小伎大約類此

陳云獵與釣異釣者以餌取魚机心未忘獵則以官示物而不以利餌物仁也且世之季也有兔爰爰武夫直以且

刑奸也。故鈞之中有鷹揚而兇。置之中有干城好仇。腹心
美餘云。古人寄身一業。皆以全體精神運之。故持竿合禮。
負薪合樂。每于一端。窺其內德。卜其大業。此詩開鍵。全在
肅肅二字。言其人之執事敬耳。○杯之丁丁。有所聞。施于
中。遙有所見。猶是顯見之事。施于中林。則無所聞。無所見。
處獨之。謂于是焉。肅則好德之至也。

箋云。干城。折衝禦難于未然。怨耦曰仇。敵有來侵伐者。可
使和好之腹心。使之慮無。○卻至答子友曰。天下有道。則
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

詩志

卷之一

古

惟鄙夫。能與空空之體同。惟武夫。能與不識不知。無畔援。
歆羨之體同。

此詩咏周家賢才衆多。而必以干城好仇腹心爲言。可見
古人取才之法。緩急所以承賴也。因是知文墨之士。不堪
清變。不可謂才。機智之士。不足委任。不可謂才。故清談亡
晉。奸雄亂漢。豈非一時才流。其所謂才者非也。

墨子云。文王舉閔天太顛于且網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
此詩或指是與。

朱莒

序曰。朱莒。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說通曰。人情變故艱難。則男女之累。惟恐其不輕。和樂安
寧。則生育之事。惟恐其不保。卽婦人之但采芣苢。以備產
難。而當時之景象可知矣。不信。知生男強。不如生女好。方
憂離拆之。不暇。而暇采芣苢乎。

爾雅。芣苢。馬舄。馬舄。車前。陸機疏云。馬舄。喜在牛跡中
生。故生車前。當道。其子治。婦人產難。本草云。車前子。強
陰益精。令人有子。神仙服食經云。車前。實。雷之精也。服
之行化。

詩志

卷之一

主

婦女嬉游。非美俗。游女不淫。其本事。若移此等于成康之
世。君子必訖之。而周南采芣爲盛世之風。則何也。楊子曰。習
治。則傷始亂也。習亂。則好始治也。是以觀風者。貴論其世
也。

試觀文王之世。何世乎。驕主在上。放溢妄行。賞倭賜讒。充
傾官之志。以糟爲丘。以酒爲池。孤貧不養。殺聖賢而剖其
心。生婦人而聞其臭。剔孕婦見其化。斯朝涉之足。察其掘
殺。梅伯以爲醢。刑鬼侯之女。取其環。誅求無已。天下空虛。
當此之時。深閨有尋芳之意。結伴有陌上之游。豈是易得。

事歌王化而及芣苢是立少觀多借虛擊實之意說詩者當于言外得之

大凡富貴女即籍寵承休易至竊情故貴有習勞之意否則荒淫有不可知者矣民間士女作苦謀生惟日不足故貴有佚豫之趣否則愁苦有不忍言者矣所以深宮則志其儉勤而歌葛覃田野則著其無事而咏芣苢意貴其所不足事觀其所及合之始為盛世之風

韓詩曰傷夫有惡疾也以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過發憤而作言芣苢雖惡臭乎我猶采采而不已以興君子雖

詩志

卷之一

美

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列女傳以蔡人之妻作

漢廣

序曰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箋云紂時淫風偏天下維江漢之域先受文王之教化正義曰男無思犯禮女求而不可得

六帖云上三詩既言家齊國治之效此又錄漢廣汝墳則以南國之詩附之見天下有可平之漸矣○岐地東則有紂西則有昆夷北則有獯貊故其化自北而南耳

詩揆曰凡女子貌不足以却侮者輕佻也情不足以自持者短淺也賢女神情廣永能顧百年終身之重不棘于目前情欲之私故正容整度令人望而自遠篇中喬木以況其容豹之端靜江漢以喻其德意之淵遠兩意自不相襲說通曰女非不可求也父母以命之媒妁以先之六禮以將之翰之涉江漢理舟楫此涉江漢之道也如不思漢之廣而思潛行以泳不畏江之永而思乘浮以方江漢何地而可漫試乎哉

穆木仁象也喬木義象也董子曰仁之為言人也義之為

詩志

卷之一

毛

言我也仁以造人義以造我主化被化其象殊也

疏云內則女子居內深宮固門此貴家之女也庶人之女則執筐行饁不待在室故有出游之事

爾雅句如羽喬上句曰喬如木概曰喬視棘觀喬小枝上綴為喬總之翹棟之義不必說無枝無枝者爾雅所謂概非喬也

周禮荊州其川江漢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流為滄浪之水迺三澨至大別南入于江李氏云大別之東彭蠡之東乃江漢合流之處

常璩云。漢水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氐道縣漾山。爲漾水。禹貢導漾。東流爲漢。是也。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泉逕葭萌入漢。始源曰沔。通典云。嶓冢山有二。秦州上邦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經嘉陵曰嘉陵江。經閬中曰閬江。漢中金牛縣嶓冢山。出導漾水至此爲漢水。故鄠道元有云。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爲漢水。

郭景純江賦。否五才之並用。實水德之靈長。惟岷山之導江。初發源于濫觴。總括漢泗。兼包淮湘。并吞沅澧。汲引沮漳。源二分于岷嶽。流九派乎潯陽。鼓洪濤于赤舄。

詩志

卷之一

水

淪餘波于柴桑。注五湖以漫漶。灌三江而滿沛。滴汗六州之域。經營炎景之外。呼吸萬里。吐納靈潮。自然往復。或夕或朝。○荊州記云。江出岷山。其源若甕口。可以盪觴。在益州建寧滿江縣。潛行地底數里。至楚都。送廣十里。名爲南江。初在犍爲。與青衣水汶水合。至洛縣與洛水合。東北至巴郡。與涪水漢水白水合。東至長沙。與澧水沅水湘水合。至江夏。與沔水合。至潯陽。分爲九道。東會于彭澤。經蕪湖。名爲中江。東北至南徐州。名爲北江。而入海。

馮云。上古濟事未備。故取諸沔方。聖人作。乃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屬。一物未備。則不以濟。是先王之有禮于江漢也。上古水道未伏。故水亂于江漢。聖人作。漢導二源。江分九道。始有安流。又先王之有教于江漢也。舍舟楫而用沔。用方是不知濟之禮。而亂水之教之者也。廣喻其大。永則喻其貞。蓋大未必可久。故更言江之水以足之。

末二章。從其不可求者而致思焉。其情深不自知其詞之覆也。

詩志

卷之一

完

箋云。雜薪之中。猶翹翹者。我欲刈取之。以喻衆女皆貞潔。我又欲取其猶高潔者。

季思云。刈薪刈長。娶婦娶良。薪長先刈。婦良先娶。翹翹錯薪。各四句。言男女之正。有先之者矣。

顧仲恭曰。言秣其馬。箋云。議不敢言其適已也。不然。他人娶妻。如何替他秣馬。○詩淵亦云。冀其歸而成禮也。蓋游則不可犯禮。相求而歸。則可以致敬盡禮。

月令。季冬。命四監收秩薪柴。注。大者可折謂之薪。小者合束爲之柴。○周禮。甸師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饗之。

事委人掌飲野之賦飲薪芻以式法共祭祀之薪蒸木材

賓客共其芻薪喪紀共其薪蒸木材軍旅共其委積薪

芻

廣雅楚荆也春秋運斗樞云玉衡星散為荆○學記云

夏楚二物收其成也士喪禮云楚煇在樵東考工記弓

人取財荆次木瓜按寧浦有三種荆金荆可作枕紫荆

堪作牀白荆堪作履

郭云蒲葦蓬蒿也陸疏云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

餘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可蒸為茹○管子云葉下蟻

詩志 卷之一 三

蟻下于萑萑下于蒲蒲下于葦葦下于藿藿下于蕒蕒

下于莽莽下于蕭蕭下于薜薜下于桂桂下于茅凡彼

草物有二十衰

埤雅云大夫乘駒蓋駒血氣未定有蹄齧之虞故大夫

乘之說文从句字音拘以駒血氣未定宜拘執之焉爾

○淮南子云方馬為草駒之時人不得制及至圍人擾

之良御教之雖歷險起壘弗敢辭馬驍重也而可以通

氣志

騷喜云江漢楚地其先鬻熊事文王受封先諸姬是為聖

教首善地漢廣汝墳正當其時國風不列楚二南可以觀

矣夫子師文王刪詩錄漢廣有心哉齊魯不競徘徊陳蔡

之間者數年意在楚耳昭王之不祿天也儒者論春秋夷

楚何居

沈無回曰二南詩當作兩項看岐周久被成周之化其民

忘故詩多熙皞而平桃天茅苕之類是也南國新變播靡

之風其民悔故詩多游洗而露江漢行露之類是也召南

之所以不同于周南亦然一採之都內一得之列國故也

汝墳

詩志 卷之一 五

序曰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憫

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箋云言此婦人披文王之化厚

事其君子

譜云紂命文王典司江漢汝旁之諸侯則江漢汝墳皆

受命于文王者也此當是文王率之為紂役而紂虐用

之

李氏曰讀汝墳子歎而父母則愈戚矣何也殷之季文王

蓋極難矣心則惓惓王室者也而受之暴不能齊也欲施

其澤又疑乘之以為市也唯是子民以軫恤之仁而明率

以趨戴之義。民即慰商乎。猶得援以自慰。曰。吾有咻與之者也。知其所陰護者多矣。吾故曰。聖人之難也。

傳曰。汝水名。墳。大防也。李巡曰。謂厓。厓狀如墳。墓。○周禮。墳衍。其動物宜介。洵。其植物宜莢物。其民督而瘠。注云。水厓曰墳。下平曰衍。

箋云。伐薪于汝水之側。非婦人之事。以言已之君子賢者。而處勤勞之職。亦非其事。

正義曰。木大不可伐其幹。取條而已。攷細者。可以全伐之也。周禮有銜枚氏。注。枚狀如箸。是其小也。終尚有條。

詩志

卷之一

三

有枚文與梅連。則條亦木名也。

論詩曰。調飢從遐棄生。正義云。未見恐其逃亡。○避役逃亡。必憂及父母。故欲其念父母。所謂勉之以正也。

歸季思曰。恃君子之不遐棄者。所以寬其思也。又恐君子不勉于趨役。以負文王之命。故勉之曰。雖則如燬。父母孔邇。見家之無恙。使盡心王室。無念家也。○鼎來云。說未見便有使之不見者。說既見便有使之見者。讀上兩章。直打通下章。與尋常離合不同。

箋云。辟此勤勞之處。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念之以免于。

嘗不能為疏遠者計也。

白。父母自然孔邇。是于懽悖中。指出生趣來。○詩按曰。民忘其勞。可想見當年服事深心。

鼎來云。底是一箇魚。卽此時焦釜。卽此時深淵。將怨怒的是。將欣慰的是。

雅翼云。魴。縮頭。寄脊。博腹。陸疏云。廣而薄。肥恬而少力。埤雅云。其廣方。其厚福。故一曰魴。魴方也。一曰鰠。鰠福也。藍田呂氏云。鯉尾赤。魴尾白。赤則勞甚矣。○爾雅魚有力者。鰈。魚枕謂之丁。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淮南

詩志

卷之一

三

子云。月者陰之宗。是以月虧則魚腦減。月盈魚腦滿。元命包云。王者往也。神之所輪向。人之所歸樂。董子曰。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連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才而參之。非王者其孰能當。孝經鈞命決云。接上稱天子。明以爵事天。接下稱帝王。明以號令臣下。

許氏曰。昔商民樂湯之仁。而不知桀之虐也。曰。憂罪其如台。今周民雖知紂之虐。而曰。父母孔邇。易地則皆然。

王伯厚曰。周南之詩。曰。公侯干城。曰。王室如燬。當文王與

紂之事于君臣之分嚴矣。此周所以爲至德。箋餘云如燬火益熱也。孔通救之火中則周不得不代商矣。故受之麟趾以表興王之瑞。詩弋曰魚勞而頽則水失其德。政虐而燬則火旺其權。此周代商之隱語乎。父母孔邇人心陰戴周矣。○李云懼如燬而呼父母何審于商周之政乎。民心向背之故幾幾兆于巷謳以識汝墳非思婦也。知廢知興具慧觀焉。論詩曰率叛尊周文德至矣。原心贈王襲迹便假已逗後來桓文一脈。

詩志

卷之一

麟趾

歸愚子曰西伯霸之盛者而已。西伯霸而粹桓文霸而駁者也。三代王而粹秦漢王而駁者也。蓋霸之爲言伯也。所以長諸侯而尊中國也。非王粹而霸駁之謂也。

後漢周磐居貧養其母儉薄不充當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嘆乃解草帶就孝廉之舉蓋以韓詩解父母孔邇爲父母迫飢寒之憂辭家爲祿仕故也。

麟趾

序曰麟之趾開雉之應也。開雉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正義曰衰世謂

文王與紂之時公子皆信厚古太平致麟之時不能遇也。時寔不致麟。

郝仲興曰禮風教之本無禮則近于禽獸麒麟之異于走獸者以其行中規矩音中律呂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虫不踐生草不群居不偕行不入陷阱故曰聖瑞服虔曰視明禮修則麒麟至故麟者禮之應商紂之末俗奢壞禮開雉化行若此天之女子兔置之野人萊菔漢廣汝墳之士女皆知守禮其貴家世族上姓少而恩謹步武頭角振振有端厚之風故詩人托麟趾表聖瑞見文王修齊之

詩志

卷之一

重

化成而周道大興也。周南十一篇其次皆自近及遠如朱傳是江漢汝墳之後及家庭編次亦率矣。序說不可易也。如朱子說亦好。文王之化繇桃夭兔置漸及漢廣汝墳其興隆之勢已自勃如而竟以公之爲自終。子曰公子姓曰公姓族曰公族見靖節有世及之詩公子曰麟兮公姓曰麟兮公族曰麟兮明積久有必報之數蓋不主于其身必王于其子孫也。故以麟趾終焉。

論詩曰周自公劉至文王積德累仁醞釀既久聖王發洩第恐一發無餘根基便薄此時可幸也亦可危也今觀文

王武王成王三世一德。一門忠厚。其培養一世之元和者。豈淺哉。故詩人指麟嘆之。

趾定角。摠只是一箇麟。子姓族摠只是一箇公。三咏吁嗟。麟兮。却都是吁嗟公兮。

箋餘云。稱周瑞不言龍而言麟者。龍以飛天。爪甲鱗難攬。能爲福亦能爲禍。麟以游郊。趾定角皆馴不爲禍。止爲福。審此則知詩非嘆其興王。嘆其仁民耳。○歌冠子云。麒麟者。玄枵之獸。陰之精也。公守臣節。安于公故。以麟况之。其子他日飛天。則又依然龍矣。

詩志

卷之一

美

徐筆洞曰。摠一振振也。朱傳于此處訓仁厚。于禽斯訓衆多。于殷其雷訓信厚。不應同字作三解。俱宜看作振起意。爲安子孫振振。振起飛揚也。振振君子。振作集事也。此章仁厚意不可少。當藏在說麟之趾之定之角內。而振振內必不說。只是言此子孫宗族之振起者是卽麟也。箋云。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也。詩弋曰。趾能踐。定能抵。角能觸。滿身具殺之器。而獨饒生之心。麟所以稱世瑞也。武周抱蓋世之才。能偏以仁心爲質。故能有濟于天下。若無才而樂稱長厚于世。何補當不

尊爲瑞矣。

公之子姓族屬。其規模事業與公大不相侔。則其器局必有異焉者矣。詩人有以深窺其微。以爲與公似也。取象于趾定角。正于奮厲之處。視渾噩之化。從異中見同也。○麟趾不犯陷阱。不羅罟罟。故殺聖人而觀其心。生燔人而聞其臭。武周能遠害焉。麟趾不履生虫。不踐生草。故太白懸獨夫之頭。倒戈流漂杵之血。武周殆殺于人。已死焉。麟趾不群居。不旅行。故武周必置身天下之上焉。麟趾行步中規折旋中矩。游必澤地。詳而後處。故武周必制禮作樂。端

詩志

卷之一

美

皇極焉。○定于麟處。尊安之位。定不抵享無事之福。故以興公姓。子于麟有輔助之道。麟一角無偶。猜之形。故以興公族。始子足。終于角者。形德以升。進爲美。始子子孫。終于族者。德德以覃。敷爲大。易曰。德言盛。故是詩每况愈上。每推愈廣。上天求其之鑒。方赫而如燬之虐。正殿此一氏者。卽體天心。獨以有種之良。殖無方之惠。遂令一時之宇宙。另開祥和之境。界而瑞氣塞兩間。周亦安得不王。

春秋運斗樞云。機星得則麒麟生。萬人壽。保軌圖云。歲星散爲麟。○感情符云。麟一羽。明海內共一主也。王者不割胎。不割卵。則出于郊。明王動則有義。靜則有容。乃見。蔡邕月令云。麟生于火。游于土。故修其母致其子。五行之精也。視明禮修。則麒麟臻。傳曰。麟信而應禮。以足至者也。○左傳服虔注云。視明禮修而麟至。思辟信立。白虎授言。從之。成則神龜在沼。聽聰知正。而名山出龍。貌恭體仁。則鳳凰來儀。禮記。麟鳳龜龍。謂之四靈。

詩志國風卷之一終

卷之一

天

詩志國風卷之二

海陽范王孫輯著

召南

鵲巢

序曰。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尊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鵲巢。乃可以配焉。

疏正義曰。序于周南稱后妃。于召南稱夫人。皆大妣也。一人而二名何也。禮。天子之妃曰后。諸侯之妃曰夫人。周南王之化。故稱后妃。召南諸侯之化。故稱夫人。直以化威爲名。非爲先後之別。有陳聖化。雖受命前事。猶稱后妃。有說。

詩志國風卷之二

一

賢化。雖受命後事。尚稱夫人。二國別稱。而文王不異者。召南夫人爲首。后妃變稱夫人。足知賢聖異化。于文王不假復異其詞。故鵲巢之序。言國君以著義于後。皆以常稱言之。○朱子以爲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者。非是。從來說詩者。皆爲所誤。

陳大士曰。于鵲巢。見純一之德焉。見專靜之福焉。見守之重焉。見禮際之隆焉。蓋有此而後。可共交于神明。以備內外之官。夫采芣之夫人。威儀卒度也。故祭則受福。○說通曰。婦道無成。非無非無儀。何以正位宮中。固也。然非德。

言容功。又何以稱有夫人之位。居之方之誠未易矣。鳩不獨取拙也。

爾雅。鵲鵲。其飛也。鵲。莊子曰。鳥鵲。以傳枝受卵。少欲。故曰。鵲也。易。通卦驗云。鵲者。陽鳥。先時而動。先事而應。陸佃云。鵲知人喜。作巢。取在木杪枝。不取墮地者。箋云。鵲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周書。小寒之日。鴈北鄉。又五日。鵲始巢。鵲不始巢。國不寧。淮南子云。鵲垂鵲巢。皆向太乙。至和在焉。博物志云。鵲巢。開口背大歲。是其為巢。非苟苟者。故以興。羅願云。鵲巢。水大則高。水

詩志 卷之二

二

小則卑。春二月有乳鵲矣。已而舍去。他鳥居之。今鳥之類。亦逐鵲而居其巢。

禽經云。鳩拙而安。埤雅云。鳩。哺子。有均一之德。詩。測云。鳩雖居鵲之巢。天晴則呼其鳩。雨則逐之。似有別者。故以比夫人。禮記。仲春之月。鷹化為鳩。謂之桑鳩。好鳴。故月令謂之鳴鳩。雅翼云。此鳥鳴時。播種其穀。故亦名布穀。

詩。七月。鳩在河洲。全地德也。鳩升于巢。德降后妃一等。稱夫人。自與后妃異詞。

張云。室家之理。亦一巢而已矣。故詩用之。巢。周公。用之。國先笑後號。可忽慮焉。夫未有室家。不躬拮据。卒瘁之勤。而拱手托之乎鳩拙。則是婦人吉而夫子凶者也。然則與其鳩也。寧鵲。

箋餘云。鵲工于為巢。用以修百兩之送迎。又明于報喜。用以頌二姓之好合。鳴善于集羣。用以彰一娶九女之盛。又繫于百鵲。用以祝一生七子之慶。皆婚姻佳話。非僅以巧拙之數也。

傳云。諸侯之子嫁于諸侯。送御皆百乘。左傳。凡公女

詩志 卷之二

三

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于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今大嬖自莘適周。必上卿送之。士昏禮引此詩。乃云。此國君之禮。夫人自乘其家車也。鄭箴骨盲云。天子以至大夫。皆有車。及馬之禮。故疏云。夫自以其車迎之。家自以其車送之。知婚車在百兩迎之中。婦車在百兩將之中。明矣。

徐筆洞曰。此是能不妬忌。而挾帑妾以偕行也。在百兩上見之。蓋諸侯一娶九女。皆有挾忌。如江沱之不我以者。安用百兩之多。故云百兩。帑妾相載俱行也。言嫡歸室而廢。

圖之是鵲巢而鳩居之也。御之讀如字。不得解作迎。盈之。變謂衆腰姬婦之多。若成之。則大家圓滿。完成之義。

采蘋章

序曰。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詩。芣苢。萊待以祭。不另名篇。卽蓋于好逮中。蓋淑德備美。未暇枚舉耳。采蘋另立篇名。若曰。是殆兢兢然不失君夫人之職。釋名異故。贊述亦殊也。

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君純冕立于東階。夫人副褱立于東房。君執

詩志

卷之二

四

鸞刀羞嗜。夫人薦豆。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壘尊。交應之義也。

嘗稽祀之統。君執紉。夫人薦澆水。夫水也。而易。徯焉以盍。鴈謂夫六清之養。未有紫芳于水者矣。故水土之菹。其類有七。而紫僅居一焉。獨舉紫者。水獻之意也。沼沚潤三字。要精神。必累言之。詳其爲水草之菹。紫芳之所出也。于

有明夫人亦以紫芳之意往也。詩故云。祭有蒸有醢。蒸以薦品物。醢以薦新味。南國歲味。莫先于紫。孟春始芽。香脆可珍。故采而薦之。○祭之事近

見先王以人道接之。故思嗜之忱。必選味以進焉。

爾雅。紫。醢蒿。本草注云。生中山川澤。從初生至枯。白于

實備物。不求備者。在夫人卽一物已足。昭忠信義有所兼也。故子言之也。

廣雅云。圃曰池。曲曰沼。類考云。黃帝破蚩尤。而始爲池。沼。○爾雅。小洲云階。小渚曰沚。釋名云。沚止也。小可止

詩志

卷之二

五

息其上也。淵。開也。言在兩山之間也。爾雅。山夾水淵。于以用之。公侯之事。鄭重之辭也。事以公侯重。不得不夙戒以襄。一人焉云。是事也。爲格親公侯有子道焉。利用以擴道配之于以成公侯之能。子爲秉鬯。公侯有君道焉。利用以臣道佐之于以相公侯之能。君○公侯之祖。禰于夫。人無骨肉之屬也。無骨肉之屬。則不能如公侯之親。無形。聽無聲而默接于志氣之微也。若無根本之愛。以主之。則無以盡其明信。曰公侯之事。是以公侯之義通之也。此夫人愛敬之本也。

傳云。宮。廟也。說文云。凡者神無所依。據孝子以主。繼心。廟者所以藏主。列昭穆。荀子云。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采之地者事三世。有三采之地者事二世。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表積厚。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被之僮僮。疏曰。是未祭而視。既祭而視之時。諸侯之禮。夫人先一夕視。既視。朝視。饋饗。所謂夙夜在公也。被之祁祁。箋云。祭事畢。夫人釋祭服而去。趨避其威儀。祁祁然而安舒。無罷倦之失。

禮志 卷之二

六

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注云。副以覆首。若今步錄服之以從王。祭祀編列髮爲之。若今假紒服之以桑。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髮髻服之以見王。外內命婦。衣鞠衣。覆衣者。服編衣。祿衣者。服次。諸侯夫人于其國。衣服與王后同。○被。編髮爲之。卽編次之列王后。祭時服。覆衣。覆首服。副非被所當配耳。故言被。則知是未祭與祭畢時也。朱云。事必統乎尊。始有以全于賤。夫首之統乎身。猶夫人之統乎宮。皆以君主爲象者也。首容飾而凡所以役相心。

目者可知矣。○從其心之無可見而觀之容。又從其容之無可象而徵之被。

朱氏曰。國君取夫人之詞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是故不舉公侯而舉夫人。謂觀禮者。不于巨而于微也。猶之乎。不舉犧牡而舉繁。謂觀備者。不于巨而于微也。不舉威儀而舉被。謂觀飾者。不于重而于輕也。不舉東房而舉沼淵中。謂觀行者。不于免而于忽也。不舉質明而舉夙夜。諸觀志者。不于著而于幽也。不舉在事而舉旋歸。謂觀敬者。不于暫而于久也。蓋舍全

禮志 卷之二

七

而求其細。所以克廣孝之類。錯本而美其一。所以精衛省之全。夫人之列乎內者。以爲外輔。物之列乎餘者。以爲正輔。而夫人者。公侯之輔。猶之乎。繁者。犧牡之輔。被者。威儀之輔。沼淵者。東房之輔。夙夜者。質明之輔。旋歸者。在事之輔。備舉其輔。非遺主也。處物之理。言大則小者。不見言小則大者。可推造分之行。力則以之。自勤名則以歸乎主。非不廣言之也。其義可包也。子貢傳曰。諸侯之夫人。勤于窺竊。國人美之。賦采芣。○朱傳曰。古者后夫人有親蚕之禮。猶周南之有葛覃也。

祭義云。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蚕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俱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故曰公侯之宮。卒。蚕。夫人纁三盆手。布于三宮。使纁。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矣。君服之以祀先王先公。故曰公侯之事。○祁祁。卽七月章。氣多意。指嬪御言。

草虫

序曰。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正義曰。在室。則夫倡乃隨。既嫁。則憂不當其禮。皆是以禮自防之事。

箋云。未見君子者。謂在途時也。在途而憂。憂不當君子無

詩志

卷之二

八

以寧。父母故心衝衝然。是其不自絕于其族之情。既見。謂已同牢而食也。既親。謂已昏也。始者愛于不當。今君子待已以禮。庶自此可以寧。父母故心下也。○未見君子。我心傷悲。傳曰。嫁女之家。不息火三日。思相離也。箋云。惟父母思已。故已亦傷悲。

箋云。草虫鳴。阜螽躍而從之。異種同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

范氏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意不當夫也。婦人之從君子。豈以爲必得當之哉。見禮則進。云云。則退。故古之嫁者。

三月而後反。爲所以養廉耻也。

朱子曰。大夫行役在外。其妻思之。亦若周南之卷耳也。○

詩。摺曰。卷耳是棠難之變。憂在君父。故其詞傷而漸迫。草

虫是行役之常情。屬夫婦故其詞憂而就平。

沈無回曰。陸氏云。草虫鳴。則阜螽躍而從之。朱子亦曰。似

有陰陽之義。故以爲感。果爾。不幾動于情欲乎。夫夫婦居

則忌。別則思。久別則感。時而思。情之正也。又何必緣物乎。

○箋餘云。婦人感懷。亦定有說。不出處耳。

詩故云。草虫鳴。阜螽躍。深秋候也。采蘋采芣。春候也。秋

詩志

卷之二

九

深而往。春暮未還。道里悠遠。吉凶莫卜。故不能不憂耳。○時說俱作一時所感言。

釋云。草虫。負蟻。郭璞曰。常羊也。左傳杜注云。負蟻。歲

時常有。非災虫。陸疏云。大小長短似蝗。奇音青色。好在

茅草中。○釋云。阜螽。蟻。李巡曰。蝗子也。陸佃云。阜螽

示跳。示飛。飛不能遠。草虫鳴。阜螽躍而從之。故阜螽曰

蟻。草虫謂之負蟻。又曰。草虫鳴于上。風。負蟻鳴于下。風

而風化。博物志。蜾蠃亦取阜螽子。吮而成己子。陳藏器

云。阜螽。蚯蚓二物。異類同穴爲雌雄。

詩弋曰薇蕨二菜。大夫妻用以助祭者也。大夫行役在外。其妻恐失祭。一時故感而采焉。○大夫妻之祭。于其將嫁。則以蘋藻。故采蘋。大夫妻之本也。于其既嫁。則以蕨薇。故草重。大夫妻之德也。

爾雅云。蕨。陸佃云。狀如足之履。故謂之蕨。初生亦類。鼈脚。故曰蕨也。羅願云。野人今歲焚山。則來歲蕨菜繁。生。今道路負荷轉移者。皆不肯食。云令人脚弱。通志云。蕨。四皓食之而壽。夷齊食之而夭。朱傳云。薇似蕨而差大。有佐而味苦。陸疏云。今官園種。

詩志

卷之二

十

之以供宗廟祭祀。禮。芼豕以蕨。三秦記云。夷齊食之三年。顏色不變。武王戒之。不食而死。子貢傳曰。南國之大夫。聘于京師。賄召公而歸。心焉賦草重。

采蘋

序曰。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肥矣。○序箋云。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執麻。某治絲繭。織紵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于祭禮。納酒漿。邊豆。蒹醢。禮相助奠。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此言能循法。

度者。今既嫁為大夫妻。能循其為女之時。所學所觀之事。以為法度。

詩。按云。薦蕢于都宮。薦蘋于宗室。要見諸侯。大夫。氣象各別。

孫氏曰。若采之左右。繁采之內外。蘋藻采之上下。則其位彌下者。其事彌繁也。后祭。若止于北之而已。夫人祭。繁曰于以用之。大夫妻祭蘋藻。則至于盛之。湘之。奠之。無所不為焉。亦其位彌高者。其事彌略之証也。故曰。后妃夫人采一大夫妻采二。于沼于水之外。于汙于水之中。故曰內。

詩志

卷之二

十一

外。藻出水之上。蘋出水之下。故曰上下。

楊云。有家則已有宗。有宗則已有統。物雖微。可以明尊。有宗則世有室。有室則世有祀。物雖微。可以示。

諸侯之嫡子。世為諸侯。其第二子以下。不得稱先君。故謂之別子。別子始為大夫。乃大夫之始祖。繼別子者。謂之大宗。立宗室以祀之。為百世不遷之廟。大夫之別子。則但為繼稱之小宗。不得祀于宗室。故宗室為大夫奉祭之所。即大宗之廟也。

白虎通曰。宗。尊也。為先祖。族人之所尊也。宗其為始。

祖者為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為高祖後者。五世而遷者也。高祖遷于上。宗易于下。宗其為曾祖後者。為曾祖宗。宗其為祖後者。為祖宗。宗其為父後者。為父宗。以上至高祖宗。皆為小宗。以其轉遷于大宗也。別于者。自為其子孫。為祖繼別也。各自為宗。小宗有四。大宗有一。凡有五宗。人之所親備矣。

箋云。古者婦女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之。祭牲用魚。毛用蘋藻。所以成婦順也。此祭女所出祖也。法度莫大于四。

詩志

卷之二

十三

教是又祭以成之。故舉以言焉。蘋之言賓也。藻之言澡也。婦人之行。尚柔順自潔清。故取名以為戒。

左傳。女贊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言以告虔。取早起戰栗。脩治法度。虔敬之義也。亦同于此名。

金云。祖廟未毀。教于公宮者。世尚合。則尊同。所以昭其敬也。祖廟既毀。教于宗室者。分漸離。則親異。所以廣其愛也。鄭云。魚為俎。蘋藻為羹。祭無牲牢。告事耳。○祭統云。夫人薦豆。九嬪職云。贊后薦徹豆。則王后夫人以豆為重。故關雎箋云。后妃供荇菜之茹。采蘋箋云。以豆薦蘋藻。

此何以知為美。昏義云。芼之以蘋藻。言芼。即是銅芼。故句為羹。教成之。祭不以薦。事為重。與彼異也。○魚與蘋藻。生于陰。所以明婦順也。箋云。季女不主魚。魚俎寔男子之。

疏云。經言于以奠之。宗室牖下。知非宗子之女。若宗子之女。自祭家廟。何須言于宗室乎。○箋云。宗子主此祭。維君使有司為之。疏云。以其就宗子家。明告神。宗子所主告事耳。故君尊。可使有司為之。

女子將有受我之日。即去內宗之先人。而享外宗之先人。

詩志

卷之二

十三

已將去內宗之先人。而即享小宗。心人以著別也。將享外宗之先人。而先享內宗之外人。以著教也。

箋云。牖下。戶牖間之前。祭不于室中者。凡昏事于女。禮設几筵于戶外。此其義也。疏云。取外成之義。

金云。設羹必主婦也。祀與必老婦也。今從之以季女者。何曰父醴女。而俟迎殆將嫁。而未然也。又成得告于鬼神曰。婦道成。而可以執斯祭矣。○左傳曰。季蘭尸之敬也。使女之季者。佩蘭。主而奉之。成其婦禮。傳曰。蘋藻。薄物也。潤漉。至質也。筐筥。錡釜。醢醢也。少女。盛。

主也。詩故曰。教采教盛。教湘教奠。而未呼有齊季女以叮嚀之也。

陳藏器云。蘋葉圓。測寸許。葉下有一點如水沫。雅翼云。蘋葉正方。中折如十字。根生水底。葉浮水上。不若小浮萍之無根而漂浮也。○爾雅云。藻草好聚生。故左傳言蘋蘩溫藻之菜。溫訓聚也。雅翼云。藻橫陳于水。如自澡濯。若流水之中。隨波衍漾。莖葉條暢。尤為可喜。故余于行潦也。有自然之文。古者象服有藻火之屬。又畫于祝以為飾。亦以厭火。○韓詩曰。沈者曰蘋。浮者曰藻。有華

詩志

卷之二

一四

白色故謂之白蘋。藻至秋則紫。

說文云。筥。筥也。周禮。舍人共其筥米。掌客。上公米百二十筥。侯伯百筥。子男八十筥。聘禮。君使卿歸饗餼。賓上介米百筥。筥半斛。夫人使大夫歸饗餼。賓上介米八筥。士介六筥。筥五斛。夫百筥以多為榮。而所寔少。八筥六筥以少為質。而所實多。則筥大而筥小矣。于文筥正而筥圍之。則筥方而筥圓矣。

甘棠

序曰。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國。○疏云。二南文

王之風。故不得言美文王。召伯臣子。故可言美也。雲窩曰。文王能令民忘召伯。能令民不忘。

武王分陝。始稱二伯。云召伯。武王時詩也。○正義曰。若文王時與周公共行王化。有美即歸之于王。故行露直言召伯。惠訟不言美也。詩人何得感文王之化。而曲美召伯哉。武王之世。召公為王官之伯。故得美之。不得繫之于王。因詩繫召公。故錄之在召南。論卷則總歸文王。指篇則專美召伯也。

樂記。武王伐紂。五成而公陝。周公左。召公右。韓詩外傳

詩志

卷之二

一五

曰。昔召伯在朝。有司請營召以居。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非先君文王志也。于是出就桑。庾于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政焉。召伯暴處遠野。廬于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勤。于是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驕奢不恤。元元賦稅煩數。百姓困之。耕桑失時。于是詩人見召伯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箋云。召伯聽男女之訟。不重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國人被其德。說其化。思其人。敬其樹。

上之人不可無休養生息之德。又不可屑屑然日見其有

休養生息之事。今陝之民。聚族而思曰。某事也。召伯之恩。某政也。召伯之德。可縷縷而追陳之。而召伯淺矣。舉目皆伯也。舉目無所爲伯也。偶于甘棠。寄意焉。爾又令陝之民。于甘棠也。胡時焉。暮視焉。賓賓然羣鄉之父老子弟。而舉之社之。于歲時伏臘。而尸之祝之。而民之于召伯亦淺矣。若不相忘也者。又若相忘也者。第相告以爲勿伐勿敗。勿拜焉爾。

孔子曰。吾于甘棠。見宗廟之敬焉。觀此可以說此詩矣。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音聲。出戶而聽。儼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宗廟之教也。民之于甘棠。不必其有象于胸中也。亦不必矜心而作意也。經其前者止步而憑弔。坐其下者告語而留連。不知其爲誰喜也。爲誰愛也。但一言召伯所莢而伯之衣冠。榮戰皆棠也。伯之飲食笑語皆棠也。故不必贊詞也。

詩志 卷之二

十六

吟咏此詩。意味深長。一落今人之筆。便如嚼蠟。此其故何也。其大病在題前早提召伯詩意。冷妙處在末後一點。若早提出。豈不索然乎。且又于召伯處添感德語。于翦伐處添護惜語。于甘棠處添點染語。而不知皆題外也。宜深戒。

伯佳而伯之澤在。人心在人。子孫不相甘棠也。而南土之民。覺當年勞苦之狀。到處可以繫情。故一二僅存之餘。舉念當知護惜。其都人士。有及見召伯者。有未及見召伯者。其及見者。則父老告語其子弟。其未及見者。則傳父老之舊語。轉相告語。而歌咏之。如此。今後之來者。博詢當年。猶得指其處而言其事。徘徊其下。而不能去。庶浩蕩之在人。心不隨耳目俱散云爾。噫。有棠可愛。無德可名。王民之皞皞如此。

詩志

卷之二

十七

曾氏曰。莢于斯焉耳。不及一宿矣。又其暫者。莢于斯焉耳。車不脫牽矣。又其暫者。說于斯焉耳。駒不停輪矣。阮云。適然來亦適然止。適然止亦適然去。乃今止。是爲召伯所莢所憩所說也耶。

周禮仲夏教莢舍。注云。莢舍。草止也。謂于草中止舍。後世之愛民者。日取天下之事而刻意爲之。政多干上。民亂于下矣。試觀南人之思召伯。只言所莢所憩所說如是而已。無政可述也。想當日民皆無與于伯。伯若無與于南人也。者。召子曰。伯禽將行。請所以治魯。周公曰。利而勿利。

也。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繇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

蔽帝者象履護吾民而爲之辭也。語屬甘棠意含召伯。考索曰。周南天子所都。周公不得專其美。召公專主諸侯。則南國之教得以稱召伯也。在易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二多譽。遠也。四多懼。近也。周公近召公。遠有詩。無詩此異。歟。○陳大士曰。召公居外陝。甘棠志之矣。而周公居中以運其功。在輔精微也。未易見焉。

行露

詩志

卷之二

十八

序曰。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強暴之風不得侵陵貞女也。○鄭志。張逸問。行露。召伯聽訟。察民之憲化耳。何訟乎。答曰。實訟之辭也。民被化久矣。故能看訟甚矣。鄭志之言似詩也。當文王與紂之時。文王之化深矣。紂之俗豈其易革。何必無一二頑鈍梗化之民。而比屋可封乎。蓋化之入人不深。則志可游移。而不必訟。士可不廉平。則昭雪無路。亦冤抑而不至于訟。訟然後見文王之化。訟然後見召伯之政。而何必言無訟之爲貴乎。聖人亦人也。論聖人者。無務爲過情之語可也。

列女傳。召南申女。申人之女也。既許嫁于鄆。夫禮不備。而欲迎之。女曰。夫婦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而致之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操義。必死不往。而作是詩。○左傳。昭元年。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強委禽。則非女所甘。受此詩之女。或如此類。不然。何繇得訟乎。故子貢傳以爲。楚人強昏。不得而訟。女氏終拒之。賦行露。

大司寇云。以國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寘之國土而施

詩志

卷之二

十九

職事焉。以明刑耻之。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凡國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

徐懋齋曰。託言于行。不欲以露。露。吾躬也。假言于露。不欲以暴。露。吾口也。

朱氏詩故。厭作厭畏。不作濕行。作步行。不作路。謂出行則

落露。吾甚畏之。○徐筆洞曰。夙夜二字。乃朝夕。自防自保之思。

箋云。道中始有露。謂二月中。嫁取時也。以此時禮不足而強來。不度時之可否。疏云。先未行禮。今以俱來。我豈不欲旦受爾禮。夕受爾迎。懼違禮之汚身。似行人之懼露。假多露以拒耳。○夙夜。謂成昏禮。儀禮行事必以昏。听是也。彼注云。用听女也。用昏。婚也。以勉有苦葉。箋云。納采至請期。用听明其女也。親迎用昏。明是婚也。

大戴禮云。露。陰陽之氣也。陰陽盛則凝為霜雪。陽氣盛

齊志

卷之二

二十

則散為雨露。春秋緯云。武露布。文露沈。列星圖云。天乳在氐北。主降甘露。

雲笥曰。速我訟。速我獄。即是多露。安加處。然曰不足不從。則行露自多也。吾身自索也。雀之角。鼠之牙。其如予何。傳曰。不思物變。而推其類。雀之穿屋。似有角者。箋云。物與

雀有似而非者。士師所當審也。誰謂云者是代為不見。亮者殷辭。而宛抑之。而冀白之。詩也云。雀無角。而穿屋者何故。鼠無牙。而穿牆者何故。此處有無易辨。而疑似難明。一味渾厚。不得須以精明斷之。召

伯殆仁而明者與。

箋餘云。禮者人之藩衛。如屋以衛身。塙以藩屋。而雀淫鼠貪。毀決藩衛。而不顧。故取類于此。

春秋運斗樞云。握光星散為雀。玉衡星散為鼠。雅翼云。雀。小雀。其小者。貪食易捕。老者。點難取。性極多欲。不能為巢。穿屋居之。或啣艾于燕巢中。燕飛去。則居之。字通于爵。雀賦云。頭如顆。目如壁。椒。禽經曰。雀以猜。瞿。倪而啄。仰而四顧。所謂瞿也。又云。雀交不一。雉交不再。淮南子云。季秋之月。候鴈來。賓雀入大水為蛤。注。棲宿人

齊志

卷之二

二十

家。有似賓客。故曰賓雀。○箋云。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味。角音鹿。嘴之銳而鈎者。

左傳。鼠晝伏夜動。不穴于寢廟。畏人故也。呂氏春秋曰。周鼎著鼠。令馬履之。謂其不陽也。埤雅云。鼠有齒而無牙。性疑。出入多不果。故持兩端。謂之首鼠。博物志。鼠之最。小者。春秋所書。食郊牛角者也。○說文。牙。牡齒也。釋名云。屋。與也。其中溫與也。考工記。葺屋三分。瓦屋四分。○淮南子。舜作室。築牆茨屋。辟地樹穀。令民皆知去巖穴。各有室家。叔孫豹云。人之有牆。以蔽惡也。儀禮。手

房室言藩于堂下言壁

傳曰。昏禮紼帛。不過五兩。箋云。幣可備也。室家不足。謂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來。強委也。

沈無回曰。此皆貞女自誓之詞。蓋義禮初明。人心猛厲。幽獨自盟。義不汚染。故自言我之守身防禮。不敢踰越。若此。假令猶有強暴不諒。橫以相加。雖雀角鼠牙。疑似難辨。而我必白之。不妄從也。甚言以自固。非真曾斷于召伯也。不然。豈化行于女子。而格于丈夫乎。徐玄扈則以爲詩人代爲之言。以美其貞信之節。併非寔是女郎所作。

卷之二

十一

范云。以文王而在上。寧復有霜漏之辱。橫點于閨中。而或者不無嫌疑也。貞女曰。在我謹避則已耳。以召伯而在下。又寧復有誣妄之訟。得橫牽乎弱質。而或者假以相逼也。貞女曰。誓死不汚則已耳。

鄭異義駁云。獄者。圜也。因證于角核之處。周禮謂之圜土。然則獄者。核寔道理之名。阜陶造獄。謂此也。既因証未定。獄事未決。繫之于圜土。因謂圜土亦爲獄。可冠職注云。訟謂以財貨相告者。獄謂相告以罪名。此詩無財罪之異。

周南之女人。自不犯召南之女。僅于自守。即鄙而下。則男女皆靡矣。此可以見風之漸降也。

羔羊

序曰。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南國之人。歌咏其君而不得。歌咏其大夫而已矣。歌咏其大夫而亦不得。歌咏其服與度而已矣。

李云。國事叢勝。則近臣勞。時勢多艱。則功名著。是故奇節多見于庸君。而成功必紀于衰世。而化文王之政者。朝廷

卷之二

三十一

若無事矣。問井若無聲矣。公庭若無訟矣。察署若無官矣。淮南子曰。內脩其本。而外飾其末。保其精神。假其智故。漠然無爲也。而無不爲也。澹然無治也。而無不治也。

齊此之時。殷室之勢已去。其惟全在公侯而近邑之臣。無所集陰謀之助。可見至德之無私。尚文之治。將與其勢日趨深遠。而縉紳之士。無文章經術之名。因知淳樸之有餘地。

詩。揆曰。止就服飾步履一稱述之。其人說不出許多好處。俱于言外可見。何必無端鑿出節儉正直四字來。

書畢命曰。茲殷庶士。席寵惟舊。佑修滅義。服美于人。駟淫矜。將臻惡終。俗之不美。乃爾文。一先以卑服。導以懿恭。而遇化存神。一至于此。自非上聖。其能若是。裘必取于羔。而素絲以英之。先王之制法服。咸有取義。非漫然而為之也。而大夫則何心。淡漠自如。無所事激昂之舉。則服之奇。與法飾之華。與儉惡。足以定之。祇循其固然而已矣。張廉之曰。一大夫也。毳衣如災。畏之也。三英燦兮。慕之也。素絲五純。忘之也。忘則大慕。則私畏。痺而殆焉。君子所以觀世。

卷之二

二十四

論語鄭注羔裘。諸侯視朝之服。禮記疏云。凡在朝君臣同服。但人君用全。其臣則裘飾為異。鄭風羔裘豹飾是也。○禮記羔裘緇衣以楊之。衣裘同色。楊既用緇。則羔裘是緇。或云。羔取其有禮。黑取其合道。以道行禮。以禮成道。先王之所尚也。朱子以緇衣羔裘為大夫燕居之服。非也。因鄭風箋云。緇衣居私朝之服。不知私朝在天子宮內。治事之館也。卿士朝于天子。服皮弁服。其適治事之館。改服緇衣。非私居也。

卷之二

二十五

素露云。羔有角而不用。類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鳴。類死義者。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故羊之為言猶詳。公羊傳何休云。死義生禮者。此羔羊之德也。然則今大夫亦能羣不失類。行不阿黨。死義生禮。是德如羔羊也。凡贊卿用羔。上大夫相見用羔。宗伯注云。羔取其羣而不失其類。士相見注云。羔取其從帥。羣而不黨。章云。司裘辨物以獻良。有司書數以待賜。畿內大夫之命。五裘制亦如焉。天官掌皮。秋獻皮。冬獻革。春獻之。注云。獻之以入司裘也。月令孟冬始裘。而司裘則仲秋獻良裘。季秋獻功裘者。豫獻之以待時服。用頒賜也。詩揆曰。素絲五純。所以英裘。其制然也。羔羊之革。言敵而因故以改造也。羔羊之縫革。而又敵則補緝以縫之。○詩也云。絲之飾裘。純寡于絨。絨寡于總。尊者用多卑者用少也。一美下大夫。二美中大夫。三美上大夫。言滿朝皆可美也。禮書云。大裘尚質。羔裘有文。兩京雜記云。五絲為緇。倍緇為升。倍升為絨。倍絨為純。倍純為緹。倍緹為緹。此乃自少之多。自微至著也。纁即

總字獨未言純以類求之則絃寡于縷純宜又寡于絃皆以絃之數言○毛傳則云古者素絲以英裘純總數也絃縫也蓋以素絲為組施縫中以為英飾其界有絃有殺有縫其別為純其聚為總說又各異也

沈無回曰人不自然賢者特甚所謂貴而益謙與傲同醉而益恭與亂同也稍着意便是公孫弘之布被○箋餘云盛世人文如渾金璞玉元氣盎然故叠咏委蛇以贊美之吁周之羔羊委蛇如龍鄭之羔羊武力如豹可以見人品亦可以占氣運

詩志

卷之二

二十六

公何所乎卑則龍利之所自裁而高亦事功之所自藩也退食自公而能委蛇委蛇則其在公者可思矣蓋念無往悔所以有來休事無重困所以有靜適豈易言者哉倘未有以懷其志反不如自慚自譏自警自懼者猶是補過之常而不至流為小人之無忌憚也已○時事倥傯則常事者跋前疐後不得休沐且飯矣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足以見君上之化亦足以見大夫之材

箋云退食謂減膳也王肅云自減膳食聖人有通下之譏孫毓云自非天災無減膳之制正義曰若車服之文

物祭祀之犧豕不可通下是故此論羔裘美其得制至于奉養已食容得減退故趙盾食魚餐公孫弘服粟之飯前史以為美談大夫常膳日特承朔月少牢

殷其雷

序曰殷其雷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憫其勤勞勸以義也○箋云召南大夫召伯之屬

徐玄扈曰古者成役中春而歸閨中思婦此時獨切蓋以至家之期望之也此時雷乃發聲故言殷雷豈始振故

詩志

卷之二

二十七

言草虫阜螽草木萌動故言采薇采薇俱即時景而言可見歸期未至亦未敢遐望其歸足明詩人性情之正

箋云召南大夫以王命施號令于四方猶雷殷殷然發聲于山之陽傳曰雷出地奮震驚百里山出雲雨以潤天下公羊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

易云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又云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又云震為雷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又云動萬物者莫疾乎雷董仲舒曰太平之世雷不驚人號令啟發而已

五行傳云。于易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雷復歸入地。則孕毓根核。保藏蟄虫。避盛陰之害。出地。則養長華實。發揚隱伏。宜盛陽之德。入能除害。出能興利。人君之象也。笑云。何乎此君子。適居此。復去此。轉行遠從事于王所命之方。無敢或閒暇。時閑共勤勞。歸哉歸哉。勸以爲臣之義。未得歸也。

詩訓曰。振振君子。不是又美其德。卽小戎溫其如玉。厭厭秋秋之意。想像之極。不覺其平日心情態度有宛然在目。

詩志

卷之二

二十八

者遂一號呼之。冀其歸也。○婦人心眼中。只有君子。寂寞傍徨。故一聞雷聲。卽觸其意中人。而曰。斯旋若會合其丰采。神情而曰。振振君子。而嘆之。而冀之耳。全要得其言前之神。如回家所謂胸有成竹。急起而就之者也。如時說注重振振謂忠能體國。和能處眾。厚不忘家等意。只堪劍首一吹。

標有梅

序曰。標有梅。男女及時也。召伯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詩弋曰。桃夭婚姻以時。標梅則男女以及時。

而已。及者汲汲之詞。所以淺迫而爲召南。然則魯衛之政。兄弟也。周召之化。其父子歟。

沈無回曰。或曰。子以行露死靡爲。女子自盟之詞。蓋謂當時必無強暴也。標梅之義何居。曰。卽此意也。是時人情。涉雪之初。強者能守。所志以自堅。弱者思得所托。以畢世。蓋南國榮紂之淫靡。從前風俗。有不忍言者。故有守經之女子。以爲風而採之。且上古朴衷。有情必露。不似末世胸懷中葍。而外作強顏。噫。此之謂真廉耻也。

詩志

卷之二

二十九

禮殺于此。又孫卿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謂九月至正月宜爲昏也。夏小正。仲春會男女。已是期。蓋蕃育之法。况標梅更後時乎。○徐玄扈曰。說者以標梅爲仲夏時。非也。仲夏梅將熟。安得標落。而又有傾筐之多也。蓋梅花繁。初結實時。常多而易落。稍後于桃夭時耳。其春夏之交乎。

箋云。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愛。○王肅述毛云。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不事人。箋餘云。標。擊也。擊取其梅。比庶士之求女者也。其寔七分。

則嫁者有之矣。故欲其擇吉而來也。其寔三分。則嫁者過半矣。故曰。迄今。今正其時也。頃筐篚之。則嫁取幾盡矣。過此非其時矣。因嫁取之多寡。以見時之早晚。頃筐篚之。落于相收之手。似飄泊者。不若無依。致此必敗之憂。又似推遷者。卒難自保。

爾雅翼云。古者以梅寔薦饋食之。箋所謂乾梅。詩云。其寔既酸。故以爲和。商書所謂爾惟鹽梅。禮記則獸用梅而已。詩云。梅先桃發華。後桃著寔。與婚姻之年。或未像也。

詩志 卷之二

三十

傳曰。士女之情。各有微而相求之隱。第士可明求也。而女不敢明言也。至于士不求而女不得不代言。所求然終未敢求士也。亦曰。士求我耳。即不敢必。庶士求我也。亦曰。求我者。庶士耳。箋云。我當嫁者。疏云。詩人我之非女。自我傳曰。今急詞也。迨其謂之不待。備禮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蓄育人民也。箋云。謂明年仲春。不待以禮會之也。明禮雖不備。相奔不禁。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于是時也。相奔不禁。蓋指三十之男。二十之女而言也。疏云。摠毛傳以卒章三十

之男。二十之女。爲蓄育法。則二章爲男年二十八。九。女年十八。九。首章爲男年二十六。七。女年十六。七。以梅落喻男女年衰。則未落宜據男年二十五。女年十五。矣。蓋以花落色衰爲興。

徐筆洞曰。三迨字。乃言要從容。有迨之意。言時雖迫。而禮宜。迨卽如迨水。未津。迨字。乃求之不暴。而節之以禮之意。作急迫恐晚。首非是迨吉。是審天時也。迨今。是定人事也。迨謂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正今日吉日中所訂之盟也。說文。士。事也。數始于一。終于十。从一。孔子曰。推十

詩志 卷之二

三十

合一爲士

詩說曰。此女父擇婿之詩。

小星

序曰。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于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此報妾啣恩承寵。盼睵榮遇。細說宮中之事。然不言德言命。其感深矣。

杜預釋例云。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嫁。皆同姓之國。國三人。九。九女。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陰。訟息。所以廣繼嗣。白虎通云。備姪姪從者。謂其不

相嫉妬也。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已生之。不娶兩婦者。傳異氣也。娶三國如何。廣異類也。恐一國血脉相似。俱無子也。姪婦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

五經要義云。后妃羣妾。以禮御于君。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

詩測曰。以賤妾得進御于君。非情欲之得肆。則僭恣之可行。又不然。則怨嗟之易起。宵征之時。不出此三者。而惟肅

詩志

卷之二

三

肅然勤于夙夜。謹于衾裯。又且引而歸之于命。詎謂妾之賤。非知命者乎。是貴不后妃。賢則后妃也。讀此詩者。得其一種肅肅之意。宛在目前。則已之性情亦庶幾矣。

徐云。貴賤勞逸之分。制于天命。公私聚散之情。制于夫人。夫人通人情之異。以濟天命之窮者也。

沈無回曰。寔命不同。隣于怨矣。朱子云。怨的亦須還他些怨。此語最妙。但怨之情不勝其感之情。便是怨而不傷。是風之正也。

疏云。書傳稱古者后夫人將事君前。息燭後。舉燭至于房

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于君。雞鳴。太師奏雞鳴于階下。然後夫人鳴佩玉于房中。告去。繇此言之。夫人往來舒而有儀。諸妾則肅肅然夜而疾行。是其異也。或夙或夜。謂諸妾晚夜始往。及早來也。不當久。

君日也。夫人月也。眾妾星也。然日恒就月。而月不就日者。示不敢蔽也。日專主晝而無晦。明月專主夜而有盈縮者。示不敢專也。故月孤明。則眾星匿。月就晦。則眾星耀。星將竊月之餘輝耳。詩曰。使孤月獨明。無眾星環拱。雖云高潔。終覺寂寞。

詩志

卷之二

三

傳曰。小星。報無名者。三心五嚙。箋云。報無名之星。隨心嚙在天。猶諸妾隨夫人以次序進御于君也。

箋云。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嚙在東方。正月時也。如是終歲。列星更見。○晉天文志云。心三星。天王正位也。中星爲明堂。天子位。爲大辰。主天下之賞罰。天下變動。心星見。祥。星大明。天下同。前星爲太子。後星爲庶子。心星直。則天下失勢。○爾雅云。味謂之柳。柳。鶉火也。疏云。南方七宿。共爲朱鳥之形。柳爲朱鳥之口。故名味。晉天文志云。柳。天之厨宰也。主尚食和滋味。又主雷雨。史記正義

云、柳占以順明爲吉、金火守之、國兵大起、

傳曰、參伐也、邪留也、箋云、此言衆無名之星、亦隨伐留在天。○宋云、二星同在一宮、終不並見、本無相妬之情、亦成相讓之勢。

疏云、參定三星、下三星曰伐、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伐與參連體、故周禮熊旗六旒以象伐、晉志云、參十星、主斬刈、又爲天獄、主殺伐、又主權衡、所以理平、又主邊城、爲九澤、故不欲動也、其中三星橫列、三將也、中央三小星曰伐、天之都尉也、主戎狄、故不欲明、王道缺、則芒角

詩志 卷之二

三十四

張、伐星明與參等、大臣皆謀起兵。○元命包云、邪六星、邪之爲言留、言物成就緊留也、晉志云、邪七星、天之耳也、主西方、主獄事、又爲旋頭、天子山、旋頭罕畢以前驅此其義也。

宋云、參星三月伏、五月見、參伏則邪見、參見則邪伏、二星同在一宮、終不並見、本無相妬之情、亦成相讓之勢、故以與抱衾與禍同、御亦有相避之義。

箋云、禍、狀帳也、疏云、所施帳者爲二人、共侍于君、有須在帳者、妾往必二人俱往、不然不須帳、諸妾何必人抱一帳。

施者因之、望前最賤妾抱帳往、貴者抱之還、望後貴者抱之往、賤者抱之還。

內則注云、五日一御、諸侯制也、諸侯取九女、姪婦六人、兩兩而御、則三日也、次兩媵、則四日也、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疏云、望前先卑、望後先尊、五日而遍、夫人御後之夜、則次御者抱衾而往、其後三夜御者因之、不復抱也、四夜既滿、其來者又抱之而還、以後夜夫人所專、不須帳也。

魏云、夙夜同天、在公司地、所同亦既多也、被覆猶夫衾、惟

詩志 卷之二

三十五

模猶夫禍、所猶亦似越分、而他尚可望其猶同乎。○徐玄扈云、等而上之、遞相慕也、豈有極焉、等而下之、遞不相如也、又奚怨焉。

命之數明、則怨消、而情淺矣、不獨此也、士君子立身行已、亦何可不知命哉。

開子貢傳曰、小臣奉使、而勤勞于公、賦小星。

江有汜

序曰、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汜之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悔過也。○

變云、勤者以已之宜、賤而不得、心望之。

疏云、此本為美、賤之不怨、固言嫡之能自悔也。然不言諸侯夫人、而但云有嫡、似說大夫以下。

喪大記、大夫無姪婦、是大夫有姪婦矣。士昏禮云、雖無姪婦、先言姪、若無姪婦、猶先賤、是士亦有姪婦、但不必備耳。

士昏禮注云、賤、送也。古者女嫁、必姪婦從、謂之賤。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未任承事、則還待年于父母之國。

詩志

卷之二

三十七

陸菴集云、今人責婦女、則惡其如矣。夫割其所當至而援其所得專、即欲無妬、安得無妬。自古嫉媚妨賢、何因蔑有不妬。固須眉男子所難也。今婦人妬而能悔、庶幾君子之善補過乎。

詩七曰、在天為月、在地為江。月者水之精、江者水之區。月不却眾星成象、江不却眾水成形。雖然、月之氣清、不待晦而能容江之質重、似稽時而後悔。兩篇相次之序如此。箋云、江水大、汜水小、然得並流、似嫡賤宜俱行。江水流而清、汜是嫡與已異心、使已獨留不行。

釋名云、汜、已也。如出有所為、畢已而還入也。朱子曰、夏水自江而別、以通于漢、還復入江、冬竭夏流、故謂之夏。其入江處、今名夏口、即所謂江有汜也。

釋名云、小洲曰渚、渚、遮也。體高能遮水、使從旁迴也。○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黃氏曰、沱自導江縣分江、東至眉州彭山縣入江。

梁餘云、汜、渚、沱、雖不敵江之大、然與江同一體、故分而仍合。賤雖不敵嫡之尊、然與嫡同一娶、宜挈之偕行。嫡之悔而處而歌、合本于此。

詩志

卷之二

三十七

人心平而後悔、生亦必媿而後悔。動賤與同取而焉得不與偕行。此平見者也。悔時之意也。對樛木而懷慚、此媿而動者也。悔前之機也。此其所從來也。

箋云、嘯、感口而出聲、嫡有所思而為之、既覺自悔而歌者、言其悔過以自解說也。

釋名云、歌、柯也。吟咏有上下、如草木之有柯葉也。五經通義云、歌之言驪也。以厚志意、故發聲而歌。長言、樂記云、歌者直已而陳德也。上如抗、下如階、曲如折、止如槩、水、倨中矩、句中鉤、累累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

言之也。

六帖曰：嘯卽悔時，歌卽處時。并作一句，纔留二虛字，遂爾玄妙微至。○呂氏曰：始則悔悟，中則相安，終則相歡，言之序也。

詩揆云：絕不言己之欣幸，而第逞想嫡之悔處，歌此詩之善于立言者。

章大力云：夫情欲之得人所安而歡之者也，理義之得亦人所安而歡之者也。然之子之前非人情之所常有，子之後圖則人情之所甚難也。

書志

卷之二

三十九

陳氏曰：小星之夫人，患及媵妾，而媵妾盡其心，江沱之嫡，患不及媵妾，而媵妾不怨，蓋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各盡其道而已矣。

沈無回曰：小星江沱，詞無怨怒，意定悲涼，何如樛木螽斯之渾而忘也。蓋起化者與被化者，安勉不同，故應之者自不得不異耳。

野有死麇

序曰：野有死麇，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強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曰野，曰林，曰鹿，宛

然一村，落風景，雖小民之家，知惡無禮，聖化入人深矣。

徐玄扈曰：決是詩人惡強暴之言，故氣和而莊，語婉而切，故調笑之中，寓深惡痛絕之意，反覆申詠，酷似當日從旁呵止之狀。說者因滯一我耳。

傳曰：凶荒則殺禮，猶有以將之。野有死麇，羣田之獲而分其肉，白茅取潔清也。疏云：此縣世亂民貧，禮雖殺，猶須有物以將行之。故欲其以麇肉爲鴈幣也。

說文云：麇，麇也。春秋運斗樞云：樞星散爲麇，埤雅云：麇性善驚，蓋麇鹿皆健駭，而麇性麇猶怯，飲水見影輒奔。

書志

卷之二

三十九

道書云：麇鹿無魂，白麇善怖，爲是故也。麇性喜山，善聚善散，故从困，困聚也，亦散也。古今注云：鹿有角而不能觸，麇有牙而不能噬。

陸疏云：茅之白者，古用包裹禮物，以充祭祀，縮酒用之。易曰：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孔子曰：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

傳曰：懷思也。春不暇待秋也。疏云：此女惡其無禮，恐其過晚，故舉春而言。○傳曰：誘，道也。箋云：吉士使媒人道成之疾，時無禮而言然。詩揆云：莫把誘字看錯了，古謂以禮道。

之謂之誘如誘進誘射善誘是也

箋云、檜楸之中、及野、有死鹿、皆可以白茅包裹、束以為禮、廣可用之物、非獨麇也、

運斗樞云、理光星散為鹿、字統云、鹿性驚防、分背而食、以備人物之害、埤雅云、羣居則環其角、外向以防、食則相呼、愛其類、出于天性也、胡居士云、鹿性驚烈、多別良、草、天玄主物、薄云、鹿者仙獸、常自能樂性、從其雲泉、至六十年、必懷瓊于角下、角有班痕、紫色如點、

箋云、如玉者取其堅而潔白、雲高曰非言色言貞也、見其

善志

卷之二

四十一

能自珍不任受瑕

山海經云、璿瑜之玉為良、堅栗精密、潤澤而有光、五色發作、以和柔剛、天地鬼神是食是饗、君子服之以禦不祥、說苑云、玉有六美、望之溫潤、君子比德焉、近之理、君子比智焉、聲近徐而聞達、君子比義焉、折而不撓、闕而不荏、君子比勇焉、廉而不剌、君子比仁焉、有瑕必見、于外、君子比情焉、尸子云、水方折者有玉、圓折者有珠、大戴禮云、玉在山而木潤、川生珠而石不枯、

標梅章下一求字、此下一舒字、皆中義、分十

以禮相求、意情事愈近、聖化愈真、箋云、疾時無禮、亦之男相、叔齊

徐筆洞曰、此悅待母命而結此志、與御輪相安、纔是如玉的女之行期、正義曰、非禮相陵、主不迎客、則有狗吠

內則云、子事父母、婦事舅姑、左傳紛悅、注云、悅、扶物之佩巾、又云、子生、女子設悅于門右、昏禮、毋施衿結、悅

衷云、夫陰陽之理、不能以孤立、而其事常有以相求、故雖聖王在上、不能使人無情、亦第使之不淫于其事而已

子貢傳曰、野人求昏、而不能具禮、女氏拒之、賦野有死

詩

卷之二

四十一

唐○女氏、謂女之父母

何彼穠矣

序曰、何彼穠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于諸侯、車服不繁、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離之德也、疏云、諸侯夫人、自當下王后一等、茲云不繁、其夫以齊侯之子、未即諸侯、則此車服、自本王姬耳、蓋齊侯之子、未即諸侯、平王之孫、已即王姬、後二章兩言之、或亦本此以立義

正義曰、初嫁之時、侯伯以下夫人所乘車皆上攝一等

知者以士妻乘墨車。上攝大夫之車故也。崔云：諸侯夫人初嫁不得上攝，以其逼王后故也。卿大夫之妻得上攝一等。

孔氏曰：王后五路，重翟爲上，厭翟次之。王后六服，翟衣爲上，綸翟次之。鄭氏曰：下王后一等者，謂車乘厭翟，勒而績總服則綸翟也。

何休曰：天子嫁女于諸侯，備姬娣如諸侯禮，又不可以天子之尊，絕人繼嗣之路。

詩七曰：男女之界，以嚴爲主。故前篇以舒脫立教，夫婦之

詩志 卷之二

四十一

道以和爲貴。故此篇以肅離者美。唐棣華反而合，桃李種異而同，絲緡合兩爲一，皆和之象也。

埤雅曰：凡木之華，皆先合而後開。獨唐棣先開而後合，故曰：偏其反而。古今注云：國葉弱蒂，無風自動，微風大搖，一名高飛，一名獨推，一名移楊。

易不者驚，出望外之辭。蓋王姬似難，貴以肅離。王姬之車似難，若以肅離，今則易不肅離也。宛然寒路，聚觀相傾，嘆賞以爲常情所不可及。從來說者，丟却易不二字。箋云：言其嫁時，始乘車，則已敬和樂，記有云：肅肅敬也。離離和

也。夫敬與和，何事不行也。

王云：大抵夫先婦從，陽倡陰和，天所定也。故二女贈降，亦曰嬪于虞。王姬下嫁，亦成肅離之德。漢唐以來，列侯尚公主，使男事于女，鮮有不輕其夫而敬其舅姑者。二南列此垂教深矣。

章大九曰：陰義殺殺者，可以下逮。陽道隆，隆者可以上取。古之道也。夫天子之子，自長嫡而外，皆侯國之君，其女亦侯國之君之列也。而連姻王室者，亦軒轅之連裔，而錫屨之近嗣也。四德子孫必復其始，元功之後必有達人。此勢

詩志 卷之二

四十二

地之均者也。大凡天之生物，常不使獨，人之用物，常善所比。則桃李絲緡之說也。

王云：伊緡之合，維絲之故。柔德之貴也，分之則管蒯不得擬其貴，是綺純中獨擅之機。華合之，則琴瑟可以擬其諧。是六物中不相妬之桃李，要自其爲絲而已然矣。當其始也，爲絲爲緡，有肅之象及其既也，何絲何緡，有雍之象。正義曰：釣者以此有求于彼，乾絲綸以求魚，則是善釣。要者以已有求于人，用善道而相呼，則是善聚。上章主美王姬適齊侯之子，故先言平王之孫。此章主美王姬，故先言

善道求王姬。故先言齊侯之子。

運斗樞云。玉衡星散爲李。埤雅云。李。東方之果木子也。故其字从木从子。性頗難老。老雖枝枯。子亦不細。其品處桃上。

六帖曰。文王而曰平王。何也。孔氏曰。文謚之正名也。稱者。則隨德不一。以德能平正天下。故稱平王。如書稱寧主也。○武王五男二女。長嫡胡公。王姬當其次也。

武王后齊太公之女。太公子丁公伋。與邑姜爲兄弟。所稱齊侯者。殆是丁公與。○按春秋王姬歸齊。與平王相

詩志 卷之二

四十四

值者有二。莊元年。書王姬歸于齊。據此。則王姬是桓王女。齊侯爲僖公。齊侯之子爲襄公。莊十一年冬。又書王姬歸于齊。據此。則王姬又莊王女矣。齊侯又爲襄公。齊侯之子又爲桓公。小白矣。然皆東遷以後事。今詩在二南。不得指此。

子貢傳曰。齊襄公結昏于王。周公耻之。賦何彼穠矣。申公云。齊襄公殺魯桓公。莊王將平之。使榮叔錫桓公命。因使莊公主昏。以桓公之妹嫁襄公。用人傷之。而作是詩。○公羊傳曰。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

主之

駒虞

序曰。駒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繁殖。蒐田以時。仁如駒虞。則王道成也。

陳大士曰。駒虞。鵲巢之應。而麟趾之續也。仁以親。而始公子公姓。備人道之所尊。仁以物。而終五祀五福。識性情之所極。而合哺之誼。比封之俗。已有先呈之者矣。然致此未易言也。薰蒸透徹于誠意正心。百千萬念之餘。而休養生

詩志 卷之二

四十五

息于祖宗功德數百年之久。蓋至此而王道終矣。詩人咏于二南之末。有以哉。

徐筆洞曰。于前字上見葭蓬之盛。于五字上見麋鹿之盛。又于葭蓬麋鹿上見草木禽獸之皆盛。又于草木禽獸之皆盛。處見泰和洋溢。造物同流。景象此等景象。化光並育。萬物共圓。而不知不可得而名言之也。故但以駒虞。嘆美之。駒虞不食生物。舉此爲嘆。取其與物兩忘之意象也。猶云此標技野鹿之世境。云耳。不可着我虞二字。亦不必贅仁恩自然意。

詩云曰仁不處禮故講禮而殺不處生故歌騶虞至此仁漸義洽禮陶樂淑王道成矣

箋餘云麟趾以應問鼎騶虞以應鵠巢義例相合則騶虞必義獸無疑但麟者百獸之長也故取以當王者之仁騶臣于麟而代行仁者也故取以喻諸侯之義君行仁臣行義其此之謂與

傳曰虞人翼五刑以待公之發箋云君射一獸而翼五犯者戰禽獸之命必戰之者仁心之至

雲窩曰發非發矢也一發蹤指視便見五犯並逐耳○詩

詩志 卷之二

四六

測曰并不必說田只云彼苗者葭一發其中視之有五犯焉蓋犯藏于葭如此乎生育之蕃息也只如此閉閑舉說其一種太平氣象已溢于言表矣

雅翼云凡六畜之屬皆見于釋畜惟豕見于釋獸以豕者通田豕之名故別異之然則犯豕豕之小者言雖取害稼之物亦必待其成所以為仁也○說文云一歲為穉二歲為犯則犯又大于穉穉最髙故犯藏焉蓬最低故穉藏焉○翼雅云一歲羣以從母為穉二歲能相把拏為犯三歲豕有相及為犯

說通曰春田多獲如此吁嗟乎將騶人範馳驅之法故物不過傷與將虞人燭山澤之禁故物性能遂與意若居功于二官者而二官卒不能有也則侯之仁及庶類不言而瞭然矣

詩故曰記仁愛之及庶物也葭蓬記其時犯穉之五記其物一發而罷記其仁騶也虞也記其官吁嗟者隱痛之詞也呼騶虞所以止殺也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五犯而取一焉明不掩羣也

楊云季春主火雖烈山焚萊未之或禁而葭與蓬則方出

詩志 卷之二

四七

于机此所謂生草也全諸火焚之外而後乃今為騶虞之不履冥氏掌攻猛獸雖狐張鼓驅不以為虞而犯與穉則與人無患此所謂生生物也雷諸舍板之餘而後乃今為騶虞之不食也

中興徵祥說云騶虞仁獸也毛傳曰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不履生草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封禪書頌云殷殷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喜收收穆穆君子之態郭璞贊曰怪獸五采尾參千身矯足千里儵忽若神是謂騶虞詩嘆其仁具薛綜頌曰宛婉白虎優

仁是崇。饒不侵暴。用不改容。歛威揚德。愷悌之風。

月令。教田獵。命僕及七駒咸駕。則駒者馬御也。舜典。益作朕虞。周有山虞澤虞。大田獵。萊山澤之野。則虞者虞人也。故韓詩說云。駒虞。天子掌鳥獸官。○魯詩傳云。古有梁駒者。天子之田也。賈誼新書曰。駒者。天子之固虞者。固之司獸者也。淮南子。文王因姜里。散宜生得駒。虞雞斯之乘。以獻于紂。則又是馬名。必文王嘗駕以從田。能與人相應。致獲禽之多。故申而嘆之。又一說也。

張云。大抵聖王繼天出治。統御萬方。則寰宇之間。民物雖

詩志

卷之二

四九

衆皆吾一身也。是故堯典命羲和。以及鳥獸毛毳之微。而周禮一書。自體國經野。以至山林川澤之政。無不詳且備焉。則帝王之所以阜民育物者。可知矣。此所以休德格天。令聞長世。而論至治者。追稱之也。後世若襄楚典悲黃鳥致怨。則當時之民。雖欲爲盛時之草木禽獸。亦不可得矣。故曰猛虎之收。則駒虞之仁熄。解頤新語曰。文王之風。終于駒虞。序以爲王道成。則近于雅矣。文王之雅。終于魚麗。序以爲可告神。明則近于頌矣。申公曰。駒虞。美虞人之詩。總其姓。虞其名。

文選注引琴操曰。駒虞。邵國之女所作也。古者役不踰

時。不失嘉會。墨子曰。成王因先王之樂。命名曰駒吾。豈卽此詩駒虞耶。

詩志國風卷之二 終

詩志

卷之二

四九

周南召南譜

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周之先公曰太王者避狄難自豳始遷焉而儲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為西伯至紂又命文王與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于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文王受命作邑于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于已所職之國武王代紂定天下巡守迷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

卷之二周召譜

五

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錄之屬之大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于南國乃棄其餘謂此為風之正經初古公暨父聿來胥宇爰及姜女其後太任思媚周姜大如嗣徽音歷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文王則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為首終以麟趾騶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與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于獲嘉瑞風之始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焉故周公作樂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

美人侍御于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故耳射禮天子以騶虞諸侯以狸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芣為節今無狸首周衰諸位並替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已為禮樂之記者從後存之遂不得其次序周公封魯死諡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諡曰康公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問者曰周南召南之詩為風之正經則然矣自此之後南國諸侯政之興衰何以無變風蒼曰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教為黜陟時徐及吳楚僭號稱王不承天子之風今棄其詩夷狄之也其

卷之二周召譜

五

餘法黃六參之屬既驅陷于彼俗又亦國小猶特勝紀昔之等夷其詩度而不得列于此。江黃六參四國皆為楚所滅疏云射禮云云騶虞取其一蕢五紀喻得賢者多狸首取其小大莫處御于君所采蘋取其循調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采芣取風在公各取其篇之義以為成也。大射注云狸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後世失之然則于時諸侯不肯朝事天子惡其被射之言故棄之射義注錄其詩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

大夫君子凡以上庶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喜然則親首字略引不盡其詞也

詩卷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詩志邨風卷之三

圖栢舟

海陽范王孫輯著

序曰栢舟言仁人而不遇也。備填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殺梁傳曰遇者何志相得是不得君志亦為不遇也。

笑餘云兄弟者同官之稱當是忠俊異腸傾陷不可據耳。又日為君象月為后象小星為妾象今自居于日以月比妾語亦不倫當是群小用事天道告凶日月頓食故云迭微作此詩者擬屈平被放之流語亦悽惻幾于騷矣曰不

黃庚

卷之三

能奮飛亦將沒于淵乎

傳曰亦沈其流不以濟渡也正義曰言亦沈其流明與小人並列也言不能奮飛是在位不忍去也薄言往逝達彼之怒是君不受已之志也觀閔既多受侮不少是賢者見侵害也。黃葵峰曰首章上不得于君也次章下不得于僚友也三章內不失乎已也四章外不理于口也五章仍歸在君也。

于貢傳曰管叔封于邶與蔡叔霍叔康叔監殷四國害周公康叔諫不聽二叔遂以股叛康叔憂王室賦栢舟

孔叢子載孔子曰。仁矣。吾于栢舟見匹夫之不可奪志也。朱子以序說無實據。改爲婦人之詩。所據者不過列女傳耳。列女傳足據乎。必求其據。則孟子引憂心悄悄。愠于群小。爲孔子。則爲仁人不遇小人在側。不足信耶。卽如朱子說。亦不以夫婦字填入。自佳。沈無回曰。中間說憂。卽是說不得于夫。說愠于群小。正是說棄于君子。口中却不直言。若一語稍不合。渾卽是懟夫。一語稍不自。卽是揚已。此說詩者常求之言外也。

六帖曰。正風以關雎爲首。夫婦之正也。變風以栢舟爲首。

詩志 卷之三 夫婦之變也。閨門爲萬世之原。故夫子謹之。

詩云。夫不可茹。兄弟不可據。群小又見愠焉。如此風浪中全憑此栢舟撐持。所云不可轉。不可卷。不能飛是也。

荀子云。栢經冬而不凋。蒙霜而不變。可謂得其真矣。埤雅云。栢姓堅緻。有脂而香。故古人破爲暢曰。用以搗鬱。周易云。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蓋取諸隨。

說文云。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也。一曰造也。言造所起造也。春秋緯云。凡黍爲酒。陽據陰。乃能動。故以黍

釀黍爲酒。注。麥。陰也。先漬麴。黍後入。故曰陽相感。皆據陰也。相得而沸。是其動也。郊特牲云。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

箋云。鑒之察形。但知方圓白黑。不能度其真偽。我心非如是。鑒我于衆人之善惡。外內。心度知之。

廣雅云。鑒。謂之鏡。韓子曰。古之人目短于白見。故以鏡觀而智短于自知。故以道正己。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惡。文子曰。鏡不設形。故能有形。

正義曰。兄弟至親。當相據依。天下時亦有兄弟不可以據。

詩志 卷之三 依者猶尚希耳。庶兄弟應不然。何徃愬達怒。亦不可以據。

婦人以心事人者也。以容事人者也。荀子曰。爲人妻者。夫

有禮則柔順而聽從。無禮則恐懼而格省。詩揆云。三章皆盟心。自厲之語。非自反無缺之意。

傳曰。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箋云。言已心志堅平。

過于石。席。詩揆云。我乃心匪同石之頑。其可轉乎。匪同席之弱。其可卷乎。碩云。石與席無心者也。惟所轉而貞。身如惟所卷而順。自如我定有心。稍不自持。爲貞者恐失。

其爲貞順者恐失其爲順而可轉乎而可卷乎

真我夙懷就彼可貴不幸而仍阻反重取辱還我姿性惑彼是非不幸而見收則尤取罪是可轉可卷亦所不宜亦所不敢況不可乎

李云婦人無感而亦欲整肅六官婦人無儀而亦欲表正群嬪寧君以誅浪失軋綱虧陽象我自莊靜持坤化守陰維不相逐俱靡也

日月喻嫡妾非也禮器云大明生于東月生于西陰陽之分夫婦之位則日月喻夫婦也夫道當常明如日而月有

詩志 卷之三

四

盈虧今夫失道則日如月然禮運云三五而盈三五而缺蓋一盈一缺屈伸之義月宜然也

乙巳占云日者光明外發魄体内全匪精陽輝圓而常滿此人君之體也晝夜有節循度有常春生夏養秋收冬藏此人君之政也星月東其光辰宿宣其氣生靈仰其照葵藿慕其恩此人君之德也

靈應云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乙巳占云盈陞必缺示其不可久盈也陰道臣道安道理當恒缺也

徐式臆曰嗟夫家之有棄婦國之有逐臣事異而情同者也讀相舟之詩蓋有餘悲焉夫臣有忠而見黜婦有貞而見棄切悼沉憂古今一體其哉誠心之難格而流俗之難悟也然貞婦不以無罪見棄而變其從夫之心謂夫之不可貳也故莊姜味匪石以自誓忠臣不以無罪見逐而移其從君之志謂君之不可貳也故屈原賦懷沙以自沉嗚呼不幸而處君臣夫婦之變此亦足以觀矣

綠衣

序曰綠衣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

詩志

卷之三

五

予貢傳云衛莊公之嬖人生州吁好兵莊姜憂之賦綠衣左傳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八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蚤死其嬀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碯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也耶嬀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眈者鮮矣且夫殘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周道

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于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抑云：婦人衣，夫者也。夫人位中宮，黃者，中央土之正色也。雜以青則爲綠，青，木氣也。木尅土，中宮所以見逼于旁孽也。

詩志

卷之三

六

變云：毋變而州吁驕，則莊姜之憂，非徒嫡妾易位，名分倒置之故，有隱焉者矣。曰：曷惟其亡？曷惟其已？若隱見他日之禍者，然知其無可如何，故復恕已諒人，思以古處耳。前二章憂以深，後二章淒以婉。

禮書云：深衣之裳，十有二幅，短毋見膚，長毋被土，凡裳前三幅，後四幅，明衣裳不辟。鄭氏周禮注云：婦人尚專一德，無所連，衣裳不異其色。孔安國書注云：蟻裳玄，形裳纁，蓋裳以纁爲主，纁，赤黃色，以土無正位，必托于火，故也。

箋餘云：綠，絲方染，宜登柚，何怪女治，締綌過時，宜藏篋，何惜淒風至此，心平氣和，去古人不遠矣。箋云：女，女妾上僭者，先染絲，後製裳，皆女之所治爲也。而女反亂之，亦喻亂嫡妾之禮，責以本末之行。禮，大夫以上衣織，故本于絲也。

黃帝風經云：調暢祥和，天之喜氣也；折揚奮厲，天之怒氣也。風者，氣也；得怒之氣，則暴；得喜之氣，則和；得金之氣，則涼；得木之氣，則溫；得火之氣，則炎；得水之氣，則烈。詩探曰：與眼前人爭黃角綠，只見他不是，怎得開懷日子。

詩志

卷之三

七

拋却眼前境界，將身與古人齊，等省多少罪過，生多少快活。思古人克己學聖賢者也，嫌夫憎妾，非其旨矣。詩牖曰：嗟嗟，夫不能以德而刑妾，婦不克以德而相夫，但求自淑，而心亦苦矣。

陳大士曰：讀栢舟綠衣而知嗣子之不終也，莊姜賢不見答，呼日月呼父母，其情戚矣，而莊公之惑日甚，夫魯惡視相繼駢首，禍胎于即逆，而機萌于哀姜之不允于魯，悲夫。悲夫，古今安在不一揆也。詩測曰：此詩遭夫婦嫡妾之變，不能不憂，而惟思古，綠衣

婦人其聖賢之徒與。而且始而俾無說。既而獲我心。不可謂之非能反身而有得者。巔眉之士。一不得于入。便不勝怨尤。絕無熟思審處之意。亦足羞矣。

燕燕

序曰。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隱公四年春。州吁弑桓公。經書弑其君完。

沈無回曰。戴媽之歸。以恒獄也。別為非常之別。故痛為非常之痛。但當時國危于喪。既不忍言。而州吁阻兵安忍。亦有不取明言者。故只叙別離之感。而言外之痛。自隱然矣。

詩志

卷之三

本

宋復叙戴媽之為人如是其別已自難堪。復提出先君之思。于當日情事若隱若現。最為凄婉。讀者當自得之。却云。燕雀春來秋去。以比別離。燕雀依人。為乎子也。故玄鳥為祈子之祥。莊姜于媽以子相依。子亡相失。故用為比。不言夫死子弑。國破人亡。而託興燕燕。關山寥落。隻影孤飛。凄然有流離之感。至曲終奏雅。未亡人之志。有如皎日。千古離情。此為絕唱。燕之南來也。兩兩相依。所為何事。今子既毀壞。各各飛散。故頡頏其羽。下上其音。凄楚情狀。有不堪見聞者矣。

禽經云。鶯鶯玄鳥愛其類。又曰。鳥向啼背棲。燕背飛向宿。玄中記云。千歲之燕。戶北向。雅翼云。燕來去皆避社。又戊巳日不取土。舊社主于土。戊巳土位。土克水。燕之所避與。

笑云。差池其羽。與戴媽將歸。顧視其衣服。頡頏。與戴媽將歸。出入前却。下上其音。與戴媽將歸。言語感激。聲有大小。笑云。婦人之禮。送迎不出門。今我送是子。乃至野者。舒已憤。盡已情。傳曰。陳在衛南。

又曰。莊姜見惓群小。而戴媽獨能以恩相信。淵魚煦沫。何

詩志

卷之三

九

日忘之。方將依以待老。而遽爾睽違。悲若墜雨。况其別也。何為而別。其歸也。何事而歸。情悽目眩。心為如割。痛哭流涕。猶未足以極其意也。

周禮六行。孝友睦婣任恤。注云。任。信于友道。

母寵而州吁驕。好兵而公不禁。今日之事。誰為為之。蓋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莊姜于此有重感于先君而賜為之九。遇者遠憶。陳女平日相勗之言。甚足關心。故臨別而深念之耳。

曰于歸。曰遠送。曰瞻望弗及。曰佇立。曰寔勞。字字含情。毋

徒作別賦讀也。

詩按云。竹泣勞心。五內盡裂。莊姜之魂已隨戴媽往矣。何以收還閨閣。猛思其德。又思其言。繪形繪聲。若寫仲氏一幅小像。載之入閨。以作死生老伴。所以寧魂而返也。

韓詩以爲定姜歸其姊送之而作。魯詩云。此衛夫人定姜之詩也。定姜無子。立庶子伋。是爲獻公。育孝也。必無禮于定姜。定姜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于寡人。

日月

詩志 卷之三

序曰。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于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觀序說。始知前篇先君之思。以勗寡人之語。之刺心也。

韓氏云。石碣之諫。莊公曰。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莊公不從。故及于禍。此初寧有定之謂也。杜預云。完雖爲莊姜子。然太子之位未定。左傳惟言莊姜以爲已子。不言爲太子。箋云。日月。喻國君與夫人也。當同德齊意。以治國者。常道也。正義曰。本傷君不答于已。言夫婦之道尚如是。于衆

事何能有所定乎。然則莊公是不能定事之人。箋云。曾不顧念。其之言。是其所以不能定完也。傳曰。日始月盛。皆出東方。箋云。言夫人當盛之時。與君同位。正義曰。何能有所定。使是無良之行。可忌也。

朱傳只云。莊姜不見答于莊公。故呼日月而訴之。何如遭難。傷已之說之深且遠也。然今用之。

徐玄扈曰。呼日月而但曰照臨下土。尊之之詞也。呼父母而遂言畜我不卒。親之之詞也。

說文云。土地之吐生萬物者也。二象地之下。地之中吐

詩志 卷之三

士

物出形也。白虎通云。土之所以旺四季何。木非土不生。火非土不榮。金非土不成。水非土不高。扶微助衰。歷成其道。故五行更生。亦曰土。

韓氏曰。處已。則曰我思古人。處人。則曰逝不古處。處已。處人。各有當矣。詩測曰。可見莊姜事必師古者。以事必師古之婦。欲宜于諫諍之莊公。若如人之夫。遇亦難矣。觀古處二字。可見耦俱不狎。相敬如賓。此道今人難如土矣。有滿肚皮不足。莊公處千言萬語。說不盡。又說不出。括之曰。乃如之人。隱詞也。亦微詞也。

傳曰：逝遠也。箋云：其所以接及于我者，嫁女為君夫人，反致恨于養我不卒，益留不如貧之相安，貴不如賤之相好，也是世間女子心苗語。

終風

序曰：終風，喻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韓氏曰：風，露也。皆以喻州吁之昏暴也。○邶云：謂綠衣日月而莊姜益溫惠婦人無悲忿過甚之辭，可知此詩謂毋憂子則為賢母，謂婦怨夫則傷于忿矣。序說是也。

詩志

卷之三

十一

如朱傳傷莊公而作，若竟把終風比公，出語便忿激。論詩曰：終風且暴，且露且瀼，猶出自北門，喻自遭昏暗處于妻風苦雨之天也。若群小則處于晴天麗日之中耳。所謂一官之中陰晴氣候不同如此。莊公狂惑在意中，不在口中。故突出顧我則笑，句哀腸可想。讀浪笑傲是莊公與群小狎昵情態，至陰暗中間有魘魘若雷者，又是官車別過另有所幸，終若肯來，所以顧懷不已也。詩云：夫妻反目，打鬧不開，世間常事，只怕不打不開。丟在那壁廂耳，未始不顧我，而又則笑，亦惠然肯來而寔莫。

往其來終風，可怨者在此。

爾雅：日出而風為暴，孫炎曰：陰雲不興，大風暴起，乙巳占云：風卒起，乍有乍無者曰暴風。

爾雅：風而雨土為電，孫炎曰：大風揚塵，土從上下也。○爾雅：陰而風為瀼，孫炎曰：雲氣曠日。

箋餘云：顧我則笑，不是當面笑，猶西顧北顧之顧，以狂暴之人見古處之貌，胸遠望而冷笑，笑其自取孤另。

惠然肯來，與顧我則笑一例。其往其來，不可捉摸之詞也。即形容上句言其惠然肯來也。道是往而身又近，莫往也。

詩志

卷之三

十一

道是來而情不親，莫來也。所謂如飄風者是也。○大凡恩以暫而勝，濃德以寡而若渥，以來為惠而情足悲矣。不日有暵，詩測曰：有如字讀，言其暵也不見其日，惟有暵而已。

延壽宗鏡錄有云：心者形之未兆，動靜無不應于自心。如詩云：願言則嚏，謂人思已則嚏，故知心應千里，設有處遠而思者，我皆知矣。是以萬事惟心先知，故得稱心靈斯之初也。今人每遇嚏時，多云：誰道我其說本此。據此當云：願言公之思我而我為之嚏也。○宋章頌言：公之思我而我置之。

予懷也。作望之之詞，更覺情深。歌終風者，非徒傷悼也，蓋屢致其不可測之疑情也。何也？無可笑而笑之，不可測也；未始不可來而不來，不可測也；然始猶疑之，以爲終風且暴耳，浪也，倣也，一暴之象也，且電耳，莫往莫來，一霍之象也，而不日又曉也，而更濟以應，應之雷也，逾不可測也，終不能釋于懷也，所以願言則嘯，願言則懷也。

沈無回曰：讀柏舟以下五詩，有憂而無怨，有望而無絕，慷慨之末，必反和平，傷悼之餘，終開禮義，不幸值人俗之變。

詩志

卷之三

十四

而性情詞旨，猶有先王之遺焉。所謂一國亂而其身未始不治者，夫子以之續二南而首變風，意或在斯乎。

擊鼓

序曰：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左傳：隱公元年，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二年冬，鄭人伐衛，討滑之亂也。四年春，衛州吁弑桓公而自立，宋瑤公之卽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公致位于焉，公使馮還之，出居于鄭。

及衛州吁立，將脩先君之怨于鄭，而求寵于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于是陳蔡方睦于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秋，諸侯伐鄭，敗鄭徒兵，取禾而還。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陳大士曰：擊鼓，民怨不用命也。四國連兵伐鄭，欲定州吁之位，春秋再叙四國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大惡存焉。伐鄭書，又責詞也。至民怨不用命，乃知人心尚存矣。

詩志

卷之三

十五

州吁之亂，其民不和，隙在內，欲藉外交，于是有南行之役。南行以伐鄭爲名，伐鄭以修先君之怨爲名，國人知其意，不在鄭，求寵于諸侯，以和其民也。故此詩不曰伐鄭而曰平陳與宋，斷州吁之志也。故春秋書伐鄭，紀蔡人，詩略不載知州之志在陳宋也。又紀公子翬帥師會宋公，詩略不載知州之志在陳宋也。知其爲平陳與宋州吁乃不能使人之力而書稱衛人，所以明衆志也。必平陳者何？完嬌之子陳之甥也，弑桓而首問罪者，孰與

陳且陳內有骨肉之親而外有天王之寵陳平則諸侯不足問也必與宋者何宋爲大國近衛窺華晉之心悖矣得宋以佐其穢其氣釀同以取也且以公子馮之故宋欲甘心于鄭而機會又易以連也

春秋書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胡傳曰春秋之法首誅惡興是役者首謀在衛而以宋主兵何也前書州吁弑君其罪已極至是而阻兵脩怨勿論可也而隣境諸侯聞衛之有大變也可但已乎陳恒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請討之然則隣有弑逆聲罪赴討雖先發而後聞可

詩志 卷之三

十

也宋殤不恤衛有弑君之難欲定州吁而從其邪謀是肆人欲滅天理非人之所爲也故以宋公爲首諸國爲從示誅亂臣討賊子必先治其黨與之法也此義行爲惡者孤矣○董子曰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平陳與宋雖在衛而陳宋其後者也故宋也詩不言蔡何也滅蔡之罪也故春秋序蔡于宋陳之下君子詞也黃幼玄曰是役也衛老臣石大夫碭固在也何不預爲之謀而聽衛人從子仲行乎曰不得已也設馳一使告于陳曰維陳吾親也厲鵠之不諫乃及我寡君幸勿聽之以傷

前好陳將聽之乎又告于宋曰子馮之出鄭寔遜君位君何怨于馮而以鄭爲詬府君勿從邪人之謀宋將從之乎陳宋不從則衛之人不從衛之人不從則子仲無功而州吁無謀然石碭之謀洩而碭死矣衛終無所賴矣故曰不得已也

詩探曰擊鼓踴躍說得何等樣好兵輕佻居處喪馬說得何等厭兵緩散若虐用而民不樂用情態相反宛然可睹屯宿爲居坐止爲處居處亦幾何時而釋此而前計且復求一居處而不可得則居處亦可幸也其爰居可爲爰處

詩志 卷之三

十七

可爲總之有限之日得延一刻則此一刻尚屬生全而此外俱非吾事

禮記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是戎事六十始免輕于土工而言尤苦者以州吁用兵暴亂故耳

正義云韓詩曰二十從役三十受兵王制云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蓋力政用力故取丁壯之時五十年力始衰故早役之早捨之戎事當須閉習三十乃始從役未六十年力雖衰戎事希簡猶可以從軍故受之既晚捨之亦晚

蔡襄叔哭送其子曰：我當尸于二峭之間，喪馬求于林下，情詞與此同其悽慘。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兵之玩也，無一而受軍制者也。兵不受制而敢用之乎？吁！方恃陳蔡之睦，而得以亂成，于是乎切陳之舉安然不疑，而石礮之計行矣。夫差之勝齊，偃之勝滕，薛堅之勝慕容，諸國皆是意也。是又不以軍制論者也。

玩不我活，不我信語氣，則我獨南行處，憂心有忡處，俱宜含蓄言之，方有味。若前面顯言鋒鏑死，則末後之嗟嘆

詩本 卷之三

索然矣。

徐云：死生契濶，作二事看，一死一生，一彼一此，俱不忌棄也。

沈云：鄭共叔之來奔也，吁獨暱之，雖其同志也。吁戚而段敗，同志所恥也。吁若憤伯之勝段，又憤段之終屈于伯，且憤已不能為段以假手于伯，又憤伯不能如完以快心于段，故名為莊修怨也。定為段復仇也，名為衛伐鄭也。定為鄭伐鄭也，以因位而托之乎結衆，以比惡而托之乎問罪，則吁之狡而忍也。

凱風

序曰：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正義曰：母仍在室，但心不安耳。孝子自責，無令人不能安母之心，母遂不嫁，故美孝子能慰其母心也。箋云：成其志者，成言孝子自責之意。

子貢傳曰：卽之寡母欲去，而子自訟為賦。凱風。

徐士彰曰：味此詩，可以得古人幾諫之道。夫幾諫有道焉，善則歸親，過則歸已，起敬起孝，具是滿腔怨艾，絕無一

詩志 卷之三

語微刺者，此正宣尼所謂幾諫也。若故以自責為幾諫，則

偽矣。非孝子也，亦非幾諫也。

正義曰：凱，樂也。李迥云：南風長養萬物，萬物喜樂，故曰

凱風。傳曰：樂夏之長養也。風性樂養萬物，又從南方面

來，故云。

埤雅云：棘性堅強，費風之長養者，其心之生，更難于幹。

皇覽云：孔子堂中，不生荆棘及刺人之草，四時簋要

云：鵲巢中必有棘，蓋棘性煖也。

雅異云：凱風既云自南，乃當景風。白虎通曰：景風至，棘

造寔。蓋吹彼棘心者。將以趨其造寔。萬物之難生者。棘而造寔。又欲其應候。南風雖能生物。亦已勞矣。

春秋元命包云。樹棘聽訟其下者。棘赤心有刺。言治人者。原心不失。其赤寔也。唐本注云。棘有赤白二種。刺有二種。有勾有直。直者。療腫宜用。勾者。馮嗣宗云。古者朝位。棘取其赤心有刺也。又以爲七蓋取其枝。翹竦有奉上之義。又可爲矢。出水以除災。棘之爲用多矣。今日棘薪。若曰。但可爲薪云爾。言不適于用也。徐筆洞曰。勞苦內不得添一字。聖善從劬勞中想出。看

詩志

卷之三

三

他撫育七子成人。不知經多少疾病寒暑。千方百計。保全無恙。雖有情欲之累。不掩其通明之才。從來善淫者。多出子聰慧婦人。可恨可惜。

詩測曰。母氏聖善。說者謂過爲歸美之詞。非也。自他人觀之。謂凱風之母。淫自七子處心積慮而言。惟自以爲已之不令。不自以爲母非聖善也。如韓退之。姜里操云。臣罪當誅。今天王明聖。程子以此言爲得文王之心。卽此意也。詩測云。一則曰有子七人。二則曰有子七人。只消玩此四字。其負罪引愿之意。有非言詞所能悉者矣。母子天性。

使七人中有一人足當母心。豈至于此。愧報猶各各。心自省。具覺泉鳥之不如矣。

陳止齋曰。韓退曰。頑。舜則負罪。聖人豈緣飾哉。其心誠曰。吾罪焉而已。此詩每曰有子七人。蓋曰。吾屬在此。無益也。抑以見一門昆弟。都有舜耕歷山氣象。

雄雉

序曰。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周禮。大司徒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今宣公外內亂。易獸行。上烝下報。悖亂人倫。乃不顧他人怨曠。

詩志

卷之三

三

蘇氏曰。此詩言宣公好用兵。如雄雉之勇于鬪。故曰不枝不求。何用不臧。以爲軍旅數起。大夫久役。是矣。以爲并刺其怨曠。則此詩之所不言也。

程子曰。婦之于夫。思之深而勉以正也。沈無回曰。總是極思念之情。卽末章與其保身。正思之懇至處也。

韓詩章句云。雉耿介之鳥。爾雅云。雉絕有力。俗朱子曰。雄者身有文采。善鬪。埤雅云。雉死耿介。如壘護雛。雖飛不越分域。徐爰射雉賦注云。雉與之雉。不但欲掘一場。

又挾兩雌。士相見禮贊冬用雉。注云。取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也。楊炯見服議云。雉身被五采。象聖人體。兼文明。故九章之服。七曰華蟲。注。華虫。鸞雉也。陶氏曰。雉飛若矢。一往而墮。不能遠飛。崇不過丈。修不過三丈。故都成百雉。雉高一丈。長三丈也。化書云。雉不再合。信也大戴禮云。正月雉震。雉。震也。者。鳴也。吻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為必聞之。蔡邕月令章句云。雷在地中。雉性精剛。故獨知之。應而鳴也。雉性耿介。則易離下。雉者。有力。背善。則輕于犯患。然

詩志

卷之三

主

如壘護疆。飛不越域。師此意也。不款已。無不忌人。有又可進于德行之途。

雉飛而泄泄其羽。我懷而自詒伊阻。蓋嗟夫人之多故。不如鳥之忌機也。

鍾伯敬曰。雉于飛。泄泄其羽。察其形神。一似脩然。無累者。我之懷矣。于何不減而重之阻也。指之曰。自詒。便合昧于德行。意在詩。歸曰。多是。其氣。矜。懷。功。名。之。人。故。云。朱云。雉之飛。非其所長。今以。其。之。性。變。為。萬。里。之。心。雉之為羽。累也多矣。嘗觀。門。之。賦。也。天下以。為。雉。之。怒。也。

六月以爲息。雉則何能。雖不受樊籠。能免。鸛。弋。幸矣。徐華洞曰。伊阻。險阻也。謂處不得。藏之域也。險阻。除是德行可藏。

黃云。臣所以事君。婦所以事夫。總是心耳。不有焦心。王事勤勞。萬里之外。非人夫也。不有懸心。遠塞。憂勞。空閨之內。非人婦也。故君子之勞。我心。展矣。寔勞我心也。

漢書曰。萬里之外。以身爲本。

此婦是香閨中豪傑。說德行。處勿將女俠。變成腐儒。須還他相思本色。始得。

詩志

卷之三

主

鍾伯敬曰。此聖賢學問之言。非婦人語也。古者愛人以德。悠悠我思之後。必致之。賦。而後已。此勞心之至也。不則亦空言耳。夫婦。且。然。况。君。臣。朋。友。乎。

子貢傳云。管叔將叛。大夫諫之。賦。雄雉。○鄭康成云。流言以。撼。周。公。問。王。室。總。起。于。伎。求。一。念。叛。黨。非。一。故。呼。百。爾。君。子。

雉有苦菜

序曰。雉有苦菜。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爲淫亂。○夫人夷姜。宣公父妾。公桑之生。侯曰。雉鳴求其牡。明是夷姜求

宜公故云並爲淫亂

詩緝曰：匏苦濟深，未可渡也。今日深則吾厲之，淺則吾揭之，不問水之淺深，惟知欲渡也。喻宜公之不顧禮義也。濟，盈不濡軌。喻宜公惟知縱欲，不自知其污惡也。雉鳴求其牡，喻夷姜宜淫，不知羞恥也。鳴鴈章，言士之娶妻猶循禮如此。况國君乎？末章則守禮之正也。

沈無回曰：通詩旁引托喻，而未嘗直指其人。陳說古義而未嘗一及今事，諷刺之意隱然見于言外，風人之旨也。詩緝曰：詩中多以水爲喻，蓋取淫之義云。

詩志

卷之三

三

正義曰：二至，寒暑極。二分，溫涼中。春分則陰往陽來，秋分則陰來陽往，昏禮命其事必順其時。故二月陰陽交會，禮云：今會男女，則八月亦陰陽交會，可以納采。問名，明矣。匏葉苦，渡處深，爲記。八月之時也。下章鳴鴈旭日，陳納采之禮，此記其時。下言其用，義相接也。納采者昏禮之始，親迎者昏禮之終，故皆用陰陽交會之月。埤雅曰：長而瘦小曰瓠，短頸大腹曰匏。匏苦瓠甘，子曰：吾豈瓠瓜也哉？爲能繁而不食，繁而不食，以苦故也。魯語叔向曰：苦匏不材于人，共濟而已。詩緝云：匏經霜，

其葉枯落，然後可佩爲腰舟。亦名壺，鵲冠子云：中流失船，一壺千金。

爾雅：由膝以上爲涉，由帶以下爲厲，由膝以下爲揭，渡不裸體，故着裡衣而渡，謂之厲。由膝以下，不須如此，但褰裳而已。

厲言深者，對揭之淺耳。與上深字，又待匏始濟者，不同。言可涉者，尚當審淺深之宜。彼匏有苦葉，濟有深涉，則何濟之與有？仍是教他不要涉，不是教他權宜涉法。詩揆曰：匏未老，渡方深，何以濟矣？乃妄行者曰：何待匏哉？深則厲，

詩志

卷之三

三

淺則揭，未嘗不可濟也。

傳曰：遭時制宜，如遇水，安可以無禮義？將無以自濟也。○箋云：喻男女之才性，賢與不肖及長幼也。各順其人之宜，爲之求妃耦。

徐筆洞曰：番帶而涉曰厲，涉之淺也。褰裳而涉曰揭，涉之深也。今日深則厲，淺則揭，何其悖哉？雄雉雖而雌應之物，之常也。濟方盈而車不渡，事之常也。今日以車濟盈，以雌求牡，何其悖哉？

首二章上二句，只將來引起下二句耳。舉業家即將正意

配說似非詩旨

說文軌軌二字不同一从凡與范聲同一从九音應美反。毛公云由軌以上爲軌軌人云軌前十尺而策半之注云軌謂與三面之材軌式之所封持車正也周禮馭祭兩軹祭軌乃飲注軌謂轡軌車前式也。若軌有兩義轂末謂之軌經左右軌是也車轍亦謂之軌考工記經途九軌是也禮書云車迹爲轍轍廣爲軌匠人注云乘車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是謂轍廣此車轍爲軌之說也考工記輪人爲輪五分其轂之長去一

詩志

卷之三

三

以爲賢去三以爲軹禮書云軹轂末也亦謂之軹又謂之軌此轂末爲軌之說也羅中行云車輪廣狹高下皆定于軌軌同則轍迹亦同後人因謂車轍亦曰軌耳曲禮塵不出軌以高下言指轂末也中庸車同軌以廣狹言指轍迹也。馬嗣宗云車輪崇六尺六寸軌居輪中若濡軌則水涉三尺三寸此轂末之軌也蓋式前轂末二處皆水可濡大軹亦名軌孔仲達不知故疏謂少儀字悞朱子不知故以車轍釋此詩轍迹特車行之見于地者豈可濡乎

六禮惟納微用幣餘皆用鴈士昏禮云下達納采用鴈

執鴈請問名納吉用鴈請期用鴈注用鴈者取其順陰陽往來箋云鴈隨陽而處似婦人從夫故昏禮用爲本草衍義云鴈得中和之氣熱則卽北寒則卽南以就和氣所以爲禮幣者一取其信二取其和儀禮下大夫相見用鴈飾以布注取其知時飛翔有行列也春秋繁露云鴈有行列有類長者在上必有先後關雎琴瑟友之禮相見如賓此章亦取喻我友人知夫婦以情合而不知亦當以義合故用鴈與朋友同所謂愛待敬而久

詩志

卷之三

十七

立情須禮而不敗此之謂也。周書曰白露之日鴻鴈來鴻鴈不來遠人背畔小寒之日鴻鴈不北鄉民不似至夏小正云鴈北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鴈以北方爲居何以謂之爲居生息長焉爾古今注云鴈自河北渡江變脊能高飛不畏霜繳江南沃饒每至還河北體肥不能高飛背脚虛長數寸以防霜繳大凡人之恩輕于物而欲重于物道重于物而情淺于物故鳴鴈相依不求非偶咸能始終而淫亂乖離之事必于人見之執鴈以請必于明旦所以乘人清時貞固之氣而

示其非昏暮醉飽之心也。欲圖其終，必先慎其始耳。○
來云：昏禮鄭重，豈僅爲此？此其一端，其大較也。只就世服
易曉者，聊一舉似耳。

惟親迎以昏，餘皆以旦。娶妻之禮，以昏爲期，故名婚。昏
禮目錄云：必以昏者，取陽往陰來之義。歸妻及霜降之
後，水泮之前，亦陽往陰來之時也。

董子曰：天地之道，鸞秋冬而陰來，鸞春夏而陰去，是故
古之人霜降而迎女，水泮而殺，內與陰居近，與陽遠也。
天地之氣，不致盛滿，不交陰陽，是故君子其愛氣而游

詩志

卷之三

三

于房，以體天也。氣不傷于盛通，而情于不時。○月令：季
冬，水方盛，水澤腹堅，孟春，東風解凍。○
內則云：聘則爲妻，奔則爲妾。釋名云：士有曰妻，白虎
通云：妻者，齊也。與夫齊體，故荀子曰：天子無妻，告無匹
也。春秋漢令：葬云：象太陰，臣法金位，水火交感，陰陽
以說夫婦象也。

詩曰：人能審時度勢，自無棘猷矣。從之失，則女適其嘉
耦。臣遇其配主，友獲其良，朋滿軌，失身吾知免矣。
鄭康成云：同師曰朋，同志曰友。釋名云：友有也，相保有

也。韓詩外傳云：知可以砥行，可爲輔弼者，人友也。白虎
通曰：朋友之道有四：近則正之，遠則稱之，樂則思之，患
則死之。

人涉叩否，禮之所禁也。叩，須我友情之所許也。先王禁人
以禮，而許人以情，原自如此。蘇老泉曰：先王因許我以好
色，不淫可也。卽此意。○大丈夫砥柱頽俗，切勿授人以意。
正須令人自遠。

徐筆洞曰：于迨字上見不迫，于須字上見不苟。
傳曰：招招，號召之貌。詩緝曰：有謙遜之意。

詩志

卷之三

三

子貢傳曰：管叔以殷叛，卽人風之賦，輒有苦菜。鄭
敏曰：管叔此舉，不度德，不量力，不審時勢，素親卽仇，匪
人是比，與冒險求涉，非偶矣。從者相類。

谷風

序曰：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流于新婚，而棄其
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朱氏曰：宣姜有寵而夷姜
繼，是以其民化之。

詩曰：忠臣不言功，其主明也。貞女不言德，其夫良也。當
其危危動渠，維日不足，何知德與功，而嘵嘵然出諸口乎？

然則谷風之婦亦不得其平而有激之使鳴者乎
說通曰夫重色所以見棄已有德所以深悲

曰以陰以雨則有致之者矣

但云無以下體語自悲婉近情若添出莖美來便是恃德
矣棄婦而恃德也者何其迂哉

徐筆洞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人主之用人士君子之取
益皆當鑒于此獨夫婦之道也歟哉

菑經云葑四時仍有春食苗夏食心秋食莖冬食根可
脩饑歲常食之通中益氣令人肥健錢氏解下體云凡

詩志 卷之三

菜近地之莖葉多黃腐人不可食蓋以諸書但言冬食
根未識著根何時惡也

箋云夫婦之言無相違者則可與女長相與處至死顏色
斯須之有

最恨素在此送去者未決而送已在旁去者方行而送
者已返是心違而不得不行者送促之也恐其不果行故
送原非惜別而送故及微而止

爾雅茶苦菜時訓解云小滿之日苦菜秀苦菜不秀賢
人潛伏易通卦驗玄菟云此菜可以擇勞詩緝云經

有三茶一曰苦菜二曰委葉三曰英茶此詩茶苦及采
苓采苦采苦綿莖茶如伯之茶皆苦菜也良邦以薺茶
薺之茶委葉也出其東門有女如茶英茶也鳴賜予所
持茶亦英茶之類

詩測曰朱傳謂涇濁涇清者誤也今按涇之源清渭之源
濁及渭流與涇流合則涇始濁矣言涇本清也特以濁渭
之合而見其濁然其湜湜者自在也以此已本無可棄也
特以新昏之來而見其可棄然其不可棄者自在也○湜
湜其止說得修潔可憐

詩志 卷之三

山海經云涇谷之山涇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渭是多白
金白玉淮南子云渭水多力宜黍○初學記云涇與渭
水合流三百里清濁不相雜東合漆沮水至潼津入于
河

陸羽明云曰涇以渭濁則向之不覺其濁者自在也○劉
云涇之濁也直以渭耳蓋涇渭也容渭也不欲以清見也
不然既濁矣何以有止如中生戾太子之徒一失君父之
懷而隱忍以沒不敢自明豈真有違行哉特不欲傷君父
之心耳

疏曰：衛在東河，涇在西河，不在衛境。作詩宜歌土風。故傳云：此絕去所經。見按左傳：大夫越境，逆女非禮。士昏禮云：若異邦，則贈大夫送者以束帛。是士以下不禁外娶。此婦絕去歸本國，仰所見而自比已志。

徐筆洞曰：不我屑以，與無以下體以字相照。是惟以下體故，不以是是之注耳。

六帖曰：母逝四句，致絕意之詞。乃是不能絕意之甚者。沈云：蓋身所經歷，觸念難忘，情事低徊，無限悽愴。

說文：母从女，象有姦之者，禁令勿姦，故母爲禁詞。

詩志

卷之三

李

雲窩曰：閱乃眼看之義。謂我身且不看他眼裏也。若一閱其是是之清，則必屑以之矣。有就無避，故深可深濟，淺可淺濟。誰能難者？二就字可思。箋云：有求多，求有。

凡民有喪，喪字只當失字看。賈誼傳：一二指情。師古曰：情，謂動而痛也。言不我念我，勤勞而痛之也。

急則重相須，緩則輕相棄。我昔于物，亦只斯短。卽自己用物之情，而深知人情一反觀，而堪悲矣。

項氏曰：沈水滂也。其勇如之，水之潰者，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盛者爲潰。

張翹曰：章內言燕爾新婚者三，蓋所恨在此，故不覺言之纓纓耳。

肄乃斬而復生之義，與伐其條肄字同。此件未已，彼件復來，謂牽連無窮之事也。

沈無回曰：末以初嫁取憐之事終之，回頭一顧，許多悲涼。見夫之所重，徒在色而不在德也。夫色豈能常盛而不衰哉？不獨情景淒絕，亦有危動新昏意。

詩志

卷之三

李

堅與說同，左傳猶懼不說，謂至也。

張叔翹曰：余讀谷風之詩，未嘗不掩卷太息。蓋其比物連類，如泣如訴，有足悲者。且詞意宛至詳委，然後世能文之士，或未之及也。乃獨見棄于夫，何哉？然跡其所自傷悼，雖以鳴不平之感，而畧無怨懟過甚之詞。又庶幾乎可以怨矣。嗟嗟君臣之際，何獨不然？彼逐臣遷客，讀此寧無批涕哉？

徐玄扈曰：唐人多有棄婦之作，蓋亦以君臣之故，而托之夫婦者也。則此詩之作，有未可遂以爲實然矣。

箋餘曰栢舟棄婦。憂在國。故慨日月之迭。谷風棄婦。憂在家。故戒梁笱之無發。武之棄婦。憂在身。故悔嘒洋之不思。吾讀三詩。而知貞淫局量。詞不能欺情矣。

式微

序曰。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箋云。黎侯爲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于衛。衛處之以二邑。因安之。可以歸而不歸。故其臣勸之。

春秋宣十五年。晉侯將伐潞。宗伯數赤狄潞氏有五罪。云。奪黎氏地。其三也。六月癸卯。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

詩志 卷之三

辛亥歲。秋七月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畧狄土。立黎侯而還。觀此。則滅黎者赤狄也。復黎者晉侯也。衛爲唇齒之邦。略不動念。式微施丘二詩之所繇作也。

詩測曰。按黎于衛地相接。狄之患衛與黎寔共之。故黎不寓于他國。而寓于衛。蓋以不得不救望衛。而衛之救黎寔自爲也。奈何衛之不然耶。

詩七曰。古有待。寄公之禮。衛于黎侯。置之中露泥中之地。則廢禮忘好。是一狄矣。玩寇樂禍。是一黎矣。黎臣逆知其不足恃。而勸君使歸。歟。意若曰。不如歸去。歸自力之。

計也

詩揆曰。式。格式也。猶云。規模。氣象。衰微也。胡不歸乎。若第爲君一身。卽苟且偷安于此可也。然寔微君之故。隱然見宗社生靈之所係。有不容不歸者。

論詩補曰。傳曰。知恥近乎勇。夫差使人立于庭。出入必呼曰。夫差而忌。越王之殺而父乎。恥之。乃以激之。此詩只言其流離困辱。以動其恥心。而奮然恢復之意。冷然言外。

嚴云。狄兵新據。尚有間隙之可乘。更無容待盤結之已固。國祚新亡。尚有忠義之不改。更無容待人心之久弛。失此。

詩志 卷之三

不歸。不可歸矣。又曰。今不可歸。則向不必來矣。來亦爲歸。來後不可歸。則今不必聚矣。聚亦爲歸。聚蓋歸計。是群臣本懷。試觀句踐入吳。群臣送之江濱。有三祝詞。大都悲楚激烈。都爲歸計。意亦類此。

徐玄扈曰。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非怨詞也。漢光武時。群臣請上尊號。不許。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于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志耳。今大王留時逆眾。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

則有去歸之思無爲久自苦也。大衆一散難可復合。云微詩人與此同意。

蘇氏曰：式試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納而不歸。其臣尤之，故曰：君子之所以觀其人者，于其微耳。是以試之于微而不可則止。今君之寓于衛久矣，而衛不吾動，其不吾納者可見矣。而胡爲不自歸乎？

傳曰：中露泥中，衛邑名。

詩測曰：說者謂此爲宣公之時，蓋宣公淫亂無度，大抵然爾。或又因衛穆公之時，晉滅赤狄，路氏數之以奪黎

詩

卷之三

姜

地立黎侯而還，遂以此爲衛穆公之詩。今玩此詩，勸之歸者必黎侯，止爲狄逐其宗社未滅，尚可以歸。故臣勸之歸。越百年後，至衛穆公時，方爲赤狄所滅，故晉人數其奪黎之罪，則此爲宣公之詩無疑。

朱克升曰：衛有邴國之詩六，式微施丘河廣，作于衛者也。載馳泉水竹竿，爲衛而作者也。作于衛者，衛國之所錄，爲衛而作者，衛國之所傳。

施丘

序曰：施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

脩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于衛也。○蕢子由曰：衛侯爵，時爲州伯。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

徐筆洞曰：不是始而怪，既而疑，三而諷，四始直責。總之自爲問答，以諷衛也。何多日也，何其久也，何其處也，皆問詞而答之曰：靡所與同，衰如充耳，須知皆是設意而言。

蕢子由曰：施丘之葛，其節雖甚潤也，然而無以其潤節而謂患不相及，苟斷其一節而百節廢矣。譬如諸侯雖異國

詩

卷之三

三七

而相爲蔽，苟黎亡則衛及矣。奈何久而不救哉。

林云：衛之不必有與，不必有以，黎知之而唯無以爲處，且久解也。亦曰：想當然耳。

徐筆洞曰：自葛而表，是時歷冬夏，正多日也。正久也。處也，豈其有所與乎？豈其有所以乎？靡所與同耳。此句正諷其同利害之意。後衛果有狄禍，則所與同者宜切矣。講者謂不同心，還次一層，既同利害，奈何衰如充耳而罔聞也。

不惟望其知他人痛癢，正諷以切已之情。

原是非伯叔，則可叔兮伯兮。何多日也。叔兮伯兮，乃靡所

與同哀如充耳乎

詩庸曰非吾車不能渡河以告東方之諸侯也以爲東方諸侯無與我同患者耳是以止于衛而以輔車相依之情相望耳蓋是時衛猶在河北黎衛壤土相接故狄之爲患黎與衛共之

呂氏曰晉士雋曰狐裘蒙昔黎侯寓在衛東羈旅之久見衛大夫過者甚多終莫肯有動心者故嘆曰非大夫之車不來東也特無與我同患難者耳

流離鳥名泉類少好而長醜生則漂散故以爲名

詩志

卷之三

三

某子長大則食其母狄之虐如于黎衛人不忌噤如流離之養其子不知其將爲已患也其後衛人遂有狄難

楚詞茲歷情以陳詞兮蓀伴聲而不聞

徐玄扈曰充耳瑱也瑱固所以塞耳恐不應便以耳聾爲訓且言衛之不救而曰喪然而笑如耳聾之人亦少意致愚言當作衣裘之衰言其衰如充耳之垂不一引手拯救也正與奮臂援袂相反

徐玄扈曰讀式微施丘可見當時有羈旅狼狽之君而憐無救恤之意夫衛黎接壤唇亡則齒寒衛爲狄滅固以其

楚失道抑亦失輔車之援與衛之滅也齊桓因管仲之言而救之夫知衛之所以滅則知齊之所以羈知衛之德齊也亦則知黎之怨衛也切矣

陳大士曰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責衛不救王臣也式微施丘之葛責衛不救齊公也衛爲狄所滅而遷于帝丘噫帝丘也施丘哉楚丘哉

簡兮

序曰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事于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

詩志

卷之三

三

律曆志云黃帝使伶倫氏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斷兩節間而吹之爲黃鍾之官周語景王鑄無射而問于伶州鳩是伶氏世掌樂官故號樂官爲伶官

沈無回曰重言簡兮而卽曰方將陸沉金馬之意見乎詞矣日之方中豈晦冥而不易見乎在前上處豈疎遠而不御乎伎如是力如是多才如是天下有如是之伶人者乎無論其他卽同在執籥秉翟之列其顏色氣樂迥然獨異而公但錫以一爵所以動西方之恩也然詩人却不露意

中事

傳曰方、四方也。禮記諸侯方祀，祭山川歲徧。又云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周禮舞師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

公羊傳曰：箛者何？箛舞也。萬者何？千舞也。言千則有威矣。言箛則有羽矣。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箛。注：干戈，萬舞象武也；羽箛，二舞象文也。何休云：箛所歌以節舞。陳陽曰：箛所以為聲，聲由陽來，故執箛于左。左陽，故也。樂書云：容自陰作，故秉翟于右。右陰，故也。

卷之三

聖

傳曰：教國子弟，以日中為期。箋云：周禮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正義曰：祭祀之禮，且而行事，故知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為教時也。王肅曰：教國子弟，以日中為期，欲其徧至也。

舞是今日所有事，有力如虎，執轡如組，是碩人餘才。言此者，誇其才之多，亦隱自表其非伶人耳。陳氏曰：如虎一語，穆然有涓瀆之志乎？吾何從知之？于其思美人知之。傳曰：武力比于虎，可以禦亂，禦求有文章，言能治衆動于近，成于遠也。

箋云：碩人多才多藝，又能箛舞，言文武道備。

祭統曰：祭有辨燔胞翟鬯者，惠下之道。燔甲、炙胞、肉、史、翟、樂、吏、關、守門，皆賤者。箋云：見惠不過一散，散受五升。禮器云：禮有以小為貴者，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說文云：爵，禮器也，象爵之形，象傳者取其鳴節，節足是也。崔豹古今注云：九月雀入水，不則多淫，淫，酒善使人淫，淫故一升曰爵，所以戒也。

明明在前上處而思忽在西方，明明相對有錫爵之公，而思忽在西方美人，然則上處公前有碩人之在，箛乎哉？碩人自遊西方耳。

詩志

卷之三

聖

彼美二句，不必說遠，只寫其思中馳宕欲往之緒耳。詩弋曰：魯無君臣而樂失其用，衛無夫婦而樂失其原，美人之思，其有關關雎鳩之感乎？

袁云：孔子學琴師襄，嘗思其人曰：黯然而黑，如望四國而始得其曲，習其數，彼曲與數何闕于琴？况襄乎？降而惠翔阮籍，思亦安所不至哉？夷齊執定首陽，勿思其也。

此與禮正平，搥鼓時氣，大約相類，但不似其無賴耳。魏武有意辱衛，故反覺為衛所辱，公第不知，碩人無意輕碩。

人故爲碩人。輕而不覺耳。魏武覺而銜之。氣便伸公弗覺。而碩人牢騷之氣。不更得乎。美人一思。知他是癡。是願。是歌。是哭。恣口亂叫。旁若無人。

李愚公曰。美人是碩人。隱語。鼎來云。人當佗條無聊時。自然有思。只是執定不得。思亦自然有人。只是指官不得。云誰二字可味。每一念至。渺不知歸。情何屬而已。覺然。情深。若指定西方何處。美人何人。便是嚼語。嚼語。

詩測曰。丈夫得志則廟堂。不得志則山林。孤雲野鶴。何天不可飛。而必在仕爲。卽不得已而仕。抱關擊柝可矣。莫迫。

詩志 卷之三

望

之而伶官。既俛首于伶官。卽當安于箝羈之役。亦自有不辱者在。簡兮何爲哉。簡兮詩人。愚固謂其迹如此。其中未。有以遇人者。

泉水

序曰。泉水。衛女思歸也。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箋云。以自見者。見已志也。

謀是謀。其歸非謀。其不歸也。一章發其謀之端。二三章遂謀之曰。昔我來嫁也。宿于沙。饒于補。女子有行。遠其父母。兄弟矣。是以禮緣人情。今日者。我有諸姑。問我諸姑。我有。

伯如問我。伯姊亦惟以不來懷也。懷哉懷哉。不且宿于千。棧于言哉。脂牽我還車。疾至于衛而返。于義有暇乎。不也。而且謂有寄耶。無寄。而我思肥泉。胡爲乎哉。之未嘆也。思須與滑。胡爲乎我心悠悠也。計惟駕言山遊。以爲我憂而已矣。只如此叙過。而不可歸之意自在矣。此衛女遠望當歸之詞。不得歸。衛女必不忍說破。

詩因不得歸。而作其歸之不可合下已。知若知其不可歸。而輒已焉。無情之甚者也。衛女知其不可歸。而懷思之情。不能已已。故委曲計議。展轉思維耳。只一聊字。悵絕悵絕。

詩志 卷之三

望

藍田呂氏曰。泉水。卽今衛州共城之百泉也。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來注之。○山海經云。沮洳之山。淇水出焉。南流注于河。通典云。衛居河淇之間。箋餘云。寧父母自總。詞諸姑伯姊。思一通問候。肥泉須漕。思一探風景。但暢言得歸之樂。而不得歸之旨隱隱自見。言外是作詩妙手。若說出謀之不可而出遊以寫其憂。便錯。不問兄弟宗族。而問姑姊。鄭箋所謂親其類者是也。若姜氏會齊。候于漕。于防于穀。視此爲何如。

記出宿飲餞之地言其近也向也不過出宿于沛飲餞于
稱處凡間便遠其父母兄弟今也但出宿于干飲餞于言
朝發而暮可至故曰適臻于衛而情何能已耶

箋云還車者嫁時乘來今思乘以歸鄭箴言云天子
以至大夫皆有留車反馬之禮是夫人嫁時自乘其家
車而留之也故宜五年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反馬
胡云不瑕有言非恐其害也思歸之人其指偏屈下歸故
云亦不至于有言云耳呂云自恕之詞大是○蘇氏曰言
其至衛非有瑕疵也易為而不許哉

詩志

卷之三

望

正義曰祖必出宿示行不留于是也

傳曰祖而令輶飲酒于其側曰饒重始有事于道也正
義曰輶山行道之名也道路以阻險為難是以封土為
山象以善勞林栢為神主或伏牲其上既祭以車輶之
而去求無險難

其思之所至恍若親接于姑姊而神遊于須漕是形不敢
毀義而現偏能赴情者也

思在肥泉而所思不在肥泉思在須漕而所思不在須漕
思者一而所以致吾思者百寄吾思者可言而所以繫吾

思者不忍言

釋名云所出同所歸異曰肥泉本同出時所浸潤少所
歸各枝散而多似肥者也○傳氏曰自須至漕山東而
西也

隋志邢州內丘縣有干山言山在周時為邢國則賦泉
水者乃邢侯夫人耳觀衛詩邢侯之姨想由姊妹之親
復結姻好故衛女嫁于邢

北門

序曰北門刺士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能得其志爾

詩志

卷之三

望

正義曰士者有德行之稱其仕為官尊卑不明也觀下篇
北風之去國去者多則當事者益艱故適我敦我益我道
我畢萃一人北門其康寒之松栢與故曰忠臣

詩訓曰莫知我艱一句是此詩之所由作也謝疊山曰鹿
鳴四牡之燕樂出直杖杜之勞來一人之勞若若無不知
一毫之事功若無不報此先王之所以休群臣也當是時
也安有如北門之忠者乎

人君之事君也自靖自獻原不必求知于人然莫知我忠
忠可自盡也莫知我艱則有掣肘者矣併其忠而不能盡

也。故聖人之知其艱，正忠臣之極思。歟。凡火除却，見危授命，外亦須免得妻子之累，始可併志功。資之途。此詩發端，遂言終喪且貧，又兩言室人交責交推。意若曰：王事政事之執，益所不辭矣，而無以自慰其私，則欲一意奉公，不得欲巧為規避，不敢于愁萬苦，寔有無可如何者。

胡云：大抵發舒之氣多言南，憂鬱之情多言北。立言者之法，不必以北門比暗君。

已焉哉，天定為之，謂之何哉？箋云：謂勤也。詩人事君無二志，故自決歸之于天。

卷之三

聖

王事以天子之事言，如天王求車，武氏子來求聘，征求貢賦之類。

陸云：北門詩人，非不能不貧，是其能為貧者也。苟剖心析肝相信，則得為忠臣，賢其為肥家也。予之清白，勝其為溫飽也。英雄豪氣，足以奪兒女之愁，并日易衣，念以見簞簞之飭，夫何患哉？蓋知我之所以貧，雖女子知快，不知我之所以貧，是康與食總無異也，能不喪氣于閭閻間耶？箋云：言室人亦不知已。

許氏曰：北門詩人，真安之若命者矣。吾以為政深于怨也。怨之而思以勝之也，夫為之而又使不怨，天豈能行之人哉？即不怨，亦止是愚人無心肝者耳。屈子有問，柳子有對，而劉氏因有天論，言天人文相勝，其理極微，曰：是非存焉，雖在野人，理勝也是非，非在邦，天理勝也。天之執人，無已亦獨有勝之已耳。號于天之下，由來不一喙，究竟只餘謂之何哉一語。噫，使天下而可奈之何，則今亦無復有天矣。

李少子曰：出北門而憂，則其憂豈為貧窶乎？詩蓋托憂亂

詩志

卷之三

聖

于憂貧耳。

北風

序曰：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鄒云：衛當莊桓之季，三綱絕，四維滅，如綠衣，則妾僭嫡矣。燕燕，則臣弑君矣。新臺，則男女之倫潰矣。二子乘舟，則父兄之恩斷矣。他如施丘無恤，降之義，簡兮尊賢之心，北風失勸士之道，種種皆亡微也可去也。總未敢明言也。始為之隱其詞，晦其旨，舉一愁慘之象，以動人憂思焉爾。

程氏曰。四時之風。春而自東。則生物也。夏而自南。則養物也。秋而自西。則成物也。冬而自北。則殺物也。以北風之殺害萬物。故以興。

論詩曰。天日晴麗。則祥麟威鳳屢至。風雪昏暗。則赤狐黑鳥狎出。此氣類之相感也。氣象之愁慘。人物之怪異。自相因而至。

惠而好我。攜手同行。蓋泉涸。魚相與處于陸。相煦以濕。相濡以沫之時也。

雙餘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正人退。則邪人進。此其虛其

弊之解。○箋云。今在位之人。其故威儀虛徐寬仁者。今皆

以為急刻之行矣。所以當去以此也。

考証補云。今狐所在。鳥輒從而噪之。蓋皆妖祥之禽之所占也。師曠以為東方有鳥。憎鳥而愛狐。然則狐可好。鳥可惡。今並為威虐。則莫適求憎愛之正矣。

陳大士曰。北山。勞臣困于事也。北門。忠臣困于事也。北門得困之二為。而無其酒食。北風得趣之初為。而無其係戀。

靜女

序曰。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失德。

傳曰。女德貞靜而有法度。乃可說也。城隅。以言高而不可踰。貽我彤管。遺我以古人之法。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

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群妾以禮御于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情赤貌彤。管以赤心正人也。蕤茅之始生也。本之于蕤。取其有始有終。非為其徒說美色而已。美其人能遺我法則。

子貢傳曰。時不尚德。邠人陳古以諷之。賦靜女。

詩志。卷之三

聖

詩七曰。女易取靜。易坤至靜而德方。夫邠風之亂。陰失位也。若得靜女。司閭且向來宮中。上蒸下淫。紛紛失紀。女史安在乎。則當授以彤管。凡君所御。必書。庶乎凜凜知畏。又自牧歸荑。期以潔白自愛。乃如培茨之積穢。不可掃除也。詩故曰。內則婦事舅姑。左佩璫。右佩箴。管。彤管。即所佩之箴管耳。○詩測曰。內則云。內佩玼。玼。管。注云。管。筆。強也。瓠。弓。弩。端。弦。所居也。張叔起曰。易大過。枯楊生稊。鄭康成。易作蕤。又晉書。生紫華于枯蕤。蕤者。凡草木萌芽。皆是。恐不獨茅也。

胡云此必衡有賢而隱者。國人相慕悅之詩。騷人多以美人比君子。安知靜女非指閑靜寡營之士乎。

新臺

序曰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娶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臺以新名。志淫也。傳無是臺。見戒禮賁。倫自宣公始也。傳實言曰親不諱其奪子婦之故矣。魚綱而鴻離。亂天下之常。咄咄大怪事。

傳曰水所以潔汙穢。反于河上而為淫昏之事。

詩

卷之三

辛

荀子孔子曰夫水徧與諸生而無為也似德其流也卑下倨句必循其理似義浩浩乎不居似有道其赴萬仞之壑不懼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綿弱微遠似察以出以入就潔似善發源必東似知是以君子見大水必觀焉。管子曰夫水淖弱以清而好澗人之惡仁也視之黑而白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正也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人皆赴高已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而水以為都居

詩揆曰形隨心變心惡則形亦惡彼以為見而疏者若耶

我以為龜而胸者蓬條耶。駢而背者戚施耶。醜詆之極。不得比于人數。

釋訓云蓬條口柔戚施面柔

箋云口柔常觀人顏色而為之詞故不能俯也面柔下人以色故不能仰也

按蓬條本粗竹席其為用也常仰而不能俯。糾云以葦席為人形即喪禮所設以像死者臃腫之狀

箋云戚施面柔下人以色故不能仰也。詩訓曰齊人以疾為戚戚施也施以於人也乃旗貌旗之為物也遠

詩

卷之三

辛

遠其為用也常俯而不能仰戚施云者旗之慶慶然者也

箋餘云此類汗也言臺不能為之隱若代為愧赧耳。酒雪恥也言臺不能終為忍若無計釋慚耳。不鮮者言河水沫

且浴月不能為彼洗面目使之鮮也不殄者言河水東流北注不能為彼洗疾惡而使之殄也

徐幹曰河水洶洶此洪水也亦禍水也有千年流此惡跡不去意

李氏曰宣公知有男女至不知有父子人道斯為戚矣。陸

乎。嗟乎。可奪其妻。何愛于子。一變而爲乘舟也。條不可言也。父既下報。子且上烝。再變而爲墻茨也。垢不忍言也。華既卽秋。秋又荒華。三變而爲楚丘也。禍不忍言也。

二子乘舟

序曰。二子乘舟。思伋齊也。衛宣公之二子。爭先爲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傳曰。國人傷其涉危遂往。如乘舟而無所泊。汎汎然迅疾而不礙也。

箋餘曰。凡人于所愛之人。無不欲聞其死。二子之被禍。相傳已真。猶若臨河而望。初尚見其影。心爲徬徨。爲既唯見

詩志

卷之三

李

其逝。心爲猜疑焉。如人遇凶患之事。私心念曰。若是做夢。方好。有惟恐事之具者。

詩曰。景言波流孤影。意無兩持。遊言一往。長逝志不返。觀繪二子之形。兼繪其心。若有暢然無恨者。特旁觀者一

若曼之一若疑之。

箋云。殺過也。我思念此二子之事。于行無過差。有何不可而不去也。

論詩曰。二子與衛不兩存者也。天欲亡衛矣。其能留二子乎。吾讀二子乘舟。知秋未滅衛。衛先自滅其宗。視之主矣。

夫子刪詩。錄以殿卽。雖二子無救于衛之亡。亦以見天理。人心者。尚未亡也。

嚴華谷曰。衛自宣公殺伋齊。以朔爲世子。代立。是爲惠公。

左右公子怨朔之殘殺伋。乃作亂。立黔牟。惠公奔齊。其後

諸侯納惠公。黔牟奔齊。周惠公怨周之容黔牟。與燕伐周。立

子頤爲王。惠公奔溫。後惠公卒。子懿公立。百姓大臣猶以

殺伋之故。皆不服。秋。乘其蒙。殺懿公。而滅衛。嗚呼。衛之亂

極矣。父子兄弟君臣之間。相戕相賊。不惟流毒子孫。故傷

戎狄。以之殺身。亡國。其餘殃所漸。且稔王室之禍。蓋網常

詩志

卷之三

李

道盡。天地幾于傾陷矣。推原亂根。始于夫婦之不正。祗庸

之禍。一至于此。以是知詩首關雎。聖人之意深遠矣。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于宣公之子。以婦見誅。弟壽爭

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

父之志。然卒死。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戮。亦獨

何哉。

詩測曰。朱子謂伋齊逃避。彼謂君命也不可以避。亦自正

論。况父志如此而傷之。必有責其叛父者。而治命亂命。誰

爲分疏。弟壽並未得罪。直爲已死。已如不死。則負弟矣。何

以報弟于地下。卽不以此時死。終必不免于父。萬一洪而生。每一念之。亦必有不能自存者。此似以一死之爲快也。奚暇論禮。若壽之死。雖無救于兄。未必非力救之不得。其中。有不能自己者。始竊節先往。直謂賊殺已矣。詎意兄之終不得免耶。彼惟迫于一念之發。能生兄。則生之不能生。則死之亦無暇及于重父之過。至于舜之事親。親使之未嘗不在側。欲殺之又未嘗得。不知當時神通妙應。爲何如者。斷非筆所能書。口所能言。卽舜亦有不得而自知者。自古及今。曾有幾舜。輒舉以爲律。而順親之至情。捐生之

詩志

卷之三

詩

大節。皆所不錄。恐後之所遭不幸者。皆有所托矣。且古之忠臣義士。多只是眼前一種至情。禁持不住。輒有死耳。倘當死生之際。又還回瞻顧道理。何如恐終無死者。卽泰山之重。亦鮮矣。宋儒道理大熟。未免有執道理掩人情處。人情就樂于死。況死于骨肉。不妨于寬。故愚于二子之死。直有哀之憐之而已。不忍爲苛論也。說者又謂夫子錄國人之情。若宜公之惡。亦以見二子事親之道有未盡。愚終以爲夫子之意。卽國人哀而憐之之意。恐亦無許多意思。

詩志卷之三終

詩志國風卷之四

海陽范王孫輯著

邶

柏舟

序曰。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父母無越國奪嫁之理。父母首舅姑之通稱也。惟言于共伯之母之前。故以兩髦動之。

共伯。衛僖公世子餘也。武公之兄。○按史記。僖作釐。箋云。舟在河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

詩志

卷之四

一

內則注云。兒生三月。剪髮爲髻。男角女鬪。夾句曰角。兩髻也。午達曰鬪。三髻也。禮書云。子之幼也。父母剪髮爲之髻。及其長也。因以爲飾。謂之髦。存而不忍棄。所以順父母之心。長而不忘幼。所以示人子之禮。及親死。始猶幸其生焉。未忍脫也。三日之後。則幸生之心已矣。脫之可也。髦。長而特出者也。故凡物長毛皆謂之髦。禮記所謂髦鬪鬪。所謂鬪髦。皆長毛也。○疏云。若父母有先死者。于死三日脫之。服闋又着之。若二親並沒。則因去之矣。玉藻云。親沒不髦。是也。

詩探云、共姜自言甘心守志、不事膏沐、髡然垂其兩髦、如幼時之狀、寔我嫠居之容也、蓋兩髦之制、男角女翬、寔男女並有、

詩測曰、儀乃儀刑之儀、猶刑于云云也、特者、奇特之特、乃婦人尊美其夫之詞、猶良人之謂也、夫婦相謂多曰特、婦之謂夫、則曰寔維我特夫之謂婦、則曰求爾新特、徐云、特者、獨也、獨有此而無二也、猶終身一人之意、

詩探曰、父母之奪志、婦人之姑息、禽情之愛也、共姜之守節、丈夫之激烈、聖賢之行也、夫母不過慮其終耳、靡他

詩志 卷之四

二

靡愿姜之自誓如此、而母之慮亦可釋矣、

古有一生勵志、而舉世不諒者、人之于、人陷于私也、天則純乎理、其聰明之畏、及爾出王、故一念之偽、必監之一念之真、必諒之、此非徒以天望母、而冀其諒、彼且以心對天、若曰、此念亦無可容其偽者、

箋餘曰、前柏舟、守有夫之寡、遭叔孫武叔之謔、而獨行其道、孔子也、後柏舟、守無夫之寡、甘箠瓢陋巷、而不改其樂、顏子也、

黃葵峰曰、史記世家、謂武公和殺共伯而立、今觀此詩、

之序、謂共伯為世子早死、其妻守義、則武公安有篡共伯自立之理乎、此世家之謬也、○呂東萊曰、按武公在位五十五、國語又稱年九十有五、猶歲儼于國、計其初即位、其齒已四十餘矣、使果弑共伯而篡位、則共伯見弑之時、其齒又長于武公、安得謂之蚤死、髦者、子事父母之飾、諸侯既小、歛則脫之、史記謂釐侯既葬、共伯自殺、是時共伯已脫髦、詩安得謂髦彼兩髦乎、是共伯未嘗有見弑之事、武公未嘗有篡弑之惡也、呂氏之考最詳而確、史記不可信、今人不信詩、而信史記、何哉、○休

詩志 卷之四

三

復曰、若共伯遭弑、則共姜哀誓必更加慘毒、不第如此、悽惋已也、

徐玄扈曰、衛詩三十九篇、前乎此者、為靜女為新臺、後乎此者、為墉有茨為君子偕老、人道至此而盡、天理至此而滅矣、聖人錄柏舟于其間、正以見人心之未嘗亡、天理之未嘗滅也、

墉有茨

序曰、墉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

春秋傳閔公二年初惠公之卽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

惟薄不脩牆茨生焉人道荆棘會見鍾簋在棘刺中矣

傳曰牆所以防非常箋云國君以禮防制一國今其宮內有淫昏之行猶牆之生蒺藜

埤雅蒺藜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一名茨爾雅茨早草也歲欲早蒺藜先生

傳云欲掃去之反傷牆也蓋喻公子頑雖可疾欲道之恐

傷國體

四

想其語氣似國人爭道之詳之讀之不置者故曰寧道路得之史冊書之而不可汚吾齒頰非愛彼也自愛而已吁此正其道之詳之讀之之甚者歟

婦曰有女戎必有男戎今宣姜媚穢閭弄女戎成矣則秋

媒氏云凡男女之陰訟聽于勝國之社注云亡國之社

拊其上而棧其下使無所通就之以聽陰訟之情明不當宣露

子貢傳曰三叔葬周公邾人諷之賦牆有茨

君子偕老

序曰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箋云人君小君也

詩測以爲夫人之所以爲夫人者不在服飾容貌咏夫人而但盛稱其服飾容貌之美則其所不足者居然見矣愚以爲非盛稱其服飾容貌之美也意若曰其視委佗山河者爲何如乎可見宣姜一嬖媚婦人耳詩所爲冷刺也

詩志

卷之四

五

孔云副者祭服之首飾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注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其遺象若今之步搖然服之以從王祭祀編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之假紒矣服之以告桑也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髮髻服之以見王者也笄所以連副追師又云追衡笄注云王后之笄皆以玉爲之惟祭服則有衡笄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紃懸瑱是也編次則無衡笄瑱又笄飾之最盛者六其數六也此副及衡笄瑱惟后夫人有之卿大夫以下則無○馮嗣宗曰衡笄二物衡垂于當耳笄橫于頭

上未傳誤以為一

徐筆洞曰象服非法度之服謂服之象此借老而設耳

正義曰象服象鳥羽而畫之皇陶謨云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彛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是人君之服畫日月星辰等謂之象則夫人之服畫翟羽亦為象也

舊于末二章俱以容貌服飾並言非是蓋未玩首章語脉來意也首君子偕老一句是立案惟偕老則宜象服若鬢髮如雲揚且之誓揚且之顏有輕揚冶俏俏麗動媚形狀

詩志 卷之四

與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者異矣其安能與翟衣展衣宜乎物失其常故怪其為天帝惜其為美媛云耳

君子偕老則委佗山河可云也象服是宜可云也子之不淑云如之何一似有驚顧而不敢云痛惜而不忍云且吟且嘯踟躕而不能云者下二章云其衣服云其容貌云其為天云其為帝云其為邦之媛皆領云如之何語脉來其變有未易云者直罵一句不得

鄭云今日之人情止用其耳耳在乾坤之定嫌故用其老平奇偶之相配不老則其數不完志氣之相摩不老則其

尤不烈舉天下所被體而稱可借消之老則其端久亦終

盡舉天下所寓目而神可擬屬之老則其名亨亦終貞

按王后六服禕衣一褕翟二闕翟三鞠衣四展衣五褕翟素質五色皆備曰翟青質五色皆備曰褕翟衣畫翟褕翟畫褕翟闕翟刻而不畫此三翟之別也侯伯夫人褕翟子男夫人闕翟衛侯爵故止是褕翟闕翟無褕衣也毛云展以丹紵為衣孫毓因之曰褕衣赤褕翟青闕翟黑鞠衣黃展衣赤褕衣黑鄭則曰王后六服之次展衣宜白其注天官司服亦云展衣白未知孰是傳云展衣字誤禮記作翟衣按說文云瑋玉色鮮白也若從此則色當歸鄭不歸毛矣

箋餘云展衣開張之義而用以繼袞又重收斂古人制服微妙處○徐云繼袞其體而不能繼袞其心所謂服之不及身之災也

傳曰絺之靡者為絢是常暑袞延之服也疏云袞延是熱之氣繼袞者去熱之名展衣之裏不恒以絺夏則用之

詩志 卷之四

箋云何繇然女見尊敬如天帝乎非繇衣服之盛顏色之莊歟反爲淫昏之行妖者邦人所依何以爲援助也疾宜姜有此盛服而以淫昏亂國故云然

吾觀前之二姜有餘感焉莊姜既棄于夫又乏其嗣宣姜既有賢子又多淑女夫秀美者薄福而德有餘輕者薄德而福有餘造物之不均往往如是矣悲夫

桑中

序曰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之在位但竊妻妾期于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詩弋曰

詩志 卷之四

名曰相竊寔同相質居然夷狄矣

論詩曰桑女最動自宣姜倡淫而小民務本之地悉變爲淫亂之場恭蕪極矣故文公再造降觀于桑秘桑于中丞乎思反其利也

箋云于何采唐必沫之鄉猶言欲爲淫亂者必之衛之都惡衛爲淫亂之主○正義曰獨言鄆者淫風所行相習成俗公室所在鄆尤甚焉而國外承化淫可知矣

沈無回曰唐也葑也麥也皆易求之物喻姜弋庸求之易許也桑中蚤妾之所聚

舊氏曰姜弋庸皆著姓也刺無禮則稱孟言雖長而忌禮也美有禮則稱季曰自齊季女言雖幼而知好禮也

正義曰臣無境外之交得取列國女者春秋之世因聘逆妻故得取焉

詩故云弋莒女也庸卽鄆女亦國姓也

詩侯云此詩一期一娶一送總總淫喪處盡在不言中故三章皆用之不更一字如琴之泛音曲之和聲也

知云沫鄉衛朝歌故地紂所都周公作酒誥云妹邦又曰妹土變沫言妹者妹少女淫昏之稱易歸妹曰天地不交

詩志

卷之四

九

萬物不與君子以永終知微妹之象也唐兎絲無根而附于物苟合之象唐宕也荒淫曰宕麥秋不收冬不藏三時在外謂之宿麥有奔之象萬物未長而先收有淫之象葑蔓草也義取下體賤其棄也葑言風也馬牛通淫曰風孟姜指淫婦弋言引也庸言賤也皆微詞爲刺

詩測曰朱子以桑中卽桑間濮上其引樂記爲據詩之媿媿不下千百言矣第考之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知止也彼謂鄭衛之音亂世之音

非謂鄭衛之詩。亂世之詩也。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非謂桑間濮上之詩。亡國之詩也。夫所謂桑間濮上者。原有定証。據鄭氏謂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于此水出也。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沉于濮水。後師涓過焉。夜聞而寫之。為晉平公鼓之。此桑間濮上之所錄來也。據此則所謂桑間者。乃濮上之桑間也。今因偶有桑中字面。便以為即桑間。則彼所謂靡靡者。何所指也。此地多桑麻。而衛尤宜焉。桑上之野。比比而然。何得以淇沫之桑中。即為濮水之桑間耶。以桑中

詩志

卷之四

十

為桑間。尚有桑之一字相同。若濮上字面。篇中全未一見。必以濮上而連桑中。此又何說。今考之淇沫東去濮水。尚隔漕涉等地。不但數百十里而遙。曰沫之鄉。淇之上。必以為即濮上之桑間。恐未可遽信。看來朱子只是錯認詩之與聲。詩之與音。只當以夫子放之之說。觸之。輒辨。不知夫子之錄鄭衛諸詩。原非以其事。即此諸詩之事。其所謂思無邪者自在。不必苦苦執定夫子放之之說。以為此等諸詩。夫子斷不絃歌之。以合韶武之音也。荀子亦曰。詩者中聲之所止。即夫子所謂思無邪也。

何所提以三百篇之內。如此等諸詩。必在中聲無邪之外乎。若以此等諸詩。必在無邪中聲之外。則是思無邪之一言。不足以蔽詩三百矣。是中聲猶有不止于詩者矣。噫。夫子所謂思無邪。荀子所謂中聲。不知今人如何理會。難言之矣。

張子曰。衛國地濱大河。其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平下。故其人質柔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惰。其人情性如此。則聲音亦淫靡。故聞其樂。使人解慢而有邪僻之心也。鄭倣此。此夫子所謂鄭聲淫也。

詩志

卷之四

十

鄭曰。宣姜召公子頑于公桑。久處而遠送之。國人刺之。而作是詩。

鴉之奔奔

序曰。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鴉鵲之不若。○詩曰。兄。女兄也。為婦。刺宣姜之詞。君。女君也。為妾。刺宣姜之詞。

沈無回曰。舊以為刺公子頑宣姜之詞。愚謂二人之惡者矣。此無所用刺者也。為惠公之詞者。刺惠公者也。蓋惠公幼而立。立四年而奔齊。十二年而復入。頑。宣姜至生齊。

于戴公文公宋桓許穆夫人非一日矣。鳩有失借老不及
惠者恕其幼也。此必長而復入之時。國人見其怙然相安
而不知耻。故爲惠之詞以刺之。曰我以爲兄。刺其安然爲
弟而不知迷也。曰我以爲君。刺其安然爲子而不知閑也。
若作刺子頑宣姜。則其詞平直。非詩人之旨矣。
李氏曰。向者乘舟之兄。非兄也。降而夷于兄。今兄又抗而
與君敵。新臺之君。非君也。抗而處于君。今君又降而與兄
伍。我之兄與君何多故哉。

詩志 卷之四 十一
鴉性如雁。兩雄相見。必盛氣而鬪。故奔奔謂怒逐也。鴉之

防戶。雖強然不聞別。實表記引此。証君命逆。則臣有逆
命。注云。雖強奔奔。爭鬪惡貌也。惠公聽于頑上。烝而不遂。
縱宣姜下淫而不防。愧鴉多矣。

禽經注云。鴉夜則羣飛。晝則草伏。馴養之久。見食相搏
鬪也。埤雅云。鴉無常居。而有常匹。俗言此鳥淳。意不誠
積草。遇小草橫其前。則旋行避礙。名之曰淳。以此。雅翼
云。鴉居易容。食易給。竄伏淺草。隨地而安。故言上世之
俗。曰鴉居。食。尾特秃。若衣之短結。傳稱子夏貧。衣若
懸鴉。位好鬪。物之小而健無若此者。

考証云。鴉一名乾鴉。一名孺鴉。傳枝而孕。不以形接。欲
少。故曰孺。詩訓曰。鴉本作鴉。今借爲屢鴉字者。古人居
欲如燕行。不欲如鴉。故借鴉字以爲行戒。

陳大士曰。鴉奔載在定之方中之前。所以見衛爲狄所滅
之錄。而不知寔胎于莊姜之不見答。彼莊嗣子而定。卽衛
人何以立晉而有新臺之事乎。

崔仲昆曰。鴉奔先定中。著其所以。木瓜爲殿。著其所以
存。

定之方中

詩志 卷之四 十一

序曰。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
漕邑。齊桓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
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詩作于富庶之
後。追叙立國以來事。

史記。衛惠公卒。子懿公赤立。百姓大臣皆不服。自懿公
父惠公朔之讒殺太子伋代立。至于懿公。常欲敗之。九
年。翟伐衛。衛懿公發兵。兵或畔。翟于是遂入殺懿公。衛
人思復立宣公前死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而代伋死
者子伋又無子。伋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黔牟常代

惠公爲君八年復去其二曰昭伯昭伯餘年皆已前死故立昭公子中爲戴公戴公卒齊桓公以衛數亂乃率諸侯伐翟爲衛築楚丘立戴公弟般爲衛君是爲文公文公以亂故奔齊齊人入之

按春秋傳衛懿公九年冬狄入衛懿公及狄人戰于營澤而敗死焉宋桓公逆諸河齊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漕是年卒立其弟般是爲文公于是齊桓公合諸侯以城楚丘而遷衛焉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財訓農

詩志

卷之四

十四

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楚丘之地箋云自河以東夾于濟水○疏云衛本河北東徙渡河廬漕則在河南矣楚丘與漕不甚相遠亦在河南

從來首創之主與再造之君規模必遠綜理必周此詩泰看大雅絲與雋公劉二詩立國經綸次第無刺法矣

晉天文志云營室二星一曰玄宮一曰清廟

左傳曰凡土功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則冬至以前皆

爲土功之時

春秋正月城楚丘穀梁傳曰不言城衛衛未遷則諸侯先爲之城其城文公乃于中營宮室也

周禮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縣以縣賦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畫象之景中之景夜放之極星以正朝夕○水地者先以水平地無有高下乃爲位以樹八尺之桀桀杜也縣垂繩也杜有四角四角中以八繩繩皆附柱則其柱正矣杜正然後視之以測日景也又轉旋面地爲日規朝則景端指西暮則景端指東兩端

詩志

卷之四

十五

長短必爲規齊則東西正矣又于畫漏午時參日中之景日中之景最短者也○可以正南方之位也南正則北亦正矣極星北極也號曰含樞紐在天之北夜考極星相去遠近則知南北之正也南北既正然後可以朝夕正東西也

曲禮曰君子將營室宗廟爲先廡庫爲次居室爲後故官謂宗廟室謂居室○釋官訓宮室爲一然散舉則通其對文則異衛自宣公懿公之後人道絕矣不再造不可以爲國今官

曰楚宮室曰楚室見改遷楚丘存重新之象焉

管子曰一年之計在于樹穀十年之計在于樹木百年之計在于樹人

詩探曰梓爲百木長故古者名制器之匠爲梓人桑者母之所植以供蚕繅梓者父之所植以代琴瑟故小弁云必恭敬止

詩測曰虛字作故城未爲不可其寔亦不必既云升便是升高亦有高而不虛者前遮後掩左蔽右塞豈能望乎惟擇其高而虛處一升之而形勢盡在目中矣○作室正方

詩志

卷之四

十六

面則用日景此審大勢何日景爲景乃商所都之景山也卽商頌景員維何陟彼景山之景不必泥定望景觀卜四字面也

郭璞曰京人力所作丘自然所生

大卜云國有大遷大師則貞龜曲禮云卜筮不相襲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決嫌疑定猶豫也祭義云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智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

詩存云靈靈星蒼龍之宿主田蚕春月見于東方靈雨靈

星見而雨也○箋云星雨止星見

大司徒凡造都鄙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載師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甸地

箋云國馬之制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千二百九十六匹衛之先君襄邠邠而有之而馬數過禮制今文公滅而復興從而能

詩志

卷之四

十七

富馬有三千雖非禮制國人美之

埤雅云凡馬宗廟用龍戎事用駮田事用騊騊田馬也雅翼云騊減于龍而愈于馬亦馬之良者故爾雅稱騊牝牡也

翁云欺天而縻人者不可以久故救之以塞執經而膠執者米易行遠故濟之以溫塞淵之心應時之心亦恒久之心也

楊云下事僅能及此而止者勢必不能及此者也萬物之情苟安于是而足者則將失所安也

駱虎三、舉馬以獎其餘非止言馬已也

陳卧子曰夷狄之所以帶中夏而破國都者民不能為我守馬不能與敵角也務令財足以自支兵足以追遠然後可以勞佚難而保疆

范氏曰魯僖之元年齊桓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傳曰邢遷如歸衛國忘亡皆美桓也然猶有異焉夷儀之役邢雖以自遷為文而齊桓卒有救患之功故成邢詞繁而不殺楚丘之役桓雖以恤鄰為義而衛文定有自強之術故楚丘詞略而不苛細玩此詩則衛國忘亡豈盡齊桓

詩志

卷之四

六

分灾救患之力哉蓋桓城三困楚丘為大春秋沒而不序將有所歸美焉非獨不與其專地而封也

察其形勢政如冊之歸燕勾踐之逆越鼠忘璧壁不忘鼠讀詩詞比田光計倪問對暇裕多少○楚比戎翟使其地無崇山峻嶺通都大邑犬牙相臨險固便形勢利俾百姓安居無遷徙之患大小修力登桑以致殷富未可長守勿失也夫登高而望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文定有終焉之志矣且事有始不足見而終不可及者木業一日作而五日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自食人輟棄之則必失不可及之

功故親身勸戒使無寡情則田必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駱北三千此務粟之功也

駱駝

序曰駱駝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耻國人當時之淫奔

詩按曰衛至宣公宣姜人類化為禽獸剝極矣文公再造人始知有信命噫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傳曰夫婦過禮則虹氣盛君子見戒而懼諱之莫之敢指

詩志

卷之四

六

箋云虹天氣之戒

詩故曰陽蘊于上陰蒸于下二氣交辨而為雨陽蘊已解陰蒸未已則折而為虹蜺朝謂之隋暮謂之蜺蜺是地氣之淫也○周書云清明後十日虹始見小雪日虹藏不見虹不收藏婦不專一月今章句云虹陰陽交接之氣著于形色者也陰陽不和婚姻失序即出此氣文子云天二氣即成虹地二氣即泄藏人二氣即生病卑雅云虹常雙見鮮盛者雄其暗者雌先儒以為雲薄漏日月炤雨滴則虹生今以水噴日目側視之暈為虹霓

然則不暈于日不成也。朝陽射之則在西、夕陽射之則在東。○起在日側、有青赤白黃色者為電、有白而直者為白虹、俱與此不同。

馮嗣宗曰、按鄭箋解崇朝其雨云、朝有升氣于西方、終其朝則雨氣應自然、朱傳云、方雨虹見、則雨終朝而止、二說相及、據玉曆通政經、且見于西、則為雨、暮見于東、則雨止、且見于西而純赤者、為大雨、暮見于東而色黃者、則雨止、然則在東者、截雨者也、濟西者、行雨者也、孟子若大旱之望雲霓、蓋以此。

詩志

卷之四

二十

箋云、行道也、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何憂于不嫁而為淫奔之過乎。

盛云、女子之于父母也、歲不再寧、歿不返國、其于兄弟也、食不同器、坐不同席、信也、命也、生我猶然、況其外乎、一氣猶然、況其疎乎。

詩測曰、大凡人之在世、只是中無信心、便無所不為、故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又曰民無信不立、所信者何事、命也、命必知之、而後能信、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小人不知命而不畏、惟不知命、則欺天罔人、縱欲敗度之事、無所不

為矣。

陳卧子曰、無禮寡信、固不可以責淫者、苟能殉欲、追恤其他、孰知又有命哉、是故知命而寡累也。

子貢傳曰、衛靈公召子都于宋、國人訊之、賦蝦蟆、○韓云、蝦蟆在東者、邪色乘陽、人君淫佚之終、臣子為君隱藏、故言莫敢指。

相鼠

序曰、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說通曰、今不必作文公刺之、即作國

詩志

卷之四

二十

人刺之、亦見風俗之頓變矣。

爾雅翼鼠、有見人則交其前足而拱者、謂之禮鼠、存雄云、詩人所刺、猶惡其禮、而鼠耳、不然、唯道士穴君子也、要讀周官。

論詩曰、動乎四體、決死生如神、非特甚賤惡之、亦甚警怖之也、嗚呼、信命之說著而一念不可妄起、死生之數明而一步不可妄行、天理之醒人也、捷而密如此、○禮儀容止與人壽數相關處、要說得緊切。

箋云、人以有威儀為貴、今反無之、傷化敗俗、不如其死、無

所害也

華谷嚴氏曰夫鼠只有皮人則不可以無儀人而無儀則何異于鼠

箋餘曰師蟻知水師馬識路師鼠制禮古人格物致知之學信非迂也

徐玄扈曰禮以反為文口止者謙抑退損之意

衛人疾惡可謂嚴矣然疾惡不嚴則為善不力于此可以驗人心焉

物理論云夫齒音年也身之寶也藏之管鑒所以訓諧

書志

卷之四

主

五味以安性氣音也

鄭云禮者體也履也統之于心曰體踐而行之曰履體

之謂聖履之謂賢周官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

神示以四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享禮同邦

國以嘉禮親萬民

子貢傳曰叔處不義鄙人刺之賦相鼠

于旄

序曰于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李氏曰衛水懿公之亂其賢士抱天人之略者多

墜在草莽中益當局不如旁觀之識清肉食不如藿食之謀慮于是上之人布衣帛冠與其臣早作而夜思結如玉之想焉

詩緝云賢者自郊至都則又就見于都自都至城則又就見于城陳大士曰問何以在都在郊在城賢者在都在郊在城也

漢制太守四馬其加秩中二千石乃益右駟故太守稱

五馬書曰若朽索之御六馬則五之六之想古有此制

箋餘云三章便是三聘之禮車馬當是安車蒲輪迎賢之

書志

卷之四

主

其可以意增若大夫自有本等儀從况國政初飭禮制方

明豈容五之六之過為踰涯也哉○朱云贈以素絲隱以

簡轂之歆相勉勉以良馬明以調御之能相期素絲自紐

而組自紐而祝其維係之忱愈不解良馬自四而五自五

而六其駕馭之望愈無窮招之者有法則界之自當無方

箋云四之五之六之見之數也○嚴氏曰謂乘良馬而來

者已四章五章六章矣言下賢者之多也

周禮孤卿建旄大夫建物言皆注旄焉鳥隼為旗隼象

其勇鳥象其捷以其注旄于干首謂之于旄以其折夏

翟之羽以爲綏謂之千旌其定皆旌也○司常云師都
建旌州里建旌縣鄙建旌箋云建旌謂州長之屬
爾雅云注旌首曰旌則千旌千旌一也旣設旌終有旌
旗之稱未設旌終空有旌羽謂之旌

雲窩曰妹女子之稱何以是稱賢人也蓋賢人猶處女待
聘而起猶之六禮具而貞女行也故妹字當是章美內涵
席珍待聘之意○李云賢士不以大人見而以妹子稱蓋
其衰也然妹子不以美姬姜而以美賢士蓋衰後之興也
國人爲之咏千旌者三殆從扶杖往觀時聚君與臣與民

詩志 卷之四

十五

之精神合注妹子矣

六帖曰何以畀之舊以爲經綸之蘊非淺近所能窺愚以
爲下賢之曠闕已久一時創見在詩人亦出不意極爲賢
士慶其遭際之隆其意以爲不知何等陳說方可報稱殊
遇也要在何以上認出他誇美讚嘆矜謂不盡之意反不
重賢身上方是語氣
詩云曰衛之臣也軒以采芻其興也車以禮賢名器等威
君可不慎與

載馳

序曰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
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于漕邑許穆夫人閔衛
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
詩也

春秋譜曰許姜姓與齊同祖堯四叔伯夷之後也周公
封其苗裔文叔于許地里志潁川許縣故許國二十四
世爲楚所滅

歸云詩以不得歸唁而作而意不在于歸唁衛滅野處許
爲婚姻之國宜急告大邦以救衛而許人不能故作是以

詩志 卷之四

十五

歸唁爲詞而未洩其旨所以諷也○沈無回曰通詩俱思
極而妄成之非寔事

載馳載驅言其急也然驅而悠悠欲急反緩翁所謂心急
馬行遲也

箋云跋涉者衛大夫來告難于許時滅善也視女不施善
道救衛

白虎通曰大夫大扶進人者也爵皆一字大夫獨兩字
何春秋傳曰大夫無遂事以爲大夫職在之適四方受
君之法施之于民故獨兩字言之

衛故舊邦。豈無城郭宮闕。堪駐駕者。曰言至于漕。羈縻族舍蔓草之感。悽然在目。

箋云。升丘采貝母。猶婦人之適異國。欲得力助。安宗國也。

當變事者。不可喻以安理。經絕痛者。不可責以平心。故善懷各有道。而尤之者。釋且狂也。

百爾所思。頂控于大邦。語脉來言。爾大夫百所思。恐未及此。不如我意念之所之。求因求極之。為謀臧也。總是諷之激之之詞。

詩志 卷之四

三六

嚴華谷曰。味詩之意。夫人蓋欲赴訴于方伯。以圖救非徒諷許人也。賓氏女撫膺嘆息曰。恨我不為男子。救舅氏之患。與夫人之意正同。序言自傷不能救得之矣。

馮云。天王之命曰。裔夷不謀中國。卒然有變。則共擊之。今衛滅而諸侯之救不至。夫人耻焉。歌載馳聊以當控云耳。春秋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入衛。以周正紀之。則孟冬也。衛之滅在去歲之冬。而茫茫其麥。已為今年之夏。經歷三時。四隣諸侯。未聞賑恤。以從簡書者。夫人所為托歸。以控也。厥後宋桓立君。齊桓城楚丘。而中興之業赫然再振。

彼二君者。豈其聞是詩而興起與。嗟乎。其母足以忌衛。其女足以存衛。天道報反之故。真不可測。

初夫人許求之。齊亦求之。夫人曰。許小而齊大。而近一且有車馳之難。孰可與慮社稷。嗟乎。此數語者。假使衛公聽而自結于齊。國之存亡。未可知也。宜其煎覆之後。不禁悲咽也已。

昔黎之亡也。控于衛。衛不救。是以有漕之後。且其時憤然而嘆。式微者。尚不乏臣。衛何寥寥也。獨一已行之女。扼腕悲痛。寫所懷以代控乎。其曰不如我所之。微詞也。

詩志 卷之四

三七

洪興

序曰。洪興。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正義曰。武公當幽王之時。入相為卿士。又世家云。武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為公。

楚餘曰。瑟調赫喧。學問在淺深之間。凡屬光華。逗漏處。深人之所忌。淺人之所慕。故曰。民之不能忘也。至于寬綽戲。則如乘龍御天。有不可測識者矣。

沈無回曰。非首二章猶主敬。末章方化于自然。蓋感德容。

貌。當敬而敬。則瑟。個。赫。宣。當和而和。則寬。綽。善。諄。如孔子時而取。踏色勃。時而申。申天。天豈寬綽善諄時。便不瑟。個赫。喧者乎。○詩。篇。曰。皆就武公已成之德。而讚之。無淺深。竹。虛中厲節。清脩有文。植中之君子也。其籜之解也。似日損。莖之舒也。似日益。其獨立不懼也。似有識。羣居不倚也。似有力。損益識力。總計寓于培養之中。千載而下。綠竹之倚倚。當與柔木之荏苒。并存焉。以觀公畜德之遠神可也。陸機云。綠竹。草名。其莖葉似竹。而澀礪。可以洗攪。笏及盤枕。利于刀錯。俗呼為木賊。故為切磋琢磨之興。朱子

詩志

卷之四

主人

謂淇水多竹。漢世猶然。所謂淇園之竹。淮南子亦云。易號之弓。貫淇術之箭。則又寔是竹也。詩故云。河朔無竹。淇澳獨產。與武公特異。異氣而生也。

說通曰。骨角有文理可見。理欲之相判似之。玉石無文理可見。理欲之相混似之。

詩。器曰。禮器則大備。大備盛德也。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則禮至于器矣。禮器故大備大備故盛德也。

詩。測曰。匪者分也。周禮大宰匪頒之式。謂分也。謂文章分

別之也。又考工記匪色。註。采貌。須從切磋琢磨。瑟。個。赫。宣。金。錫。圭。璧。寬。綽。戲。諄。處。認。出。他。一。段。文。采。分。別。之。意。出。來。始得。

又曰。瑟二十五絃。其絃密。比言其密如瑟也。個。左。傳。個。然。授。兵。發。陣。唐。王。叔。文。傳。個。然。以。為。天。下。無。人。朱。子。訓。武。毅。當。兼。會。此。意。

徐。筆。洞。曰。琇。瑩。石。也。會。升。中。有。玉。治。玉。石。者。以。琢。磨。攻。之。此。處。分。明。自。琢。磨。中。來。○小。雅。警。弁。之。俄。大。雅。懼。圭。之。玷。俱。是。切。磋。琢。磨。工。夫。

詩志

卷之四

主人

皮弁縫中結玉。謂之綦。天子每縫中玉用五采。綦。飾。十。二。諸。侯。玉。用。三。采。綦。飾。七。○三。采。三。色。也。朱。白。蒼。

詩。測。曰。簪。也。其。形。積。累。堆。疊。故。謂。之。積。又。謂。之。第。詩。故。曰。如。金。如。錫。語。其。知。剛。知。柔。也。如。圭。如。璧。語。其。能。方。能。員。也。登。車。而。倚。重。較。易。于。矜。嚴。者。也。公。則。寬。綽。其。容。敷。宴。而。至。戲。謔。易。生。陵。侮。者。也。公。則。以。禮。自。簡。是。皆。剛。柔。方。員。之。相。濟。者。也。○詩。測。曰。圭。璧。已。是。成。器。當。云。雕。琢。之。完。全。也。李。云。究。極。之。功。力。淡。忘。之。後。其。瑩。然。相。遇。也。與。本。來。之。體。無。以。異。

車箱而上高三尺三寸，橫一木，謂之式。自式而上二尺二寸，復橫一木，謂之較。古人立乘憑較，有所致敬則憑式，自式而上得較，故曰重較。

詩測曰：凡車之輕者，其行亦必輕揚，如此而寬綽，亦無貴于寬綽。惟如重較不輕揚，此寬綽所以為妙。老子云：重為輕根，君子終日行不離輻重，語重較也是言其放中欽也。○傳曰：重較，卿士之車。疏云：武公入相于周，為卿士，倚此車，寔稱其德也。

考槃

詩志 卷之四

三

序曰：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說通曰：朱子辨序說，愚謂即賢者之不樂仕于朝而退處山谷，若將終身焉，則時君之棄賢可知矣。是即刺也。詩人之旨，多美在此，而諷在彼，說者多不肯索其語外之意，亦固矣。

記曰：事君者量而後入，碩人列于俳優之流，邦榮事于執爨之賤，考槃君子，其量之矣。

詩按曰：天在山中曰遊，言抱負大如天，而隱于山中，此碩人之旨也。

詩論曰：洞阿陸總是一處，想其地兩山夾水，其上有陸為高，平空曠處，其旁有阿，為它幽勢阻處，中有流水為淵。

魏云：在淵取其清也，在阿喜其曲也，在陸處其高也。幾人不爭名，而借之以為朝，幾人不爭利，而借之以為市，則以猶有言與歌在也。窮宿則嗒然若喪矣，猶有弗護弗過在也。弗告則淡然若忘矣。

考槃，陳氏以為鼓盆拊缶之類，詩故以考為尋討之義，槃訓樂，謂尋樂也。○詩測曰：左傳：仲子之宮，禮記：雜

詩志 卷之四

三

記：路寢成則考之，周禮官府設其考，皆訓成，槃通作盤。蜀中三峽中水波員折者，名曰盤。劉邵趙都賦：牛首渦，渙波池，渾渙，經絡時邑，詰曲繁槃，據此則考槃是成，其隱居之室，盤旋在淵也。與朱傳合。○昌黎送李愿歸盤谷序曰：環兩山之間曰盤，宅幽而處險，賢者之所盤旋。詩故曰：道與輟通，劉向別錄：所謂炙較輟是也。軸以運車，輟以脂軸，皆進退自得之意。○詩測曰：軸者，卷軸之軸，其義與卷而懷之同。

詩測曰：人之意氣多激于白晝，而真情每形于寢寐，寢居

而然則世間事無一在其胸者亦無一可動其胸中者所
謂夜實諸夢寐是也

既云獨寐寤言寤歌寐宿永矢弗諼弗遺弗告而已有窺
之聽之者矣獨中之事其不可掩也如是夫

李云碩人固宜有用于天下即不用于天下何至若是之
相忘耶觀其寤寐之際長懷嗟歎有似乎悲涕之無從而
出此者碩人之心蓋重有不得已也且弗諼弗遺弗告則
竟弗諼弗遺弗告矣何為而矢也六者情深而志銳之詞
也知其無可奈何而決之之詞也其本心豈嘗一日忘天

辭志

卷之四

三十三

下哉

沈云碩人托之俳優以諧侯王而不能無所思其以為簡
者乃愈繁也碩人托之山水以歎寐寤而不能無所矢其
以為實者乃愈隘也

王云衛有碩人而隱者三一隱于宮其碩之碩人是也傷
心之祖也一隱于庭簡兮之碩人是也憤世之尤也考槃
中人亦復何樂乃說詩者謂是遺世獨立蕭然高尚之
所寄何也大凡氣直而音韻自覺其悲涼人窮而意旨必
深其作測君子讀離騷而不知國之將亡須考槃而知衛

風之不振也

查云衛濱大河勢平下多桑土之野不必有名勝特聞
為神人息貞之所故其人男女之情近狎又無深嚴幽谷
可以避亂可以養閑故其時征邁之運常促碩人何為而
考槃在此也大凡不費耕耨之國常多安閒其不肖者寄
情淫麗而其賢者願言嘯遠勢則然也不立紀綱之國每
流墜僻公子而好用兵勇則自焚處士而慕達士涉以成
趣情所分也

碩人

辭志

卷之四

三十三

序曰碩人刺莊公也莊公惑于嬖妾使驕上侮莊姜賢而
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說通曰國君立后以正陰陽以供祭祀族類所不重也容
貌益所不重也推而至千歸來之儀衛通國之人情末矣
又推而至千生國之形勢土產之繁饒抑更末矣詩人備
舉而言之者蓋欲指莊公以雙奪嫡之故而不忍明言故
備述人情之易曉者以通之見仰以此論而莊姜已無可
議矣况德懿文章其美又不止此乎雖鋪叙贊美之詞而
語外寔有疑怪咨嗟之味詞愈緩而刺愈深矣

止衣錦。送衣四字，可想見碩人丰神。

徐筆洞曰：以碩人提起，而以底姜熟尾，此正作詩者之微旨。見底姜孽孽，能敵碩人，其碩莊公奈何惑于底姜而棄碩人。

以齊侯之子為衛侯之妻，此一句，便正了大名，分見餘則底姜耳。又并稱東宮之妹，以及那侯之姨，譚公惟私見齊子之作配于他，那者皆為君夫人，未有似衛侯之易寘者也。

左傳疏云：四時冬為春，萬物生長在東，西為秋，萬物成

詩經

卷之四

就。在西，以此君在西宮，太子常處東宮也，或可據西北為乾，乾為君父，故君在西，東方震為長男，故太子在東也。

路史云：周公之胖，七靖淵封那，侯爵減于衛。○一統志

山東濟南府古譚子國，漢置譚城縣，春秋譚子法，釋名云：姊妹互相謂夫曰私，孫炎曰：私，無正親之言。

埤雅云：蟬蛸，一名蛸蛸，信屈曲貌，以形舉也。其體有豐潔且白者，七辨云：蛸蛸之領，阿那宜頤，乃木中蠹虫。○爾雅：蛸蛸，一名蛸蛸，蛸中蛸也。

黃庭堅云：看號華蓋，覆明珠，明珠目也。○靈樞經：岐伯云：五藏六府之精氣，皆上注于目，而為之精，目者榮衛魂魄之所常營也，神氣之所生也，是故目者心使也，論衡云：人心慧而目多采。

又云：鑣，馬銜也，釋名：包也，謂在旁包飲其口也。一名鼻汗，一名排沫，續鑣者也，其色朱，故曰朱鑣。

箋云：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所服也，說于農郊，更正衣服于衛，近郊莊姜自近郊既正衣服，乘是車馬以入君之朝，皆用嫡夫人之正禮，今而不答。

詩經

卷之四

手五

疏云：婦人乘車，不露見車之前後設障以自隱，李邕云：第車後戶名。○周禮：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績總，安車彫面鷩總，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組總，有握，輦車組輓，有翠羽蓋，注：重翟，后從王祭祀，厭翟，從王賓饗諸侯，安車無蔽，后朝見于王所乘，翟車，后乘以出桑輦車，后居宮中從容所乘，禮書云：三車取飾于翟者，以其守死而不犯，分被文以相質故也。

嚴云：莊姜以禮來嫁，不應不見答，豈吾君疲于政事而不暇與之相視耶？若是則大夫夙退可也，蓋微露其意而詞

亦深婉使知其事者一讀其詩而了然悟矣

玉藻云君日出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昏義曰天子聽外治后聽內治則夫人亦聽內事于正寢

徐玄扈曰春秋時嫁女大都倚大國爲重如鄭忽不娶齊女竟以失國至其子之廢立亦視母家之強弱故言齊國之大見莊姜之宜見親厚也

左傳曰九公女嫁于敵國公子則下卿送之庶士齊大夫送女者

詩志

卷之四

主本

鄭筆敏曰河水北流與龍澤之偏注也網張魚躍與公之漁于色而嬖倖跋扈失魚賁之序也葭莢揭揭與品賤而高張也庶姜對嫡而言孽孽言其旁生也莊姜無子碩人所爲賦也庶士卽庶姜所生孽子有焉狀其時驚驚若阻丘安忍之州吁也

夫齊南枕泰山北連渤海東暨瑯琊皆不備數而獨誇北流之河者卽夫人來嫁之一面言之也

白氏曰庶姜爲碩人來碩人爲君來豈齊但可謂之善嫁庶而未可謂之善嫁嫡乎乃碩人歌栢舟泣綠衣者則何

也

君子曰姜之不答也宜哉家受備貴身受備治嫁受備德而心受備德又足以蓋其夫有一于此天必概之况欲以一婦人而奪古今之全乎然則非莊姜也命不猶矣詩其亦長門獻賦之意乎

眠

序曰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因而自悔喪其配耦故叙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佚也

詩志

卷之四

主七

細玩此詩情勝于年每以少小受誘思短于情易以晏樂成迷此中情事有不堪一二向人言者

六帖曰看他前半截以色婦人以計籠人是何等驕倖佻巧看他後半截乞哀不獲追悔不及是何等蕭索淒涼真可謂曲盡人情矣豈惟女德哉世之勢交利交翻雲覆雨不寤掉臂之態徒勞勸門之儀亦可以少戒也夫

想此女總角之時早失父母之箴規唯避兄弟之耳目麗質既足矜憐慧心復能紆緘遺贈填筓餘絲在機外人多聞而慕之其所以來人之芳者亮不無掩布質絲時矣物

必先腐也。而後物敗之。士君子平居厲行可不慎哉。此人似是風流。得行之士。開口吐言。士而詆為氓。一字之貶。怨無終矣。

孟子疏云。周官制地之法。六卿以教為主。故其地為郊。民則謂之民。以其近主而有知也。六遂以耕為主。故其地為野。而民則謂之氓。以其遠主而無知也。楊川脩云。氓字从民从𡵓。流𡵓之民也。此蓋氓之離其本土而淫其外州者也。

抱布買絲。非其本業。托以相親。行誘耳。蓋見儒紳則避之。

詩志

卷之四

三八

見市販則親之。婦女子之常態也。唯唯亦其藏奸于朴處。內府注云。布泉也。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于水。其流行無不偏。桓子注云。古者謂錢為泉布。所以通布貨財。泉亦為布也。又鄭農師曰。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為幣。買易物。詩言抱。或指此也。幽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又曰。外言不入于閨。內言不出于閨。

李云。大凡不知相思之苦。不見相合之歡。而相遇之誤者。永絕相離之路。于是故作迂迴而緩之也。此女之計已狡矣。

矣。將母自謂慎耶。

箋云。猶有厭服之心。故因復問。以託號。民云。

不見復關。泣涕漣漣。傳曰。言其有一心乎。君子故能自悔。

箋云。用心專者。怨必深。

正義曰。此男子定不下筵。而言皆言无凶咎者。又誘以定之。

兆。是卜之體。卦是筮之體。二者皆有辭辭。

向也情之所鍾。乃不顧此身為何身。所謂為何事。今反顧而始悲悼。吁嗟女兮。乃與士就哉。

詩志

卷之四

三八

張云。夫同欲相求而至。以不可說與夫。猶可說者。較與女為獨苦矣。

桑雖沃若。將采其劉。豈其黃而隕乎。顏色以食。貧摧落如之。

有舅姑曰婦。女子父母不在。婚嫁之事。當以兄弟為提。親婦字兄弟字。士不告而娶。女子妄從人。

李云。欲不以理節勢。必節之。故望涯而却。則鮮悔焉。底涯而返。悔無及矣。解維時。未始不從。昨往。行阻而始知其而後知其有弊也。蹊田時。未始不從。昨往。行阻而始知其

有畔也。然而途則窮矣。劉云：洪有畔，隱有畔，誰不見之？洪則有畔，隱則有畔，誰其知之？總此一情，為因緣多情者，正顛倒輪環于其際而莫之或覺。

水經注：洪水轉運，頓丘北，又南，運頓丘西。

箋云：有舅姑曰婦，士昏禮云：贊見婦于舅姑是也。

徐筆洞曰：晏晏是暮，旦旦是早，言咲歡洽在暮，而立信發誓在早，謂朝暮間猶可記也。

詩測曰：末後一章可以為士君子立身之履鑑。洪則有畔，隱則有畔，人心一縱，何所底極哉！人于情欲一動，能一反。

詩志 卷之四

四十

而思之，則理之是非畢見于前，而其欲立止，惟縱其所如，曾不思今可行否，後可復否，則所欲必成，而曰敗必至矣。

思之時義大矣哉。

大凡從邪之心，亦以其反為可耳。豈有反而不思者？自作自受，沒得開口，而以及為解耳。若曰：予何所不思，特不思其反，予思亦何所不到，惟反是而我不能思。此女雖說自悔，終帶三分賣俏聲口。

變餘曰：文君姿才絕世，不免有白頭之嘆，以色事人，未久者，予則會與記。崔氏君始若終之言，為之太息，雖然。

女以為國極士，以為補過，即此詩士之勉，今猶可說也。意但紅顏收之，白頭棄之，畢竟是薄行伎倆。

詩弋曰：詩之存賦也，不以人廢言乎？吾于上也，國極二三其德，見君子立不易方之訓，焉于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見君子永終知儆之戒焉。

輔氏曰：谷風與氓二詩，皆怨然，谷風雖怨而責之，其詞直，蓋其初以正也。氓則怨而悔之耳，其詞隱，蓋其初之不正也。

竹竿

詩志

卷之四

四十

序曰：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

傳曰：釣以得魚，如婦人待禮以成，為室家。箋云：君子疎遠已已，無繇致此道也。水相與為左右，亦以喻已不見答，雖不見答，猶不惡君子，美其容貌與禮儀。傳曰：舟楫相配，得水而行，男女相配，得禮而備。箋云：傷已今不得。

夫婦之禮，其除此憂，惟有歸耳。

論詩云：載馳思歸，喧之詩，境變而思迫，泉水竹竿，思歸寧之詩，境平而思婉。然泉水謀而後止，竹竿思即自閑，覺竿

頭更進。

沈無回曰。思衛者情也。不可往者。止乎禮義也。首二章。欲往而不可往。身在此而心在衛也。末二章。則思不能已。而恍然寘身于洪水泉源之間。檜楫松舟之上矣。○詩人曰。中未嘗斷。然說定不歸。

李云。道莫致之。要非地之遠也。一回想之。泉源不在左乎。洪水不在右乎。

泉源本發于衛之西北。而曰在左。其委也。洪水本東流。與泉源合。而曰在右。其源也。

詩志

卷之四

四十一

李思公曰。夫意中之景。望外之事。人。世。不。必。有。人。情。不。能。無。

變餘云。栢舟守節。松舟守禮。歲寒之姿。器用亦尊。

陳大士曰。泉水竹竿。見生物之心焉。而理未嘗滅也。見自

子貢傳曰。宋桓姬之廢。和其小君之賦。賦竹竿。以為和

泉水也。

序曰。花蘭刺忠公也。駢而無禮。大夫刺之。○黃氏佐曰。序

刺忠公如魯昭公。猶有童心之例。詩故曰。刺其縱母之欲。無制強解難之才也。

左傳曰。初。忠公之即位也。少。杜預云。蓋年十五六。

子貢傳曰。童子不孫。鄙人刺之。賦花蘭。

詩。弋曰。童子早慧。亦非佳事。却須正容謹節。漸漸養成德。此詩病根。只在容。遂二字。肆然自是。便無藥可醫。不必說童子不宜僭佩。

程星卿曰。草木有無枝葉者。花蘭特弱。不能勝。平。沈括曰。花蘭之友。文英也。花蘭生莖。支出葉間。重之如

詩志

卷之四

四十二

鵲狀。其葉如佩。之狀。○箋云。花蘭柔弱。恒蔓延于地。有所依緣。

歸云。雖佩鵲也。安能不為我所知乎。容遂而垂帶。悻。我知

之矣。雖佩鵲也。安能不為我所長乎。容遂而垂帶。悻。我長

之矣。劉向說苑云。能治煩決亂者。佩鵲。能射御者。佩鵲。○白

虎通云。所以必有佩者。表意見所能。故俯道無窮。即佩。環。能本道德。即佩。能決機。即佩。決。是以見其所佩。即知其能。若農夫佩其耒耜。匠佩其斧。婦人佩其鍼。

縷也。

說文云、鴈佩、角銳端、可以解結、縷、玦也、所以拘弦、禮記、

子事父母、婦事舅姑、左佩小鴈、右佩大鴈、佩玦、玦、

箋云、容、刀也、疏云、容、飭之刀、或曰、有刀形而無刃、備儀

容而已、繁露云、刀在右、白虎之象、

箋云、遂、瑞也、郭璞云、玉、瑞也、謂所佩之玉、

馮嗣宗云、古者帶有二、左傳帶綦、綦、綦之帶、章帶也、繫

屬游綦、繫、大帶也、章帶用以繫佩、紱、然後加以大帶、笏

指于二帶之間、箋云、垂紳帶三尺、蓋大夫帶四寸、士紳

三尺也、

甲、韓詩作仲、就之、而不見所畏焉、

韓云、倅、帶動若驚也、詩、測曰、中、不、足、以、鎮、之、第、覺、其、倅、然、

而心動耳、靈光賦云、心愧愧而發倅、○說苑云、倅、如、貌、猶、

云、倅、子氣耳、

閔云、夫人晚而滿志、則令德不終也、中年氣薄、則雅操未

固也、高人以德業、則其器易盈也、倅、人、以、聰明、則其才易

露也、至、憚、心、驕、色、熾、于、童子、雖然、血氣之外、無一有矣、

黃氏曰、世風升降、治亂倚伏之數、豈不深可懼哉、一事之

詩志 卷之四 四

好尚一人之服、飾、輒、敗、天下、而有、餘、而、常、漢、子、以、為、無、傷、

勿謂童子不足訖也、事功之途、名實之府、大都皆如是而

已、其兆見矣、

具繼釋曰、衛之先有武公者、切磋琢磨、老而猶警、則德以

年進、不在年也、充耳會弁、形為赫質、則服以人重、不在服

也、童子何不聞焉、

序曰、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箋餘曰、突然下四誰謂字、言前不知多少、思、想、言下不知

多少、感慨言外、不知多少、怨、慙、言內、不知多少、阻、難、

不說歸不得、却說歸得、不說歸難、却說歸易、淒、惋、悲、涼、稍

指破不得、

嚴氏曰、夫人義不可往、而設為、或人以遠阻已、已為詞以

解之、

沈無回曰、按衛都朝歌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自衛

適宋、必涉河、衛自魯閔二年、狄入衛、戴公始徙河南、言

一葦杭之、則是作于未遷之前矣、時宋桓尚在、襄公方

為世子、言即位、非也、宋子仍鄭氏之訛也、

詩志 卷之四 五

薛瑄曰：盈盈一水，在襟帶之間，脈脈子情，在胸抱之內，恍若易道羊腸，難以足量。鴈關龍塞，不可目識。義之範人，也其嚴乎。

說苑曰：襄公爲太子，請于桓公，立目夷。公問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往矣。襄公思母而托言于舅，恐傷父之志也。母之慈，子之孝，皆止于義，而不敢通焉。不幸處母子之變，可以觀矣。

雲高曰：蘆葦如何可渡，今道左水結時，布葦可履之而行也。○詩測曰：杭之義，杭木以渡也。秦始皇南游至錢

詩志

卷之四

四十六

塘，浙江水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因置餘杭縣，隨置杭州。刀，舟同，小船之形如刀，釋名云：二百石以上曰艇，三百石曰刀。江南所謂短而廣，安不傾危者也。

大戴禮及家語皆云：婦有七出，不順父母出，爲逆，無子出，爲絕人，世淫佚出，爲其亂族，疾妬出，爲其亂家，有惡疾出，爲其不可供養，多口出，爲其離親，盜竊出，爲其反義，有三不去，言所娶無所歸不去，更三年喪不去，前貧後富貴不去。○諸侯之夫人，雖無子，不出，以其嬖妾既多，不爲絕嗣，王后犯出，則廢之而已，皆不出，以天子

天下爲家，無所出故也。

伯兮

序曰：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箋云：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伯也，爲王前驅，久而家人思之。公羊傳曰：共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正義曰：然則以兵屬王，不蹂衛君，而以過時刺宣公者，何其時天子微弱，不能使衛侯從已，而宣公自使從之，故過時不反，寔宣公之躁。

左傳：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

詩志

卷之四

四十七

之子元曰：陳亂，民莫有關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從之，爲魚麗之陳，戰于緇葛，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隳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先將伯之以才從王，掀起後及，閔思與尋常，閔詞不同。夫東方千餘騎，大婚居上頭，是婦人極喜情事，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是婦人極悲情事，一時含羞兩情。

兩情併作一緒

丁云。普天之義。今日上臣或不盡知。顧虎貴執御知之。丈夫亦未必知。傾懷房窈窕知之。羅敷善譽其夫。此婦似之。

論詩曰。執受前驅。盛光華以事主。而不有其家。疾首心癢。甘憔悴以思夫。而不有其身。此忠臣貞婦之極則也。

箋云。兵車六等。軫也。戈也。人也。父也。車戟也。曾子也。盧人云。攻國之兵。六建。既備車不反覆。考工記。兵車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祕六尺有六寸。既建而

詩志 卷之四

四九

進崇于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于戈四尺。謂之三等。父長尋有四尺。崇于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于父四尺。謂之五等。曾子常有四尺。崇于戟四尺。謂之六等。司馬法云。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太長則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闕。閱易。亂太犯則不濟。故初列車戟間焉。次列父矛間焉。

正義曰。鄭在衛之西南。而言東者。時蔡衛陳三國從王伐鄭。則兵至京師。乃東行伐鄭也。或曰。周既東遷。衛自西北而往。故云。

按周禮。選國之能用五兵者。以衛王宮。出則夾王車。衛士千人。旅賁十六人。是前驅者。不過為王警蹕清道。賤士耳。此婦說得精彩。可謂善譽其夫。寸遇堪誇。自慶終身。付託得人。此婦傾心于伯。故有下數章云。

李云。人之離合。殆如髮然。當其為絲。結束多方。任其支離。紛飛各散。人之愁思。殆如理髮然。當其抑鬱。沉結難開。迫其放。繁絲無緒。飛蓬二字。画出荒索心緒。來中情不。人聊舉首。容以自況。而徒作髮之曲局。觀蓋伯之之東也。原非開香入浴。按粉游秦。而我之于伯也。但覺十八

詩志 卷之四

四九

髮多千金意。重其曰。豈無膏沐。誰適為客。受人愛。受人憐。故至此。想伯自是多情男兒。

呂東萊曰。膏所以膏首面。沐蓋潘也。左傳。遺之潘沐。注云。潘。米汁也。可以沐頭。膏。髮膏。以膏沐。勞齊師。則膏沐非專婦人用。

其兩其雨。意中之人。近也。果果日出。望中之人。遠也。焉得萱草。言樹之背。解者之詞。願言思伯。甘心守疾。則自斷之詞。

詩七曰。北堂萱草。喻母也。想伯已無母。詩若曰。焉得母。

在堂伯縱不念婦而歸或念母而歸乎

稽康養生論合歡蠲忿宜草忌憂兩物也朱子訓一物再考

士昏禮云婦洗在室有司諫云主歸北堂房室所居之地總謂之堂房室以南北為南堂

心而痛也是伯之思所結而成也此時即不能與伯周旋自刻刻抱伯之精神而不解焉得不願之

石友云黍離莞柳而降矣國無從王者而洪漢間一女子深致意焉豈非西歸諸君子有托之言耶宜夫子之存之

詩志

卷之四

五

范氏曰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憂此人之情也文王之遭戍役周公之勞歸士皆叙其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聞之故其民悅而忘死聖人能通天下之志則亦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于死者也傷人之子寡人之妻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故聖人重之如不得已而行則告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慘怛不啻在已是以治世之詩則言其君閔恤之情亂世之詩則錄其室家怨思之苦以為人情不出乎此也

有狐

序曰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配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正義曰古有凶荒多昏之禮刺衛不為之而使男女失時鄧潛谷曰有狐閔男女失時也洪梁之側綏綏者皆是矣故桑間采淇梁哀皆衛之所以亡

考証云狐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則首丘

正義曰裳帶之配衣猶女之配男

子貢傳曰國亂民貧君子傷之賦有狐子曰見惻隱之仁

詩志

卷之四

五

馬○詩探曰偶爾瞥見便爾鍾情遍體所需種種繫念莫定是急于欲離亂中正不可無痛癢相關者

徐筆洞曰狐性多疑必聽水下無漸流聲乃渡綏綏疑是垂尾而緩索之狀在淇梁水合狐渡之時大寒之候也故

貧家之婦憂其夫之無裳難以卒歲愁凍之詩也

韻會注云岍高危處曰厲爾雅珠帶以下為厲傳曰淠

可輻之旁

詩探云狐妖獸鬼所乘之說者以為古淫者所化善媚惑人故稱狐媚以此况男子是此人亦有媚人處故令婦女

一見便爾關心。即無愛無帶無服。或亦假爲藍縷。以致其
憐恤。亦其媚之一法也。自有牽情之處。豈圖偶之得喪
乎。開口說箇有瓜便見女心。

木瓜

序曰。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
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
是詩也。

左傳曰。桓公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以戍漕。歸公乘
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

詩志

卷之四

五十五

重錦三十兩。是遺戴公也。外傳齊語曰。衛人出廬于漕。
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無。三月。齊桓公與之繫
馬三百。是遺文公也。

季思云。投者平居分義。無往來之道。出于望外者也。衛之
與國。姜爲異姓。乃存亡之義。不出于諸姬。而出于姜氏。衛
人所以感恩桓公之德。無已時也。○詩按曰。乃知漢高不
能爲伯主。韓彭不得爲伯臣。

徐氏曰。瓜有瓜瓞。桃有子桃。李有雀李。皆枝蔓者也。故
言水以別之。○考証事上。水桃員而小于木瓜。木李似

木瓜而無鼻。其品又下。有投彌薄而報彌厚意。木瓜一
名。林古詩曰。梨百損一益。林百益一損。

木瓜食之百益一損。投人之道。宜有以益之。故以木瓜而
報人。則欲其堅久。故以瓊玖。看來永以爲好。從瓊玖生來
故箋云。欲令齊長以爲玩好。結已國之恩也。○詩訓曰。若
投而不報。則其好遂絕。故報者求其好之永也。

陳大夫曰。報者。天下之大利也。傳以爲美。桓公夫伯者之
事。方功而人已。毀王者之道。奕世而人猶思。不謂木瓜之
深長也。于以見桓公之功之深。于以見衛人之情之厚。

詩志

卷之四

五十五

箋餘云。太上忘報。其次不可不報。金章鐵券以報汗馬而
十世宥之。存孤恤寡以報生平。而百世賴焉。匪報一語爲
體面周旋者。下一針砭。不爲刻薄者開一便門。○報施明
而後伯叔甥舅以玉帛相見。故春秋于報復一節。雙篇意
焉。雖然。報之爲言。好之衰。交之下也。

論詩曰。世俗銜續之交。桃來李答。分毫不爽。甚至見不起
于玉帛。皆報之一字。釀之害也。此詩揭出報字。轉語即抹
殺。可思。可思。

郝云。此詩蓋作于齊桓公既死之後。衛文公忌齊人再造

之恩乘五子之亂而伐其喪故詩人追思桓公以誨衛人之背德也夫子作春秋諸侯未有著名者衛文公滅邢書名刪詩存木瓜惡其不仁也桓公率諸侯城衛所投良厚詩言木瓜李者見往來之禮薄施猶厚報况如齊者衛無以報而奈何身死遂伐之故傳曰衛國忘亡

歸愚子曰詩于衛存木瓜于秦取渭陽所以訓齊晉之美也雖然齊投木瓜而衛伐秦于五子之亂秦贈瓊瑰而晉脩怨于令狐之役夫子之錄二詩倘亦彰衛晉之惡乎說通曰夫子錄木瓜于衛風之殿于衛見亂極治反之機

詩志

卷之四

五

于齊者存亡繼絕之義或曰傷無霸也猶脩之以匪風終也

陳卧子曰晉文過衛衛不禮焉幸構禍于衛故晉文報者也齊桓投者也

姚云孔子讀木瓜以為苞苴之禮行矣輕之也蓋天下過情之為每皎皎于白情之有餘而確似乎形人之不足是以君子羞之况必多儀以命志焉其中反多不可告語之心事若情濃而意太暢恐其後必生極重難反之氣機故吾終不以木瓜桃李為可輕而愛昭玕玖為可重也

李云木瓜三言永好抱慮長也何也厥後齊構宋襄濟師

納昭衛文從焉救齊反出于秋魏狄多矣然猶曰亦撫齊之胤也莒平而伐齊以為魯報至合晉之攻新築之戰俱以怨報德春秋譏之故衛文之世西見狄侵數傳而還帝丘以避今與齊講睦東向寧至是乎晉誅無禮而飲孟之成弗許遂使兄弟君臣交惡今如桓之相念賑恤又寧至是乎迨獻公被逐奔齊齊終入之而後兩君盟于沙中好者齊也而弟未有以報齊也吾故曰木瓜三言永好抱慮

詩志

卷之四

五

長也

于貢傳曰勿友相贈賦木瓜

章大力曰報不可與投論厚也瓊瑰亦安可與木瓜論重哉匪報也蓋義有托焉溫潤于色者告和順于道德與密于理者告如結于在心舉動而光華則氣采之相麗也鳴

聲而微遠則伯仲之德也意常在則我未離物相反則爾非違且夫瓊瑰之為物也不為寒暑燥濕變其節不為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或以揭彼此終始之義乎亮亦爾所為心耳

詩志卷之四終

詩志國風卷之四

海陽范王孫輯著

變風

疏云王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盛諸侯無正風者王道明盛政出一人太平非諸侯之力不得有正風王道既衰政出諸侯善惡在于己身不由天之命惡則民怨善則民喜故各從其國有美刺之變風也

疏云作詩止乎禮義則應言皆合禮而變風所陳多說姦淫之狀者男淫女奔傷化敗俗詩人所陳者皆亂狀淫形時政之疾病也所言者皆忠規切諫救世之針藥也尚書

詩志

卷之四

五

之三風十愆疾病也詩人之四始六義救藥也若大疾病尚輕有可生之道則醫之治也用心銳扁鵲之療太子知其必可生也疾病已重有將死之勢則醫之治也用心緩秦和之視平公知其不可爲也詩人救世亦猶是矣典刑未亾觀可追改則箴規之意切鶴鳴汚水殷勤而責王也淫風大行莫之能救則匡諫之志微漆洧桑中所以咨嗟嘆息而問世陳鄭之俗亾形已成詩人度已箴規必不變改且復賦已之志哀嘆而已不敢望其存是謂匡救之志微也

邶鄘衛

譜曰邶鄘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馬耳冀州大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股後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見周公將攝政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避之居東都二年秋大熟未穫有雷電疾風之異乃後成王悅而迎之反而遂居攝三監導武庚叛成

詩志

卷之四

五

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于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于衛使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故作者名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爲邶鄘衛之詩焉嚴坦叔曰夫婦之經萬世之原圖雖鵲巢爲三百綱領風之正也反乎此者變也邶鄘衛皆衛詩也衛禍基于衽席單及宗社故居變風之首二南之變也必著其名者不與衛之滅也崔仲息曰夫子存綠衣以下四詩于首變以驗二南之化

非爲錄怨女而已。是故周得后妃而致二南。衛失莊姜而召狄禍。故詩首國風。本性命而正人倫也。禮始冠昏。明基兆而防來變也。

卓去病曰。詩表裏乎春秋者也。周召之後。首康叔矣。先邶鄘者。尊天王也。桓滅人國。春秋不許也。或曰。邶并十邑而不分者何也。曰。惡衛之先也。邶鄘無考而皆衛詩。先可知矣。故著之。著之以示罰也。

宋傳僅曰。邶鄘衛三豎之故墟也。卒并于衛。皆衛詩也。仲尼錄詩。宜若可沒邶鄘矣。必存之。存三豎也。存三豎所以

詩志

卷之四

主人

存。武庚之誅。仲尼所不予。故存邶鄘。以致意焉。

詩志王風卷之五

黍離

序曰。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論詩曰。首句不指官室。第曰。彼黍離離。彼字內。淒涼。滿目。末句不斥幽平。第曰。此何人哉。此字內。怨恨。滿懷。禍起君父。宗社淪亡。難言難言。愈傷愈含。愈刺愈隱。黍離之咏。麥秀之歌。荆棘銅駝。千古孤臣。此總數行淚耳。

詩測曰。黍乃穀之最美者。稷雖五穀之長。而美次之。故

詩志

卷之五

其饒伊黍。註云。豐年之時。雖賤者亦食黍。然實二種。黍雖似稷。而實非稷。稷雖與黍似。而實不如黍之美。故云。彼黍之離。離然而散。亂參差者。乃彼稷之苗也。非稷之苗。胡以離離若此。

又曰。離離。陸離。第離之離。陸離。註散亂參差之貌。第離。卽彌離。註草木之叢茸翳薈也。又按周禮。四夷之樂。西方曰侏離。疏云。離象秋物成。而離其根株也。又按虞傳云。陽伯之樂。舞侏離。鄭註。侏離。曲名。言象萬物生。侏離。若詩云。彼黍離離。是物生。亦曰離。離之義如此。

劉氏曰：小弁曰：「取敗周道，鞠爲茂草，則黍離之感不待于大夫行役之時而已。」兆于褒姒母子僭亂之日，大夫追怨之詞有所歸矣。曰：「此何人哉？當九原掩面。」

與云：「一憂一求，自可雙承。」則所謂何人，尚合不盡之意。似欲得人，以恢復也。謂我無憂，我實有憂，而我則何憂也。謂我無求，我實有求，而亦欲何求也。

沈云：「丈夫壯懷孤憤，非所願也。」但幸有一二知己，憐而相附。意天下事尚可爲耳。嗟嗟，誰非臣子？誰非王民？凡有心者，皆當潛涕飲血，何必於我結知契而況乎了不得一人。

詩志

卷之五

二

也。恐千古而下，反有憑而弔之者。

劉云：「吳日者，人盡在若知若不知之中，是以令當年之天下遂成一往不返之波，不意迄於今而人心猶復然也。」讀

黍離，君子以是知周之不復西也。使人而盡無裨于世，亦復何慨？扶天子者如左右手矣，名尊王者衣履一襟帶

內矣，而偏於此知不靈也，可奈何？

愛餘云：「平王以祖宗數百年之基，悉舉而委之秦，此詩似曰：『今居此者，何人哉？』拓開感嘆，自覺情深。」

謝登山曰：「吾讀文侯之命，知平王之不足有爲矣，所以訓

戒晉文侯者，惟曰：「自保其國而已。」王室之盛衰，故都之興廢，悉置度外。吾於黍離之詩，重有感夫。

君子于役

序曰：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

說通曰：「草虫嚴雷，平淡之思也。君子于役，哀傷之思也。世有盛衰，而婦人女子之口傳之，此之謂風也。」

箋餘曰：「讀丁都護歌，千古有情婦人，只在說不出處，傷神耳。此詩提四箇君子于役，哽哽咽咽，抹殺許多詩歌樂府。」

詩志

卷之五

三

蓋經年聚首，併忘倡隨之侶，一日相思，頻呼君子之名。

埤雅曰：「羊性畏露，晚出而早歸，常先于牛。」

爲我兩人計，則曰：「曷其有佸？」然來佸無期，則姑爲君子一人計，第曰：「苟無饑渴而已。」夫饑渴而期其苟無也，則猶在

不可必者，含情繚渺，恰然神遠。

詩探曰：「通詩語意句法，俱參差變換，唯兩喚君子于役及難棲三句不變，寬閒語正是寫情深至處。」

詩故曰：「西周之世，大夫非無行役也，出有皇華四牡之勞，入有杜魚麗之燕，人皆以爲盛興而寵勞之也。東遷政

在諸侯。天子之公卿大夫奔走聘問。無有寧歲。燕勞之典廢矣。大夫之妻賦此。而夫子錄之。正以傷周之日微耳。謝登山曰。雨雪霏霏。遣戍役而預言歸期也。卉木萋萋。勞還卒而詳言歸期也。四牡之役。寧幾何時。勞之曰。我心傷悲。吉甫在鎬。不過千里。勞之曰。我行永久。不如是無以體群臣也。本推已及人之恕。為叙情。閑勞之仁。豈有無期度者哉。今君子于役。至于不知其期。仁恕之意泯然矣。論詩曰。先王役人。歸有期。至有方。此曰不知其期。易至哉。傷情正在此。范氏所云先王以人道使人。後世則牛羊而已。然畜產尚有出入。此又牛羊不如矣。

詩本

卷之五

四

魯申公曰。戍申者之妻所作。

君子陽陽

序曰。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箋云。祿仕者。苟得祿而已。不求行道。蘧氏曰。人君有房中之樂。此賤事耳。然君子居之。又且相招而樂之。則以賤為樂矣。君子以賤為樂。則其貴者不可居也。雖有貴位。而君子不居。則周不可輔矣。此所以為閔周矣。程子曰。陽陽不任憂。貴全身自樂而已。君子居亂

世之狀如是。

詩揆云。王室陸沉。挽回無計。托之簪紵。自喻適志。非泛泛伶倫一流人。蓋四海不足寄其憂。一室聊以寓其樂耳。夫子錄此。其有不復東周之感乎。

和云。房人君小寢之房。房中作樂。蓋俳優雜劇。周禮大宗伯。施人所謂燕樂是也。燕閒之樂。非廟朝之雅。故曰房中。鄭康成謂天子用周南。諸侯用召南。按二南既與鹿鳴詩篇合作于堂上。何得又以為房中之樂。燕禮附之篇末。其非正歌可知。

詩本

卷之五

五

詩測曰。即說婦人所作。未常不可。夫婦相樂。豈不可言之事哉。當危亂之時。能自樂如此。誠賢者也。故嘆其樂只樂只。君子婦人能知之。婦人亦賢矣。非賢婦。則君子不得與之游樂。而君子亦未必肯與之游樂也。論詩曰。曼倩避世金馬。有嘲哂公卿之意。伶簡寄跡萬舞。有旁若無人之態。此陽陽君子。更為有道氣象。神弋曰。以簪為同氣友。以紉為把臂友。以婦為知心友。此外無一雜交。斗室中。天寬地闊。樂哉樂哉。陽陽言其陽明氣勝。而無陰幽之累。陶陶言其神情陶寫。

而無轉滯之私。王云樂未必君子之心也。而陽陽陶陶則具君子之樂也。

馮云大凡樂者意必有幾許聲容幾許境地且幾許唱和以寫此也。乃挹而數之。澹然一君子也。君子之外依然一我也。爾我之前蕭然一房也。房之側一放也。房放之間一黃也。翻也。而且陽陽也。復陶陶也。異哉。

子貢傳曰景王好音大夫風之賦君子陽陽

揚之水

序曰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

怨思焉

卷之五

六

魯申公曰荆子討申侯弑幽王之罪伐申侵甫及許平王遣兵戍之周人怨思而作

箋云平王母家申國在陳鄭之南迫近強楚杜預云申今南陽宛縣是也後竟為楚所滅

吳魯釋曰申甫許之並戍何也在彼不知其所攻故在此亦不知其所守是役也楚風居就周策得下徒苦吾天子民耳

箋餘曰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王民知有妻而不知有

君尤而效之又何誅焉

嚴云東薪本易流也而悠揚之水則不能流轉之以喻諸侯非難令也而微弱之東周則不能號令之唯其號令不行故彼諸侯之人不與我戍申而使幾民遠戍久而不得歸也始言薪既言楚又言蒲愈輕矣而不能流喻弱之極也傳曰揚激揚也疏云激揚之水豈不能流移一東之薪乎言能流移之以與王者之尊豈不能施行恩澤于下民乎亦其能施之今王不撫下民自不為耳非不能也詩弋曰平王引戎弑父負大不孝之罪于天下諸侯遂敢

辭志

卷之五

七

賁不忠之名而令之不行不則擁洛瀍以臨天下豈不可以自雄何至成積弱之勢而束蒲不流也

愚俠楚記曰幽王欲易太子而求之申繪與西戎方德申呂申呂方強陳愛太子故揚之水之二章有戍甫之歌而傳謂以申故并戍之亦大疎矣

書甫刑孔氏注呂侯後為甫侯故或稱甫刑唐世系表云宣王世改呂為甫周語云齊許申呂由太姜又云申呂雖衰齊許猶在

埤雅云蒲輕揚善泛柔滑而溫可以為席故禮男執蒲

壁言有安人之道。箋云蒲柳本草圖經云蒲柳其枝勁韌可爲脩飾。

陳大士曰讀揚之水而知平王之不能復東征也文侯之命施施焉如平康之世然不若揚之水忌親保仇爲已甚矣春秋之義賊不討不葬枕塊寢苦無時而釋事而後討賊之義嚴大戎猶可耳春秋不責踰國而討賊君子辨也申侯實弑幽王而置之而又親之而可乎且幽王之禍也賊由世子申以不忍所出之故而動于惡爲平王者夷申侯之族精申侯之官然後憤憤自傷扼腕而死請于先王

詩志 卷之五

八

而謝其心之不得以自已而乃汲汲功申侯而置之而親之則幽王之死也平王實弑之

李云不必謂申宜亡國墜宗無用天子救恤也申卽當從于戮亦惟天子自討豈翦奔諸蠻夷使臣妾之此詩所怨者在戌之一字戌則不能伸威九伐鳩力四方且一用戌則聲靈已歇爲迂延不結之局一用戌則首尾相沿有留處不來之憂易月予旋固恨戌之非計耳嗟乎登陴如偶人荷戈如累囚顧不如決命爭首博一死之爲快矣

中谷有推

序曰中谷有推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

論詩曰水饑水稂數不能逃入固無可奈何天亦不能爲主唯君相可以挽回則周禮十二荒政是也則自東遷以後德政不脩歲荒爲患故此離之女不怨其夫止曰遇人之艱難猶生逢時云耳

詩探曰曠其乾者先暴之也曠其脩者火燒之脩脩然也曠其濕者水浸之也此燒蕪行水之序按雅氏掌殺草夏日至而蕪之如欲其化也則以水水變之者也天暴雖猛

詩志 卷之五

九

猶可蕪也焚雖烈猶可蕪也復加之以水則生意盡矣每變愈甚此所以與夫日以衰薄者也

推李廌曰臭穢草也郭云今荒蕪也本草經云荒蕪子一名益母衍義云荒蕪凌冬不凋悴毛云陸草生谷中傷於水魏博士等以爲菴蘭菴蘭能旱艸也

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

詩訓曰木之自枝而出者曰條如條暢條達條貫條理是也又書厥木維條註長也又白虎通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條者生也總是木出于枝長遠之義歟者楚

口出聲吹氣長出若木條然漢郊祀歌聲氣遠條
箋餘云人在旱歲妻子難保俗呼妻子爲累从田从糸
田以爲食資糸以爲衣資歲凶則田荒糸廢衣食兩空
妻子無靠矣

范氏曰世治則室家相保者上之所養也世亂則室家相
棄者上之所殘也其使之也勤其取之也厚則夫婦日以
衰薄而凶年不免於離叛矣伊尹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
明主罔以成厥功故讀詩者於一物失所而知王政之暴
一女見棄而知人民之困周之政荒民散而將無以爲國

詩志

卷之五

十

于此亦可見矣

御竟夫聽杜鵑聲而知南人入相今讀中谷詩而知南音
入洛蓋羽聲悽調何音之繁以切也抑詩亡而騷盛乎天
下將亂地氣自南而北

兔爰

序曰兔爰閔周也桓王先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
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隱三年左傳曰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
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于鄭鄭公

子忽爲質于周及平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
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粟周鄭交惡君子曰
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是桓王失信之事

桓五年左傳曰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是諸侯背叛也
傳又曰秋王以諸侯伐鄭戰于緡葛蔡衛陳皆介王卒
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是王師傷
敗之事

嚴云兔喻鄭人縱恣自如而無可奈何雉喻周人力戰爲
王受禍○疏云兔陰狡得脫指列國之卒

詩志

卷之五

十一

邶云按春秋傳鄭莊公敗王師于緡葛此霸者無王之始
也自是以後桓文迭興諸侯相攻而天下大亂王霸升降
之際故曰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憂王跡熄
於五霸春秋始於詩亡以此後儒言春秋獎霸失兔爰之
意矣

羅氏頌曰雉輕死故或眩死或餓死或鬪死亦其性然
也○周禮六贊士贊雉蓋取其守介而死不失節也

韓詩說云施羅于車上曰量郭璞云今之翻車也有兩
轆中施骨以捕鳥展轉相解也○釋器云璧謂之量也

最也。毀謂之畢。畢。覆車也。孫炎云。覆車網可以拉曳。來子以小人倖免。君子受禍為此。徐玄扈曰。禍及君子。便見得天下多事。

傳曰。爰爰。緩意。言為政有緩有急。用心之不均。箋云。有緩者。有所聽縱也。有急者。有所躁蹙也。

壞法之輩。便為兇擊奸之人。便為雉兔。固巧脫。惟豈恨入乎。歷觀漢唐宋黨人之禍。世局定是如此。

詩。弋曰。刑罰者。生民趨避之路也。欲為善而法既不可脫。欲倖免而惡又不可為。唯有寐而不動耳。淵明避亂而記。

卷之五

主

桃源欲仙去矣。希夷避亂而歸華山。欲睡隱矣。與此詩同。

孫華洞曰。無叱不動口也。蓋動則離羅。無覺無聽。付天下。

事于不知不聞。非欲死也。言必如此始免耳。却又必不能無叱。無覺無聽。愛將奈何。

李云。天下維旁觀之變。有膚未痛而神先側者。且剥膚可忍。而萬目難堪也。故欲無覺。又維入耳之悲。有神未側而。

胆先揭者。且經心有限。而傳說何窮乎。故欲無聽。

論詩曰。無為無造無庸人主。安靜之福也。無叱無覺無聽。

民生無措之象也。主安靜則民歡樂。民無措而主上之政可知矣。

葛藟

序曰。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朱氏詩故云。鄭伯朝周。王不禮焉。周桓公諫曰。魯卿以勸來者。猶懼不伐。若不禮焉。卿不來矣。葛藟之風。殆謂是乎。蓋啟王莫疏兄弟而依他人也。

傳氏曰。意詩殆重恨夫同姓之國與魯衛曹鄭。弱弗能支。東遷而後。河汾焉依。而一耳耳于東海。則猶甥舅而父母。

卷之五

主

昆之也。又降志于江漢。又喪氣于渭汭。是夷狄而父母昆。之也。泗上之墻閭。而淝沮之陸微。君子痛心於苞茂之相。猶焉。

百足之蟲。雖死不僵。扶之者衆也。王親九族。焉羅施于松栢。王棄九族。葛藟在河之滸矣。惜哉。

沈無回曰。朱說亦是也。即人之流離失所。而民間之不能曉族可知。即民間之不能曉族。而上之所風可知。是所為。

勸也。諸說以為直刺。則淺矣。

耳章俱以終遠兄弟。振起則所重在兄弟也。謂他人父。亦。

是非認非同本者爲兄弟也。謂他人母亦是認非同胞者。兄弟也而疏者詎可強爲親乎。須知此詩是論性情不是說道理。

左傳曰：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朱氏曰：葛藟其支蔓聯屬自有宗族之義。箋餘云：世人言六親必曰瓜葛。蓋瓜葛俱枝生蔓延。絲絲不絕。若離却根本地。便抱蔓而泣。何處再尋得真骨血來。

滑爾雅云：夷上洒下。郭云：涯上平坦而下水深爲滑。

傳云：嗟乎。向謂兄弟匹也。未能大有造于我。故降其稱以

詩志

卷之五

十五

退居子列又慮中有譖毀我者。而并卑禮于閭閻且也。枯窮之士。以齒先衆。恐招大戾。舍兄而凡人。舍弟而不敢弟。人倘亦忍小恥而希大業也。就知爲必不得之數哉。

采葛

序曰：采葛。懼讒也。箋云：桓王之時。政事不明。使川者則爲讒人所毀。故懼之。

大凡人之相與。情貴其可以密。誼賴其可以疎。今日者。常多不見之日。欲相與密之而不能。一日便有三月三秋三歲之驚。欲相與疎之而不敢。何人至此極哉。

毛鄭俱云：葛所以爲絺絺。采葛喻人臣以小事使出。蕭所以供祭祀。采蕭喻人臣以大事使出。艾所以療疾。采艾喻人臣以急事使出。

沈曰：彼謂君也。葛性善攀附。蕭艾並腐穢之物。喻小人也。采喻君方。曠近之也。小人本好譖君。又曠近之則易譖。故一日不見如三月三秋三歲之不可知也。古語云：一日不朝其問容刀。楚詞亦以蕭艾爲小人。

詩按曰：木瓜聯交。采葛思友。寃之以語幾失之矣。

論詩云：葛以常著清氣。喻明理。露志多聞友也。一日不見。

詩志

卷之五

十五

虞神昏蕭以達臭。薦馨喻積誠。敦條諒友也。一日不見虞。爲生艾以療疾。愈病喻絕怨。糾繆直友也。一日不見虞。過滋。故有三月三秋三歲之恐。

箋餘云：脩練之士。常有采日采月之功。學者。擷芳茹美。自利利人。亦用采法。

大車

序曰：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義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箋云：古者天子大夫。巡行邦國。而決男女之訟。

通解日記云。君子禮以好德。刑以防淫。又曰。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大夫能使人生畏。心則其所以坊之者。必有禮以爲。刑政之本矣。

此制淫而淫愈迫也。畏子不敢。計不得不出于奔。畏子不。奔。計又不得不出于死。蓋能禁其奔。不能禁其死。彼雖不。敢。奔。未嘗不敢死。法能行于未死之室。而無以加于已死。之穴。奈何。

詩揆曰。淫人敢指日以盟。心而不敢對大夫以輸情。則刑。請志。卷之五。

政之繩方亦大矣。嗟乎。卓心無德。禮而攝。有政刑亦可。謂武健嚴酷。勝其任而愉快者。大車其高。飾之淺。相。耶。相思之心。火不能焚。刀不能割。椎不能碎。唯風。此是以解。釋之。泄露所以化鼠雀。而撲散所以格腐。腐也。不能化而。格之。而嚴以制之。亦何能降伏其心。耶。以朝廷。而。強。抗。人。室。家。之。私。以。彼。此。深。情。亦。何。與。若。八。之。事。畏。而。不。敢。其。敢。者。固。在。也。遂。其。生。死。辭。乎。雖。然。人。至。爲。情。死。自。是。不。乞。一。流。人。不。得。與。丘。中。漆。清。一。渠。抹。殺。存。雄。云。死。便。死。矣。何。必。也。乎。大。凡。口。中。說。死。畢。竟。拚。不。得。

死。蓋淫婦人專把死騙人。又把死嚇人。無乃厥類乎。

周禮司服云。子男之服。自毳毼而下。鄭注云。毳。虎。毼。雞。謂宗。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箋云。天子大夫。服毳毼。是子男入爲大夫者。鄭志各趙商曰。諸侯入爲。卿大夫。與在朝仕者異。各依本國。如其命數。

九章之服。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重。華。重。雉也。四曰火。五曰宗。黃。宗。黃。虎。雉也。皆畫以爲績。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繡以爲績。○考工記曰。畫。黼之事。雜。五色。又曰。五色。備謂之繡。是繡。皆五色。其青者如荇。

其赤者如瑤也。

傳曰。生在于室。則内外異。死則神合同爲一也。○春官司。几筵注云。周禮。雖合葬及同時在室。皆異几。禮。實。不。同。祭。于廟中。同几。精氣合也。神合故可以同穴。

御。華。敝。口。按此詩。專。次。於。草。黃。漸。不。采。藍。後。述。云。周。人。行。役。而。訊。其。室。家。賦。大。車。大。車。即。牛。車。非。大。夫。聽。訟。之。車。許。慎。說。文。以。毳。爲。網。帛。雜。色。也。而。作。條。條。之。赤。黃。也。詩。意。謂。役。久。衣。敝。其。裳。其。裂。有。如。此。耳。附。指。室。家。畏。子。謂。恐。懼。之。子。猶。言。恐。人。憚。人。也。奔。謂。軍。潰。而。走。疑。

此卽編葛之役蔡衡陳皆奔王卒雖敗而王猶能單也
曰豈不爾思畏子不奔所謂法重心誠威尊命賤亦異
乎畏此簡書靡使歸聘者矣卒章當與擊鼓卒章參看
丘中有麻

序曰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
作是詩也

傳曰丘中境墉之處盡有麻麥草木乃彼子嗟所治
曰山子嗟教民農業使得有之今放逐于外國人思之乃
述述其行

詩志 卷之五

箋云子嗟放逐于朝去治卑賤之職而有功而自則治理
所以爲賢疏云在朝則能助教行政隱退則能使境墉
生物托業在此若爲留之者

施施傳云難進之意蓋恐其不復更來也箋云舒行何間
獨來見已之貌蓋其復來也

徐筆洞曰將其來食卽易飲食之意貽我佩玖卽錫我百
朋意

箋餘云此賢者不爲泉石烟霞所留而爲麻麥李所留猶
是周公治時課產業勸工商逐什二爲務之道教也

詩曰大車廢政而人思政丘中斥賢而人思賢猶有先
王之遺風焉故叙詩以此終王

朱子以爲涵詩宋氏曰昔二南之化江漢有不溺之士野
廣有守貞之女是以弱虞麟趾樹四國之望焉無何西轍
不同南國化杳葛單既變爲采葛矣矣耳之懷復變而爲
丘中之思哉惟有麻有麥有李茲其所以有黍離也與
丘中所見又何多乎意丘中留之子者其爲子嗟子國又
彼多也

雅翼云麻總名別之則有實者名苴無實者名泉屬金

詩志 卷之五

爲西方之穀明堂月令秋食麻與犬古者朝中之禮然
麻麥以實之謂之豐貢又六種泉太旱則堅剛旱皮多
節晚則皮不堅寧失于早不失于晚四時暴要云種
麻熟耕地從橫七遍已上生則無柴

李云一婦人也既有子嗟又有子國何怪之子之不有彼
哉貽我佩玖者意其舊所許望其必留以貽我無爲他人
者也且以此試其意在我否耳

鄭縹示

序曰縹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據左傳美武公是也蓋之公之冕已在幽王被弑時此詩詠于東都其爲武公明矣朱傳兼言桓公序並言父子何也正義曰子能繼父是其美德故兼言父子所以盛美武公若莊公其弗克繼者與

箋曰司徒之職掌十二教周禮大司徒職曰因民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

詩志

卷之五

七

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教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陽禮謂鄉射飲酒之禮陰禮謂男女婚姻之禮儀謂君臣父子之儀俗謂土地所生習教之安存誓謂戒勅度謂宮室衣服之制世事謂士農工商之事

箋餘云惟縹衣宜也則子之館宜聽政故欲適子之祭宜食采故願授下二章好恰好也蒔安貼也總是相宜

疏正義曰縹衣卿士冠禮所謂玄冠朝服縹帶素鞶是也卿士既朝于王退適治事之館釋皮弁而服以聽其所謂之政者也館諸廡也考工記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是天子宮內卿士各立官司有廡舍以治事卿士于王宮有館舍于畿內有采館箋云自館還在采地之都

論詩曰武公定鼎繼事司徒服縹衣其所定之鼎豈武王

詩志

卷之五

七

所遷之鼎乎鼎以正位凝命而兩耳三足不與焉則其所服之衣豈桓公所傳之衣乎衣以象賢世德而縹帶素鞶不與焉看來東遷以來止此一領縹衣餘皆可被奪故曰宜曰好曰蒔也

按考工記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黑一爲謂之緇染法三入爲緇五入爲緇七入爲緇是緇有純一之義亦有連續之意焉

爾雅聚餐朱傳粟之精粢者說文云稻重一石爲粟二十斗爲米十斗曰穀爲米六斗大半斗爲粢

疏正義曰。飲食雖云小事。聖人以之爲禮。伐柯勸王迎周。公言我觀之子。尊豆有踐。奉迎聖人。猶願以飲食。故小民愛君。願飲食之。

呂云。大凡情生有本。得其本則緇衣適館授餐之事。可以引而不匿。亦可以渾而不用。何也。百千之情。債于一二。則可以一二之物。爲千百之物。推而益多也。一二之物。不足以極百千之情。則百千之情。并可以化一二之物。藏於無窮也。

愛者上之所以予下也。下不用敬而用愛。是倒其事。以予

詩志

卷之五

五

上也。倒其事。所以爲順也。愛者下之餘分也。既用其敬。又用其愛。是足其本事。而及其餘也。及其餘。所以爲全也。

陸云。嗟乎。桓武之際。難言之矣。以申故而定王于難。王民

扼臂于無衣。志士飲血于揚水。此快緇衣而致無已之情

時。不又有修錦衣而上終南之壽者乎。亦竟何以得此于

周也。吾獨怪武也。使能奉王以正。復仇開疆。令文武之箕

裘勿敵。鎬洛之提封勿改。緇衣不大有造乎。吾未知賦緇

衣者。無憾焉否也。

錢云。居於何周。鄭交惡。衣未敝而政且改。界子之

宅之。至取溫之麥。成周之禾。而祭亦中絕矣。緇衣而猶若是悲夫。

陳大士曰。鄭世爲周卿士。親也。桓公死。難之節。武公定策之功。緇衣之詠。周人愛之無已。再傳而爲莊公。遂以其狡黠之材。與周交惡。中肩之役。春秋深沒之。以統其名。而莊之罪。于是乎不可道。武謂有子也。哉。詩弋曰。一領好衣。不再傳。被莊公穿壞了。祖父善教人。其子孫不克。半教。奈何。鄭之次王。以明東周興衰之由也。

陸氏曰。鄭克有終。緇衣永無敝可也。奚煩此適館授餐。倦

詩志

卷之五

五

倦歌不置哉。君子以爲周之盟。鄭深于愛也。三復其篇。慨乎有弱小之慮。爲怒乎有交臂之防。爲以好賢盡之者。本可與讀緇衣者也。

將仲子

序曰。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左傳。莊公封弟叔段于京。祭仲諫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

國也。莫草。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

箋曰。祭仲驟諫。莊公不能用其言。故言請固拒之。無踰我里。喻言無干我親戚也。無折我樹杞。喻言無傷我兄弟也。我豈敢愛而不誅與。以父母之故。故不爲也。懷私曰。懷言。仲子之言可私懷也。我迫于父母有言。不得從也。昔語。稱公子重耳安于齊。姜氏勸之行。曰。與安。實敗名。病大。事懷字當與此同解。驟數也。

地官遂人云。五家爲隣。五隣爲里。是二十五家爲里也。

卷之五

莊氏曰。莊公欲必致叔于死。叔之未與鄭也。有罪而未至于死。是以諫而不聽。非愛之也。不得所以殺之也。未得所以殺之而不誅。而曰畏我父。叔子。知其不誠也。故因其言而記之。序以爲小不忍以致大亂。莊公意不忍者哉。目云。詞雖拒。而意則與之。如侍人僚。祖告昭公。以去季氏。公執戈以逐之之類。詩故曰。公志在除段。欲其積惡累取而後動。鄭人知之。審矣。故托爲拒祭仲之詞。若謂公終不好段。得不長父叔乎。蓋諫諫也。

箋餘曰。吾讀左傳。撫然嘆曰。莊公其忍人哉。緡葛之戰。是無若也。卯之伐。是無弟也。城穎之盟。是無母也。向令秉心不忍。能誠敬事母。而幾爲諫。仁義皆弟。而禮爲防。何至戕賊天倫至此。鄭桓武之業。敗于莊公。故緡葛之後。火以此詩。明以傷其父子祖孫之事。而于周道隆替之故。亦於焉寄慨也矣。

叔于田

序曰。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糾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

卷之五

重

按左傳。莊公即位。姜氏爲段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既而大叔命西都北鄙。謀于已。又收貳以爲邑。至于廩延。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公伐京。京叛大叔。段出奔。可見易令終離。皆其所私之黨屬耳。嚴氏曰。亦猶河朔之人。以安史爲聖之類。

鄭云。毛說正明古序。所以刺莊公之故。朱子曰。謂國人愛叔段而作非也。莊公縱弟遊蕩。比昵群小。無賢父兄之教。以陷于大逆。春秋傳所謂鄭志也。詩若美段而志在諷公。但極道其于田飲酒服馬。而公之其弟可知。加以爲國。

人美段意索然矣

詩故曰里塗曰巷里巷細民所居段都京既有人民社稷之寄宜求良士以輔之今乃使爲里巷小人所奸死其弟之道也

詩弋曰段之多行不義莊唯旁觀冷覷故以同君介弟雜處井里無賴之中而莫之禁耳段有才而小而審莊無德而毒而深○鷙鳥將擊必伏其翼叔段于田服馬特輕蕩子耳其黨噴噴稱揚亦諸媚臣耳公知其無能爲也而縱之而秦之若曲沃深謀密計其黨爲之諂曰不敢告人視

詩志

卷之五

美

此爲何如哉

白虎通曰四時之獵總名爲田何爲田除害也○爾雅冬獵爲狩又火田爲狩孫炎曰放火燒田守其下風冬物畢成無所擇也

大叔于田

序曰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傳曰叔之從公田也

沈無回曰段以君之介弟日與市井群小誚謔馳騁又好勇恃武搏虎以獻氣凌其兄從容畢事旁若無人輕佻豪

厲如此豈令終之器乎莊公稍有人心則當置輔弼以正

之不然立法制以防之又不然垂涕泣以道之今日不然而一則曰無庸將自及再則曰厚將崩是叔之恃材黨衆人以爲必敗之徵而公喜其爲將決之毒矣微公養之叔亦何敢至此故序曰刺莊公左氏曰譏失教六經之旨一也

呂東萊曰鷙鳥將擊必匿其形二詩所載段之輕淺如此宜其爲莊公之所易也詩人乃若憂其不能制者豈其未得莊公之情也哉憂之云者兄弟之心也欲正其惡者也

詩志

卷之五

美

涕泣而道之者也易之云者仇敵之心也欲養其惡者也談笑而道之者也詩人直以兄弟之心爲莊公憂耳豈知其它哉

陳大士曰奸臣欲動于惡必先收其衆而後可以惟其所欲爲叔段不義與無賴之民相與飲博騎射于狼隘之中而不自異夫虎恃其勇人取之人恃其勇虎取之暴虎而爲虎所搏傷易知也獻虎而爲公所忌傷難知也夫以叔之材得莊公之點駕而用之豈止與齊偉稱小伯已哉而卒自相屠天也

箋曰如組如組。組之爲也。如手進止如御者之手。徐筆洞曰。暴虎馼公。示勇力以玩公也。戒其傷女之言。是戒其傷于虎乎。戒其傷于公乎。人言可思可醒。後二章數忌字。不作語詞。叔。狂才公蓋無一而不忘之也。詩人有以窺公之志而下此冷語。叔。淺露在其發中而不之覺耳。世間猜刻之人。只是能忍得。祖。得暴虎馼于公所。恬然受之。而色不變。噫。此卽莊公斃虎之術也。與。警者。騁馬從禽。曲折有法。如警形然。所謂逐禽左也。控者。馬行方速。遇獸之時。止之卽止。隨所制控也。

詩志

卷之五

主

禮記射之爲言。釋也。釋者。各釋己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列女傳工人妻云。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支右手。發左手。鄭司農云。五射。白矢。參連。劍注。襄尺。井儀也。列子造父之師曰泰豆氏。告造父曰。推于御也。齊轡乎。春御之際。急緩乎唇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于中心。外合于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鄭司農云。五馭。鳴和鑾。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

周禮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幹弓。又云。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幹以爲遠也。角以爲疾也。筋以爲深也。膠以爲和也。絀以爲固也。漆以爲受霜露也。凡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冰析滌。春被法。則一年之事。擣幹欲執于火而無廢。擣角欲執于火而無燬。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需膠欲執而水火相得。然則居早亦不動。居濕亦不動。又云。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史之屬。利射侯與弋。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

詩志

卷之五

主

弓之屬。利射革與角。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覆之而幹至。謂之侯弓。覆之而筋至。謂之深弓。射云。鄭人之美叔。卽所以殺叔也。何者。人患。淫見光華。令物。貌有餘。而生心想。叔原無大志人也。輕肥爲願。故馬易而黃。黃易而騊。騊更移其鞭策而蹄。近于有所圖者。修張其美。故馬而及弓。弓而及矢。屢張其伎倆。而事近于有所習者。而鄭人猶舉而誇之。由是叔之名。成而公之忌亦深矣。

宋段終事有購野滿志之意然說到釋柳宅方則叔亦宜自飲東矣

論詩曰于田武事也而五射五御禮樂備焉獨曹氏父子較獵之際橫槊賦詩維以文章有以平一時之拘怒而千古彰盛焉茲讀大叔于田才力絕人騎射敏妙始嚴整而終閒豫斯亦有足觀者只其間暴虎一事氣凌其兄而兄益深之忌使蒐狩典禮竟成手足參商之數大可畏矣

清人

序曰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

辭志

卷之五

幸

隨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繁狄于竟陳其師旅朔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以不義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臣師之本故作是詩也素公子各文公臣也

正義曰時狄侵衛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來侵故使高克將兵于河上禦之春秋閏公二年冬十二月衆入衛鄭棄其師是也傳曰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鄭無同曰此詩作于既敗之後而尚曰朔朔口道通曰作好若猶未散者然詩人微婉之詞也亦見其所以敗也

考工記六建既備車不反覆注云六建者庚子建于酋矛之前首子建于戟之前儀建于父之前父建于戈與人之前凡建長者在前短者在後此詩第言二矛蓋言其長而在前者言人又言其運用之者也而餘可該也

考工記曰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注八尺曰尋倍尋曰常酋夷長短名也酋近夷長也記又曰攻國之兵用短守國之兵用長此禦狄是守國之兵宜用長也

將軍則將在中左執御右執兵器士卒之車則左持矛

詩志

卷之五

幸

右持矛中人御

必左旋者少儀云軍尚左注云左陽也陽主生將軍有勝勝之策左將軍爲上貴不敗績

詩意明鄭君是作惡而爲此故克之居中軍也作好蓋有獲其功者馳驅安所用之有亂其柄者武勇復何爲矣則作好也有不得不然者又非特此也克蓋料鄭不能御軍而斬之亦不能越境而追之正其據兵觀望素甲故也此時年作好者禍至無所畏懼彘積不求彌縫文固以爲能造志于克乎克亦以爲可行志於文矣

河上無所用之。偶在彭在消在軸在彭在消在軸而無所用。仍還之河上。將消之象如此。重英重喬則不閑旁旁無應陶陶則馬閑左旋右抽則卒閑中軍作好則將閑無一而不閑。克之以兵。是即文之以國威也。簡氏曰。人君振一國之名。能生殺予奪。惟我所制耳。使高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默而退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亦可也。烏可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離散而莫之卹乎。春秋書曰。鄭弃其師。其責之深矣。

簡志

卷之五

至

簡詩曰。文公懼狄而遣祭。本欲以干城寄腹心之任。乃惡克而使祭。又特以防邊快脩然之裔。抑何刺謬甚也。雖然。克既握重兵矣。使結狄以自親。而操戈內向。將若何。使挾狄自固。而跋扈稱雄。將若何。不然。使狄伺克之怠。一鼓而前。將若何。使克不奔陳而奔狄。賣國相仇。將若何。春秋書曰。鄭棄其師。予曰。鄭棄其國。變餘云。英主御將。貪亦可使。序曰。高克好利不顧其君。不知唯其好利正可予以顧君之路也。施以不貲之賞。加以不測之恩。使彼沾沾不覺入我彀中矣。想文公亦慘吝難

人乞覓者。故而不相能耳。

羔裘

三

序曰。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箋云。鄭自莊公而賢者陵遲。朝無正直之臣。故刺之。

沈無回曰。玩詩中。凡言彼其之子。非外之之詞。則追論之詞。序說是也。

子貢傳曰。子皮為政。忠直文武。子產美之。賦羔裘。

范氏曰。鄭自厲公以來。晉楚爭盟。無日不受師矣。子產執政。諸侯多親之。國賴以安。人知子產之能為鄭也。不知子

簡志

卷之五

至

產之能為鄭阿。子皮實委政焉。無子產。鄭不國矣。然子皮子產不執政矣。當時子皮死。子產歸自晉。不至聞而哭之。且曰。吾已矣。無與為善矣。唯夫子知我者也。夫是以賦羔裘之三章。其為政也。事無大小。聽子產而後行。子產曰。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德。誰敢犯子。當時子驪之倫欲攻之。子皮以禮抑之。無敢言者。子產者。然則卒而誦之不及其私抑又何與。夫子皮附非私子產而愛之也。誦之以私。吾懼其傷君子之志也。故只從國人志而歌之。使人讀其詩。若不知子產之為之焉。爾。

詩經曰。直。不。本。于。命。則。為。矯。激。而。沽。名。矣。彥。不。本。於。命。則。為。粉。飾。而。炫。采。矣。故。首。言。舍。命。不。渝。而。二。三。承。之。觀。首。樂。說。羔。裘。而。次。言。豹。舄。次。言。三。英。可。見。有。其。道。學。而。後。有。其。氣。節。其。文。章。

詩。七。曰。天。下。無。沒。學。問。的。事。業。文。章。此。詩。得。力。在。命。字。尤。妙。在。舍。字。如。人。造。舍。經。營。基。址。裝。招。門。戶。不。知。費。多。少。工。夫。纔。得。休。止。出。入。於。此。如。矢。斯。棘。是。可。直。也。如。韋。斯。飛。是。英。彥。也。

朱氏曰。君。子。服。其。服。則。思。文。以。容。有。其。容。則。思。實。以。德。

詩志 卷之五

語

疏云。君。用。純。物。臣。下。之。故。袖。飾。異。皮。禮。書。云。豹。取。其。武。而。有。文。本。草。綱。經。云。豹。皮。人。殺。可。以。驅。濕。熱。黔。蜀。中。土。人。鼎。釜。多。為。豹。所。食。其。齒。以。刀。斧。錐。鋸。鐵。皆。碎。落。火。亦。不。能。燒。埋。雅。云。狼。食。豹。肉。有。所。程。度。而。食。故。其。字。从。句。列。女。傳。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其。衣。毛。而。成。其。文。章。故。藏。以。遠。害。

陳臥子曰。義。所。難。裁。莫。深。于。貴。寵。之。際。事。所。難。處。莫。甚。于。強。大。之。間。卿。之。奢。過。桓。武。以。來。亦。難。調。矣。其。疲。小。則。晉。楚。之。事。亦。孔。艱。矣。是。不。可。姑。息。治。而。怯。懦。定。者。猛。獸。有。不。採。

之。威。君。子。有。不。辱。之。色。其。之。子。之。謂。乎。

古。訓。曰。素。絲。以。英。裘。五。紵。三。英。一。也。非。有。奢。儉。之。別。但。

古。用。五。今。用。三。耳。

傳。曰。三。英。三。德。也。洪。範。云。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

曰。柔。克。

傳。云。文。不。貴。其。驟。著。德。備。而。始。覺。其。美。也。故。三。詠。而。後。見。其。文。

遵大路

序。曰。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同。人。思。望。焉。

詩志 卷之五

展。云。鄭。莊。殺。弟。幽。母。射。王。中。肩。悖。逆。已。甚。君。子。去。之。此。托。為。挽。留。者。之。詞。不。寔。故。不。寔。好。以。先。公。之。義。諷。之。異。其。少。留。也。

呂。東。萊。曰。武。公。之。朝。蓋。多。君。子。至。于。莊。公。氣。象。一。變。左。右。前。後。無。非。祭。仲。高。渠。彌。祝。聃。之。徒。君。子。安。得。不。去。乎。詩。人。非。徒。勉。君。子。遲。遲。其。行。也。感。于。事。變。而。懷。其。舊。者。深。矣。傳。曰。寔。速。也。箋。曰。子。無。惡。我。孽。持。子。之。袂。我。乃。以。莊。公。不。速。于。先。君。之。道。使。我。然。好。猶。善。也。不。速。于。魯。道。胡。氏。曰。不。寔。故。者。留。君。子。者。之。自。謂。也。舍。我。去。而。不。留。使。

我。有。不。連。故。舊。之。不。矣。蓋。人。情。急。速。則。其。情。親。疎。後。則。其。意。愈。故。引。罪。相。留。何。就。款。也。

子貢傳。卽人夫婦相乘。夫婦相乘賦大路。

論詩曰。大路中。多。少。人。耳。目。牽。衣。執。手。說。說。說。好。豈。不。汗。

然。一。日。差。差。終。身。緣。斷。何。得。不。用。此。急。着。想。此。婦。眼。中。只。見。情。人。不。見。別。人。也。

疏云。袂。是。袪。之。本。法。是。袂。之。末。俱。衣。袖。喪。服。記。注。云。袪。袖。口。也。尺。二。寸。足。以。容。中。人。之。併。兩。手。

大凡衣故不棄物故不毀故以故字動之美必代醜貌不

卷之五

美

勝心故以好動之

鷄鳴

序曰。女曰鷄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也。○箋云。德謂士大夫賓客有德者。

子貢傳曰。夫婦相戒以勤生樂善。國人美之。賦女曰鷄鳴。

鷄鳴幾十數言。人皆知鄭女賢。能相其夫。而不知味且一。已足。寢士不在。多也。想其無言之顧盼。素行之兢兢。其所以倡之者深也。不然士實惜于行而婦心必蕩。婦心必

矣。

詩曰。枕上數語。士則勤職業。親善良女則讓酒食。脫簪。解。既。各。盡。又。交。成。總。提。醒。在。鷄。鳴。一。念。○。親。此。而。鷄。鳴。以。前。昧。且。以。後。之。精。神。俱。可。想。見。矣。

夜之向晨也。昧且促於鷄鳴。星又促于昧且。有驚顧急迫意。○李少文云。卽莫說業貴于乘時。而風露清寒亦可。以。美。人。之。夜。氣。而。醒。其。情。凄。云。只。此。數。刻。清。光。幾。堪。追。想。而。朱。門。威。晚。有。終。身。不。得。一。見。者。亦。大。可。念。也。○淮南子曰。非爭其先也。而爭其得時也。

周禮。大宗伯以會作六犇。工商執雞。注。取其守時而動。

詩志

卷之五

老

押雅堽鐵論云。雞廉狼貪。雞跑而食之。每有所擇。故小。廉如雞。雅異云。雞鳴必三度。又能自守。不爲風雨所止。故。以。比。不。改。度。之。君。子。○。春。秋。說。題。辭。云。雞。爲。積。陽。南。方。之。象。火。陽。精。物。炎。上。故。陽。出。雞。鳴。以。類。感。也。○。韓。詩。外。傳。田。饒。云。雞。有。五。德。頭。戴。冠。者。文。也。足。傳。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鬪。者。勇。也。見。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時。者。信。也。

天下豈少就業之男女哉。而未必其相配也。使夷甫遇郭氏。必無此呼。使道祖遇王郎。必無此答。可異者。天生兩人。

維士與女

徐肇洞曰。期期本從容之態。言當此人事始作之會。子尚將期。將期而若是之從容乎。須當射于四方。以勸爾男子之事。

古者玄鳥至日。婦人帶以弓。授以矢。用祀高禘。男子之生也。懸其桑弧。六其蓬矢。是也。之事。未生以前。初生之始。父母已以四方之志期之矣。且射之事。容比于禮。節比于樂。內志正而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可以命中。天子試貢士于澤宮。蓋藉以觀德。焉勿以末技視之也。賈大夫

詩志

卷之五

夫

娶妻而美。三年不笑。不言。御之如皋。財雄獲之。妻方笑而。言。笑曰。才之不可已。甚矣。學之急也。婦人之能。厲其夫。類如此。非與吳亮期射。雀之左。日。俱中。有日。終身悔恨。士之自厲。亦類如此。

生人之務。不過男女飲食兩端。故夫之與婦。越時猶其小也。不敢荒于戲。以惜其職業。而一飲一食。非其力。諸原者。不入于烹調。亦以明兩人之志而已矣。

吾聞五味之相稱。則宜。而水火之交濟。則又宜。不敢如秦養之子。不出戶庭。而羅致珍異。必期自食其力。有相稱之

義。而鳴呼。且互相嚴警。有交濟之義。為宜之者。亦即以此意宜之耳。故自其。弋者而大言之。可以弋功名。弋道德。自其宜者。而微言之。即所以宜室家。宜家人。

箋云。所弋之鳥。我以為為加豆之實。與君子共看也。

曲禮云。凡進食之禮。左肴右醎。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醎。羹處外。醎。醬處內。慈。菜處末。酒。漿處右。

曲禮云。凡無故不徹懸。士無故不徹琴瑟。

楊云。勤惰之分。安危順逆之數。存焉。為不可不致審也。夫婦

之共勤職業。一日之計。在是。百年之計。亦在是。一事之理。

詩志

卷之五

夫

在是。為物之理。亦在是。故曰。飲酒。脩老。琴瑟。在御。莫不靜。靜。漢書。心私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

婦人也。敢與知丈夫事。顧安有丈夫舉事。不可令妻子知。者。惟知有子。則來之。順之。好之。者。盡子而已矣。惟知有子。

則。藉之。問之。報之。者。亦。贈子。問子。報子。而已矣。

其。相在。固。而不。請。新詩之唱和。猶。虛器也。良璞。初剖。而不。通。他山之利。鋒。如。頑石耳。故。此。溫潤。而。栗者。不知。經。幾。琢。

磨。之力。始。華。文。身之。華。親賢之。資。必。解。此。予。佩之。璫。璫也。

此。其。意。良。可。思。矣。

玉藻曰天子佩白玉諸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世

子佩瑤玉士佩璆玞王
康氏曰所可異者片晷驚移恍然終日數語勉勉如歷生

平政恐此際結歡娛之夢者方濃也而殊未艾也之兩人
者獨何以寤言不寐
詩故曰稱女士始昏者也弋鳬鴈大夫事也箋云覺以風
巢官不留色○阮家新婦初昏時言婦有四德所少者唯
客耳且問士有百行君有其幾遂令鬚眉失色愚謂此詩
末章亦新婦問士百行意

詩志 卷之五

聖

有女同車

序曰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
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
歷於見逐故國人刺之

桓六年傳曰北戎侵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太子忽帥
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師大良少良甲首三百
以獻于齊是太子忽嘗有功于齊也

左傳曰公之未昏于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
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

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怨自為讎

及其敗戎師也齊人又請以他女妻之固辭祭仲曰必
娶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昭公
曰無事于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
歸是以師婚也人其謂我何遂辭夏鄭莊公卒秋昭公
出奔衛

又曰祭仲有寵于莊公為公娶鄆曼生昭公故祭仲立
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始生厲公雍氏宗有寵于
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

詩志 卷之五

聖

求路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九月丁亥昭
公奔衛已亥厲公立

大夫不能自強欲求寵于婦人女子以借援大國此輕
見耳忽之辭昏未為失也國人見突挾宋之援以逐忽故
傷忽之無援以至此事後成敗之論此國人之心也

謂休復曰同車同行近詞也言齊侯請婚已有可取之勢
罪大不可攀援者且齊女容色之麗佩服之珍德音之美
如此而忽以一時拘節不取卒至失援寧無憾乎

箋餘云齊兩番欲以女妻故此詩亦兩以有女同車同行

與起

黃英峰曰、朝朝、車中衣服迎風輕舉之貌、詩揆曰、非也、舜華言、色朝朝言、姿常是體態輕盈、如飛燕乘風欲上意、神女賦、婉若游龍乘雲翔、洛神賦、疎輕飄以鶴立、若將飛而

未翔、又曰體迅飛鳥、飄忽若神、俱從此句描出、傳稱忽不取文姜、君子謂之善自謀、夫忽未始非賢公子也、善自為謀不及國耳、故春秋不成其為君

楊用脩曰、冶容麗質多出於膏腴甲族、薰蕕合浸之下、彼山姬野婦雖美而不都、總有舜華之顏、瓊瑤之佩、所謂嬋

詩經

卷之五

聖

作夫人鼠披荷葉舉止羞澁、烏能閑雅乎、漢官尹夫人之見邢夫人賈充家郭氏之見李氏是其證也、譬則士之有所卓立、必藉國家教養、父兄淵源、師友講習、三者備而後可采薪之女、教之容止七日而傾吳官鈞渭之夫、立之尚父三年而集周統、豈理之常也哉、魯忽之始辭者文姜也、文姜內淫殺夫、幾亡魯國、何賢之有、齊有雄狐之刺、魯有敵荀之譏、何德音之有、且齊魯以晏故加兵於魯、嗣後魯再被兵、桓公為戮、齊于甥舅何有、而獨急鄭乎、夫祭仲匹夫也、驟起而置君如奕、其忽之不

振有由來矣、吾猶於辭昏取節、為何貴人無已也

山有扶藎

序曰、山有扶藎、刺忽也、所美非美然、○箋云、言忽所美之人、實非美人、

范氏曰、山不唯有小木、而又有大材、隰不唯有華、而又有草、然則一國之大賢才無不有人、君所美宜得其美者也、傳曰、扶藎、小木也、箋云、扶藎之木生于山、喻忽置不正之人于上位也、荷葉生于隰、喻忽置有美德者於下、位此言其用臣顛倒失其所也、游龍猶放恣也、橋松在山上、喻忽

詩經

卷之五

聖

無恩澤于大臣也、紅草放縱枝葉於隰中、喻忽聽恣小臣、此不言養臣顛倒失其所也

疏曰、荷華未開曰茁、已發曰芙蕖、釋草云、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李延曰、的、蓮實、薏、中心苦者也、范氏曰、忽之為人、自潔而好名、非有為國之慮也、莊公多內寵、而忽辭昏于齊、失大國之援、終以見逐、譬如扶藎之生于山、其居非不高矣、而枝葉不足以自庇、不如荷華之生于隰、得其澤以滋大、故君子以為榮而害于國、乃所謂狂耳、

詩故曰。鄭自桓武而後。莊不繼業。四子遁山遁入。事狂心

寂。此詩似與山榛。應答思美人同意。

詩云。凡人才欲懋者。又患志行不潔。荷花言濯淖污泥

也。氣節高峻者。又恐其作用不神。游龍言變化莫測也。每

解合方許以子都子充之名。

釋兮

序曰。釋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

却云。誦其詩。凄然有歲寒搖落之感。是時鄭忽初立。外無

直援。內無良輔。國人愛孤危。而勉其察友共濟也。

朱云。曰叔伯。概辭也。凡為臣者。具有同心。不自專名。以指

也。亦諱辭也。陰自奮勵。不欲矜名。以市重于國也。曰倡和

觀辭也。此感彼應。而無搖志也。次章變和曰要。又勉辭也。

雖不慕義者。亦欲挈之以急公也。

蘇子由曰。此憂懼之詞。非倡和之意也。木槁則其毒懼風

風至而潰矣。譬如人君不能自立于國。其附之者亦不可

以久也。故懼而相告曰。叔兮伯兮。予苟倡也。予將和女。蓋

有異志矣。

詩故曰。非刺也。國人思出突而納忽也。忽以世子踐位。正

矣。宋人乃使祭仲立突而逐忽。故鄭人不義突。而作此詩。

托言風之隕穽。以見志。叔伯謂大國也。安得大國倡義納

忽。我當起而應之矣。按當時典司宗祧如原繁者。定有

心定忽而祭仲渠彌實為之黨。勢難動搖。不得不尋向外

邊叔伯上去。

子貢傳曰。公子五爭。齊楚交代。鄭國大亂。其臣謀欲諫而

殺之。○箋餘云。風聲車馬而思扶周。風吹蓬零而思扶鄭。

雖勢有大小。而愁慘危迫一也。

世亂時危。君子懼禍。難于正言。故雜以淫譏。前後數詩。說

者俱宜恍而不宜莊。

役童

序曰。役童。刺忽也。不能與賢臣同事。強臣極命也。

左傳稱祭仲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是忽之

前必祭仲專政也。其年宋人誘祭仲而執之。以立突。祭

仲遂忽立突。又專突之政。故十五年傳稱祭仲專。鄭伯

患之。使其睚離糾殺之。祭仲殺難糾。厲公奔蔡。祭仲又

迎昭公而復立。是忽之復立。祭仲又專。此當是忽復立

時事也。

箋云、不與我言者、賢者欲與忽國之政事。而忽不能受之。故云然。

嚴氏以狡童指其所用之人。詩故云、蓋指雍糾也。糾洩謀于其妻而敗事。故追恨之。

論詩曰、狡童日君、畢竟未安。疑宗臣惡仲念忽而作、言仲狡詐。納突事。初不與我言。而自宋訂盟。遽早之歸。這等篡奪。禍我宗社。凡不血食。

子貢傳及魯申公俱以爲賦。麥秀也。靈公拒諫棄賢。國勢

將危。子良舉其子之嘆紂者。以嘆之。豈麥秀之歌。原有

穽字。遂以名篇耶。

穽

序曰、穽。穽。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箋曰、狂童恣行。謂突與忽爭國。更出更入。而無大國正之。國人思逐突而定忽也。忽是莊公世子。于禮宜立。非

詩人所當疾。故知狂童恣行謂突也。

箋曰、子者、斥大國之王卿。他人者、先卿齊晉宋衛。後之荆楚。

按春秋、突以桓十五年奔蔡。九月、因櫟人殺其大夫。舉

伯、入居鄭之櫟邑。其年冬、經書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

襄、伐鄭。十六年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左

傳稱謀納厲公也。則是諸侯皆助突矣。惟諸侯皆助突。

故國人有遠告他人之志。

鄭云、聖人存此詩。以見垂統者。貽謀爲先。繼世者。人心爲

本。鄭初有叔段。後有子突。皆背公植黨。羽翼成而禍延累

世。其爲有國者。殷鑒甚遠。

子貢傳曰、子良去國。不忘諫君。賦穽裳。

詩

卷之五

豐

丰

序曰、丰。刺亂也。婚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

隨。詩曰、女人愛丰姿。父母計家勢。想當時貧士已行。親迎

之禮。女家父母阻之。故此女極美其丰姿。而悔其不送不

將。其其復來尋約也。

箋餘云、悔是好事。可以全自己之節。可以蓋父母之愆。比

失身後悔者不同。

箋云、子。謂親迎者。士昏禮。主人揖賓入于廟。主人升堂。

西面。賓升堂。北面。與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是士昏禮受女于廟堂。庶人雖無廟。亦當受女于寢堂也。○里金曰巷。

叔伯。當即不送。將之子。箋云。以前之悔。今則從之。志又易也。○欲予行。予竟與行。欲予歸。予竟與歸。何必更為巷之俟堂之俟矣。

李云。嬌羞者。婦人之常態。留戀者。亦男子之深情。使俟而至再至三。予能已於同行同歸否。來如狐疑。去如鳥革。此快快非有心人也。

詩志 卷之五

箋云。裴。禪也。蓋以禪穀為之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穀為其文之著也。庶人之妻。嫁服也。○婦人以德不以服。且閨中之秀。淡粧濃抹。總屬相宜。此女意在求售。故自炫其衣裳。意若曰。升華堂。入曲房。為悅已者容。動傾城之顧。惜未為無俦耳。

東門之墀

序曰。東門之墀。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義曰。上篇以禮親迎女。尚遠而不至。此復得有不得禮而相奔者。私自姦通。則越禮相就。志留他色。則依禮不行。

二者俱渴。故皆為刺。

傳曰。男女之際。近而易。則如東門之墀。遠而難。則如應在。○邇。近也。得禮則近。不得禮則遠。箋云。其室則邇。謂所欲奔之家。望其來迎。已而不來。則為遠。

正義曰。墀。是平地。又除治。阪。是高阜。又草生焉。人欲踐之。則有難易。以喻婚姻之道。有無難之難易。詩緝云。東門。鄭要會之地。隱公四年左傳。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

說文。茹。應人血所生。本艸。茜根可以染絳。一名茹應。陳藏器云。周禮。庶氏掌除蠱毒。以嘉艸攻之。嘉艸。藜蘆與茜。主蠱為最。○貨殖傳。千畝梔茜。其人與千戶侯等。想所思者。亦素封之子。

傳曰。果。行上果也。踐。淺也。箋曰。栗而在淺家室之內。言易於取。果人所啗食而甘嗜。故女以自喻也。

意中遙擬。指曰其人。恍如靦面相呼。則切言之曰子始而若自語也。既而如與其人語也。甚矣思之妙也。

大凡理隔可忌。情隔不可忌。勢窮可遣。情窮不可遣。其人非室內之人乎。何遠一至此乎。豈非遠人也。其人則遠也。

詩志 卷之五

如其人之終遠也。何不并其室而遠之。此人之相思。因由室邇。起亦由室邇。深者也。

李氏詩故曰。此賢人絕人避世。不與俗往來也。論詩曰。非山非林。若近若遠。野景可掬。道韻悠然。

鍾云。秦詩所謂伊人六句。便是其室則邇。其人則遠。妙法。千古深微。盡此二語。亦說得其人甚高。

魯申公曰。唐棣。僖王弃賢而諷之首章興也。二章三章賦也。姚云。首章即唐棣之華四句。夫子逸之耳。

風雨

詩志

卷之五

辛

序曰。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嚴華各曰。鄭公子之亂。時事反覆。士之怵于利害。隨勢變遷。失其常度者多矣。故詩人思中立不變之君子。為華蔡峰曰。凡有感時憂世之心。皆未有無是思也。

傳曰。興也。風且雨。淒淒然。離宮守時。而鳴。嗒嗒然。笑曰。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

詩曰。天地晦冥。異味爭曉。一二有心人。相期靖亂。未見躊躇。既見奮袂而起。此與野有蔓草。華藏古今用世人多。少機括。此君子乃盈庭執咎之人。得之以共濟時艱。何

憂時事哉。想他既見之樂。須知他未見之憂。

子貢傳以此篇與手。皆齊詩誤入于鄭。以為齊桓公相管仲以匡天下。齊人美之。賦風雨。公子小白適莒。齊人慕之。賦手。鄒肇敏曰。據此。則自管仲初適莒時。已有悔不送者。已有預望其歸而懸擬其章服者。可見國人繫心良久。無知難作。思得賢公子而君之。如農望歲。奈何禁小白之不入也。齊自雄狐肆惡。卑聖侮士。唯女是崇。致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蓋鴟鴞于時。失其所以為司晨矣。桓公再造仲父為政。九合一匡。斯亦春秋間

詩志

卷之五

辛

晦明。一。大際哉。孔子急稱其仁。則詩錄風雨。此亦猶微管仲意也。

如以為士女之相謔也。則稱狡童耳。觀于都耳。安所得君子而稱之。即君子二字。便可訂此篇之義。

子矜

序曰。子矜。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正義曰。謂鄭國之人。廢于學問耳。非謂廢毀學官也。

傳曰。嗣。習也。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是嗣音之解也。我不往。子不來。疑是禮間來學。不聞往教之解。

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金云。夫時教必有正業也。退息必有居地也。各放其業之謂職也。相觀而善之謂摩也。不制音不來。則學荒矣。青者。示象也。較端之義也。嗣此而冒于春。其音角。冒于夏。其音徵。冒于秋。若冬。生音商。且利月與歲升。並以時起于以春。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是一日委乎哉。釋名云。青生也。象物生時色也。有漸進之義。青又必出于藍。有增加之義。

詩集

卷之五

三

發云。君子之學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思之甚。

劉氏曰。吾觀古之君子。右徵角。左宮羽。趨以承齊。行以肆夏。在車則聞和鸞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以挑達之態。而出于矜佩之流。則學問為無靈。而先王廣厲學官之心。為僅矣。

委綬五寸。則游惰之服也。玄冠錦武。則不齒之衣也。而青衿學子所服。挑達豈其所宜。

傳曰。乘城而見。矚爾雅孫炎曰。官門雙闕。舊章題焉。使民

觀之。此人廣學業。乘城而觀。想夷於編氓。無遠大之志。

釋名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為道也。疏云。此謂城上。別有高闕。非官闕。

傳曰。佩玉也。士佩璫珌。而青組綬。

魯中公曰。王室下衰。學政廢弛。弟子多倍其師。君子傷之。而作是詩。

揚之水

序曰。揚之水。謂無臣也。君子問忽之無忠臣。其士終以死。而作是詩也。胡休復曰。君臣疑而誓之。詞詩故曰。

詩集

卷之五

三

風集諸也。

據鄭專政之臣。祭仲與高渠彌耳。祭仲初以娶鄆女故。

立太子忽。後為宋所執。便戒心于突。及厲公奔蔡。而復

迎立昭公。非忠于忽者可知矣。昭公為太子時。父莊公

欲以高渠彌為卿。太子忽惡之。莊公弗聽。卒用渠彌為

卿。及昭公即位。懼其殺已。冬月辛卯。渠彌與昭公出獵。

射殺昭公于野。故曰無志臣良士。終以死也。

嚴華各曰。揚之水三篇。王風言平王不能令諸侯。唐風言

晉昭不能制沃。此詩言忽不能制權臣。皆喻微弱也。忽能

用忠臣良士。則轉弱為強矣。

詩曰。按忽救齊敗戎。班後能奴。請昏能辟。當是有血性男子。何至緩弱。故傳曰。揚激揚也。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漂流束薪乎。想自突謀篡奪。驚顧在廷。鮮有托腹心者。本腐而生。心疑。入理。誠有之。箋云。忽政教亂。從不行於臣下。

按忽與子盍子儀皆死。而原繁猶謂厲公曰。莊公之子。猶有八人。則兄弟之多可知。然皆懷心。外市雖多。猶少也。

詩志 卷之五

出其東門

齊

序曰。出其東門。閉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箋曰。有女。謂諸見棄者也。如雲者。如其從風。東西南北。心無所定。茶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

傳曰。茶。英茶也。言皆喪服也。沈無。同曰。兵革喪亂之後。喪服者多。故曰如茶。周禮。掌茶。掌以時聚茶。以供喪事。

箋曰。縞衣綦巾。所謂作者之妻服也。時亦棄之。迫兵革之難。不能相高。心不忍絕。故言且留。樂我貞。此思保其室家。

窮困不得有其妻。而以示中言之。思不忍斥之。

公子五爭者。桓十一年。左傳云。祭仲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于鄧莊公。生厲公。故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昭公奔衛。已亥。厲公立。是一爭也。十五年。傳曰。祭仲專。鄧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糾知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鄧世子忽復歸于鄭。是二爭也。六七年。傳曰。初。鄧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已也。弑昭公。而

詩志 卷之五

聖

立子盍。是三爭也。十八年。傳曰。齊侯師于首止。子盍會之。高渠彌相。七月。齊人殺子盍。而輟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服虔云。鄭子。昭公弟子儀也。是四爭也。莊十四年。傳曰。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舍之。六月。傅瑕殺鄭子而納厲公。是五爭也。突再。忽子盍子儀各一。

子貢傳曰。鄭之貞士。宜其室家。不染淫俗。賦出其東門。季氏曰。鄭俗趨肥。詩人思淡以風之。

詩訓曰。不必以為見淫奔之女而作。只渾融借出門所見。

模寫其所思者不在彼。而所樂者惟在此。分明一種淡然安分之意。不以所見而移反。以所見而驗其意。更覺雋永。詩弋曰。賦莫大于心有。曉心曉者思也。一見美色。便妄念叢生。故以匪思掃之。綰衣聊樂。亦是假說。降伏法。詩揆。雲有游情。而無定體。茶似鮮潔。而實賤質。豈得與綰衣茹蘆者爭美。醜放正眼。麗冶之色。真不值一文。廣雅。綰。細絹也。傳曰。綰衣白色。疏云。綰。非染絹之色。故箋云。綰。綰文也。說文作綰。帛蒼艾色。詩綰衣。綰巾。未嫁女所服。一曰不借。

詩志 卷之五

委

說文。闕。城曲重門也。永嘉陳氏曰。門之外有副城。回曲以障門者。重雅。開謂之臺。孫炎云。積土如水洧。所以望氣祥也。疏云。城上當門臺也。

野有蔓草

序曰。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嚴云。冀得兵革寧息。男女及時而婚也。

封氏曰。此人或見國之荒亂也。桃夭過矣。標梅失矣。男女之適。頤而偕成者少矣。故為之。指其時。志其人。述其遇。冀

其有以全之也。曰。適我願者。思其所遇。而又恐其無以遇之。其中似有屢遷之心。曰。與子偕臧者。求其所得。而又欲奪以得之。其內亦無自亂之意矣。

詩弋曰。鄭之忠臣。憂國行野。恰然有蔓草零露之感。偶遇一異人。遂與班荆。定交。愜懷而別。蓋聖賢相契。英雄相識。往往得之邂逅。其人之蘊籍品格。眉目間有告之者。

歸云。賢者不遇時。作是詩也。宋氏詩故亦以為草野之賢。有得君之願。而思之云云。美人如楚。詞所謂美人也。

子貢傳曰。季遇御缺于冀。薦于文公。晉人美之。賦野有

詩志 卷之五

委

蔓草

按六卿餞韓子。子鱣賦此詩。韓子曰。吾有望矣。子產與叔向相會。歌此詩。夫子亦常賦之以美子華子。則此詩之義可想矣。

漆洧

序曰。漆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

宋氏詩故曰。此或是民間夫婦同游。豈專野合之男女也。范耕云。特忌其俗之流于游觀。士女戲謔。無所防閑耳。

黃葵峰曰：觀詩內曰：士曰女，則非其自作，可見矣。蓋詩人指其事而刺也。

補氏曰：鄭國土地寬平，人物繁麗，情意駘蕩，風俗淫佚。讀是詩者，可以盡得之。詩可觀，詎不信與？

馬云：鄭之人曰：上已秉簡，非游也。吾以被不祥，夫不祥孰有如秉簡者哉？入其國，士無內交，女無外與，祥也。平原廣野之間，男女錯雜，祥乎？觀其人，女不出門閭，上不近妖冶，祥也。先天化日之下，情欲縱恣，祥乎？然則秉簡耳，何忽有一女視顏而向士耶？何忽有一士踰牆而從女耶？夫秉簡

詩

卷之五

五

而必欲借往乎？即秉簡可也。而至贈芍藥，相謔乎曉。天下之不祥孰有如士女之相謔者哉？而猶曰：吾以被不祥也。

陸機曰：蘭、莖、葉似藥草，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着粉中，藏衣著書中，辟白魚。本艸經云：蘭州主殺蟲毒，辟不祥，故以為除不祥意。夏小正云：五月謂蘭為沐也。

韓詩云：芍藥，離草也。言將離別，贈此草也。古今注：牛亨問曰：將離別，相贈以芍藥者，何？答曰：芍藥一名可離，故

將別以贈之，亦猶相贈召贈文，無文無一，名當歸也。

蘭可辟蠱毒，故采以被不祥。芍藥名可離，故贈以志離別。古之人行之，未始不韻。人士女之際，便成惡俗矣。

書稱子產以其秉與濟人于漆洧，或者具一時之微權見此俗之不可訓，而俗人而奢，相仍已久，又不可驟革，故以濟人之事，顯行其小惠，而隱用其彈壓，未可知。曰：以其秉與，則子產已親至漆洧，所民未有不望而震者。詩云：洧之外，洵訏且樂。或者避漆洧而逃之洧之外，則相謔洧之外，事也。次章云：將謔，未諫也。間又有畏而不敢謔者，案公孫

詩

卷之五

五

僑相贈，鑄刑書。民歌曰：孰殺子產，則一時鄭政可知矣。孔平刺詩以此殿鄭，良有深意。

詩志主風卷之五終

王城譜

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為西都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為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則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于成周後遷歸處西都中庚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於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宣王于申而立之是為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于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

詩志

卷之五王城譜

王

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

拒地志平王以下十二王皆都王城至敬王乃遷都成周
報王又居王城呂東萊曰成周乃東都總名河南成周之
王城洛陽成周之下都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禮樂
也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東周
有洛陽也

王風

陳大士曰王風不純王城之時平王遷焉而詩亦附之特
非黍離之後降為國風也或曰凡天子之詩均謂之雅諸
侯之詩均謂之風雅屬天子即畿內臣民之詩皆雅也無
論正變也風屬諸侯即二南國本之詩皆風也亦無論大
小也然則黍離之降即音聲節奏不同當時何草不黃諸
篇之例而奈何風之則周微自夷于風而姑安之耳
魏曰南廂恭肅會及于諸侯故為雅平王政教止及于畿
內故為風

詩志

卷之五王風譜

王

王伯厚曰范甯穀梁傳序曰孔子就太師正雅頌因魯史
舊春秋列黍離于國風齊王德于邢君明其不能復雅政
化不足以被羣后也然左氏襄公二十九年季康子適魯請
觀周樂工已為之歌王矣孔子至哀公十一年始自行反
魯然後樂正雅頌得所則降王于國風非孔子也
鄭氏曰胡文定公曰邶鄘以下多春秋時詩而謂詩亡
於春秋作何也黍離降為國風天子無復有雅而王者
之詩亡謂雅詩亡也予謂不然春秋作于獲麟之時乃哀
公十四年矣詩亡于陳靈公乃孔子先生之前故詩亡然

後春秋作謂美刺之詩。而褒貶之書。作矣。非有定義者。

後魯隱元年。平王在位四十九年矣。却竟不能西歸。故孔
平始作春秋。則詩則大王國之風。叙書則記文侯之命。著
東周之不復興也。蓋一命文侯。而述有方矢之貽。雖是征
伐自諸侯出。秦離復雅。渠可得耶。

卓去病曰。王王矣。國史不默定一尊。而號之曰周。傷其有
不王者也。文武之時。上感矣。而臣主之曰。周召孔疏云。王
身名無二繫。公為王行化。是故繫之一公。天子嫁女于

諸侯。使諸侯為之主。亦此意也。平王以後。上衰矣。而君主

之曰。王陳為楚。或夷于縣公。陳已亡矣。而春秋書曰。陳宋
梓陳以見陳亡也。故立言之旨。或微而達。或顯而晦。或稱
而記。士沐梁不嫌也。稱陽月嫌也。天子不書葬。不必也。公
孫乾侯必也。皆此志也。

為承卿問劉元城曰。王秦離在邯鄲衛之後。且天子可在
諸侯後乎。曰。非諸侯也。周既被商。分畿內為三國。邯鄲衛
是也。序詩者以其地本商之畿內。故在秦離上也。

鄭譜

初宣王封母弟友于宗周畿內咸林之北。是為鄭桓公。今

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又云。為幽王太司徒。甚得周氣。與東

主之人。問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

死。史伯曰。其濟洛河頓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號鄭為大

號叔恃勢。鄭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目君

若以同難之故。寄幣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

君以成周之報。奉辭罰罪。無不克矣。若克二也。鄭桓公丹

依時歷華。君之上也。簡典刑以守之。惟是可以少。桓公

然之後。三年。周王為大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

文侯定平王于東都王城。魯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在洛

左濟。前華後河。食漆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又作卿

生。國人宜之。鄭之變風又作。

地理志云。鄭國土。陰而狹。山居谷沒。男女亟聚會。故其俗

淫。武公後二十三世。為韓所滅。

韓仲兒曰。易與詩皆全書。易以卜筮。詩以口詠。王柏欲刪

鄭衛諸篇。為其淫也。然以序求之。則各有所指。錄彙中可以

知衛之亂。錄漆洧可以知鄭之衰。彼男子贈答之辭。夫子

必不錄也。春秋壞唐。臣兄弟之倫。鄭之壞。父子夫婦之

魯衛先之衛錄綠衣而驗于定中鄭錄叔田而驗于東門
春秋其綱詩其目耶

詩志國風卷之六

海陽范王孫輯著

香雞鳴

序曰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
警戒相成之道焉昔周宣王有脫簪之后而未央問夜
幸成中興后齊女也先齊之賢妃亦復似之
古者人君辨色入朝雞鳴告旦自有常儀何待妃子以雞
聲蠅聲日明月光婉轉疑似互相告戒且君不出臣未必
遽歸君且出臣未必遽偕及今邇之未有不目爲開見之
候而悚惕之過有不近于情理者當時女史紀之爲美談
詩志 卷之六

而不聞其以謬述諱之者內則若之爲勝事而不聞其有
夜替請之者則亦想見賢妃片時低玄之心政不必以事
境之真假情理之有無論也

列女傳曰雞鳴樂師擊鼓以告旦夫人鳴佩而去書傳
述夫人進御之禮云太師奏雞鳴于階下夫人鳴佩王
于房中告去傳曰雞鳴而夫人作朝絲而君作東方
明則夫人纓笄而朝七條已昌盛則君聽朝
徐玄危曰雞聲蠅聲不必說相同蓋西聲自別而賢妃之
心警畏聞蠅聲即以爲雞終其心亟欲聞雞惟恐失告故

也。此說固是。但愚意警長之意。詩人口中不要說出。放在言外。更爲得旨。大槩風人之致。多是借有爲机。倚無爲用。說處不是。詩詩在不說處。譬如車輪之轉。非載非輻。妙在干空。又如鼓響于桴。聲不在木。火傳于薪。光不在燼。若將意思一句說盡。便如嚼蠟無味。又如力盡箭墜。氣勢索然矣。領畧此旨。其于說詩已得大半。不然。雖舌敝耳聾。相去逾遠。

詩測曰。首二章末二句。亦賢妃語也。若曰。如以爲匪。則鳴。豈蒼蠅之聲乎。李彭山亦俱作賢妃語。于蒼蠅之聲。

詩志 卷之六

二

則曰。此疑其已遲之詞也。下月出之光。則曰。此幸其尚蚤之詞也。鼎來云。非但鳴明爲假。卽蠅月亦自非真。神傷于朝。盈朝昌故。聽暗提在聲色之外。似聞似見也。要亦非疑。非悞。

傳曰。卿大夫朝于君。朝聽政。夕歸治其家事。正義曰。卿大夫欲早罷歸。不得早罷。則憎惡君。沈云。托納諫于謀歡。而曰。其與子同夢。詭自爲以爲君。而曰。無庶子子惜。何其婉以切也。

詩弋曰。鷄鳴日出。猶是依傍格套語。說到同夢之耳。賢妃

亦似深于展昏之愛。不得已割情避憎。這終是香奩真情。話。終能動得主聽。

人君卽然燕安。未有不憚清議。愛令名者。賢妃蓋善于進言者也。謂女流願望切責之情。區匕者未足爲君動。必曰。朝既盈既昌。若代舉滿朝願望之情。使知群心之不可虛。必曰。會且歸矣。無庶子子惜。若代申滿朝切責之忱。使知衆尤之不可犯。君聞之。未有不披衣起者矣。

王云。蓋聞齊之佐伯者。或師蟻而得水。或師馬而得路。夫妃安知非師蠅得聽。師月得明乎。真賢妃也已。

詩志 卷之六

三

還

序曰。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于田獵。謂之賢。閑于馳逐。謂之好焉。

鄭云。詩人述民間尚勇好勝之習。見化之所從來。時雖霸業未興。而功利誇詐已有其漸矣。

箋餘云。美哉狩獵也。而猶存揖讓之意。惜乎揖讓也。而仍是矜誇之態。齊之所以能爲伯。而卒止于伯者。此可樂耳。

還齊詩作營。地里志。臨淄名營丘。又崔靈恩集註。以還茂昌三者皆地名。

釋獸云。狼。牡。豨。牝。狼。其子。豨。絕有力。迅。舍人曰。絕有力者。名。迅。陸机云。其鳴能小能大。善為小兒啼聲。以誘人去數十步。其猛捷者。雖善用兵者。不能免也。其膏可煎。和其皮可為藥。淮南子云。烏雄。雄于雌。獸。牝。猛于牡。是以熊為熊之牝。而熊猛于熊。狼為狼之牝。而狼名獨著。虎猛者。稱乳虎。蓋其類也。

無名氏曰。宛轉閑生。巧于自便。豪爽駿快。讀之。猶覺有控弦鳴鏑。鼻端出火。耳後風生之氣。此齊之所以多技擊士耳。

齊志 卷之六 四

鄭潛谷曰。鷄鳴刺色荒也。還刺禽荒也。鷄鳴思古賢妃。不。言。今。好。內。還。言。俗。好。獵。不。言。君。從。禽。斯。風。人。之。言。哉。

著

序曰。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親迎之禮。夏后氏迎于庭。殷人迎于堂。周迎于戶。其屬升拜。主人不答。婦從降。主人不降送。明受女也。俛字正與迎字相反。昧禮之俗。開口便見在齊女。必以為備禮也。使前此無有失也。君子將于俛乎。觀禮矣。此刺俗而設。為新婦之詞。其廢禮處。父母不知也。翁婦不

知也。婿不知也。女亦不知也。徐華洞曰。不言其身之別。服而獨以充耳為言。何也。意謂其飾于耳者如此。而古者大體其亦與聞之乎。

教而字。非語詞。而汝也。女子當文定之後。暗中摹撫。不知而之。面目何似。今見其俛我言而也。充耳者而也。生來。夫子寒微。瓊華瓊英。瓊瑩如此。今而知免矣。又患夫子輕薄。俛我于若于庭于堂如此。今而知免矣。有相見驚喜之意。

傳云。瓊華。美石。士之服。瓊瑩。石似玉。卿大夫之服。瓊英。

齊志 卷之六 五

美石似玉者。人君之服。○考証云。昏禮有揖盛之文。自士而上。每揖一。據服定分。亦無可悉。

六帖曰。木謂之華。紳謂之榮。不榮而寔謂之秀。榮而不實謂之英。則凡言瓊華瓊瑩瓊英。秀寔皆以草木之華形容玉之光色也。

古亦有以牙角為瑱者。楚語。公子驪諫靈王。七病之曰。子復語。不殺雖不能用。吾置之于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兒象。其可盡乎。其又以繩為瑱。故傳亦以素為象瑱。

此詩刺魯桓不親迎也。桓公弑兄自立，中怯，結婚于齊，使公子揮迎婦焉。齊人譏其始之不正，易能善其後乎？相會之禍，有自來矣。

春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讎，公會齊侯于讎。夫人姜氏至自齊。左傳曰：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翬。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礼于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于大國亦上卿送之。于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于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詩志

卷之六

六

東方之日

序曰：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郝云：男女晨昏私奔，君臣政教不立，不能明微格姦，防之以禮，所以為衰。

傳曰：君明于上，若日也；臣察于下，若月也。

箋曰：言東方之日者，愬之乎耳。有姝然美好之子，來在我室，欲與我為室家，我無之何也？日在東方，其明未融，與者喻君不明。

傳曰：履禮也。箋云：在我室者，以礼來。我則就之，與之去也。

言今者之子不以禮求也

詩訓曰：此未可定為淫奔之詩。在室在闈，履即履發，未見必為曖昧之跡。入室及門，既即而發，亦不失為進退之常勢。交利合，相親相愛，世俗之士，往往而然。論詩曰：衛風以彼姝者，子指賢人，則此當是良朋密友，往來過從，為竟日談耳。

子貢傳曰：莊公無禮，齊人刺之，賦東方之日。鄭肇敏曰：予詳味詩述，更有隱見于此。夫述于衛之錫奔，曰邶伯無禮，于承唐曰公室無禮，則此所謂無禮可知。已齊先無禮，

詩志

卷之六

七

魏大子驟如崔氏，以犯于杼者。詩人殆托為棠姜言，以殊子目其君。取義于日月者，唯日月之光，可以侵入戶庭而無禁。安有君而淫臣婦于宮者乎？撫楹之歌，紐于在室在闈也。踰墻中股，宜其及矣。

史記：莊公六年，初棠公妻好，棠公死，崔杼取之。莊公通之，教如崔氏，以崔杼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崔杼怒，因其伐晉，欲與晉合謀襲齊，而不得間。莊公嘗管宦者賈舉，賈舉復侍，為崔杼間。公以報怨。五月，莒子朝齊，以甲戌襲之。崔杼稱病不視事。乙亥，公問崔杼病，遂從崔

杼妻。杼妻入室。與杼自閉戶不出。公擁柱而歌。宦者賈舉遮公。從宮而入。閉門。杼之徒持兵從中起。公登臺而請解。不許。請盟。不許。請自殺于廟。不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于公宮。陪臣爭趣。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射中。公股。公及陞。遂統之。

東方未明

序曰。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與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箋云。挈壺氏之不可以為節。猶是狂夫不任挈壺之事。沈無回曰。若君為其所誤者。

詩云

卷之六

人

傳曰。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時于朝。既云。挈壺水以為漏。置箭壺內。刻以為節。而浮之水上。令水漏而刻下。以記晝夜之度數也。夜則以火炷之。冬則水凍不下。又當置火于傍。故用水用火。

此詩作于哀厲急政之時。雖云與居無節。而主于晏朝。邊多獨舉其早言之。而未句始曰。不夙則暮。含著隱見。

顛倒衣裳。不辨色故也。辨色為晨。未辨色為夜。日氣所乾為晞。未晞未有日之光氣也。

詩曰。天有自然之運。晝作夜息是也。人君。天出治。自

無。無。迫之意。象而有明作之治。功。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只行所無事而已。當時匠工。唯有優游已耳。委蛇已耳。若一顛倒。便手足無措。故言顛倒衣裳。又承言顛之倒之似。推開看。不專在衣裳上說。有錯愕頓苦之意。蕪子曰。夫苟不知為政之節。常不能及事之會矣。

箋餘曰。人君因天以分四時。因地以別九野。因人性以制五禮六樂五刑八政。不過舉而措之。猶折柳之易也。若求治大急。任意撻撻。真如挾山起海之難。予謂折柳而天下治。行所無事之謂也。胡氏曰。此詩見凌蹙之意焉。見實

詩云

卷之六

九

裳之度焉。一節之驗。可以逆料其餘矣。

南山

序曰。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

桓十八年。左傳云。公與夫人姜氏如齊。上侯通焉。公請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上與于車。公羊傳曰。于其乘也。拉幹而殺之。夫人久留于齊。莊公即位後乃來也。故莊元年傳云。不書即位。文姜出故也。經書。三月夫人遜于齊。公羊傳曰。夫人固在齊矣。其

言遷何念母也。按春秋經莊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
禚四年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五年夫人姜氏如齊
師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冬夫人姜氏會齊侯
于穀是夫人復會齊侯也左傳于會禚之下書穀也于
會防之下言齊志也杜預以為意出于夫人則云書穀
意出于齊侯則云齊志

說通曰詩詞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意則以襄為主
所以者何魯桓杖兄自立有危心焉結婚于齊歸田于
鄭成亂于宋樹三強以自固尤屬望者齊耳齊襄恃強以

詩志 卷之六

行淫文姜扶齊以縱欲桓之不能制姜以齊之勢重也襄
之敢于淫其妹以桓之中怯也故義歸于刺襄也

詩按曰篇中四易字設為詰問之詞若隱刺而不忍明言
者徐華洞曰問之齊而齊何以解也問之魯而魯何以解
也解之曰魯以齊立也齊有恃以威魯也然魯雖以齊立
而可以其妻酬哉齊雖有所恃以威魯而可自據其妹哉
魯道有蕩雖自路言隱然見魯國禮教之近蕩然無存矣
考証補曰狐禮北斗而靈善變化其為物妖淫有媚珠
春秋秦穆伐晉筮之言曰獲其雄狐釋者曰夫狐豈必

其君也詩人但言齊子之來而說者知其為齊襄而來
以此箋云恆來也

齊子二字筆法甚嚴後用兩如之何皆深思之詞而禮與
法已穆然凜然其中矣

履人注有纁履黃履白履黑履散履五等故曰五兩
莊子云戴國冠者知天時履方履者知地形

箋曰葛履五兩喻文姜與姪婦及傅姆同處冠綏喻襄公
也五人為奇而襄公往從而雙之冠履不空同處猶襄公

文姜不空為夫婦之道徐華洞曰取喻亦有天地陰陽
詩志 卷之六

詩偶之義

詩七曰藝麻者畝以界之言桓之不能界止其欲也折薪
者斧以斷之言桓之不能斷制其淫也

四時纂要曰種麻熟耕地縱橫七遍已上生則無葉是
藝麻欲熟之驗故以比娶妻者欲告父母熟思而行之
也

春秋元命包云斧鑕主亂行斬狂詐斧之為言補也

箋曰娶妻之禮議于生者卜于死者此之謂告

沈無回曰末二章詞歸魯桓意主齊襄一恥之一惡之也

案餘云、文美、卽衰之欲妻忽者也、忽失援而身先、桓得援而身亦死、皆先耳、而桓受穢名焉、寧爲桓乎、寧爲忽乎、

甫田

序曰、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沈無回曰、詩在南山、微苟之間、當以小序爲正、

詩故曰、公嘗師于首止、殺鄭子嬰、輶高渠彌矣、又嘗伐衛、而納紀季之鄭矣、又嘗與宋魯陳蔡再伐衛而納惠公矣、皆務大功、而求伯于諸侯之事也、內行不洽、徒負

衛志

卷之六

十一

衆而恃力、何能有成乎、掘角而升、躁威之喻也、正義曰、國大民衆、齊可以伯、但襄公無德、不可求耳、至其弟桓公、卽求而得之、

陸羽明云、齊人之病、大都在急功、而詩人正欲與之計功、顧云、大凡成敗之故、勞佚之數、操其半、後先之數、操其半、故生人旦夕淺謀、皆當擴以百年、必世之全、算智廣者、其計必周、神完者、其功自積、蓋業處其驟、鬼神亦忌其功名之太盛、于是乎遲之、遲之而又久焉、使享之者知艱難之不可以失、而進修之不敢以荒也、遂兩居乎光大而無所

將且功成而提計之、亦只在未幾見之間、突如而至者耳、如徒致戒于驕、七桀、七怙、七怙、安知非謬議之士、有所畏而托之以自諉者哉、

朱子曰、人之所期、固不可不遠、大然下、手時須一步、欽一步、著實做、始得錢云、見遠大而忘近小、亦猶之見近小而忘遠大者耳、

未幾見三字妙在無意中自成氣候、不識不知中自生迂轉、人卽驚爲千里四海之見、抱爲百年萬世之見、提無以喻夫未幾之見、未幾見而衆能新可念也、未幾見而時空

衛志

卷之六

十一

又大可畏也、

案餘云、唐突之突不可有、新突之突不可無、蓋氣足候到、自露頭角、如奇峰兀突、由神功鬼斧、天琢而成、殆非人工可補、突字與漸字相反、而實相成、

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者、掘角矜纓、言提聚其髮以爲兩角、如卽字之形、士冠禮、始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三加而後字之、成人之道也、

徐士彰曰、先哲有謂甫田悟進學、衡門悟處世、亦可謂善讀詩矣、

盧令

序曰。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嚴云。古有聞環聲而喜者。非喜其因大也。其人美且仁也。卽孟子聞車馬之音而喜色之意。襄公不美之意。在言外矣。

徐華河曰。朱傳以爲與還畧同。予謂不同。還是獵者交。稱此則人與犬並言。還是寓刺于美中。此說至優。譽猶淺矣。盧。黑色也。世稱韓盧。戰國策云。韓國盧。天下之駿犬也。東郭邊。海內之狡兔也。韓盧逐東郭。邊山三。越岡五。兔

詩志 卷之六

極于前。犬疲于後。俱爲田父之所獲。

陳云。試令其不仁不慧不德。而第挾控致之美。以奔激于中原。亦未達辱其盧。又今是仁是慧是德。而肯息羽獵之雄。以翔翔于道德。亦未達藏其美。何爲種。似與盧競美也。紛。必與盧作緣也。美。因盧見人。因盧美。齊人日用盧。而不知其爲盧用也。悉夫。

箋餘云。盧令。一人之獵也。還。兩人之獵也。叔于田。大夫之獵也。四鐵。諸侯之獵也。車攻吉日。天子之獵也。咏詩。而氣局之大小。習俗之好尚。王伯之純疵。恍然游其境矣。

敝笱

序曰。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焉。疏云。齊則襄公通妹。魯則夫人外淫。桓公見殺于齊。襄公惡名不滅。是爲二國患也。文姜淫亂。由魯桓微弱。使然。故刺之。

胡氏曰。南山先齊襄。敝笱次魯桓。載驅次文姜。倚嗟次魯莊。詩得其叙矣。姜之惡。與襄比。而後于桓者。君子畧婦人。謂不若丈夫之有知也。

箋云。其從姪婦之屬。言文姜初嫁于魯桓之時。其從者之心意如雲然。雲之行順風耳。後知魯桓微弱。姜遂淫恣。從者亦隨之爲惡。如雨。言無常。天下之則下。天不下之則止。以言姪婦之善惡。亦文姜所使止。水之性可停可行。亦言姪婦之善惡。在文姜也。

詩志 卷之六

說通曰。于禚。于祝丘。如齊師。于防。于穀。皆莊公時事也。故宣以爲刺莊公。

詩。弋曰。占人制馭一物。必當察會。笱雖敝。當其在梁魚自不得。敗而而去。子雖不易制。毋苟設處有方。無論僕僕。其猶束。卽毋亦有陰捫而不敢縱者。詩人所以嘆敝笱也。

做筍制魚猶畫餅耳云爾

陸機曰魴魚廣而薄肥恬而少力埤雅云蓋弱魚也其廣方其厚扁故一曰魴魚一曰魴魚東海有魚名曰鰾比目而行不相得不能達鱗似魴而弱鱗性亦旅行故其制字从與失水則死弱魚也凡此皆魚之易制者孔叢子曰衛人釣于河得鰾魚焉其大盈車子恩問曰如何得之對曰吾下釣垂一魴之餌鰾過而不視又以豚之半鰾則吞之子思嘆曰魚貪餌以死士貪祿以亡是鰾又爲大魚也

詩志

卷之六

六

春秋傳曰夫人孫于齊稱孫明大歸也稱夫人不氏明絕屬也絕而復歸於微笱豈異哉

婦人內夫家外母家魯道有蕩齊子既有歸矣匪曰歸寧又烏乎歸桓公不反齊子幾無所歸矣春秋書夫人孫于齊傳曰稱孫明大歸也稱夫人不氏明絕屬也絕而復歸乎不終大歸又烏乎屢歸問期而赴之者何事亦若是之如雲如雨如水乎不知莊公此時安在也

沈無回曰或曰趙氏制其車馬僕從之說可行乎曰不能也先儒崔銑曰桓公死季友之祥慶父之才皆可君魯也

齊襄立莊以示德莊公藉舅以自固文姜挾宗國以慰其

子鉏其下彼邪淫之迷不惜其夫之賦何有于子之廢故狩祿園邸伐衛歸俘待齊女之長主王姬之昏僕亡焉其役于齊蓋襄公之威重矣文姜之衛狡矣尚何僕從之制乎爲莊公者痛父復仇號泣于王求助于與國明大義于魯之臣治兵而東以身委之是則可耳惜乎莊公旣切又無子犯石碯之臣幸其小安忌此大怨悲夫

載驛

序曰載驛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驛于通

詩志

卷之六

六

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于萬民焉箋云故猶端也疏云謂無禮義之端緒

子貢傳曰齊襄伐衛姜氏會之於師齊人刺之賦載驛魯申公曰齊襄納衛朔抗王人魯人從之文姜歸齊以稿師齊人刺之

說通曰莊公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大都囑目之地驛車策馬由魯道涉汶水而爲其所不忍爲又志得意滿暴無羞惡之心焉詩人惡之醜之而反覆刺之也然止言其往而不言其所往之何事所謂中許之言不可道也亦詩人

厚之旨與

正義曰釋器云輿革前謂之輿後謂之轡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轡是車前後之飾皆有革有輿故云輿弗朱鄒也。

詩故曰急于赴會即夕啟行不能待也。

鄭箋以每章上二句言棄公疾驅其乘車以入魯境下二句言文姜往會曾無慚恥之色。

傳曰四驪言物色盛也夏官校人云凡軍事物馬而頒之蓋物馬齊其力毛馬齊其色今襄公伐衛而乘四

詩志 卷之六

驪是物色俱盛也

疏曰魯在汶側齊在魯北水北曰陽僖元年左傳稱公賜季友汶陽之田當齊襄公之時汶水之北尚是魯地故箋曰襄公入魯境也

荷嗟

序曰荷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焉

呂東萊曰嗟嘆再三則莊公所大闕者不言可見矣徐華洞曰曰願而長有空負偉形意曰抑若揚有不能自揚

而抑于人意曰巧趨踰今有拙處意曰射則戒兮有不戒處意曰儀既成有不成意曰不出正有徒亡終日意

論衡云人心慧而目多采爾雅目上爲名揚用修云名玉篇引此句作額眉目之間也字从冥言流盼使人冥迷

嘗聞大行者不顧細謹大禮者不修小讓誠有不暇耳局于量者丰韻不韶拘于見者標會不遠誠有所繫耳公之抑若揚巧趨戒何其暇也又何其無繫也

梓人職謂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焉鄭注周禮

詩志 卷之六

云所射正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爲諸侯夫君有君之的臣有臣之的父有父之的子有子之的必無愧于其的而後謂之正志則中之得爲諸侯豈在張弓挾矢之間哉

夏官射人王以六耦射三侯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樂以騶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豸侯樂以采蘋五節二正畫五正之侯者中朱大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正者損玄黃二正者去白蒼而畫以朱綠其外

之廣皆居侯中三分之一。三侯者，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也。二侯者，三正二正之侯也。一侯者，二正而已。射人注云：量侯道者，以弓為度。凡節者，九十弓也。鄉射記云：弓二寸以爲侯中，既弓取二寸，則九十弓者，侯中廣丈八尺，餘倣此。

張叔起曰：此爲齊人之詩，則展我甥，不過欲露出魯莊公來耳。胡休復曰：莊之于襄，仇也，非甥也。故曰展我甥兮，非拒其不爲齊侯之子也。若云是甥，我父必非仇我者也。其詩人之微詞乎。

詩志

卷之六

子

箋曰：體射三而止，每射必四矢者，象其能禦四方之亂也。按儀禮大射，初使三耦射之，而未釋獲，射訖取矢以復。君與卿大夫等射，釋獲飲不中者訖。君與卿大夫等又射，取中于樂節。注云：君子之于事也，始取苟能中，謀有功終用，成法教化之漸也。正義曰：四方男子所有事，故用四矢以示意。

徐云：說到四矢反以禦亂，蓋隱然以激發莊公也。但思亂魯道者是誰？桓既釀亂，靖亂正在莊，乃僅貫在華，七寧有亂耶？反在的，何足禦耶？使其一發而在梁，安得有勸

詩志

卷之六

子

與之唯七。再發而在山，安得有雄狐之綏七？何不假穿戴之卿，箭焚發夕之虞，控弦斷乘轡之綏，舍拔剪四驥之尾，且也不難穿中縹之扎，不難洞彭生之胞，祝禱防殺之間，不難執弓矢從事，而奈何徒負此長技也？公一射夫已哉。陳大士曰：齊襄之死，于弑也，冥哉，身爲禽之行，國人至綏綏陋之，無知之刃，天假手以報拉腸之仇耳。人生有欲而不制以禮焉者，人道何以存焉？夫車中之樂，夫人與聞乎？故家無二尊，國無二尊，則文姜其仇焉爾，則奈何其不制而使翱翔自得也？不幾虛負其材美也哉？說者謂當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太從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哀敬之不至，威令之不行耳。然此固不足以制文姜也。成其爲母而後制之，則不知其罪之所蔽，既得以行其母之權，而益之以勢悍之性，挾齊以正其名，卽莊公不內縹乎？吾惟斷之以義而裁其，吾以爲母也者，彼得而毋之，吾不以爲母也者，彼不得而毋之也。各正而後姜與齊俱自內慙，而不敢挾其名以責實，此亦制之七，大權也。然毋于至恩，莊公忍諸，焉得而慈諸？夫莊公非自制之也，示其意于大臣，以聽其公論之所裁。

而已不與焉。卽朝夕鳥亡之情。惟其所自盡。大臣弗禁也。則向所稱哀敬威令之說。庶幾其可行哉。

箋餘云。報父仇。絕毋惡。原奇男子事。前不可得之平王。後何能得之莊公。予讀南山敝笱載驅倚嗟。則知惡起于襄而也。及桓莊。詩人配齊而閔魯。故皆列之齊風。魯爲國親。諱故置之不言。中公曰。夫子正樂。降魯頌爲風。敝笱載驅。仍不列入。亦諱魯恥而彰齊惡耳。

徐華洞曰。嘗謂吳楚無風。或謂其淪于夷也。然汝墳。江漢諸篇。不見吳楚之風乎。魯無風。或謂其以周公之後著于

詩志

卷之六

圭

類也。然卽南山。猗嗟諸篇。非魯之風乎。宋無風。或謂其神朝之尚不列太史也。然誰謂何廣非宋之風乎。特惜魯以社教之國。見累于齊襄。恐非魯意也。魯弱之無如齊何也。

魏葛履

序曰。葛履。刺褊也。魏地陝隘。其民机巧趨利。其君儉嗇。褊而無德。以將之。正義曰。若地廣民稀。則情不趨利。地隘民稠。耕稼無所。衣食不給。机巧易生。人君不知其非。反覆食音褊。急德教。不加于民。所以日見侵削。此詩致趣。妙在兩可以字。與好人提。宛然在辟。佩其象。掃這一番稱述。

慈子由曰。君子之爲國也。致隆而極廣焉。故其降也。猶可以。不陷。今葛履而履霜。及其暑也。將安用之矣。婦之未雨。

詩志

卷之六

圭

見也。而使之縫裳。及其成。婦也將安使之矣。

箋曰。葛履。賤皮履貴。魏俗至冬。猶謂葛履可以履霜。利其賤也。言文子者。未三月。未成爲婦。裳男子之下服。賤又未可使縫。俗使未三月。婦縫裳者。利其事也。

正義曰。夏日之有葛履。特爲便于時耳。非行禮之服。若行禮。雖夏。猶當用皮。周禮注。言朝祭履葛。各從其裳之色。明其不用葛也。詩稱宛然在辟。則是行禮。行禮亦用葛履矣。

曲禮曰。諸毋不漱裳。唯舉裳不漱。則衣可漱。明裳爲賤。

也。

感精符云。王者順天行誅。以成肅殺之威。若政令苛。則夏下霜。誅伐不行。則冬霜不。京房易傳云。誅不原。霜附木不下地。不教而誅。其霜反在草上。

正義曰。既入夫家。仍稱女手。明未成婦也。曾子問云。三月而廟見。稱來婦。又云。女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亮示未成婦也。

語云。一家而一人輟功。是即家之蟻穴。一人而一月停。是即人之鴆毒。一歲而一人三月坐食。是即歲之蠱壞。刑。

禮志

卷之六

音

家莫如儉。教婦莫如初。要之。之。意。或見及此乎。

內則云。男女不同。櫛。不敢。于夫之。櫛。不敢。于夫之。簪。不敢。共。浴。內外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自其可以履霜。可以縫裳者。言之。凡此亦俱無不可矣。

大凡事有節。時有候。人亦有情。得之家。以其焦然。不終日之心。漫可之。而不顧其安。故。之。難。為。上。儉。之。難。為。下。

傳曰。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箋曰。婦。

新亞。慎于威儀。如是使之非禮。

徐筆洞曰。宛然左辟。揖讓相先也。佩其象。拂小物克勤也。既宛象。佩矣。何為。縫裳治。之。急。如此。大約其。人。外。觀。致。飾。而。心。實。福。狹。者。福。狹。之。心。多。于。男。女。居。室。間。露。其。真。情。○寬裕急迫。想以心為量。

胡氏曰。宴人非。履。奔走。祁。寒。閭。井。之。女。初。歲。綴。紵。自。其。當。葉。何。足。為。刺。曰。左。辟。曰。象。拂。貴。者。飾。也。貴。者。則。固。陋。矣。箋云。君。無。德。教。使。之。耳。

董子曰。天子之尊卑。隨陽而序位。貴者居陽之所盛。賤者。

禮志

卷之六

三

陽之所衰。陽貴而陰賤。天之刑也。孔之尚右。非尚陰也。歌老。陽。而。尊。成。功。也。

韓氏曰。寬裕者其流長。急迫者其意短。魏以地隘而禍急。於此。豈。七。乎。如。日。行。北。陸。氣。寒。晷。短。何。以。長。世。故。吏。風。作。平。卒。桓。之。世。而。國。遂。滅。于。惠。公。之。十。六。年。止。五。六。十。年。之。間。耳。立。國。規。模。可。不。慎。哉。

陳大士曰。秦之興也。以力。晉之興也。以。善。請。車。鄰。驕。小。戎。無。衣。諸。篇。其。氣。槩。勇。力。之。意。強。毅。果。敢。之。資。勃。七。焉。而。魏。唐。之。風。抑。何。衰。七。也。然。惟。善。故。力。本。而。財。有。餘。亦。惟。善。

故敦樸而氣有餘。故自古爭天下者。先得河東之地。則勝之。帝得之則帝。王得之則王。伯得之則伯。奸雄得之亦足。以資爲亂。而不能有所定。故觀唐魏知晉之伯也。而秦風雄遠矣。

汾沮洳

序曰。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郝云。不敢斥君。而但指其大夫以諷也。

張叔翹曰。以上二詩。蓋皆爲在位者儉奢福急。非居上之體。所以刺之。故曰國者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凡。又

詩志

卷之六

美

曰。玩二詩所謂女子縫裳采桑采芣。政與公儀休拔園葵去婦織者相反。蓋有與民爭利之意。所以刺之。特詩人極意含蓄不露耳。若止是儉嗇亦未可刺也。

蘧子由曰。汾水出于晉。其流及魏。

三美字。與上篇好人好字同。大凡奢之與儉。儉之與難。且儉美德也。吾謂其不美不能也。但異乎公路公行公族耳。儉又好事也。吾謂其不好不能也。但福心可刺耳。難醜惡之事。易移美好之情。難奪不先有以予之。而其情不服也。故必蒙之以美好之名。以降服其心。然後使知好也。

中有不好者焉。美之中有不美者焉。而俗或可轉耳。此詩人之善風也。

美無度。美如英。美如玉。是其人生平所自矜者。曰異乎公路。則美可度矣。異乎公行。則英之落矣。異乎公族。則玉之瑕矣。如玉如英無度者。何不自愛。而圖其美之全乎。蓋卽其自美之隱。東細與相商。令其爽然失據。事之以予爲奪。此類是也。

沈云。沮洳。見卑下之處。一方一曲。見壤地無多。不空與民爭也。

詩志

卷之六

美

正義曰。以其主君路車。謂之公路。主兵車之行列。則又謂之公行。其實一官也。公族。掌君宗族。鄭氏謂主君同姓昭穆是也。左傳曰。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群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立。乃宦卿之適。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趙盾請以括爲公族。公許之。冬。趙盾爲耗車之族。是其事也。公族。適子爲之。盾自以爲庶子。故讓公族而爲公行耳。服虔云。耗車。戎車之伴。卽公行也。國語。栾伯請公族大夫。公曰。苟家悼惠。苟禮文敏。應也。

果敢無忌鎮靜使茲四人者為之夫齊梁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使文敏者道之使果敢者論之使鎮靜者修之左傳曰使訓卿之子弟恭儉孝弟也

傳曰萬人為英大戴禮辨名記云千人為英徐云公路公行以庶子為之侈以過上或者訛其無禮庶而干適君子以為鮮終稍貶損焉似于處身之宜未為失也進而求之公族又復然則何也

燕又云儉者易于自守而魏率併于晉何耶所謂閉戶寒然不知禍福也小國而事大國須有器量方有剛柔之用

詩志

卷之六

夫

珠璣瑣則事至靡措矣曰珠璣乎公路公行公族者君臣上下偏不無餘觀風者知其不堪謂將失其貴也允詞也徐云為此詩者將魏未入晉以前有此風乎如以為晉風吾聞晉之諸卿實修夷卻之亡寵過而汰韓魏稍能以禮自節季子稱之其以儉賁貽詠者我未之聞也獨魏之官制亦與晉相類也與

國有桃

序曰國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膏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徐士彰曰

此詩之作親蓋未并於晉是晉獻公以前之詩

詩歸曰魏以河汾小國彈丸沮洳近于強晉君相皆宏苞目而憂而徒以怡堂唐火之見偷安旦夕喪已無日長慮却顧者安得不思而憂也

胡氏曰國有民國有桃我自有也民雖寡其力綸可用桃雖賤其實猶可殺取譬婉矣無德教則弄其民雖欲不亡不可得矣

徐華洞曰詩憂國小無政謂安于固陋無振起恢復之志以國桃園棘起興蓋以其園干一實之小非大木之用也

詩志

卷之六

夫

其果桃為下棘酸棗也指棘棘而言皆果實之賤者康華谷曰桃可以為核而不可以為核魏君不能用其民而愈趨于陋詩人以為推此氣象則園中有桃將取其實以為為報其者將然之詞言其必至于此憂之亡詞也

箋曰魏君薄公稅省國用不取于民食園桃而已不施德愛民無以戰其侵削之由亡是也心憂而歌詠欲聞于朝心憂而行國欲喻于眾此於奏賦謀謀之外別有苦心總如行險淫畔寓有無限悲慨在詩人原以憂心托之歌詠行國而所以可愛之故未嘗顯

言極意摹寫者非是。

楊升菴曰：爾雅曰：徒歌曰謠。說文：謠，作言，注：各從肉言。今按：徒歌不謂不用絲竹相和也。出自胸臆，故曰肉言。童子歌曰童謠，以其言出自其胸臆，不由人教也。晉孟云：絲不如竹，竹不如肉。唐人徒歌曰肉言，卽說文肉言之義也。

騷字同極字，俱從士字，見。不過一介士耳。身在事机之外，而好爲詆彈，職無官守之羈，而不知避諱，得不日爲騷，得不日爲罔極。

詩志

卷之六

主

時事如此，何境可容其騷？何念可着其騷？惟不敢騷，故歌而反以愛爲騷。是以臨淵集木之心，而指爲猖狂縱恣，愈可悲矣。

利與害常相倚。利在目前，害在事後，則是非每顛倒焉。是彼人者，未必出于媚彼人，蓋當日情形已成，一極重難反之勢，人情悠忽，盡徂而不覺耳。故再嘆其不知而醒之以思。

韓氏曰：秦離之憂，王室之已覆也。固有桃之憂，魏國之將亡也。憂其已覆而不我知，則亦已矣。憂其將亡而不

我知，則欲其思之者亦宜也。

陟岵

序曰：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沈無回曰：魏介在秦晉，迫于誅求，終歲奔命，有往無還，見役之人，自審危亡，而作此詩，曰：夙夜無已，知征役不息也。白猶來，不來未可知之詞也。况又子代父言如此，則知其來者屬望之心，而子身固自不可知耳。

爾雅：多草木曰岵，無草木曰屺。朱子從毛傳，與此相反，非是。

詩志

卷之六

主

○詩七曰：初陟岵，于草木中隱。若有見，尚膝靡，不目。故次陟屺，于無草木處，望個親切。次又陟岡，于山最高處，再望個仔細。詩之敘也。

論詩曰：此白雲親舍之意也。離親既久，歸期無日，聊登高望遠，恍若父母在堂，兄側于側，神魂赴之以聽其嘆息。可嗟之語，庶當聚首一時云爾。

徐華洞曰：瞻望雖不見親，而見親所遺之體，猶見親也。情親所屬之語，卽見親也。箋餘云：子于父母，寸心千里，呼吸相通，此孝思之最真處。

語云父母在此身未可以許人故曰無死

箋云上者謂在軍事作計列時疏云若至軍中在計列之上當慎之哉可來乃來無止軍事而來若止軍事當有刑誅傳曰父尚義毋尚恩兄弟尚親也

婦人最憐幼子蓋其生也晚乳七弱質足娛遲暮之年而烏哺之情又不若諸子已壯者之漸遠于恆也故鍾情獨深也故行路之難輒嗟筋力之未固久違日前更憐離親之太蚤此其情之所必至者也

離親千里所賴奉菽水者獨有兄耳是一子之身實二子

詩志

卷之六

五

之責而二子之職又祇一子之身依比膝下焉得不念夫周族于膝下者第恐兄亦咨嗟一堂也不堪令父母見且聞耳司馬法獨子無兄弟者歸養以兄故累弟安能以弟故而不愛兄乎

疏義曰觀陟岵而魏之所以役其民者可知觀碩鼠而魏之所以賦其民者可知

十畝之間

序曰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取曰一夫之分不能百畝土田匱隘不足耕墾以居生也

王制云制農田百畝周禮上地家百畝中地家二百畝下地家三百畝

郝云魏地迫隘其君徧急其民纖密加以大國侵削閭里蕭條民間愁居迫處覺生理日蹙故詩托采桑無所刺之

水經注云故魏國城西南並去大河二十餘里非去首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况侵削之餘乎

傳曰閑然男女無別往來之貌泄七多人之貌疏云地陘隘無所相避也行與子還者雖則異家得往來俱行是其削小之甚

詩志

卷之六

五

魯申公曰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于其朝而思與友歸于農畝

說通曰美在畝畝則厭在朝廷可知賦畝之人安則朝廷之上危可知葉云此人猶不忍以去國之故明指官危而微以歸田之願托云野樂耳

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十畝乃合兩家而言十畝之外又并同井之人而言

詩弋曰不言百畝之稼而言十畝之桑者稼忙四時桑忙一時士大夫歸而取適隣老婦游頗有林下風然不言桑

石而言桑仍帶魏人儉嗇氣質

國之威也。園桃告發于行國。碩鼠與思于樂郊。則十畝之間。十畝之外。亦非閑也。泄也之地。在桑者未必以為閑也。泄也。而不閑不泄者。則遙望而想慕之。

燕又曰。此人非能出瓢洗耳。離群絕俗者。雖非肯梁之性。猶有飢渴之情。故啡桑之所不免也。見人則畏其煩。獨居又厭其寂。故朋友之所不免也。所以入山不能深。而可以為漸深之地。志可遂也。不必舍桑梓之區。而他之也。故十畝之間。可與還。萬一人事未絕。擾攘又生。則何必怪此土。

詩志 卷之六

也。十畝之外。可與逝矣。魏地。南枕河曲。北涉汶水。皆外也。逝則一往而不返矣。蓋時勢所迫。無可如何。非得已也。相逢盡說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日行與子者。有志而未遂之詞也。

伐檀

序曰。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盧云。食黍食苗之積。思君子之清流。以洗其穢。閑也。泄也之逝。咏君子之坎。歟。實其虛。

李云。擬一必通之術。以觀其不必通之遭。又就不通之時。

還揣其不倖通之志。蓋千古有不然之報。彼蒼原不可問。百年無坐糜之儉。吾心自不可疚。

木莫堅于檀。質無取其脆者。四民之中。工為下。職必居其賤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事必取其勞者。即其托業已無敢荷焉者矣。

劉云。大約閑也。泄也。魏多秦于素也。之色為黧。為淡。素之味為冷。為寂。不動入于陰。不能破其色。味以振其氣。而堅其骨。故君子以坎也。砥之中德。未大取坎之不盈也。小德弗求。愧坎之未出也。前陰後枕。入坎勿用之宮也。而何必。

詩志 卷之六

子參哉

傳云。伐檀以俟世用。若俟河水清且漣。正義曰。河水性濁。清且難待。

坎也。伐檀兮。冥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幻耶。夢耶。桑田滄海。窮通倚伏之機。大約類此。許云。人世感遇無常。

持持有定。惟人所自。實耳。破車斷輪。憤激而不可為也。既伐之。何必不寘之。于朝于市。羞恥而不屑為也。既寘之。何必不河。于寘之人。競于陸。我趨于水。志不爭也。寧我致人。

每人致我。惡求售也。遇則為後車之載。不遇則問諸水濱。

取小用也。區。心。有。如。此。水。

世之嘗我者。我之貞世者常。故通則與之俱通。塞不與之俱塞。河水清澁。窮于過不窮于心也。華子大驚若豹。秋江鶴影。窺人正同此况。若動一毫寥落之感。是人墮俗趣。不許說詩。

考工記。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輻也者。以爲直指也。望其輻。欲其掣附而織也。進而砥之。欲其肉稱也。砥其輹。欲其垂之正也。察其筋。不離則輪雖敝。不匡。凡輻量其鑿深。以爲輻廣。故竝其輻。廣以爲之弱。則雖有重任。

詩志 卷之六

美

穀不折。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濂也。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散圍。操輻必齊。平沈必均。直以指牙。得則無禁而固。

釋水云。河水清且漙漙。大波爲漙。小波爲淪。直波爲徑。李巡曰。分別水大小曲直之名。

周禮注云。種谷曰稼。如嫁女有所生也。左傳云。飲之日稱。愛也。言愛惜而收歛也。遂人。夫一廛。田百畝。三百廛。則一人兼三百夫之獲。疏云。禾者。苗幹之名。周書云。凡禾。麥居東方。黍居南方。

稻居中央。粟居西方。菽居北方。

箋云。冬獵曰狩。宵田曰獵。

人生百年。其資給于世者何限。至于餐則微矣。然身之所資。猶可徐圖。口之所資。不能一日無。又最急也。微者不素。鉅者可知。急者不素。緩者可知。故獨以餐言之。餐與食。就現在言。餐爲客始至之禮。就他日進際言。

素者。純乎質之詞也。吾人心貴于素。行貴于素。而餐則不可素。從內出者有輔。則不全。從外入者無主。則不稱。是以君子于道。欲其日損。于功。欲其日益。

詩志

卷之六

老

傳曰。熟食曰飧。正義曰。飧。饗客始至之小禮。其食熟致之。秋客掌客云。公飧五牢。侯伯飧四牢。子男飧三牢。卿飧二牢。大夫飧一牢。士飧少牢。注云。公侯伯子男飧皆飪一牢。則卿大夫亦有飪。故曰熟食。韻會注云。人且則食飯夕。則食飧。字林云。飧。水澆飯也。

蘇子由曰。君子之仕于亂世。其難合也。如櫓之于河。至于小人則不然。不稼不穡。而取禾三百廛。不狩不獵。而縣狙于庭矣。君子不得其君不仕。小人未可以取而取之矣。魯申公曰。君子能其官而不用。魏人慕之。而作是詩。

碩鼠

序曰。碩鼠刺重歛也。國人刺其君重歛。蠶食于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徐云。托言碩鼠爲尊者諱也。魏風始于儉嗇。終于貪殘。夫儉則算錙銖。算錙銖則冀歛腹。則勢所必至。以此殿魏。明葛履之應也。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于墓者而哀。使子路問之。曰。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于虎也。夫使政猛如虎。人必急避之。魏之蚕食其民。樊本于儉嗇而來。

詩志

卷之六

五

則其貪亦柔荏。鄙猥苟窮。苟偷者耳。故以鼠目之。鼠畏人而人不之畏。近人而人不之避。三歲貫女。惟鼠之故。無爪牙之威。而其嚙害也。則無處不及。無立斃之勢。而其積久也。則殘忍難堪。民于是始有決去之志矣。夫火烈人畏之。水柔人玩之。故死于火少。死于水多。吾則曰。水猛于火。鼠猛于虎。

郭璞曰。大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閑西呼鼯鼠。許慎云。碩鼠五技鼠也。能飛不能上屋。能游不能渡谷。能緣不能窮木。能走不能先人。能穴不能

能履身。陸機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于

頭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其形大。故序云大鼠也。郊特牲云。迎猫。爲其食田鼠也。大戴禮。田鼠。鼯鼠也。碩鼠。或謂是與。詩故云。貫。貫通。三歲貫女。言始以國家多故。暫重其賦。已遂仍而不改。今三歲矣。已習爲常法矣。以是終身。豈我力所能任乎。論詩曰。凡人慣則心硬胆大。住手不得。貫女謂滿女之貫也。言飽爾欲。非一日矣。麥熟正當五穀乏絕之日。禾方爲苗。均不堪殘害。

詩志

卷之六

五

章末一句。不是說樂。正是說苦。不是說得所。正是說失所。借彼影我。深情可泣。樂土樂土。爰得我所。身未動而神已往也。無待音獻。滅之魏已先亡矣。

曰。爰得我直。不堪夫曲取也。民情習苦深。則邀樂亦不奢。謂索性平徭負賦。定籍均輸也。罷借題巧索。飾說行奸。反隱忍過不得。黃葵峰曰。直謂直遂其生。無屈抑也。李云。今日者。不敢直露其居積必訖。爲食乏以自裁。不敢直安其柔弱。必依家右以自庇。適樂園。則無事巧途曲掩之勞。與夫托勢倚強之費矣。

夫凡民情畏縣官。不如其畏吏胥。縣官之追求猶可稍緩。吏胥之孤威不可向逆。往亡命令未下。而號呼已踵其門。正額固措。而私囊先填其壑。適樂郊而曰誰之永號。見此輩亦無如何也。

疏美曰。魏國土地狹小。儉嗇稱急。已可哀矣。而又昏亂殘虐。以促之。使賢者思去其朝。人民思去其民。上下離心。不三何待。故載頌風于頌之末。以見見并于晉之出。

王氏春秋。宣威傲牛。居卑下。望桓公而忌。擊牛角疾歌。高誘注。以為歌頌風云。

詩志

卷之六

四

魏風

諸曰。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柳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其封城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昔舜耕于歷山。陶于河濱。禹非飲食而致孝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于時猶存。及今魏君。書且福急。不務廣脩德于民。教以義方。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自爾而後。晉有魏氏。

詩志

卷之六魏風

四

詩緯曰。齊始霸也。晉代興也。齊之次在晉。而魏晉之所戒也。魏之先唐。猶邠鄘先衛也。

又曰。或以公行公路。公族皆晉官。而汾水又出于晉。疑魏風皆晉詩。猶邠鄘皆衛詩。非也。季子觀樂。邠鄘衛總謂衛風。魏唐異訖。知魏風非矣。

詩合神謠云。魏地處季冬之位。土地平夷。唐虞孟冬之位。得常山泰岳之風。音中羽。其地境壤。故其民陰而好。

詩志王風卷之七

蟋蟀

海陽范王孫輯著

序曰蟋蟀刺晉僖公也。僖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愛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朱云晉國沃大於翼。本弱矣。國能久乎。乃其君若臣逼處於蕃衍之枝。而泄泄從事。故詩人以蟋蟀寄諷。爲之勸職。思者三。一曰思居。志本也。恐勢衰基壞也。一曰思外。志末也。慮枝蔓難圖也。一曰思憂。志驚也。怨耦借偏。尾大不掉。詩志 卷之七 程定之例

也。夫周之子孫日失其序。而宗室之難。實晉始開之衰。天子雖一再申討。沃盛難制矣。晉君無能焉。或者其臣實甚。三易良士。殆將伯之思也。夫嗟乎。晉之禍大抵釀於康。積於荒。廣暮之蟋蟀。無乃類怡堂之燕雀也。

朱子以爲民間相戒之詩。

詩揆曰。吾讀此詩。不待終篇。開口蟋蟀一語。便覺意緒茫然。百端交集。蓋人畏老。歲怕寒。此出一鳴。蟪蛄亦驚。即伏臘宴飲。循例作樂。總是整頓殘冬。汲汲焉爲來年拮据也。詩之所以善立言也。

樂記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夫禮減而進。故欲其及時。樂盈而反。故欲其無荒也。

黃葵峰曰。周禮八蜡。於歲終息民。孔子曰。終歲之苦。一日之樂。何爲已甚也。則蟋蟀之詩。以歲暮及時爲樂。亦所當然。而遽以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言之。以此處世。豈有過乎。正義曰。蜡者。索也。歲十有二月。合聚萬物索饗之也。王者以歲事成。熟。搜索群神而報祭之。而謂之大蜡。又爲臘。先祖五祀。因令黨正屬民飲酒于序。以正齒位。而勞

詩志

卷之七

二

賜農夫。令得極歡大飲。特牲註云。既蜡。臘先祖五祀。於是勞農以休息之。雜記云。子貢觀於蜡日。一國之人皆若狂。是恣民大飲也。郊特牲註云。八蜡者。先齊一也。司膏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獺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虫八也。此八蜡爲其主耳。所祭不止於此。春官大司樂云。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鳳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麋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註云。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六奏

樂而禮畢

沈無回曰。按詩詞欲其娛樂。而又曰無已太康。好樂無荒。意殊不類。呂云。凡人解其拘者。或失之縱廣。其儉者。或泥於者。故疾未已。而新疾復生者多矣。信乎唐風之憂。深慮遠也。

季札觀周樂。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其憂之遠也。

古今註。蟋蟀一名蜚秋。初得寒則鳴。濟南呼爲懶婦。幽州人謂之趨織。里語云。趨織鳴。懶婦驚。是也。潛潭巴云。

詩志 卷之七

蟋蟀集。天子無遠。其卑雅云。陰陽率萬物以出入。至于悉。能帥陰陽之悉者也。雅翼云。蟋蟀以夏生。秋始鳴。淮南云。寒則漸近人。好吟于土。石塘堦之下。尤好聞。勝輒吟鳴。其聲如急織。故幽州謂之促織。又其鳴正織之候也。易通繫卦云。隨陰迎陽。居壁向外。趨婦女織績。女工之象。

案餘云。蟋蟀在堂。使有庭內。弗洒掃。尤見。故下篇戒之云云。

月令。季冬。告民出五穀。命農計耦耕。修耒耜。具田器。註云。

大寒氣過。農事將起。見可樂止。此一際耳。故曰日月其除。詩側曰。好樂無荒。若良士說。罷七。卽其無荒處也。言女看。那良士未嘗不好樂。好樂無荒。而罷七然也。罷字从目。有左顧右盼。計後思前意。燕又曰。處優而食厚。富貴之客。必肥。節然而勞神。受患之客。必稿。罷七云者。以象山澤之。濯焉耳。

春官巾車曰。庶人乘役車。註云。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然叔納木。亦用此車。酒誥云。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則庶人之車。冬月亦行。而云休者。據其。

詩志 卷之七

四

農功既終。載用事畢而言耳。

六帖曰。職思其憂。是樂中有憂。良士休休。是憂中有樂。鼎來云。從來作苦之人。偏于本業。獲大安穩。所謂樂此不爲疲也。不是以居奪其康樂。蓋卽居是康。卽居是樂耳。人皆曰。思所未及。處爲外。非也。無思反。不知有外一思。而乃知有外也。何也以玩惕之心。乘之。怡堂厝太。皆所不慮。誠悚惕焉。覺所料者。每不勝其所不及料。而外之境。臺上。從思中生矣。劉云。可見者居也。一入于思。而隱然有不可見者在焉。卽不可見者外也。一通于思。而隱然有可見。

者在焉。

凡人奔仆則蹶神明之震驚似之。蓋人世非坦途也。寐情者懼其顛蹶厥苟安焉。良士正不屑以逃。猶怯鋒與艸本而同靡腐。蹶而又蹶。造無端之杌。捫於清夷而神不反顧。習震動之志。氣下險阻而念不旋踵。良士非好蹶也。神明日歷于蹶之一途。而後身世可無顛蹶之患耳。

休與樂不同。樂者未心能休。則不必更言樂矣。良士之罹此蹶也。豈終無一境可以自寬。但不似人世蕩漾之地耳。蓋人生百年。得兒啼女哭。方有個休日子。纔一康

詩志 卷之七

五

樂生計窘迫。便不得休歇了。終日茫茫。生涯八九。又將拱手付他人。如下章所云者。

無端而圖好樂。便是不肯休歇的念頭。不肯休歇。憂之所。以宛轉關生也。良士休。是一切放下之意。吉凶悔吝。生乎動。休。則憂樂兩境俱不能緣。人生大自在。地素書之。精道德之旨。不越乎此。為此詩者。其知道乎。 罹此蹶也。與休。非兩境。猶所謂寂。比。惺。比。是。妄想。惺。比。非。惺。比。寂。寂。是。無。計。寂。比。非。也。

却云。晉自伯公之世。俗尚固陋。儉不中禮。以蟋蟀比。諷其

終歲廢禮也。蟋蟀十月在堂。周以十一月為歲首。十月歲。早是大婚之時。終歲禮樂不止十月。而歲暮猶寥。則禮。壞樂崩矣。是詩不必即作于十月。一歲之中。朝廷有食饗。宗廟有獻酬。邦國有賓興。鄉有射。里有社。食以時。用以禮。鳥可以無財廢禮。當時廢樂也。禮樂先王所以和上下。調。人情。勞身。焦思。以天下為桎梏。是墨道也。故詩人借為樂。以廣其儉。即致太康之戒。所謂禮滅而能進樂。盈而能反。中和之道也。

山有樞

詩志

卷之七

六

序曰。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掃。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隣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正。義曰。四隣。指桓叔也。

鄒云。是時桓叔伐晉之謀已成。昭公謹嚴自守。所謂亡國。之。日。迫。以。促。詩。人。為。放。歌。以。諷。之。詞。若。舒。而。情。實。慘。氣。最。危。迫。如。朝。露。然。笑。餘。云。下。篇。次。以。楊。之。水。是。他。人。入。室。的。証。驗。

呂東萊曰。呂祿奔軍。其姑呂嬀悉出珍玉寶器散堂下。曰。

毋爲他人守也。乃此詩之意。

嚴云：傳公病在郤，隨故蟋蟀欲開廣之。昭公死，亡已迫。此詩言與坐待死，亡不如爲樂。激發之使知戒懼。二詩之意所主不同，皆非勸其君以娛樂也。

朱子以爲答前篇之意。沈無回曰：前甫樂而受思，卽隨之。此解樂而死亡以勸之。蟋蟀之志氣固局促，而山樞之情旨亦悲涼。雖憂深慮遠有先王之風，而規模頓感如此。吾人以知吾德之不長也。顧云：此詩不可說得意，恐似晉人以後語。

詩志

卷之七

七

陳大士曰：蟋蟀山樞，猶然葛履三詩之志也。君教然也。又地氣然也。地瘠則其氣不生，故民得于物產之薄而畜地堅，則其氣不泄，故民得于天性之厚而齊。然視秦有悲傷慘寂之意焉。故教以聖賢之教而有餘，乘以英雄之資而不足。雖然，其一時士君子感時傷任，或大有不得已而未敢言者，故似諧似憤，而托此以消其壯志云耳。未必盡風教使然。

此人約音勤，其作兒孫馬牛，故以他人二字醒之。夫釋氏以四大爲塵垢，此詩以兒孫爲他人，皆非過當之語。嘗

怪世人耽于嗜慾，不惜昧本心以逐之。其視形骸親而心性疎也。昔七爲身後計，不願捐軀命以殉之。其視他人親而自已疎也。雖然，不足怪也。彼未嘗省得心性焉，能別得形骸未嘗認得自己焉，能辦得他人。人若悟兒孫之爲他人，其于省心持已之道，思過半矣。誠能以其不死者，置之千古，又何惜以其所有者委之他人。詩人之見，則不及此也。

雲窩曰：上言弗衣弗乘弗掃弗學，故未言何不。上言宛其死，則無及矣。故末言且以永日。謂永此未死之餘年，而自

詩志

卷之七

人

保自偷也。永日，昭宛死意，看甚妙。

吳壽稱曰：山樞有常，而樞榆之榮悴無常。是山則有樞，而樞則未嘗有山。樞則有榆，而榆則未嘗有樞也。

陸疎云：榆有十種。爾雅云：樞，今之刺榆，卽廣雅所謂樞榆。其一種也。嚴坦叔云：樞有榆，樞言榆耳。管子曰：五沃之土，其榆條長。四民月令曰：二月榆莢成者，收乾以爲旨蓄。色變白將落，收爲醬。陶隱居士云：榆皮性至滑利，初生莢仁，以作糜羹。本草衍義云：榆皮確爲粉，軟麋農以代食。葉青嫩時，收貯亦用爲羹茹。雅興云：江南無

大榆、大榆北方之木。

爾雅、栲、山榆。陸疏云、吳人以其葉爲茗。皮厚數寸。可爲車輻。爾雅、柎、櫟。葉新生可飼牛。材中車輻。陸疏云、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爲木多曲少直。枝葉茂好。二月中葉疎。華如練而細。葉正白。蓋樹。今官園種之。正名曰萬歲。材可爲弓弩幹。

楊之水

序曰、楊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正義曰、封沃者、使專有之。別

詩志

卷之七

九

爲沃國不復屬晉

左傳、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比亂矣。兄其替乎。穆侯薨。仇立。是爲文侯。文侯薨。昭侯立。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

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何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公。而納桓叔。晉人發兵攻之。桓叔敗還曲沃。晉人乃立昭侯子孝侯。平。誅潘父。共三弑君。五立君。抗兵相拒者數十載。至武公始并晉。

嚴華谷曰、時沃有篡宗國之謀。而潘父陰主之。將爲內應。而昭公不知。故設爲國人相語之詞。此微詞以洩其謀。使公聞之。而蚤爲之備也。所云從沃者。亦設言欲叛之人。如

詩志

卷之七

十

潘父之黨耳。諸家皆謂國人助之而匿其情。且引齊陽生事爲比。不知晉之異于齊也。自桓叔至武公。屢得志矣。而晉人終不服。相與攻而去之。其後更六世。六十七載。迫于王命而不敢不聽。在昭公之初。晉人之心。豈從沃哉。若助桓而匿其情。則此詩不作可也。亦既降之于詩。使采風者觀之以諷其君矣。安在其爲匿之也。設爲惑密正。所以深告昭公也。徐玄扈曰、詩明告矣。而卒不悟。悲夫。徐筆洞曰、天下未有不放言而敢爲者。此詩人之微詞也。傳云、諸侯繡黼。丹朱中衣。詩緝曰、中衣者、朝服祭服之

表衣也

釋器云繡領謂之繡孫炎云繡刺繡文以

繡領也于上刺繡故曰朱繡而刺繡以繡領故又曰朱

繡耳非兩件考工記白與黑謂之繡五色備謂之繡

積是畫成繡是刺之此繡字只當判字看詩緝云朱

朱緣也以純帛為中衣而染朱為緣也

受餘云曲沃五舉兵三弑君而晉人五立君宜乎民之足

恃也借所立之君曰孝侯曰鄂侯曰哀侯曰小子侯曰緡

伯于苟安奄亡不能自振民如喉中一線之氣何足扶危

藏之體乎發藥一劫而死矣嗚呼君無自積下弱也哉

詩志

卷之七

十一

椒聊

序曰椒聊刺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疆能修其政知其養

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疏云昭公不知故刺之嚴

云晉人言桓叔之強而不及昭公意則憂昭公之弱而非

主桓叔言在此而意在彼也說詩不用首序則以為美桓

叔可矣焉告昭公故稱桓叔為彼其之子言外見沃日強

昭日危可不備哉

盛云天下全盛不易觀而滋至有成形故集于苑不集于

枯此可目前矣者也

箋云椒之性芬香而少實今一採之實蕃衍滿升非其常

也正義曰採謂椒之房最實者也春秋運斗樞曰玉衡

星散為椒多實而香古人正月一日長幼正衣冠拜賀

進椒酒從少起沃以支子而強之喻也且椒能殺人然

則天下之理有初若佳後更為害此正不可不察也

埤雅榮實氣好上椒氣好下譬沃以支子受邑其氣下

達將盛大詩測曰椒之為物其樹既有針刺其味尤

為辛烈非平和之物離騷曰中椒其不芳註云椒與

詩志

卷之七

十一

椒以喻邪佞

戰國策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有危

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此詩之旨

詩測曰聊者料也乃高木也又木下曲也

遠條朱傳訓長枝非也按條枝之所出者遠垂久之意喻

沃以旁藥方強而未艾也嚴云見它日之盛更不可言

也其後果以桓叔之孫武公滅晉侯緡而代晉遠條之言

賾矣

箋餘云石之皤皤椒之蕃衍取木石之張皇喻強臣之跋

應雖有候舌亦無能稱功頌德也亦姑言其聲勢之赫奕云爾

綱繆

序曰綱繆刺晉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胡休仲曰綱繆之詩男女遇乎遇矣遇何以言刺也失遇而遇其不遇也久矣其遇而不得遇者亦多矣故本其欣幸之極而感時親會之情愴然可思焉不然婚姻正則也何以喜樂而言之若不可已也哉

詩弋曰婚姻者治亂之氣所先見者也周南桃夭以時淡

卷之七

主

漢焉而已召南標梅及時遂有汲之之恐降而綱繆失時反有欣之之喜夫夫婦風緣驚于意外之遭而曰邂逅新婚乍合偏為過濃之詞而曰綱繆吁世道可知矣嗟此亦一婚姻也生人之樂誰無一日而乃如在夢中如悟前世如以為不可几幸之事維士與女果細語叨比意惟三星在上實聞此言詩人烏得聞而述之此非士女之言詩人之言也又非詩人之言今日之士女入比應有是言也蓋約略其意中之語而請之為詩云爾沈無回曰婚姻亦男女之常耳詞不勝喜所以異於二南過

時而無它志是其厚于鄭衛也

論詩曰三十娶二十嫁此婚姻之年也十月逆女永泮殺止此婚姻之候也過此則驚喜生焉感落梅之在地則教七教三觀星變之在天則指戶指隅然往之女急于男者何厚身之懼唯女子有焉故也

箋云三星謂心星也心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又為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為候焉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也今乃見其在天則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見于東方矣故云不得其時在隅謂四月之末五月之中在戶謂五月之末

詩志

卷之七

主

六月之中詩授云星隨天轉昏而正東在天夜久而東南在隅夜分而正南在戶

孝經授神契云心三星中獨明天文志云心為明堂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然則星有大小故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正義曰嫁娶者以為候謂候其將出之時行嫁娶之禮謂仲春之月也毛傳以三星為參參與商離別者言之矣以言婚期恐不類然則心星無疑傳曰三女為祭大夫一妻二妾王肅云言在位者亦不能及禮也曲禮云大夫不名姪娣大夫有妻有妾

鄭氏以末二句爲責娶者之詞以其良人爲妻當以良時迎之今娶後于陰陽交會之月則損良人之善

疏曰室家既須以禮當及善時爲婚時晉國大亂婚姻失時故無妻之男思詠嫁娶之夕而欲見此美室思而不得乃自咨嗟當奈之何也 卽虞兮虞兮奈若何意

秋杜

序曰秋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并爾 詩故云哀侯之時曲沃益強本根益弱乃不知脩德親族而侵壓庭之田于是壓庭南鄙啟

詩志

卷之七

五

曲沃伐翼其後卒爲曲沃所執壓庭之田乃哀侯之弟所

有者故以秋杜相此者諷之

史記哀公八年晉侵壓庭壓庭與曲沃武公謀九年伐

晉于汾旁虜哀侯晉人乃立哀侯子小子爲君是爲小

子侯 壓庭翼南鄙邑

呂東萊曰杜雖特生其葉肅上蓋言晉公室枝葉凋落首杜之不如也苟以他人爲可恃則嗟彼行道之人胡不相親比人無兄弟者胡不外求扶助蓋深曉晉君以行道之人必不相親比信乎其不同父也

變餘云與王之主必親九族以固維城故歌棠棣以彰其榮所謂並蒂而生光也亡國之主必棄同姓以成羗靡故

歌秋杜以明其瘁所謂孤恃而無色也

詩七曰秋杜雖高特還藉本身上枝葉爲能滑盛青葱人主雖居尊必藉同生兄弟爲之輔此扶持 傳曰滑上枝

葉不相比也 箋曰菁上稀少之貌

小雅夾拾既伏則伏乃視貼相得之意

李教心曰晉之禍起于同姓言他人之悖逆何國蔑有不如我同姓之處驅而暗奸也詩人之意謂同姓者覆焉願

詩志

卷之七

六

與異姓者復焉似事遂而咨嗟之詞顧怪其告援之晚也

羔裘

序曰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變餘云此詩妙在只說該稱其服絕不說出不服服意末句維子之故作仰望之詞冷然令他自己思傳曰居上恒惡

不相親比之意徐云亮上未說瑣屑不能寬大之意雖說

得好然明白指破是史休非詩休矣

詩按曰在我字他字字字上見精神意若曰我不容他適

子豈容他謏乎

既有角而不任剛而能柔。豹藏露而澤其衣毛。武而有文。羔群不失類。又義。豹程度而食。又廉。必廉。義兼具剛柔。文武相濟。方能任席斯民。察其疾苦。服斯服者。可不顧名思義。

陸羽明云。從君而無其榮。若示子大夫于民。為尊少殺而豹其祛。若示子大夫于民。漸親尊則澤易。廣明易遠親則思可。途沅情可近通也。戴云。一裘之制。不累于祛。明乎人望所歸。無為掩袂懷情也。一裘之飾。亦取於豹。明乎孔武外揚。較袖手自別也。

詩志

卷之七

七

傳曰。祛。袂也。王藻云。袂可以回肘。注云。二尺二寸之節。釋名云。袖。由也。手所由出入也。亦言受也。以受手也。然則袂言其大体。袖言其小口云尔。

傳曰。本末不同。在位與民異。心自用也。裴與祛有本末之分。羔豹異質。故以况異心異心。則不能自我人居亡寃冤矣。

世之盛也。上之依恤其下者。無所不至。及其衰也。下若從上。索安而抱情。待察者。詩之咏羔裘者三。茲其最降者矣。國家之建百執事。原自我人設也。則此服羔裘而彰慈者。

何為乎。亦自我人也。曰自我人居亡自我人寃亡。蓋暗此。冠裳之濟亡。若操券而貴之者。沈云。以府庫謀主實主。實之即次必不安。以崇高策閭閻。閭閻之肺腑必不達。嘗稽晉事。其君念近念弱。其民屢弑屢叛。更數世矣。從終從翼。前此之居日促。而民情日鬱。從沃從鵠。後此之居更危。而民情更痛。哀我人斯。能不仰諸羔裘豹祛者。或曰。居居。剥奪之意。寃亡。刻核之意。

鄭云。時蓋有工要結之術。而府浚明之寃者。詩人刺之曰。自我人鄙。詞也。猶俗所謂與區亡一般者。若輩多矣。豈無

詩志

卷之七

十八

他人而必乎也。則維子之故也。子之故。不可道。子自知之。我人亦竊窺之矣。

子貢傳曰。晉大夫賢。國人美之。賦羔裘。陳大士曰。大夫殆我輩人。真我所願親炙而請益者。曰居亡曰寃亡。則盡其辭也。猶曰吾與之為不已云耳。又不盡其辭也。猶曰吾與之為不久云耳。

或以為是晉人重去晉之詞。晉自曲沃盛強。民蓋屢敗。屢起而不忍。亡晉也。他人何指乎。國有稱尊。民猶有固志。惜乎其君不自振耳。

論詩口鄭風曰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夫山有猛獸藜藿不採今服豹祛者盈朝乃有大焉敢謀
篡宗社屢行弑逆使我人失其居亡寃亡之自乎豈無他
人可望唯子世臣之故休戚相關職任有在宜顧豹祛而
思之

錫羽

序曰錫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
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正義曰案左傳晉潘父試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

詩志

卷之七

九

孝侯曲沃莊伯伐翼試之翼人立其弟鄂侯莊伯伐翼
奔隨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後翼人逆晉
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陘
庭之田陘庭南鄙啟曲沃伐翼曲沃武公伐翼逐哀侯
于汾潒夜獲之晉立小子侯曲沃誘而殺之冬王又命
虢仲立哀侯之弟緡于晉此所謂大亂五世而詩稱王
事靡盬者也

王命虢公伐曲沃定晉君者再矣晉人之趨王事晉人之
所樂從也但大亂五世相尋六十七載其間父母之缺養

者何限不能不傷悲耳悠悠蒼天曷其有所怨國事之無
定而為是仰訴與幸之詞也說者徒歸重父母作征役之
怨聲看亦未論其世矣

詩詞之所及者父母詩意之所含者不獨父母已之父母
之失所可盡其詞也民之父母之失所不可盡其詞也國
事未定家有寧字乎詩人之含情自遠後人以詞害志烏
乎可

須知不能執履泰非王事之故而王事靡盬亦非王之故
曰王事靡盬幸王命之行于侯國也錫羽而亦集于苞栩

詩志

卷之七

十

幸王命之行於侯國而舉國以從也夫晉人自叛曲沃自
攻曲沃誰迫之從戎而不能執履泰乎王命僅再至耳其
不由王命固多也故知此詩三言王事見今日奔命係王
事三言不能乃平日情勢自不能各不相恤也

郭璞云錫似雁無後趾毛有豹文一名獨豹雜俎云鵠
遇鴈鳥能敵鴈禦之與著毛悉脫說文云羊相次也鵠
群居如雁自然有行列故从羊能敵鴈禦故為攻
曲沃之與群居有行列故末章曰錫羽行行列有從軍之象
晉人不肯從曲沃之逆而抗兵相拒此晉人之忠也不能

戰後泰。父母何怙。此晉人之孝也。一詩之中。忠孝兩念。顯現而不容已。晉風之所為厚也。

詩曰。甲兵未耜。常相低昂者也。征役不息。則金滿土荒。郭璞云。柞樹。又云。櫟。陸機疏云。其殼為汁。可以染帛。其核子搏以為燭。明如胡麻。研以為羹。肥如胡麻。齊民要術云。柞砍去還生。料理還復。雅翼云。木不出火。惟櫟為然。應陰氣。砍去還生。有曲沃之象。應陰氣。有兵象。可以為燭。故從其明。不從其暗。可以為羹。故思茹之。而不肯吐之。

詩志 卷之七

主

禮記。梁曰。薌其以為宗廟之祭。又大夫無故不食梁。大雅。生民之麋芑。即赤白梁。古人重梁如此。

無衣

序曰。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黃蔡峰曰。武公可美乎。蓋其大夫自美之耳。當時王法不明。大臣親臣自幸其君之得為諸侯。而何暇計其義與否乎。此詩之美。無怪其然矣。正義曰。晉世家云。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晉侯緡立。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

王傳。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列為諸侯。于是盡并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計緡以桓八年立。至莊十六年。乃得二十八年。然則號公命晉侯之年。始并晉也。號公未命晉之前。有使適晉。晉大夫就之。請命耳。故序以為請命乎天子之使也。

沈無回曰。武公城晉自立三十七年矣。而始以寶器請命于僖王。其目中豈嘗有王哉。詩人惡之。痛之。代為請命之詞。故為僭奪者。益誅其意。非必武公有是言也。

嚴華谷曰。武公之事。國人所不與也。以晉世家考之。初。潘

詩志

卷之七

主

父叔昭侯而迎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是為孝侯。此桓叔初舉而國人。不與也。其後曲沃莊伯弑孝侯子與。晉人又攻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却是為鄂侯。此莊伯再舉而國人。不與也。及鄂侯卒。莊伯伐晉。晉人立鄂侯之子尤。是為哀侯。此莊伯三舉而晉人又不與也。至武公虜哀侯。晉人復立哀侯子。是為小子侯。此武公四舉而國人又不與也。及武公誘小子侯殺之。晉復立哀侯弟緡。此武公五舉而國人終不與也。至是武公伐晉侯緡。滅之。僖王受賂。余

為諸侯晉人始迫于王命不得已而從之耳彼其請命豈真知有王哉正以人心所不與非假王靈終不能定此與唐藩鎮戕其主帥而伐之以坐邀旌節者無異矣無衣之詩聖人不刪者所以著世變之窮而傷周之衰也武公之初弑小子侯也桓王猶能命號仲立繼于晉又命號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是則周雖微而名分猶存也至僖王受武公之賂而命之為諸侯則紀綱蕩然矣它日三家分晉周又移其命武公者命三家矣嗚呼王者代天爵人而以賄行之是以知周之不復振也

詩志

卷之七

圭

武公以孽篡宗其一時抗兵與拒者只有晉人而天子不問諸侯不問也其曰不如子之衣安且吉者實危懼以為不安不吉畏晉人耳然既不能不假重于周又不肯甘心輸情于周者何也王貪其賂而威令不行故傲慢之直道猶在人心故不得不中餒也外強陽而內實愧怯從來作不軌者類然矣獨惜夫末世天子反為亂人之資也悲夫○詩按云嘻民輕如梟難以威劫王尊于天易以賄動自後漸為威烈王分為東西君禍胎于此詩又曰僅僅東周孱主衣猶足以吉凶寒燠人先王之威

豈真能保我子孫惜子孫自不能守耳

春官典命云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秋官大行人云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見服七章

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正義曰晉之先君見經傳者樊父事康王文侯輔平王有為天子卿者而鄭答趙商曰諸侯人為卿大夫與在朝仕者異各依其本國如其命數是不降本國不服六章也實無六章之衣而云豈曰無衣

詩志

卷之七

圭

六者從上章之文飾詞以請命耳

五代史劉仁恭謂梁使者曰旌節吾自有之但要長安本色耳其跋扈要君之意一也

莊元年穀梁傳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然則諸侯常往就天子受命此在國請之者天子賜諸侯之命其禮云况武公又不當賜者乎

有林之杜

序曰有林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

晉國亦仕國而乃謂杜謙言卑弱道左道周謙言迂僻非也。武公以孽奪嫡不孝以臣要君不忠不忠不孝君子之所望也而去也。詩人託言道左道周之杜杜云耳且其國大亂五世改代六十餘年而始定國祚摧殘甚矣其德果有杜杜之象此時不得賢人君子相與培植之而國難爲國矣故于未識面之人而虛切無已之愛于欲却步之恩而偏致綢繆之念詩人誠有不容已于懷者中心好之曷飲食之人皆知其情之切而不知其衷之苦也未几武公卒其子獻公聽士薦之謀盡殺故晉之群公子又未几而驪姬之難作太子申生死內難迭興擾攘十有餘年使武公之世蚤有賢人與之在位留以輔益後人詎復至此因知杜杜詩人見深而慮遠也。
○六帖曰中心好之曷飲食之語氣與篤言出遊以駕我愛相似皆是几望非絕意之詞二句緊相承史云蓋自信之而自疑之也。

詩志

卷之七

美

雲寓曰璧作噬嗑之噬謂君子有言也。
晉申公曰杜杜晉文公好賢而國人美之。
傷自齒牙爲禍公子失職十年之間內亂三作晉乃不昌有如諸矣悠悠此邦何異新植故有杜杜道左之喻。
觀子一曰中心之好不過飲食云耳君子豈飲食之人歟。卽就文公論之置璧之報禍治曹社飲食所以有訟也介山之封爲之不大飲食所不安也飲食豈細故哉。
詩弋曰味此詩語意倘爲龍蛇之怨而志過乎杜杜特生比介推綿山俄意欲投餐無從矣大抵子推高節不容無一詩以旌之。
史記秦送重耳至河外犯請去重耳乃投璧河中與子犯盟介子推乃笑曰天實開公子而子犯以爲已功而要市于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乃自隱渡河及重耳卽位賞從亡未至隱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竊人之財猶曰是盜况貪天之功以爲已力乎下冒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慰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毋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隱。

詩志

卷之七

美

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至死不復見。介子推從者憐之，乃惡書宮門，請之。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綿上山中，于是文公環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田介山，以記吾過，且旌善人。

葛生

序曰：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箋云：喪，棄亡也。疏云：或先行陣，或見囚虜。

獻公以莊十八年立，傳九年卒。案左傳，莊二十八年，傳

詩志

卷之七

毛

稱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閔元年，傳曰：晉侯作二軍，以滅耿，滅霍，滅魏。三年，傳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阜落氏。僖二年，晉師滅下陽。五年，傳曰：八月，晉侯圍上陽，冬，滅虢。又執虞公。八年，傳稱：晉里克敗狄于采桑。見於傳者已如此，是其好攻戰也。

詩故云：獻公二十三年之間，凡十一戰，其喪亡戎陣者多矣。玩詩詞，蓋思存而非悼亡者也。

傳曰：葛生延而蒙楚，歆生蔓于野。喻婦人外成于它家，馮云：喻身在近而心繫于遠也。

陸机云：藪不可食也。幽州人謂之鳥服，其草葉黃以喻牛除熱。

詩：隴云：域生域也。變野言域，卽此藪生之地。誓有永畢之志矣。悽愴之情隱然。

內則云：夫不在，欽枕簪席，而藏之。藏之久，故憶其祭。婦人無故不出，夫衾枕。傳曰：齊則角枕錦衾。

箋曰：夫不在，不失其祭也。攝主主婦，猶自齋而行事。旦，明也。我君子無於此，吾誰與齊乎？獨自潔明。

詩志

卷之七

毛

祭統云：夫祭也者，必夫婦共之。故夫雖不在，使人代攝爲主，而主婦猶自齋而行事。

箋云：思者，于晝夜之長時，尤甚。故極言之，以盡情。居墳墓也，室猶塚牆，言此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盡。獨處猶且如此，而日皆夏之日也。如此而夜七，皆冬之夜也。

論詩曰：葛生婦人，議有生之正焉。識無生之理。馮曰：獨處獨息，則知附人而生者，美亡亦亡，卽紅顏且無主，而枕衾

索綯，更屈浮華矣。曰：婦居婦室，則知返乎其真者，無宅爲宅，卽百歲爲過客，而夏日冬夜，益成幻景矣。

詩。曠云。家庭空想。則頃刻為長。羈旅逗留。則百歲為短。胡云。非不要之於生也。要之於生。而反期之於死。予美未亡之言也。予美既亡之願矣。

胡云。婦之于夫。不可令其無所望。無所望。情有不忍言者矣。不可令其無所怨。無所怨。情有祇自傷者矣。細閱此詩。蓋想斷而神慘。境絕而志悲者也。為上者令人至此。嗟夫。或謂葛生二句。宛然荒塚。景上光景。而予美亡。此亦若指其役後而言。故後二章皆與同穴也。

采芣

詩志

卷之七

手

序曰。采芣。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諂焉。夫唐有先王遺教。其君子深思。而詩人用意溫柔。故義不訕上。微詞托諷。舉類見義。厚之至也。

左傳。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于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敵戎心。戎之生心。民侵其政。國之患也。公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群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群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及將立奚齊。

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奚齊。必速祭之。太

子祭於曲沃。歸胙于公。亡田。姬與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驚。與小臣。小臣亦驚。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辭。君必辨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惡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謂二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論詩曰。首陽離明之地。東受朝旭。下亦高麗。芣苦葑。皆陰

詩志

卷之七

手

物非托生之地。何從采之。譬人主當陽。諛言自隱。今獻公溺于床第。先自掩其首陽之體。故驪姬敢進其說。喻以舍旃。舍旃。猛割柔腸。離帛自現。彼諛言何從得行也。

箋餘云。首陽是孝子采薇之地。非諛人采芣之所也。為此言者。似以天親之愛。故獻公不忍之心乎。蓋隱悲二子之不能為夷齊也。

鄭肇敏曰。芣與苦葑之類。何地無之。而必曰首陽之巔。之下之東。斯其言有未可信者。驪姬置重于胙。獻公信以為賊。由太子。唯不能舍旃故也。史蘊之占曰。挾以街骨。且惧。

有口。苟可以攜其入。必甘受選而不知。胡可塞也。蓋晉獻之信諛所從來矣。

驪姬之詐置毒也。或謂太子曰。蓋言子之志于公乎。曰。不可。君安驪姬。是傷公之心也。可見獻公蓋率于情而不能舍者也。初里克諫太子率師。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太子誰立。又嘗以廢太子意語驪姬。夫且啟之諛。又安望其能舍乎。此諛言之所以得縱也。

詩弋曰。諛之得行。非諛人之智。而聽者之惑也。采苓首陽。此語殊淺陋。諛言之是非。可。否。原。自。易。明。類。如。此。不。須。深。

詩志

卷之七

幸

求畧付不理。便立窮矣。故曰。苟亦無信。苟無然。苟者。聊且之詞。

苓生于隰。苦生于田。詩生于圃。皆非生山之物。

陸云。諛人無所不至。其害人也。必因其似而諛焉。采苓。則因人所甘采者。則因人所苦采者。則乘人之意旨而時。時惡。

沈無回曰。大凡諛人之進言也。不求人之信。但求人之疑。亦不斯人之行。其言但斯人之存。其說疑則斯人可生。好存則久可影附。假而藏其有苓矣。故舍旃舍旃。爲止諛妙。

訣。○事有似然而寔不然。亦有實然而類不然。詩人窮之。每混而爲一。然則欲舍而不能。不然則不舍而不可。智者。稽然。必。叛。而。爲。二。

呂東萊曰。毛氏以采苓爲細事。首陽爲幽僻。孔氏引而伸之。謂諛言之起。由君數問小事。于小人雖求之太過。然實天下之名言也。傳曰。細事喻小行也。幽僻喻無徵也。

箋云。爲言。謂爲人爲善言。以稱薦之。欲使見進用也。舍旃。謂。謗。訕。人。欲。使。見。貶。退。也。此。二。者。且。無。信。受。之。且。無。然。

詩志

卷之七

幸

詩緝曰。魏唐堯舜禹之故都也。至是而風亦變。則帝王風。故中國休養蕩然。而夷狄乘之。故次以秦中國將變于夷矣。世道升降之故。可慨也夫。

左傳。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愆。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嘆曰。時事之微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旌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闕其事也。衣之危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

遠之時以閔之。危涼冬殺，金寒冰凍，胡可恃也。雖欲勉之，敵可盡乎？梁餘子卷曰：帥師者受命于廟，受服于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危，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危奇無常，金冰不復，雖復何為？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諛，不如進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烏不可取？子其死之。太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曰：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于難。

詩志

卷之七

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禍也。初，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驪，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瑜。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初，晉侯使士蔣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愜，置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戚，憂必饑，焉無戒而成？雖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俱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

師焉，又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九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車鄰

序曰：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西鄙之人，一旦得列君侯，意甚榮之。

說通曰：說者以仲為宣王大夫，不應備內官，疑為襄公時詩。按：非子邑于秦谷，已為附庸，仲其曾孫也。當是始猶未備，至王畿歸始備耳。

詩七曰：創業之君，與臣每有布衣握手之歡，首言車馬寺

詩志

卷之七

三

人體統極尊嚴矣，及入相見，簡易可親，宛如平日，所以其臣感激悲歌，願效馳驅，速首帝業。

戎狄之俗，強力相尚，以戰鬪騎獵為事。其君長上下，皆爭得車馬以為差。故詩其車馬為顯盛之事。論詩曰：秦之先世，以養馬起家。其子孫以好馬開國，後又以不識馬亡天下。

觀禮云：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卓即白顛，故以爲上列，而九馬隨其後，則馬貴白顛，而秦人舉以誇美也。周禮置官，寺人備列其教，先王之制也。秦起夷鄙，即去戎

風之陋而上比王朝此其志不在小然特用以學女宮之戒不得預外事也見君子而必由寺人秦法為不善矣君子知其後必有寺人之禍

粵稽泰謬繆公學于寺人商鞅出景監進扶蘇以趙高殺夫傳語而至于受學受學而至于干政干政而至于竊權變所由來非一日矣聖人錄此以冠秦風垂戒深哉

檀弓稱上尹商陽上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注云朝燕于寢大夫坐于上士立于下彼言中國正法秦仲之鼓瑟鼓簧雖異于向之彈箏拊髀擊筑扣缶而歌呼嗚也然並坐

詩志

卷之七

畫

焉猶然會長部落難處之戎習耳

說通曰既見而畧其名分簡易相親復慷慨悲歌勉其及時以就功名已有安能也待教十百年之意秦之能強者在此而岐豐忠厚之風喪矣秦之規模亦定矣哀其衰其亡或西土故老猶有聞岐封之舊者故不勝於邑乃爾

陳大士曰甚矣秦風之競也其人有氣失質而不浮與之語聲律咕嗶之學講俯仰揖讓之節彼誠有所不能而切宜無文無君臣之禮無忌諱之詞然宕佚質實足以成事

續車鄰而知秦之興也

詩緝曰秦反周之政者也秦興而帝王之影衛盡矣車鄰其濫觴也世道興衰升降之機在是與

又曰夫子刪書以秦晉為殿知代周者秦也刪秦風以寺人之令為冠知亡秦者寺人也聖人無不前知特意自渾然耳

駟鐵

序曰駟鐵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正義曰諸侯之君乃得順時遊田治兵習武取禽祭廟附庸

詩志

卷之七

美

未成諸侯其禮則闕秦始附庸也黃幼玄曰襄公既驅犬戎遂有西周之地於是遂觀蒺澤於中原漆沮之間

詩故曰凱之非美之也襄公受平王岐豐八百里之地不聞延訪遺老講求政教而唯田獵是務所同行者公之嬖子也所從禽者獵狗也以騶車而載田犬所尚可知矣沈無回曰愚按美者國人之情也凱者夫子錄詩之意也即國人之風高如此而凱在其中矣是之謂風也

平王非能舍岐豐也迫于犬戎無可如何不得已割而委之秦而聽其自開自守耳襄公一旦竄立其間日與犬戎

為伍而雅容揖讓談先王之風其何能守則騎射弋獵之習未可厚非也特其後足以自立宜漸反以正斯萬世無弊耳說者見秦俗日非輒追咎其始此迂儒之談不知時務者也愚以為罪不在襄公罪在繼襄公者

傳曰驥驪埤雅云說文曰馬深黑色驥馬赤黑色驥先儒云非特有取于色蓋亦取其堅壯如驥月令孟冬乘驥驪即此是也

正義曰六轡如手馬之進退如御者之手謂御之良六轡在手在手而已不假控制謂馬之良

詩志 卷之七

李云媚子從侍是以消君雄心者而逞君雄心乎何其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猶不害霸

地官山虞云若人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于中以致禽然則田獵虞人所掌必虞人驅禽也

辰牡天官獸人云掌豎田獸之名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注云狼膏聚麋膏散聚則溫散則涼以救時之苦也獸物凡獸皆可獻也及狐狸

後世衛士傳呼聞不聞聲僕御以下莫識王君之意文檄星馳數申法禁環宇之衆未睹用命之人如國事何公曰

左之舍拔則獲齊力一心何求不得簡易足以相使君子謂秦人之術可以成功

以田獵之餘而興猶未闌復有北園之游亦見其有餘也觀此氣槩而四海不足取四夷不足弋矣

四馬箋云四種之馬

夏官校人辨六馬之屬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騶馬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注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其駘馬則分為三輪車驅逆之車非所乘之田車

詩志 卷之七

美

夏官田僕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注云驅七禽使前趨獲逆御還之使不出圍王制云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注云佐車驅逆之車

陸農師曰說文曰鸞赤神靈之精也赤色五彩鸞形鳴中五音頌聲作則至一口青鳳為鸞七雌曰和雄曰鸞當上古時鸞與鸞動此鳥鸞集車上雄鳴于前雌鳴於後七世不能致作和鸞以象之因謂之鸞伏玉藻云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夏官大馭及玉藻經解之註皆云鸞在衡和

在賦謂乘車之旁也。此云旁，則旁在轡，驅逆之車所
以異于乘車也。蔡伯喈、崔正熊俱謂乘輿之旁以金
為飾，易懸鈴其中，施於衡上，此漢制止用一旁耳。左傳
疏謂詩詞每言八騶，當謂馬有二旁，若在衡上，唯兩
馬安得置八，終是疑義。

徐士彰云：古者狩以講武，主習馳射擊刺，未嘗以犬從舍。
蔡仍戎俗，非先王之道也。

顧云：一犬耳。驟騶既散，息其拘怒，不恤乘軒，謂猶念其賈
餘勇也。不足以感將帥之勞而謝賢士君子之意乎。

詩志 卷之七

手

爾雅：長喙獫狁，短喙獨獫狁。考証補曰：長喙善田獵，以逐
之。短喙善吠以守。狩以守之。

龔云：秦固周地也。俗悍而氣勢周先王，馴之以弓矢而深
其用于蒐狩，惜折而入于秦而禮因以廢也。可痛也夫。
黃幼玄云：以馴鐵之強，舍拔之精，此豈僅雄視一方者乎。
猶幸其有媚子之樂，力獸之嫌，近戎狄之俗，未聞天子蒐
狩之道也。

箋云：公所以田則克獲者，乃遊于北園之時，已習
其四種之馬，載始也。始田大者，謂達其搏噬始成之也。

此皆遊于北園時所為也。正義曰：此則倒本未微之
前，訓習車馬之事。

小戎

序曰：小戎，美襄公也。備其甲兵，以討西戎。西戎方強，而征
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閑其君子焉。箋云：國
人夸大其車甲之盛，有樂之意也。婦人閑其君子，恩義之
至也。作者叙內外之意，所以美君政教之功。

五經讀曰：大戎，不世之仇。而平王捐秦以予之，使襄公自
用其人，自戰其地，比車而五桠梁升也。騎而騶馬，鋤騶也。

詩志 卷之七

甲

器而公予，發鋒也。皆取之秦，而中國不與焉。秦亦自造
其兵，實以自試其威力之強。此秦兵端之初見也。而氣局
已下凡。

徐玄扈曰：是錯有言。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又曰：兵不
銳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
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無能入，與無鏃同。此將不省
兵之禍也。五不當一。秦襄始國，介在戎夷，而能修其甲兵，
致其果毅，一時車馬強盛，器械犀利，赫然有戰必勝，攻必
取之氣。且其制度工巧，處置精密，一婦人能言之。雖宿將

舊師不過于此。蓋秦之尚武習戰。所由來漸矣。世修其業。雖六國之強。竟以訓焉。至于始皇承累世之烈。終并天下。豈虛也哉。

李氏曰。東坡云。秦人好戰之心。器然而求已也。故不可與休息。而至于亡。故觀后稷之稼穡。則知周家卜世之過其曆。觀萊公之使民於其車中。則知秦之傳二世而不及期。所由來漸矣。

雙餘云。車戰之制。中國制大戎之長技也。一盛於成康。采薇出車是也。再盛於宣王。六月采芑是也。至幽平而廢壞。

詩志 卷之七

聖

極矣。故犬戎得肆焉。秦襄始修其制。以敗之。而君父之憤。洩此。中國外夷興廢。所關夫子錄之以彰其義。亦以存其制也。

秦兵以驍勇甲天下。無所事元戎也。小戎則微者也。易為乎以微焉者也。輕敵乎。利馳驟也。便衝突也。故擇其小者而行也。

牧而伐之。是為輕車。梁舟而五繫之。是為完車。

周禮。輿人為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三分車廣。去一以為隧。六分其廣。以一為之軫。圓注。隧車與

深也。軫與後橫者也。輿人以輿為車。輪人以軫名。則輿可謂車。亦可謂之軫。然考之于禮。車前有軌有陰而已。不聞有軫。說文亦云。軫。輿後橫木。則前無也。

考工記。輶人曰。凡係輶欲其孫而無弧深。今夫大車之輶。擊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無故。唯輶直且無橈也。是故大車平地既節。軒摯之任。及其登陴。不伏其輶。必繼其牛。此無故。唯輶直且無橈也。故登陴者。倍任者也。猶能以登。及其下陴也。不援其即。必續其牛後。此無故。唯輶直且無橈也。是故輶欲順輿。輶深則折。輶淺則負。輶

詩志

卷之七

聖

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輶欲派而無折。經而無絕。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終日馳騁。左不捷。行數千里。馬不契。需終歲御。衣社不敝。此唯輶之和也。勸登馬力。馬力既竭。輶能一取焉。頤典。堅恐貌。指五繫言。其制率尺所一縛。

後漢輿服志云。聖人觀于天。視斗周旋。魁方杓曲。以攜龍角。為輶車。於是乃曲其輶。釋名云。輶。句也。輶上句也。周禮。輶人為輶。七有三度。國馬之輶。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輶。深四尺。駕馬之輶。深三尺。有三寸。軌前十尺。而

策半之

車之與馬。合則兩全。分則兩廢。駮之與服。調則相佐。踣則相敗。五繫梁輅。正用馬力也。游環背驅。陰制沃績。奇用馬力也。如是而車與馬合矣。駮與服調矣。

凡師之行。進有紀。退有律。寬七不敢踰尺寸。而制及于馬亦然。進則同旁。止則同邊。人七不敢私後先。而均及于馬亦然。且王者之馭戎狄也。使不得跳梁于函蓋之外。復不得偏處于上國之中。不則長纓繫之。麾下致之。是以馳驅之界遠也。而今日制駮之法具是矣。

詩志

卷之七

聖

笑云。揜軌在軾前。垂轡上。疏云。輿下三面材皆曰軌。以版橫側揜之。故曰揜軌。其長當與車廣同。兩轡繫處在其兩頭。

考工記云。輶也者。以為利轉也。輻也者。以為直指也。望其輻。欲其掣爾而纖也。進而砥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望其輶。欲其服也。進而砥之。欲其憚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又云。凡斬輶之道。必矩其陰陽也。無者。復理而堅。陰也者。取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輶雖敝不敝。輶小而長則杵。大而短則摯。

車人為車。柯長三尺。轂長半柯。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

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反轅則易。反轅則完。輪人云。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為之牙圍。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梓其漆內而中誦之。以為之轂長。

埤雅云。易曰。震為馬足。蓋取其躁以躁。故二絆其足。作足言縱之而動也。馬足言制之而動也。駕我騏驎。王肅謂駕兩馬者。古者士駕二。

師旅之事。議營力。婦人之言。論德性。師旅之所。吟尚者。在勇婦人之所。不能忘情者在溫。

詩志

卷之七

聖

聘義孔子云。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掩瑜。七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

徐筆洞曰。泰俗強悍。因多暴戾。激昂之士。今君子而溫其如玉。良人而秩七德音。此何如人也。而亦驅以即戎。亦可。以想見當日情事矣。婦人念夫之詞。而云附亦微寓傷之之意乎。不然。美從征而不言武勇。而言如玉。言德音。大是。

不類。侯云詩蓋欲以馴秦風之驕悍故托爲思婦之詞云耳。

馬力有上駟中駟下駟之殊而馬性又有室中室左室右之別秦不徒以天閑之駿甲天下寔以駕馭之器雄天下是中是駟者曰是室爲中是室爲駟也。兵威主殺而四馬皆鍾北方之殺氣駟之黑在鬣鬣之黑在喙駟之黑渾在身軍容主耀而四馬各耀四方之神采駟兼火色駟兼土色駟兼水木之色。

朱子曰青黑曰駟赤馬黑鬣曰駟黃馬黑喙曰駟駟黑

色

六帖曰車廣一盾不足以衛故合載之與二弓不同。楊云盾不可爲鋒不可爲刃能令鋒刃之無威是以鈍而操利之杖擁之則矯龍也合之則交龍也密爲扞而不動則潛龍也隨矢石以上下則飛龍也。蓋開智莫如龍能與高七能與下下又龍不見石目而勿避犯而勿驚或者其取諸此。

金天下之至柔也令千乘之矛而鎔之令千乘之鞘續之而鎔之其光四射正與劍芒相亂觀者未有不辟易也。

法有極之以虛者此類是也伐之畫策意亦類此然兵家

之制一器而工聚焉者車之外弓馬惟多弓之動自威也。輟以虎而其靜亦威也。斐色不章則其馬亦若類爾而養也。庸以鏤之則其馬亦若撥爾而怒也。有此弓馬且馳且射取人千百步之外可也。雖然弓固易折之物也必多爲之備而後可無虞也弓又易撓之物也必善爲之藏而後可得其用也。此效物者攻木之工在馬攻金之工在馬攻皮之工在馬設色之工在馬刮摩之工在馬人官盡而物面室所以爲善也所以迂乎其地而亦爲良也。

詩志

卷之七

果

韓詩云駟馬不着甲曰伐駟

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鋒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鋒後其銳注銳底曰鋒平底曰鋒

陳云中干而名爲伐意在虛伐也而先以伐顯所爲以其聲奪人者也設以備伐也而更以伐著所爲以其名自守者也

喪禮下篇曰馬纓三就禮家說曰纓當留以削筆爲之

三就三重三匝也

考工記云凡爲弓寒其外則張而不濡注至冬膠堅內之

樂中定往來休流倘得也

德者忠義所播之聲稱也。是盛名可以威敵之意。馮云。蓋從秦之所不足而進之也。夫國家氣運固有威威不必強而用德不必弱者。故有人謀之所開而國勢憑之不可動。究之得之以忠勇者。亦或驟之以忠勇。又有祖父之所恃而子孫世之不知變。究焉得之于武備者。亦或失之于武備。張弛文武之端。不可不循其本而深之也。觀秦仲之所以亡。與始皇之所以敗。而知小戎婦人知出秦人之上。基來云。古來娘子軍。夫人城。荀女釋怨。張妻報怨。木蘭從

詩志

卷之七

七

軍幽谷貞難激揚千載。小戎婦母乃其流亞歟。

此詩說者俱作從軍行看。愚以為帶些邊愁。閨怨。亦好。蓋其摹寫軍容處。極其雄橫壯厲。正以見溫如玉。扶德音者之可念耳。通篇俱是善寫情。不是狀武。

陳云。小戎非世道之幸也。咸陽八百里。馬為而付諸秦。繼是而後。稱兵勤王。楚人又進爵為子矣。秦楚固戎狄之混。而得中國之干戈。是以戎治戎也。以戎治戎。而得與中國之慶賞。則中國亦戎矣。此齊桓一匡之功所由成。而孔子春秋所以作也。秦楚治戎。狄齊桓治秦。楚孔子治齊。桓然

則春秋黍離之繼。而小戎者春秋之漸也。吾故曰小戎非世道之幸也。

葉葭

序曰。兼葭。刺秦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埤雅曰。露。敷施以生之。霜。刻制以成之。白露為霜。所以譬周禮之成。采芣言其色鮮而未妻。采芣言其色慘而未葭。葭。妻也。白露未晞。兼葭采芣。白露未已。則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之譬也。

詩志

卷之七

果

兼葭惡。神色黯然。有愁老畏虎之况。意海上三山有至人焉。庶几往從之。而勞勩疲役。不可一遇耳。始皇遣方士徐市入海。求三神仙不死藥。此問其端矣。

詩故曰。白露為霜。時之變也。兼葭蒼蒼。物未凋也。喻周禮東遷人物。猶存顧不知所以用之耳。逆流順流。見用非其道。則其人遠用得其道。則其人近耳。

徐筆洞曰。兼葭蒼蒼。白露為霜。喻秦家蕭殺景象也。意是時先有避秦者。秋水篇其桃源記耶。葉曰。周之東也。割西之地。舉以罪秦。其民不復見周官威。

儀隱然有西方美人之思與

盛則懷春。衰則悲秋。人之情也。秦之君臣。棄禮義。勇于戰。鬪。賢人沒世。其候為秋。兼復者。蕭艾榮而蘭芷萎也。為霜者。艸木搖落。生意稿絕也。且秋為刑官。又兵象。蓋境衰而人遠耳。然任俠上氣。羞不相及。秦之俗也。故其懷人。寄激壯于勁秋。寫悽情于河水。有異他方之卑緩焉。君子聽秦聲。而知其將大觀世運。而知其漸衰。

秦云。想當時有趙世拔俗者。視宇宙無人。堪為出塵之侶。無處可寄。獨往之懷。其一種澹神冷韻。遠志幽思。與秋水

詩志

卷之七

四

最合。于是以生平樂隱之志。浸假而化為伊人之在。更以超忽自放之情。浸假而化為迴洞遊之從耳。思伊人者。無乃其即伊人乎。

劉云。蒹葭白露之候。何候哉。盛德在金。此政西方之時也。秦人感時而動。遂欲得其人而從之。以有事于天下。蓋志懷懷。氣雄殺。艸敗若激其性之所近。而于以神馳非常之原。獨無如壯士同仇之氣已新。而真人篤生之期未定也。四顧無事。忠勇就閑。對此蒼茫。曷能已。五德終始之運。火德欲終。水德欲始。大原有天子氣。秋水之中。豈無

挺刀人。蒹葭歷亂。呼之或出。

王云。秦自車磷駟鐵而後。車馬弧矢衣裳之用。靡不甲乎諸姬。獨是高世之賢。師帝賓王之彥。寂已未有聞焉。時有醜其國之無人。而興懷高曠。鄙秦風之粗豪而不酌也。季札見歌秦曰。美哉此之謂夏聲。夏者大也。其思熟。其人雄。車駟小戎。然有金戈鐵馬之聲焉。雄極而悲。固其所也。猶夏之不能無秋也。

萬云。凡境之要眇者。無如思。思之悽澹者。無如秋。秋之空寒者。無如水。千古之情。所感動悲吟。其際者。不知其凡幾矣。

詩志

卷之七

五

說文云。蒹葭。雉之未秀者。荏艸可為曲。薄供養之用。秦為古雅舊地。幽岐故俗。至今不替。女紅焉。

大凡黯淡之色。清曠之域。能使孤狂欲往者。無端而憂。無失而疑。無人而思。而況乎有懷于其間者哉。

章云。緒結則有難名之狀。神勞則無近情之人。故終日呻吟。而不能語。其所謂李云。抱吾之夢寐。而使天下之深沉明潔者。合焉。何可知也。斯所謂伊人也已。

魏云。即此一方也。又見其在水之涘也。又見其在水之決也。何向方之亂也。即此道也。又見其阻且長也。又見其阻

且驕也。又見其阻且又右也。何道難之極也。卽此水也。又見其水中央也。又見其水中坻也。又見其水中沚也。何所在之多也。宛在耶。非真在耶。有一方耶。無一方耶。有所謂伊人耶。無所謂伊人耶。本無在而言宛在。蓋不欲以無在孤其懷也。

沈無回曰。妻也。分明是蒼也。以前景來也。分明是蒼也。以後景次言。我之懷不始自今日也。未言我之懷。又不止此日也。物敗則妻物老則蒼。剪伐曰采。

釋名云。涓眉也。臨水如眉。臨目也。小沚曰坻。延也。能

詩志

卷之七

幸

竭水使流遲也。

終南

序曰。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徐筆洞曰。此詩作自秦大夫。則無妨稱美贊祝。若作自岐周之國人。則世沐周家厚澤。何爲入秦主。便贊願之。當是驚見其君之易也。嘆曰。其君也哉。蓋誦之。詞既而又說其壽考不忘言。旣爲吾人之君。則宜爲民永賴。有誤其不宣。斬絕自威之意。歸云。周地。漢于戎。終南周名山。望見之。秦大夫願其君壽。

有茲地。此襄公初受賜而大夫稱願之詞。

歐陽永叔曰。按史記。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以岐西之地。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子文公立。十六年以兵伐戎。戎敗走。遂取周餘民而有之。蓋自戎侵奪岐豐。周遂東遷。雖以岐豐賜秦。使自攻取。而終襄公之世不能取之。但嘗一以兵至岐。至文公始遷而取岐豐之地。呂東萊曰。趙氏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誤。使平王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以形勢臨諸侯。齊魯雖大未敢取也。此論考之不精。岐豐之地。自犬戎盤據。皆非周所

詩志

卷之七

幸

有故平王遂以賜襄公。使之自取其勢。非可以不遷也。焉云。偶習不可以遠謀。偏據不可以圖大。得雍州而不能處。周則失之。秦亦未爲得也。陳云。方其雲擾。廢爲丘墟。今則章之。貴其有也。昔見天子。忘其威儀。今則矜之。震其異也。

嚴華谷曰。周都豐鎬。面對終南。故天保祝君。斯于考室。節南山刺尹氏。皆指此山也。柳子厚曰。終南西至于褒斜。又西至于隴首。以臨于戎。東至于商顏。又東至于大華。以距於閼。實能作固。以屏王室。

箋云至止者受命于天子而來也

曾子問云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冕弁服于太廟歸設奠服賜服然則諸侯受天子之賜歸則服之以告廟而已于後不復服之蓋視朔受聘服麋裘此美其受賜而歸故言錦衣狐裘耳

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楊之袒而有衣曰楊

正義曰錦者雜絲爲文錦爲裘之楊衣非楊上之正服錦上仍加皮弁服也記曰錦衣狐白裘諸侯在朝之服謂諸侯在天子之朝廷服此服耳

詩志

卷之七

聖

張云岐豐之民悼喪其君而恥事夷狄未知所歸命卽逃聽風聲未免有睥睨吾君之心一見君子而頽如渥丹然後不憂其無主

徐云渥丹花名色正赤今江南猶以是稱人

嗟乎一終南耳八百二世延促衡分龍興虎視不啻霄壤豈地真不足憑德茂修而險是據自促之耳綱之取必于紀語有別也堂之取重于堂語有容也故山之嶙峋坦平亦以是得名

傳曰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箋云畢終南之道名也

如堂之墻然正義曰畢道之側其雌如堂也說通云敝衣繡裳猶言衣裳而繡以敝也其實敝在裳不在衣二句見非復繡衣羔裘之舊矣佩玉將將見非復三命慈珩之舊矣孔安國云敝爲而已相背禮書云敝色青黑天下之理歸于所漸成於所漸故服章以敝終焉

民被大戎侵擾盤據內地久在兵火中渴思戴一壽主永得息肩蓋國地易主非生民之福凌云壽考卽在佩玉將將中看出夫璜琮珩珩之飾向固非缺于供而未達其會則仍在疑隱疑躍之間今也聆音知變已見神理之獨

詩志

卷之七

善

厚

詩七云首章便有遙瞻天日羅拜冕旒氣象次章便有嗚呼祝頌進萬年觴氣象秦雖不欲帝也不可得矣

預義曰車鄰駟騶終南秦之始興也而國人之美其君者不過田獵之娛車馬侍御衣服燕樂而已禮樂教化未之聞也嗚呼此豈創業垂統之謂哉

黃鳥

序曰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春秋傳曰君子曰秦穆公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

先王違世。猶胎之法。而况奪之善人乎。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叔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以是知秦之不復東征矣。

東坡遇秦穆公墓曰。穆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詩測曰。東坡蓋謂穆公遺命未必然。罪康公也。予以為穆公雖賢。習俗之移。恐亦不免。戎狄之俗。傳之已久。武公以六十六人從死。其所由來。而百七十七人之殉。穆公有未及改弦者。俗之徂也。安用為穆公原哉。穆公且然。又安用為康公罪哉。至始皇驪山之慘。固其仁心漸滅之

詩志

卷之七

墓

蓋亦習俗之弊。無可為矣。甚矣立國者之當慎所尚也。

徐立庵曰。應劭公。秦穆公與群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于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陶詩云。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其序亦謂康公從治命。以三子為殉。據此也。而東坡和陶詩云。此生泰山重。忽作鴻毛遺。三子死一言。所死良以微。君為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孝愛。三良安足希。謂三良亦不得為無罪也。詩測曰。據此。是三良死。出于自許諾也。何又偽栗之為。何詩人又呼天

而哀若此。恐應邵之說未可為信。

黃氏佐曰。黃鳥。聲音羽毛之美人所愛。惜乃止于棘上。且桑人所嘗采。楚亦人所嘗刈。鳥性見人則駭。與三良之死。非其所也。

說通云。曰。如可贈兮。曰。百夫之特之防之禦。見生有所用也。

詩揆曰。備亡其栗。斷康公之迫也。

禮記云。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注。夫之言丈夫也。

詩弋曰。三良于秦史傳中。不見有奇謀異績。因此一死。聲

詩志

卷之七

墓

價頗重。百夫之防。竟得與千英萬傑為墓。立然則康公錫之死。正錫之名哉。雖然。坑儒咸陽。閉工驪山。此實兆之宜。其亡無咎。頌也。

亞東云。殉葬自秦開其端。後世尸主遂代仍之。此仲尼惡作偏。其慮深矣。仍之數千年。至我

明英廟。始止宮人殉葬。時輔臣贊曰。真千載盛德事也。

晨風

序曰。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傳曰。贊。積也。先君招賢。人亡往之。駭疾如晨風之飛入北

林胡休復曰若相招者然似悟願之喻

爾雅云晨風鵙郭云鵙鵙陸機云鸛風搖翅乃因風飛
急疾擊鵙鵙燕雀食之列子云鵙之為鵙亡之為布穀
布穀久復為鵙也 爾雅云鵙去來有時

未見君子憂心欽欽箋云言魯公始未見君子之時思望
而憂之

人情有不可忘者亦有可忘者于其可忘者尚欲不忘之
于其不可忘者而且忘焉則何也箋云此以魯公之意責
康公

詩志

卷之七

七

傳云駁如馬偕牙食虎豹山海經云中曲之山有獸焉
其狀如馬而白身黑尾一角虎牙爪音如鼓音其名曰
駁是食虎豹可以禦兵 陸機云駁馬梓榆也其樹皮
青白駁聲遠視似駁馬故謂之駁馬
魯申公曰秦君遇賢始勤終怠賢人譏之

詩曰此似思賢之詩首喻士之投主猶鳥之投林而嘆
君子之忘我梓榆賢聲望似駁馬喻士之負有武才捷文
細密如羅喻士之抱有文德

時說俱依朱傳作婦人思夫之詩大抵婦人思深而望過

忘者未必忘也多者未必多也

無衣

序曰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
民同欲焉 箋云此責康公之言也君豈嘗曰女無衣我
與女共袍乎若不與我同欲而於王與師則云修我戈矛
與我同仇往伐之刺其好攻戰

詩曰不共戴天曰仇驪山之變平似忘焉岐豐之民一
則曰王與師再則曰王與師毅然忠憤惟日夜望其興師
復讐者是西方之民猶可用王自靡焉不振耳予慨周平

詩志

卷之七

七

宋高皆忘仇苟安者一則徂東而棄西一則便南而縱北
宛後一轍古今同恨

蘧子曰致勇莫先於倡亡其善於私同袍同澤同裳皆私
也為小惠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為大義而私之則非私無
以濟 詩曰自袍而內焉澤下焉裳一身都是血性勿
區區作被體觀

疏曰玉藻云縠為襦縠為袍蓋純者新綿名為縠難用
縠絮名為袍也

陳道寧曰袍者共武之服沂渭饒富甲天下庶人之家為

卑衣唐檢則有餘。我秦人之衣髮也。如也。豈曰無之。左思
右盼。目攝魂飛。而欲與同者。蓋言袍也。緹衣。絲韞。非開井
開物。觀其町衡。則許。即未與師而征。袍已血染也。雖然。田
單過魯。老人涉淄而寒。解裘衣之。夫武勇之流。亦大抵俠
烈而悲。粹也。

夷狄袍制。唐諸衛大將軍中郎以下。給袍者。皆易其綳
文。千牛衛以瑞牛。左右衛以瑞馬。號衛以虎。武衛以鷹。
威衛以豹。軍衛以白澤。金吾衛以辟邪。諸如此類。真非
閭井開物。釋名云。袍。丈夫著下至跗者也。袍也。袍也。

詩志

卷之七

是

內衣也

黃云。其曰王于興師者。以為此上人之事也。君子謀之。我
小人也。惟力是視耳。而孰知王心所不存也。義不在上面
在下。民抱其區區。無所用之。此周之所以為棄其民而秦
得受其流也。

劉士雲曰。事必先正名。惟不以仇。而但以為敵。是以志氣
可致。而氣勇無所生。正名于仇。而士怒百倍矣。
唯天子以天下為體。天子之讎。以天下讎之。故舉世不可
忘其討。天子以宗廟為體。雖教世猶之目前耳。故歷世

不忘其誅

曰。與子同仇。見當時慕義者。固眾。此人亦願附于忠勇者
流耳。

周禮。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
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

釋名云。戈。勾子戟也。戈。過也。所刺擣則決過。所勾引則
制之。弗得過也。考工記。治氏為戈。廣二寸。內倍之。胡
三之。援四之。已倍則不八。已句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
內則不疾。禮書曰。五兵之便于用者。戈而已。其秘短

詩志

卷之七

卒

而易持。其胡援廣而易入。可以格。可以斬。可以擊。可以
鈞。

顧麟士曰。袍莊而澤。髮愈。髮愈密。袍文而澤。朴愈。朴愈真。
同之者。要使髮毛。膚爪之氣。盡可相通。兼明垢污。賦澤之
留。不堪復忍。而詎知猶其借也。切身之痛。莫甚今日。見匪
粹之衣。已不能舍。飛故一體之懷。亦莫倍今日。念剥床之
膚。姑勿言緩急。

蘇子曰。其戰以氣。故百戰而力有餘。氣者。有所不戰而敵
人莫不憚也。則作之說也。焉云。天下事。及其鋒而用之。

可以有大功。時局既定。共憤漸平。精銳有爲之志。消磨於內。聲色狗馬之好。昏聩于外。威神一挫。不可復起。天下事從此去矣。譬之鈍矛折戟。求人于百步之外。有不蹙然思者哉。

釋名云。汗衣。近身受汗垢之衣也。詩謂之澤。受汗澤也。或曰。鄙祖。或曰。羞祖。言羞鄙于祖而用此耳。

說文云。戟。有枝兵也。長丈六尺。漢書晁錯上言曰。兩陣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劍楯三不當。

詩志

卷之七

奎

劉士雲曰。仇來而誅之。仍非誅仇也。必將往求之。與子皆行。則千里尋仇。不能須臾至也。

萬氏晁曰。秦之國。與戰相終始。其俗勞苦而勤生。亦強悍而善鬪。故其亡也。以好戰之君。而其始也。先有好戰之民。

○沈無回曰。蘇子所謂秦人好戰之心。蓋然而未有已者。此也。然猶有其王也。更數世而民惟知有其主。修戈矛而移周鼎矣。夫子錄之。傷周俗之盡變也。

六帖曰。讀小戎無衣二詩。可見秦人用兵有本教。見錯有言。合刀之急有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業。三曰器用利。

夫以雍州之固。河山百二。而加以小戎之利器。無衣之練。卒能合其三。故世有勝非幸也。

朱子曰。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質直。無鄭衛驕情浮靡之習。以善導之。則易興起而篤于仁義。以猛驅之。則其強毅果敗之資。亦足以強兵力農而成富強之業。非山東諸國所及也。

劉云。此借周以王之名。資秦以兵之實。民自爲王。用而不借。爲秦用也。所謂以智取力是也。古未好雄。搃不出此。夫借王市民。盛于桓文。濫觴于襄繆。後世遂緣此取天下。三

詩志

卷之七

奎

軍。綱素。漢帝亦祖行之。何怪阿瞞挾孱主爲奇貨也。

馮云。亡周者秦也。乃猶知有王哉。君子觀無衣而悲周之自棄其民。非秦之罪也。人謂孟德取天下于群雄之手。而非取之漢。吾亦謂秦取天下于諸侯。而非取之周也。何也。秦非無王者也。

周之衰。舟沒於楚。駿走于徐。肩射于鄭。秦未聞齒王之路。馬也。抑攷黍離以降。十餘國之風。無一人言及王者。言王者。獨秦無衣一詩耳。秦非無王者也。卒之周以東。以秦以西。帝秦何罪哉。世之宗商周而閔秦。則何說也。

左傳申包胥如秦乞師秦穆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
生蓋一頓一頓首今人動稱九頓何取于九也

渭陽

序曰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女文公遣驪姬
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
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卽
位思而作是詩也說通曰詩本送舅而云康公念母指
其意中事也

詩志

卷之七

李三

春秋傳晉獻公烝于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

娶二女子于戎大戎胡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驪姬生
奚齊其姊生卓子驪姬譖申生申生自殺又譖二公子
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晉侯使寺人披伐蒲重耳奔翟獻
公卒奚齊卓子繼立皆爲大夫里克所弑秦穆公納夷
吾是爲惠公卒子圉立是爲懷公立之明年秦穆公又
召重耳而納之時晉公子兄弟十九人而重耳獨還在
外十九年而今日始返

史記晉太子圉亡秦亡怒之聞重耳在楚乃召之重耳
至秦穆公以宗女五人妻重耳故子圉妻與往重耳不

欲受司空季子曰其國且伐况其故妻乎且受以結秦

親而求入子乃拘小禮忘大醜乎遂受穆公大歡晉惠

公十四年秋惠公以九月卒子圉立十一月葬惠公十二

月晉大夫欒卻等聞重耳在秦皆陰來勸重耳趙衰等

反國爲內應甚衆於是秦穆公乃發兵與耳歸晉

沈云曰至渭陽者禮不越境然猶以爲近也

箋云秦是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于咸陽之

地疏云雍在渭南水北曰陽晉在秦東行必渡渭

孔疏云秦姬生存之時欲使文公反國康公見舅得反憶

詩志

卷之七

李三

母宿心故念母之不見見舅如母存也

論詩曰晉人渡河襲位而念母不在意吉凶不宜並言也

試想與子犯及河投壁事交公固猜忌人耳康公已規其

微故諷詠之間只以悠亡我思含情而不顯言之有如此

之慎重耳說者須得其意

文公之入當爲列侯贈別之儀皆君侯之服御亦所以鄭

重此行而假以定晉也

董氏曰巾車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

四衛木路以封藩國故諸侯之車曰路車

疏云。現是美后之名。

左傳。聲伯夢涉。或與已瓊。食之。泣而為瓊。瓊盈其。懷。懼不敢言。後三年而言。亡之至莫而卒。喪禮。飯舍用。玉。聲伯夢見食之。故惡之。其實玉之所用。無生死之異。徐筆洞曰。凡此皆天子所以錫群侯。以昭侯度者。如采菽。梁山之詠是也。而列國亦以此私贈乎。過矣。

陶氏曰。嗚呼。怨毒于人甚矣。渭陽之感。良心也。而今孤之。役。所以修怨于晉者。不少假借。何其見。毋於渭陽。而不免。思于今孤耶。怨欲害之也。雖然。晉之臣也。最矣。定君取伯。

詩志

卷之七

五

寃于秦是賴。而卒成怨禍。晉非少恩耶。君子讀絕秦之書。而後知晉之誣秦也。

左傳。文公七年。晉敗秦師於令狐。秦康公納公子雍于。晉。不受。禦秦師。敗之。令狐。十二年。秦伯伐晉。報令狐之役。

權輿

序曰。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無終也。

○昔穆公求士。得由余百里奚。蹇叔。五豹。公孫支等。遂霸。西戎。今康公忘繆公之業。棄舊臣焉。

陳云。吾今而知豪傑淪落。沒世。堪嗟。非真不偶也。即或主。

臣鑿枘。立談引次。非真不合也。全我以養食之腸。還我以。駢人之骨。斯亦千載知己。而奈何始仲之。終訓之。始愛敬。之。終羈縻之。良可嘆已。

論詩曰。于嗟乎。不承權輿。當在霸業。不終上嘆。息不然。所。計者。區區安居。儲歡之事而已。恐非賢者之志也。意若曰。吁。嗟乎。厥父造權輿。子弗克。成。衡以持。天下。厥父造。與。厥子弗克。成。車以載。天下。猶書云。若考作室。厥子乃弗肯。堂肯。搆。厥父。荷。厥子乃弗肯。搆。肯。獲。同意。雲窩口。謂其失輕重。旋轉之義。衡不承其權。則低昂莫。

詩志

卷之七

六

辦車不承其輿。則行遠為難。

六帖云。夏屋。還作授室。看。

釋名云。屋。與也。其中溫與也。楊子雲云。震風凌雨。然後。之夏屋之。幘幘也。楊用修云。夏屋。大廬也。其說出元。人陰切達。

易損卦二。簋可用享。注。離為日。日體圓。巽為木。木器圓。

簋象也。公食大夫禮。宰夫設六簋。此言每食四簋。則。燕。食。非禮。食也。傳曰。四簋。黍稷稻粱。疏曰。釋文云。內友。

外。圖曰。簋。以盛黍稷。外方內圓曰簋。用貯稻粱。禮。食。備。

設器物故稻梁在簋燕食器物不具故稻梁在簋亦燕食之差于禮食也。○馮嗣宗云考之于禮用簋則簋從用簋則簋或不從是簋尊而簋卑。

姚氏曰慨夫秦之困修刑而行武者也。桓歸非子以牧起孟戲造父以御起莊公襄公以逐戎起俱無以待士著者。迄乎穆公最稱愛士夏屋四簋之奉或於是時見之乃其贖百里奚不過以五羖皮也其聘蹇叔則百里奚百為政也而內史廖以女樂間由余亦不過使彼窮約而後要之耳及其沒也奄息仲行鍼虎子與氏之三良殉焉其煦煖

特志

卷之七

李

而加意者僅食馬之壯夫與犒牛之四將耳秦即承權與也容遂愈乎厥後仕于秦者鮮有不以罪誅至始皇併天下之又明年遂坑儒豈非積微成著之漸耶

詩云日無餘不飽簡桑極矣猶徘徊嘆息而咏權輿是彈箏而歌之陋習也秦之亡賤良然陳云厥後執任而法齊儻相而約亂雖修明曉澤起呻吟其用于秦者皆非士也詩歌權輿吾於其末秦也悲其遇而論于其去秦也信其賢

陳大士曰秦風十篇惟權輿決賢不終也魏二篇唐四篇

皆衰亂之風焉而秦駿亡乎向壯未有間之者也天意哉天意哉

詩志王風卷之七終

詩志

卷之七

李

唐風

譜曰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日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于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爲晉。侯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恒山之西。太原大岳之野。至曾孫成侯。而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于是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散于今。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其孫穆侯。又徙于絳云。

詩志

卷之七唐風

七

晉世家云。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君。史佚因言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于是封叔虞于唐。蘇子錄曰。唐風實晉詩。而猶謂之唐。以爲此堯之舊。而非晉德之所及也。

卓去病曰。晉風稱唐何也。夫子不與曲沃武公之滅翼也。蓋晉侯爵。周武王封少子叔虞于唐。唐叔子燮父嗣封。改爲晉。則晉之爲唐也。文武茅土之舊矣。成侯徙曲沃。穆侯徙絳。昭侯徙翼。燮父至鄂侯。十一世十二君而入春秋。晉

昭侯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是爲桓叔。子莊伯。十一年十一月而入春秋。鄂侯入春秋。而鄂侯子哀侯。哀侯子小子。侯。及王所命號叔立哀侯之弟緡于晉者。春秋總謂之翼。自莊伯入春秋。而與其子武公。春秋總謂之曲沃。自翼與曲沃之國分。而晉之名遂沒。自魯莊公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而晉之名復見。翼侯失地。曲沃篡國。是向之翼侯也。非晉舊也。今之晉侯也。非晉實也。故夫子傷之。痛之惡之。不稱翼。亦不稱晉。復周之舊。而稱唐。然則魯僖公二年春秋書虞師晉師滅下陽。何居乎言晉

詩志

卷之七唐風

七

也。曰春秋國史也。詩禮刪述也。筆削仍國史之舊。夫子之隱也。刪述與斯文之任。夫子之顯也。治春秋周天王之法。夫子之位卑。故不敢顯也。治詩以先王之風教。夫子之道尊。故不敢顯也。

地里志。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晉語。景霍以城汾河涑。滑以爲淵。戎狄之民實遺之。

秦風

譜曰秦者隴西谷名。于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堯時有伯

駢者實阜陶之子佐禹治水水土既平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賜姓曰虞歷受商興衰亦世有人焉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于汧渭之間孝王為伯賢能知禽獸之言子孫不絕故封非子為附庸邑之于秦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賢之變風始作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與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為諸侯遂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其封域東至迫山在荆岐終南恃物之野至玄孫德公又徙于雍云

詩志

卷之七秦風

十一

詩譜曰昔康節論夫子定書以秦晉綴周魯之後謂其知風之必為秦也即其刪詩亦然齊桓晉文更伯以來列國皆已不振而惟秦駸駸乎始大夫子知周之必亡也諸侯必折而入于秦故齊晉之後大以秦風不然而十五國風皆中國之詩也秦始僻遠諸夏實之比于戎翟寔與共楚等何具楚之詩無傳而秦詩卒不削以此知康節之言益信

詩志陳風卷之八

海陽范王孫輯著

陳宛丘

序曰宛丘刺幽公也潘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柳聲敏曰此詩其刺陳陀平按春秋桓六年蔡人殺陳陀公羊云陳陀者何陳君也曷為謂之陳陀絕也曷為絕之賤也其賤奈何外潘也惡乎潘于蔡殺梁亦云其云陳陀何也匹夫行故匹夫稱之也其匹夫行奈何陳侯喜獵潘佩于蔡與蔡人爭禽蔡不知是陳君也而殺之夫以陀之外潘如此其貽蕩于國中又焉有紀極是詩所云有情無望亦足徵其匹夫行矣盈而蕩天之道也故陳詩富有刺陀者非基門乃宛丘也若基門述以為澆冶刺孔儀得其解矣

樂餘云上者民之望也然則上獨不宜舞乎非也如小雅歌伐木兄弟燕飲則鼓舞之魯頌歌有駉君臣燕飲則鼓舞之樂而有節民不失望焉

沈無回曰宛丘陳國之勝地也湯焉于斯鼓焉于斯舞焉于斯無所寒大暑而皆見是人焉厭之詞也民俗如此可以知導民之路矣

詩志

卷之八

十一

詩故云擊鼓擊缶舞鸞羽娛神也蓋若孫皓于巫梁武于佛矣。鍾大姬之餘習也。

詩論曰古者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今冬夏值其鸞羽此商書所謂恒舞也。

詩揆云首猶言有情至無冬無夏殊少趣味更爲不及情矣。

傳云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而與地廣記云爾雅丘上有丘曰宛丘今其地形則然。

易離卦九三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注艮爻也位近丑。

詩志 卷之八

丑上值弁星弁星似缶又史記簡相如使秦王擊缶是樂器爲缶也按坎卦六四樽酒簋二用缶注爻神在丑丑上值斗可以斟之象斗上有建星斗之形似簋貳剛也建星上有弁星斗之形又如缶天子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主國尊于簋剛設玄酒以缶則缶又是酒器也比卦初六爻有孚盈缶注爻神在未上值東井之水人所汲用缶襄九年宋災左傳曰具饔餼備水器則缶又是汲器也然則缶是瓦器可以節樂又可以盛水盛酒者也。○楊惲言家本秦也能爲秦聲酒後耳熱。

仰天鼓缶而歌鳥。

文舞以翟今以鸞則素而無文非正樂也。

傳曰鸞鳥之羽可以爲翟箋云鸞舞者所持以指揮。

正義曰鸞水鳥好而潔白頭上有毛十數枚長尺餘純

然與衆毛異好欲取魚時則弭之范威王時有朱鸞

合宿飛翔而來紆則復有赤者翟鼓吹朱鸞曲是也然

則鳥名自鸞赤者少耳。○爾雅鸞春鋤埤雅云鸞步于

淺水好自低昂故曰春鋤陰陽自然變化論云鸞目成

而受胎

詩志 卷之八

陳大士曰卿衛之淫水土之氣之爲之也陳非水土氣之

爲之也陳在豫州之東西望外方東不及明指卿孟無名

山大川非有河流所泄而獨以其俗感大姬之化婦人尊

貴好樂巫覡歌舞之事卒之宛丘東門粉應之其風自衛

門而外若東門之池東門之楊墓門鵲巢月出無非是者

至株林而極矣。○樂開于似女而禍生于馬廐楚師既入社

稷爲墟迹其所由祖宗之示于孫固不易哉。○季扎觀周

樂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

東門之粉

序曰東門之松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
舊業。亟會于道路。歌舞于市井。爾。厥氏以爲用。首序疾
亂之說。是誦責之詞。非相樂之詞。

子仲之子。分明指出。個男。子來南方之原。分明指出。個女。
子來市也。發婆如衛靈公與南子招搖過市之意。越以醴
運。箋云。男女合行。

卑雅。粉。白。榆。先。敷。葉。後。著。夾。性。扇。地。所。扇。各。具。本。等。故
其下陰。五穀不植。而古之人。就以息焉。東門有此故。大
夫氏之子。道舞也。管子曰。桓公之時。而衛之民。桑麻不

詩志 卷之八

種。繭。綫。不。治。衣。多。獎。履。多。穿。管。仲。請。沐。途。旁。之。枝。使。無
尺寸之陰。爲是故也。

子仲。陳大夫氏。貴者。猶然。則其民可知矣。
箋餘云。于嗟。相訂也。于逝。行也。

爾雅廣平曰原。又云。可食者曰原。傳云。原大夫氏。疏
云。春秋季友如陳。莖原仲。是陳大夫有姓原氏也。

箋曰。續麻者。婦人之事也。疾其。今。不爲正義曰。刺其以美
景。廢業。

說文。續。緝也。漢書。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必相

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

考工記。匠人營國。面朝後市。朝一夫。風俗通云。市。特
也。言交易而退。恃以不匱也。○易云。古者口中爲市。致
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
嗑。○禮書云。古之治市也。君夫人世子命。夫命婦不得
過。屬遊飲食者不得行。闕置暴亂出入相凌犯者不得
作。圭璧金璋犧牷祭器戎器與不中度量不中殺伐之
類不得弼。○又周禮遺人五十里有市。有侯館。蓋田
野間亦有市。故白虎通云。因井爲市。故曰市井。此云南

詩志 卷之八

五

方之原。或指此。而非市朝之市也。

椒。芬。芳。見。氣。味。投。也。握。見。手。授。也。視。爾。如。叔。昭。我。揭。椒。箋
云。此本淫亂之所由。

詩。曰。善。爲。國。者。必。去。道。旁。之。枝。使。人。不。得。游。息。此。修。其
末也。女子執麻。泉。燕。則有辟。此修其本也。本末俱失。則淫

佚。生。焉。是。道。民。者。之。過。

黃佐氏曰。殷制官刑。微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
室。時謂巫風。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

陳之史巫紛若。初不過歌舞于宮室中耳。國人男女化之。

終于亡國商書之言信哉

衙門

序曰衙門誘僂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嚴云一言小國亦足有爲。二三喻不必大國而後可以有爲也。

歸云立志如衙門天下無備夫矣。

沈無回曰此其人頗知道者幾于素位矣。志士矯情于銘刻。達人肆志于瀟洒。皆不足以語此。李云守此于軒冕則名臣之節也。守此于蓬累則幽人之貞也。

詩卷

卷之八

六

論詩云玩可以豈必四字畫出千古聖賢太虛心圖非止隱士甘淡泊風味衙門瑤室泌水瓊漿無遠西子都作平等觀不離凡胎已証聖果分明是現在仙應世佛持世帝王覺老子大患在有身猶有未化在

釋迦遺教經云汝等比丘若欲脫諸苦惱當觀知足。之法即是富樂安穩之處知足之人雖卧地上猶爲安樂不知足者雖處天堂亦不稱意不知足者雖富而貧知足之人雖貧而富不知足者常爲五欲所牽爲知足者之所稱惑是名知足。

說者曰雖如此云。賢者之意自當廣也。愚以爲勿謂居處食色之爲事細也。居處食色中汨沒許多人品。故胡文定與子書曰。治心修身以飲食男女爲切。要從古聖賢在這裏做工夫。其可忽乎。

劉云夫可以衙門泌水者。正不必境若此也。然不必魴鯉養子者。又可以境若此也。○于不可之上有可則可之上。又有不可何處是可耶。于不必之中有必則必之中又有必何時能必耶。

凡入于世境上有不肯將就苟且。其于心境之將就苟且。

詩卷

卷之八

七

必多矣。能爭于所大不可故可能大有所取必故不必也。詩刺曰樂飢之文最妙。蓋言雖飢而樂猶蔬食飲水曲肱而枕樂在其中。簞食瓢飲不改其樂云也。

疏云衙古文橫。假借字也。門之深者有阿榮堂宇。此惟橫木爲門。言其淺也。

陸農師曰里語云。洛鯉伊魴貴于牛羊。○神農書云。鯉爲魚之士。本草圖經云。鯉脊中鱗一道。每鱗上皆有小黑點。從頭數至尾。無大小皆三十六鱗。

徐開公曰大凡有欲者。物得而取之。有心者。物得而制之。

隱者類不可取不可制以其無欲無心也

徐云鄭之滄也而有東門陳之蕩也而有衙門聖人刪詩特存此義所以見天理之常存而人心之不死也

東門之池

序曰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蘇氏曰陳君荒淫無度而國人化之皆不可告語故其君子思得淑女以化之于內婦人之于君子日夜處而無間庶可以漸革其暴如池之漚麻漸漬而不自知也

詩志 卷之八

傳曰晤遇也箋曰猶對也言淑姬賢女君子宜與對歌相切化也○正義曰所以欲使對歌者以歌詩陳善惡之事以感戒人君

詩七曰周南首篇言淑女次篇即言葛覃此詩漚麻漚管漚紵正美姬之淑處以不續其麻之俗有得能服其本業者詩人見其所事即借以起興而嘆美之可謂超然不系于流俗者矣

說文隍城池也有水曰池無水曰隍○水經注云陳城故陳國也東門內有池七水東西七十步南北八十步

步水至清潔而不耗竭不生魚草水中有故臺廢詩所謂東門之池也

陸机云紵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再種一歲三收○爾雅云白華野菅箋云白華已漚名之爲管陸机疏云菅似茅而滑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爲索漚乃尤善矣異物志云香蒿似茅凡所蒸亨得此包裹助調五味

東門之楊

序曰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如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

詩志 卷之八

九

傳曰與也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箋云楊葉落也三月中也與者喻時晚也失仲春之月親迎之禮以昏時女番他色不肯時行乃至火星煌然○正義曰舉其待女不得之時非謂此時至也

家語曰群生閉藏爲陰而爲化育之始故聖人以合男女窮天數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昏禮殺于此一地官媒氏云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于是時也奔者不禁唯謂三十之男二十之女所以蕃育

人民特令以仲春會耳其男未三十女未二十者皆用
秋冬不得用仲春也

詩七曰此疑為友之寒盟而致怨也離騷九章抽思篇云
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為期差中道而回畔兮反既
有此他志蓋羈臣每托閨情以寫志而殯友亦然知此義
者可與讀東門之楊矣

墓門

序曰墓門刺陳陀也陳陀無良師傳以至于不義惡加萬
民焉

詩志

卷之八

十

說通曰此詩知陳陀之逆謀已成而猶未動于惡與其
言而改悔之詞詩於曰提醒之非絕之也

陳陀文公子桓公鮑之弟也春秋桓五年陳侯鮑卒左
傳曰再赴也于是陳亂文公子陀殺太子免而代之桓
六年經云蔡人殺陳陀公羊傳曰陳陀誘于蔡人
殺之左傳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是
五父即陳陀厲公太子免弟也史記以陳陀為厲公
又云陀殺五父又以躍為厲公皆腐遷之誤也

沈云墓門隧道陰闇之地喻陰謀也棘妨道無不斯之理

勢莽樹無不彈之理喻陀之弑逆終必見及也夫也造此
不良之謀自以為國人不知莫予訊也然國人無不知之
宜已之今作歌以訊之宜顧之至顛倒而思予則無及矣
危言以惕之

雲寓曰誰昔非時昔言誰使昔口而然傷之也

左傳載陳陀勸陳侯許卿平親仁善隣之言中于事理陳
侯不許卒見侵伐既而徐思陀言復與卿和遣陀往卿泣
恩陀與卿伯盟歆如忘洩伯料其必不免觀此陀非昏愚
者設有良師傳以導之何至篡弑相尋自取誅絕之罪序

詩志

卷之八

十一

言無良師傳推本之詞也

詩按云鴉食桑鵲則交而美其色好其音及其食梅則不
足以華喻其無良師傳

疏云鴉惡聲之鳥一名鵲與鵲異嶺表錄異云北方
人家以為怪南中晝夜飛鳴與烏鵲無異桂林人羅取
生鸛之家養使捕鼠以為勝狸本草云鴉日吞之令
人夜中見物○名物疏云漢供御物各隨其時唯鸛冬
夏常施之以其美故也

蘇氏曰桓公之世陳人知陀之不臣矣而桓公不去以及

乎亂。是以國人追咎桓公。以爲桓公之智不能及其後。故以墓門刺焉。夫墓門而棘生。亦以斧折之則已。不然。吾恐女死而棘盛。以害女墓也。佗之不良。國人莫不知之者。知而不去之。昔者誰爲此乎。蓋歸咎桓公也。

子貢傳曰。孔寧儀行父。從君行淫。泄冶刺之。賦墓門。○魯申公曰。墓門。泄冶諫靈公。孔寧儀行父譖而囚之。治作是詩。

防有鵲巢

序曰。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卷之八

十二

聖氏曰。防有鵲巢。卽有旨苕。誰無美者。何獨于予美而併之。美者自美。何預人事。而偏若相關人。亦有美于非禁人。而何苦相妬。嗟。誰之併而偏。處人相得益。欲之際乎。屈平有言。讒人高張。賢士無名。無名者。發美自晦之意。凡美者。名之的。而讒人思以中之者也。故鵲巢雖美。在防易。驚音若雌美。在邛易。采芣鵲雖美。而在唐在邛。易以感解。予人。譬予有顯然美行。小人之所必嫉忌者。故爲是憂。懼欲自晦之詞。

美者。君子所以居身。所以淑世。原非炫耀之資。曰防有邛。

有唐有。似乎矜名。矜行。取忌之道也。虎有力而必殲。以其顯也。豹有文而少患。以其隱也。此詩人所爲。驚心而思。欽也。雖然。衣錦尚褻。惡其文著也。豈徒憂讒畏譏。然哉。詩探曰。誰侮予美。從初。惕。中。生。疑。慮。之。詞。也。無寔指。

傳云。防。邑也。博物記云。扣地在陳縣北。防亭在焉。○說文。防。隄也。周禮。稻人以潴畜水。以防止水。

詩緝云。此旨苕。七。饒也。非小雅苕之華。所謂陵苕也。○

陸机云。苕。饒。幽州人謂之翹饒。夏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菹。

卷之八

卷之八

十三

徐云。人在舟中。推机。神魂不定。曰併。言語請張。惑亂人心。似之。錢云。亦有裝載。增加之意。

汾俗好巫覡。宏。義之墟。多祈禱之處。取與中唐。廟所見也。

正義曰。釋官云。廟中路謂之唐。堂途謂之陳。然則唐之與陳。廟堂之異名耳。其定一也。故毛傳以唐爲堂途云。

○釋官曰。旣。旣謂之覺。鄭璞曰。旣。旣也。今江東呼爲旣。

覺。

爾雅。繡。綬。陸机云。繡五色作綬文。故曰綬草。鄭璞曰。小

草有雜色似綬也。埤雅云。繡本鳥名。亦名綬鳥。啊下有

憂如絞。具五色。因小草似之。故亦名鵲。

子貢傳曰。靈公聽譏。四泄治。內于憂之。賦防有鵲巢。○詩
七曰。鵲巢而育。昔生焉。易摧耳。唐雎而育。鵲生焉。易駸耳。
蓋深恨治之不免于禍。

月出

序曰。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悅美色焉。○朱靜儀
氏詩故。謂靈公通于夏姬。常以月出微行。國人爲憂之。言
月出照見。使人之僚。爾固以此舒窈窕之情也。而吾人爲
爾慮。則勞心悄然矣。

詩志

卷之八

十四

詩說作思美人之詞。歸云。是當月出時想見之。○李云。歸
風亦佇想。停雲亦送目。聽雨亦愴懷。要未有如月下之甚
者也。

傳曰。舒。遲也。窈窕。舒之姿。○詩測曰。舒窈窕。舒慢受舒天
紹。舒言。使人之舒。如此。三章舒字不疊。此人之佼處。盡在
一舒。

沈云。勞心悄悄。付其心。若謂使人思已者。

魯申公曰。朋友期而不至作。○御忠敏曰。玩其語意。乃相
念。非相期也。

株林

序曰。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馳驅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泄洩諫。不聽而殺之。
宣十年。傳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
行父曰。微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微舒病之。公出。自其廐
射而殺之。微舒後爲楚莊王所誅。○左傳。叔向之母。論
夏姬云。是鄭穆公少妃。姚子之子。貉之妹也。子貉早
死。而天鍾美于是。○楚語云。昔陳公子夏爲御叔娶于
御穆公女。生于南。之母。亂陳而亡之。疏云。微舒祖

詩志

卷之八

十五

字子夏。故以夏爲氏。

鄭云。解者曰。從夏南也。然而非也。從夏南。何必夕稅于株。
朝食于株。一似株有可與君同慶者。有可與君同餐者。豈
夏南乎哉。

嚴云。設爲國人問靈公。胡爲乎株林。從夏南乎。又設爲之。
隱曰。匪適株林。從夏南。意他有所往耳。然駕我乘馬。則稅
于株野矣。乘我乘駒。則又朝食于株矣。雖欲爲之。隱不可
得也。依違其詞。而所以致訛者。切矣。
傳曰。大夫乘駒。正義曰。大夫之制。禮當乘駒。乘我駒者。

期孔從君適株作者并舉以惡君也

變云我國人我君也君親乘君乘馬乘君乘駒變易車乘以至株林。正義曰乘馬乘駒謂一乘之馬一乘之車是為變易。

國語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火朝覲矣道弗不可行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度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蕪騰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禁燔于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單于歸

書志 卷之八

十

書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廢先王之教棄先王之法而後先王之官又不念亂續之常棄其仇讎妃嬪而帥其嬖佐以淫于夏氏不亦潰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來覓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彛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六年單于如楚八年陳侯殺于夏氏九年楚子入陳陳靈公曰衛之亂至于株林而極于是有楚入陳之禍此之謂女戎陳之亂至于株林而極于是有楚入陳之禍此之謂女戎

此事以觀可為淫亂者之戒矣

澤陂

序曰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于其國男女相悅愛思感傷焉。說者皆以為女念男。

箋餘云有蒲與荷物之得其耦也蒲柔滑而溫可為席女子取以喻自薦也故每章不易荷與蒲蒹蒹則喻男子蒹葉繁生而秀澤故與卷蒹蒹挺生而矜莊故與陂

周語古之長民者不防川不實澤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周禮云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

書志 卷之八

十七

無而津澤廣乎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王府領其餘于萬民凡祭祀賓客共澤物之饗

傳曰陂澤障禹貢九澤既陂注謂已陂障無決溢矣

釋草云荷芙蕖其莖節其葉遺其本藂其華蒹蒹其實

蓮其根藕其中也中慈郭璞曰莖莖下白藕在泥中

者李邕曰的蓮實也蕒中心也。說文芙蓉花未發為

菡萏已發為芙蓉

大抵人物傷時則涕泗交頤漸且涕泗俱盡只中心悵

耳。久之。思想昏疲。情不能已。心亦無力。惟展轉伏枕而已。
傳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泗。○儼。韓詩作始。薛君曰。重願也。傳曰。矜莊貌。

王氏曰。澤陂。株林之應也。有開睢之風。則薰爲雉。天之正。而麟趾應之。有宛丘之俗。則流爲株林之淫。而澤陂應之。微之著也。如此夫。

魯申公曰。澤陂。泄治諫而死。君子傷之。○詩故曰。澤陂以防淫佚。蒲荷蘭皆芳潔不污之物。喻泄治之能以禮王君也。傷如之何。悲其死也。寤寐涕泗。惜之哭之也。說如之何。

詩志

卷之八

十八

又說無爲。悲不能救之意。碩大且卷儼。謂其正大剛毅。氣象。○東萊呂氏曰。變風終于陳靈。其間男女夫婦之詩。一何多邪。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男女者。三綱之本。萬事之先也。正風之所以爲正者。舉其正者以勸之也。變風之所以爲變者。舉其不正者以戒之也。道之升降。國之治亂。俗之污隆。民之生死。于是乎在。錄之煩悉。篇之重復。亦何疑哉。

精

羔裘

序曰。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于政治。故作是詩也。○箋云。以道去其君者。三諫不從。待放于郊。得玦而去。疏云。太失。棄君而去。待放未絕之時。作此詩也。

春秋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公羊傳曰。近正也。其爲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是三諫不從。有待放之禮。得玦乃去。

詩志

卷之八

十九

謂君與之決別。任其去然後去也。

嚴云。凡人憂勞恐懼。則不暇鮮其衣。禹惡衣。文王卑服。衛文大帛之衣。是也。今槍君衣服之鮮明如此。則志慮凡近可知矣。

論詩曰。國大而治。則尚無爲。國小而弱。則尚有爲。衣服附身耳。務致飾焉。是智不越于一身匹夫。猶不可况有國之君乎。

狐裘未定何色。或裘而黃乎。是以祭服朝也。或裘而白乎。是以朝天子之服。聽國之朝也。只以好潔一念。明幽亦所

不辨而禮制亦所不顧矣。書曰：服美于人，驕淫矜誇，將由惡終，其是之謂與。

箋云：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疏云：人君以歲事成熟，搜索群神而報祭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民。大蜡服皮弁素服，後臘先祖五祀作息民之祭，有黃衣狐裘，二者不同。○蘇子由曰：錦衣狐裘，其所以朝天子之服，鄭云：狐白之上，加皮弁服。天子以日視朝，諸侯在天子之朝，亦服之。疏云：朝，路門外之朝也。堂，路寢之堂也。○玉藻云：君日

卷之八

二十一

出視朝，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

徐玄扈曰：充耳琇瑩，會弁如星，不言所以，而遂曰終不可。蓋素衣如膏，日出有曜，不言所以，而遂曰中心是悼，服飾之美一也，而一以爲喜，一以爲憂，其所以然之故，俱在不言之表。

傳曰：日出照曜，然後見其如膏。○詩七曰：是日射朝堂。晏甚矣，此便是不能強于政治的影語。大凡好潔衣服者，不欲朦朧示人，必日中始臨御耳。禮人主未明求衣，日出視

朝。雲爾曰：豈不爾思，是君不思而代爲思之也。勞心切，是君不勞而代爲勞神也。至中心是悼，則有悟之無机意。

素冠

序曰：素冠，刺不能三年也。○歸云：君子耻獨行終喪之詞。○陳大士曰：上古質朴心，喪父母有終身之哀痛焉。中世稍漓，心不可測也。于是制爲喪服，緣情以爲之，節文非且于三年然而遂之，則是無已也。至春秋而廢久矣。悲夫。按喪服，斬衰有衰裳經帶而已，不言禭喪禮，十三月而

卷之八

二十一

練，檀弓說練服云：練衣黃裏，緦綠，要經繩履角瑱，鹿裘亦不言有禭，則喪服始終皆無禭矣。故知此詩所指是大祥祭服。

衰經且不終，安問既祥之服，故必行三年喪方有祥，祥經未以見本也。

喪禮再期而大祥，不計閏，凡二十五月，大祥之後，間月而禭，共二十七月也。

玉藻云：緦衣素紕，既祥之冠也。注云：紕，緣邊也。既祥祭而服之，按孔氏引開傳注云：黑經白緯曰緦，朱子從之。

今考問傳注黑經白緯曰織豈今禮記本誤乎抑孔氏誤也

大祥箋云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朝服縞衣素裳此言素衣謂素裳也。名物疏云祭訖之後服十五升布之深衣以寄餘哀不服素衣矣。問月而禪則玄冠朝服祭訖則服織冠素端黃裳以至吉祭

釋名云禪蔽也所以蔽膝前也箋云寬服謂之帶乾鑿度鄭注云古者魚佃而食因衣其皮先之蔽前後之蔽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獨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

卷之八

二十二

也。帶禪之制一也但尊卑異祭異其名。吉凶殊禮殊其色耳。又名穀繁露云教之在前朱雀之象也

徐云若只是服之素有難得須看棘人樂是何等哀瘠情狀有此情狀而服此素服方是謂能終三年之喪也則棘人樂是三年之喪之本此情先哀之所由短也下素衣素禪內俱要領棘人樂之意。晉人作達不脫衣服而豪飲豈詩人庶見之意乎

詩訓曰喜見終喪而乃云勞心傷悲蘊結者凡大喜者傷感必隨之杜工部有詩云劍外忽聞收蓟北初聞涕淚滿

衣裳是也况見人之能孝親者而已孝親之念極相觸發亦自天理人情之至耳然亦可與知者道也

雲笈曰同歸如一謂大禮既廢覺于吾心不安一有守禮之士則當于禮法即當于吾心吾且與此人共倡天下以不容已之心共風天下以不容戚之禮也只說愛慕此人意殊淺

箋餘云水源木本人君收拾人心莫大于孝同歸如萬枝之歸于一本如一如萬派之匯于一原也餘流忘源登枝忘本其短喪之制乎

卷之八

二十三

傳曰子夏三年之喪畢見于夫子援琴而弦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問于齊三年之喪畢見于夫子援琴而弦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寡已盡能引而致之于禮故曰君子也問于齊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

詩七曰羔裘玄服也見之而勞心切素冠幽服也不見而勞心博則愴君不特急政亦且畏禮其何能國

隰有萋萋

序曰：萋萋，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呂氏云：天如厭草，惟天之天，謂萋萋始生之時也。隰有萋萋，倚憊其枝，柔弱牽蔓，蓋如人之多慾者矣。反思始萌其芽，未有牽蔓之時，生意沃々然，蓋其可愛也。此所謂赤子之心也。此檜君未有知識，未有室家之時也。曰：無知無家，無室者，蓋疾其君之多慾，故其詞過而激。朱傳曰：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故嘆之如此。張云：萋萋不過度劉，未盡之餘生耳，使其茁葭之世，亦離

卷之八

二十四

騁其爲向榮，乃何其震之以匪風而不什，浸之以下泉而不憊。蒙之以檜蔚而不戢其質，潤之以蜉蝣而不夭其年。惟無知，故全朽散聽天。秋斧斤聽人，不然寧不聞風知委，望秋先零也哉。

論詩曰：虫臂鼠肝，聽天治鑄，既命爲人矣，必曰萋萋。豈非雖治不祥者乎？大抵有家有室，我自有一念，解脫微釋，悉去固園，亦爲福堂。隨緣過去，無入不得，不見萋楚之在隰乎？下隰之地，人所不堪，彼獨倚憊，亦至人入水不濡之意也。吾歌萋楚，悟其得全于天焉，得忍于地焉，詩

人知樂彼，便可忘我苦矣。

詩訓云：古之至人，每有超然達舉，以十方世界爲全身者。稿木死灰，去一條白練，去古廟香爐，去一念萬年去，其淨理果足珍也。萋楚詩人，未必有此，然一念堅忍，即是便宜去其管，自足嫌々紅爐烈燄中，未始無清涼處也。其涉世之良方乎。

徐玄扈曰：漢文帝詔云：方春時和，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榮，而吾百姓鰥寡孤獨，或陷于危亡，而莫之省憂，是言出于上，所以爲治朝，是詩出于下，所以爲亂世。

詩意

卷之八

二十五

爾雅云：萋萋，蛇也。陸机云：今羊桃是也。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于草上，今人以爲汲灌，重而善沒，不如楊柳也。近下根，刀切其皮，若熟灰中脫之，可韜筆管。埤雅云：有周羊桃，一種花實皆連理。馮嗣宗云：羊桃必蔓于草上，而鄭氏云：其性始生正直，及其長大，其枝倚憊，柔順不妄，尋蔓草木者，誤也。

匪風

序曰：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呂氏曰：匪風下泉，思周道之詩，獨作于曹檜何也？曰：政出

天子則強不陵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微發之煩共億之困。侵伐之暴。唯小國偏受其害。所以瞻懷宗周。爲獨切也。戰國時房喜謂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亦此意。

蓋餘云。存王國之名。猶可彈壓大國。而小國家休。檜思西歸。猶破扇遮風之意。推大國之力。庶能扶獎一王。而四方響應。檜懷好音。猶微沫助波之意。

匪風二句。作者每將憂心。奮起匪字。則詩人感慨意況。索然矣。須得空引之法。題前其露憂傷字意。留下文餘地。爲

詩志

卷之八

二十六

變云。迴首曰。顧詩。按曰。卽此一語。低徊欲絕。所以怛吊者。只爲無西歸之人耳。然此意。藏傾瞻周道中含蓄。不露

爾雅云。迴風爲飄。乙巳占云。扶搖羊角者曰飄風。

傳曰。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老

子曰。治天下如烹小鮮。

孫氏曰。噫。譬海有魚。鈞不能牽。網不能止。蕩而失水。螻蟻得意焉。天下事亦若是而已矣。故魚可鑑所見。無非魚者。

李云。天下爲其主相制。亦曾不出刀。天下爲其主相

變主亦曾不出薪耳。然豪傑信心而行。原不必黑美魚之命。且經無上鑒。自有下知。

善調者。有其能而思無其心。欲調者。有其心而或無其能。有其心而無其能。虞以探。剖不效。致阻後來之止。懷故不得不于能者。屬望焉耳。陸羽明云。快事何必有已出。但使人肯自效其能。而于我亦有動矣。曰。溉之釜。鬻亦願附能者之後也。

疏正義曰。亨魚小伎。誰或不能。而云誰能者。人偶此能。割亨者。尊貴之。若言人皆不能。故云誰能也。

詩志

卷之八

二十七

大宗伯云。祀大神則視條濯。少牢禮祭之日。雍人汎鬯。

廩人汎饒。說文大釜曰鬯。大上小下。若饒曰鬯。孫炎

云。關東謂饒爲鬯。涼州謂饒爲鈔。

槍亡于東遷之後。此時猶西周也。槍在榮陽。周都豐鎬。

周在槍西。故云西歸。

徐士彰曰。誰特西歸。懷之好音。所以重傷夫。今王之不言而重嘆。夫今人之不知有王也。何其婉而切也。

徐筆洞曰。像之好音。謂揚其忠義之氣于天下。今天下知此落漠之中。猶不乏忠臣義士也。尤令天下知西方美人。

之世。澤在人心。不忘如此也。

袁氏曰。文武成康之推寵。既不足以驅屬諸侯。功名富貴之本情。俱不足以招倖豪傑。徒欲以忠臣孝子之虛聲。存鼓舞于如綫。此亦無聊之極思。而至不可與爭者矣。鍾伯敬曰。好音。動之以名也。清義存而主權亡矣。

詩。測云。周室衰微。人不知有周。而此詩獨念之。讀其詞。要然有不勝悲者。誠賢人也。却純是一團根本之思。若說政出諸侯。小國偏受其害。將詩人忠義之意。及埋沒了。陳大士曰。匪風。下泉之漸也。吾于此益知世道之入人深。

卷之八

二十八

也是故。作者之事。方功而人。已。數王者之事。易世而人。猶思。李愚公曰。君子讀匪風。知周之衰也。猶有憂王室者也。惜也。其細已甚。

嚴氏曰。匪風思周。而宣王中興。天下詭吟思漢。而光武再建。其祖宗德澤。淡洽于人者深矣。

風蟬

序曰。蟬。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呂蒙萊曰。曹之賢者。見其君之危亡。將至。猶猶浮自喜。而莫可告語也。故誅此詩。

大國之風。內有富強之寔。外有文章之觀。聲華鼎奕。瞻顧赫然。隆崇之勢。宜然狹小之國。以儉卑為高。貴內訢非常之志。而外多簡易之風。深沉危厲。使人望而十其有成。若勇當危迫之地。強為抑雅之觀。矜睥息之華。茂定非靈物。故有識之士。察未歸而知其將亡。

卷之八

二十九

徐筆洞曰。曹處青究之。聞俗工絲枲。而加工巧焉。鮮服相繼。而不知務本重生。矯侈以至於亡。詩人若預為危慮焉。爾雅云。蟬。渠畧。郭璞曰。似蟬蛻。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聚真土中。刺生暮死。猶好敗之。陸机云。似甲虫。有角。如大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出。今人燒炙。取之美如蟬也。○淮南子云。蟬。蟬不食不飲。三日而死。廣志云。蟬。蟬在水中。翕然生。覆水上。尋死。隨流而去。

陸氏太清云。天地間有楚者焉。日月之光華。星辰之瑣。

察此真一可大之文章也。古今亦有楚者焉。經緯之錯綜。往來之變化。此亦一可久之文章也。而彼不識以形軀爲宇宙。以瞬息爲春秋。談楚矣。楚而僅在水裳耶。况其爲蜉蝣之水裳耶。

陸羽明云。不言其死而反美其生。是比意妙處。腹心有疾。雖賢智且愛包藏。耳目堪塗。則庸愚亦飾觀美。羽衣楚。暉其外而賊其內也。器不傳于精則器必速朽。神不著于色則神亦質虧。

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固于識也。若從而告戒之。

詩志

卷之八

三十

如井竟而示以海。夏虫而語以冰。其何能曉。且衆方稱解。就頌而忽有人焉。動色相戒。亦覺不倫。故欲其于我歸。處歸息歸稅。卽絕衆引。置莊獄之意。所謂以自治不以耳治也。

六帖云。歸處者。猶今人言道理。說不得。到家裡與爾說。歸息歸說者。猶言急忙說不得。歇一會與爾說。婆心婆言。從心之愛矣。一句出來。

雙云。掘地解悶。謂其始生時也。管子掘地得玉。問六通。

雙麻衣。深衣。諸侯之朝服。朝夕則深衣。王藻云。諸侯夕深衣。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圓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員繩及環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故先王貴之。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損相。可以治軍旅。

完且弗費。魯衣之次也。禮書云。虞夏商周。養老皆以燕服。又周太士之于私朝。玄端夕深衣。庶人吉服。深衣而已。則深衣在虞爲燕服。在周以爲夕與喪服。大夫士庶人皆服焉。所以異于餘服者。餘服上。衣下裳。則衣裳連矣。餘服幅前三後四。深身則十二幅矣。餘服三分。

詩志

卷之八

三十一

帶下。紳居二焉。由帶以下四尺五寸。深衣之帶。則當無骨者矣。名物疏云。按鄭云。深衣用十五升布。銀濯灰治。純之以采。然則喪之所服。欲推尚。不必銀濯灰治。此則銀濯灰治。故得色白如雪。

餘云。如雪。亦言易銷滅之意。

此必在晉文歸國之初。知其欲報駢脅之怨。故其言如此。張云。凡今之所謂黼黻朝廷者。皆無益之費。無用之官。靈可沃也。今之所謂玉帛輝煌者。皆必費之。則必貳之。援不足恃也。此蜉蝣之說也。

侯人

序曰：侯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唐公十八年，左傳稱晉文公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僭負羈，而聚軒者三百人，或卽此也。

此詩感稱小獲寵，妖氛布獲，而前况以荷弋之侯人見勢，缺驚天而不知其質之猥，也。後點以斯飢之季女見朱紫滿朝而不知其國之空虛也。令官人若首尾一顧，當有茫然失色者矣。卒之國亡君執，天子人乎。

周禮：侯人上士六人，下士十二人，史六人，其徒百二十

詩志

卷之八

三十二

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今以役侯人，若有方治，則帥而致于朝，及歸，送之于境。疏云：何戈與殺，則其徒屬，非官長也。

詩測曰：按殺者，受也。共義疎也。謂以殺疎人也。又從授以木爲質，積竹爲之，建于兵車，軍旅貴以先驅，有所推，枉于車上，使殊離也。

徐云：大國祿養優而名爵盛，一二人濫廁其間，猶足以自容。若小國擇人而後官，俱未足以待賢士者，故其所稱貴臣，必灼有有名于時，可以教而知也。曹國微甚，大夫不應

三百。况小人乎。其何以堪此。

傳曰：芾，韞也。一命緼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玉藻注云：緼，赤黃之間色。所謂韞也。珩，佩玉之珩也。黑謂之黝，青謂之葱。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下大夫再命，上士一命，然則曹爲伯爵，大夫再命，是大夫以上皆服赤芾。于法又得乘軒。

沈仲容曰：鶴于魚勤矣。出入泥塗，而後得魚，今乃集于梁，因人以飽，曾翼之不濡，猶之子無功受祿也。

詩志

卷之八

三十三

爾雅：鶴，鴻澤，郭璞云：今之鶴鵠也。俗呼爲閭河，陸机云：鶴，水鳥，喙長尺餘，頰下胡大如教升囊。若小澤中有魚，便群共抒水滿其胡而棄之，今水竭盡，魚陸地，乃共食之。故曰陶河，本草云：頰下有皮袋，容二升物，展縮由袋中，盛水以養魚，身是水沫，惟胸前有兩塊肉如拳。莊子云：魚不畏網而畏鵜，鵜，網者公平無私，鵜，鵜有心，故惟之子飽欲死，故季女飢欲死，雖飢而充，委者自在，獨惜國非其國耳。曰朝暉，不終日之象也。惟充委自愛，斯訊耳。是形容小人，琢削元氣，脈絕而強，陽之象而君子又袖手

自愛而不為進救也。病篤無良醫。可畏哉。

千道志云。曹南山汜水出焉。漢書高祖即位于汜水之陽。今壇在一統志云。春秋盟于曹南。即指此。

箋云。蒼蔚之小雪升于南山。不能為大雨。以喻小人雖見任于君。終不能成其德。教天無大雨。則歲不熟。而勿謂者。飢猶國之無政令。則下民困苦矣。

鴈鵠

序曰。鴈鵠。刺不一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一也。

魯申公曰。曹叔為政有度。國人美之。而作是詩。

詩

卷之八

三十四

沈無回曰。詩故云。美公子。一臧之一其德也。愚按左氏。負弱肩而子臧不肯君曹。鎮公子還而子臧致其邑與卿。終身不仕。卿大夫帶用素絲。弁綦玉。帶伊緇。弁伊綦。著子臧之儀也。終守其所當得之服。所謂儀之一心之結也。他人多移于富貴。在梅在棘。在榛之喻也。子臧守義不渝。在桑之喻也。其儀不貳如此。可以正四國。可以正國人。可以延曹國萬年之休。而惜乎其不肯君也。

陳大士曰。夫人心之貴一也。萬以歸一。而道不狃一。以御萬。而道不窮。虞廷之一。亦若是而已。心結于一。而儀托之

以外流。故善觀君子者。叩人于威儀之間。以識學之所至。而窺其得道淺深之候。即思君子者。亦或結其生平一容一貌。一冠一帶。用志其所好。以想見其人。此鳴鵠所為善味哉。

韓詩外傳曰。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優得師。莫慎一好。一則博。一則精。一則神。一則化。是以君子務結心于一也。淮南子曰。賈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其儀一心如結。君子也夫。

詩訓曰。君子之心不可見。所可見者儀。其儀一。乃其心之

詩

卷之八

三十五

如結也。凡人心自心。儀自儀。每判而二。淑人君子。即心即儀。即儀即心。常合而一。故曰。其儀一。今心如結。今或以為儀之一。由于心之結。又或以為外之一。而其中之如結者。可知。胥失之矣。故後而各章。只說儀。不及心。非遺之也。即儀即心。不可得而異也。夫一之云者。結之云者。乃內外動靜隱顯無間之謂。內然而外。不然而外。然而內。不然而內。非一也。非結也。動然而靜。不然而靜。然而動。不然而動。非一也。非結也。顯然而隱。不然而隱。然而顯。不然而顯。非一也。非結也。無外。無動。無靜。無隱。無顯。疑合不開。則一矣。結矣。此淑人

君子豈易言哉。當時作大學者引置家齊條下。乃格致誠正修齊工夫。一切俱到。卽謂之大人可矣。卽如此詩。始于身心。及于國人。終于萬年。蓋已之與人。之與天。其理本一身心。已物。人心之理。混合渾成。會于一。而正已正物。得人得天。宰有外哉。

按鳩有五。祝鳩氏司徒。雕鳩氏司馬。鷦鷯氏司寇。鵙鳩氏司事。鷦鷯氏司空。夫鷦鷯氏所以爲司空者。鷦鷯平均。故爲司空。平水土也。

詩云。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可以一該乎。一也者。妙三千。

詩志

卷之八

三十六

三百而爲言者也。其實生意滿前。活潑飛動。故在祭者有定。而在梅在棘。在榛者。何嘗定也。其出身加民。發育峻極。机都在此。帶伊緜。升伊騶。凌厲照著。精正四國。錫萬年速。履照著近。

玉藻大帶之制云。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是大夫以上大帶用素。終也。又云。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條。是其有雜色。歸焉。

箋云。駢當作恭。以玉爲之。夏官弁師云。王之皮弁會。

五采玉璆。注云。會。縫中也。璆。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絛。五采玉以爲飾。謂之璆。皮弁。侯伯綦飾。七子男之飾。三玉用采。顧大韶曰。按書經綦弁。是士服。則此詩當是美其士耳。弁師注云。士之皮弁之會。無結飾。若以爲美。士則綦當作青黑色。看禮書云。綦者。陰陽之雜。故禮以綦組纓爲士之齊冠。綦組纓爲世子佩。詩以綦巾爲女巾。皆其未成德者之服也。

華洞云。帶之儀。無一毫差忒。正與蜚蜚之衣服相反。故正是國人。可以消如雪之麻衣。可以愧三百之赤帶。而胡

詩志

卷之八

三十七

若萬年。祝蜚蜚之朝。其不天壤哉。儀之不忒。正是心如結。君子非徒以外著樹四國之觀型。實以中存者。屬四國之精神耳。

爾雅云。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歲。注。歲取歲星一次。祀取四時一終。年取禾一熟。載取物終更始。

陳師子曰。曹共公欲觀晉公子驂。僂負羈之妻曰。晉公子若得諸侯而誅無禮。曹共首矣。曹有君子而不能存其國。何能正四國哉。

下泉

序曰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而思明王賢伯也○非疾其君也見困于大國而思明王賢伯耳

詩緝曰蹇裳思大國之見正蓋齊桓未伯也曹共之時晉文伯業方盛襄王命之爲侯伯下泉顧思明王賢伯何耶曹固可罪而文于曹虐矣執其君分其田以私憾故將甘心焉僅以貨免文能帖曹乎下泉愧木爪矣

史記初重耳之出亡也去齊過曹共公不禮欲觀重耳駢脅曹大夫僖負羈曰晉公子賢又同姓窮來過我

詩志

卷之八

三十八

奈何不禮共公不從其謀負羈乃私遺重耳食置壁其下重耳受食返壁及卽位爲

晉君圍曹晉師入曹數之以其不用釐負羈言而用多乘軒者三百人也令軍毋入僖負羈家以報德楚圍宋宋復告急晉文公欲救則攻楚爲楚常有德不欲伐也欲釋宋又嘗有德于晉惠之先軫曰執曹伯分曹衛地以與宋楚急曹衛其勢且釋宋于是文公從之而楚成王乃引兵歸是時楚新得曹而初婚于衛故也論詩曰王猶天也方伯則承天而布膏澤者也但有王則

方伯升爲陰雨無王則方伯降爲下泉利害異焉爾疏云下泉爾雅不沃泉也釋水云沃泉擇出下出也

傳曰稂童梁非漑草得水而病也○郭璞曰莠類陸机云禾莠爲穗而不成則疑然謂之童梁今人謂之宿田翁甫田云不稂不莠外傳曰馬不過稂莠皆是也○名物疏云按本草有狼尾草子作黍食之令人不飢廣志云可作黍引爾雅孟狼尾今人呼爲狼茅子然則此物似狼爾既有實如黍故能亂苗又莠今謂之狗尾草則

詩志

卷之八

三十九

亦相類

公羊傳曰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大衆言之

說原云草植三百六十莖爲之長史記云蒼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諸先生云聞蒼生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易云蒼之德圓而神背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著○逸禮云天子之著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

倪鴻寶曰今日四國之仰焉若戴者未始非王然夷于四

國而無辨廢之周京而不給不可謂四國有也。有則一之精神。刻以提挈于四國之上。故卿伯亦欽厥命焉。所不至挾賜履錫圭之寵。以憑陵庶邦。會盟匪援之勲。以別開世局也。惟有王之故歸重有王。上見卿伯之勞。亦王也。

楚曰卿侯王之子。為州伯有治諸侯之功。○左傳富辰曰。畢原豐。卿文之昭也。一統志山西平陽府猗氏縣。古卿國。文王子所封。後為晉令狐地。○疏云。牧下二伯卿。荅張逸云。一州一牧。二伯佐之。

和云。風至曹而王迹熄矣。春秋所以作也。天下有天子而

詩志

卷之八

四十

後有方伯。無天子而方伯制命。專征伐天下。所以大亂。既曰四國有王。卿伯勞之無明。王焉得有賢伯。春秋書晉侯入曹執曹侯。界人與詩。詠下泉。剛詩終曹風。義同唯知春秋者。可與言詩。故曰詩亡春秋作。○陳氏曰。拾亡東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始也。

程子曰。易剝之為卦也。諸陽消剥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于上則生于下。無間可容息也。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戴于

君子。得與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輔氏曰。匪風下。雖皆思周之詩。然匪風作于東遷之前。其意尚與周道之復興。故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若下泉則作于齊桓之後。不復有興望之意。直嘆息想慕而已。

詩志卷之八終

詩志

卷之八

四十一

陳風

譜曰陳者大皞虛戲氏之墟帝舜之胃有虛朋父者為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嬌滿于陳都于宛丘之側是曰陳胡公以脩三恪妻以元女大姬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邠方東不及明諸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為之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為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楚語云在女曰巫在男曰覡

舊志

卷之八陳風

四

左傳史趙云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則胡公姓焉武王所賜也舜徵時居于嬌汭故賜姓嬌是胡公之前仍姚姓

樂記云武王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于鮑封帝堯之後于祁封帝舜之後于陳下車乃封夏后氏之後于杞封殷之後于宋明陳于鮑祝共為三恪杞宋別為二王之後矣杜預又以杞宋陳為三恪○正義曰恪者敬也王者敬先代封其後

嚴華谷曰陳詩十而七為淫靈公之事世變已極詩訖于

此下于秦夷之也

徐儼弦曰謂大姬好巫覡歌舞之事而民化之豈鄭因諸詩而附會耶大姬蓋武王之女親被大姒之化必不如此意者春秋時陳服于楚楚敬鬼尚巫而漸其俗非蹂大姬歟唐氏曰陳靈公弑而楚子入陳則王迹熄矣此詩所以作也

舊志

卷之八陳風

四

檜風

諸曰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檜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榮波之南。居漆洧之間。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隸姓檜者處其地焉。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紫衣服。大夫去之。于是檜之變風始作。其國北隣于號。鄭語。史伯為桓公謀滅號。號檜曰。濟洛河楨之間。子男之國。號檜為大號。叔恃勢。檜叔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皆可滅也。至平王之初。鄭武公始滅之。左傳。魯為季扎歌詩云。自檜以下。無訛焉。以下指曹也。則。

卷之八檜風

曹檜之風其細已甚矣

曹風

諸曰曹者禹貢兗州陶丘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于曹。今日濟陰定陶是也。其封域在雷夏荷澤之野。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葬池于雷澤。民俗始化。其道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畜積。夾于魯衛之間。又寡于患難。故得寡于患難。十一世常。周惠王宋所滅。宋亦不難。曹故得寡于患難。十一世常。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接曹世家。叔鐸十一世為昭公。立九年。子共公襄立。諸。

卷之八曹風

以為止此二公時詩。自始封至昭公九十五君。

詩志商風卷之九

七月

序曰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遭變而陳先公之風何。譜曰。以比序已志。不列之雅而系之商。又何。沈無回曰。明詞雖正。而事則變也。

徐玄扈曰。周公此詩。本為陳王業之艱難也。而不言祖宗。指据胙祚之勞。其所稱述。不過一時民風土俗而已。然詳味其詞。則祖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奕世戴德。銖積寸累。

詩本

卷之九

以有今日者。端可想見。深心達致。無過於此。讀詩到此。等處。具見古人言外之意。若不領其諷寄。而但滯其語言。亦何以得風人之旨哉。按邠地公劉遷之。太王居之。其所以導民以成其風者。豈一朝一夕之故。周公居東。恐王業幾壞。亦憂念民事。故棲述之。詞歸二公。旨主自陳。詩測曰。帝王之治。敬天勤民而已。惟敬天勤民。故貴於敬授人時。成王幼冲。踐祚。王業之艱難。從事之及時。未必能深知者。周公深長之思。根本之慮。其在斯乎。各章零七星。開陳幽事。言當這時。便如此。當時。便如彼。使成王聞

之知先公風化源流如此。因而動其守成之思也。

陳大士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虫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以忠利上。父七子七。夫七婦七。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此七月之義也。王氏之說。可謂深得詩人之旨。夫邠王業之所基也。邠之稼穡王業之基也。萬物榮於黃。而邠之土因之。故地利耕稼。其俗朴茂。少文。而又得君上風之。故其人樂耕稼。夫耕稼則國富。且又淳也。然必知農家之作。若祖宗之勤勞。而自逸。亦少衰矣。

詩本

卷之九

二

故周公作七月。與無逸相表裏焉。

臨川王氏曰。不作無益也。預脩乎桑田之事而已。不貴異物也。致美乎田器而已。人無遺力也。故事不足治也。地無遺利也。故物不可勝用也。女不淫而仁也。又有禮焉。士不惰而武也。又有義焉。非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所能致也。風化而已。

徐玄扈曰。周之興也。十六王而武始居之。考其積基樹本。非有殊尤絕跡。震炫來茲者也。今讀其文。想見先公之所以為教。不過若世間一勤儉忠厚之家而已。然一家如此。

其家必興。一國如此。其國必昌。至於和氣浹洽。根幹繩維。基厚而難傾。本深而不拔。卒受代商之命。享過曆之祥。昔人有言。太和在成周宇宙。又曰。王道本乎人情。於乎信其然矣。

范氏曰。民生本乎衣食。天下之務。莫實乎此矣。禮義之所起。孝弟之所以生。教化之所以成人。情之所以固也。故勤儉之俗。莫如邠風。

箋餘云。以七月流火。領篇者。星火西流。以正孟秋。則前後日月。皆統于此。又前此皆務作訛事。後此皆務成易事。加

詩志 卷之九

土以此月。測歲功焉。

箋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故將言寒。先著火所在。

葉敬仲云。按公劉治豳。方在夏時。夏之小正。仍用堯曆。以尚書曰。未星火。箕之室。五月火中。六月流火。今至于周歲差漸移。故六月火中。七月流火。周公所陳者。邠政而所紀者。周曆也。

月令。孟春之月。其神勾芒。律中大簇。東風解凍。蟄蟲始振。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經術。善相丘陵阪險。

濕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

說文。耜。耒端木也。釋名云。耜。齒也。似齒之斷物也。易曰。神農氏作。斲木為耜。剡木為耒。耜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益。考工記。匠人耜廣五寸。二耜為耦。耜中行云。耜。古以木為之。亦以金為之。

禮記疏云。步百為畝。是長一百步。濶一步。畝百為夫。是一頃也。長濶一百步。夫三為屋。是三頃也。濶三百步。長一百步。屋三為井。是九百畝也。長濶一里。司馬法云。

詩志 卷之九

六尺為步。

月令。命野虞出行田野。為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凡此或即田畯之類。釋官云。畯。農夫也。孫炎云。農夫。田官也。孔疏云。此官選俊人主田。謂之田畯。典農之大夫。謂之農夫。春官。大司馬。擊土鼓以樂田畯。鄭司農云。田畯。古之先教田之官。彼說祈年之祭。知為祭先教者。與此不同。

徐玄扈曰。本文授字。于字。舉字。同字。鑄字。至字。見其長幼。夫。婦。老。少。上下。皆有。皇。上。服事。一息。不自安。一人。不得。報。

之意。周家以農事開基。以忠厚立國。卽此可見祖宗風化之美。培養之深。爲此詩者。可謂深於立言矣。

埤雅云。倉庚知分。鳴鵲知至。故陽氣分而倉庚鳴。陰氣至而鵲鳴。

月令。季春。天子乃荐鞠衣於先帝。命野虞無代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籬籬。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桑事。既登。分繭稱絲。効功以共郊廟之服。無有敢惰。又云。孟夏之月。蚕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

詩志

卷之九

五

爾雅。蠨。桑。繭。雖由。樛。繭。棘。繭。樂。繭。坑。蕭。繭。疏云。此皆蚕類作繭者。四所食。葉而異其名也。食桑者名繭。卽今蚕也。荀子云。身女好而頭馬首。屢化而不壽。善壯而拙老。有父母而無此壯。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夏生而惡暑。喜濕而惡雨。蛹以爲母。蛾以爲父。三脩三起。事乃大已。夫是之謂蚕理。淮南子云。黃帝元妃西陵氏始蚕。

大抵男之養在蒙。女之養在未。字內則云。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組紃。學女事。以供衣服。

今日女執懿範。不惟見治衣之勤。亦可以觀教矣。農事以乳比任土。則夫有餘。兵事以伍而致民。則卒有美。女亦婦之餘。而室之美。歟。四之日舉趾。必亞旅與主伯同行。二之日其同。所謂田與追胥竭作。逮觀南畝之婦。以儻爭先。微行之女。亦以遵恐後。卻俗無一人不勤矣。傳曰。微行。墻下徑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陳道寧曰。言微行。凡以別乎周行耳。周行之上。南通岐山。北入原隰。田功武功。唯其所之。而桑麻遍植之處。地相通。則徑自臨。勢相錯。則蹊自曲也。

詩志

卷之九

六

王云。懿。志。懿。行。志。微。桑。志。柔。何也。執之遵之求之者女也。則事。皆。有。女。意。者。李。云。勤。而。婉。矣。一。執。杼。抽。纈。能。離。懿。範。不。執。懿。範。何。以。供。杼。抽。不。在。微。行。卽。在。機。上。未。在。機。上。焉。得。不。遵。微。行。

傳曰。春女悲。秋女悲。感其物化也。正義曰。及公子同歸而傷悲者。是說女之思嫁。不得爲公子率民。傷悲是女。不是婦。是心。不是情。須分曉。

按莊元年。公羊傳說。築王姬之館云。於群公子之舍。則以卑矣。是諸侯之女。亦稱公子也。故傳曰。卻公子躬率。

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也。

沈無回曰。求桑采絮皆稱。養轉也。蚕月四句。則蚕肥時事也。中間。以七月流火八月蒞葦者。正見轉時而八月蒞葦可伐。又是來歲養工之始事矣。况當蚕月而可不汲汲乎。猶作來歲治蚕之月。亦無不可。提見。蚕桑是其歲事。年復一年。次第相承。無有息期也。如云。蚕月未幾。而七月矣。而八月矣。七月八月未幾。而又蚕月矣。蚕月未幾。而又七月矣。又八月矣。

王符潛夫論曰。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觀此章言。

詩志

卷之九

七

蚕績七章。言稼穡俱歲復一歲。如環無端。所謂終而復始者也。張云。繪女紅于殿陛。亦可以厲膏衣之念。故詳叙。藝績也。置耕夫于座右。亦可以興戒臆之思。故早述田功也。

桑之質。貴其低密而近取。豐枝而強幹。亦非所以利用。桑之性。貴其摧折而再生。枝疎而葉少。亦非所以樹桑。故速。楊宜伐也。朱云。桑之有大小。猶人之有男女。壯幼之嫌。男外勤而女宜省。壯任事而幼宜需。或伐或倚。是亦勞男。適女竭壯息幼之意。且大小。取義也。修短。智也。遠。

而不遺。勇也。折而勿夭。仁也。一取桑之不苟如此。

爾雅。鵲百勞也。樊光曰。以夏至來冬至去。呂覽注云。仲夏陰作于下。陽發于上。伯勞夏至後。應陰而殺蛇。磔之於棘。而鳴于上。惡鳥論云。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陽氣為仁。養陰為殺。殘賊。伯勞蓋賊害之鳴也。其聲鵲。鵲故以其音名也。通卦驗云。搏勞性。好。卑。棲。楚詞云。恐題鵲之先鳴。使百草為之不芳。

正義曰。月令。仲夏。鵲始鳴。此云七月。鳴鵲。月令。季秋。草木黃落。此云十月。隕穽。月令。季秋。令民云。寒氣總至。其皆入。

詩志

卷之九

八

豐。此云。日為改歲。入此室處。月令。季秋天于嘗稻。此云十月。穫稻。月令。仲秋天于嘗麻。此云九月。叔苴。月令。季冬。命取水。此云三之日。納于凌陰。蓋卯處西北。述于諸華。寒氣之來。大率晚耳。

月令。季夏。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黃蒼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偽。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為旗章。以別貴賤等級之度。

天官染人云。凡染者。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冬獻功。士冠禮注云。凡染終。一入謂之緹。再入謂之緹。三入謂之。

之繅。朱則四入矣。朱色深于繅。故曰朱深繅也。○考工記。繅氏說染法云。三入爲繅。五入爲緇。七入爲緇。注云。染繅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緇。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凡玄色者在緇緇之間。其六入者與六入者。三入赤。三入黑。是黑而有赤也。

名物疏云。玄黃朱皆說爲公子裳。未說爲衣。則公子諸侯之子。不必繼世。爲君有爲大夫士者。禮冕服玄衣纁裳。玄玄端服有玄裳黃裳。朱者深繅之色。君大夫冕服之纁裳也。玄裳者。上士玄端服之裳也。黃裳者。中士玄端服之裳也。

卷之九

九

繁露云。凡永之生也。爲蓋形煖身也。然而染五采。飾文章者。非以益肌膚血氣之情也。將以貴尊賢而明別上下之倫。使教亟行使化。易爲治爲之也。若去其度制。使人人從其欲。快其意。以逐無窮。是大亂人倫。而靡斯財用也。丈夫采遂生之意矣。上下之倫。不別其勢。不能相治。故昔亂也。嗜欲之物。無限其數。不能相足。故苦貧也。葵藿鳴蟬。其獲。頤穉。箋云。四者皆物成而將寒之候。物成自葵藿始。

鴻臚宗云。蟬之類多。蟬與蟬。其提號也。寒蟬賦云。頭有綏。則其文也。含氣飲露。則其清也。黍稷不享。則其廉也。處不巢居。則其儉也。應侯守常。則其信也。加以冠冕。取其容也。○淮南子云。蛇不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自然者也。車服雜注云。付臣加貂蟬者。取其清高。欲露而不食。

董子曰。天氣先盛壯而後施精。故其精固。地氣盛壯而後化。故其化良。是故陰陽之會。冬合北方。而物動于下。夏合南方。而物動于上。上下之大動。皆在日至之後。○又曰。凡

卷之九

十

天地之物。乘以其泰而生。厭于其勝而死。四時之變是也。故冬之水氣。東加于春。而木生。乘其泰也。春之生。西至金而死。厭于勝也。生于木者。至金而死。生于金者。至火而死。春之所生。不得遇秋。之生。不得遇夏。天之數也。徐玄扈曰。仰地背寒。故其事詳于寒。得其國近戎。故其俗勤于武備。

月令。季秋。是月也。律中無射。射。祭獸。禽。天子乃教于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駟咸駕。載旌旄。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楷朴。比而誓之。天子乃刷飭。執弓挾矢。

以獵令主祠祭禽于四方。又云仲冬之月山林藪澤有能取鹿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

徐云貉狐屬出則為狐之導。朱豐城以為貉賤而狐貴故楚云搏貉自為裘。狐狸以供尊者也。埤雅云貉貉同穴而異處。貉之出入以貉為導。詩曰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言往祭表貉因取狐狸之皮為裘。故傳云于貉謂取狐狸皮。周官祭表貉是也。

按貉狐狸三獸名。朱子合為一非也。雅翼云貉善睡之獸。狐口銳而尾大。狸口方而身文。埤雅云大射以狸

步張三侯。鄭氏曰狸善搏者也。行則止而提度其發必獲。是以侯道取象焉。狐善疑貉善操不可以有為故古者以為燕居之裘。圖經云邕州已南有風狸似兔而短多棲息高木。候風吹過他木異物志云靈狸一体自為夫婦故能媚人。

陳氏曰陰陽之道先王毋助天地以行者也。故陽之方復也。天吹萬物以靈之一之日盛發是也。而陰之方謝也。先主刑林莽以蕩之一之日于貉是也。蓋殺陰氣之獸使讓位。于陽。非徒為無木計而已。此時陰盡出而居空位。

亦陰象殺亦陰事。能貉穴處亦陰類。以此日而于貉焉。似乎乘于其旺。寔所越之于衰。正義曰月令孟冬天子始裘言自此之後。臣民亦服裘也。笑云時寒宜助女功。

疏云孟冬已裘而仲冬始捕獸者為來年用之。天官掌皮。秋飲皮冬飲革。春獻之。注云皮革肅歲乾冬乃可用。獻之以入司裘。是其事也。孟冬始裘而司裘仲秋獻良裘。季秋獻功裘者。豫獻之。以待王時服用。願賜故也。

地官小司徒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為正卒以其餘為特卒。唯田與追胥竭作。特牲云惟為社田國人畢行。云辨與壯同。怯與勇同。戶與井收同。主與疆以同。國家武備不可以暫弛而利器不可以顯示。大凡人見敵則惧。見獵則喜。教之以殺人之事則驚。誘之以殺禽之事則樂。先王于是陰用之。建綏以練其視。執路以棟其聽。試之鳴張。稀突以練其志。數軍實而人習其器。辨少長而人生其共。習威儀而人依其法。皆武服中自俱之輔。鈴而于此藏其教。未嘗明以告人。當時特以為繼獵已耳。至今想見之。故曰載績武功。

特志 卷之九

十一

窺小新大周禮大司馬職云小禽私之大獸公之。胡云皮可以爲冠履毛可以爲褐不獨爲重裘資也。

孝愚公曰爲公子蒙爲公子裘缺耕于公抑亦授水之義而風俗因可見也。

六帖曰登績必獻一女之勤不忘君也符獵必獻一男之作不忘君也。邠民終歲勤動而其華美溫厚者悉以奉君可見其忠厚之至。

輔氏曰七月之民其事則不外乎農桑其心則不忘乎君上治天下者未能使民至于如此皆肯道也。

詩志

卷之九

十三

徐微駭曰凡虫皆陰屬五月陰氣漸至故虫應之箋曰著將寒有漸非卒來也。

東氏曰陽之不能自化也每于盛極者授陰以繼起之權而顯其成藏之用故陽始之陰成之則陰者所以代陽而繼保萬物者也是以陽氣極則德在野陰氣極則德在室。

德在室則刑在野德在堂則刑在宇而萬物莫不肯陰而向陽畏刑而趨德也所以昆虫雖微乎然而溫風至亦自

顯學智之能育風至亦自懷養羞之智殺氣盛亦自動壞戶之謀寒威總亦自深內墮之計。

季云寒漸進而物之依人漸迫老者脂此而終念婦子能不依。五六月寒未起老者閒游原隰而見虫之或

腹鳴者或羽鳴者適呈于田野間也已爲力諸原者驚心焉未幾八月老者寒不能出宇矣而即見虫之在宇。

而人猶野乎未幾而九月老人寒不出戶矣而即見虫之在戶物戶而人猶野乎又展一月則十月也老者畏寒惻

下床矣而忽聞蟋蟀之入我床下也物深入而人猶堪處乎老者痛如割矣。高云朝廷慮天下有霜啼露處之苦意亦類此。

詩志

卷之九

四

在今注云莎鷄一名促織一名蟋蟀一名絡緯促織謂鳴聲如急織絡緯謂其鳴聲如紡績也。雅翼云莎鷄與絡緯是一物蟋蟀與促織是一物崔豹不啻合言蓋

二虫俱似机杼聲可以趨婦功故易素亂而孫炎劉瓛陸机廣志所云又皆非其類今莎鷄之鳴止而振羽不

待振也蓋斯蟲莎鷄蟋蟀迥然三物。釋文云屋四垂爲宇釋名云宇羽也如鳥羽翼自覆蔽也狀裝也所以自裝載也長狹而平曰棚小者獨坐

月令孟冬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

而威冬。○仲冬云。日短至。陰陽爭。奎閣庭門閉。築因。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季秋云。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

說通云。二畝半在邑之居。春夏。職焉。故治之必詳。

劉云。卯之先公。以深謀遠慮。介處戎翟。其統七。俱開。燦而防城社。謹綱繆。者。魯不得而傳也。相傳當時之民。其治室如此。君子曰。此陳道也。其以脩厥發。栗烈。為寧家。其以防堅水。履霜。即以為治國也。天理民物之理。真無一不萃焉者也。然則公之深謀遠慮。不可傳安知不傳。下民之室。且

卷之九

十五

無寒且墜哉

徐玄扈曰。卯民于永食之奉。必先老而後幼。先貴而後賤。獨於改歲入室。則言老者之愛。蓋互文見意。各無一義。以譬其忠孝仁愛之風。以示王耳。

徐士彰曰。當看介眉壽食慶夫六字。果酒嘉蔬。以介眉壽。介有助之。意。則非以為常食也。瓜瓞其茶。以食慶夫。食有養之。意。固以是為常矣。然則果酒嘉蔬。非不可以及少也。而供老疾奉賓祭。為主瓜瓞其茶。老者未必不食也。而不可以為常。于以見食稻食肉。乃老者之常。而果酒嘉蔬。

錄又平。常食之外。以此而致其助也。此卯人之老。所以無凍餒與。

案云。既以鬱奠及粢助。男功又獲稻而釀酒。以助其養。之具。瓜瓞之畜。麻實之糝。乾茶之菜。惡木之薪。亦所以助男養農夫之具。○著此非正具。然則下黍稷菽麥。為正男功。亦食農夫之正具。而食稻食肉。為養老之正具。○禮。庶人之家。著老不徒食。

別云。盛世之民。何其少長之分。裁如也。何其安老懷少之風。藹如也。又何其真而有禮。且廣而餘也。

卷之九

十六

錄其葵菽粟稻。未必其品之嘉。而農家則以為嘉矣。而較之瓜瓞其茶。則又以為嘉矣。○每月各進其新。一月必進一新。月。又必擇一新物。雖微而情可想也。

疏云。晉官闕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一十四株。其李一株。車下李即鬱。其李即莫。二者相類。而同時熟。○本草云。葵。葵為百菜主。周禮醢人云。葵藿臠醢。特牲記云。銅菹。夏葵冬菹。字說曰。草也。能揆日向焉。故又訓揆。左傳葵能衛足是也。廣雅云。大豆菽也。小豆。答也。豆角謂之莢。其葉謂之葉。

于神倉。祗敬必飭。○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欽。

祝文。重作種。穆作種。種。先種後熟也。種。疾熟也。賈公彥云。先鄭直云。先種。○不見穀名。後鄭意。黍稷皆有種。

種。○周禮內宰。上春。詔王后生種。種之種。

徐玄扈曰。農事方終。而卽念其始。此意如轉環。軌相相似。不得暫息。年復一年。曷嘗頃刻而忘此農事乎。故曰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

又曰。其始播百穀。見一當農時。則一家之中。若老若少。行當畢力于農。此外分毫他務。有不暇舉者矣。此語可想見。

詩志

卷之九

十九

一時憂勤之意。又可想見他日力穡之風。

月令。季冬。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

○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專而農事。毋有所使。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

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物理論云。梁者。黍稷之總名。穉者。汎種之總名。菽者。豆之總名。三穀各二十種。爲六十種。蔬菜之寔助穀。各

二十種。爲百穀。故詩曰。播厥百穀者。衆種之大名也。○

漢食貨志。五種注。麻。金。黍。火。稷。土。麥。水。豆。木。

嚴云。邠民相告戒曰。嗟我農夫。稼既同矣。野中無事。當上

入都邑。執公室之役。不待督責。而從見尊君親上。禮義之俗也。既執官公之後。又自相戒曰。晝日取茅草。夜則作索。

綯。當急升野廬之屋而修之。以明年。又將止居而捕百穀也。○治邑居。五章已詳言之矣。如此說。庶不重複。

楚云。上章備寒。故此章備暑。后稷先公禮教備也。

昭四年左傳。申豐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

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于是取之。其出之也。朝。祿位賓食喪祭。于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牲

詩志

卷之九

二十

和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挑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

也時。食肉之祿。水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水。祭寒而

藏之。藏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

至于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興人納之。隸

人藏之。夫冰以風而壯。以風而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

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

不震。無災霜雹。癘疫不降。民不夭札。

周禮。天官凌人云。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春始治鑑。

夏冰掌事。秋刷。

朝傳曰古者本未脩。藏冰開冰亦變調之一事耳。不專恃此。以爲治也。○月令仲冬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也。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塗關廷門。閉。祭。罔。罔。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季冬。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仲春。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脩。必有凶災。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正權概。毋作大事以妨

詩志

卷之九

二十

農事。毋竭山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謂變之事。尚多如此。

說文云。一種而久者。故謂之韭。象形在一之上。一地也。○易稽覽圖云。政道德。則陰物變爲陽。鄭注云。若慈愛爲韭。

傳曰。饗者。卿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公堂。學校也。觥。所以晉泉也。○疏云。謂党正飲酒也。党正飲酒之禮。與卿飲酒

三年賓賢能之禮同。地官党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以禮屬民而飲酒之序。以正齒位。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不齒。注云。正齒位者。爲民三時務農。將闕于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鄉人飲酒。以狗爲牲。大夫與焉。加以羔羊。言曰。殺羔羊。是鄉人見大夫而始祭。此言故稱曰也。蓋鄉人雖爲卿大夫。必來觀禮。是鄉人飲酒有大夫與之也。○公堂。學校。謂党之序。學序。學亦謂之公堂者。以公法爲學。故稱公耳。○兕觥。罰爵。此無過可罰。而云稱彼。故知舉之以誓戒衆。使之不違禮。○

詩志

卷之九

二十二

馮嗣宗云。党正飲酒。謂因蜡飲酒。

箋云。十月民事男女俱畢。無饑寒之憂。國君開于政事而饗群臣。于饗而正齒位。故因時而誓焉。飲酒既樂。欲大壽無竟。○疏云。此大飲也。月令孟冬。是月也。大飲烝。注云。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群臣飲酒于太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此公堂。謂太學也。党正飲酒爲正齒位。國君飲酒亦正齒位。蓋皆于農隙。教孝弟之道。○馮嗣宗云。天子以燕禮和國。以鄉飲酒禮代之。

鄉飲酒經云。尊兩壺于房戶之間。有玄酒。是鄉飲酒用兩

尊也。李云：田作必借。蒐狩必同。吾党協居而朋友矣。饗以
芳平生而壺樽亦象其不獨耕必讓畔。行必讓路。吾党渙
群而朋友矣。饗以明訓恭儉而瓶盎亦象其不消。○若燕
禮上設六尊設尊之法。每兩尊並設。故云朋友。非謂國君
大飲唯兩尊也。燕禮云：司官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公尊
瓦。大夫尊兩圓壺。是尊皆兩。對設之也。
詩七曰：鳥語出吟。草榮木實。四時成歲。此郊之五行志也。
衣桑食稻。敬老慈幼。室家敦和。此郊之禮樂。諸也。染人水
人。狩獵祭饗。邦國秉禮。此郊之憲章。錄也。周公制禮作樂。

卷之九

卷之九

二十三

松歸太平。不過以此為底稿。
董子曰：舉朝忠孝。表異慈愛。所以奉天本也。璧草殖穀。開
闢以足民衣食。所以奉地本也。明教化。感以禮樂。所以奉
人本也。

鳴鵲

序曰：鳴鵲。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
遺王。名之曰鳴鵲焉。
書金縢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
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

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
之曰鳴鵲。王亦未敢誚公。○詩測曰：成王初聞流言。其心
大疑。亦不知罪人為誰。及公居東二年後。始知罪人之為
管蔡。公乃作此詩以貽王。得此詩。特未敢誚公而已。尚
未釋然。及威風雷之變。乃親迎以歸。而二叔悞遂脅武庚
以叛。成王始命周公東征之。此詩作于居東之時。非作于
東征之後也。
詩測曰：無毀我室。通篇只發揮此句。意蓋罪人既得。而王
猶未悟其所開者。豈在區區一身名之故。周公之情急矣。

卷之九

卷之九

二十四

假或無足以動之。惟王室一節。事變在眼前者。故萬不得
已。為此盡頭一着。以冀王心之必悟耳。不然。周公豈肯于
自叙其勞。自鳴其功哉。古之人。臣身處危疑之際。有不得
不盡言者。此類是也。

詩七曰：周公心力耗盡。料理天下。十將八九。而變生骨肉。
流言及已。此時欲不丟手。不得。欲丟手。又不得。君心疑信。
社稷安危。急猶曉。一音。人情遭一番毀謗。必生一番退
避。遭一番猜疑。必生一番忌悔。而公之情愈親。聲愈急。可
謂字字帶血。

蓋云此時管蔡未謀何以云既取我子曰罪人斯得而管蔡之罪已無所逃矣

箋餘云思勤帶子蓋指文王也乃是哀弟痛父之詞若說已子語似不倫

疏陸机云鳴鵲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莠爲巢以麻紮之如刺襪然縣著樹枝或一房或二房幽州人謂之鵲鳩或曰巧婦或曰女匠關東謂之工雀或謂之過庭關西謂之系飛或謂之飛雀或曰巧女○鄭經通篇皆托爲鳴鵲之言鳴鵲善爲巢取喻亦妙

卷之九

二十五

詩周官一書樞机周密品式脩具真可謂縹緲矣室之四隅皆樞机而戶牖獨當其虛天下有氣机因生禍福則通塞之故微矣吾身有動靜因召災祥則出入之附重矣

詩樞机曰牖戶二字有味此巢之通隙處正是蕭牆附牖之隙官將我衛之交豈意至親骨肉乘隙而搗穴使網羅不周特哉朱云語有之張弓衛外禍反在內所脩甚速賊之所憂天下事計奪于所除而昧于所切情警于所巨而懼于所細也多矣

方言云東齊謂根曰土按字林作被系皮也

今女下民或敢侮予是痛後思痛危疑之詞也林氏曰昔之下民猶爲鑒殷勤而憐憫于之民吾可以不能仇而決其不敢侮今之下民盡爲附鵲鳩而助陰雨之民卽彼已自不敢侮而吾猶慮其或敢侮

須知是鑒親憂國不是宰臣告病公非病也病乃遭變之托辭也此時欲已不得欲任不能如云前此予之所能爲者力既悠矣後此事之所當爲者予又病矣不云清變不能爲而云病不能爲此立言之法也雖然心不能不爲

詩

卷之九

二十六

而身不能爲正恐時尚可爲而勢將不及爲雖欲不病不可得矣

陳大士曰舉構造之艱難告之使知非旦夕者庶或見置也舉獨爲之苦衷告之使知無旁代者庶或見哀也

羅云羽熊尾條是室之故庇其身室翹以風雨漂搖是不能以身之奔衛其室

箋云巢之翹而危以其所托枝條弱也以喻今我子孫不肖使我家危也○所托者弱故風雨漂搖之固非網羅所能及者

韓詩說云。鴛鴦所以愛養其子者。通以病之。愛憐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者。謂不知托于大樹茂枝。反教其葦蕭。風至蕭折。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使王室無危。公亦不難。恬居原野。使風雨之下。猶可直效。其綢繆。公亦不惜。物窮盡。惟回視前功。未完。仔肩難卸。而嫌疑猜忌。抱赤莫將。真有櫻冠不得閉戶。不可者。故曰。予維音曉。

徐玄扈曰。讀鴛鴦一詩。可以想見周公忠誠懇惻之心。且公以叔父之親。居攝相之位。而所祈于王者。惟自祈其忠。

韓詩

卷之九

二十七

於此於鳥之哀鳴。而無一毫怨懟不遜之詞。公何嘗以子視王哉。未嘗急于自白。而心事自如青天白日。不可掩也。卽是可以律操懿之罪矣。

徐氏曰。嗚呼。世變。人心愈降愈下。伊尹放君。民尚大悅。周公攝政。二叔流言。由周而下。可勝道也哉。

劉氏曰。集傳以爲公遭流言。卽東征而誅管叔武庚。其後乃作此詩。成王得詩。又感風雷之變。迎公以歸。公乃作東山之詩。此蓋因孔氏書注弗辟之說。後東既與九辟辨其不然。以爲當從鄭氏。而于書傳則未及追改耳。

蓋流言之興。而公弗辟。居以待成王之察。則其心雖無私。而迹亦未明。故曰我無以告我先王。是以辟居三年之後。成王既知流言之罪人。而疑慮未釋。乃作鴛鴦以喻之。觀其告鴛鴦以無毀我室。可見其作于武庚未誅之前。自風雷之變。而周公既歸。乃承王命作大誥。東征大誥一篇之中。首言王若曰。繼以屢言王曰。又言冲人。又言寧考。皆自成王而言。可見公之東征。王實命之。當在王既感悟而迎公以歸之後。必非身履危疑。王意未釋。而偶然出師討罪。放殺其兄若弟也。

韓詩

卷之九

三八

東山

序曰。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其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

青金。滕秋大熱未獲。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

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親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饑。注云。周公居東二年。成王因風雷之變。既親迎以歸。三叔懷流言之罪。遂脅武庚以叛。成王命周公征之。其東征往返首尾又自三年也。

詩

卷之九

二十九

異也。

徐士彰曰。聖人所以能感人者。以其心度人之心。而下之人亦樂于効力。而不患上之不我知也。東山之詩。述其歸而未至也。則凡道塗之遠。歲月之久。風雨之浸。陵飢渴之困。頹裳衣之以久而垢敝。室廬之以久而廢荒。室家之以久而怨思。皆其心之所苦。而不敢言者。我則有以慰勞之。及其歸而既至也。則觀天時之和暢。聽禽鳥之和鳴。而人情和悅。適與景介。與夫既見既進之歡。良入餐者之慶。此皆其心之所願。而不敢言者。我則有以發揚之。莫善于歸。

而在途之時。而上之人能與之同其憂。莫善于歸而相見之時。而上之人能與之同其樂。其委曲詩畫如此。吁。此所以爲聖人之言也。

小雅出車。杖杜勞還。帥還役之詩。與六月采芑功成凱歌之詩。類以對壘之威。武臨戎之車馬。黜綴其間。以輸人心之憤。志一時之盛。而此詩只詳歸士悲喜之情。無一言及東征事者。何也。變生骨肉。實有悽然不可爲情者。故不悉敘其事。不悉述其功耳。而中間只以三年二字隱志其不遑寧處之歲月。周公之心。可謂苦矣。夫是三年間。造周大

詩

卷之九

三十

關鍵全在此。萬一有失。將十三年前佐父兄集統勞動。盡敗鹿獮。則周公一生憂思焦勞。亦無過于此。然俱隱于三年二字中。讀者不領到此。無以見此詩之神也。周公實不忍叙及東征事。而作者動說三監已平。罪人已得。蜂代歸士言之。亦不宜如此。

每章皆言零雨其濛。想歸途盡在雨中也。則凡所興思。皆帶雨景。帶雨景更添情緒。

我心西悲。公自悲其不幸。而寓言耳。試問歸來何事。而傷心之痛深矣。向所隱忍者。今乃觸發也。想周公作詩時。偶

不自禁聊作微語。徒以為代歸士道私情者淺也。

制彼蒙衣。勿事行救。是豫擬太平休兵之意。須說得廣大。

○箋云。女制彼蒙衣而來。謂兵服也。亦初無行陳銜救之事。言前定也。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

周禮司服云。凡兵事章弁服。注。章弁。以韎章為弁。又以為承蒙。○詩說。蒙衣。不指兵服言。

鄭氏曰。行陣也。○周禮。振旅如戰之陳。辨鼓鐸錙鈜之用。芟舍如振旅之陳。辨號名之用。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大閱陳車徒。如戰之陳。周書。春為北陳。弓為

卷之九

三十一

前行。夏為方陳。戰為前行。季夏為圓陣。矛為前行。秋為牝陳。劍為前行。冬為伏陳。盾為前行。是為五陳。六韜云。日月星辰斗柄。一左一右。一向一背。此謂天陳。丘陵水泉。亦有前後左右之列。此謂地陳。用車用馬。用文用武。此謂人陳。

大司馬教戰法云。中冬教大閱。車徒皆作。迷鼓行徒銜救而進。注云。救如箭。銜之有繯結項中。單法止繯。為和疑。或銜救氏掌司。國之大祭祀。今禁無。軍旅田。令銜救。

時說。脫鋒刃而宿車下。即獨亦云幸矣。蓋感桑野而志喜也。○箋云。蠅。蛭。然特行。久處桑野。有似勞苦者。故上然獨宿于車下。此誠有勞苦之心。

爾雅云。蛭。烏蠅。郭璞云。大虫如指似蚤。疏云。獨者。蜀邢云。言山中之孤獨者名。蜀。此虫更無群匹。雅異云。桑中虫也。亦食于蠶。蚕類而不食桑。詩稱桑在桑野者。桑蠶之下。亦桑野之地也。蚕致養于人。萬百為族。蜀則獨行。或作鳥名。禽經曰。蜀不獨行。不知何物。

傳曰。桑。冥也。箋云。古者聲。冥填塵同也。釋詁云。塵。久也。

卷之九

三十二

爾雅。村墟。若景色倍添冷淡。而久荒庭戶。即物類亦覺。積有不堪。從雨中遙想者。箋云。此五物者。家無人。惘然。今人感思。李云。或者其果子料而亂我心。曲耳或者不。平。外而徒增。切。但耳。亦可畏也。伊可懷也。畏亦懷之。極也。爾雅。果。麻之實。括樓本草經云。括樓根一名地樓。一。果。麻一名天瓜。一名澤姑。實名黃瓜。爾雅。蟪。鼠負。又云。蟪。威。委。委。陶隱居云。鼠多在坎中。蟪則負之。又名鼠始。蟪雅云。食之令人善。爾雅。蟪。蟪。長。蟪。云。小。龍。長。脚。足。指。俗。呼。為。喜。子。

古今注云螢火一名熠燿一名丹良一名燐一名丹鳥
腐草爲之食蚊蚋夏小正曰八月丹鳥蓋白鳥丹鳥謂
丹良也白鳥謂蚊蚋也其謂鳥也重其養者也。有翼者
爲鳥。羞也者進也不盡食也。○名物疏云朱子以末章
有熠燿其羽故訓熠燿爲明貌而以霄行爲虫名。○
可妄造乎楊用修云古人用字有虛有實熠燿之爲螢
火寔也熠燿爲倉庚之羽。虛也如交。○桑扈有鶯其領
言桑扈之領如鶯之文。非謂鶯即桑扈也則此倉庚之
羽如熠燿之明。非謂熠燿即倉庚也。

卷之九

三十三

說文田浚處曰叮嚀禽獸所踐處也董氏曰區種法曰
伊尹作爲區田一畝之中地長十八丈分十八丈作十
五町。○間分十四道通人行。嚀爲田里所聚。○程子曰
叮嚀廬傍畦隴。

紀云人世間惟閨情旅况最爲千古傷心之事然種。○旅
况即是種。○閨情歸士在途遇兩人以爲一人受之不知
早已兩人受之人以爲兩人分之不知又卽一人備嘗之
○程云嘆者有聲而無詞者也。在途尚有感慨可叙室中
獨寫愁于不言試問所嘆何事。情。○其深之事。應非異事。

試問所嘆何人。棠水行牧之人應非異人。

韓詩章句云鵲水鳥巢居知風穴處知雨。天將雨而鵲
出壘土鵲鳥見之長鳴而喜。禽經云鵲仰鳴則晴俯鳴
則陰。○徐玄色曰鵲封曰垤小丘亦曰垤此垤自是小
丘鵲鳴于垤自是雨徵何必以爲鵲封。
陸机云鵲一名負釜一名黑尻一名背灶一名皂裙望
見人按其子令伏徑舍去。又泥其巢旁爲池合水滿之
取魚置池中稍。○以食其雛。若殺其子則一村致旱災
雜俎云人探巢取其子六十里旱能群飛薄霄激雨。

卷之九

三十四

爲之散

疏云螻穴處將欲陰雨水泉上潤穴處者先知之避濕
而上塚。垤雅云螻將雨則出而壘土成峰以爲蟻封方
言曰其場謂之坻亦或謂之垤。○以至以螻之微而能
爲垤用其至故也。今螻取小出入穴輒壞垤室穴蓋防
其逸亦以室雨。

其雨。○果。○日。○出。○五。○日。○爲。○期。○六。○日。○不。○磨。○知。○期。○而。○不。○至。○之。
苦乃知酒掃事至之樂。

胸中勞積千般事到得相逢半句無想其乍爾相向傾。

破斧

序曰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惡四國者言周公之心如此。毀者以是為可惜。

書傳曰武王殺紂。維公子祿父及管蔡流言。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已死。成王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又曰祿父管叔皆見殺。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止言徒之多少。不知放之何處。書序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薄姑。○齊地也。○疏云管蔡流言。商奄即叛。是同毀。

詩志

卷之九

三七

周公故序并言惡四國

朱子初說曰管蔡流言以謗公而公征之不知者以為公之為以是抹其身耳。故詩發明其心如此。

輔氏曰東山之詩周公能得歸士之心也。破斧之詩歸士能得周公之心也。所謂上下交而志同也。

周公真正心事。却被軍士一口說出。軍士誠知足以知周公。然能以周公之心為心。而不自為一身一家之計。蓋亦莫非聖人之徒也。徐玄扈曰周公之心歸士知之。司馬昭之心路人知之。故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

詩志

卷之九

三八

詩訓曰宋備有謂周公東征不必斧鉞干戚之用而罪人得者非以力勝也以德化也。噫道理太平話有可說處。真不必說處。此無論與詩文相背。即破斧缺斨何嘗其為周公使可以袞衣繡裳容與而化。周公不下堂階可矣。何必東山之。且山東之國奄與淮徐俱動。幾亂天下之半。而成王大誅天下征之。此三代之時所罕見者。其一時國家搖動人心。張皇俱可想見。何必曲護之乎。余則以為東山之師非周公不可者。蓋周之教化在西土者雖深。在東亦尚淺。商之世德其斷喪者固甚。其固結者亦存。况武王。

詩志

卷之九

三八

周公即攝政。而王方幼冲。二叔之流言亦可借為搖動之。孰謂頑民義士遂無遙起者乎。萬一山東諸國漸有聞風而起者。不可謂非難。此周公之所哀。周公之所皇也。當時勞心焦思。鞠躬盡瘁。不知何如而安用逢衣淺帶之去。高談闊論為耶。是破斧之說也。

郭臣虎曰管蔡先王典帛伐之師。一日戎衣。我公討亂。三年頻刃。何也。何其前歌後舞。今也何其破斧缺斨。公蓋代王者也。王之征行之君臣則顯以奉天而無敢越。惡公之征行之兄弟必曲以盡人而天下宴如。然則向之。

狀亦云遠矣。正以有公在而公之破斧缺斨凡以成者定之

功者亦云遠矣。四國之民被誘作亂周公不以爲罪。○楊氏曰國統于尊武庚既叛則凡黃唐之統廣夏之祚夫誰不敢紀其微在此一舉而尊者無失其爲尊矣國統于親曾蔡既貳則凡伯叔之支甥舅之倫夫誰不可與同惡在此一舉親者無失其爲親矣朱云威有所至而自止更有不至而自威勢有所用而自尊更有餘用以養勢此類是也

論詩云五代時且蘇易主生民在湯火中馮道曰佛也救

詩志 卷之九 三九

不得菩薩也救不得只有帝王救得卽此語可想哀我人斯亦孔之將虞然則周公此舉勝于大慈大悲救苦救難佛菩薩也

傳曰適回也箋云欽也○易萃卦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洪覺山云萃天下人心者莫若敬畏假有廟敬之也除戎器畏之也敬畏存而天下之心合矣○揚云天下興亡之判所足動人物後之感非有孽焉者予之以可忘此際安必其中乎朝廷新放之交寂足起人望外之恩非有穀焉者予之以不忘此際安必其顯比故東

國四國是皇是祖是道則漂搖之風雨若反助牖戶之綱

陳云殺一人而惧千萬人于以見公之累焉殺一人而安千萬人于以見公之仁焉

傳曰隋登曰斧方登曰折鑿屬曰錡木屬曰錄韓詩又云木屬錡鑿屬錄○疏云折卽斧也惟登孔異耳傳曰斧折民之用也禮儀國家之用也箋云四國流言既破毀我周公又損傷我成王以此二者爲大罪

陳大士曰東征之役破斧缺斨然非征武庚之征當

詩志 卷之九 四九

在二年之後耳夫武庚流言其勢不得不避而有二公居中天下亦必不搖夫周公固武庚挾以爲賢者也避而武庚之謀納矣公之避也內以達嫌而外必假之事以自托然後君臣之間安而又不貽國家以疑大臣之名陰壓奸臣之氣而陽尊朝廷之體蓋周公之避又武庚快以爲計者也假事以自托而武庚之謀又拙矣故東征者周公所爲避亦周公所爲假也東征其擁兵自衛乎而又非也此又公微推之所寄也內寔以鍾支之靈自張陰察乎奸邪之變而外假之東征之事以自托然後其體尊而奸不

疑。夫至二年。乃知流言之主名。則祿父之為計誠深。要亦去其所扶之質。而又外攝于久駐之兵威。故遲。而踪跡始露耳。不然者。旬日之間。不已顯然有所出事也哉。鴟鵂東征。一時庶知流言之主名。而貽之王。引嫌不得顯言之。防變又不得誦言之也。適有風雨之變。赴召公而公歸。始決策討之耳。其不移師擊之何也。公之所不敢出也。且師老矣。休息慰勞焉而後用之。

伐柯

序曰。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箋云。成

詩志

卷之九

四十一

王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欲迎周公。而朝廷群臣猶惑于舊。蔡之官。不知周公之聖德。疑于王迎之禮。是以刺之。鄭云。周公留滯東土。成王感風雷之變。乃執金縢之書。泣。曰。惟朕小子。其親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意欲親迎。公未。果者。悔往事錯謬。恐公意未釋。而踟躕所以迎公之禮。以。示人之腹。為君子之心耳。不知聖人天地之量。其見疑也。望以慰。其既明也。奚以喜。既不以蒙難而失常。豈以既明。而求登。詩人諒公之深贊。王親迎。以伐柯取妻。比伐柯用。斧。取妻用媒。古有是語。是而親迎。重其事也。故借以諷王。

而其言微婉。

審其求曰。周公之遭疑謗也。即二公未免疑焉。而在廷諸臣可知。東人日夜冀王之歸公。真有人焉。道王以歸公。以為危疑已成。非堅剛之斧。斷弗決也。堂陛未決。非好合之良媒。弗和也。然而公之精忙。能來重譚之使。而不能協同朝之侶。能感風雷之變。而不能釋孺子之疑。求其說而不得。以為公歸。即再相乎心。述未可卜也。然辟之伐柯。而有斧。舊柯亦新柯之則矣。又以為公歸。即見王乎。魚水未易投也。然辟之娶妻而有媒。一見有進豆之陳矣。卒之勝啓而王心始悟。以金縢悟何如。以伐柯悟哉。則周庭之為良。婚者少也。

詩志

卷之九

四十二

考工記。卑人伐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首。又云。半矩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檣。一檣有半謂之柯。一柯有半謂之斨折。禮記昏義云。婦至。婿揖以入。共牢而食。合卺而醕。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敬慎重正而後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詩探考証云。昏禮。用特豚。夫婦各一胖。各升于俎。所謂同牢而食也。

其禮有豆醬二豆。菹醢二豆。無設邊之文。

爾雅。竹豆謂之簋。木豆謂之豆。禮記。問組奇而簋豆。陰陽之義也。簋豆之實。水土之品也。士昏禮。夫婦席。婦饋舅。聘禮歸。公賁大夫。士喪。朔月奠。皆有豆。無簋。蓋豆重而簋輕。

九戔

序曰。九戔。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不知也。○却仲與曰。前篇。諷成王以養禮。迎公。此篇。諷成王以死服。迎公。朱子。跋焉。周公居東。人喜之而作。非也。夫居東。公之不幸也。

卷之九

四十三

不以朝廷失公為憂。而以東人見公為喜。其于君子立言。失哉。○是見女私情。謂周大夫托東人愛公。諷王則可。謂東人喜之而作。則謬矣。

此詩依傳作東人觀德而不能自釋之情。固無大味。有朝。至當以上公禮迎周公者。意亦板實。愚意前三章猶以公。之不得所言。諷王迎公。意只在未二句言外見之。詩情方。淡遠可味。如云。九戔小網也。而乃得大魚。我東人也。而乃。見之子之來衣繡裳。夫來衣繡裳。宜在西方者也。而何以。觀乎。此乎。公歸無所。公歸不復。於女信。廉信宿。是以有來。

衣。方夫既取象于。之。遵。渚。遵。陸。明。說。公。之。失。所。矣。末。二。句。豈。有。顧。其。不。歸。之。理。大。凡。人。情。有。所。期。而。不。遂。則。悲。期。愈。切。則。悲。愈。深。東。人。無。日。不。望。王。之。迎。無。日。不。望。公。之。歸。而。不。迎。也。而。不。歸。也。有。不。勝。其。悲。傷。者。于。是。故。反。其。詞。曰。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公。悲。兮。蓋。成。王。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欲。迎。而。不。果。迎。故。東。人。望。之。如。此。

釋器云。搜。謂。之。九。戔。魚。網。也。孫。炎。曰。九。戔。魚。之。所。入。有。九。囊。也。郭。璞。云。今。之。百。囊。罟。亦。謂。之。罟。江。東。謂。之。搜。○疏云。搜。促。細。日。能。得。小。魚。韓。詩。說。云。九。戔。取。蝦。

詩志

卷之九

四十四

此也

釋雅云。鱗。魚。圓。魴。魚。方。鱗。好。獨。行。詩。按。曰。君。子。道。以。圓。內。義。以。方。外。而。周。公。之。德。具。焉。○雅。翼。云。鱗。目。中。赤。色。一。道。橫。貫。瞳。魚。之。美。者。今。俗。謂。之。赤。眼。極。難。取。見。網。輒。通。

釋文云。哀。六。見。之。第。二。者。也。畫。為。九。章。天。子。畫。升。龍。于。衣。上。公。但。畫。黃。龍。○禮。注。云。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至。周。以。日。月。星。辰。畫。于。旌。旗。而。冕。服。九。章。賈。公。彥。曰。古。人。為。日。月。星。辰。于。衣。取。其。明。也。山。取。為。人。所。仰。能。取。能。變。

集也。詩人之意。若曰。吾不悉言。今之青新斧者。何人蓋。從而進退。失據者也。

釋名云。胡。五也。在咽下垂。能飲互物。○疏云。政與竟。皆是類倒之類。狼領垂胡。進則順其胡。而前倒。退則却頻。而倒于尾上。

孫如魯昭公出奔。分明為季氏所逐。春秋却書公孫于齊。如其自出云耳。雲。寓曰。謂讓忠于朝。讓能于國。而退處于。危疑之地。天役公。不得不以身任之人。思公。又不得。不以名遜之。

卷之九

四十七

陳大士曰。不敢有負于先王之靈。事急則虞之股肱。事已。則援之關散。亦何往不可使哉。又不可不致謹于奸邪之。何安其身。所以厚社稷。全其神。所以大折衝。而敢改見其。短。故。

傳曰。凡。狗貌。疏云。謂烏頭飾之貌。詩。淵曰。想周公遭謫之時。其中泰然。凡一身之間。無不安舒。頃冠頂得好。束帶束得好。非止赤局焉然。舉。以見其。餘耳。○愚以為。為不要。說得。酒然。自在。易明。夷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利。貞。自。其。明。內。難。而。能。正。其。志。其。此。之。謂。典。

卷之九

四十八

釋名云。複。其下曰。鳥。臘也。行禮久立。地或泥濕。故複。其末下。使軋脂也。方言云。履中有木者。謂之複。鳥。○周禮。天官。履人。掌王后之服。屬。為赤鳥黑鳥。注云。服履者。服者。名。有履也。復下曰。鳥。單下曰。履。凡。履。鳥。象。雲。色。王。吉服。有九鳥。有三等。赤鳥。為上。冕服之鳥。諸侯與王同。下有白鳥黑鳥。工后吉服。六。惟祭服有鳥。玄鳥。為上。禘。衣之鳥也。下有青鳥赤鳥。鞠衣以下皆履耳。以鳥飾。言之。士冠禮云。玄端黑履。青絢纁純。爵弁纁。黑絢纁純。純博十。注云。絢之言。狗。以為行。戎狀如。衣鼻在履頭。

賈公彥云。總者。牙底相接之縫。經條于其中。狗。謂履頭。狀如刀衣。以條為鼻。或謂用縞一寸。屈之為狗。所以受。鑿穿貫者也。純以為口緣也。

瑕者。玉之病。質具者也。外疵者。非瑕。○詩。淵云。曰不瑕。乃是有可瑕之事。如陳賈之論。似是周公之瑕。廖孟子亦說。不得不是。過只說得過之宜。則似瑕而非瑕矣。朱子與潘子善論云。彼自差異。周公且奈之何。又與陳亮卿論云。他已。數只得。如何。謂。得。嗚呼。天倫之間。所遭不幸。草非已作于已。何與哉。此德音不瑕之說也。

九卷終

幽風

請曰。邠者。后稷之曾孫。有公劉者。自邠而出。所建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劉公以夏后大禹時。失其官守。宜于此地。猶脩后稷之業。勸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至商之末。武王又避成狄之難。而入處于岐陽。民又歸之。公劉之出。太王之入。雖有其異。孫有事難之故。皆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成王之時。周公遭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思公劉太王。居邠之職。憂念民至苦之功。以比序已志。後成上邠之

書

卷之九

元

友之攝政致太平。其出入也。一德不回。純似于公劉太王之所為。太師大述其志。主意于邠公之事。故別其詩以爲邠國變風焉。

李札觀樂爲之歌邠曰。美哉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沈無回曰。疏曰。邠詩七篇。七月鳴鵲。出居時作是也。又曰。餘偏在入攝政後非也。按金縢先攝政後。居東當在風雷以後耳。又曰。邠公爲諸侯之政。不得入周召之正風非也。爲公劉非諸侯之事乎。又曰。非美刺成王不得入成王之正雅又非也。夫既作而陳之王矣。與卷耳結詩。何異。而云

不可雅也。又曰。上陳邠公故爲邠之變風。亦非也。鳴鵲爲武庚而作。將爲武庚乎。然則安居邠之不得列南雅者。成王雖終悟。而始則疑。較之文武變矣。變以事。非以詞也。其系之邠者。邠公之采地也。公不之闕。故不可系魯而系之邠也。其特爲一國者。尊之也。親之也。疏又曰。言公德高于諸侯。事司于王。政處諸國之後。不與諸國爲倫。次之小雅之前。言其近堪爲雅。使周公專有此美也。

范氏曰。幽居風雅之中者何也。風之所終。雅之所爲始也。變風終于曹。思陽若賢伯之不可得。于是次以邠。反之于

詩

卷之九

李

周公而後至于鹿鳴。言周之所以盛者。錄周公也。

傅仲昆曰。夫子序詩首二南。若曰。始基之矣。終邠。若曰。既成而昌之矣。是故及十二國之變。思曹柏之思。開小雅之治。非別公其孰能之。

文中子曰。夷王以來。變風不復正矣。非周公其誰能正之。故邠風之紀。思周公也。

詩釋曰。變風訖邠。反周之初。世道不終窮也。齊邠秦魏陳。皆曹。李札觀樂之次第也。降秦于唐。卒邠以終之。蓋一經聖人之手。而旨趣深矣。

詩志小雅卷之十

海陽范王孫輯著

鹿鳴

序曰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劉氏曰太平將至飲食燕樂以明之所以洽上下之情而導迎善氣也。

鳳禮小宰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二曰賓客之聯事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周官王燕則膳夫爲獻主賓唯一人而已正義曰立一人爲賓行獻酬禮其實羣臣總爲賓也記云

詩志小雅卷之十

與鄉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爲賓亦大夫爲賓燕義云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若族燕則異姓爲賓不以同姓爲賓者親親也。

記云若與四方之賓燕則迎之大門內揖讓升四方之賓惟迎之爲異其燕皆與臣同此嘉賓之中容四方之賓矣。

燕有四等諸侯來朝而燕一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勞二也卿大夫有聘而來退與之燕三也四方聘客與之燕四也

此之燕更在四者之外其事爲賓臣其首在精微其因在道德其鼓舞在民風士習其要歸在天下萬世論詩曰關雎夫婦也而曰友鹿鳴君臣也而曰賓蓋王者退處於宮則懼滑床第故相敬如友以持之尊居於朝則處陽堂簾故相洽如賓以通之而琢磨之資敬弛之益亦因以收焉傳曰師臣者帝賓臣者王此之謂乎陳大士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然周行之示一言之而已周行之示一言之而已者不欲數數然傷其飲食之心也

卷之十

二

詩七曰示我周行言其德足正君視民不怙言其德足化民燕嘉賓意原大不得將乞言二字做題目

卿仲與曰鹿之言祿也明主祿養賢臣故臣僚有羣鹿之象鹿陽物也生干山華蒿本皆艸生干澤鹿食澤中有山澤之象易所謂咸者感也故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是爲剛主求教之象天地感而萬物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故易以咸首下經詩以鹿鳴冠雅其義同所以爲羣飲之首也

上古之世樛枝野鹿不矜賢不伐能不識嫌疑忌諱故取

象于鹿

詩云、鹿愛其類、發于天性、分背而食、食則相呼、羣居則環其角、外向以防害、故以爲君臣之況。萬恒麓曰、鹿、像獸也、其性驚烈、多別羣、恒食九艸、餘則不食、其性不苟食如此、故以興嘉賓必待于禮意。焦氏易林、鹿得美艸、嗚呼其友、故裴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食、范氏曰、食之以禮、樂之以樂、將之以實、求之以誠、此所以得其心也、賢者皆以飲食幣帛爲悅哉、夫婚姻不備、則貞女不行也、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也、賢者不處、則豈得樂

詩志

卷之十

三

而盡其心乎

揚云、燕之有樂、何爲者也、入人深也、則凡所以鳴和平而助歡、敬先王于人、惟恐其不深情焉耳、瑟之言、言爲有正人之德者存也、笙之言、生、爲有象物之施者存也。

呂氏春秋云、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風、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故士達爲作五弦之瑟、以來陰氣、以定羣生、世本云、庖羲氏作瑟、瑟、繫也、使人精繫于心、淳于一行也、白虎通云、瑟者、尚也、閑也、所以懲忿窒欲、正人之德也、有君父之節、臣子之法、蔡邕云、瑟前其柱則清、却其柱

則濁。鄉飲酒禮、二人皆左何瑟、後首撝瑟、燕禮、小臣左何瑟、而鼓執越。

白虎通云、象萬物之生、故曰笙。瑟、堂上之樂、鼓瑟而

歌、有聲有詞、笙、堂下之樂、立于懸中、有聲無詞。

雲云、臥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脩幣也、禮書云、食有脩食、故有脩幣、饗有酬幣、故有酬幣。春秋傳云、先王之燕禮、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賓、以示容、合好。

正義曰、禮器云、琥璜爵、蓋天子酬諸侯也、琥璜非爵名、

詩志

卷之十

四

西云、爵以送爵也、是琥璜爲天子酬諸侯之幣也、小行人合六幣、琥以繡、璜以黼、則天子酬諸侯以繡繡而琥璜將之。

劉云、飲食之道、人道之至、歡存焉、是故先王修其事而盡其禮、莊以已實其口、則耳目之間、亦不使虛焉耳、致用其

其、則有主之事、亦惡其質焉耳。

留書曰、聖人在上、天下之物、無小大、而皆美貴、禽獸草木、用光明德、竹、匏、絲、革、錯于揖讓拜跪之間、儼然號樂矣、絲、縵、工、紅、玄之筐、籥、恭、敬之內、斐然稱禮矣、黍稷稻粱、牛羊

大系。用爲酒禮。有必其馨矣。故聖人起而天地萬物皆榮。聖人去而天地萬物皆辱。夫豈天下之物無非禮者。聖人之立物也尊矣。聖人之降物如是也。豈天下無非禮者。聖人之用禮也。遍矣。聖人之降禮如是也。

荀子曰。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聽人之言。樂於鐘鼓琴瑟。

對子言孝。對臣言忠。對牧民者言慈惠。對執事者言經濟。皆有菲薄其人之思。以爲各盡其職分之所當爲而足矣。故周行之示。以爲好我。陳大士曰。凡益人者。當視其所

壽志

卷之十

五

少告人者。當予其所總。曰。示我周行。欲共納斯世于坦蕩之中。而慨然有志于大道之行也。故次章又言。民言君子。德云。飲酒之禮。於旅也。詬嘉賓之語。先王德教甚明。可以示天下之民。使不偷於禮義。是乃君子所法效。周行者。亦人所視。君子所履。

薛詩說云。夫飲之禮。不脫屣而卽序者。謂之禮。既足而止。謂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餽。齊頰邑。均。東家謂之洗。閉門不出者。謂之酒。故君子可以宴。可以餽。不可以洗。不可以酒。此式燕以放之說也。

賈公彥曰。燕者一獻四舉。旅降脫屣。升坐無筭爵。以醉爲度。

劉云。燕飲禮樂之事。後世之君。取具其數。而先王取盡其心。雖朝不廢朝。暮不廢夕。而固不使速已也。鼓瑟鼓琴。和樂且耽者。要使人入之以深。遲之以久。不見其易盡焉耳。陳氏曰。傳禮樂盡情意。協道德。而後乃言及酒何也。飲食之道。和而後萃。如言鹿先呦呦。而後食也。再舉終言。重言旨酒。又何也。事之在嘉賓者。不敢盡其詞。事之在我者。不敢不盡其詞也。又如鹿之食野。不量以物。不計以地也。

壽志

卷之十

六

風俗通曰。雅琴者。樂之統也。君子所常御。不離於身。非若鐘鼓陳於宗廟。列於簾懸也。以爲大小得中。而聲音和。大聲不隨譁。而流漫。小聲不湮滅。而不聞。適足以和人意。氣感發善心也。故瑟之爲言。禁雅之爲言。正也。言君子守正。以自禁也。楊雄曰。昔者神農造琴。以定神。齊淫僻。去邪欲。及其天真者也。舜彈五弦之琴。而天下治。堯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也。合而觀之。和樂之義可思。蓋縱恣則蕩。踴躍則拘。剛攝則和。人性然也。燕畢而止曰。以燕樂嘉賓之心。在燕言燕已耳。無溢美。無

過規鹿鳴所以爲雅之盛也。蓋勸頌者猜忌之漸。其後諄諄壽豈今儀雅已疑駭乎降矣。故雅之變非變于無羊而降於黎蕭湛露猶風非交於衛鄭而降自召南也。

箋餘云。鹿入市則拘。在野則適。故呦呦然自鳴其天也。王者聘士于野。而賓之於燕。故樂以娛其耳。幣以悅其目。使之優游得俎。忘其拘忌。若曰。在燕之傲游。燕樂不減於在野之逍遙。泮渙也。按觀六四曰。利用賓於王。當是在野而聘入爲仕者。所謂設九賓以待之也。後遂爲燕饗賓客通用之樂歌與。

詩志

卷之十

七

卿飲酒禮。諸侯之卿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者能者於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主人就先王而謀賓介。註云。以禮賓之。將獻於王。卿飲酒義云。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坐賓於西北。必南鄉。

王伯厚曰。太史公謂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蔡邕琴操。鹿鳴周大臣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彈琴風諫。六帖云。鹿鳴諸詩。朱子以爲工歌。清廟之詩。朱子以爲升歌。工歌升歌亦有辨。與曰。工歌者。乃堂下之歌。與琴瑟笙簧相間而歌之也。升歌者。乃堂上之樂。當祭而歌。不以他樂間之。而獨歌之也。

四牡

序曰。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悅矣。傳曰。文王幸諸侯。撫叛國。而朝聘乎紂。故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

按卿飲酒註云。諸侯卿大夫貢士。而與之飲酒。歌鹿鳴。采其嘉賓。示我以善道。又有明德。可則效也。四牡采其忠孝之志也。皇華采其欲咨請于賢者也。是作樂以歌

詩志

卷之十

八

文王之道。爲後世法之說也。清江曰。學記言大學始教。宵雅肄三。宵之言小也。凡入大學。習此三詩。官其始也。蓋大人之學行。將有天下國家之責。故小雅之詩。不特用諸燕饗。肄業亦及之。

箋云。使臣以王事往來於其職。于其來也。陳其功苦以歌樂之。疏云。此使臣幸諸侯。使朝聘耳。非令其自聘紂。邠云。四牡。使臣之乘馬也。馬行地無疆。坤道也。臣道也。故以此。雄曰。牡。男子。經管四方。故以此。箋餘去駱馬耐苦而不辭勞。忠干所服者也。今人讀全經。

忠經不知忠。古人見一馬知之。雖鳥性壹。不離常處。孝子養者也。今人讀全部孝經。不知孝。古人見一鳥知之。不知之故。古今人相去遠矣。

疏云。少儀曰。車馬之容。駢駢翼翼。雖行不止。不廢其容。駢駢也。二章傳曰。嗶嗶。喘息之貌。卒章傳曰。駸駸。驟貌。皆稱其疲苦以勞之。

箋云。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張云。尸饔。有垂暮君。亦何取此。不孝之臣。靡及有簡書。毋亦何取此。不忠之子。

詩志 卷之十

九

雖所爲慰。正所以教也。所以古之人處。則爲孝子。出則爲忠臣。孝不忘忠。忠不忘孝。性惇。俗慤。而天下美治。

曲禮曰。凡爲君使。已受命。君言不宿于家。是不追微處也。

按聘禮云。命使者。使者辭。君不許。乃退。厥明。賓朝服。饔幣于稱。遂受命。乃行。

箋云。夫不鳥之慈。謹者。人皆愛之。可以不勞。猶則飛則下。止於樹木。喻人雖無事。其可獲安乎。感應之。疏云。言先飛而後獲所集。以喻人亦當先勞而後得所安。

傳雖夫不也。一宿之鳥。箋云。一宿者。一意於所宿之志。

詩緝云。雖。鵲鳩也。卽左傳祝鳩氏司徒也。左傳註云。祝鳩。孝故主教民。張云。鳩。鳩性壹。而慈。有人父之道。焉。鳩性壹。而孝。有人子之道。焉。

論詩曰。不遑將父。非謂缺養也。只一離子舍。不得朝夕視膳。故不言養。而言將。將者。先意以迎。視無形。聽無聲。如曾子養志。一段精神。不得達耳。

傳曰。父兼尊親之道。母至親而尊不至。箋曰。再言將母。亦其情也。故表記曰。父尊而不親。母以尊少。則恩意偏多。喬氏曰。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且又不敢言將父矣。

詩志 卷之十

十

徐玄扈曰。四牡采薇。出車秋杜。皆君上之言也。然上之勞下。而但曰使臣在外。如何勤勞憂苦。如何奉公忘私。則下之情。未必能盡。而其文亦索然無味矣。今勞其人。而反托爲其人之言。具道其明發之懷。低俯之恨。歲月之久。往來之艱。恩望之勤。旋歸之樂。甚而曰。將母來諗。又甚而曰。莫知我哀。一時臣下之隱衷。伏慮畢連于黼黻之前。而惻然推赤心以置人之腹。盛世君民一體。至于如此。想其至誠所動。眞足使人截脰碎首而不悔。文章之用。乃能動天地。感鬼神者。凡以此也。卽此可見詩中托詞寓意。有入神之處。

妙如此諸詩。比于正言直述。巧拙之教。豈不相去十倍。所以風人之言。大都托言以見志。如美正刺淫。間或摹畫其詞。以爲懲勸。皆不必正爲其人之言也。且雅之體。視國風爲嚴。王者勞下。尚托爲其下之言。以擬議情事。感動人心。而國風諸詩。獨斷以本文爲正。如行露氓莠之類。皆以爲前人所自作。拘之甚矣。有如四牡杜無禮。經及左國明文可據。其不定爲久役而怨其上者乎。毛鄭之流。雖百口其何辨哉。

皇皇者華

詩志 卷之十

十一

序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邠云。遠而有光華。是皇華所取義也。綸命寵被。君以華其臣。奉使不辱。臣以華其君。

沈無回曰。古者使臣。如今之大行也。卿命而往。兼采風俗。歸報天子。使知輕重布政焉。時俗作興利除害。如後世之繡衣持斧者。誤矣。陳大士曰。有二義焉。一曰審其國之政典。以酬應於異邦。以納獻于天子。一曰察其民之疾苦。以觀其形勢之所伏。以誌其利害之所存。如是焉而已。

周禮大行人云。王之所以撫萬邦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頌。五歲徧省。小行人云。若國札喪。則令聘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賜委之。若國師役。則令搞餼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福災。則令哀吊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救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惡。僭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

詩志 卷之十

十二

劉云。平居無事。上與下有以相習。故其勢不苦于不屬。而一旦緩急。得而用之。是以天下久安而無危。有變而易定也。

傳曰。忠臣奉使。能光君命。無遠無近。如華不以高下易其色。

傳曰。每雖懷和也。疏云。言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箋云。春秋外傳曰。懷私爲每懷也。和當爲私。衆行人既愛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相稽留。則于事將無所及。

疏云。按聘禮。謂使者受命於君。唯上介立於其左。接閭命。衆介則不與。此則總敕之者。彼受命者。所聘之意。其

國之客事。唯使與上介受之。故衆介不與聞命。至君遣使臣。臨途戒勅。雖衆介亦在也。

觀近代人臣之庸欽命也。舉世震爲喉舌之司。而自已亦詫爲乘輿之代。騷氣焉得不內盈。盛世直視爲奔走之後。征夫而已矣。征夫也。而敢云及乎。曹云。臣子宜力效忠。止求及格耳。不在多也。

謀是就本事而籌畫。度則因此推彼。而編計之。詎爲虛中以聚人之言。詢則從謀度後。據成見而恭其所不逮。

駢駢衆多疾行之貌。當是數路分遣之詞。下四章則數言

詩志

卷之十

十三

之猶云。此一征夫如此彼一征夫如彼也。不然天下大矣。豈一使之所能周。而一路又何必衆行也。

韓非子曰。法所以制事。事所以立功也。法立而有難。權其難而事成。則立之事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功多。則爲之無難之事。無害之功。天有無有也。雖然。而權豈易言也。吾不能悉天下之故而漫言權難。易利害有反之者矣。故焚山而不顧野人之救粟。曰。吾以驅猛獸也。壅水而不顧農人之禾稼。曰。吾以利網罟也。皆後世苟且之治。非皇華命使意矣。

顧云。分邦建統。期與天下公其治。遠其敵耳。勢重而難一求大而不掉。先王豈利此封建爲。恃吾之維繫之者。德與威原以數世系之也。乃皇華遣使。徵其駭屬諸侯之權。于不示而弟衆邦之事。邦之難。邦之禮。邦之親。職諸使臣一日之參稽。夫亦道存乎其間耳。且聖人之待封建者。固不忍其後之子孫遽與周絕也。綿續維之。則皇華遣使之謂乎。夫皇華懷諸侯也。

本爲遣使臣而作。而叔孫穆子則以爲君敎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于周。敢不拜敎。以爲遣僅。崇其行。以

詩志

卷之十

十四

爲敎則思其志。思其志則求副其事。古之大夫。於是有安詳審固之能。於是。有傳聞強記之學。

傳曰。忠信爲周。訪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諏。咨事之難易。爲謀。咨禮義所宜爲度。親戚之謀爲詢。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也。箋云。大夫出使。馳驅而行。見忠信之賢人。則於是訪問求善道也。疏云。咨是訪名。所訪者事。故先咨諏。事有難易。故次咨謀。既有難易。當訪禮法所宜。故次咨度。所宜之內。當有親疏。故次咨詢。

觀駒駉駉駉之異用知天下事之不可獨力馳驟也有如此馬而緩急疾除之間其操縱之不可不審調也有如此

煇雅云詩我馬維駒維駉維駉維駉先後與駒之序合則駒不如駉駉不如駉

常棣

序曰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棠棣焉箋云周公吊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爲作此詩而歌以親之杜預云周公作詩召公歌之○管蔡誅而周公

詩志 卷之十 十五

天憲之愛幾晦於破斧缺斨之內還念而心傷又慮天資刻薄者借爲口實如後世斗粟尺布之歌豈豆燃其之泣大白經天之變燭影斧聲之疑何其慘也故作歌以顯教天下後世而隱寓其悲傷怨憤之情如朱氏所謂燕兄弟者文武之政而閔管蔡者周公之心是也

論詩曰天下定矣制禮作樂萬物得所治無不具還思同胞共體之人悌焉何在棠棣嘆春令若自傷州木禽鳥之不如者

笑曰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柑柑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

明則韓韓然盛興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韓韓然詩測云修仙家每言鄭鄂乃以象裁神之處鄭者牙下肉也所以載齒鄂者華下蒂也所以承華齒不得鄭無以載華不得鄂無以承凡今之人自莫如兄弟何待別白之覺周公爲多事必別白之而又反覆別白之而又望人之究圖之世道人心有不可問者矣且人之所以莫如兄弟原不在求喪急難宜室家樂妻孥上見以求喪急難宜室家樂妻孥上見此衰世之言也

詩志 卷之十 十六

傳曰閔常棣之言爲今也甄云謂從今以去宜相親也非對古言今徐筆洞曰懷是情中有力求是力中有情笑云原也隱也以相與聚居之故故能定高下之名猶兄弟相求故能立榮顯之名甄云兄弟相求故立榮顯之名所以相求矣

兄弟孔懷兄弟求矣而我相親兄弟急難兄弟禦侮而我缺斨作詩及此公有不能爲情者

禽經云鴝鵒友悌注云其母者飛鳴不相離煇雅云脊令水鳥在原則失其所矣

詩云。閨字。從門。从兒。見兄弟。縱極。開。狃。不過。門內。不。子氣耳。當不得真。

筭餘云。從來。垣有耳。有口。最足。敗人。手足。周公。不指。言。不。良之友。唯言。雖有。良朋。每有。良朋。日雖。有不。常有也。日。每。有。每亦。有也。又言。如鼓。瑟琴。若日。尚有。如。壘。虎者。在也。令。奏。乃能。成。禽。七者。禽如也。王云。朋友。稱。良。兄弟。未有。稱。良者。蓋。良之名。兄弟。之所。不必。有。亦。所。不。忍。有也。且。一。永。嘆。此。其。朋。便。稱。良。使。兄弟。而。止。此。必。謂。天下。之。忍。心。人。矣。嗟乎。治。國。猶。治。家。伯。仲。戮。力。于。朝。堂。而。水。火。相。爭。何。以。靖。

詩志

卷之十

十七

於。烟。于。壁。壘。吾。固。願。世。之。為。兄。弟。者。常。思。樂。侮。又。願。世。之。為。樂。侮。者。當。如。兄。弟。也。

萬思又曰。不用侮而用務者。大凡專力于事務者。多激于意氣。必強遽而趨之。若易覲天下事。以為無難為者。故字从子。从欠。从力。與侮同。

訂正古文云。況者。交好之情況也。悉者。憤氣之障積也。良朋。當。急。難。時。豈。無。一。種。不。安。之。情。況。是。况。也。貴。能。用。情。也。付。之。永。嘆。而。已。良。朋。當。外。禦。時。豈。無。一。種。不。忿。之。情。悉。是。悉。也。匪。不。反。兵。之。仇。也。其。可。以。興。戎。乎。

筭云。安寧之時。以禮義相琢磨。則友生急。阮云。兄弟尚。思。不。能。相。殿。以。道。

鄭敬輿曰。二叔得罪。王室與天下。雖有可殺之罪。而公終。無殺兄之心。天下以討罪人。為大義。而公終以不能全兄。為不仁。故於康誥曰。弟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此詩亦云。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其自怨之情。慘。然。不。忍。言。矣。陳大士曰。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此已中三叔之病矣。郝說較長。

傳曰。飲私也。不脫履上堂。謂之飲。筭云。私者。固非常之事。

詩志

卷之十

十八

若。議。大。疑。于。堂。則。有。飲。禮。焉。周語曰。王公立飲。則有房。將。以。講。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也。故。立。成。禮。燕。而。已。周。公。若。自。言。其。居。揖。時。為。皇。家。國。畫。非。常。侮。二。叔。分。外。未。具。耳。

阮云。飲不在公朝。在路門內。酒食在堂。燕禮云。皆脫履。乃升堂。是燕由坐而脫履。明飲立則不脫矣。衛彪溪。

曰。武王克商。作詩以爲飲歌。名之曰。飲。以遺後之人。使。永。鑒。焉。

筭云。好合。至意合也。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

后于房中。宗婦同姓卿大夫之妻也。內宗同姓之內女。嫁于卿大夫者。以是為妻。與子公若以為皇家。未始不大。親同姓。悲二叔之志。未翁耳。

疏云。宗子之祭。禮族人及族婦皆助尸。祝兄弟之。子見。子有庶羞。宗婦及內賓。婦人亦有庶羞。而特牲饋食禮。祭末乃曰微庶羞。明二者俱微。二者俱燕也。曲禮男女不雜生。故一在堂。一在房。

對。賜豆之陳列說。故曰具。莫遠俱通。具之象也。以形貌言。對琴瑟之靜好說。故曰翕。攝倡而能和。翕之義也。以精神

言。

卷之十

十九

言。一以痛已之未全于仁。一以傷二叔之未全于義。周公實有不能為情者。若無此。何以為周公。孟子以為過之。空斷其事。而非斷其心也。說者徒以大義滅親四字。了束征之案。而以燕兄弟三字。了此詩之案。聖人之心。所以不克見于天下。而慘毒之事。通至也。悲夫。

東萊呂氏曰。告人以兄弟之當親。未有不以為然者也。苟非是。先是因實從事于此。則亦未有誠知其然者。也不誠知其然。則所親者。其名而已矣。

詩。弋曰。良心激發于變故。只如擊石出火星。七一。燭而已。

須將學問工夫。體勘于安寧之時。有以實見其誠。然方知中天。白日。久而彌新。然後可以上推于君父。下迄于民物。中施于朋友。妻子。豈天橫地到處。不窮不窮。不窮不窮。無實覺。朋友。妻子。俱足以移之矣。此詩。喫緊提醒人。全在寃圖二字。見不必他求也。必然之情。原在今人意中。

鄭譜問者曰。常棣。閔管蔡之失道。何故列于文王之詩。曰。閔之。閔其失兄弟相承順之道。至于被誅。若成王。周之詩。則是彰其罪。非閔之。故為隱推而上之。因文王有親兄弟之義。

詩志

卷之十

二十

按。鳴鵲序曰。公乃作詩。以遺王。名之曰鳴鵲。而于此詩。則云。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變為言作者。蓋周公之于詩。其道在鳴鵲。而其事在常棣。故也。

伐木

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七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疏云。親七以睦。指上。常棣。燕兄弟也。

群者。天地之大美也。人主任天下大端。而漠然絕眾為理。則不能樂其群。而食其美。廣大之氣。去之。而幸無以有輔。

于。天。下。此。伐。木。之。求。所。以。不。容。已。於。聖。世。而。有。不。純。臣。之。義。

論。詩。曰。此。詩。與。易。乾。九。五。相。類。上。九。相。反。丁。丁。嚶。嚶。同。聲。相。應。也。求。友。聲。求。友。生。同。氣。相。求。也。友。之。待。求。混。濕。就。燥。之。情。也。君。之。求。友。雲。龍。風。虎。之。義。也。聖。人。作。而。萬。物。睹。山。谷。遷。喬。之。象。也。諸。父。諸。舅。兄。弟。親。上。親。下。之。分。也。曠。然。廷。喬。與。天。地。合。其。德。也。豁。然。出。幽。與。日。月。合。其。明。也。和。平。調。適。與。四。時。合。其。序。也。神。之。聽。之。與。鬼。神。合。其。吉。凶。也。寧。無。適。有。故。不。來。乎。得。微。我。有。咎。乎。賢。人。在。下。位。而。無。輔。之。懼。

詩志

卷之十

二十一

也。民。之。失。德。貴。而。無。民。之。憂。也。提。是。恐。高。而。無。位。故。皇。上。求。友。以。自。助。也。但。易。言。理。其。詞。莊。詩。言。情。其。詞。婉。郝。云。太。平。非。一。士。之。力。明。主。求。賢。如。焉。室。求。木。語。曰。良。禽。擇。木。良。臣。擇。主。主。明。則。士。附。林。茂。則。鳥。歸。故。求。朋。者。必。先。出。谷。遷。喬。詩。曰。人。主。驕。倨。之。念。須。先。斬。去。方。能。親。就。有。道。故。以。伐。木。喻。謂。克。而。後。生。也。義。理。之。念。須。時。轉。徙。方。能。日。游。高。明。故。又。以。出。幽。遷。喬。喻。謂。徙。而。後。崇。也。下。文。都。是。克。已。自。下。意。象。

箋。云。丁。丁。嚶。嚶。相。切。直。也。其。鳴。之。志。以。于。有。友。道。然。王。肅。云。鳥。聞。伐。木。驚。而。相。命。嚶。嚶。然。故。曰。丁。丁。嚶。嚶。相。切。直。訓。與。喻。之。義。也。

禽。經。云。冠。鳥。性。勇。帶。鳥。性。仁。鵲。鳥。性。樂。風。翔。則。風。雨。舞。則。雨。霜。霏。則。霜。露。著。則。露。林。鳥。朝。嘲。水。鳥。夜。啾。山。鳥。岩。棲。原。鳥。地。處。物。食。長。喙。穀。食。短。喙。擇。則。利。箭。鳴。則。引。吭。毛。協。四。時。色。合。五。方。周。禮。庖。人。供。六。禽。辨。其。名。物。射。鳥。氏。掌。射。鳥。羅。氏。掌。羅。罝。鳥。掌。畜。掌。養。鳥。而。阜。畜。教。養。之。四。時。貢。鳥。物。翬。氏。掌。攻。猛。鳥。庭。氏。掌。射。國。之。妖。鳥。

詩志

卷之十

二十二

求。者。居。下。之。事。幾。乎。不。放。逐。之。詞。也。上。之。于。下。何。期。不。得。而。亦。曰。求。蓋。神。明。之。物。衆。所。私。也。懷。道。德。者。能。尊。我。而。不。必。其。尊。也。扶。維。城。者。能。親。我。而。不。必。其。親。也。必。令。其。人。樂。輸。也。而。不。得。不。屈。也。器。小。而。物。大。則。亦。不。能。相。受。而。不。得。不。虛。也。屈。也。虛。也。求。之。義。也。盡。其。為。下。故。能。為。之。上。也。呂。子。曰。賢。者。之。所。與。處。譬。之。若。登。山。登。山。者。處。已。高。矣。左。右。視。尚。巍。巍。然。山。在。其。上。其。所。以。遜。志。而。引。伸。者。固。靡。窮。也。不。曰。友。而。曰。友。生。者。此。其。義。也。君。曰。都。臣。曰。俞。君。曰。吁。臣。曰。嘯。切。七。節。七。又。即。友。聲。之。義。乎。

箋云。以可否相增減曰和平。言心誠求之神。若聽之。便得如志。朋友切磋。便有所可相增減之義。如五音調之。而後不乖。如五味濟之。而後不害。是朋友者。和平之所自起也。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夫亦見求友之能事。感通之實理。云爾。抑歆之也。神聽人者。也不自爲也。誠求者。不患其往而不遂。神要終者。也不爲始也。迂福者。無謂其幸而可徵。所以天地間吉祥善事。若人爲之。又若神爲之。若神爲之。又若人爲之。而不可一端測也。

詩志

卷之十

二十三

天地鬼神。非其香冥之物也。陟降厥士。日鑒在茲。無異朋友之周旋也。精不足以相通。朋友非近。精足以相通。天地鬼神非遠。動天地。感鬼神。不可知也。而求友則可知也。且神之于人。亦知人之于物。人之感神。不可知也。而物之感人。則可知也。古之人。豈飾說以欺人哉。大凡與友同道。其志聰明。與友同事。其志正立。聰明正立。神道近矣。正義曰。此燕朋友故舊。非燕族人。諸父兄弟。據族人爲朋友者。互說耳。傳曰。國君友其賢臣。大夫友其族之仁者。疏云。云仁賢者。明尊卑之交。非賢不友故也。

傳云。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禮記注云。稱之以父與舅。親上之詞也。親禮說天子呼諸侯之義曰。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國。則曰叔父。異姓。則曰叔舅。箋云。兄弟父之黨。母之黨。釋親又云。妻之父爲婚兄弟。婿之父爲姻兄弟。

禮有饗。有燕。有食。既有肥羜。燕禮也。陳饋八簋。食禮也。正義曰。燕言諸父。食言諸舅。五父以相通也。推此明以兼有饗矣。但文不見饗耳。

詩志

卷之十

二十四

疏引聘禮注云。饗謂烹大牢以飲賓。今唯有肥羜。明燕禮非饗也。左傳曰。饗有體荐。燕有折俎。是也。箋云。陳其黍稷矣。謂爲食禮。疏云。燕禮主于飲酒。無飯食禮。則簋盛黍稷。禮記注云。食禮者。有飯有祿。雖設酒而不飲。其禮以飯爲主。周禮。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大行人。上公食禮九舉。侯伯食禮七舉。子男食禮五舉。掌客。上公三食。若弗酌。則以幣致之。侯伯再食。子男一食。疏曰。掌客職云。五等諸侯。簋皆十二。又公食大夫禮云。食特牲者二簋。少牢者四簋。大牢者六

此云八簋據天子待族人設食之禮也

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非借說也去賈偁之名號而布衣
論父也觀此可想見漢高過沛置酒與故人父老飲酒雖
擊筑時

喬君求曰連用五我字詞意婉篤盡其在我所謂先之也
徐華洞曰命有司設燕張樂之詞

胡云主人之意息故有酒不能設主人之計疎故無酒不
能謀滑滑去其精謂新成酒醑一宿酒謂卒為之計意取
其便易不貴鄭重

詩志

卷之十

二十五

禮記天子食三老五更于大學見而龜牛觀在舞位蓋

重禮示敬也此則非王親舞

朋友豈以酒食為悅哉事業起諸飲食文章操于歡氣嘉
會所以成耳且深宮幽谷也大庭喬木也王者何可一刻
不與士君子周旋也曰追戰暇矣飲此清與飲前之精神
可知則又有餘于飲者矣

張君曰獨恐政治不修而濫酒日開大為我兄弟俱有
追戰之一言所以終日飲而朝不廢朝暮不廢久也君子
觀于伐木之卒章知周王之貴而能下樂而有制暇亦

朋友之所開然則追戰而飲非飲也正其急連于天下之
故

查云朋友之道終于五倫宇宙間一大事也是故其况達
于神木其氣通于昆蟲其理合于神明其類該于親戚故
舊其悅豫道于鐘鼓而其聯屬固結之情則寄于宴饗
周盛時之天子不能廢也

其云厚于君臣而壽豈究惠于父子而錫類引連于夫
婦昆弟而昌後篤慶鳩之事以迄朋友夫亦有然者矣此
伐木歌之亟咏之再率其亂反覆其指稱之而不厭也

詩志

卷之十

二十六

天保

序曰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
其上焉

陳大士曰君五至而臣始一答焉不敢迭相倡和等無適
也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饋乃不如
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祀大牢貴誠之義也此物此志而
已矣民之贊矣日用飲食群黎百姓徧為爾德其為語也
渙其為說也善

臣之于君何報之足言哉天道下濟地道上行於前數詩

之後繼斯篇以著義臣道也。地道也。妻道也。義取相成而已。非敢語報也。

郝云。文武盛時。上下交而泰道成。人心和悅。周公作是詩以鳴其盛。先有太平之福。忠愛之情。而後樂歌興。非預作是詩。徒使諸臣誇誦。如後世群臣燭飾以誣其君。非天保之情矣。今觀其詞曰。單厚。諷以仁也。曰多益。諷以損也。曰戢穀。諷以盡善也。曰孝。諷以承先也。曰質。諷以治也。終之曰爾德。歸美之中。責難之義。備所以為天保也。

詩志

卷之十

二十七

建其有極。欽時五福是也。徧為爾德。即洪範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是也。都是朝野間實落事蹟。即卑厚多監。聲宜等。總不外于肅。又哲謀聖之庶徵是也。

沈無謂曰。人臣將以福祿祝其君。不敢自為之詞。必稱天以保定之。先公先王以貽之。尊敬之義也。福一也。既稱天。又稱神。忠愛無已。廣肆其詞也。箋餘云。天非蒼碧。神非幽渺。德升而天降德。往而神來。一呼一吸。其應如響。古之至人。無刻不與天游。與神處。後世遂以為不可知之事耳。然則又非以天與神福君。以君自福君也。推其本而進之。

忠愛之至也。

陳大士曰。天之福人。主必陰其樞。而若人事自致之。然後有所效于寔。必全其事。而使君德寔應之。然後可以服乎物。且不欲令天下因一人之故。盡廢好修之寔。而開僥倖以貪其功也。

開口說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亦者。已事之詞也。所以保定雖在下文。而信其保定。已從上文五詩卜得楊云。君臣之志決。則下民之情通。下民之情通。則上天之鑒定。觀其君臣之際。而立國之事。見端矣。止從爾字着精神。則上下

詩志

卷之十

二十八

之情俱動。

成云。聰明亦足紀治。而味不酌諸菽。果將亢悔。轉多才智。亦可勸幾。而用不依諸陳。常知吉凶。必奪以語聲。且難矣。○穀為嘉種。然半餉于頤腹。半獲于根莖。何以能載。蓋載之者人也。俾爾者天也。此天人之故也。

受者公言天也。降者私言天也。箋云。天使女所稱祿之人。謂群臣也。其舉事盡得其宜。受天之多祿。天又下予女以廣遠之福。使天下溥蒙之。汲匕然如日且不足。既云天之使女。臣民俱受天福。是安定女也。

哲人爲善。惟日不足。日降爾遐。福惟日不足者。况哉。數者之精神而言也。

百祿從哉。殺受是有以積之而高也。故取象于山阜岡陵。有以濟之而長也。故取象于川。

朱云。定者。固者。厚者。益者。殺而宜者。王爲。蓋。隆。此。其。興。之。者。矣。保。定。者。孔。固。者。卑。厚。者。多。益。者。殺。殺。而。罄。宜。者。王。爲。已。進。此。其。增。之。者。矣。始。以。固。言。天。猶。有。賢。者。戒。惧。之。心。焉。繼。以。殺。言。宜。猶。有。中。材。持。滿。之。憂。焉。至。再。至。三。而。天。事。于。是。乎。大。作。

詩志

卷之十

二十九

箋云。興。盛。也。無。不。盛。者。使。萬。物。皆。盛。草。木。暢。茂。禽。獸。碩。大。莫。不。增。者。萬。物。之。收。皆。增。多。也。發。育。之。機。與。人。事。俱。進。宇。宙。廣。虛。冥。漠。因。而。繁。寔。之。禮。樂。之。氣。與。天。道。相。扶。地。卑。暗。人。君。起。而。推。高。之。分。量。適。相。引。耳。

風俗通云。阜。茂。也。言。平。地。隆。隔。不。屬。于。山。陵。也。

國語云。川。氣。之。導。也。周禮職方氏。揚州其川。三江。荊州其川。江漢。豫州其川。滎。雒。青州其川。淮。泗。兗州其川。河。沛。雍州其川。涇。汭。冀州其川。河。沛。冀州其川。漳。并州其川。池。咆。呢。

國家之福。莫大乎累業承祧。忽指出先公先王有微意焉。願其子。孫。相。承。不。替。耳。故。章。末。復。足。其。義。曰。如。松。栢。之。茂。無。不。爾。或。承。詩。人。用。意。之。妙。喻。行。于。字。句。之。間。被。經。生。家。執。板。埋。沒。可。惜。可。惜。

王介甫云。吉言。諷。日。擇。士。之。善。劉氏云。君臣謀祭。日子句。有。一。日。之。先。至。次。日。乃。卜。所。諷。之。日。吉。否。射。義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已。射。于。澤。而。後。射。于。射。宮。射。中。者。得。與。于。祭。不。中。者。不。得。與。于。祭。

王云。蠲。言。齋。戒。滌。濯。之。潔。禮記。散。齋。七。日。以。定。之。致。

詩志

卷之十

三十

齋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于神明也。特牲云。前祭日之夕。視壺濯及豆。遵。按。少。牢。養。人。概。鼎。七。俎。廩。人。概。甌。餼。司。空。概。豆。邊。及。勺。爵。

說文。饌。酒。食。也。儀禮注云。炊黍稷曰饌。周禮。饌。人。掌。

凡祭祀共盛。儀禮主婦視饌饌于西堂下。

王介甫曰。春。物。生。未。有。以。享。也。其。享。也。以。熟。爲。主。故。曰。祠。夏。則。陽。盛。矣。其。享。也。以。饗。爲。主。故。曰。禴。秋。物。成。可。嘗。矣。其。享。也。嘗。而。已。故。曰。嘗。冬。則。物。衆。其。享。也。烝。物。具。焉。故。曰。烝。

○釋斯義也可見王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情不外于
孝敬事不出乎本務故祝史無矯舉之詞無欺已之舉所
中者天下之象也此便是民贊徧德張本與上文說穀聲
宜一樣看從來只作祭字帶過非此章之義
箋云神至者宗廟致敬鬼神著矣此之謂也
傳曰百姓百官姓族也張說云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
有土有爵者也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而已
其後居諸侯之國土者其民以諸侯之姓爲姓居大夫
之采地者以大夫之姓爲姓

詩志

卷之十

三十一

朱云就一月言恒一日言升恒與升無幾耳年有四時時
有三月推之四時十二月而月未恒月有三十日日
有十旬推之三百六十日而日本未有不升不必言就
盈止言恒自不至于滿損也不必說始出止言升自不至
中是也

山者土也五行莫貴于土土于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
功名且其德茂美不可名以一時之事猶之君無爲而群
黎徧德也

天亦不息而必取象日月者貴其離明之昭并言月象舉

爲以示無遺也地亦無疆而必取象于山者貴其崇隆之
體南又陽位君象也

松栢之茂著其葉也取奕葉之義下句不復着松栢言矣
故曰爾或承前之承爾懋之後之承爾貽之或者幾比乎
不可知之義又勉詞也美不忘規者此也

詩志小雅卷之十終

詩志

卷之十

三十二

詩志小雅卷之十一

海陽范王孫輯著

采薇

序曰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扶杜以勤歸也。○詩弋曰志戍役之常也常則易玩遣之若出於非常變故而深相勸慰宜民之悅以忘勞也。

皇甫謐帝王世紀曰文王受命四年周正月丙子朔昆夷侵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修德而不與戰

詩志

卷之十一

雅定之刊

○尚書傳謂四年伐犬夷則後南仲一行并平二寇箋云獫狁大故以爲始以爲終書序云殷始咎周注云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又三伐皆勝始畏惡之拘於羑里紂命之使伐勝而惡之

韓氏云戍者勤苦之情大約有四一則舍其室家之悲一則不遑啟廩之悲一則家音隔絕之憂一則雨雪饑渴之苦詩中脩道之傳曰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疏云止言遣戍役以將帥者與君共同憂務其戍役則身處卑賤非有憂國之情不免君命而行耳文王爲仁之情

深殷勤於戍役簡畧將帥此故也廬陵云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

箋云西伯將遣戍役先與之期以采薇之時今薇生矣先輩可以行也正義曰行非一輩明柔止爲中輩剛止爲後輩也○此遣時之言以薇亦作止報采薇采薇是先有此言也必先言期者道遠敵強還歸必晚故豫告行期令之裝束也月令仲春之月無作大事孟秋乃命將帥患難既逼不暇待秋故也

箋云重言采薇者丁寧行期也又丁寧歸期定其心也

詩志

卷之十一

二

疏云序其中情告之是故使之懷恩而怒寇也○首章是因人之私情激而用之且慢說忘家忘身二三章再激昂轉一念曰我戍未定靡使歸聘而家可忘憂心孔疚我行不來而身可忘文情曲折深源有序說者往往鹵莽靡室靡家則憂不遑啟廩則憂憂不越此寸心爲疚內顧懷安神明媿之故奮然自誓曰我行不來矢志如此敢定居乎敢不曰戒乎
箋云據家曰來
徐儼弦曰彼爾二章此車戰也

沈仲容曰：古者用兵，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動足以衝突，止足以營衛。車之利大矣。自晉敗戎于大鹵，而車戰之法始廢，後世遂不復親。

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路，革路以卽戎，車僕，掌戎路之倅，廣車之倅，闕車之倅，屏車之倅，輕車之倅。注云：戎路，王在軍所乘，廣車，橫陣之車，闕車，所用補之車也，屏車，所用對敵自隱蔽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倅，猶副也。

小東曰：路車，天子之命車，與戎車有別。陳大士曰：賜予

詩志

卷之十一

三

不近於武事者。禮之異數，示其重將之意。于三軍也。

卒不知有將，則神解而不相維。兵家之大患也。曰彼路斯何？君子之車，人人胸中。知有君子，則一軍之精神盤結，不可解矣。欲清萬里之塵，先固三軍之氣，如此。

沈無回曰：方曰三捷，而卽曰日戒，曰孔棘，固勉之以從王之義，亦教之以禦戎之畧也。

小東曰：朝廷霄旂萬姓，虔劉不敢負朝廷負百姓，敢定居乎。

箋云：三捷，謂侵也，伐也，戰也。左傳有鍾鼓曰伐，無曰侵。

皆陳曰戰，穀梁拘人民，驅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公羊，猶者侵，精者伐。大司馬職曰：賊賢，害仁，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

觀君子所依，小人所腓。想見古人用車之法。夫地用則馬遠，攻則弦。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者，是環營列，置藏器，不示而結陣以待也。合此二者，後稱完車。腓，足肚也，易之咸艮，皆取象于腓，以著其隨物而動，進則賴爲捍禦之資，退則賴爲歸宿之地。

傳曰：腓，辟也。王述之云：所以避患也。是解意。

詩志

卷之十一

四

一四牡耳。將言捷，則曰業，業而壯將言戒，則曰翼翼而行，列整齊，各以類著也。

箋云：弭，及弓末擊者，以象骨爲之，以助御者解轡紆宜骨也。陸機云：魚獸名，其皮乾燥，宜爲弓韃。矢服，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能感在數千里之外，軍中可用以占候。○疏曰：服虔云：魚獸之皮，可以飾車。左傳歸夫人魚軒是也。或云：其子驚，則人毋腹。

箋云：猘，化之難甚急，述其苦以勸之。○徐筆洞曰：棘，如棘茨之棘，不必作亟。

孫子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其一月三捷之謂乎無恃其不攻恃吾有不可攻其豈不日戒之謂乎

箋云末章重叙其往反之時極言其苦以悅之○當春而行及瓜而代兩期事耳屈指可計目前轉盼是昔他年轉盼是今言非謬而劍之邊陲其所傷悲而可哀者不過歸途之雨雪行道之渴饑已耳無鋒鏑憂也豫言之使民忘其勞以自慰

當旋師之日司勳紀績幕府上功曰某某勞苦而功多其慷慨赴難踴躍用兵定有知之者至如行路難而雨雪饑

詩志

卷之十一

五

渴之哀寔是難知體恤到此事愈細情愈切語語在人心苗上鈞動令人心死處全在此

謝疊山曰采薇一詩見先王仁厚之至所謂體群臣所謂本人情所謂悅以使民民其勞當以東山合看

出車

序曰出車勞還率也

勞戍重私情勞帥重俗積故士為知己者用也

補慶源曰從前而觀如秋霜之肅從後而觀如春風之和然後謂之王者之師且曰殲仇于夷而已則固不貴于畧

地屠城蹀血與尸之事也

凡爭勝于兩刃之前者非良將也試觀此詩選關固壘朔方是城其扼要在地利一則曰天子再則曰天子其鼓震在威靈前言憂後言畏其靡厲在精神既以為殲仇于襄又以為殲仇于夷其奏勲在萬世南仲之勤遄何如哉箋云先召戎車乃召將率將率尊也○承召即急欲疾赴之者吳子曰受命不辭家破敵而後言返將之禮也劉子曰臨軍之日則忘其親援鼓之時則忘其身疏云序其忠敬以慰勞之

詩志

卷之十一

六

命將之道太公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名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在一將軍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將既受命乃命太史卜齋三日以受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君親操斧持盾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鉞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為衆而輕敵勿以受命為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以辨說而必然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衆必盡死力

對僕夫而曰我者尉繚子曰不自高而勞人也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責禮故古者介冑之士不拜示人無已煩也

周禮戎僕掌御戎車御武車從車

凡師之行也始發者其氣必肅所慮者繼至之或懈耳故視軍容者恒畧之於前而詳觀其後然前軍雖已遠而彼旗與斯旄又未始不先後掩映而呈其綿綿繹繹之象蓋舉後可以知其前舉前後并可以知其左右而紀律森嚴一軍全現矣

詩志

卷之十一

七

禮記云行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司馬序云凡制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一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存長此言勞將帥將則南仲帥言伍長以上旄旗則諸長所建

夏官大司馬云治兵辨旗物之用郊野載旄百官載旗注云郊謂卿遂之州長縣正以下野謂公邑大夫建旗者以其將義卒百官卿大夫以其屬衛王

兵家先陽取象鶉火鳥卑曰旗示勇徒也兵家後陰取象鱗甲龜蛇曰旄示威武也

和云玄武北方之宿北方色玄鱗甲曰武前軍屬南朱雀南方鶉火之星也釋名云旄兆也龜知氣兆之吉凶建之於後祭度事宜之形兆也

憂心悄悄南仲成功之本也老子曰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于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疏云言其憂勞示知其情也

東萊呂氏曰古者出師以喪禮處之命下之日士皆泣

詩志

卷之十一

八

涕

疏云兵車三人同載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車各專其事甘誓曰左不攻于左汝不共命右不攻于右汝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共命箋云御夫茲益憔悴憂其馬之不正也○詩勞師率者則况瘁當抑在憂心內

疏云旄旄央央蓋南仲所建也大司馬職云諸侯載旄軍吏載旗南仲北軍吏而已不過載熊虎之旗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當為天子法則南仲一人或建旄

司常曰交龍為旂禮書云升龍素降龍青蓋青陽也素

陰也。陽在上而陰在下而升交泰之道也。

陳臥子曰：凡州惟雍冀隣虜。雍連豐鎬，冀連大原。二州之
中限以大河，使黃河繞塞，則北可以界虜，然河勢紆曲，自
西入塞，復環而北，然後入於雍冀分界之間，以故虜無所
限而畜牧於河之左右。朔方者，元昊故壤，即今之寧夏鎮
也。表拒山河內，聯關隴，其形勝可以資控制，故築城于此
以戍之。周不屯涇渭而守朔方者，亦欲驅虜出河也。自虜
牧河內而大勢已失，卒不可制。悲夫！○西北多沙，而朔方
土地肥美，宜稻。黃河在天下皆害，而在朔方獨利。謀保聚

詩志

卷之十一

九

又易耳。

按周都豐鎬，地勢在西。北虜相距尚遠，其來也雖不能久。
每借西戎爲援，戎弱雖不能軍，因虜亦有跳梁之氣，所以
歲受其患。朔方則戎與虜往來喉咽處也。城朔方者，所以
隔離西北之勢而伐其交也。專制在獫狁，兼制亦在西戎。
于襄于夷不及西戎者，西戎弱也。

只知將軍令，不聞天子詔。軍士從來如此，南仲必申天子
命以震之者，得所奉而後可見材。虜其聲而因以下敵，後
世洩淵之役，軍中皆呼萬歲，與此同一機權，所以赫赫南

仲徽化于襄，固無事于犁庭矣。

悄悄言其心，兵法所謂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此也。赫赫狀
其威，兵法先聲而後寔者，此也。

夷虜長于野掠，而以攻則瑕。中國短于決戰，而以守則堅。
城成則中材不難坐鎮，戍戍可無他虞。故曰：獫狁于襄，
大將之勞苦，豈所待慰藉者，必叙其道途之黍稷雨雪，用
以著兩期之事紀時也。如春秋舊日月之食，以紀曆耳。不
特此也。五章之嚶嚶草虫，超越阜螽，六章之春日遲遲，卉
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和和，皆不外此意，要以見前此者。

詩志

卷之十一

十

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大將勤勞邊城，所在誌之，終始不
忘。周天子之屬後進，何如也？所以岐周之士大夫歲歲知
有瓜期。

王事多難，不遑啟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南仲之志也已。
事而尋釋其本之詞也。其精神蚤伏在首章。自天子所三
章天子命我等句內。

閔元年左傳引此詩，乃云：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言惡
於彼，共相憂念，故奔命相救。
徐曰：古之大將不畏夷氛而畏君命，所以成功。詩弋曰：功

成在道而憂仍不釋如此吾謂衰世之將功成而萬骨枯
盛世之將虜平而心血槁矣

箋云草虫鳴阜螽躍而從之天性也喻近西戎之諸侯
聞南仲既征獫狁將伐西戎之命則跳躍而期望之如
阜螽之聞草虫鳴焉草虫鳴晚秋之時也此以其時所
見而興之疏云未見而憂諸侯恐南仲不至

陳大士曰句奴天之驕子自獫狁之世而已然矣與西戎
相煽而起北大而西小伐西戎所以斷其右臂也○此雖
思婦意中所揣摹而兵機正宜爾矣微獨南仲具大將資

請志

卷之十一

十一

也乃其妻亦帷幄之材也厥後驪山之下西戎爲禍鎬京
失守使如婦人之所策寧有此事故周之失計在於不脩
西戎

禮記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風俗通云斬
伐殺生不得其中戎者兇也○後漢西羌傳曰及文王
爲西伯遂攘戎狄而戍之莫不賓服乃率西戎征殷之
叛國以事紂

箋云稱美時物以及其事喜而詳之也○朱云天地以春
夏養中國而以秋冬畜夷虜然有人事之春亦有國運之

春

文中子曰強國戰兵伯國戰智王國戰義不戰而平獫狁
義勝故也嚴尤謂周得中策豈其然與

傳曰夷平也箋曰平者平之于王也○徐筆洞口天地之
所以清茂人物之所以熙和皆大將收歸此景以報朝廷
也

杖杜

序曰杖杜勞還役也

徐子先曰王者之勞歸士曲盡人情此所以師出可與危

請志

卷之十一

十二

師人可與安而無積怨離叛之民也○人情一也上曲體
而言之則爲盛世之什下悲怨而自言則爲衰世之音
輔氏曰勞帥勞役體悉其情無所不至而畧不及論功行
賞之事者何哉蓋古者竭誠盡瘁以勤王之事人臣之義
也下不以賞而望乎上上不以賞而榜乎下此君臣相與
之至情也

箋云故序其男女之情以悅之

沈無回曰不言其已歸之樂而言其未歸之思蓋舉人情
中之篤至處以慰勞也

繼嗣我日。我字妙。割情之語也。

女心傷止。以征夫遑也。女心悲止。以征夫歸也。此何也。人情痛定反思痛。不言遑。不言歸。似相忘于不覺。一言遑。一言歸。則悲底上心來。而此心怛怛然動矣。古詩有云。塞外忽聞收薊北。歸來不覺淚滿衫。與此同一情況。故感在杖杜之實。在杖杜之萋萋。而所感則周思於未實。未萋萋之前。故傷故悲耳。徒曰時物變矣。當歸不歸。詩人紆曲情緒。被後人說得無味。惜哉。

沈無問曰。三四皆將歸而望。望極而旋疑。忽信之詞。皆意。

詩志 卷之十一

十三

中往來之情。頃刻間事也。

征婦思夫。必本父母之憂言之。說情。處有體。有識。亦先王所以教也。尉繚子曰。國必有禮信。親愛之義。則可以饑易飽。國必有孝慈。廉耻之俗。則可以死易生。

正義曰。役夫不得有檀車。四牡以從征之故。其甲士三人所乘者乎。采薇所謂君子所依。小人所腓者是也。○五經讀曰。車馬之堅者。敵師老矣。卒遇寇。不可用也。此所以期近不至。而多爲恤也。向者悲傷私情也。至此多此憂焉。其曲而中也夫。

傳曰。遠行不必如期。室家之情。以期望之。

禮記。龜爲卜。筮爲筮。疑而筮之。則弗非之也。周禮。大卜掌三易之法。筮人辨九筮之名。以辨吉凶。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小事。龜筮不相襲。

馮氏曰。歌杖杜者。直示人以期之不爽。而借室家爲之。耳。信而後勞。其此詩之謂乎。○言杖杜。言日月。言采芣。皆所以志信也。信難于正告。故復以疑。慮之情表之。而多爲恆所疑何事。如後世役人。始以事急。權宜之說。誘之後。竟刺面。無一人放。回憂者。憂此卜筮者。卜筮此耳。

詩志 卷之十一

十四

采薇之序。云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則采薇是同。遣將卒之詩。鄭氏曰。遣將帥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記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王氏曰。出而用兵。則均服同食。一衆心也。入而振旅。則殊尊卑。辨貴賤。定衆志也。亦如是而已矣。

南陔 白華 華黍

序曰。有其義。而無其詞。

箋云。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鄉飲酒云。筮入堂下。

鼓南。北面歌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云。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也。

劉須溪曰。雅詩之人歌者。今皆在人笙者。獨不存。疑此六詩。當時原只有聲。如今之琴譜。本無其詞也。

詩。弋曰。樂豈有無詞之理。第諸詩以歌。故學士大夫得而錄之。六詩以笙吹。故惟工得而習之。學士大夫不得而錄之。則失矣。

箋云。遭戰國及秦之亂而忘也。

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詩志 卷之十一 十五

孫云。南陔。猶南畝也。力田奉養。示人以本。孝也。周自后稷。以稼穡肇祀。孝所自始矣。其子孫噉臣工。歌良邦。即無能身親稼穡。而猶寄之耕藉。以示不忘。此南陔所由錄也。夫南者離也。萬物皆相見而養之道。明南者訛也。陰陽交相化而養之道。脩。萬云。先王于一飲一食之間。莫不使人有君父之思。爲然。君臣主敬。父子主愛。義有焉。今鹿鳴之什。亦雜用干闥。卷。南陔之歌。亦間奏於朝廷。唱而進。奏之其意深矣。

東晉補詩曰。循彼南陔。言採其蘭。春亦庭闈。心不遑安。

彼居之子。罔或游盤。餐爾夕膳。紫爾晨餐。○循彼南陔。厥草油油。彼居之子。色思其柔。春亦庭闈。心不遑安。餐爾夕膳。紫爾晨餐。有概有櫛。在河之浹。凌波赴汭。噬鯁捕鯉。○噉噉林鳥。受哺于子。養隆敬薄。唯禽之似。最增爾虔。以介丕祉。

序曰。白華。孝子之紫白也。○萬云。欲事其君。必先事其親。事其親。必先守其身。守其身。必先明其志。明其志。必先清其欲。○孫云。白華。志紫。非直教孝。蓋以訓忠。云。說者曰。黃華。白華。皆苦也。二物同形。黃者爲廟。白者爲管。此物之志也。

詩志 卷之十一 十六

也。示則曰。黃華。白華。皆苦也。一物異名。處爲白華。出爲黃華。此詩之志也。士人素心白意。一紆青紫。便濯濯無存。是黃之尚乎。白也。必黃之不忘乎。白斯可耳。然則言紫白已矣。必言孝子之紫。白者何。夫爲君而紫者。紫以名。此紫不堪。屋漏爲親而紫者。紫以實。此紫可著廟廊。故曰。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於立身。無二義也。

東晉補詩曰。白華朱萼。被于幽薄。桑桑士子。如磨如錯。終晨三省。匪情其恪。○白華絳跣。在陵之陬。藉藉士子。無營無欲。鮮侔晨葩。莫之點辱。

序曰。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萬云。詩不言他穀而言黍者何也。是以單辭見也。序不獨言黍而兼言稷者何也。是以摛辭見也。○孫云。月令仲夏之月。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雉嘗黍。羞以含桃。先荐寢廟。意華黍之味。卽於此進乎。黍千百穀最貴。猶千英萬杰云耳。夫天產人。華儲以才。地產物。華儲以財。兩者消息。總閎氣化之豐歉。歌咏在此。寓意在彼。周王其有蓄才之思乎。不然。載而歌之意。豈矣。子貢曰。華黍歲則畜積缺。非無賄之患。無賢之患也。

東晉補詩曰。黽黽重雲。習習和風。黍華陵巔。麥秀丘中。

詩志

卷之十一

七

靡田不播。九穀斯豐。○奕奕玄霄。濛濛甘雨。黍發稠華。禾挺其秀。靡田不殖。九穀斯茂。○無高不播。無下不殖。芒芒其稼。參參其穉。稿我王委。充我民食。玉燭陽明。顯猷翼翼。

鄒湛谷曰。雅道脩于上。孝德達于下。然後萬物盛多。故魚麋品物阜也。是王道之終也。

黃氏佐曰。南陔六詩。序皆以訓詁爲詞。定出後人之附益。先儒所以因此。而併疑小序之非古也。

魚麋

序云。美萬物盛多。能脩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芣以下治外。始于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于神明矣。

疏云。文王之風。終于騶虞。序以爲王道成。則近于雅矣。文王之雅。終于魚鹿。序以爲可告于神明。則近于頌矣。傳云。太平而後。微物衆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物莫不多矣。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草木不折。不芟。斧斤不入山林。射祭獸。然後殺。獺祭魚。然後漁。鷹隼擊。然後罝羅設。是以天子不合閭。諸侯不掩群。大夫不麝。不郊。士不隱。塞。庶

詩志

卷之十一

十八

人不數罟。罟必四寸。然後入澤梁。故山不童。水不涸。鳥獸魚鱉各得其所然。

陳大士曰。魚鹿薦魚而日以燕也。兩目相承。而物鹿爲視之。鰭鰭魴鱣鰕鯉。不一而足也。一發五獲。一發五犯。如一焉。德產之致也。○又曰。王道之成也。物有大而可觀。君子引而志之。以神明其政。故曰五行不相沴。則王者可以制禮矣。四靈以爲畜。則王者可以作樂矣。

釋訓云。凡曲者爲罟。釋詁云。娶婦之笄。謂之罟。孫炎曰。其功易。故謂之寡婦之笄。箋餘云。以竹簪爲罟。委折其

中魚入則不得出。故取以象陣。春秋傳所謂魚麗。
筴云。旨且多。酒旨而此魚又多也。多且旨。酒多而此魚又
旨也。旨且有酒旨而此魚又有也。○疏曰。文承有酒之下。
則兩字似皆言酒。判一下字言魚者。以下三章皆疊上三
章句末之字故也。酒者人之所爲。非自然之物。以此知物
是魚也。○或以爲上自言酒。下自言物。言酒自兼得物言
物自兼得酒。上下兩意說者。似複宜剖分明。且者取相兼
之義。言不但如此。又如此也。維者取相成之義。言維其如
此。故貴其如此也。

詩志

卷之十一

十九

埤雅云。鰾。鰾之美。不若魴。魴之美。不若鰾。故詩序
如此。
埤雅云。鰾。性浮而善飛躍。故一名揚。陸機云。燕頭魚。身形
厚而長大。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
寧波府志云。鰾。皮上有沙。故名。陸機云。魚狹而小。常張口。
吹沙。廣志云。吹沙魚。大如指。沙中行。雅翼云。非特吹沙。亦
止食細沙。春月最先至者。埤雅云。鰾。性善沉。亦於沙中。
子。○鳥獸者云。有一種虎頭鰾。體黑文。鱗是。何月代。爲虎
足。難化。經月乃成矣。

雅翼云。魴。縮頭。旁脊。博腹。青白而味美。陸疏云。魴。廣而薄。
肥。恬而火力。埤雅云。其廣方。其厚。福。故一曰魴。魴。方也。一曰
魴。魴。福也。勢則尾赤。說苑。陽晝曰。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
者。陽橋也。其爲魚也。薄而不美。若有若無。若食若不食者。
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蓋借以譬賢人也。

雅翼云。鰾。魚圓長而斑點。埤雅云。今玄鰾是也。有舌。鱗細
有花文。一名文魚。其首戴星。夜則北向。蓋北方之魚也。日
華子云。諸魚中。惟此鰾。甘可食。

埤雅云。鰾。今偃鰾。白魚也。一名魴。梁寅云。魴。腹平。著地。故

詩志

卷之十一

二十

得鰾。名鰾。偃也。江東呼魴爲鰾。衍義云。鰾。魚形。小類。獺。有
四足。腹重。墜如囊。身微紫色。方口無鱗。雅翼云。鰾。魚。兩目
上陳。頭大尾小。善登竹。
埤雅云。鰾。魚。赤。雖因。鱗不反白。蓋徒魚也。養魚經云。鰾。不
相食。易長。又貴。陶隱居云。能神變。乃至飛越江湖。本草圖
經云。鰾。脊中鱗一道。每鱗上皆有小黑點。從頭數至尾。無
大小皆三十六鱗。雅翼云。孟春之月。應陽而動。上負水。
以言其性。鰾。鰾。性浮。鰾。鰾。性沉。以言其形。鰾。鰾。一長
一狹。鰾。鰾。一方。一圓。鰾。鰾。一偃。一俯。以言其色。鰾。鰾。黃

鯢有鮒。文。鮒。青。鯢。玄。鯢。白。鯢。赤。以言其奇。鯢有九解。飛。鯢。吹。沙。能。化。虎。鮒。等。脊。而。傳。腹。鯢。有。舌。而。磨。甘。鯢。具。四。足。善。登。竹。鯢。能。神。變。乃。至。飛。越。江。湖。夫。以。發。婦。之。符。其。功。寡。宜。其。所。獲。微。也。而。魚。之。無。不。脩。如。此。他。可。知。矣。故。序。以。爲。萬。物。盛。多。也。○諺云。秦。水。無。魚。貴。其。少。者。而。言。之。也。

時說以在留多美魚與在燕多名賢。猶所謂網羅豪傑也。以竹簞爲罾。委折其中。魚入不得出。興禮意。繆綱不疎漏。試思此詩。列止雅之末。徒以爲燕饗通用。無甚義味。不如序說之意。廣而義博也。

詩志

卷之十一

壬

未下一時字妙。蓋時至而後物成。物盛而後禮脩。七著之間。亦寓發理之機。優賓者。資其賁化育者也。倘不時以傷天地之和。失萬物盛多能脩禮之意矣。

由庚 崇丘 由儀

序亦以爲有其義而無其詞。

箋云。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亦用焉。○按鄉飲酒禮及燕禮俱云。前樂既畢。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朱子云。間代也。言一歌一吹也。疏義云。間歌者。堂上堂下迭歌。不比篇而間取之。笙者在笙

之中。吹當是以魚麗三詩爲升歌。而以由庚三詩爲下管耳。由庚次魚麗。崇丘次南有嘉魚。由儀次南山有臺。原詩序之次。

序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萬云。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間。以及飛潛動植之微。莫不各有當由之道。各由其道。匪一朝一夕之故矣。故在物曰由庚。在人曰由儀。先物後人可乎。曰此間歌也。間者。又以類物言。而多非由庚。其何以有此。○詩揆云。物不可以終窮。故受之以庚。庚者。更也。周先王若隱。以變通之道示後人也。庚于行爲金。于

詩志

卷之十一

壬

卦爲剝。二氣窮于剝。而通于剝。五行殺于金。而生于金。故牧野之會。白魚爲兆。太白爲旗。白象。金。屬。庚。淮南經曰。申在庚。曰上章。注云。陰氣上升。萬物畢生。由庚之旨。殆謂是與。禮樂盛或失則靡。弓矢禁或失則弱。後人當起而思其義矣。

東晉補詩曰。蕩蕩夷庚。物則由之。蠶蠶庶類。王亦柔之道之既出。化之既柔。木以秋零。草以春抽。歌在于草。魚躍順流。○四時遞謝。八風代扇。織阿素帛。星變其輝。五緯不愆。六氣無易。惜惜我王。紹文之跡。

序曰。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萬氏曰。訓諫也。夫陸何以丘。丘又何以崇。非一朝一夕之積矣。上曰。求于其下。下曰。求于其上。始克成其功名。若君恃其勳名爵祿以奔走利達之士。臣恃其道德學問以當之。交相恃。必交相傲。不恭而否矣。語曰。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高。殆崇丘之謂乎。○孫云。鹿鳴曰。示我周行。庶幾乎康之治矣。然不致以爲至也。于是進而求之。

東晉補詩曰。瞻彼崇丘。其林蕩蕩。植物斯高。動類斯大。同風既洽。王猷允泰。○漫漫方輿。迴迴洪覆。何類不繁。

詩志

卷之十一

壬子

何生不茂。物極其性。人求其壽。○恢恢大則。茫茫九壤。資生仰化。于何不養。人無道天。物極則長。

序曰。由儀萬物各得其儀也。○萬云。懼伐德也。問樂終矣。毋繼以淫。君子慎之。○孫氏曰。吾于由儀。悟禮之微旨矣。自兩儀生于太極。則極自散布于四象。萬物之間。有性可準。無位可域。故周禮六官。獨冬官有官而無職。冬官者何。司空也。司空尚象者也。尚象者。因儀者也。其功用何在。故曰。司空五官可見。而爲用冬官不可見。而爲體微矣。東晉補詩曰。肅肅君子。由儀卒性。明明后辟。仁以爲政。

魚游清沼。鳥萃平林。濯鱗鼓翼。振振其音。賓駕爾誠。主竭其心。時之和矣。何思何脩。文化內輯。武功外修。箋云。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亦詩篇名也。辭義俱亡。無以知篇第之處。

南有嘉魚

序曰。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箋云。君子斥時在位者也。正義曰。人君求賢至誠。不足以爲美。人臣事君。知賢不妬。自古所稀。假有舉薦。或事不獲。

詩志

卷之十一

壬子

已至誠者。所以爲美耳。

陳大士曰。魚麗。雍產耳。嘉魚則荆物矣。文王化行江漢。君子于是享其贊焉。魚麗。騶虞之配也。嘉魚。麟趾之配也。從其類焉。爾也。何也。麟。麋身牛尾而馬蹄。嘉魚。鯉質而鯢鱗。肌麟得土氣。性似父。魚得水氣。性似母。蓋水爲土妃。構精而望之。嘉魚水物。水也。鱗。土也。南方火。丙穴。又火也。五行之用。處三焉。南有嘉魚之君子。猶然公子公姓而已矣。○魚麗。德產之致也。嘉魚。作人之致也。故分配焉。爾。其論五行水土之故。非無謂也。尋釋其本。歸德之詞也。

埤雅嘉魚鯉質鱗鱗肌肉甚美食乳泉出於丙穴益州記云蜀中謂之拙魚從石孔出方輿勝覽云首有黑點謂昭映星象相感而成肉白如玉其味自鹹

嚴華谷曰成周所用之人必先有德立政之書卷阿之詩皆曰用吉人此詩魚曰嘉則味之美秋曰甘則可以養人雖爲孝鳥皆喻吉士也

陸佃云魚欲逸則羣之使人欲伏則汕之使出君子求賢上籠之如羣下撿之如汕喻無方也至誠之道也

箋云烝塵也塵然猶言久如也言南方水中有嘉魚人將

詩志

卷之十一

五

久如而俱羣之遲之也喻天下有賢者在位之人將久如而並求致之朝亦遲之也遲之者謂至誠也

蘇氏曰魚之在水至深遠矣然人未嘗以深遠爲辭而不求雖不可得猶久伺而多羣之是以魚無有不得也苟君子之求賢心誠好之而不倦則亦豈有不可得者哉

箋云君子下其臣故賢者歸往也○蘇氏曰魚非有求于水而人則取之以爲賢者亦如是而吾則強求之與非也瓜蔓於地是豈可強使從人哉然其遇樛木也未嘗不繫之而上物之相從物之性也豈有賢者而妄從人哉

箋云鄉飲酒曰賓以我安○主人至誠故也

燕禮云司正洗解南面奠於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

傳曰雖壹宿之鳥箋云壹宿者壹意于所宿之木也喻賢者有專壹之意于我我將久如而來遲之也○蘇氏曰父子之相親物無不然者故擇木之鳥常懷其親來而不去君子之事君如子之養父母義有不可已者故曰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蓋孔子歷聘于諸

詩志

卷之十一

五

侯而不厭乃所謂烝然來思者惟莫之用是以終舍而去古之君子于士之至也則酒食以燕樂之故士可得而留也

方在燕也而卽云又思見情之無可既也又字虛活無有了期若云一燕不足以盡情今又洗盞更酌便無味

南山有臺

序曰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時當太平萬物亨嘉禮樂明脩賢才衆多故大其山之所有而詳言其樂

郭氏曰詩爲樂得賢而味也夫味樂何必味山也若臣相與堅凝之難取良之義故味山也味山何以必味南也南得天地之仁氣萬物皆相見也故味南也味南又何以必味北也北得天地之義氣天下所共歸也故味北也夫味南山北山又何以必味其所有也山而章也孤高可危必有以扶之而後成其高且大也大此教者其材可飾其陰可依其實可食其利可貞固非不材者也而何以皆終其天年于兩山也可樂也故味之以樂君子也

詩志

卷之十一

七

壽民也每章兩疊語各相承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其基蓋萬壽無期矣邦家之光其光蓋萬壽無疆矣民愛戴之如父母德音自是不已遐不眉壽則其德自然茂進祈其黃耇故望其保艾無有後艱如是而已以壽德二字纏援可厭

君子可爲邦家之基之光縣其德足父母斯民耳望其德之茂進故祈其壽祈其壽故欲其保艾爾後以致其綱穆殷勤之意蓋以情終之也未句反要淺說不必入等德字夫上天之人方致其觀德之誠豈有反勉其修德保壽之理

乎蓋君子異于庸流也無以樂其志則不奮君子亦無以異于庸流也無以洽其情則不激有前四章而王知已矣有後一章而士感恩矣國家所以收賢士之益也行葦之詩親親也故先致其情而後諷德敦睦之中不忘琢磨切磋之義此詩尊賢也故先歌咏其德而後致以情觀德之餘不減家人婦子之愛盛世君臣之相與如此試觀前四章各兩對末章單行義當爾爾

詩志

卷之十一

七

多子者也故曰民之父母栲栳也栲栳也耐久者也故曰眉壽黃耇其取材之相當非直叶韻而已嚴云多其名者喻賢者之多而皆有用也

陸機云栲栳也子著枝端核在實外一名木蜜能敗酒若爲柱則一屋之酒皆薄埤雅云多枝而曲飛喜巢其上雅翼云人君燕食以爲庶羞婦人用以贊爾雅梗鼠梓江東又有虎梓陸機云葉如楸人謂之苦楸曹氏云宮室之良材

笑云山之有草木以自覆蓋成其高大喻人君有賢臣以

自尊顯

陸機疏云、臺可爲簞笠、菜、草名、其葉可食、君子可干城、邦國而令人飽德、故用以况焉、

萬云、臺、菜生也、物下成也、物先基之象也、然養草以致木、養小以致大、故其類漸進、

箋云、人君既得賢者、置之於位、又尊敬以禮樂樂之、則能爲國家之本、得壽考之福、

輔氏曰、邦家之基、所謂治生于君子、賢者爲國之植幹也、邦家之光、所謂儒者在朝、則美政在野、則美俗也、

詩志

卷之十一

十九

君之自基也、基于命、臣之奠基也、基于民、故味其爲民父母、邦家之基也、基以德、邦家之光也、光以輝、故味其德音、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則天下皆爾、赤子也、萬世之天下、皆爾之後也、保艾爾後、有飲德于無窮之意、

國家當數聖人經營之後、控馭不忠、其不遠、彈壓不忠、其不重、正恐控馭彈壓之太過、有傷宇宙和平之脉、故虎賁之士、脫劍矣、牧商之旅、之國矣、無所役需之也、而爲國家培命脉、潤太平、宜民人、貞久遠、不得不資於詩、詩之吉人、於在燕之君子、必舉其樂只者而歌、味之不伴、其意深矣、

詩故曰、非樂得賢也、在下者歌此荅嘉魚也、

蓼蕭

序曰、蓼蕭、澤及四海也、

箋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國在九州之外、雖有大者、爵不過子、虞書曰、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蕭、香物之微者、喻四海之諸侯、亦國君之賤者、露者天之所以潤萬物、喻王者恩澤不爲遠國則不及也、○疏云、四海之於王者、世一見耳、此經說四海來朝、應是揖政六年時事、

詩志

卷之十一

三十

今不必泥四海之說、只樂言天下、董子繁露曰、南面而君天下、必以兼利之爲其遠者目不能見、其隱者耳不能聞、於是千里之外、割地分民、而見間立君、使爲天子視所不見、聽所不聞、朝者召而問之也、今于其來朝、而既見君子、如見四海焉、嘉與其撫四海者、卽其澤及四海者也、讀桓賁二頌、想見周先王軫念四海之意、益如也、守土非其人、爵可知矣、君子在此、則爲龍爲光、在彼、則宜兄弟、而在道、則冲冲雖離、所謂豎看成峰、劍看成嶺者也、而面相好、更何由恨、無由恨、所謂寫也、盛王朝觀宗、觀宗之精

神全在此

露之爲物。早夜皆零。肅斯之露。言早也。諸侯來朝以早。則敬之。至湛湛之露。言夜也。天子燕之及夜。則愛之。深雖皆云與之燕。以示慈惠。微有異焉者矣。

祭義。取蕭合脾。臂發之以升。臭是蕭者。上達神明之物。象諸侯上交無隱誠也。

箋餘云。既見字。寫字俱效。凡人耳裡聽得說好。想慕之心。真如饑渴。及一見。只得平常。不知心裡生多少懊恨。今既見君子。恰似把平日所開的好處。一一寫照出來。

詩志

卷之十一

三

訂正古文云。諸侯承流宣化。凡所爲變化霖雨天下者。猶龍也。龍以霖雨天下。日月以光照四海。皆天之司吏。有君子如此。則無慮其恩膏之屯而幽隱不照也。皇恩可四訖矣。

朱云。龍之變化起。不測其端。而升降定爲春秋。光之虛恍澹漾了無可循。而啟閉司於晝夜。是至不一者。乃所以操乎至一至無常者。乃所以貞乎至常。故曰其德不齊。兄弟而疑忌也。傷殘在骨肉。流毒在生靈。諸侯相安于世及之禮。社稷之福也。試觀春秋戰國時。操戈入室者。何

望。茂有而列國又各相扶焉。統觀相尋。民命如茶。可令先王見哉。讀製蕭而知周先王之爲慮深矣。

于寶周禮注。和爲音。以金爲鈴。爲者在轡。和者在轡。馬動則爲鳴。爲鳴則和。和則不鳴。疾則失音。故詩云。和爲離。離言得其和也。○畢雅云。青鳳爲鸞。鸞離爲和。後世作和鸞以象之。

條華中。和鸞雅雅。德容也。在外之度如此。知在國無暴戾。其民之事。○箋云。諸侯燕見天子。天子必乘車迎於門。故親見其車馬之容。

詩志

卷之十一

三

正義曰。王唯親禮不下堂。見諸侯耳。其朝宗當迎之。案秋官大行人說車迎之法。上公九命。車九乘。介九人。禮九年。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侯伯以七爲節。立當前侯。擯者四人。子男以五爲節。立當車軹。擯者二人。○鄭注。下曲禮。以春夏受質於朝。受享於廟。以生氣文也。秋冬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萬云。唐虞而上。君臣俱賢。唐虞而下。君必賢於臣。夫君賢於臣。斯不可忘規警駕。馭之方。且唐虞而上。君臣相親。以德唐虞而下。君臣相臨。以分。夫相臨以分。蓋不可無杯酒。

却云。燕者。安樂之意。非飲酒也。蕭蓬蒿。生澤藪。高不盈丈。露自天零。卽易所謂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履帝位而不疚者也。履者。禮也。上下有禮。則民志定。而泰道成。序謂澤加于四海。禮之謂也。豈酒食乎。

湛露

序曰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詩志

卷之十一

三

左傳。世之治也。諸侯間于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有饗燕之禮。饗以訓恭儉。燕以示慈惠。恭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疏云。燕必升殽於俎。與之共食。故曰示慈惠。饗則設几而不侍。爵盈而不飲。敝乾而不食。故曰訓恭儉。此燕詩也不嫌殷複。彤弓饗詩故一朝。

疏云、受賓聘享則于太廟、饗食則于禘廟、燕則于寢
儀禮、燕禮、無算爵、無算樂、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司
空執燭于西階上、甸人執大燭于庭、閭人爲大燭于門、

外賓醉奏。陔遂出。此亦見古人有夜飲之禮。
露者。天之寵澤。日者。天之威靈。言天子下交無靳澤也。言
露又言日。威靈挾寵澤以流也。

陳大士曰、二篇俱以露言、非直典也。天子宴諸侯、澤莫厚焉、而滑而淡、而泥而濃、有加無已矣。方夜而虞陽晞、其時抑何長也。豐草質猶薄也、棘有赤心、桐有清韻、其被潤澤而大豐美也、宜哉。

箕曰：露之在物，湛湛然，使物柯葉低垂，喻諸侯受燕爵，其義有似醉之貌。諸侯旅酬之則然，唯天子賜爵，則貌

詩志

卷之十一

科學

變爾敬承命有似露見日而晞也。

燕禮。君曰：「無不醉，賓及大夫皆對曰：「諾，敢不醉。」傳曰：「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滯宗也。」箋曰：「天子燕諸侯之禮，則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爲說爾。」族人猶群臣也。其醉不出，不醉出，猶諸侯之儀也。飲酒至夜，猶云「不醉無歸」。此天子于諸侯之儀。箋曰：「豐草喻同姓諸侯也。」載之言則也。考成也。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其讓之則止。昔者陳敬仲飲桓公酒而樂，桓公命以火繼之。敬仲曰：「臣卜其晝未。」

下其夜於是乃止此之謂不成也○鄭云讓則不成下計其讓故曰成也

宴禮賓醉北面而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夏取所執脯以賜鍾人于門外雷遂出亦令儀之一也

杞梓中實故以興德桐椅外文故以興儀

筮曰杞也梓也異類喻庶姓諸侯也桐也椅也同類而異名喻二王之後也其實離離喻其薦俎禮物多于諸侯也令儀謂陔節也○疏云當奏陔夏之節猶善威儀美人必舉其終也

詩志 卷之十一

三五

論詩曰顯允宣第四字不是泛然名號大抵明盛之朝其臣品多光明俊偉渾厚慈祥卽迴翔樽俎之間而一世淳龐氣象宛然可想○陳云君子自能善燕也若不醉而歸僅以成禮著其儼將如此令儀令色何知王者之情深也張叔起曰按此詩則古者固有夜飲之禮然君之燕臣第曰不醉無歸曰在宗載考期于情之洽禮之成而已非沉湎無度也乃其臣令德令儀罔不祗畏又有以善其燕豈與後世長夜之飲同乎哉左氏稱酒以成禮不繼以淫周王有焉以君成禮不繼于淫諸侯有焉

終

詩志小雅卷之十二

彤弓

序曰彤弓天子賜有功諸侯也○春秋傳寧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于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

王制曰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

范氏曰先王知天下諸侯之不可無長故爲方伯連帥以維之其有功則賜之弓矢以正諸夏此王室所以尊也不然強陵弱大并小而莫之制天子政令有所不行故曰

詩志 卷之十二

方廢則諸夏衰

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皆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貢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今陵正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今日正方之時也必本其始而言之曰弔曰載曰載曰棄何也欲嘉賓釋而思也弔方之意然寄於張方之人故曰中心貺之想其人之威望可以坐鎮彈壓者也能弛方所以賜弓故中心喜之好之去功臣之名目而止云嘉賓意

亦可思。○箋云言者謂王策命也。王賜朱弓，必策其功以命之。

疏云弓皆漆之以禦霜露，色以赤者，周之所尚，彤弓用禮。當唐弓大弓也。夏官司弓矢有六弓，王弧夾庚，唐大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弧，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庚，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經曰唐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鄭云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易也。使者勞弓亦用中，遠近可也。

箋餘云凡燕饗之禮，食則侑賓勸飽，飲則酬賓勸酒，皆用

詩志

卷之十二

二

幣。此饗有功諸侯，則以弓代幣，侑卽以弓侑，酬卽以弓酬也。右卽侑也。

周語曰：燕或至于夜，饗行朝禮成而罷。

按饗禮，烹大牢，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獻如命數，牲

微俎豆盛于食，禮之大者。

傳曰：右，勸也。酬，報也。疏義曰：酬賓之前，止有獻賓，不得名

爲勸，則右非勸酒。設饗禮，勸其功也。如左傳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是也。酬亦非報酒爲饗以報其功

也。如左傳以賁報燕是也。

論詩曰：彤弓之後，次以菁莪，假武崇文之意可想。

菁莪者莪

序曰：菁莪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箋云：樂育材者，歌樂人君，教學國人，秀士選士俊士造士，進士，養之以漸至於官之。

王制云：興立小學之學，鄉人之子弟，鄉大夫餘子，皆入學。九年大成，名曰秀士。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於大學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鄉，升于大學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

詩志

卷之十二

三

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

箋餘云：主人接新賓，定然是樂的，必用儀文以成禮，少進而款洽，則喜其所見，不異所聞，再進而探其底衷，欣欣焉如獲生平所未曾有，因還想平日未見時，浮沉無定，今幸有此，如之何不暢懷滿志，宛似一幅明良會合圖。

陵阿，高地也。止則水中澤田，高崗俱有莪，見無地不有材，昌黎引此詩，乃下之盟上，若詩之正旨，則上之慕下。

我之爲物可以變而爲薪爲蒿自愛則存乎其人愛養則存乎其君以此爲喻亦所以觀也

郝云我生澤藪香味可食以爲養通于神明以供煎升臭于郊廟祭祀故比賢才○陸機云我蒿也科生莖可生食香美又可烝陳藏器云藟蒿生高岡宿根先于百草衍義云開淡紅紫花花罷結子箋云既見君子者官爵之而得見也

賢人可以莫安社稷造福生靈是國家之寶一見而領其軒謨議論的未曾有故曰錫我百芻

詩志

卷之十二

四

漢書食貨志以大貝壯貝小貝不成貝爲五貝貝中以相與爲芻非總五貝爲一芻也

論詩曰國猶舟也君子則操舟之長年也不見君子則浮沉有風波之患既見君子則操舟有人而浮沉者定吾心與之俱定矣○荀子曰傳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故操得其人則逸而安虛入水則必溺矣箋云舟者沉物亦載浮物亦載喻人君用人文亦用武亦用于人之才無所廢

六月

序曰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

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棠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芣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杜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耻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錄虞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隆矣錄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

詩志

卷之十二

五

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沈無回曰小雅盡廢者見宣王中興盡役小雅也陳大士曰匈奴秋高馬肥六月內侵非法也夏者所以養孤幼兵者所以喪百物兵於夏爲夜而興師焉亦非法也然不得已而應之者也匈奴整居則衆集矣又法廢矣至于淫陽而何應之緩也至于太原而遂舍之近也不得已之心也悅禮樂而可將中軍也敦孝友而可參軍事也古人所重如此

讀松高烝民諸篇知吉甫固周興文臣以文臣從戎所以

神開氣定。變至而不亂。事仿而不玩。勢盛而不恭。行伍之間。進退之節。樽俎之際。處有雍容之象。與武德之將。自不同。故以文武二字表之。

平云。國家不患無強虜。而患無良將。六月之師。承續敵之餘備。非素蓄也。將能而軍需立。辨矣。謀非素定也。將能而勝算立。決矣。士非素練也。將能而軍威立。奮矣。

唐荆川曰。欲高馬肥。虜所恃也。今乃以六月入寇。不過欲乘我之無備。出我之所不意耳。孰知吉甫之權。以濟事而非敵人。之所能測者哉。

詩志

卷之十二

六

中國所以制虜。其勝算全在戎車。蓋夷狄所用在騎。其鋒剽疾。止取其善馳突而止。故利不相讓。害不相援。中國則不恃一馬之力。而恃全軍之勢。故車必飭。馬必比。而開之于。則戎車有五等。詳采徽章。

司服云。凡兵車。韋弁服。注云。以韋韋爲弁。又以爲衣。雜問志云。韋韋之不注。不讀如幅。注屬也。幅有屬者。以淺赤韋爲弁。又以爲衣。而素裳白舄也。王氏曰。出而用兵。則均服同食。一氣心也。○傳曰。日月爲常。疏王肅云。宣王親伐獯。後出鎬京而還。使吉甫追伐追逐。乃至于大

原王自將。故建大常。

夏官較人云。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陳大士曰。比毛。非武事所急也。不必有者。而亦有焉。以志餘也。

箋云。有威嚴者。有恭敬者。言文武之備。疏云。其嚴者。威敵厲衆。敬者。撫和上下。○朱云。壁壘旌旗。渾是心思之布護。吉甫之嚴翼偏裨。所不覺而卒伍所不驚。有嚴焉。翼焉者也。

疏云。整齊而處之者。言其居周之地。無所畏憚也。鎬與朔

詩志

卷之十二

七

方距京師千里耳。涇去京師爲近。故鄭氏以爲大恣。○陳氏曰。獯後居燕趙之微。當大原西北。何不攻鴈門。擊冀代諸邑。而必渡河。越數千里。攻關中哉。夷狄入中國。不能久。據城邑。食金帛。子女耳。北國貧。焦獲一帶。重寶可掠也。

寰宇記。焦獲。數亦名。瓠口。潯洳志云。韓水工。鄭國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抵瓠口。爲渠。○朱子曰。劉向以爲千里之鎬。則非鎬京之鎬矣。

自云。料敵之智。謀與其盤。提出入之踪跡。虜已在其目中矣。○陸云。必歷言之者。先申討罪之微也。

箋云織微織也。鳥章鳥隼之文章。將帥以下衣皆著焉。正義曰。皆有致死之備以行也。

孫炎曰。微織者。微號之織。織與幟同。自王以下。其制如所建旌旗而畫之。其象但小耳。以終為繆畫焉。鳥隼又降為旒。書名于末。為微織。以著于衣。

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止則以繒。長半幅。頰末長終幅。廣三十。書名于末。大閱禮象而為之。所謂以喪禮處之也。兵凶事。若有死事者。亦當以相別也。大司馬教。若舍。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以各以其名。家以號。

詩志

卷之十二

八

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

馮嗣宗曰。旆軍前大旗。建于元戎之上。孔氏亦云。軍行之次。旆最在先。非繼旆之旆。

傳曰。元大也。夏后氏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韓詩傳曰。元戎者。車綬輪。馬被甲。銜扼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陣之車。車十乘。為馬四十四。甲士三十人。步卒七百二十人。

王介甫云。軍前曰啟。軍後曰殿。啟選鋒也。孫子曰。軍無選鋒曰北。此之謂也。

冠深矣。倘示以易進難退之形。激而殺傷必多。故以啟行者。顯其死命。用張華夏之威。亦以啟行者。潛開其生路。以明天子之仁。

以元戎先啟行。隨則悉車馬以繼進。而必曰。既安既信者。疑于未之詞也。蓋追伐追逐。力但驅之耳。而乃以為車既安。馬既信。且閑。薄伐之至于大原而止。有似于兵威足以擊庭。揭穴而不用。不欲使夷狄之勢得加于中國。立言之法也。公孫碩府夫人孫于齊。其義一也。○疏云。蔡邕出車。皆言執訊獲醜。此無其事。明其不戰也。莊三十年齊人伐。

詩志

卷之十二

九

山戎公羊傳曰。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耳。與此同。

薛云。不窮追遠討者。王者之師也。不以變詐相高者。春秋之法也。苟吳毀車崇卒。以詐誘敵人而敗之。使後世日流于詐。而車戰之法。豈可與六月之師同日語哉。

班固言。來則禦之。去則不追。帝王制蠻夷之常道。然而吉甫之意。不特此也。試思微化。何以直入涇陽。說者以為始于國人之叛。蓋中國自啟其釁。又疎于備。夷狄因而取之。則所慮固不在荒服也。况宣王繼亂而興。頗靡初振。荆。

蠻江漢以及徐方姜氏之屬豈無睨睨者乎則可虞
又不僅此一方也其薄伐之而至于太原急中國之極思
也但大將不示人以智姑以仁恩之耳

後漢西域傳穆王西征犬戎遷戎于太原夷王衰弱荒
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而戎至于俞泉宣王
遣兵伐太原戎不克蓋自穆王遷于太原而太原為戎
狄之居宣王僅能驅之出境而已其後料民太原而戎
患益深酈山之既已兆于此其端自穆王遷戎始西周
之亡猶西晉也○穀梁傳云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

詩志

卷之十二

十

黃氏云晉大原大鹵大夏虛晉陽凡六名

禮記諸侯燕其羣臣及賓客之禮其牲狗左傳王饗有體
薦燕有折俎無鱗之類

箋云又加其珍美之饌所以極勸也○意若曰今而後麟
介不至亂我冠裳腥已掃而甲可解矣昭異數以象功也
故其常者不舉也

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功高望重矣疑忌之所易也而乃
曰既多受祉幸詞也與燕而有張仲則功高無震主之嫌
善居功者也其受祉宜也與角巾居私第扁舟泛五湖同

一淡漠之意

馮云六月之意揚厲略盡顧獨于獻功酬勲槩置弗論而
第舉其文武之德舉其孝友之友津津道之若不僅以邊
功重吉甫者亦若不僅以神武誦宣王者○曰飲御諸友
則非止張仲一人也獨功成飲至之燕而孝友之張仲亦
得參其一席異矣珥筆者于燕獨舉一仲于仲特著其孝
友其手目抑又異矣

從古邊疆之事皆學士大夫為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自
文武道分而縉紳先生口不言兵竟委之粗悍之夫國事

詩志

卷之十二

十

所以日壞耳夫捐親戚去墳墓幾幸萬一之遇者固非家
鄉之所恃賴者也張仲之事不再見或吉甫客耳詩誌此
見吉甫之為將非苟然也魏公子執轡下疾生與交養死
士者迥別○終吉甫傳記綴以張仲孝友最是蕭相世家
帶東陵瓜一事以召平無傳者也

老子曰國家昏亂見忠臣六親不和有孝慈明名生于不
足詩人盛矜其人物車馬者為宣王承亂劣弱矣而言之
也

采芑

序曰宣王南征也

陳大士曰王剪伐楚用六十萬方叔伐楚用三十萬古人出師未有若斯之盛者元戎十乘以爲軍鋒豈蠻荆更勁于北狄乎大抵宣王之伐楚用聲以震之也三千之軍與元老之方叔一而已矣

詩志卷之十二

十一

陸機曰芑菜可生食亦可蒸爲茹西河雁門芑尤美胡人戀之不出塞按大雅維糜維芑芑白梁粟也

箋餘云采芑民間自采也有兵行過野耕不止耘不變光景軍法掠民間一草有禁豈其有踐蹂民田之事乎○傳白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箋云和洽其家養育其身也捷此則采芑又指民間平時言也

孔氏曰新田新成柔田也苗災也始災殺其草木也郭璞曰初耕地反草爲災

干之爲物自處于堅而人不能取自處于利而人不能害

師之有法制者似之周勒自曰見其練兵有素耳

徐儼弦曰路車蓋象路其色朱若革路則臨陣乃用革鞅而漆之爲黑色無所謂與然之朱矣

沈無回曰此言車馬不言器械魚服似非矢服左氏云婦人魚軒服虔云魚獸名魚皮可以飾車也當從之

旂旄央央箋云此言軍衆將帥之車皆備夫司馬職三請

侯載旂軍吏載旗郊野載旄百官載旒此約言二者以衆

之即前有與之路車而又舉其輶與衡與轡而言之

詩志卷之十二

十三

玉藻云一命緹轂黝珩再命赤轂黝珩三命赤轂黝珩正義曰累一命至三命而止而云慈珩則三命以上至

九命皆慈珩也非謂方叔止三命也○白虎通曰天子

朱芾黃朱以別純朱也慈珩以別黝珩也

路車非戎車芾服非戎服和轡非戎馬蓋謀定者其神閒

練達者其氣靜可望而知其爲元老爲壯猷也此叙事而

傳神者也傳曰言其強美斯劣矣

釋鳥云鷹年醜其飛也聲

陸佃云鷹之擊物猶有失唯隼有準準者準也○化書

云鳥反哺仁也。準惻隱義也。其性有捨有縱如此。其車三千。師千之試。箋云。三稱此者。重師也。

萬曰。周禮。鼓人以金錫節鼓。以金饒止鼓。據此。則征入伐鼓者一人也。○兵法。鼓之則進。重鼓則擊。金之則止。重金則退。

孫子曰。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爲之金鼓。說不相見。故爲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兵子曰。鞞鼓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于聲。不可不清。目威于色。不可不明。心威于刑。不可

詩志六 卷之十二

十四

不嚴。三者立。雖有其國。必敗于敵。故曰。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

正義曰。古者春教振旅。秋教治兵。其禮治兵。則幼賤在前。振旅。則尊老在前。釋文云。出爲治兵。尙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

葉云。戰之事。以氣爲主。而聲音之道。與氣通者也。大凡兵忿者。聲必厲。厲則畏。陰兵。驕者。聲必噪。噪則畏。陽兵。貪者。聲必窳。窳則易散。兵疲者。聲必靡。靡則易潰。聆淵淵閶閶之聲。而大將于是乎能治氣矣。孫子曰。戰如守。行如戰。卽

淵淵閶閶之義

劉子曰。傳曰。秦之銳卒。不可以當齊晉之節制。齊晉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雖然。有仁義之兵。而無節制。亦不可取。勝孔明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若方叔者。仁義節制。可謂兼之矣。穀梁傳曰。楚何爲謂之荆。狄之也。何爲狄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荆。狄之也。○春秋之例。言州不若國。賤楚。故以荆言之。

朱云。宣王之時。儼化侵其北境。蠻荆叛乎南服。夫儼化之

詩志六 卷之十二

十五

兵。輕疾悍亟。畜牧爲業。孤矢射獵。稱爲長技。此夷狄之最難制者也。蠻荆雖恃其國之險。要以我卜耳。我勝則服。我敗則叛。故先盡銳以攻儼化。儼化破。則蠻荆服矣。故曰。征伐儼化。蠻荆來威。

單單焯焯。如霆如雷。蓋言戰也。何謂不戰。又舉方叔曾征伐儼化者。謂其爲練師。宿將。依然元老壯猷來之意。非虛聲下敵之說也。鹽鐵論云。商師若鳥。周師若茶。謂商用少而周用老也。老斯練矣。

陳田子曰。蠻荆之敢于與中國角者。以崎嶇山谷之間。深

溪峻嶺緩則出掠。急則深藏。以我兵不能與持久也。且以爲屬在荒微。與京師遙朝。延未必爲興大兵所與敵者。不過邊人下吏。非必有名臣上將也。以故數叛。今軍行采芑。大約廣積蓄。向屯聚以久用之耳。其車三千。盛稱其車馬之飭。使知中國且大出兵誅之也。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珍慈珩。表其爲卿士。見帥師者。非復邊人下吏也。

車攻

序曰。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上。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田田獵而還。

詩志

卷之十二

十

車徒焉

鎬京。四塞之地也。周都焉。以一面下臨諸侯。已足利控馭矣。而必營東都者何。王氏以爲洛距殷爲近。成王懲三監之難。愆殷頑民。遷作王都。則易以鎮也。雖然。抑不獨此也。洛邑爲朝諸侯設也。而又非僅謂天下之中。四方取道均也。蓋關中不欲令四方諸侯得入而窺之。而陰用其勢耳。則又聖人之微也。

陳大士曰。東萊呂氏曰。車攻吉日。所以爲復古者何也。蓋蒐狩之禮。可以見王賦之復焉。可以見軍容之盛焉。可以

見師律之嚴焉。可以見上下之情焉。可以見綜理之周焉。美哉言也。其觀古深矣。然此亦宣王微權之所在也。天下新服。不可不借蒐狩之禮。略地而會諸侯。以振耀其甲兵。是故天王狩于河陽。因狩而行朝禮。文公之微權也。車攻吉日。狩于東都。因狩而行會禮。宣王之微權也。

行狩所以收文武之盛業。合宇宙之人心。非區區從獸已也。夫四時之田。以成其禮。合九州合圍。以成其法。非禮非法。則失先王之意。君子之所弗成也。故宣王常狩于岐矣。而石鼓之詩。不與車攻並錄何也。石鼓不成其狩也。車攻

詩志

卷之十二

七

成其狩也。故一去一取也。

馮云。按兵旬而出穀。環郊坰而攷駒。王賦定。民齒繁也。馬政脩。君心治也。攻有所以攻者。同有所以同者。且輻輳之象。可以觀治。正轡之法。可以喻時。

周禮。大司馬。仲春教振旅。遂以蒐。仲夏教芟舍。遂以苗。仲秋教治兵。遂以狝。仲冬教大閱。遂以待。○皆先教戰而後獵也。顏師古漢書注云。振旅。整衆也。蒐。蒐擇。不任孕者。芟舍。草止。不妨農也。苗。爲苗除害也。治兵。觀威武也。狝。應殺氣也。大閱。簡車馬也。狩。守也。圍。守而取之。

火田爲狩。冬月昆蟲畢盡，故火之。周禮注云：夏田爲苗，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者。郭璞曰：爲苗稼除害。宣王中興有火，烈其舉之象，而慶實黜陟之典寓焉。有擇取除害之象，故于四時之田而約言其二。曰行狩，曰于苗。

傳曰：田者大芟草以爲防，或舍其中，稱經旃以爲門，裘纒質以爲機，問客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陳于其下，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抗綏，置

詩志

卷之十二

十九

虞旗于其中，受而致禽焉，受禽獵止，則樂之，故王制曰：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是也。田必芟草爲防，故有取于甫草之處也。

爾雅：十藪，鄭有圃田。一統志云：圃田澤，東西五十里，南北二十六里，西限長城，東極官渡，高者可耕，窪者成漚，今爲澤者八。若東澤、西澤之類，爲陂者三十有六。若大灰、小灰之類，其實一圃田澤耳。

水經注云：敖山，山上有城，秦置倉于其中。呂東萊曰：晉師救鄭，在敖部之間，設七覆于敖前，則敖山之下，平曠

可以屯兵，翳薈可以設伏，東有甫草，卽此地。

天官屨人注云：屨有三等，金舄爲上，冕服之舄也。箋云：黃朱色也。正義曰：加金飾，故謂之金舄。禮以朱臨下，以赤朝上，諸侯宜朱而赤，而赤者會同爲臣，故也。

周禮大宗伯注：時見者無常期，諸侯有不服者，王將有征伐之事，則既朝覲，王爲壇國門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殷、紂也。殷見者，十二歲王如不巡狩，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雖通稱之無其義。

徐筆洞曰：入而在朝之威肅，見文物整肅氣象，出而在野

詩志

卷之十二

十九

之力齊，見武功奮揚氣象，總是一人勵精，故一時人心整奮如此。

周禮：繕人掌王之用決拾，禮書云：拾亦謂之遂，儀禮所謂祖決遂是也。○鄉射記：大夫與士射，袒薰襦，燕禮記：君射，袒朱襦，蓋大夫與士射，士則以拾蔽膚，大夫飲衣而已，君與大夫射，大夫以拾蔽膚，君飲衣而已。

弓矢既調，謂弓與矢與人三調也。考工記云：凡爲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豐肉而短，寬緩以茶，若是者爲之危，危，弓爲之安，矢骨直以立，忿執以奔，若是者爲之安，弓

安。安。爲之危。矢其人安。其安。其安。其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其人危。其矢危。其矢危。則莫能以愿中。○注云。茶。舒也。舒徐爲安。刺疾爲危。

疏義曰。田無射禮。此言諸侯從王田罷。賜射餘獲之事。箋云。既同已射。同復將射之位也。雖不中。必助中者舉積禽也。

殺梁傳曰。諸侯來朝。先令習射于澤宮。已乃射于射宮。課其中否。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古人貴仁義而賤勇力也。尚書傳曰。中者雖不

詩志

卷之十二

三

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不取。則中非中的。中和容也。疏云。向者田獵。所取用勇力。今射者禮樂。所取用辭讓也。有此之舉。積禽。故君庖不盈。

射人說賓射之禮云。王以六耦。大司馬職云。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射人云。諸侯四耦。大射惟三耦者。賓射。對鄰國之君。尊故四耦。大射與已之臣子。卑故降之。天子尊無與敵。無所差降。大射賓射六耦之外。亦當有眾耦。

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見一時之事。貴如諸侯。賤如御人。皆

有以相成等而下之。大夫士之屬可知也。推而廣之。百姓之屬可知也。

五御。一曰鳴和鸞。二曰逐水曲。三曰過君表。四曰舞交衢。五曰逐禽左。五射。一曰白矢。二曰參連。三曰剡注。四曰剡尺。五曰井儀。逐水曲。逐水屈曲而不墜水也。過君表。揭纒旂以爲問。容握。驅而不繫也。舞交衢。御車交道如舞節也。逐禽左。御驅逆之車。使左射也。白矢。矢貫侯。通見其鏃白也。參連。放一矢三矢連去也。剡注。羽高鏃低。去刺剡然也。衰尺。臣不與君並退一尺也。井儀。四

詩志

卷之十二

三

矢貫鏃如井也。

禮記。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一爲賓客。一爲克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終事嚴也。二語形容靜治意。曲至王藉詩。蟬噪林逾靜。鳥啼山更幽。杜甫伐木丁丁山更幽。意俱本此。

傳云。徒。輦也。御馬也。○周禮。鄉師云。大軍旅會同。治其輦。注云。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爲蕃營。族師以時較。登族之車輦。縣師辦車輦之稽。遂人遂師掌以

時登其車輦。稍人若有令同師田行役之。則以縣師之法作其輦輦。○司馬法。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輦有一斧。一斤。一鑿。一耜。周輦加二板二築。

徐筆洞曰。大庖不盈。特以黜破。駕言行狩。助我舉柴。非爲禽也。

朱子曰。古者田獵獲禽。而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孔氏曰。面傷。當面射之。踐毛。謂在旁而逆射之。兩者皆嫌誅降之義。不成禽。意其官幼小也。

詩志

卷之十二

十一

箋餘云。詩人隱旨。在有間無聲句。宜王東狩。奔走天下諸侯。聲靈赫濯極矣。乃于馳騁收獵之際。冷下此一語。使之回省靜存之地。庶可克終美業。見譔之微詞也。選徒置句。若亦扭作靜治。則此處無精神矣。

赫業之威。不可不根諸德性。一事之舉。不可不周于萬年。允也展也。微詞也。○王氏曰。君子大成。蓋幾幾乎難爲。今日言之也。允也者。有不允也。展也者。有不展也。嗚呼。詩人豈有以效其然哉。往焉而意爲不至。則據其物以明之處焉。而志爲或忘。則隱其詞以信之。其後宜王果病于政安。

起而不視諸侯。

劉云。武奮迹。際世十五。宣復興。際世十四。陰替之數。漸足相當。夫基德十五。始克平之。基亂十四。不其濟乎。○楊云。攷狩甫之役。在宣王九年。擬之六年之朝。已過矣。擬之十二年之事。猶未也。蓋一旦奮焉者也。

論詩曰。書稱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驛牛一。武王驛牛一。今會諸侯行狩。而不及此。何也。登登歌之詩。用傳篇而無新什乎。然考頌中無東祀之文。噫。豈缺典與抑缺文也。

吉日

詩志

卷之十二

十一

序曰。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

前狩于東都。此狩于西都。

朱子曰。田獵之事。古人所譏。如攷于有洛。五子作歌。戒太康矣。恒于遊畋。伊尹作訓。戒太甲矣。然宣王之田。脩既廢之。曠典收久。玩之人心。所以爲中興之勢者。在此。豈尋常遊畋可與同日語哉。

說文云。戊。中宮也。象六甲五龍相拘絞也。戊承丁。象人脅。釋名云。戊。茂也。物皆茂盛。

史記云庚者言陰氣庚萬物說文云位西方象秋時萬物與庚有實也庚承巳象人齋漢書其率云南方之情惡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漢書云豐茂于戊欽更于庚孔疏云擇用辰午日蓋于辰午爲馬故也

晉書云房四星爲明堂天子布政之官也亦四輔也下第一星上將也次次將也次次相也上星上相也南二星君位北二星夫人位亦曰天駟爲天馬主車駕南星

詩志

卷之十二

二十四

曰左驂次左服次右服次右驂亦曰天廐又主開閉爲蓄藏之所縣也房星明則王者明驂星大則兵起星離民流

夏官較人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祖冬祭馬步注馬祖天駟先牧始養馬者馬祖始乘馬者馬步神爲災害馬者馬祖之祭在春其常也將用馬力又川彼禮以禱之

漆沮周家王氣所鍾之地是天子之祖宗所道者于此而講其同績武功因想騶虞思麟趾如見先公先王焉亦

可以寄繩武于從禽也

悉率左右以燕天子詩云此非着意率所能至真如化工寂若而氣候一爐物物蒸變此乃中興絕大氣魄真本領偶從西狩時現出

萬曰登不可以中言小犯尚無意于必死之也故曰發多而殺少

徐筆洞曰以天子而驅逐原野雖云講武原非盛德事故先言天子之所吾率左右以燕天子矣未歸到以御賓客且以酌醴玩且以二字言當投戈息馬且以脩俎豆之

詩志

卷之十二

二十五

文也此正觀其君假武脩文之意讀長楊較獵賦末句云背阿房反未央及東都諸賦盛稱地勝山河武功等事而後每歸到明堂璧雍登靈臺望雲物彼漢時文士尙能風其君如此矧周詩多出自吉甫諸賢豈肯終夸武事以侈其君哉

向者未知宇宙人心何如也故借田事以觀之而振作之餘人心無異文武成康之舊則戎馬可以不事且以酌醴優遊構俎之間洽天下于禮樂之場可也是鹿鳴魚麗之典亦後也

萬曰。禮之爲言體也。周禮五齊亦曰體齊。言齊熟時。上下一體。汁滓相將。故云。左傳。天子饗諸侯。每云饗禮。

鴻鴈

序曰。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箋曰。宣王承厲王衰亂之敝而起。興復先王之道。以安集衆民爲始也。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宣王之爲是務。陳大士曰。斯干。莫王居也。鴻鴈。莫民居也。先斯干何也。宣王勤民也。

詩志

卷之十二

二十六

詩七曰。勞來還定安集。仁也。而行仁。寢寐全在智。故沐浴膏澤者。而感激于哲人。臨大衆曰。容保民無疆。六五曰。知臨大君之宜。意亦同此。

箋曰。鴻鴈知辟陰陽寒暑。喻民知去無道就有道。○徐云。鴻鴈秋南春北轉徙。無定。故爲流離之興。

傳曰。之子。侯伯卿士也。箋曰。是時民既離散。邦國有壞滅者。侯伯久不述職。王使戾于存省。諸侯于是始復之。故美焉。○周禮。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頌。五歲徧省。

呂云。爰及不遺之詞。○徐筆洞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分明謂王能及矜恤我人。而哀此鰥寡也。鰥寡指夫妻離散者言。非果盡無夫無妻也。

箋云。侯伯卿士。又于壞滅之國。徵民起屋舍。築牆壁。

箋曰。春秋傳曰。五版爲堵。五堵爲雉。雉長三丈。則版六尺。○冬。官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是版欲短欲狹。則築土堅。高二尺。廣六尺。此其制矣。五升其版爲一堵。則是高一丈。廣六尺矣。如是者五爲一雉。高一丈。廣三丈也。考工記。雉廣三丈。高一丈。度高以高。度廣以廣。○禽經

詩志

卷之十二

二十七

曰。雉上有丈。鷄上有尺。故計丈曰雉。

雖則劬勞。卽前劬勞于野也。百堵皆作。卽安宅也。究者。對前日而言也。箋云。此勸萬民之詞。

昔馮驩之客于孟嘗君也。彈劍而歌。食無魚。食有魚矣。而歌出無興。出入乘輿車矣。而歌無以爲家。孟嘗君不悅。其不悅之意。卽謂其宜驕也。宜驕之象如此。蓋劬勞而已。安宅易知也。安宅中之劬勞難知也。

惠鮮鰥寡。文王之所以王也。哀此鰥寡。幽王之所以亡也。哀此鰥寡。宣王之所以中興也。孰孰小民。國繫統。君繫命。

可忽乎哉。陳道掌曰：鹿鳴至此二十餘篇，皆朝廷制作。不應忽采民謠一篇雜入其中。以鴻鴈比者，鴻鴈去來無常，民亦同常，故末章美而寓規。朱傳改為流民自言，誤矣。

庭燎

序曰：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箋曰：諸侯將朝，宣王以夜未央之時，問夜早晚，美者，美其能自勤以政事。因以箴者，王有難人之官，凡國事為期，則告之以時，王不正其官而問夜之早晚。

呂氏曰：宣王其志雖勤，然未能安定，疑止躍然有喜事之

詩志 卷之十二

壬八

心，斯其所以不能常也。如武丁之武，出于恭默，則反掌中興矣。

程子曰：天下之事，貴乎得中而可常。是之謂宜。苟以意之所欲而已，靡不動于始而怠于終，故其進銳者其退速。宣王之于始，不守法以治，盡其力以勤于事，固可知其不能終也。此所以美其勤而因以箴之也。

夜未央，詰問之詞也。庭燎之光，料想之詞也。朱傳失口氣，箋云：艾未曰艾，以言夜先雞鳴時。正義曰：以刀初艾，猶初昏也。艾竟，猶旦也。

秋官司烜氏：凡邦之大事，供黃燭庭燎。注云：樹于門外。

曰：大燭，門內曰庭燎。釋文云：在地為燎，執之曰燭。

郊持性曰：庭燎之百，隸齊桓公始也。注云：借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是天子庭燎用百也。

三提君子，是其注。心君子處，亦其顧忌外庭處。

史記：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于永巷。○此詩序說指其初年勵政時，或以為晚年倦勤，姜后脫簪珥時所賦。

詩志 卷之十二

壬九

汚水

序曰：汚水，規宣王也。○箋曰：規者，正圓之器也。規主仁恩也。以恩親正君曰規。春秋傳曰：近臣盡規。郝云：王信說違諸侯，不敢直諫，而但呼其親戚朋友，念亂以感動王，是為以恩親正君。

正義曰：正物之器，不獨規也。規以正圓，矩以正方，繩正曲直，權正輕重，皆可以此諫君。五行規上東方，主仁恩故也。援神契云：春執規，夏持衡，秋執矩，冬持權。○規，仁象也。矩，義象也。董子曰：仁以造人，義以造我，故凡正人

者必曰規而夫子自叙其從心不踰者必曰矩。案餘云功名之主其強毅足以集事其猜忌亦足以生讒如越王勾踐范蠡所以先見而去也宣王末年得毋類是傳曰水猶有所朝宗禹貢江漢朝宗于海注云以著人臣之禮江漢吳楚有道後服無道先強故以著義而流水則又其微者陸羽明云海其王乎四瀆其侯伯乎溝洫其陪隸乎。

大宗伯春見曰朝夏見曰宗注云朝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水無此情皆以人事名之詩揆曰水流赴

薛志

卷之十二

三十一

密鳥飛反本臣必戀主一也其天性然也

大行人云春朝諸侯以圖天下之事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大宗伯云大朝覲王位設黼屨筵席玉几典瑞云侯伯執圭子男執璧以朝覲宗通會同于王。

人之不忠于君便是不孝于親既莫肯念亂則救時則君之說不可以正告之矣故以誰無父母隱惕之與雨無正胡不相畏不畏于天以畏天字動之之意相似○孝經云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可見事親事君立身是一套事故此詩前以誰無父母動之末以敬字勵之

論詩曰不肯念亂者皆托養親而去故云誰獨無父母乎夫念亂而徒取亂之所以釀者而念之則窮于無可踪跡適以長憂耳似難措手念亂當于其所以懲亂者而圖之誠脩身以幹旋其際彼自屈于無可施天下事未始不可為也

蹟字从足不蹟者叛道而趨今人無踪跡之可尋託言之變幻如是

王氏曰言之無故而妄騰于口為訛其有機而儉中于人為讒大抵有心變亂當世者必先取一二正人肆其排擊

薛志

卷之十二

三十一

故能造訛言者未有不與讒者也士君子生當其世倘業以身為射的其能勝嘲吹之口乎故望我友全身名以主持國是非徒為趨避計也○與字指一世言不指身受者言

我友敬矣讒言其與矣字甚閒其字甚活蓋不是將敬去評讒亦不謂讒不可懲讒定可懲只把敬字放出在讒人機穽外始終勿與讒為事纔是真實受用工夫冷地消融妙訣不然從來忠孝含冤豈盡不敬所招若斤斤從讒起見畢竟落在他圈套裡

鵲鳴

陳大士曰：汚水，周始亂也。有忠厚反已之意焉。君子辭也。

序曰：鵲鳴，諱宣王也。○孔氏曰：規，謂正其已失，諱，謂教所未知。高云：以飛潛植時，為官師矇矓之奇職。鐘鼓鞀鐸之全局。○詩弋曰：首章十一句，翻出大學一部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來。次章又是真西山大學衍義摹本也。

徐士彰曰：詩皆指實待虛之詞。鵲鳴一詩，可以類萬物之情，可以悉天下之理。論詩曰：說理有畫假象無窮法。言難于顯折隱語，易以微恭。○卓云：試以四者通觀之，天下而

詩志

卷之十二

三十三

九兩在之情形，無主之美惡，可以互稽。試以四者還質之四者，而九兩在中之兩在，無主中之無主，又可以返証。

春秋題詞云：鵲知夜半。注云：鵲水鳥。夜半水位，感其生氣，則喜而鳴。通卦驗云：立夏清風至而鵲鳴。風土記云：鳴鵲戒露，此鳥性警。至八月白露降，即高鳴相警。禽經云：鵲以怨望以絮噪。

相鵲經云：鵲陽鳥，而遊于陰。因金氣依火精，以自養。食于水，故喙長，軒于前。故後趾短，棲陸故足高，而尾凋。翔雲，故毛豐。○疎，大喉以吐故，脣頰以納新。故壽，體無

青黃二色者，水土之氣內養，故不表于外。行必依洲，輒止不集林木。鳴則聞于天，飛一舉千里。二年落子毛，易

黑點三年產伏，復七年羽，爾具。復七年飛薄雲漢，復七年舞應節，復七年十二時鳴中律，復百六十年不食生物。大毛落茸毛生，雪白或純黑，泥水不汚，復百六十年雌雄相見，目精不轉而孕，千六百年飲而不食，鵲鳳為羣。

楚詞注云：澤曲曰皋。韓詩說云：九皋九折之澤。

箋云：教宜王求賢人之未仕者，鵲在澤中鳴焉，而野聞其

詩志

卷之十二

三十三

聲，喻賢者雖隱居，人咸知之。魚之性寒，則逃于淵，溫則見于渚，喻賢者世亂則隱，治平則出。在時君也，所以之彼國而觀者，人曰有樹檀，檀下有蔕，此猶朝廷之尚賢者而下小人，是以往也。錯可以琢玉，舉賢用滯，則可以治國。

詩故云：鵲性嗜魚，籌量進止，所取必得，方其欲魚之時，寂然若寐，魚之不覺，及既得魚，則長鳴水側，魚聞其聲，爭自潛蔽矣。故曰鵲鳴于九皋，魚潛在水，喻殺伐之志，外形入將震懼而遠去也。詳味是詩，豈料民太原之日乎。抑諸侯之咎汚水也。詩道廣博弘通，不可序槩之類如此。

詩志小雅卷之十三

海陽范王孫輯著

新父

序曰。新父。刺宣王也。○傳曰。宣王之時。司馬職廢。羗戎爲敗。嚴云。宣王料民太原。人不足用。乃令新父出禁衛以從軍。理或然也。

國語云。宣王不籍千畝。號文公諫而不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

孔晃曰。宣王不耕籍田。神怒民困。爲戎所伐。○不籍千畝。而卽敗于千畝。旣以不孝敬。讓禍又復以不孝敬役民乎。

詩志 卷之十三

論詩曰。凡人一呼之不應。則疑。再呼之不應。則怪。三呼之不應。則怨。而晉且隨之曰。你是耳聾的。不曉得國法。不曉得人情。豈具泥塑木雕者哉。蓋怨晉之極也。

書云。圻父薄違。蓋遏逐違命者也。傳曰。圻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周禮大司馬掌建邦國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以九伐之法正邦國。以九衆之籍。施邦國之政。職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茺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閱。若大師則掌其戒令及戰。巡陳。賁事而賞罰。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執鉞。以先愷樂獻于社。

箋云。圻牙之士。當爲王閉守之衛。六軍出自六鄉。法不取於王之圻牙之士。

夏官虎賁氏下大夫二人。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閤。王在國則守王官。國有大故則守王門。○禮書云。古之守衛王官者。不特士賁子而已。有虎賁之虎士。司隸之五隸。必使四夷之隸者。以著王之所守。在四夷也。或使師氏之屬帥之者。以著王之使。武以文也。

獨子不從征。是後人激勸之方。未必先王有是法也。曰有

詩志 卷之十三

二

母之尸養。不必論其不當役。而情亦大可哀矣。

東坡策云。往者西河川兵。家人子弟皆藉爲軍。其始也。官告以權時之宜。非久役者。少爲皆刺其額。無一人得免。轉徙靡止。獨子從軍。情或者爲是與。

爲王之圻牙而轉于子恤。是卽轉王于憂恤也。有母之尸養。而轉于子恤。是卽轉母于憂恤也。遷不得盡忠。退不得盡孝。徒以其身輕擲于溝壑。情何以堪。

詩曰。圻牙衛主。忠也。獨子思養。孝也。士必有忠孝之念。而後可以死易生。此其志可鼓而用也。今遺訓非法。令其

忠孝兩念。辭不得伸。翻成怨謗。亦獨何哉。

子貢傳曰。圻招違命不道。穆王西征。祭公迷民。怨以諫。賦圻招。

白駒

序曰。白駒。大夫刺宣王也。○箋云。刺其不能留賢也。

玩詩詞于賢者之不留。已決絕聽之矣。開口只望其未。今朝今夕耳。留賢者如是乎。末後只望其毋金玉爾音耳。留賢者如是乎。吾以為非款留之詩。蓋贈別之詩也。况乎賢者出處為何。僅僅廩之以公侯。款之以逸豫。又正其所以。

詩志

卷之十三

三

去耳。不然豈有賢而不可留者哉。

白駒。龍種也。龍性難馴。豈繁維所能繫。又豈苗藿得而繫之。故又望其貴然自來。○說白駒又說貴然有深意。蓋白貴無咎。詩人若憂文之蔽而深有意乎伊人耳。

易卦山下有大貴。貴黃白色。貴卦離下艮上。鄭云離為日。日天文。艮為石。石地文。天文在下。地文在上。天地之文交相錯而成貴貴然。

公侯非逸豫之地。爾公爾侯。非猶夫人之公侯也。故逸豫無期耳。

楊用脩曰。朱義有云。以爾為公。則夙夜在公。以爾為侯。則慎而侯度。勞于王事。逸無期矣。職思其憂。豫無期矣。何如怡然處順。慎哉。爾之優游確矣。不拔。勉哉。爾之通思乎。蓋為國家計。則深惜賢者之去。為賢者計。又深體其情之不容不去也。

鼎來云。不敢望他竟不去。第求其一慎勉耳。夫去留兩途。原無中立理。若于此際略泰慎勉念頭。便當終身羈住。詩人立言之妙如此。○楊云。無計可留賢。庶幾其自留也。蓋便而托之游適而結之思。殆非族常竹帛之所能勸矣。非

詩志

卷之十三

四

爾自為慎勉。誰能令爾慎勉者。

末後一着音同相通。蓋規賢者之終遁。姑用以解云耳。若說爾音有屬朝政便是呆話。

士不得時。則蓬蒿而行。易為以白駒也。且其隱者。匿影埋名。已耳。而伊人猶有這個在。是殆可秣也可羈也可暫以款也可。情以動也。與世不能割絕之緣。白駒先啟之矣。語云。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屋入深居。白駒而在空谷。猶使人可指名乎。

此非留賢之詩。思賢之詩也。與味兼葭同意。觀所謂伊人。

四字可見。凡詩中有其人則曰君子，無其人則曰伊人。大抵然也。夫道遠欲客之公侯，欲臣之而卒不可得，猶道阻且長之意。白駒而在空谷，亦猶死在之意。雖然，空谷也而安有伊人哉。

黃鳥

序曰：黃鳥，刺宣王也。○東萊呂氏曰：宣王之末，民有失所者，意他國之可居也。及其至彼，則又不若故鄉焉。故思而欲歸，使民如此，亦異于還定安集之時矣。箋云：刺其以殷禮教親而不至，聯兄弟之不固。○周禮大

詩志

卷之十三

五

司徒十有二教，其三曰以殷禮教親，則民不怨。又以本俗亦安萬民，其三曰聯兄弟。今宣王失此也。杜詩：『祥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謂送留唯花鳥耳。此詩呼黃鳥而告別，亦此意。

嚴云：不可與明言，不可與之求明白也。詩：『揆曰：先曰邦族，次曰諸兄，次曰諸父。』人情困苦之極，愈益思其親者焉。

詩：『弋曰：古人重去其鄉。』此人有穀可棲，有粟可食，似不必遠適他鄉。想亦貪而馳求，不以桑梓爲念者，適自取耳。

米之有孚，穀者皆稱粟。穀，木之穀。从木，穀善之穀。从禾，

我行其野

序曰：我行其野，刺宣也。

陳大士曰：異國之不見容，猶可言也。親戚之不見容，不可言也。宣王初年，民固還定安集也。未幾而此二詩作焉，宣王之志荒矣。

詩：『弋曰：此猶知廉恥，識禮義士也。』觀其行野時，依傍采遠，逡巡却步，不得已，方就婚姻，至不蒙恤，亦只大槩觀世情而已。視黃鳥品自不同。

詩志

卷之十三

六

昏姻之故，故字，卽當下文舊字看。

徐士彰曰：玩末章之言，足以見溫柔敦厚之旨。夫當流離困苦之餘，而不見周恤憫救之意，自常人處此，不卑屈，則將苛責痛詆，無所不至矣。今觀之詩，其始因其不畜也，但曰復我邦家而已。固未嘗卑其身，以必求其終原其不我畜也。但曰亦祇以異而已。亦未嘗甚恨其人，而畜怨古人性情之正如是夫。

徐筆洞曰：新者，特然而異也。故下云亦祇以異。詩存云：誠不以富，反言之耳。薄責以新故，正是冷語。蘇刺

把不以富說然者既非把祇以異重責者又并復有說出
不忍以此責爾而姑諒爾益同說夢須口帶微詞令彼無
以自容始得

傳曰婦之父壻之父相謂爲昏姻

郭璞云蓬今江東呼爲牛蒡者高尺餘許方莖葉長而
銳有穗穗間有華華紫縹色可淋以爲飲陸機云今人
謂之羊蹄似蘆葦而葉長赤爾爲茹滑美

爾雅蒿當大紫白華根如指正白可啖陸機云一名賈
其根正白宜著熱灰中溫嗽之饑歲可蒸茹以禦饑

詩志

卷之十三

七

王氏曰先王躬行仁義以道民厚矣猶以爲未也又建官
置師以孝友睦婣任卹六行教民爲其有父母也故教以
孝爲其有兄弟也故教以友爲其有同姓也故教以睦爲
其有異姓也故教以姻爲鄰里鄉黨相保相愛也故教以
任相朋相救也故教以卹以爲徒教之或不幸也故使官
師以時書其德行而勸之以爲徒勸之或不幸也於是乎
有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任不卹之刑焉方是時也安有
如此詩所刺之民乎

論詩曰昏姻而較貧富夷虜之道也犬戎之禍雖當幽平

之世今已見其端矣行野依櫛其被髮祭河之兆乎

斯干

序曰斯干宣王考室也○箋云考成也雜記云廟成則祭
之路寢成則考之而不祭注云設盛食以落之

錢洪水曰斯干是宣王因厲王流彘官室圯壞而更作落
成之詩爲何首章便及兄弟相好無猜之語末又若惟恐
生男女之不祥無以保斯室也後宣王晚年怠政拒諫立
幽王而寵褒姒生子伯服竟廢申女及太子宜臼以褒姒
爲后以伯服爲太子致被紂驪山之下召東遷亡國之禍

詩志

卷之十三

八

皆男女不祥兄弟相猜之故也豈太卜落成占筮先爲此
豫戒俾宣王立家法以訓子孫毋徒執戮路賁厥其服
之器者而攸躋攸寧以爲子孫不拔之基乎

王云國家財賦所積半出東南且冠裳會同之國亦在焉
倘舟楫之不通何以使人有可通之俗而廣天子之居我
周又世受昆夷之害因居西北無崇山之障且號召之不
通焉倘險勝之無據何以抗陵于夷裔通建瓴乎中原今
斯干外通青濟中引濁河南山背負燕趙襟憑楚越豈非
興王之勝樂哉

爰餘云南山不改斯干如故而武以之興屬以之衰宜又
以之興幽又以之敗則地靈果足憑與此期以兄弟相好
男女之祥想詩人有感于人傑地靈之說而以規爲頌也
與

張子曰猶似也人情大抵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
兄弟之間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君臣父子朋友亦莫不
用此道也夫非卜世卜年不足以成文武之業則似續妣
祖非繼於無窮亦不成其爲似續未幾而竹包松茂攸寧
攸寧之業鞠爲茂草似續之謂何想宣王末年怠政自以

詩志

卷之十三

九

爲已光復舊物無復貽謀之思只以一身爲似續耳詩人
欲其以子孫爲似續篇末男女之頌爲旨深矣

箋云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西其戶者異於一房者之室戶
也又云南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室
一南戶爾疏云大夫以下無西房唯有一東房故室戶偏
東與房相近此戶正中比之爲西其戶矣室一南戶者謂
燕寢之室獨一南戶耳

風雨鳥鼠俱是托言如鳴鵲風雨所漂搖小步桃蟲之類
李云王者以六合全勝爲堂與以四維邊徼爲廉隅以登

四方蜚八表爲棟題藻稅蓋何念不振頽起憚何處不閑
和錯枉何事不華故就新何在不天飛物睹而堂其告之
者也

如波者惕我以烈也如矢者趣我以棘也鳥起者示我以
鼎立也帶翔者耀我以利見也故以攸蹄屬之殖殖者象
其平正之體有覺音增其高直之懷噲噲者贊其爽朗之
神噦噦者深其沉潛之志故以攸寧屬之其實不必分室
與室

箋云棘棘也如人挾弓矢戢其肘如鳥夏暑布華張其

詩志

卷之十三

十

翼時○室西南曰與東南曰寔

箋云莞小蒲之席也寢既成乃鋪席與群臣安燕爲歡以
樂之○不曰夢吉而曰吉夢蓋先有其吉而因以夢徵之
頌夢非其夢也

我周于熊羆有二夢一夢于開周之聖人非熊非羆因應
在君臣之際一夢于典周之君子維熊維羆又應在父子
之間

陳大士曰卜夢之說惟大人以其意言之未知其果安在
也熊羆虺蛇之夢非祥也妖也熊羆應在幽王虺蛇其應

蓋在蜃蜺也。夫熊羆猛慾多力，應蛇之性，何所不毒焉。

說文云：熊獸似豕，山居冬蟄，羆雅云：熊人足黑色，華厚筋，援神契云：赤熊見，則姦宄自遠。抱朴子云：熊羆五石歲，能化為狐狸。鬼谷子曰：熊之搏擊，先伏而後動。羆雅云：熊好舉木而引氣，冬蟄不食，饑則自舐其掌，故其美在掌。淮南注云：熊食鹽而死。

郭璞云：羆似熊而長頸高脚，猛慾多力，能拔樹木。柳宗元云：羆之狀，被髮人立，絕有力而甚害人。

爾雅：羆應，博三寸，首大如擘，有牙最毒。郭璞云：此自一

詩志 卷之十三

七

槐，細頸大頭，色如文綬，文間有毛，似猪鬣，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寸，一名反鼻。爾雅云：衆蛇之中，此獨胎產。埤雅云：魚屬連行，蛇屬紆行，盤常向土地，以耳聽。雅真云：蛇艸居常饑，得食稍飽，輒覓蟄，冬含土入蟄，及春出蟄，則吐之，其面重如錫石，謂之蛇黃，惟烏蛇性善，不噬物。

周禮：太卜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簡夢，三曰咸陟。又云：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

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

孫氏曰：古未聞有以熊羆兆男，應蛇兆女者，大人亦姑以意斷之耳。謂先緒宜光，後嗣亦宜慮，女子之詒，惟與室家之君，王可無蚤計歟！則夫床第褻褻，璋瓦朱節，酒食唯是多為，稱名述禮，以聳王聽，焉此占夢職也。亦其因事納規之意也。

傳曰：裳下之飾也。璋，臣之職也。疏云：群臣之從王行禮者，奉璋。宣王子孫當為君，而言臣下者，王肅以為言無生而貴之也。明欲為君，父當先知為臣子也。抱朴子曰：帝之元

詩志 卷之十三

七

子必入大學，承師問道，齒于國子者，以知為臣，然後可以為君。知為子，然後可以為父也。亦此意。箋云：玩以璋者，欲其比德焉。正以璋者，明成有漸。詩故云：周禮：赤璋以禮南方，弄璋，南面之象也。

半圭曰璋，圭首銳，象春物初生，璋象夏物半死。詩故云：男子裳之出其手，示有志于四方。女子褓之并手，足而褓之，示無外務也。○箋曰：裳，晝日衣也。明當主於外事，褓，夜衣也。明當主於內事。○侯苞云：褓制方，令其方正，事人也。

傳曰婦人質無威儀也。易曰其君之袂不如其婦之袂良。朱子曰在易家人之六二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順以巽也。而孟氏之母亦曰婦人之禮精五飲。羶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閨門之脩而無境外之志。此之謂也。

王者築室如何以女子牧局。嘗怪其章法開緩。及今思之。我周前有穆葛。後有歷張。遂成一代興廢。女子可畏如是。斯干之祝意深遠矣。前面批祖並提伏有深意。故男子欲其似祖女子欲其似妣。

詩志

卷之十三

十三

無羊

序曰無羊宣王考牧也。箋曰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王始興而復之至此而成謂復先王牛羊之數。

月令季春乃合羣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

古人考牧何意。蓋以畜產之多寡驗人物之盛衰。故左傳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豚。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癯蠹也。謂其備腩咸有也。于是民和而神降之福。則富庶與牧成自是一套事。

論詩曰如僅以牧事論誰謂爾無羊爾無牛也。言尚當有所進也。故復以牧人之一夢終之。記曰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若止前三章則一庶人之富而已。有後一章便與天下相關。

人適物性牧之所以善也。而牧民之法卽通焉。不強人從已不以已拂人如是而已矣。後人有論牧者曰去其害馬者而已亦寓言也。豈古之人而無此。

正義曰宣王所考則應六畜皆備。獨稱牛羊者。經云爾牲則具以祭。經常用特重耳。

詩志

卷之十三

十四

爾牲則具兼祭饗二事。

周禮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更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凡時祀之牲必用特物。凡外

祭毀事用羝可也。牛人云凡祭祀其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凡賓客共其牢禮積膳之牛。饗食賓射

共其膳羞之牛。軍事共其犒牛。共其食牛。凡會用

詩故云以薪以蒸游牧也以唯以雄別群也。皆牧法也。賈思勰言牧羊者須緩驅遊行勿令停息乃能肥充。大率十羊二抵。抵少則不孕。抵多則亂群。不孕必瘦。瘦則經冬或

死矣。

箋云：粗曰薪，細曰蒸。

詩故云：羊性護前，日夕則競先爭歸，陵於不讓，故曰矜矜兢兢，非堅強也。羊皆健前，知其舉群無病，不虧損矣。許天贈曰：中興之時，牛羊且盛，則年之豐，人之衆，自是實事故。托夢以言之耳。一實字可味。○牧人果夢乎，不可知。吾以爲直是詩人開眼一夢，筆前不是夢奇。

詩弋曰：天子牧民者也，牧人牧物者也，分雖相隔，理實相通。故夢亦同趣。昔人有牧羊而寢者，夢曲蓋鼓吹，身爲王

詩志卷之十三

十五

公。卽此可驗陰陽化育兩者責任不遠。

周禮牧人之職，隸於司徒，又與遂人稻人同隸，可見生物阜養，原與稼穡人民相關，勿輕視牧人。

周禮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遂令始難歐疫。○注：舍萌，取某之始萌而祭之，贈送去也。始難，所以迎和氣。

論詩曰：蒹葭犯穢，風味仁民之餘也。舉末以彰本，衆魚旌旗雅味愛物之終也。返本以待末，風雅異體而周家氣運升降亦從可覓矣。

陳大士曰：熊羆羆蛇之夢，妖也。牧人之夢，尤妖矣。衆何以爲魚也。民其魚乎。旆何以爲旗也。小其大乎。不數十年，諸侯分爭，神州陸沉，而徐吳楚越，淫名上淹于天子，昔時官室之盛，物產之饒，一旦鞠爲茂草，而蕩爲烏有，悲夫。呂東萊曰：斯干無羊，皆宣王初年之詩，乃次于刺詩之後，何也。蓋宣王晚歲，雖怠于政，然中興大德，豈可以是而掩故取二篇以終焉。疏云：見終善以隱之。

節南山

序曰：節南山，大夫刺幽王也。○陳大士曰：此周家升降之

詩志卷之十三

十六

一大機

子華子曰：天下之所以平者，政平也。政之所以平者，心平也。二語可爲此詩綱領。

萬恒麓曰：所謂秉均、秉成、式夷、如夷，小人治，姻婭臚仕，不自爲政，呼昊天不平，皆舉其不平而言之也。至不懲其心，式訛爾心，方根究到心上來，則從前所謂不平者，雖未始不是心實，不必說心矣。

鍾云：觀後二章，不用過文，經接王身上，其有本領可見。從前說尹氏字字是說王也，立言深妙如此。

古來權奸其聰明才智俱非尋常。倘肯公持其心而不任意低昂。何難造生民之福。世主昏然。歸覺所以一。其搖弄耳。故此詩於尹氏只異其平。以所能望之也。於王心則深期其說。非變化無益矣。

篇中言天者六。言民者六。蓋君之所畏者天。國之所恃者民。詩人惓惓於此。而庶幾其回心易慮云耳。

南山。周之面山也。斯干則美其幽。而此詩則畏其巖巖。用是知品地亦何常之有。尹氏而克平其心。何巖巖者之不轉為幽幽也哉。

詩志入 卷之十三 七

尹氏何物。輒以南山為對。雖然。此一南山也。止其所。良之象也。不出其位。固君子之所厚終。在地之中。謙之象也。平其施。固君子之所稱物。至其在天下。則避之象。好避之義。君子之所吉。小人之所凶乎。孰意占之曰。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則附於地之象。剝而已矣。

尚書云。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宋書曰。三公訓護人主。導以德義。天子加拜。待以不臣之禮。非人則闕。大戴禮云。天子不論先聖王之德。不知君國畜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

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傳。不開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學業不法。凡是其屬。太師之任也。

春秋隱三年。夏四月。尹氏卒。公羊傳曰。尹氏者何。天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易為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悛。說文作夭。小熟也。

萬曰。惜。訓曾。義無所當。錢氏訓。痛是也。雨無正。惜。惜日。率考韻書。惜者。條戚愁恨也。宜從之。爾雅。氏。星名。天根也。

正義曰。國者。諸侯之詞。斬者。絕然。不相屬之貌。言侯國不

詩志入 卷之十三 八

復來朝。

箋云。以災害相吊唁。無一嘉慶之言。

嘗嘆末世功名之一途。只為父母妻子。顯榮親戚朋友。倚庇耳。上而君下而民。則置不問。讀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二語。能不悚然。尹氏亦徒知為姻亞計者。故醒之。

李云。古有輯和萬邦者之綱之紀。而今無望矣。惟當民言。無嘉之日。先收其大勢。而相維于不傾。古有王躬是保者。啟沃補衮。而今又無望矣。維當喪亂弘多之日。急護其腹心。而相倚于不搖。

沈云。漢權者。握權之巧也。卽號千人曰。吾以避事權也。吾無作威福也。其誰信之。蔣云。陰陽之術。能令其君信之。其黨與卽心疑之。而未嘗不外信之。其士大夫又未敢顯然不信之。而無忌。無畏。破其奸。而尤其私者。止此庶民耳。釋云。壻之父爲壻。兩壻相謂爲亞。釋名云。言每一人取娣一人。取妹相亞次也。

抱朴子有云。役其所長。則事無廢功。避其所短。則世無素材矣。瓊瓊姻亞。豈別無可容使者乎。則無應仕可也。

萬恒楚曰。君子如屈。俾民心閱。君子如夷。惡怒是違。已謫。

詩志

卷之十三

九

定天之與人人之與已。原無間隔。此通彼達矣。孔子脩已安人。安百姓。孟子反求諸已。而天下歸正。是這箇道理。惜乎師尹不足以聞此也。曰君子如屈。又曰不知所屈。又曰靡屈靡究。屈之一字。詩中每無言之。人只是無所至。便醉生夢死。如無柁之舟。東漂西蕩。無所棲泊。將不知所終。若有所至。十二時中一段精神。惺惺歷歷。以已及人。自得神應。何禍患之足言哉。此屈之說。不可不亟講也。前憂心如倏如炎燔之乍熾。以亂之。始生言也。憂心如醒。如宿酒之未醒。以亂之。又生言也。

方茂爾惡。視爾如矛之不可向。遇則意氣用事。而不肯平。既夷既憚。如受酬爵。得則英之於弗問。弗仕者。曾不加察。則信任群小。而不能平。皆斥尹氏也。舊泛言小人。非是。笑餘云。權奸不怕天。不怕民。只怕君心覺悟。所謂探驪龍之珠。遭其睡也。一覺悟。而權奸之焰自戢。這力量。幾大。故可畜萬邦。

論詩曰。從來權相之心。病在一執。故叫他平心。彼心裏原自明白。只是偏執已見。故與人拘。如天平一般。捉準馬子。則輕重自見。庸主之心。病在一昏。故叫他訛心。彼心裏原

詩志

卷之十三

三

不明白。只肯聽人說話。便可轉悟。訛字。从言从化。此亦似有天意。若靠造化。一般。所謂回天之力也。

王伯厚曰。言甫作誦。美詩以名著者也。家父作誦。以究王誦。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刺詩以名著者也。爲言甫易爲家父。孟子難。

箋云。家父字。周大夫。疏云。春秋之例。天子大夫則稱字。桓七年。天子使家父來求車。古人以父爲字。或累世同之。

項氏云。幽王時爲亂者。皆宣王時故家。率犬戎以攻幽王。

者。崧高之申伯也。爲趣馬以獻朝者。韓奕之厥父也。爲卿士而貪殘虐政。爲太師而迷民誤國者。常武之皇父尹氏也。四人雖未必皆其身亦必無皆死之理。以此知人才惟上所。唐之裴矩。卽隋之侯人。魏之華歆。卽漢之名臣也。詩牖云。尹氏不平。此幽王所以亡也。春秋于平王之末。書尹氏卒。見權臣之繼世也。于景王之後。書尹氏立王子朝。見權臣之危國也。詩之所刺。春秋之所譏。以此防民。猶有五侯七貴。三馬食曹之禍。

正月章

詩志

卷之十三

主

序曰。正月。大夫刺幽王也。周當宣王中興之後。人心玩愒。詩人見褒姒一進。小人用事。便霜知冰。以爲不出數年。必將有變。懷隱憂焉。而舉朝則苟延旦夕。而不之覺也。故篇中每以獨字爲言耳。夫女嬃在床。食邪在口。幾微禍隱。所以易忽。曰人之訛言亦孔之將。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正以點破示人。無以爲微且隱而不知懼也。徐玄扈曰。變雅者。一時賢人君子。憫時悼俗之所爲。纏綿悽愴。層見叠出。刺諫懲創。錯綜反覆。文必盡言。言必盡意。讀者宜領其大旨。會其語脉。不必分章析句。以文詞率合。

也。如此詩。只以變褒姒爲主。惟君心憂惑。故用小人而致訛言。君子失志。詩人所以憂也。語意不過如此。然合下作如此說。便索然易盡。他却說得何等變幻。何等綢繆使人讀之。悽入肝脾。非有大筆力不能作也。

鄭語曰。宣王之時。童謠曰。檠檠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人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比人也。收以奔褒。褒人有欲。而以爲入。又訓語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

詩志

卷之十三

主

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繇而藏之。吉。乃布幣焉。而董告之。龍亡而縶在。積而藏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漉流于庭。不可除。王使婦人不憚而謀之。化爲玄黿。以入于王府。府之童妾。未既亂。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而生。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爲孤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于褒。褒人褒姒有欲。而以爲入于王。而褒是女。使至于爲后。而生伯服。○韋昭注云。縶。龍所吐沫。龍之精氣也。蒙正幅曰。帛。縶。謂呼也。毀齒曰亂。未既亂。毀未畢也。女七歲而毀齒十。

五而并。○以年數考之。凡在母腹五十年而生。妖異不
與人道同。

論詩云。天人之際。以氣感者也。陰陽之氣。以類從者也。自
亥。如入官。陽明之氣。盡掩。於是繁霜降焉。陰雨作焉。訖
與焉。滿世界皆陰。覆氣象。具是天欲墜。地欲陷。鼠憂於穴
鳥擇其屋。驅車入泥途也。惟用賢一着。庶幾透陽明之氣
于一二耳。須賴諸賢協力。扶過險道。方可莫危。爲安。不然
宇宙之人。如魚在淺水。小人志得。而君子心憂。何能有清
乎。

詩志

卷之十三

五

洪範咎徵云。急恒寒若。註。急。促也。若。順也。五事不得。則咎
氣而順之。今純陽用事而霜多者。亦由君急促大酷恒寒
之氣來順之。故多霜也。

箋云。人以僞言相陷入。使王行酷暴之政。致此災異。說通
云。觀下文胡爲厲矣。念國之爲虐。見幽王不獨淫而且暴
矣。疏云。王信訛言。百姓遭害。故所以憂也。

曰。哀我小心。則下文旨酒嘉穀。洽比孔云者。厝火怕堂。具
是粗心大膽。

詩訓云。痒與癆同。身傷曰癆。又頭創爲癆。曲禮。頭有創

則沐身有傷則浴。鼠憂以痒者。幽然而憂。以至病發于
外。身首俱傷也。

徐云。賢人之生於世。豈必擇時哉。當治。則相與扶其治。當
亂。則相與匡其亂。要皆可展其心力。爲快。而當今之時何
時也。以爲治不治也。以爲亂未亂也。有必不可爲之實。而
又未有且夕不救之形。所以衆盡怡堂。而有籌莫展。寧不
悲哉。故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鄭箋以爲窮苦之情。苟
欲免身。非也。玩通詩止。有憂亂之情。而無懼禍之情。
詩人所以頓足拊心者。正在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兩句。索

詩志

卷之十三

五

性四海鼎沸。滿朝猶有共濟之心。譬如病人。羸怯臥床。則
舉家必延醫奔救。反有起色。若元氣內剥。外又強陽。雖有
國手妙藥。不信不服。識者憂其無復救望矣。下之承之以
好言自口。芳言自口者。見戈矛起于疆場。發于事業。者。顯
而易明。藏于牙頰者。隱而難知。當此之時。衆心玩忽。獨憂
無濟。所以悲耳。

小人之工爲訛言。未有不借道理以行者。好芳同出一口。
正是其好巧處。夫莠亂苗者也。似是而非。已令人畏之。况
又挾其是以行乎。人誰得指其矣者。爲害可勝道哉。是以

奉世之人動而見侮而不能無憂耳。○箋云。女口一耳。善也。惡也。同出其中。謂其可賤。

詩測曰。說者謂忠臣則不事二君。義士則不食他粟。哀我人斯。于何從祿乎。夫忠臣義士。何獨非人也。要知為此詩者。因禍亂已至。為此窮極之說耳。恐其到并其臣僕時。其為臣僕。與不為臣僕。從祿與不從祿。又不可知。非可預定者。不必預為解嘲也。又云。無祿故從祿。二字正相應。不必作不幸解。

箋云。言王既刑殺無罪。并及其家之賤者。不止于所罪而

詩志

卷之十三

三

已書曰。越茲麗刑并制。因差有辭。○注。一并制之。無差簡。有直詞者皆罪之。

傳曰。古者有罪。不入于刑。則役之園丘。以為臣僕。箋云。人有十等。僕第九。臺第十。○朱傳云。亡國所虜。亦為臣僕。

萬云。瞻鳥爰止于誰之屋。只空空點一句。則于何從祿之意。悽然不可當矣。加一如字便索然。

禽經曰。鳥向啼背棲。而招集流亡。稱鳥合之眾。以易易合。亦易散也。○史記。武王伐紂。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

至于王屋。流為鳥。其色赤。其聲魄云。鄭玄注。鳥孝鳥應。武王之能卒父業。

夫天縱有定也。縱靡人弗勝也。及其定而勝也。而民物之受其摧剝。已不知何如矣。亦是無可奈何。而以天定自慰耳。認真說道理。便道學氣。

蘓氏曰。疾。維也。中林之木。莫不摧毀。而維薪蒸在焉。其殘之也甚矣。幽王播其虐于天下。大家世族。散為皂隸。亦猶是也。蓋天地之間。陰陽相盪。高下相傾。大小相使。此治亂禍福所從生也。○箋云。喻朝廷宜有賢者。而但

詩志

卷之十三

三

聚小人。

箋云。有皇上帝者。以情告天也。使王暴虐如是。是憎惡誰乎。

雖然。天意不可知也。而人事已如此矣。具曰予聖。則滿朝師心自用。誰知鳥之雌雄。則是非顛倒。莫亦君子欲不局天。踏地得乎。

箋云。君臣在朝。侮慢元老。召之不問政事。但問占夢。不尚道德。而信徵祥之甚。時君臣賢愚適同。如鳥雌雄相似。誰能別異之乎。○試觀漢唐之末。貴倖當途。朝野諱避。危亡

之事。產于上聞。猶日以符瑞爲說。何以異是。

家語。孔子讀詩于正月六章。惕焉知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興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即妄也。賢者既不過時。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龍逢。紂殺比干。皆是類也。

箋曰。虺蜺之性。見人則走。疏云。民間王政。莫不逃避。故言爲虺蜺也。見人則走。畏懼之狀也。是於局天踏地者。備極其形容耳。

爾雅。蜺蜺。蜺。守官也。陶隱居云。其類有四種。不

詩志 卷之十三

走

蟹人。

茫然茂特之苗。不在彼原隰。而有於崎嶇嶢嶢之處。傳曰。言朝廷曾無僚臣。

則榜樣也。求我以爲尊賢重士的模樣。標則以沽名。萬云亦不我力。不重力字。重我字。若曰不我力而他力也。四句

中四我字一路說下。甚有意義。

紫云。既求之。又執之。何心哉。毋亦曰。是惛惛者。憂天疾世。自謂旁觀獨醒。談街議巷。自謂忌諱不識。吾姑收之於局。內而絳之。捐一職而博取士之聲。其名高衆一官而結憂。

陰之吾其術巧。

徐筆洞曰。不曰政而曰正。政者正也。而正胡爲厲。厲曰威。呼決切。音穴。訓滅。非滅。从成从火。乃成之諸聲也。周以火德。王蓋火墓于成。至成而滅。故从成火爲威。○箋云。火田爲燎。

令賢人得展其手足。則衰如之。猶或稍殺。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所以赫赫宗周。褒姒威之。而無救耳。夫執之而賢固在也。不我力。賢雖在與棄。輔何異。褒姒威周。與輪載何異。此時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倘

詩志 卷之十三

天

無棄廢顧。而用力。爲何踰險之足虞乎。而深嘆其不然也。元曾是不意口氣。是追傷之詞。非至此始望其用賢也。蓋時已無可爲。通詩有嘆悼而無屬望。○輔比相臣。僕比諸司百執事。

訛言亂國。祇傾目前之誇張。不顧局終之敗壞。故借行車以諷之。而欲其懷所終焉。指示兩終字。正是懲誡之法。又甯陰雨。是未快中。覺顧之所及。

沈無回曰。十一章俛仰情事。而復嘆之。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似總從前許多意來。

篇中每言念我獨芳。又結以哀此惻獨。皆對洽隣云。烟此屋穀穀者言。蓋時事顛危。令當事者人人披髮擗冠。悲天憫人。猶懼不濟。今觀小人得志。怡堂樂禍。有不忍言者。故觸目動心耳。然獨憂亦何益哉。此詩人所爲悲也。

合璧事類云。周禮大司徒曰。五家爲比。遂人曰。五家爲隣。考之。則在郊內者。謂之比。在郊外者。謂之鄰。釋文皆訓爲近。○萬桓麓曰。孔云。衆語也。

有酒投以洽鄰云。烟箋云。言小人富。與兄弟相親友。爲朋黨也。傳曰。言不能親親。以及遠。

詩志

卷之十三

无

大凡小人之心。多忮多怨。多仇多怒。而樂其所最少者。小人而至於稱觴爲樂。必其媚嫉之計行。而正人君子。剝琢已盡。四顧無忌。志得意滿之時也。所以此仇彼有。屋穀穀方有穀布。置盈庭。蓋是若輩而天下事從可知矣。○謂天蓋高以下教章。俱言君子失志。君子失志。小人所以得志而有未二章云云也。

詩故云。申后太子之詞也。申侯與犬戎謀攻幽王。有成約矣。幽王亦既聞之矣。故曰民之訛言。亦孔之將。

十月之交

序曰。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詩故云。皇父恃寵。請城土木。繁興。徒世家巨姓以實之。人情懷土重遷。傷其獨見搜括。故賦是詩。

詩測曰。幽王暴虐。蔽于褒姒。小人附會者。皆得以中傷善類。而君子之遭讒者衆矣。災暴頻仍。犬戎逼迫。皇父患將及之。遂作都于向。遷富民實之。爲安計。而城向之賢者。亦不免于讒。故作此詩以警王。使之知所懼焉。

唐天文志。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日食。卽此十月之交。朝日辛卯也。國語。幽王三年。三川震。岐山崩。卽此百川。

詩志

卷之十三

无

沸騰。山冢萃崩也。詩作于管向之日。而追論災異之所自召耳。

郝云。按天地之氣。陽而已矣。陽氣之消歇。卽陰也。陽實有餘。故日光常滿。陰虛不足。故月形常缺。月缺處必背日。其光必承陽。陽光所不及。卽陰形之暗處也。故月自十五以後。下弦而至晦。漸近日。則陰漸消。而形漸缺。自朔以後。上弦至望。漸遠日。則陰漸長。而光漸生。晦極近。故月死。望極遠。故月盈。如諸侯觀天子。則禮卑在本國。亦君耳。此陰陽之分數也。朔則日月之行。同度同道。日行高。而月行低。內

外叠合。日爲月掩。如男女合而陽受其侵。貴也。如臣子過君父而竊其威權也。以有餘成不足。是爲日食。望則日月東西相對。亦同度同道。然日行速而月行遲。相望而或差。不正相對。則月光隨日所偏處成虧。蓋日低行地底。陰反抗出其上。如女弄男。權臣竊君柄。以不足居有餘。反受其殃。是爲月食。日食陽光受蔽。陽之不善也。月食陰過則制陰之固然耳。故日食爲變。而月食爲常。詩以日食刺君。春秋不書月食。書日食。以此也。

萬曰。月一歲十二次經天。惟兩次與日會。約計一百七十

詩志

卷之十三

三

三日有奇。而有一交。日方有食。此常度也。故左傳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可爲災。日月之行。分同道也。至相遇也。其他月卽爲災。此而十月之交。非分非至。失其常度。正謂之災。○胡傳曰。有常度則災而非異矣。

詩測云。按曆家日月之交也。有限。其交合之法。日行黃道。月不行黃道。只行其餘八道。青道二。出黃道東。春行之。朱道二。出黃道南。夏行之。白道二。出黃道西。秋行之。黑道二。出黃道北。冬行之。謂月行九道者。通黃道爲九道。月每行一道。必隨黃道而斜出其旁。半在黃道之東。

半在黃道之表。或高而出黃道之上。或低而出黃道之下。然其高低上下。與黃道相去。約計六度。方其在表。謂之入陽曆。方其在裏。謂之入陰曆。曆者。日之所歷也。入曆之時。正出入表裏之際。或相迫。相偏。或兩道相合。遂交而食。以其交媾而偶。故謂之交媾。故驗日食者。必以日躔月道之交驗之。

教梁傳曰。吐者外。壤食者內。壤。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也有內詞也。或外詞也。有食之者。內于日也。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也。

詩志

卷之十三

三

左傳曰。日有食之。於是乎有用幣于社。伐鼓於朝。董子曰。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下犯上。賤傷貴。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爲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爲強禦也。○周禮。春官大司樂云。日月食。令去樂。秋官庭氏有教。日月之弓矢。

箋云。日辰之義。日爲君。辰爲臣。辛金也。卯木也。又以卯侵金。故甚惡也。按十干寄宮。辛寄在戌。戌土。卯木賊之。故云卯侵金。正義曰。十干爲日。十二支爲辰。則辛金君也。卯木臣也。金應勝木。木反侵金。是五行相逆。猶君臣顛倒。周之

十月夏之八月也。辛王在秋八月用事。卯位在春。秋當休。底臣以休廢之時。能佐王。之君是陰盛陽微之象。又辛之言新。陰氣盛而陽微生。其君幼弱而任卯臣也。禮曰。男教不脩。陽教不得。請見于天。日爲之食。漢書孔光曰。日者人君之表。君德衰微。陰道盛強。侵蔽陽明。日食應之。小人陰象也。不用其良。陰盛矣。凶所以告也。漢書天文志曰。凡日食脩德。月食脩刑。如此則月食相類。而云常者。義取君可無瑣殺。臣不可以犯君。故日食爲重耳。

詩志

卷之十三

三

箋云。雷電過常。天下不安。政教不善之後。百川沸山相乘。陵者由貴。小人也。山頂崔嵬者崩。君道壞也。○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傳曰。言易位也。箋曰。易位者。君子居下。小人處上之謂也。

董仲舒曰。太平之世。雷不驚人。號令起發而已。電不眩目。宜示光耀而已。○大戴禮云。陰陽之氣。偏則風。俱則雷。交則電。

陳大士曰。皇父用群小以窺外機。結中嬖以食內情。而王之內外左右皆無足恃者。而後皇父乃惟其所欲爲。天下

於是乎始病矣。○見舉國皆皇父。而王獨立于朝。亦諷之。令王知懼也。

小人之慘烈如火之毒。物藉內窺而勢張焉。似衰。似有以煽其譏也。箋云。七子皆用后嬖寵方熾之時。並處位言。妻黨盛。女謁行之甚也。

正義曰。皇父。家伯。仲允。皆字。蓋與后同姓。創也。其番聚蹶。皆氏。蓋后氏之外親也。

卿士。周禮。大宰之屬。有上中下士。公羊所謂宰士。蓋以宰屬而兼六官位卑而權重也。疏云。兼雜爲名。故謂之卿士。

詩志

卷之十三

三

卿士

周禮。大司徒。掌建邦之五典。以佐王。振邦國。訓萬民。而施有十二教焉。禮記云。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糾惡。家語云。司徒之官以成德。地宜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饑寒。教訓不行。風俗淫僻。人民流散。曰危。危則危可徙。

書云。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家語云。冢宰之官以成道。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亂

則餘冢宰。○周禮膳夫掌王之飲食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盞。王日一舉。王齊日三舉。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裁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王燕食則奉膳贊祭。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胾俎。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王燕飲酒則爲獻主。

周禮內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詔王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王制祿則

詩志

卷之十三

三

贊之以方山之賞賜亦如之。掌書王命遂貶之家語于曰。天子以內史爲左右手。○周禮又云。爵以馭其貴。祿以馭其富。予以馭其幸。置以馭其行。生以馭其福。奪以馭其貧。廢以馭其罪。誅以馭其過。是八法之用。

周禮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掌駕說之頒亦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

周禮師氏掌以教詔王以三德教國子教三行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

亦如之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內列

沈無回曰。皇父之罪擢髮難數。卽以今營向一事而其虐民不仁貪利不忠亦可見矣。

按左傳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則向在東都去西鎬千里而遠皇父避難而謀遷是智足以知西都之亾也故詩人下孔聖二字以深愧之言其營窟則誠工矣不慈遺一老而於王何憇乎意亦興王省悟

周禮大宰職云乃施則於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佐

詩志

卷之十三

美

注云兩謂兩卿伍謂五大夫言都鄙是畿內故王制注云畿內之國二卿今皇父自同畿外增一卿以比列國明其違禮

陳大士曰國家有失道之敗天乃出災異以譴告警懼之而皇父不知其變方與其私屬群小爲迂都之計賄賂公行各爵冒濫使君子畏威承命敢怒而不敢言至求自逸超然利害之外而不可得所爲如此卽何以謝天變乎我不敢攸我友自逸悲怨之詞也作回天安命之說者非是。

王伯厚曰。文王之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此周所以興也。宣王之後。爲幽王。斯干之祥。黍離之萌也。太師皇父之後。爲皇父卿士。尹吉甫之後。爲尹氏太師。厥父之後。爲厥爲趣馬。申伯之後。爲申侯。則與犬戎滅宗周矣。君臣皆弗克紹周爲得不替乎。

鄭箋以十月之交以下四詩。爲厲王之變小雅。

雨無正

序曰。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蕪氏曰。雨之至也。不擇善惡而雨焉。幽

詩志

卷之十三

三

之世。民之受禍者。如受雨之無不被也。夫雨豈嘗有所正哉。此所以爲雨無正也。如序說。則是詩之所不及也。箋餘云。君猶天也。臣之事君。如逃雨然。無可躲閃處。

詩弋云。韓詩篇首。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二句。鄭肇敏曰。此詩摘雨無二字名篇。正則雅也。但此二句何以不載于毛詩。得非孔子刪之乎。使果刪去。當並無其目矣。意王詩之唐棣。鄭詩之麥秀。小正之無雨。非刪。非逸。秦火之後。有脫句焉。

試觀當時諸臣。去則以饑爲辭。來則以室爲辭。原未嘗以

義絕。又觀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則其情亦非遽愁者。故以各敬爾身勉之。而又委曲體諒以窮之。有令其無以自解者。

穀梁傳曰。一穀不升謂之暵。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饑。又謂之大侵。

箋云。正。長也。王荊公云。周官八職。一曰正。六官之長是也。

疏云。三事。鄭言三公。以經三事大夫爲三公也。

詩志

卷之十三

三

庶曰。式威。覆出爲惡。如何昊天。辟言不信。故爲望。君嘆君之詞。正。今諸臣無以自容。處若曰。蒲朝已如此矣。亦庶幾其自奮乎。而如何不能也。夫致身之誼。謂何。令人當亂亡之時。望君之自圖。去者聞之。寧不愧死。詞氣愈寬。責備愈嚴。諸講俱非語意。○金云。曲爲諸臣解。或以長往不返。開九重悔悟之心。庶曰。式威乎。而覆出爲惡。無益也。勿謂君如何。不可愁國事。如何。不可諉。凡百君子。其各敬爾身乎。書曰。自靖自獻于先王。王臣蹇蹇。以自盡其義。所當爲而已。非爲人也。夫事出于爲人。尚可諉之于已。苟其

出。于。自。為。將。安。諉。乎。
君。子。處。亂。世。身。在。事。外。乃。可。用。明。哲。二。字。若。身。在。事。內。惟。
用。得。一。敬。耳。除。此。則。苟。免。矣。故。我。友。敬。矣。各。敬。爾。儀。敬。而。
聽。之。詩。人。屢。言。之。也。

忠。臣。惟。求。自。靖。已。不。靖。而。動。之。以。人。人。不。足。而。動。之。以。天。
人。心。惟。圖。自。安。心。不。安。而。勉。之。以。敬。敬。不。足。而。勉。之。以。畏。
皆。婉。曲。之。極。思。也。

戎。成。不。退。矣。饑。成。不。遂。矣。此。豈。一。身。一。家。之。憂。間。有。禍。至。
而。大。臣。袖。手。者。乎。聞。有。賤。臣。拮。据。而。能。濟。天。下。事。者。乎。凡。

詩志 卷之十三

无

百。君。子。聽。言。則。答。諸。言。則。退。而。惜。惜。口。瘁。曾。僅。我。執。御。為。
然。也。亦。周。庭。之。羞。矣。

退。則。退。耳。終。不。得。謂。此。之。退。為。出。於。面。折。廷。諍。痛。哭。流。涕。
之。後。不。得。已。姑。投。閒。以。明。潔。也。然。聽。言。則。答。諸。言。則。退。耳。
則。其。退。不。在。諸。言。而。在。聽。言。矣。可。以。一。語。塞。責。乎。

雖。然。凡。百。君。子。亦。有。大。不。得。已。者。方。今。言。之。難。甚。矣。仕。之。
棘。且。急。矣。爾。既。不。能。為。巧。言。又。不。忍。躬。受。瘁。既。不。敢。得。罪。
天。子。又。不。可。怨。朋。友。則。有。聽。答。諸。言。退。耳。此。去。者。之。苦。情。詩。
人。若。曰。我。豈。不。知。之。而。乃。托。言。于。未。有。室。家。則。非。情。也。即。

曰。無。室。家。昔。可。作。而。今。不。可。作。乎。
較。量。休。咎。可。否。此。便。是。不。敬。處。君。子。之。事。君。也。將。不。問。躬。
之。瘁。與。休。并。不。問。若。何。可。使。不。可。使。而。惟。一。以。敬。為。乾。兢。
耳。

晉。江。夏。太。守。楊。琰。議。擊。西。陽。夷。諸。將。爭。獻。方。畧。騎。督。朱。伺。
獨。不。言。琰。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何。曰。諸。人。以。舌。擊。賊。何。唯。
以。力。耳。以。舌。擊。賊。惟。舌。是。出。者。也。何。以。力。匪。舌。是。出。者。也。
劉。氏。曰。天。子。未。必。以。為。不。可。使。即。不。可。使。亦。未。必。遂。得。罪。
朋。友。未。必。嘗。其。可。使。即。可。使。亦。未。必。怨。及。而。子。之。自。云。則。

詩志 卷之十三

四

然。耳。然。其。豫。備。兩。端。以。自。廣。也。

莊。云。人。臣。盡。忠。之。策。無。已。時。當。身。名。兩。困。之。候。宜。別。有。苦。
心。以。妙。其。詞。劑。正。不。必。令。朋。友。知。抑。朋。友。久。久。自。深。諒。也。
蓋。既。行。入。仕。便。當。一。心。知。有。天。子。何。為。以。怨。及。朋。友。之。言。
與。得。罪。之。念。共。徘徊。也。

詩志小雅卷之十三終

詩志小雅卷之十四

海陽范王孫輯著

小旻

序曰小旻大夫刺幽王也。○幽王惑志羣小。戒否溺亂。國將喪亡。詩人刺之。

陳大士曰。甚矣人主之惑于邪謀也哉。行道築舍之言紛紜。豈謂國無人而柰何。以國嘗也。彼小人之慮淺。顧專與謀之。禍之至也。君子有凜凜懼其不免者矣。

謀賊不從。不滅。履用。謀猶之所以同適也。然小人喜同而惡異。其喜同而惡異者。又人人爭智而讓過。其所爭者。又

詩志

卷之十四

一

復棄大而務細。其景象堪睹乎。故曰我視謀猶。亦孔之邇。尹文子曰。小人亦知言損于治。而不能不言。亦知能損于治。而不能不為。故所言者極于偏墨。是非之辨。為者極于空偽偏執之行。求名而已。○錢云。盛世其君英果。其臣降以相從。衰世其君優柔。其臣抗不相下。

爾雅云。龜三足貴。俯者靈。仰者謝。前弁諸果。後弁諸狐。左倪不類。右倪不若。

聖人不易得。然人人皆可作。聖心。心皆可証。聖固聖也。即否之中。亦有聖也。如哲謀肅又詎。非分聖之一脉者。分

聖之一脉。皆足以扶世。可謂衰世無人哉。

當此盈庭莫執之日。得一明者。而黑白立剖。得一聰者。而是非立判。得一恭者。而同適之態消。得一從者。而滄訛之舌卷。如彼流泉。無淪胥以敗。冀其急愛。恤培植之。

箋云。詩人之意。欲王敬用五事。以明天道。

洪範曰。敬用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解之者曰。貌恭則氣象嚴整。睿明起儒。故肅言從。則令行人順。故乂。視明。則知見微。

詩志

卷之十四

上

微。故哲聰聽。則多聞善斷。故謀睿通微也。通微則無不通。故聖。

徐儼弦曰。朝廷之謀議。關社稷之安危。漢時之制。國有大疑。使公卿以下稭議。故治河之議不決。遂致滔天之患。鹽鐵之議不決。遂有瘡民之憂。以至唐之維州。宋之靈州。其謀之者非一人。其議之者非一日。而卒至吐蕃之叛。開西夏之釁者。皆謀之不決。致之也。然則喪亡之禍。有不始于國是之不定者乎。

小宛

序曰。小宛。大夫刺幽王也。○嚴華谷曰。刺王不能自強。而昏于酒。下不能撫其子。上不能紹其先也。夫宜王承衰亂之後。而能中興。幽王繼中興之緒。反致衰亂。故一曰先人。二曰所生。以其親見者勉之。言非上世久遠難知之事也。今止言君子畏亂自脩。而刺王之意。自在言外。夫詩既列于雅。斷不宜徒以身家免禍為詞。說來須與國運相關。始得。或亦宛大夫托為相戒之端。以諷王也。龍以御天。自是首出之事。鵬搏九萬。鳳翔千仞。又士君子得志于時者之所為。小鳥而思飛天。則力絀而志長也。宛

詩志

卷之十四

三

大夫有天下國家之憂。欲力任其幹旋。則孤忠莫濟。欲置之度外。相與淪胥以敗。不可。故取興于鳴鳩。以自鳴其鬱勃之志云爾。

大凡抱憂時之志者。誰不以君國為念。然念徒切于君國。或奮激而逃林。鬱勃而沉淵。反往往有之。惟取憂傷之心。以念先人。懷二人。則莫逃之義。抽于莫解之懷。自不得不細心密慮于其際矣。人謂宛大夫勉于孝。吾謂其全于忠。彼昏不知。壹醉日富。或時王沉湎于酒。臣下化之。彼者有所指而諱之。之詞亦感時事而憂傷之也。各徵爾儀與各

發爾身一例看。欲同列互相免。

天命就皇家之命言。夫膺命基命之事。全在君。而當上帝厭亂之時。所以祈天永命。在廷諸臣。皆預有力焉。

楊子法言云。一閭之市。不勝異意焉。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閭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習乎習以習非之勝是也。況習是之勝非也。此所貴于式穀似之也。

朱豐城曰。螺贏自有細卵。如粟。寄蟬蛉之身。久則蟬蛉盡枯。其卵日益長大。乃為螺贏之形。穴竅而出。詩故曰。喻教子者。宜擇所師也。

詩志

卷之十四

四

鄭乾齋曰。邁征二字。當用功字不得。只言日月逝矣。而勉強為善之意。自昭然于言外。朱子所謂解不得的意思。却在說不得的裏面。是也。

釋易云。桑扈竊脂也。郭璞曰。俗呼青雀。嘴曲食肉。喜盜脂膏。因以名云。○淮南子曰。馬不食脂。桑扈不食粟。非廉也。

宜岍宜獄。二宜字。悲慘可掬。此儻仰時事而哀嘆之詞。當此之時。所賴調劑其間。以挽回世運。而默延天命者。全在吾黨。但效力于今日。極難耳。故曰。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或以穀字與前式穀穀字一樣看亦可但要說得開大
斯韓詩作行一作豸豸胡地大也以獄爲行豸犬所以
守。

詩弋曰末章疑卽托占詞以訓也。○惕于天命不又傷于
世網顛倒而思以維持調護于其間含溫恭小心無他法
徐云易復之六四獨復剝之六三剝之无咎蓋處羣陰之
中而獨能從善混剝陽之黨而獨能應善小宛大夫可謂
兼之矣。

小弁

詩志

卷之十四

五

序曰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傳作焉

徐玄扈曰此詩發明悲怨之意至深至切畢志極情萬轉
千迴繞心刻骨蓋處家人父子之變更無別路但有哀傷
痛割而已然曲喻罕譬婉諷微規動之以至情觸之以天
性雖後金珠長辭銅龍永絕猶倦倦望君之一悟也蓋不
獨情致曲盡其文亦不在東山棠棣下矣

徐士彰曰白華之詞簡而莊有貴之之意處夫婦之間則
然也小弁之詞緩而切有望之之意處父子之間則然也
通篇憂字凡七見而心之憂矣句層疊五出前而俱就自

已身上窮人無歸景象摹寫其憂思情景已自悲婉直至
維其忍之方向君子心裏一想便不覺涕泗交頤矣詩凡
滿百言而所以道君子者只略露一忍字而卒又歸之于
能何其悲痛而婉曲也

論詩云取興鴉鳥先認箇不孝之罪○郝云鸛斯鴉鳥也
易孝鳥能反哺鸛似鳥而不知反哺小而好羣飛宜曰爲
世子依母歸申以仇其父禮云知親而不知尊者禽獸是
也故托鸛斯諷之賢傳之言也

萬曰維憂用此以老不得及此少壯之年父母之如初也

詩志

卷之十四

六

萬曰尚書撫于五辰謂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時也左傳
三辰旂旗謂日月星三辰也日以烜晝月以烜夜星則
運行于天此三者民得取其時節謂之辰故天之生人
必各有時五辰以撫之三辰以烜之今我獨于罹豈天
之生我我之辰皆不在無所以撫之烜之而然乎篇中
未說辰之不善只說辰之安在

萬曰四五章通舉天地間之物動者植者飛者走者有情
者無情者同類者異類者皆有所依與而我獨于罹有不
勝其悲者矣

鹿性易驚，猶雷其羣，惟性耿介，向求其匹。

萬曰：六章又舉人情之最不相關，更時之易生貪，易生畏者，猶未必無惻然動念，而我顧若此之于雁，殆益有不勝其悲者矣。○忍非殘忍之忍，父子天性，觸之即動，感之即通，那能忍得住。說到秉心維忍，是悟之以一體之至情，動之以不容已之良心，稍有一念怵惕惻隱之真，當收卹不遑矣，而竟漠然也焉，得不潸潸淚下。說至此，求哀乞憐之意，不復可加，圖迴感悟之方，更無餘術，已是盡情語盡頭路也。下二章又復低回莫解，推其見廢之歎，更原其來，饒

詩志

卷之十四

七

之本意內生意，情外生情，至于末段，若戀若割，似癡似迷，綢繆縷絕，甚于痛哭，可謂筆下有神，章法神品。

嚴云：木附著于本根，伐木者既已斧斤伐之，又以繩索從後牽拽之，以倒其木，使絕離其本根，又薪木一木相聯屬，折薪者既斧之，又以手拽而離之，使一本折而為二，皆喻幽王父子一體而饒人橫離絕之，如此又與末二句直下有情。

幽王之逐宜曰：本縣賦弱，而曰不舒究，幽王豈尚有理可察，而曰伐木持矣，折薪施矣，饒之入，縣王有以致之，下轉

啓于屬垣者，皆孝子之言也。

萬曰：人之言者口也，必有所錄言者，故賈逵曰：錄辭之言，無易錄言者，無輕易其所錄言也。語意含蓄有味。

呂東萊曰：唐德宗將廢太子而立舒王，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于舒王，太子危矣。此正君子無易錄言，耳屬于垣之謂也。小弁之作，太子既廢矣，而猶云爾者，蓋推本亂之所錄生言語以為階也。周宗既滅，未然作已，然語臣之于君，為危言以激之也。君子無易錄言，耳屬于垣，已然作未然語，子之于親，為微言。

詩志

卷之十四

八

以諷之也。文之變幻如此，可謂極才人之致矣。

徐士彰曰：嗟夫子之事父，臣之事君，一也，宜曰不得于父，而有小弁之詠，屈原不得于君，而有離騷之作，一篇之中，三覆致意，此固忠臣孝子之所以為心也。乃小弁之終，則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離騷之亂，則曰：國無人兮，莫我知，又何懷乎故都，何也。蓋人之情奮于自決者，其中有不決者在也。小弁離騷，惟其不忌情于君父，此所以為是決絕之詞耳。不然，視其君父猶之途人也，又何必為此言哉。

巧言

序曰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于讒故作是詩也。○詩人辨自己之罪輕傷世亂之念重。

萬云考字義罪犯公法也辜亦訓罪第辜以辛有自新之義又有負義其不同者如此。

萬曰慎即謹慎之慎如鳴鳩溫溫恭人惴惴小心戰戰兢兢是也。賢者之處亂世靡不如此。

如此憮三字即指定無罪辜而廢亂言大凡人有招罪致辜之緣即羅文網。瘼岬獄宜也。則不謂之亂則不謂之憮無罪入罪非威乎無辜加辜非憮乎已威即從憮無罪見。

詩志 卷之十四

九

泰憮即從憮無辜見下四句總洗發上二句。○箋曰憮教也教慢無法度也。

僭始既涵形容譏人之猾賊微巧與夫聽譏者之昏惑狐疑四字之中兩般情狀曲折殆盡。

訂正古文云僭不必改作譖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跡來漸矣故僭始不可訢也。○僭者。

僭安僭逆也左傳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

滔破義是謂六逆逆則僭矣。社福也如其嘉謀陳而深以為社自然虛懷納之訓喜字。

解意耳

貪壬飲戢而報正未用則注向未專而主權未定乘間猶有再逞之隙亂雖沮未已也沮如築堤壅水相似必君子如社然後斬草除根故曰已。

姚承菴曰匪其止共正說出小人心事若只就職事說小人之曲謹殆過于君子但不是止于共耳止共二字必一念一事無非敬之肅時方可當得。

以今天下事觀之建樹宜難矣經綸不易矣然患無仁孝之君子豈患無有恤之閭宮。患立隆之無主豈患無叙之。

詩志

卷之十四

十

不明

作廟者戒道旁之築與已初生之亂同時省試以鳩工與已又生之亂同莫獸者理其緒而分之與怒社之不容混同此其類而合之與怒社之互相濟同天下事之似難而實易者此一徵也。

徐云以作廟其獸為喻詩人其有堂構之思乎有正名之意乎。姜餘云讒將傾我宗社壞我人倫于是仰視廢廟懸想大猷而喟然嘆之。

碩言對巧言說其言碩大而不巧以所得之心所見之事。

直道之而無所摩切于人。則瞻視端詳。安有闕捷之貌。故狀之曰蛇蛇。○出自口。則非與人之耳謀者。

博物志。鹿聚神澤而食。其場成泥。名曰麋。故从鹿。○詩故曰河濱土疎。善陷。喻善陷人者也。

傳曰。肝癆爲微。腫足爲極。郭璞曰。肝。脚脛也。癆。瘡也。孫炎曰。皆水濕之疾。

自古小人所最患者。心之難知。言之難辦。本之難除。如王莽之謙恭。使當年卽死。孰知其偽。如王安石言依于道。動引經術。神宗以爲聖人。雖司馬光亦不知其偽。又或有奉

詩志

卷之十四

十一

勇如羿。羿。呂布。有徒黨如唐宦官。宋章惇。蔡卞之流。除之不得其方。必致大亂。有莫可誰何者。今譏人之伎倆如此。而王不能去其罪。不獨在譏人也。是所以刺也。詩故云。小弁志在感悟其親。故微及信譏而已。此則太子已廢。追疾譏人而諍責之。所謂譏人。指褒姒也。

何人斯

序曰。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而絕之。

按桓王八年。王奪蘇忿生之田與鄭人。是蘇公被譖失

國。當在桓平之際。○箋云。暴。蘇。皆畿內國名。春秋文公八年。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杜注云。鄭地。成十一年。左傳云。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則蘇國在溫。

想蘇公與暴公。平日相好。暴公忽時使一箭。蘇公摸頭。顧不看。撫今思昔。且信且疑。故指爲孔艱。指爲飄風。指爲鬼蜮。指爲反側耳。詩情在以相好而相諧上。

鍾云。寫暴公百千閃爍逃避之狀。着骨着髓。只是一箇負友。內漸生出許多醜態耳。微詞緩調。無可藏身。真甚于豺

詩志

卷之十四

十二

虎有比之投也。

以相知而相諧。自然無面目相見矣。而此詩偏要望其來。偏要望其入見。則彼羞。羞難前之態。宛然在目。有令其愧汗。漸慄無地。可容者。舊以爲貴人忠厚。非也。○暴公之爲人。反側二字盡之。此詩之旨。極之一字盡之。

李云。蘇公被譖。若不知其爲暴公也者。而第就其過門不入。時歌之如此。通詩只反覆窮其不見之情。未嘗指出諧字來。

萬云。伊字。跟彼何人斯來。問伊人爲從誰者。三人言。從之。

公之行。者。二人不知。二人中誰爲此禍。不兼暴公。二人從行。文氣屬胡。遊我梁。二句誰爲此禍。句推開。說不粘上。文如云。不知誰人爲此禍。者。而二人從行。胡乃不入。喧我乎。不責其爲禍。而責其坐視已之禍。求其不入喧之故。而不可得意者。云不我可乎。然始者不如今也。徐筆洞曰。六章有一否字。正與此可字相映。謂初疑其不我可。而還又不入。真是否我也。然否我之情。我難如其何因。思昔堯桀如質。何嘗有可否于其間乎。爾雅堂途謂之陳。國策美人克下陳。謂下堂也。

詩志

卷之十四

十三

沈無回曰。爾之不見我者。豈爾之有愧于人乎。爾固不愧于人也。豈爾之有畏于天乎。爾固不畏于天者也。徐筆洞曰。飄風非往來之疾。言其陳陳過耳。無形影之可見也。飢風之吹。使人被之。而可親。即終風之暴。亦使人畏之。而知避。若飄風。則忽得而聞。忽不得而見。有不可捉摸者矣。既不入喧。又近陳。近梁。倏忽往來。何也大抵君子能忘小。人。小人不能忘君子。必多爲耳目以察之。跡其舉動。若有所偵伺者然。

雙曰。女可安行乎。則何不暇舍息乎。女當疾行乎。則又何暇脂女車乎。是兩路窮詰之詞。

徐云。還而入。則猶是轉不我可爲可之心。故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則是終不我可而否我矣。此則難知也。俾我祇祇字。亦卽易字意。

蘇公之所以猜疑莫解。暴公之所以羞澁難前。全在伯氏吹壎。仲氏吹篴。及爾如質三句。惟相知故莫測也。惟相知故負慚也。箋餘云。信君子之心。不如信小人。故川盟。然可盟。亦可寒也。度小人之心。難于度君子。故用詛。然可詛。

詩志

卷之十四

十四

亦可詛也。末世君臣。朋友之間。可痛可涕如此。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盟萬民之犯令者。詛其不信者。詛視掌盟詛之視號。作盟詛之載辭。以叙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賈公彥曰。盟者。盟將來。詛者。詛往過。樂書云。塤。立秋之音。平底六孔。水之數也。中虛上銳。火之形也。以水火合而成器。亦以水火和而成聲。故大者聲合黃鍾大呂。小者聲合大簇夾鍾。郭璞云。篴以竹爲之。橫吹者。釋名云。篴。啼也。聲從孔出。如嬰兒啼聲也。月令仲夏之月。命樂師調篴。

世本以爲暴辛公作墳，蕞成公作虎，又或以爲暴辛公善墳，蕞成公善虎，按若此，則此詩有何意味，皆因此詩而傳會其說耳。

傳曰：三物，豕、犬、雞也。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正義曰：詛之所用，一牲而已，非三物並用，特連言之耳。

暴公之逝，梁不入，分明是鬼蜮情狀。然終不能爲鬼蜮也。周禮：壺涿氏掌除水蟲，注：狐蜮之屬。郝云：春秋莊公十八年，有蜮妖蟲，一名短狐，能以氣射人，居水中，射人形，成病者，名射工。居山林，射人成瘡疥者，名含沙。○洪範

詩志

卷之十四

十五

五行傳云：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

巷伯

序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于讒，故作是詩也。

幽王不道，褒姒媚處官中，乘醉飽之餘，以求濟其欲。王又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以篋石父爲卿士，而妖試倖措，寔蕃有徒。王后及太子，俱以讒廢矣。三事大夫，邦君諸侯，多以讒退矣。巷伯屬在贊御，目擊讒邪之蔽明，主聽之不聰，憂其不壽，緝紳而空善類不已。且彼申與呂，卽其與

愛太子可知矣。太子奔申，周必求之，求之弗得，則其勢固將無所復止。故欲以詩徹于公卿，望諸君子爲天下救其弊，而思有以善其終，非徒爲免讒計也。

班固司馬遷贊云：述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其意亦謂巷伯本以被讒而遭刑也。

謂人罪狀，其最可恨，可畏者，在一成字。一謀字，謀又所以成之也。成，則構虛爲實，謀，則工爲害人，所以蒙禍者言之而切齒，未及者聽之宜寒心。

因萋然這小有形，而斐之以成貝錦，因哆然這小開口，而

詩志

卷之十四

十六

侈之以成南箕，傳曰：侈之言是必有因也。斯人自謂其避嫌之不審也。

釋魚說貝文狀云：相貝經云：紫貝愈疾，珠貝明目，綬貝

消氣障，霞貝伏蛆蟲，浮貝使人寡，濯貝使人善，鷺貝

使病瘥，蜃貝使胎消，惠貝使善忘，管貝使童愚，女注，碧

貝使人盜，委貝使志強。

史記天官書云：箕爲教客，曰口舌，索隱曰：宋均云：敖，調弄也。箕以箴揚，調弄爲象。箕又受物，有去去來來客之象也。晉書云：凡日月宿在箕東壁翼軫者，風起，又主口

舌主客鬱夷胡貊故鬱夷將動先來箕虺萬曰譚言譚人或有一時意氣之不合者尙可言說若謀欲如此則其心一主于害人而其計惟工于禍善故深恨之

品來云宵人毀正政如仰天之唾豈能至天遷從身墜既其女遷直是着頭一棒

茅云姪好言其彌縫之密草草言其備禍之疎時事至今日已不復有邪正之辨但有巧拙之形如此故下文以敬望之○裴云遭讒放逐憂愁幽思故曰勞人處磽確而經

詩志

卷之十四

十七

霜雪所以勁幹轉爲彫隕卿同衰草零落耳勞人草草四字足包屈于一部

蔣云所以必呼天者蓋驕者未必信天而猶懼有天勞者不敢問天而不能不恃天

上只言視若爾天乃坐視此驕人之得志乎其亦矜此勞人也初不言其視中之意下言投界有昊隨昊天如何初不言天必致其罪是呼天不應而爲是忿恨之詞也

蓋自玄菟入官孤服狂道天之生此久矣其能去之乎然則君子如天何對虎寔不能噬之而故曰不食有北寔不

能幽之而故曰不受傷于無可如何而爲是賤惡之詞乎夫天生之必天殛之天縱之必天絕之故終望于天而投界有昊

不欲使小人得加于君子故曰公孫碩膚不欲使小人得緣其威酸故曰不食不受此立言之法也其實足沒奈何若以爲腥臊不堪食夷狄所不如者然

爾雅云如畝畝丘李巡曰謂丘有壘界如田畝

張云巷伯未必是遭讒而被刑而以其所身受者告也恐此詩一播監謗者窮治指使勿黨之禍將與株連之害不

詩志

卷之十四

十八

淺則詩人孟孫請以身當之耳

時事如此非刀鋸刑餘之人所能施其補救故望凡百君子敬而聽之敬則其志正蒙難而不苟敬則其心細有備而無患天下事未始不可爲也

谷風

序曰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劉氏曰天子之于天下無他職也厚其人倫皇建厥極人君之義所以夙夜者是故朋友道絕則琢磨之義不行琢磨之義不行則人不曾其有極而歸其有極矣于是君得

以遂其不君。臣得以遂其不臣。至于父子兄弟夫婦莫不皆然。皆臻琢磨之義。不行而習。以成風。莫知爲耻也。呂氏曰。朋友之義。其相求本非以利害也。故窮達若一。不知其義。則利害而已耳。離合安可常哉。天下原有一等可以共憂患。不可共安樂之人。當其憂患。未始不真心相倚。及其安樂。則別有肺腸。然肝膽之友。每忌形骸。其平素言色之疎畧者必多。彼則思之以爲絕棄之端。夫思小怨而絕棄。猶可言也。欲絕棄而思小怨。不可言也。人情薄惡。往往有之。

詩志

卷之十四

九

其云兄弟安寧而棠棣傷。夫婦生育而谷風怨。君臣安定而弓鳥悲。乃谷風之友亦賦于將安將樂之日。甚矣安樂之毒人也。正義曰。谷風生長之風。取其朋友相長益。風之焚輪者。從上而下。力薄不能上升。得谷風併力焉。故傳曰風薄相扶而上。喻朋友相須而成。

釋天云。焚輪謂之頽。扶搖謂之茲。李廵曰。焚輪。暴風從上來降。謂之頽。頽下也。扶搖。暴風從下上升。故曰茲。茲上也。

泰云。恐懼至則不及。待安樂則難棄。各乘其將然。則相庇。

也。便可不自居其阨而相棄也。料我亦何能爲不平之鳴。皆深其機于蚤者也。

樊餘云。昔韓魏公說到小人負義忘恩處。心愈平。氣愈和。此詩末一句。迴省生平。悵然分任其過。似悔悟語。非怪嘆語。若翻雲覆雨世態。聖賢早已看透。何必重揭一番公案。天下惟漠不相關之人。決不相思。決不相怨。怨政從期望。太深處。見在綢繆。歡好時伏也。德卽怨之階也。德怨二物相緣而生。但不忌則德不去。不思則怨不來耳。患難相恤。此恩耳。非德也。必蒙難而勉之以正遇害而持。

詩志

卷之十四

十

之以義令。忠孝正直之意。不喪于顛沛流離之中。此方可謂之大德。蓋以生平期許言也。如今人每云。此一念有負于友。此一念不可令某知。皆不忌大德之謂也。必不忌大德。然後可相扶以進于道。而怨自無之。德與怨亦非二事。如當利害之交。去取之際。而勉其寧害母利。寧去毋取。以爲德。則德也。以爲怨。則亦怨也。以爲德。自不忌之矣。忌大德。自然思小怨矣。人每欲輕講上句。恐詩人有德色之意。蓋德大德二字不透徹耳。

正義曰。山嶺之上。非草木所宜。風向吹之使生。

枝枯曰萎根絕曰死

夢我

序曰夢我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卒子不得終養爾○箋曰不得終養者二親病亡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也

箋餘云夢夢者我親生之也菁菁者我君成之也此四君不能成之故我變爲蒿耳

哀哀二字略所乃自哀之詞生我劬勞其哀痛全在匪莪伊蒿上謂虛員此翻劬勞也

燕將樂毅破齊閔王逃莒齊將淖齒作亂殺之王孫賈失

詩志

卷之十四

王

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去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何歸王孫賈乃召兵市中誅淖齒刺而殺之令其失王之處時即日三牲奉女未必非蒿又令誅淖齒迎立王子法章時其母在室忽病卒亦未必非我蓋不失其身然後能事親有志者爲我爲蒿不可不辨

爾雅邢氏曰薪卽蒿之雄無子者陸機云牡蒿也

葛曰爾雅小山別大山鮮疏云謂小山與大山不相連屬者名鮮皇矣度其鮮原毛傳亦以此訓之鮮民須以此蓋

理會子不能養其父母却與父母不相連屬若此民者何以生焉

不如死之久矣領上耻字則以哀歎之情言牽下街恤靡至則以哀慘之情言兩意互相迴環

論詩曰劬勞之瘁只就襁褓孩提時言第四章復画出箇劬勞勞瘁的樣字

德字屬父母箋云之猶是也我欲報父母是德

郝云君之恩捐軀足報以身爲吾有也至于親則身亦親之有也雖捐軀莫報也而况身之外乎而况身之外且不

詩志

卷之十四

王

能致之親乎哀痛可勝道哉

罔極之恩本難酬也卽欲盡情于一養而亦不可得故後觸目生感俛仰悲傷無能已已

葛曰詳述父母罔極之後又爲後二章悲號哀訴之詞嫺嫺不絕其情益不能當

箋云民人自苦見役視南山則烈烈然飄風發發然寒而且疾也○具云山下有風其名爲疊山烈烈而風發發而

律律而風弗弗疊象也疊則有子考無咎民莫不教矣我獨何害不卒也哉

朱子謂父母俱存者。猶未知是詩之悲。若父母既沒。讀是詩而不三復流涕者。非人子也。吾謂父母幸存。讀是詩而不惕然動念。皇皇愛日者。亦非人子也。

鄭肇敏曰。幽王征結不時。驅奔經以服國事。而奪人喪者。其孝子為詩。嗚咽酸惻。如此觀其詩曰。鮮民久不如死。曰。銜恤靡至。曰。何怙何恃。則居喪之積況。而非奔喪之初。况也。其第四章。正孔子所謂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意而詩人自述其隱痛耳。末章云。我獨不卒。益深恨欲終之而不得也。烈烈發發。馮高有感。其為過道亦甚矣。

詩志 卷之十四

十三

晉王裒以父死非罪。每讀詩至此。未嘗不三復流涕。受業者為廢此篇。

大東

序曰。大東刺亂也。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焉。○箋云。譚國在東。故其大夫尤苦于征役。詩弋曰。此西轉而東之先兆也。蓋物不可處盈。盈必衰。勢不可居亢。亢必窮。西人至此。心太驕恣。物太狼藉。滿天星斗。都似厚其鼻而思以概之。定有犬戎一番劫數。而周鼎移矣。

陳大士曰。關東諸侯之不貢也。于求車求金。見東諸侯之罪于小東。大東見周天子之罪。

箋云。餐者。客始至。主人所致之禮也。凡餐饗餼。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數。陳興者。喻古者天子施予之恩。于天下厚。○司儀注云。小禮曰餐。大禮曰饗。饗。掌客云。上公餐五牢。饗餼九牢。侯伯餐四牢。饗餼七牢。子男餐三牢。饗餼五牢。

禮。簠盛稻粱。簋盛黍稷。○陳氏云。七之別有四。有黍稷之七。有牲體之七。有疏七。有喪七。三七以疎喪七。以桑

詩志

卷之十四

十三

少牢饋食禮云。雍人概鼎七于饗。饗。廩人概餼。七與敦于饗。饗。有司徹。司馬以二手執挑七枋。以拒清。注于疏七。若是者三。又云。雍人雍府加七于鼎。東枋。雍人饗

二疏七于俎上。

饗則不平。揀則不直。見有之象。偏盈疑為不均之象。致有之理。為枉似有勃入之形。○箋餘云。同一禮食也。有餘然之簋。餐而偏處其盈。有揀然之棘七。而偏處其縮。向也。忌其為砥。忌其為矢。今思其如砥。有不砥者矣。思其如矢。有不矢者矣。周道依然。視履頌異。所以涕也。

禹貢。荆州厥貢。礪砥磐石。蔡氏云。砥以細密爲名。礪以粗。礪爲礪。皆磨石。

文云。思昔全盛之時。以九賦歛賄。以九貢致用。以九式節財。以歲時登其夫家之報寡。辨其可任。其貴者。賢者。能者。服事者。老疾者。皆令使民攻老之事。食壯之食。其歲軍旅。則井出。稷禾秉芻。能米。不是過。先王以爲足。今也以天下供西都而不足。何哉。箋云。小也。大也。謂賦歛之多少也。小亦于東。大亦于東。言其政偏。失砥矢之道也。爾雅。汎泉。石出也。釋名云。汎。軌也。流狹而長。如車軌也。

詩志

卷之十四

五

契。刻也。契。契。憂苦刺心之意。○憚。畏也。言其賦役均困。情狀可畏。

薪。是獲薪。生意已盡矣。庶幾几載蓄之。以爲家用。不然。將腐敗而不可用矣。哀我憚人。罷困極矣。亦可休息養之。以待國事。不然。後將不繼矣。

私人之子。百僚是試。箋云。此言周衰。羣小得志。○羣小得志。則貪縱助虐。失砥矢之道。視君子所履者異矣。

周禮。酒正辨四飲之物。三曰漿。又素問云。今時之人。以酒爲漿。漿似酒之薄者。

後漢輿服志云。古者君臣佩玉。五伯迭興。戰兵不息。釋去綬佩。留其係璫。以爲表章。故詩曰。韜韜佩璫。綬佩其廢。秦乃以采組連結于璫。轉相結綬。故謂之綬。漢仍秦制而弗改。故加之。以雙印佩刀之飾。至孝明皇帝。乃爲大佩。銜牙雙璫。皆以白玉。

張叔翹曰。此詩自謂佩璫。以上叙述東國見囚之情。已盡矣。以後把一箇天。說來說去。直從望之處。說到怨之處。從不能助東人處。說到反助西人處。皆是虛空中生出議論。其情似癡。其態似狂。縱橫變幻。不可端倪。以文詞觀。亦天

詩志

卷之十四

五

下之至奇也。

論詩曰。末段猶騷之問天也。怨憤之氣。上干天象。舉七政二十八宿。悉若散無友紀焉。不見助。反似害。詩人無此二意。

文云。天有列宿。地有州域。故三方之輪。西猶五緯之拱。北也。周之興。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平柄。星在天龍。星與日辰之位。在北維。合是五位。以臨炤天下。俾無遠天室。今我亦惟顧瞻漢津。而河精不監。雖以天女主絲帛珍寶。而以河鼓爲犧牲。徒虛語耳。矧行有金水之

蘇好有風雨之異。義虧言失。罰見太白。小星附耳。有說在側。維彼敎客。寔行請調。東人尚契契焉。聖乘帝車以巡守。四鄰此實難矣。吾見踵之先于舌。敎之先于魁。賈也夫。監亦有光。傳曰。有光而無所明。

疏義曰。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也。在天爲次。在地爲辰。裏駕也。七裏謂七更其肆。

釋天云。河鼓謂之牽牛。李巡曰。河鼓牽牛。皆二十八宿名也。孫炎曰。河鼓之旗十二星。在牽牛北也。如爾雅。則河鼓牽牛一星也。如李孫之意。則二星。

詩志

卷之十四

二十七

鄭樵云。啟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沒。則西見。○孫炎云。啟明。卽太白也。長庚。不知是何星。毛氏亦以爲一星。朝在東。而夕在西耳。故李白母夜夢。長庚星生白。因字太白。從毛氏說也。○傳云。啟導也。庚。續也。

特牲饋食禮云。宗人執畢。注云。畢狀如叉。蓋爲其似畢星。取名焉。主人親舉。宗人則執畢尊之。是所以助載鼎實也。

畢三星。箕四星。二爲踵。二爲舌。箋云。翁引也。引舌者。謂

上二星相近。朱子曰。北斗而西柄。則秋時也。

楊升菴曰。周自平王遭父子之變。去豐而遷洛。周始東也。故曰大東。自敬王遭兄弟之爭。子朝居王城。曰西王。敬王居狄泉。曰東王。周又東也。故曰小東。周有二東之變。王迹熄而王室亂之矣。

饒云。當時賦役爲強國所據。多不輸周。此詩蓋諸國之奔命于山西。強國也。秦起山西。有吞列國及周意。詩人稱載翁其舌吞之象也。西柄之揭。謂天揭其柄以授西也。

四月

詩志

卷之十四

二十八

序曰。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詩故云。大東。東國困于征輸也。四月。南國困于征輸也。觀滔滔江漢。盡瘁以仕。可見。

又云。當夏則苦煩暑。當秋則感朔傷。入冬則又苦風寒。至于被嚴之生。是芳春矣。人皆熙熙于艷陽。我顧作歌以告哀。是終歲四序無復類。更之歎矣。

徐玄扈曰。天地之運。隨時變遷。四時之景。本無美惡。惟夫懼樂者。遇之則爲美景。憂愁者。觸之則爲惡况。今感時之亂。故遇景生悲。觸緒增感。真似有終歲不得自寬者。

王云詩人以四月行役至六月暑往未得反已闕二時之祭後當復闕二時也我先祖獨非人乎王者何爲忍不憂恤我使我不得脩子道孔叢子載孔子之言曰吾于四月見孝子之思祭或者亦謂是與

萬曰人之爲殘賊者必自廢不肯成立之人故俗呼此輩多曰廢物

燕氏曰思得王者以紀理諸侯猶江漢之紀報水江也漢也南國之大水紀理報川使不壅塞正義曰

詩志

卷之十四

王九

箋云鵲高之高飛鰲鮪之處淵性自然也非鵲爲能高飛非鰲鮪能處淵皆鵲鰲辟害爾○傳曰鵲高食殘之鳥也王肅云以言在位非鵲高也何爲貪殘驕暴高飛至天時賢非鰲鮪也何爲潛逃以避亂孫毓云上下皆失其所是以大亂而不振

燕氏曰大夫有退而食歲薇甘杞棣以免禍者作此詩以告儆天下之意非爲身也

惟以告哀者見滿眼皆是哀况滿腹皆是哀情故滿口皆是哀詞更無他言說可飾詞也非不敢他及之謂

陳大士曰天有四時而春盛德在水其政仁四月之詩獨缺焉詩人之微也自是征役紛紛北山以賢力獨勞大車以憂思自病小明以過期致怨而王方流連淮上不廢其琴瑟笙簧之娛故鼓鍾作焉而王氣盡矣物不可以終盡故受之楚焚繼焉

北山

序曰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于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孟子之說詩曰勞于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夫人忠孝兩

詩志

卷之十四

三十

念豈有異哉古之人不敢以父母之身行殆而偏可爲其君死能孝者未有不忠者也但世衰國危喜怒爲政役使不均羣小得志令人進不得關其忠始轉而思孝耳王事靡盬憂我父母衰世不得已之情也不然王孫賈之母且以其子不能殉國難爲憂而以不得歸激之王陵之母且以其子貳心于君爲憂而殺身以成之彼獨非人情也哉

傳曰旅衆也尚書解云旅力如耳力目力手力足力也此言方剛如耳目聰明手足輕捷也

若以爲知己者然。而實非也。意若曰。嘉我之未老乎。鮮我之方壯乎。以我旅力剛。故使之經營四方乎。果爾。則四方多故。有力者當盡其力。有材者當盡其材。于以共濟時艱。分國應耳。然試觀今日。非論能授官之朝也。未嘗曰某也宜靜而坐鎮。某也宜動而奔命。某也宜親而操風議之權。某也宜疎而膺執掌之任。第或有此一等。或有彼一等耳。以喜怒爲上下。以愛憎爲低昂。勞逸不均。憂樂殊任。有如此矣。甚而此一等之命。仍操于彼一等之手。士人輕感恩。而重知己。豈今日之謂哉。

詩志

卷之十四

王

姚承菴曰。執以控馬而執在手者。一釋手。則馬奔而不。可御矣。總攬國事亦然。故曰執掌。在彼一等父母之日夕。瞻依。吾知其喜溢庭幃。在此一等父母之倚門倚廬。亮所不免矣。此輩肉食而城口。舉酒而忘公。偃息安居而無多事。亦足矣。又且湛而樂也。風而識也。酒中之語。毒于酖。快意之言。慘于刃。此又世事之更可傷者。張云。此非以私勞鳴怨。乃以公義責忠也。我誠賢矣。爾獨不賢乎。我誠未老矣。爾獨老乎。我之方將誠鮮矣。而飲酒。

風議之中。豈鮮乎。爾大夫自處。謂何矣。老矣。而飲酒若渴。風議疊疊乎。

無將大車

此詩人自寫其憂思之詞。與尚寐無覺同一景况。百憂。卽從思現者也。憂以生思。而思復生憂。亂世情緒。自是如此。蓋當事者顛倒于憂患之中。而不知思悲憫者。繫懷于憂患之中。而無益于思。此世之所以危也。

想此人。必是精于思者也。其于事機之顛末。時勢之利害。無不條分縷析于思中。有憂世之心。而無其任。有濟變之

詩志

卷之十四

王

才而無其權力。不從心。故曰祇自底兮。無可奈何。而悲傷之詞也。不然。思可以集事。思可善後。思可以去惡。而益替思之于人大矣哉。而奈何曰無思。序曰。大夫悔將小人也。○嚴云。君子推輓小人。小人既進。則諧害君子。郝云。幽王之時。小人衆多。君子悔與共事。故序借將車以釋之。將猶駕馭也。小車駕馬。大車駕牛。車行利輕而惡重。貴馬而賤牛。故以牛車爲小人負重之比。始不察而俱用。至于困憊不前。誤國債事。所以可憂。

小明章

序曰、小明大夫悔仕于亂世也、

此行者怨其居者之詞。念共人而涕零如雨。云、怨在已。非懷在共人也。亦不平之詞也。曰罪罟譴怒反覆共人亦與有力焉。故戒之曰、無以安處為恒也。曰靖共爾位、則平日之廢職可知。曰正直是與、則平日之惡正、侃直可知。正直亦暗指自己一輩人說、不無望其培植意。曰神之聽之、亦怨詞也。

共人、即靖共之共、惟其廢職故、以共人呼之、

肅志

卷之十四

三十三

采蕭獲菽、言人方收拾我獨紛拏、此心之憂、惟有反躬自咎耳。

徐筆洞云、無恒者、見安危倚伏之機、式穀介福者、見禍福自召之門、意以穀亦不可必也、福亦不可恃也、

萬曰、靖者、安分無擾之謂、見喜功生事不得而究之、又不

是安處、不是安息、却須何如理會、或曰、遠役者孤獨憂傷、而還念其僚友之詞、亂世之末流、居者行者皆不得其所、以罪罟譴怒反覆觀之、則僚友之處者、不豈有樂事哉、所以思之而涕零如雨也、末以自勉、

之道戒之、燕處此世界、唯靖共爾位、正直是與、庶几可免耳。方怨已、忽念人、憂傷中之轉境、蓋如此。○已之勞、則斯之天、友之福、則邀之神、皆危怖不自保之意。

鼓鍾

序曰、鼓鍾、刺幽王也、

歐陽氏謂當時誰不屬周御、而幽王亦無東巡之事、史可據也、焉得作樂于淮上、詩揆云、昭王巡狩沒于漢濱、穆王車轍馬跡、遍天下、共王游于涇上、疑此三王事、非幽王也、韓詩亦以為昭王時作、

肅志

卷之十四

三十四

論詩曰、碎雍淮水、同一鼓鍾也、睽睽奏公、喜其未已、淮有三洲、則悲其久也、信乎樂在人、不在器也、唐太宗謂杜淹曰、夫聲音之所感、各因人之哀樂、今玉樹伴侶之曲、尙標試奏之、知必不悲、與此同旨。

笑曰、嘉樂不野合、犧象不出門、今乃于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體尤甚。

琴瑟為堂上、笙簫為堂下、傳曰、笙簫東方之樂也、疏義曰、東方、物生之位、凡宮縣四面、縣以東為始、舉笙簫則四方可知。

鐘鼓琴瑟笙聲言聲雅南籥言容

箋以雅為萬舞。南為夷舞。籥為翟舞。三舞不偕。如樂記所謂進旅退旅也。○疏解傳意。謂此三舞與上琴瑟笙聲節奏齊同。如是乃為和而不偕矣。與鄭異。

正義曰。萬舞即武舞。以干戚。本用兵人眾之大數。為舞以象之。箋云。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為雅。雅正也。籥文舞也。

傳曰。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株離。北夷之樂曰禁。疏曰。昧。物生根也。南。物恆任也。故亦曰

詩志

卷之十四

圭

任。秋物成而離其根株。冬物藏而禁閉于下。故以為名焉。白虎通曰。王者制夷狄樂。不制夷狄禮。何以為均中國也。既為夷禮。恐夷人不宜隨中國禮也。四夷之樂。雖為舞。以使中國之人是夷樂。唯舞也。

傳曰。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也。明堂位云。納夷蠻之樂于太廟。言廣魯于天下也。即此意。疏義曰。周之德先致南方。故秋官立象胥之職。以通譯四夷。則言南可以兼四夷。吳氏曰。不變者樂之文。不知其何以變者樂之情。變在文。猶可言也。變在情。不可言也。今之樂。猶古之樂也。

蘇罷舞。始稱盛世哉。

鄧潛谷曰。自小弁至小明。朝廷內外傷于饑。四國傷賦。役傷亂。皆傷王政之不均也。乃其本在淫于樂。而後農故鍾鼓後。次以楚茨。信南山。而序謂思古以風焉。聖人側但斯世而欲已其亂也如此。

附異詩故云。刺幽王者。記徐夷偃王偕王之事也。大雅曰。鋪敦淮浦。仍執醜虜。宣王之世。徐子嘗拒命矣。韓非稱徐偃王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六國。淮南亦云。即所記互異。要知當在幽王之世矣。曰鼓鍾伐鼗。是築宮

詩志

卷之十四

圭

室城隍之舉也。曰琴瑟曰笙。聲曰雅南。謂其偕用周樂也。君子聞此而悲幽王之不知懼也。王維凝碧池頭奏管絃。同是感矣。

詩志小雅卷之十五

楚茨

序曰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民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郝云農事國之根本祭祀國之大事洪範以農政繼五行周官以三農先九職洛誥以明農序正父自后稷肇祀不宿失業公劉古公彊理力田遂拓丕基子孫守先訓力農奉祀以此占國運興衰故后稷配天而生民作文武功成而思文頌二叔不才乃咏七月幽王死宗周滅乃咏楚茨詩志 卷之十五

大田平王東遷九廟墮乃歌黍離皆推本農事不忘先業也徐筆洞曰此與下三篇朱子以為幽雅幽何以有雅想周家既王追述公劉古公時力農奉祭之事而歌之也陳大士曰先王之道也重農而尊神以極其節所為交神明建群下非盛德曷臻焉農本務也祭則有孚頤若莘渙之道莫要于此故于幽王之亂而思及之案盛犧牲皆民力之普存也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神人胥慶因詠為此詩

歸云荒瘠之土舊皆沃壤今抽茨棘昔執黍稷此四語慨

想無窮于子孫孫勿替引之後王乃有廢禮者語外深長詩云棘可以為七升組內備祭祀之用抽者生不巳之義即此一字便有前承往昔後人勿替引之象

安者初迎尸而拜以安之祭統云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于臣在廟中則全于君君在廟門外則疑于君入廟門則全于臣全于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拜安者尸即至尊之坐或時不自安則以拜安之少牢云祝設几于筵上祝舉奠主人西而拜祝出迎尸

詩志 卷之十五

于廟門外疏曰初尸人祝延之入廟與而行灌禮至朝踐如特牲注云朝事延尸于戶西南面至薦熟乃更延主于室之奧尸來升席自北方升坐于主北焉既如特牲同舉牢角即安尸侑尸之禮祝言而不拜主人不言而拜親疎之異也少牢云尸告飽祝獨侑曰皇尸未實侑尸又食主人不言拜侑尸又三飯主人及尸之言皆祝所傳祝蓋以主人之詞勸之疏義曰祭祀之禮主人自慙而趨其賓客則有儀容陳

大士曰。獨言蒸嘗。春夏二時開焉。物未大出也。

禮運曰。腥其俎。熟其醑。又曰。然後退而合享。体其犬豕牛

羊。○傳曰。肆。陳將齊也。或陳於牙。或齊于肉。

亨人曰。掌供鼎鑊以給水火之齊。職外內饗之爨。外饗

掌外祭祀之割烹。供其肺脰形樵。陳其鼎俎。實之牲體。

○禮運注云。分別骨體之貴賤。肆于眾俎。是體其犬豕

牛羊也。地官牛人云。凡祭祀共其牛牲之牙。謂殺而陳

于牙上也。王肅云。齊肉。分齊其肉所常用。

郊特牲曰。直祭祀于主。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于彼

詩志 卷之十五 王

乎于此乎。或諸遠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詩測

曰。待賓客之屬。誠敬所聚。肅恭所存。意其神或在此。○疏

義曰。神無不在。故情求之。

自莊盛也。皇之義宜如此。

記云。祭因于其分者也。天子流于光而及于遠。公卿流

于卑而及于近。及于遠。則血食之事先矣。及于近。則火化

之事先矣。

孔云。瘞。以煮肉。廩。以炊米。少牢云。瘞。在門東南

北上。廩。在瘞之北。

瘞。意以上或肆。為陳其骨體于俎。此當為從。獻之俎。即下

燔炙是也。孔碩。取肉肝之肥碩美者。

儀禮。主人洗爵酌醕尸既獻酒。賓長卽以燔從之。置之

詩志 卷之十五 四

於俎。主婦洗爵酌亞獻尸既獻酒。兄弟卽以炙從置之

于俎。○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

禮。凡祭之道。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也。

有司微云。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佈。主人主婦皆右之。

司上羞庶羞于尸。佈。主人主婦皆左之。注云。二羞所以

盡歡心。內羞在右。陰也。庶羞在左。陽也。內羞。醢食。糝食。

庶羞。羊臠。豕臠。皆有醢醢。天子之庶羞。百有二十品。

傳曰。釋而賓尸。及賓客。正義曰。於釋祭。可以此豆賓敬于

尸。而薦之。是為賓也。今正祭。實用之薦薦。是為賓也。

東西互對飲爲交、東西邪行錯綜互飲爲錯。○特性云：主人酬尸、主婦亞獻、賓三獻畢，主人遂酌獻賓，賓飲獻爵，主人飲酢爵，遂以饌酌于西方之尊，以酬賓，又自飲，再酌飲賓，賓奠饌于尊南，至旅酬，乃舉其饌，酬長兄弟，遂自飲，更酌于東方之尊，以飲長兄弟，長兄弟卒饌，酌于西方之尊，以飲受旅者，其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編，皆如初儀。

鄉射記云：古者于旅也，語○嚴威非所以事親而之生，嚴威亦非所以事神而之死，故禮儀而不廢笑語，有家人父

詩志

卷之十五

五

子之樂焉，特不敢越于法宜耳，所謂以人道接之也。

少牢云：薦獻禮終，尸皆命祝以饌於主人，箋云：祝致神意，造主人使受饌，既而以饌之物，牲子主人釋饌，詞以勸之。

箋又云：般之禮，祝徧取黍稷牢肉，魚櫛于醢，以授尸，孝孫前就尸受之，天子使宰夫受之以筐。

如幾若有所期，約來適與意符，如式若有個，則例在虧欠，不得○神之歡，人居性情之會，而察人在形神之微，故積精氣以迎於神，而神若與周旋而眷瞻之。

既齊既稷既匡既敷，工祝之所爲告也。○姜肱愚曰：神有

靈而無氣，其精氣全憑于生者，孝孫之氣一處不固，則昭格所自窮也。

賴云：使擁田祿而儼然民上者，神不足以持，候氣不足以齊，數則自樹之根薄，且志不足以達，變識不足以研，幾亦化裁之地，膠故錫爾極，爲致福之本焉。○黃云：極固爾極，孰從錫之神，若入人肺腑而代爲之心者。

箋云：鍾鼓既戒，戒諸在廟中者，以祭禮畢，孝孫往位堂下，西面位也，祝于是致孝孫之意。

告尸以利成。

詩志

卷之十五

六

告利成之位，特性言士禮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少牢言大夫禮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正義曰：尊者出稍遠也。此云至堂下，明遠于大夫。

正義曰：特性少牢皆祝告主人以利成，尊則脩儀盡飾，焉有節文，祝先致尸意告主人，乃更致主人之意，以告尸也。

正義曰：特性告利成，卽云尸謏，祝前主人降，少牢祝告利成，卽云祝入尸謏，主人降，是二禮爲差，此則祝入，又報以利成，然後尸乃起，準彼二禮又爲差。

哭云尸節神者也故醉起送歸共爲節度○君送之廟門內與不迎尸意同

春官大司樂職云尸出入奏肆夏祭義曰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此鼓鍾送尸者以哀其享否不可知自孝子之心耳其送尸猶自作樂也

周禮九嬪云凡祭祀贊后薦徹豆是君婦進豆而已餘饌諸宰徹之膳夫云凡王祭祀賓客則徹王之胾俎注云膳夫親徹胾俎胾俎最尊也其餘則其屬徹之故曰諸宰

詩志

卷之十五

七

陳大士曰天子之祭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與境內樂之公卿之祭與諸父昆弟樂之

祭統云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拜賓于門外而不敢齒歸賓俎而不敢後所以尊賓也同姓則啗與之燕所以親親也

儀禮主人之俎佐食徹之尸俎則佐食徹而有司歸之賓俎則有司徹而歸祝及兄弟衆賓之俎則皆自徹而出主人以胾俎進豆及視尸兄弟之庶羞燕族人于寢之堂主婦以祝豆進及姑姊妹之俎燕內兄弟于寢之

易

上言福壽只少得說子孫故又就燕私處取神嗜六句看正分脈前釋後釋也

有其舉之莫或廢有其廢之莫或舉也雨露既濡有怵惕之心雨露既降有悽慘之心時也董子曰不多而欲繁清不貪數而欲恭敬君子之祭也則又盡之之說也

諸父兄弟皆本一身假廟之典所以尊祖敬宗亦以展親睦族也燕私一舉而凡我同生蕩然無間和氣浹洽矣夫兄弟既翕父母順焉冥冥之中寧有監茲歡悅而不降保

詩志

卷之十五

八

定之春春樂具入奏以綏後祿此殆實理自然非借謾也子貢傳楚茨南山田皆所以勸農也○胡新安謂歌咏其事以寓其鼓舞神化之道而堅其樂事起功之心是也此所爲勸也

信南山

序曰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鄧潛谷曰思古農政也○人皆以爲因祭而推本于農政不知是陳農政而因及于祭也董子曰奉四時所受於天

者而上之爲上。祭貴天。賜且尊宗廟也。孔子受君賜則以祭。况受天賜乎。一年之中。天賜四至。至則上之。此宗廟所以歲四祭也。可見奉祭是農政內事。
張文潛曰。田事脩而衣食豐。衣食豐而禮樂脩。禮樂脩而和平興。和平興而人君有安寧壽考之盛。此詩人深探其本要其終而言之序如此也。
首章九勸農省農任土正賦之事。無不具焉。次章九祈年祈雨。乘時芟播之事。無不具焉。言君上之事。言其精神耳。舊以爲無義味。輕通過。非是。

詩志

卷之十五

九

正義曰。甸之爲字。既訓爲治。音又爲乘。以治其地使平成田。則訓爲治。以方十里出兵車一乘。故又音爲乘也。地官小司徒云。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注云。甸之爲治也。如數計之。六十四井也。特性注云。甸或謂之乘。

冬官匠人注云。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綠邊一里治洫。故或云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或云甸方八里出車一乘也。

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辨廣五寸。二相爲耦。一耦之伐。廣

詩志

卷之十五

十

尺深尺。謂之畝。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于川。各載其名。○遂在井之內。周遭一夫之田。溝在井之外。周遭十夫之田。洫澮川做此。其水則遂達于溝。溝達于洫。以次而達于川。以資蓄洩。脩旱潦。此言南東其畝。自遂之達于溝言之也。○畝是田之身。遂是田首小溝。故有一縱一橫之象。其遂橫趨于溝者。則南其畝。謂畝形自南而亘北也。其遂縱趨于溝者。則東

其畝。謂畝形自東而亘西也。說者以畝爲防水之具。未考周禮左氏耳。

考工記曰。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稍溝三十里而廣倍。凡行莫水磬折。以參伍欲爲淵。則句於矩。凡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善溝者水激之。善防者水淫之。

馮云。西北之水。乘金水之運。故秋行而冬止。大抵官成物之功。南東之水。萃木火之氣。故春發而夏昌。大抵戕生物之事。南東其畝。亦取生氣之意也。○名物疏云。東南向陽。

西北傍陰乃人道貴陽賤陰之義耳

朱云天之于物也尊而不親土親而不尊物之求齊澤于所親易而于所尊難其勢然也故萬物莫不尊天而貴雨雪○冬春之交刑德之分也雨雪所以助威霽霖所以養德苟當冬而不極其閉凍是罰緩矣罰緩則傷義當春而不周其溫濡是賞屯矣賞屯則傷仁故仁以生物而仁非其時則足以殺矣義以殺物而義以時則所以生矣有義冬者無戾春有吉天者無凶地凡此皆曾孫精神之所圖也

詩志

卷之十五

十一

陸農師曰煥則雲暘而異寒則雲陰而同

水散則成涸而水聚則成鹵土散則為塗而土聚又為塊如此者皆不任物

萬曰或或與郁郁同言黍稷之有文章也

箋云界與也祭祀齋戒則以賜尸與賓祭義云祭前十日散齋七日致齋三日於齋之時官當與之酒食正義云界者賜下之詞不得當事祀言

班孟堅曰在野曰廬在邑曰里說文云廬寄也春夏居秋冬去

秋祭瓜熟因并獻之周禮地官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疏珍異之物以時飲而藏之凡祭祀供其果疏瓜瓠之屬

禮曰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以薦者莫不成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故曰惟賢者能盡祭祀之義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也先言酒後言牲是其次也

記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

陳祥道曰濁莫如五齊清莫如三酒祭祀有五齊以神

詩志

卷之十五

十一

事之有三酒以人養之也○天官酒人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酒人掌為五齊三酒祭祀則共之

箋曰享于祖考納亨時○君牽牲入廟將殺授亨人故謂之納亨

祭義曰祭之日君牽牲既入廟中麗于碑卿大夫袒而

特牲云割刀之用而鬻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

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血祭盛氣也。取肝腎燔燎升首報揚也。

特牲云。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焚蕭。合馨香。注云。肝。腸間脂也。蕭。香蒿。染以脂。合黍稷燒之。

問祖先已死。以何而求。朱子曰。只是以我之氣承接其氣。便是有求的道理。古人于祭祀極重。直是要求而得之。商人求諸陽。便先作樂祭散。即陽氣以求之。周人求諸陰。便焚燎蕭鬯。以陰氣求之。

甫田

詩志

卷之十五

十三

序曰。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箋云。刺者。刺倉庫空虛。政煩賦重。農人失職。

沈無圖曰。一成之田。百取十。萬取千。什一以稅之。三年餘一。九年餘三。又取陳以食之。勞相之暇。閒進其髦士。以使之就學。養而又教之。天下豈樂莫不尊親自古至今已非一日而不可復見。故反覆叙致不能自己焉。

子貢傳曰。所以勸農也。夫勸農自是此詩之旨。而傷今思古自是叙詩之旨。不相左也。

魯季季曰。輕農則民舍本而務末。則產約。產約則輕

遷。而况民農則朴。朴則易用。故每欣以利。而殷勤懇至。寓鼓舞之術焉。

傳曰。甫田。謂天下田也。十千言多也。王肅云。太平之時。天下皆豐。故不繁之於夫。井不限之於斗斛。要言多取田畝之收而已。

傳曰。尊者食新。農夫食陳。孫毓曰。老壯之別。孝養之義也。○箋曰。倉庫有餘。民得賒買取食之。所以紓官之蓄滯。亦使民愛存新穀。自古者豐年之法如此。詩七日可見夏耘亦行。補助不獨耕歛爲然。

詩志

卷之十五

十四

食貨志云。后稷始畝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畝。長終畝一畝三畝。一夫三百畝。而播種於畝中。苗葉以上稍耨。穰草。因墾其土。以附苗根。比成穰。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耨耨而成也。

漢書藝文志云。古之學者。且井且養。三年而通一經。用日少而蓄德多。三十而五經立。

卽報卽祈。一時事也。此時黍稷未成。故但齊明其志。奉此犧牲以進耳。

正義曰。饒。謂純色。社爲陰祀。周禮牧人云。陰祀用黝牲。

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是社與方牲色各不同而饋同也

郊特牲註祭土而主陰氣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左傳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又曰后土即社鄭志云為社謂輔作社神社者五方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傳曰方迎四方氣于郊也曲禮曰天子祭四方歲徧注云祭五方之神于四郊也大宗伯注云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

詩志

卷之十五

十五

此神焉少昊氏之子曰重為勾芒食於木該為蓐收食于金修及熙為玄冥食于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祝融后土食於火土是黎兼二祀也蓋火土位俱在南方既正義曰神農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為稼穡謂之先農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各殊而實同也文雖主於神農而祭尊可以及卑后土后稷田正皆在焉夫奉先民焉曰祖而農知尊矣亦所以教也周禮簡章凡國祈年于田祖則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正義曰此不云簡周禮不云琴瑟皆文不脩耳桂子春云土鼓以瓦為

匡以革為兩面可擊也

甘雨孔氏曰以長物則為甘害物則為苦

以穀我士女頂上農夫之慶來言我田之藏由農夫之勤感神既所致則今日之祈甘雨亦以食農夫故也即農夫之已格神代轉為乞靈耳若曰非以予一人之故也○王肅云大得我黍稷以善我男女言倉廩實而知禮節也魯孫來止是再提今適南畝之文也上云我田既藏此則必其終善

詩七日熱耘最苦此時飲食易敗故取而嘗其旨否

詩志

卷之十五

十六

攘其左右嘗其旨否上下相親氣味如家人父子焉魯孫不怒農夫克敏上下相感精神如一氣呼吸焉於此可想見盛世君民景象

末章是預道之詞

箋曰稼禾也謂有業者也庾露積穀也古之稅法近者納總遠者納粟米

禹貢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稅三百里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傳曰梁車祭也正義曰孟子十二月與梁成是也橋高

廣得容車渡故以比。

沈無回云。一則曰農夫之慶。再則曰農夫之慶。見以農夫始以農夫終也。我何力之有。是所以勸也。

大田

序曰。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箋云。幽王之時。政頌賦重。而不務農事。由災害穀。風雨不時。萬民饑饉。矜寡無所取活。故時臣思古以刺之。

子貢傳曰。農夫所以報上也。報上是此詩之旨。而刺時又自是叙詩之旨。

詩志

卷之十五

七

論詩曰。治世幽明上下。一體呼應。疾去垂。異雨得雨。亦由平日德脩政舉。使然。只閒閒叙神能驅重。雨能澤苗。而所以致此者。正悠然可想。若指定上篇方社田和之祭。猶之操豚蹄而望歲。則夫頌君德者亦淺矣。

箋曰。將稼者。必先相地之宜。而擇其種。季冬命民出五種。計耦耕事。備耒耜具田器。此之謂戒。是既備矣。至孟春土長冒楸。陳根可拔而事之。

箋云。似讀爲熾。載讀爲苗。方言。入地爲熾。反草爲苗。疏義曰。謂耜之熾而入地。以苗殺其草。

箋云。若順也。止力役。以順民事。不奪其時。月令云。毋聚大衆。毋作大事。以妨農事是也。

既方既皂。既堅既好。不稂不莠。箋云。擇種之善。民力之專。時氣之和。所致之。此四重者。恒害我田中之稂莠。故明君以正已而去之。傳曰。炎火盛陽也。月令仲夏行春令。百勝時起。是陽行而生。陽盛則虫起。消之則付于所生之本。蓋明君爲政。害無由作。箋云。使自消亡。

李巡云。食禾心爲螟。言其姦冥冥難知也。食禾葉者言假貸無厭。故曰螟也。食禾節者言貪狠。故曰賊也。食禾

詩志

卷之十五

八

根者言其稅取萬民財貨。故曰蟲也。孫炎曰。皆政貪所致。因以爲名也。說文云。更冥冥犯法。則生螟。乞貸則生騰。抵冒取民則生蟲。淮南子曰。枉法令。則多虫螟。

天澤怙君德而降。則私田之澤亦君之澤也。地利得天澤而盛。則寡婦之利亦君之利也。○箋餘云。無公私而有公私者。忠君之義。有彼此而無彼此者。恤寡之仁。大田之中。其收入之多。積藏之密者。姑無論。萬夫所耕。其仰事俯育之無憾。吉凶賓軍之餽給者。亦姑無論。

疏正義曰。穉禾之鋪而未束者。東刈禾之把也。聘禮。四

秉曰管注云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管稽名也○堂客注云米禾之秉管字同數異禾之秉手把耳管謂一穊然則禾之秉一把耳米之秉十六斛禾之管把耳米之管則五斗

繁露曰孔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脩大夫不坐羊士不坐夫夫天不重與有角不得有上齒故已有大者不得有小者天數也伊寡婦之利亦足見古之耕者有君子之意

姚承菴曰前篇是祈之祭故曰以我齊明與我犧羊蓋黍

詩志

卷之十五

九

稷未成不用以荐也此是報成之祭故云以其騂黑與其黍稷蓋黍稷既成始用以祭也

左傳民神之主也故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繁滋也謂其不疾癘蟲也謂其脩腍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粢盛實成謂三時不害而時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諛慝也故務其三時脩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民和而神降之福

鄧潛谷曰幽王失政而楚茨諸篇作仲尼故反王政之所本而受之以幽雅明變之可正也

瞻彼洛矣

序曰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箋餘云兵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幽王失政農荒其業戎不除器故大田之後次以瞻洛陳古道以刺焉

嚴華谷曰詩人瞻洛水之深廣思昔天子至此朝會諸侯

其錫予之福有如茨之盛若國有征伐之事又使誅貽臨

詩志

卷之十五

十

戎以作六師而行之當是之時朝覲會同四海來格爵賞征伐自天子出何其盛也乃今泱泱之水犹昔也而盛事遠矣

郝云昔周公營洛都朝會巡狩以明賞罰故立政曰文子文孫其克詰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成康既沒周道寢衰久曠盛典宣王中興復古詩人有車攻之頌幽王嗣服荒于酒色嫡庶不正父子相傾賞罰僭濫武備不脩會同遂廢故詩人觀洛水而思先烈也周京寢邇西戎故諷以作六師應有夷狄之禍也保家室

諷太子申后之事也。保家邦知西周之將亡也。君子至止。諷以朝會也。福祿諷以賞善也。戎服佩刀。諷以罰惡也。論詩曰。銷京據天下之險。真足坐制六合矣。雖然。使子孫深居北隅。恃以無恐。漸與天下聲氣不接。則痿痺之勢成焉。故周公復營洛邑。以朝會諸侯。一則使子孫出觀形勢。心有所警。一則使臣民入怖聲靈。氣有所懼。蓋萬年之長慮也。

國甚武則伯。甚文則弱。禮樂之敝。還與干戈同衰。君子總萬年之損益。而計其終。可云救也。

詩志

卷之十五

主

洛詩。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瀾水東。瀾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瀾水東。亦惟洛食。注。瀾水東。瀾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瀾水東。下都也。處商民之地。皆近洛水。故兩云惟洛食也。食者。史先定墨。而灼龜之兆。正食其墨也。

夏官職方氏。河西曰雍州。其浸渭洛。故傳曰。洛。宗周漑浸水也。禹貢。漆沮既從。孔安國云。漆沮一名洛水。是洛水卽漆沮。與東都伊洛別矣。

詩故云。東都會萬國。道里均平。故曰泱泱。謂得其中央也。

箋云。黼黻。祭服之鞶。合帛爲之。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未過爵命之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爲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黼黻。茅蒐染也。○疏云。其草色赤。案士冠禮。陳服于房中云。爵弁服纁裳。紃衣。緇帶。黼黻。是黼黻爲士服無疑。傳又曰。黼黻所以代鞶也。案士朝服謂之鞶。祭服謂之黼黻。皆蔽膝之衣。駁異義云。有黼黻無鞶。有鞶無黼黻。亦見爲士服也。○王制云。諸侯之世子。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蓋不敢自成爲君。故服士服。箋說似爲有據。說者皆

詩志

卷之十五

主

謂周官有帛弁爲兵事之服。黼黻合帛爲之。則其弁必帛弁。衣必帛衣。是天子親御戎服。然以黼黻配帛弁。無成文可考。而相緣已久矣。姑存之。

作者。是天子親御戎服。自然張皇震疊。能消天下不軌之萌。而振國家久頹之氣。

傳曰。天子玉璽而珽珽。諸侯盭珠而瑱瑱。大夫鐻璽而鏤璽。士瑒璽而瑒瑒。○說文云。珽。蜃甲。所以飾物也。釋器云。黃金謂之盭。其美者謂之鏤。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鐻。說文云。公瑒。屬而不別于屬。故天子用屬士服。

珣也

箋云。此人世子之賢者也。既受爵命賞賜。而加賜客刀。有飾。顯其能斷制。○福祿既同。箋云。此人世子之能繼世位者也。其爵命賞賜。盡與其先君受命者同。而已無所加也。

項云。兵者危天下之具也。而亦天下之所賴以安。故耀德而不觀。先王以之。貽百靈之祉。居休而不懈。聖人以之。先天下之憂。○徐士彰曰。三章有講武。而無福祿。三章有福祿。而無講武。不知輝琇有秘。卽首章之秣給也。福祿既同。卽

詩志

卷之十五

王

首章之如茨也。彼此固可互見。

詩弋曰。洛邑。四戰之地也。先王時。耀武以示威于天下耳。然必藉西都爲根本。無事則退藏焉。若棄西都而專恃之。便肩寒背薄。室家其何能保。此賦黍離者。所以致恨幽平也。○語云。洛陽天下之中。抗稜于四裔。亦四戰于中原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

鄧潛谷曰。瞻彼次大田。何也。幽王失政。而大東鍾鼓作。失諸侯矣。周且東遷。六師虛脩。儀衛弛矣。故受之以瞻洛。疾不朝矣。卽朝不戢難矣。故受之以桑扈。蓋易終而有既。未

濟。明水火之有交也。雅亡而有瞻洛。裳華桑扈。皆明上下之有交也。剝窮而反。閭窮而通。風終于邪。雅復之邪。其義一也。

陳大士曰。瞻洛至車攻。一時之詩也。諸侯朝天子于狩。所憚于六師之威已焉。天子蒼見之裳裳。而因以桑扈燕之。未觀而心怒也。既觀而心罵矣。至欽燕之際。於收歛敬慎諄諄如也。而戒其傲意可知已。天保爾其君。古人之質也。且親親也。鴛鴦乃不敢爾其君也。宣王之世。諸侯引嫌焉。爾矣。類弁猶裳。棣之志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好賢之至。

詩志

卷之十五

王

而車牽施之季女。咸之感少女。可以見天地之情。車牽之思季女。可以觀理義之正。青睞何居。而問于諸詩之中也。我未之前聞也。或爲其時事諷而戒諸。則猶然盛世之音也。若然則與賓之初筵同是物矣。賓之初筵。疑非武公之詩也。天子飲燕設事以戒云爾。武公卽虢聖。奈何升而雅乎。王在洛。飲酒僑焉耳。那居乎其在鎬者。也。裳裳於瞻洛。無錫予。采芣苢。魚藻有錫予。洛僑焉耳。諸侯之朝于鎬。又加勤焉。爾也。

裳裳者華

序曰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諂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仍作天子答聯洛說而叙詩陳刺意自在言外陳大士以爲陳宣王時事理或然與

三章俱就其可見處以美之末則由可見以及其不可見也

論詩曰忽天子赫給臨戎何等憂危其心思得一干城之寄可知矣今一見之子而有當焉心之寫固其所也

徐云天子赫給方耀武也而群侯以文章濟之此是明良詩志

卷之十五

十五

交輝景象即此明良交輝中便有瑞氣散在各侯身上所謂慶也上面舉處亦即有慶之意○分如茨之福祿而各被其休人既同之境界而咸沾其澤

詩揆云譽是天子舉若能發我聲名也處是天子處若能與我邦家也慶亦是天子慶若能錫我休嘉也皆天子自幸之詞與爲龍爲光邦家之基等相似若說我心寫爾便有舉處不應倨傲乃爾

箋餘云左之左之右之右之似承六轡沃若而言也蓋借馭馬以況其馭世云耳兩章宜爲一章或黃或白當是左

之右之之與○錢云左之而又左之左而更有左也右之而復右之右而更有右也

詩弋曰凡人之可見者皆其似也而有密之真有不可見者焉人亦有言春光在紅紫而紅紫非春光此詩亦若曰棠棣在黃白而黃白非棠棣真不可見也亦言其似者而已矣

箋云華堂堂於上喻君也葉渻然於下喻臣也之子謂古之明王華芸然而黃與明王德之盛也不言葉微見無賢臣也華或有黃者或有白者與明王之德時有駁

詩志

卷之十五

十五

而不純

桑扈

海

序曰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子貢傳曰天子燕方伯之詩○詩弋曰此之燕諸侯何興蓼蕭湛露哉然先歆以福急頌其功卒言不戢不難匪教若譽若諷似望以桓文之勛而防其跋扈之漸者慮何深以切也噫斯其爲衰世之君臣乎

記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故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是故國安而君寧上下相和而不相怨也

左傳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滯者也。春扈起民耕種。農扈起民耘耔。秋扈起民收歛。冬扈起民蓋藏。棘扈爲米。擊鳥。桑扈爲蜚驅雀。行扈惜惜。晝爲民驅鳥。宵扈噴噴。夜爲農驅獸。老扈晏晏。則起民刈麥。令起不得晏者也。先王名官以主農桑之事。有扈衛生民意。此諸侯爲方伯。以屏蔽萬民者也。故以桑扈爲典。

桑扈有青素二種。青者嗜曲食肉。好盜脂膏。鳴鳩之卒。場啄粟者是也。素者其起與領。皆有文章。卽此篇所咏者是也。○詩測云。鶯鳥之有文采可愛者也。桑扈之羽。

詩志

卷之十五

壬

領乃鶯之羽領。故曰鶯其羽。鶯其領。狁所謂儒其冠。儒其衣。云云也。

傳曰。胥皆也。孫毓云。與天下皆樂。樂之大者。天子四海之內無違命。則天子樂矣。諸侯四封之內無違命。外內無故。則諸侯樂矣。大夫官府之內無違命。諸謀行于上。則大夫樂矣。士進以禮。退以義。則士樂矣。庶人耕稼樹藝。以養父母。刑罰不加于身。則庶人樂矣。○論詩曰。天地間唯樂是普同的。君子坦衷易行。可親可樂。天亦受以祐。人亦藉其屏。

箋曰。胥有才知之名也。王者樂臣下有才智文章。則賢人在位。庶官不曠政。和而民安。天子之以福樂。則又能爲天下蔽捍四表患難矣。

周禮每官之下。皆有胥徒。胥一人。則走十人。是胥以才智之故。而爲十徒之長。又有大胥小胥之官。又易歸妹以胥。鄭志荅冷剛云。須才智之稱。故屈原之妹名女須。胥須古今字耳。

功高者易滿。卽斤斤自檢。而見其戢焉難焉。受福亦見其那焉。此則不戢不難。彼交匪故而已矣。受福不那。福祿來求而已矣。

詩志

卷之十五

壬

箋曰。兕觥。爵也。古之王者。與群臣燕飲。無失禮者。其罰爵徒然。陳設而已。其飲美酒。思得柔順中和。與其樂言不恤放。自淫恣也。

陸農師曰。兕觥。故先王之罰爵。以兕角爲之。○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解。解。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自節。爲人謗訕。總名曰爵。其實曰觥。觥者。觥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

又曰甚哉奈扈之于諸侯也。杯酒之間。一何其深以長也。然而卒隱之。若爲已然。歸美之詞。若爲未。未然期許之詞。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其猶然有。天休以上愛敬之意也夫。

鴛鴦

序曰、鶯鶯、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

市志

卷之十五

壬

郝云、幽王暴虐、水陸飛潛、無不盡取、殺胎覆巢、鳥亂于上、剥膚取之、而刈管用之、民窮財盡、是以大亂、故詩人思古、明王、而托鳥獸以比。

卽云臣之頌君亦便是思古爲刺。

詩弋曰。于飛而畢。羅不及。在梁而左翼是戢。其性恬也。在
 屈無馳驅之勞。獲秣有養養之適。其情愉也。萬物盡歸恬
 愉。君子直在。第一世而無極焉。故以萬年頌之。

傳曰。鴛鴦匹鳥。疏義云。止則耦。飛則儼。性馴善而相耦。則取之易得。弋者每獲之。

釋器云鳥罟謂之羅月令云羅網畢翳注謂小而柄長

謂之畢。疏云。羅則張以待鳥。畢則執以掩物。故言畢掩。詩測云。羅畢皆自其鳥之不飛者而用之。鴛鴦于飛。其得而畢羅之乎。

待其能飛而後取之。箋云。比交萬物之實也。而言興者。廣其義也。頒祭魚而後漁。射祭獸而後田。亦皆其將縱散時也。○正義云。飲其左翼。以右翼掩之。舉雄者而言耳。此舉鳥不恐懼。亦廣興其義。禮運曰。龍以爲畜。故魚鰾不淦。鳳以爲畜。故鳥不獮。麟以爲畜。故獸不狘。是水陸飛走皆可以爲畜。故鳥不獮。麟以爲畜。故獸不狘。是水陸飛走皆可以爲畜。故鳥不獮。麟以爲畜。故獸不狘。

壽志

卷之十五

三

援馴也。

摧之秣之。箋云。無事委之以莖。有事予之以粟。明主愛國
音息 彼音 次竹 驚敗
 用也。
 時發云。身當驚不安于棲水。驚飛而起。常恐畢羅之及。不安

詩振云。鶯鶯不安于棲水。鶯飛而起。常恐畢羅之及。不安于交頸。顛倒而睡。常防外患之加。蒙前篇。治水。講武。安不忘危之象也。乘馬。講周道之勞。百執在厯之逸。勢以摧之。粟以秣之。蒙前篇。保其家室。危而能安之象也。

舊曰三代之時風淳俗厚以臣頌君卽魚鳥皆得引以爲喻至于乘馬乃人情之所甚諱不欲居者亦得以屢言劇

道加于至尊。彼其真愛朴忠相安之素。初無忌觸之足患也。後有提功獻頌。止因一殊字。竟蒙僇辱。視驚驚何如耶。

頌弁

序曰。頌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詩弋曰。此徒伐木之燕兄弟。而情慘語迫。抑何言微而泣并下也。蓋幽王不親九族。而諷之親者。自不覺其要切如此。

論詩曰。讀伐木知盛明之朝。王求九族。若唯恐其不來。讀頌弁。知衰亡之國。九族求王。亦唯恐其不見。曰。迨我暇矣。

詩志

卷之十五

壬

飲此滑矣。有濃。露。滑。蕭。厭。厭。快。足。之。景。曰。樂酒今夕。君子維安。有。嚴。霜。墜。葉。噉。噉。隕。亡。之。象。

傳曰。弁。皮弁也。孔疏曰。爵弁。士之祭服。常弁。則服以卽戎。冠弁。則服以從禽。非常服也。惟皮弁上下通服之。

詩則云。頌作頌。古規字。弁之圓象也。

王制云。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疏云。天子燕服有二。燕群臣用玄冠。親同姓用皮弁。昭九年。左傳。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僖八年。穀梁傳曰。弁冕雖備。必加于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然則

王之在上位。徒弁之在人首也。

問之曰。伊何。故下以匪他。應何期。言何可。期之以某某也。故下以具來應。

箋云。言王所當與燕者。豈有異人。疏達者乎。皆兄弟與王無他言。至親刺其弗為也。君子斥幽王也。

箋云。葛寄生也。女蘿。兔絲。松蘿也。

淮南子曰。兔絲無根而生。茯苓抽。兔絲死。呂子曰。人或謂兔絲無根。兔絲非無根也。其根不屬也。茯苓是如德也者。萬民之宰也。月也者。群陰之本也。月望則蚌蛤實。

詩志

卷之十五

壬

群陰盈。月朏。則蚌蛤虛。群陰虧。夫月形乎天。而群陰化乎淵。聖人形德乎已。而四荒咸飭乎仁。

箋餘云。人知葛蘿得松柏。而弱者有所依。不知松柏得葛蘿。而強者亦有所護。

說文。霰。稷雪也。言其霰粒如禾。大戴禮。曾子問云。陽之專氣為霰。陰之專氣為電。盛陽之氣在雨水。則溫暖。為陰氣薄而霰之不相入。則搏而為電也。盛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而為雪。陽氣薄而霰之不相入。則消散而雨。因水而為霰。

嚴云。幽王之時。危亡已迫。而不自知。族人與國同休戚。心
竊憂之。而無由進其忠告。故因王不燕樂同姓。藉以爲詞。
而告以敗亡之戒。非欲王燕之也。但詩人優柔之詞。先從
宴樂上說來。以漸及危亡警懼之意。故讀者不覺。真謂刺
不能宴樂同姓而已。當是時。驪山之禍。將作。人情。靡不保
朝夕。幽王方且飲酒無度。詩人宣勸其燕樂哉。○又云。言
今夕。謂未保明日之存亡。言維宴。謂天下事。乙無可爲。唯
須飲耳。

箋餘云。然則幽王之散。集于何時。方其黜申后。廢宜臼。一

詩志

卷之十五

三十三

本傷殘而驪山之禍已兆于眉睫矣。奚俟暴九族乎。

車牽

序曰。車牽。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並進。諂巧敗國。
德澤不加於民。同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崔
仲危曰。幽王昏亂。法家拂士斥矣。所信唯婦人言。故詩人
與其改德於賢女耳。

論詩曰。風之有開雅。所以興治也。雅之有車牽。所以救亂
也。鳩在河洲。鵲巢平林。其托興同。寤寐之求。饒渴之思。其
用情同。苕華之采。梓薪之析。其爲事同。獨文王有聖德。非

侃天之妹。不足以作配。故曰淑女曰好逑。幽王失德。必具
回天之力。乃可悟主。故曰碩女曰來教。

嚴華谷曰。時褒姒方寵。而大夫更欲求淑女以配王。則疾
褒姒甚矣。凡樂彼者。皆所以惡此也。徐云。詩人其有開雅
后妃之想者乎。

詩人於幽王之不德。回天無力。補救無策。無可如何。不得
已而思此一着耳。開口說箇思字。悠然可想。高山仰止。景
行行止。思中覲德之象也。曰我心焉兮。日以慰我心。期以
遂其思也。德因思而見。思又以德而慰。總之是忠臣之極思。

詩志

卷之十五

三十四

幽王之時。甫田味而上下之恩斬矣。桑扈鴛鴦。欲而君臣
之誼衰矣。頰弁味而兄弟之恩薄矣。小弁味而父子之性
斬矣。白華味而夫婦之倫亦傷矣。獨好色一念。迷而不覺。
而其蔽總由於褒姒。故詩人仍思借夫婦一倫。爲五倫相
救之路。

箋云。既幼而美。又齊莊。庶其當王意。○必先期當王意。而
後可施其德教。

朋友合德之稱。故夫婦配德亦名朋友。無好友。卽下無德
之謂。有德與女。則好友。無愧于好逑。無德與女。則朋友。而

不足矣。故望其來教而仰止。景止直欲師之也。嗟乎。師保之言。無由啟規。瑱之耳。而轉欲寄娥眉之口。以進也。亦傷心于裂繡。戲諸侯之所為。而為是儻勃之極思耳。

禮云。婚禮不賀。人之序也。又曰。娶婦之家。三月不舉樂。思嗣親也。新婚安得有燕耶。昏義曰。共牢而食。合巹而酌。所以合體。同尊卑之義。所謂燕。或指此耳。

傳曰。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也。

說文云。鵲。長尾雉。走鳴。乘舉。尾為防銳。著馬頭上。陸機云。走而且鳴。曰鵲。其尾長。肉甚美。語云。四足之美有鷹。

詩志 卷之十五

兩足之美有鵲。○疏云。雉有耿介之性。喻碩女有貞專之德。士相見。贊用雉。亦取其耿介。雖夫婦而好友。亦如士之相見者耳。故况焉。

疏義曰。上云。雖無好友。以已為主。引人從已。此言無德與女。以彼為主。持已就人。

箋云。登高明者。必析其木以爲薪。析其木以爲薪者。爲其葉茂盛。蔽罔之高也。此喻賢女得在王后之位。則必辟除嫉妒之女。亦爲其蔽君之明。○疏云。言爲薪足。廢棄不用之詞。

箋餘云。如組如綬。皆狀六轡之柔從。以形言。如琴則離形言聲。舉其諧和中節。韻協宮商。似夫婦之情。聯意密也。味夫婦詩。多入琴瑟。意皆如此。

朱克升曰。正小雅有鹿鳴。以燕群臣。有棠棣。以燕兄弟。有伐木。以燕朋友。而獨夫婦缺焉。則此詩亦燕禮上下通用之樂與。

青蠅

序曰。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詩言何能爲也。信之自爲其播弄耳。極於亂四國。其禍大。

詩志 卷之十五

十六

信之者。成之也。起于構二人。其端微。信之者。啟之也。舍旃舍旃。苟亦無信。人之爲言。胡得焉。可見無信。是止謔妙訣。詩訓曰。樊者。間隔之物。棘之與榛。皆牽纏之物。以青蠅之汗。激止于間隔。牽纏之處。豈坦易安平之象。○詩探云。言其渾身在藩籬荆棘。榛蕪之境。絕無坦夷光明之心。

沈無回曰。終人既已寘毒于人意中。而忽然蹈身於其事。外始則爲止樊之蠅。孰知其已遺矢于几席。盤盂之間。令人不知風波戈戟之何自起。金石膠漆之何自解。而彼又且旁觀。觀去爲止棘止榛之蠅。昔末叔憎蠅賦。止慕其著。

物之穢耳。不知其可畏。正在不著。

箋云。言止于樊。欲外之令遠物也。詩按云。園有樊。園有棘。山有榛。欲止之彌遠也。

蠶有二種。蒼蠶能遺蛆于俎豆中。青蠶則善汗。白使黑。汗黑使白。營營緝緝。翩翩之象。驅去復還。如小人之易進難退。

孫炎云。樊。園之藩。正義曰。藩以細木爲之。下棘榛。卽所以爲藩之物。

箋餘云。豈弟美德亦嘉號。詩每借以爲刺。齊子豈弟。刺其

詩志 卷之十五

淫而縱欲也。豈弟君子。刺其昏而容好也。予之以美名。所以深愧之耳。

前漢昌邑王傳曰。王夢青蠶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問郎中令遂。遂曰。陛下慎之。詩云。營營青蠶。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謬言。陛下左右。誇人衆多。如是青蠶惡矣。惡卽矢也。

卷之十五終

詩志小雅卷之十六

海陽范王孫輯著

賓之初筵

序曰。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蝶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人而作是詩也。箋云。武公入者。入爲王卿士。

禮。泰豕爲禮。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煩。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所以備酒禍也。

首二章舉射而飲。祭而飲者。見酒以成禮。古人之飲法。如

詩志 卷之十六

此是皆以儀度法制將之。所以終宴而不亂也。此何惡于酒。奈何今之淫湎毀常。大異于是。

先王將射。必先行燕禮。既安賓。然後改縣。以避射。既旅。然後張侯及弓。既耦。然後拾發。期爵禮節。詳明人心。勉飭其飲。酒所以正威儀也。

射義曰。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諸侯與其臣行禮。使宰夫爲主人。按其經。摺者納賓及庭。公降一等揖之。公外席。賓列自西階。主人從之。賓右。北而再拜。賓答拜。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主人取瓢洗。賓辭洗。主人

卒洗賓揖升筵前獻賓賓拜受爵于筵前然後賓升筵筭云左右謂折旋揖讓即指此也

傳曰殺豆實也核加邊也筭曰豆實菹醢也凡非殺而食之曰殺疏正義曰遵實桃梅之屬故稱核

筭曰王之酒已調美衆賓之飲酒又咸儀齊一言主人敬其事而衆賓肅慎

筭曰鐘鼓于是言既設者將射改懸也

燕禮初則云樂人宿懸注云國君無故不徹懸言懸者爲燕新之天子宮懸階間妨射位故又改懸以避射也

詩志 卷之十六

鄉射禮將射乃云樂正命弟子贊工遷樂下下是也

按射禮有三大射賓射燕射冬官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鄭氏注云皮侯此大射之侯也春讀爲養作也出也天子將祭必與諸侯羣臣射以作其容體出其合于禮樂者與之事鬼神也來侯此賓射之侯也遠國服屬而來則王與之射以賓禮待之也獸侯此燕射之侯也王於休息燕享之時則張此以射大射于宮賓射于朝燕射于寢

鄭氏主大射說孫毓述鄭云燕禮輕祭事重幽王無廢無不慢也舉重可以明輕輕不足以明重又錫爾純嘏于孫其湛非燕飲之文所得及也按大射前三日司馬命重人巾車張三侯此將射而言大侯既抗明非始張侯體言舉鵠而棲之於侯中也

司樂云王大射供虎侯熊侯豹侯設鵠諸侯供熊侯豹侯是天子之射張三侯諸侯屈于天子故二侯也天子射禮以九爲節侯道九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則天子侯中一丈八尺最高大故名大侯天官司樂注云

詩志 卷之十六

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爲質謂之鵠者于侯中所謂皮侯也又云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爲諸侯謂之鵠者取名鵠鵠也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爲俊也亦取名鵠之言較七者直也射所以直已志也然則賓射之正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而射人註亦云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焉

毛氏主燕射說王肅述毛云幽王飲酒無度故言燕禮之義燕樂之義得則能進樂其先祖猶孝經說大夫士之行

曰然後能守其宗廟。而保其祭祀。非唯祭之日。然後能保而行之。以此故言燕衍。非實祭也。燕禮言。若射如鄉射之禮。按鄉射初則張侯。而以事未至。經云。不繫下綱。中掩束之。至于將射。以司正爲司馬。乃云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左下綱。是將射始張之。故于此言既抗也。

燕射之禮。自天子至士。皆一侯。上下共射之。無三侯二侯。故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注云。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白質赤質者。皆謂采其地。不采者白布也。大

詩志 卷之十六

四

夫士不采者也。此自其登獸之處言。其外則皆丹地。畫以雲氣。丹淺于赤。正義曰。熊麋虎豹鹿豕。皆止面畫其頭。象于正鵠之處。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耦之數也。燕射。射熊虎豹。不忘上下相犯。射麋鹿豕。志在君臣相養也。鄉射記云。鄉侯中十尺。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如此。則天子燕射唯射一侯耳。侯身一丈。其中三分居一。以白地畫熊。于外則丹地。畫以雲氣。君臣共射之。

考工記。祭侯之祝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

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蓋因祭而寓意以爲諸侯之戒也。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抗之義如此。

同比耦也。鄉飲禮注云。比。選次其材相近者也。禮。天子六耦。諸侯四耦。大夫三耦。多者爲衆耦。鄉射禮。司射比三耦于堂西。命上射曰。某御于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御射。箋云。既比衆耦。乃誘射。

傳曰。的。質也。周禮。鄭衆馬融注皆云。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則以爲侯皆一丈。鵠及正質。于

詩志

卷之十六

五

一侯之中。爲此等級。又爾雅云。射張皮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也。正中謂之鵠。方六寸也。鵠。即質也。周禮以爲大射之侯。其中制皮爲鵠。實射之侯。其中采畫爲正。鵠大如正。皆居侯中三分之一。燕射。則射獸侯。侯中畫爲獸形。即鄉射記所謂熊侯白質之類矣。

射義曰。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所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徐云。疑若以飲酒爲辱者。

大射禮云卒射司射命設豐司宮士奉豐由西階升坐設于兩楹西勝者之弟子洗解升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司射命三耦及眾射者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脫決拾却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執射勝者先升堂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解坐奠于豐下三耦卒飲眾皆繼飲射爵如三耦是飲射爵之禮。

徐玄扈曰二章因注有祭而飲字遂欲各段補出尸酢意。愚意說詩無補綴法若要說古人爲何不說若要說盡

詩志

卷之十六

六

古人爲何不說盡要待後人增加分明是畫蛇之足自云其酒也如此章只是言祭祀之事見酒之爲用如此何必說尸酢之爵乃爲飲酒事耶。此時主祭者助祭者其精神盡浹洽于笙鼓百禮之中其志氣盡凝注于在上在旁之際若并忘其爲酒也者見古人用之以調禮樂已耳用之以膺純嘏已耳用之以奏爾能奏爾時已耳此外寧復有飲法哉。

酒誥曰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又曰文

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又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注本欲禁絕其飲今乃反開端者不禁之禁也聖人之教不迫而民從此也。

萬曰有大禮則有大樂以和之有備樂則有備禮以成之正義云嘏詞有勿替引之是福及子孫也故喜樂。徐曰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謂孝敬之出于自然。

箋云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文王世子云其登餽獻受爵則以上嗣是也。特性注云上嗣王人將爲後者使飲

詩志

卷之十六

七

貧者將傳重累之也。

世子文其節次逆當逆解之陰厭之時設饌於與奠畢劍南迎尸主而入卽席東南尸舉所奠之畢祭之至九獻之後嗣子舉所奠之畢飲而卒爵所謂受爵也既畢奠洗爵入所謂獻也餞謂宗人遣舉奠禮祝命之餞也言登以三者皆登堂行之既稱獻固當有酢而卒爵特性云舉畢角詔要尸是天子有奠畢諸侯有奠角在于饋獻之前至祭末世子乃舉奠也。箋云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特性注云佐食實

佐尸食者也。特牲曰：三獻之後，長兄弟洗觚爲加爵。又曰：衆賓長爲加爵。注云：大夫三獻而禮成，多之者爲加。正義曰：特性加爵不及佐食，天子之禮大故。佐食亦爲加也。

釋詩云：康虛也。筭亦云：康虛也。時謂心所尊者也。特性禮加爵之前，賓酬長兄弟，加爵之後，長兄弟酬賓，兄弟及兄弟之子各酌于其樽中，庭北面舉觶于其長，是酌以獻其所尊，卽所謂旅酬下爲上也。前此爵未虛，是後爵乃虛矣。

詩志

卷之十六

本

再提賓之初筵，以分今古之異。

莊子說觀人之法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筭云：至旅酬而小人之態出，可見人有勉然有本然，反反抑抑，其勉然者耳。原與溫恭之體異，而僂比微比，則其本態也。第因酒而露，而所以原不在酒也。

四章箋曰：此更言賓既醉而異章者，若爲無算爵以後也。萬云：既醉而出六句，似淺而易見，簡而易循，持而行之，何不嘉者，乃不能然，昏不知之謂也。

燕禮鄉射並立司正，鄉射注云：解僂失禮者，立司正以監。

之察儀法也，而箋則云：使督酒，欲令皆醉，是同一監史也。古以之察儀，今以之督酒，俗尚然也。

目短于自見，則借監于鏡；人短于自視，則借監于人。監之義如此。史者記事之名，佐之史，謂執掌以隨也。

式勿以下，本上反。恥來，都是不醉者意。中事欲持以告醉者，而不可得，想見他羞愧情狀，目不忍視，中不能安，分明拊心跌足之態，宛然在目。此等皆非寔語，是以醉者可恥之象，借不醉者意，況中描出耳。若認作實境，便失大旨。由醉之言，俾出童叟，兩語毫無義味，對醉說，話只合如此。

詩志

卷之十六

九

玉藻云：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酒如也。二爵而言三，斯禮也。三爵而油油以退。箋曰：三爵者，獻也。醉也，酬也。三爵耳，而卽不識，何也？箋餘云：嗜酒之人，腸腑骨節皆酒所浸灌，新酒三盃宿醒迸發，昏然不省人事矣。故一醉日富之人，卽三爵不識之人也。

歸云：醉者不自知其不蔽，反以不醉爲恥，所謂酒狂從謂與應和也。與應和，是反助之，俾大怠矣。君子以禮自處，亦以禮處人，不胥陷于非禮，故曰：式勿從謂，無俾大怠。殺羊不重，由醉之言，童叟其誕如此，言不由乎我，由于醉。

何所不至。然則飲酒豈得過多。三爵已有不識者矣。矧敢多又。多又。則任憑狂言之所由作也。

朱子以爲武公飲酒悔過而作。六帖云。衛殷墟也。妹土染紂之俗甚。而武王之封康叔也。作酒誥。愧上以沉湎荒。腆爲戒。以剛制劫。甚爲勸。意深矣。實遜之作。其真能率由祖宗之訓者與。武王詰康叔。本以禁其欲也。而反曰洗腆致用酒。曰飲食醉飽。曰自介用逸。武公因酒悔過。宜其痛絕之也。而反曰飲酒孔偕。曰酌彼康爵。曰並受其福。則先王之所以備酒禍者。要自有在。非必并孝養羞考燕射。

詩志 卷之十六

十

祭祀而一切廢絕之也。故曰太上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周衛二武。其知此義也夫。

箋云。殷人先求諸陽。故祭祀先奏樂。滌蕩其聲也。鄭志答趙商云。衛殷之畿內。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法。故衛稱殷禮。

魚藻

序曰。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詩故云。萍藻。魚之所庇。網罟所不加處也。故水靜則萍藻生焉。魚養于此。乘流唼波。數見其首。數掉其尾。言得所也。豈樂飲酒。非徒以飲酒太平無事。明良相遇。所謂樂以天下也。卽指當日之燕說。曰有那其居。不止飲酒無時不樂矣。

詩揆曰。王者德至淵泉。則藻茂而魚肥。莊子曰。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故曰魚在在藻。王在在鎬。

蔣云。鎬京阻三面爲固。以一面臨諸侯。以是而北綴燕趙。南控荆襄。東抵青齊。西籠巴蜀。中取韓魏宋衛之區。殆元

詩志 卷之十六

十一

首之控四支。而天下如首尾之相應乎。故曰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周之興也。其憂勤在豐。其鼓舞振作在洛。而豈樂那居在鎬。

徐筆洞云。倚與那與。受福不那。那字皆訓多。則此處似

不得又訓安。愚謂此字不必解多解安。猶云有這般樣

居也。受福不這般樣也。倚與有這般樣也。昔人阿堵之

說。正類此。凡詩中活字。多少生情。若看死了。便碍詩人

咏嘆之旨。

詩代曰。前篇言飲酒之過。此忽言豈樂飲酒者。何也。蓋人

主據形勝之地。守祖宗家法。只安以待之。飲酒而天下治矣。在藻依蒲。喻無更張以擾民也。需之九五曰。需于飲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正與此合。

嚴云。水溪則魚樂。今淺水生藻。魚在焉。既露其首。又露其尾。至依于近岸之蒲。抑又淺矣。其窮促窘迫如此。而幽王方在鎬。豈樂飲酒。有那其居。若不知危亡之將至者。論詩曰。若明盛之天子。如神龍之變化。迎隨不見其首尾。其象豈若此哉。

采菽

詩志

卷之十六

主

序曰。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教。微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周本紀曰。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皆不笑。幽王爲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舉烽火。其後不信。益不至。幽王之廢申后。去太子。申后怒。乃與緡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蓋取周賂而去。是侮慢諸侯。微會無信之禍。

詩按曰。禮教者。王者御世之典。而獎勵人心之大端也。故

盛菽者。或方或圓。不一器。總無輕置之念。待臣者。或隆或殺。不一礼。總無慢忽之心。此采菽所以異于菟柳也。

歸云。采菽之錫予。其物有加。其意歉然如此。而誠不動物。四國不至者。未之有也。

觀礼曰。天子賜諸侯氏以車服。注云。賜車者。同姓以金路。異姓以象路。服則裘也。幣也。毳也。毳。金路樊纓九就。象路樊纓七就。周礼司服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

詩志

卷之十六

主

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注云。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日山。次三日華虫。次四日火。次五日宗彝。皆畫以爲綸。次六日藻。次七日粉米。次八日黼。次九日黻。皆綸以爲繡。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書以雉。謂華虫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書虎。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綌。衣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冕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之謂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由此言。毳冕見綌。其裳皆以繡爲首。唯玄衣無文耳。綌。繡也。有黼無畫。故謂之綌。見餘

見卯風衰衣章

箋曰。芹可以爲茹。亦所用待君子也。我使采其水中芹者。尚潔清也。周礼芹藟屬醢。

箋云。諸侯來朝。王使人迎之。因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所以爲教。且省禍福也。

觀礼云。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小行人職曰。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是小行人迎于畿。大行人迎于郊也。

箋曰。芾。太古蔽膝之象。見服謂之芾。其他謂之韠。以韠

詩志

卷之廿六

古

爲之。乾鑿度注曰。古者山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後知蔽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正義曰。在前爲形体之褻。空所先蔽。明是重其先蔽而存之也。白虎通云。天子朱芾。諸侯赤芾。王藻云。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韠。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

箋云。邪幅。如今行膝也。偏束其脰。自足至膝。故曰在下。說文。膝。臑也。行。膝也。言行而偏束之。

歸云。其所以待彼者厚。則匪紆之交。庶矣。是臣下之忠敬。

天子之所予也。故曰彼交匪紆。天子所予。箋曰。只之言是也。古者天子之賜諸侯也。以礼樂樂之。乃後予之也。

箋曰。柞之幹。猶先祖也。枝。猶子孫也。其業蓬。猶賢才也。箋云。諸侯之有賢才之德。能辨治其連屬之國。使得其所。則連屬之國。亦循順之。天下惟礼足以感人。王之礼教得宜。故彼交匪紆矣。則左右之率從。其亦感是而然與。論詩曰。諸侯散處四方。猶楊舟之泛。上而無定。賴此礼教以維繫之。

詩志

卷之十六

古

葵傾日。以喻臣之忠。天子葵之。謂礼教有以作其忠也。優哉游哉。亦是矣矣。謂礼教有以致其來無勉強也。

角弓

序曰。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諂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杜鄴曰。人情恩深者其愛謹。至者其求詳。夫戚而不見疎。孰能無怨。此角弓之所爲作也。

詩云。幽王危在旦夕。前後左右。無一附屬。角弓之作。蓋爲王憂也。

觀受爵不讓一語。可見王之不親九族。非由恩寡也。爵人

不當怨所由來也。失先王所用以勸親亡者。亦不過此祿位耳。公而當則情聯而恩洽。私而外則構怨而蘇爭。周道親亡。原當以賢亡之意行之。可徒曰尊位重祿。吾以親亡也。乃謾然施之也哉。其人亡則其政息。此之謂也。

徐華洞曰。族屬相怨。人道幾于滅絕。故等之于禽獸。說馬說孫等之于夷狄。說蜚說髦。傳左。蠟云。縱觀一時族見其勁而背。則反弓也。耄而驕。則老馬也。狡黠善緣。則孫也。自污亡人。則塗也。變黑為白。僭于肌膚。則雪也。言殊性乖。不通于化。則蜚髦也。嗚呼。實維爾之故矣。端開于上。而禍

詩志 卷之十六 其

亦宛歸于上。故詩人推本于教。而以憂終之。

疏正義曰。冬官弓人以六材為弓。謂幹角筋膠絲漆也。又云。角之中恒當弓之隈。如彼文弓有用角之處。不得即名角弓。意別有角弓。弓人未載耳。今北狄有之。馳則體反。若不繼繫。則不復任用也。

衛叔寶云。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孔弟兄之間乎。雖或以不善相加。遺不無出于過誤。吾惟以慈念揖之。雅量容之。則弘忍所化。怨毒俱消矣。石斤亡。繩墨不少假借。彼以逆來。吾以逆往。情散而不屬。囊擗而日哭。

惡稔禍積。何時已乎。所謂景星慶雲。妖氛厲鬼。皆自一念之寬窄始。詩言稗亡有裕。交相為瘡。民之無良。相怨一方。真可謂熟于人情。老于世故也。

箋曰。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比周而黨。念少。鄙爭而名愈辱。求安而身愈危。已斯亡。千古小人同此結局。

陸机云。猿獼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為獼。長臂者為猿。亡之白腰者為獼。

箋云。附。木梓也。塗之佳善者。若以梓附。其著必也。疏義曰。梓。謂木表之粗皮也。

詩志 卷之十六 七

箋餘云。讀如蜚如髦。我是用爰之語。詩人若預知。彘起西戎者。昔人適伊川。見有披髮野祭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已而楚子果迁陸渾之戎于此。周已先為蜚夷安。得不以類召。

箋曰。髦。西夷別名。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焉。

傳左。蠟曰。此詩之作。其在交質以後乎。諸姬盡而晉分鄭制。魯衛小侯。二周之形成矣。然採藥破斧。幾亡焉。周作君。夷召作棠棣。而卒無救于翻反。甚矣兄弟之難治也。

苑柳

序曰：苑橋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詩曰：噫，此寧復有人臣禮哉？雖然，以文武盛時，其恆諸侯者，思常過于威，用以固結人心，招使來耳。凡威太用，究至失威。乾上九，所以致戒于元龍也。

柳云：楊之垂者曰柳，七，倭也。柔脆之木，喪車亦曰柳。日酉亦曰柳。昧谷謂之柳谷，蓋頽敗喪亡之比。鳥飛雖高，不能附天，易之小過柔曰：剛失位而不中，不可以大事，有飛鳥之象，亦謂君子行不可過乎恭也。

詩志

卷之十六

太

傳云：蹈，動也。履義曰：蹈者，踐履之名，可以蹈善，亦可以蹈惡，故為動。言王心無恒，教變動也。

史記：魯仲連傳，周威烈王時，齊威王率天下諸侯而朝周，七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侯不往，周怒，計于齊曰：天崩地折，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齊後至，則新威王怒曰：叱嗟而毋婢也。幸為天下笑，放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

陸云：為此詩者，蓋猶有宗周之意焉。嗣是以降，則天子有下堂之辱，而諸侯但聞有問鼎者，射王者，甚至狄泉之盟。

狐偃南面以主會，成周之役，魏舒易位以蒞政。周之威靈，泯沒殆盡，蓋始于畏周，遂沿習以至于于滅周也。

李云：自廢臣誼而乃刺王，凶乎逆畏其誅，求而先避之，豈人臣哉？諸侯固畏上帝之蹈也，而吾猶恨其不蹈也。蹈而此臣奚所逃誅也？此臣不忠，抑又不知承一主甚易，承數主甚難。視宗周之隕，莫之救恤也。後乃相蚕食矣。大國制命小國，剝膚其腫愈甚，其瘡愈多。苑柳者，苞稂之漸也。幸王凶矜已，迫于凶矜，不悟耶。

都人士

詩志

卷之十六

九

序曰：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一。傷今不復見古人也。魯申公曰：尹伯封作，周既東遷，見西周風俗之美，而傷今之不如古若。金云：東遷而念西，故言彼也。文武成康之化，于斯最盛。平王一旦棄以資秦，明以天下與之也。行歸于周，詩人有思復舊業之意乎。

等餘云：讀酒明桃花源記，而知男女衣服與世殊。讀此語，而知士女服飾無今制，恍披一幅西京圖也。周家培養幾世，終餘此光景，而幽王一旦悉變之。詩人所以跌惜不下。

詩曰：美士女自容言之外，只把笠撮充耳帶髮，不大關係者，爲言此正世道人心所嚮爲流露者也。末後伊垂伊卷一翻，便覺渾噩不事天眞，盎然直望人在義皇之上矣。正義曰：喪則冬所衣，笠則夏所用，各舉其一而言之。

禹貢有鳥夷卉服，卉者，卑之摠名，但鳥夷居下溼，而常服之，此臺紳之一名，亦卉也。郊特牲云：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則草笠野人之服，是賤者也。

士冠禮云：緇布冠，類項。注云：緇布冠，無筭者，著頰圓髮。

詩志 卷之十六

干

際結項中，隅爲四綴以固冠也。項中有緇，亦由固類爲之耳。是緇布冠制自當小，不著玄冠而著緇布，雖制自小，亦由儉節。

解頤新語：謂首飾綱直如髮之本然，不用髮髻爲高髻之類。詩淵曰：綱直如髮，非言髮也。箋云：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

箋云：以美石爲瑱。疏云：禮，天子以純玉，諸侯以下，則玉石雜。庶人無玉，用石而已。

箋云：吉，讀爲姑。尹氏：姑氏，周室昏姻之舊，也。人見都

人之家女，咸謂之尹氏姑氏之女，言有禮法。

箋曰：而厲，如聲厲也。鞶必垂厲以爲飾。內則注云：鞶，小囊，盛悅巾者。男用韋，女用緇，有飾緣之禮。大帶垂三尺。

箋云：蠶，蠶虫也。尾末撻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禮又云：飲髮無撻而有曲，以長者盡皆飲之，不使有餘，而短者若臂傍不可飲，則因曲以爲飾。

采綠

序曰：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郝云：人情

詩志 卷之十六

圭

者，聖人之田。男女居室，人之大欲。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新昏三月不從政，恤其私也。今使其家室睽離，匹婦銜怨，故聖人錄是詩以明王道本乎人情爾。

箋餘云：殷衰多役，而有賦采卷耳者。周衰多役，而亦有賦采綠者。錄詩者，其有憂患乎。

論詩云：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所爭一日耳。何遽作此劇思乎。末二章思中境也，而似夢似幻矣。卽古人所謂望極成痴，身忘是別者也。

箋曰：綠，王易也。易得之菜也。詩板云：其草濯穢，可以洗

攪勞及盤枕、利于刀錯、俗呼為木賊、土人謂為綠竹、

等云、藍、桑草也、淮南子曰、青出于藍、是也、

傳曰、婦人五日一御、孔晁云、傳因以行役過時、刺怨曠也、故先序家人之情、而以行役者、六日不至、為過期之喻、非止六日、

內則云、妾雖年老、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

詩七日、若果用漁之婦所作、不應登雅、若是大夫行役、則于狩于、又不倫、疑衰周之季、士大夫有欲學、隱用漁

者、先遣家婦歸、訂期五日、早晚尚不見解佩、室家恐其有

請志

卷之十六

主

所牽絳故賦、歸田借隱射弋之樂、以招之、

黍苗

序曰、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箋云、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群臣、廢此恩澤事業也、

箋餘云、申者、周之世婚姻也、宣王封元舅、為之城申、以備戎禍、申之子孫、卒引犬戎、以弑幽王、則周之城申、適以貽禍矣、列是詩于幽雅中、其深有感也夫、

謝近於荆、荆與徐連、章表垂為江淮之患、封申伯、欲其

鎮東南之夷、而卒召西戎、

詩弋曰、不干本所起役鳩土、必統領旬役而往、何也、或亦欲安本所之民耳、然此二千五百人之師、五百人之旅、所經騷擾、能無焦采、使漁乎、于此正可想召伯鼓舞督率之方、則其陰雨、不惟膏及征夫而已、

泉流、就溝洫言、周禮、稻人掌稼下地、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洧渴水、

王心則寧者、言其下恤徒役、即以上慰王心、蓋不獨慈以鼓其勇、抑且仁以成其忠、厥功偉哉、

請志

卷之十六

主

左傳襄十九年、季武子如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顙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若膏膏之、其天下輯睦、豈惟敝邑、

嚴華谷曰、兼言營謝、平淮二事也、皆南行也、一章營謝也、二章平淮也、肅七二句、營謝也、烈七二句、平淮也、謝有欲土田之事、淮有欲疆土之事故、未總及之、

隰桑

序曰、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

思見君子、盡心

以事之、

沈云其樂如何云何不樂便是形容不出光景便是還不謂矣之意關桑四章七四句究竟不曾謂一句

郝云桑者夜也桑可爲衣喪其衣德也臨下臨比賢者處側陋也箋云喻時賢人君子不用而野處有履養之德也及求此義則原上之桑枝葉不能然以刺時小人在位無德于民

德音屬君子孔膠屬已謂君子之德膠結于我意中而不可解也

詩云萬物有成理而不言者精之散焉者也試想

詩志

卷之十六

桑吸地之液飲天之膏欣向榮無非樂意然難轉而沃沃轉而幽精神念酣滿色澤念黯淡凡人言說有餘者畢竟中藏不足詩人托興之意益如此

白華

序曰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娶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而王不能治周人爲作是詩也幽后謂褒姒

舊以爲申后被黜而作吳靜甫曰吾親從古忠臣怨婦每以側但深至之性寄之拙樸重複之詞其間不暇致銓

亦故亂其序凡欲使同聲者自尋修却者難摘也蓋讀白華之章雖遭擯斥而瞻顧不忘猶與幸君之一悟

論詩云天步艱難憂國祚之不昌履之早兮憂君德之不

光廢后心腸口吻與棄婦頌上敘勞苦較德色者自別

王肅述毛云白茅束白華二者以潔白相束而成用與夫

婦之道宜以端成潔白相申束然後成室家也箋云菅

柔然中用矣而更取白茅收束之茅比于白華爲脆喻申

后禮儀備任后妃之事而更納褒姒褒姒爲孽將至滅國

釋草云茅菅白華一名野菅郭璞曰茅屬也傳曰已漚

爲管則未漚爲茅耳正義曰因其在野未漚謂爲野菅

本是茅屬故又謂爲茅菅

箋云白雲下露餐彼可以爲管之茅與白華之管相亂易

詩云漚池不東注反比流浸潤稻田而已兩彼字彼褒如也

箋云池水之澤豐鎬之間水北流正義曰池者下田畜

水之處池上引豐水亦北流浸灌既訖又決而入豐亦

爲北流徐儆玄曰漚池水名在咸陽縣西北合鎬水

箋云桑薪宜以炊養餽之爰以養食人桑薪薪之善者也

詩志

卷之十六

爲管則未漚爲茅耳正義曰因其在野未漚謂爲野菅

本是茅屬故又謂爲茅菅

箋云白雲下露餐彼可以爲管之茅與白華之管相亂易

詩云漚池不東注反比流浸潤稻田而已兩彼字彼褒如也

箋云池水之澤豐鎬之間水北流正義曰池者下田畜

水之處池上引豐水亦北流浸灌既訖又決而入豐亦

爲北流徐儆玄曰漚池水名在咸陽縣西北合鎬水

箋云桑薪宜以炊養餽之爰以養食人桑薪薪之善者也

詩志

卷之十六

爲管則未漚爲茅耳正義曰因其在野未漚謂爲野菅

本是茅屬故又謂爲茅菅

箋云白雲下露餐彼可以爲管之茅與白華之管相亂易

詩云漚池不東注反比流浸潤稻田而已兩彼字彼褒如也

箋云池水之澤豐鎬之間水北流正義曰池者下田畜

水之處池上引豐水亦北流浸灌既訖又決而入豐亦

我反以煠于炷竈。用炷事物而已。

舍人曰：煠，以火燎也。炷，炷竈也。郭璞曰：今之三隅竈也。

正義曰：炷者，無釜之竈。若今之火爐也。

曹曰：幽王廢申后，必加以難明之事。人所不見者，而其心本欲立褒姒，則外之所明聞也，豈可掩哉。

陸農師曰：勢不能沒水，終日停立水之急流處，以伺魚蝦，俗稱信天緣，由其自來而食之也。

正義曰：俄其左翼，據雄者而言。喻幽王當下申后也。周易

艮下兌上，咸為夫婦之卦。其彖曰：止而悅，男下女也。

詩志

卷之十六

美

箋曰：欲左翼者，謂右掩左也。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陰陽相下之義也。夫婦亦以礼義相下，以成家道。

詩曰：扁石而履之，卑病王自發其尊貴之体耳。豈獨為一身廢立傳哉。程子云：娶失節之婦，是已失節，亦此意。

傳曰：王乘車履石，夏官隸僕云：王行則洗乘石，是也。鄭

司農云：乘石，所登上車之石。

綿蠻

序曰：綿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

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

詩曰：黃鳥才薄志大，不無借援于人。此下士格也。高才

厚養之士，當其未遇，直六月息耳。一旦風雨會合，負青天

絕雲霓，搏羊角而九萬矣。寧作僂仰乞憐態乎。

語云：周之士貴，秦之士賤。然貴亦自賤，亦自賤也。此時

周將轉而為秦，升降之數已兆于黃鳥一詩矣。雖然，周之

盛也。人君教學國人，秀士選士，俊士造士，養之以漸

至于官之，鄉升之，司徒司徒升之，大學大樂正升之，司馬

司馬以告于王，斯時也，寧復憂其止而不進，嘆前程之遠

詩志

卷之十六

毛

而思僂首為借援計乎。縱負鼎飯牛，英雄不免，而世道從可知矣。

林云：鴻鵠有志，燕雀無知，故反覆望人以意氣之事。詞雖

悲而壯矣。

大凡士之自致通顯，以下士者，能使之進而無止也。業云

止矣。豈士所望哉。夫道雖云遠，趨者如鶩，而彼憚勞情可

知矣。雖然，非憚勞也，直畏焉爾。誠憚勞也，亦畏焉爾。此入

當堅忍之後，其觀變已深，故遠逐且却耳。曰：我勞如何似

告，似商曰：飲食教載，似屬望似不屑意，若以與其為梁鵲

也。無寧為丘中之黃鳥矣。

嘗惟韓退之欲送窮。又不肯辰入西退。李太白上荊州。必欲日試萬言。俯仰古今。有恆則氣。

後車。副車也。夏官戎僕掌之。政道僕掌或車之政。田僕掌佐車之政。是朝祀之副曰兵戎之副曰倅田。繼之副曰佐。

附錄魯申公曰。緡查大夫失位。遠適他國。其過賓之主。人閱之而作是詩。

瓠葉

詩志 卷之十六

元

序曰。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饗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箋云。牛羊豕為牲。繫養曰牢。熟曰饗。腥曰醢。生日牽。

徐士章曰。豐以燕賓者。魚鼈是也。易鼎之彖曰。大烹以養聖賢。薄以燕賓。瓠葉是也。易鼎之彖曰。二簋可用享。

沈云。古者蔬以菰蕒。未聞有羹。葉者。禮有兕觥。醢。不聞用兕首者。哀世荒簡。景象如此。箋餘云。幡七斯首。寫得水瘠山癯。荒涼之景。雖曰幸真。却大涼薄。若衙門對客。一斟一酌。頗有道德之味。非所謂邦家之光也。

箋云。此君子謂聖人之有賢行者也。其農功畢。乃為酒漿。

以令朋友。習禮講道藝也。酒既成。先與父兄室人享。瓠葉而飲之。所以急和親也。飲食而曰嘗者。以其為之主。子賓客。賓客則加之。以羞。易象曰。君子以朋友講習。疏。

云明上章。與下三章事別。斯此也。王肅孫毓述毛云。唯有一兔頭耳。

箋曰。凡治兔之室。鮮者毛魚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醢。

正義曰。鮮明而新殺者。合毛炮之。若割截而柔者。則煎。

貫而炙之。乾者。謂脯腊。則加之火上燔之。柔。謂殺已多。

詩志 卷之十六

元

日而未乾也。

鄉飲酒燕禮。大射。皆先進酒。乃薦脯醢。乃羞庶羞。此詩雖先為羞而進。則在後也。

論詩曰。國家凡事可簡。獨禮賢一節不可少。此詩還是因幽王君臣沈湎淫液。過于燕飲。故極言簡食之意。以刺之。若曰。烹燔兔。可以為禮。何必酒池肉林。獻酢醢。已成禮。何必長夜之飲乎。

漸七之石

序曰。漸七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懷之。荆舒不至。乃命。

將率東征役久病在外故作是詩也

李○云○周○號○令○久○不○及○于○東○東○諸○侯○實○有○役○心○一○旦○耀○吾○軍○往○征○之○然○西○師○習○廣○原○故○利○平○地○東○則○峙○嶠○而○東○于○隘○者○也○攀○躋○凌○波○摧○車○碍○馬○潛○師○暗○度○出○險○爲○難○且○山○之○高○者○多○出○雲○雨○石○觸○膚○而○滑○潛○又○更○非○西○師○之○所○便○者○所○恨○者○王○靈○久○頓○一○揚○戈○甲○之○塵○而○地○利○天○時○交○困○之○如○此○後○且○無○復○以○東○征○爲○意○者○矣○

歷險深入如此倘有中伏而要擊之則我師斷或前遮而坐困之則我師老益不得地之要會已輕脫而寡謀矣衆

詩志

卷之十六

辛

心○池○池○惟○以○旦○夕○危○亡○爲○慮○故○曰○不○遑○朝○矣○惟○以○中○道○喪○失○爲○憂○故○曰○不○遑○出○矣○

箋云、豕之性能水、又唐突難禁、制四蹄皆白曰穉、則白蹄其尤躁疾者、今離其繡牧之處、與衆豕涉入水之波漣矣、喻荆舒之人、勇悍狡敏、共君猶白蹄之豕也、乃率民去禮義之安、而居亂亡之危、賊之故比方於豕、合人云、豕所窺草名爲槽、則槽是所居之處、牧是所食之地、

冀木宿、過中央之土、風土氣實爲木之妃、單金宿、而

尅東方之木、雨水氣實爲金之妃、夫從妃之所好、故其

好風而畢好雨、此連鄭洪範注意也、鄭又云、推此而往、南宮好陽、北宮好輿、中宮四季好寒也、是由已所剋而得其妃、從其妃之所好故也、鄭知然者、以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而休徵、肅時雨若、又時暘若、哲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此肅又哲謀聖、本之五事、則肅山貌也、爲木、又由言也、爲金、哲由視也、爲火、謀由聽也、爲水、聖由思也、爲土、故五行傳、以爲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庶徵亦依此貌言視聽思爲次、鄭

詩志

卷之十六

辛

繇此故云雨水氣也、春而施生、故木氣爲雨也、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爲暘也、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知土氣爲風、以此知風土雨水、皆從妃所好、

箋餘云、運籌計畫、精詳每出于暇豫、今全副精神只好應對山川水雨而已、有何工夫他及乎、疏義所謂智慮慶而愛思專者是也、詩弋云、且不要慮到鋒鏑死亡上、然惟俱鑒於道路而已、東之國、非先朝所破斧斨者哉、安在西師之不可東也、

泉心荷固地雖險而人易之天時雖凶而吉人知所守矣夫周公東征破斧歌之幽王東征漸石怨焉行師不固在地利與天時也

范彤弘曰荆徐諸舒之間周固常有事于其國者也然昔以全盛之師浮江漢而下蕩然無復躊躇之煩故入其阻如兼吾地焉或問發附近之卒亦習水土之便幽王時微調不行于諸侯而江漢路塞故問道深入耳行者焉不然燕氏日豕之性好水而旱之性好雨豕驕則居陸駭則涉水故豕之進而涉波人之過也畢得月則雨月不至則否

詩志

卷之十六

重

故畢之至于滂沱月之過也譬之諸侯好亂而王人以武臨之是以惧而謀阻兵以自救勢之相激其亂遂連而不解故曰武人東征不遑他矣使武人征之而尚何以反其他哉蓋亦知誅之而已此亂之所以益甚也

附異魯申公曰漸漸之石桓王伐鄭將帥不堪勞苦而

作是詩

苦之華

序曰苦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飢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

作是詩也

論詩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苦華漸石之應也人皆有貪生之心而茲獨與無生之感蓋兵淫土滿水陸交窮人之生趣絕矣

箋云陵苦之華紫赤而繁陸機疏亦言其華紫色蓋就紫色之中有黃紫白紫耳及其將落則全變為黃以裳裳者華言之則芸為極黃之貌故將落乃然陸機又云一名鼠尾生下渚水中七八月中華紫似今紫草可染皂煮以沐髮即黑

詩志

卷之十六

重

傳曰華落葉青也然正義曰上言將落則此已落矣知我如此不如無生蓋貪生之趣當困極而為是悲怨之詞耳庸詎知生趣本是苦趣人於紛華靡麗之中能作是觀則於見性也幾希矣夫聖賢之生趣淡故可齊約樂一榮枯世人之生趣濃殆無適而非苦也不獨處亂世為然也已

傳曰祥羊墳首言無是道也三星在罍言不可久也箋云無是道者喻周已衰求其復興不可得也不可久者喻周將亡如心星之光耀於魚笱之中其去須臾也

釋畜云羊牡粉牝牂正義曰牝小羊也首必稱身小羊而黃大首必無是理也

附異魯中公曰景王崩王室亂兵連歲饑民物盡耗君于傷生逢其難而作是詩

何艸不黃

序曰何艸不黃下因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皆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詩故云幽王之世鮮所征伐當卽舉火召諸侯師之事也摠是怨恨之詞

詩志

卷之十六

畜

輔氏曰若華言國家之衰微人物之凋耗人民之不聊其生天運窮矣何艸不黃言士民役使之繁數征行之勞苦上之人視之與禽獸無異人事極矣周至此無可爲矣箋云用兵不息軍旅自歲始艸生而出至歲晚矣何艸而不黃乎言艸皆黃也玄亦黑色始春之時草牙萌者將生必玄於此時也兵猶復行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厚民之性也今則艸玄至于黃黃至于玄此豈非民乎

舊以何日不行盡民力也何人不矜盡民情也徐筆洞口矜不必作矜字言皆可哀矜也故下接云哀我征夫是君

不哀而自哀之也

箋餘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孔子之嘆道窮卽嘆民窮也此又在東遷後敬王時矣周家歷年八百民享其樂利者止百年餘皆在干戈飢饉之中意幽王一敗而不可復振豈天之劫運使然雖文武盛德亦無以善其後耶

中車言服車五乘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注云服車服事之車棧車不革輓而漆之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然則棧車非軍旅所有詩故云或亦兵車不足而取

詩志

卷之十六

畜

之其物力之彫敝亦可見矣

箋云狐草行草止故以比棧車輦者周官鄉師云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輦者注云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止以爲養營是行止常候于道似狐之依于草也○又鄉師注引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輶輦車一斧一斤一鑿一種一鋤周輦加二板二築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是軍行必有輦輦人輓以行也正義曰有棧是車狀

詩弋曰。君不恤民。民其如神矣。狐。君。今。不過。茫然。事。彼。幽。神。將。乘。庶。人。之。車。行。彼。周。道。犬。戎。入。而。蒙。塵。之。象。宛。如。目。睹。

附異魯申公曰。桓王之世。伐。燕。薛。唐。杞。諸。國。連。歲。不。息。周。人。苦。之。而。作。是。詩。

自。莞。枹。至。此。多。似。風。體。而。雅。之。音。響。盡。矣。此。所。謂。詩。亡。也。非。黍。離。降。為。國。風。之。謂。也。

陳。大。士。曰。角。弓。以。下。諸。篇。疑。皆。出。宣。王。之。季。即。白。華。為。申。后。所。為。乎。鳥。從。而。據。諸。不。然。雜。取。宣。王。之。差。下。者。與。幽。王。詩。志。

卷之十六

三六

之。差。上。者。或。平。王。初。年。之。詩。而。混。出。之。使。後。人。不。得。尋。其。迹。以。示。淵。大。誌。隱。諱。與。角。弓。白。駒。教。孫。之。喻。若。指。言。之。而。事。不。可。考。宣。王。愛。友。毋。弔。昨。諸。鄭。而。親。之。豈。其。有。此。或。告。試。之。語。如。康。誥。之。書。與。莞。枹。難。手。親。之。者。也。此。殆。幽。王。之。時。也。犬。戎。之。禍。靖。天。下。復。見。周。官。威。儀。而。嘆。息。焉。民。未。忘。周。也。哉。采。芣。厚。室。家。也。風。也。黍。苗。周。厚。申。無。已。也。一。申。伯。耳。崧。高。為。大。雅。黍。苗。為。小。雅。我。未。之。前。聞。也。隰。桑。亦。風。也。與。采。芣。無。以。擇。也。緡。蠻。而。下。獨。飽。葉。於。燕。享。之。義。斯。庶。几。之。即。漸。漸。之。石。著。之。華。何。神。不。貴。不。居。然。變。風。哉。而。升。諸。

雅。夫。風。可。升。于。雅。即。雅。已。自。忘。矣。况。乎。其。升。者。又。其。變。焉。者。也。

詩志小雅卷之十六終

詩志

卷之十六

三六

張陸德明曰：從鹿鳴至菁菁者莪，凡二十二篇，皆止小雅六篇。今唯十六篇，從鹿鳴至魚麗十篇，是文、武之小雅。先其文王以治內，後其武王以治外。從南有嘉魚至菁菁者莪，六篇，并三篇，是成王、周公之小雅。成王有雅名，周公者雅德。二人協佐，以致太平，故亦並為正也。從六月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從節南山至何草不黃，凡四十四篇，前儒申毛，皆以為幽王之變小雅。鄭以十月之交以下十篇，是厲王之變小雅。漢興之初，師移其篇次，為詩話，因改其第焉。

小大雅議

詩曰：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始祖后稷，由神氣而生，有播種之功，于民公劉至於太王王季，歷及至武王，越其代而別世，載其功業，為天下所歸。文王受命，武王建世，天下盛德之隆，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至于文王有王，建世隆而推原天令，上述祖考之美，小雅自鹿鳴至於魚麗，先其文王所以後其武王，所以治外。此二雅逆順之次，要於極盛之時。有天道之助，如此而已矣。又大雅生於及恭，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

詩也。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謂其道同終始，相成比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為正經，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天子饗元諸，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隣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群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此其著略。大校見在書籍，禮樂崩壞，不可得詳。大雅民勞，小雅六月之後，皆謂之變雅。變惡各以其時，亦顯善惡過正之次也。問者曰：常棣閔管蔡之失道，何故列於文王之詩？曰：閔之者，閔其失兄

詩志

卷之十六 小雅諸

十九

弟相承順之道，至於被誅。若在成王周公之時，則是彰其罪，非閔之。故為隱推而上之。因文王有親兄弟之義，又問曰：小雅之臣，何也？獨無刺厲王曰有為。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之詩是也。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亂甚焉，既移文改其目，義順上下，刺幽王亦過矣。

大小雅論

楊升菴曰：詩大序云：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此說未安。大雅所言，皆受命配天，繼代守成，固大矣。小雅所言，天保以上治內，采芣以下治外，亦豈小哉？華嚴谷坦叔

云雅之小大特以體之不同爾蓋優柔委曲意在言外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爲雅之大雅乎風之體者爲雅之小今考小雅正經十六篇大抵寂寥短章其篇首多寄興之辭蓋兼有風之體大雅正經十八篇皆容大篇其辭旨正大氣象開闊與國風變然不同比之小雅亦自不侔矣至於變雅亦然變小雅中國有雅體多而風體少者然終不得爲大雅也離騷出於國風言多比興意亦微婉世以風騷並稱謂其體同也太史公稱離騷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謫而不亂若

詩志

卷之十六小雅論

四

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言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不言其兼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言也詠吻吻鹿鳴食野之萍便識得小雅興頌文王在上於昭于天便識得大雅氣象小雅大雅之別昭昭矣華谷此說深得二雅名義可破政有小小大之說特表爲山之

論小雅

陳大士曰小雅先大雅何也古之人主不如後世之自尊先爲之燕享以接之又非以醉飽爲德而已爲之詩歌歡欣和說以盡上下之情先小雅見慈惠之盡焉見謙冲之心焉且夫物之情也先小而後大風盡而小雅小雅盡而大雅大雅盡而頌有漸焉爾矣此小雅之與正大雅也音節不同猶天冠地履矣而不相及也至節南山以下諸篇其感時思難憂謔畏譏如出一人抑何以別大小也哉且小雅燕享之詩卽不謂其何以登歌也小雅七十四篇用

詩志

卷之十六論小雅

四

公諸人所作之詩僅十六篇而已六月而下有變之端爲微宣王有志諸侯效官而天下幾乎遠矣蓋越六篇而污水又作也然自污水至我行其野民離憂亂離困視節彼而後讀之尚無傷切之意焉且鶴鳴借他山以攻過白駒托空谷以留賢於十詩之中得二美焉噫嘻宣王中興之烈豈小補已乎斯干而官室治也無年而畜產饒也振刷興起不駭駭舊觀哉一傳而陶王繼之而節南山遂出矣正小雅十六篇變小雅無論其他卽自節南山以逮鼓鍾已十八篇一何多也其中有頑焉者孔子胡不刪諸

則欲觀之者明幽王之禍烈也。厲王之變亟矣，豈無憂亂之詩，而不榮見何也？則孔子削之也。美宣也，非純美宣王，所以深刺平王也。又以明作春秋之意，頌亡而變，雅變而亡。天下之亂不極，而雅不亡。天下之亂不極，而雅不亡。而春秋作焉，則孔子強爲異，以亂天下。其於事爲太多矣。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詩，或謂雅變之可正也。其雅變之可正云何？雅之更端也。飲卯雅以息物之倦，先王一日之澤深矣，固也。自是而瞻彼洛矣，至采芣苢得十篇焉，惟青蠅惡議，其他諸詩，抑何諄諄鹿鳴天保之選也，非盛德之世。

詩志

卷之十六論小雅

聖三

無此氣象，非聖賢之徒，無此結撰。其宜王燕飲之詩乎？不于節南山之前，而置諸此何也？則聖人微意之所存也。所以起問者見是非焉。幽王之禍極而接乎平王，以入春秋。孔子蓋直斷之，以爲雅之變止於鼓鍾而已矣。雖然，一治一亂，生人之道變而不正，是天下無邦也。且又不欲明以春秋撥亂反正之權，自予而迂其事以隱之也。故繼之以楚茨，明周天命之所以誤受，服田美報，而風俗淳，人心厚，賡洛寔裳之治，勃焉久之而後爲角弓以下十二篇，而不純乎亂離之象，則春秋之述，畏而循環之用彰矣。然人不

知瞻彼洛矣以下爲宣王之詩，不幾使人謂平王實能此乎？不知孔子固已示其可知之漸也。何也？節南山以後已明著褒姒之名，其至鼓鍾爲幽王之世之詩，夫人而能知也。亦極亂耳。幽王之不能爲瞻洛，也不待言也。未幾入平王之季，而接乎春秋，使平王猶歌瞻洛而來也，卽又何必爲春秋之作也哉？春秋之作而爲詩亡之故也。則瞻洛以下之爲宣王之詩，又何怪焉？或謂角弓十二篇類國風，而列于雅何也？雅，天子燕享之詩也。迨其變也，而朝廷之上，幾旬之間，臣工士女雜附焉。臣工之附也，蒙天子也。士女

詩志

卷之十六論小雅

聖三

之附也，蒙臣工也。相沿失而不自知，孔子刪之不能刪也。又以爲借以觀世變而立教焉。夫雅之降也，一降而爲六月，再降而爲汙水三降，而爲節南山雅降而後爲雅雅亡而亦復爲雅降與亡之極乃轉而爲春秋未始轉而爲王風。夫黍離而下已降爲王風，以爲未始爲王風何也？此迂儒無識之說也。王風指王城而言之耳。王城自有風，何與天子之雅也哉？且降誰降之也？時王降之乎？孔子刪詩至以其私意而貶天子，其又何以訓？且雅變降而爲風，則都人士諸篇音節俱肖風，何不漸而昇之而待盡于何草不

黃也。故曰此迂儒無識之談也。周南獨非王畿甸之詩乎。不遂入雅何也。當周初盛時。雅自雅而已。天子有風焉。卽甚頑然風也。與王風並焉也。迨後而幾甸之詩。始附于雅。不然。角弓諸叶。其爲變風而已矣。故世之衰也。天下之風皆變。而天子獨受其變雅之名。由是觀之。風之敝也。升而爲二雅。而雅之敝也。不降爲國風。

楊升菴曰。季札來聘。請觀周樂。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然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服虔注曰。此嘆變小雅也。其意思上世之明聖。而不貳于當時。

詩志 卷之十六 論小雅

四

之王怨當時之政事。而不有背叛之志也。其周德之衰。指幽厲之政也。司馬迂曰。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一已之得失。其流及上。意亦類此。文中子云。小雅周之盛。正論也。而未寔。

詩志大雅卷之十七

文王

序曰。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魯中公曰。周公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作詩歌。奏于清廟。受釐陳戒之時。以訓嗣王。

萬恒麓曰。代商者武王也。而受命則自文王已然。文王之德。不可不令成王知之。故反覆追述文王以德受命之事。而教之以法文王。

劉云。嗣王不可忘先人之澤。忘先人之澤。則無本。不可以

詩志 卷之十七

侍先人之澤。侍先人之澤。則無志。

萬曰。聖人之學。本諸天。儒者本天。自生而死。不能與天爲一。非聖人之學也。非儒者也。故周公特舉文王與天爲一。乃發揮聖學。脉如是。使成王聞之。而知帝王祈天永命。求福成子之道。盡在于此。庶幾日用。樂然。知所儆惕。一出一入。一啟居。一食息。斯須頃刻。無敢與天相違。故篇中不曰帝命。則曰天命。不曰竣命。則曰天載。所謂念祖者。此之爲念也。所謂脩德者。此之爲脩也。所謂儆刑者。此之爲儆刑也。要之。統于配命而已。伊尹之訓太甲。亦曰。顧天之

明命。老臣之于幼主。所以啟其聰明。定其趨向。家法固如此哉。

萬曰。爾知爾祖文王之爲文王者乎。今往矣。而未嘗不在。在于何也。在上而昭于天也。殆與天相爲終始者。夫以舊邦膺新命。有周顯矣。帝命時矣。人知之矣。而其于昭于天者。未必知之也。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是則爾祖文王之爲文王者。視之雖不見。聽之雖不聞。試一念之。愀然若有聞乎。其聲容者。大可念也。爾不可不知也。

以舊邦膺新命。蓋受命若斯之奇也。然新命基于舊邦。何

詩志 卷之十七

二

受命若斯之難也。

張云。不曰顯曰時。而曰不顯不時。蓋惕乎其言之也。夫顯之一轉。卽晦也。時之一逝。卽失也。凡顯晦參半者。反可蒙而極顯者。難蒙去。罔無時者。反可倖而乘時者。難倖。卽命岐于德者。猶可覲而命。合于德者。難覲也。能無懼然也。

夫人可陟降而伺之。神則非可陟降而伺也。人可左右而領之。天則非可左右而領也。詩奈何確乎其言之也。王云。生平寔有事。天配天之理。而一旦化爲虛渺。不可知之數。吾不信也。况塵世確有天聰天明之人。而太清必爲神靈。

不可到之地。尤不信也。此詩之善言天人之際也。若僭者。遽理以測天。而一言蒼昊中有上帝。天道內有聖人。則疑有疑無矣。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似合。存沒而爲言也。衆人體質。故有存沒之可言。聖人體神。併無存沒之可指。不過一陟降之殊耳。言其生平以至今日。有一刻離帝域也哉。夫沒而在帝左右。經生家猶能恍惚測之。存而在帝左右。非深心于學問者。不能知也。

周公告成王。欲其着力脩德。非但求之窮冥恍惚而已。故

詩志 卷之十七

三

言文王于昭于天。陟降在帝左右者。卽其生平之盛聲者是也。穆穆而緝熙敬止者是也。不必他求也。言文王之令天使其知所向。往指文王之心法。使其知所持循。

萬曰。朱子說文王非有所勉也。純亦不已。而人見其若有所勉。此似不必。聖人固不勉而中。然當精神意氣稍懈怠時。勉而之敬。此何害于聖人。惟聖人而後能若此也。故下文之敬。亦以緝熙言之。不能保其不斷。而能使之常續。故以緝爲言耳。斷者緝之。非勉強而何。况棧樸已自明言勉勉我王矣。而烏容曲護爲耶。

論詩云。天者自然之明。亦勉然之號。究之不越一敬。即易所云。天行健。自強不息是也。則日月四時亦分天之健。以司一職。即易所云。日月得天而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是也。乃知文之緝熙敬止。即天體也多士之厥猶翼翼。即天吏也。

凡聖子神孫之膺天眷者。類以爲天之福我耳。以爲天之福我。而恣睢怠忽。不可復禁。不知天不可倖。眷不可邀。其隆殺延促。皆有其故。惟文王孫子。所以本支百世。後之人不可不知之。○按五臣事竟。其後子孫皆通王。未有如周

詩志

卷之十七

四

之雋生文王。繼德于後者也。則亦未有如周之卜世三十。卜年八百者也。故論周之所以王。必推本于后稷。論周之傳世之永。必推本于文王。

白虎通云。南面之君。體陽而行陽。道不絕。臣北面。體陰而行陰。道有絕。跡此觀之。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宜也。凡周之士。何以不顯亦世乎。蓋因其厥猶翼翼。維周之楨。文王亦賴以寧耳。然則何莫非文王之故哉。

只要人思文王。併本支周士。都只爲文德影子耳。○顧云。嘗試設身于文考之生前。所謂貞元會運。世以葆其淵微。

而總剝復乘除。以培其景運者。猶恍然如或見之。所謂王國克生者。作人之蘊釀者。微天心之眷煦者。深也。夫周召畢散。皆文之臣。亦皆與周之佐。懼傷文之心。故翼翼勉敬。以謹持之耳。然其猶未始不著也。故不以多士屬之文。而曰維周之楨。見多士之造周。非文之志也。

釋詁云。楨。幹也。舍人云。楨。正也。築塼所立兩木也。幹。所以當塼兩邊障土者也。然則楨幹皆築塼之具。寔兩物。大抵吾人之精神力量。愈張之而愈微。愈斂之而愈鉅。宇宙之帝澤世福。愈爭之而愈遠。愈外之而愈來。試觀文王

詩志

卷之十七

五

緝熙敬止。鬱穆者耳。略無聲息之可言。而天命假人心歸。何等顯赫。要之天與文王共相遇于必然之域。兩無心也。紂欲挾四方而有之。後世如秦皇欲以力量制一世而均爲天下笑。惟不知夫人之故。所以至此。周公述文王假天之基命。從冷處說到熱處。正欲成王知舍此別無祈天永命之法。從熱處退到冷處耳。

徐筆洞曰。緝熙敬止。正文心之穆穆。與天命相配處。故曰假哉天命。不言受命。只言天命。見文王之德之配命也。特要後王永言配之耳。○箋云。假。固也。堅固哉。天爲此命之。

使臣有殷之孫子

侯于周服箋云爲君于周之九服之中

禹貢有甸侯綏要荒五服而周有九服大司馬行人云千里之畿其外方五百里爲一服有侯甸男采衛要夷鎮蕃九服

先代之後統承先王脩其禮物作賓王家天子有事謁焉固見我周忠厚之意然以方新之制作而舊物猶行以改革之宇宙而勝國在目况當先靈對越之際而觸動有此不覺然警惕者非情矣一事而諸美不備者先王不舉焉

詩志

卷之十七

六

大約如此

周禮小宰祭祀贊王裸將之事注云將送也贊王酌鬱鬯之酒以獻尸謂之裸裸之言灌也明不爲飲主以祭祀唯人道宗廟有裸天地大神至尊不裸莫稱焉鬱人凡裸事和鬱鬯司尊彝祠禴裸用雞彝鳥彝管燕裸用斚彝黃彝追享朝享裸用虎彝雌彝○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既灌然後迎牲祭統曰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獻

冠記記云周升殷爵夏收注云昇名出于懔懔覆也言

所以自履飾也白虎通云殷舜謂之胡者十二月之時施氣受化胡張而後得牙故謂之胡

徒曰爾祖當念然有欣而無惕有恭而無誓則其神不寧而志不大動試惟心于天命之靡常雖欲無念得乎念爾祖三字前數章已伏而無念之聲口迫切則從本章激出耳以殷士而裸將對越在天者何靈駿奔在廟者何象欣而惕慕而誓爾念俱萃于此

箋餘云法祖在脩德德者何卽所得于天之命也命孤行于形氣之表必附著形氣而始神人主脩仁義禮知之德

詩志

卷之十七

七

卽合元亨利貞之命故以喜樂配春夏而禮樂行焉以哀怒配秋冬而征伐行焉然則命者乃天與君主宰天下之大樞紐非儒生家寬言理也理必兼氣何也德有斷續斯命有去來非別有一樣幽吉之數故曰脩又曰永登登緝熙正指脩法而言耳

不能脩德配帝便是退柔雖前人之德澤尙復未艾後人之德意又復無窮而爾則退也此卽自求之說而精言之者也

抱曰德指曰義義問者從其經綸之克當民心而詠歌焉者

也。

駿命不易。非徒危詞也。抑亦勉詞也。言配之之難也。說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人世之聰明才智。俱無可用處。豈是易事。必取法于文王。庶乎其可耳。程子曰。無不敬然後可以對上帝。則儀刑文王。亦儀刑其穆穆而緝熙敬止者耳。前而言天。猶屬恍惚。至此則指帝體示之。使知耳。目聞見之外。別有機緘可尋。而不至墮于幻妄。前而言念祖。詞僅危聳。而至此則斷決言之。使知緝熙敬止之外。亦別無配帝求福之道。而不至眩于他岐。他日延訪羣臣。惟曰不聽。

詩志

卷之十七

八

敬止。思緝熙于光明。後世追頌之者。亦惟曰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然則成王之造于周公也。可謂深矣。勉王脩德。而必言配命者。指天則以堅其向往。又必言鑒殷者。借畏威以疎其窳頹。故以配命之思。而仰對陟降在天之人。則欣然儼生。以畏天之意。而營精于在帝左右之範。則凜然刑生。刑而不儀。則志不淡。儀而不刑。則神不疎。故懷德又懷刑。君子之用心大槩如此。朱云。王者志不疑幽隱。而後可著于高明。道不異匹夫。而後可被于上下。

大明

序曰。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箋云。二聖相承。其明德日以廣大。故曰大明。萬曰。陳。文武受命之事。而首章先為危詞以動之。欲其聽而思也。夫周之王業。開于文王。成于武王。而文王之所自來者。非偶也。先有王季。大任。而後有文王。先有文王太姒。而後有武王。祖宗之積累。已非一人。天心之眷顧。已非一日。始終前後。莫非天意。宰于其間。使成王聞之。而知天意之于祖宗也。非偶。用祖宗之于天下也。非苟得。則兢兢業業。

詩志

卷之十七

九

繫持其盛。而守其成也。鳥容已哉。此周公陳戒之意也。輔慶源曰。君有明德。則天有明命。有王季。文王。則有太任。太姒。有王季。太任。則有文王。有文王。太姒。則有武王。有武王之君。則有太公之臣。讀大明之詩。則當知天。人。夫婦。父子。君臣之際。安危治亂。興廢存亡之機。如影響形聲之相應。皆非苟然也。朱云。兩間氣數之權。恒隨人事。殺而為運。萬物汚隆之理。常與天道制而成權。萬曰。首二句皆指天言。自其監察。而莫能逃者。言之則謂。

之明明在下。自其威嚴而甚可畏者。言之則謂之赫赫。在上。總是天之難忱也。天難忱斯。恰像粘上而言。不易維王。恰像粘下而言。

天難忱斯。教誨之危詞也。而不言聖人之于鬼神也。畏之而不敢欺也。信之而不獨任。事之而不專恃。恃其公報有德也。幸其不私與人福也。此又脩省之勉詞也。知其難忱者。不可不知其可恃。可幸。故此詩前云天難忱斯。後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又似可信。可見得滯于可信者。非天之所以操命。委于不可信者。非君之所以造命。

詩志 卷之十七

十

自士庶大夫公侯以及王。其受天之責。以漸而重。天心之欲厭予奪。亦以漸而密。故去天漸遠。則其去易。漸近。去天愈近。則其去易。愈遠。此自然之數。無足怪者。故不易乃維王也。

馮云。扶有私而擯之之意。紂欲私天。則欲公。扶又有逆而留之之意。紂欲逆天。則欲順。

詩訓曰。言文武受命之事。乃舉其源流成就而備言之。夫飲芳泉者。尚求其源。食佳果者。尚窮其本。享有成業而不知其自歟。

周語。擊時之國。繇大任。注云。擊時二國。奚仲仲虺之後。大任之家。唐書世系表云。祖已七世孫曰成。徙國於鞏。玉海云。仲虺居薛。臣扈祖已皆其冑裔。○國語司空季子云。黃帝之子十二姓。姬酉祁已滕箴任荀偃姑偃依是也。

釋親云。嬪婦也。○箋云。京周國之地。小別名。

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夫婦之間。莫非德行。其有身而生文王也。安得不聖。看來文王固生而明聖者。故承言維此文王云。

詩志

卷之十七

十一

列女傳曰。太任誠一端莊。惟德之行。及其姬文王。目不覩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放言。生文王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卒為周宗。君子謂太任為能胎教。

傳曰。身重也。疏義曰。以身中後有一身故言重。

事懷多福。不是說天之錫福。以受方國。亦不是說四方來歸。懷卽懷抱之懷。卽自此小心。翼翼中隱。恆之也。受卽容受之受。卽自此厥德。不同中隱受之也。意若曰。赫赫之命。始基之矣。

陳氏曰。觀其懷多福。受方國。心量何等大。觀其昭事處。無

一念不來若天道不同處無一念不允協人心。心體何等小。淮南子曰堯舜禹湯文武坦然天下而南面焉。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栗栗日慎一日。繇此觀之。聖人之心小矣。

四五六章一氣滾到篤生武王句。

箋云天監視善惡于下其命將有所依就則豫補助之于文王生適有所識則爲之生配于氣勢之處使必有賢才謂生太姒。

易止爲集有審定之意。○命既集不可無承命之人則天

詩志

卷之十七

十三

之鍾靈于氣勢之處非徒爲文武作合計也此中之所以眷注而教佑者亦深且遠矣。

穀梁傳云水北爲陽水南爲陰。

嘉婚禮也周禮大宗伯以嘉禮親萬民。

箋云大邦有子女可以爲妃乃求昏既使問名還則卜之又知大姒之賢尊之如天之有女弟。

疏云倪韓詩作盤說文倪諭也俗說譬諭云盤作然也。

昏義云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于廟拜迎于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于廟。○記云納吉曰吾子

有脫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吉納徵曰吾子

有嘉命脫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儼皮束帛使某也請

納徵。○周禮媒氏云凡嫁女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

王人云穀圭天子以聘女大璋諸侯以聘女雜記云納

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賈公彥云納幣士大夫以玄纁

束帛天子加穀圭諸侯加大璋庶人用緇無纁。○孔穎

達云納幣昏禮謂之納徵。

郊特牲曰親迎男先于女剛柔之義也執摯以相見敬

章別也壻親迎授綏親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

詩志

卷之十七

十三

從男夫婦之義繇此始也。

文王自親迎箋云賢女配聖人得其宜故備禮也。

禮記哀公問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

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

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

箋云迎大姒而更爲梁者欲其昭著示後世敬昏禮也不

明其禮之有光輝美之也。○傳云言受命之宜王基乃始

于是也疏云昏禮人倫之本禮始于正夫婦文王受命之

宜及周家王業之基皆始于是不可不敬重之故造舟也。

釋水云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
滑郭璞曰造舟比船爲橋維舟維連四船方舟并兩船
特舟單船附并木以渡○左傳疏云造爲至義言船相
至而並比孔氏曰比船于水加板于上卽今之浮橋
世本云莘蚩姓禹後唐世系表云啟封支于莘
傳曰長子長女也維行大任之德焉○箋云配文王維德
之行疏云上章述大任之事云乃及王季維德之行今大
姒言大任之德則亦與文王維行矣箋之申傳取上章爲
說也

詩志

卷之十七

十四

武王之師綏萬邦救水火乃以和天下非以毒天下也易
曰行險而順其災伐之謂乎○箋餘云以臣弑君而反曰
災伐從天運禍和上看出

鬻子曰武王率兵車伐紂紂虎賁旅百萬起自黃鳥至
于赤芥

傳曰如林言衆不爲用也

凡事之臨身情者不得不動靜者不得不動迫之而起勢
使然也今天命之于我周始而監之于下繼而命之于京
終而臨之于女曰睇女見不能復却也

史記說十一年觀兵孟津之時八百諸侯皆曰受可伐武
王曰爾未知天意未可也乃還師歸是其所厭心記曰師
乃鼓譟前歌後舞格于上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怠是樂勸
武王之事

牧野洋洋箋云言其戰地寬廣明不用權詐也○少儀曰
軍旅思險隱精以虞是設權必依險阻

維師謀說太公受兵鈴之法云踐爾兵革審權矩應詐繼
謀出無孔是兵法須知彼知己當預爲之備所以貴權謀
故善太公能審之但武王伐紂以至聖攻至惡敵無戰心

詩志

卷之十七

十五

不假權詐故爲美耳若前人德與已同力又相敵當設權
以取勝何則與其自敗寧我敗人故僖公二十二年宋公
及楚人戰于泓左氏以爲不用子魚之計至于軍敗身傷
鄭箴膏肓云刺襄公不度德不量力徒信不知權譎之謀
不足以郊鄰國定遠疆也武王功成則美之宋襄師敗則
譏之非以成敗論也權審在德力之間耳

牧說文作𡇗疏云牧是郊上之地戰在平野故言牧野
耳○水經注云自朝歌以南暨清水土地平衍提臯跨
澤悉野之地故詩稱𡇗野洋洋

羅云。如以楨車。則殷車非不眾也。如以駟馬。則殷馬非不多也。而子有上帝以臨之。故覺其煌煌彭彭焉耳。彼徒恃強以威敵者。則又失所以美牧野之意矣。
箋云。兵車鮮明。馬又強。則暇且整。疏云。車固馬肥。不慮不克。則心不怠速。閑暇于事。且齊整也。○牧誓注云。好整好暇。用兵之術。是兵法貴閑整也。

桓弓曰。周人尚赤。戎事乘騶。○傳云。赤馬白腹曰騶。言上周下殷也。正義曰。戰爲二代革。易故見此義。
魯之起寥廓。所持者兩耳。毛龜適豐。非其用也。其獲

詩志 卷之十七

十六

組寔所爭者。一搏耳。徘徊再進。非能勝也。尙父寔有見于天命之臨。故革車三百。虎賁三千。只一呼而前。待倒戈。不稍還。○盧云。君在師。宜臣子不得自尊。然天在臨。卽君命亦可不受。故慨然以忠孝之寔還之君而已。不居毅然以吊伐之名。任之身而已。不辭。

詩訓曰。兵不捷險。堂堂之陣已爾。無待于擊刺。惟楨車煌煌已爾。無待于衝突。惟駟馬彭彭已爾。無事于選鋒陷陣之勇。惟師尙父時維鷹揚已爾。若此其涼涼然。未嘗若凡征戰者。威靈氣。炎炎而熾烈也。蓋殷周之不敵已久。不

得已。惟承天命一決耳。大凡人心殺運方機。每以戡亂生亂。尋至數十年而後定者。惟涼也。故會朝濟明。涼則又何以云肆伐也。肆伐從人心舒暢上見。非從兵威見也。

紂之穢氣。豈一端一日之故哉。紂除而餘污。豈不待于掃刷。蓋疾惡不甚。或以因循成姑待。觀變不審。反以改革致滋蔓。曰會朝濟明。可以白武。王生平之心志。亦可以見武王當日之機權。○易曰。已日乃孚。又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又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武王惟審之也。詳故其孚之也速。

詩志

卷之十七

十七

武城曰。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塗倒戈。攻于後以。血流漂杵。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史記。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誓曰。今予發。維兵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過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

縣

序曰。縣。文王之興。本縣太王也。○魯申公曰。周報太王。周公述其事以訓嗣王之詩。

徐士彰曰。周公之訓成王。簡矣。然其立言也。不曰太王王季。則曰文王武王。欲其守家法以承先業耳。荀卿曰。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不如法後王。而一制度。伊尹之于太甲也。非成湯之事。不以訓意。亦猶此。

陳大士曰。古公之起也。以西戎。夫東方物之始生。西方物之成就。故起于西翟。漸而至千夏焉。夫能夏則大矣。瓜陰物也。在穴亦陰物也。不遷于岐。而即安于陰陞。日與犬戎爲伍。其何保大之有。幽之有戎。難也。天贊之也。公劉中。秋太王又中。秋也。則不窟之寶于戎。其勢固至乎此爾。周衰

詩志

卷之十七

十八

者屢矣。而卒以興。公劉有狄難而大。太王有狄難而大。文王有狄難而大。有狄而後其國益徙。而南有狄而後其民益厲。而奮。後世有狄。惴惴焉。率創以亡。悲夫。雍與狄隣。至春秋而猶狄秦也。古公太王未必備狄。幾于憲府。其如後世酋長焉耳。今觀其制立。經營。而規模固已宏遠矣。論詩曰。門社者。後穴土處之報也。號喙者。走馬避狄之報也。虞芮質成。四臣勸治。則太王姜女夫婦二人。赤手胥宇築室之報也。竊嘗管之。周家王業。太王裝擔者也。文王挑擔者也。武王接擔者也。成王又卸擔時。安頓物件者也。以

後子孫只須收拾珍藏得好。

韋昭云。不窟失官。去夏而遷幽。幽西近戎。北近狄。史記。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窟立。不窟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窟以失其官。而葬戎狄之間。不窟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脩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居焉。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歌樂思其德。公劉卒。九傳而至古公。曾父古公。曾父復脩后稷公

詩志

卷之十七

十九

劉之業。積德行仁。國人皆戴之。獫狁戎狄攻之。欲得財物。予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爲。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往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爲。乃與私屬。遂去邠。渡漆沮。踰梁山。止于岐下。邠人舉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于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于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作五宮有司。民皆歌樂之。頌其德。權者。反經合義。權者稱也。稱其輕重。度其利害。而爲之。不

由公劉遺夏人之亂而被迫逐若顧繼疆宇或至滅亡所以遷諸夏而入戎狄也經者正也古公當累葉之後若自安國陞漸且胥為異類所以貶戎俗而築城郭宮室別居之以不失諸夏也

箋云瓜之本寔繼先歲之瓜必小狀似敗故謂之賧疏云本寔謂瓜蔓近本之寔繼先世之瓜不能大如先世如后復封為諸侯雖繼帝嘗之後不能如嘗為天子世世益微

箋云縣縣然若將無長大時喻后復乃帝嘗之胃封于卽

詩志 卷之十七

二十

其後公劉失職遷于豳居沮漆之地歷世亦縣縣然至太王而德益盛得其民心而生王業故本周之典云于沮漆也○疏云周之追王上至太王而止亦以其初生王業故也

箋曰復者復于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賈公彥云平地累土謂之複言于地上重複為之若高地則鑿為穴

傳曰未有寢廟亦未敢有家室

雖混迹戎落而欲以家室易其復穴以不失中國之意此

太王之本懷也然內狃于微而外牽于狄縱欲自異無能為矣迨遷岐而後規模宏遠內外不相擾是以能有所成耳然則岐之遷也殆莽奮之所為非幣帛大馬珠玉不免之謂也况乎岐又沃壤也可以安民阜財古公之欲居之也宜久矣懼民之重遷也而借狄以動眾蓋聖人之權也左傳云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注云后復受此五國據此則岐后復始封邑也不留避夏而棄之今德在先人之故土而居之或亦古公之本懷也

陸云前點內助後推四友俱是開創大關係處豈不可想

詩志 卷之十七

二十一

見老臣陳戒苦心

莖郭璞曰鳥頭也晉語嬖姬將謂申生置鴆于酒置莖于肉是也大為天雄旁生為附子藥之毒者又內則云莖苴粉榆免蕘脩澹以滑之菜之美者是異物而名同也此當以美菜言見地之美無論菜之美者苦者而皆甘也

釋文云飴餽也說文云飴米蘖煎也餽飴和儼者也以聖人之舉動也而亦乞靈于枯甲哉非乞靈于枯甲而必需之卜柰何遷者有天下之大慮而以法而隱屈其民

也。其隱屈其民又奈何。夫使民輕去其所甚便而遷索其所不習恐有陰格于其事而沮惑生者于是乎神以愚之。隱乎事至之原假之卜而証其說詭之食墨而庸其兆假之卜而証其說故民易懼詭之食墨而庸其兆故民聽無惑然後可以唯吾命而事可成耳。嘗稽之書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而此詩亦先曰爰始爰謀則卜筮其後焉者也意可知也有成謀而假之以神其旨也。

周禮春官莖氏掌供燂辨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熬燂

詩志

卷之十七

三

遂飲其燂辨以授卜師遂役之卜師凡卜事揚火以作龜致其墨士喪禮曰楚燂置于燂在龜東陳祥道云燂炬也辨灼龜之木也辨謂之燂亦謂之楚燂楚其材也燂其體也辨其用也羅氏云禮圖楚燂以荆爲之必以荆者凡木心圓荆心方卦之德方以知以其德方故以方木灼龜也。傳曰辨開也春官卜師掌開龜之四兆注云開謂出其占書也。

周云不與狄較欲振民于死耳以露處霄啼而濱于死與死狄者何異必以國遷欲圖事于大耳以荒屯草昧而徂

于小與未遷者何異此疆理營繕之不容已也。

戎狄之俗弋獵爲食部落相統已耳太王縱能食異亮疆理宜畝之制所未有也今乃以井牧易其弋獵以什伍易其部落慨然有脫戎俗而中國自立之意焉然其一時之所草創遂爲我周微法之所自始矣。

陳大士曰新遷之民但以虛詞撫之而可乎無亦予之以寔乎但以居宅授之而可乎無以計其所食乎其大略不可不盡也一里幾何三十里幾何如此類使若封疆焉其可也其細目不可不別也居其中者幾何環其外者幾何

詩志

卷之十七

三

如此類使就條理焉其可也有田而無居是幸天下而路也曰予婦子入此室處顧色居非老物既息不可耳散居者凡以便禱事而已矣有田而無法是終歲負塗而傷其力也王疊爾成來咨來茹其作合非疆以相通不可耳治畝者凡以均物勢而已矣。

劉云岐雖遠秋而審選昆夷疆理之一縱一橫亦以造險阻而可以禁戎馬之足宜畝之布散則廣虛寔什伍聯不四境皆兵哉此其法外之意又深且遠也。

詩測云築室于茲豫定之詞也既有定議則歸市之報未

可以已之居室先之。故司空司徒之召必在慰止疆理之後。
周云。周雖實失而時無廢官。故聖除之際而司空司徒一事並召。亦可見庶度詳明。雖流離困苦無苟簡之意焉。無侵曠之虞焉。視公劉之躬親陟降而為君為宗者。氣象亦稍振矣。綜理亦加密矣。

正義曰。司空之屬有匠人。其職有營國廣狹之度。廟社朝市之位。司徒之屬有小司徒。其職云。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元命包云。危東六星兩兩而比曰司空。主水。

詩志 卷之十七

壬午

尚書伯禹作司空。白虎通云。司空主土。不言土而言空。空。尚主之。况于寔乎。漢官解詁云。下理坤道。上和乾光。謂之司空。

嘗攷周禮六官。歸餘于冬。故司空之屬闢焉。而辨土任貢。制器象物。聯屬于五官。漢儒不察。綴以考工。舛矣。而後世泥三百六十之數。謂冬官未亡。雜見于五官之中。為之更立冬官。使周公致治之書。紊錯不可用。并失其所以制作之意。良可慨也。

度地之法。周禮室中度以几。堂中度以筵。宮中度以尋。

野度以步。涂度以軌。○注云。五尺為几。九尺為筵。八尺為尋。六尺為步。七尺為軌。

徐玄扈曰。易萃及渙之象。皆以王假有廟為言。蓋萃因民之聚。立廟以堅其歸向之心。所以為懷保之道。渙憂民之散。立廟以收其蕩析之心。所以為招携之術。太王知此義矣。

冬官。韞人為皐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係句磬折。考索曰。磬者。緩也。役事以勿亟為義。故以磬鼓節之。蓋古者上之使下以仁。常欲緩而不迫。故名以磬。下之事上以

詩志 卷之十七

壬午

義常欲敏而有功。故節之以磬而止。

朱云。皐門應門立。則其國可望而不可狎。亦以。示明主先自治而後治人之意焉。耳。冢土立。則其國能靜而又能動。亦以。示明主先養人而後使人之意焉。耳。其事詳明。物所以可觀。其慮周密。道所以不敗。

陳大士曰。善形敵者。必將用力不已。以。示有餘。善恃民者。必將處變不渝。以。明無忌。善用小者。必將迂迴壯厥。使在我無以自見。其假善用大者。必將貽燕雄深。使後世無以復加其事。此聖賢豪傑所為陰用而不以言于人。而人亦

莫測也。

周禮鄭注云、王有五門、外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禮書云、皋門之內、外朝也、朝士建其法、小司寇掌其政、列三槐與九棘、設嘉石與肺石、而朝諸侯、聽訟、詢大事在焉、應門之內、治朝也、司士正其位、宰夫掌其法、大僕正王之位、而王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燕朝也、大僕正其位、掌摯相、而族人朝焉、○考索云、皋者、遠也、明最在外、故曰皋、應門者、則居此以應治也、

詩志

卷之十七

三

陳大士曰、皋與仇、本服違以著號、而以高大氣勢之、屹然有并吞八荒、撫御戎落之思焉、

趙云、觀象乾坤、而問與闕應也、取義一身、而呼與吸應也、曾出治者而行、令與行意不相應乎、應之義如此、○邵云、倥偬甫寧、或虞以堂簾而委草野、雲雷未布、又慮以官府而問釜鬻、應門一以迥隔之一、以中通之、

朱云、王者既明治乎陽德、必將使陰與有助焉、且使民知有所守、知有所本、而後其權重、其位威、于以作其力、而藏其教焉、耳、國有大事、大眾、必致宜于社、而後行、則聖人幽

深其意之端也。

祭法云、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郊特牲云、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禮書云、王之大社、土五色、而冒以黃、其位則中門之右、社主陰故也、其壇北面、社嚮陰故也、其飾則不屋、記所謂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也、其表則木、傳所謂夏以松、商以柏、周以栗是也、其方廣則五丈、其主則石為之、

釋天云、起大事、動大眾、必有事社而後出、謂之宜、孫炎曰、大事、兵也、有事、祭也、正義曰、兵凶戰危、慮有負敗、祭

詩志

卷之十七

三

之以求其福宜、故謂之宜、王制、天子將出、宜乎社是也、徐筆洞云、木板、道兒、昆夷、喙、以及虞芮成、向之初生、至文王而驟厥生矣、文王以前、太王以後、百年內、積功累仁、及文王之脩德、詩人俱不明指出、而末特以四輔足之、今後王自思其何以至此、詩意之妙如此、

李云、木板、道通、非以威夷也、而夷識此地不可邇矣、如虎必避麟、象常遠鳳、故名為篤勢、而畏隣、至德之郊、如火望知、炎雷聽知、震故增脩、戶庭而迅掃、天驕之迹、當其微也、漆沮是我所宅、亦薦居焉、寧廬及其感也、沙磧是彼所生、

仍遠徙其部落

薛云。國家值浸昌之運。必有不可遏視之光氣。而舉遐邇。若各載其臆。爽以應之。故第聊理舊聞。擊節風景。而內順外成之隆。已隱隱躍躍于其間。又何必贊然于荒唐世德之承。而始見乎。○陳道掌曰。聖氣入太原。令英雄心死。亦是此景。

箋云。小聘曰問。文王見太王立冢土。有用大報之義。故不絕去其恚惡惡人之心。亦不廢其聘問鄰國之禮。

傳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

詩志

卷之十七

主九

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單。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

凡人心不動則不生。不大動則不大生。而德亦不至。蹶厥生。非言文王之勢。言文王之心也。常人無敵國外患。則不動。文王之所震動。正不在遠人不服。而在遠人來。并不在虞芮兩君。而在風附雲從之四十國。以服事之。不足以身

逃之。不能抑鬱。無何。若頤厥然。蓋自是而心愈生。而德愈至。而氣勢亦愈隆。夫心之動有二。一者意盈而氣滿。一者無望而神驚。氣滿者敗行。卽死于安樂之謂也。神驚者增修。卽生于憂患之謂也。

盧云。我周之得天下。得之以不爭者也。不爭去留之際。亦不爭于播遷之時。而天下卒莫與之爭。觀其不以冢土先兩門。而以禦侮。後四臣益內治力焉耳。

王云。周治尙文。勢浸浸趨于弱。公蓋隱然有武震意焉。故疏附先後奔奏。不廢禦侮也。譬之瓜瓞。有以迎其豐茂而

詩志

卷之十七

主九

生無以遏其侵剝。則亦不生。倘所謂滋培。不可無芟蒨焉者。非與。○章云。至今予侮之思。猶屢懷于牖戶。則先王之所以成其無禦之威者。不大可念哉。

倪鴻寶曰。當文王之世。多士畢銷其介冑之習。合德于緇紳。而渾不能辨。予有說于此。以強分廟閭之靈。而彈彈矯矯之精神。一泰以闢武之深恩。而較然足認者也。

章云。國家不特外懼爲侮。內愛亦是侮。暴主肆害。甚于個處之昆夷。仇方構孽。甚于不恭之徂旅。何獨非侮也。人臣不獨勤武略爲禦侮。保王躬亦爲禦侮。亦昭亦信。進多懼

孔子曰。文王有四臣。吾有四友。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疏附與。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走與。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與。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于門。是非禦侮與。

序曰。棧模文王能官人也。郝云。文王聖德。在位五十年。羣臣盡育久。兔置野人。皆爲于城。用不乏人。而文王聲聲純。區別。程量。總攬。羣英。綱紀不弛。如六轡御馬。無不調。

三

疏義曰、昭文王之德、使人知周所以得天下之故也。早麓思齊皆此意。

通詩並未露出德字惟勉勉二字微逗德之精神而其大意俱就動人處摹寫聖德也

月令季冬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供郊廟及百祀之薪燎周禮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寔柴祀日月星辰以絜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注云禮之言燔周

袁氏曰：生于天，成于地，而利賴于人。棧樸雖微，可以觀三才之會焉；滋于土，尅于金，而濟于水火，薪烈雖小，可以參五行之數焉。

趣字妙。作歸附趣向解。便無味。夫脉脉飛動。禽鳥之趣也。欣欣何榮。草木之趣也。精神鼓鬯。意念聯屬。怠者以香。渙者以萃。則左右之趣也。趣在左右而趣之則在件。王卽下。

卷之十七

毒

徐云、濟濟二字宜屬左右言。謂濟濟然左右于辟王者皆趨之也。祭義云、孝子愍而趨。賓客則濟濟。是其証也。

陳氏曰。毒瘡烈矣。非得左右爲之蟠茲。未知所悲。羣情疑。

矣。非得左右爲之鎮定。未知所從。非辟王。誰是媚茲鎮。

定者蓋挽多土沉埋之色而爐其氣運亦持掌傑氣決之

而融以道德吾君之所破壞者藉吾格共以紓之而吾

惜其所不及者藉左右以補之矣若是其趣之也商周之

際其窮此趣之力乎

當于攸宜與及之字。想出趣之景象來。趣有維新之意。其一時之士。咸為髦士。而與文王相稱。此何如。後濯者可想。見文人之趣。且行師非奉璋也。六師非髦士也。而報心好德。不以觀兵為畏。又何如。奮揚者可想。見武夫之趣。故下文承云。周王有以作之。有以綱紀之。故至此也。作字。綱紀字。正對趣字言之。皆字法妙品。若趣字說得無意味。并作字。綱紀字亦不精神矣。

郊特牲曰。灌以圭璋。是祭之用瓚。惟裸為然。禮。王裸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獻以璋瓚。斯于傳曰。璋。臣之職。王肅

詩志 卷之十七

三十一

曰羣臣從王行禮之所奉。

詩歸云。九祭之典。對越者主其合。相祀者主其分。而璋之奉。有分之義。分之時宜德微。合之時宜聚德也。醴假者致其孝。序事者辨其賢。而奉璋之義。我我賢之象。宜以孝成王之譽。宜以賢秉文之德也。李云。兵情主速。原乘人之不及。而用其朝氣也。若外貌與中情相應。則及以誠。士情與主意為一。則及以德。其一時人心何如者。○兵危事也。心動以疑。于以舉事也。必不力。猶之無漿。而經于水險也。亦無及矣。

徐筆洞曰。雲漢自然之章也。故壽考作人。亦以自然處言。之。追琢勉然之章也。故勉勉綱紀。亦自勉然處言之。分明謂文王之所以為文。固是天德生成。有以煥于天下。而作人。而其寔文心金玉之體。何嘗忘追琢之功。故說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謂其追琢之章。與其倬然之章。相成而綱紀處。即其作人處也。天下承其追琢之教。仰其倬然之度。焉得不趣。

箋云。雲漢之在天。其為文章。譬猶天子為法。度于天下。陳大士曰。昭回者。未嘗與種種者爭明。顧非此而眾明。垂其

詩志 卷之十七

三十三

所已。盧云。分天之精氣神。配天之高明。遠天若舊。邦借維新之雲。漢以不朽。法天之形。著明。妙天之動。變化。天道行。生侍雲。漢之文章。以無言。

黃佐曰。融液乎折木之津。昭回乎東井之位。著乎東方之箕尾。沒乎南方之天稷。此雲漢之為章也。

培植人才之意。未嘗一日去于懷。蓋至者而猶不棄也。曰周王。則有其志。曰壽考。則有其年。兩者合而動變焉。有。不。沍。寰。匠。者。哉。箋云。相視也。猶觀視也。追琢玉使成文章。喻文王于為政。

先以心研精合于禮義然後施之萬民視而觀之其好而樂之如睹金玉然言其政可樂也○疏云上言作人下言網紀皆是政教之事則此亦述政教矣聖人體自生知性與道合不當于此報譽文王美質

歐陽氏曰雲漢在上為天之文章猶賢人在朝為國之光彩王氏曰文王作人外則使有文內則使有質董氏曰玉不琢不成器作人猶追琢使之就器也○論詩曰薪想儲材之法也追琢建材之方也網紀羅材之局也

文心自其不已處言則曰疊疊自其緝熙處言則曰穆穆

詩志

卷之十七

三十四

自其昭事處言則曰翼翼自其網紀處言則曰勉勉語各有屬不容混蓋勉勉即所以為網為紀也必先能為網為紀而後有以網紀乎四方○錢氏曰以凡企聖者用勉而以聖攝凡者亦用勉試觀天之生生息息也何嘗不以終古勞乎蓋為斯世斯民力留其泰力維其渙不得徒以淡漠窺之矣○張云四方倫類雖繁精氣必有所聚情形雖素脈理必有自分從其所聚者而力為提挈之自分者而力為調劑之此勉勉之象也此勉勉所以網紀四方也陳大士曰商之季也上下之義薄而骨肉之恩離大小交

并強弱互吞幾無網紀矣自有文王敦樹有綱有目連帥自天下始家職君臣父子之正四方乃不敢及道而叛經人有安居和眾之樂四方乃不敢越志而逆顏蓋道德者所為網紀之原也權藉者又所為網紀之力也紂失之于上民望之于下而文不得不任之于中其勉而不懈所以副眾志之所求而忠商之職分也

說文云綱網紘也紀別絲也然則綱為綱之大繩箋又云張之為綱理之為紀正義曰舉綱能張綱之目故張之為綱紀者別理絲縷故理之為紀以喻為政有舉大綱救小過者有理微細窮根源者

詩志

卷之十七

三十五

當其弛極也必更張之而後得綱焉當其紊極也必更理之而後得紀焉此武王之事也文王只以勉勉者力鎮已解之人心而維其渙而四方忽已繩繩而就理矣網紀四方與之綱之紀自別朱子曰四方皆在線索內牽着便動○作之綱紀之此左右之趣之所繇生也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雖然既在文王之世亦焉得不興于文王陳大士曰自太公伯夷而外其下

所造者幾何矣。

旱麓

陳大士曰。咏文王之德。而卒不言其體。其爲言也更深。論詩曰。今人動說有相干。沒相干。原有一段妙理在。垂矣者到處無緣。有恁相干。簡易。便有一種太和之氣。薰蒸于上下天神。飛潛動植。都是有相干的。溫良恭儉讓。夫子之求也。言寡尤。行寡悔。夫子之干也。現在妙理可參。天地福祿。種種不過和順之氣所凝成。故嚴厲乎戾。便有許多愁慘出來。溫良易簡。便有許多太和凝聚。此一豈第

詩志

卷之十七

三

也。在天則和風慶雲在人則心安體豫在家則雍雍穆穆在國則佑胃威若。在萬世則太和常在宇宙不期福祿而福祿歸之自是定理。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此之謂也。詩按云。極舉豈窮之妙。化人格神。總是借來形容。切勿粘着。

穀梁傳云。林屬于山曰麓。漢書應劭云。麓。林之大者。釋名云。山足曰麓。麓。陸也。言水流順陸燥也。

榛可以寔遷。楷可以爲矢。文。武材也。故以況聖德。禹貢。荊州貢楷。注云。中矢幹。出雲夢之澤。

考証補曰。榛。楷。皆用之武事。榛一名藪。蓋矢之美者。通篇述文治之美。而首先言武備。周語曰。夫旱麓之榛。楷。殖。故君子得以樂易于祿焉。是先險。哀之備。而後可以及樂。易也。

縣傳云。王贊黃流。言其祭也。嚴氏詩緝云。旱麓圭瓚。皆當時所見之寔義。

解云。大凡物之美。貴者原不借光于所投之物。投陶匏以清醑。亦不得題爲國器。投濁醪于寶器。亦不得指爲土陋。故王贊卽不遇黃流。贊亦自若。特此之品質。可傾九廟。彼

詩志

卷之十七

三

之赫矣。可達淵泉。不介而孚。兩者未遇。先有神合焉。注傾其後者耳。

王之爲物。釋詁文云。溫而澤仁也。縝以栗智也。廉而不穢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孚尹旁達信也。是其爲質已多美矣。其爲用已多良矣。稟于受生之分。而獲乎物益之精。固其數也。全于自行之良。而期乎相加之美。又其理也。

箋云。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矣。有鼻口。玉人注云。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也。○白虎通云。圭瓚。宗廟之盛禮也。玉飾其末。君子之性。金飾

其中君子之道

箋云黃流秬鬯也正義曰釀秬爲酒以鬱金之草和之使芬香條鬯故謂之秬鬯草名鬱金則黃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謂之黃流

羅氏云鬱與鬯皆陰而玉爲陽物圭璋又東南陽方之玉故假之嫌于無陽也

傳云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箋云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爲西伯以功德受此賜○疏曰九命之外別加九賜案禮緯含文嘉云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

詩志

卷之十七

三十八

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宋均注云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之車馬以代其步言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動作有禮賜之納陛以安其體長于教訓內懷至仁賜以樂則以化其民居處脩理房內不濫賜以朱戶以明其別勇猛勁疾執義堅強賜以虎賁以備非常亢揚威武志在宿衛賜以斧鉞使得專殺內懷仁德執義不傾賜以弓矢使得專征孝慈父母賜以秬鬯以祀先祖

輔氏曰言文王德盛而福祿歸之又言作人之事何也洪

範曰皇極其有極敘時五福用數錫厥庶民言人君能建

其極則爲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感而化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蓋聖人之得名位者豈以其身自歛其福祿哉必使天下之人各脩其行而邦其昌然後爲福也○箋餘云妙在作人亦着在干祿上蓋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王天下不與焉是何等樣福分

詩七曰除却作人一段前後福祿從來沒學問的帝王都有這般受用擇入鳶飛魚躍活潑潑地光景覺道韻文心千古如在

詩志

卷之十七

三十九

萬物若有自然而寔無自然詩揆曰鳶鉞者也而乘風以風作之則高飛魚潛者也而乘氣以氣作之則深躍○親上親下各就其品身無定名見裁成之妙焉不知不能各止于符道留餘憾見鼓舞之神焉陸羽明云羣生一鳶魚耳衆動一飛躍耳萬化一天淵耳

沈無回曰有不感而後有感有不應而後有應語作人而猶在感應間非神于作者也文王之作人其猶天淵之于鳶魚乎

箋云鳶鵠之類鳥之貪惡者也飛而至天喻惡人遠去

不爲民害也。魚跳躍于淵中，喻民喜得所。

徐筆洞曰：四五章活看，言牲酒享祀以介福也乎哉。蓋豈第之德，乃神所勞也。○大戴記曰：德盛者神歆。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傳曰：言年豐畜碩也。○疏云：既成民事，乃以神事。左傳曰：聖王先成于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

箋云：既載，謂已在尊中也。祭祀之事，先爲清酒，其次擇牲，故舉二者。○疏云：清酒者，冬釀接夏而成，貢作有在。詩志：卷之十七

四十一
三月前者，故云先爲清酒。地官克人云：掌繫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又祭義云：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而後養之。是擇牲在祭前三月，次爲酒之後也。

勞作如字讀。夫豈第者，徒勤勞而現者也。庸人喜逸而惡勞，神棄其衷也。聖人惡逸而喜勞，神靡其衷也。蓋淫昏冥頑之鬼，以惰蕩耽樂溺人而神之聰明正直者，始與庸聖相敬沃而切劇，是神之愛文王至矣。愛以勞，其福文王亦至矣。福以勞，可見天下之聖人，天下之勞人也。天下之勞

人，天下之福人也。

箋云：作棧之所以茂盛者，乃人殫瘁，除其旁草，養治之，使無害也。疏云：與君子所以得福者，以爲神所勞，去其患害，既無患害，故多獲福，猶旁無穢草，故木得茂盛。求福不回，易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表記云：得之自是，不待自足，以聽天命。夫子教子張于祿曰：祿在其中矣，卽此意。

大凡兩物無相通之機，必回曲以而後相遇。福祿之與豈第，合于一機，直致者耳。造物非回曲以徇君子，君子亦豈

詩志：卷之十七

四十一

回曲以邀造物哉。

箋云：葛也，藟也，延蔓于木之枚木而茂盛，喻子孫依緣先人之功而起，不回者，不違先祖之道。

附異

序曰：早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太王王季申以百福于祿焉。○正義曰：受祖者，受其功業，增而廣之，以王有天下，蓋歌太王王季得祿之事也。

呂氏曰：大雅自文王至靈臺，皆文王詩，故受祖不待言文王也。詩故曰：王周享于岐山之詩也。

思齊

序曰。思齊。文王所以聖也。○疏云。文王德常神明。施化家國。下民變惡爲善。小大皆有所成。是其聖之亨。○郝云。人心之德。主于敬而達于和。敬則禮恒恭。和則仁恒愛。仁禮存心。致愛致敬。聖人所以脩齊治平。消憂弭患。而存神過化之道也。

二南之化。始于宮幃。南以通于鬼神。明以達于天下。

說者曰。認煞文德成于母。則難爲父。助于妻。并難爲文王。只以俯仰無不相宜言之。此未嘗學問。未嘗窮試于家庭。

詩志

卷之十七

四十五

者也。蓋子母之間。思易暱也。夫婦之際。情易狎也。每有師友砥礪。漬于片時。終日乾乾。喪于一夕。賢人君子至此。多有不能自主者。王季之薰陶。無論矣。文王之生而神明。亦無論矣。試想其進于思聰之處。有思齊思媚之儀範。進于情狎之地。有嗣徽音之淑女。文王亦安得不聖。其所以成之者。豈不達而所以助之者。豈不深哉。然特曰成之助之。亦非專主之詞也。又何必爲文王諱也。

論詩曰。文王在母腹中。便有教。在閨門中。亦爲學。故習與性成。透出知識情欲關頭。性所以流行。命所以不已。沒世

所以不忘。故曰古之人無斁。

王氏曰。初言太任太姒。則成化乎內也。終言舉髦斯士。則成化乎天下矣。

陳大士曰。一人有德。易世形之。太姜之于太任是也。一八有德。三族扶之。太任之于文王是也。

箋云。太姜言周太任言京。見其謙恭自卑小也。○春秋僖二十八年冬。公會晉侯齊侯于溫。天王狩于河陽。穀梁傳曰。會于溫言小諸侯也。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亦此類。

李愚公云。太任之聖。不具論。卽其媚于周姜一事。婉婉上

詩志

卷之十七

四十五

左右承權之間。皆足爲世子法者。而聖可知。太姒之賢。不具論。卽其則百斯男一事。流通于荇菜琴瑟之間。俱足爲寡君光者。而賢可知。

疏云。思賢不妬。進叙衆妾。則能生百數之此男。得爲周滿屏之衛。○朱云。祚有汚隆。以陽德爲量。胤有盛衰。以陰德爲量。

劉氏曰。則範也。率道諸子。至于成童。靡有失過。太姜之則太姜之徽也。及其有身。目無邪視。口無傲言。太任之則太任之徽也。故太姒之嗣徽音。卽在于則百斯男焉。試一觀

孟津盟主集統而濟師人莫不曰此開周之聖人哉觀東山碩輔嚮子而轍桑人莫不曰此輔周之聖人且也統基八百而派列四海則壹教之有以則百斯男可思也

傳曰太姒十子似妾則宜百子左氏曰管蔡邶霍魯衛毛肅邶雍曹滕畢原豐邵文之昭也

情勝之地法所不能及惟以身作則焉令纖毫無愧于隱微若有嚴刑在側者○抱朴子有言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其是之謂乎觀于刑之一字可想聖人夫婦之間○箋云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

詩志 卷之十七

四

李云文王之于家邦如六轡之調于手者然故曰御然精氣盡于宮中而神化乎于域外寔以弗御御之也以弗御御之豈絕迹而前凌空而至者閉而權輿開而合轍始乎跬步卒乎千里此其象也故當時國昏于變家亂于私夫溺于淫妻傾于蠱者皆不足以汚我王路而江漢汝墳之間一洗其舊俗以文爲之易轍而遂至于斯○徐云家邦雖遠然而夫婦兄弟盡之矣

箋餘云始言忠宗公似和矣而又曰肅肅在廟刑寡妻似敬矣而又曰雖雖在宮字義轉換一翻便覺七穿八透描

得聖人變化如在○可見非嚴威約束之爲刑獻酬笑語之爲惠也亦可見非深褻款洽之爲雖而矜莊把持之爲肅也

文王之肅雍無在不然非分呈亦非互轉特無從窺之借在官在廟以想像之耳其寔在官亦未始無肅在廟亦未始無雍也當知在官雍雍在廟肅肅與雍雍在官肅肅在廟語氣自別

論文王之心體亦何必以自然求之哉想其超于知識以仰觀帝則之懸範何刻不稟是臨之象想其立于道岬而

詩志 卷之十七

四十五

俯視情欲之波流何堪一墮是保之象陸羽明云天下顯微嚴射之名一質諸此心而遂可以不立何者凡臨之意象最醒則卽此是顯凡保之機絨寂危則無時非射人亦鳥能代文王指何地爲不顯何時爲無射哉第懸度一臨所不及之地以爲不顯妄想一保所不容之關以爲無射耳而文王則不見有不顯不知有無射也見有不顯則不顯矣知有無射則不保矣惟不見不顯故不顯亦臨不知無射故無射亦保道之微總微于危保卽無射之倪也如必外保求無射并

無射之境俱失矣。心之復不復于射。無射正保之神也。如必舍無射言保。并保之功亦粗矣。

吉凶悔吝。各直危微中。自有之。定事摧殘。剝喪直文明外。不漸之浮塵。何必不有也。自固而不失其所亨耳。雖蒙難而正志。遇坎而有孚。仰不能無川晦之時。然參之于不顯無微之境。界則無纖毫減損入之于亦臨。亦保之心神。則無幾微震憾也。

陳大士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稱文王之德之純。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見文王之性之妙。

詩志

卷之十七

聖

陳氏曰。吾率吾真而規則自。在吾証吾真而登躋自在。必援聞爲式。是聞之式。吾乃有不式也。非能式者也。必借諫爲入。是諫之入。吾乃有不入也。非真能入者也。

文王妙于自然。似不必言式言入可也。然而雖聖體亦未始無不踰之則。雖聖性亦未始無妙會之途。其可式可入之竅。不獨人有也。無不式無不入之能。不獨聖人具也。則余之人。皆可爲文王也。人特患躋之無路耳。然有臨保焉。有式入焉。聖人亦何不可學哉。

叔翹曰。夫聖賢之學。成已成物。然後爲功用之全。故械機

早麓思齊三詩。頌文王之德。而皆及于作人也。呂東萊所謂聖人流澤萬世者。莫大于作人。所以續天地生生之大德也。旨哉言矣。

全詩摹寫文王之心。精實徹于幽明遠近。常變久暫之間。盡靡有不受其陶鑄者。古之人無數。本其心體之全。而譽髦斯士。則指其化成之大者耳。其過化存神之妙。亦烏能盡爲形容也哉。

李云。無斁者。古人精以治身者也。今徧德于成人小子哉。陳大士曰。王季無特咏也。而見于皇矣之篇。太姜無特咏

詩志

卷之十七

四

也。而見于思齊之篇。其見之也。親親也。而無特咏何也。太姜之德。降任姒也。王季亦然。其古人之不欺也。夫

箋云。宮謂辟靡也。羣臣助文王養老。則尚和助祭于廟。則尚敬。言得禮之宜。臨視也。保猶居也。文王之在辟靡也。有賢才之質。而不明者。亦得觀于禮。于六藝。無射才者。亦得居于位。言養善使之積小致高。大厲假皆病也。瑕已也。文王于辟靡德如此。故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爲厲假之行。者不己之而自己。言化之深也。文王之禮于宗廟。有仁義之行。而不聞達者。亦用之以祭。有

孝悌之行而不能諫爭者亦得入言其使人器之不求備也成人謂大夫士也小子其子弟也文王在于宗廟德如此故大夫士皆有德子弟皆有所造成古之人謂聖王明君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其臣下故令此士皆有譽于天下成其俊义之美也疏云祭祀養老是相對之事故樂記云祀乎明堂以教諸侯之孝食三老五更于大學以教諸侯之悌也

卷之十七終

詩志

卷之十七

四十六

詩志大雅卷之十八

皇矣

海陽范王孫輯著

序曰皇矣美周也天鑒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疏云不言所美之君而廣言周國故曰美周也周自太王遷岐而形勢始恢自王季受讓而世德始顯自文王伐密伐崇而威靈始著皆所由王天下大關鍵處故特推本而邇言之以明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之意萬曰于太王則曰帝遷明德于王季則曰其德克明于文王則曰予懷明德看來這一件靈明底物事固四方所以

詩志

卷之十八

十一

程定一

托命而帝天之所不違者乎

董云民愚不足自安帝幽不能為安不得已以四方之命而委之一君之手非帝意也勢也既委矣又必赫而臨之者何亦非帝意也勢也帝與民俱不有其權而君獨制之帝亦何能釋然也故必設水火之形于耕鑿自如之候而圖其蚤是以民之遭亂也亦不敢怨君而獨敢怨帝耳李云曰求民之莫而不莫者已多矣夫天不惜威福以寵一人而以四方之命寄之而反受其瘡痍豈惟民恨之天亦悔之于是天亦未免生貪與詐以爭其勝而待其清縱

有一方焉。无從匪葬。无卽伯淫。民其稍蕪乎。是能無害一方也。非能兼利四方也。天心何能已已也。

陳孫綏云。天觀衆國之政。求可以代殷之人。先察王者之。後。故言商而及夏。謂爲二王後者。不得追斥桀也。正義曰。是取類而言。猶蒿高之美。申伯而及甫侯也。

笑云。二國。謂今殷紂及崇侯也。四國。謂密也。阮也。但也。共也。

遜有云。耆者老也。謂天欲老其才意也。或云。上帝遜久其意。而始屬之。

詩志 卷之十八

二

詩訓云。惜其式廓。惜字不必作增。謂上帝雖者太王。而沮漆之地。逼近西戎。且苦寒。不足以爲興王之地。其式廓。固帝之所憎者。惟惜其式廓。乃眷西顧。以此岐周之地。與爲宅焉。

國家淳澆之氣。什七散于戶口。什三結于形勢。而山靈剗復之運。係于造物者半。成于人功者亦半。凡一州一會。一里一都。而苟其氣有聚也。於其下。則必有蛟螭而譁。積川林以牢之。榛莽以包固之。以待魁梧卓異之人。啓土其間。况大焉者乎。故林木蒼蔚之下。天雖作之人。不見有所謂。

岐山也。自太王荒之。而後楚楚。一岐山出焉。可粒可廬。以衛以被。令他年者下。無竊發之河。枌上無腫節之苞。藁弓矢積武庫之塵。老稚鋤桑柘之影。乾坤朗豁。嘉樹成林。漠然見水清而山高。外威而內順。則自今日之作。屏脩平啟。開攘剔始。蓋我周以剪商。與王而艸昧。先鋤其非種已如此。

錢云。弱者植之。老者扶之。壯者任之。卹之。歆者匡之。敝者革之。奸蠹者懲之。剔之。天之道也。王者之莫民。亦不外是。天若曰。吾畱此。薪譁者以觀王略焉。而太王亦若曰。吾藉

詩志 卷之十八

三

此隨刊者。以見天心焉。

釋木云。立死苗斃者。謂孔氏曰。立死之木。妨他木生長。故曰葛也。生木自倒。枝葉覆地。爲蔭翳。故曰翳也。

爾雅云。樹。橋。陸。机云。樹如榆。木理堅韌而赤。可爲車轅。

爾雅云。槐。河。橋。衍義云。人謂之三春。橋以其一年三秀也。河西者。戎人取滑枝爲鞭。雅翼云。天將雨。槐先起氣。

以應之。故一名雨師。亦能負霜雪。大寒不彫。有異餘柳。爾雅云。楮。積。郭云。腫節可以爲杖。陸机云。卽今靈壽是也。本艸云。靈壽木作杖。令人延年益壽。師古云。本似

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有合杖制不須削治也

爾雅云壓桑山桑注云似桑材中作弓及車轆考工記

弓人取材壓桑次槐師古云山桑之有黠文者禹貢

青州厥篚檿絲注云檿桑蠶絲中琴瑟弦

攷工記云弓人取材柘爲上投壺云矢以柘若棘月令

云季春無伐桑柘周書云季夏取桑柘之火淮南子云

八月樹柘埤雅云柘宜山石四民月令云柘染色黃

赤人君所尊藝書云柘葉飼豕其絲作琴瑟弦清鳴響

詩志

卷之十八

四

亮

馬嗣宗曰按鄭箋云曠周之地險隘多樹木盡歸周者曰
曠地無所容故伐木以立田宅無暇論其材之美不美以
去曠之也自朱子因程子之說後人遂謂去惡木以存美
材不知程可入藥爲器榻中爲杖亦何嘗不可用而併啟
辟之乎且觀云以用功作爲殺木屏去蔽先言作之屏之
殺木之處有其坑坎須修理平治故言修之平之平治其
地必開曠使廣故言啟之辟之辟上更有林木須揆除剪
刈故言攘之剔之設文雖別意以相通

管子曰地之不可食者山之無木者百而當一淵澤百

而當一地之無草木者百而當一樊棘雜處民不得入

焉百而當一鼓錄經得人焉九而當一蔓山其木可以

爲材可以爲軸斤釜得人焉九而當一汎山其木可以

爲棺可以爲車斤釜得人焉十而當一流小網罟得人

焉五而當一林其木可以爲棺可以爲車斤釜得人焉

五而當一澤網罟得人焉五而當一命曰地均

周之王氣在岐然非生而岐也蓋自邠遷焉者也邠非形

勝人曰古公遷之也逼于狄人又曰狄遷之也而不知

詩志

卷之十八

五

皆非也帝遷也帝又非遷周也遷明德也帝蓋以遷二國
之心遷之卽以不遷明命之心遷之而非徒以遷夷虜之
心遷之而夷固自遷也夷之所不敵者明德也所不能與
爭者帝也凡此帝實爲之古公何心焉雖然遷何可易言
也殷商之以屢遷而削者無論矣周之興也以遷岐而其
亡也以遷洛遷固能興亡人國哉陳道寧曰帝遷二字
分明裝七寶與迎人便見鄭重意周若德者可輕言遷
始也林莽開而夷噪究也犬戎入而洛走此一岐山耳以
夷得以夷失周蓋世與戎狄相終始者矣

駱云。厥配非獨有女德。蓋亦有士行。太王所爲。邀惠天命。以大造我子孫也。迄今思之。當時出夷之患。其手足之疾。耳微厥配。則根本之地。必有屢其憂者。

文云。周之能受命者德也。其不欲受命者心也。而其不欲受而使之不得不受者天也。天窺其不欲受之意。令非厚集其源。終能以世德謝之。於是立以配者。立我周數十世之精神。若舉所爲。緝熙執競。懷保承清者。脉脉醞釀焉。至於今。三讓者植節于前。有二者效忠於後。五十載之聖明無改。三十年之養晦不移。歷几世之精忱以却之。而終無。

詩志

卷之十八

本

可却。則天殆有不容謝者。而後知向者立配時。胚胎既已厚也。太王而無知太王而有知。不得自疑者矣。故自人論牧野。尚無受命之心。自天論岐山。已肇受命之脈。陳大士曰。周之王。以農見端。周之德。以女見端。

王云。天之報其祖宗。卽未有倖而予其子孫以福者。倖而予其子孫以福。是使其子孫不類。而其子孫亦且危遽而不能受。故作邦必作之對也。

自大伯王季傳曰。從太伯之見王季也。王肅云。太伯見王季之生文王。知其天命必在王季。故去而適吳。太王沒而。

不返。而後讓國于王季。周道大興。故本從太伯讓與王季。徐華洞曰。以嫡長論。則對此邦者。當屬太伯也。乃自大伯而忽至于王季者。維此王季。因心則友。云云也。見王季有所以對此邦而善承太伯者。

帝作邦作對。天意默有屬也。故自太伯而王季矣。岐本非周邦也。天假狄人之侵而作之邦。王季本非邦之對也。天假太伯之讓以作之對。如文王無所謂太姬也。天借洽陽渭浹以作之合作之義。如此可見天於我周無一事不加之意焉。人每以自然窺天。不知天者也。錢云。卒之以對。

詩志

卷之十八

七

於天下。衰時之對。而作對之局乃完也。

姚云。自世儒心眼不開。幾遇古今讓受之際。輒以私心參其間。如太伯去而王季君。似乎奪嫡之嫌。千秋難白。季當何如。委姚焉以謝伯。并以謝天下後世之爲兄弟者。而詩人一言以開之曰。因心則友。蓋伯之去。太王不得而容心者也。何况于季且伯之去。卽伯亦不得而容心者也。又何况于季而後知古今讓受之際。儘可平心而觀。無庸過爲驚奇也。

徐玄扈曰。觀因心二字。可見聖人但知天命而已。可讓則。

讓不邀其名。可受則受。不避其跡。無意無必。忘爾忘我。其于天顯之受。鞠子之衷。分毫無損。推而論之。堯舜禹之授受。其意亦只如是。

鍾云。帝之作對。在伯未去國之前。弟之錫光。在季有國之後。因悟古公太伯王季三賢。始終共圖於帝。命之赫。而其事皆莫之致。莫之爲。兩世行藏。共成其作對之天意而已矣。

論詩曰。周家王業之成。其關鍵尤在太伯一讓。如形家穿田過峽。龍身一轉。眞穴斯成。故篇中冷下自泰伯三字。蓋

詩志

卷之十八

八

泰伯識微察遠。其明德尤高。觀其子孫效子臧之節。卒釀國禍。乃知不獨王季善受。全賴太伯善讓。陳氏曰。帝之所遷者明德也。遜于荒以承上帝作對之意者幽德也。伯之德不可見。稽友兄者之德。因知讓弟者之德矣。然則季之薦慶。卽謂伯薦之也。可季之錫光。卽謂伯自薦光也。可伯之德。後人不可不知也。

奄有四方。遙指後世。說徐筆洞曰。謂可傳之後。而爲有四方之基也。

何云。帝以其短長不爽者。爲王季之定心。而以其長短不

齊者。爲王季之通心。陳大士曰。王季之日。計其國在弱

小之間耳。於播遷後。僅爲安定懷輯之時。而速之爲。則力有不足。天欲與乎周。不得不養乎周。故與其縱之。無寧制之。王季于周。未有所見也。與王季初無與也。夫太王知王季深矣。爲其有忍詬之資。而授之國。抑知天之所爲哉。先無回曰。處危疑而無累。涉嫌疑而不染。不沸騰于人口。亦不渣滓于人心。數語華貊字絕肖。徐筆洞曰。音字輕帶。不重。當是言帝度其心。而使其心德之貊然清淨也。故承云。其德克明。克明之德。正自帝度帝貊中來也。

詩志

卷之十八

九

周家世以明德應命。故太王曰。帝遷明德。王季曰。其德克明。文王曰。予懷明德。則序王季之德。當以明字領脈。學記曰。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故先明類長而後君也。既克爲君。卽說爲君之事。故言王此大邦。王大邦者。嗣太王岐周之業。承上天作對之意也。萬云。王旺也。岐周之地。自太王以來。木拔道通。生齒日繁。婦附日衆。已成大邦。而至于王季益興旺焉。楊云。長之與君。統不及季。伯讓而承家之序。開國之法。俱一變矣。嘗觀歲時閏而始定。貞觀代而愈明。帝益直以闡

之數長之。以代之之運君之者。然而季非能以長克以君克而以克長以克君也。先生後生立長立貴俱置勿辨。再傳而孫則又舍伯上。帝豈愛少也哉。夫伯仲不出。公季不傳。邑考不烹。子發不立。克之爲言尅也。烹於克之一言。而伯與季之際。蓋難言之已。如近者商政之不獲。莫大乎帝乙之建儲。孰推長與。孰宜君與。視我王季之爲長君孰正與。

左傳曰。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炤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實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

詩志

卷之十八

十

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德正應和。服虔云。在己爲德。施行爲音。發號施令。天下皆應和之。言其莫然而定。無誰諱也。勤施無私者。杜預云。施而無私。物得其所。無失類也。

徐玄扈曰。盛德在前。而後人不愧其前。曰無忝。盛德在後。而前人不愧其後。曰無悔。徐敞弦曰。王季以弟受讓。文王以服事殷。比於文王而無悔。則其德至矣。

比于文王。其德靡悔。分明是總揭下文數章意。以立言受伯讓而薦慶錫光矣。而其子之德業又復如是。寧有爲德

不卒而悔恨乎。故受讓之年。卽靡悔之始。而脩和之日。猶錫光之時也。夫季未有表見者也。未有表見。則明類長君非寔據之詞也。載錫之光。以前人之德見其德。其德靡悔。又以後人之德見其德。撫虛爲寔。何詩人之善揚祖德哉。陸羽明云。曰比于文王。曰施于孫子。公季之以德獲福。皆驗於身後者也。鄭云。曰受祿無喪。奄有四方。曰既受帝社。施於孫子。皆錫光之遠者也。

鄭云。帝社自西顧時已。厚集我周。季不過守岐陽尺寸土。何所藉焉。而亦曰受曰施也。大凡國家之興。有前數十年

詩志

卷之十八

十

之經營。必有後數十年爲之休養。而其社始固結而不可解。有後數十年之開拓。必有前數十年爲之靜鎮。而其社始醞釀而不可遏。太王經營者也。文武開拓者也。非賴季以恬然無事者。休養靜鎮于其間。周之社未可知也。又觀後世會長立少者多矣。貽謀不善。遂釀教世之禍。季何反以因心而篤慶也。則其受有未易言者矣。其孫子異日勢換局移。不妨屈伯邑于我武之下。節窮推出。不妨收天下於湯孫之手。一如季之受見。因心而已矣。何莫非其所施也哉。周何可無季也。

徐玄扈曰。用兵行師之際。雄心最爲易逞。文王伐密。伐崇。終是無畔。援款。聲色夏革。不識不知。所以爲聖人之師。成湯之不震不動。不惑不疎。亦是此意。

畔。援款。對文王言。非私欲也。理道之見也。精心向往者。時或有之。然亦眼中金屑耳。非本體也。無之便是道。听。分。筆洞曰。听乃人人本等地步。只要淨去其附益者。自然超然于本境。听而曰登。是登塵境。登而曰先。是不在悟後也。甄云。鬼神食氣爲款。故傳訓食。

箋云。誣大。登。成。听。訟也。欲廣大德美者。當先平獄訟。正

詩志

卷之十八

主

曲直也。

皇甫謐曰。文王問太公。吾用兵孰可。太公曰。密須氏最於我。我可先伐之。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伐之不義。太公曰。臣聞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文王曰。善。遂侵阮。但共而伐密須。密須之人自縛其君而歸文王。甄云。密須敢拒義兵。違其正道。是不直也。

杜預云。密須。姁姓。國今安定密縣。則在文王統內。陳大士曰。文王方伯之任。天子所命也。密之侵阮。非止於侵阮。嘗周也。窺商也。而以阮爲之始。天下之懷不軌者。又

非止一密人。而密爲之先。此天下之大機。而商與周福靈之所係也。錢云。周之有祜。是商所賴爲屏翰者也。培周家不振之基。卽以維商。辛如綫之緒。文之在周。是天下所仰爲服事者也。慈一人其勤之績。卽以堅尺土。非民之思其篤祐。與對于天下。皆以爲商也。

馮云。天下太命脈。必有所係着之處。周之與天下。不得而岐言之也。文王代天。莫民者也。使有意微舉。而動念于天下。是畔援款美也。使諱言造周。而置天下于度外。亦畔援款美也。

詩志

卷之十八

主

依字就心體說。又卽就赫怒處見。蓋中和之性。原未嘗去怒。不必於怒外別覓中和也。徐華洞曰。當于戈攘擾之境。而依然自若。便見是無畔。援款美先登于听的意思。陵泉如故也。其矢之則密之陵也。其無矢卽我之陵也。其飲之則密之泉也。其無飲卽我之泉也。密人願血將乾。故劍光先失。

黃葵峰曰。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故皇甫謐遂謂文王徙宅于程。愚謂文王作程邑。只是定密地。一人心耳。文王徙都于豐。未嘗都程也。地理志類注曰。關關以爲

本周程邑

爾雅小山別大山曰鮮孫炎曰別不相連也程邑在岐之南雖去舊都不遠却與岐山不相連屬故曰鮮原

徐玄扈曰不大四句說德是自晦而不自用之意與中庸卒章義同

聲色夏革人所不能無者在即有而妙於無耳故聖人未嘗無人心不大則化矣不長則清矣陳伯玉曰人之德本明者也然明輒于闇而傷于明自處愈闇而真乃愈明自處愈明而真乃愈暗

詩志

卷之十八

古

說文云夏中國之人也徐鍇曰象有威儀文飾備具行紆逕也師古漢書注曰夏大也言大於四夷焉云天道由春而夏登皇之極至夏而止天地之寤在夏王者之世如夏

帝則非并聲色夏革而空之第以知識之有無為斷關尹子曰有所為有所執所以之人無所為無所執所以之天○陸利明云官止而神無所滯委蛇曲折而不見可離自至而理無所錯綜變化而莫之能眩以下文紹之是論作用非空論心體也

箋云怨耦曰仇仇方謂旁國諸侯為暴亂大惡者當此之時崇侯虎倡紂為無道罪尤大也

張云在昔裔夷割據能增國之外俱未即為國之世仇惟是狐鼠之憑藉甚于大羊即如熒盈怨尚可借六州之解澤稍釋率土之深仇惟是倖臣之首亂烈于暴君莫民者民親之天親之虐民者民仇之天亦仇之故于明德則懷而於仇方則詢也亦惟天之所親者可代天詢所仇也孔氏曰墨子稱公輸班作雲梯以攻宋蓋鈞援之謂禮書云楚子使解揚登樓車以告宋人蓋臨車之謂

詩志

卷之十八

古

禮書又云墨子有備衛之篇荀子曰渠衝入穴而求利楊子曰衝不替皆言衝車之大也孫子曰攻城之法脩其轡轅輻輳四輪車蓋衝車之類

說苑文王曰余聞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命賊不均百姓力盡余將來征之乃伐崇令毋殺人壞室壞井伐樹木動六畜崇人聞之因請降左傳云文王聞崇亂而伐之軍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夫壘者對壘合兵而不戰之謂此云是伐是肆况已降矣此云是絕是忽何也崇與文王未嘗不戰也彼左傳子

魚欲勸宋公修德。故隱其戰事。而言其降耳。

劉云。亡地而求存。見禍而反行。雖愚必寤。文之是致。是附。勝人以心。而生人以死者也。誅殺且遇劉。養亂反助虐。雖生弗德。文之是絕。是怨。戮人于既死而殄惡于窮惡者也。王藻云。聽嚮任左。故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獻罪其不聽命服罪。故取其耳以計功也。

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禘于所征之地。傳曰。於內曰類。於野曰禘。尚書歐陽說。以事類祭之。在南郊。春官肆師注云。類禮依郊祀。應劭云。禘者。馬也。馬者。兵之首。

詩志 卷之十八

十六

故祭其先祖也。黃云。不能戰之必克。乃云祭而受福。契在其學古兵法也。四方而不敢侮則已。四方而敢侮。則即此已為侮端。惟自文王行之。始不病其迂耳。箋云。皆徐。徐以禮為之。不尚促速也。

傳曰。致其社稷群神。附其先祖為之立後。尊其尊。而親其親。疏云。致。謂運致而來。更存祭之附。謂附于已國。

謝氏曰。西伯仁及枯骨矣。而不及人之先祀。罪人不擊矣。而竟斬人苗裔耶。崇侯曰。求四方之美女珍玩。逢君之惡。

彼寔新商之國。何能復顧其國寔絕商之裔。何能復顧其裔。

崇侯罪在不赦矣。伐肆絕忽不已。甚乎。西伯仁人。也不謂其出此。蓋聖王每以不忍之心待天下。而奸人即窺其不忍之心。反制聖王。不知聖王決無小補不浩蕩之仁。則亦決無嘗試不決絕之義。生必極其生。殺必極其殺。無相混之術也。故時而如天之蕩蕩。時而亦如火之烈烈。夫用天下至極而無可復加之法。而不取以最慘烈最震蕩之威。是聖人之法之盡處。亦不過如此。曷若勿用之。猶隱藏夫。

詩志 卷之十八

十七

天威也。

無侮無拂。說者皆以為天下服西伯之仁義。非也。四方即前監觀四方之四方。蓋群侯為官。其侮四方寔甚。拂四方寔甚。崇其大者也。故借一崇以懲其餘耳。如止為崇也。崇可無伐也。始也懷之以仁。崇不侮禍。四方已有威而侮禍者。故無侮。繼也絕之以義。崇不可復續。四方誰不長威而侮禍者。故無拂。無侮無拂。民其莫矣。乃可以對天下而慰監觀之心。疏義以為竟文之世。不復伐國。其四方無侮無拂之謂乎。

鄭云伐崇非伐崇也。文直以其機顯示之于君而隱以兵諫者也。商三仁之去之死之狂固不如此之以其勢其機婉轉疾徐而適與其君諍也。厥後武之觀兵者再。誓師者三。而卒不免牧野之會。亦是致是附是絕是忽之遺意乎。紂不悟而勢不容已矣。故文王不失為忠臣。武王不失為孝子。

監觀四方求民之莫。朱子曰。莫定也。其注論語又曰。莫不肯也。須兼此二義。伐密以對于天下。而云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即定之義。伐崇而云四方以無侮。四方以無拂。即不

詩志

卷之十八

十八

肯之義大凡不肯生事之人。即大力鎮定之人。總是文王莫此下民而善承上帝之命也。

陳大士曰。舜禹以匹夫崛起而居天子之位。若其固有。諫其君側之舊臣。竄且代其君素所寬貸之頑民。而不以為慮也。天下亦復安于為固然而不之恤。至武王周公始岌岌乎其不安。且汲汲乎其自白也。武城之作。皇矣之作。皆此志也。歷數其先世之明德顯功。以為自祖父之時已宜有天下久矣。然天下亦因以不靖。八誥撫之。而猶恐其不勝。曰。天曰帝。天也。帝也。矯誣者固不已藉口哉。

疏云。昔堯受河圖。已有昌名在錄。學卜四妃。豫知稷有天下。則周之伐殷。兆彰上世。而此詩所述何也。帝王神器。寔有大期。殷之存亡。非無定算。但與在聖君。戒由愚主。應使周興。故誕茲啓聖。應使殷滅。故生此愚主。斯則受之於自然。定之于冥運。天非既生之後。方始簡擇。比較善惡。乃欲迴心。但詩人抑揚因事發詠。假言天意去惡與善。歸美先德。以為世教耳。又云。湯以孤聖興。禹則父無令問。何周以積世賢聖。乃有成功。欲見尊祖之心。美其世世修德。不必寔由之也。

詩志

卷之十八

十九

靈臺

序曰。臺。靈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易歌。昆出焉。箋云。民者冥也。其見仁道遲。故於是乃也。魯申公曰。文王遷豐。作靈臺。齊七政。奏辟雍。周公述以訓嗣王。馮云。我周以火瑞王。蓋有取於文教之旨。而又以金德之鄉。可大有事於天下。馮云。想當時人盡游於棊枰中。而樂育深心。覺隨地可傳。又不能即指也。至於樂辟雍。恍得其樂之歸焉耳。呂氏曰。三代人主。與士大夫。甚親游宴之替御。征行之扈從。無

所往而不與俊髦俱焉。樂正司樂。父師司成。則樂者曰學士之所常謀也。臺池花園。與辟雍學校同欽。豈有二事哉。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其體一也。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雍。占雲物。望氛祥。謂之靈臺。其四明之學。謂之大學。其宗室。謂之大室。總謂之宮。大戴禮及蔡邕月令論皆同。此是靈臺辟雍一處也。袁孝正論云。明堂。宗廟。太學。禮之大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謂。而世之論者。合以為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

詩志 卷之十八

典相似之語。而致之不復考之人情。驗之道理。失之遠矣。夫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淨。鬼神所居。而使衆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因倖截耳。瘡痍流血。以干鬼神。非其理矣。且夫茅茨採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輅。以處其中。象著玉杯。而食於土簋。非其類也。如禮記先儒之言。明堂之制。四面東西八丈。南北六丈。禮天子七廟。左昭右穆。又有祖宗不在數中。以明堂之制言之。昭穆安在。若又區別非一體也。夫宗廟鬼之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夫明堂法天之室。舞

鬼神所常處。故可以祭天。而以其祖配之。配其父子天位可也。事天而就人鬼。則非義也。文王世子。春夏學于太學。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又曰。秋學禮。冬學書。禮在啓宗。書在上庠。此周立三代之學也。可謂立其學。不可謂立其廟。然則大學非宗廟也。馬融云。明堂在南郊。就陽位。而宗廟在國外。非孝子之情也。齊宣王問毀明堂。孟子曰。夫明堂王者之堂也。不得曰王者之宗廟也。且諸侯而教以毀宗廟。為人君而疑于可毀與否。雖復漢大夫未有是也。是故明堂者。大朝諸侯講禮之處。宗廟。享

詩志 卷之十八

鬼神處親之宮。辟雍。大射養孤之處。大學。衆學之居。靈臺。聖氣之觀。清廟。訓儉之室。各有所為。非一體也。說苑云。積恩為愛。積愛為仁。積仁為德。是故文王始接民以仁。而天下莫不仁焉。楊用修曰。此詩論作樂之原。不宜兩兼。周云。大樂與天地同和。故百物不失。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風雨四時以宜德。禽獸草木以著情。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懣。暢於中而發于外。然後聲音之道起焉。聲音者樂之末也。氣盛神化。則飛走之質。變而為鍾呂。窮木知

奕則情性之母。爐而為金。革。燄之奏。即子來之精神。而魚鳥之萌也。

馮云。一代之人心風氣。學始之。樂成之。教始于天。奇生而偶化。氣始于樂。聖作而物從。夫七政無逆節。然後可語統氣。類物之功。四靈無躋治。然後可及耆神納賓之事。且五音必始于五事。五事必始于五行。仁虧病木。木沴則作事不時。信虧病土。土饒則胎。郊不殖。智虧病水。水煩則魚鱉不長。是故臺者陽之聚也。圓者物之歸也。沼者氣之導也。循地德之盈虛。觀人才之進退。其于辟雍猶表裏也。

詩志

卷之十八

圭

禮統云。所以制靈臺何。以尊天重民。備災御害也。夏為清臺何。明明相承。太平相續。故為清臺。殷為神臺。周為靈臺何。質者具天而主。天者稱神。文者具地而王。地者稱臺也。公羊云。天子三諸侯二。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圓臺觀鳥獸魚鼈。諸侯當有時臺。圓臺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者。言行三十里。朝行暮返也。

詩云。日風稱靈雨其零。可見凡事關生靈。應時。燕因者。謂之靈。

靈為民觀。雲物察。稷氣。圓沼。供民釣弋。獲。靈之得名以此。

朱云。以高深之地。與靈爽相通。覺上之氛。殺祥戾。下之禽魚鳥獸。俱有關係。自來。親人故臺。圓池沼。總顏之以靈耳。○箋餘云。靈以言乎。其不測也。有德則神。其感通以靈其物。如此之靈。靈臺。靈圓。靈沼。是也。無德則布其威。爽以靈其人。如後之周靈王。楚靈王。衛靈公。是也。詩與史同法。而異義如此。不日成之。古法。不設期日也。見文之仁。

周云。國家陰陽消復之機。渺則察之以聲。明則候之以氣。春官視。稷。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祲。二曰。象。

詩志

卷之十八

圭

三日。錫。四曰。監。五曰。閭。六曰。魯。七曰。彌。八曰。敘。九曰。隤。十曰。想。十者。皆天之異氣。視。稷之官。當在靈臺之上。視之。春秋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為備。義曰。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為備。說文云。圓苑有垣也。風俗通云。高魚鱉之處也。圓。猶有也。隋天文志云。天苑十六星。在昴畢間。天子之苑。園。白虎通云。苑。園所以。在東方何。苑。園養萬物者也。東方所以生也。周禮。園人。掌園游之獸。禁。牧百獸。祭。祀。養紀賓客。共其生獸。苑。獸之物。周語云。數有園。神。園有。

林池所以禦災也。

人與物異類。夫聲穀所臨。又且伐鑼鐘。叩黃鼓。吾意鳥因之高飛。魚因之深入。鹿因之決驟耳。而何其馴適乃爾。蓋羽翼奮。角觝生。胎者不殞。卵者不殞。則樂之道歸焉。故樂之成也。獸且率舞。鳥且來儀。魚且出聽。其感通有微焉者矣。陳氏曰。萬物一禽魚也。天下一沼圃也。

箋云。文王立靈臺。而知民之歸附。作靈圃靈沼。而知鳥獸之得其所。以爲音聲之道。與政通。故合樂以詳之。於得其倫理乎。鼓與鐘也。於喜樂乎。諸在辟雍中者。言感于中和。

詩志

卷之十八

五

之至。正義曰。欲詳審已德。觀其寔。凡人物之心與否也。辟雍合樂。必行養老之禮。但主言樂之得理。不美養老之事。故言不及焉。語云。治世之音安以樂。

釋詁云。肉倍好謂之璧。孫炎云。肉。身也。好。孔也。身大而孔小。然則璧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地。是其形如璧也。○袁準正論云。辟雍之制。圓之以水。圓天象取生長也。水潤下。取其惠澤也。水必有魚鱉。取其所以養也。韓詩云。天子之學。圓如璧。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雖者。取其離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祭。建

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

所藏處。蓋以茅葦。取其潔清也。白虎通云。璧圓法天。雍水象教化流行。辟。積也。積道德也。雍。壅也。壅殘賊也。又外園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也。王制注云。辟。明也。雍。和也。所以明和天下。

張云。學舞于東序。陰用事。則習之以事。陽用事。則習之以樂也。章大力曰。古之王者。百物而寓樂焉。故奏華黍。樂時和年豐。宜黍稷也。奏山陂。樂萬物得所。由其道也。奏崇丘。樂萬物之極于高大也。而其樂于青莢之育材矣。

詩志

卷之十八

五

釋名云。懸鐘鼓者。橫曰筩。算。峻也。在上高峻也。縱曰虞。虞。舉也。在旁舉算也。虞。是懸小鐘著處。黃鐘列于東西序。非置于虞業者。

詩則云。榘。木名。乃木之美者。太廟梁材用之。尸子所謂松栢之風。不知堂密之有美榘是也。考字說。榘。栢葉松身。則葉與身皆榘。榘。松葉栢身。則葉與身皆直。榘以直從。榘以曲會。榘之爲義。當從此訓。雖周頌有崇牙樹羽。此未嘗言及。安得益之以崇牙。而又曰其狀榘榘也。爾雅大鼓謂之蕤。周禮。鼗。八尺。鼓四尺。中。圍加

三之一謂之鼗鼓。鼓人鼓鼓鼓軍事。司馬中春振旅。諸侯執鼗鼓。鐸師。凡軍之夜。三鼗皆鼓之。注云。鼓之以鼗鼓。

爾雅大鐘謂之鐃。考工記大鐘十分具鼓間。以其一為之厚。孫炎云。鐃深長之聲。呂氏曰。黃帝命伶倫鑄十二鐘。陳氏曰。十二辰之鐘。大鐘也。大鐘特縣。詩書爾雅所謂鐃也。非十二辰之鐘。則編焉。周禮所謂編鐘也。書傳云。天子將出。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入則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射禮云。西階之西。頌磬。其南鐘。注

詩志

卷之十八

美

云。西方鍾磬謂之頌。古文頌為庸。

鼓聲。上以立動。鍾聲。鍾以立號。張云。小不寬而大不樸。則侈弁之所由分。短者疾而遠者舒。此積環之所以合。

萬云。按晉安海物記云。鼉宵鳴如桴鼓。今江淮謂鼉鳴為鼉鼓。猶以蜩鳴為蜩鼓也。鳴數應更。吳越謂之鼉更。故謂之鼉鼉。故樂書云。鼉鼓逢逢。詩人托之。其鳴應更。為靈德之應。非寔鼓也。埤雅云。鼉具十二少肉。蛇肉最後在尾。其枕瑩淨。魚枕弗如。欲雨則鳴。夜鳴應更。和

更一鳴而止。二更即再鳴。力會健。善類坎。所續博物志云。一名土龍。鱗甲黑色。能橫飛。不能上騰。其聲如鼓。徐曰。樂之更端曰奏。滕賈奏公。見公之所為樂。育人才者。又於此宣其意也。作事字解無義味。

鄭司農云。無目盼謂之瞽。有目盼而無見謂之朦。有目而無眸子謂之瞶。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掌播鼗。柷。敔。塤。簫。管。弦。歌。詠。誦。詩。世。奠。擊。鼓。琴。瑟。掌九德六詩之詠。以役大師。以智之高下為等級。不以目為次。

詩志

卷之十八

美

陳大士曰。文王靈臺凡九篇。其先七篇皆歌咏文王之德。大明兼言武王。而猶未始特稱之也。蓋靈臺而後。始及武王。至生民遂及后稷矣。則文王之功。固多于武王也。雖然。其自八篇乃言靈臺何也。斯周公所以戒後世。土木宮室之微。權也。伐崇而克之。天子毗重焉。其猶然無以壯觀也。則伯主之不尊。亦豈所以尊朝廷哉。而在伐崇之後。美已見乎天下。乃稍稍計及履祥之察。則子孫胡可無戒也。且先世陶穴而已。宮室焉。于先人侈矣。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能惡衣服。不能卑宮室乎。其以靈臺為也。則又文王所

以說爲窮者極欲以自玷之微權也。湯之不免于桀也。其
以身爲秀得也。至究其所以。則仲虺之言曰。惟王不邇聲
色。不殖貨利。而後湯之賢適以見忌耳。文王伐崇而取之。
紂之疑周必自此始矣。爲靈爲沼。開中殫九地。已自安之。
豈有志天下哉。或謂聖人當無此。夫求美女而進之。獻洛
西之地。而後始脫身虎口也。則孰謂聖人之無机权也。

下武

序曰。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
焉。

詩志

卷之十八

光

下武不尚武也。嚴云。此詩爲繼文而作。首章欲發明武王
之心。先說一代之意。向言以武爲下者。周之家法也。夫
周之世后。皆不尚武。而武王寔以征誅得天下。乃以爲能
配者。蓋克商非武王得已也。人見其戎衣一着。牧野觀兵。
而不知其世德作求已耳。考思維則已耳。昭哉嗣服已耳。
何嘗容心于其間哉。卽謂武王未嘗征誅。未嘗用武可也。
頌稱其勝殷過劉。亦可以想見武王之所以用武者矣。
曰世有哲王。見三后原自濬哲。國通故其世德可作。而
孫恭魯曰。世運晦明之候。乃世德絕續之關。皇皇焉欲其

合欲恐其不合焉。焉得不作而求之。○錢云。作之義始乎乾。
作之象取乎震。昔爲見而今爲飛。日月所以重朗。昔蒙七
而今桓七。雷雨所以憤盈。

其曰。邇先澤于數傳。始而泰伯當嗣。繼而邑考丕承家。而
何以宛轉紆徐。竟逮夫武。此世德之不可不求者也。夫求
世德。正淵源授受之苦心。務推其所以至此之由。而未敢
忽爲慶錫光。寧獨在王季乎。

孫云。德與命爲推移。是以論其世也。非世德相承之謂。如
於鍊之世。與作對有二之世。一衰矣。則執兢之德。與其勤

詩志

卷之十八

光

小心之德。亦似一衰矣。此其中有造物焉。命有顯晦。德有
常變。作求所以永配也。

凡心之不言而然。○徐玄扈曰。卽夫子所謂身不失天下之類。名孟
子所謂天下信之意。觀九國叛齊。可見王者之信。異于霸
者之偶。

道理到極至處。人自不能出其範圍。俱爲腐儒執死了。如
武之世德作求也。孝以思而知。交師其意可以隨分自盡。
常變無碍。萬世無弊之則也。可見名理不是板格的。百川

學海而至千海丘陵學山而不能至于山是故惡夫執也
箋餘云夷齊叩馬而諫太公曰此義士也扶而去之蓋
義者拘守名分不顧生靈幸藉若一體萬物之仁所謂寒
雨潤橫四海孝之大也故孝思維則

張云維則即有物有則之則是民所好為懿者也何弗
焉是民所秉為夷者也何弗應焉惟孝思維則故應之亦
惟以順德聚順在家效順在國苟不順乎親即不順乎君
也故供為子之職以畢為民之分

茲一人對在天之三后言順德對逆節言武王通累朝服

詩志 卷之十八 三

事之窮餉人心駭為逆節必轉而思三后在天之靈矣今
以三后培植之人心羣起而增茲一人不駭其節之逆惟
應其德之順此何也蓋承言孝思故昭哉嗣服耳猶茲一
人應侯順德即嗣服之昭處

徐玄扈曰凡人心有私便闇昧不明武王通先人之節而
清天下之變與先人志意流通此其心事如青天白日不
忌嫌疑不萌悔吝何等光明正大故曰昭哉嗣服不但是
褒侯化國為能開揚光大而已

既曰昭哉來許則凡諸雲湧之許謂非是糾縷中人而得

不獨也且其武文從承言中無三后之武以為武非若
若續之難為繩也受天之祐不遐有佐自其昭哉嗣服者
於萬斯年不可遇抑反若借紹庭之一脉以嘿啟其式靈
假繼述之一途以明收其擁衛焉耳

只此昭哉之道對先王言則曰嗣服對後王言則曰祖
嚴云武文所以繼三后者在易侯化家之際在天意緒若
可知若不可知故僅謂之曰德苟非善于繼述者不能于
無形無迹之中曲為配合而脈以作求始真後王之所以
繼武者在大定永清之後創垂鴻烈可以一垂即可以百

詩志 卷之十八 圭

傳故言謂之由武凡在繼體守文者俱可於紹庭降降之
續承王德而遺維一繩已足

祖武武字與中武武字一例看如云祖武以下武為武者
還原無愧于父也何必謂天下可以表表取而不可以武
表消也夫祖之文不必兼武祖之武自可兼文觀其祖武
武中之文自是相續也絕其祖文則一千文也文斯劣焉
矣則之義正坐此

人心在聖王之世者順而已矣故僅曰媚曰應在萬年之
後國祚所憑藉者大故稱佐 倪鴻寶曰聖王孝子之局

燕百世之忠臣以竟者也何也孝思不匿者足以令忠之一脉不散于人心而因若長甯一控馭之靈爲繼統者之所借矣

傳曰許進純戒武述也箋云來勤也武王能明此勤行進於善道戒慎其祖考所履踐之迹美其終成之不起有佐傳曰遠夷來佐也疏云則四方來賀爲諸夏之教言武王既勝殷西旅獻葵舉伯來朝魯語曰武王克商遂通于九夷八蠻肅慎來賀

本諸身微諸庶民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

詩志

卷之十八

聖

感與考諸三王而不謬是一箇道理合則俱合違則俱違使武王質之屋漏而有愧印之天命而不作封宇宙人心而懷德遺百世子孫而抱恨其何以仰封三后在天之靈乎論配京而証及此事理固有確確可據者其古人之不以窮冥恍惚之說矯誣以欺後世也夫

文王有聲

序曰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徐云周道親親禮先繼述其事莫大于文武文王繼先而武王繼文首尾四章稱文武者文始之武終之也中稱

王后皇王者繼諸侯而爲天子也文王伐崇作豐而王業始武王伐商作鎬而王業成文王求寧觀成以始武也武王燕于貽孫以終文也故曰繼伐

人知允文文王而孰知豐垣出武功而作也人知我武維揚而孰知鎬京由文教而興也古人之設詞視人所或爲立說而大明之大約類此春秋之法已明者云之未明者著之亦此意

陳臥龍曰不得天下之勝氣者不可以居天下之勝地是以創業之主一隅必慮及于四方一日必計周乎數世然

詩志

卷之十八

聖

後可爲天下君

文作豐而有追先之孝蓋子道盡君道也武作鎬而有裕後之慈盡父道盡君道也於以見帝王之視天下也重而其自爲也輕周家父子祖孫承先啟後無一人一念不以天下爲私其長世也宜哉

詩大曰帝道無名則天自治也王道有聲誠中形外也霸道干譽欺世盜名也

徐云駿从馬當是名之遠馳意又當是名之迅馳意訓大恐非是

表云以如殷之世。謀百年必世之業。便是殃民以毒痛之。眾限江漢女墳之恩。便是忍。

孫云。文王一指意于救寧。假乎民之操券。以課我。又假乎我之受約。以自課。更欲自負。以負民。不得者。故曰道觀厥成。蓋欲完父母之責。道聖明之誠。非徒市君師之德已也。世有爲其子計成立。而忍以歲月稽之者乎。世有爲其君報成命。而敢以頃刻緩之者乎。故隨求之。即欲隨觀之一念。迴環不分兩候。

道求厥寧。道觀厥成。是摹寫文王當年服事深心。夫琴瑟。

詩志

卷之十八

聖

之不調。必更張之。文亦何難。大有所創革。然一代之變更。承平尚需異日。目前轉多瘡痍。求寧與觀成。終成兩候。凡逆節之著。中于人心。亦以改萬世不寧之端。文心所憮然。而不忍也。故必以服事之小心。行修和之大德。縱人盡歸周。而不敢動。且也小補之驩虞。終無照睥之望。此寧之無成。可觀者也。故天王明聖。善則歸君。惡則歸已。政借獨夫之虐焰。酒孔通之深仁。使人盡戴商。而不覺而不忍。子焉有以仁形暴之跡。以自小其求寧之局。然則未免有此武功又何也。說者曰。所伐者皆虐民者也。又皆助君爲虐。

者也。清君側之毒。則求寧觀成之所不容已也。抑不特也。

如殷之世。四方之懷反側者必多。吾不稍震之以明。救宇宙之權。而陰戢天下不軌之心。以堅其聖明之數。則奸雄竊發。未可知也。嘗觀後世。一夫首難。而七廟震。羣雄逐鹿。而萬骨枯。尋至數十年而始定者。文王之伐崇作邑。未必非愴念于此。而用此微權者矣。其後人致天之局于牧之野。而會朝即清明。所以仰對求寧觀成之心。而可不替耳。故曰凡文王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邦。受命不必說天命。即指受專征之命。說自好。

詩志

卷之十八

聖

厥云。別言既伐于崇。則武功之言。非獨伐崇而已。所伐列。皆密須昆夷之屬。皆是也。獨言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後。特言之。爲作邑張本。言功成乃作都也。陳大士曰。遷豐文王王業之始也。而代崇文王征伐之終也。天下後世皆知有豐邑之作。而不知所以作豐邑之由。與所爲作豐邑之時。故別言之。見既伐于崇。可以報天下之成命。可以見天下之大勢。與天下之人心。故有此舉耳。

史記。崇侯虎詣西伯于紂。紂囚西伯于羑里。後赦西伯。賜之得專征伐。受命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敗耆國。

明年伐刑。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

箋餘云：民歸而擇地以避之，帝之不得已也。民歸而築城以安之，王之不得已也。民不歸而爭城，爭地以居之，亦伯之不得已也。噫，世道升降之數，繫可想矣。

孔疏箋意云：文王不自足，不敢上擬，故築此豐邑之城，大小適與賦法十里之成相匹，偶是大于諸侯，小于天子之制。陳大士曰：城邑如體性，焉大小相均？使上木之氣無以勝，故偏而能樂。然城邑如節，本焉崇高既極，使後世之人無以加，故奕而不動。

詩志

卷之十八

五

春官典命云：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皆以命數爲節。則公之城方九里，侯伯方七里，子男方五里也。等而上之，則天子十二里矣。

傳云：成，成溝也。韓詩作洫。周禮：匠人爲溝洫，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按說文：洫，成間溝也。洫，疾流也。毛傳以爲成溝，本謂文王築城，維如一成之洫。洫內地方十里，文王作十里之豐，與之相匹。成城字異，朱子讀注疏不精，改成溝爲城溝，非也。

陳大士曰：據目前之安者，與其欲之大而遲也，無寧取乎

欲之小而速，其土木之約，非以恤民志存自便也。與非事之獲者，有其欲之大而速也，不遑計乎欲之小而近，其規模之隘，非以明分志有不存也。若此者，均大失文王之心。陳子嘗云：按紀年，受命伐崇之三年，歲大飢，西伯自程還豐，此匪棘之又一解也。

箋以爲文王不自足，則可謂忠矣。周家世篤忠貞，是以忠威孝。陳大士曰：此其志以爲忠，可以見忠臣之至矣。此其志以爲孝，又可以見孝子之至矣。李云：封卻足矣，何以遷邠者？忽聞繁庶之風，則孝在政行也，都邠足矣，何以荒

詩志

卷之十八

七

畝者大振文明之俗，則孝在晉字也。我周之業，邠縣之岐，荒之而豐，寔大之祐，以徙而漸，篤業以徙而漸，進計前人初營草昧，雖未能一蹴而遠，圖亦望種德而食其寔。基而豐，其構云爾，苟安焉，非先志也。

陳云：以求寧觀成之念，思之則聖人之世，斷不能滿聖人之心，以求寧觀成之念，思之則聖人之功已足，訖聖人之世。按濯字从水，當是濯濯洗濯之意，舉世在如燬之中，如焚之待救，舉世在荼毒之內，如積之待清，常望聖人之有功，又應聖人之無功，而皇皇求觀之隱念，聖人亦若去

惡者然亦若救焚者然。故雖欲以無事爲安。而不得不制
安于有事。恍乎決懷保之巨浸。而沃氛爲之流消。患鮮之
洪波。而虐焰爲之一洒。王無功而如渴如焚矣。王有功而
伊濯矣。雖澤及一隅。未霖雨乎天下。而孔邇在望。不令人
一仰對一清冷也哉。

曰。追追來孝。則伐崇遷豐之舉。似爲一家之私圖。而不知
王公也。求觀之意。曉然于天下。故以公字舉之。

徐云。翰字从羽。當是覆翼姬嬭之意。言豐垣之中。父母孔
邇。是四方類尾之衆。所賴以覆翼姬嬭者也。不要說到端

詩志

卷之十八

五

往受塵處。

箋云。昔堯時洪水。而豐水亦汎濫爲害。禹治之。使入渭。
東注于河。禹之功也。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
東。禹貢曰。導渭自易。鼠同穴。東會于豐。入于河。文子曰。
老子云。豐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錢在中。形見于
外。徐云。言四方循禹貢道而來同也。
白虎通云。皇。君也。美也。大也。天地之德。美大稱號之爲
皇者。煌也。人莫違也。不授匹夫匹婦。虛無廖廓。天地靈
通。

朱云。遷鎬雖根維辟之人心來。然而形勢既然。不得不元
敵以制流。封建將行。不得不搃勝以統遠。而或者謂東方
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就。故作事者必于東南。收實者恒
於西北。周之王也。兆于岐。奠于鎬。非必形勝便利。蓋若天
助焉。

陳臥子云。皇王知其地之可以乘也。是故聯用之。征誅而
明用之。禮樂干戈以蕩其老。而詩書以養其群。

周都鎬京。控四塞之地。以一面下臨諸侯。而營洛以朝諸
侯。則又謀之東。何也不欲使諸侯入闕。得以窺閭中之險。

詩志

卷之十八

五

阻而獨陰用其勢耳。正武之燕翼謀也。厥後子孫舉豐鎬
而委之秦。秦遂得據其險。以收諸侯。故曰。周之失計。未有
如東遷之甚者也。

服宇。封紛。器言。不對。叛背言。不服。然後多事。然後有叛背。
耳。服之象。如水之不波。人每以婦向字混過。大凡道法。令
人服物。則令人思。權之所服。震揖偏自君心。思之自服。志
氣安其夢寐。思自動而服自靜。辟之水自流而波自息。夫
改革之事。雖以神聖行之。愚冥之心。性亦攝大定之。而
謳歌侯后之辭。其偉然之聲。非特此時不可不爲。

思中故有之物大暢明之昭然與天下相講求令各從其懷抱中自爲鎮也思還其本然便是服非服武王也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即此意此武王當威權所窮時出此寧天下大精神正求寧之苦思也豈徒曰武不可訓姑借文以泰天下兵革之志摩天下奸諂之心如後世英雄豪傑之自防已哉求厥寧而至于是服庶乎有成可觀也已可見舉世即免于顛危身寧而思不寧終是小康之事吾聞之堅土之人肥虛土之人太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五方之風氣異矣而思則同故于武之辟

黃佐曰逸周書豐鎬相去三十里隔一水耳鎬在文王時已建辟雍至武王乃始遷都

甘云古帝王之建國皆樂處而重遷何也計其民始不足決其疑期之心而後不能盡其鮮渙之志斯不爲也夫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武之遷鎬也假禮以明之借卜以

酌之而志乃有定也皆以法而隱屈其民也

箋云武王居是鎬京之地龜則正之謂得吉兆武王遂居之修三后之德以伐紂定天下成龜兆之吉功莫大于此

○疏云是武王之盛事不宜直言其樂作而已

文王觀成而曰通追來考武王成之而曰詒厥孫謀是從前十六王之精血以文王而聚從後八百載之精神以武王而濟以詒謀成其追孝其所成者遠以追孝者觀成于詒謀其所觀無窮只求寧一事覺則家父子祖孫松盤結於一氣之中

仕者士人居官之名人皆曰堯舜官天下湯武家天下王以此貶于帝不知帝王之局有升降帝王之心無升降武王豈不大公爲心而必一姓之視也夫君子之仕於其位也爲其位出慮發謀而不容曠者也但以武王謀之固不數世不止耳曷嘗有私意于其間哉

人知謀字重而不知翼字重人知謀爲武之詒而不知翼亦武之詒我先自遷何以令其子翼乎翼即謀之本也必謀亦止存其翼而已矣孫之後有孫而謀皆足以及之則子之後有子而翼皆足以燕之謀傳法者也翼傳心者

也有謀以佐其翼。而翼始不泯。有翼以配其謀。而謀始不敗。所詒如此。萬世無敵可也。奈何後之人。傳其謀。失其翼。而當年苦心。只為方策間物耳。可慨哉。
朱云。論君道而言及孫謀者。蓋天下與子孫情連安危之共。每動而相及。勢乘本末之寄。故愛而可同。此以知武王貽其子孫者至大。而圖其天下者至親也。
稱人者。必舉其事。與其時稱之。人心至武。勢自不得聽其紛紛。貽謀至武。勢自不得令其稍促。此武王為君之局也。他務不足舉也。

詩志

卷之十八

聖

釋詁云。作文有體。章類宏同。今半謚半否。故知夾之有義。以相比較。無謚之章。其事皆劣。故箋言非其盛事。不以義謚。謂不以義理而言其謚也。謚者。行之成名。提一身之美。故事盛者稱之。不盛者衰名耳。

通鑑。韓建殺唐宗室通王滋十一人。胡致堂管見云。唐室至此。祖宗貽謀有未孫與語。蓋本此。謂未能遠謀及孫也。如左傳。晉不降矣。其誰云之。亦本洽比其隣。齊如孔云。未識此。可悟引經之法。陳濟正謂孫當宜通。無異痴人說夢。

卷之十八終

詩志大雅卷之十九

生民

序曰。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周語云。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興。后稷于成王十七世祖也。

萬曰。思文之詞簡。主肅也。此詩之詞詳。意者祀事之餘。推原其所以尊者乎。朱子以為用于受釐頒胙之際。理或然也。

疏云。祭天而以祖配者。天無象。推人道以事之。當得人為

詩志

卷之十九

經定之詞

主。禮記稱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俱為其本。可以相配。公羊傳曰。郊則易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主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

馮嗣宗云。南郊祭感帝。周人配以稷。與冬至園丘之祭不同。何謂感帝。王者各稟五帝之精氣。而王天下。於夏正建寅之月。祭于南郊。月令孟春元日。祈穀於上帝。即此祭也。此外有迎氣四郊。及季夏祭黃帝含樞紐。所謂祭五帝也。又四月龍見而雩。提祭五帝於南郊。季秋又大饗五帝于明堂。皆祭大微五精之帝也。爾雅祭天

曰燔柴祭地曰瘞薶與泰壇泰折之禮同若祭以掃地薦以血牲以犧車以大路樽以犧窠以疏布杓以犧器以陶匏藉以蒲越藁結樁大圭執鎮圭家語云臨燔柴脫衮冕著大裘象天則初服衮冕後着大裘也故周禮言大裘而冕郊特牲言戴冕璫十有二旒

蕤老泉曰毛公之傳詩也以乙鳥降為郊禘之候履帝武謂從高辛之行及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當毛之時未有遷史也遷之說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出於信遷故天

詩志

卷之十九

二

也或曰然則稷何以棄曰稷之生無留無害或者姜嫄疑而棄之乎鄭莊公寤生驚姜氏氏惡之事固有然者吾非惡夫異也惡夫遷之以不祥証聖人也棄而牛羊避遷而飛鳥覆吾豈惡之哉楚子文之生也虎乳之吾固不惡夫異也

程子止史氏曰凡史稱婦人感祥而生子如大電大虹玄鳥巨跡息大澤之陂而見蛟龍于上菖蒲花發取吞而遂有身皆如薄姬夢蒼龍據腹之類或以意感或以神遇豈有形交之理如薄姬既夢而高祖成之則形交矣其祥在

彼其交在此執此而觀古書則無淫邪之惑矣

衷氏曰數百載之前無傳事非無傳事也久故也然為之後者以耳語耳貪于表異遂不覺拂經無論其他即其禮祀以求之既生而又多方欲死之且死一呱呱之子易易耳而必于隘巷平林寒冰大凡事之不近情者故異也詩人本欲異之以尊于天而吾必欲辨之必欲疑之與必欲信之固矣夫今人之為詩也

張席之曰天生一后稷所以生天下萬世其生非偶也若禮祀若履武則偶也設不如此詩所述稷之生遂謂非天

詩志

卷之十九

三

乎詩人亦非故為表異也時遠相傳失真又無可考亦姑紀所聞云耳

箋云姜姓者炎帝之後晉語云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姬炎帝為姜大戴禮帝系篇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上妃有邠氏之女曰姜嫄而生后稷次妃有城氏之女曰簡狄而生契次妃陳鋒氏之女曰慶都生帝堯下妃姬訢之女曰常儀生摯以堯與契俱為嚳子家語世本其文亦然大宗伯注云噀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素

準曰天體遠不可得就聖人思盡其心而不知所由故因烟氣之上以致其誠故外傳精意以享禮此之謂也○疏云禮名惟施于祭天下說郊禘之祀郊必祭天矣傳曰弗去也去無子求有子箋云被除其無子之疾而得其福也

月令仲春玄鳥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禘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韉授以弓矢于高禘之前疏義曰天子所御謂已被幸者使大祝酌醴酒飲之于郊禘之庭以神惠尤顯之也韉弓衣也弓矢

詩志

卷之十九

四

男子之事帶弓衣執弓矢冀生男也五經要義云玄鳥感陽而至集人棟宇有華乳之祥故重其至日因以用事正居明堂禮云帶以弓韉禮之祿下其子必得天材○鄭玄云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姚簡吞之而生契後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交媒言祿者神之也孔疏以爲契以前祭天南郊以先媒配蓋伏羲也後因簡狄之異而變如鄭氏之說蔡邕月令章句云祿猶媒也吉爭先見之象謂之人先傳以爲祭天不祭人先祭天以先媒配二者可並存

箋餘云履者禮也禮事上帝之時帝臨而如見其武若是乎感通敏速歆我禮祀耳言武者不敢廢言帝如尊君曰陛下尊友曰足下也

傳云帝高辛氏之帝也敏疾也從于帝而見于天將事齊敏也疏云將事齊敏故爲神歆享神既歆享則愛而祐之於是爲天神所美大爲福祿所依止則震動有身蒙祐獲福之風早詩故云介問止息也於其間止息處也徐云玩詩文此句似可不用必綴此者安知非隱寓帝嘗行幸事乎

詩志

卷之十九

五

觀下置之寒水可見玄鳥至月而禘祀在毋十月其生正當冰月是禘祀之月卽震故云早風訓早是也左傳曰邑姜方震大叔又曰后緡方震皆謂有身爲震蓋謂子動于中也箋云夙肅戒不御靜女傳曰生子月辰以金環退之婦人有孕則禮當不御徐云歆作神歆與下章康寧禮祀相映亦與末章上帝居歆遙解得疏云既生之則長養之及成人有德爲舜所舉用播種百

穀以利。益下民。維爲后稷矣。本其初生。未有貴位。故謂之生民。民則人所不識。后稷是顯見之號。故言此以結之。疏云。稷是五穀之長。立官主此稷事。后君也。堯典注云。堯時天官爲稷。舜登用之年。舉棄爲之。尚書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周語曰。稷爲大官。王藉。后稷監之。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壅。辟在司寇。乃命其族曰。狗。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傳曰。誕大正義曰。言可美大也。

詩志

卷之十九

六

薛琮荅韋昭曰。羊子初生達。小名羔。未成羊曰羴。大曰羊。長幼之異名。詩故曰。羊生六月爲羴。七月爲羴。先

生如羴。

不折不副。無害無害。傳以爲言。易也。其毋不橫。進人道。不橫進人道。又言不怪。

史記楚世家。陸終娶於鬼方氏。曰女濱。孕三年不乳。乃剖其左脇。獲三人焉。剖其右脇。獲三人焉。帝王世紀。簡狄剖背生契。如此之類。是橫進人道。禮記云。爲天子削爪者。竭之。是竭爲裂也。

箋云。天異之。故姜嫄置后稷於牛羊之徑。亦所以異之。信曰。承天意而異之于天下。

疏云。步道曰徑。隘巷。言陝隘之徑道也。易屯卦。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是字爲愛之義。

傳曰。單長也。釋言云。單。延也。延引是漸長之義。箋云。單。謂能坐也。許。謂張口嗚呼也。是時聲音則已大矣。

箋云。能匍匐。則岐也。然意有所知也。其貌。疑也。然有所別。識也。疏云。所知在于心神。故曰意。識別發于耳目。故曰貌。

釋詁云。以岐疑言克也。是其性智之能。

詩志

卷之十九

七

箋云。寔之言適也。正義曰。適。單許而聲已大。適。匍匐而已。能岐疑。言早慧之勢也。嬰兒既坐而後弄口。破坐而後匍。得。疏云。上既收取。此說長養之事。

以就口食。正義曰。或謂爲稷官時。以成就衆人口食。傳曰。役。列也。疏曰。凡人供役。必在于行列。故以役訓列。謂種禾。則使有行列也。

釋草云。戎菽。謂之荏菽。孫炎曰。大豆也。郭璞以戎是夷名。故曰胡豆。春秋齊侯來獻戎菽。管子亦云。齊桓北伐山戎。出冬蔥及戎菽。布之天下。今之胡豆是也。據此。則

后稷之所種者何時經其種乎而齊桓復布之禮有戎車不聞其謂胡車何也

周本紀曰棄爲兒時其遊戲好種植麻麥美又曰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五穀者稼穡之民皆法之堯開之舉棄爲農師天下宜其利

五章言爲稷官時事惟有相之道天之所以生稷者以此稷之生而承天沒能感天而所以無愧于配天者亦以此

詩測云王氏以爲艸盛曰莽治艸亦謂莽猶治亂而曰亂也予謂卽作艸盛解自好如云此一地也初爲豐艸

詩志 卷之十九

之所蕭蕭今乃種之黃茂矣

桂氏曰有天地而人居中以主之君之道所由立天地有化育而人于中以贊之相之道所由開握三才之源不足以著號于天下故三才合而人類繁千古特以盤古稱首君三才合而六府修千古當以后稷推首相水火之功方成而稷結其終教鐸之聲未振而稷開其始

孫云少而有自然之智是稷之祖也長而有明農之功則稽之相也辨以時日土宜耕播之是相之事也因其分量節次未有以益之則相之道也

相堯者舜也稷不過一農官耳而思文乃立之奇與水火刑教之司卓然並震仁義知勇之用與風雨露雷之教宛然並行資始立命含生立性開物而成務立教無相之位也而有相之道言與舜同功名

神農始設耒耨以教耕黃帝統五種放勳授農時農事亦非始于今日但陵山一洗粒食之種俱滅沒而不可復認稷起而教之以爲未經目之物語以名號未解也于是先指之以形曰其豐者必艸也君子必孤立小人必蔓延道心必微人心必危此類是也旋復指之以色曰其黃者宜

詩志 卷之十九

培之使茂也中央之貌必正四方者必邪食土之德必肖而慢托者必雜此意是也既辨識之然後取而一字之曰此維秬也維秠也維糜也維芑也而嘉種復大明于天下稷之功由洪水興者也陳大士曰物有貴賤有種之而不生有不種而自生者矣物相損益有不種而自生卽復有種之而猶不生者矣

雖氏教艸之法春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絕其本勿使能植
管論聖人者萬物之所教也奉萬物以爲師而後可以相

天下故老子曰吾不敢為主而為客又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皆言相之意也凡物之所携來者有分量有節次吾因其節次而使之而迎之而為之踴導之因其分量而足之而成之而不敢中耗之我無為而萬物已食其德不居功而未始無功禹之行水也亦行其所無事也及階曰階及席曰席夫子曰固相師之道道有固然如斯乎則聰明才智亂天下之物也仁義知勇治天下之具也因物成物相天下之道也雖然無具又不可以出道 蔣云能生能化之權不摩搗而自生於

詩志

卷之十九

十

其心則天地之栽培得稷而顯生之化之之妙不委置而又聽之於物則聖人之化育得道而神

種之及時先漬漬待拆拆後播播後生與夫苗之春而生夏而長秋而成人第習見以為固然耳苗亦不過遂其自然耳而當粒食未開之始導卷舒往復之竅以法二氣酌本標華寔之運以乘四時誰因之而誰開之也微稷而苗亦無以全其天微稷而當日之人與後世之人亦何知其道故曰相也

箋云種生不雜也稷枝葉長也 疏義曰種者繫本初

種之稱謂不稂不莠也

疏云盡發于管生粒皆秀蓋苗之將秀心如竹管穗發中而出故箋云發匕管時也

說文穎禾末也毛遂有言使得處囊中則脫穎而出是雖末之鋒為穎然則禾末之能蕃碩猶雖末之有鋒穎云耳

服虔云穀之初熟為粟左傳奉酒醴以告曰嘉粟旨酒是也

朱云安房曰方營胎曰苞華萌曰種出甲曰稊而幼志桑

詩志

卷之十九

十

駒若孺子然齊輒曰發振華曰秀城備曰堅封華曰好而壯節莊齊若士然降末曰穎固仁曰粟而成德完備若君子然至是而稽之分量竟 陳道掌云黃茂之莊匕乎不與豐紳為伍有似于偃蹇孤特之士不可以諧于俗是以自古來鮮食之徒好黃茂者絕少

金云民食其賜上思其功履敍發祥令從其母此成周事業始基之矣 杜云造穀合乎其始報功返乎所生夫苗始於穀稷生於卽封稷者何法法苗之生而已

左傳云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注云后稷受此五國駘

在武功縣治廢城。一統志陝西西安府乾州武功縣古仰國后稷所封。

復提降嘉種就黃茂中拙其嘉者言之為肇祀張本。徐云種足以薦馨故嘉也。

萬曰立我烝民思文之所為頌也。而此詩鋪張祀事不及於民非畧也立民固其所爾立民而教之致力於神正率育之全而陳常之首務也後之力田者必曰奉祭而周官士之無田則亦不祭固生民之重農而謹祭者為之肇與養而已兼教矣。疏義以為上言封帥是初為諸侯故

詩志

卷之十九

主

始歸祀不特此也。稷若曰稽事成矣民之慶也神之惠也。予何力之有焉故於有德則祀于有功則祀於興靈爽則祀所以昭美報而示民知有本也。

陸羽明云世運漸開玄酒之風宏革而從酒醴則有種成民之力可移以奉粢盛則有種特人自不識耳以烝嘗之藉也更為加一指點焉。

沈無回曰酒醴不止用秬秠粢盛不止用糜芑特言此者秬秠貴異也比方多黃黍赤白粱以少見貴耳所謂嘉也。徐云秬米之形若分奇偶之象豈其有合于陰陽之數則

于漚將空赤白之色。若微絢素之觀若其有通于幽明之義則于饗侑宜且也。于百谷中簡其四焉備四時之氣以申霜露寒暑之思于五穀中擇其兩焉萃兩間之和以貢天地水陸之味。

釋艸云秬黑黍李巡曰黑黍一名秬黍。爾雅云古者薦籩有白黑形藍白為嫩秬黑即秬也。至藏水則用秬黍以享司寒蓋做其方之色亦以為酒謂之秬也。

釋艸云秬一稈二米李巡曰黑黍之中一稈二米者別名為秬。本艸圖經云秬黍之中一稈二米者得天地

詩志

卷之十九

主

中和之氣乃生米粒皆勻無大小得此然後可定鐘律。鄭邠人注云秬如黑黍一稈二米答張逸云秬即皮其秬亦皮也。雅翼云按說文解來字云周所受瑞麥來麋一來二穗然則秬正來麋爾又為釐麋古者來釐丕三字相通。

釋艸云穀赤苗郭云今之赤粱粟白粱粟皆好穀是穫是畝箋云種之成熟則穫而畝計之。

苾芬馨香之薦雖俛之異日而明信潔之物當修于先時故降者恒之以歸為散而博求其志恒者歛之復以散為

歸而謹萃其佚。

洪荒以還。人徒見于內。經于六宗。于外。望于山川。徧于群神。國索鬼神而祭。以禮屬民。而正齒位。于農隙而教之。匡救齊稷。報本崇功。家淳俗美。禮讓風成。見孝躬忠。信之道。則以為典禮。固然。而抑知自我后稷肇之也。林氏曰。想此時。特以區。有剖之封。不得郊于天耳。

商頌肇域。箋云。肇當作兆。兆域。正疆界也。周官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注云。兆為壇之營域。

獲畝負任所歸者。其遂可出原野而列豆。遣弛荷担而進。

詩志

卷之十九

十四

樽俎乎。計其時。茹飲之風。氣猶存。眾亦相顧錯愕。而莫知所以用之矣。於是教之脫粟。教之用精。教之制食。五行並用。而六府全修矣。

祭饗之事。未之前聞也。無端索香冥之物。尸而祝之意。稷必深於陰陽。人鬼之故。而知其求食焉。於是謂鬼神聰明。不可以資致也。爰卧齋修。鬼神無形。惟可以氣通也。宜祭脂升臭。鬼神又無方。或此乎。或彼乎。不可不傳求也。宜瓶輒以徧。且其事已鬼來而無所依。將去之矣。不可不以人道接之。宜象以尸。而燔烈從獻也。然其于民。可以教習焉。

可以教敬焉。可以教信焉。可以教忠且孝焉。舉事於一。誘賢以五。幽明之道。兼備之矣。稷一農師。而熟于鬼神之情狀。又如此。

黃云。聖人以鬼神則黔首。以為未足也。而教之祭祀。使復其始。錢氏曰。稷固天人也。相天之道。未嘗詔于天。則祀神之道。豈必問之神。能立我蒸民。而極其裁成。即能質諸鬼神。而窮其情狀矣。且疑玄之制。聖人期之。而不言。故韻藻由之。而不知陰陽之會。情則曲而愈親。故理則真而可久。宜能肇祀也乎。

詩志

卷之十九

十五

粵稽周官。祀典粲然。非自殷獲也。自有載謀載惟。而後世始有歌謠。頌孝享者。有焚脂輒祭。而後世始有歌血骨髓。牛羊者。有載燔載烈。而後世始有歌剝亨頌芬苾者。

楚語云。天子禘郊之事。主后必自春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夫人必自春其盛。韋昭云。言春。不過如天子躬耕三推而已。箋云。蹂之言潤也。潤。產之將復春之。趨于鑿也。疏云。言或者各有司存。並皆疾敏。章大力曰。接以人道。味全而後可以獻。周人尚臭。氣全而後可以饗。

月令。乃命大酋。惝稻必齋。麴蘖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

香。陶氣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
箋云。惟思也。諏謀其日。思會其禮。吳翬釋曰。念厥初生。
民原從禋祀來也。則其精意至今。可尋也。錢云。神幽不可
謀也。但謀之日。謀之士。神遠不可惟也。但惟其身心。惟其
廟祭。

郊特牲云。取蕭合黍稷。臭陽達于墻屋。先奠而後蕤。蕭
合瘴香也。

周禮。大馭掌犯輶。註。行山曰輶。犯者。封土爲山。象以菩
芻棘栢爲神。主既祭。以車輶之而去。喻無險難。故曰犯。

詩志

卷之十九

七

輶輶者。車所躡踐也。是輶本山行道之名。以祭道路之
神。求無險難。故取名焉。風俗通云。按禮傳。共工之子曰
修。好遠遊。故祀以爲祖神。祖者。徂也。師古又以爲黃帝
子名累祖。好遊死于道。

秋官。犬人云。凡祭祀供犬牲。伏瘞。亦如之。鄭司農云。伏
謂伏牲體輶上。以王車輶之。正義曰。輶禮。天子用犬。諸
侯用羊。有尸。卿大夫用酒脯。則無尸矣。

疏義曰。取蕭祭脂。先宗廟也。取羝以輶。徧羣神也。又曰五
祀行最小。又最後。故舉行祭。則餘祭在其中矣。鄭氏合。

作一祭看。錢云。夫人之來者。必以祖神。亦宜然。取羝以輶。
一似代祭。一似飲餞。一似除道。一似郊迎。凡以典其臨耳。
箋云。燔烈其肉。爲尸羞焉。錢氏曰。迨其臨而器則具。俎
則腥。味則玄。是幻之也。茹毛飲血。人且不安于鮮食。况神
乎。或傳火焉。或加火焉。雖稷之義起乎。而思嗜則應爾矣。

與者。人心不容已之象。稷蓋深慮嗣後之天下。富庶漸開。
酒淫怠慢。勢所必至。令後人復起而補救之。民必曰。此當
日後獲氏之教所無也。志不興而事格矣。於是早抽其忠
孝敬恭之意。配耒耜以同行。使民知終歲肅將。原于耜。舉

詩志

卷之十九

七

雖中不容少之精神。而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于是志肅行
敦。教易行而俗可美。縱有後起者。廣其意而踵事增華。而
今日已爲其可繼矣。此肇祀興來之極思也。

林云。卽今日南郊大報。迎長日之至。修肆類之文。用饋賁
誠。燔柴升臭。亦繼意而興起者乎。

傳曰。嘗之日。蒞卜來歲之艾。稱之日。蒞卜來歲之戒。社
之日。蒞卜來歲之稼。所以興來而繼往也。疏義云。此

春官肆師職文也。嘗者。嘗新穀。穀初莫先艾草。故於嘗
日間艾。獵主習兵以戒不虞。故於獵日間戒。社祭土主。

稼穡故于社日間稼。泣卜者。肆師臨而卜之。問吉凶於龜也。

印我也。別其爲今日之郊祭也。

箋云。祀天用瓦豆。陶器質也。于豆于登。當云所盛之豆。乃瓦豆之登也。

釋器云。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冬官旒人掌爲瓦器。而云豆中縣。是瓦亦名豆也。公食大夫禮云。大羹滂不和。寔于登。以質。故以瓦器盛之。禮書云。登。僂禮作登。其寔大羹。禮運云。禮器有以下爲貴者。至敬不壇。掃。

詩志

卷之十九

太

地而祭。有以素爲貴者。大主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竊桴杓。又云。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也。

周自后稷肇祀以來。優柔持循。不敢以貪功爲德之意。隆前人之業。傷上帝之心。陳大士曰。祭本有二。一爲對越之精誠。一爲相承之統緒。周以農事。開國者也。故其意平。常卽周以中道相遺者也。故其事可久。歷世雖長。此心不易。則周所以格帝者。已非一日矣。

嚴華谷曰。我將。文王配帝之詩。生民。后稷配天之詩也。我將言牛羊不足以必天之右。惟儀武形文王之典。庶天心。

右享之。此詩言豆登何足以致帝之歆。惟世脩后稷之業。乃有今日。意正相類。

行葦

序曰。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箋云。九族。自己上至高祖。下至玄孫之親也。

此祭畢。既歸賓客之俎。畱同姓與飲。以示慈惠。所謂燕毛燕私者是也。

論詩曰。讀嘉穀脾臑。知帝王之燕。宛似婦女其臑之奉以。

詩志

卷之十九

九

防。序也。細心得妙。讀序實不儻。知兄弟之昵。不廢賓主。綢繆之節。以防淫也。文法得妙。讀以引以翼。知父老之養。猶存少小切摩之規。以防怠也。腐氣得妙。

曰莫遠。有期其共勉意。曰具邁。有望其交修意。故于勸辭之時。亦微寓規飭之意。曰序實以賢。序實以不儻。于頌禱之中。必致厚望之情。曰以引以翼。壽考維祺。蓋先王舉事。必以道德將之也。非若後人之崇飲也。其誨然于几席之間者。仁也。而諄然于勸勉之中者。義也。序所謂周家忠厚者。此也。舊以爲只寫其不容已之情。亦淺之乎。豈是耶。

箋曰草木方茂盛以其終將為人用故周之先王爲此愛之况于人乎八月萑葦可爲曲簿者也人之所用在於成幣初生非葦先王愛其將爲人用作者體其意故以成

形名之

疏云葦之初生其名爲葦稍大爲蘆長成乃名爲葦

箋餘曰至親如路人則掉臂不顧也降而如行葦則踐履之而已矣成周盛時古道敦龐便已想到此而發端爲戒又托喻牛羊蓋深慮人之薄周親而重爲警惕耳

李云葦甲之時不加擁衛非惟無葉且無體矣非惟無體

詩志

卷之十九

辛

且無苞矣於此時護之如是而方苞耳苞全則無虞體矣如是而方體耳體全則無虞葉矣如是而葉泥泥耳

詩曰不說欣欣而言戚戚者何也凡人骨肉團聚本是極快樂事然情連一體心中反覺有些凄凄酸楚的念頭便有許多體悉周旋尤景下文侍御獻酢飲食歌弔射勝皆從此心統曲流出

則云於祖宗爲孫子於我則爲兄弟是兄弟者祖宗之毛裏膚髮也自清廟洋洋中一會之越覺毛與裏不遠而膚與髮通也故凡格祖宗者不可不念兄弟而卻膝舉衛皆

欲與追講于膝下文母之時

春官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疏云以在下爲鋪陳故稱筵在上人所踞藉故曰席箋云老者爲設重席謂異于上章少者或單席也

釋名云几度也所以度物也禮記云謀于長者必操

几杖而從之又云獻几杖者拂之又云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又云仲秋養衰老授几杖○禮書曰席常設于賓未至之前几常設于行禮之際其將授也必拂其授之也必拜送其受也必拜答士

詩志

卷之十九

辛

喪禮綴足用燕几曲禮尸乘必以几婚禮婦乘以几不特所憑以安而已

緝御箋云相續代而侍者謂數史也如陳之量人職之宰夫祀饗在前祀饗在後禮所謂更僕

箋云用殷爵尊兄弟也

明堂位云夏日醴殷曰暉周曰爵注云暉晝禾稼傳古圖云棐從棐故三足象戈平戒宣故二口作喧爵之字通于雀公羊傳周公白牡魯公辟剛禮運云醴帶及尸君非禮也以大夫用之爲爵明先代之物爲尊也

疏云王與族燕以異姓為賓使宰夫為主人行獻酢之禮洗爵示不棄也奠畢示有終也

徐云要見徹于廟者悉登而為燕私之需作于廟者悉入而為復寢之奉

釋名云醢海也冥也封塗使密冥乃成也醢多汁者曰醢醢瀹也宋魯人皆謂汁為瀹爾雅云肉謂之醢有骨者謂之醢醢人鄭注云醢肉汁也作醢及醢者先膊乾為肉乃復蒸之雜以粱麴及薑漬以美酒塗置瓶中百日則成矣聘禮饗堂上八豆其南醢醢屈西夾六

詩志

卷之十九

主

豆其東醢醢屈醢醢百專公食大夫禮云非蒞以東醢醢少牢禮非蒞醢醢坐食於筵前王舉則共醢六十簋以五齊七醢七蒞三饗賓之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簋凡事共醢禮記云恒豆之蒞水州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說文云脾土藏也月令春祭先脾

馮云禮者情之自出也善用情者一以禮行之故即以尚賢尚德之意嚮寄於綢繆歡暢之中標建而衆知所趨錫憑而人競能守一時兄弟蒸匕興起于賢而無敢以才力

侮人此道得也且夫天潢之裔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窮之奉而况下焉者乎此又聖王所以鼓舞一世而尚賢尚德者遂若與席序相表裡敦弓歌而太平之聲作豈偶然哉宗云嗟乎以是睦親而後世猶有變敦弓為角弓者

使人知今日之矜誦尚不容則平日之矜誦益不容弓矢間之傲妄毫不可有則德道之傲妄益不可有此不待言者也更序賓時殷匕之深情也蓋今日之燕本於戚戚之意豈徒以潦倒為情也哉使父兄而侮焉以此論德未為

詩志

卷之十九

主

有損而以此論飲未為無端也予之情快使父兄而不侮焉飲雖因之以免而德亦因之以進也予之情亦快傳曰膝函也服虔曰口上曰膝口下曰函說文曰舌也又曰口裏肉也箋云燔用肉炙用肝以膝函為加故謂之嘉言燔炙是正饌膝函為加助

何休注公羊曰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疏云敦與彫古今之異是畫飾之義故傳云敦弓畫弓也冬官弓人云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又云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弧敦弓即王弧也

冬官矢人爲矢，鏃矢三分，一在前，二在後，前弱而後強，則射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起，是故夾而播之，以取其豐殺之節也。撓之以砥其鴻殺之稱也，是均之義。

周禮司弓矢，鏃矢殺矢，用諸近射，田獵恒矢庫矢，用諸散射。注云：散射，謂禮樂之射，鏃之言候也，可以司候射敵之近者及禽獸，前尤重，中深而不可遠也。爾雅：金鏃，羽謂之鏃，骨鏃不翦羽，謂之志。禮書曰：翦羽尚疾，不翦羽尚舒，尚疾則以金鏃而必其入，尚舒則以骨鏃。

詩志

卷之十九

古

而防其傷。

既均，傳曰：均中執也。箋云：執，質也。

疏云：射禮指三扶，一个謂卿大夫，若其君，則使人屬矢，不親挾也。

禮云：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惟勝者皆跪，曰：敬養。

鄉射大射，禮云：釋獲者，先教右獲，二算爲純，一純以取實于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純則橫于下，一算爲奇，七則又縮諸純下，適左坐，兼飲算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餘如右獲，遂進取賢獲，執以

告，右勝，則曰：右賢于左，左勝，則曰：左賢于右，以純數告，有奇者，亦曰：奇。若左右鈞，則左右各執一算以告，曰：左右鈞，還復位。

投壺曰：魯令弟子辭曰：毋憚，毋敖，毋借立，毋踰言，借立踰言，有常爵，薛令弟子辭曰：毋憚，毋敖，毋借立，毋踰言，若是者，浮。

儀禮：燕射如鄉射之禮，射雖畢，而飲未終，舉觴無算，獻酬尚多，故又有末章之飲。

疑問云：或問曾孫維主，何以加厚於老，曰：燕而射，雖尚德。

詩志

卷之十九

五

然必強有力者能之，意尊老者，不過端視之耳，非以大斗致祈，不幾虛此席乎。此禮之所謂曲到也。

陳氏曰：有時式，盧顧問，飲則步趨，真有恭補新進所未逮而吉祥焉。飲鍾乎。劉云：今日鄉爲達尊，國爲尊老，異日祖割執醕，永頤養于大學，而景福爲尤介矣。

毛鄭俱不作燕射看，箋云：周之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擇其可與者以爲賓。

按：禮射有三，在朝而射以娛賓，謂之賓射，因燕而射以爲樂，謂之燕射，將祭而射以擇士，謂之大射。樂記云：祀

於明堂以教諸侯之孝。食三老五更於大學以教諸侯之悛。是祭與養老為相類之事。知此必大射也。傳曰。序賓以賢。言賓客次第皆賢。孔子射于矍相之圃。觀者如堵墻。射至于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解而語曰。切壯孝弟。耆耄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解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耋勤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僅有存焉。

詩志

卷之十九

主

疏云。周之先王皆親匕而敬老。成王承先王之法度。而為主人。言曾孫明先王亦然也。文王世子云。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為賓。膳夫為主人。注不以賓。禮外族人親匕也不。敢以主人待君。尊君也。此云曾孫。主則尊事黃帝。所謂親祖制。執爵而醕。所以為厚也。

徐玄扈曰。武王作酒誥。恐酒之流生禍也。乃曰爾大克羞者。爾乃飲食醉飽。然則酌以大斗。何過之有。

嚴華谷曰。二章言授几緝御之事。則兄會中有老者存焉。古者燕飲于旅也。語必因以求謗。言于老成人。老成人告

成王以道引而導之。翼而輔之。以成其德。故自天祐之。成王得壽考吉祥。助其大福也。即序所謂養老乞言也。內則云。凡養老。五帝憲。三王又乞言。皆有倬史。謂得善言。則擇史之倬厚者受之。

疏義曰。大斗。長三尺。謂其柄也。漢禮器制度注云。勺五升。徑六寸。長三尺。是也。此蓋從大器挹之於樽。用此勺耳。其在樽。不當用如此之長勺也。周官梓人云。勺一升。爵一升。觶三升。獻以爵而醕以觶。一獻而三爵。則一豆矣。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注云。觶當為解。豆當為斗。

詩志

卷之十九

主

○禮書云。勺。非斗也。勺。挹于尊。而注諸爵。斗。挹于大器。而注諸尊。羹。儀禮。加勺于尊。皆南枋。明堂位云。淮尊。夏后氏龍勺。殷疏勺。周蒲勺。舍人云。黃髮老人。髮白復黃也。孫炎曰。髮落更生者。面赤。色似浮垢也。方言云。燕伐比鄰。謂耆為梨。台。爾雅作貽。舍人云。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爾雅翼以為即今河豚也。皮有刺。觸人手。老人皮膚粗硬。似之。

陳大士曰。大雅之中。行草既醉。鳧鷖假樂。四詩。于受釐陳

戒之義何居。考其聲詩格韻。與小雅何彬彬也。君燕其臣。臣媚其君。蓋居然燕享之詩矣。前乎此。追本后稷也。後乎此。追本公劉也。其文義不屬也。然則何說以處此小雅。燕臣者也。所以待賓客朋友。勞役使臣兄弟。朝覲有功之詩。即通用焉。猶是也。未有及于祭祀者也。大雅受釐陳戒。頌酢燕毛。其主祭祀也。均焉爾。蓋有大焉者矣。四詩何以知為祭祀也。其頌禱也。夫擬焉以為大雅也。大雅之為燕毛也。是不能為郊。風七月小雅天保解也。萬壽無疆與壽考維祺。君子萬年之語。無以擇也。奚所據而大雅之而又以

詩志 卷之十九 王

為燕之詩也哉。行章之燕者。未有據也。而既醉則知之矣。假樂之荅者。未有據也。而鳧鷖則知之矣。公尸嘉告。公尸來燕。非為祭祀也。胡為而尸之也。四詩之雜于生民。篤公劉之間何也。先乎此。周公所為也。後乎此。召公所為也。召公雖咏公劉。然其意在戒成王。以民事。蓋平居嘗陳之。非為受釐而歌之者。至周公所為。則歌咏文武之德。以推太王。而遠及后稷。及太姜太姬太姒。固祭祀後歌之。非祭祀後不以歌也。所謂受釐陳戒者也。夫自文王推之以至于后稷。而人道竭矣。則姑與燕飲焉。而柰之何。無詩以備其

官也哉。四時之作也。不得不作也。四詩作于生民之後也。不得不後也。

既醉

序曰。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既醉云。既荷德澤。莫不自修。能使一朝之臣。盡為君子。以此致民大安樂。故作此詩以歌咏其事。周公相成王。追本先王之德。制禮作樂。化成于天下。士君子行。人嫻于禮。鬼神贊之。而君臣相悅。期以廣其化。于無窮也。即以為父兄荅行章之詩。亦自無碍。

詩志 卷之十九 王

首二章。皆以為威恩祝頌。何等畜小。嘗思周道親比。周公制禮然也。附行章於文王大明靈臺生民諸詩之後。未必非化成禮備初舉。是燕也。前此亮所未及也。故醉酒飽德三句。是滿志于禮制。詳明宇宙化洽。而為是樂太平之語也。箋曰。乃見十倫之義。在意云。滿是謂飽德。祭統云。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貧賤之等焉。見親比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

箋云。殺謂牲體也。成王爲羣臣俎實。以尊卑差次行之。云。謂貴者得貴。賤者得賤。骨也。

張叔翹曰。既義云。光輝盛大。受福之氣象也。蓋卽是願其景福如此。接上章景福來。故下章復提昭明說起。非各爲一義也。陳子常曰。此詩當與中庸傳厚高明諸篇參看。

黃幼玄曰。凡宇宙之間。一座一象。無不昭明。而有融之義者矣。無垠無際。悉此昭明。而高朗之義著矣。蓋禮樂之施。能遍于天地。而懿親之脈實永於萬年。令終亦祇滿一昭明之量而已耳。又云。卽耆耆相逢。引翼成風。是亦渣滓。

詩志 卷之十九 三
之盡融也。兄弟敦然。賢德相勉。是亦世界之廓清也。

融者。融化之義。精采少露。便非融。有不知其所以爲之者。殆進于昭明矣。

李氏曰。果有一日焉。收累世之英華。而畢其局。則有終雖善。亦不謂之善矣。令終有似者。謂千百年赫奕之休嘉。不見收藏于何日。止有此肇端之景而已。蓋一日此始。曰。此始。究竟亦有此始。則令終可思。

白虎通引曾子曰。王者宗廟。以卿爲尸。射以公爲耦。不以公爲尸。避嫌。三公尊近天子。親稽首拜尸。故不以公。

爲尸。箋云。諸侯有功德者。入爲天子卿大夫。故曰公尸。公。君也。正義曰。在國皆稱公也。祭統云。夫祭之道。孫

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士虞記云。男七尸。女七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注云。異姓。婦也。尸配尊者。必使適也。雖虞時。男女別尸。既祔。則夫婦共尸。曲禮曰。爲人子者。不爲尸。注云。然則尸必卜筮無父者。然則尸又用適而無父者也。非其宗廟之祭。則尸不必同姓。石渠論云。周公祭天。用太公爲尸。是尸異姓也。白虎通又云。周公祭太山。用名公爲尸。蓋天地

詩志 卷之十九 三
山川得用公也。

傳曰。恒豆之俎。水草之和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退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糗味而賁多品。所以交於神明者。言道之徧至也。箋曰。乃用遵豆之物。潔清而美。致平氣和所致故也。

疏云。揖者。收歛之名。各自收歛。以相助佐。爲威儀之事。則祭義所謂。揖。上。漆。上。是也。豈士攸室。作人之化。非一日矣。朋友揖。以成儀。君子有孝子不匿序。所謂人有士。君子之行。此也。

正義曰時謂時節前事而量度之使已舉措合宜賓之初筵筵以時爲心所尊敬意亦類於此

祭義曰奉薦而進其視也慈其行也趨以敬又曰孝子之祭其立之也敬以誦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敬而退敬齊之色不絕于面孔時之謂也

君子有孝子句當另講言繼君子而敷化者孝子也固有長君天下之福也忽言孝子非無因也儀禮祭祀之終有嗣舉奠

詩志

卷之十九

五

特牲饋食云嗣舉奠盥入北面再拜稽首尸執奠進受復位祭酒啐酒尸舉肝舉奠左執解再拜稽首進受肝復位坐食肝卒解拜尸備答拜舉奠洗酌入尸拜受舉奠答拜尸祭酒啐酒奠之舉奠出復位注云嗣主人將爲後者舉飲酒也將傳重累之大夫嗣子不舉奠辟諸侯文王世子云登饌獻受爵則以上嗣

箋曰孝子之行非有竭極之時長以與女之族類謂廣之以教天下也就孝子之身言錫類猶未見其永也孝子將以其不匿者永錫其祚胤則世世有有道曾孫而承允

德以化及于天下者將無窮也

此皆父兄樂親王化之成而願其卜世卜年永如一日疇萬世於昇平也父兄意中語耳托之嘉告者何不敢自爲之詞尊敬之義也

舊解止說祭而獲福並無一語及天下治化事試思此數詩間于公劉之前生民之後何等時之歌咏而止如楚茨南山之獲福已乎卽遘豆等句亦豈可如楚茨南山之畫志畫物而舉無關于當日之治乎讀者詳之

荀子有言聖人財制物也猶工匠之斷削鑿柄也宰庖之

詩志

卷之十九

五

切割分別也曲得其宜而不折傷拙工則不然大則塞而不入小則窳而不周動于心技于手而愈醜此類不類之說也

陸羽明云類字實重賢子孫子孫賢而後祚可保耳觀麟趾啓於闕則室家正氣祥之地斷不宜作閒散句看

釋官云宮中巷謂之壺朱子曰言深遠而嚴肅傳曰壺廣也王肅云周語單靖公之老送叔向叔向告其老

而美單子引此章乃云壺也者廣裕人民之謂也

李云就祚言祚其昭受者爲何如人則何如就胤言之就

胤言胤其賦予者是為何物。則何如就神言之。崇奉厚
貶人未必不偶享其福。而獨以僕稱也。是若有所托付而
先爲之地。其積之累之皆有爲也。象賢繼武人未必不偶
值其盛。而獨其以從稱也。是若有所等待而隨爲之。答其
寢明寢昌皆有爲也。

箋云。天覆被女以祿位。使祿福天下。天之天命又附着於
女。謂使爲政教也。

詩弋曰。富貴之紛七藉。皆僕也。須想有箇至人翁在。胡
氏曰。附離之權屬天。則造化以人主爲僕。附離之權屬我。

詩志 卷之十九

則人主以造化爲僕。僕之義主順主隨。景命若拱。僕以受
其驅策。而神明中之呼應如響者。

箋餘云。龍生蛇腹。亦偶然耳。鳳毛麟角。的是定理。故以蕭
女士先之。士非僅曉文墨之謂。士有百行。孝居其先。如太
姬嗣徽音。則百斯男。以孝毓孝。是外福寔根據處。室家之
壹便舍此意。

說詩者。謂既醉備五福焉。蕤子瞻曰。必將有以致之。

是

序曰。危陽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

樂之也。既曰上篇言太平。此篇言守成。卽守此太平之
成功也。太師次篇見有此義。

金云。王者之治天下。喜則飾禮樂。怒則飾干戈。而復有祭
典者何。此非以神道設教也。明矣。而幽始。素其行。陽衰而
陰遂。漬其位。政教理亂之故。欲借此自考耳。時有太平君
子。能持盈守成。故神祇祖考共悅之。

想其礼行于郊。而服孝慈。礼行于社。而正法。則礼行于宗
廟。而極百行。礼行于五祀。而職百靈。神順人。虔朝野定安。
太平之象。豁然可掬。若無道之朝。清寧毀而崩潰成。怨悖

詩志 卷之十九

圭

生而禱媚逐百神。各致其罰。安能使公尸如此。詩所詠耶。
○詩在公劉生民之前。後定當作如是觀。

平日思祖宗。不得一見。見嘗親。祖宗者。不能去諸懷。况昨
日之思成。又何能遠散也。此釋之所以設也。惟其爲釋也。
故一言之不足。又重言之。重言之不足。又反覆言之。所以
不謂之費。而謂之又祭釋之時。義大矣哉。然則祭畢之燕。
而尸不與者何也。尸在廟門外。則疑于臣。廟中則全乎君。
爲其近于祖故也。近于祖不敢棄之。遠于祖不敢忘之。此
義之所以兼盡也。

爾雅云釋又祭也。周曰釋商曰形夏曰復昨。公羊傳曰釋者何祭之明日也。疏云宗廟祭後燕尸大夫謂之賓尸即用祭日天子諸侯謂之釋以祭之明日燕祭天地之尸即以祭日其餘諸神亦以其日也。

祭義曰君牽牲夫人奠盞君獻尸夫人薦豆注謂釋日也。又曰祭之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禮器云設祭于堂為祊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蓋正祭重而主於禮神釋輕而主于禮尸主于禮神故在室主于禮尸故在堂綠衣所謂自堂徂基是也。禮書曰釋於

詩志

卷之十九

五

明日則異牲詩曰自羊徂牛是也賓尸于祭日則用正祭之牲而已有司徹饔尸俎是也。

詩曰鳧鷖生於水者也而安樂于水公尸亦生于祖宗者也而醉飽于祖宗之饌餘藉其所生者為其福祿詩人其有水源之思乎。

鳧鷖之鳥信厚之鳥故以象公尸。埤雅云鳧好沒鴈好浮金云一沉一泛變化出沒故比德于鬼神。

陸機疏曰鳧大小如鴨青色卑脚短喙水鳥之謙恩者也。風土記云鳧以名自呼大如雞生卵荷葉之上蒼

頡解詁云鴈一名水鴈禽經云鴈信鳥也信而不知用注云潮至則翔水響以為信反為鴈鳥所擊則水鳥之信厚者也。

孔氏曰水鳥居水是常後從涇而沙而渚而渚而壘有漸至于高之義。

易需卦注云沙按水者說文沙水中散石也水少則沙見故字从水少耳疏義曰渚字从水眾是水之會聚處說文渚小水入于大水也傳曰壘山絕水也正義曰壘以渚為水中地是土當水之流以渚為水外之高是土

詩志

卷之十九

五

障水令聚直則非復土也謂山當水路令水勢絕也。釋名云脯搏也乾燥相搏者也修籩也乾燥而籩也周禮注云薄析曰脯捶之而施薑桂曰暇修冠禮取脯以見母婚禮賓取脯授從者燕禮賓執脯賜鍾人又婚禮婦摯服脯以見姑學者束脩以見師則脯之於禮為重也。

箋曰成王之時尸來燕也其心安不以已寔臣之故自嫌言此者美成王事尸之禮備說文室所安也謂愜適之意舊以尸居賓位為相安非是。

却云內外非一祭祭非一尸首章鬼野在涇動而浮象天神之尸也。天主氣。故曰清曰啓。天生。故曰成。二章在沙靜而宿。象地祇之尸也。地主形。故曰多曰嘉。地作。故曰爲。三章在清。諸小丘。象山川社稷之尸也。主蓄儲。故曰滂曰臚。禮畢天下。故曰下。四章在涿。衆也。象羣主九廟之尸也。故曰宗。烝嘗備禮。故不言酒殺。上祀禮尊。故曰崇。五章在臺。臺門也。凡擇皆于門。每歲春夏門尸有專祭。象五祀之尸也。小祀尚飲食。故曰欣曰芬。禮尤卑。故曰後。

詩志

卷之十九

五

沙。水旁也。水鳥出在水旁。喻祭四方萬物之尸也。水中之有清。猶平地之有丘也。喻祭天地之尸也。天地之尸尊。事尊不以衰味。沛酒脯而已。涿。水外之高者也。有瘞埋之象。喻祭社稷山川之尸也。羣臣下及民。盡有祭社之禮。而葵。秋爲今主祭社。又以尸燕。燕之言門也。燕七祀之尸於門尸之外。故以喻。不敢當王之燕禮。故吏言來止熏。七坐不安之意。小神之尸卑。用美酒有燔炙。可用衰味也。又不能致福祿。但令王自安。無有後難而已。

祭四方萬物。郊特牲曰。八蜡以祀四方。年不順成。則八

蜡不通。以謹民財。又曰。蜡之祭也。主先蠶而祭司蠶也。祭百種以報膏也。又曰。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既言百種。又言萬物。是偏祭天下羣神也。而謂之八蜡者。以蜡者主於爲田報祭。其八者。於田功尤多。故以爲主耳。其祭非徒八神而已。特牲說蜡之祀。謂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虫無作。草木歸其澤。祭天地。春官大司樂曰。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是天地之祭。惟二至在丘。其夏正郊天。與迎氣

詩志

卷之十九

五

四郊及北郊祭地。爲壇而祭。不於丘也。周禮注云。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也。

祭社稷山川。祭以瘞埋爲喻。釋天云。祭地曰瘞埋。李巡去。祭地以玉埋地中。禮運云。瘞瘞帛。注云。埋牲曰瘞。是瘞玉帛帛皆埋之也。太宗伯云。社稷山川。皆在地所。必條。則其祭亦埋。又云。以血祭。祭社稷五岳。以埋沈。祭山林川澤。注云。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祭山林曰埋。川澤曰沈。順其性之含藏。張邈謂社稷亦埋。孔氏謂山川沈

而亦復埋。疏云：諸侯之于山川，在其地則祭之，非其地則不得祭。若群臣與民庶，必不得祭山川矣。其得與天子同祭者，惟社稷耳。

七祀，祭法云：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太厲、曰戶、曰竈。諸侯以下，則有降差。疏云：中雷祀，惟祭五祀，皆先薦于與曲禮。天子諸侯大夫祭五祀，歲徧月令。春祀戶，祭先脾；夏祀竈，祭先肺；季夏祀中雷，祭先心；秋祀門，祭先肝；冬祀行，祭先腎；孟冬臘先祖五祀。

詩志

卷之十九

聖

假樂

序曰：假樂，嘉成王也。疏云：觀宣民宣人，是正已蒞政時。朱傳以為蒼危，義亦不悖。

愚按：創業之君，貴新其猷，繼體之主，舊守其章，殷不用舊，莽其典刑。文王所以咨之周，公成文武之德，法制詳備，自是萬世無弊之道。故此詩稱百福而止，以率由舊章言之。而又非安坐無為，徒法可自行之也。故又曰：之綱之紀，不解於位，必神孫聖祖，精聯一體。夫子所謂其人存則其政舉，是也。周家卜世卜年之家法，隱寓於此章中矣。太平無事。

萬世之計，無過于此。故歌頌之。

既醉篇，公尸嘉告，其報之福也。人主不彰譽于冥而貴明，微于顯，不幾倖于神而貴遠，福于躬，故此詩以民人之無不宜，四方之綱紀，朋友之燕及，為實証之福。而又以顯七令德，不愆不忘，無怨無惡，不鮮于位，為基福之本。其善於頌禱也夫。要之，此詩是祝頌，非規誨。雖美不忘規，語意又當渾融。

劉云：凡德必考之潛，而主德獨貴于顯。詩按曰：顯七令德，即接以宣民宣人，則所謂顯七者，當是肝、膈、見于顯而

詩志

卷之十九

聖

令人就之，如日望之，如雲。意宋太祖坐正殿，令洞開諸門，軒豁無蔽，因曰：正如我心。人皆見之，可想顯七令德假樂氣象。

江云：我周先王之懿也。名曰穆穆，其休也。名曰於皇，傳之君子。而章光為之一煥，則為顯七。顯七者，愈傳愈遠，至于萬億之子孫而結而不解也。仍歸之穆穆，顯七者，愈傳愈著，至于千萬億之子孫而實而有輝也。猶是之皇皇爾。大凡守成之主，不貴其聰明英異，一宜便是福。姚云：即今之德為後之德，若以君子挈室之總而任君王，各肖之。

又若以君王暢安之脈而自君子合叔之穆七皇七是即
顯七令德者之無窮也。宜君宜王是即宜民宜人者之無
窮也。

君者羣也。為羣眾之所奉。故謂之君。王者往也。為天下
之所往。故謂之王。

大凡一代之治。其汗隆修短。以所垂之法為量。此時周公
新制而即曰舊章。便見有萬世之精神在。尹文子田子
讀書曰。堯時太平。宋子曰。聖人之治。以至此乎。彭蒙曰。聖
法之治。以至此。非聖人之治也。聖人者。自己出者也。聖法

請志

卷之十九

聖

者。自理出者也。理出于己。已非理也。已能出理。已非已也。
故聖人之治。獨治者也。聖法之治。則無不治矣。此萬世之
利。唯聖人能該之。

率由。非板奉其法也。如云凡有所為。要以如法而止。意

周禮六官所存者五。天地夏秋四官。皆以正月之吉。懸其
所掌於象魏。使萬民觀之。亦以示率由之意也。

李氏曰。穆七配天行之寂。自然恬淡無為而不怨。皇七同
日煥之靈。自然幾康無數而不忘。

不怨不忘。率由舊章。說來須似願詞。意若曰。祖宗勤苦垂

烈。不能制其一念之驕淫。靜治百年。不能救其一時之
亂。天之奪鑒已可知也。上天保佑。中命決不如是。下二章
俱要知此看法。

無怨無惡。率由羣匹。是願王世。有安人之君子也。何氏
曰。宜之一言。而想見此中洞然。開朗盎然。薰洽其與諸
賢。往來無碍。而收幹理之功者。至著也。

楊云。主器者。必索諸一。而附鼎者。寧取諸羣。不羣不足
成其一也。故國家眾建治官。尊自公孤而下。微自緹衣虎
賁而上。非以教而諭諸德。則以翼而歸諸道。非執禮而詔

請志

卷之十九

聖

之學。則典書而詔之讀。且其強直骨鯁之資。不能與時婉
移。其為冲孺所不便。蓋有之矣。王者何怨何惡。怨惡或自
茲始。怨惡在羣匹。投將必在羣邪。不言可知也。

張云。無怨無惡。是已不自率。已不自由也。蓋臣道象。并不
敢率由君以托之將順。君道象。規則惟率由臣以妙于轉
環。譚云。怨惡隱結于中。即指棄淪落之形。未露而摧挫
戮辱之迹。未著者也。

王者不能無惡。怨則不可有也。何者。惡可以濟愛之窮。然
未有怨而能惡者也。以怨生惡。念蚤墮于偏矣。若怨其於

無則有惡亦歸無惡而無惡乃以能惡

必率由羣匹方能率由舊章觀漢文帝能容臣下守法可見大凡任法易于自疑自疑易于多私使天下之人不敢于法律之外有所措意則又任法之過也蓋法原非格之物必率由羣匹而後其率由舊章也在七見前人之精神而非糟粕奉之者矣蕢子曰人勝法則法為虛器法勝人則人為備位人與法並行而不相勝則天下觀此可想詩中用率由之意

箋云循用群臣之賢者其行能匹羣已之心又禮記緇衣

詩志 卷之十九

聖

惟君子能好其匹觀匹字之義則修德是用賢之本故上文先有威儀抑七三句愚謂羣匹是羣臣之道德學問能與舊章配合者

曹云綱之與紀雖兩名不兩解也能合之故能分之則綱正以掌衆紀而為綱欲分之必先合之則紀又以待一綱而成紀曰四方之綱則君所總持者只一綱耳綱一張必無膠轉之緒可知庶紀皆從宏綱而出者也故之綱便之紀夫朋友各職其紀之事而不知已為之綱之所統矣及者因彼達此之詞夫大權總自天子使天下萬民相保

相愛以綴其下而不容一人之渙散則宇宙清寧上而王心先安下而民情先安朋友其旁及之者耳

古者君臣之際有朋友之義故秦晉曰友邦冢君酒誥曰太史友內史友不解于位民之攸堅切磨之道也

東萊呂氏曰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上下交而為泰之時也泰之時所愛者怠荒而已此詩所以終于不解于位民之攸堅也蓋皋陶虞歌之意

徐士彰曰夫臣欲燕及民欲攸堅至于君獨欲其不解而猶謂之愛君吁此可以識詩人之意

詩志 卷之十九

聖

是又願王世七有室民之君子也東萊云原是從當日對揚時想到後人歡慶又從後人媚愛中寫着當日祝釐呆講便無義味

媚字意陰下不解言不解散其綱紀也不必作懈舊章原所以綱紀四方者也故率由便之綱之紀不解只是一味率由比日在舊章所綱紀之中焉得不安

詩通云三四章俱不必作嗣王說詩人之體絕而寔聯觸而更起不規七牽滯文義者九致頌之詞乎毛鄭俱作成王當身說極是

陸羽明云。古者明良相得。俞不知所以俞。弗不知所以弗。
何怨。惡可去。何媚。可獻。有任人者。有不任者也。有愛君者。
有不愛者也。假樂之君臣。雖相得益懽。然去古誼已遠矣。

詩志小雅卷之十九終

詩志

卷之十九

四六